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叅輯·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參輯 · 陸册目錄

詩疑義釋二卷〔清〕胡文英撰

一

凝園讀詩管見十四卷〔清〕羅典撰

三五

詩經蠹簡四卷〔清〕李詒經撰

五八五

詩考異補二卷〔清〕嚴蔚撰

六七九

詩攷補二卷〔清〕胡文英撰

七〇三

〔清〕胡文英撰

詩疑義釋二卷

清乾隆留芝堂刻本

武進胡繩崖輯

詩疑義釋

留芝堂藏板

詩疑義釋叙

詩義疑竇極多故朱子集注往往云未詳余于此書究心數十載詳考諸家略有所得恐暮年廢井漸致遺忘聊錄數則以為窮經之饗佐識者諒之

時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

識

詩疑義釋

叙

一

詩疑義釋 目錄

卷上

周南召南何時作

周南召南不應如序之分屬

關雎何人作

苕菜

鐘鼓樂之

言告師氏

害澣害否

詩疑義釋

目錄

我姑酌彼金罍

桃之夭夭

芣苢詩取義

鵲巢何以在召南

采蘋采蘋應從射義

草蟲詩取義

蕨薇

勿剪勿伐

標有梅取義

維參與昂

何彼穠矣確據

日居月諸居諸非語助

雄雉詩衛叔武奔

谷風詩寓意

室人交徧謫我摧我

貽我彤管

二子乘舟詩作于二子未死時

髮彼兩髦

詩疑義釋

目錄

二

桑中

蝟蝟

碩人之適應從韓詩

碩人非衛人作

氓詩寓意

丘中有麻非淫奔

鄭風無淫詩

兩驂如舞

三英粲兮

東門之墀非淫奔

著非親迎

其魚魴鰈脫弟字故不合韻

網繆詩非婚姻

居居究究

葛生

小戎非出兵詩

顏如渥丹

權輿

詩疑義釋

目錄

三

月出

素冠非三年喪

蜉蝣

鴉鳴在桑

卷下

幽字應從六書

幽風止一篇

猗彼女桑

五月斯螽動股

穹窒熏鼠

東山詩成王作

東山在魯地非河南之東都

勿士行枚

熠燿宵行

狼跋是歎管叔以美周公

儋爾籩豆

采薇

魚鼈膾鯉

詩疑義釋

目錄

四

祈父詩應從左傳杜注

有實其猗

朔月辛卯誤為日

艷妻

雨無正應從韓詩作雨無其極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脫下二先字故不合

韻

荏染柔木

為鬼為蜮

巷伯

舟人之子

小明詩須逐字有確據

鼓鐘

神保是饗

桑扈

采菽詩樂只應從左傳杜注孔疏作樂旨

威沸檻泉

上帝甚蹈應從韓詩

詩疑義釋

目錄

五

綢直如髮

文王蹶厥生

維此二國非殷夏

憎其式廓

誕先登于岸

不長夏以草長字作上聲讀

下武維周

生民詩帝與上帝是二

于祿百福

其軍三單非軍制

如蜩如螿螿指螳螂

荼毒非苦菜

有客

既有淫威

靈星之尸字應作臨牲之詩

其旂茂茂

受小共大共

通釋鳥獸草木

詩疑義釋

目錄

通釋韻

六

女一

詩疑義釋 卷上

周南召南何時作

韓昌黎筆解云，且夷分陝，故別為二南。歐陽公

詩本義曰，二南之詩，作于事紂之時，今二南中

公侯干城，公侯之事，正文王為西伯時詩也，惟

何彼穠矣篇，詩傳遺說，朱子疑其不穩當，玩康

成鄭氏引韓詩箴左氏膏肓，合泰春秋傳齊僖

公送文姜于謹，其為平王以後詩無疑，魯詩此

篇序目亦載在王風，不入召南。

詩疑義釋

卷上

一

周南召南不應如序之分屬

衛序稱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

繫之召公，疏又云，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

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之風

先王太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

賢人，故繫之召公，正不知何所見，周公應布王

者之風，召公應布諸侯之風，又何所見，周公單

布文王之教，召公單布太王王季之教，衛序如

此穿鑿韓昌黎言子夏不序詩鄭漁仲朱晦菴極力辯之已足破衛氏之僞矣第朱子于邙風以下不得解者即目爲淫奔之詩此亦未孚衆論苟悉心求之何患不得真解

關雎何人作

關雎周公作見經史事類王謝子弟傳詩必有口義且此詩旣冠之于周南必于周公有關涉方爲不虛此義故知此詩爲周公敷政南國述后妃之德能佐文王求賢以自輔范蔚宗所云詩疑義釋卷上二

詩疑義釋

卷上

二

苻菜

苻菜受經時未親見果作何形生何地考之數十載乃得其真案唐陸氏爾雅釋文苻字注曰詩云參差苻菜說文作苻又唐張參五經文字載苻苻注云二同並音杏而不載苻字宋司馬溫公類篇載苻苻苻同六書統及五音集韻五

音篇海俱載苻字考苻从艸从行此草行於水中也故曰流之水草如萍藻蒲皆从水是苻乃本字毛作苻隸省耳苻菜葉圓如杏故爾雅作苻常州名曰楮白草池中處處有之一本三五莖葉生莖端綠面紫背長短不齊根長數分白色隨波東西江寧人土名曰苻芽菜亦曰芽菜嫩時中食桐城縣亦同陸璣詩疏根生水底另是一種杜少陵詩水苻牽風翠帶長是也非詩經可以左右流之之苻此草勢如浮萍隨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風移動故可以鼓水流之

鐘鼓樂之

鐘鼓樂之之樂應讀如旱澇之澇乃西北土音也顧氏詩本音引唐陸德明音五教反近之矣第五教反僅得效音不得澇音也孔疏音洛乃南音此詩作于陝西應用西北土音不當用南方土音也詩稗疏引王肯堂說亦音澇

言告師氏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詩傳言我也乃爾雅釋詁

之文鄭箋因之蘇氏云言辭也考言卽古俺字今西北及山東人土音多有稱我爲俺第此字宜用言言之言比言字少下一橫如顧野王玉篇分毫字樣台我也亦無下一橫卽其例証蓋俺字無平聲讀言字無上聲讀也今爾雅本台言我也或有下一橫疑刻本之誤

害澣害否

害澣害否之否字或作房以反或作方九反說文从口从丕不亦聲案玉篇不字甫頁切西北

詩疑義釋

卷上

四

音讀頁如舞甫頁切得補越音讀頁如缶故作方九切第此詩作于西北應用西北土音不當月越音考左國史漢所載不字及佛經不也俱應呼如補如今京師土音亦讀不如補羣經音辯作弗武切讀否如補與下母字自然同聲母字宜呼如模上聲今直隸江南陝西土音皆然

我姑酌彼金罍

我姑酌彼金罍詩釋文云說文作乃郭忠恕汗簡及夏竦四聲韻皆作乃云古毛詩考姑且也

乃盡也說文秦人以市買多得爲乃多得謂都得也今西北方盡買其物曰一乃腦兒南方謂孤注曰一得乃許氏之說于下句永字有關照若曰盡飲金罍而醉藉酒忘憂而不長懷于此也

桃之天天

桃之天天說文作柶九經字樣云作天隸省考天乃壽天之天非詠桃之本義也或隸省或假借當以說文爲正韻會引說文棘心天天本作

詩疑義釋

卷上

五

采芣詩取義

采芣詩芣苢車前也故以此爲喻蓋周公乘輅布化采取羣材凡車前之材無不採也書稱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又云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人其求賢有如不及故反覆不厭自采而有而掇而搏而結而禱層層進境不作一類觀其蘊始盡如諸說作婦人采及兒童歌謠鬪草重複至十二句之多其義安在

鵲巢何以在召南

鵲巢詩據諸說玩之于召伯毫無干涉若偶然以冠召南者考左傳昭公元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穆叔賦此以見昔年得召公之經營民始免紂之虐比今日得趙孟之營救已始免楚靈之虐故穆叔賦此以謝其救已之德趙孟不敢當召伯之功故謝曰起不堪也是召公之經營南國救民于水火故編之以冠召南耳鳩聚也。以比民不離散也。嫁以喻駕言召公所至民皆從之也。

卷上

六

采蘋采蘋應從射義

采蘋采蘋詩當以射義為主切士及卿大夫說即左傳風有采蘋采蘋亦因鄭莊公為周卿士不守法度怨王交質左氏引古之不失職及循法者以譏鄭莊公之失職及不循法非泛引也。

草蟲詩取義

草蟲章乃南人喜見召公之詩其曰嘒嘒草蟲喻小民之呻吟不息趨趨阜螽喻小民之跳躍

無歸故未見君子而憂既見君子而釋然也次章言采其蕨蕨驚也喻別加訪問也三章言采其薇喻微覘風旨也。

蕨薇

薇菜比蕨菜相似而肥多生蘆葦下溼之地初生紫綠色近根稍白既長有雙鬚如野蒲桃老則堅剛中作鉤鄉里婦人以馬口鐵環之名曰金剛藤手鐲雲南曰草藤手鐲浙江曰風藤鐲此菜有二種有粘涎者湖北曰鮎魚鬚無粘涎者曰黃鰓鬚京中總名曰龍鬚菜雲南曰草藤菜江南曰金剛藤因薇亦剛止而得名也嫩時或燻或拌俱中食。

卷上

七

勿剪勿伐

勿剪勿伐釋文云韓詩作剗案剪以刀剪其枝葉也剗以剗削其根之土也二者俱有傷于甘棠第召伯既舍于甘棠之下則此樹必大非可以剪刀修削其枝葉也蔽芾傳云小貌韓詩作蔽芾讀詩記引范氏說云盛也是蔽芾乃蔽日

遜陰之貌。馬傳作小貌。以為小木可翦也。疏引韓詩作箋。漢書作翦。

標有梅取義

標有梅。乃求賢之詩。實日也。實七。喻為日無多也。求我庶士。我所求之庶士也。如衛序作男女。說處女而欲衆士求之。于理不順。亦無關召南之化。

維參與昴

維參與昴。司馬溫公類篇引詩作維參與昴而

詩疑義釋

卷上

八

于昴字下不引詩。是溫公諸人定其應作昴矣。讀詩記及五音集韻同。考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尚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即柳宿。昴。古柳字。參與昴皆于春時見。故曰維參與昴。若昴宿。則書所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能與參同見。不得曰與。蓋二十八宿。四時皆在天。不至其時。光華不發。猶春桃夏榴。秋桂冬松。四時皆在地。不至其時不顯。不便牽合也。

何彼穠矣確據

何彼穠矣一詩。諸家紛議不一。考儀禮士昏禮

疏云。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

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是王姬

指齊侯之妻。今文姜所乘者。乃其母之車。非謂

齊侯之子。即王姬也。知遠送之。即文姜者。春秋

桓公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諸侯不親送

女。今齊僖公遠送文姜。直至魯境。故傳云。非禮

也。其首章云。曷不肅雍。必文姜已露輕佻之態。

故箴之也。二章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周平

詩疑義釋

卷上

九

王親外孫女。齊侯之女。見貴人。不當如桃李。但以色稱也。三章言齊以盛飾釣魯。絲已合成。緝無可返悔。惟當規其莫辱。及齊侯與平王也。

日居月諸居諸非語助

柏舟詩。日居月諸。詩傳詩箋俱未解釋。居。諸二字之義。至日月詩。傳始云。日乎月乎。故孔疏以為居諸者。語助也。考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昌黎大儒。豈肯以語助字連用。况果為語助。則應作日居月居。或作日諸。

月諸如日兮月兮日乎月乎一字已足安用易
二字豈居字專爲日之語助諸字專爲月之語
助耶考居諸乃日月之主宰也居與鷄同音五
音集韻圖籀文日字是日字象形日中有鷄也
諸蟾諸也爾雅鼃醜蟾諸注云似蝦蟆五經通
義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卽蟾諸也日中有鷄
月中有諸乃故老相傳之語莊姜婦人尤好爲
淺近之言故二詩皆用之惟柏舟詩中辭氣和
緩其日月詩照臨下土下土是冒出自東方東
詩疑義釋 卷上 十

雄雉詩衛叔武作

雄雉詩乃衛成公由襄牛奔楚適陳百官欲立
叔武叔武拒之而作顏師古漢書注曰雄謂君
上也雉治也喻衛君乃治國之人也公羊傳云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
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云叔
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蓋叔武言

衛侯當治國故曰雄雉于飛雉之飛極疾不能
泄泄成公本不欲往故泄泄不果次章下上其
音謂晉楚交兵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能得
成公一定之音信也三章道之云遠指至楚至
陳末章乃拒立自表之辭此忠臣義士千秋血
淚之言願與發潛德之幽光者共闢斯義

谷風詩寓意

谷風詩乃君臣之辭托意于棄婦實騷經十九
首之先聲故韓詩作密勿同心千字文俊又密
勿本此密勿丈夫之事毛作黽勉第取其活套
易曉耳

詩疑義釋

卷上

十一

室人交徧謫我摧我

北門詩室人交徧謫我趙岐孟子注作室人交
徧適我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韓詩作謹案
謫謫罰也適專主也摧摧挫也謹謹促也室人
求主人專主早斷催促治事亦屬情理之常若
謫罰摧挫賢者及室人身分俱失何以入經
貽我彤管

貽我彤管，集注云：彤管未詳何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蓋古者，女史執彤管以記善惡，說懌箋作說釋，此本君臣之辭，若作淫奔，則彤管爲無用矣。

二子乘舟詩作于二子未死時

二子乘舟詩，考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傳母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云：是同舟時，伋與壽猶未死也，迨後使伋于齊，二子俱死，蓋乘舟在前，被殺在後也，玩中心養養，不暇有害，是二子未死時作，衛序以爲二子既死，國人傷而思之，于詩義不合。

髮彼兩髦

髮彼兩髦，說文本作髧，又作髧，兩髧，謂貞女翦兩鬢之髮，如矛戟之張，類處女未上頭之形，則人知其守節不嫁也，髧彼猶云翦卻，不作彼此。

之彼髮與髦，其制不同，詩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儀，此卽稚子垂髧時象，因序中蚤死二字爾，鄭氏注儀禮既夕禮，既殯主人脫髦，乃孝子蓬首著斬衰不理髮，故露于兩鬢，既殯則孝子仍須歛髮也，其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髧，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至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則非也，翦髮爲髧，卽垂髧之基也，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其意以爲此如戲絲娛親，殊不知戲絲乃暫爲之，此長爲之，無此制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矣，以去之解脫字，亦未確，若以已之髮爲髦，則男子無翦髮之理，以人之髮爲髦，則與婦人無異矣，且共伯親死而有此兩髦，此卽武公之親也，武公獨不兩髦耶，此兩髦應切貞女說，序及史記之誤，讀詩記已詳辯之，又詩中尚言母，或父已死，或非父意，俱未可知，序添父字，及鄭箋以天字作父字解，若云母也，父只俱不自然。

桑中

桑中詩，申公詩說以爲刺宣姜，此說甚善，但獨

以爲公子碩，則非也。此正宣姜托于親蠶，擇美少以淫亂，如孟姜孟弋孟庸，皆設辭也。苟如衛說，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歷數其姓，發人陰私，如此之多，豈溫柔敦厚之道耶？且果欲相竊，何必暗往桑中，顯要上宮，既顯然要上宮，則是妻淫不制，非竊也。

蝮蝮

蝮蝮詩，諸說未確。韓詩云：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

詩疑義釋

卷上

四

言莫之敢指，此說稍近之而未徹。此詩乃齊人強昭伯烝宣姜，故刺之。其云在東者，齊在衛之東，其淫氣自此而生也。莫之敢指，衛畏齊之強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已嫁之女，于齊無與，不當強昭伯烝之也。次章朝躋于西，東之淫氣，升于衛也。覆言遠兄弟父母，真于齊無與，何必爲此也。末章乃如之人，指齊人，不知命也。言宣姜命應守寡，故不配少年之伋，宣公又死也。

碩人之邁應從韓詩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集注云：邁，義未詳。考釋文：邁，韓詩作邁，謂有過人之才德也。

碩人非衛人作

碩人之詩，左傳以爲衛人所賦。衛氏詩序及申公詩說，大義畧同。惟劉向列女傳以爲傅母作。云：莊姜初至衛，頗爲冶容。傅母作詩云：姜遂感而自修。此說大爲正理。衛人皆衛之臣子也，安敢形容國母。膚何如，領何如，且國人何從見其膚見其領，卽見之，臣子一例也。子形容其母

詩疑義釋

卷上

五

之美可乎？若傅母之作，首章言其貴族，不應以色見稱。辱及父兄親戚也。次章首四句，言其生質之美，可以任之。末二句，冶容之端，可以不必。故說文：螾首蛾眉，作顰首，从爭，从頁，猶言增氣之蛾眉，不可作此冶容也。顰首句，橫截上四句，飛舞下二句，千鈞之力，如七句直落，毫無氣力。章法矣。三章，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正傅母極力規諷之辭。若作衛之臣子，戲謔衛君及國母，更非體矣。四章言庶姜庶士俱佳，不可辱及從人。

古人皆重德不重色也。

氓詩寓意

氓詩乃衛獻公賂甯喜以復國，既而殺之，詩人託為私奔被棄之辭，以為臣子二心之戒也。其言質絲，私布腹心也。境垣，敗檢踰閑也。復關，喻復國也。桑椹，以喻獻公乃失國之人。桑椹味甘，以喻為甘言所誘。鳩，以喻久。左傳：太叔文子曰：甯氏，九世之卿也，而一旦滅之，哀哉！是也。躬自悼矣，言此皆甯悼子自作之孽也。篇中線索，井井可尋，是在會心者。

詩疑義釋

卷上

六

丘中有麻非淫奔

丘中有麻，衛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考此詩，非莊王，乃莊王之孫惠王時詩也。子國之名，見于左傳國語。此子國將奉王子頽以作亂，詩人諷惠王宜弭其患也。首章彼留子嗟，彼指子頽，子嗟，傳云：子國之子，此必有所本。次章將其來食，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彼不得食，故作亂，故

勸惠王以其來食也。三章貽我佩玖，貽，鄭箋作遺，蓋諷王將以惜小物而遺重器。次年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始取寶器而還。詩人蓋逆知必遺其佩玖矣。

鄭風無淫詩

鄭風本無淫詩，諸說泥于字而目為男女淫亂之辭，深為聖經之害，不可不辯。如將仲子，乃刺叔段之詩，遵大路，乃齊楚爭鄭，鄭人求免之詩。山有扶蘇，乃不用賢而近邪之詩，摯兮，乃厲公

詩疑義釋

卷上

七

賂諸大夫以復國，既入而殺原繁，傅瑕，故刺之。狡童，乃雍糾漏言，厲公怨之而賦，褰裳，為晉楚爭鄭之詩，丰，乃鄭人悔不禮重耳，而願歸誠于晉之詩，東門之墠，乃刺莊公不朝周之詩，風雨，乃鄭伯悟而迎燭之武之詩，子衿，閔學校之詩，揚之水，鄭人諷衛人之詩，野有蔓草，樂遇賢之詩，溱洧，記風土節令之詩，此詩韓序極佳，衛序稱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詩中無此意義。

兩驂如舞

兩驂如舞，家語作兩驂如舞，驟觀之，不過文有同異，細玩之，其說頗確，蓋驂馬所以助轅馬之力，非欲其飛舞作態以飾觀也，且如舞，則驂須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一屈一伸，御非其馬之正矣，案考工記，矢人夾而播之注，今人以指夾矢，御衛是也，又諺謂以索牽鑽曰御，御者欲驂馬速行，則兩旁皆收其索，愈收則驂馬愈夾，轅馬而進，勢如御鑽之力于前進，此御者之善，非欲

詩疑義釋

卷上

六

其勢如舞蹈也

三英粲兮

三英粲兮，集注云，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考傳云，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疏云，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名，故傳以為三德，此俱未確，書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指大夫言之，是粲字正作宣字講，乃美大夫之德，非美大夫之服也，上二章直侯武力同義，

東門之墀非淫奔

東門之墀，釋文作東門之壇，孔疏亦然，案東門以喻周室東遷，壇為朝日之所，言天子當陽，諸侯所宜尊敬也，鄭莊公怨王不朝，故以此諷之，茹蕙性赤，周尚赤，喻封植同姓，阪，壇側坡也，密邇相依，故曰在左，傳，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也，甚遠，不朝也，次章東門之栗，乃社壇所植，周人以栗也，喻鄭桓公武公，功在周之社稷，韓詩作有靖家室，喻鄭先君盡力王室，周豈不思鄭，鄭不往朝耳。

詩疑義釋

卷上

五

著非親迎

著詩，諸家皆以為不親迎，夫女子施衿設帨，何從見壻之充耳耶，于著見為素，于庭又見其青，于堂又見其黃，一人一時而三易其充耳耶，抑三人之充耳，或又視之不審耶，于理俱未協，考著字本作宁，乃人君宁立之處，儀禮鄭氏注，既而侯于宁，謂聘問時也，穀梁齊頃公時，晉魯曹衛大夫聘于齊，頃公侮之，諸大夫踣間而語，此其所賦也，唐成伯瑜毛詩指說曰，加乎而二字

者悔之深也。謂諸大夫悔其聘齊，爲齊人所辱，非謂女子入門，見忽素忽青忽黃，而悔其不應來嫁也。次章，庭卽朝也。三章，堂卽庭內房外之地。頃公唯婦人笑客之所也。

其魚魴鰈脫弟字故不合韻

敝笱詩，其魚魴鰈，鰈本作鰈，乃古鰈字。毛詩从隸省去弟，後人不識此義，直讀如鰈寡之鰈，失詩人之意矣。魴鰈本以喻忘昆弟，魴鰈本以喻忘倫叙，非詩人窮于取材，兩章俱以魴字湊足。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相陪也。司馬溫公類篇載魴鰈，同作公渾切，猶未失鄭箋之意。至馬傳以爲大魚，鄭箋以爲小魚，無關至極。詩人用意，只刺其愚忘昆也。

綢繆詩非婚姻

綢繆詩，諸家俱以婚姻解之。夫人卽極無恥，亦無初婚之夕，男女調笑至此者，且果爲婚姻，豈有邂逅而成耶？考邂逅，韓詩作邂覲，云不固之貌。此詩蓋荀息傳奚齊，三公子之徒將作亂，故諷之如此也。綢繆束薪，喻荀息籌畫新政，其二云

三星，喻三公子之徒，在天言顯而易見也。今夕何夕，喻言其闇也。詩傳云：子兮者，嗟茲也。蓋亦嗟歎可惜之辭。如此良人何，以不可婦，喻不可輔也。次章在隅，以喻近在肘掖也。邂逅，猶云集，真不堅固之物也。三章在戶，則象愈近矣。粲者，猶諺云：薪頭物也。

居居究究

居居究究，集注云未詳。考此乃諷晉與沃不相能之作。其曰羔裘豹祛，羔喻晉之弱而在內，豹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喻沃之強而在外。其曰自我人居居，我，晉也，人沃也。晉以尊自居，故沃亦以長自居。末二句言不合之形已顯。正當如祛以離之祛，外袖卽套袖也。二章，藝文類聚作狐裘豹褱，狐性多疑，故以爲晉喻。晉究沃之無尊，沃究晉之蔑長，故曰自我人究究，褱連于裘，以喻勢不能離，卽當遷就之。今兩俱不能，故終爲沃所滅也。爾雅：居居，究究，惡也。

葛生

葛生之詩，乃季隗思重耳之作，藝文類聚，作子美忘此，尤爲幽秀，前三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義，其篇中角枕錦衾，蓋非民間所應有之物，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卽將就木焉，請待子之意。

小戎非出兵詩

小戎三章，乃公子鍼以好車奔晉，其妻念之而作，篇中所叙車製，乃貴介公子，飾車自娛，非攻戰之具，溫其如玉，溫其在邑，惜惜良人，秩秩德音，乃翩翩佳公子，非出兵之人，溫其在邑，蓋公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子食邑于晉，左傳臣與羈齒是也，方何爲期，左傳司馬侯稱秦公子必歸，其妻亦知之，但不知何時耳，秩秩德音，如左傳對司馬侯趙孟叔向之言，皆有條而不紊也。

顏如渥丹

終南詩，顏如渥丹，韓詩作顏如渥，案渥，平也，今吳諺謂平常曰渥，詩人蓋以其貌不踰中人，而有人君之德，其辭曲折，頗爲盡致，諸儒因方言難解，故多從毛詩。

權輿

權輿詩句，據爾雅郭注，作胡不承權輿，其時三家詩俱在，郭必有所本，此詩宜以於作一句，乃歎美夏屋之辭，我乎夏屋渠渠，作一句，今也每食無餘，作一句，吁嗟，作一句，乃歎息每食無餘之辭，胡不承權輿，作一句，總結上文，不當于乎字也，字作句，詩經本無以於作于者，其有者皆傳寫之訛。

月出

詩疑義釋

卷上

三

月出詩，乃陳公子完與公子顓孫同奔之詩，周之同姓，日也，異姓，月也，見左傳，是時齊桓方明于政治，故以月出皎兮爲比，倭人僚兮，言其同奔也，舒窈糾，言前此之深藏固結者，得以舒也，悄無聲貌，公子私奔，友人亦不敢顯言也，二章憫兮，西北方諺言以私逸爲憫，優受，從容任受有餘也，燎兮，卽繼之以燭，天紹懿氏妻之，繼續無窮也。

素冠非三年喪

素冠詩李安溪以爲合上篇觀之恐是一類考此詩乃刺奢侈之詩其言庶見素冠素衣素鞶蓋其少年時見前輩樸實無華棘入樂樂乃目前所見窮急之人皆爲樂樂盛飾如後世敝俗晨作賣菜傭午卽租新衣履以遊此最風俗之不可者故一見之而勞心願與其友同守樸誠不隨波流也苟如衛序云刺不能三年也夫已及友之親已死則無從復行三年之喪已及友之親未死欲守古禮而願已之親與友之親俱

詩疑義釋

卷上

五

死得行三年之喪可乎是淮南子所譏見人不悲哭其親而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雖哭不悲者矣

蜉蝣

蜉蝣之蟲余嘗徧考之常州名曰楊牛北方名曰水牛似蜉蝣而稍狹長硬殼白點如雪軟翼紅黃色鮮艷如花此蟲多生堤邊柳下並不如馬氏詩傳所云朝生夕死楚人語音謂牛如游曹地正未知相同否

鳴鳩在桑

鳴鳩在桑乃曹公子臧出亡在外國人思之願其念子而返也在桑以喻出亡在外心若結正言固辭不肯立衛序誤以爲刺不壹詩傳又以朝從上下暮從下上爲辭豈有鳩之父母在桑鳩之諸子分散在梅在榛在榛雖欲餉子無此長喙矣

詩疑義釋

卷上

五

詩疑義釋 卷下

幽字應從六書

幽字本从山从二分，許氏說文从目，分聲，作分。又作幽，又分水作汾，陸氏爾雅釋文引說文，西至于汾國，今說文作西至于汎國，乃脫落分字，下截刀字，故作汎字，非汎字有六書之義也。幽字本正文，東漢好隸行，其中二分字作分，後遂訛作幽，又訛作幽，講求六書者，並未細論，亦一闕典也。

詩疑義釋 卷下

幽風止一篇

幽風一篇，為周公所自作，陳農政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非另為一國也，若以幽為另列一國，則公劉生于夏，太王以上生于商，固夏商時之風之詩，于周何與耶。

猗彼女桑

猗彼女桑，詩傳角而束之曰猗，孔氏疏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是毛詩假借猗字為猗，非實作猗字講也，董氏曰，齊詩猗彼女

桑作猗，蓋猗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為猗也，伐遠揚，是恐其太高難採，猗女桑，是欲其團欒不亞，俱蠶事已過，為明歲之計，非取葉養蠶也，蘇氏注曰，去葉存條曰猗，語雖易曉，于伐遠揚不相關，又不得古人治桑之法，恐非聖經之本文本意也。

五月斯螽動股

五月斯螽動股，股前後足也，動則或爬或躍，螽乃蝗，非能鳴之物也，莎雞，即紡紗娘，其鳴索索，詩疑義釋 卷下

作聲，蟋蟀小而善鬪，北方名漆漆，南方名七七，與前二物迥不相同，朱子從伊川之說，以為一物，學多識者，究應分別。

穹窒熏鼠

穹窒熏鼠，句，文選注及呂東萊讀詩記，俱作穹窒，考鄭氏箋，此二句云，為此四者以備寒，是穹窒一也，熏鼠，二也，塞向，三也，墜戶，四也，若如詩傳所云，穹，窮，窒，塞也，窮其塞，則不成文義，若三字俱指鼠穴言，又于鄭氏四者二字矛盾，且鼠

穴安用窮之既塞矣又何從熏之讀詩記並東山詩亦作洒埽穹室此最有理據鄭箋穹室鼠穴也此必有誤人安能入鼠穴而洒埽之洒埽穹室以脩主人之歸乃其理也洒埽鼠穴豈鼠穴可居耶

東山詩成王作

東山詩乃成王自往山東迎周公以答鷓鴣之作故篇中仍以室言之其四章皆以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起乃成王自述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出郊天乃雨以表周公之德道其悔悟之深欲歌欲泣不憚反覆陳述非詩人才盡以此湊足成篇也首章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周公急于討賊成王勸周公歸京後再興師也蝟蝟者蝟烝在桑野喻因武王之喪而蠢動者衆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是指管叔二章是言家無作主之人故蟲物侵擾比周公不在王室諸人擾亂也三章是迎周公將歸于京四章是成王既至魯取賢自輔以勸嫁喻親爲勸駕舊說夾入破谷

詩以爲周公東征已三年夫流言方作周公安得東征出天子之師則不可出魯國之師則不敢周公豈能張空拳以徃乎

東山在魯地非河南之東都

東山在魯地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書稱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之封于魯在武王初定天下大封同姓之內遭流言無所控訴欲歸本國成王及太公召公亦未嘗留之是成王已動三至

詩疑義釋

卷下

四

投行之疑矣迨周公高卧東山魯事由伯禽太公召公支持周室武庚諸人雖爲管叔所誘見周室無憂自相怨悔故罪人斯得第鄭氏以周公居東魯二年爲居東都二年誤矣東都在河南近武庚所封之地故後人遂有周公已東征三年之疑而不知其時未有東都直至平武庚之後始營東都書稱以圖及獻卜可証也周公高卧東山以免謗不與聞國家之事故成王詩曰我徂東山代周公自我也

勿士行枚

勿士行枚集注云未詳其義考孔疏行鄭音銜鄭先受韓詩是韓作銜枚傳寫脫落耳王肅好駁鄭義故作戶剛反其實此與曰予不臧脫落中臣字作曰予不戕同一斷簡也

熠燿宵行

熠燿宵行說文作熠燿宵行見王伯厚詩攷及六書通此詩下章熠燿其羽李陵詩熠燿似蒼鷹是熠燿乃鳥羽閃爍之貌非螢火也說文本

詩疑義釋

卷下

五

之三家故作熠燿毛詩或因熠燿其羽句而誤以下熠字作燿也習有重複之義倉庚之羽不能夜行熠燿宵行以喻烽火乍明乍暗徹夜致警可畏之甚故下句緊接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若實作螢火義人豈有畏螢火者耶且不可畏句究何所指一熠字雖相沿已久無關大體而詩人用意及上下文不可落空窮經者幸共研之

狼跋是歎管叔以美周公

狼跋一篇是周人惡管叔而美周公之詩上提一狼字下提一公字以別之脈絡顯然狼跋其胡以比管叔之自踐其流言載寔其尾以比管叔之自絕其後周公遜東免謗氣度如常善惡邪正日久始知耳詩傳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詩箋喻周公進則躡其胡退則躡其尾諸說儼人不于其倫未可為訓

儼爾邊豆

儼爾邊豆飲酒之飮韓詩作賓爾邊豆飲酒之

詩疑義釋

卷下

六

能飲則少飲也此二字義為長

采薇

采薇出車二詩亦宣王時詩衛序以為文王受殷王之命傳箋俱從之果爾則此詩為殷詩而非周詩矣鄭箋又于常武詩中云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南仲為宣王時大將其云大祖者宣王之同姓尊行大師皇父又別為一人今以兩人作一人其說亦未確且

常棣伐木天保俱武王以後之詩何必獨以此
二詩屬文王時耶

魚鼈膾鯉

六月詩包鼈膾鯉資暇錄云李善注詩曰寒鼈
膾鯉五臣改寒鼈為魚鼈以就毛詩之句案此
則善所用乃韓詩也鼈本無毛連甲去甲俱無
魚理連甲魚之則鼈中之醜穢俱在而不可食
去甲魚之則又軟不可舉腥水零落臭不可聞
矣韓奕詩中魚鼈鮮魚徐氏于魚亦作魚甫九
詩疑義釋

卷下

七

切謂以鼈入缶而烝之也魚烝見齊民要術

祈父詩應從左傳杜注

祈父詩予王之爪牙玉篇五音篇海作維王之
爪牙細玩之維字為確蓋詩人果為王之爪牙
則與王一體矣豈他人所能轉耶且呼祈父而
自稱王之爪牙似負氣而挾制祈父者杜氏春
秋注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為與維同義是杜
氏亦作維王之爪牙不始于玉篇也

有實其猗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集注云有實其猗未詳考
猗古皆讀如唯阿之阿是猗與阿通山阿有平
實之處以對不平其義亦順又與下謂何之何
同聲應作阿為確

朔月辛卯誤為日

十月之交篇朔月辛卯近本多訛為朔日辛卯
考孔疏云朔月辛卯之日與春秋疏諸書昭合
是唐儒本不誤學齋佔畢及魏了翁辨之近見
古文雅正亦論及其誤蓋可知也周人以十一
詩疑義釋

卷下

八

月為歲首今日食在十一月初一故以為忌其
日十月之交則節氣尚在十月也

艷妻

艷妻煽方處傳以艷妻為褒氏箋以為厲王時
七子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幽王厲
王雖無明文但此句總結上文玩其文勢乃七
子之妻非詩人貶斥幽王厲王之后為妻也鄭
箋女謁行之甚正謂七子藉閭門之勢焰交通
宮掖而其總召禍變皆在皇父故全章多責皇

父其曰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乃皇父蒙蔽君
聰以致日食諸變並無刺幽王厲王之意

雨無正應從韓詩作雨無其極

雨無正詩諸家紛議無定衛序雨無正大夫刺
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
正也鄭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宋戴
氏鼠璞及王雪山詩總聞作雨無正朱子駁衛
氏云此序尤無義理劉元城引韓詩作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詩疑義釋

卷下

九

八字董廣川引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
也鄭漁仲引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申公詩
說作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
者誓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韓魯之詩相同是
此詩首本有雨無其極二句也王伯厚云毛詩
未必不出于韓詩是此序衛氏或因韓詩斷簡
于雨無下脫落其極二字點破正大夫之正字
屬上句作雨無正耳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脫下二先字故不合

韻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先字與下墜忍隕不韻考
五經文字作甦所巾切甦應音省與下墜忍隕
恰合張參諸儒或从石經韓詩纂入甦心不忍
貌與下文忍字對針或聖經原文如此毛氏脫
落下二先字从隸省不復均未可定如鄭箋人
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夫先驅此兔者與逐
兔者無別此說難據不若甦字爲妥

荏染柔木

詩疑義釋

卷下

十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經史事類作荏苒柔木白
氏所引蓋韓詩石經所有聖經之原文也廣韻
荏苒猶展轉也詩之荏苒柔木本以喻小人之
柔佞毛詩荏染之染乃借用字也後世止用荏
苒光陰其實因此經荏苒之後有往來行言遂
借往來之義以參用也

爲鬼爲蜮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藝文類聚作則不可測此
測字與下文以極反側之極字相呼應義亦稍

深、蓋人無得鬼之理、亦不必得之也。

巷伯

巷伯篇名、見于禮經、今毛詩篇中無巷伯字、惟後漢書注、引詩云、寺人巷伯、作為此詩、是此詩所以名巷伯者、因篇中有巷伯二字也、若無此字、則巷伯篇名、反似添入。

舟人之子

舟人之子、鄭漁仲引朱育集字、作周人之子、鄭箋亦作周、蓋古周字作舟、亦作舟、毛詩隸省、故

詩疑義釋

卷下

十一

作舟、陝西雍州之地、至穿裘時、水冰無舟、亦不能浸獲薪、蓋陝西地高水少、所有糧食船、並不奢侈、不比南船、有熊羆之裘也。

小明詩須逐字有據

衛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是約畧之辭、申公詩說、小明、厲王流于虢、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此序最得真解、考史記、厲王三十七年流于虢、周公召公、協和共理、名曰共和、五十一年始及、宣王即位、此詩共人、正指共和

之人、涕零如雨、周召愷切、以厲王託付賢大夫、

故感激涕零、非受苦息家而涕也、罪罟、蓋厲王

暴虐如故、榮夷公之屬尚在、故法網密也、譴怒

厲王之譴怒也、反覆、榮夷公之屬也、又韓詩外

傳、作分爾景福、其時厲王宣王俱在、若盡歸功

于周召、是有君而無臣也、故勉周召曰、分爾景

福、此足以補左史之缺、而正班氏之訛、實足以

為詩史、又厲王流虢、應在四極、邠國之西、四荒

之內、故此云、我征徂西、至于芄野、若晉國唐侯

詩疑義釋

卷下

十二

之地、天子居之、諸侯往朝、不可、茂之不可、烏能處十餘年之久乎、

鼓鐘

鼓鐘詩、集注云、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又云、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衛氏詩序、鼓鐘刺幽王也、考幽王未嘗至淮、疏云、鄭氏于中侯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申公詩說、實作昭王、鄭先受韓詩、是韓亦

作昭王矣

神保是饗

神保是饗，自鄭氏以為即皇祖即尸，其說謬訛未是。神保，尸僕也。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蓋當其迎神，則先享神保。尸既至，則神保扶持佐之飲食。尸賓來獻，則神保代之受爵。尸既飲而酬賓，乃神保代尸傳命酬之。及卒饗，神保又傳尸命，錫主祭及助祭者之福。尸不言不動，一切皆神保也。鄭氏不明此義，故此詩至不可解。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詩傳遺說，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朱子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朱子引此亦疑神保是巫，但古人祭祖不聞用巫，應作尸僕為確。

桑扈

桑扈詩，不戢不難，難讀如初發難，由陳涉之難與上翰憲下那，本屬同聲，詩說以此為燕方伯之詩，方伯有連兵討叛之責，故不能戢兵，然亦不許無故發難，擅開兵端，果能如此，則自然受

福無恙矣。詩傳乃以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也，解之支不可曉，于韻亦未合。

采菽詩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考春秋注疏，左傳魯襄公十一年十二月，左傳魏絳引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杜氏注曰：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孔氏疏曰：旨，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有樂美之德，可鎮撫天子之邦國也。又襄公二十四年二月，子產引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今坊本皆訛為樂只。杜氏注云：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孔氏疏云：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為邦家之基本也。又昭公十三年，孔子引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稗疏曰：凡樂只皆應作旨，蓋樂是人而無可美之德，或有阿其所好而祝誦之，非聖人立言垂教之意也。

詩疑義釋

卷下

四

感沸檻泉

臧沸檻泉許氏說文作澤沸濫泉是三家詩作濫泉也考濫泉謂泉水自地中泛濫而出也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毛詩偶爾借用檻字其義其音仍須云檻應作濫方得也俗學不推其本直讀如欄檻之檻試思既稱爲水安得从木邢昺爾雅疏未嘗申明借用之意而直云濫檻音義同誤矣

上帝甚蹈應作韓詩

上帝甚蹈無自暉焉詩傳以蹈爲動鄭箋蹈讀詩疑義釋卷下 五
曰悼考韓詩乃上帝甚怕謂怕慢也毛詩信手借用蹈字馬氏順之固非其義鄭又記憶怕字不真而以同音之悼當之不如從韓詩長

綢直如髮

綢直如髮集注云未詳其義又云以義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第玩如字則義非言髮案綢義同稠音調莊子可謂稠適而上遂矣綢直謂人材可觀也吳中謂文理平通者曰稠直人材可觀者亦曰稠直稠直二字唐詩多用之

文王蹶厥生

文王蹶厥生謂文王因虞芮質成歸周者四十國崇侯譖之紂將殺之後囚于羑里是顛蹶而後生也蹶猶顛沛也馬鄭執定動字以解蹶字又牽入民之初生之生遂使讀者難曉

維此二國非殷夏

皇矣詩維此二國詩傳以二國爲殷夏詩箋謂二國爲紂與崇殊不知二國乃指密與崇言其政不獲是所以當伐之故此處先提總綱後方細論耳若以爲殷夏殷夏有天下乃二代非二國也論語周監於二代未嘗指殷夏爲二國可証且其政指現在而言夏之滅已久安得上帝于此時監觀而指其政至謂紂及崇侯則密人不恭之語無着矣

憎其式廓

憎其式廓集注云未詳其義傳云耆老也廓大也箋云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案耆衰也廓空也憎其式廓憎密崇無善政空有此地也又

潛夫論，作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亦三家之說。

誕先登于岸

誕先登于岸，謂先渡水以據形勝，不致後時，使密人先據也。詩傳以岸為高位，詩箋以岸為訟，詩義反晦。

不長夏以革長字作上聲讀

不長夏以革，詩傳云，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詩箋云，不長中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不知集注，夏革未詳，考長，雄長也，夏中夏也，革

詩疑義釋

卷下

七

兵革也。通篇伐密伐崇，似乎文王以兵革雄長中夏矣。而上帝眷念文王者，正以其不動聲色，不以兵革雄長中夏也。前後篇中極言用兵，而忽言不恃兵革之力，正文章極曲折變化之妙，而文王之身分愈顯矣。

下武維周

下武維周，集注云，下義未詳。詩稗疏云，詩說作大武，下武于文不可解。作大武乃允，鄭箋云，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是此詩三家本

作大武，否則箋之，大字為夾入矣。因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大武。如黃帝阪泉涿鹿，成湯東征南征，皆非一戎衣也。

生民詩帝與上帝是二

生民詩，履帝武敏作句，見于爾雅。詩傳，帝高辛氏之帝也。是此帝為高辛，下章上帝不寧，始指天帝，本自顯然分別。惟鄭氏指為上帝，又以歆字屬下句，云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夫婦人喜，有人道感已，豈復為正，行路之時，人道何由而

詩疑義釋

卷下

六

感且正神耶，不肯為此邪神耶，不敢為此履迹而生之說。本出于漢儒典籍淪亡之後。小說九百傳聞不真，而世人造為此說，以誣聖者，皆因棄之之故耳。蔣涑臚辯稷惟元子，帝何竺之云，后稷之生，有異于人，如左傳赤而毛，棄諸堤下，及長而美，名之曰棄，引以為誕寘諸証，余亦謂后稷初生，如小羊子，故驚而棄之，先儒誤以羊子易生，解先生如達，遂至此義湮沒，鳥獸孰不易生，而云羊子易生耶，后稷初生，頭方似羊，宜

乎折副矣，不折不副，所以著其靈異也。然終以其形怪，故誕寘之隘巷諸處，後因其異而育之耳。學者幸深味之。

千祿百福

假樂詩，千祿百福，千應是千字之譌，故衛氏于早麓詩序云，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朱子駁之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衛序雖不妥，何至不通如此，蓋因千百二字，故信詩疑義釋

卷下

十九

其軍三單非軍制

公劉詩，其軍三單，詩傳云，三單相襲也，語雖有所師承，惜未明晰，鄭箋不顧上下文，而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後諸儒皆以鄭說為主，紛議不一，而不知其非也。

單與擔同，其軍三單，今軍人擔篋槽三襲，使流泉之水，灌于隰原，及夕陽之地，故上句云，觀其流泉，下句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隰居允荒，蓋營田必須有水，方可徹田為糧，苟如鄭氏之說，則觀其流泉，句落空，為遊山玩水之作，中間忽夾入軍制，下句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又何處生根耶。

如蜩如蟴指螳螂

如蜩如蟴，經史事類作如蜩如螳，螳謂螳螂也，詩疑義釋

卷下

二十

茶毒非苦菜

茶毒之語，經史載之，方言亦處處有之，而未明其義，疏云，茶，苦菜，毒，螫蟲，集注以茶為苦菜，能殺物，故謂之茶毒，苦菜螫蟲，分茶毒為二，固為未是，即以苦菜有毒，苦菜人人恒食之物，何毒之有，考茶字，據徐鉉說，即今之茶字，茶一名

斷腸草一名野葛，廣東人名曰大茶葉，高州府一帶生之，每歲州縣出錢構民，割掘糞而焚之，民有貧苦，不聊生而無賴者，往往吞大茶葉死于富室，以詐累之，此上句民之貪亂，言民亦知爲亂必死，但苦極無聊而爲亂，如寧受茶毒而死也。

有客

有客一詩，乃微子來見而歸，周爲之祖祭餞行之詩，衛氏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此語難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解，若以爲周之祖廟，則微子不當見，若以爲殷之祖廟，則其廟應在宋地，不在周京，故鄭箋亦止云來朝而見也，未嘗言及祖廟，鄭箋于亦白其馬之亦字，體會入微。

既有淫威

既有淫威，集注云，淫威未詳，詩傳云，淫，大威，則此詩傳箋泥于衛序，以爲微子來見祖廟，而未玩繫馬追綏之義，乃祖祭餞行之詩也，以將去爲方來，則其義難解矣，淫，應作行，淫威，猶行色

也，既有行色不可留，故願其平安返國也。

靈星之尸字應作臨牲之詩

絲衣詩序云，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考此序靈星之尸，乃臨牲之詩，因訛傳故難解，臨牲，卽今省牲之禮，故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其曰兕觥，旨酒吳傲，意臨牲之後，古必有分飲福酒之禮，如今吳中祭行之後，衆人分飲此酒以爲榮也，高子戰國時人，孟子稱之爲叟，必傳詩之老師宿儒，衛氏因尸字，故序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以爲釋賓尸，又不敢以賓尸爲確，故仍引高子之說，殊不知祭外神無賓尸，祭祖先無生羊牛，二者不能牽合也。

其旂茷茷

其旂茷茷，考此茷字筆誤也，應从世代之代，不从征伐之伐，字从卅从代聲，又釋文作征伐之伐，而音世代之代，皆筆誤也，集注从竹从代，未詳所本。

受小共大共

受小共大共集注云未詳詩傳云共法詩箋云共執也考共應作珙球類也後人用萬國珙球本此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通釋鳥獸草木

詩之所極難者鳥獸草木極不可苟者亦惟鳥獸草木聖人訓人多識而曰知之為知之左氏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董江都引詩曰有倫有迹蓋無理則非聖賢所引無迹則非庸愚所知余考索至慎茲畧為論及亦博采者所不廢也睢鳩未見其形苕菜前已釋葛藟之藟釋文作纍爾雅諸慮山梟郭云藤似葛而纍大蓋巴山虎之類非二物也螽斯即蝗斯乃語助薇菜前已釋唐棣常州名黃棣唐蓋既用桑根黃車以示貴則衣亦然矣騶虞先儒以為白虎賈誼諸人則以為騶從之虞人梓樹開紅花綠竹韓詩石經作綠薄云篇筑也詩傳亦云竹篇竹也篇竹草似蝴蝶花北方極多鱣即白鱣雀銜三鱣是也鮪音洄湖北漢口多鬻鮪魚麩形似鮎而粉紅色直隸新安者黃黑花爾雅鮪叔鮪乃船丁魚常州名鶯公魚云黃鶯所變直隸名掎角魚又名鮪鮪魚似鮪而小以類附申鮪義芄蘭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未詳，黍，卽今黍子，稷有二種，早者名草高粱，晚者曰明高粱，禮，稷曰明粢，吳中土名曰粟，青陽曰蘆稷，以其似蘆也，故名，舜華，今吳中名椶樹花，朝榮暮萎，卽日及也，扶蘇，卽紫蘇，游龍，未詳，茹蘆，卽紅花，勺藥，卽今芍藥，莠，似穀，南方名黃狗，痾羅羅，碩鼠，卽鼯鼠，蟋蟀，吳中名七七，直隸名漆漆，榆，北音俞，南音由，皆土音也，柎，未詳，杜，北方名杜梨，南方名棠梨，蘇，北方名馬蘇花，南方有馬蘇布口袋，芥，卽薺，甘草也，條，柚子也，與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梅俱可食，茗，卽未詳，萇，楚，亦未詳，蜉蝣，釋見前，萇，未詳，莎雞，卽紡紗娘，莎音沙，茶，卽茶，若苦菜，四月旣秀，便老，至九月，叔苴時，不堪采矣，蓋詩之茶有四種，誰謂茶苦，董茶如飴，乃苦采也，葉如野苣，開黃花，老則白絮如楊花之散飛，有女如茶之茶，一名茅莠，形亦如茅，白華未吐時，常州名茅針，小兒競採食之，味甘，旣吐，柔白可觀，史記荆茶是徵，國語如火如茶，卽此也，此二種皆生田中，以罇茶蓼是也，采茶薪樗之茶，卽

爾雅，檟，苦茶，乃木本之茗也，秋冬時采者極粗，名和山倒，蓋熬茶以食農夫，古止有熬茶，如陸羽茶經可證也，寧爲茶毒之茶，乃廣東土名大茶葉，斷腸草，鈎吻草是也，貉，卽貉子皮也，狸，香狸貓也，狐狸俱煖于貉，縱研俱糞類，萃似萍，生陸地，常棣，未詳，春令，小如雀，鳴鴉，卽毛頭鷹，鱧，卽今之楊葉黍，亦曰黍，鱧，常州名汚沙郎，極小，鱧，據疏，卽今之鯉魚，鯽，子，然相沿已久，不能改矣，枸，一名枸橘李，卽枳也，爾雅，莪，蘿，今名

詩疑義釋

卷下

三

胡蘿蔔，芭萊，高陽田中極多，穀，卽今穀樹，江寧名鼠桃，藿，未詳，樗，白樗樹也，有子者名白果，蓬，未詳，棧，一名黃棟樹，初生芽赤色，吳中以鹽湯澆之，鬻案茶酒，名黃棟芽，山東名楷，截其瘦爲杯及象碁，蔦，未詳，女蘿，爾雅云，兔絲，藟，茅，江西名蒙花，常州曰干科，桑扈，竊脂，食肉不食粟，卽今畫眉，蛾，吳中名鬼箭，柂，爾雅云，柂，卽腐木所生木耳也，楛，卽今之楛樹，吳中尤貴重之，故曰橫，檟，大桑，葉如鈎缺，莖，未詳，舊以爲烏頭，不

可食。朔江南名者柳、蟾、卽螳螂、鱸、鮪、鱈、鱚、鱧、鯉。俱在積柴所養之中，則鮪無二三丈長，千餘斤重可知矣。

詩疑義釋

卷下

毛

通釋韻

論韻者，好廣徵博引，而不求其自然之聲，自然者，土音及本字，不得者，闕疑再考。

關雎詩樂音前已釋，其葛覃二章，谷與鑊一韻，爾雅釋文，本作是父是鑊，否，補母一韻，前已釋。漢廣詩休求一韻，鵲巢詩居御魚一韻，小星之二章，鼻稠猶一韻，白茅苞之，吉士誘之，誘，廣東土音讀如邀，淒其以風，讀風如分，今山西徽州土音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讀老如柳，廣東土音也。

詩疑義釋

卷下

毛

音也，凱風自南，讀南如能，今常熟土音也，及爾同死，讀死如洗，蘇州紹興土音也，右手秉翟，讀翟如烏察切，吳中土音皆然，彼采蕭兮，讀蕭如修，廣東土音也，其魚魴鰈，鰈本作鱠，卽古鯢字，隸省弟作鱠，類篇鰈鯢同，四矢反兮，反韓詩作變，有馬白顛，顛，汗簡古頂字，南方之原，讀原如曰，陝西土音也，詩總聞，衢，韓切，何戈與稷，稷本作綴，與稷同，音得，田卒汙萊，說文作田萊，多荒，尚或先之，先，應從五經文字作彘，省曰父母。

且、且、同徂、我心易也、應從韓詩作我心施也、俾
我祇^止也、忘我大德句、疑錯簡、應作末句、讀德
如堆、北音也、賓載手仇、仇音穀、謂引手擦、矢以
競勝也、故室人又取矢、古人用韻、本無不合、後
人音釋不合耳、

詩疑義釋

卷下

无

〔清〕羅典撰

凝園讀詩管見十四卷

清刻本

宮中之女以借至睢鳩能無驚顧而為是闕闕乎致後漢書稱張升好學多闕覽注闕涉也與此闕字義同窈窕指宮中之深靚言淑女即左右於后妃者淑為善之總稱如未童言友之樂之則其淑之見端也女從后妃采苜菜於河后妃於河上左右顧之而稱其淑故加窈窕字然即是以微內則之嫺其實符於禮之深宮固門闕守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者亦概見矣君子以位言若公卿大夫皆是后妃謂此窈窕之淑女若以歸有位之君子皆得為內助之良者是好速也為君子之好速則將各從其夫之爵以稱命婦無不宜矣豈比尋常媵媵之林可以婢子視之而惟我使令哉乃今之采苜菜於此固固有是淑女而為君子好速者蓋相與以從事則對采而采之已自幸其左右之得人為助如此

參差苜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讀詩管見 卷一 闕

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集傳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苜接余也報生水底莖如似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悠長也集說毛氏長曰后妃有德乃能供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李氏樛曰苜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程子曰左右皆隨水之意

管見參差之畫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寶美物備陸產之醢水草之並小物亦備則苜菜之為道以供豆實所謂水草之和氣者此其一也惟后妃之德即一小物而必致其誠信以盡敬焉故躬率其宮中之女以出既見有闕闕雖鳩在河之洲而產於河中者亦即見有參差苜菜左右流之矣苜菜之浮游水面實由水動盪其間是曰流之流之而當后妃之前者中也當后妃之兩旁者左右也因其在右流之而謀左右采之正顯得此窈窕

之亦女矣然后妃初歸文王之日其於窈窕之女不悉其皆淑則有寤寐以求之者凡願望之切比於禱祀是曰求寤寐二字以夜臥之狀寫晝坐之情勿泥晝蓋后妃之求淑如仰而啓目求之則為寤寐而閉目求之則為寐耳求之不得以下設言也還計不得之重可憂乃正明既得之大可幸矣寤寐思服寤寐解見上服職也與書無皆厥服同亦任也與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同合言之身之任職解身之被服故曰服也所服為何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有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后妃之所服莫是為大矣而服大者求助必殷使文王求助於后妃而得后妃更求助於淑女而不得則無與左右所服為獨任其職也以此而而啓目思之亦俯而閉目思之先之寤寐求淑女者至是轉而寤寐思服矣所服不能卸諸身則因所服而思亦不能去諸懷故曰悠哉悠哉明自今至於後

讀詩管見 卷一 闕

即無存性也輾轉反側輾音輾與碾同為石以轉而輾是謂輾轉反音翻反側即之常態蓋卧必側身既久而反身也豈嘗不轉惟轉之頻數如輾轉則反側失其常矣其必至此者以思服之悠悠當晝坐而不已於思每形為寤寐之意故及夜卧而遂害於思乃不成為寤寐之安也后妃設言求淑女而不得其究至於輾轉反側若此則目前之既得豈不幸哉

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

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集傳采取而擇之也苜菜為薦之也友者親愛之意也(案古者后立三夫人九采二十七年七世婦六十一御妻乃所以理陰德治內事)女教貢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

而眾嬪御佐之非得淑如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得淑女以自助未得而求思之深既得而和樂之決如此此所以為女德之至盛而足以為風教之首也

管見前章左右流之指持菜言此章左右采之左右采之指淑女言並從后妃介乎其中見得后妃亦躬親采芣獨稱左右者樂得淑女之助而不居其功乎按豆實有水草之滋持菜而外其品不一皆不及新薦之而必道者蓋以供四時之祭故然說文並酢菜也釋名滋阻也生釀之欲使阻於寒濕之間不得爛也然則即持菜言之其采而芣以為滋非多不給非蓄不備非善不用后妃欲致其誠信以盡揆苟不得淑女左右之助亦未易辦也雖然有女則已胡以必求其淑哉蓋以參差行菜左右流之則必左右采之其人必將有乖忤而不友者惟淑女則友之采之如何如琴瑟之大不陵細不

沈使人聽之而生和焉故曰琴瑟友之也又以參差持

請詩管見卷一附雅五

葉左右采之尤必左右芣之其事繁將有厭苦而不精者惟淑女則樂之矣樂之如何如鐘鼓樂之也夫樂之於動使人聽之而起舞焉故曰鐘鼓樂之也夫樂之於其友之者而淑又著則彼既嫁而勤婦功當亦不外此也后妃所據以指為君子好逑者與

葛覃后妃之本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勤百婦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修明而足以化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集傳葛草名蔓生可為綸給者蔓延而移也中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鵲也灌木叢木也管見施音平聲者欬布之意轉而讀去聲其勢之張耳維葉萋萋維繫也葛蔓之紛如綵則於葉之萋若為接故知水草盛者稱萋萋也葛生中谷本為山草而其狀乃與水草爭盛以是借稱萋萋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正寫外葛時之境象有然特留外字不露以便下章外葛結點而巳若於初夏葛未成而先往視之彼中谷黃鳥之飛鳴何與人事而勞叙述哉黃鳥于飛為驚於外葛而飛也中谷幽而葛葉盛黃鳥集焉自刈葛者驚之則出中谷而于飛相與集于灌木之上其飛時之鳴聲則喈喈也禽經衆鳥曰集則集豈止意而有象衛詩北風其喈喈訓疾此章喈字亦當因之以黃鳥驚而飛其鳴宜疾故曰喈且其集于灌木者不獨一黃鳥以羣驚而飛其鳴益宜疾故曰喈喈

為給服之無斃

集傳莫莫茂密貌刈新也獲獲也精曰縠縠曰給斃厭也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集說嚴氏案曰婦入焉修之情何有杞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自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斃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朱氏善曰刈而後獲獲而後績績而後成成布而後為衣其為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為勤且嚴也

管見莫莫葛古字通說文惟在上曰葛帳也葛之維葉萋萋者能絡中谷如連縶故稱其蔓此黃鳥所以由

讀詩管見卷一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為給服之無斃

集傳葛草名蔓生可為綸給者蔓延而移也中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鵲也灌木叢木也管見施音平聲者欬布之意轉而讀去聲其勢之張耳維葉萋萋維繫也葛蔓之紛如綵則於葉之萋若為接故知水草盛者稱萋萋也葛生中谷本為山草而其狀乃與水草爭盛以是借稱萋萋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正寫外葛時之境象有然特留外字不露以便下章外葛結點而巳若於初夏葛未成而先往視之彼中谷黃鳥之飛鳴何與人事而勞叙述哉黃鳥于飛為驚於外葛而飛也中谷幽而葛葉盛黃鳥集焉自刈葛者驚之則出中谷而于飛相與集于灌木之上其飛時之鳴聲則喈喈也禽經衆鳥曰集則集豈止意而有象衛詩北風其喈喈訓疾此章喈字亦當因之以黃鳥驚而飛其鳴宜疾故曰喈且其集于灌木者不獨一黃鳥以羣驚而飛其鳴益宜疾故曰喈喈

死也於是用刈刈葛則驚黃鳥既點醒上章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啾啾三句於是用刈即於是用葛之
既淺者便得績以為衣此又起下文為綿為給服之無
數二句矣按服之無數此後起之善於勸女功也凡服
以遠體心苟厭之雖不去諸身而體不遠然心之厭不
厭亦復何常人為者雖甚可好而厭未必無自為者雖
無足好而厭乃必無矣集傳於為綿為給服之無數二
句看為字着力看無字不着力最得詩意但詮發無致
尤當從初服時體會言之蓋葛者暑服也以暑服論於
葛有綿給於絲尤有羅縠惟自為之而自服之則不以
好羅縠而厭綿給也且以葛論葛之精者為綿葛之麤
者為縠惟皆自為之而自服之則又不以好縠而厭給
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言澣

讀詩管見

卷一 葛覃

七

言否歸寧父母

集傳師女師也薄猶少也
管見此篇言采葛亦后妃率其宮中之女為之者其宮
中之女領於師氏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
從執麻桑治絲織紉組紉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
祀納酒漿蓮豆菹醢禮相助奠注姆女師也后妃宮中
無不執之婦功則無不章之姆教葛之刈澣與苜菜之
采葛皆非漫為其有所受可知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三
言字一屬后妃一屬師氏一屬宮中之女蓋謂后妃有
言以告師氏欲師氏以言告於宮中之女即使宮中之
女因師氏以自言歸而轉來告耳何為言歸以女有父
母者即皆欲得歸寧父母者也然女不敢遽自言歸故
后妃先使師氏代告以登之師氏亦不敢輕聽女之言
歸故后妃又先於師氏自告以安之薄汚我私薄澣我

衣私為衣之近身者每沾汙而生膩此秦風無衣篇所
謂澤也澣以潔水不治故用汚汚謂今灰水城水之屬
薄輕也凡薄者必輕取其意耳汚私澣衣能治之亦能
擯之薄汚澣澣非愛力乃惜林也我公謂言女之歸寧
自宮中出其父母見之私與衣之樸質無傷於我私與
衣之穢澣不無玷於我則安得不汚之澣之以為我先
也哉害澣害否害本何蓋及關中呼易者皆轉害故害
與曷通私無不汚衣有不澣者私在裏衣在表故爾一
衣也於澣言薄澣復計及於澣與否其詳慎始無加已
按此章於汚私澣衣諄諄者以歸寧之女遠乘冷葛之
間其時則暑也當暑衫絺給其私宜汚亦可汚其衣宜
澣亦可澣故以是為詞即因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而並
告之也又按前篇因采苜菜以明后妃之德此篇因采
葛以明后妃之德其大指固然至其帶爾宮中之女在
后妃之遇之者寵以君子好述不疑於過假以歸寧父
母不虞其疎序於膠木之詩曰后妃逮下也於此徵其

讀詩管見

卷一 葛覃

八

卷耳后妃之志也

集說晉氏佐曰詩序云后
妃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集傳卷耳魚耳葉如鼠耳葉
生如盤實合也周行大道也
管見此篇所云集傳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是
矣君子文也文生何在在混夷之境耳今岐之西南
棧道所經危險不可殫述是殆昔之混夷所憑以出沒
者由古公豎父至於武王而後柞棧拔矣行道見矣混
夷駢奔其味矣故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彼作
矣文王養之所謂懷者必以能請混夷為大如詩中一

言陟彼崔嵬再言陟彼高岡又再言陟彼阻矣非混處之境而何文王之身經歷及是后妃之心亦思念及是此序兩由謂卷耳為后妃之志也卷耳即今之蒼耳果取其子也非有迫求力辨之意故疊稱采采不盈頃筐與傾齊同初非用以盛物者又標梅篇言頃筐堅之堅為平義平而後傾惟量器則然意者頃筐固升之別名與升何以得筐名蓋指民間縫合柳條以為升者言其材本筐不主盛主量因以頃筐別之不盈謂先時之約略其數有如俗稱大半升便足云爾正見采采之情迫惟恐務多而需時也其有取於卷耳者本草謂其子甘溫炒香浸酒服能去一切風氣補益則知山行者尤宜飲之在下二章言酌彼金罍酌彼兕觥五以此嗟我懷人真彼周行我后妃我文王也通篇我字並同懷與懷係小民之懷例看人謂混處混夷之人文王不用混處而事綏柔是謂懷人且文王之懷人尤必親入其境以懷之者夫混夷之境所至為崔嵬為高岡為阻豈周行

讀詩管見

卷一 卷耳

九

懷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
比哉而文王不顧蓋其承太王荒之之業而務康之固不敢自康也是竟以懷人而真彼周行矣真彼周行則其陟彼崔嵬陟彼高岡陟彼阻矣有無不為文王經歷所及者於時后妃亦即思念及之而能無勞乎

管見彼崔嵬彼高岡彼阻彼皆混處也嵬與巍同齊風言南山崔嵬不用嵬字則此詩用崔字兼用嵬字其意以象山之重疊纒繞又起耳我馬我僕我皆我文王也虺隤屬俗語有懶如蛇之云懶即隤之意也以周行之馬而陟彼崔嵬有疲無平有曲無直欲不隤隤得手隤字實指馬言其隤如虺然謂隤隤我於彼彼全得稱之非必刻為雲雷之象而後為疊也疊出於陶其

質无用銅錫為之皆金之屬泥謂金鑿為飾以黃金亦不必然无疊形斷金疊有形扁如驚者途間人每用自隨則是詩所謂金疊當類此不然胡以便於陟彼崔嵬哉姑暫詩細釋姑字必文王素不酌或能酌而惡之故后妃如不得已而為是遠勸拜維保護之義言彼金罍有酒以卷耳子為酒之君於山行能辟邪惡我姑酌之可借以自維也永謂道長因道長而护憂為懷懷之為言與婦人孕子而及分婉同篇中几兩懷字義各有謂須辨之蓋陟彼崔嵬非既陟而遂存不崔嵬若何其永我永則馬不支而至於隤隤矣此病之機也人獨不愛致病而以為有懷乎惟以酌自維則雖覺陟彼崔嵬之方來而懷可解矣故曰維以不永懷讀維字當略頓

讀詩管見

卷一 卷耳

十

傷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
管見爾雅釋山土戴石為砮按土山戴石在陟彼崔嵬陟彼高岡時所在多存於崔嵬戴石猶是崔嵬於高岡

戴石猶是高岡也詩人當略之矣乃後從末章特標出
曰涉彼碣矣是陟碣之難必尤倍於陟崔嵬陟高岡也
然則碣之為山當指有石無土者言無土則無草木馬
不得斃人不得薪故繼之曰我馬瘠共我僕痠矣瘠為
馬病其狀如何字以者音塗借都之義通之都也人也
也意者馬以停水而腹脹其瘠之謂與何以明其然也
蓋馬之瘠者雖陟崔嵬高岡而有草可齧猶不至也
不自禁借以為飽則有病而瘠者痛訓病屬人言之亦
未詳病狀致集韻有去聲普故切以為瘠病義當通瘠
腹內結痛亦稱結胸以山行而僕從之彼崔嵬高岡中
馬廼賸供當縱之而隨馬元黃僕且舍之而徒矣其間
勞不遑食不計時已知有不免於瘠者至陟碣而無
從樵采不火食食鬱氣隔不遠則結痛此瘠之為瘠所
由以必見也夫陟碣而馬之不病者亦瘠矣固不濟自
維至僕之解自維其病者亦瘠則實有亦不暇維耳馬

讀詩管見

卷一 東耳

上

瘠而馬必吁僕痛而僕尤必吁也馬瘠而吁者雖欲言
而不能言惡知其心之云何也僕痛而吁者雖能言而
復不敢言又惡知其心之云何也后妃因思念文王而
並欲下抒僕馬之情故終之曰云何吁矣按上二章言
陟彼崔嵬陟彼高岡皆未已之詞至此章言陟彼碣矣
以矣字斷則知陟碣以往便已入混夷之巢穴而文王
所以懷之者即與其人相避不復更進矣不然其將何
所底止哉特文王懷人之事外事也后妃不預亦懸擬
無由故祇心度其行路
之難而深嗟之有如此

樛木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集傳不下曲曰樛葛藟類纍猶繫也君子自象妾而指后妃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集說已氏祖謙曰荒此覆也

南有樛木葛藟繁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管見南屬火火屬陽凡木之向陽者皆得稱之樛木
木也唐風椒曰椒聊樛亦音聊樛並訓木下曲其為
椒可知椒多子聚生成房古以后宮稱椒房者殆為此
或謂用椒塗壁取其溫恐非本意葛藟之藟集傳但言
葛類試以類求之蓋果贏也一名栝樓齊人呼為天瓜
然則與葛聯稱猶云瓜葛耳埤雅瓜葛延蔓相屬故屬
之紹遠者通稱瓜葛蔡邕獨斷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
者會尚書官屬陞西除下今相沿呼瓜葛而竟忘其為
藟則亦莫辨所謂瓜者矣按此詩言后妃逮下皆作衆
妾言之故其詞即為衆妾以椒喻后妃以瓜葛自喻曰

讀詩管見

卷一 樛木

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荒之繁之也椒幹多歧以條見生
而向俯久垂此葛藟攀附之緣故但取其樛以象后
妃之逮下而椒之名可隱又葛藟之於樛木始而牽引
上行為纍既上而旁行掩蓋為荒至旁無可行而自相
糾結為繁見者獨葛藟而已幾不辨木之為椒則不著
椒名而但稱樛木正有味非詞缺也樂只君子集傳定
為衆妾指后妃似不可易文王主修男教父道也后妃
主修女順母道也皆有合於君以君子以子心之義
度當時衆妾之相語竟以文王為外君子以子心之義
君子遂通稱君子與樂只二字平謂只為語助者非是
只哀繫於君子冠以樂只明其得之則樂失之則只耳
彼衆妾之托身于后妃比於葛藟之繫於樛木荒於樛木
繫於樛木也其可一日靡有依哉福履蓋履之美稱猶
趾言玉趾然幽風民之於君稱觥戲壽周南衆妾之於
后妃亦進履介福蓋皆當時所習然故於履稱福履人
之有履也空以之行以之終身以之其康疆不衰於履

可其拆挫不虞亦於履辨防以是東妾之心每懷念
於崇只君子之福履者一則祈其默有以綏之綏安也
三二說綏之則輔其立內使安是實於立之時受其福
於履矣一則祈其默有以將之將送也主行說將之則
冀其行而如送是又實於行之會受其福於履矣一則
祈其默有以成之成不變也主終身說成之則永保其
終身而不變是更實於終身之久受
其福於履矣各章福履二字當一讀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管見序稱后妃子孫衆多蓋特就后妃所生之子及其
子又生孫言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是可據以驗之衆多矣其孫雖難一一指數以子之
衆多決之當無不衆多者惟后妃子孫衆多初不於
衆妾之子孫亦衆多故衆妾之於后妃樂其見在之子
孫衆多者尤切願其後此之子孫益衆多也

讀詩管見 卷一 螽斯

詩一
斯一

螽斯羽 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 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 揖揖兮宜爾子孫執執兮

雉傳螽斯蝗屬長而青長
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隼說方氏應龍曰振與繩易明
螽即螽之蟄伏藏聚意
管見螽一字各所謂螽者即今俗稱蚱蜢兒是也斯析
也與陳風卷以斯之之斯同義螽有羽當腰脊間長
半寸餘不如蚱之能飛但如羽之斯二斯羽以欽羽
對食則欽羽者合而一之則斯羽者析而二之也首

章曰螽斯羽羽之斯為鳴而然此蓋專指螽之壯者說
壯者羽內有小鏡光斯羽則聲出故曰螽斯羽詵詵兮
廣韻詵衆人言也謹語聲擾在商書謂之詵詵然則俗
名螽以蚱蜢特明肖其詵詵之音詩寫螽以詵詵乃隱
存其詵詵之意言有淺深而義則可通者二章曰螽斯
羽羽之斯為交而然此則兼指螽之壯與壯者說壯者
腹大主孕子羽尤短內閣不能作聲感於壯者之詵詵
而羽亦斯

死類故曰螽斯羽薨薨兮薨為死之別名齊詩言蟲飛
薨薨螽即其一也飛亦狀其斯羽而已非作而飛之謂
三章曰螽斯羽羽之斯為育而然此又專指螽之壯者
說壯者與壯者交而孕子既起其身有長尾若針必棟
堅土鑽之成穴子乃生是非斯羽而力有不入矣其入
之狀極似人之盡瘁者矣以鞞躬然故曰螽斯羽揖揖
兮揖音邑今行禮儀注皆以揖為鞞躬證之論語儀禮
或稱揖或稱鞞躬似截然不可假借由是詩言揖揖則

讀詩管見 卷一 螽斯

古

知揖之通鞞躬者亦自昔有之按各章上二句皆后
妃之宮人以時餉餼既老而今遺種也螽夏生至秋鳴
壯鳴北聽放交而育子土中苟非宮人之務畜之何能
歷言其詵詵薨薨揖揖乃如繪哉螽遺種可速之
使冬出今 大內以暖宮催花即於其中速螽子冬出
如夏時既 而鳴如秋時正且擇鳴者置
御榻下蓋取其聲為子孫衆多之兆云爾周之宮中
其作古者因以是詩叙其事而中其意一曰宜爾子孫
振振兮再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又再曰宜爾子孫執執
兮宜為之兆也爾彼稱可作別字看猶云宜爾子孫耳
振振雖讀平聲當從去聲之義謂興起也已生者沒立
沒行浸長浸成則見為振振總生者有伯有仲有叔有
季則見為繩繩未生者夢熊夢罴夢虺則見為執執
執也子孫之振振繩繩螽蟄蟄貴如后妃有盛德如后
妃豈不待求豈能響應在宮人之以螽為兆焉同欲其
發祥昌後之如願而不爽焉合前章觀之則謂膠木為

后妃逮下謂齋斯
為衆妻報上也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

管見致與曲禮大夫七十致仕之致同義蓋后妃之宮
人以供內職各有事也及二十而并必出而嫁之則令
致其事於代者故曰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集傳桃木名。夭夭少好之貌之子指嫁者而言婦人謂
嫁曰歸周禮中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
時也
集說徐氏常吉曰桃之為木多華然五年則老老則華
減故以木少華盛為言○嚴氏解曰灼灼鮮明貌○王

讀詩管見

卷一桃夭

注

氏志是曰左傳曰男有室
安有家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集說羅氏頌曰麻實謂之蕢○朱氏道
行曰有蕢其實彼于歸者必有子似之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集說馮氏復京曰案朱傳宗鄭義以桃夭為昏姻之候
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
偏也為毛說者以秋冬為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
成披髮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設於此孫柳韓嬰
皆曰霜降逆女冰泮設止為鄭說者以一月為期夏小
正曰二月蟄多士亥綏安也冠了取婦之時也月令仲
春祀郊禘蓋先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
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

機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
本據媒氏之文愚請即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
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仲
春則農桑已起昏姻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司
而會之若正為昏姻之時而復不禁奔者豈據荀
卿云霜降逆女冰泮移止其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
此近得
其實矣

管見蕢麻子當指胡麻子言俗稱脂麻桃之華既灼灼
矣華空其蒂中即有實出小而前銳後圓與胡麻子相
類故曰有蕢其實蓁蓁草然視桃之華落實出而葉隨
之其叢生簇聚之狀以視草之爭地茁者其盛同故曰
其葉蓁蓁女子以之子稱象其委蛇有態耳蛇亦音時
遮切虺屬委蛇行紆也
首章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此宜
字謂好合無乖也以之子而比于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讀詩管見

卷一桃夭

注

是子歸而能有也者因之男得願于有室而女亦得所
于有家夫豈不宜其室家也哉二章曰之子于歸宜其
家室此宜字謂永終不敝也以之子而比於桃之夭夭
有蕢其實是子歸而能孕子者因之男與女共為家而
有以承家亦女與男同居室而不出於室夫豈不宜其
家室也哉三章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此宜字謂保郵
相維也人者賤稱指僕婢之屬以之子而比於桃之夭
夭其葉蓁蓁是子歸而能庇下者因之始適男而有
家其人便於室即女既從男而有子承家其人亦將便
於室夫豈不宜其家人也哉按此篇之子本屬后妃之
宮人說是即闕雖所指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及
于歸而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以為淑女則誠
淑以為君子好逑則亦誠好逑矣然皆由后妃以時致
之常恐之子之幽憂積憤於窈窕中故見為無所不
宜有如此何以明其然也蓋于歸者以時致之而不失
於幽則能有色如桃之華而之子之宜其室家可必亦

讀詩管見

卷一 桃夫

十七

以時致之而不以久幽使中... 賦桃夫倉庚之音則其所未盡耳

免置后妃之化也

會見化與造化之化同義韻會... 肅肅免置稱之丁丁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讀詩管見

卷一 免置

十八

也干城可以外而衛內者... 肅肅免置 施于中 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免置 施于中 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會見爾雅九達謂之達只作必... 利產是公侯欲生之時其武夫之為干城以衛其身而

使無蓄害者皆將來吉曜之備來而務凶然之齊遂焉非公侯好仇而何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集說許氏慎曰平

土有藁木曰林
管見不言中林不知中遠之所在故又曰施于中林耳公侯腹心即從上干城好仇見得蓋公侯得人為干城以同好仇此皆腹心之任也彼赴赴武夫之執免於豈實為宮中藉之以利產是公侯得生之時其武夫之為干城以同好仇者將衛其身而使無蓄害即期於吉曜倍來而凶然齊遠焉度倏切於憂患之情以視上之矣朕朕以推置下之抱區區以獻納者不是過也非公侯腹心而何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讀詩管見 卷一 芣苢

管見芣苢三章謂后妃宮中之東安固多進御而有子者其心皆樂之因相與采芣苢耶為是難產之備平百男之慶於茲兆祥矣可不謂美哉然皆由后妃之不如思致之故序歸美於后妃而曰后妃之美也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集說陸氏璣曰芣苢藥中車前子是也主治婦人難產○輔氏廣曰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采芣苢薄言掇之采芣苢薄言捋之

集說徐氏鳳彩曰掇者芣苢之子在穗故拾其穗捋者芣苢之冊在子故取其子

采芣苢薄言結之采芣苢薄言禡之

集傳結以束貯之而執其紐禡以不貯之而執其紐於帶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三章頌言采芣見其采者多也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黃氏佐曰首章方去家時事也二章正是采芣苢時事也三章既采而攜以歸時事也○劉氏瑾曰自采之至禡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管見兔與芣苢皆治難產但致免者必且致免者必武夫故后妃為眾妾代謀之也至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旁彼常時之采芣苢往來所經皆習見其樂手可得者於是眾妾亦自為謀矣采芣苢非一人也其采之有之掇之捋之皆曰薄言者何薄輕意凡物薄者其質必輕故以薄字代輕字言相呼相告也天下婦人之語聲亦絕不類村野之時或呼雷可知篇中婦人之語聲亦絕不類村野之時或呼雷可知篇中六稱薄言正見采芣苢之人乃特指文王之眾妾有子者言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讀詩管見 卷一 芣苢

管見序特於章內末四句取漢廣名篇見是詩為漢南之人西入於周而作也德廣所及德對威言南對類肆威西周特布德於是漢者不更南徙而專西向周之德不惟及周乃並及遠於周而入周者是豈不為廣所哉及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涑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

方桴也

管見南有喬木蓋指樹於社之木言社北向其木在商故言南有南有木而喬上棟之勢豈嘗無枝特其下為

讀詩管見

卷一 漢廣

主

神所依且主陰氣古者戮人必於此以是為不可休息也按以上二句蓋喻言漢之境上其君人者作歲若神而專以戮逞民莫托其庇同如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云爾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游女與游民同謂其居無倚出無歸也以游作遊遊之遊解非是凡女之字者曰許嫁許者許人之求也求為聘之別名豈犯禮哉奉思及下泳思方思字並用倒裝須實貼心所許蓋言非無詞也游女本待求亦復易求思之未為過何憚而以不可稱耶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一身子然而乎足無指更堪暇妻有豸以冀長子孫乎此所以言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明見在所居之地更無處可容入匿以遊其生耳蓋漢廣而泳之者惟魚而已人莫能為魚而亦思以泳自藏漢廣不狹狹隘之生是及溺也其可乎小雅四月之七章曰匪鱉匪鮪潛逃于淵與此不可泳之意正相發明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又申舍所居之地而他徙沿沿江漢南國之紀固陸所至

而依泊無所耳蓋方為小筏其心因漢及江而思方之是欲舉身之難為魚者不得已而作竹木之隨流以任所之矣然漢之廣會於江江之永達於海以方自處而兩之與江俱永則將趨於大壑而入無底之谷也其又可乎小雅小弁之四章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與此不可方之意亦得借以例觀也嗟乎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既無以為藏身之固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復無以為流寓之歸然則舍周將安適哉

翹翹錯薪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楚荆屬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秣飼也

集說何氏楷曰秣馬謂糲也

讀詩管見

卷一 漢廣

主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有不勝其回首神傷而感歎再三者自是長為周氓無復言歸思復矣

汝墳道化行也

管見道之反為不道於汝墳而伐條枚肆此民之為盜以犯公堂之地者不道也於時文王不急治之以贖亂而盜生其感亦遂舍不道而反於道焉所謂道化行者如此

導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導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集傳斬而復生

日肆遐遠也

管見汝指今河南直隸汝州境言其勝負嵩高而介伊類與行之區也殆舊有公墓之地在焉是謂汝墳墳墓

讀詩管見

卷一 汝墳

三

之高者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法冢人主王及羣臣之葬者封土為冢以象山頂之高貴者之葬也公墓之地謂地之屬於公者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皆葬於此又云冢人以爵等為印封之度與其樹數既葬為之殯墓域守墓禁注殯墓域殯止行人不敢近其塋域也守墓禁禁止樵蘇不得犯其封樹也至此詩首章口遺彼汝墳伐其條枚二章曰遺彼汝墳伐其條枚三章曰為公墓之地非道所必經於此言違則其中早作通塗為人而熟由矣豈復有殯止其行者哉條枚也古以樹於墓與松並稱秦風終南篇言有條即指此樹何以前條本草載其至秋則垂條如綫謂之楸綫此得名之可由來耳夫墓之有封亦有樹也封之勢於墳特隆樹之材至條罕比彼汝墳之有條先伐其枚而榦就摧更伐其肆而萌膏絕樵蘇者如此恣行無忌大孰從而禁之自是而遺彼汝墳伐其條枚條肆之不巳甚且發棺暴斃以出其藏無所不至有不忍先言者矣未見君子既

見君子兩君子皆謂文王怒如調飢此以未見文王而要其成竊憂不獲免於罪也怒憂意調當讀迢去聲史記秦始皇紀下調郡縣轉輸穀粟芻蕘注下令調欽也又前漢食貨志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縣師古注謂選發之也與此章調字並同按調飢者即下王室如燬之實也民飢而王室不為賑貸以救之乃急徵欽以調之狀其酷烈非天火為災不至是可不謂如斃乎以故怒之生於調飢者蓋憂其將死也至於以調飢之故迫而為盜固有遺彼汝墳伐其條枚而不顧者以文王之為西伯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其威方輯強侯乃不能詰盜民與因是而怒焉有憂其憂君子之勅法以有罪死雖與憂王室之調飢以無罪死者不同然莫逃其死則一而已故曰怒如調飢舊注以調作朝訓重殊費解不我遐棄耳又以既具文王而懷其德深幸不復加之罪也返棄謂投之遠方若今之軍流是已遺彼汝墳伐其條枚者復伐其條肆

鱗之趾 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則深當論死而君子哀其為飢所苦且為調飢所激情可原而法宜貸也於是不論死並不議遺故人之得釋者先則怒然憂既乃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不我遐棄也不我遐棄此即亦自慶為父母孔遺者與洞酌篇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南山有臺篇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並與此篇稱君子稱父母者可通觀矣

鱗之趾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鱗之定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讀詩管見

卷一 汝墳

三

如燬熏以此當飢魚類者正與下燬字關合王室如燬須貼定首章調飢看調飢之令酷烈與火災同一切皆化為烏有其人之呼謔謔出出而脫走者雖不死而被焚傷處重則黑輕則赤豈不類彼魴魚類尾者余稱火燒魴即難急無措則非心頓生此所由遺彼汝墳伐其條枚條肆者亦知其犯法有罪要不得不出於此求緩須與之死也然商紂虐民遠驅良以為盜文王救民將縱盜以為良故其民皆曰王室雖則如燬而今之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固實成為父母孔遺矣民情若此勢將及其不道者以歸於道也豈非道化行哉

鱗之趾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鱗之趾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鱗之趾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手傳麟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于嗟麟詞麟一角角端有角

集說蘇氏轍曰麟仁獸也謝氏枋得曰麟一身之間皆仁曰趾曰定曰角自下而上也

管見麟之定集傳曰額也按定之為額於他處無所據又額與角連角不觸則額不抵可知何侯多生分別為

竊意定者指麟之口言禮記口容止止定也衛風相鼠之二章齒與止詞相異亦其証矣又定有兩意不啞而

斂口為定甚微而咬亦為定也凡獸之性猛不仁者率以趾踏以定齧以角觸而麟皆不然可不謂仁獸乎

振振讀平聲當蒙去聲之義作動而與起音公姓公族名則有三其實一而巳蓋以為公之子者系公之

姓而衍公之族則於公稱公姓更稱公族也可彼其初稱公子而見為振振早幸述之能總作也再稱公姓

讀詩管見

卷一 麟趾

五

而見為振振度姬之將代子也幸稱公族而見為振振並下本之自蕃支也夫何以振振若是實由公子之系公姓衍公族者全體皆仁固有同於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耳但三章皆終之曰于嗟麟兮于嗟字今字並似悲詞則胡為云然哉攷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八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惟發賢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徐乎遠曰伯邑考為紂所殺未必文王有意廢立武王為次弟其序亦及也按徐說必有所本從之足自武王之心而伯邑考之不置者蓋悲伯邑考之不容於紂竟以仁而早卒也夫伯邑考之為公子本係冢嫡則與庶之別於姓以為氏即各因氏以自屬其族者不同故以公姓公族稱焉當伯邑考之未卒也莫不知其仁如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方謂文王之造周而為振振公姓振振公姓振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集傳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堅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御迎也

讀詩管見

卷一 鵲巢

五

管見鳩當指祝鳩言蘇氏轍曰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嚴祭詩緝左傳五鳩備見詩經祝鳩鵲也四牡嘉魚之離是已毛氏襄曰離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壹於所宿之木也此鳩之德之可言者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兩維字當作思維之維看鵲與鳩本非偕之子歸諸侯為夫人則正配也何取乎鵲巢而鳩居之哉着兩維字固以為心之所思有然其言不得不然乎當是時也竊見彼于歸為夫人者實得其所以思鵲之有巢為若是不合鵲而思鳩也鳩性孝而壹於所宿之木乃更不得不合鵲而思鳩也鳩性孝而壹於所宿之木夫人之德似之則豈不巢為鵲巢而其來居此以共有巢者固別見為鳩居之耶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主馬言非謂車也蓋馬以兩為對稱兩兩舉成數而巳勿泥說且百兩之見於詩惟此篇及大雅韓侯之取妻云然殆以昏禮故也儀禮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周禮嫁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禮記雜記納

一東東五兩兩五尋注云一東十端也兩兩合為老
足謂五兩八尺為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四十
尺今謂之匹兩匹也按匹猶匹偶之云兩取配合之意
一似無大分辨何為舍匹而稱兩哉夏古之昏禮講其
而利雙致為詳審匹雖本為合兩之詞而人之口熟者
每多假借於是一帛稱匹帛一馬稱匹馬一夫一婦亦
稱匹夫匹婦也惟易匹稱兩則其義有對而無獨不得
更假借矣以故士之納徵者帛五匹特稱五兩諸侯之
親迎者馬百匹亦特稱百兩與百兩御之儀甚盛也他
御女者皆不若是盛以此著其為夫人耳又按

讀詩管見

卷一 鶉巢

侯之夫人初歸而家人美其有德不稱為夫人而稱為
之子似非語氣且南國諸侯之大人雖在于歸之時亦
無妨通稱之子而其有夫人之德皆云后妃之化被之
亦疑不必於事理近也竊意鶉巢所謂之子于歸者指
后妃之女嫁於諸侯言后妃生丈夫子伯邑考兄弟凡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集傳將

送也
管見鵲巢形圓圓為天象天包地外而圓地處天中而
方可知鳩居鵲巢而謂其方之蓋借地道之方以明妻
道之順也夫人之德之為鳩於茲蓋借其百兩將之即
前所稱御之之百兩耳見其來則為御見其去則為將
故及其既至而昏禮成下童亦即蒙
百兩之御之將之而曰百兩成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集說揚氏時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其祭祀為職
范氏處義曰采芣以奉祭祀與后妃供奉之意同可
謂不失夫人之職矣○王氏志長曰祭以自致
為敬后妃采芣夫人采芣皆自致為敬之意也
管見不但言修職恐詞略也不遂言能奉職又恐詞劣
也故以不失見詳慎焉夫夫人不失職由夫人之德為之
則與上篇合看並主后妃
之女嫁於諸侯者言可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讀詩管見

卷一 采芣

天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集傳芣白蒿沼池也沚渚也事
祭事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為
芣茹○孔氏穎達曰萬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
求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胡氏紹曾曰
凡祭豆之品四道之類七示物咸在詩偶擬一芣耳○
金氏聲曰公侯之事公侯之宮鄭重之詞也○劉氏彞
曰尊祭也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於太廟是也○曹氏
粹中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
楹明年刻桓宮楹注宮廟也
管見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五于字
並訓往芣白蒿先百草生以為茹當與春韭齊任其備
豆雞供祭品宜也改本草集解白蒿處處有之分水陸
一種形狀亦相似但陸生者辛蕪不及水生者甘美耳

讀詩管見

卷一

采紫

三

上者傍水之濱則沿池湖中其地也水出山間為澗
及流入平野而澗之名不改既稱沿池則必有澗者澗
為曲池則有沿由沿而于澗更于澗焉其臨澗而進
總不出澗而盤回之外是謂中采紫兩言于明其非
使人往而不自行沿澗中又三言于更明其非聊為
親往而或有未至也如此則夫人之采紫陸就水惟
恐以辛薰雜於甘美矣其心云何以為是紫也采之
宜蕘而供祭品婦人不與外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祭
日從入廟門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謂是將助君以進衣
總孝也豈敢不致其誠信以盡敬哉按此兩章上二句
用五于字並訓往詳著其往而采紫下二句用兩于字
亦訓往重揚其往而薦紫也又按公侯聯稱此及周南
兔置凡再見皆非稱君之詞免置言公侯乃統稱文王
之子宜公宜侯云爾公侯字平對此篇亦言公侯則采
紫之夫人以是祇稱君之祖考也其意重公字不與侯

被之僮 風夜在公被之祁 薄言還歸

字平對須辨之證諸春秋凡諸侯之爵不及公者及卒
皆稱公固末世之僭為私謚也然公之名有定分以尊
朝廷之統未嘗無虛位以達臣子之情度周方盛時其
諸侯稱侯不稱公在諸侯之祖考雖仍稱侯而臣子之
情則為之加稱公侯以別之初非同於僭為私謚之直
稱公也其稱不禁遂相沿故夫人稱君之祖考者亦印
以稱公侯與

集說 朱子曰公公所非私室
也謝氏枋得曰齊盧之類
管見此章四句分兩截看皆不統祭時說又每二句中
文法並用倒裝殆請夫人之將助祭於廟者其先風夜
在公則見為被之僮其後薄言還歸則見為被之祁
祁字被德俗稱戴與着之意諸侯之夫人首服副身服

讀詩管見

卷一

采紫

三

此詞裁於首禱着於身皆以一被字統之可也說文僮
擊也幼也前漢書衛青傳青父鄭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師古注僮婢女之總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
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秦穆公執晉君夷吾
歸夫人請之亦自稱婢子然則此言被之僮僮者以夫
人之辨在被及被之而持小童之敬儀與世婦以下之
一為婢子者等是謂僮僮風珠且未分夜昏暮已久
舉風夜則日中可諺而其以時與寐之節亦非復尋常
朝夕之所得同者在公在齊而也祭統云先期旬有一
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
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據此則君夫人皆有
齊所君在外為在公夫人在內亦為在公總明其非私
寢云爾散齋致齋凡十日以齊而為公君在外夫人在
內祭統特主致齋言則散齋之不在公可意推矣以夫
人致齋三日而風夜在公未嘗去被而如去被有覺其
被之僮僮而深自抑損焉則風夜之間固實見所為齊
春之公侯亦在公也以云致齋不誠致齋也與自是而
與君奉公侯之車入公侯之宮斯時也被副律立於東
房由薦盎以次薦豆而紫亦在焉其立之也敬以詘其
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夫人殆與君同有不待言
者故特終以被之祁祁著其薄言還歸之有儀而不懈
也祁祁衆多貌大雅稱韓侯之取妻曰諸婦從之祁祁
如雲則此所謂祁祁亦以其從之之衆多為詞也即當
乘上僮僮生義諸侯有夫人即有世婦以下之人其人
不一而統以僮僮視之則豈不祁祁哉惟夫人當風夜
在公之際未嘗去被而如去被以彼祁祁其數而得夫
僮僮者自處遂特成為被之僮僮焉此實頓忘其為夫
人也至夫人當薄言還歸之餘似可去被而不去被以
彼僮僮通名而為數祁祁者自隨又遠成為被之祁祁
焉此尤不取襲其為夫人也薄言還歸亦當乘上在公
議乃確公非廟

中則還歸亦非歸自廟中可知蓋夫人自公會於廟祭畢仍反於公已乃自公而反於私寢不妨有言是以薄言還歸也若即就祭畢時看歸自廟中雖於還歸字亦得稱之然是時之夫人方莫敢有言豈得謂無嫌於薄乎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管見草蟲一篇本言大夫妻能以禮防大夫也然能以禮防大夫者必先能以禮自防序故推本言之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讀詩管見卷一草蟲

集傳嘒嘒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趨趨躍貌忡忡猶衝衝也覯遇降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集說陸氏璣曰周秦曰蕨齊魯曰藍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氏德明曰俗云蕨初生似藍脚故名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集說陸氏璣曰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項氏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謝氏枋得曰惓惓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惓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惓惓矣此未

見之憂一節繁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於中夷則心平氣和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

管見嘒嘒草蟲趨趨之壯者也與周南言螽斯羽說說同今俗稱螞蟧兒是也螞蟧以其鳴之聒聒得名聒聒者誰語聲擾也故周南以說說見意焉周南言說說此史言嘒嘒者以其脊上當腰處有羽過半寸羽內有小鏡光斯羽則聲自腰間出因曰嘒嘒螽之嘒嘒者以草蟲稱狀其色青耳螽類不一有土螽草螽之別殆以其黃色如土與青色如草別之趨趨阜螽指牠螽說色亦青於螽類可通作草蟲看然不能為牡螽之嘒嘒有聲也惟腹甚大主孕子阜大貌觀詩中於馬之肥盛皆曰孔阜則阜螽之阜可推趨趨躍也感於嘒嘒之草蟲而然蓋螽之為草蟲者以阜螽為倍而嘒嘒以呼之為欲交故爾因是阜螽感於欲交而躍以相從焉則有見為趨趨者矣按詩之言此

讀詩管見卷一草蟲

至二三章一稱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再稱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毛傳曰南山周南山也蓋即指終南山南山雜生蕨薇人爭采之雖取非其有而不可禁制故於彼南山非一陟而已初不畏人見陟而言采其蕨薇非一言而已並不畏人聞此又足為溺於飲食之欲而務貪求者舉似矣淫與貪皆大夫之有位為君子者所宜戒也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殷之末世鄉士師非度其大夫而不為淫與貪者幾希故大夫妻之能以禮自防者幸其既歸大夫而大夫由禮乃追念其未歸大夫之先惟恐大夫之徇欲犯禮而深覺其難為心也如首章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二章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三章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未見則歸大夫而為之妻也亦何所見而不釋於心乃至難為心者由忡忡而惓惓又不已而傷悲哉於斯時也必嘗側聞大夫之不免於淫有同於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者亦必嘗側聞大夫之不免於淫且不免於貪有同於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者淫貪之害身家而危

無貴其為大丈夫也。以故始焉仲仲其驚悸頓生不禁
憂疑中來矣。繼而極極憂益甚焉。般音同。是含情而
欲泣也。卒之傷悲並將出於涕泗滂沱而不復顧其憂
高可言乎。所幸大丈夫之既歸。大夫者。以禮自防。即
禮防大夫。而大夫亦遂因以自防焉。故首章終之曰亦
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降。二章終之曰亦既見止。亦
既覲止。我心則說。三章終之曰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
心則夷止。已也。猶見已覲。已云。爾故止。為語詞見就初
歸大夫時言之。至覲之為。適與見字稍別。蓋適則有相
視莫逆之意。無反目相怵之情。此大夫安於禮自防
之妻也。於是大夫妻之心。因大矣。不怵於非禮。其心則
降。因大夫。駢至於近禮。其心則說。因大夫。將終志於近
禮。而不復歧出於
非禮。其心則夷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讀詩管見 卷一 采蘋

管見此篇當與前篇合看。序看法度二字。意在繩大夫
也。故其詞稱大夫妻能循法度者。正欲於言外見大夫
之不能循法度耳。法度在禮。大夫妻能循法度。是能以
禮自防。夫能以禮自防。故其後並能以禮防大夫。而使
大夫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集說鄭氏康成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
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
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兩自
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聚以成之。故舉以言焉。
蘋之言實也。藻之言潔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
取各以為戒。孔氏穎達曰。鄭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
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
王氏質曰。盛夏猛漲之水曰行潦。亦曰黃潦。

管見本草李時珍曰。蘋乃以葉菜也。根連水底。莖細如
芹。葉浮水面。圓潤寸許。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相合
中折十字。俗亦呼田字草。破則錢。夏秋間開白華。故稱
白蘋。其葉攢簇如萍。故爾雅謂大者為蘋也。又曰。藻有
二種。水中甚多。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陳藏器言
馬藻生水中。如馬齒相連者。即此聚藻。葉細如絲。一節
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俗名絲草。又名牛尾。莖即藻也。
按藻。從緼。緼為亂絲。左傳。蒹葭並稱。則知聚藻。葉細如
絲者。雖藻類。而實蒹也。詩所謂蒹葭。指馬藻言。蒹葭如
草。水太深。澗則難出。故必采於澗。與藻也。澗在山麓。陰
幽。流入於平野。則為陽。而明矣。南陽。火有陽。乘有明。義
以是稱南澗耳。非必拘於方也。行潦。為溝渠之屬。說文
潦。雨大貌。禮記言水潦降。然則行潦之名。謂其地能受
水潦之降。而行之者。潦由是行。亦即由是積。蓋非澗而
類澗矣。三于字。並訓往。其有兩于者。以采蘋且以采藻
於是。既于南澗之濱。而亦于彼行潦也。四句勿作兩開。

讀詩管見 卷一 采蘋

說語意 乃圓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集說黃氏佐曰。器不苟同。別
類聚也。物不欲聚。昭明薦也。
管見此章兩于字。亦訓往。盛之。謂舉所采之蘋藻。揀擇
其可者。而盛以器也。蘋藻異物。其盛之宜異。器故曰筥
筐。及筥。相之為烹。他無可考。以系部。細字通之。細。帛。或
黃色也。釋名。細。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意者。芼蘋藻
以為茹。蘆。色微黃。此適宜之。驗故其字。因烹之義。而從
水。即借細之色。而從相。與維錡及釜。錡。三足。其足所屬
處。為之圍。所以受釜。釜而下。容煖者。非亦釜也。按。筐。筥
錡。釜。兩兩聯稱。不見於他詩。蓋專設以為祭祀之用者。
豈官雖竹器。度當與。盛果物。筐。筥。盛幣帛之竹器。相亞
管見。亦。筥。形。圖。其制。亦。當。與。黃。蓋。之。盛。黍。稷。心。方。圖。皆

具而不可一缺也又周禮天官之屬內饗掌宗廟祭祀之制亨外饗掌外祭之制亨亨人掌共鼎鑊注鼎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以此推之祭祀共鼎鑊必共鑊釜鼎鑊以亨腥爛之物鑊釜以烹水草之蔬也故用兩維字以見鄭重之意維係也猶言盛之非散蕩也係管及宮也相之非敢蕩也係鑊及釜也其盛之湘之器非平常造食之器則其盛之湘之亦非平常造食之所非常所者必舍其常所以往故盛之曰于以盛之相之曰于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集傳奠置也齊敬季少也

管九于以奠之于亦往也往奠之於宗室牖下也天雅思齊之詩曰惠于宗公集傳宗公宗廟先公也張子曰

讀詩管見

卷一 采蘋

三五

未追王故稱公據此則諸侯之祖稱宗公其祖廟則稱宗室刑易曰宗本也天子七廟其廟號之不遷最尊者祖次曰宗亦通稱宗廟然則諸侯之祖廟稱宗可也單稱廟亦可也宗廟聯稱則疑與天子無別此所由稱宗室與宗室有尸當室中尸旁夾以牖以蘋藻奠之牖下真置也謂先置之牖下以待陳耳故下更言尸之尸為陳義乃當祭之時自尸旁之牖下奉而陳之室中之几上也尸之者為有齊季女其為教成之祭可知齊即散齊致齊也几祭者必齊再玩誰其二字語意知蘋藻之薦其先采之盛之湘之奠之皆有他女共其事而此有齊季女者特尸之而已其故殆以女將嫁而舉教成之祭其物非其職也凡女之嫁者以先祖遺體許人通他族固必祭所出之祖而後及期而行也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平時教之至是以祭所出之祖而即托於祖之親教之是為教成及期而行父命之母及庶母並命之皆此意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設教水官祖廟既設教於宗室按公宮宗室皆講所立五廟之通名稱公者主爵號言稱宗者主世宗言耳蓋古之昏禮諸侯之女將嫁必舉教成之祭於祖廟如此詩所叙即其事也而制是禮者又復由本及支由服內以及服外使凡女之將嫁皆得舉教成之祭於諸侯之祖廟故近者其女之祖廟未毀則稱教於公宮主爵號言以彰女之貴遠者其女之祖廟既毀則稱教於宗室主世宗言以著女之親也至諸侯自嫁其女而舉教成之祭則於祖廟稱公宮可也稱宗室亦無所別者此詩之有齊季女既稱尸蘋藻於宗室是諸侯之女而序曰大夫妻則明指其所嫁為大夫矣以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為之妻而其將嫁之日能先三月而舉教成之祭以教成婦順如此可不謂能循法度哉能循法度是能以禮自防也以故既為大夫妻其並能以禮防夫而使大夫循法度者如下羔羊篇所稱退食委蛇云云恰不強其然而然矣

讀詩管見

卷一 采蘋

三五

甘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集傳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故草舍也

集說陸氏佃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孔氏穎達曰芨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芨舍注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芨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芨舍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集傳憩息也拜屈說舍也

葉說苑氏士句曰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

讀詩管見

卷一 甘棠

管見蔽遮也音弗亦音弗弗即弗之音轉其義與蔽膝之為音同蔽音甘棠謂於甘棠設之防為藩垣狀用遮樹身之下半正如人有液膝然耳甘棠集傳以為杜梨當從之梨之甘者棠潤者杜若棠非杜則嘉果也在園中不在道左名伯之循行何由舍其下哉惟本非甘棠而以甘棠稱蓋見因人愛樹之意翦謂惡而去之以其或礙軌塗或曠田畝也莫甚於翦故三言勿翦伐者劇其枝以為薪也力禁樵蘇則以勿伐言然伐者不至而牛馬羊之屬或至亦足損其幹而敗之重開畜牧則又以勿敗言未已也其樹無或伐之敗之而實成矣孩心好緣漫攀條以擬其實是屈而為拜也雖不傷亦在必微中嚴童雅則尤以勿拜言按拜字當如降者稱甘拜下風之拜乃與上減之為翦侵之為伐撓之為敗三字義一串且得針對章首蔽帶二字蓋設防以蔽特見其與蒂同稱蔽蒂雖藩狀而藩仍可決雖垣狀而垣亦可踰者豈比於高壘堅城之禦敵得無憂於翦伐敗拜也哉以故蔽蒂既成尤不得不加之禁約以相戒有如此於斯時也人對所為甘棠者固莫不如親召伯矣再按名伯之稱伯當就文王時言周書立政篇云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在文王時以三俊當之或長或伯惟其所立則三宅皆可立為伯矣至牧之為常伯在三宅中獨以伯為定名可知三宅之宅乃牧蓋無不立為伯者故其後復言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於準人既已從畧又復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司之牧夫是訓用違乃並不及常事而專意於常伯重司牧也當日文王之於召公蓋嘉其善於司牧而命為常伯者故人以召伯稱焉召伯之為伯也其循行所至不假民居為館而以軍士之

行露召伯聽訟也

讀詩管見

卷一 行露

幕從是之謂愛非久留不去特如行旅之倦而小休然是之謂憇及有事而聽之又不即行其先直若為此而來止者是之謂說召伯之所愛而憇所憇寧惟此也以此樹表者為可言乎而入之思召伯則幸得借為寄心之具且從垂示後人以不忘也因相與目杜梨為甘棠而蔽蒂之即諱戒以勿翦而又申以勿伐勿敗勿拜之無已云

管見召伯聽訟蓋於前篇所稱甘棠者亦其下而聽之故其時以未嫁之女子貞而被謗即得出而訴之召伯召伯聽之亦旋執謗者與女子相質而訟遂理故此篇雖特著女子自辨其貞之詞及女子辨已而痛斥其謗者之詞而序則曰召伯聽訟也揭明召伯聽訟則知前篇甘棠之笑召伯此正其實蹟矣蓋聽訟者每司之事

而名伯則躬自聽之有司聽訟者亦公庭之事而召伯則舍甘棠之下聽之以是作有司之牧夫而稱常伯誠哉其為伯也

可美孰加焉

厭浥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管見此名伯聽訟女子自辨其貞之詞也厭讀去聲謂惡之厭浥沾濡之意行有所遠也以為女子不正而出於奔者每當甚蚤為風甚晚為夜之時其於行之有露不顧而為所浥焉我聞有是浥行露者蓋厭生於心於犯禮以行為人矣乃謗我者或云我於風夜間亦不免子之亟寢晏起以求安也與寐之節豈不風乎豈不夜半而要之足不踰闕有守禮以居無犯禮以行者其不行之故謂何亦謂其行多露云爾蓋我心厭彼淫行露之人而因而厭露遂若行之多露亦即有以究我者然

况其
他哉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集說陸氏曰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揚氏時曰鼠無牙齒○輔氏廣曰杜齒謂齒之大者○

管見此名伯德訟女子婦已而痛斥其誹者之詞也○
夫在依人小鳥蓋主瓦雀言之今俗呼麻雀性最淫速
促迫也獄以繫有罪治訟之事重者稱獄耳然非訟而
獄不成則亦得兼稱訟矣從與縱同此禮言欲不可從

詩管見

卷一行錄

三

其例也於義為放自於與放人義可通者以為我嘗於
鳥類見有雀焉特謂其好淫耳不謂其如鷹之有角而
嘴利甚也由今思之誰謂雀無角乎其作窠於我屋者
已穿我屋矣苟不如鷹之有角而嘴利甚何以穿我屋
哉又嘗於獸類見有鼠焉特謂其好竊耳不謂其如虎
之有牙而口惡甚也由今思之誰謂鼠無牙乎其鑽穴
於我墉者已穿我墉矣苟不如虎之有牙而口惡甚何
以穿我墉哉即如女之無行也其習為淫而主於竊是
雀與鼠而已乃其誘我以至速我獄速我訟者其嘴利
甚其口惡甚則居然雀而有鷹之角鼠而有虎之牙其
孰能料之在女之誘我者曰我竊規其夙夜之行是雖
女也而實有家也夫女以男為家是有男矣未于
歸而先作人婦世或有之而我乃其人與然女既謂女
有家聞之者將不一人曰之者當無一人也誰謂女無
家乎誰謂女無家乎此我今日所為情急路窮不能忍
之須臾而必求伸於獄訟之一途者若其先公論不

能證女之誣妄而謂女無家焉則我亦可隱忍矣我屋
守我墉而不屑與雀爭何則我亦可以速我獄哉何以

速我訟哉夫女子生而十年則不出一旦以獄訟出獄
非細故也恨莫甚焉乃今之以獄出者固由女以誘速

我凡謀誘人而至敗壞人閨闈是豈無報乎然則女
雖速我獄也母得意也我但誑女曰室家不足已耳男

有室女有家使女自今以往有男而無室有女而無家
總不見有室家矣完以構足者女乃知口業之不可作

有如此訟欲自鳴也慚莫甚焉乃今之以訟出者悉由
女以誘速我凡謀誘人而至玷污人名節又豈無國法

乎然則女雖速我訟也母恃強也我惟初女曰亦不女
從已耳今日之事欲滅我之醜聲必定女之罪狀非可

從也女不既為雀復為鼠哉我怨深而聯結亦惟使如
如雀之在羅鼠之被捕難百計求脫而無有解而從之
者女乃益知婦人女
子之不可犯又如此

讀詩管見

卷一行錄

四

羊鵲巢之功致也

管見功謂婦功如章者皆以羔羊素絲為詞即其所執
以效功者致與緞通月今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
度程以功致為上注謂功力密緻也序中功致二字義
同按此詩本言大夫之勤婦功而功致取何謂鵲
巢之功致哉蓋鵲巢之夫人即此大夫妻之所自出也
彼其勤婦功而功致在采繫言其不失職而已可類推
矣夫人之功致於是出自夫人而為大夫妻者以存所
慶而功亦致故特推本言之又按前草蟲篇序曰大夫
妻能以禮自防采蘋篇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皆以當
時有一大夫不正而見正於其妻也其妻之正於稱有
齊季女見之及適大夫而能正其大夫則如所自稱亦
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降則說則夷者是已至此篇
復推本於鵲巢而明其功致其功致者乃至能效功於
羔羊素絲此其夙學女事以共衣服必以法故母或差

皆母有敢情則亦以禮自防而循法度之為之也。由是
大天於退食之餘自公而入於私室不禁其態之委蛇
委蛇焉。蛇虺屬亦音時。遮切。蛇行紆為委蛇。為女子
柔從之狀。大夫而然則因其妻之以禮自防而循法度
於私室對之若親嚴師。近畏友。其柔從而見為委蛇。委
蛇者亦復以禮自防而循法度。此有齊季女之適大夫
卒得大夫之反於正乃自幸其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
心則降則說則夷者與然序但稱鵲巢之功。致以見此
篇大夫妻之功。所由致不指明為大夫妻亦不及大夫
妻之能正其大夫。正欲讀者以草蟲采蘋二篇之序。通
觀之。而得
其意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軍傳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素白也退
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

讀詩管見

卷一 羔羊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集傳縫縫皮合
之以為裘也

管見三章上二句乃合皮為裘之事言大夫之妻能勤
婦功其於大夫衣服之屬以羔羊為裘者皆不以匠代
而自為之其功致也羔毛淺羊毛深羔羊聯稱兼用
之耳有毛曰皮其背則革也俗稱板子是已縫者縫其
革而使皮合之謂縫必以線線用素以素與皮之革同
色也稱絲當屬帛今人縫皮者線特用棉取其溢與
皮之革相結而固久不綻絲非不韌於棉其質滑於
皮獨不適用度古不能與今異也本棉而稱絲著其
細如絲云爾如泥絲為線豈古者果無木棉其女竟
不知有紡乎不然素絲只作白線解可矣同不必線之

足絲而非棉也純謂轉長線為統而組合未解在統圓
約周三尺許并紐如繩再屈而紐之纜及半尺存它之
狀故字以它它蟲之大者象寬曲垂尾形蛇也因蛇而
解其紐以兩手入統之圍左右分之中空四周如環可
循是為絨絨同域音殆即假幅員為域之意約言之耳
總讀平聲與綬同音當與綉同義大雅網紀四方傳理
之為紀謂理別絲數治絲者理之為紀則既理而總
束之為網矣絲一統必綱線一統亦必綱有綱以成其
總故可統而紀之使卷曲又可絨而解之使區分也至
於將用以縫其剪統以斷縷縷皆齊不致糾結固並情
此總之能約而巳五紵五總亦只作五統解統有
絨絨總之分各就統言則五統就絨言則五統就總言
則五總也五得十之半以線備縷而統至五亦足見其
多矣其取多者以合皮為裘有所必需故爾凡人以縫
作生計至言合皮為裘皆不虛謂能也以大夫妻而能
自為之功致則其他縫事之功無不致可知矣序於羔

讀詩管見

卷一 羔羊

四三

羊之功致者特曰鵲巢之功致明其有所受也。有所受
無所違苟非以禮自防而循法度能如是乎以故大夫
之不足刑于妻者乃更以妻為刑如首章先言退食自
公而後總以委蛇委蛇是謂大夫之既入室有必歸於
柔從則然其在私也似亦嚴於在公也至二章又先言
委蛇委蛇而後總以自公退食是謂大夫之未及入室
已早志於柔從則然其將適私也似轉肅於將適公也
若三章仍先言委蛇委蛇而後總以退食自公是謂大
夫之凡將入室而未入室總自習於柔從則然其有常
能以禮自防而循法度哉雖然夫為妻綱大夫為民表
於退食自公時規其意象惟以委蛇委蛇者受範於室
大夫不範而能受範以視彼決裂自逞將由惡終者其
為人之賢不肖
相去何如耶

殷其雷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集傳殷雷聲遠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或違處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讀詩管見 卷一 殷其雷

一管見序稱勸以義勸死事也意與誓師正同執勸之詩列於召南意勸之者即召伯與召伯以何師將出而為此勸由詩中南山字推之蓋持文王伐崇之役取南山謂雍之終南山見秦風亦但稱南山見小雅天保山之背為陰面為陽中為正左為側頂為上麓為下於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指點分明其注意實在此崇國以崇為今西安之鄠縣傷近終南故鄠殷其雷者天之怒言在南山之陽之側之下而絕不離乎崇之國所在是謂天實怒崇其雷聲之殷不已固有所欲擊也固復設為問答之詞以明天意曰何斯違斯斯折之離也雷擊物者有如斧以斯之斯即劈之別名諺語以雷擊為雷擊蓋以此雷何斯乎惟違天者斯之然則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有崇國焉即有違天者崇侯虎焉此惡可道耶大雅皇矣篇云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天固諄諄然命之哉此殷其雷者怒崇侯即如其怒告文王也以故文王之奉天行

罰以伐崇者天怒文王亦怒其在周則莫敢或違與寧居也自周之崇中間亦莫敢違息無稽程也及崇而即伐之臨事又莫或違處無需時也殆亦假為雷之擊以應天之殷其雷矣按次章言莫敢違息無或字蒙首章莫敢或違來末章言莫或違處無敢字蒙前二章莫敢或違莫敢違息來文從省而意自具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此所謂勸以義也振振讀平聲當從去聲之義言此伐崇之役宜相與奮興以同雷之殷然震動云爾君子以位言之凡師中為率長者皆是舉率長則率徒已該歸哉疊稱者蓋既以振振勸君子而尤慷慨諄復以視死如歸勸其振振也君奉天行罰臣為君效死皆義之所任而可無相勸與雖然勸以義者下之情係以仁者上之德也據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與皇矣之卒革先稱是致是附後稱是絕是忽者詞辭各出義實互相發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豈嘗急功之成而輕人之死

讀詩管見 卷一 殷其雷

我知召伯之勸以義尤知文王之保以仁其道乃全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集傳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既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集傳今今日也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管見標擊也三月梅可食則擊之有梅對無梅說四月梅黃熟盡落無可標者故言標梅而至頃筐既之先之

讀

詩管見

卷一 梅

五

見有其實七其實三者及茲固一無所有也凡果之初實皆極繁漸大則十存其七既成則十得其三梅之在樹者其實七其實三此時及可操而不遂盡其有故然至於頊筐堅之乃梅既盡操而以器計亦有也其在樹之實則無有矣頊筐之頊音同傾義亦因之其器不主盛主量今天間繩合柳條為之本筐之材故亦從言名而但別以頊也頊筐之小者升大者斗既量而以平之為堅堅平也借塗堅之堅為義耳按本草果類釋名謂梅者媒也媒合眾味故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謂梅字亦必禁又禮記謂男女非媒不相知各鄭元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姓使和成也然則此篇所云蓋媒氏以會男女為職惟恐其不及時故感觸於梅者若是也與周禮地官之屬媒氏下士二人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限以年者主最遲言非以前皆不得娶與媒也又云中春命會男女注中春為陰陽交會之月故順天

不循

集傳參昂西方二宿之名

被也禰禰彼也猶亦同也

管見

卷一 小星

五

讀

詩管見

卷一 小星

五

心尖之故又告之曰小我庶士迨其今兮若未章曰操有術頊筐堅之此梅實盡落於時為孟夏之漸矣固知是月初已無更占何日之吉耶合好者然不宜以安心忘之故更告之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小星惠及下也 夫人無如忌之 行惠及眾妾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集說毛氏甚曰小星衆無名者口何氏指曰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總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

集傳參昂西方二宿之名 被也禰禰彼也猶亦同也 管見 卷一 小星 五 讀 詩管見 卷一 小星 五

出於口之狀有如帶耳小星無名而三五參昂之有名錯列其間猶米之雜於糠也視者於小星叢中別識所為三五參昂而不為所混則如吹糠見米然故曰嘒三心星心之旁則房也房四星直下有鍵閉一星屬房之四星上稍曲合而為五可索七傳謂五為獨孔疏言五為明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為鳥噪則家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按柳本八星不得稱五疏特據元命苞為汗脚如他書不合何哉或謂柳八星於五數多房祇四星又於五數少胡不合鍵閉而言四取曰東方七宿亢氐箕皆四星故因鍵閉屬房遂合而稱五欲以別房於亢氐箕也或

讀詩管見

卷一 小星

又謂尤上有大角星一氏外有天乳星一第前有陳星
亦可各附充氏箕之四星以成五似不獨房為然曰
大角為尤不相屬天乳離於氏且附人無識之者雖
屬其閣而難識亦與天乳同皆不若鍵閉與房之如
貴乎一望而知也且三五聯稱之意固以心之象機房
合於鍵閉之象豎一橫一豎作丁字相倚附同為東方
七宿之中星故言三而聯稱五使心之三星係証於房
與鍵閉合之五星即以識其處而不惑取在東之東指
天體之東方之位言非只謂初昏始見於東方之時也
知觀風綱繆詩於參亦稱三星也豈非以在東而
於在西則知之必為心而不為參乎三以在東而定
為心則五之亦在東以心旁之房合於鍵閉若實之蓋
可決然不疑矣參本七星除兩角兩足中則三星也故
俗語候參心於夙夜附皆謂看三星云參心或稱參辰
亦或稱參商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詩后
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
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注商邱宋地
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又公羊傳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
辰注大火謂心星伐謂參星大火與伐亦以示民時之
早晚故皆謂之辰總之參心之迭見南人不知之意
北方之耕者每據為節候之言其宵征者亦借作更點
之驗是以此詩言肅肅宵征而發端於星前章首心後
章首參也前章以心為主心三星參言五者既以房之
合於鍵閉同為東方七宿之中星矣至後章以參為主
而又兼言昂昂七星小而成聚本不若參之昭布可與
心敵也然參居西方七宿之末昂居西方七宿之中舉
末而中不可遠舉中而未乃並見非泛及者又昂之七
星其一隱難見亦或以為六星猶夫參之七星其四上
下岐稍遠則常以為三星也維參與昂雖宗須項上三
五說來三五在東參昂在西一似兩不相涉然然三為

讀詩管見

卷一 小星

心為大辰參亦為大辰則於三之在東者請其與西之
參相維可矣三獨為心五合房於鍵閉同為中星亦
為中星則於三五之在東者謂其並與西之昂相維亦
可矣維作絲聯繩牽之意看不得概為語詞肅肅謂欲
容屏聲也以宮中之深嚴際夕時之寂靜其眾妾辨星
往來則見其狀之為肅肅固宜征為行旅趨途之名宵
行曰宵征者鶴鳴寔息惟征夫每失其常故以宵行之
其致遠息比於征夫之征曰宵征風夜在公由所稱也
衆與稱推之非進御於君所乃更宿於夫人所也衆妾
於君所稱公於夫人所亦當並稱公其風夜在公於衆
以夫人所為閨寺居守於外必尤有衆妾更宿於內抱
衾與稱抱擁也謂其風夜在公時擁此衾獨以坐而假
寐云爾衾獨雖異名而其為被則同兩舉之見抱者非
一人也寔命不同寔命不猶命謂爵命如周禮大宗伯
之屬典命所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之類是已婦人無
爵從夫之爵故夫人之尊於衆妾者以其得從君爵之
命數也寔說文曰止也徐注曰寔如此止如此也當時
衆妾之肅肅宵征以更宿於夫人所者雖為風夜在公
抱衾與稱而夫人之惠下無所不及故皆以為我衆妾
之異於夫人止此命不同耳止此命不猶耳若以夫人
之惠我衆妾言之夫人蓋自忘其為夫人矣豈復
見夫人之尊於衆妾我衆妾之絕遠於夫入哉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管見江有汜之美媵以其從嫡夫人以歸而不見容乃
卒能安之也觀首二章言其後也悔其後也處是於
怨而不怒觀末章言其嘯也歌是於
已復哀而不傷矣豈不洵可美哉

集傳水決復入為汜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

集傳江水大
婦記水小似騰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集傳渚小洲
也水岐成渚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集傳沱江之別者嘯感口
出聲以舒其憤懣之氣

管見正義江以南水無大小人皆呼為江按漢在江北亦稱漢江則於水呼為江者並可概之漢以南矣水決復入為沱決謂人決之如作渠引水者是小洲曰渚則以水中之土高上出岐水而為二也沱以沱古沱字也蛇行曲而疾人以溜名水之別出為支流者似之不必泥焉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之沱看江正流水大以

讀詩管見

卷一江有沱

五

喻婦記渚沱則旁流也水小是為騰自喻矣江有沱之決者有時入江有渚渚之岐者有時合江有沱沱之別者有時并猶之婦與騰之分雖本有正有旁有大有小不可以一視及其婦歸而騰亦從之歸則將見婦騰之長相依而不得析之離也

入歸而騰曰之子歸

之由來耳左右之為以一日不我以再曰不我以

謂之子立意疎之舍我如殘廢然總莫令其猶介側也許以從之出入為與一曰不我與再曰不我與謂之子決計遠之却我如鬼魅然總不使其仍隨隨也不相問而經所居為過一曰不我過再曰不我過謂之子矢志絕之避我如寇讐然總毋俾其更目過也凡若此者以之子之歸但知今之遠為少女竟忘後之將為老婦故主於專寵因之多妒其有騰而不見容乃爾甚也然華落色衰曾不一矚是以首二章騰之代為婦計者曰其

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其字指婦言其後二字並當一讀也字與亦字義相近也悔也處猶亦悔亦處云爾以為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今固不念我而或翻然悔矣為計其後設復有之子以爭妍進身則前之子有屈而願為所以亦因不以者自維往事專寵已成愛弛多妬徒為怨叢於此能不悔乎不悔者也悔蓋其後之以窮思返有是必至之情也特不及其時而不知耳處非安其居乃幽之不令得出之謂以為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與今固獨怨我而使子然處矣為計其後苟復有之子以負勢偪人則前之子有退而求為所與亦固不與若牽指昨非非難難容叙御多垢谷使閉門於此能不處乎不處者也處蓋其後之以睽致孤有是必歷之境也特不及其時而亦不知耳至末章曰其嘯也歌此其字則騰以自指而為身計也其嘯二字亦當一讀也歌猶亦歌云爾以為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過今之辭情絕然固令我不能痛心疾首能為嘯而不能為歌矣然其

讀詩管見

卷一江有沱

五

嘯究亦無為也我見損於今之子之子又將見損於後之子不悔者也悔不處者也處悔也無及處則長然其誰欲過其誰曾過耶專寵極以孤寡多妬矚之禁錮天道好還人心大快言念及此而謂不可歌乎余不歌而後也歌蓋其嘯之由齋極而舒散者有是必遂之悽也然則我不必及其時而後知正可再慶其時而持解矣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

管見何謂惡無禮按首章曰有女懷春此女之淫者二章曰有女如玉此女之貞者女不貞而淫所謂無禮也女以貞而惡女之不貞而淫所謂無禮也淫所謂惡無禮也舊解誤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集傳麋鹿也

管見麋鹿為淫女寫始於鹿一名獐本草謂獐喜文章故字从章獵人舞采則注視是鹿為悅色而目淫者矣至更合諸鹿之喜交而淫者並稱之其意即即以鹿鹿目淫女而其非人類也懷春蓋其微已鹿鹿胡以死死於犬可視未章言者吹可見若其死自人致之鮮不執以歸者惡能聽其在野而使白茅包之白茅純束也哉夫麋鹿在林其為人所畜而死於野者又何以故以其懷春也至此春取陰陽交而萬物生之義懷春謂牝獸以時感孕子忽不自禁輒四出以求其牡也麋鹿懷春則腥臊散於野因是犬為踪跡其所在逐之遂齧以死然則此狗死鹿死鹿當主此鹿鹿言之惟此而後懷春故得舉以加諸淫女而辱之曰有女懷春也白

詩管見

卷一 野有死鹿

五

茅為茅類之一種以其葉白根亦白得名於莖葉無與易大過之初六曰藉用白茅傳曰柔在下亦但因白茅特柔其在下為能藉而已非必於白取潔清也包之謂死鹿沒入於白茅中有如包耳凡包之固者必束於死鹿更言束亦著其沒入於白茅中者有包之象尤有不解之象以是為束也可純讀如字絲也白茅亦稱絲茅故借絲能束之意而言也束白茅包之白茅純束宜乎麋鹿之死而人皆莫得知矣其卒知之者則以林有樸檉故爾本草謂樸檉即樸檉其標為類木並堅而不堪充林止宜供燎故大雅曰芄芃樸檉薪之類之也樸為樸之無實而心赤者樸檉與樸同稱則但舉樸字樸字從省林有樸檉此求樸其者所必至也將入林同先適野將采樸檉亦先躡白茅於是死鹿死鹿之在其中乃見為白茅包之白茅純束如此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士為男子之通稱吉士當與貞女同德蓋亦保身如玉者誘言女誘士非士誘女也夫郊外為野野有死鹿白茅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

集傳悅也

管見舒開也脫讀徒活反離也惟開故離彼女之謝其懷春者以獨全其如玉者其狀與輝之退甲及蛇之退

詩管見

卷一 野有死鹿

五

皮兩者適相背焉此所以舒而脫脫也無感我悅感猶俗言沾染是已其視懷春者之邪惡若時氣之不正而易中人故曰感凡受感者皆身也於身外之衣衣外之悅而亦惟恐其受感焉此之嚴矣悅為佩巾特主悅言者以兩時懷春之女實介乎其側故爾無使尤也吠吠雖犬聲然人之呼犬為狗者亦名吠為咬咬齧也是犬之吠即其齧矣也字與亦字義相近須聯下吠字讀以上二句蓋如玉之女之舒而脫脫者其有詞以絕淫女云然耳以為女之懷春與麋鹿無以異非人類也其腥臊逼人尤將見必而吠之矣以我處此而我之身傍有脫焉其身傍之概有懷春之麋鹿如女者感我脫焉不將使愈之欲吠女者也吠我哉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女速遠我而去之可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集說嚴氏樂曰詩稱丁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為武王之女也武王之女下嫁能執婦道成其肅

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為文王之風

能執婦道故詩人美之其傳舊矣至宋世學者以此詩

稱平王齊侯遂有一二家指為東周之詩而朱子亦不

能定於是更有為之說者曰莊王命魯莊公主守以桓

王之妹嫁齊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嘗讀而疑之集

傳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口齊侯即襄公諸地事見春

秋夫春秋以前王如之下嫁者當不少矣然無文爾茲

讀

詩管見

卷一何彼穠矣

重

重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集傳穠盛也肅敬雝和也

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集說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詞也○輔氏廣曰敬

與和婦德之首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

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皆所以見文王太

如之教也○呂氏祖謙曰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

稱王

管見爾雅釋木常棣棣唐棣枌枌本草枌與白楊同類

江東呼為扶枌枌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又名

獨搖據此則枌之葉較若華不聞其特稱穠也陸璣草

木疏以唐棣為真李當從之真通作郁郁李實似李小

而醜惟華粉紅色極繁知其以李類得郁名者亦以華

穠故爾至小雅稱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韡韡光明貌

而謂光明者未審的是何色及讀裳裳者華篇集傳謂

董氏云案古本作常棣也其二三章稱其華色一曰

故詩人美之

讀

詩管見

卷一何彼穠矣

重

重

雖乎人見王姬之車而瞻其貴即於王姬之車度其必
甫雖而有德矣貴而有德此非凡為于歸之好女所可
例也彼唐棣之華之
穠惡足比其特盛與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集傳李木名
華白實可食

管見嚴氏察曰言文王之孫者以見
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

管見上章稱王姬王指武王著姬之冠以王者自今王
始此章稱王之孫王指文王著王姬之冠以王者自今王
論者又不自今王始也以為彼華之垂美者亦穠矣謂
何為穠華如桃李正其匹也是豈不足喻作她之嘉耦
哉乃今之王姬為王之孫其所下嫁者為侯之子王侯
皆貴而分有等差王之孫侯之子亦因之矣然王姬為

讀詩管見

卷一 何彼穠矣

五五

王之孫當其下嫁雖非本與侯之子平者而王姬有肅
雝之德不以高而高則見為平王姬為王之孫其所
下嫁者為侯之子當其承王姬之下嫁雖亦非本與王
之孫齊者而因王姬有肅雝之德不以卑而卑則見
為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以貴相從者尤以德相洽此
復非凡為作她之嘉耦所可例也彼華如桃李之穠亦
垂美其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管見釣維二字當聯看猶云釣綸耳綸以牽魚而繫之
故曰維集韻緡彌延切音棉通作絲亦絲屬也絲與緡
皆可作綸以釣因以伊字別之伊者彼稱以為釣之得
魚有維焉其釣維何維必絲也非絲則伊緡也以絲合
與以緡合其維之力並可以得魚是豈不足喻昏之合
好而能有子哉乃今者以王姬下嫁絕不挾貴而以肅

騶虞鶉巢之應也

管見此詩特美鶉巢夫人所從之國君而序不遺其夫
人亦欲以見國君之樂得有夫人與文王之樂得有后
妃其外內相資則一也當日鶉巢之夫人有德如鳩其
夫人所從之國君有德如騶虞以夫人之德輔國君之
德而德施廣遂使其國中無一物不被君之德者人感
於君之德施而有騶虞一篇此國君之德之應亦即夫
子言故先稱齊侯之子後稱平王之孫

讀詩管見

卷一 騶虞

五五

人之德能輔國君之德之應也夫人之德見
於鶉巢之稱鳩以故於其應曰鶉巢之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集傳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
名葦蓬草名騶虞獸名曰虎黑文

陸氏佃曰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殺為事
今反不履生草食自

死之內蓋仁之至也
至毛鄭以騶虞為獸名歐陽修以騶蓋馬御虞則山澤
之官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殺祭遂
引爾雅不載騶虞為證然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
因爰里散宜生得騶虞獻詩而頌師古注相如封禪書

亦指引騶虞他見於經疏緯書有甚夥則不得謂無此
歇名矣太公在毛萇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
前亦不得謂
始自毛鄭矣

晉見曰說曰蓬曰犯口縱皆借作指點之詞勿泥香
為蓬蓬則茅也衛詩所謂飛蓬是已有秀名茶作白毛
茸茸隨風飄揚與葦秀相似但多少異耳葦生水濱蓬
生陸地最易盛彼水濱之茁者不獨葦也皆如葦皆陸
地之茁者不獨蓬也皆如蓬則植物之盛此為至矣壹
合也統不一而總括之為壹發非發矢須作發育之發
看生也與上茁字對犯縱皆禾子之名小雅吉日篇犯
曰小犯則非大禾可知若據周禮夏官注以二歲為犯
禾生既二歲猶以為小可乎不惟此也即稱一歲為穉
亦未為定論故幽風言私其穉注謂穉一歲說文曰生
六月豚一曰一歲則仍兩存之也再按說文辨犯穉字
義言犯者謂其能相把拳也穉者謂其尚叢聚也把拳

詩
詩管見

卷一

騶虞

至

叢聚皆蓄之意於兩五字亦略見發明獸類豕生子極
多度野豕與豕不同發五犯發五穉雖二章分言讀若
當合看謂既發五犯而又發五穉也以一手詐之至五
而手成把更以一手計之至二五而手相從是殆犯從
巴穉從之之意與凡數以下終舉二五而成十則二五
以內可該二五以外亦可推差足著其多矣生子極多
者惟豕然在他獸非可概也乃生之者雖不多而殺之
者固甚少於是獸不必豕而總覺其生子者一切如豕
之發五犯而未也馬一切如豕之發五穉而又加焉由
植物以觀動物其盛若此而豈不至哉所由致然者以
何惟國君之仁自民而究於物其道一同於騶虞之不
履生草然故見彼茁者葦彼茁者蓬而植物之盛已至
一又同於騶虞之食自死之內然故見壹發五犯壹發
五穉而動物之盛亦至也日殷降大虐毒痛四海民生
索然遑問物乎及茲而太和充盈庶類繁殖其君不世
出也固特以騶虞致頌其時不易途也因重以手嗟乎

致感矣于嗟乎三字當一讀聯下騶虞二字為句口
中略作停頓手與虞自一韻相從似可不用叶音

續詩管見

卷一

騶虞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二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邨

管見邨衛印周置三監之國名也三監之監殷在蔡
仲之命稱管叔蔡叔並霍叔而三史記無霍叔既不盡
信孔書矣再觀康誥篇其詞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是實武王封康叔於衛而誥之者據此可知當日三監
之置管叔蔡叔分踞於邨與邨而康叔則守衛也昔紂
都朝歌畿內所屬西阻大行北踰衛漳東南跨河以及
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邨
南謂之邨東謂之衛置三監使管叔蔡叔康叔居之則

讀詩管見卷一柏舟

其封紂子武庚以存殷後者殆割北邨南邨東衛之徐
地令處殷墟之西而偁太行耳及後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相之管蔡流言而武庚畔亂與漢書言周公善康
叔不從管蔡之亂此足見東征之師未至康叔獨能守
衛以阻邨邨之南北通而因以西控武庚也其功大矣
東征亂定之後成王嘉康叔之功蓋蒙武王前封康叔
之衛而更以邨邨之先屬於管蔡以成三監者并於衛
以封康叔也由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變風始
作邨邨早并於衛則詩皆衛故序並稱衛不稱邨邨
惟衛三十九篇較他國為多因以地別之得之邨者
列為一風得之邨者亦足徵康叔之有國武王初封時則
邨邨衛之名並存亦足徵康叔之有國武王初封時則
邨邨衛之名並存亦足徵康叔之有國武王初封時則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
不遇小人在側

集說蔣氏梯生曰此篇小序朱傳極駁之然以仁人不
遇小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亦未為害義亦安敢必其
非頃公之時所作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詩亦安敢必
其非不遇於君乎誠未敢輕議也孟子引詩憂心悄悄
憂于羣小意集注仍用序說朱子四
書工尤為精密當從集注為定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

無酒以敖以遊

集傳汎流貌柏木名耿耿
小明憂之貌也微猶非也
集說補氏廣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
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
附錄李氏樗曰仁人之所憂者憂國也不可以酒解也
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嚴氏祭曰柏美材也以柏為

讀詩管見卷一柏舟

管見此章謂人之出而行業莫樂於汎舟者以柏為舟
堅緻空實此可以敖遊之具也今者汎彼柏舟人汎其
流我亦汎其流未嘗不同也但白日汎舟行樂必夜來
安枕而卧中無隱憂而後可也則耿耿然黑暗中常有
小明目終未得闔是不寐也有隱憂也以此而與人行
樂雖登柏舟以汎其流其隱憂之在吾心也同舟者觀
之顏面之間雖不直謂真有亦將疑其如有也於斯時
也人欲汎舟我願回舟無樂乎敖遊矣凡汎舟而不獲
敖遊者或因無酒以合歡耳我之不敖遊亦以無酒故
乎微我無酒以敖以遊也蓋酒本足供惟我之有隱憂
終不能以汎舟敖
遊得解無奈何者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愆逢彼之怒

傳鑿鏡如
度想告也

管見此章謂我之隱憂既不能解庶幾有人能如度之
以道其真不徒得其彷彿而謂之如有乎然求人之能
如如是必使我心為鑿而後可蓋鑿之空明表裡洞徹
我心為鑿則人之對我心如對鑿然其隱憂之實無俟
於勉告而莫不能如度也獨如我心匪鑿何哉此其不
可以如必矣但使不可以如而猶或有往愆之地我心
亦稍慰也乃再四思維人之最親者莫如兄弟我亦有
之矣有隱憂而以言往愆其情抑之據此可據乎不知
亦必憫其不得志而哀之不致斥其孤自疾而怒之此
其不可據而以言往愆雖不大言而細言不多言而約
言如言約言特薄言耳初未嘗盡往愆之意以傾我之

讀詩管見

卷二 柏舟

三

憂而其不可據者固已不免拂往愆之憤而達
彼之怒矣以兄弟之最親若此其他又何論馬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附錄嚴氏祭曰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
自誓而言心不可轉不可卷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
也

管見此章謂兄弟之因我往愆而不免於怒者蓋怒我
之狂於方直不識時宜故人得違而已不與耳然則怒
我獨非以愛我乎而究之終不諒我心也竊觀器用之
屬如磨石張石皆石也其體圓而可轉我心非如此磨
石碾石之石是能方而不能圓不可轉也又如蒲席竹
席皆席也其質曲而可卷我心非如此蒲席竹席之席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
思之寤辟有標

集傳悄悄憂貌愠怒意觀見
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讀詩管見

卷二 柏舟

四

附錄鄭氏康成曰羣
小衆小人在君側者

管見此章謂我之見為威儀棣棣者蓋羣小之狀也適
中當世之選而我持以不可選擯之羣小不敢言而敢
怒此必見愠矣以故我之憂心其悄悄然獨成爲隱憂
者徒以愠于羣小不容我之獨爲君子耳回思與羣小
並列以來彼之於我亦既觀止眉頭便臉若有所閔然
其以我為眼中釘者不既多手由是我之受侮即其觀
閔之時強者注視懦者側目遇同朝若仇讐其情形使
人不可耐者亦不少矣何能甘心也人生世上以言動
若必以夜息息則靜矣我當靜時而自言不休竊舉所
以去羣小之法而思之遠至政政不寐每於其寤而拊
心其辟蓋有標也何也思夫觀閔既多而觀閔者方與
受侮不少而受侮者亦未艾乃卒無如此羣小何此所
以寤辟有標蓋直恨我實每身我身有手
無緣得請於上竟操利刃以按法誅之具一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附錄鄭氏康成曰日君象也月巨象也。康氏案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微而

管見此章謂羣小之不能去由其能蔽君使不悟耳今夫日復一日日之積為猶夫藏貨務多而寔以增益也月復一月月之積為猶夫集人既眾而難於指數也乃其更迭以成此居諸者先明漸減晦塞加深竟如日月之薄蝕然是以迭而微也日月微則天地閉混泚泚池不成景象矣揆所由胡以致此哉君為日臣為月臣昧心以蔽其君而君以被惑不悟為日月微然則羣小罪於羣小彼固無辭特以我亦臣也其與羣小並

詩管見

卷二 柏芳

五

列雖自獨為君子又何從別白耶每觀衣之有澣衣也亦有未可一視者何則澣之而垢汗竟去是澣衣也以其不可澣而是之若澣之而垢汗不去非澣衣也亦即以其不可澣而非之今日者我以羣小盈廷而有隱憂蓋不恐不為君子而憂其君也遂而自問心之憂矣亦既至於耿耿不寐矣無如有憂而隱既使人莫由始度又令我窮於想告則欲自見為君子使不難於羣小濁濁之中難矣是豈不如衣之匪澣衣者便可說到一河水先不清耶將謀潔身勢必出於奮飛而後乎乃我於靜時自言耿耿不寐意舉所為不克去羣小而存以自處之遺思之固又有不能奮飛者何以故朝無君子誰為君愛我以求自脫於羣小而法然捨去母乃不仁甚也亦然觀閱既多受侮不少我之於羣小特不免於愠耳要亦無如我何也又何所為而不能奮飛乎以故凡為禽鳥而不能奮飛者或為鸞龍鸞龍不能奮飛以故凡為則勿無他故而但曰不能奮飛以其心有所不忍而不

能自今以往惟以心憂我君亦即以衆殉我君而已更有何道以自處哉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位而作是詩也

集傳鄭氏康成曰妾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廢而州吁驕公而亦無所仇於州吁之母也此莊姜之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集傳綠蒼綠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也莊公感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管見此章謂夫人與妾之附於君其親切之至並猶衣之附於身然夫人正為黃衣妾非正則為綠衣蓋其常也乃今觀於綠衣而不勝太息矣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夫豈猶是綠衣之常哉蓋裏所以觀衣者綠衣黃裳則

讀詩管見

卷二 綠本

六

是以正嫡為妾之貳而增其寵也如之何勿憂凡人有憂者必尋一了當之階而有所維今我遠而自問心之憂矣其將曷維乎維其已耳人死則為已我不已而黃裳之自處難甘無復生人之趣且恐綠衣之相逼日甚彌增沒齒之羞以是而知生不如死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集傳上曰衣下曰裳

記曰衣正色裳間色集說孔氏穎達曰前以表裏與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存厚也管見此章謂嬖妾之為綠衣其反常者豈一端哉綠兮衣兮非只綠衣黃裳已也馴而至於綠衣黃裳矣裳下於衣則並使正嫡下於嬖妾而承奉之視為之貳而加甚其憂益復難堪也於此更還而自問心之憂矣其又

為維乎前者維其已茲維其亡也人死為已既葬則
反而亡焉亡者死之久也使我變化為異物則雖不
先之為黃裏以蔽綠衣猶得免於今之為黃裏以下
綠衣也乃逝者日不知其幾天若獨忘我而不奪之迷
歲月苟延竟成廢曆使及今而死猶自恨其不奪也
尚何以生為哉○按女子善懷陰性主殺維其已維其
亡逼真閨中情態也
舊解已亡字似送

綠兮綠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管見女者同男女之女說字从言从尤口過也此章謂
我以憂而欲已欲其如不已不亡何哉苟因心而發
於言其辭悶者或形為激懇則怨詈詛呪之口過將至
是有訖也而我竊有以自免於今夫綠衣之質綠為之
綠衣則綠絲也然為女所治則其先雖染絲亦可以法
改染黃也故因綠衣而有感於綠兮綠兮女所治兮在

讀詩管見

卷二 綠衣

七

古人之由嬖妾而為正嫡者亦如此綠之為女所
治矣今有人焉不安於綠衣猶不遂為黃衣則綠絲未
為女所治而我之為裏為裏仍自獨成其黃也以故我
心之憂雖至於欲已欲亡初未嘗逞忿於口以有訖者
我思古人之治絲為黃其為嬖妾同於今其即易為正
嫡乃更甚於今則能俾我怨今人矣能恕之則可不至
怨詈之詛呪之又何就焉說不可有所以無訖不可忘
固措計及於我思古人俾無訖兮竊自見其得方存如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集說嚴氏紱曰絺給暑服今當淒然寒風二時
喻不遠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
管見此章謂我口無訖我心仍有憂也其又何以自解
手乃今由綠衣之外更念彼絺給而有感矣絺兮綌兮

時至則適體時過則淒其也淒為水涼之意

絺給而令人淒其者何以其時暑退涼生風實為之耳
至是而絺給之為衣不可服矣今之見絺綌者以嬖
妾而勝於正嫡其時未過尚不在棄捐之列我思古
中有嬖妾焉其初昵愛其卒棄捐固有如此絺給之淒
其以風者念及此而知綠衣之為衣其現在之甚盛由
印擊者實勞我心也云胡不憂綠衣之必至於不可衣
其將來之淒衰可勝度者又實獲我心也云何其憂然
則我前此之維其已維其亡幾縲於憂而無以自解則
猶見不
到此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讀詩管見

卷二 燕燕

八

弗及泣涕如雨

集傳差池不齊之
貌之子指戴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
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其姊戴媽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
桓公經書弑其君九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
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媽於是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
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顧氏
夢麟曰案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
州吁于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惡
公之四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嘗矣此詩之
作則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嘗春夏之間見燕以

管見燕雙燕也。指雌雄成匹者。言于飛而其羽差池。蓋明其即泥樂人。尾者此出則彼入。彼出則此入。其子歸遠送于野。于歸當就戴鳩。徒嫁於衛之初。說非謂後之歸陳也。之子于歸。既未處於宮中矣。念其獨勞於室之不遑。當不減於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共作也。乃今者以反歸而遠送于野。不獲密通宮中。情何以堪乎。凡宮中之人。一旦遠遊外野。此有可聽。堅之地也。送之子于野。而瞻望弗及。竟如一物無所見者。獨以是送之。之子而凄然泣下。涕出不知其多少。其狀有如而然。缺即昏而視不明。雖有可瞻望而弗及。瞻望也。舊注瞻望為盼。之子非是。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讀詩管見

卷二 燕燕

九

集說何氏楷曰。頡說文云。直項也。頡爾推云。鳥籠也。將持也。

管見頡之頡之言。燕之哺子也。以口哺子必頡之。而直其項亦必含吐以喉而頡之者。之子于歸。將求存子也。亦既有之。其鞠育之專力。以視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其致思勤者。豈少遜哉。而今則于歸者反歸矣。以送其反歸而遠于野。所于既速。便當訣別也。又復將之而携持。不忍釋手。將之者不再行。亦難即返。則佇立之時也。遠送于野。亦佇立于野。其時詎無可瞻望乎。然而瞻望弗及者。以佇立以泣。猶然如雨而未已耳。

燕燕于飛。下土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集說。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管見燕之子既成。出巢之後。返則繞屋自求。處所無所。入舊巢者。只久之亦不復返。則知燕燕于飛。下土其音。蓋因不得存其子而鳴不已耳。之子于歸。當生子既成。而亦為唐者。卒乃被戕於嬖人之子。而不獲於此。其心之痛。自悲咽求索無方。以視燕燕于飛。下土其音。而復以其身反歸于陳。陳在衛南。於此而遠送之。是遠送于南也。所送者南送之者。不得俱南。當佇立以泣之餘。亦姑忍涕言旋矣。於是時而猶瞻望弗及者。則非以法故也。蓋之子既去。不在目。乃更在心。身不得與俱。南心更不得。不與俱。南此則所謂實勞我心也。瞻望者。以目亦以心。泣傷目而視不明。我心勞而不注於目。則雖不見也。故弗及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讀詩管見

卷二 燕燕

十

集傳仲氏戴鳩字也。只語辭塞淵。深然竟溫和惠。淑善也。勗勉也。

集說孔氏頡達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案史記州吁襲殺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如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據史以論詩。則戴鳩之大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憐憫於戴鳩為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與管見仲氏任只。仲氏雖婦人女子。其擔當正使我嘆服也。其心塞淵者。心闊密而無隙。可窺淵者。心深沉而無底。可測耳。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亦即見其心之塞淵。不可窺測。處夫州吁能殺桓公。而自立獨能忘情於

其自出之母仲氏而聽其歸陳乎綠仲氏之塞淵終於
溫而不厲且惠焉而能順之安也譬於和易克克暴以
斧馴其善自慎守其身如此故得脫然歸陳以謀討賊
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先君謂桓公非謂莊公也寡即
老而無夫之稱作寡德解擬於君矣衛當莊公既卒子
完立是為桓公至十六年而州吁弑之故稱先君此戴
媽所不能一日去諸懷者惟莊姜嘗以桓公為已子則
當有同心也故於遠送之時以為君討賊之事重叮嚀
焉其勗之謂何以為在陳之事妾勉為之在衛之事夫
人勉為之此別應須各努力也卒之州吁死於陳其謀
力必多然則莊姜之稱仲氏任為不誣矣雖然仲氏
之能任莊姜知之石碯惡乎知之耶度當日執殺州吁
之謀石碯為主戴媽為之使莊姜則又於主與使之
間兩為之輔於是莊姜知戴媽石碯因莊姜而知戴媽
一心并力不數月而謀成仇雪矣可知莊姜所謂先君
讀詩管見 卷二 燕燕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管見綠衣與日月終風序稱衛莊姜之傷已其詞雖同
而義各有屬也綠衣作於莊公未卒之時雖嬖人上僭
傷妨莊姜之位耳故始而憂之卒猶自排遣之其傷已
者特自傷而於人無深怨也至莊公卒桓公立而被弑
乃作日月以著嬖人之陰恨至極更作終風以彰嬖人
之子州吁之強戾亦無倫也然則此兩言傷已其於人
不復能行厚遠獨傷已
之無力以制之云爾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

管見日月者時天也天體湯穆而日月則懸象著明
故不呼天而呼日月日月居月諸照臨下土言日之積有
加無已為居月之累為數甚衆是為諸此其照臨下
土固已久矣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如若也之人指州
吁之母嬖人言非謂莊公也女子多稱之子此言之人
斥之而逝者死之別名不得作發語詞讀生不同時者
為古如今人謂前之死者為古是已處與居也逝不
古處言人窮則反本於其將死而言善餘之乃若之人
之使我太息者生為不祥之人死亦為作惡之鬼度其
長逝之時其所遺於地下者不令而今始猶不能相安
以其處也况我固與之同時並生而今乎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胡向也有定當貼州吁之自立為君說寧
非訓行蓋猶俗云安心耳顧字蒙上月之照臨來言
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目然其照臨下土者即於下土
之人無不顧之者也今以之人之逝不古處如此而其
子之自立為君又居然有定則益有所藉以自修大而
讀詩管見 卷二 日月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

管見上章言照臨下土對下顧字此章言下土是冒對
下報字報為報怨之報非泛作酬答解其意以為日居
月諸固從來下土是冒者苟因其高在上之勢為下
土之有怨如我而未由報者代為報之度其所施災疹
可得降雷靈鬼魅可得驅也今日者我豈樂有怨哉乃
如之人兮其於我視若仇讐而不相好者殆其身雖既
逝而其心猶不死則現在之毒子不能不仰天椎心而
有望於日月之我報也無何之人之有子其自說為說

者既有定矣定其子者苟有意則不為我報其母者豈
是心也豈之人力無不可運志於我而亦能使下土
是富之印月竟從其所欲而無權乎
非是而胡以能然則又不可解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
能有定俾也可忘

集傳旦必出東
方月望亦出東方

管見日月出自東方何待言向莊姜言之則謂我齊人
也齊在東方日月皆自此出則照臨所及雖下土兵之
於我似尤為親切也而已寧不我顧矣是忘我也然使
忘我而不忘之心則日月之照臨於人之良者不蒙春
注而人之無良猶莫述其鑒察也乃如之人兮雖嘗聽
其言為德音而其言之意總屬無良是口是心非也是

讀詩管見

卷二 日月

三

心寧腰劍也下土中何地可容此滅理喪心者乎乃今
老其子之自立為君既有定矣定其子則於其母竟真
焉若忘矣以我與之人合計之日月之照臨寧不我顧
我之善不足多固可忘也彼之人之德音無良其惡豈
猶未稔乎而其子之有定以忘其母者則胡
能俾日月之照臨也可忘耶此尤不可解矣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

管見再言東方自出則謂東方主生者也我實得從近
於日月自出之齊受其生氣以生此必有所以生我者
我自思之我固女子也女子有行必遠父母由今而痛
念於父兮母兮其始雖欲卒焉我而不能矣既遠父母
而適於茲則宜使我從夫以有子也凡父有作者必望
其子以述我無父道而望其有子以述乃父者無兩心

也今者之人則有子矣有子而自立為君則有定矣以
於我道不相好之人而其子有定其寧不我報者固然
獨奈何不為我報又轉為人報我乎夫報我而我躬
猶可言也及游於之子並不令我得以他人之子為已
子是我報我以不述也以人之有子自立為君而有定
以我無子而養人子又被弑於人之子而不述相形
之下使我瞻日月而欲問其
胡以能然則豈不可解矣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遭州吁之暴見侮
慢而不能正也

附錄蔣氏悌生曰朱子以日月終風二篇為非因州吁
之難而作今觀詩之所謂無良所謂暴所謂詭浪笑敖
等語又豈宜施於莊公若反序說而欲更置此二
篇於燕燕之前孰若只從序說而亦無害於義乎
管見日月因嬖人而傷已也
終風因州吁而傷已也

讀詩管見

卷二 終風

五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詭浪笑敖中心是悼

集傳暴疾也詭言
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管見風之狂者烈者至其極則曰終風明其更無以加
耳暴突起也其意以為州吁本暴氣所鍾終風似之我
欲謹避之者乃終風之中人既不可當而其始且突起
而暴使人不及避之則我今日之不得已而見州吁蓋
如是矣其見之如何維時彼不顧我則怒乃反顧我則
笑焉知其笑非順也教也何以知其笑之教也笑起之意
詭其貌不莊而浪故有以知其笑之教也笑起之意何
意乎蓋曰女以完為子而我殺之其如我何女向不
我為君而我今自立之其又如我何他無能為不遇中
心是悼而已嗟乎我誠無如彼何也亦果他無所為不
已也尚何言哉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集傳：霾，雨土蒙霧音茂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

○徐氏光啓曰：蒙，霧閉塞不開之意。管見此言終風突起之時，必雨土蒙霧使人目不得張。

則既暴而且霾也。今州吁之始來迫我，以不及避而必見之。既如終風之暴矣，而其來之放蕩無忌，則所謂浪也。又實迫我以欲速避而不欲見之，是豈不如終風之蕩乎。斯亦何樂乎其來也。而彼則肯來夫我之於州吁，猶月也。以彼為庶子而肯來，亦非執而逆，乃惠而順者。然其肯來似惠，而其不肯來則執也。凡人有來，則必往。既往又復有來，其端每不得絕。今我之於州吁，獨願其莫往，莫來者，竟自今至於後日之甚長，而無異心，則不勝其悠悠我思也。

讀詩管見 卷二 終風

五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集傳：曠，音求。嚏，音禮。記月令：民多嚏。嚏注云：孰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

管見：上章惡州吁之浪，此及下章並斥州吁之謔。故其詞兩舉寤言願言以互勘之。以為終風之來，其暴能而土亦能與雲則既曠而且曠矣。何以有曠以雲與則日蔽不有日故有曠耳。今我之於州吁，見其浪則已刺目，聞其謔則尤為駭聽也。何也以庶子而謔於嫡母，此諂語所謂黑了天也。能無因其謔而致歎於終風且曠不日有曠乎。其謔如何，我不必詳舉以示人，但於其小言者，則以為謔語於其大言者，則以為好說而已。今有人寤息在牀，或當其寤而有言，必不寐也。乃州吁之言兩胖炯炯，猶之寤言矣。而其言竟如夢藝，非不寐也。有言若此，非謔語而何。又如有人寬抑不得伸，呻吟於神而發頰言，則其氣激於鼻口之間，而喘咳作聲，是嚏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州吁之大聲疾呼，以為言揚手擲足，雖願言不是過矣。究之無言不疾，似難自主，初非迫於不干而鳴，則未見其嚏也。有言若此，非胡說而何。

管見：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兩其字當貼州吁說。虺心雷光之擊如蛇也。此承上章言終風與雲則不日有曠是固然已。然使曠而未甚，則雖不日而其光猶彷彿過之。至於終風不色而雲之與亦不色，曠而又曠，則真使白晝如晦而為陰矣。彼州吁之以庶子而謔於嫡母，其不知上之有天與夫天之有日度，惟此曠曠之陰乃州吁之所以成其陰者也。非是而於其陰不以為始，之以終風而有曠見為不日耳。未嘗遂有如雷者乃州吁之於庶子而謔於嫡母，取敢於其謔嫡母，示成於其母，則又有虺虺之雷以成其為州吁之雷者，非是而於其雷亦不似蓋雷之始作有電如虺，又下隱乍見而虺虺則其勢必壯。彼州吁之謔其肆行無狀者之為雷，乃至此是尚可明舉其言以示人哉。亦仍即先之疑為謔語，胡說者益益信之而已。夫人之寤言者必不寐，更無他議也。可知見為寤言而仍如寐者，其為謔語無疑矣。至於若人之欲白於誓而有願言可於其始之寤驗之，尤可於其後之懷驗之。蓋願言於神而言則銘諸心也。若乃有言如願言而卒之竟若未嘗言者，是不懷也。許惟病狂喪心者乃出於此，則其為胡說豈無疑矣。

讀詩管見 卷二 終風

六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集傳：土，上功也。國，國中溝衛邑名。

集說曾氏擊曰鐘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
關之狀其與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
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

躍爾○何氏楷曰鄭在衛之南
常見鐘音湯金聲也謂鼓聲者誤兵即士卒之名非指
五兵也土國城漕土即城功城亦土功互文耳言今若
將用兵南行以伐鄭矣行既有所期更聚其衆而試之擊
鼓以進鼓聲蓋擊擊者於其擊之既繁而詘然止則鐘
也鐘非鼓聲以節鼓而不疾不徐聽者正欲於擊鼓中
得其鐘矣擊鼓其鐘今之兵將行而更試之如此豈謂
用兵非得已故慎於臨行乎乃我見主於用兵者則踊
躍焉飛揚浮動視戎行猶兒戲然南行之兵危可知也
我不暇為人計能不自計乎國之中有土功焉以完城
也又因漕無城而以土功城之此雖不用兵以興築必
用兵以守禦也兵有居者有行者我不獲留於國亦並
不獲留於漕而獨在南行數中用之以行無奈何也

讀詩管見

卷二 擊鼓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集傳孫氏子仲字平和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
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左傳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
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
告於宋曰若君伐鄭以除君害君為土散邑以賦與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集說毛氏菴曰孫子
仲謂公孫文仲也
管見伐鄭之役州吁自行故九月為陳所執由上章言
其踴躍用兵推之其肯不自將乎集傳謂孫子仲為軍
帥當不其然乎陳與宋與字與上平字對蓋言助也不
是以歸以謂以力挾持之耳此章言今之南行伐鄭以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讀詩管見

卷二 擊鼓

附錄歐陽氏修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
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蓋為必敗之計也
總論曾氏擊曰非獨爰居爰處之章為
從軍者訣別之詞一篇之意皆如此
管見猴屬有獲取其行能援木故字以爰又免不援木
而捷足善行亦以爰爰象之則知此言爰居爰處爰喪
其馬三爰字有如俗云趨緊之意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上于字訓住下于字乃語詞也謂夫我之南行其必至
不我以歸者以其行之道里與戰之時日計之蓋不遠
也軍行每日定有宿處是為居及頻易所居而與敵相
望則駐而不行是為處此居與處之間在踴躍者之心
以為我兵之行不處亦不可已是以爰居爰處爰喪
不刻期而及其所處亦不可已是以爰居爰處爰喪
若惟恐其取敗之不速者夫州吁之必敗我見其平陳
與宋而知之州吁之必速敗我慶其爰居爰處而亦知
之也其敗之狀如何凡戰者步卒前而騎卒後至於全

軍盡潰則其馬以狂奔而逸有莫知其所之者彼州
之用兵必至於此則足以踴躍而愛居愛處不亦即以
踊躍而愛喪其馬乎以故我之不歸早已無可僥幸為
家人約苟以子骨當收而往以求之平原枕藉中從何
處別識耶彼地苟有林馬我必以其下為死所
則求我者但曰于林之下不忘此大慨而已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管見契苦計反合也說與悅通喜樂也謂人之於人生
則親切相契死則隔遠而淵無如何者以我與子之為
夫婦合二姓之好所謂成也人有成而說者亦有成而
不說者我之與子合好以來歡愛彌篤此成而說者矣
說之至即契之至也猶憶前時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
偕老蓋期同至於耄耋期頭而未艾獨成人之生相契
乃終無以死而闊也其碩也篤擊若此而
乃不免今日南行之訣別此情何以堪乎

讀詩管見 卷二 擊鼓

十九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集傳于嗟歎辭也活生洵信也
管見信音訊不疑也此承上章言我與子期以偕老而
適會此南行之從則望其相契而難免於闊矣于嗟洵
今我今日執子之手依然親面也而已千里萬里不
若生之數不及一死之分已逾九耳我豈不可活乎而
彼踊躍用兵者乃不我活是此行生離之時即死別之
時北與南之相隔即幽明之隔也我知我知而不忍不痛
哉抑尤有可痛者人之不我活我知之而不忍不痛不
人雖或聞之而仍莫必其能信之也天下事惟洵然者
為可信我與人一也亦何人之下信者即我所謂洵然
者乎于嗟洵兮我之言從孫子仲平陳豈才不我以歸
憂心有忡其不我活者洵然矣可信也再言爰居爰處
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其不我活者亦洵然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集傳南風謂之凱風長春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
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
也

讀詩管見 卷二 凱風

十九

安母心母遂不嫁朱子則以為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
而不及其母之不嫁蓋據經文而言而不行述其事也
然猶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則亦不盡廢古說
矣大便當日孝子自責不能感動其母卒致嫁去七子
亦遂已焉是何
定成其為孝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集說李氏頤口凱樂也。許氏慎曰棘酸棗也。陸氏
佃曰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胡氏紹
曾曰棗棘皆有束音次棗
立生獨高棘列生獨卑

管見樹之幹為身外則皮中則心也棘心者言其初生時有蓬如筋繞可以當棘之心耳棘非美材為棘心之小者猶未遂也其不美也故以天夫稱焉助勞並勞極而腰脊難伸之狀母氏劬勞非直懷其恩勤云爾也其意言我七人之在襁褓時並如彼棘心之天夫然言母氏之心獨患其子之不肖不慮其不令於長至於幼勞而有所不惜焉蓋謂今日殫我劬勞以養其小若他日即有報我劬勞而待其老者也豈復料其後之有子七人終以不得已而不安其室乃思去乎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集傳聖獻余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與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集說劉氏義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吝之而去也。康氏祭曰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

讀詩管見 卷二 凱風

三

子之成立聖者明達之稱。管見棘心既長而為棘薪則不復見為天夫矣人之養子者少則皆似為令子長則皆實為不才子大抵類是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則謂我母氏之於子非惟不忍撲撻怒呵亦不概見若何其善哉但人情溺愛則不明其於愚矣而母氏之善則聖善其於我七人之同於棘薪而無一令人者皆如聖之洞若觀火然則知向之劬勞徒費非可藉以終身故不安其室而思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管見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爰者急求也。有之義為得泉地。下泉也。浚即浚井之浚。非衛邑名。下極底也。二句蓋七子之不得留其生母。既相與痛哭其死父。此以我無令人故母氏不安其室而思去。若使我父猶在則

有藉以安我母也。而今何可得哉。假如人以不有寒泉而急求有之。迫在浚之。至於極底。而下也。不則浚不深。而寒泉亦不有。故有謂寒泉為寒泉。九泉者。嗟乎。寒泉之所存。我亡父之所不在也。其能復起於地下乎。父死而母氏獨存。使有子不多。雖無令人。而猶可支也。乃今固。有子七人。在母氏既獨當其勞。亦且不免徒勞。同濟而以苦終矣。由是思之前之勞。為劬勞。不堪。回憶後之勞。為勞苦。益復無聊。又何怪乎不安其室。而思去耶。我是以念母氏而益痛吾父之不更生。且深悼吾七人者之虛生。而魯不早死也。

覯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管見覯黃鳥謂鴉也。鴉食母不孝。故孝子如七子者。借以自勸耳。按本草李時珍曰。鴉即今俗所呼孝胡者是。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鴉。鴉目如鴉。目其鳴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前涼錄云。張大

讀詩管見 卷一 凱風

三

錫言北方美物。桑椹。甘香。雞鴉。皆指此物也。陸機詩疏云。鴉大如鴉。綠色。入人家。山賈誼所賦。鴉是已。又按說文。覯。出目也。六書故。晚。目。圓轉也。鴉。綠色。近黃。故名黃鳥。其覯。出目。而目圓轉者。則所謂如鴉目也。曰覯。而食母不孝之狀。亦具載好其音者。鴉本惡聲。以食桑椹。而改魯。頌。樂。津水之卒。章。可。証。已。載。初。也。始。也。平時不好其音。而今忽然於鳥為初。變。於人。為始。聞。故曰載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言覯之黃鳥。一旦而。載好其音。非特人不惡聞之也。縱使鴉猶有母。亦當不。必樂其惡聲。而惡其好音。矣。今者有子七人。而使母氏。不安其室。而思去。苟非同於鴉之食母。何至決絕。乃爾。乎。符念我七人之不獲事母。其此於鴉者。皆為覯之。黃鳥。固已。設。使。猶。有一人。焉。能。為。鴉。中之。載。好。其。音。者。則亦可以慰母心也。乃七人中。卒無此人。而母心。卒亦。莫慰。是並鴉之不如矣。然則雖云有子。何以鴉子。雖云。七人。何以為人哉。○按序以凱風為美孝子。是必能挽

其母之去志者今即詩而度其情事如七子念寒泉以
為其父也但婦人志既有所歸其夫即足動其不忍背
死之心矣其去志能必挽乎至若七子以莫慰母心而致
傷於視晚黃鳥之不如則非以空言自引咎也其心蓋
曰我七人至此不得容於有子之世矣母苟必行惟同
以一死送之即相與見吾父於地下已耳
以是而其母得留不去而七子以青子聞

雄雉刺衛宣公也

淫亂不恤國
事軍旅數起

管見雄雉四章本為當時武臣之私附者作也而其故
尚於軍旅數起則衛之宣公實致之故序為探本之論
使復世知武臣不足責而在
用武臣之君不得辭其責也

雄雉于飛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讀詩管見

卷一 雄雉

三

管見雄雉善翻本可通喻從軍之人但下章稱展矣君
子則此之從軍而比於雄雉者非指士卒言指將弁言
也凡軍中有長以速相轄皆受爵為君子其數可百故
末章總計之又曰百爾君子夫君子之為將弁者以百
計又羣萃於軍旅數起之時貪功應賞必有以技求之
不遂而至於角爭相殺傷者故首二章兩言雄雉于飛
謂軍中同為將弁之人其不忍於情而歸則如雄雉其
既至於聞之彼而解其鬪則如雄雉于飛也然雄雉以
鬪而飛先飛者敗也故其羽之既傷離披下垂不可收
拾則曰泄其羽焉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懷者默計於
心而不明言耳詒遺也送去之名伊與彼同義猶俗稱
那也路之窮者為阻其意言女今者以鬪而被傷於人
其狀有若雄雉于飛之既敗者乃至泄其羽而被傷於
復拆則身瀕於危雖終不死而必為殘廢自今以往皆
無前路之可行者豈不阻乎以被傷於人而致阻在女
必怨入骨又思所以報人也一自我平情度之我有公

雄雉于飛下土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集傳下土其音言其
飛鳴自得也展誠也

管見雄雉以鬪而飛後飛者勝也下土其音則亦動物
之有情而自鳴得意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則謂今以
軍中可號為君子者一旦與同列相鬪居然兩雄雉矣
乃彼也以敗而于飛既成泄其羽之狀以自斂伏此
也以其勝而于飛且為下土其音之狀以自矜謂於時豈
不快於心曰我今者乃得為士卒長不愧君子乎夫
以武臣能鬪且鬪勝而傷人展矣君子我不敢謂其非
君子矣但女以是而快心而自我心悲之如女之稱君

讀詩管見

卷一 雄雉

四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遠曷云能來

管見還字當讀去聲謂離而去之也此章言彼兩人之
為君子一已至於此一似不阻而實同歸於阻者何以
然哉其故猶夫行者之爭道耳凡行者之不可爭道非
直人也試思道列於地而人循之以行地雖大孰如天
之大乎人雖能行孰如日月之行乎今者瞻彼日月其
行於天者自有天以來至於今無少息計其久長之不
可極有下其悠悠我思矣但日月之行於終古卒未
嘗阻於一旦豈能待日月之能行乎我聞之日月中道

亦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九行則有黑道二出黃道
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
并黃道為九道也日行日道月行月道於日之月之行則
來月往則日來初無存阻而不來者若於日月之行則
其道之從未嘗遠者而設云遠之或由日合真中道之
道而入九行之道以與月行或由月合真九行之道而
入中道之道以與日行日月之行並道則常其相逆而
不能並行必爭道日月爭道而行其勢必有至於兩不
得行而阻者此而仍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則曷
能來乎是知行者爭道則阻不爭道則不阻日月之行
固可隨時隨地一仰瞻而得之也且是說也豈真與人
同室宜爾哉與人共事亦猶是矣有餘地以處人即有
餘地以處己又何至如彼兩人之以君
子逞忿遂不免即於窮路而俱阻耶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讀詩管見 卷二 雜論

集傳朱氏公遜曰仁則不伎
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
管見此言今者軍旅數起其以君子率茲有衆任事戎
行約略計之可以及百也夫君子而至百數亦安從
盡竟有德行者以修其身然則百爾君子殆不知其德
行矣雖然不知德行何害惟自處以處人者宜有要耶
夫執行軍所重功與賞而已有功則衆使有賞則衆求
伎求甚而爭鬪起不臧莫大焉若使不伎而於人之功
無所嫉亦不求而於人之賞無所爭得是道也苟幸而
與君子之有德行者遇彼亦不伎求而我用其不伎不
求者與之相忘也宜終和日平而見為臧矣即不幸而
與君子之無德行者遇彼不免伎求而我用其不伎不
求者與之相遠又何有於德與多慧而見為不臧乎何
用不臧則我之於世獨有所謂攸往嘉利而已無所謂
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集說鄭氏康成曰夫人謂夷姜○孔氏穎達曰知非宣
姜者以宣姜適後為公所愛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蓋此篇朱子云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故從
指為淫亂之人第中云雉鳴求其牡則與泛刺淫亂者
不同且古序與詩同時並
出亦無以斷其必不然也
管見按衛宣公烝於夷姜亂其父弟公之妾也以為夫
人生子飯為太子後為後娶婦於齊而美公自取之即
宣姜也生子壽及朔夷姜遂縊由此言之夷姜因為夫
人者夫人翟衣蓋取其交有時別有倫也詩中言雉之
意亦如此

讀詩管見

卷二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集傳匏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
可佩以渡水而已行渡水曰成

管見匏有苦葉謂匏之生既有苦葉可驗則人得指而
目之曰是真匏也待其成可佩以涉水濟有深涉濟當
讀上聲水名禹貢所謂導沅水東流為濟是也深涉
內其深而難涉人皆熟知其有而必信故特舉此而不
及也深則厲淺則揭厲為粗磨者以之揭提也以
力擊舉之名其意蓋言地有禁甚嚴而不可入者犯之
則先有詞以自解似謂人勿涉水以飽雖深亦可不沒
耳以我恐之未可以為信也今如人畜苦葉之類以備
用而有深涉如濟者適當其前此可以嘗試矣伏斯時
也猶恐入水既深其身則如石之粗而為厲者提之則
沉不極底不已也匏之力真可恃乎若使其涉不深而

則我之踏實地貴以其身揭乾而無所藉於乾之
拉我也乃人卒味味焉奉此七尺之軀輕寄於一壺而
不察亦獨何哉

有瀟濟盈有鳴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集傳瀟水滿貌鳴雉雉聲軌
車軌也飛曰雉走曰牡
集說羅氏中行曰周禮駟人疎渾廣謂之軌設末亦為
軌韻會曰車軸謂轉頭心轆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
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轂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轂
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
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
三寸○張氏學龍曰走曰牡物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
家以牡雉雉為證言飛
走通也殊不知詩人之意

讀詩管見

卷二 乾有苦業

三

管見按此章稱雉鳴求其牡隱貼夫人之淫亂言乃知
當日之情事實由夫人以失寵不安竟敢別求私心於
外以冀入宮闈也於時固有昏不覺死者捨身潛往故
傳涉濟之險以狀其挺走不顧身謂夫人情樂安而惡
危奈何一導以淫遂大謬不然哉今有私相暱就之地
其陷人本大可畏者究難以其地明言之則以為有瀟
濟盈焉其地大可畏而其所欲暱就之人已如關其整
懷相告而實甚可思者要亦難以其人查指之則又以
為有瀟雉鳴焉夫濟之盈既有瀟矣是不為深涉乎而
人之動於欲以犯艱危雖赴踏湯火亦不計何畏於濟
於是濟之盈我以為深涉人視之則如不濡軌然豈可
用則丹之初不慮其深則屬也至於雉鳴守正古者以
為夫人之飾矣而其鳴之有鳴使吾知為雉聲者其時
以失同類之雄而過非類之牡雖不得交而心猶戀悅
求之也雉之蓋反常性而以禽求獸至此若為禽之從
禽則鴉鵲相逐矣其在人也不既以夫人之質為婦家

雉鳴鳴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集傳雉鳴聲之和也鴈鳥名似
雉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
管見鳥之德失偶不再配亦飛則有序而前鳴後和也
故借以明夫婦之正者曰鳥有雉亦有鴈之於指吾
不知其果於何所每傾身而聽之其雖雖以鳴而適當
旭日始旦之時起何其早也彼夫婦之有定偶而不即
於淫者當其鴛鴦宴魚卒不敢以戀衾禰而忘夙興
如此
而私於士士亦忘乎其非偶也視之竟如于歸之妻不
勝宴爾新昏之慕

讀詩管見

卷二 乾有苦業

天

不料其毅然無所忌憚乃爾也○按男女之二姓合好
取象於冰故以堞者為冰人也舊注泥指仲春為昏時
遂謂請期當及
冰未泮者非是

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集傳招招號名
之貌印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遠
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各
管見上章申言雉鳴求其牡以明敢於自為淫亂之狀
春絕無防閑如彼此章申言濟盈不濡軌以明敢於入
從淫亂之人若又確有線索如此也謂夫人以有所器
而冒險雖至涉深如濟之盈而視之若不濡軌蓋既恃
飽之善泮亦實持舟子之能引耳凡舟子而善泮便當
自謂過來人以勤涉也但夫夫之為舟子固作意引人

讀詩管見

卷二 谷風

堯

以成者此其惟涉是勸直若邀人為盜然不取明目
 張騰言也見其以手招招而巳然雖如此深涉之不
 可涉我不信勉尤不軟信舟子故人則涉而印則否也
 入涉印否不應舟子之招招在舟子將疑我之至也
 有故而不免微問之我則給之以妄言曰印亦欲涉
 特猶有同涉之友約而未至故暫須之耳於是而舟子
 不疑我之不涉我得盡見涉者之踪跡與夫招招舟子
 之根抵來歷也今試舉以告人豈非事之大可怪者其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集說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宜妻有寵而夫姜媼是
 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者 如此
 音見序稱刺夫婦失道者邇上下言蓋夫婦為人倫
 之始上失其道則下亦困之此谷風之所由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集便東風謂之谷風對蔓菁也非似蒿
 莖葉厚而長有毛葑菲根莖皆可食
 蔡氏孔氏穎達曰孫炎曰谷之
 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
 音見谷風為棄婦之詞婦之所得誇於其夫者惟生子
 為大故發端於此

書以馬牛之牝牡相誘為風則知人道
 之感亦得以風言矣况谷風為春氣主生又於人道之
 以感而生子為尤切乎稱習習者謂谷風上騰之勢如
 鳥數飛耳以紙驚驗之可見由有風而雲興則陰以成
 自是雨亦隨之

文人於牀第之私每以其不雅而難言之

讀詩管見

卷二 谷風

辛

孫季昭示兒編龜蛙屬蛙龜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龜
 如猶之為獸其行趨趨故曰猶豫
 以此龜勉同心之好成彼谷風陰雨之私斯時之樂不
 可支將欲終身以之者寧猶忍以怒失歡乎是曰不宜
 有怒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則其夫嘗設為衣食極困
 之時以自明其及爾同死之意耳葑菲二物大概與虛
 腹同虛腹音羅地采其莖葉及根而雜煮之可以煮飽
 此不得米而以菜當之者其食乏矣至於人之下身為
 下體所藉於衣者更切而亦無計以自完
 以遺德音於婦曰及爾同死至是而婦之被棄不甘乃
 還以相質也謂夫昔者龜勉同心我度其不宜有怒不
 爾亦未嘗有怒也且更為德音以告我矣德音如詩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
 荼苦其甘如飴馨女爾新昏如兄如弟

集說邢氏易曰茶味苦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
 苔而細絳之有白浪花似菊堪食但苦耳○臨氏宏景
 曰蘇味枯人取其
 葉作道及羹亦佳

讀詩管見

卷二 谷風

三

管見行道遲遲中心有違謂今者爾既有怒而遠德音我豈復強留而不即行乎然行道則遲遲者以中心有所遠而拂逆不得舒萬難忍而不言耳不遠伊遇薄送我幾伊指新昏者言猶那人之謂薄輕也義與容易相類載字舊注指為門內非也按周禮地官小司徒九畿疏王畿外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內六服吏鎮藩外三服統而言之則俗語所稱江山者乃正是畿字的解以為我兩人之相依已久而茲乃更有伊非家之福也治家者猶治國然嘗竊觀伊之來也在爾不遠伊而惟伊是遇遂與我頓生離絕然則伊為狐媚之女爾則比於無道昏君也執迷不悟便要輕送了我這江山矣此能保其有舊業以成家乎誰謂茶苦其甘如齋安爾新昏如兄如弟本草李時珍曰茶苦菜即苦蕒也家裁者呼為苦蕒其實一物耳又曰養生濟濟故謂之齋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齋是也酒食以樂之者為宴在代木之詩曰伐木于阪醜酒有行蓮豆有踐兄弟無遠行

韋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楚或授之几常棣之詩曰儂爾蓮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然則古者宴之極歡惟兄弟為最故借以明宴新昏之竭情導欲如此謂夫我有費而伊送之我為爾成家伊為爾破家是爾現在已與其苦矣菜之苦者為茶甘者為莽夫人能辨之也而爾之喪其苦而不知初不自謂伊為茶之苦也而更有誰謂乎吾見其甘也者蓋如莽馬何以見之伊為爾之新昏不遠之而邇之乃相與酒食以樂之是宴也凡人惟兄弟宜宴懼其疎骨肉耳惟夫婦不宜宴懼其長淫邪耳今者宴爾新昏以夫婦而為兄弟之歡則是以男女而縱飲食之欲有宴如此豈得不薄送我幾乎我之行道遲遲中心有違者蓋以此

涇以涇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

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惶恤我後

讀詩管見

卷二 谷風

三

集傳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斧頭山東南至水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沁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

管見涇比新昏者涇比其夫止則屬其子言涇以涇濁以者使也不我屑以者用也目及之為閱我後謂為之後者亦屬其子言謂爾昔者之於我驅勉同心又有德音曰及爾同死可不謂明白耶及有新昏如伊者不遠之而邇之遂至甘苦不辨宴之如兄弟焉則其昏迷口甚是爾固如渭之本清特由濁涇之入合於渭而涇濁耳有使之者也然爾雖昧其夙心在吾子之天良度必不泯則猶渭之正流已濁而渭流之別出為渚者涇不得不入而合之固猶然湜湜清也我將依吾子以終身矣但將來薄送我幾之後爾若更來擾我以凌吾子

則不可何也今者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則我之竟為棄物在宴之時用不着矣其或馳樂未幾遂成空匱則又將從我處硬求活計也夫汝家非以漁為常業乎吾子翁守此常業而有梁焉有笱焉此我所借以謀生者爾或以甘盡而不堪其苦則必有時逝我梁發我笱以自給矣我則先為爾作禁戒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夫逝梁發笱爾目前尚未至此也而我且預為言之者亦以我躬卜之而已蓋我躬與爾躬為敵體當其宴爾新昏則故人實之不顧猶不能入爾目中而一閱之况吾子之為我後者爾特以父之勢凌之將不遑恤之矣逝梁發笱以父用彊而取其子之物以自給未有不以為當然者但猶有我在則梁與笱當屬我吾子不得白主也豈我幾任爾送之我梁我笱亦仍任爾逝之發之乎此我所由不能默默而惟恐其不蚤白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有

何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孫傳方梓每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集說劉氏瑾曰泳與游俗所謂迷與酒也○孔氏顛達曰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竭蹶似之故取龜管見其章直是一既漁人事蹟蓋婦之謀其子為後而得力如此按上章言梁言苟而不及他知其家之漁為業自昔已然為其後得婦有子相與勤勞遂得小康此二章所謂我豈也至是而有新昏者間之遂不免有薄送我豈之憾故特感念成察之難而於其子之勞勤可與心焉數之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其習於水者無施不可初不擇地也何有亡龜勉求之有亡指魚言凡求魚於水者每易以有生樂心至於其性能耐不計其有亡而勉勉不休則其就深就淺所以方舟泳游者無曠時矣凡民有喪匍匐

讀詩管見卷二

俗風

詩

匍匐之喪字當作去聲讀謂溺水者之瀕於死也求魚亦既勤矣乃尤切於極人之危而恐後故雖凡民之卑賤不相識者而有喪焉死生呼吸亦匍匐於就深就淺務不惜方舟泳游以救之是不以為無與已事而有遺力也婦有是子能使家道復興而自身乃反被棄則將何以服其心哉

不我能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佳昔

哀恐有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子于毒

集傳

項氏安世曰洗水濁也其更如水濁水

集說項氏安世曰洗水濁也其更如水濁水

集說項氏安世曰洗水濁也其更如水濁水

豕犬亦未嘗不貪心焉足所謂慍也我豈不其念我子而我慍豈謂過乎而爾則不我能慍反以我為讎竟有

生不飲相見死不顧相哭之情焉何其怪也今試取爾之辭我度之其於我未子之身勢必置諸市而賈之即欲其直而用之乃快爾心也然使曹用而告則爾雖我願我願爾德初不惜貨此身而以直歸爾也但天下之愛新昏而惡舊婚誰不如爾爾既棄我又誰其信我哉是我有行德之心其以不售而終阻若既有然於夫我之德雖有所阻而不行而豈遂有所謂讎乎念昔者生子之後即謀所以育之於時則恐其育之之道雖百方而或不免於窮則鞠矣鞠則育而不言終不有其子而及爾顛覆矣凡人不幸而不有子當其老病難支死期將至則或願仆而覆於地外人不得見聞竟無有舉其尸而斂之者向使育子而鞠則我之及爾顛覆當若此能無恐乎乃由今思之我願生子而子既生我恐子之生而不育而子亦既育則有以待爾之終身而免於

讀詩管見卷二

俗風

詩

顛覆也此雖不足言德亦豈人之所得指為讎與而爾之以我為讎而必欲去之則比子於爾身之毒若疥癩癩者此則我亦求其故而不得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

有漬既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集傳旨美蓄聚御當也洗武貌漬怒色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洗水濁也其更如水濁水

集說項氏安世曰洗水濁也其更如水濁水

集說項氏安世曰洗水濁也其更如水濁水

讀詩管見

卷二

五

私積猶之旨蓄初非不其愛惜也乃其時值爾之窮一
寒徹骨每迫令搜索所有以御之而無復留餘是亦猶
之旨蓄以御冬矣可不謂德乎今者宴爾新昏不與我
同日前之樂專以我御前此之窮是我與爾有德爾終
以我為難也離之深則怒之甚於是其怒之勃起則如
水涌而有洗焉其怒之橫暴則如水決而有潰焉欺凌
挫辱無所不至使我憤不欲生而猶留此餘生者竟如
木之既經斬伐獨存萌芽之未盡然則我其為肆矣
我之為肆實由爾送到這地位矣是不為既詔我肆哉
雖然怒亦何常之有使爾回念昔者之暹勉同心不宣
有怒則雖至於有洗有潰亦可堅之使平也凡作垣墉
者既塗之而不平必有物堅之而始平怒之待堅而平
亦猶是矣乃爾則不念昔者以自堅及其怒盛不解反
致伊新昏之人為余來堅焉彼豈真謂有洗有潰之不
情乎本為樂其有贊之人而適作此假為欲罷之狀故
使伊苟不余來堅在爾之有洗有潰猶未必其既詔我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肆也伊余來堅而我心愈憤其鬱悶之萬不
可忍乃真至於既詔我肆而九死一生矣
集說鄭氏康成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
寄於衛嚴氏祭曰時狄已逐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
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
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管見式如俗云樣兒是已微衰也兩言式微者以為我
觀於黎這樣兒固已微矣再觀於衛那樣兒亦未嘗不
微也今者秋則既退可以歸矣於其猶微借衛為大國
之物以威狄不借處此以待之微一我之微無足
賴而胡不歸耶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非也故為
憂汝之故則指被狄難而棄國言中露與下章泥中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管見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此再言君不歸而衛之館
君者上以私覆與露隔下以磚墊亦與泥隔猶可安也
若士卒民人之從君於此衛卒無以措置之則其中處
於露而難避者亦無所避於泥而見其中處矣豈不

讀詩管見

卷二

五

無地以容足乎乃欲去其君而終有所不忍若以君之
有故其國既棄其躬正無恙也故羣相保屬急欲奉之
主社稷圖治安耳若使微君之躬衛之國非可仰戴即
亦無足藉者晴則塵而雨則泥泥
於無所藉者晴則塵而雨則泥泥
中尤甚於塵中也君其重念之

旄丘責衛伯也

管見衛伯之伯主爵言至詩中伯叔對舉猶兄弟云爾
也亦有謂序之稱伯以此者非是按史記衛世家言頃侯
賂周史王夷王命衛為侯至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周平
王命武公為公則衛之不稱伯久矣乃序曰衛伯者豈
以黎侯寓衛適當宣公之時國已衰
而不振即用春秋之例以賤之與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邠云前高楚邱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王氏應麟曰

寰宇記宛邱在

澶州臨河縣東

管見按寰宇記稱宛邱在澶州古瀆淵也名見春秋杜正衛地意當時黎侯寓衛之處或近之故其臣望助於衛而不至得歎衛君之奈濡難決亦如葛藤之不斷然其言曰宛邱之葛兮何詎之節兮詎謂宛唐可怪非訓

間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叔為弟伯為兄此言黎為衛之附庸其國之大小相繫猶弟之與兄也兄宜急弟之難可一言而決者茲乃久而不決屈指已多日矣則何以然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管見與為相助之意以恃也猶俗云仗着耳此言凡君之有國其得安於磐石不至同於黎之出而寄於衛者

讀詩管見

卷二 苑邱

主七

何其能處如是也揆厥所由必於國有係屬如兄弟可也伯叔相次者其救災分患不惜畢力以助之是有與也而與而人之不處者定則我之既處者益長然則衛之宜與黎誠不待再計矣今乃妄生葛藤至松久而多日則何也度衛之出此當謂與黎而處不與黎亦未嘗不能處也狄能迫黎其能迫衛乎於是恃衛之固大恃衛之去狄遠其所以者固其必然者也而豈知其失計哉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集說孔氏穎達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嚴氏榮曰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已

耳不知脅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

之衛人不知同患之義是以有榮澤之敗

管見狐裘蒙戎蒙與高紉之高同義戎即戎服也句蓋形容狄人也北地寒宜裘其狄之趨出者必狐裘也匪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集傳瑣細尾木也流離漂放也充耳塞耳也

讀詩管見

卷二 苑邱

主七

集說李氏樞曰衛無救患之志不惟不能睦乃四鄰以至唇亡齒寒而國亦不保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極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為最切○黃氏樞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侮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管見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稱子者指帶人言非黎之自詆其可憐也裝如充耳裝同袂袂也詆之唐風羔裘

篇可矣舊注以為多笑貌恐不確此言今者衛方自謂能處而我逆計其靡所將與黎同其誰信之然我觀

於常人中流離之子焉亦靡所也而胡以致此哉竊

管思之與人俱立雖覺碩大無朋之不可也而其不

大而小者至於無足比數則為瑣與人同行雖覺壯

為是璣兮其分吾歎其百不如人坐蓐成業雖目前尚
豈若君之瑣尾者獨得奇圖乎今如黎之與衛可以兄
弟之叔與伯稱則不得為疎也乃弟以難告而兄
之聞難者不接臂起舞而束手無策試觀其衰殆如充
耳者之發為以不能聽而欲退旁觀已也此其過若
隣實由長狄如虎不可謂瑣尾與設使獲裘蒙戎若一
且引車而東衛固依無所之矣以視流離之子何異
焉然則我之所云叔兮伯兮靡所與
同者初非妄而不管衛胡不之察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詩說孔氏穎達曰伶官者樂官之總名仕於伶官在樂
職者也諸侯有樂正之屬其賢者身在舞位在於賤吏之
列必非樂正也○范氏處義曰伶官之名起於黃帝之
臣伶倫取昆崙之竹吹黃鐘之宮至周景王問無射於

徐州鳩後世
逐以名之一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管見簡選取也簡而又簡則加意以拔其尤者耳方將
萬舞舞本以象功也王若功在萬國萬民故舞名萬舞
至諸侯之有舞皆通稱之則借以侈其盛美而已日之
方中者前上處前猶目前富前之前謂至近也以為人
苟特出以簡而愈顯今者一簡再簡非不欲其人之表
見於衆也乃轉使我念此簡兮簡兮而太息者為其徒
以方將萬舞欲得人以備用耳斯時也吾見日之方中
昭融高朗有一別董越登其人者簡之而欲諦視焉則
今其在前者惟恐或遠也簡之而欲首數焉則令其上
處者惟恐或混也可不謂鑑賞與特無如其以萬舞為
主而不及他圖則吾
有難已於太息者

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集傳僕僕大貌響今之釋也組織絲為
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響柔如組矣

管見碩人猶美人也觀莊姜亦稱碩人其頤可見蓋碩
為豐腴之意故知其為美耳謂夫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何令簡之者矜貴乃爾以其時人為碩人丰儀甚美有
日者見之都無旁矚直若其人之別於餘人獨僕僕而
大然故其先以方將萬舞簡之茲則置諸公庭而用以
為舞焉而碩人之僕僕者蓋見然此其寄焉者耳未足
稱生平之能事也念碩人之為人其狀貌雖如婦人好
女而其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偏使我頓生驚訝而別見
為僕僕者居然百夫禦萬人敵焉其有武用如
此而文事又不待言矣然則碩人不誠賢哉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讀詩管見

卷二簡兮

徐傳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
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

管見赫如渥赭醉貌也而其實赭容為多公言錫爵公
指衛君錫爵猶賞酒之謂再言碩人當公庭萬舞之餘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既罷而退也於時頰而之間管
見其赫如渥赭何以故為其先公庭萬舞公自試樂之
以驗其亦簡也卒乃特指碩人而言曰是宜錫之以爵
度亦見其僕僕而物色之寵嘉之耳然其言錫爵者竟
以其在萬舞中而視若休優輕如近侍則公庭之辱甚
矣以故受之者徒以迫於公言勉強卒爾殊不勝其頰
變愧生而赫如渥赭也不然有力如虎豈不醉而酒便
云亦既醉止哉嗟乎碩人賢人也以無祿而寄食於公
官當其簡之也日方中而在前上處既不足稱知已則
其隨班萬舞效能籥翟以為隱於朝可也乃大庭廣眾
中忽有公言錫爵之舉則將使之無地可
自容矣能無念彼碩人以傷今思昔乎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葉傳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茶即今甘草也

管見按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四句初不知其起興何端而委懷安屬此致本草注榛之名曰羅氏爾雅翼云禮記鄭元注言關中甚多此果關中秦地也榛之从秦蓋取此意又載甘草一名美草殆以甘而見美也號為國老陶宏景曰國老帝師之稱雖非君而為君所宗甄權曰甘草調和衆藥有功故有國老之號大榛為秦地之果而字以秦秦在西故因山有榛而寄思於西方苓之為草以美名而號國老在昔西方有人焉因位為國老者而其美早聞於世故復因隰有苓而寄思於西方美人也所謂西方美人者其究為誰殆暗

讀詩管見

卷二

詩

至

指周公言之耳狼跋二童稱公孫碩膚者人之膚也其膚豐腴而美為碩膚可知美人稱碩膚碩人亦為美人而此碩膚也周公之碩膚見於咏歌則其人之為美當不能有二雖不見者亦且熟聞矣其思之謂何思其能用資云爾史記稱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然則周公之為西方美人實當於四方賢人之依歸也使衛之碩人生幸同時豈復令其屈注萬舞中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二句蓋感慨之情與推崇之意有兼致者以美人為西方之人則自西方而外皆未之前聞也此其有賢而不用殆不知幾碩人之沉淪矣可勝感慨也哉自是而西方之美人其使乎時後世之賢如碩人而待用者皆不能去諸懷則美人之賢於西方固特成為西方之人而巍然以峙也其推崇無有極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

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葉說鄭氏康成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管見衛女出嫁而父母先沒故既嫁而未得一歸其思之沉痛有如此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

諸姬聊與之謀

葉傳思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管見思謂其源難窺測耳其以泉水與齊俗語云女士外向又或謂嫁女比於流水皆明其有往而不返之勢也婉婉相依為變諸姬即羣婢之稱蓋從嫁而供使令者以為衛之有百泉舊矣由茲念之跋彼泉水其與我

讀詩管見

卷二

泉水

至

之自出非兩地也向者我以必嫁而不克終於衛彼泉水亦不能不流而入於淇入於淇則滔滔東矣以視我之既嫁而不得歸何以異哉但水本無情我實有情無情者不知懷思其於所自出之衛固冥然也以我之有情而能若是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蓋積之久而為憂也有憂而謀所以寫之誰實可與謀者我思變彼諸姬其與我俱來而無由得歸亦必不能忘情於衛若將母同也聊與之謀雖亦覺其無謂而猶勝於獨愁云爾

出宿于涉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葉說王氏應麟曰地理志禹貢導

沈水東流為滸東馳臨邑有涉廟

勝者集傳以諸姬為姪婦諸姑伯
姊即指所謂諸姬者然無文可證

晉見源古文濟字水名在衛境內地固有以水名者故
集傳曰地名彌父廟也公羊傳隱元年秋七月注生稱
父死稱孝人廟稱廟然則以詩中稱字為地名者誤矣
按此及下章皆申言有懷于衛靡印不思之由來耳謂
夫我當始嫁之時其印家出而就道也是夕之宿蓋于
泚焉而其未出之先以酒飲餞則于彌餞者誰主之
我兄弟也父兮母兮固已早逝矣維時父之廟有禍母
不更立廟而同此禍我入而哭拜之以告出也而兄弟
之為我飲餞者亦即於是彌焉夫不幸而為女子女
子必有行也有行則遠其父母兄弟雖難忍而卒不得
願焉斯已傷矣又况我之先不有父母而獨依此兄
弟哉嗟乎父母不可復起我有諸姑我父之兄弟弟也
其尊與父等使我父不及嫁我而諸姑遠來見諸姑如
見父是即有以處乎不見父也又有伯姊焉此與我同

讀詩管見

卷二 泉水

三

母而母之愛之尤篤於我兄弟者也母不見我嫁矣猶
望伯姊與諸姑借來見伯姊雖不如見母亦猶有以處
乎不見母也而爾時安可得乎於其行也獨向我兄弟
泣告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此外無他言亦復悲咽
不能言矣
傷何如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膏還車言邁過臻
于衛不瑕有害

管見上章言出始出門也此章言出始出境也干言集
傳曰地名王氏應麟曰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
公緒曰柏人縣有手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按上二
說皆未為確証王說似以干言為一山與詩中之分用
既不合李說則竟作二山矣故廣與記稱于言山在唐
山縣不言卜山言山又何所據以為二耶總之地名沿

草古今不同又衛女未知果遠何國亦難考據由出宿
推之大概初出衛境而有是地其名為干耳飲餞于言
與上章飲餞于彌參看則言字亦不應作地名解夫女
子不能飲餞于却於彌為宜可知將出衛境而復飲餞
之亦即當於國中貴族之廟也然則言蓋其姓矣戴脂
載膏載始也脂用以膏必量而脩之率用以關必審而
國之也出車既久何謂載以其頓思還車而云然耳不
瑕有害瑕玉疵也舊謂瑕何古音近而通用者非是意
蓋再言我之始嫁也其先別父母於廟為難堪其繼別
兄弟於塗尤難堪也猶憶出宿于泚之後未幾出衛境
而宿于干焉其先則兄弟之送我者復為設一飲餞之
地我猶聞其地之主其姓則為言也斯時也飲餞行而
車已駕兄弟亦將別我而歸矣念中情而若割計前路
其何之遂忽忽牽我兄弟而痛哭疾呼曰我願與爾歸
矣不欲嫁矣其即戒彼僕夫以載脂載膏也其即及茲
中道以還車言邁過臻于言也爾母舍我去也而兄

讀詩管見

卷二 泉水

三

弟節止我慰我而我亦還自度之竊謂我苟毅然以歸
自誓不嫁則我身當許與玉潔潔而不瑕矣豈不謂奇
但女子以嫁為歸無不行春既出而中道反歸於禮不
有害乎此何以彰衛之女教而不父母詒權也嗟乎言
念及此兄弟不得不歸於衛我不得不
舍兄弟而歸於茲矣可勝悼恨也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云以蘆於漕
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管見首章所謂嬖彼諸嬖聊與之謀者諫所以寤憂耳
故此章申言之曰我之以衛女來嫁也其道塗所歷今
獨能記憶者一則出宿于泚再則出宿于干而已中道
任其更出更宿而遂至於茲焉其於衛便長辭矣我思

泉之在衛者其源之深隱則其流之充盛則肥也於
其源之盛而念我之所從來與於其流之肥而念我之
不復返則其有感而歎亦不已而永歎者於茲固憂心
如結矣今試諫所以為之父母已相從於地下則所
見者惟此兄弟之在須與濟耳以永歎而與長思我心
悠悠何日不往來於須與濟也嗟乎我之在於茲無望
一旦駕言出遊自衛而至於茲則我心之憂當以見兄
弟而頓寫也獨安得其謀之終必遂哉○孩須濟非衛
都而衛女特思之必其兄弟之有分邑而不為衛君者
故並望其駕言出遊而非過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管見稱士者先有爵而奪之耳於此而復使之効力王
事不得如其為士之志焉是殆欲加之罪而非其罪矣

故詩人作為士自
訴之詞以刺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管見北門之詩由二章一埤蓋我三章一埤遺我推之
蓋衛臣為君所斥復令出修都外之城云爾攻埤與陣
同城上女牆左傳稱守陣登陣可証已舊作厚字解者
非是所城之地在北故出自北門按衛之患莫大於狄
狄處衛北則其城當以備狄耳終宴且貧莫字音同屢
當指履言上以穴者有孔為穴若於行而履穿作孔此
為窶矣已焉哉天實為之入死為已猶罷了之謂稱天
木即稱王言王之尊如天也謂夫衛之北境諒治城以
為備多使有罪罰贖者分任之也而我亦被議及此故
今者出自衛都之北門其侘然在望者一埤一埤皆城

也因城而度其工我之憂心已不勝其業集則見為股
般矣竊計自今以往奔走劇而支給煩其終必履穿而
為窶且使家破而速貧者非不云歟然猶我之所知也
惟而極之其艱不以窶且貧而遂止乃因窶且貧而益
生則一切若難之雜投固尤有出我意外而莫之知者
已焉哉我今出自北門殆不復入自北門矣誰實為之
耶是役也謂王命之王即天也天既以北門為我返初
之路是固無可逃者謂出則竟出已耳外此其謂之何
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適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管見北門之詩由二章一埤蓋我三章一埤遺我推之
蓋衛臣為君所斥復令出修都外之城云爾攻埤與陣
同城上女牆左傳稱守陣登陣可証已舊作厚字解者
非是所城之地在北故出自北門按衛之患莫大於狄
狄處衛北則其城當以備狄耳終宴且貧莫字音同屢
當指履言上以穴者有孔為穴若於行而履穿作孔此
為窶矣已焉哉天實為之入死為已猶罷了之謂稱天
木即稱王言王之尊如天也謂夫衛之北境諒治城以
為備多使有罪罰贖者分任之也而我亦被議及此故
今者出自衛都之北門其侘然在望者一埤一埤皆城

管見周室既微諸侯皆不知有王矣獨至國有事而不
便與作則曰奉王命而行之既不任怨尤得假威故衛
事稱王事適之也適我使我適也政事猶主事云爾左
傳羊斟曰今日之事我為政是已一埤益我勤以修城
也室人謂在外隨以入室之人即指當時工匠之屬通
言室者所處但容膝無內外也謂夫我之出自北門有
所適也而其使我不得不適者其事則直稱王事自有
此適則駐足之期正少殆必至於窶矣未幾而衛之北
境有總司城工號為政事者則指一埤以示曰若宜辦
此是適我已不勝其勞力而茲之一埤益我則又加之
以竭財矣其能免於貧乎乃尤有甚艱者向莫之知而
今則知之也何也我出而趨王事其往來於一埤間者
在外為獨多雖至於窶而不敢休矣一旦我入自外其
棲息僅此室也時則有隸於政事之人以供營作者皆

相率而俱入於是室中之人以我之貧無以給也則我
獨請我而加之呵斥重以怒詈有求一人之為怨詞而
不得者已焉哉只此一埠蓋我已如就此一埠壓我矣
豈政事實為之取政事以為王事而王命之王即天也
天既為我設盡命之地而有此一埠是固無從卸
者謂蓋我則竟蓋我已耳外此其又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埠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集說陸氏德明曰
韓詩云敦迫也

管見督催者坐守不去曰敦遠送來之名權為挫拆非
訓沮也謂夫前之一埠蓋我王事也有處此而敦迫者
欲其功之速竣而驅遣任意既忘我之已為要矣無何
而號為政事者則又指一埠以示曰若宜更辦此是前

讀詩管見

卷一北門

聖

之益我者未嘗卸去今之遺我者乃復送來斯又安顧
我之實已於斯時也我願在外不願入室矣何也
不入室而以重任勞其難堪也我今乃益知之矣我愈貧
以貧受辱其難堪也我今乃益知之矣我愈貧
而室人愈凶交徧譴我者轉而推我則將加之矣我愈貧
以鞭箠有求一人之無惡狀而不得者已焉哉一埠蓋
我而生理絕一埠再遺我而死期至矣亦豈政事實為
之耶政事皆以為王事而王命之王即天也天既為我
留速斃之所而有此一埠是固無可辭者
謂遺我則竟遺我已耳外此又復謂之何哉

北風刺虐也

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
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零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集說范氏處義曰北風寒涼雨
雪零然而盛此威虐可畏之喻

北風其嗜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集說謝氏枋得曰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於涼而已
劉氏襲曰霏雪落急也○范氏處義曰北風嗜然有聲
雨雪霏然而下此
威虐及人之喻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集傳狐獸名似犬
黃赤色烏鴉黑色

讀詩管見

卷二北風

四六

管見北風言涼復言嗜雨雪言零復言霏殺之象極
尖術之虐胡以若此從來以威虐者實以酷濟貪也
上多誅求則下生寇賊故於興威北風雨雪中忽更及
於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也兩莫字只作無字解狐之羣
鳥之合盜象也其赤黑異者由雨雪觀之尤易見矣如
首章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零二章曰北風其嗜雨雪其
霏此時詎不匝地皆白哉於白之中見有赤而為羣者
無赤而非狐也又於白之中見有黑而欲合者無黑而
非烏也是非同於奸民不靖競謀入郡城開府藏以饑
虐乎其平人懼死於盜以故於其未發時各欲竄而之
他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指恩言好則愛也而與我
對猶言汝耳攜手只當俗語帶一把手之意蓋其人欲
行無力而有懇於舊索之詞如此以為我之感思而念
惠於而與之推愛以同好於我固自昔已然矣今者
此行固猶待攜我以手而不吝同行也夫所謂同行者
如何懼其無歸也則願得固其而主以同歸懼其無車

也七頭得公其所載以同車非一端矣此雖恃其惠而
守我之有素能無辭故更言攜手同歸以約行之
心言攜手同車以計行之裝初不憚一一枕商之也先
言歸後言車者行必有定方而始謀發塗序固然耳其
虛其邪既亟且且邪音斜集傳稱一作徐非是只此
歎聲也三章並用二語作結不易一辭者蓋死番以致
告急之情所以堅其攜手同行而即以同歸同車馬耳
其意言今者上為風雪肅殺之威以虐致危於是羣盜
之為狐與鳥者皆相招作難國之危不可交如大屢然
吾見其根脚之不實已處於危其間架之不正已至於
作矣然使虛邪而未亟馬則傾地尚猶有待不得已而
於其字下可也茲則其虛其邪而後為既亟且夕稍延
則憂憂之禍至有不禁且且而歎我命之難永即律
亦力各轉而致之也嗟乎人心震動至此衛之不
遂亡幸哉○按虛邪至三字即如易中言棟撓而剝
之象耳詩人明白指出惡其淺而已讀者細玩兩其

讀詩管見

卷二

北風

完

靜女刺時也

管見序云刺時蓋刺當時富家貴族
之女而好遊耳非淫奔期會之謂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集說黃氏一正曰搔首入頰意
則手爬其首也踟蹰行不前也

管見不動為靜女之習婦功者日夕不得安難言美矣
女為靜女則如唐詩所稱遊心傳朱筠不自羞羅衣也
此其色艷而殊固宜俟我于城隅我自投蹄黃卷之自
我也外野為必自牧端則應自城心矣而乃笑于城隅
不即歸者以靜女亦自城而出遊於城已於彼彼見之
因度所也之靜女必亦自城而入歸于城乃彼於城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憚女美

集傳障

管見靜女其變貽我彤管變柔態也以物送人為貽此
稱貽者人心之而我得之便如送即勿泥看為送彤管
首飾也束髮為髻必假管以為臥在世俗必有以管稱
者彤管赤色管之質蓋以瑪瑙珊瑚之屬為之所由不
不黃而彤然也以靜女出遊於彼其有柔態而變者於
行步間尤見嬌媚故其彤管之在首亦不覺忽焉夫之

讀詩管見

卷二

靜女

完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管見荑當作荑稗之荑香莠屬刈之可以飼馬字以荑
者亦以其種於荑夷也自牧歸荑如俗語所稱打馬草
者是已蓋屬役之至賤也洵美且異美猶言妙事異猶
言奇事也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女讀如男女之女不
音海貽即所得之彤管也其意謂昨者自牧歸荑管見
彼靜女之妹也變也事之妙竊謂無過於此洵為美矣

何以為異更有事之奇者實出望外乎則洵美而且異矣
我之自牧歸黃帝亦女之以為美者也乃以我度女之心
觀此有煒者美人之物而胡以入吾手乎則美人之
之也如不以我為美而肯貽之哉女既肯以貽我而
不以我為美哉由此言之異乎不異也按女之好遊惟
靜女尤甚蓋忙者樂聞閒者更樂散也刺之者既不得
以淫春相醜則欲正言其失而亦無以愧之故特候
使至賤之口以嘲富家貴族之女一似實有其人其言
如此者在閨中人聞之猶知自愛固應足不踰閨矣

新臺刺衛宣公也

納假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燕婉之求遂蔭不鮮

集傳遂蔭不能俯疾
之醜者也鮮少也

讀詩管見卷二新臺

管見泚與孟子言其概有此之泚同瀟瀟水瀟瀟燕婉
之求公求宣姜也遂蔭不鮮則極誠其求之醜耳以
為我竊觀於新臺有泚然汗出者自額顛而下被而交
流宛成一片以視臺下之河水其瀟瀟然盈溢於
者無以異馬何汗顏至此極乎蓋以公之要假妻於
臺也時則欲其燕以合歡且婉而曲從矣而吾人則皆
不樂許公知其不可以彊得也於是欲求其燕婉而為
燕婉之求矣求之如何
作乞憐之狀正如短人中有蓬蔭焉其胸臆腫而不能
俯也豈不怪哉而公之忍而為此態者方且被於左
而求諸右以遂蔭也被却於右而更求諸左亦此蓬蔭
也統而計之殆不可謂鮮矣以此思其有泚舍河水之
瀟瀟而能得
其彷彿與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燕婉之求遂蔭不鮮

集傳

管見泚同洗浴也澆澆水轉繞上章遂蔭不鮮公求宣
姜之態此章遂蔭不鮮宣姜怒公之詞也謂夫新臺之
有泚者未幾而通身汗下其肢體之痕折均而處皆與
不到則見其有泚矣以視河水之中游成溜澆澆連轉
於河身者又奚以異焉凡人之汗顏者亦未始不汗出
沾衣也而以觀公之有泚乃獨與尋常迥絕則胡以致
然哉蓋因其燕婉之求不至於燕婉而不已於是若人
之為所染者亦復恨而不能却乃切齒以誓之曰爾之
為此態也與遂蔭同醜豈徒比於人數耶不可為人而
至今不死天何不早殄滅爾也有言若此則公之有泚
欲不同於河水之
澆澆而不得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讀詩管見卷二新臺

集傳鴻雁之大者離麗也
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管見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鴻不亂偶宣姜謬以自目耳
二句即承上章遂蔭不鮮以盡所欲言皆怒公而誓之
之詞也意謂天下大矣其不顧其醜以漁色者豈少哉
何至於爾而可怪若是譬如魚網之設特以求魚於水
而已水中魚天際則有鴻也魚易合而鴻不亂偶相
去甚懸絕矣而爾之設為魚網也下既絕流於水上復
彌布於天於是雖以高飛避患如鴻者亦離其中而不
得脫此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也漁色如爾無復天理
矣而謂天可貸爾不宜早殄滅爾乎維時公則猶是燕
婉之求也
如短人中有戚施焉其背偻而不可仰然耳然則公
之求不得已公之態亦旋變固存舍彼遂蔭而得此戚
施者嗚乎噫嘻公為戚施而俯伏聽命在宣姜之以鴻
自目者亦不復有他言則怒誓方終燕婉始從此始矣

。按戚本斧名施加也以斧威人而欲施之其首當之者必畏縮莫敢仰視故人之疾在背而卷局者名戚施取其意也遽條之義未詳集傳謂今之編竹席為團扇似之但固之四周皆圓以視疾獨在胸之入其一而於起者不合

二子乘舟思及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集傳二子謂伋及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讀詩管見

卷二 二子乘舟

五

管見景日光也以前願告於神者為願言養與瘠同養養得其所從而實快之也此章蓋思二子以刺宣公耳以為苦者二子之乘舟渡河汎汎者其日之景也今豈異於前之日哉而二子則已同死於盜在人之思子者當謂盜已殺壽復殺伋慘莫甚矣而我之思子則不然竊計今之汎汎其景者日在斯日之神亦即在斯忽不禁對此而出願言曰盜已殺壽復殺伋豈得謂慘我公好淫之報應如是也何也壽之生由於公要伋之妻而納之至伋之所從出則又始於公悉其父莊公之妾也凡以亂道作死孽者不隕其身能免其子乎以故之齊一命始聞壽之禍其節以代伋行而盜殺之我中心養養也及伋至而言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而盜又殺之我亦中心養養也蓋深幸其報之禍甚烈有實足為千古好淫之炯鑒而生其懼者神其然吾言否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管見逝水流也不瑕有害瑕變隙害殺也與泉水篇詞同而義自別此章蓋思二子以刺宣姜耳以為昔者二子之乘舟渡河汎汎者其水之逝也今豈異於前之水哉而二子則已同死於盜在人之思子者又當謂盜期殺伋先殺壽莫甚矣而我之思子則亦不無竊計今之汎汎其逝者水在斯水之神亦即在斯復不禁對出願言曰盜期殺伋先殺壽豈得謂究我大人工讒之報應如是也何也伋之死死於夫人之懣懣者必攻其瑕被懣者遂遠其害是固然已至壽之先使而初非有懣於公而欲中傷之者不瑕也乃公之惡使而欲殺之壽不憚成公之謀以告之告之不得而先擊至界與盜媾並不顧傷夫人之心而徒思血賊人之刃是不瑕而有害也嗟乎殺人之子而亦殺其子此相報之常也蓋乃謀殺人之子而巳子固先自殺以償殺人之子則尤深評其報之之機甚速有實足為千古工讒之明戒而生其痛者神其亦然吾言否耶按衛之二子爭

讀詩管見

卷二 二子乘舟

五

死奇矣自詩人言之一似其慷慨致命者固由冥冥中有鬼驅策使之不得不然耳非其果有見義必為之勇也故序稱思二子明其不美二子並不傷二子也然人之厭庸行而傳奇節雖知其不可訓亦卒稱道弗衰加之惋歎故作者知此事爭之於人不得也特託為願言以與神和告語而已

廊 柏舟共姜自誓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美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

自殺則是時共伯也脫髮矣詩安得猶謂之髮彼兩髦
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朱氏善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
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
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
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
置之廊風
之首宜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軍傳髮髮垂窺兩髦者鬢髮夾面子事父母之飾親死
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之至矢靡靡無也諒信也
管見共姜從夫諡稱共姜姓然則齊女也嫁於衛共伯
共伯蚤死其母欲奪而嫁之必先令其歸也於時殆使

讀詩管見

卷二 柏舟

五

人遇之以舟故自誓之詞特發端於汎彼柏舟也稱柏
舟者言其舟之善與松舟同堅緻非疎理脆質如楊舟
耳就舟言舟不必牽合共姜守義之意中河猶言河中
也兩髦之狀未詳彙纂載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法幼
時翦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
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按此則詩中髦彼兩髦之
云蓋明共伯速事二親於成人始冠時為之昏未幾
而旋死以是為蚤死也實維我儀維為係屬之義儀面
容非謂匹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母字當略頓也如也
當之也須臾下天只諒凡婦之哭其夫者或曰天或曰
人言與今俗同也只者哀痛之聲謂夫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我聞其突至矣一似將迫我以即歸者豈謂我夫
既死其儀已復難追於此可無戀戀與然有兩髦在焉
我恥而慙之每凝眸而視之髮彼兩髦其於我所想見
其儀者隱係屬焉是有以維既寢之形貌而使留也夫
豈虛哉入自見其儀之速朽我自見其儀之宛在蓋實

雖我儀也凡夫死而頓忘其儀者必背故人而求新
是有他也我則自是而之馬以至於死其自矢以告於
夫之靈者亦曰靡他而已反是而有他則明神必殛之
夫我守此而以靡他自矢獨不畏去此而歸乃漸以有
他而不顧乎以故今之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其將迫以
以即歸者謂吾母實使然也我則有詞以正謝矣猶憶
我之未嫁時我父沒而母之哭之其天只者不能已也
今我既嫁而我夫適亡則我之哭之而人只者又豈能
已乎天只人只之不能已皆激於靡他之志而然也
共諒也母不天只則宜不諒人只矣母也天只不諒人
只豈母欲其靡他而顧使
我有他乎哉是必不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
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讀詩管見

卷二 柏舟

五

軍說來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許氏謙曰惡邪之匿於
心者也一念邪思之微亦誓之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
不可俞矣
管見特即寡之列名共姜自誓也謂夫汎彼柏舟在彼
河側我聞其久治矣一似待我以必歸者豈謂我身未
亡其特已成不偶於此無為鬱鬱與然猶有兩髦在焉
我取而懸之每斂衽而對之髮彼兩髦其於我之獨處
其特者明係屬焉是有以維無託之孤孀而使定也夫
豈虛哉人自見其特之寡侶我自見其特之有歸蓋實
維我特也凡夫死而劇憐其特者必念貞心而生邪心
是有惡也我則自是而之馬以至於死其自矢以告於
夫之靈者亦曰靡他而已反是而有他則明神必殛於
之夫我守此而以靡他自矢獨不慮去此而歸乃愛
待我以必歸者亦謂吾母實使然也我則有詞以固謝

其猶重憶我之未嫁時我父沒而母之哭之其天只吞不能易也今我既嫁而我夫遠亡則我之哭之而人只志而然也可共諒也母不天只則宜不諒人只矣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母從其靡慮而轉使我有愿乎哉是必不然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管見刺其上者統詞也公子頑通乎君母由其若惠公彼不能防之由君之母宣姜不淑實致齊人強之又早由於君之先君宣公者好淫犯禮先蒸其庶母夷姜以教之也故曰刺其上者統詞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讀詩管見

卷二 牆有茨

五

管見書云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茨以覆牆枳棘之類本非茨藜而名茨者以茨藜藉地有刺行者不敢踐故覆牆之物亦借茨藜有礙於行之意以名茨也然則此稱牆有茨猶言牆有刺耳以其與針木鐵屬不同故舍刺言茨中冓者牆內之居室為中冓當與構同義架木也自中架木者何為蓋有引入翰牆之物則若飛櫺巧若雲梯者近之舊指舍之交積材木言似無味按櫺以明別嫌之防制甚嚴喻言也中冓以明私通之行造絕疏亦喻言也勿泥看為是以為牆之有茨力禦其外者固將以守中也若使人以有為私行不亦門乃由牆遂舉其茨而埽之如却塵土然此殆有所不可也何以不可茨因埽而有不全有則牆為可踰我由是以出於外人即因是以入於中其能獨取便乎以故今有牆茨始埽而中冓旋與者度其中非不甚遽忽若自中為之尋焉五待人之踰牆以相從也吾固聞有作為中冓之言以道之者矣然而言也不可道也差言為中冓之

言則關人惟薄之故豈漫然以為可道哉我取而等之尤當為華諱也一人矢諸口而一邦盡蒙其垢可道與不可道與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集傳襄除也詳言之也

管見以為牆之有茨不撤其外者亦仍借以守中也若使人以快意私行不由門數由牆遂舉其茨而襄之如除灌莽然此尤有所不可也何以不可茨既襄而有為鳥有則牆且易踰我由是以頻出於外人即因是以頻入於中其能獨任便乎以故今有牆茨告襄而中冓繼興者度其中非不猶嚴復君自中增之葦焉時速人之

讀詩管見

卷二 牆有茨

五

管見以為牆之有茨復葦其外者亦卒賴以守中也若使人以專志私行不由門但由牆遂舉其茨而束之如縛薪芻然此更有不可也何以不可茨就束而有不復有則牆乃慣踰我由是以恣出其外人即因是以恣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集傳束束而去也讀誦言也

管見以為牆之有茨復葦其外者亦卒賴以守中也若使人以專志私行不由門但由牆遂舉其茨而束之如縛薪芻然此更有不可也何以不可茨就束而有不復有則牆乃慣踰我由是以恣出其外人即因是以恣也言之辱也

其中心能獨長使乎以故今有謗茨卒來而中詩此
 與者度其中非不足防轉若自中假之背馬故縱人之
 踰牆以相從也吾尤聞有竊取中萬之言而讀之者
 然而言也不可讀也蓋言為中萬之言則闕人廉耻
 之故豈漫然以為可讀哉我取而善之則可讀也言之
 辱也凡言之辱者其父兄指為穢史以戒子弟其長
 斥為禁書以敬士民也一時發其詞而代遂貽以毒
 可讀與不可讀與○按序稱階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刺
 其上者何為意蓋欲以教其下卑度衛之淫亂宮闈無
 復開檢矣當時有文無行之士必將採掇淫聞附會成
 映有如後世之傳隋煬武豐以流播國中者此天下萬
 世人心風俗之毒也故一曰不可道再曰不可詳三曰
 不可讀其意愈特深以視新臺借老
 鴉奔諸篇作者尤為有功名教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讀詩管見 卷二 揚有次
 集傳孔氏穎達曰宣姜為淫亂故責之○范氏處義曰
 衛夷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失事君子之適是詩繼牆
 有茨之後故說
 者以為宣姜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
 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集說劉氏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
 戴也兼用象物成其飾也○馮氏復京曰笄橫於頭上
 ○毛氏義曰珣笄飾之象盛者○孔氏穎達曰言六珈
 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侯伯夫人為六王
 后則多少無文也○郝氏
 敬曰委委如河佗佗如山
 管見謂夫為夫人者必其君子能永年以至於老夫
 因本君子以備其老而從之則所以覆首者為之副亦

賈以笄笄之飾有六珈馬誰則以是為不宜者而不
 此也其章身之具為象服固已刻縹象翟之形矣而其
 雜采所施則又有委委之象焉有佗佗之象焉佗佗者
 象山則如心委委者象水則如河象翟縹象山象河皆
 所以成其為象服以是而謂其與副笄六珈俱宜亦無不
 宜也然其所以無不宜者總以君子偕老之故今如子
 之德虧行敗而不淑至此其及殃速禍及及君子使不
 得老而子亦失所階則今彼副與象服而易為衰麻者
 其哭踊所云吾不知其傷君子以自傷當復如
 之何也豈得以未亡人而儉借老之常處哉

讀詩管見 卷二 君子偕老
 集傳翟衣刺縹為翟縹之形縹黑也縹深也
 縹塞耳也象象骨也縹所以縹髮也縹白也

集說輔氏廣曰其
 者指宣姜而言
 管見曰玼曰雲曰玉曰象皆白色言當日夫人居喪之
 服有如此豈非蓋髮乃垂髮耳曲禮飲髮母髮是也揚
 與將上堂聲必揚之揚同義也哭聲也音啞稱天帝者
 即揚且之詞婦人哭其夫稱天者婦之天也夫人以
 夫為天即以君為帝帝者天之神也雖但稱天亦猶之
 稱帝矣故天帝並言須善讀之謂夫今者衛不幸而君
 薨其殯在堂夫人居次此時蓋不象象服而在身者為翟服是
 宜矣夫喪服之在身者為衰象服之在身者為翟服是
 宜矣夫喪服之在身者為衰象服之在身者為翟服是
 宜矣夫喪服之在身者為衰象服之在身者為翟服是
 宜矣夫喪服之在身者為衰象服之在身者為翟服是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王之
 瑱也象之掃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

讀詩管見

卷一

君子偕老

至

首服而思稱之又一一可得言也夫不見其首之髮而美為鬢髮乎於時固有覆之以白而色如雲者此殆舍其象服之副而着喪服之髮也然如是者髮雖斂而鬢髻以垂其餘是之謂鬢而夫人則不然其心蓋以君子之喪使我鬢髮如雲則已足何以鬢為是蓋有所不肩也而不但已也其垂於耳則仍有瓊馬伊取其白之略與喪服近而不嫌於用玉其加於首則尤有掃馬亦但取其白之並與喪服同而不嫌於用象也此何異於君子偕老者其象服之有副必求詳於筭與六珈以美觀乎於是而如子之於君子其殯在堂殆漠然無所動於中者雖不揚且可也至有時而揚且焉其自可居其次以達於外嗚咽宛如則聞其哭君子者曰天矣聞其哭君子者曰天而一如曰帝矣但居喪而揚且非惟其口之如訴而已其容必黯慘無色也乃我見揚且如子其見於而者且覺其與服之此映與鬢髮如雲之雲映與玉璫象掃之玉與象映是獨成為揚且之智也然則有哀聲而無感容其揚且者曰天胡然而天也其揚且者曰天而一如曰帝又胡然而帝也吾始以為夫人有君之喪當不知哭踊所云者如之何也而子之所云僅如是是其意中早若無君子矣縱令可與偕老而豈必其兩願哉

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締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集傳展衣也蒙覆也縐締束縛意清視清明也顏頰角也展誠也美女曰媛一集說許氏慎曰璫玉色鮮白○許氏謙曰案說文伴傳侵及傳意祥字如緝字意是繼祥為連綿字共成束縛也

讀詩管見

卷一

君子偕老

至

管見鄭氏康成以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氏穎達曰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按禮之儀展既屬臆辭且禮記所稱一命及世婦者與諸侯之夫人無涉則又何必以展作禮耶獨意夫人之象服惟翟衣而已所謂展者陳也當禮上陳及喪服大記小較君陳衣於序東大較君陳衣於庭又曰凡陳衣者實之篋注云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又曰凡陳衣不誦注云不誦舒而不卷也然則衣之稱展蓋指此耳君薨必陳衣於篋當亦如之可知此稱其之展者猶云即是夫人之故衣也謂夫喪服宜衰衰色白莫勝於玉光既曰玼亦曰璫也乃由今觀之使人復亟歎為璫兮璫兮者夫夫人喪服之有衰其衰人誠於翟不可二視也而在夫人之心則猶不以也衰服為宜服一若等諸飲服之陳其有取於不誦而衰者雖用以着而非其身之本欲焉是則喪服中有其之衰誠不亞於其之翟而衰服中有其之翟又適肖乎其之展也夫衰有斬衰有齊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皆縐之甚若未成布然何以見為地復見為璫耶以夫人之衰其質細縐直無殊於帛類之有縐與葛類之有締故其色之鮮白可一謂玼可一謂璫雖以翟視之而非過也乃夫人不欲服縐縐之衰亦仍不欲服細縐比於縐縐之衰吾見其蒙彼縐締者不由於躬自被之而持迫於人之強為加之是殆如斂死以衣死者不能振頤舉袖而結其紵獨斂者為之繼祥也其得畏其言矣以故始吾見其揚且也怪其皆也今而知其揚且之替又有無足深怪者如子之額為頰而目與眉在焉使揚且之時無如其皆何惟是閉目低眉以圖自揜猶可言也乃子之目則如有所注而皎然以清子之眉則如有所感而軒然以揚以是為揚且之顏也則是樂以其哲示人而尤借清揚以為玉姬選婦之態耳抑時守死之心不可問者則默然自言曰女子中有國色焉邦

之媛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矣而世固有之入乎我
之人今不謂之國色不可也邦之媛也人之見子者
慕如此吾不審子之清揚其顧盼可及亦有心商
得與人之見子同一欣慕者否也自今以往君子雖不
復起當不患子之無與偕老矣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
書所謂沫邦者也孟姜也要迎也
集說蘇氏猷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讀詩管見卷二桑中
附錄嚴氏聚曰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麥穀名
秋種夏熟者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葑蔓菁也
晉見兔善走曰爰爰故人之有為而疾行恐後者亦曰爰也采喻訪求之意采唐采麥采葑則喻言所欲得之

事耳唐名蒙菜一名兔絲兔絲附物蔓生桑中而無
根對人號沒根藤也來稱事之怪者為荒唐當即指此
蓋荒即蒙字之義與為荒之荒字通看可也衛之
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事之荒唐莫甚於
此故以欲尋其端而稱采唐也桑中所藏者白麵麵與
面同音采麥之云殆暗指淫女之傳粉為白面者哉於
人所不北之地思有以踪跡其所處也至其言采葑者
葑為蔓菁根莖皆可食拔莖而出其根則本未盡得此
番統指其身所探聽惟恐留餘
後也沫之鄉沫之北沫之東須分貼桑中上宮淇上
言孟姜孟弋孟庸須分貼期要送言蓋其首言采唐而
曰沫之鄉者明其始自邑出而至於鄉則桑中在焉此
期淫者而使來之處有女孟姜以主之次言采麥而曰
沫之北者明其繼自桑中進而至於北則上宮在焉此
要淫者而使入之所自女孟弋以主之末言采葑而曰
沫之東者明其卒自上宮轉而至於東則淇之上在焉

讀詩管見卷二桑中
此淫淫者而使去之道有女孟庸以主之孟姜孟弋
弋主要孟庸主送皆互相聯屬以為淫奔之媒者徒以
其年盛長而善作合故統謂之孟耳稱姜稱弋稱庸其
姓即其名也必求之列國象出所從來則繫於桑中淇
上為地名上宮非地名也料當同於近世女尼廟以供
養菩薩為名故稱上宮獨其時公室淫亂政散民流在
上宮之以女為徒眾者因其僻居沫鄉之北亦縱弛而
無守遂於國中之女有因寡因別因妒因棄而不得所
欲者多方招接便其私通此其間不盡係寒微也由是
而使不屬上宮之女如孟姜孟弋孟庸凡三人一主期
一主要一主送今當時世族在位之無行者自沫之鄉
而沫之北沫之東直若遊歷經過初無微逐之迹遂至
往來信宿皆成邂逅之歡故人久而後覺也於是好事
者欲以次推尋而比於采唐采麥采葑亦即自沫之鄉
而沫之北沫之東急躡其後以潛為聽聞記之也云
誰之思以下皆探之而得其實之詞三章並同云謂人

之往淫者其心云然也美孟姜美孟弋美孟庸美孟守非
稱其色稱其善作合下如各章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三句乃正是點註其所謂美者歷歷
如此也按首章單言孟姜則宜重讀期我乎桑中一句
以其主於期者孟姜也然有期而要者已具送者亦已
具是孟姜之始其事有所備而期之固非但知期之而
不知其他也次章單言孟弋則宜重讀要我乎上宮一
句以其主於要者孟弋也然有要而期者已信送者亦
必信是孟弋之成其事有所憑而要之又非但知要之
而不知其他也末章單言孟庸則宜重讀送我乎淇之
上一句以其主於送者孟庸也然有送而期者無虞要
者亦無虞是孟庸之終其事有所戒而送之亦非但知
送之而不知其他也怨之孟姜孟弋孟庸雖分布為三
實合并為一故三章前四句明其所以分布者如彼後
三句又明其所以合并者如此也

讀詩管見 卷二 桑中

李五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管見詩本茲刺公子頌序特稱宣姜者既見宣姜之母
道實勝不能端本以正其子亦並見頌之以子而悉其
母罪大惡極但曰刺
之非所以明罰也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集傳鶉鶉屬人謂
公子頌良善也
管見按奔奔彊彊奔即奔走之奔左傳作奔於義恐不
確彊即彊弱之彊集傳讀姜其音或承說也蓋鶉之奔
奔比公子頌之往從宣姜
禮月令
田鼠化為鴽鴽即鶉也本草謂鶉大如鷄雛毛有斑點
其在田野晝則草伏夜則羣飛然則猶是田鼠之性帶
畏人見矣有不行行必出於奔也豈嘗有時不奔乎彼

公子頌 則直同於鶉之奔奔也鶉之彊彊比宣姜之
跋坐公子頌 禽經名鶉為喜鶉本
草謂鶉鳥屬也大如鴉鶉鳴啾啾故謂之鶉靈能報喜
故謂之喜鶉此則俗語以鶉鳴卜客來非無因也庚申
性固愛客與又鶉雖能飛而不解翔翔獨枝頭屋角間
多見其立而善躍是翻不為健而足之力乃至彊也彼
宣姜

讀詩管見 卷二 鶉之奔奔

李六

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集傳人謂宣姜
管見君主也易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母之
從父稱君本屬通義蓋引小君為解者泥矣以為夫人
之與公子一不顧而為鶉之彊彊者一則彌不顧而為
鶉之奔奔何以有是公子偏即有是夫人哉是夫人之
為人亦人之無良者而我君方以其是生母也而奉之
為君絕不知其通於公子而為鶉之彊彊者禽也非人
也豈可
衣也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也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讓狄而討之

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

棗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集傳棗栗二木其實棗小栗大皆可供蓮實椅桐梓桐
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
物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
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管見營室謂之定特見於爾雅釋天史記天官書漢書
天文志皆不載未審所據定之方中毛氏甚曰沙中昏
正四方度日出日入以知東南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
北按管作宮室者必正方是固然已但正之以昏為主
不以晝為主其時不可謂宜又四方之位正東西則晝
取諸日正南北則昏取諸星何以觀其合而使不惑焉

讀詩管見卷一 定之方中

五

且以南北言之極星不移據以正北可矣營室獨於亥
月昏中而欲因以準南方正午之位古人之法當不若
是疎也故諸家解定之方中多不取正而取記時鄭
氏康成曰定星昏而中謂小雪時引氏類達曰小雪時
十月之中氣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曰左傳曰凡
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
時按管室為北方之宿故稱水水昏正即定星昏中也
但定星昏中於小雪時距冬至不及一月小有營作可
卑也如衛之遷國而創修宮室定星昏中已日短而地
東雖一切降從簡樸不能速成也數月之功必待景年
送為廢興而始得竣豈事之理乎論者徒以先時與後
時皆妨農耳不知營作需匠與農無與即以土木瓦石
之用從孔多其無恒業而食方者可以催直招來也豈
必借公旬之名以煩苦田家也哉總之營室謂之定
星昏中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皆不可執也劉氏
瑾曰夏正十月建亥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必居

而用所宜非有物以準之不得也揆日之意蓋如此集
傳謂樹八尺之桌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
春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意蓋仍以定之方中為記時故
解祭之以日為正方也今即以正方言樹桌之法詳
在周禮注疏試彼而行之竊恐八尺之桌曾不如指南
車針之簡易而有準也故古者可無泥於古矣楚宮
旁曰室其分別大槩如斯作宮作室皆有借於定之方
中揆之以日也各舉一事言若互文耳樹之棗栗椅桐
梓漆蓋因作宮室而計及林木躬率國中樹之將以備
用於他日也於兼收博採中舉名數種殆以他難悉數
故然爰伐琴瑟紀其木之既成以美之非於樹之時預
度其可用也棗栗取其實漆取其液皆可不伐者椅桐
梓並為喬木而材最良以有用伐之無不可也椅桐尤
中琴瑟之選故特為指出以明其重耳袁字與急字義
相近猶俗云快也伐木為琴瑟者四憶樹之之始去今

讀詩管見卷一 定之方中

五

而用所宜非有物以準之不得也揆日之意蓋如此集
傳謂樹八尺之桌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
春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意蓋仍以定之方中為記時故
解祭之以日為正方也今即以正方言樹桌之法詳
在周禮注疏試彼而行之竊恐八尺之桌曾不如指南
車針之簡易而有準也故古者可無泥於古矣楚宮
旁曰室其分別大槩如斯作宮作室皆有借於定之方
中揆之以日也各舉一事言若互文耳樹之棗栗椅桐
梓漆蓋因作宮室而計及林木躬率國中樹之將以備
用於他日也於兼收博採中舉名數種殆以他難悉數
故然爰伐琴瑟紀其木之既成以美之非於樹之時預
度其可用也棗栗取其實漆取其液皆可不伐者椅桐
梓並為喬木而材最良以有用伐之無不可也椅桐尤
中琴瑟之選故特為指出以明其重耳袁字與急字義
相近猶俗云快也伐木為琴瑟者四憶樹之之始去今

卷終幾時故曰爰伐琴瑟按此詩作於文公經國既定之後故此章言爰伐琴瑟次章言終然允臧末章言駢牝三千皆據其治功之可驗者為詞各章末句以上乃追叙其始遷之事以著所由來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集說劉氏瑾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及此皆再三言之豈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印在冀河之東兗州之

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也管見虛猶空曠也惟高處空曠無所礙故以登高為升虛也舊以虛作墟指漕之故城言者非是升彼虛矣以望楚矣下文即繼之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合而觀之知所望者楚印而其升彼虛者即升楚印北之高處以

讀詩管見卷二 定之方中 六元

躬而南而望之取何以明其然也蓋堂非邑名乃今地理家所謂明堂是已楚印之南向其局正大都堂也因望楚而更前望之可同收於一覽中矣由是而復左右望焉則楚印之青龍白虎也青龍宜而左遠為山白虎宜而右遠為京左東也右西也其望之次第自東而西與日景相附則山與京之高卑遠合其大較可盡觀也降觀于桑觀田也其地宜蠶者田中亦種桑成列如末章稱曰桑田可証已桑田有桑而不惟田故降自虛以觀田者或行桑畔或立桑陰以是為降觀于桑耳但觀非觀祭而桑田之田則既有桑其土宜之較盛亦非下云其吉紀始遷之謀於鬼神而有吉占與其升降之時所擇於壘景觀而洽心當志者若符契也終然允臧則自後而驗所卜之詞蓋謂卜於始云然今則見其終之果然於始之云吉為臧今則見其終之果吉而允以為臧然則楚印一隅豈非前之天造地設以待我公之復興墜業哉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集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駉止也馬七尺以上為駉

集說黃氏一正曰靈雨瑞雨降而應物者也○鄭氏康成曰兩立星見○范氏處義曰謂戴星命駕○嚴氏祭曰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勸之又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淵故能致國富強○劉氏瑾曰詩言終然允臧駉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

管見匪直也人指國之人言不曰匪直人也而曰匪直也人字法倒裝耳秉心塞淵者闕密為塞塞則無隙可窺深沉為淵淵則無底可測也駉牝三千馬無駉不良無牝不孽皆不可偏廢者故並稱之說于桑田以上

讀詩管見卷二 定之方中 二十

四句言文公之躬自勞以務農重本如此所以蕃育其入也而非特人也人蕃育而馬亦蕃育至於駉牝三千之多皆其秉心塞淵者務內謙而不屑外交致之故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按文公以魯僖元年卒以二十五年卒其心稔知國雖新造有民足以自彊於是專力桑田兼權駉牝楚印既城以後他無倚藉於齊桓者至戶口日增戎馬充溢雖以晉公子重耳之過衛而不禮馬皆竊謂發憤為樞因人則詘內謙者非涉於形迹外交者遠成為疎淺耳秉心若此可不謂塞淵與今攷春秋所載堯文公之世大國無加兵者惟一書邢人狄人伐衛兩書狄侵衛而已然狄屢作難而衛禦之已無復有榮澤之捷邢與為仇而衛滅之遂不獲永夷儀之遷此足以徵秉心塞淵之明效大驗矣

駉牝止奔也 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賦國人不齒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蠅之詩謂之止奔則國人有厭亂者矣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教勸學春秋賢君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於選無禮之氣象也○張氏拭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暴中之詩無耻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蠅下所趨向繫於一人

如也
管見止奔止女子之奔也
不當夾入男子說

蠅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集傳蠅虹也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集說呂氏祖謙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遠人非久在家者

讀詩管見

卷二

蠅

五

管見蠅在東莫之敢指蓋北方用以開幼小之法也其於女子為尤切如虹名蠅為天地之淫氣指之則必問之問之則必應之也設以女子指虹而問之曰何物也必應之曰蠅設又問曰何為蠅必應之曰天地之淫氣夫既為淫氣則此後不可更問而亦不可因其問而應之矣故於其指之時而即禁之使其心畏之如神而有所不敢焉則敬手而退之餘不復有問竟可使淫之一字絕不入其耳而後當遠其父母兄弟而去不可以卒留於人其有行也便當遠其父母兄弟而為丈夫子者其防護之心為尤切蓋如此也

朝隣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集傳隣升也周禮十輝九曰隣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兩而

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管見虹亦讀去聲音絳俗語云東虹日頭西虹雨則知朝隣于西未嘗不雨也然淫氣實足以害和氣亦不過崇朝其雨而已彼女子之既嫁而有所私乃致見棄於其夫者徒以一時恣欲遂斷終身好合之緣是則淫之害和在既嫁之女子皆當於朝隣于西崇朝其雨借鑒也苟或不然而以幸於所私者為夫所棄則此身固將無時歸矣何也女子之生身者為父母其同胞者兄弟由父母而下念兄弟不忍遠也更由兄弟而上念父母尤不忍遠也而當其有行則不得不遠兄弟亦不得不速父母無如何者但女子以有行而不可以卒留亦即以有行而不可以復返也使既歸於人而以淫被棄在兄弟疾其同醜即父母惡其貽罹吾未見有哀而收之者也其可不早為借鑒以慎守其貞哉

讀詩管見

卷二

五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管見之人指女之奔者言按之字作三拆如蛇行之狀故俗語猶以行之迤邐者為走之字道也周南桃夭篇以女子稱之子亦象其意態委婉云爾至日月傷髮人之有寵則曰乃如之人兮君子偕老刺夫人之不正則曰展如之人兮不稱之子而稱之人殆斥其如之既長而好為妖媚也今人之如何竹竿之三章言珮玉之離可謂形容曲肖矣由是言之則此詩所謂之人即已為奔女寫照也舊注並以之字作是字解似涉懷昏姻者著奔女之心也禮昏義疏壻曰昏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去據此則奔女之懷之益不忘親迎合昏之前事長欲作新夫人以見新即君耶如此豈復有人心乎夫人心以信為主女子之信以從一而終為主故當其有行也父母可遠兄弟可遠獨其夫不可遠也乃之入以懷昏姻之故復生二心以遠其夫子而不

顧焉則非尋常之無信者比也故斥之曰大無信也夫無信則人心絕而天理與俱亡矣夫天所賦於人之理命也以男子言之其道宜依父母而並親其兄弟至女子之有行者則不惟可遠其兄弟亦可遠其父母此非人之為之而天之為之也莫非命也然天之於女子有遠其兄弟父母之命無更遠其夫之命命之所無而人有之是即天理所不容矣夫何人之懷昏姻而大無信其所行竟沒天理亦不畏為天理所不容哉故更斥之曰不知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集傳相視也

讀詩管見

卷二 相鼠

李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集傳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集傳遄速也

管見序稱相鼠刺無禮者刺淫也主男子言當與前篇蠅螬止女子之奔對看衛之淫風流行如桑中兩稱雖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其國人可知矣淫之道以竊為能其形踪夜行晝伏鑽穴踰墻惟鼠為酷似故以鼠刺之皮面皮也齒謂其口其體則手足三者並指人言舊注以為鼠者非是皮為面皮儀則儀表之見於面者口有齒以利言而其容宜止觀禮記稱口容止可見手足具為四體其體之擎擎曲躬所以為禮者不外是也

按首章之意蓋曰彼淫者之面有皮人而有皮也以我相之直似以鼠而有人之皮耳何以言之有皮者必有儀而後可以為人今彼之視然人面不復知人問有羞耻事是人而無儀也本能有儀以淫之故而無儀則其無儀之皮安得不為鼠有皮耶夫人而有皮有儀則生無儀則將死也吾徵諸病者矣其面有口喝眼斜唇反之形亦或有青如草莖黃如枳實黑如始白如枯骨赤如衄血之色皆有皮而無儀之狀即皆將死之狀也然則人而無儀其面之皮不可瞻觀者雖欲不死固將何所為而得挽回窮瘁之術哉其二章之意則曰彼淫者之口有齒人而有齒也必有止而後可以為人今彼之喜談樂道皆尋常所不能出諸其口之詞是而無止也本能有止以淫之故而無止則其無止之齒安得不為鼠有齒耶夫人之有齒有止則生無止則必死也吾再徵諸病者矣其口之閉目自言則為謔語亦或明目

讀詩管見

卷二 相鼠

李王

而與人言則為發狂胡說皆有齒而無止之狀即皆必死之狀也然則人而無止其口不可禁制者雖欲不死更將何所俟而有儀倖焉一之途哉其三章之意則曰彼淫者之手足為有體人而有體也必有禮而後可以為人今彼之筋骸不束無能操持行於手恭足重之間是而無禮也本能有禮以淫之故而無禮則其無禮之體安得不為鼠有體耶夫人之有體有禮則生無禮則速死也吾亦徵諸病者矣其手足之揚擲每至不寧而為循衣摸牀又或極甚而為上高而歌棄衣而走皆手有體而無禮之狀即皆速死之狀也然則人而無禮其手足不可收攝者雖欲不至速死又胡能少緩而得苟延旦夕之命哉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集傳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改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兩本云

管見序於干旄之詩不曰美尊賢而曰美好善者尊賢其文好善其情也文生於情故為探本之論耳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集傳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脊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姝美也

附錄程子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轍曰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

讀詩管見卷二 干旄

主五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集說朱子曰都居民所聚也○何氏楷曰以前後章推之則都在郊之內在城之外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管見按三章首二句先言浚之郊次言浚之都又次言浚之城必其邑之大夫承文公之命往迎賢者以歸而因之自郊歷都自都入城也其與賢者所經過之處又皆有武人戎服設幟以遞迎諸道左故干旄于旄于旄其子子者各隨其所而在而歷歷可見有如此子雖特出之貌稱子子知其數非一矣干為旄干旄則干首兩節

之紅纓也其於郊獨稱此者以郊遠而曠其設防特如今之塘汛然人數無多而其旗以背負蓋幅小不足名也旄表之可矣至於都為居民所聚必設弁主以鎮之則所領可以什伍成隊也故其旗之子子中有以干繫旗而為人所執舉者其文畫鳥隼以取其擊捷軍行之前設之此可以首數也雖亦有旄而豈得但表其旄也哉若夫城為邑衛其戰與守必兩謀其備也則節分別而旗章各不同矣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以是列而極之其所見為子子者非獨干旄也然凡旗之名雖異旌旂則其總稱故於城特言干旄蓋以概其軍容之盛云爾素絲者帛屬此大夫所用以達忱也其紕色以素為名著其先選材之自也徒以漆采為外觀耳紕字从糸从比蓋取經數加也若今之以緞稱者其八絲皆優於五絲也禮內則疏組紕皆為條似繩者為紕薄潤為紕此稱組之殆以所將之為帛屬非一二端而已其外又用組以總束之也祝纓頭

讀詩管見

卷二 干旄

主五

請之義壽也○字典以念帛贈人曰壽史記刺客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為葬政母壽即此意也舊訓祝纓屬守義牽強費解良馬備其出以為儀者前有導引馬列為二隊則四之再用一馬出其中如俗稱頂馬是也五之也然猶不可無以從其後者則為更益一馬而六之矣四之五之六之若以驚為充數於觀瞻亦不壯也

是以有馬必良而後已焉

惟此尤為人情所寶愛故特指出言之更用何以字以致驚訝之意耳昇賜也始以姝子為非常之物而大夫實賜之其寵茲賢人為特盛矣既而知大夫不敢以為賜而特子之則其重視賢人而輕視姝子又尋常所罕見者且子之則子之已耳乃大夫更進姝子而告之曰賢人為我所敬憚女謹事之母忽也此其詳慎不諂不尤令人感歎難名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歎

不能救恩歸咎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

跋涉我心則憂

集傳弔失國曰啗草

行曰跋水行曰涉

集說孔氏穎達曰夫人言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

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閱其亡傷不能救故斥

啗也

管見載始也猶啓行之謂載馳驅言當即謀啓行以

馳馬驅馬不可緩也我欲歸唁我兄衛侯矣按二句係

夫人催促之詞謂其已就道者非是歸唁衛侯據左傳

閱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處於

許穆夫人之賦載馳實當又公元年之春所謂歸唁者

言文公耳左傳可母泥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謂狄之

為難未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謂衛之告難可傷也以

為今之衛侯乘國家破滅兩君繼襲之餘而立于漕在

狄人之驅馬而來其使人計其奔突之勢而悠悠以長

者先已敗我懿公於榮澤又從而敗於河懿公遂沒

其津行豈不甚哉然猶幸其不遂渡河也近復有窺得

狄人之意者言其將復驅馬渡河而至於漕焉彼蓋以

我兄戴公之立不終月而卒遂敢凌我嗣戴公更立之

兄而謂漕可乘勝滅也則今衛侯為極危者夫不觀衛

臣之自漕來而以難告乎其徒步奔趨竟以大夫而跋

讀詩管見

卷一 載馳

七

七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不能自禁矣况由大夫而得聞衛侯由大夫之跋涉至

許而得聞衛侯之流離處漕其憂之極集即可使我親

碎神傷而難為心者又何可言也此賦

驅歸唁之所由汲汲於懷而不釋也

管見吉祥善事為嘉不我嘉者疑其凶也反謂衛之復

國濟謂衛也復國而更渡河也臧與嘉雖皆為善義嘉

主事言不嘉為凶臧主心言不臧為惡當細辨之遠者

愚而失計對下章釋字閱者病而喪心對下章狂字意

各有屬也謂夫我之即欲歸唁衛侯蓋一思之而確乎

見其可歸唁也而許人之阻我恭願不我嘉而疑此行

之甚凶以為衛侯在漕先由懿公盡棄其國以至此不

能旋謀反國也然第曰不能旋反則衛侯仍在漕矣我

之歸唁何不嘉乎既不我嘉當亦不謂衛侯嘉也故以

我視爾其心必有以懿公則我衛侯者不臧莫甚焉我

不如爾之不臧則其思歸唁也雖使老成人代為謀之

無所為不嘉也無不嘉而思歸唁豈得謂其愚而失計

有同於釋者之差繆而不免於遠哉我思不遠我自審

之矣亦我之卒欲歸唁衛侯又再惡之而灼然知其可

歸唁也而許人之阻我者終不我嘉而決此行之必凶

以為衛侯在漕實與戴公束從渡河以至此不能旋謀

濟河也然第曰不能旋濟則衛侯亦仍在漕矣我之歸

唁何不嘉乎既不我嘉當亦不謂衛侯嘉也故以我視

讀詩管見

卷二 載馳

五

五

陟彼阿邱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其傳偏高曰阿邱蕪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

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
晉見此言今者我欲歸暗而不得其鬱結殆不可療也
人亦有言陟彼阿邱言采其蕪此可以療女子鬱結之
疾者但女子之善懷亦各有行欲此而回之不得也
之所能療者療之而愈厥之所不能療者療之仍不愈
矣今以我聞衛侯之難而有懷於歸暗也此非可例以
女子善懷之常情者豈阿邱之蕪所能療乎其勢必出
於歸暗而後已也乃許人之尤之則曰我思遠也是謂
我釋矣又曰我思闕也是謂我狂矣然以我還自審焉
我思不遠何謂釋我思不闕何謂狂且狂之名
在許人尤我之衆舉以自贈可矣我實不任受也

讀詩管見

卷二

五元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集傳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

之也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
管見此章首四句乃夫人述許人之詞正見其釋且狂
也我指許人自我言因仍也極窮也戍衛之為因
驢狄而遠之為極百爾即君子之總稱不必作所思百
方解以為許人之尤我者皆大夫君子也何以謂其釋
且狂哉今許人之詞曰衛之來告狄難者夫人聞其驅
馬悠悠言至于漕是狄勢甚盛而衛勢甚微夫豈區區
之許所能為力乎度非為之控于大邦不可也乃今者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正當春苗盛長之時其於戎馬飛
車之成師以出甚不便也許然則大邦亦無不然若不
能待而以此時控于大邦焉雖一言衛之業已渡河而

盛於魯即當因之使可定居而不三失其所能應而因
之者為誰也雖再言狄之必將驅馬而至于漕即當極
是之不可不熟思矣夫許人之衆口一辭如此當自託於
老成明達以薄我女子之不諳外事也試思宗國告難
而許人不忌其難其思詎不遠而為穉闕而為狂與安
之非真穉也非真狂也乃真不藏耳我蓋有兩言以還
告我大夫君子矣但我本女子其言或以有敬而過當
在大夫君子之聽之同當即如女子諒我而無我有尤
也其言為何亦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而已蓋許之
大夫盈廷所謂百爾君子也今以衛難故而有所思皆
言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其審度於
目前一似有謀為於他日者然而其心之不可問則竊
謂狄人之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衛侯之不保將不及麥
熟矣控大邦而不即應姑為是說以塞夫人之口耳豈
其真侯野麥既登不惜為之僕僕大邦以求因之極之

讀詩管見

卷二

五元

我嗟乎此我所謂秘而不藏者也而何煩百爾之思為
也若以我載馳驅而歸暗之其有所之也雖不能安
衛侯於漕而却狄人之驅馬不至要其急兄之難實出
我心之誠然以與衛侯同憂者固自倍其誠也以此百爾
所思而見為不藏以我所之而見為藏試憑心較之如
乎不如乎然則衛侯之告難而有藉於許許之廷有百
爾君子而如無一人有我一女子而其勝百爾者多矣
矣在大夫君子之聞斯言也其果不於我有尤否耶按
序以載馳為許穆夫人作其於歸暗之非禮與越禮歸
暗之無益豈不悲知獨以許之漠視衛難委宗國於狄
人其心實不藏也力不給可諒心不藏不可忍也故特
借歸暗發端以致許人之尤之即得因其尤之以轉尤
許人耳不然夫人雖尊與大夫君子言安
得以歸暗之私情不遂而憤嫉不平若此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三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

讀詩管見

卷三 淇奧

集傳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君子指武公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諼忘也

集說毛氏袁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朱子語類問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與論語子貢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

管見與讀郁義與煥同觀小雅日月方奧可見淇隈稱淇奧者必其地形竅曲避風後暖也此蓋武公之墓穴所在故入皆於被淇奧而瞻之耳北方氣寒地之有竹者多以風勁不得繁息惟淇奧之得名以煥故故綠竹視他處為特盛焉猗猗謂竹中之新者其競出而相附看有然也於淇奧見之是足想見君子之少時矣其曰

有匪者舊注謂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蓋據大學云爾攷說文匪如篋玉篇竹器方曰匪廣韻器如竹篋今从

竹為篋篋字孟子注疏篋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正韻篋通作匪又鹿鳴篇言承篋是將注篋篋屬所以行幣帛合前說參之意者武公既卒卜淇奧為葬穴發喪之甲國人見其櫬之行而不敢直言特以禮器之用匪以行幣帛比之也然則有匪君子猶云有方器如匪與而送之之君子耳觀章末

有終不可諼兮一句尤見應證蓋終即死之別名指君子言讀宜略頓兮者哀感之聲謂君子則既終矣而其不可諼者則使人念之無有終少可勝哀感也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修身而成其斐僩赫咺者切治骨磋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工之為此凡有不修其身去之不肯少留也武公生而近道其刻苦以自修其身者如此此所以追念其未立為君之前其瑟僩赫咺之可見皆一一在人心目而生其哀感也按瑟僩當與末

讀詩管見

卷三 淇奧

章寬綽對香赫咺當與末章戲謔對看舊注多不甚明竊思修身而有取於瑟者言使周身之筋脉有力則胸背整而氣格雄又見其僩而有戲貌也求其綽然從柔不得矣由是觀諸頰面之間則赫焉曾畏使人望之禱神明不苟嘻笑而至於戲也至有時而言焉其聲宏正而咺者儼然鍾律之必中未聞出以詛諧而為謔與凡此皆君子之以禮自防實深克治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而得之者聖學之真傳將藉是以不絕也

其可諼乎故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

讀詩管見

集傳青堅剛茂盛之貌克耳瑛也

瑛瑛美石也天子玉瑛諸侯以石
管見綠竹青其質堅挺其色蒼深也此可想見君子
之盛壯時矣充耳瑛瑛會弁如星言武公之初立為君
其冠飾如此會即會朝之會不讀古外反弁為冕之總
稱君集百僚而會之其弁曰會弁猶夫臣奉人主而朝
之其冠曰朝冠也如星指會弁之流言禮記天子玉藻
十有二旒按旒必用珠有星之狀濛以貫玉以墜取古
者諸侯亦有冕冕亦有旒則其狀亦有如星者矣夫充
耳為瑛繫會弁之兩旁垂旒如星繫會弁之前後諸侯
之初即位其服莫尊於冠者諸侯之存冠服其飾莫盛
於會弁者故舉此而不及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明
其既立為君之後所自飭於充耳瑛瑛會弁如星中者
以禮為國仍不外於以禮修身其瑟僖赫咺之常度不
改尤令人一存諸心目而係以哀感也言合及此君
德之盛軌亦將因是以不浚矣其又可護手故復終之

讀詩管見

卷三 淇奧

三

曰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集傳簣也竹之密
比似之則盛之至也

集說采氏彩曰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
語其能方能圓也。朱氏善曰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
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
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
管見黃亦竹之為之也淇奧之綠竹其稠疊交加如之
則以歲久而蒙密也此足想見君子之老耄時矣金非
黃金指鐵言之如金如錫謂其能剛亦能柔如圭如璧
謂其能方亦能圓也蓋武公晚年德盛不假強持故其

習安於瑟僖赫咺者未始不見其剛以方而其時出於
寬綽戲謔者則又別見為柔而圓矣何謂寬綽於其猗
重較見之按重較為坐具之可攜者若今所稱交椅是
已下有兩木作十字撐交如手較然故曰較左右各有
兩木各為十字故曰重較猗讀上聲同倚謂依之也危
坐如尸則不依安坐如侵寐則依之君子之猗重較不
危坐而安坐以是見其寬而舒緩不必於瑟綽而優柔
不一於僖也夫君子猗重較之時即見其有戲謔之時
也但他人之戲謔者嘻笑無度流為狎侮諛講不經甚
於怒詈此不免於為虐也其不善實甚若君子之戲謔
乃自其赫咺中來則人所得承於猗重較時者固獨見
其善而不覺其為虐矣夫武公之從事於聖學以懋修
乎君德至於久而純熟其內養既定而制外之法不離
去不拘牽者存如此故前二章重明其平昔之莊敬日
強既曰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於末一章特表其後來之
從容自得又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

讀詩管見

卷三 淇奧

四

今雖所稱之意象有別而其使人常留於心目一難
已於哀感者無殊情也此不必更言有匪君子終不可
諼兮而君子之不可諼固斷非其之淇奧之美武公
作者特於其卒非之日體國人哀感滿路之情為之故
篇中凡用十五兮字皆
不得泛作語詞讀過

考槃刺莊公也 不能繼先公之業
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集傳山夾水曰
澗水長諼忘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言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告

讀詩管見 卷三 考樂

五

管見按考樂之樂即指今之水碾水磨言其樂以木為之轉以水不假人力故賢者退處亦得借之為生計也樂用以行碾磨必再三審察校試而後施此動機應之宜是以樂曰考樂其在澗者山夾水則其勢疾而有水流之所注樂因以行碩人之寬寬闊也關澗之兩旁而廣之使其中足以容樂也碩人為豐腴之意稱碩人其儀表已與庸俗迥絕所謂邦之彥也豈復可令其退處以與考樂相守哉阿水岸也義見玉篇集傳指為曲隈與此詩阿字不切適與案同音亦當與高同義說文穴中曰粟字彙凡別墅獨處皆名為窟據此推之適蓋草舍之在野而非可家者考樂之樂設於澗澗通水水岸為阿因阿架屋跨澗水以置碾磨而碩人之業此亦時極托其間以為適也陸對水言不在水則稱陸耳架有澗中之樂以動行碾磨此在水者也又有樂設於澗中而不敢特規碾磨之行而承之則而構在陸者是已過狀也小小水樓以板為地其承碾磨之樂貼板上穿中央作

孔誣穿板之當樂孔者共為一孔所以受軸也軸亦用木潤之水無依以立即因以轉水樂附軸以下轉於澗其受軸之孔引軸上出而以其端屬陸樂所承之碾磨使之牽於軸以俱轉故其器之利用不假人力乃實數倍於人力不啻也然雖如此而碩人之守此考樂以夜繼日其常出於獨寐若其情狀亦不易稱能事矣蓋考樂之行碾磨可徹夜不休故守之者恒獨寐也非夫婦居室之間為獨其坐而閉目略如釋道家之從事靜功是為獨寐乃倚懼其遠因此成寐也又時警醒而寤寐而有言矣其言為何言毋忘其所有事而至於誤也夫水之於樂激射如矢又自昏達旦曾不稍停而承失此在獨寐之時一恍惚間而已不免於誤也惟其寤言者每因水之永矢而以護自懈則初時之於事未習而用心特勤固有見其能弗護者繼而漸熟所為獨寐猶是也而當其既寤則不以難必其弗護而存言乃以適幸其弗過而為歌矣彼考樂之行碾磨也其守此者

讀詩管見 卷三 考樂

六

之慮其讓亦即防其或過耳碾出未必何其可已而數更之磨出麵必伺其將盡而數增之不可過也碾而過者雖不傷碾而傷米磨而過者雖不傷麵而傷磨能無於乎過則歎取過則歌故茲之獨寐而寤寐而歌者其於水之永矢實能按時而為之節制之數在獨寐中常覺其弗讓則亦常見其弗過也至於久而安焉其主於獨寐雖如故而又有可以不拘者蓋觀其既寤乎共守此考樂也既幸其弗過而有時歌焉姑因以解獨寐之無聊亦信其弗讓而有時宿焉尤借以舒獨寐之久困矣夫考樂所受之水其勢則永矢也恐守此者以讓而至於過故必坐而待之有取於獨寐而不敢宿也茲既寤而宿焉則易坐為臥得毋難睡難覺必有待於人之告之與而不然也其心之弗讓者已定則其幸之弗過者亦定故水雖永矢而考樂之行碾磨有宜防其過者初不因偶出於宿而或讓則呼吸之際魂夢之交乃如常有鬼神告之而不待人之告之是弗告也三念及此

而碩人之退處其與考樂相守者匪朝伊夕亦將終身矣揆厥所由誰實使然耶

碩人閔莊姜也
管見莊姜之無子天也故閔之不必以莊公感於嬖妾為詞

碩人其頡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譚公維私
軍傳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錦文衣聚禪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嬖姊妹之夫曰邢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集說鄭氏康成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嬖舍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杜氏預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孔氏頴

達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蘇氏轍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呂氏祖謙曰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

管見綿絮衣三字當聯讀言其嫁時在塗之服以錦為聚人耳不得泥中庸尚之以綢解譚公維私維屬也屬在親之私者是謂維私按孫氏炎曰私無正親之言則知姊妹之夫稱私殆以其親無服故耳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集傳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螬如蟬而小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清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

讀詩管見 卷二 碩人

管見手如柔荑象其指也茅始生未開葉者俗謂茅針狀類小笋色白故手之指美者比之蝤蛴木蟲也穴桑及柳中身似蠶節長足短色垂白可取其項以當人之好頸者俗之子稱犀義未詳螬如蟬而小其首黑有光與髮光可鑑之首近是以首曰螬畜舊謂指其額廣方正者非是按此章言碩人其頰於容貌之美生則具備而願望者性有子耳而茲獨缺焉是可闕也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憤鑣鑣翟弗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集傳說舍也農郊近郊也鑣者馬銜外鐵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集說程子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山復整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也重

管見教教謂久耐征塗之苦也自齊至衛閱日多而程遠碩人雖不習慣而難以倦告以是為教教也農郊為君所舍之處禮記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粟郊則知侯國之君必重農於農郊必立舍矣茲碩人之入衛曰說于農郊蓋因閒時而以君舍作夫人之舍也既說而逆以車駕車者則四牡馬按四牡非兩服而駢之謂夫人之車任以一馬足矣而此一馬之為壯者又實為既經齊色齊力可以乘計之四牡則從其心選之總稱以別異之可也驕馬輕所任而欲逞之狀朱憤即車轂也憤一讀彼義反音秘字从巾从責周禮春官中車注巾猶衣也易卦山下有火賁序卦賁飾也然則憤者亦以衣車而為飾耳以帛為之色用朱故曰朱憤

讀詩管見 卷二 碩人

馬銜外之鐵為鑣銜以控馬鑣以固銜鑣銜指銜之左右皆其言蓋車之設朱憤者非駕以四牡之良於觀瞻不壯然有騶則恐其奔逸或於頰人之教教重致以不安也故既稱朱憤以表其車之飾又於鑣之固銜以控馬者見獨加審察之意而曰鑣也鑣也鑣之固銜以控見於君而朝之矣用翟者翟為翟衣身服也翟與以言婦喪其第之第同首服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皆翟屬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并皆第屬也君夫人之制如君子借老第稱象服者為翟稱副并六珈者為第其與王后同異之別雖莫考其詳要之不可一缺也大夫夙退蓋君行昏禮必有如祭祀誕辰之類或一日或二三日不聽政者此定典也無使君勞則定典之本意云爾非大夫各出以私衷也按此章言碩人之衣錦聚衣其在塗已然及其至近郊而說止乃復見其駕四牡乘朱憤被翟夫人朝君大夫不得以政勞君蓋重大夫以明齊侯之子心

為衛侯之妻也。然大昏為萬世之嗣，重大昏亦重其將有子，取而卒乃不獲焉。是又可得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滅滅鱣鮪發發段段

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集傳：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眾，魚名也。滅，滅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揭，武貌。集說：孔氏穎達曰：鱣似鱈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形似鱣而小，而尖似鐵，壳蓋口亦在頰下。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音叔。郭璞曰：鮪即盧也。章即盧之成者，荻亂似葦而小。

讀詩管見

卷三 頌

九

滅滅鱣鮪發發段段揭揭實指之也。魚類不可悉數，鱣鮪其至大者，本草謂其行在水底，去地數寸，漁人以小釣近于沉而取之，所謂施眾者，殆如此。滅滅水之深廣處也。施眾於滅滅中，而鱣鮪在焉，其觸眾被釣，以出憑水，跳怒，猝難牽掣，則見其發發也。沿海之地多斥鹵，他物難生，而菘葵則揭揭焉，特賤植耳。然養海成鹽，必借之以為薪燎，此其利之大，有足稱矣。庶姜孽孽，庶士有揭，指齊女之貴不至夫人，而能有子者，言齊姜姓女，以為氏也。齊侯庶出之女為庶姜，其言孽孽者，凡庶子稱孽，以齊之燕姜嫁於他國，諸侯之庶子而又生子焉，是為孽孽庶士，即謂庶姜所生之子耳。其男者為士，至於生男既成，巍然丈夫之雄，以是微其有揭也。按此章言莊姜之出於齊，海邦饒裕，非小弱也。以是而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其妃穉識，當又齊之庶姜，而有室者，初不聞其少子，則以莊姜生自正嫡，位為夫人，所謂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者也。宜其必有子矣，乃偏遇於

艱難而止，人意外焉，是尤可憫也。

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故序其事，以風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

涉淇至于頓邱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

秋以為期

集傳：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貿，買也。貿，蓋初夏之時也。頓邱，地名，愆，過也。管見：通篇皆代為奔女自叙之詞。氓之蚩蚩，指所奔之人言。氓字从亡从民，謂其人之新來徙而非土著耳。蚩蚩，非鄙詞，蓋於初見時度其餘於忠厚，初非二三其德者也。抱布貿絲，布即布帛之布，氓所販也。抱之入人家中，以與女之蠶者，易絲是為貿絲。貿，易也。提出絲字，則三四兩章之引桑為喻，並根柢。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氓之因貿絲而誘以奔，直如以交易作好合之緣也。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述所謀之詞。云爾，氓謀於女，若曰：淇之外有頓邱，我所居也。子能肯，兄弟而從我，我將送子涉淇，至于頓邱，以同居焉，則各得所願也。於時女之於氓，將就之，姑却之，故其言曰：凡將昏者，必請期。既有期矣，從未見有女子不行而愆期者，人不愆期，而謂我獨愆期乎？是匪然也。我仍待字，子無良媒，則請期者，先未有人無如何矣。夫良媒非不可得，而子乃來自媒，以即我，諱其冒昧無禮，我應辭于而有怒也。然今者子從此去，我且面絕之，以謝子。聊目送之，而將子，蓋深見子之蚩蚩不可怒，而轉可諒，是以應有怒而無怒也。我為子約，使我從子之謀，則不能使我待子之良媒，則

讀詩管見

卷三 賦

十

豈非鄙詞，蓋於初見時度其餘於忠厚，初非二三其德者也。抱布貿絲，布即布帛之布，氓所販也。抱之入人家中，以與女之蠶者，易絲是為貿絲。貿，易也。提出絲字，則三四兩章之引桑為喻，並根柢。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氓之因貿絲而誘以奔，直如以交易作好合之緣也。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述所謀之詞。云爾，氓謀於女，若曰：淇之外有頓邱，我所居也。子能肯，兄弟而從我，我將送子涉淇，至于頓邱，以同居焉，則各得所願也。於時女之於氓，將就之，姑却之，故其言曰：凡將昏者，必請期。既有期矣，從未見有女子不行而愆期者，人不愆期，而謂我獨愆期乎？是匪然也。我仍待字，子無良媒，則請期者，先未有人無如何矣。夫良媒非不可得，而子乃來自媒，以即我，諱其冒昧無禮，我應辭于而有怒也。然今者子從此去，我且面絕之，以謝子。聊目送之，而將子，蓋深見子之蚩蚩不可怒，而轉可諒，是以應有怒而無怒也。我為子約，使我從子之謀，則不能使我待子之良媒，則

猗也。豈非切買錄之時乎。轉瞬而秋。不必汲汲也。以是為好子。惟留意於良媒。可矣。按將子無怒。句將者。送也。與鷓鴣百兩將之。燕燕遠于將之義相類。

乘彼坵垣。以望復闕。不見復闕。泣涕漣漣。既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集傳坵。毀垣。墻也。龜曰。小者曰筮。賄。財。遷。徙也。

管見復闕。重門也。女之室在馬。舊謂男子之所居。孝非是。以為我昔為坵垣。曰。秋以為期。待良媒也。及斯。則媾不來。坵則獨來。於是乘彼室外之坵垣。以望室內之復闕。殆仍欲即我以踐前謀云。爾我始惡。其卒無良。其

讀詩管見 卷三 賦

而拒之也。為之向外。闕以蔽復闕矣。乃坵之乘坵垣。則因不見復闕。而不勝泣涕漣漣。焉我寤寤。而得其狀。怪其堂豈若何。至於此。又復憐其堂。豈者。竟至於此。此不得。不去外闕之蔽。而使見復闕。既見復闕。則見我。而其泣涕漣漣者。忽而載笑載言。初不覺其淚痕之猶濕也。所笑而言者。謂何。蓋言我為爾卜。又為爾筮。鬼神之言。不欺人。亦不明示人。是不可不悉心以體之也。今體之而言。無咎言。則我向者之謀。送子涉淇。至于頓首。已謀及卜筮。而皆許我矣。不必待良媒也。維時我信。爾並信卜筮。遂令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而我亦從之。此豈復秋以為期之本意哉。亦強全來。即我謀之前事而已。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不可說也

舊說沃若。潤澤貌。鳩。鳩也。似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管見。木之有桑。必伐其條。而取之。所謂落也。未落。而其葉沃若。特密焉而已。按此二句。蓋以喻言。坵之抱布買絲。而來者。其衣服整飭。可觀。有然而寬之。非其自有也。既假借以飾其外。乃復時求甘美。可啖之物。懷之使窮。僻見小之。女貪其餉。遺而遂為所動。是又如桑之葉。而生。能引鳩食之。而致醉也。夫豈如桑之葉。如寄。意亦如寄。有時落之。而代其條。則一切皆歸於烏有乎。此女之被誘於氓。而失身以從者。不禁念此。亟嘆曰。于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意按正字。通耽與耽。別耳。番之耽。从耳。耽。與之耽。从目。易詩書。本作耽。訛作耽。士之耽。女之耽。一說可說。一不可說。說者。說言也。謂洩漏其事。以語人耳。今

讀詩管見 卷三 賦

士之好淫。而有所私。深者不說。淺者說。之。恠者不說。張者說。之。面。熱者不說。頰。厚者說。之。惟女之私於士。以犯淫戒。則不至於官。可刑。讞之地。實不容有適情。而終不說。彼其心。固決然有以知其不聖也。故曰。士之耽兮。猶不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二三其德

集傳隕。落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各童容。爽。差極也。管見。桑之落矣。謂於春夏間。因其沃若。而代取之。非黃而隕也。然以較諸秋冬之後。其以黃而隕者。正同。故曰。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字即指桑言自我阻雨三歲食
寶明其與抱布絮絲來即我謀之守大相慈心誤之身
新心於已落之桑非復能澀則誤之有家亦無物得如
桑間可食之善安在能飽耶然頓印則已至矣三歲食
貧困未如之何也淇水湯湯漸車排裳二句蓋誤之誓
詞謂女之見棄而復歸者非是以為今者送子涉淇秋
水方盛其流則湯湯矣他日如相背違其車之經此必
覆於水使湯湯者即漸車之帷裳以及其身而不救也
其善如此女也信之故能至於三歲食貧而不改其情
其當也而士之慣於為氓則舍頓印而他適是為貳
其行矣行音枕俗語有謂行路為行者士也固極二三
其德而欺之即指二三其德言二三其德者欺心為罔
乖鬼神而欺之是為罔極不然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此
涉淇之誓詞而鬼神聽之者乃復貳其行而不顧心目
中並無鬼神其
罔豈不極乎

讀詩管見

卷三

十一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
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

集傳夙早興
起也咥笑貌

管見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靡無也男以女為室無室者
一旦而有婦則苦費支撐是為室所累也故謂室勞風
興夜寐靡有朝矣有朝二字當聯讀朝宜何有惟食為
急靡有朝者重明三歲食貧常見為無之朝未見為有
之朝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氓之言也遂為徑遂之
遂猶俗稱隨口說出也因是而加之怒詈為暴此與女
相惡而思棄之之狀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所謂言之
既遂而至其暴者莫甚於此其言之意若曰子之來已

二歲子之兄弟俱在也而不復求子我度人之見子兄
弟者必心竊歎之而咥其笑矣所笑為何笑乎兄弟之
不修墳塋不謹復闕而令子與抱衾者同矣竟莫知其
并之也子之兄弟豈不知乎知之而佯為不知一任人
之咥其笑而不以為醜則子之不知醜奈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雖時女聞之而盡傷心又幸苦於無詞以應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殆亦本其心之窮而必遂有不得不
然者靜言傳息其言也口不能言而轉而自思彼貳之
謀則狡甚孰使女獨信其當也至固其謀而約之其
謂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者本女所自約復成其謀而許
之其令以兩車未以我賄遷者亦女所自許然
則撫躬內問其將何以自解而能不自悼與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
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讀詩管見

卷三

十四

亦已焉哉

集傳及與也泮泮也高下之別也總角
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

管見此女之以躬自悼而憤不欲生也謂夫凡為士女
者莫不以偕老為幸若我之與爾婚媾頓絕仇讐正深
爾得不死我願速亡矣厥命數絕不由人我猶能老而
及爾偕老其老也抱長恨之苦無生心之趣不使我幸
徒使我怨耳竊計三歲以前其至孟頓印者先由爾之
送我涉淇也淇水湯湯漸車帷裳爾不於此且涉且遊
手既涉則有岸我登之矣自是而進焉岸之卑處為隰
莫能使水雖甚激而卒莫之浸溢者則有泮焉我再登
之矣過此以往高原廣袤道里不復記憶惟期至爾
邛所居而止既至之夕爾則與酒食以為宴焉其宴曰
總角之宴言我之與子當如結髮為夫婦者然也其宴
極歡而林第之私言笑因以無厭遂至每起常晏而見

為晏晏矣夫言笑晏晏之時即當日之旦復旦時也我
以此時而念爾涉淇之誓亦安得而不信哉爾言笑而
信其誓言笑晏晏則信誓者已且且也嗟乎總角之笑
言笑晏晏相好莫甚焉淇水湯湯漸車帷裳不祥莫大
焉夫執料其翻然易心竟舍其甚相好者而甘於彼大
不祥乎蓋不思其反也乃今者其反已如是矣爾既易
心我則何能甘心也若令我前者既以過諒於爾而不
思今者更以忘情於爾而不思他無可自遣也亦惟
期即至忽仰天推心而歎曰已焉哉如是遂絕則我之
心死矣不思矣不熱一息尚存有欲去諸懷而不得者
此我所以躬自悼而無如何初不顧其
非人情而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適異國而不見答
思而能以禮者也

讀詩管見 卷三竹竿
管見序於泉水竹竿皆曰衛女思歸竊意衛如只一人
思歸只一事耳惟作者各聞其事亦各體其人之意而

代述之其詞皆不可
廢故二詩並存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集傳籊籊長而殺也
竹衛物淇衛地也

管見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乃衛女未嫁時與其兄弟相
樂之事也當與末章淇水漉漉檝楫松舟合看樂莫樂
於遊釣彼淇水則漉漉矣既有檝楫以行松舟而復持
籊籊之竹竿以釣馬在閨中人時一得此固宜其既久
而念之不忘也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爾指其兄弟言即
往時所同釣于淇者致謂人不至而使之至也思之而
莫能致之無如遠
何其於思何哉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集傳泉源
即百泉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集說河氏楷曰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
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嚴氏繁
曰儺柔緩也

腰身裏儺也

管見泉源即衛水之源下合於淇水泉源出衛州共城
今衛輝府雍縣南淇水出相州林慮今彰德府
林慮在泉源北南為陽北為陰曰左曰右猶陽與陰之
謂替字也按此言泉源蓋為衛女自此淇水則佛以喻
他女耳以為我思爾而遠莫致之爾猶不我思乎籊籊
竹竿以釣于淇我不可再得爾猶足以自遣也於時今
於淇者不更有泉源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淇水流泉
源入而與之俱流我取而思之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讀詩管見 卷三竹竿

六

其使我必行必還亦與他女同者即如是泉源之入合
於淇水而流則俱流在左猶之在右矣爾亦思之否耶
不寧惟是淇水在右泉源在左本各為一水也及其流
之既合則獨見淇水而不復見有泉源我取而思之
有他女而偏處於此焉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其呈妍送
媚惟恐我之亦有以自見者又如如淇水之能奔泉源
使人不見其一彼而一此有在
右無在左矣爾亦思之否耶

淇水漉漉檝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集傳漉漉流貌檝楫木名
似檝楫所以行舟也

管見此言爾苟我思則不同於我之思爾矣我思爾而
卒不得歸爾思我而無不可來是母亦云遠莫致之也
盍仍念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時乎斯時也淇水漉漉
檝楫松舟此我親見若水有舟楫陸豈無車馬與苟

其駕車馬而言出遊也則可以過我矣爾過我而我之憂可因以寫矣嗟乎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其難阻之憂已自難堪至於巧笑之瑳佩玉之黠則尤昭我以猜嫌讒賊之憂使之交集而不可解也顧安得因而寫適會此快然之一日哉

允蘭刺惠公也

允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集傳允蘭一名蕞摩莫生齒之有白汗可啖支枝向觿雖也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

讀詩管見

卷三 允蘭

十七

允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集傳觿法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甲長也

管見本草載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蕞摩枸杞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與枸杞葉同也然則蔓生如荇蘭其支其葉蓋質弱而氣特壯者惠公初即位未及成人猶待有所依以立也而不免為恃權自大之概故特以荇蘭之支葉比之童子佩觿謂惠公以冲齡當國有如此勿泥佩說為是蓋觿以解結象君之臨事決統者所能獨任哉以故日其君為童子而自負有力者一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乎言不我知而不能也再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甲乎言不我甲而亦不能也兩能字當

讀詩管見

卷三 允蘭

十八

作反詰語氣讀如主也猶乾知火始之知甲長也猶甲於天下之甲但知為明燭之號何以有主我甲本蟲介之容何以有長義耶觀易之取象如損益各言損剛以益柔損之益上益之益下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足以借證矣蓋龜之靈為如其質為中天生神物而人待其明以燭焉無不聽命者是即因其知以奉為主也又蟲之有介其屬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則人之聽命而奉為主者但指其甲言之而其長亦已著矣古之有國者皆以龜為守寶亦主之莫敢外求亦長之莫敢卑視則凡國君秉政其有飾為謀主而不可與爭長者皆無以異是又况惠公之猶屬童子哉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知而縱之為容速而成之為遂帶者所以佩觿也悸心動貌其意蓋言爾童子也而不我知不我甲是無我矣然國中固有挾仇植黨內懷無君之心而不即發者徒以存我在耳若使我知而縱之是容之也亦速而成之是遂之也容兮遂兮則爾之垂帶以佩觿佩觿

者吾恐一迫於人之恣肆無狀而悸然心動有不禁神喪色沮身戰股慄而不知所為矣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以此思之不我知不我甲能乎不能乎按此詩之刺惠公其詞極敬慢使人不能卒聽又誰實侈然出諸口哉作者蓋見惠公之庶兄公子頑其心含惠公之蔑視已而不勝其憤心即為發其隱忍未白之私以見惠公之危而悲惠公之不知耳故序曰刺惠公也攷左傳閔公二年言惠公之即位也必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使之兄又史記稱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知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據此則惠公之始立必公子頑以烝於宣姜故而力為維持故惠公雖少左右公子雖不平而亂未作也詩中能不我知能不我甲二語所謂我者非頑之自我而誰至惠公立四年矣當亦覺公子頑之專而驕有不克

以庶凡事於而頌亦憤乃任左右公子之能以更立於
年而速惠公則可云容兮遂余垂帶恃兮者亦誠然矣
而集傳則以此詩不知何
謂為言其疑序未免過甚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集傳葦菰也
之屬杭度也

蔡說孔氏穎達曰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遷宋
不渡河○曹氏粹中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若無服
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
義不可以復至宋也○嚴氏察曰既舉踵也脚不著
地

讀詩管見 卷三 河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集傳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
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管見序稱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其不止奈何勢
必以死自期也死則游魂行空往來如雲飛颺疾河之
廣宋之遠皆不得而阻之故其詞云然按自懿公敗亡
於狄而衛東徙宋桓公逃諸河宵濟立戴公於濬旋卒
總立文公文公女弟為宋桓夫是時必猶未為桓出
也夫人出於文公遷國之後衛在河南乃復與懷河廣
者蓋思其父昭伯之靈之在河北耳非為遂宋言之也
又按夫人有子襄公茲父而桓公初愛庶長丁目夷意
者愛庶子即為出夫人之由來與厥後襄公請讓目夷
為嗣目夷逃襄公茲父從之桓公義襄公意卒召立為
君是時夫人之於桓公可無恨矣故其北既與懷河廣
而思不止則更與懷宋遠而思亦不止者以遠聞其夫

伯兮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集說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
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
夫也故
稱人

讀詩管見 卷三 伯兮

三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爨為主前驅

管見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為兄號婦人以月其夫者
視猶已之兄也揭武貌但就其材質魁偉言故碩人篇
於庶士亦稱有揭非必遂能戰也桀者凶暴之稱諺法
賊人多殺曰桀邦之桀謂所伐之鄭也據春秋傳鄭伯
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聘射王中
有可謂桀乎三兮字無限感慨蓋言伯不幸而揭又
不幸而遇邦之桀故有是從王伐鄭之舉而伯亦備戎
行之數也伯也執爨為王前驅所謂爨者不當作五兵
之屬看字與揚子方言余宋衛之間謂之攝爨法僉即
今連架所打殺者軍有前驅中驅後驅為三驅前驅

即前軍也言伯則竭矣初不過執農家之受以打設云
爾乃今以從王伐鄭而為王前驅彼邦之桀者不可猶
則前驅必先受其
賊也豈不殆哉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集傳蓬草各其華如柳絮聚而飛
昔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集說孔氏頌遠曰衛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
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
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胡氏紹聖曰

李衛人從王至京師屬右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
管見王之微兵於衛必曰將東伐鄭此在婦人聞之當
直謂伯之為王前驅為之東耳初不知鄭在衛南也

茅穎中有莖出若未頹其抄生白華既成而飛則其光
者非之細莖比於絲若終然下而致首之髮不盡效而

讀詩管見

卷二伯兮

子

亂者如之也誰適為容之適當音擇往也婦人有所往
則為容若親屬之不釋已者是以至於雖不得已而皆已
不復作出門計
是以言誰適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集說鄭氏康成曰入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
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嚴氏策曰杲杲日已
明也首疾

頭痛也

管見願言猶誓詞也以前願禱於神而求得之云露下
章並同甘心首疾即所謂願言也以為我自伯之去未
以至於今亦有日矣其一任首如飛蓬不暇膏沐以為
容者亦為心之思伯常樂而望之即以冀其為王前
驅猶來無止耳乃我之私心默祝直如人之以早而望
雨曰其雨其雨願言思伯雲驟以來而其遲之既

馬得諉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集傳諉忘也諉草合微食
之令人忘憂者瘳病也

管見馬得諉草言樹之背背即二心身之背言苦謂為
北堂者非是願言思伯使我心瘳瘳者心迷亂不明耳

讀詩管見

卷二伯兮

子

於病唯顛狂之屬近之以為我猶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不堪其苦而於解於神急不暇審之詞也究之首疾
而心不瘳其以思伯而結聚為憂者何能一日去諸懷
哉我聞諉草可以忘憂非不能得而樹之也然當青蔥
滿前終朝獨對於我心之憂曾不少減則謂是可以忘
憂者特空言而已我思我身有背背與心平我身有心
心之係在背意者諉草而樹之背即能通於心而憂因
以忘與乃諉草之忘憂人言之諉草而樹於背人未嘗
言之則焉得此諉草者而言樹之背耶諉草無樹於背
之時是我之思伯而欲有以忘憂者非心瘳不可也故
我以計無所出而失願言始曰甘心首疾欲神之使我
愈疾也今而知神之使我首疾尤不如使我心瘳之為
愈矣蓋心瘳則不知存我何知存伯不知存何知思
伯情緒綿綿中不了欲了了便了之法無出於此者
願言否耶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履

集說郭氏璞曰梁即橋也○何氏楷曰厲

說文云旱石也累岸石於水中殘之以渡

管見狐日伏於穴夜出竊食此盜象也其尾毛深長大

行每安而不舉安下而安也綏本訓安故云綏綏在彼

淇梁自水深作橋處渡也在彼淇厲自水淺置石處渡

也石麤悍者謂之厲在彼淇側則梁與厲之間其已渡

未渡者各相待於水之兩涯以期畢渡也狐本山獸不

能浮水故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今則淇梁淇

讀詩管見

卷三有狐

三

厲淇側人之從此渡者而斧之綏綏皆在焉則羣盜之

肆行無不至矣其誰不憂憂盜者憂其劫人財賄尤憂

其汚人婦女也狐之綏綏善為魅一稱妖獸則國中多

盜有如狐之所在皆是者必相與經逞其淫惡也故三

言心之憂矣而致歎於之子之無裳無帶無履之子

然雖如此而聞者不

政聲張見者怯於救助是以特云心之憂矣而他無能

為也其時之上無綱紀下干刑憲

尚可問乎故序曰有狐刺時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 衛國有狄人之賂出處於漕齊桓

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徐氏曰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嚴氏榮

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嚴氏榮

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

羅氏中行曰瓊處佩之中所以貫蟻珠而上繫於珩下

維璜衝牙者也○陸

氏德明曰玖玉黑色

管見凡物之相遠木果其最輕瓊玉其最重者故對舉

以相形耳其三章分配之次第亦有辨果之屬木桃小

於木心木李又小於木桃玉之類据為佩之一端可以

器名瑤則光氣發越不假雕琢而美自見者玖為玉黑

色非本黑也字从久則以久而至於黑耳寶之者視白

為加甚矣其意以為人之有投必有報不惟其物也如

讀詩管見

卷三木

三

以其物而已則雖投我者之類不過木瓜也木桃也

木李也而我之報人者乃特取瓊瑤瓊玖取諸瓊瑤取諸

瓊玖不惜有加而無已計其所值何啻百倍於所投

然如此者匪報也所謂報者一惟在我與人之永以為

好不相忤於生前尤不相背於死後也其物不足云矣

按永以為好四字此當曰齊桓公死後也其物不以兵

車之所本也衛當渡河以復齊桓使公子無虧成溥明

年又城楚邱以封之車馬器服贈遺甚富蓋主於永

以為好也其可美者在此衛文十七年齊桓卒未葬公

子無虧立十八年春宋襄為齊桓之先以孝公為太子

而屬之也以兵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無虧長

孝公幼殺長立幼實緣齊桓多寵志亂使然而宋襄力

成之辭苟不與其事不惟有以謝無虧也其於齊桓亦

何恨焉乃爾時卒合兵於宋以伐齊者豈謂齊桓既卒

世無盟主自楚邱初定於今十七年其時往來耶

秦幣納賄當亦足報齊桓之德矣及茲昧此三千車粟

三百姑試於齊以圖霸乎然人不謂孝公之立為正不謂宋襄之納孝公為公則衛之從宋襄以伐齊者實為負德與怨無復永以為好之意矣故序於此詩稱美齊桓者正以明其不足於衛文也其不足於衛文獨為不最齊乎非也伐齊之役齊敗於靡於時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莒圖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殺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然則衛有邢狄之難自伐齊致之也而使來以為媿而豈有是哉可知木瓜之作其美齊桓而不足於衛文者謂其無以報齊之德意在言中謂其固以致邢狄之難意在言外不可不熟玩也

王

讀詩管見

卷三 木 派

三五

無玉城之名即平王以避戎東遷棄錫京子泰西都失洛不得稱東都亦仍以足繼宗周而稱成周也夫何疑於城之非玉城而必名以玉哉王城之名見於春秋然則孔子特筆也東遷以來歷平桓莊僖襄及頃匡定簡靈凡十一王至景景王二十五年崩后太子聖而早卒其母弟曰猛曰句皆得立猛為悼王句為敬王先是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不果立其大臣立太子母弟猛子朝殺之是為悼王明年晉人攻子朝自立太子母弟句是為敬王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四年晉人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奔致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之二十有二年也春秋書曰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猛立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也王城即成周猛先居皇後入於成周正其名曰王城蓋明是王城者實為王室王猛宜入非王子朝之所據也

讀詩管見

卷三 木 派

三五

事特書王城自書天王入于成周可矣按王城之名既足抑庶孽之倚寵妄爭亦可飛擊侯之恃彊思逞周室東遷王綱不振久矣如詩所傳黍離而下十篇皆成周衰世之風也於列國何所表示孔子處景悼敬之季以上叙平桓莊之詩謂當日成周雖衰以今天命未改言之國王城也因弁其首曰王蓋欲有以別異於列國耳抑亦春秋之特筆也與至王風之次邶鄘衛張子以為恐混於二南是固然矣要其可先邶鄘衛者以三監之分國本在營成周之先又其地屬殷之舊都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閔周室之集說鄭氏康成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孔氏穎達曰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陳氏大猷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

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
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
開拓之於豳大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
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
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守之而
不去今乃舉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既已
見而憂之豈宜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
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先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
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
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
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
無一人以為言意周
楸之不兩有由矣太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何人哉

讀詩管見卷三黍離

讀詩管見卷三黍離

管見按本莖云黍乃稷之粘者有赤白黑黃數種赤黍
曰糝音門一曰糜音糜糜即糝音轉也白黍曰芒黑黍
曰秬一稗二米曰秠六書精鹽言禾下从余象細粒散
垂之形許慎說文謂黍可為酒从禾入水為意也詩稱
秬鬯一旨則黍之為酒尚矣白者亞於糯赤者粘可
蒸食俱可作飴以菰葉裹為糗謂之角黍李廷飛曰五
種黍米多食附氣蓋以其粘也又本草云稷與黍一類
而二種也粘者為黍不粘者為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
猶稻之有稷與糯也稷米出粟處皆能種之今人不甚
珍此惟祠事用之農家惟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糗耳
作飯不粘其米決稷黍之苗似粟而低小有毛結下成
枝而殊散其粒如栗而光滑其色並有赤白黑黃數種
赤者名糜白者名芒黑者名秬稷與黍皆同之今俗則
通呼為黍子不復呼稷矣稷熟最早為五穀之長而屬
土故祠穀神者以稷配社五穀不可遍祭祭其長以該
之也上古以厲山氏之子為稷主至成湯始易以稷

皆有功於農事者云由此言之則黍離之閉宗周殆思
其初開國之後稷也東遷以後宗周竟為秦有矣然有
邠之肇基由來甚遠後之子孫可無敬念與生民之五
章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六章曰誕降嘉種維秬維
秠維糜維芑夫秬秠糜芑皆黍也即與稷為一類也在
后稷之先豈必無此嘉種特以其穡有相之道則以為
后稷實降之此所由受封而延及後裔以大啓宗周
也故作者之閉宗周因行而見黍因黍而念其類之
為稷即因稷而念始生是稷之人之為后稷其言反復
三歎足使棄宗周者聞之感然無以仰對思文配天之
靈也按詩中黍稷並舉於黍通稱離離於稷則分言苗
稷實蓋並黍於稷為一類即為章末此何人哉一問立
反射之也離離紛垂散布之貌言彼黍離離其葉為
苗皆黍之苗也其莖為穗皆黍之穗也其子為實皆黍
之實也今人殆種黍而舍稷亦將得黍而忘稷矣然祭
穀首稷不可忘也黍亦稷類又何能忘也故彼黍之離

詩管見

卷三 黍離

三

難於其苗即彼稷之苗其穗即彼稷之穗其實即彼稷之實人或習而不察耳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中心如醉中心如噓此於黍之即為稷者不禁觀物情傷也何行而遠為邁行邁當刻程期而乃靡靡馬不能自振者何以故以中心固有憂也其憂之狀為搖搖為如醉如噓用字皆從黍上關會黍似蘆而質弱每搖搖不定者見之而中心之搖搖與俱不定此見在之象也故不用如字至黍之可以釀酒能令人醉其性粘以供食而不節亦致氣閉為噓是固然已乃今則猶然黍也未嘗為酒見之而中心已醉未嘗為食見之而中心已噓此不關其中於酒傷於食也則虛擬之象也故用兩如字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持途人之所見言夫中心搖搖如醉如噓者此憂狀也即其狀以知其心是宜謂其有憂矣若不知其有憂而即行邁靡靡以疑之人心有遺物於道而求之不得者則亦然也是亦宜第謂其何求矣究之不知者真不知知之者亦猶之不知

故獨仰呼悠悠蒼天而以此何人哉一問日明其心之所追慕而悄然以憂者有如此悠悠又長之稱此字當貼黍說稱何人者蓋暗指后稷而不明言耳其意以為此黍也即為稷也何非有以稷名官如后稷其人者何以至今見其離離而有是苗與穗實乎特其人距今千數百歲後世能聞之因莫能見之也雖然臨之在上豆古如一日者有悠悠之蒼天在焉則當日后稷之自生於生之自古帝堯帝舜用之其播為有相之道者道在弟厥豐草種之黃茂其降嘉種之為秬秠糜芑者恒之秬秠是藝是祇恒之糜芑是狂是負一皆豎觀野必矣矣生民之詩豈嘗有虛語哉獨念后稷以農事開國焉可憐却祀克配之天宗周以戎難失圖不復收有印焉持之地其可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集說陸氏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祭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讀詩管見

卷三 君子于役

三

管見君子在位之稱以為婦人目其夫者非是于役不得混作出使解謂往而為人役耳于役之輕者猶有期有期即有日月積而算之可也不知其期不日不月則今所謂軍流發遣是已曷至哉傷其所至之地惡也凡遠窳者必置之遠方蠻夷風沙烟瘴之地其惡非復人所居矣曷其有佸佸會也地惡既不可居而其人非類嗜欲不同言語不通雖令終日相對庸有合乎雞棲于塹雞棲于祭集傳云塹牆而棲曰塹築也末詳允否要以喻言君子于役其以拘囚之籠為之與有如此此其行而在道使之踟躕難伸不得脫然於中若也今日然明日亦然故一言雞棲于塹再言雞棲于祭明乎塹與祭之名有異而實則同君子之比於雞棲于塹則不然也至于日之夕矣日而行者夕宜宿其宿之處則又以監囚之獄為之舍求可以喻言者羊牛下來羊牛下括此為喻已楊子方言括關閉也羊牛下來一事為欄來則心之括則防其出雖分言之而要為一事也君子之于役行比於雞棲宿比於羊牛下來羊牛下括其齒之潛溺而夕不得息者殆靡一夕間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二字宜重讀以為于役之苦雖小民之筋骨習勞艱險備歷當之猶不能堪也君子而不免焉其在夙知君子者何以為心乎以故其于役也我知其為雞棲于塹者日中有是狀馬則日思之也

讀詩管見 卷三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為刺平王者必其時有在位之臣因觸平王怒命投之遠方其罪有不實其罰為過當也詩詞所云殆其同則相好不敢出逃竊心傷其于役之苦而極言之而君子之無罪而罹於罰意在言外

君子陽陽 閔周也

管見序稱閔周蓋閔周之官歲廢而君子有玷於位也

君子陽陽 左執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 左執翻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管見君子與前篇同皆在位之稱陽陽陶陶

陶用以燒瓦器其火門有人守之連晝夜則彼陽陽者

讀詩管見 卷三 君子陽陽

樂也然其樂如於情已荒於數既極憂悲死亡不且隨之而至乎乃處此為樂者不能棄黃與翻而脫身以出猶將執黃與翻而招人使入是竟不知由房由教之斷送君子者可為痛哭可為流涕也故兩言其樂只且哀之一

揚之水 刺平王也

不撫其民而遠也成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 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

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日家在今鄆州信陽軍之境平王以申國近楚故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

東漢歐陽氏修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簡求門
政衰不能召發諸侯。彼其之子周民謂也。諸侯國之
也者也。○蕪氏轍曰：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
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其曰不與我戍申者，怨
法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指父成而不得代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
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
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
詩亦不遠於申許也。

集說：王氏應麟曰：史記呂尚先祖為四岳佐禹治水有
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考地志，故呂戎在鄧州南陽縣
功。庶夏之際受封於呂。考地志，故呂戎在鄧州南陽縣

讀詩管見 卷三 揚之水 三十一

西四 十里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柳
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語云：肅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
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中與甫許同為姜
也。皇興表許。

今開封府許州。
管見：柳之反為揚。水前柳則流前揚則不流也。其不柳
而揚者何？有束薪束楚束蒲為之梗耳。薪與楚蒲之在
水亦可因水之流以俱流者。茲乃交積於水而加束焉。
則如今之作壩者是已。故水為揚之水而其束薪束楚

東漢欲以水勢決之使流而不得也。夫天子當賜羣侯
用命其下令當如流水之原也。及周室微而令反不行
則為揚之水矣。於時豈不欲布昭王威即使列邦震懼
以承流於下哉。而在抗不用命者其勢積久益雄。牢不
可破。居然或為東薪或為束楚或為束蒲皆不能以揚
之水流之也。戍申之役，蕭戍甫許必平。王有召發於侯
國不應而王卒獨行。故行者湖所由來而喻言如此。彼
其之子蓋斥指侯國武士之詞。

音轉讀其則尤見
擬此習於行世之狀亦局外無事漠然立視之狀也。故
戍申者憤其不與我戍申戍甫者憤其不與我戍甫戍
許者憤其不與我戍許耳。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懷
抱也。曷何也。

今日不同出異時肯往代乎是使
我而戍之地便成老家矣不還歸矣尚想到見而
耶此其辭之極憤氣粗惡而情鄙但古人能以文言遣

讀詩管見 卷三 揚之水 三十一

之後人殆不能
以文言解之心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手

管見：序稱閔周蓋閔其荒政不舉
以致民之室家相棄若此其甚也。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仳離。既其嘆矣。既其

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集傳：推，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
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嘸，嘆聲。

管見：按本草云：推即益母草。以其功活血宜於婦人。此
然藥物耳。非可以濟飢饉者。又云：此草夏至後即枯。故
一名夏枯草。據此則推之嘆其乾亦不足以深望。此
矣。詩人何為發端於此而曰中谷有推耶。故不草諸矣。

讀詩管見 卷三 中谷有推

女人產難用益母草搗汁服之... 此字以人比之有合兩為一之意... 則已購其乾矣... 則已購其乾矣... 則已購其乾矣...

中谷有推嘆其修矣有女化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集傳獻慶口出聲也淑善也... 為善事也... 管見修治也... 口出聲者引之甚長而不可轉... 谷有推其乾者雖亦利產然凶年之旱實先購之則恐...

中谷有推嘆其溼矣有女化離嘔其泣矣嘔其泣矣何嗟及矣

茲復條其歎矣於意何云乎云我之於化離而艱難乃... 人之不淑也而今亦... 過之矣尚可倖哉... 管見溼者欲煎之而沃以水之謂煎之即欲服之故下...

兔爰閔周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 卿士王貳于執鄭伯怨王故周鄭交濟及周人將異... 公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是...

讀詩管見 卷三 中谷有推

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忱

集傳免性除狡推性
狀介離屢羅網也

尚寐高字作可字解若曰寧可如此云爾

有免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集傳覺
寤也

有免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

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讀詩管見

卷三 免爰

三

集傳聽聞也無
可聞則亦死耳
管見桓王伐鄭之役蔡人衛人陳人從之戰于繻葛鄭
先犯陳陳奔蔡與衛人亦奔故篇內三言有免爰爰者
其意一喻陳一喻蔡一喻衛也爰爰音同爰蓋明免之
狡脫善奔有若窮無復之攀援於物以自救然此急意
非緩意也雉離于罟離于罟與罟傷王卒之大敗也
于時鄭為魚腹之陳以待之先俯後征伍承彌縫其與
羸也罟也罟也誠酷似矣然陳蔡衛之甲皆奔而王卒
獨戰則其狀之敢聞輕死不為免而為雉者因以取而
離于羅離于罟離于罟也羅為網之總稱罟者其別名
耳按罟下从罟合也信也凡罟必設機罟則俱應無或
矣者名罟之意殆以此又按名罟以其機名罟當以其
地也凡張羅者必相地其於所欲捕之物皆熟察其出
入往來之衝以遮之故亦借衝音名罟蓋字異而義通
也我生之初尚無為又申之曰尚無造尚無庸我生之

後逢此百罹又甚之曰達此百憂達此百凶此重既新
鄭之興其來未久獲及一傳而其勢之狂悖不臣者遂
至斯極也我詩人自我之詞周自平王東遷歷五十一
年卒桓王立至十三年而伐鄭通計凡六十有四年
壽者皆得親見之矣鄭由桓公死於戎其子武公振矣
從平王而東鄭之在西京者已亡其力未能有所經營
是無為也人以為為而其國創始者謂之造無為則無
造矣國新造者即有民以供征役此為庸也猶是無為
之時以未始有國而無造即亦以未嘗有民而無庸耳
及武公遷周仲士之位好賢得衆因收櫓之地并史
伯所稱十邑者以自卦以是而始稱有為存造有庸可
矣曾幾何時而桓王十三年遠當鄭莊公寤生之三十
七年其蒙武之遺業以恣為不顧者竟敢抗王師遂敗
王卒甚至射中王肩則鄭莊之為君曼伯祭仲原繁高
渠彌祝聃之為臣與其所帥左拒右拒中軍之士卒一
師中皆以人而化為厲鬼故作者感其時變事異之莫

讀詩管見

卷三 免爰

三

甚於鄭也曰我生之初其無為無造無庸者尚如彼孰
料其有此百罹百憂百凶即我生之後則竟造此百罹
達此百憂達此百凶矣胡為乎未嘗天厲鬼之屬存三
其三者之各以類從為數甚眾則以百該之可也凡水
火戎兵之厄其無辜而蹈禍者多矣此之謂百憂凡
囚冤抑之故其沒齒而含憤者亦多矣此之謂百憂凡
魑魅罔兩之妖其不若而為災者亦多矣此之謂百憂
此百罹百憂百凶皆生人而不願偶一達之者而我遠
此犯義無法之會乃各出其殊形怪狀肅聚狂奔則是
光天化日中不復可作人間世也我造之我不察其生
我念王之逢之我尤不察其生矣夫入不每夕有寐時
乎寐可以當死而無如其復寤何也寤之狀或氣至而
口之閉者忽呵是有叱也或神怪而目之闔者忽登是
有覺也或聲通而耳之寂者忽警是有聽也亦不覺不
死而有叱有覺有聽則亦將以有叱而有言以有覺而
有見以有聽以有聞矣無何今日之時今時之事其如

此百罹百憂之充斥者皆為厲鬼亦非人皆非人而不知存王此猶恐言哉猶恐見哉猶恐附哉則不禁自祝曰尚寐無叱無叱則不復有言再自祝曰尚寐無覺無覺則不復有見又再自祝曰尚寐無聽無聽則不復有聞也我之念玉而無若鄭何其不得已而恨虛生之不如速死存如斯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葛藟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集傳葛藟長而不純之貌岸上曰漘

朱子曰葛藟枝蔓聯屬有宗族之義

讀詩管見卷三葛藟

葛藟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集傳孔氏頌達曰釋邱云漢為屋郭璞曰謂才遠也○嚴氏祭曰莫我存視之若無也

葛藟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集傳夷上洒下曰漘濟之為言脣也昆兄也

集說許氏謙曰岸上而平處而下為水泚瀟瀟入若唇也○李氏公凱曰亦莫我聞如不聞有我而不見親也

管見族之繁衍皆原於一本可喻言若族族行輩而外惟此葛藟葛藟在河之漘岸上也又下而近水屋則

在河之漘矣至於見其夷下洒下而為在河之漘則又漘之既危而漘之已虛者周室東遷地漘河漘土流善崩則其漘其漘其漘而漘之葛藟在焉非得漘也一旦河流斷決其漘因將與岸土同崩有莫知其漘之何底止者矣故王族刺平王之不相保也其喻言特取諸此終遠兄弟以下則又舉小民之流離無歸者以自訴也中不免同然耳謂夫有兄弟而終遠之其卒不得反依於兄弟者必先由兄弟之怨為棄擲也當其子然寡侶不得不結他人為兄弟矣結他人為兄弟者其於他人之父必亦謂之他人之父必亦謂之他人之母或心疑色報不能出諸口哉然人之結他人為兄弟者不惟恃此也存勢財聯以門第有利則避以苞苴雖所換之大小多寡不同而德無外此而有合者今如有入焉第曰謂他人父而已別無可以致其父之必俯收之彼其父之子亦初不我顧也豈嘗因我謂其父為父

讀詩管見卷三葛藟

而遂結以兄弟我第曰謂他人母而已別無可以致其母之必兼愛之彼其母之子亦仍莫我有也又豈嘗因我謂其母為母而將結以兄弟哉第曰謂他人昆而已別無可以致其昆之必旁友之彼其昆之弟亦終莫我有也又豈嘗因我謂其昆為昆為昆為昆而卒結以兄弟哉嗟乎玉族之不得歸於玉其耶以葛藟為飄萍之梗者魯亦同此踽踽哀哀之依傍無門也可勝慨矣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集傳采葛所以為締結蕭秋也白葉莖簾科上有香
氣祭則端以報氣故采之艾蒿屬乾之可免故采之
集說姚氏舜牧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下承三月
蕭采於秋後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
三歲

讀詩管見

卷三 采葛

聖

管見葛蕭艾喻讒人也采葛采蕭采艾喻用讒人之
也世有讒人又即有用讒人之人能無懼乎故序曰懼
讒也葛蔓生多節旋卸篇云何誕之節兮誕為荒唐之
稱則知讒人之言其妄為牽引者皆誕也有如葛艾蕭
既老為蕭播燎用之以其善引火耳凡讒人之言能令
人怒怒考火性也有以引之使發焉於蕭何以異與艾
之灼人最痛炎處皆有迹如創痍能堪之者鮮矣今觀
此與艾不誠酷似哉由是而有用讒人者為之兼收並
蓄惟恐一遺則見其為采葛矣采蕭矣采艾矣夫葛之
與蕭蕭之與艾將欲采之必先欲得而見之此其常也
乃若以用讒人而成彼之采葛采蕭采艾則其心之迫
欲見此葛迫欲見此蕭迫欲見此艾者固又有異焉何
也采葛必於夏夏有五夏仲夏夏凡三月猶夫秋之
亦以三月為孟仲季之三秋也非一月之積也有人焉
當是月而采葛而或至於三月不見則因時過而慮葛
之無有宜也今彼以讒人之生為葛而必采之雖使一
日不見亦如三月不見然此豈猶是欲采葛而思見葛
之常乎可異也夫葛之采自夏蕭之采則自秋也夏三
月秋亦三月是孟秋仲秋季秋之月雖但言三秋而其
為三月可知也亦非一口之積也有人焉乘是秋而采
蕭而或至於三秋不見則緣候盡而慮蕭之無有宜也
今彼以讒人之生為蕭而必采之雖使一日不見又如
三秋不見然此豈猶是欲采蕭而思見蕭之常乎亦可
異也至於艾雖每歲可采而其可用者在三歲之後則
是艾之成於三歲以視葛與蕭之成於三月三秋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茵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集傳蒺藜之始生也子大夫也

大車噶噶毳衣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讀詩管見

卷三 大車

聖

集說孔氏頴達曰瑞玉積色也
未之赤苗謂之瑞玉色如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集傳穴墳皦白也

管見此非淫女之詩乃棄婦之詩也棄婦為誰即周大
夫未遇時之婦耳大夫未詳何地人固先有婦及入為
於路以自拊其懷憑焉於時周人必諱然傳之故作者
代叙其婦之詞以刺周大夫也夫大車即今稱大轎者是
檻檻也大車左右皆懸珞有如房室之櫺故曰檻檻噶
說文云口氣然則呵也夫大車有人前呵每兩聲相隨若
倡和故曰噶噶毳衣如茵毳衣如瑞指在途從者之有
割子手言鳥毛為毳即其所插之雉尾也毳同而衣
不同或為純綠或為純紅純綠者如葵純紅者如瑞故

讀詩管見

卷三大車

聖

谷亦稱制子手為紅綠衣也儀禮疏凡名敢者皆以車
觸尊而不自明之意周禮媒氏中春會男女其不備禮
者為奔殺指大夫之祿言同穴謂以身殉葬也不得與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一列春以為我不見子久矣今子
之出乃特乘大車其檻檻者雕文異類何其華哉而又
有藉以為之衛焉其人飾冠以毳衣則全身以綠被之
吾無以肖之也每見草澤間有輩生而並特青者是莖
也則謂之如莖而已是時也大車檻檻中有兩在焉猶
是吾夫在也爾不我思我豈不爾思乎夫思之則宜近
之直可不待拾而明觀子之面也然而若此者則為敢
大矣豈容人之敢耶彼子之衛為毳衣如莖者皆執長
繩為之衛具是將以縛人矣我苟不願而出於敢爾則
可印縛之我殆莫能自脫也可無畏與故凡女之有
敢者皆生於所押者也我則以畏子而不敢而不惟此
也我之欲見子久矣今子之出已特乘大車其尊尊若

辟人於道何其壯哉而又有加以蓋之衛焉其人亦飾
冠以毳衣則全身以紅被之吾更無以肖之也每見田
野間有禾生而苗偏赤者是瑞也則謂之如瑞而巳是
時也大車尊尊中有謝來焉猶是吾夫來也爾不我思
我豈不爾思乎夫思之則宜歸之直可不待逐而潛入
子之第也然而若此者則為奔大夫豈愛人之奔耶彼
子之衛為毳衣如瑞者又皆符大刃為之衛具是將以
殺人矣我苟不揣而出於奔爾復伴不我知而怒曰若
為誰家婦竟褻大夫而其奔有然可即殺之我殆莫能
自活也可無畏與故凡女之有所奔者皆迫於所好者
也我則以畏子而不奔夫不敢與不奔皆迫於畏子則
子之有室大夫之室也當更有與同之者而我無復望
矣竊思大夫之貴有爵不祿隨之所謂殺也同室者必
同殺人之類托於大夫誰不我乎今子以大夫而有
異幸於同室為異室焉無不可者且子不有享親既盡

讀詩管見

卷三大車

聖

而至於死之時哉死則大夫可畏之勢去旋將奉之出
於其室以歸於穴矣子不幸而及此我度子之以穀而
同室者養養久而惜命重雖使感悼真切有臨子之穴
而送之耳能同子之穴而殉之與我為子計房幃之共
歎不肩存我泉壤之獨處正持存我也當其卜葬有日
其穴已穿或我之身先入而子之殯隨之可也或子之
殯先入而我之身隨之亦可也總期於同穴而已夫我
之於子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足以曲盡從一而終之
義於我亦並見子之同室者徒飽其穀而逃其死皆屬
形骸具而性情薄也然而心是心也是事也我苟默然不
言惟俟他時之捐軀見志子死之後將特知其異室不
知其同穴矣其何能不早白也但我之慷慨見而真誠
未見子或疑我有言不信耳然今茲出言之會在天者
非微日乎謂子而或不信與日落我即與之俱落則但
以為有如微日而止不耐與子多辨費詞也喜異矣此
周大夫之婦也即其言笑言瑞舉似甚熟殆村農之子

耳而其詞甚譎氣甚強豈真大車毳衣之屬所能生其
畏哉其稱畏子不敢者明非大夫之出逆不輕往也至於穀則
稱畏子不奔者明非大夫之出逆不輕往也至於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二語既與大夫同室者從若仇讎之不
兩立而又不得不懌以死喪不祥之事為大夫痛加祝詛繳
日之盟特以無言不疾隨口指稱云爾非信誓也周大
夫其何
以待之
邱中有麻思賢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管見莊王不明賢人放逐蓋遠之也有二子一女不令
同行而以山居之素好者借為柶托故賢人將去而諱
詩囑之為所囑者因叙其事而有是作也邱中猶言山
中當與賢人之曾仕於朝對看麻穀屬子可食謂胡麻

也一名方莖莖為猪

之賈人言下二章同子嗟子國乃賢人之二大夫子也

以方而露隅角有瘰狀以視彼所留者有子嗟焉不絕

呻吟亦存特為皮骨其瘰狀使人見而憐之殆與此麻

等也夫彼則行矣乃留此子嗟使不行者謂何亦欲我

將其所留之子嗟以來耳所欲將其來之意則告我以

此子病甚我不復能顧子嗟為我活之他難悉為致力

萬一不死則幸矣夫彼之子待活猶我

之子待活也則安得不將其來施施耶

邱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管見麥有白麩與面音同又其性補虛久食能令人實體膚者

讀詩管見

卷三御中有麻

四十五

有子如此是稱子國也謂夫我之邱中有麥其為麩有
賈人體膚之功則受氣為甚足以視彼所留者有子國
焉狀貌豐腴而整無寒乞相其愛氣之足使人見而欣
之殆與此麥同也夫彼則行矣復留此子國使不行者
謂何亦欲我將其所留之子國以來耳所欲將其來之
意則告我以此子頗壯我莫能相保子嗟為我畜之而
為匪宜一端但念此血向具而筋骸未堅苟得推之以
食朝夕得所資由是而加長焉耶又幸矣夫彼之子待
畜猶我之子待畜也則安得不將其來食耶

邱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管見李有華甚穠與桃相敵應並可為之子譬也

有然故知此稱之子謂賢人有丈夫子二又有如子一
也致為玉黑也蓋王之舊者謂夫我之邱中有李其燕

鄭

詩正及桃始華之時而美乃各著以視彼所留者有之
子焉其大家中舉正與村俗迥別其美自著使人見而
稱之殆與此李類也夫彼則行矣更留此之子使不行
者謂何亦欲我為之子謀而有以貽我耳其所欲貽我
之意則告我以此子未有家我不及早圖子嗟為我嫁
成姆好維茲佩玖敬附子襟帶中從容擇所宜而行之
倘得了此願焉則尤幸矣夫彼之子待嫁猶我之子待
嫁也則安得志
其貽我佩玖耶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成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
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
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
得號檜之地乃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

讀詩管見

卷三緇衣

四十六

集說胡氏給曾曰鄭初封在圻內
風所以次玉且周之衰鄭為之也

緇衣美武公也

父子姪為周司
徒善於其職

管見序稱美武公則非並美桓公也蓋桓公為幽王司
徒死於犬戎之難鄭已無國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
東都而後總為司徒則此詩之
作於東都也於桓公何與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繁兮

授子之繁兮

集傳緇黑色宜緇改
更適之館舍繁養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予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祭兮

緇衣之蕭兮。敝于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于

授子之祭兮

管子曰好賢如緇衣蓋千古僅事也夫好賢之名
施於上愛下則安施於下載上則不安然則此詩之美
武公美武公之好賢非以美武公者為好賢也竊意武
公為周司徒司徒掌邦教於時國學之士必其職所綜
攝也所謂善於其職者匪直敬教而已其加惠特異
帝以是為好賢而美之耳緇衣士服也即今稱青衫者
是衣之長短大小適稱其身為宜好則其製衣之質皆
精良不惡也蕭為藉之義几案之屬各有如蕭者以
蒙之此用以藉衣而為之護惜者武公初拜司徒其於
所領國學之士各為一緇衣以界之豈不盛哉而猶恐

讀詩管見

卷三 緇衣

里三

罪矣不必其宜宜矣不必其好好矣不必其廉廉矣不必其
學之日進士之受緇衣者一歸視之周詢之如也此未
已也方觀其初早慮其敝方幸其已為已造已作早計
及於後將不繼也為造作三字義相近須承各章首句
目前後將不繼也為造作三字義相近須承各章首句
分點看衣無常新而承敝者今已為而後又改為總求
其意今已造而後又改造總求其好今已作而後又改
作總求其廉也猶未也也士有肄業之會為館館不一
一館中所待經理者亦不一其必言適子之館者恐有
司任事及工人效功之不誠故欲以次考其備當非
親不可尤未已也適館畢則當還矣乃復語士曰子之
始祭已為子具祭人還當更視心事子將使人授子
之祭子各以子故必盡飽可也待士至此武公之好賢
無以尚矣以故美之者紀其場情備物惠之溫語其感
嘆不絕口實出中心之誠然也觀句終各條以兮字而
聲情具見按鄭風首緇衣者見武公之從平玉而東無

將仲子刺莊公也

國而有國以司徒刺與好賢蓋其本也後之說者乃謂
因桓公謀及史伯之言寄於鄭師鄭師遂以有斯鄭
是不將使緇衣之好賢竟以千一
僅事沒於陰謀也哉可慨也夫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

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

讀詩管見

卷三 將仲子

里三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集傳將請也里二十五家所居墻垣也園
右園之藩檀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為車
集說毛氏萇曰仲子祭仲也○呂氏祖謙曰辭雖拒作
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
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
也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
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

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管見序云將仲子為刺莊公毛氏以仲子為祭仲不可
也由此推之所謂我里我墻我園則暗指京邑所稱
我樹杞我樹桑我樹檀則暗指叔段耳凡居之有里門
戶各立以京邑為我里者明其與鄭不相讓也我墻謂
我里之墻即對京之都城過百雉言墻以環室其外有
園為園稱我園者亦謂我里之園云爾下二篇兩稱叔

段而

段而

段而

段而

讀詩管見

卷三 將仲子

五

子田則邑外必設于田之地若居民之有園矣把非杞柳乃梓屬蓋美林也初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莊公於叔段之心持鍾愛焉則其視為美材若樹杞者雖非其父之心而其母之亟請立之則實有然也秦供蠶特耐采伐以其本固耳彼太叔為君之寵弟在祭仲慮其難圖以為視蔓草而加甚則非比於樹祭不足見其本之固也弟如莊公之諸兄者豈不竊計其城太叔之不可動哉檀可以為車中輪輻力強其矣以觀叔子田之時其武用至於禮楊暴虎而不懼則其身之有力而強更以樹檀言之又何以異焉此在國之人有相從於野藪間者固即擊而心傾也至其言喻里而折樹杞踰牆而折樹桑踰園而折樹檀則謂祭仲之心將自比於死士之為盜者奮身突入手執於居遊亦在而刺殺之也為其事不可明指因為是隱語耳然祭仲之凶如虎鄭莊之奸如鬼凶者逞力奸者蓄謀故賊段為鄭莊之本心及聞祭仲之即圖之而又急止之蓋慮事成而害去終難以自解曰非我也盜也則使人殺弟之惡名無所逃矣是以其心欲止祭仲且恐仲之小不忍者剪於必行而不受命乃特稱將仲子令以致囑焉將請也仲為祭足之字今哀聲以君之於臣而言請且不得省故一止仲子之將殺段於其室也則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再止仲子之將殺段於其都也則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又再止仲子之將殺段於其田也則曰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凡若此者皆欲其多行不義以自斃耳本非有所不忍於段故言豈敢愛之但段之依於京猶然里之樹杞父母得私其材之美未見其美而易為惡也猶然牆之樹桑諸兄得壯其木之固未見其固而時為敵也猶然園之樹檀國人得誇其力之彊未見其彊而逞為亂也一旦受戕於盜罪不眾著怨有攸歸矣此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實亦鄭莊之隱情也夫鄭莊無父而有母姜氏母之尊與父等

讀詩管見

卷三 將仲子

五

耳其同母者雖止段為之弟而上無兄諸兄則仍然也也有所觸於父母諸兄其不能無言必矣而不惟此也通觀國人亦有莫禁其多言者苟一切不顧而令仲子之事行段死之日父母之言當亦公大不孝諸兄之言當責公大不友國人之多言當議公大不仁以云可畏洵可畏也然鄭莊有是隱情而不得不聲情以告仲子者以安仲子之心而也夫仲子不惜為君推刃其弟以除害而公弗用退必惶懼不自安則生變若翻覆手也

不盡於以隱情其何由曲諒與然有以安之猶未有以結之也仲可懷以下三句乃又思仲之德者並憂仲之難於任怨此其結仲為已深矣以為我有弟而避害無方貽患恐遠仲以干城之才竭好休之誠托腹心之謀非惟我之懷之我子若孫亦當懷之是懷也持以我更難父母之言更難諸兄之言更難人之多言在我洵可畏在仲子亦可畏也何也子為我殺段而段竟殺在父母諸兄之與國人雖以我為大不孝大不友大不仁而無若我何也其或相與倡言於朝以迫我曰仲實殺太叔請得而甘心焉於斯時也我出仲與之以求塞其口則負仲我不出仲與之而強為之詞又苦無以應父母諸兄與國人也然則由我之可畏以言仲之亦可畏者豈不誠然乎哉夫是以我雖不敢愛段仍不敢不愛也亦不誠不並愛仲子也我計之於今日之事勢度非待其多行不義以自斃總無道以免父母諸兄與國人之言者嗟乎鄭莊之陰狡至此豈復人之行耶逮其後段斃鄭而公克之其母姜氏雖遂寘于城穎而其言不聞彼死父無論已彼謀兄及國人又無論已仲子特不祥人耳其知鳥足以及此

叔子田刺莊公也 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子田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歸非

集說嚴氏案曰首序以為刺莊公蓋與春秋鄭伯克段議失教之意同後序謂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歸非

坡京人亦
叛之美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

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

武

集傳叔莊公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適之也郊外門野

讀詩管見

卷三叔于田

五

管見里內之塗為巷篇中特言耳者蓋以叔于田叔于
特叔適野其所率之徒衆經歷其地也於時不堪其騷
擾巷之居人皆出而避之或有先為可飲之酒以
沽於巷者亦即藏之莫肯出至於往來交物其巷不
致貨之服馬所以服人之勞也又各階賦相戒而不
焉則見其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矣故下文申
言其故以解之一章曰此乃巷也夫豈無居人哉特以
叔之于田不惟叔而已若第以叔言在巷之為居人者
見之以為是于田者吾君之弟也洵美也而其至於
巷又未有以于田之故或肆虐於居人以違無良者可
不謂洵美且仁乎若從之于田之徒衆則皆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矣夫不美無足論而其不仁以還無良率相
與肆虐於居人而叔莫能制於是巷之人不敢近而巷
因以無居人也其如此叔于田何二章曰此固巷也夫
豈無飲酒哉特以叔之于田不惟叔而已若第以叔言
在巷之肆飲酒者見之以為是于田者吾君之弟也洵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集說嚴氏祭曰兩叔于田其短篇者
止曰叔于田其長篇者加大以別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

烈具舉禮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

女

集傳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駟烈熾盛貌具俱
也禮楊肉禮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狂習也

集說毛氏長曰藪禽之府也○陸
氏德明曰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管見田以馬為主此統言乘馬明齊力也下分言乘黃
乘鵠則並及齊色矣馬之齊力齊色皆以四為隊於隊

讀詩管見

卷三叔于田

五

美也而其至於茲巷又未有以于狩之故或於情於
酒以成惡狀者可不謂洵美且好乎若從之于符之儀
衆則皆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矣夫不美無足論而其不
好以成惡狀者相與放情於飲酒而後能止於其恭
之酒不可售而巷因以無飲酒也其如此叔于田何三
章曰此仍巷也夫豈無服馬哉特以叔之適野不惟叔
而已若第以叔言在巷之驅服馬者見之以為是適野
者吾君之弟也洵美也而其至於茲巷又未有以適野
之故或攘奪於服馬以壞軍紀者可不謂洵美且武乎
若從之適野之徒衆則皆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矣夫不
美無足論而其不武以壞軍紀者相與攘奪於服馬而
叔莫能問於是巷之馬不得駐而巷因以無服馬也其
如此叔適野何按武字頗費解左傳曰止戈為武又
曰夫武所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武
有七德然則仁與好皆以
成其武至反是者為不武

詩

詩管見

卷三 大叔于田

五

中取其一馬乘之而亦以乘名蓋從其入選之經曰
 別異之耳非兩服兩駟之謂按此詩言兩服兩駟者喻
 言也攻會典載今大狩之禮其衆分左右翼斜行成列
 箭為左右兩哨後為左右兩協各置旃以為表斗以
 於車之兩側以服引以駟輔者合言之皆得兩也兩哨駟而
 造則兩協以次隨發繞圍場燁燁由遠而近母差
 沁母間斷則彼兩哨之為兩服兩協之為兩駟其所稱
 上襄鷹行齊首如手之狀亦具見矣舊注泥言乘字遂
 以兩服兩駟實之謂古者皆以車田與今異不知田之
 有車惟借以載重裝欵獲禽而已若即驅之以射即陵
 阪險谷澗不可避其何以行之哉且後二章並舉兩服
 兩駟於馬數備此章不舉兩服但舉兩駟又於馬數不
 備則亦難為乘字注脚矣竊思執轡如紐置頂上乘疾
 馬言殆明叔之復中軍者其初出于田有然耳曰執轡
 則猶示執弓矢也與下釋柝也字異如組見其轡之柔
 與執轡之熟亦並見叔之初出于田者可無事於駟馬

疾馳也又與下擊控縱送異矣夫于田之時其衆分左
 右翼叔以中軍為主既不可以言兩而其乘馬執轡
 領中軍以會於左右翼之衆有似於服而亦不言服於
 服為以勞自効之賤稱非以喻叔也兩駟如舞此指
 中軍之在叔左右者其相輔亦如兩駟云爾與下兩駟
 厲行兩駟如手主左右翼之兩協從兩哨者當分別觀
 之凡舞有倫數左右各分行定位交動而不亂謂中軍
 從叔之兩駟如此蓋象其自然嚴整也叔在藪藪即圍
 內之場其獸之被逐者皆萃於此以是名為藪云不
 得泛作藪澤之藪看火烈具舉集傳以為焚而射似太
 泥夫于田之衆皆兵也兵則擗火又聞今逐獸之聲同
 呼曰火火其故殆以焚林燎原實為獸所同畏耳當其
 叔在藪也環藪而布列其兵猶火並同呼火於是被
 逐之獸各不禁倉皇奔突如避火然豈不為火烈具
 舉乎圍之既合遇有虎則先獲之叔將以田市勇故有
 禮賜恭虎獻于公所之事將叔無從戒其傷安則公受

獻而偽為愛叔之詞也究其心之多忌有不可勝言者
 故次章及三章後四句聯用八忌字正見公之言不由
 衷非真慮其
 有傷於叔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駟厲行叔在藪火
 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
 忌

詩

詩管見

卷三 大叔于田

五

陸氏佃曰黃馬之上色明堂
 位曰周人黃馬蒼鬃言吉事乘此
 管見上前進也襄猶懷山襄陵之襄蓋自外包之耳厲
 行之次其疾徐疏密無或差于田之兩服兩駟如此行
 射之法不外是矣火烈具揚是因具衆而推得風濤壯
 之勢也第以揚訓起與前衆字複叔善射忌四句忌者
 猜嫌嫉妒之名謂莊公之於叔有然也下章忌字並同
 此良御之御指馳馬言不指驅車言抑為使人屈服之
 意猶壓倒一時云爾磬控縱送皆良御中事與善射無
 關凡馳馬者臂後略帶偏左以腰輔之則身折如磬然
 於時馬將馳矣又勒而控之使不即馳所以激其怒勢
 也至於怒極而勢可乘然後置韉於馬鬣以縱之隨用
 兩膝緊夾鞍身手揮鞭而送之所謂良御者大抵同也
 而叔則矯矯然有以自見非尋常所能企焉以故公之於
 叔有不免於多忌者知其善射而巳為可忌知其善射
 而又不免於多忌者知其善射而巳為可忌知其善射
 先不其失其馳也亦孰不矚於磬控縱送以自成良御乎
 而在叔之良御則有以致公之忌者以叔之善射縱送
 穩不由人其於凡為良御之磬控縱送皆能抑之使不
 見為良馬於是公以其抑磬控也而忌亦即以其抑縱
 送也而忌良御之為可忌蓋如此按舊注
 以忌字及抑字並作語助辭解殊欠體認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柙忌。抑鬯弓忌。

集傳驪白雜毛曰。馬今所謂烏也。阜盛發矢也。罕希也。

管見于田之兩服始進而分馳為上。襄既至而並立為齊。首于田之兩驂始行而聯絡為馬。行既駐而環抱為如手。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此足想見于田者之行。圍而合矣。阜為山類。火烈之象。由具揚而推之。彼其談之業。發上災。固有見其相并為具阜者。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為輕忽之意。馬慢謂馬之習于田。雖見虎而視若無。有無不敢近之。獸耳。然若此者。皆由叔之良御。致之故。公忌其良御而並忌馬慢也。至於叔之善射。其可忌

讀詩管見

卷三叔于田

五五

者如何觀其當射而失發。馬有發必中。有中必驚。無輕發者是為發罕矣。惟叔善射。亦惟叔發罕。則公之因馬慢而念其發罕。其善射之可忌。亦復矯然有以自見。非尋常所能企也。故更言抑釋柙忌。抑鬯弓忌。以申之。兩抑字義見前。柙與冰異。非矢箭也。其从手。从朋。蓋明射者左執弛。右鈞弦。雙手齊分。從懷推出。其氣和力應有如此。釋放也。射者引滿。則釋若今稱撤勢。是已前手。撥勁向外。握後手勢。動向內。抑此所以遂矢也。釋柙不喜。則弓力尚有留餘。而不盡出者。是謂不鬯弓。不鬯而失亦稍弱矣。此射之稱善。尤必以鬯弓為驗也。鬯為鬱也。之也。取其氣之畢達。云兩當同暢。不當同鞣。然則以鬯為鬯。亦非也。夫釋柙鬯弓。人苟能是。豈得不釋善射哉。而以觀於叔之善射。其以發罕而致公之忌者。又自成為叔之釋柙鬯弓。而使不。由人則於凡為善射之程。柙鬯弓皆有以抑之。而並有所忌者。猶其於此。抑善射之抑。柙鬯弓。而並有所忌者。猶其於此。抑善射之抑。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久而

集傳孔氏穎達曰。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管見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名為禦狄。實欲逐克也。以故於其既至。陰令士卒散歸。使高克度其不為君所容。計必出於奔耳。然國以師守。師以律出。野去一克而教眾以叛。鄭之師將不可用矣。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讀詩管見

卷三清人

五五

集傳三矛首矛。長二丈。二丈四尺。皆去之。軍門之涼。如水。故竊指其人為清。人在河上。氣也。就未奔之時。言彭。腹脹之稱。謂清人在彼。其腹中氣脹。不得洩。有如彭。蓋憤極也。馬以四為隊。故總稱曰駟。介為甲之別名。猶介蟲之介也。駟介二字。只作兵字解。以兵固乘馬。被甲耳。旁。為兵皆擡行之狀。從。解也。二矛重英。英以毛為飾。著諸矛首。言重者。於二矛也。以首相鈞。見之。此殆言當日河上之兵。其彼此暗中牽擊。以旁。橫行者。視二矛重英之。以首相鈞。無以異也。惟軍中具此器械。故即借以見意。云河上乎翺翔。翺翔者。鳥飛欲去。而不即去。猶然久作盤旋也。彼駟介之旁。相與橫行於河上者。其欲去不即去。而久作盤旋。亦如是。翺翔馬斯時望之。則可見。執之。則不能。此清人之不勝其憤。而卒無道。以藉為發。抒者。有不能於彭也。

清人在消馬介應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集傳矛之上句曰喬

管見消與廣通後漢李通傳通素有消疾注消中之疾也凡病消者食數倍於常時而飢如故愛者似之彼河上之清人猶在未即謀奔乃始而見為彭者樂則見其為消此蓋憤解而憂集忽不覺其中之怒焉如飢並非食所能養也庶庶非武貌本草載麋之大者為麋麋性驚悍故謂之麋又善聚散故亦名麋則庶當同之駟介庶庶此狀其紛馳不可禁制匪直旁旁橫行也然亦皆不言而互為拾引以至此故又申之曰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喬即矛首也以其句曲如橋而名喬耳言重喬則其取二矛相鉤之意視重更明逍遙與前翔翔有辨遙遠也加道字則影滅而望亦窮其去益遠矣夫翔翔猶在目前逍遙已成天外此其相率遠颺河上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管見軸之用主於轉清人在軸謂其以憂成懼坐卧不得寧常於一室之內十步之間周環繞匝而行有如軸也此時河上之清人身雖猶在則則急謀奔矣陶為窰之別名駟介陶陶象其各欲窺入以自蔽匿云爾猶是駟介也何獨不敢旁旁橫行庶庶紛馳而出於此乎此中軍也軍有左軍右軍中軍凡三軍在高克雖共領之而中軍尤為切近當其隨眾故編即謂有兩自來亦猶不能絕無忌憚之存者於是中軍之駟介或欲逃於左軍而以左為陶或欲逃於右軍而以右為陶其人皆如穿窬之盜之行也細繹下文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二句

讀詩管見

卷三清人之師豈敢自由若是哉嘗必吾實使之然故將莫能使不然也然則為清人者不可以歸國矣以故憂從中來不勝如焚之蒸爍其患有真同於消穀其飢之為消者

羔裘刺朝也

而陶陶之意如繪矣左右指左右二軍言周禮注好畫孔也故此言作好即作孔之謂夫無孔而作之莫善於匠之使鑽者因又借其意以明作之之狀而曰鑽也匠之以鑽作孔必旋而後入入既透而抽之則鑽出而孔成矣旋抽字雖分貼左右言然互文也左旋則左亦必抽右抽則右亦必旋中軍之作好蓋如此夫高克之將兵三軍皆具脫令左右軍去而中軍不去則猶有藉以自固而不連奔也至中軍皆逃於左右軍其比於旋抽以作好者左亦一陶右亦一陶則委清人於河上固將使之側足無所矣此所為懼而必奔且計出奔之期與所奔之國其繁迴於心以致身之受轉而不休者真不殊於軸也

讀詩管見

管見首序曰刺則不可以為美孔氏韻達曰趙公之斬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殆其時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管見此刺朝之好色也羔裘即羊裘蓋大夫私居之服濡汗染也稱如濡者言其羔裘雖本素潔以我見之則如有無數穢惡之物浸沾其上而不能脫也此由時淫故然故下以洵直且侯肖之惟矢最直言直者即言夫也侯為矢之的着且字則非矢自矢而的自的洵字則真矢穿的而的受矢所以肖其淫者至矣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凡其字指人言之以字形象人身骨幹之支撐耳音轉為其則作勢更雄在羔裘者之務為官樣以自草大蓋如此舍即舍生之舍不讀去聲命即投命之命非指理言也蓋內作色荒疾病深而死亡必至其無命不卜可知而在彼其之子則其命可舍而所為洵直且侯者終不渝焉有見其以身殉之而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集傳飾緣袖也司直也

管見此刺朝之資貨也豹飾為羔裘之袖其見為孔武有力者則因豹飾而指其手言謂其獲奪人財以自肥衣袂中殆有爪如豹云爾孔字替俗語好字凡稱好者皆以指畫圖為孔故此言孔武有力孔即好也猶人言好兇好狼好利害而巳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直者買貨之價也有人專司其事以作合謂之司直若今所設之牙行耳司其直即分其直為之名曰用錢兩通無一違者孟子云有賤丈夫馬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即此輩也然市之司直權奪一方邦之司直權奪一國龍斷無大於此者以此思其手之孔武有力非豹不似也其飾稱其手矣

讀詩管見

卷三

九

羔裘晏兮三英祭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管見此刺朝之者食也於祭字見之祭與絜衣按祭之祭同謂供啖之物耳羔裘晏兮三英祭兮二句須一氣讀時晚為晏三英指面毛言清人篇曰二子重英英以毛為飾也推言之則人之美須者亦可稱英矣美須為英其生順左左於下合之則得三也然凡有三英者其祭皆得言三英祭何以異於又哉惟彼之羔裘而三英祭者每起帶晏每食常晏其祭之時不同於人之常時則其祭之物亦不同於人之常物可知也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美士也致彥字下從多音通廣韻毛長曰多據此則彥之為美士以其美須而儀表可觀也正禮上三英對針其意蓋言彼其之子若即其外貌以為禮目則當晏祭之時而見其三英不得謂非邦之彦也但其中推知書絕他無一物特一貯奠之囊而巳可勝哉按此章刺意在三兮字中兮者慨詞詞不勝慨

則其心之厭薄焉已至也須善會之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集傳遵循摻摩袪祛故舊也醜與

管見二童皆叙莊公送君子之詞也送之而曰遵大路蓋由君子怒而出走公不及聞其行辨耳大路不一因君子所去之大路而欲追及之是謂遵摻从手从參摻執云者猶俗語一把拉住之謂於時君子之在大路雖聞公來而掉頭不顧故公之遵大路而追及君子乃

讀詩管見

卷三

六

急進而摻執其袪與其手也無我惡兮不寔故也惡讀八聲指衣之不美言衣不美則難待其故意蓋從上袪字轉出無我醜兮不寔好也醜與醜同指面之可憎言面可憎則難生其好意又從上手字轉出寔者我稱衛人謂我為功鄭人亦謂我為寔也言今者摻執子之袪即棄子之衣也子將愛子之衣亦猶能視我同於子之衣否乎大凡衣之惡者不足以章身欲其服之無數以至於故其道無由子之舍我而去也或久之而舉此袪以振衣即因衣而計及執袪之我其心苟以我視為衣之惡者是我惡也於是則棄我若遺將不以寔為故而猶懷念舊之意矣夫我惡而不寔故則以此時摻執子之法者異時更欲摻執子之法而不得也子無忍而出此也又言今者摻執子之手即觀子之面也子復執子之面亦猶能視我同於子之面否乎大凡面之醜者或舍我而去也或久之而舉此手以拭面即因而行如朝

就手之我其心尚以我視為面之觀者是我親也於是則遠我若浼將不以寔為好而猶懷良觀之緣矣夫我親而不寔好則以此時慘執子之手者異時更欲操執子之手而不得也子無怒而出此也按君子之去本非莊公所惜特猶懼其終必怒已乃復越送征塗間其別言轉極婉至要皆其諷諭之為之者故詩人欲之以著其奸而知君子之自是不復逸也此序所謂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集傳昧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弋繳射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詩經卷三 鄘風

六三

管見此詩蓋為婦刺其夫之詞夫不說德而說色每好私交於外而不反於家忽一旦來歸又不覺其夜間乃顛倒於夢如此也凡人有卧而夢者亦有起而夢者有卧而自言以夢者亦有起而與人相問答以夢者其故不可解事則未嘗無之按章首稱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正為夢作繆擊也謂夫人之相喻以言皆有曰矣今者女曰士亦曰豈不其應如響哉乃取而較之女曰則如雞鳴急欲呼聽者使頓覺也而士曰則如昧旦殊不勝其明暗參半而不悟焉何其怪也即如子也先與我同寢而子忽興非興之時也於是其驚疑不定亦即與我同隨之則見子出而視夜焉夜如何其夜未央也自我視之明星之明不減正見其繁密而有燭炬焉晨為尚遠矣乃自子視之則已如旭日將升也因而反顧我而言以是時也彼鳧與鴈之宿者當乘是而將翱將翔也朝翔有以引矢與我其弋此鳧與鴈焉稍緩則羣起朝翔有見其高飛而遠舉耳雖欲弋之其惡乎弋之子之初存

言者蓋云然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集傳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管見弋字一讀女問士也其言加之與子宜之者則士之答如耳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二句亦同以為我初聞子之計及鳧鴈而思弋之不可解也於時我問子曰何為弋此子之言則曰此鳧鴈也我以弋加之行將與子熟烹而去所禁忌以宜之我蓋吾聞鳧不可與胡狹和耳豆豉同食亦食鳧者當去腎也於時我又問子曰何為宜此子之言又曰宜之則可以飲酒也酒以合歡更得鳧鴈為飲酒之具則勝於他物多矣何也鳧主補

讀詩管見

卷三 鄘風

六三

中益氣馬食之壯筋骨其勝久服能輕身耐老以此飲酒即得與子期於長生而惜老壽安得此深情篤愛之言忽出子之口而入我之耳哉從來妻子好合者皆白如鼓瑟琴蓋象其房幃對語聲不喧而趣自洽也若我與子之不成好合當其無言則兩不相聞時而存言亦兩不相入從未見有如鼓瑟琴者夫琴之軸為軫瑟之柱如馬將鼓之而施絃於軫與馬是為在御至於雖在御而卒不鼓不鼓者不動不動則靜不鼓者亦不壞不壞則和好琴與瑟莫不靜好則皆未嘗觸手以一發其音響之和也我與子之不成好合蓋如此夕何夕乃忽明明顧我有言且惠之以美言耶子言誠然則我非其人也其必誤以我為子所欲與言之人也然則子雖卧而忽起起而與我相問答固居然在夢中也何顛倒至斯極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

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集傳來之致其來者如

所謂修文德以來之

集說范氏處義曰雜佩或謂玼璜瑪瑙衡牙之類或謂

鑄燧箴管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為異俗而作佩玉非民

間所常有當以後說為是○孔氏類達曰曲禮云凡以

苞直算箭問入者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

物謂之問

管見來之順之好之皆指其夫所說之女言謂夫凡人

畫之所思即為夜之所夢今子之心有人焉無可用情

乃至欲弋鳧馬以為飲酒借老之計是必繁懷甚切故

令子不安於寢而有是夢也然寔息曠而神魂搖我恐

聽子之顛倒以終乎特其人在子夢中我不能懸擬而

知之此欲慰子之心而未由耳或夢中人有應接通

方可以逐而至者是子之來之也我苟得知焉子來之

而求快於今我且因子之來之而謀結於後則舉雜佩

以贈之不借手奉以用其儀也抑或夢中人有招邀不

應必待往而執者是子之順之也我苟亦得知焉子順

之而近我以身且因子之順之而遂通以意則舉雜

佩以問之當猶觀而以達其忱也又或夢中人有周旋

持家實幸得所從者是子之好之也我苟並得知焉子

好之而念德難名我且因子之好之而竭誠相饋則舉

雜佩以報之將同身受而生其感也然則子有難遣亦

復何嫌何疑而不令我知乎夫不令我知則亦已耳獨

念子之顛倒於夢者久而愈劇勢將抱為

心疾藥成身患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有女同車刺忽也

管見致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昏于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

集傳舜木槿也其華朝生
而暮落孟字姜洵信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集傳英猶華
也將將聲也

管見兩言有女當分貽齊之再請妻言同車同行謂受
室而載之以歸也舜木槿本草釋名曰槿曰舜蓋取僅

祭一瞬之義女之顏如之非贊詞也當時齊恃其大而

欲妻忽有女則已矣豈必計其顏哉故以忽自度謂前

之欲妻我者女之顏當如舜華今之欲更妻我者女之

顏當亦如舜英其不足稱佳麗彼此若一也翱翔佩玉

此喻言其既歸而多乘耳泥指女之飾盛者非是翱翔

為旋繞疾行之意蓋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既無可愛甚

矣於勢必為不成好合而有互相角觸之狀故以比於

人之將翱將翔者足容失其重其佩玉瓊琚之在身不

能安而不亂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亦無可稱羨矣於

勢更為不成和鳴而有交相宣聒之狀故又比於人之

讀詩管見

卷三 有女同車

女方藉是為德音其意更以我固齊之孟姜也下嫁而

屈齊姜可不謂加惠於鄭公子而見為德乎我思之

重思之彼以女而古出流音恒多再三以實也至於矯

語有德而為德音則其常掛於齒頰之間不得置焉若

忘矣於斯時也我能反自箱以塞耳以絕不還答與此

以知其交相喧聒尤必同於將翔將翔佩玉將將若亦

安得漫言有女同行而不辭耶由此觀之忽之兩辭請

妻不受齊女異得自謀好女以快所欲耳彼其辨非耦

而戒以師聲皆托詞也未可

毋以寬其不言之隱情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

管見按此篇之詞大要形容齊之欲妻忽而不得耳然忽之為人實比於狂且狡童而齊不知則吟齊之易視刺已具見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管見山喻齊以山東之國齊為大陽喻鄭以鄭國地澗大河所通於齊也扶蘇即今之蘇木本草謂其抽條長丈餘然則扶之為言勢也木可以榮絳而無艷色非荷華之比故齊女之容不佳則稱山有扶蘇鄭公子之姿甚麗則稱隰有荷華也子都之與碩人之碩皆豐腴之意殆為美男子之通稱非古有是人名子都也褻裳篇云狂童之狂也且非語詞蓋以病者之發狂大味蘇者而請妻於鄭公子之為荷華者是將儻齊之大而扶以必從也然鄭忽之浮貌為子都鄭忽之實相為狂且狂且豈得隨以勢乎故其使人見之而以女請妻也竊擬易觀而倫覺難近為之舍浮貌求實相馬蓋為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也

讀詩管見

卷三 山有扶蘇

集傳龍紅草也一名馬藜葉大而色白

生水澤中高丈餘狡童狡童之小兒也

集說張子曰龍是荏草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荏草一名鴻鵠如馬藜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藜馬

管見木之疾者為橋故有以人不和柔稱木強者山有橋松明齊女無綰約之態蓋如彼草屬有龍莖特焉其搖曳澤中為游之象隰有游龍明鄭公子具風流之度乃如也心子充對狡童言則充當訓實蓋男子之虛偽不生通名子充耳子充性慤可愚狡童性滑善脫以齊女之為橋松者而請妻於鄭公子之為游龍者是將用齊之詐而度其必售也然鄭忽之外觀為子充鄭忽之私隱為狡童狡童豈得市以欺乎故其使人見之而以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管見木之疾者為橋故有以人不和柔稱木強者山有橋松明齊女無綰約之態蓋如彼草屬有龍莖特焉其搖曳澤中為游之象隰有游龍明鄭公子具風流之度乃如也心子充對狡童言則充當訓實蓋男子之虛偽不生通名子充耳子充性慤可愚狡童性滑善脫以齊女之為橋松者而請妻於鄭公子之為游龍者是將用齊之詐而度其必售也然鄭忽之外觀為子充鄭忽之私隱為狡童狡童豈得市以欺乎故其使人見之而以

女妻也。漫謂可惡而乃善脫為之略。外觀推私隱焉。一為不見子者乃見於重也。而齊人亦不之知也。

擇兮刺忽也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集傳釋木稿而將落者也。要成也。

管見此六刺忽蓋執其被逐於弟突也。忽以魯桓十一年立其年九月宋人誘祭仲執之脅以立突突歸於鄭忽奔衛其事與怨父莊公之克弟段段擊共若前足相踵然故作者託為共叔段之意以刺之而其詞之足飛能使兄弟不相容者聞之怵然心動也。木稿落者為擇兮擇兮借言怨之怵力詔而形貌傷也。忽猶擇矣。

讀詩管見 卷三 齊風

李

則猶風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則極形容突之逐忽耳。吹謂其根株而披之見忽之既立而失位。漂謂捲其柯棘而從之見忽之出奔而棄國也。叔兮伯兮為弟稱伯為兄稱當實起頭要為數疑也。兩字皆為叔段自指言和女要女與上女漂女四女字則皆為叔段之指忽也。蓋當時段即茶共以怨至莊公卒而段尚存因得見忽之為突逐者是以詩之刺然則直稱叔段之意若曰凡為世子者當繼父為君子。如怨必能安其位矣。而今何如哉。擇兮擇兮風其吹女是如以振於弟突其有位而失位則然不自女始也。女之與突屬兄弟子之與女父亦屬兄弟皆伯叔之次也。向者子以叔為擇女父以叔為風但謂風其吹女云爾。乃今者女以伯為擇女弟以叔為風又見風其吹女若嗟乎叔兮伯兮其以兄弟不相容而成風之吹擇者由予開元由女隨後是為倡於予和於女也。人為之吹擇者由予開

子兮此殊可深慨也。初凡為世子者當繼父有土子。女忽必能保其國矣。而今復何如哉。擇兮擇兮風其漂始也。女之與突屬兄弟子之與女父亦屬兄弟皆伯叔之次也。向者子以叔為擇女父以叔為風但謂風其漂子云爾。乃今者女以伯為擇女弟以叔為風又見風其漂如若嗟乎叔兮伯兮其以兄弟不相容而成風為風之漂擇者由予起頭由女歎尾是為倡於予要於女也。人為之乎天為之乎念此益可深慨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

讀詩管見 卷三 齊風

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管見此亦託為共叔段之意以刺忽也。當中我字作叔段自指其稱狡童稱子者則皆為叔段之指忽也。維屬思維之維故屬變故之故不得滑口讀而按當時莊公之子突甚強能執祭仲以盟逐其兄忽而自立。故下案蒙篇特稱狂意忽被逐出奔每謀復歸於鄭而伺突之聞此主於用詭者直以狡童目之可矣。迨魯桓十五年突以使人殺祭仲事洩奔蔡忽復歸於鄭在狡童可謂得詐與然未幾而突入據蔡忽亦遂為高渠彌所殺。此非常之故也。向使奔衛之日早用自維在叔段之處於共亦衛地也。就而與之言以購其哀就而與之食以餽其口決計舍國終富遠於難矣而忽乃念不到此。故為此詩者度叔段之久於外而安之必自奔共以來熟

思莊公之終不有弟忽突諸公子之終必爭國祭仲為渠瀾之徒之終能弒君是以於共而不悔也忽奔衛而若不知叔段之在共然不與言不與食俱還其後以謀反圖則不克自維其故一童子之無知耳何能不及於難哉忽執迷而叔段早悟即可借悟者以刺迷者也乃為叔段作斥忽憂忽之詞若曰子兄子忽蓋童而狡者今被逐而來奔於衛方竊意其於共見我將以我為同患而與我言也而狡童不然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我知其心所欲言非復歸於鄭不足言也然歸鄭之後必有非常之故生焉不可不欽心以維之也以子之故而子不自維共代維之其故之頓生殆將有盜起於白晝而莫能先喻者於是時而當餐獨使我食不下咽而已其能餐乎嗟乎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而子固無害於餐則何也又曰子兄子忽實童而狡者今被逐而來奔於衛方更莫其於共使將以我為同命而與我食也而狡童不然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我知其心所欲言非復歸於鄭不足言也然歸鄭之後必有非常之故生焉不可不欽心以維之也以子之故而子不自維我代維之其故之潛隨尤將有我生於莫夜而莫克周防者於是時而當息獨使我寢不成寐而已其能息乎嗟乎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子固無妨於息則何也

褻裳思見正也

管見按孔氏穎達曰狂童謂突也突逐世子忽而自立不正孰甚焉雖忽為狡童其失國固宜而突為狂童其亂倫難恕故以此詩惡其不正而思見正於能正者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讀詩管見卷二狡童

七九

子惠思我褻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集說水經曾水出鄭縣西北南入於洧水地理志洧水出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汴梁之洧川縣地近鄭州

管見舊桓十一年九月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此明突謀篡鄭因宋以叔祭仲而盟之遂逐忽也篇中子惠思我以下四句即述突劫祭仲之詞子指祭仲惠順也我突自我也褻裳涉溱褻裳涉洧喻言冒險以入鄭耳溱洧而欲以褻裳涉之雖死不悔此非易事也而突劫祭仲以必行一則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再則曰子不我思豈無他士蓋聲言同行則生子不行則殺子也突之自宋歸鄭所以劫祭仲者如此

讀詩管見卷二褻裳

七九

丰刺亂也

可不謂狂童乎就其狂而思之狂童之狂也殆已同於病者之發狂大心而為且矣其狂豈不甚哉序曰褻裳思見正也其意正於斥狂童之為狂且見之按突不正而惡突者思見正其誰思之蓋亦詭為共叔段之聞而思之耳何也前篇以狡童指忽此篇以狂童指突不暗以叔段則必有疑於名義之不安者

管見此篇蓋設為祭仲之詞以著其專耳在當日鄭突之逐忽自立本由祭仲之盟於宋成之今詩中皆作祭仲自解之詞而其傲慢無禮之狀畢露於四吻問所以者其專者至矣有臣若此其誰能君君臣之義幾如逆首序所謂亂也

子之圭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集傳

管見此章子字指忽我字子字作祭仲自指忽我字故
獨半巷里塗也直為街詢為其意以為祭仲之於忽
蓋曰子之丰兮其貌殊豐滿可不謂美獨何以怯懦畏
人若走哉當子之出奔而棄國人謂我實逐之然我當
入鄭之初適聞子之俟我者已侯我乎巷兮則是早辦
一奔惟懼不得脫也於斯時也予方欲念舊君之情以
送子已不及送矣能無悔乎由今思之悔予不送兮是
於子之破膽出奔求送之而未由也更安從近子而逐
之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集傳

讀詩管見

卷三

七十一

管見此章子字指突我字予字亦作祭仲自指突貌俾
故稱昌將常訓請與前將仲子之將同其意以為祭仲
之於突則曰子之昌兮其貌特盛壯可不謂偉獨何以
輕率矢體若是哉當子之殘位而為君人謂我實立之
然我當入鄭之初適見子之俟我者已侯我乎堂兮則
是早據此位惟恐有與奪也於斯時也我方欲隆詠主
之文子子已不及將矣能無悔乎由今思之悔予不
將兮是於子之奮身踐位求將之而無間也更何驂
子而立

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集傳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管見錦裝衣裝衣而錦者錦裝裳裝裳而錦者三字當
連讀蓋婦人之嫁服也以衛風碩人篇推觀之可矣叔
兮伯兮叔為弟稱伯為兄稱作祭仲指突與忽言駕予
與行駕予與歸予謂祭仲自予也按此二章其意以為
祭仲之於已乃曰彼二子者一出奔一踐位皆其自為
而人乃謂逐之由我立之由我者徒以先有宋之盟耳
然其盟要盟也自宋入鄭之役我不欲行而以要盟行
殆如婦人守身不嫁而強娶者必欲劫之以行於是衣
以錦裝衣馬裳以錦裝裳馬不衣不衣不容衣而衣
則亦不容既衣既裳而不行也我之自宋入鄭其始行
者若此豈得謂子本欲行耶其故實由二子之一以弟
為叔一以兄為伯叔而昌者謀逐其伯而手者以自立
竊謂子不與行其志必不遂也乃於宋誘執予且聲言
殺予則予之不得已而與行儼然馬之既駕莫解其束
縛即莫禁其馳驟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予不可不
其與行者大白於心哉且自宋入鄭之役我不欲歸而

讀詩管見

卷三

七十二

以要盟歸真如婦人守貞不嫁而強娶者必欲劫之
歸於是裳以錦裝裳馬衣以錦裝衣馬不衣不衣不容
裳而不從則亦不容既裳既衣而不歸也我之自宋入
鄭其卒歸者若此豈得謂子本欲歸耶其故總由二子
之一以弟為叔一以兄為伯叔而昌者謀逐其伯而手
者以自立竊謂子不與歸其事必不成也乃於宋誘執
予且聲言殺予則予之不得已而與歸仍然馬之既駕
莫解其束縛即莫禁其馳驟也叔兮伯兮駕予與歸予
何不可以其與歸
者共諫於人哉

東門之墦刺亂也

管見此篇蓋指厲公突之入鄭其於國之不附已者盡
殺之耳然詩著其殘而序稱刺亂則以誅戮之慘實肇
端於篡奪也鄭之亂突實為之
然則刺亂之為刺突亦具見矣

東門之墀如蔗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集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蔗茅蒐也一名葦可以染絳破者曰阪

集說嚴氏祭曰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梁氏並曰墀除地去草也封土為墀除地

為墀町町言有町畦

管見東門之墀言法所在也茹蔗為茅蒐一名地血陸佃曰說文言蒐乃人血所化則草鬼為蒐者以此古者戮人必於沙鄭為墀於東門之外及突之亂國而被戮者至不可數於是人死於墀血流於阪則見在阪者初無他物惟茹蔗而已皆人血所化也慘不可言矣然突之忍而為此則以為東門之墀茹蔗在阪者先皆人也

皆有室也特以其室則通其人甚遠實備處此而中懷二心不使早化為異物則其後將難圖也欲生之而不貸焉

得又何

讀詩管見

卷三東門之墀

七

東門之粟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集傳踐行列貌粟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取就也

管見東門之粟此指社所樹之木也論語云周人以粟鄭當因之矣粟之下其以突之亂國聚人家室而穢焉

者是不一姓度其鬼自為鄰旋成行列其中常有如街巷之通而可踐者慘益不可言矣然突之忍而為此則

又以為東門之粟有踐家室者當我入國之初子苟依我以為主我亦得借爾以為輔夫豈不爾思乎我爾思

而子不我即則將仇我而樹之敵也自取滅門之禍而因彼之同歸於盡以萃於茲令死者而有知又何憾焉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集傳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也

管見風雨淒淒言鄭莊病篤將終之外陰慘似之雞鳴喈喈則象其始卒時適存哀號之聲達於外也於此雖望其復甦特僥倖萬一耳皆云險矣不夷其殆何如哉

然猶有極殆者慮公之危不可虞而強臣遂生異心將不復存總世之君子也若使其後無恙猶得於定位之日既見君子則公之命雖險而不夷且當作危難中

云胡不夷也

讀詩管見

卷三風雨

七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集傳瀟瀟風雨之聲瘳病愈也

集說錢氏文子曰膠膠聲雜也○嚴氏祭曰謂羣雞之聲也

管見此言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則其形容時之陰慘與夫聲之哀號乃益甚也公於是竟以疾終雖求反諸幽

而無可禱禱者皆云已矣不瘳矣傷何如哉然猶有代傷者慮公之魂不得返而強臣遂為逆狀將不復存代

起之君子也若使其傳不絕猶得於襲位之日既見君子則公之身雖遂已而不瘳且當作溘逝後之興悟

也云胡不瘳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集傳晦昏

已止也
管見風雨沉冥白晝如晦於是雞之鳴者亦若忘其時
曙而不已此借言公已夜矣雖達旦而不勝陰慘其哀
就相代身是不絕聲也國不幸而君薨傷喪紀辨衣裳
儼然在憂服之中皆云凶矣不喜矣悲何如哉然猶有
深悲者庶公之尚未及乘而強臣遂行不軌將不復有
承業之君子也若使其祚方長猶得於踐位之日既見
君子則公之故雖遠凶而不喜且當
作禍殃內之吉祥解也云胡不喜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
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蓋鄭之有學校也舊矣鄭康
成曰國亂人棄學業范祖禹曰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此詩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學校之說而集傳定
讀詩管見卷三子衿

為淫奔之作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
云廣青衿之疑則仍用序說矣

管見禮聞來學不闕往來篇中以不
往為詞蓋其時師長之責學子云爾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集傳

管見青衿印今稱藍衫者是也青飾其領為青衿曰青
青者言不一人也悠悠我心蓋以學子之青衿特為其
肩表異而歸以重任耳所由來甚長故自今追溯於心
而不勝悠然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音謂傳喚之言
其類數不已為嗣音以為學校廢而子皆去之縱我不
能自往以相催替我之於子寧不嘗使人諭以音乎寧
不嘗使人至再至三而嗣續以
音乎我之所節為者獨此而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管見自領斜轉至於腰自腰直下子衿皆緣以青腰
以上為青衿腰以下為青佩舊注謂玉佩者非是悠悠
我思又以學子之青佩更為其步增飾而期以遠到耳
所由來亦甚長故至今逸囑以思而並覺悠悠也縱我
不往子寧不來則謂我前之嗣音以速子之來也為子
計之縱我不能於嗣音之後更自往以相催替子之於
我寧不因其使人諭以音而來乎寧不因其使人至
再至三嗣續以音而來乎子之竟自絕者殊可怪已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管見挑與挑字異不得作輕儇跳躍解達訓放恣亦未
安且城上之屋舊無以闕名者泥觀闕之闕言誤蓋甚
矣按此稱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謂村俗下賤之子以紋
翼為業有如挑者肩所荷達者步所遊闕同缺城下

讀詩管見卷三子衿

三

揚之水閔無臣也

管見此篇之閔無臣其意特指祭仲之專言魯桓十一
年左傳曰祭仲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
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宋人誘祭仲
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又十五年傳曰祭仲與鄭伯惡之使其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因標人殺檀伯而遂居標當是時也鄭忽之復歸必仍倚祭仲者忽立而突旋入標祭仲不忘突之先謀殺已必將使忽報突而有言忽不妄突之入據強雖亦將母祭仲仇突而信其言矣然突不據標忽策係有鄭手祭仲之不可為臣也審矣故詩人閉鄭之無臣詩莊為突告於忽之詞以明兄弟當相維以守其國若有人如祭仲者其無良實甚慎毋信其構難之言以自殘骨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

讀詩管見 卷三 揚之水

與誰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管見抑之反為揚謂水勢前高也所以然者由其下積楚與薪而束之若今作壩以拒水然故水因以揚耳水為揚之水則失勢而無力其於束楚束薪之固固不能決之而使流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維為互相聯屬之義子作突自予言女則突之指忽云爾無信人之言所謂人者當隱貼祭仲為是詩人謂突之於忽若曰女今謂人者當自諒否乎每觀於揚之水不流束楚在女之素弱其無若強臣之為梗何者既如彼矣先君既卒我兄弟雖有數人慶其終之不保當致歎於鮮兄弟也所詩者子居於標女居於鄭子維女維予庶不憂其孫子

雖然能免於人之言哉猶有子在為女言者必附女圖子也子為女計女無信人之言也人實迂女也何也女為揚之水而若人乃為不可流之束楚此非可獲以安者試思女之初立由若人立之未幾女之被逐亦由若人逐之其行多翻覆其言固誕妄也以是而云人之迂女實乎不實乎女可就其身之所歷決之而不惟是也子亦何嘗不早自諒乎竊再觀於揚之水不流束薪在予之不振其亦無若強臣之為梗何者又如此矣終鮮兄弟吾先慮於今必無可俸於後者獨賴子二人以標親親以鄭親標有以維二人如一人焉或相倚於久長耳然能免於人之言哉子與女為二人其為女一人言者必而一而皆一也子為女再計女無信人之言也人實不信也何也子亦為揚之水而若人仍為不可流之束薪此非能易其故者試思予前之入難由若人以盟許我未幾而予之奔蔡亦由若人以專逼我神不能禁其矯誣人安得結其忠憫以是而謂人之不信實乎不實乎女更可母予身之而豈共失之

讀詩管見 卷三 揚之水

乎不實乎女更可母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

綦巾聊樂我員

集說孔氏頴達曰縞細繒也綦蒼青色之小別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馮氏復京曰案禮記左佩紛紛紛恍即巾也此巾宜為佩巾或以為婦人裹頭之巾管見鄭之亂不必言公子五爭也只忽與突之更出更入其間矣草之縞亦云烈矣於時國中之婦喪其夫者所在多有於東門之外其塚累累當祭掃之日有女給然以出其哀淚之色皆白則見為如雲也○則則如雲匪

我思存謂主時也於已亡而感念其生時為思存女之所由出東門而如雲者正以此而在見而聞之之人以為彼女之如雲雖則有然而其不忘亡而思存者匪為我而思存則我婦之亦為女固不在如雲中矣蓋如雲者皆衰服以出其身之衣特用布其首之巾亦純素也而我婦則方衣縞衣不布而縵更巾縞巾不素而青徒以我實猶存不至使之傷其不存而思存耳嗟乎世之以男女為夫婦者猶兩半相合而成員也以因亂而寡人之妻女之縞衣縞巾者曾不多得而我婦得之則相顧之餘聊謂我之尚員而已其不員者可勝道哉每員與同猶團圓之謂亦音云者員字先呼云而後作團音耳泛作語辭非是

出其閨閣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

如蕙聊可與娛

讀詩管見 卷三 出東門

七九

集傳園曲城也闌城臺也茶葉華輕白者也
蕙見有女如茶謂其女各以竿數尺掛紙錢而執之將以表墳而為之標也標之狀如茅穗之擢長莖而首着白華然故女之皆衰服則如雲其各執表墳之標而于牙者則又如茶也何以如此以女之夫既歿既感念其生時而思存益痛悼其死日而思且將往而哭之耳且音義同嗟哀戚之聲也亦讀且為疽者嗟入麻韻先呼疽而後得嗟音與上章員字同例舊作語助詞解亦非是夫女之如茶以思且也其見而聞之者以為雖則如茶而我婦不存其中則匪為我而思且也故今若他女望東門而出闌閣我婦極門而守闌閣入而相見縞巾不易也其縞衣之色且以如蕙為之服之吉者也女服山服則悲泣而且女服吉服當歡幸而娛矣嗟乎以是而與為娛人生樂事豈其得見婦之縞衣如蕙而遂舉乃願與以國亂而寡人之妻見其女之思且不見其

夫之與娛則我之得與娛者亦竊以聊可與娛自幸也此外之齊望固不改以入吾心矣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管見卿自莊公當國遠君子親小人延及後嗣忽矣禮儀之亂垂二十年然則此稱思遇時者蓋暗指武公而思遇於繼衣婦賢之時云爾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

集傳蔓延也漙露多貌邂逅不期而會也

管見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殆因秋日悽愴之餘於呼而謁武公之蕙於即所見之草露而興感如此有美一人

讀詩管見 卷三 野有蔓草

七九

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亦武公之復起於地下也曰美曰清揚度武公當日非惟德善亦復貌好其後猶有得諸傳聞徵之圖像者故詩人云然謂夫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此中有我所欲過之人蓋舊以美稱者而沒世色久無如何也設以此時而有美一人出焉謂是固自死而反生者其目之清眉之揚以今證昔一皆宛然未有改則是泉壤猶可作也因之草露間莫測其所自來而忽以邂逅相遇此正我所禱祀而求以矢為願者而冥冥中亦鑒其願而償之此其暢然以適意外驚喜其感念豈有極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集傳漙漙亦露多貌

管見野有蔓草零露多而凝聚為漙零露多而涵濡為漙漙也。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莫得其人言婉如而稱之曰子臧善也。謂夫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此中有所欲遇之人固常以美傳者而極盛難繼亦復無如何也。設以此時而有美一人出焉謂是固別體而同神者其狀之婉如以此憶彼合以目之清眉之揚而畢皆則非衣冠徒外襲也。因是草露耐莫知其所以始而忽以邂逅相遇我將進而奉持之曰國之待子久矣。自好賢之風既熄君與臣之同惡其不臧實甚及今而遇子使我想見縮衣作歌時也。何其臧也。子臧而我得從子以與偕臧是將以同善易同惡之舊而國之亂將已豈不大可幸哉。

讀詩管見 卷三 野有蔓草 全一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

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集說陸氏佃曰韓詩曰勺藥離草也牛亨問曰將誰相贈以勺藥者何也董子答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
無故文無一名當歸
管見溱與洧二水合也溱入於洧故下只言洧之外方溱與洧渙渙風行水上也稱渙渙則必大風揚波其於震盪矣豈得言時之和暢可出遊哉士與女方秉簡兮簡音開一名大澤簡二月宿根生苗紫莖素枝赤節綠

葉葉對生有細齒其香能辟不祥春陸璣詩詠言節俗三月男女秉簡於水際以自後際蓋蘭以闢之簡以開之其義一也水方渙渙入方秉簡士女之心皆志於溱洧而不畏夫衝馳怒激或將自薄水而中人也。於是女之在家而欲往者乃謂其夫曰秉簡之會我欲觀之子能同之乎士曰既且答其婦以既觀也且者歡詞蓋心誦夫洧之外洧訏且樂其口方歎而其詞未畢也故既觀而仍欲往即因女曰觀乎之問而許之曰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且樂且字作再字更字解於洧言外自其家而指之云爾訏訓大字以言殆明其士女集而聲喧闐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訏謂樂者蓋如此維作思維之維看洧之外其見為洧訏者士與女而巳萃聚多而極瞻觀其邪僻之心遂因以生於時女自有士以見他士之無數而維士自有女亦以見他女之無數而維女給士與女樂不可名言矣伊彼也猶俗稱那箇其此也猶俗稱這箇皆指人之言之此謂士

讀詩管見 卷三 溱洧 全二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

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管見鄭俗之士女其以三月並楔於溱洧者上章首四句明其至日而風不避此章首四句更明其至日而雨亦無阻也瀏字从劉劉投也見者肅然則溱洧之清曰瀏其清當為雨後沉陰之積於水對之皆有寒色也謂

測為深似未確殷其盈矣殷當音隱指雷聲說見其時
 兩雖暫歇而雷聲之殷猶未已也乃士女則既盈矣一
 似轟轟者之迹其畢至然豈嘗畏滂沱之復集哉於是
 夫婦中有女欲往觀而以問於士者即亦有士既往觀
 而仍欲往觀乃以許其女私夫不聞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洵之外洵許且樂乎何其各不自禁乃爾
 也士與女之既盈則洵許矣往觀者而或維士或維女
 維之則亦樂矣樂極而謔因之則見士之於婦以伊其
 相謔者女之於夫亦以伊其將謔焉謔何以將以夫自
 格之也夫自格之則如迎婦因婦之則如送謂非將與
 其將謔蓋曰子見伊女獨不見伊士乎子見其女獨不
 見其士乎皆好於女者我亦將以伊士其士為之夫而
 女自今亦可離矣夫草之名可離者惟伊草也士謹婦
 以可離既如贈之以伊草女謹夫以可離則亦仍如贈
 之以伊草耳其樂至此是女尤以
 無忌而長婦人之貞也非耶而何

讀詩管見 卷三 齊

三

國風卷之三

疑園讀詩管見卷之四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 紹祚校字

齊

集說司馬氏遷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司馬貞注臨
 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履氏祭曰此
 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目為列國工室之
 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
雞鳴思賢妃也 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
 管見後序定此篇為哀公時詩亦得但所謂思賢妃者
 即因哀公先有是賢妃而其後失之耳非思古之賢妃
 也

讀詩管見 卷四 雞鳴

一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
 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君可以聽
 也朝

管見此二章紀賢妃欲君之早起視朝而一速再速也
 其初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豈果聞雞之鳴而始為是
 言哉匪雞則鳴也特以蒼蠅之聲觸於耳而頓覺蓬警
 告於君有如此其再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亦豈果見
 東方之明而始為是言哉匪東方則明也特以月
 出之光觸於目而乍疑遂復警告於君有如此

蟲飛堯堯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管見 蟲飛堯堯喻言也謂夜將旦而百蟲作者非是蟲指蠢及蠢或說二物以類交並飛羽作飛非見其生也及既交而偶各相屬每至二三日不解則難生倘之死矣堯為死之別名故曰堯堯即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與庶子子憎凡寢之甚安者俗稱甜即謂有味而甘也兩子字屬君之指賢妃子則君自指者庶衆也說朝之既盈沈昌而統言之心之惡為憎殆不敢言而敢怒云爾按此章之詞乃述君為賢妃嬖速其將起視朝而語之暱如此謂夫宮中所有借以宜子孫則有豈其又為衣之繭絲儲種則亦有豈在若燕之交者以相就而飛以相與固結而堯堯子每見而樂之可以人而不物乎故心之所甘惟願與子於林第間長半醒半迷有同於夢即亦有同於蟲飛堯堯者也而今如彼朝之既盈既昌何哉彼來而以時朝我出而亦以時會朝及時

讀詩管見

卷四 雜詩

而會或後時朝者以會觀君且以歸治事矣因會晚而歸遲能無謂子戀子不起而子憎乎又無謂子牽子不起而子憎乎凡百君子為數孔庶也以若是其庶者而子憎子能安也即代子受過亦可也子若是其庶之請以起子朝矣夫君之語賢妃若是其時雖幸辛不廢朝 滌淫怠慢之習已畢傳於口吻後序以且及下篇並作哀公時詩還之首序曰刺荒也合此而內作色荒者亦外作禽荒度紀侯之用諧與周夷之加烹所由來皆以是也可哀也夫可哀也夫

還刺荒也

管見 後序稱哀公好田獵明刺荒為刺哀公是也但為中野云並驅非田時相與逐獸之事乃於不田時與言彼此自為矜詡之事乃齊君之於田者忘上下而思快

子之還兮遭我乎犴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

其誇已陵人之事也以此言荒而荒為已極矣也 集傳 還便捷之貌犴山名也獸三歲曰存儂利也 集說 許氏慎曰犴山在齊地。陸氏德明曰有說文云三歲豕有相及者本亦作新音同 管見 子作齊君指田者言我則齊君自我也竝驅謂竝馬而驅耳田以習於騎馬為能故君心既荒且欲與能者相校有如此從猶語云照依之謂與用比如字略同凡指者皆以明讓揖我只作讓非拱非拱手以為揖也下二章視此齊君語田者曰子以還稱豈不謂其體之便捷能以馬驅而見為儂乎然非我與竝驅子將不

讀詩管見

卷四 還

知驅者有所謂儂矣夫驅之險莫如山山則有犴險之疾莫如山之獸獸則有肩也驅不險不儂驅險不疾亦不儂儂固可易言與今使子之還我不於他所而於犴之間其於犴者直若兩肩爭突於前我與子因其迹而從之然子於此能不瞠乎後耶我思子之還兮遭我乎後則儂之未易言度當讓而揖我竊自處於不儂而謂我儂也揖我謂我儂兮子之還尚何以稱馬一

子之茂兮遭我乎犴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

管見 上章肩為豕屬此言兩牡及秦風辰牡皆不何獸殆牡鹿之通稱也按詩中稱四牡者皆為馬俗於牡鹿亦呼馬鹿意者鹿同於馬故牡馬與牡鹿並得通稱牡而不名耳齊君再語田者曰子以茂著豈不謂其力

我謂我好兮

之勃興能以馬驅而見為好乎然非我與並驅子將不
知驅者有所謂好矣夫驅之險莫如山山既有獵驅險
之疾莫如山之獸獸尤有壯也驅不險不好驅險不疾
亦不好好又可易言與今使子之遺我不於他途而於
獵之道其並驅者重若兩壯狂奔於前我與子接其踵
而從之然子於此能不以衰耶我思子之茂兮遺我
乎獵之道兮並驅從兩壯兮仍非我匹也欲並驅而靡
以衰則好之未易言度當讓而揖我竊自惡其不好而
謂我好也揖我謂我好兮子之茂兮何以著焉

子之昌兮遺我乎獵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
我謂我臧兮

乘傳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
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讀詩管見 卷中 四

管見齊君更謔曰子曰昌豨豈不謂其狀之惟偉
能以馬驅而見為臧乎然非我與並驅子將不知驅者
有所謂臧矣夫驅之險莫如山山久有獵驅險之疾莫
如山之獸獸尤有壯也驅不險不臧驅險不疾亦不臧
臧猶可易言與今使子之遺我不於他方而於獵之陽
其並驅者更若兩狼急窺於前我與子躡其尾而從之
然子於此能不以衰耶我思子之昌兮遺我乎獵之
陽兮並驅從兩狼兮皆非我匹也欲並驅而沮馬喪則
臧之未易言度當讓而揖我竊自惡其不臧而
謂我臧也揖我謂我臧兮子之昌兮何以顯焉

著刺時也
管見此稱刺時其事時指襄公兄妹相通僖公
為之父而不聞也後序定為時不親迎者非是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瑩乎

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
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

集說孔氏頤達曰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宇李巡曰
著與宇音義同李氏如圭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管見俟我謂以何守之事使我也國之外朝自著而庭
自庭而堂各有俟於其處者蓋為夜士持夜禁以幾非
時之出入耳乎而乃巡徹斥人之聲斥人者皆呼威呼
威之時或先呼乎而得威聲或先呼而而得威聲是曰

讀詩管見 卷中 四

乎而充耳為瓊瑩飾也攷周官弁師掌冕王之冕五采
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為旒諸侯之纁九就瑤玉三
采據此推之則篇中言素言青言黃即指瑤玉三采說
者非素玉而有素玉之華故謂瓊瑩其青者非青玉而
有青玉之瑩故謂瓊瑩其黃者非黃玉而有黃玉之瑩
故謂瓊瑩也然合之則一充耳而已於意何居而纁初
若此殆借以言僖公之嚮晦宴息徒恃其外朝能擊初
不疑內寢之無節而一加僨聽故其時有子襄公乃至
淫乎其妹醜聲潛達而為之父若猶昏昏在夢中也於
是詩人托為夜士持夜禁之言以刺之曰俟我於著乎
而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以朝言之竟夕有
聲可不謂嚴肅與而君遂因此以安枕而則雖有亂倫
於內寢者皆不聞焉是則君之有充耳其采一以素而
不必以素也素者然苟同為充耳不必以素何必以瓊

華也亦仍以著之乎而巳君之有充耳其采一以青而不必以青也... 尚之以瓊瑩之青者然苟同為充耳不必以青何必以黃而不必以黃也... 必尚之以瓊瑩之黃者然苟同為充耳不必以黃也... 使我侯之而不巳於乎而將以懷人之聽反以慕巳之... 聰將求外朝之警而嚴肅反忘內寢之無節亂倫豈不... 謬哉豈不謬哉按東方未明之末章曰不能辰夜即此... 篇注脚也因是而襄公之從文姜不夙則莫其襄公之... 為文姜所從則又如下篇履我即兮履我發兮之云也... 合三詩言之序稱刺時刺衰... 刺無節即謂通刺僖公可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

讀詩管見 卷四東方之日

管見此並前後兩篇皆為公子諸兒淫乎其妹而作見齊至僖公當國其時衰無節有如此然序於三詩或稱時或稱衰或稱無節者避詞複耳其實著曰刺時本病其衰此東方之日曰刺衰亦正傷其時也至東方未明又曰刺無節則所謂時衰者即此讀者通觀之可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

我發兮

集傳履躡即說也闈門內也

管見披詩中所云殆托為襄公之詞以道其妹文姜之... 從已然耳故一章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正不憚早行已非女子之常然時當日升是旦也非云... 味也以妹而來兄之室何嫌而何疑乎乃東方之日兮... 一出再出不已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亦一至... 再至不已於是牽於我而效私奔之跡以履我其身之... 故即始有不可離者嗟乎履我即兮是固期自今以往... 獨於昏暮間在我室矣且不願復見東方之日矣我之... 於彼姝者子其將若之何二章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 下在我闈兮其不憚夜行亦已非女子之常然時當月... 上雖海也猶之明也一以妹而來兄之闈又何嫌而何疑... 乎乃東方之月兮一出再出不已彼姝者子在我闈兮... 在我闈兮亦一五再至不已於是牽於我而效私奔之... 跡以履我其足之將發殆有莫能收者嗟乎履我發兮... 是更期自今以往獨於冥闇中在我闈矣亦不願... 復見東方之月矣我之於彼姝者子其又若之何

讀詩管見 卷四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管見此稱無節蓋易傳所謂失家節云爾僖公有子諸絕有女文姜以兄妹相通而莫之能禁家政廢敗非無節而何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命之

原說孔氏穎達曰晞是口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蕭疏云白露柔晞言露在朝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

管見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喻言也齊在東方至僖公之時雖明公未明然雖晞如未晞然

其意殆猶俗稱昏天黑地也。所以然者謂何以公子諸
兒之淫乎其妹公女文姜之私於其兄固不得謂照臨
中可容有是矣即行事以求諸形狀其全反人違昏不
成順生乃同墜死是竟使頂與踵相易而乖其常也夫
豈不為顛倒衣裳顛倒裳衣哉自上下傾曰顛自上下
翻曰倒首章先衣後裳指公子諸兒言次章先裳後衣
指公女文姜言蓋衣與裳等於裳故先裳耳顛之倒之衣
故先衣女亦有水而卑等於裳故先裳耳顛之倒之衣
顛而裳亦倒之顛之裳倒而衣亦顛各承上文或先
衣或先裳之意來非隨手作及復語也自公召之自公
令之兩公字皆謂僖公呼之來為各使之從為令公子
居外公女居內其得相違者以公之無節致然則公
子之全反人違至以淫乎其妹而來焉雖謂自公有所
呼以召之來可也公女之全反人違至以私於其兄而
從焉雖謂自公有所呼以召之來可也

讀詩管見

卷四 東方未明

新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集傳柳楊之下垂若樊藩也
也瞿瞿驚懼之貌就早也
管見此指言公之無節有如是耳辰即十二辰也辰夜
謂日入至於日也凡歷幾辰其宮中使人候之以驗
時之早晚即以幾人之非時出入此為有節也而齊僖
何以無節由前著之詩推之俟於著侯於庭與堂其手
而之聲不及於堂以內焉則辰夜之法疎矣無節矣故
刺之者言此以明自公召之自公令之之不誣也曰我
觀圃有樊而柳植其中或欲入而折之雖在強暴之狂
夫亦猶瞿瞿驚顧而不無忌憚也今公之宮中豈直如
樊圃乎公宮中之有女豈得如樊圃之柳猶可折乎乃
狂夫之恣行不在外而在家不在異人而在其子其亂
諸宮中以成兄妹相通者無復瞿瞿之意何其怪也揆
厥所由以公之昏急於夜不能申嚴禁令以辰夜故有

女而其子亂也不起於厥則遂於莫耳夙與莫之間
肆其欲以來者妹亦遂忘其醜以從矣以是而謂其來
也自公召之其從也
自公令之夫豈誣哉

南山刺襄公也

集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外
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
姜如齊齊侯道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
薨于車
集說朱氏道行曰錄齊風帶見魯事合觀蔽荷載臨猗
嗟諸章有深意焉諱者不可沒言魯有頌無風而不一
致思也

讀詩管見

卷四 南山

九

管見此篇惟首章刺襄公耳二章刺文姜之如齊以從
襄公二四兩章刺魯之不克為桓公以誅文姜也然
文姜之無忌慎倚襄公之勢而然即魯人之無能為亦
並由文姜倚襄公之勢故至此觀篇中於各章末句皆
用曷字作詰問語益欲使人推究其所由來而知
莫非襄公之為之也此序所為特稱刺襄公與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集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
匹之貌魯道過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魚
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
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
集說孔氏頴達曰對丈則飛曰歸走曰批批散則可
以相通○蘇氏轍曰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

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
以人君而為此行也

管見狐以邪媚而夜出詭行其尾毛深長大恒安而不
舉安下而安也綏本訓安故云綏綏雄狐喻襄公其係
之南山者山在齊南則魯之北境也意者桓十八年公
會齊侯于濼其時固南山在望因指其崔崔者為衆見
之標與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為除道之名勿作自然
平易說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止之義為已歸止懷止猶
歸已懷已云兩齊子在室襄公通馬及既歸魯而又懷
之於是濼之會意不在桓而在齊子適見其為南山崔
崔雄狐綏綏也公之恬淫惡而不悛者何若
是泰乎此其心之憑齊以逞視魯蓋茂如矣

葛屨五兩冠綉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
庸止曷又從止

讀詩管見 卷四 南山

十

管見葛屨與草屨麻鞋同賤幼奔走者取之其首有冠
又復染毛羽絲統為綉以加之飾摹其狀貌殆即今供
役之輜夫取五兩車數也將為葛屨者休其足力故載
以車必五兩而後能容則備預多矣雙止之止作立字
看非語詞也與前後各止字不同蓋以葛屨而冠綉者
皆兩兩為偶先於更代處立而供之此所謂雙止與魯
道有蕩齊子庸止古者賦民之力為庸齊子歸魯時其
在道供役者無數葛屨五兩冠綉雙止乃其最著也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從謂齊子反歸以從襄公也先歸於
魯已有庸後復歸於齊而又有庸其猶是葛屨五兩冠
綉雙止者固不足令齊子惜獨念如齊之日桓實與俱
非齊子獨行也何乃逐雄狐以從之者竟敢以私奔之
迹不憚公行若是哉度其恃所從之
存次早可舉魯桓之命以委之齊矣

葛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管見葛樹也葛麻者既成而剝其皮其仆地之稽悉倒
亂相枕藉是曰衡從其畝詩之言此者謂何以齊子之
從襄公而桓公薨彭生之難夫與問焉若使執法從
事其罪當如葛麻之剝其皮而後快也乃魯人與仲此
大義者或以其為夫人而莫敢辨言故然然試思取妻
如之何哉必告父母也前魯桓之取夫人父母雖沒亦
布几筵於廟而既曰告止則今日以魯桓遇弒將門罪
於夫人慙不可因取妻告父母之文以行之與無何夫
人以喪反因而見之者又皆拆腰而下不復能挺挺焉
是則鞠也際不共戴天之仇曷又鞠止而以隱忍終乎
意蓋以為能沒桓公者必能庇夫人故
畏齊之威而各屈於無所歸咎已耳

新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讀詩管見 卷四 南山

十一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管見克勝也其言析薪必以斧者謂齊子之罪不容於
死既如葛麻之剝其皮尤當如析薪之斫為幾塊而後
大快也乃魯人無除此極惡者又或以其為夫人而不
便拘執故然然試思取妻如之何哉匪媒不得也前魯
桓之取夫人雖由贏之會公自求昏要不能不待人以
通詞則亦以媒而得之者及夫人至而既曰得止得之
於齊也今者夫人有罪在魯魯之人如恐不得獨不可
傲取妻用媒之法以致之與無何夫人有子繼立而安
之者又聽其高處深宮儼然燁燁母儀之主焉是為極
矣處絕不為親之人曷又極止以啓後之故尤無已乎
意蓋以為桓公之死遠意者不可報亦安得問知情
之夫人故魯之惡於諸侯特請以彭生除之已耳

蕭田大夫刺襄公也

田甫田維莠騫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傳曰謂耕治之也莠害苗之草也騫騫張王之意怛怛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集說呂氏祖謙曰騫騫稂皆根莠侵凌嘉穀之狀○黃氏一云口怛怛怛切貌

管見甫田新也田甫田書也種多而收其子耳當日裏公虞其少元新穀甚富大類耕者之專事墾荒

故以無田甫田為戒而中之一曰維莠騫騫維莠稂植而難種惟不盛而種盛可不防其秀之騫騫稂

祭手彼人君之後言填溢庶孽多散志為不才子其狀殆無以異是無思遠人勞心怛怛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則正言公雖少子不必過為身後之慮也遠人謂繼世

讀詩管見卷四甫田

上

之人思遠人者或懷百歲不諱之口以深累其無已之謀其勞心至於怛怛馬怛怛焉則常視有子若無子又難以為有子而懼子之不能更有子於是好肉無厭於彼於此誠不減於田甫田之所為也夫豈不覺其類哉滋固亦如騫騫騫如騫稂手故遠人亦不宜思惟是思之而勞心怛怛勞心怛怛則感之甚者也可無出於

宛兮變兮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集傳宛變少好貌壯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弁冠名

集說嚴氏祭曰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壯字之形也孔氏穎達曰用禮掌冠冕者稱弁師則弁者冠之大

也疏

盧令刺荒也

管見此篇列南山甫田賦笥載驅之閒則刺荒為刺裏公必矣

讀詩管見卷四盧令

上

盧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鉤其人美且德

集傳盧田犬也重環子母環也

管見命使也田之用犬必發其指示以使之故曰命命繫犬以皮鏡項另以皮作帶牽之其相續處有大小二鐵環此為重環也天環套入犬項皮圈內中徑一寸其圍一面稍平繫孔為之也小環以納牽犬之皮帶徑圍約當大環五分之一圍外有柱長半寸柱端作圓核視壯身倍之壯犬入而孔懷其核環因以重斯殆所謂鉤與曰重鉤者其牽犬之皮帶又削木為長三寸倍小環之孔以綴於帶端於是納帶於環而牽之不紊而固差

讀詩管見 卷四 盧令
欲使犬獲其擊其出帶於環亦不勞而解也其人
美且仁其人美且慧其人美且德美謂狀貌可觀非俗
流比也人之良心曰仁其常存不死若果實之懷仁而
有生性則德立而愛行焉髮本女子束髮為飾之名如
禮記所謂燕則髮首是已此稱髮者蓋以象其束身之
整肅如事變然勿泥髮看德相切責也詳勉也八人
思六書總要釋理為思又謹法謀慮不愆曰思此其
由相切責而詳勉者叶音讀腿亦得蓋煩臆為言也自
出借音以通其義可也夫天之生人各有材以為用而
不可枉令其人既以美稱則狀貌絕俗已儼然足稱
彥矣而且察其心則主於慳惻而為仁則其身則歸於
檢攝而為慧則其言則出於忠悃而為德則其行則當
禮而與守國以教民皆奈何抑之如奴隸斯使司其
以供獵事乎揆厥所由蓋襄公之外作禽荒樂而忘返
久矣其人美且仁必將以兼天物為傷慳惻也其人美
且慧必又以聞馳逐為亡檢攝也其人美且德必更以

敝笱刺文姜也

諫盛遊為竭忠悃也內是君不勝其厭怒備以其人為
從狩之人而命之司大蓋所以罪之也其荒若此國之
為良臣為賢士者將安所側
足哉噫此盧令之所為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集傳敝壞
歸歸齊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集說陸氏佃曰魴性旅行
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魴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管見 卷四 敝笱
載之故此言敝笱在梁非刺魯桓之防閑不加以其魚
美之決裂特甚也魚之能敝笱者莫如鰈鰈一名魴然
無類為最橫此與文姜酷似矣將言鰈鰈先言魴者魴方
而身扁可為鰈用以乘笱之間此敝之先驅也既言
魴又言鰈者鰈好羣行相與亦可為鰈用以衝笱之孔
此敝之之後勁也由是鰈居其中為之主其與魴鱗之
屬相聚而噬嗚呼哈即若有以命之先命之後而皆自
唯者然彼笱之在梁欲不敝也得乎豈齊子之歸自
魯而有所行其從既如此矣及其既歸而止於齊也其
從又何如哉于時從齊子者皆欲使會齊侯以成其淫
而巳故以如雲如雨如水狀之凡人道之感每取象於
雲雨更言水者雲降而為雨而雲雨將無已也今謂齊子
則復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而雲雨將無已也今謂齊子
之從皆如携雲以從之徑雨以從之又
拒水以從之所以狀其淫者豈有加哉

載驅薄薄曹芻朱韞魯道有蕩燕享發夕

管見 案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禚四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文姜凡會襄公者五其前之于
禚于祝丘後之于防于穀皆春冬時也惟如齊師一會
則于夏正此篇所云齊子發夕之由來也且二章曰四
驅濟濟垂轡滿馬之身熱既如彼三章曰汶水湯湯
行人彭彭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儼儼河之流激又如
此非夏時而何然則載驅之作作於如齊師也嗟乎軍
中會淫不祥莫甚文姜固無忌也襄公於此亦復悍然
不顧乎於時齊人之憂齊師者為是
詩以刺之故序曰齊人刺襄公也

管見戰始也。驅謂八之疾行有如馬然。勿泥馬說。齊侯山前南山。云。騶五兩冠綵。雙止推之。其所乘之。與每以人行。非用馬者。而其趨途甚急。則於始發之時。即使人比於馬。而為騶馬。故云。載驅其載。驅稱薄。薄者。對下。外字。春發之時。不於晝而於夕。正猶。潛師。充。敵。號。令。頻。仍。一。曰。深。母。曰。薄。惟。恐。失。期。而。不。違。夜。息。也。尊。我。通。勢。蓋。與。中。所。藉。以。坐。者。非。正。指。竹。席。言。第。有。屈。折。之。意。草。平。苑。而。第。暨。立。二。物。相。聯。而。中。可。屈。折。平。苑。者。皆。以。是。整。立。者。皆。所。倚。也。朱。聊。即。今。香。牛。皮。之。屬。草。第。皆。以。是。為。之。夫。齊。子。之。鞞。弗。何。為。獨。取。於。朱。聊。乎。以。時。當。盛。暑。惟。此。為。宜。故。然。觀。下。文。言。魯。道。有。蕩。齊。子。發。夕。非。故。以。宵。征。為。樂。也。亦。欲。避。炎。蒸。而。透。清。涼。云。爾。然。齊。子。得。安。於。鞞。弗。朱。聊。彼。遜。中。之。載。驅。薄。薄。者。寬。夕。不。得。休。其。就。能。堪。之。

讀詩管見 卷四 載 騶

四驪濟濟垂轡滿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管見馬之齊力齊色皆以四為勝。故或曰。乘或曰。駟。特從其入選之。經。辨以別異之。非必四馬。而後言四也。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駟。馬亦黑色。駟。非獨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也。據此。則秦風。特言駟。駟。孔。阜。小雅。六月。篇。特言。比。物。四。驪。殆。以。馬。之。強。力。無。過。之。者。濟。濟。音。際。作。渡。水。看。轡。不。執。則。垂。轡。謂。馬。駐。也。滿。魯。道。當。讀。弭。去。聲。與。下。豈。弟。叶。義。同。滿。水。過。滿。之。貌。其。意。以為。齊。子。發。夕。時。載。驅。薄。薄。刻。不。可。停。於。途。且。以。擬。極。行之。馬。其。德。亦。已。甚。矣。試。就。馬。中。特。健。之。四。驪。言。之。其。垂。轡。而。立。也。如。先。臨。深。涉。而。努。力。急。渡。常。恐。不。及。而。濟。滿。馬。迨。其。被。水。登。岸。沛。然。淋。漓。則。北。交。流。逾。滿。而。滿。滿。馬。曰。驪。濟。濟。垂。轡。滿。滿。馬。之。與。齊。子。發。夕。俱。發。即。與。載。聖。得。薄。同。驪。其。以。德。而。通。身。汗。下。者。何。若。是。其。茂。馬。不。得。已。而。受。迫。於。人。人。不。得。已。而。受。迫。於。齊。子。故。當。魯。道。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翺

有蕩特見齊子之形為豈弟者。每加惠於從行之人。使之勸於賞而無或少休耳。馬固非所惜也。一。集說。曹氏。粹。中。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山。東。至。安。邱。入。濰。乘。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主。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嚴。氏。榮。曰。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一。管見。湯湯音。鏗。謂。汶水新漲。暴怒。其沸如湯也。行人指水中漂流之人。說水突發而溺者。必多其浮尸。皆服是。曰。彭彭耳。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此不可即渡也。然魯道。有蕩齊子之。歸心。迫矣。暫阻於水。而坐立不寧。其周環。繞匝之狀。以視鳥之迴飛而翔。翔者無以異也。豈能須臾緩哉。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管見易湯湯而言滔滔。見汶水之暴怒。雖差而奔趨正。緊也。行人謂舟渡者。與上章不同。儻儻字。从。廌。音。庖。廌。屬。善。走。故。清。人。篇。亦。曰。駟。介。廌。廌。也。阻。汶。水。之。湯。湯。者。及其滔滔而已。不能待。則迫欲渡矣。然未可徑渡也。人欲截流。舟則順流。猝難得畔。岸之可依者。於是行人之。以舟行。儻如廌。與廌之羣友相逐。其去之迅疾。轉瞬已。自渺然。則見為儻儻也。可不謂險乎。然魯道有蕩齊子。之以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而翺翺者。已難須臾緩矣。至。於汶水。滔滔。行人儻儻。則其乘是而渡也。直若汎舟。安。流。可任。其以遊。以放也。又豈嘗因不得泊而稍生疑畏。哉。

猗嗟刺魯莊公也

管見春秋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濞。公羊曰。公易。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猗。猗。也。前。

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馬識於讎者特壹識而已故擇其重而讎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時公不之知方且因從狩而講求於射將以自誇其能焉故齊人見而刺之如此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蹇兮射則臧兮

集傳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揚目之動也蹇趨翼如也臧善也

管見猗當讀上聲同倚與衛風猗重較之猗一例看嗟太息也太息者心氣多鬱其張口出聲時每仰身向後如將有所倚然故嗟曰猗嗟鄭風子之昌兮傳盛壯貌此稱昌者蓋謂莊之肖其父桓公云爾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則桓公之謚所以著其武也莊之氣概雄偉似之此所由首目以昌而其下特注射之臧以立言與頎而

讀詩管見

卷四猗嗟

六

長兮抑若揚兮二句一意抑揚只作屈伸看抑之不見為不長則亦同於揚之而見為長矣美目揚兮抑揚字指目光能遠及說巧趨蹇兮巧出於天然見他人之趨蹇難學步耳以上三者皆於其射時見之故曰射則臧兮蓋身之頎而長者雖抑而若揚以是而射其體勢已表異於衆矣而且美目之揚於射之持弓矢審固為有餘而且巧於趨蹇於射之進退周旋必中禮為適合豈不臧乎於射則臧此以從狩于禮固優為之矣亦識所從者之為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集傳清目清明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姊妹之子曰甥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

至自齊六年九月

管見猗嗟名兮誦莊公之名曰同也美目清兮清與其美目之清是猶未及成人也然觀其儀之表著則已儼然成人之狀故曰儀既成兮儀猶形容態度之謂其既成何以驗之觀於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之臧至此雖成人之後旋以筋骨勁強稱長極者不是過焉可謂既成乎儀如是其既成則洵足以從襄公而狩矣夫公之於襄公甥也襄公之好田弗反已可於虛命篇証之今公以從狩于燕而習射雖終日不衰其本性之安野樂默與襄公不幾同耶因思公之始生其父桓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狩本取於父為類之例耳由今觀之其同則俱同者豈有通於該云外甥多似舅之說而不誣矣此所以言展我甥兮而歎其名之恰合也但亟名之所係既使齊人曰展我甥兮則亦當使

讀詩管見

卷四猗嗟

七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集傳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

管見變柔也詩中多為女子說如靜女其變變彼諸姬是已清揚之揚指眉言與首章兩揚字義各有屬婉與宛同猗五變兮清揚婉兮謂莊公之有柔態而變翩翩自意其如瞻問目皎以清眉軒以揚蓋宛然一文姜也舞則選兮承上射則貫兮起下禮內則子十有三年冬學羽箭為物皆舞所執樂記曰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節莊馬行其級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魏

進退得齊馬舞之選其在是乎時莊公未遠學舞之年常亦肄業及之也於是因其變以舞則自然如法因其變而清揚以舞則分外動人謂非舞中所首數而選之者與但舞之狀以丰度勝不以擊力見也若使舞者而射欲其貫也難矣而莊公不然用之以舞則見其必運更用之以射則又見其必貫也所謂射之誠者豈徒終日射侯不出正而已哉以其從侍而出有發必中者謂必楚矣逮其狩畢而反也有四矢在箠留而不發者謂何蓋以君反自狩當郊原不能周防之地懼有突起以為亂者故當狩而不盡矢特做禮射每發四矢之數留之所恃以禦亂也莊公於此亦致謹焉而狩禮之事固始終畢具矣特其所庸心以禦亂者止在其身之不虞而忘其父之被賊則人所不能釋然耳可勝歎哉按二童凡用十七兮字無隱感慨刺之意悉在句中一

讀詩管見

卷四 詩

三

葛屨刺褊也

集傳魏國名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集傳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虞執焦滑霍楊驩魏皆姬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

集傳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夫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
褊之好人服之

管見篇中兩言好人蓋富翁之別名如今論人之家道者富則曰好故有其富之人為好人魏之好人雖家擁

讀詩管見

巨貴而其務多積以從省畫一若乞乞不能自存者然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其褊心蓋如此糾糾繩狀也以葛為繩即以繩為屨趨長途者彌之履霜當寒而早行也好人不安家居偏願執鞭以逐利於奔走不避霜安擇履哉摻摻所銜反字从手从參蓋謂女之初學縫而未熟其指相拚如握物惟恐失之云爾裳指下體之袴言好人但求裳之完不計其縫之拙有以課女手蓋有以責婦功殆不欲使以縫為生計者得治毫末矣非褊心而何要之束衣以帶褊之緣衣以領也好人之褊心者即懷與裳兩端而已損之至於無可損則其衣之在身必以短為便以惡為安也短衣者要之可也不要亦可惡衣者褊之可也不褊亦可乃有一日焉忽見其必要之又見其必褊之此則其衣之長且美者實為好人在笥之物其平時決不肯服而今乃服之也要之褊之好人服之豈不亦楚楚可觀也哉而在好人之不自適有以章身轉無以寧體固存獨覺

讀詩管見

卷四 詩

三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集傳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掩所以摘髮也用象為之管見按提提不見安舒之義又揅以摘髮非可儼若且貴者之飾多矣特舉象揅屬之亦無謂竊思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三句總為下刺字曲盡形容耳蓋上章言要之褊之好人服之非無為而加此飾也存待之為賞者矣於時好人之至而茫然無以自正其狀若木偶戲以錢屬其腦與身而提之且頻數提之總使其兩足無然實地處其所謂提提與宛然身奉曲之貌左辟辟象實也衆實以其為好人而相與存之好人遜謝不

違而左辟其口。閉塞莫能言。亦欲頰頰必中。而若於耳。且無所加也。特見其宛然而已。宛然者。既無容身之地。及其推讓已定。而身稍直。其兩手之附於身。不知作何措置。則見其時。而搔首不能自禁者。直如以臂指為。而髮之象。掃而佩之。焉。此時此際。度好人之要之者。帶心而于腰為之刺矣。襟之者。領也。而於項為之刺矣。要襟而於之者。衣也。而於身上下為之刺矣。其何以至此哉。今為好人代維之。蓋非他也是。其平時之糾糾。尚履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者。早不勝其計較。瑣屑而論心。如彼是以有時。修飾邊幅。猝見其要之。襟之。好人服之。而其為累於厥躬。有若芒頭棘端之。若人為刺者。發見其為好人。捉捉宛然。左辟佩其象。極如此也。又馬何怪。

汾沮洳刺儉也

讀詩管見 卷四 葛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

集傳汾水名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集說陸璣疏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亦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集傳一方彼一方也英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蕘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集傳一曲謂水曲流處

集說孔氏頴達口郭璞云水為如續斷寸寸有節技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潁也

管見此篇之刺儉刺國中在位者之儉也在位之儉何可刺以其因儉而貪其辨地求者無遺地而飲物用者無遺物也惟辨地求者無遺地故稱彼汾沮洳彼汾一方彼汾一曲以明雖水波浸浸之鄉而必計也惟飲物用者無遺物故稱言采其蕘言采其桑言采其蕘以明雖水濱叢雜之產而必收也蓋汾之沮洳有蕘焉不種而生采之為菜可以佐食汾之一方有桑焉不種而生采之飼蠶可以供衣汾之一曲有蕘焉不種而生采之

讀詩管見 卷四 汾沮洳

集傳可以療病此殆貧民之所取資為利者而魏之在何國一一欲為已有三言字正其命令之聞於下也彼其之子指奉其言以采之之人說若今有司之用差役

其凡行文以其字屬人言者謂字形象人身骨幹之支撐耳音轉讀其則作勢更雄以此狀而橫據於汾張大其言揮斥以采其蕘近而犯之美無度謂彼其之子

之采莫其視莫之美為無度也度就尺言盡寸亦其積之分今采莫而慕其味之美者直如俗云好到一百二分分則無度矣美如英謂彼其之子之采桑其視桑之

美如英也凡華而不實者為英不實之華於華特盛今采桑而見其葉之美者正不減穠華之奪人目特則

如英矣美如玉謂彼其之子之采蕘其視蕘之美為如

玉也玉之為寶天下莫不貴今采蕘而重其品之美者

亦將私為難得之貨而寶藏之則如玉矣美如魚珠異

乎公路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殊異之殊不當作語辭解禮大傳曰殊徽號異器械殊別也

讀詩管見 卷四 游淮

異不同也別於眾而不同為殊異與平常對看可也公
路公行公族按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道
子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
冬趙盾為耗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
行而為公行服虔云耗車戎車之俸杜預云公行之官
是也據此則公行公族有者而公路無者集傳曰公路
者掌公之路中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其意蓋以人
君之車曰路與行為兵車之行列者似可分掌又職司
哈同乃因左傳庶子為公行之說而斷之以為學公路
者亦庶子也義雖可通但晉之官名不知其幾何為獨
美竊意公為官之通稱路本道路之路公路即官道也
每由其道為行俗亦有呼行為行者有公路即有公行
則公行猶云官道耳族字只作家字看路為公路行路
為公行亦以其人皆稱公族則本官家也由此言之美
魚度殊異乎公路謂夫莫為某以佐食豈不謂美然其

子

子公族也
果殊異乎哉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嗚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讀詩管見 卷四 園有桃

五

樂傳合曲曰歌徒歌曰謠棘素
之極者聊且略之辭極至也
管見棘豆實也桃何以為棘蓋狀之作勝於於植醃耳
味有實似素小而酢俗名酸棗雖可供食於果物中並
非桃之匹也以桃為棘者儲之於齋其物殆不輕食以
棘為食者登之於盤其品亦正欲參籛矣此小民家計
而項之務士亦不屑為者乃魏之卿大夫其於園有桃
也方謀以其實為穀其於園有棘也且謀以其實為食
嗟乎是汾沮洳之采莫采桑采葚而由搜括無餘亦即
碩鼠之食黍食麥食苗而由吞噬俱盡也有心者能不
憂羣生之無命與國勢之瀕亡乎於時有士焉其心憂
之而不能忍乃不憚用以作歌又恐歌詞太文且務為
質樸思與里巷之謠相等故曰我歌且謠其歌為謠此
庸夫淺識所能解非自號佳篇也聊以行於國中使之
流播眾口已耳故曰聊以行國士之歌謠以行國者云
何首章言園有桃其實之殺二章言園有棘其實之食

四句即其比事屬詞一倡百和之大端也。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謂我士也。罔極驕不馴也。猶今稱特待之意。罔昏而無知也。罔極蓋糊塗冒昧之至。云爾夫所稱不知我者其人為誰而乃直謂士驕且謂士罔極乎。度爾日歌謠之行國賦試貴顯及至久而得聞必使其依阿附勢之私臣求索亦從來也。已而知其出於某士遂執而訊之。乃謂之曰。女士也。為齊民表率當守身若處女。然今者白丁藏舌而青衫肆口。何其驕也。此風豈可長乎。又謂之曰。女士也。草茅不識忌諱亦因其宜。然國之法令昭彰。各執上當與妖言惑眾同科。於此惜憐何。其罔極也。其愚不可及矣。然而士之心固憤然不服也。因其指呵敢為唐突。故兩稱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初不覺其氣毅詞慤。挺挺還以相詰。有如此彼。人指於桃食棘實者。言子即西斥其謂士驕。謂士罔極者。何其之其狀其出言時。施張官樣非語詞也。

讀詩管見

卷四 罔有桃

三

勿思兩章重復言此。以終者蓋深明其不層置辨獨抱此憂民憂國。抑鬱無可告語之心。以俟死耳。及茲搖尾乞憐。以求免其罪。夫也不可以為士也。蓋字當依蓋棺之蓋立義。亦非語詞。以謂士也。驕又謂士也。罔極士皆不可謂是矣。然士之為歌謠以行國者。一云罔有桃其實之。一云罔有棘其實之。食彼人之為之者。則皆是我。如為之者。可議則言之。者。罔無罪矣。乃子之謂我則曰。士也。驕又曰。士也。罔極其大聲疾呼。何乃據床拍案。推視而為其也。豈不欲作威以純我之。不是而加罪乎。然我之起則有以自信。而雖死不悔者。竊思我之為士不在朝。在官。我心之憂則非涉一身一家也。至於無解於憂。而特為歌謠以行國。亦謂士以上書陳言。為越分。故托於庶人。傳語以冀採聽也。無何今之得聞者。不借為彼人之箴規。而執為士人之罪狀。如子之不知我我親對之。其他亦如子之不知我我意定之也。肺

腸自有夢寐不同。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取皆不我知。則皆謂我驕矣。皆謂我罔極矣。謂我驕者。猶之謂我作死耳。謂我罔極者。猶之謂我尋死耳。眾論僉同。我猶有生。理與嗚乎。噫嘻。以我之辭。辭難平。觸今之昏昏如醉。非誰必舍其生而勿思也。即於我死之後。猶或以棺斂其尸。而蓋之與否。亦勿思矣。而思為何。但使我心之憂存於歌謠。保於國中。自此千秋萬世。知魏存是士。馬則足矣。他何懼焉。雖然。有士如此。可謂聞道矣。不可也。時短負時。改序曰。刺時也。

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 子行役 夙夜無

管見 哥並念 兄序特稱 念父母者 其本一 實情 通念兄 亦所以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 子行役 夙夜無

讀詩管見

卷四 陟岵

三

已上慎旃哉 猶來無止

稟說 張氏 賦曰 直述所以念父之意 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 鍾氏 懼曰 猶來者 不敢必之詞

陟彼岵兮 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 季行役 夙夜無

寐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

稟傳 季少子也 尤憐愛少子者 婦人之情也

稟說 季氏 公凱 曰 夙夜無寐 無暇眠也

陟彼岡兮 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 弟行役 夙夜必

借上慎旃哉 猶來無死

集傳山
春曰國

晉見孔氏穎達曰釋山云多草木也無草木也傳言山
無草木曰山有草木曰岵與西雅正反當是傳寫誤
也抄草木之有岵於此岵字義轉推求絕難得其行
御惟陳氏鶴飛曰岵也岵也岵也岵也岵也岵也岵也
之獨意山脊為岵此其最頂也岵之外有山重垂統
正以固危者名岵岵之前有山步步崇隆以疎起者名
此耳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
大營作將取材於峻險不可到之區因之發徒入山刻
期催督在行役者多憂其不保而其中有人焉帶獨
於孝子不益高之戒以永矢其一舉足而不忘父母之
而及兄之念已其情深一往如見其形者亦如聞其聲
焉用是作歌而痛之音使人惻然不能卒聽也夙夜無
已無已則無寐矣防其已繁其寐而有管攝之人以隨

讀詩管見

卷四

二十九

之是謂必信也上慎游哉止之為言極也行役於此與
此記與同之間非平地可比是宜極慎者游本亦屬其
心而檢束於日舍游游字象其以為不然而搖手之狀
且篇口上慎游游字象其以為可危而搖頭之狀也猶
象無棄棄謂舍其
家而不來云爾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嚴視以稱制時與後碩鼠篇同意皆刺重斂耳但碩鼠
自口重斂之若意止在身此為旁觀之詞則所傷者遠
故不直曰刺重斂而但渾舉之曰制時也閒古文間字
與二章外字對看猶言內也讀同閒者非是桑者指為
後以索賦之人說大雅曰苑彼桑采其下侯甸符采其
劉漢此下民此言厲王之竭跡於下其制削無已比於

采桑也魏衰而事重斂在位之蠹蝕與蠶同則人之未
令催徵以供蠶食其狀為桑者矣閑閑也閑閑猶俗稱
不離門閭之謂行與子還及下行與子遊行字當一讀
以為田連阡陌人所願也由今以思非貧無立錫不可
何以言之每見人之苦於追呼者雖十畝之閒為數至
少而其取給頗仍有桑者焉其於門之有閑固無口不
自外而跨入其內則見為閑閑矣夫誰則能供乎至不
能供而桑者則呼曰坐待終無益自是即行可也我之
閑閑者其來豈不勞甚上之令疾若雷靈莫敢緩也而
在子之適欠猝難補償試思我自何來而能仍以白手
還耶與子俱還庶得藉為反命之
具而免我也我不能為子曲庇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讀詩管見

卷四

二十九

管見泄泄委頓不支之貌逝與溢然長逝之遊同蓋死
之別名也以為今之征斂橫暴其在十畝之閒已屬不
堪其苦若復加多而至十畝之外則不獨民之困於謀
求為無命也即以尊司僅科如桑者焉每以咎其不加
痛加比校其類馬弛廢而見為泄泄者亦幾不可活矣
然至此其遂已乎惟不得已而桑者則仍呼曰還意安
兩逃早辦一行可也我之泄泄者其生豈得久延上之
威活如閻羅莫敢犯也而以子之禍殃轉相波及試思
我亦愛生而甘獨從黃泉遊耶與子俱遊且得
引為同歸之伴而償我也我不能為子作替也

伐檀刺貪也

管見所謂刺貪蓋刺魏之素封而貪者耶若以在位君
子言之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無足怪也以是為刺不已
乎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集傳坎坎用力之聲極木可為車者真與置同于厓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貍貉類素空餐食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狩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集傳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讀詩管見 卷四 伐檀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集傳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困圓舍也鷄屬屬食曰雉

管見凡人以手用力莫甚於作坎故伐檀而曰坎坎借其意也伐檀何為以造任載之車耳夫車之將以任載者惟輻與輪為最勞是以檀雖於車無不宜而其伐而為輻伐而為輪於二者尤專有取也寘之河之干河之側與河之漘者蓋就山而伐之即欲藉水以運之云爾河有水而水特清殆指魏之汾河來自晉陽者言所以於大河之漘也其羣流爭輸為連其迅奔如矢為直其迴旋成渦為淪皆河漲水急之時其狀若此於轉

樣為獨便因乘以致先所伐而寘之之車也故曰河

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淪猗猗以造車

豈猶不供任載而待求於外乎然便利時任計較無遺

貪夫之用心執事言之而巳畢見矣夫車之任載者何

物蓋主於致所取之禾亦兼以致所存之隄恒除特隄

者凡三百廛也一夫所居為廛取禾三百廛則與國中

君子之食色三百戶者等矣三百廛之禾當其刈之為

乘廛之幾一億焉殆為三百億也及其積之以倉廩各

稱一國焉實已三百困也於是按廩之所出以取其租

雖十收其一而車之任載若已相望於道況復存加也

哉至於其庭之有縣貍也縣特也縣鷄也亦皆三百廛

之自供即時取禾三百廛之車所同任載者凡質人以

取禾其正也禾之外復爭致他物以益所取則又其

餘矣然瞻其在庭之際亦易勝指名耶交指一作雞與

獨一類本車載其體肥而味極美特者壯之別俗周禮

夏官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是馬亦稱特也俗又以壯

鹿之獨大馬意者此所謂特即指馬獨舉鷄者以

固有此通稱與駁舉恒特其他可談於會獨舉鷄者以

明雖至小亦備則大於鷄者可知嗟乎君子居何等

讀詩管見 卷四 伐檀

過分之名耳然彼則不自居於小人也處昔時書於
春亦得納錢於官以買職銜此藉為榮強兼井之具也
親之富人亦然以故人怪其素餐也素餐也素餐也而
彼則曰我固君子也身無官守之責而名與縉紳大夫
為伍以是而取我當取有我應有以自奉不素餐也
素餐也素餐也夫亦與以爵受祿之例從同而已何
多顯焉其不知量至於此固將泰侈無度日肆其貪
莫可底止矣何禁念之而太息痛恨與又按魏之重
於碩鼠見之由前篇十畝之閒所云曾不知無幾貧民
之為樂也何獨容此三百廬者之安享無遺哉可知上
焉橫征於下富將取債於貧故至富者愈
富貧者益貧民不聊生而國亦旋滅矣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

讀詩管見 卷四 碩鼠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集傳碩大也顧念德也思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詭長呼也
集說最氏樂曰碩鼠也聚斂之臣此章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耳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既臣之去行也
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
便以碩鼠為猶其君不可也

晉元鼠曰碩鼠為重斂者類以惡稱耳舊因碩與鼠音
同即謂碩鼠為鼠類鼠類須附會而意義亦短蓋為上
若以田之有賦稅之有鼠雖稱害然其小亦也皆
足盡人之食以奪其命此乃今之重斂者以人為鼠其
狀甚大以心之在位者為鼠其勢又甚大則獨為鼠碩
鼠矣以是而求食於田黍其一也即速類而及於麥黍
與黍其實也且他類而及於苗靡不所至一空若其執
能堪之故不勝其憤而告之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再
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又再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也
三無字乃然而樂之之詞言下蓋云苟其不也民使必
不干休耳禮記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仲夏之月農乃登
黍麥先登而黍及黍者黍曰薈合了釀酒供祭祀丹
其品重也禾不待秋而早熟者惟黍麥二種而已他如
稻粟麻菽之類孟秋成苗夏之孟仲計之其但名為
苗則同也然重斂者思以一歲而求三歲之心豈得不
以半歲而求三歲之供乎故以時急徵黍以同時急徵

讀詩管見

集傳碩鼠

三

黍是以非時惡斂其目之為碩鼠者即如見其食我
黍食我麥食我苗黍之外又添此言今未有之災也
三歲貫女實音灌謂預以三歲額征之穀彙積而歸
之如錢貝之變買然所謂重斂者其實如此向讀古思
反與慣同以非本意實女謂貫之自也明其科條
見志在必行重之從來格免贖中其更其魁耳以若謂
為殆必忍於心而為之也其肯一加憐容以善顧乎亦
必忍於心而行也其肯稍為施捨以見德乎尤忍
於口而思也其肯稍作嘆咏以念勞乎亦莫我肯
莫我肯德也其肯稍言之者不禁血戰亦無使其
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直
出而思以死也逝重斂之甚云兩近者死之別名言彼
我以卑命也樂土之主指埋葬之處言所則其捨身之
切故詩中用爰字者皆作急字春如俗云趕緊是已以
為三歲貫女莫我肯一女不我顧我能復如使乎竊嘗

讀詩管見

卷四

讀詩管見

行其野而見有土焉穿之養之封之樹之塚景景以相
 比蓋樂土也果壞可歸微命矣惜哉我其逝矣將去女
 而遠彼樂土天竺墟墓之間適者哀生我獨以一坏為
 樂土也何以言之人生世上非死之足患死而不得葬
 所之患也今之病於珠求絕無生思若復苟延歲月
 而不自裁他時腐屍道塗委骸溝壑無存見而收之
 者及茲而遠死焉雖不免於藜藿藜藿幸免於不葬
 則已矣得我所以是而不謂為樂土其孰為樂土與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國樂國得我其逝矣其其
 而思以死陳靈終之狀云爾樂國之國指地存之亦主
 言直則謂其狂之得仲也以為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女
 不我德我能忘女怒乎亦嘗聞九地之下有所為國焉
 也華香可入淨生安戀我其逝矣將去女而適彼樂
 國矣樂共此域中者猶復地醜鬼亦關驚鬼門我獨號
 指陰司為樂國不尤誕乎而非也我初念之樂國也再
 執念之仍樂國也何以言之人道每無天理神遊能行
 天罰彼主其國者先明正大無所瞻徇則有
 屈抑至死而不得直者舍此其誰與歸我自得所之後骨
 肉歸於土其不教之靈則無所不之也由是旬忽受
 塵生時赴樂門之區幽痛哭涕而陳之當無不受
 理者然則早辨一死又已獲得我直也以是而不謂為
 樂國其孰為樂國與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誰
 之永流此樂不可解而思以死速重報之報云爾樂國
 之郊指海濱之所在言誰字即臨臨所指為碩龍若燕
 不知而伴焉不知故稱誰耳以為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女不我勞我貽哀女若乎亦嘗垂問冥王之國其外有
 所為郊焉雖也獄界得爭土界使人作已度想作安
 想蓋樂郊也別有天地人間何貴哉我其逝矣其去女
 而適彼樂郊矣然人當離憂愁苦塊離離每思借正
 祝以拾之天地四方我獨早以下此幽都為樂郊不夫

唐

情乎而非也我初念之樂國也再執念之仍樂國也何
 以言之因果業報之不徒在冥王之國惟無罪者樂之
 於郊其有罪墮惡道者則入諸地獄以苦之此足大快
 人心也余我以此死深涯而得直其能便女獨安保無恙
 耶
 愚則安得不永號也我以其時聞於郊乃想視之曰道
 怪永號之甚感而不知誰之永號也乃安也哉始不
 料存今日也言此而掉臂去痛癢不聞遺選
 無機以是而不謂為樂矣其孰為樂郊與

集傳唐國魯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
 南有晉水至于變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解
 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
 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讀詩管見

卷四

讀詩管見

集說劉氏謹曰叔虞封唐變侯晉十七傳至晉侯
 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
 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
 而不可故怨名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
 曲沃武公滅晉之罪而魏風首言
 又以此見曲沃滅晉之惡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集傳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漆有角翅或謂之
 促織九月在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瞿瞿知新

讀詩管見 卷四 蟋蟀

管見此章前四句詩人為僖公代叙其好樂之心從以
外則自托於良士而以無荒遊規也下二章同蟋蟀在
堂歲律其美舊注律訓遂於其字語氣微強按說文律
所以書之器也楚謂之聿秦謂之章釋文筆述也述
而書之也然則此稱歲律舊注云嚴紀耳殆與治歷明時
之歷音同而義亦相比其特取蟋蟀以興者度當日
僖公之荒惟是恒舞于宮酣歌于室不復出與羣臣
姓相見正如蟋蟀之由在野在宇而在堂也自堂
而進之則蟻見其入于牀下不復見其出矣作者借此
為僖公感物自勸之詞曰蟋蟀在堂歲律其美今我不
樂日與其隙足發其心之好樂而荒而其以荒瀕死
即將與秋盡好歲俱不永春亦在言中是以為刺可也
無已大康已對未言已大康則蕩佚不可提拾故欲及
其未然而禁止之曰無也然空言禁止而不即其因職
用思者一屬陳警切以勞苦其心欲其無已大康得
承故此章曰職思其居二章再曰職思其外三章又再

蟋蟀在堂歲律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讀詩管見 卷四 蟋蟀

管見歲紀及實則明歲將僖公歲而使之也故曰述行
之趨越者為適於日月言之其除以往來遊則狀其往
來之尤迅疾耳外所居之外也居為齊家之事則非為
治國之事莫非職也而有以思之必求所以施措之此
自宅於不康以防犬康之一法也乃僖公之所思則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是好樂而荒且自忘其外也如是
者非外將不保可勿戒哉然好樂無荒之戒君不知而
良士之愛君者知之則更竊比於君之僕臣以代思其
外其於外之東西北南皆不禁對之神馳而倉皇悲後
必故曰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蹶主足言於上外字切
而交錯耳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
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管見役車收納禾稼之車也役者服勞之義以車代其
負擔如供役然故車曰役車休則農工畢也愜應與滔
義近見日月若水之奔流更無刻可停耳彼邁之趨越
就人行言亦猶不免有時息矣憂字非指一事就其境
其外求之大概可知也家多難則其居之憂敵國構難
則其外之憂以是二者之憂為已憂亦莫非職也有一
思之必求所以戒備之此亦自宅於不康以防大康之
一法也乃僖公之所思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是好
樂而荒並自忘其憂也如是者其憂方且大可勿戒哉
然好樂無荒之戒君不知而良士之愛君者知之則尤
竊比於君之蓋臣以代思其憂其於憂之業集行將身
危殆而家國破亡皆不禁念之練消而嘆維挽之無術
也故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也休休猶俗呼罷了
罷下之謂蓋不可奈何也此於上憂字切亦與前二章
蹶蹶蹶蹶相當皆詩人自明而由作詩之意實有迫切於中而不能不宣諸口者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裳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集傳樞今刺榆也榆白粉也馳走驅策也愉樂也

山有栲隰有杞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

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集傳栲山栲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栲櫛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考擊者考擊也

讀詩管見 卷四山有樞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管見此篇刺晉昭公之被執也史記晉世家文侯仇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晉侯邰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逃曲沃桓叔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按扁中山喻晉都隰喻曲沃晉都主國曲沃其分封也高卑之本有定勢蓋如此但晉都為山而昭公持如山之樞也栲也漆也曲沃為隰而桓叔乃如隰之榆也杞也栗也此則定勢之所由易其主國若被戕而分封者將入而代之矣樞為榆類有鍼刺如栲不生於生莢者名榆俗稱榆錢色白成串乾則隨風飄零故知首章稱山有樞隰有榆者以明晉都之有昭公務為

讀詩管見 卷四山有樞

多藏而一文不吝則為樞初不若曲沃之有桓叔好行其德而萬費輕捐乃獨為榆也栲為不材木匠之如腐朽字从考亦象其虛大耳樞以理之纏結得名或謂之牛筋亦呼為萬歲樹故知二章再稱山有栲隰有杞者以明晉都之有昭公固守財以失助而孤寡不支既為樞則易為栲又不若曲沃之有桓叔藉厚施以結人而虛深浸長既為榆乃復易為杞也漆取其汁以竹筒承之先用剛斧斫其皮使開不加惜也栗則用樹於隰後之以為社主古之戰人者皆在焉故知三章更稱山有漆隰有栗者以明晉都之有昭公由衰微以召奸謀而患生肺厥既為栲則終為漆尤不若曲沃之有桓叔惡厚加以來衆望而奉若神明既為杞乃至終為栗也合而觀之昭公之與桓叔始由施奪殊情因之強弱分勢又因之禍福異歸事為必至理實固然耳桓叔擇所利而為之昭公乃口趨於空而初不自覺此所以享國纒七年而身死非命使人不暇哀憐轉成非笑也子有衣

裝弗曳弗裳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皆就其既死時說故下以宛其死矣申之而即嗤其所有之為他人是愉也子指昭公猶言你耳為此稱者從下他人字對面生也曳妻蓋以被為容之意棄之使偏為曳兩手作合抱勢為妻妻與樞音義通也宛身卷曲不得伸之貌凡善終者肢體皆直昭公為潘父所弒以抱糾護瘡而死故於其死而獨見為宛也他人即暗指潘父所迎之桓叔言之桓叔有篡宗國之謀則絕其親屬之分而轉他人亦可也他人是愉者謂昭公留是衣裳車馬以待桓叔如恐既死而猶逢其怒然乃特借以邀其一盼而解頰耳回思未死之前其擁贊而斬不以施獨不惜於富衣裳饒車馬者固早作如是備豫已哉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考此寫當日昭公之死其境象尤逼真也按喪服大記疾病內外皆掃若大夫徹除注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掃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禮也昭公無疾而愈卒遇難則

讀詩管見

卷四山有極

十四

右見其廷內不及酒場其鐘鼓之在縣未微音如常時而但不鼓考者如是豈復成君薨之禮而待祔為晉如之主乎故曰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猶俗云看字之謂昭公已弒而所迎之桓叔將來廷內非可久居鐘鼓旋當備用是特假死者未遷之禮為暫時典司節攝之人而止然則昭公之生而不振如寄身於國中者至於不免於難乃遂見其無所依託有然也子有酒食何不自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酒食謂其殯前所用以奠者非生時之供具也日鼓瑟則追稱舊事耳樂以導微而特舉瑟言則取音不從如鐘鼓之鑿鑿也從章木室字推看此殆房中之佳治從坐清歌艷曲以相悅與馳此無虛日而昭公之志已荒於時在廷之臣必存地以曲沃桓叔之外憂方大其患當發在旦夕也而昭公則和之口且以喜樂事果急思無為也且以永日命在天明朝不問也其縱情弗諫如此故刺之者以為子之對酒食以鼓瑟非一日矣其以日鼓瑟而惟喜樂永日之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管見此稱刺晉昭公者刺其身之被弒幾至其子孝侯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滿父滿潘父為晉大臣敢弒昭侯豈忘昭侯之有子乎敢弒昭侯而迎桓叔又豈令昭侯之有子終得立乎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蔡傳鑿鑿也

讀詩管見

卷四揚之水

十四

由是以思當晉人之攻敗桓叔而謀立孝侯也潘父之黨在晉廷者不少方恐孝侯不獲守昭公之殯以為喪主矣故爾日之周旋憂服中而以其死衛孝侯者於難定而為此詩以見孝侯之處境極危與夫謀立孝侯之成事為甚艱也然皆由昭公之被弒致之則序以此篇為刺昭公固作者所未嘗明言而意則云然者與

管見揚之水以喻孝侯非喻昭公也白石鑿鑿以喻潘父之黨非喻曲沃之桓叔也水之前軒反流者為揚王鄭兩風亦言之然彼皆梗於束薪之類耳此則見為石之鑿鑿峻巖矗立使水益失其勢矣其獨取白石言者

白字與下素衣之素字調合蓋其時昭公被弒國有大喪其廷臣皆服喪服此所以稱素衣與於同此素衣中有陰為潘父之黨者雖不獲遂桓叔入晉之謀而於昭公之有子平仍未帖然奉之為君也以故孝侯將立未立之時其惟恐懼患不敢出為喪主則如揚之水之弱甚而主退其為潘父之黨以雜處相偏者雖喪服未改猶然見其色之白而其茂視喪主各挺然不少屈固如揚之水而見過於白石鑿鑿之截流橫踞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朱襮喻言也舊謂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不確子指孝侯沃與曲沃無與蓋以沸湯爛物之名與禮記沈肉於湯而謂之爛者相類亦喻言也燭音潛二句乃詩人自述其以死衛孝侯之詞所以速孝侯之出而使人得見耳以為為父後者必為喪主今子以疑賊黨在庭而謹避之有如畏鼎鑊然謂其將沃子也然我則早計及此矣今日之出苟有奸人懷刀而志于之首者我願直前而以頸受之使其血汚我素衣之領

立若以朱為之襟可也素衣朱襟其災豈得減于沃乎
我擬以是而從于子沃則蹈湯之厄有投足於前者而
子仍不可却走也又何懼焉其速之如此而後孝侯不得
已而出其在廷之臣亦各因其出而見之故曰既見君
子君子以位言之主國者之通稱也云何不樂謂昭公
被弑國之凶禍莫大焉不可以云樂也然及茲而使孝
侯之為揚之水者得出而明其為君子即使潘父之黨
之為白石鑿鑿者皆相與面其出而為既見君子表主
在聖繼世有歸則亦大凶禍中之大
依祥也以是而云不樂則何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

管見皓皓以色稱則石勢寔殺而不如彼鑿鑿矣然猶
高出水面以見其白則於揚之水仍抗而不下也晉臣
讀詩管見卷四揚之水

於既見君子之後而未及帖然如此此所以孝侯之戚
心莫釋卒恐潘父之突起為難也然孝侯既為父
後以成喪立豈能不出而令人之得再見乎故上章言
素衣朱繡從子于沃已於是日速之出矣及易一曰而
復不肯出則又從而速之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使之
亦不得已而更出焉耳以為過變雖宜周防有輔亦可
自壯子始以賊黨未明而至疑於將沃子也其事已幸
無虞乃今猶惴惴者豈不謂害非一端或且以子比於
鵠而不免即為矢之中傷耶然我亦早計及此矣今日
之更出苟尤有奸人懷刃而志子之身者我並思直前
而以軀當之使其血被素衣之幅五若以朱為之繡
可也素衣朱繡其創豈得減于鵠乎我擬以是而從子
于鵠則穿札之威有為盾以蔽者而子仍可退保也又
何多懼焉至是孝侯不得已而更出雖未嘗有異於揚
之水而其為君子者乃益昭然由是潘父之黨因其出
而與廷臣再見雖亦未嘗有異於白石皓皓而其為既

見君子者乃蓋面之而不敢背矣夫昭公之弑已成不
樂固非常也孝侯之立未定其憂不更劇哉今者未成
即位以肅朝班先奉為主以行喪禮則他日之於內事
得稱孝子某侯某於外事得稱曾孫某侯某率以是決
之當不至以孝侯之不獲主國為君子
而憂之也故曰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集傳粼粼水
清石見之貌

管見白石粼粼則石下於水而水之揚者將沛然矣於
二章言此蓋明晉之廷臣雖不少潘父之黨由兩奮既
見君子而後亦皆知孝侯之為嗣主而帖然下之也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命指孝侯之命言以為人之竭忠
謀國當利害難決之時惟以致身為主而已如我之言
素衣朱繡從子于沃再言素衣朱繡從子于鵠非無故
讀詩管見卷四揚之水

而為是危辭也以君之有命而我以是復其命耳於時
我獨聞之而人皆不聞及今難定之後見其平康不見
其艱險則君於事前而有命其使我一一聞之而斷然
直以死許者殆深覺其驚心動魄而不敢出以告人也
夫豈料其安然無恙有以濟君而並保
其身哉由今念之重自幸還重自危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

且遠條且

且遠條且

集傳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
而香烈朋比也且嘆詞遠條長枝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集傳兩手曰

集說嚴氏祭曰此詩言桓叔之疆而不及

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

也柏猶伯也故松从公柏从白然則桓叔之

叔義有合與今湖南寶慶及江南安慶徽州

言桓叔之疆而不知所取義亦未審晉俗同否

詞致爾雅釋木云梓者聊又云木下句梓亦

句之意也又集韻引爾雅梓者聊音留叶柳

柳與柳俱從卯本卯字音有釋柳者謂其枝

柳以此仿佛推度可知聊之為言亦只為木之

讀詩管見

卷四 椒聊

四

高其態耳椒非喬木叢生多條此不以幹疆

者支疆則下句而梓者聊故椒曰椒聊也

養衍盈升養衍盈句皆舉其實以見椒聊之

文言椒聊且遠條且可見蓋椒之稱椒聊以

其實之蕃衍於條者各就一條言之多則至於

亦可以盈句何條之遠而椒聊之盛哉椒聊

有針刺不可近實性辛溫大熱人食之走氣

則於椒聊而言其實之蕃衍盈升盈句者乃

一章即繼之曰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二章即

其之子碩大且篤當日昭公封桓叔而將啓

乃謀昭公而將絕其後此昭公之子碩大無

以成其碩大也碩指氣體充溢言其威望之

為大碩大無朋則明其據封邑以凌晉都匪

屈身奉之者皆以為無朋也碩大且篤則明

其務厚施

其務厚施

以攜晉衆非惟小惠在傾心感之者皆以為且篤也於

是桓叔之為叔比於椒桓叔之居曲沃而以支疆則此

於椒聊之遠條叔疆而姬將不立叔以支疆而姬將不

能以幹立故再言椒聊且遠條且以重歎之兩章四且

字無限感慨見昭公之後其子若孫之偏於曲沃者當

視極極之為椒聊遠條存日盛也夫烏知其兩處極哉

綱繆刺晉亂也 國亂則昏姻 不得其時焉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

綱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

子兮如此邂逅何

綱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

子兮如此粲者何

集傳綱繆猶纏綿也良人夫稱也隅東南

隅也邂逅相遇之意戶室戶也粲美也

集說李氏樗曰國語難曰女三為

祭而又曰祭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管見綱繆束之固也東薪束芻束楚即今之火把是已

古來昏娶者皆用之近俗猶然三星毛傳以為參宿其

在天在陽者亦儼然在戶焉當不以句虎宿之象主新
伐為吉曜來臨也以是為詞而亂之意見矣蓋國亂則
民之室家皆懼不保是不得不於男女之未會者必
泥也故不期備禮但求有歸所用者只綢繆以束薪
束芻束楚此外可無計畫亦即不暇顧吉惟恐後期所
值者雖三星之在天在陽在戶中復何禁忌與觀二
章於見良人見祭者之問特用避遊二字其情事之急
遽苟且已如繪也按此詩乃旁觀感憤三嘆之詞謂男
女之當昏而自道者非是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指
女子說子兮子兮如此避遊何子並指男女說子兮子
兮如此祭者何子指男子說其三用如何字並猶奈何
云爾蓋憂之也彼男女必不解事只知成之歡幸未
悉將至之離愁晉之亂生不夷國人如托危巢即積薪
耳風火倏忽流亡相踵以兩日而計今夕之見此良人
見此避遊見此祭者將共悲於後之永不相見而難為
情且同悔於前之漫然相見而多此恨也奈之何哉奈

讀詩管見

卷四

四

杜刺時也

管見唐風杜凡兩篇序於後篇曰有杜之杜刺晉武
公也編之無衣之後則知此篇序曰杜刺時也其非
刺武公之詩固不待辨矣然究之當何時也案史記晉
潘父弑其君昭侯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孝侯
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
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
復立孝侯子却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而沃莊伯
開晉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
莊伯晉人共立鄂侯子光為君是為哀侯由此推之則
所稱刺時殆刺莊伯之先後弑君伐國以亂晉之時與
晉亂而公族之在晉者因亂出走其情狀黯然而傷此
杜之與感所由先有是篇也然序於後篇明言刺武

公此不明言刺莊伯者曲沃至武公始并晉其前雖
封如桓叔亦不著其稱號以避晉也且曲沃之亂晉
由昭公之封桓叔啓之序並不言杜刺昭公者以前
椒聊綱繆二篇可通觀而得之耳椒聊曰刺晉昭公
擊曰刺晉亂則杜一篇其為昭公之啓亂以
成此時亦由來已歷歷也故序但曰刺時也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
焉

讀詩管見

卷四

四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
焉

集傳杜特也杜赤棠滑滑盛貌
踴躍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
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畏畏也
管見杜杜為晉公族之避亂言也杜為梨之酸者梨音
與離同本草釋名梨利也其性下行流利也甘為棠
為杜棠者糖也杜者澀也杜之為梨有流性有離音有
酸味彼人為流離之子而抱酸心者其孤子無依日之
以為有杜之杜可矣又賈思勰云梨核每顆有十數子
種之惟一子生梨餘皆生杜據此則杜之與棠其生
一本其分植之從不同甘也晉與曲沃之公族所從出
非有二本其得於曲沃者皆為棠之甘其為曲沃所
儒不得辨保於棠則一變而為杜之不甘矣杜不
甘而其葉似甘故曰滑滑曰菁菁滑為醜酒之名酒有

讀詩

甘意是以零象之詩中於我特稱菁菁亦狀其榮華
而甘云爾木之有葉猶人之有衣晉公族之因亂出走
與窮約小民不同則其衣之在身猶然潤澤光美有如
杜葉之浮落菁菁也然行人耳而目之則或以此生盜
心矣念晉之亂起於上試奪相睡於時下之奸民必有
乘機攘竊雖白晝無人而無問之者此在習慣之行旅
猶懼不雲况公族乎蓋公族平時而徵逐於室公朝不
過厨父之兄弟及同姓之諸兄弟一旦後履亡命與
行人相錯以行其頽影自危誠不能寸步釋然也故一
曰獨行獨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再曰獨行獨騎豈
與他人不如我同姓皆切念其兄弟與其諸兄弟而不
勝悽惻也他人即指行人之說嗟行之人胡不比馬人無
兄弟胡不伏馬意謂行人之於我分不屬兄弟則難保
其不為寇賊以虐我之獨行此所以獨行獨騎也夫
視覺之時以不明言而心之疑惶懼固如是云也
比為匪人私約入路之虞亦待也與伺同義蓋何

詩

詩卷四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羔裘刺時也 晉人糾其在位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 維子之故
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 維子之好

集說補天 廣曰先生任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以
為不致強解此正得闕疑之意近世諸儒皆據兩雅有

人之獨行於路而以 取者首揮入無兄弟點同
之兄弟言二章以無兄弟點同 兄弟言不得混
看以公族而有教獨行 兄弟言不得混
結彼行以之生其心始而比焉 兄弟言不得混
秋之社而不哀其窮乃見以為 兄弟言不得混
菁而將利亦有也於此而欲其 兄弟言不得混
哉胡能 兄弟言不得混

讀詩

居居究究惡也之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謂兩
雅乃是集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者則
居居究究之訓
亦未可據也
管見羔裘即羊裘檜風曰羔裘道遠孤裘以朝羔裘
翔狐裘在堂小國猶然則晉之在位羔裘亦常服也豹
法約非二物而一再言之其意與鄭風所云羔裘豹
飾同皆形容在位之貪者其手之攫奪財物孔武有力
與豹無以異也但古人立言蘊藉只疊稱祛袂之飾不
明說出字字便難索解人耳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
此正指其貪之實也書曰懲遷有無化居居積蓄也貪
者之務多藏則見其積之必積而無化居居積蓄也貪
居居究究搜索也貪者之工析利則見其搜之又搜而兩
索無遺利焉是謂究究自從也我人懷所有以為己有夫就
羔裘者之居居究究皆自我人懷所有以為己有夫就
不於其豹祛袂而目擊心傷耶豈無他人維子之族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鴟羽刺時也 昭公之後
肅肅鴟羽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肅肅鴟羽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維繫也言不能去諸懷耳故久黨
也以為在位者多其謀自封而有事於居夫豈無他人
哉而子獨曰居居者何蓋他人之居或由其後易操其
先仍不屑焉米故也子則自其初在位以至今茲平無
日不有事於居則其經歷長矣故矣此所以維子之故
而不能去諸懷固獨覺其為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
者且在位者多其患無賄而有事於究亦豈無他人哉
而於子獨曰究究者何蓋他人之究雖使其先專志其
後亦稍淡焉非好也子則由其見在位以逮方來將無
日不有事於究則其耽嗜篤矣好矣此所以維子之好
而不能去諸懷更有獨覺其
為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者

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傳蕭蕭羽聲鴉鳥名似鴉而大無後趾集止苞叢生也柵林櫟也其子為早斗殺可以染阜者莠樹怙恃也集說季氏本曰鴉木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于苞柵之上

蕭蕭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

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蕭蕭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集說陸氏佃曰說文云丰音寶相次也蓋鴉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丰口黃氏一正曰稻一名稌

讀詩管見

卷四 鴉羽

辛

王氏逢口本草法凡云梁米皆是粟類徐氏鳳彩曰黍稷稻粱非成熟於一時者而今皆不得執見從役非

矣

管見鴉雖水鳥而不啖水中之腥物則黍稷稻粱其所求也鴉似鴈則性當同之故其有聲蕭蕭奮羽翼以成行相與集于苞柵苞棘桑者徒以求黍稷稻粱不可得各迫於飢而為是無所之狀耳鴉似鴈而大集其而鴈可該矣木叢生為苞如柵棘桑之分類叢生及雜糝叢生者皆是柵實椽子棘實酸棗桑實甚人猶采食之則鴉之紛然來集殆急而思齧其葉與土荒而穀不生人無以食作者即物象之窮感以驗民情其善於形容乃至此王事靡盬王事即晉之事也周衰諸侯皆無復有王者獨至國有征役則以奉王命為詞防令怨可分任亦利威得上假當時蓋習為成例矣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孝侯及子郭侯當曲沃莊伯之時郭侯子襄

侯亦侯子小子侯弟晉侯緡當曲沃武公之時此詩與下無衣有杖之杜相聯彼二篇皆屬武公則此稱刺時殆即指晉之亂於武公時也武公之亂晉其先虜衣侯殺之並誘召小子侯殺之且無論也即晉侯緡之志由周桓王使就仲伐曲沃武公而位始定自時厥後凡歷二十八年武公始并晉彼其未得并之先武公豈能安乎以此度之終緡之世晉國無歲不征役以備曲沃者有所謂發其名得蒙桓王命號仲之已事以令其國人

則晉事之為王事蓋有由來也鹽之苦者謂之鹽字多鹵作古與苦字下从古同例蓋指鹽鹵水說亦通鴉水其苦有大毒能殺人靡無也王事靡盬此半截含糊語讀者須得其言下之意其意云何以為王事之苦靡有盬也而其苦之不可喫則不異於鹽之實能殺人是靡盬猶有盬也王事若此於是從王事者有行日無還期少壯相繼出而留獨垂老之父母而已故耕作廢息一切黍稷稻粱之屬皆不能熟也黍稷一類二種春

種夏熟亦可夏種秋熟痛中反復言之一日不能執稷黍再曰不能執黍稷明兩時俱失平至黍稷稻粱皆不能執不執則不生人絕食而鳥亦絕食此所以致鴉之反性木止而自救也父母何怙怙相保也言何怙孟度其必死耳彼蒼者天其行久而不息故以悠悠稱焉曷其有所指掩身之坎言人死而得葬地為有所謂夫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黍此非有待更斃亦或他有所斃也我父母羸餒瀕死將求一扶持顛危者以相怙其何怙與然不敢異其生猶望同穴得所其骨以能歸於土也今仰而思之悠悠蒼天我有不忍不呼者父兮母兮泉壤可藏卒無與為身後之托以云有所曷其有所手諒非僅臥於室必且暴露於原矣可勝踊泣也哉父母何食言死後也檀弓云既葬而食之注既葬則有虞祭之食食所以為食者此章之言食殆指此極主之別名檀弓云靈主道也周人徹重焉注始死作靈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適又云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理之

讀詩管見

卷四 鴉羽

辛

種夏熟亦可夏種秋熟痛中反復言之一日不能執稷黍再曰不能執黍稷明兩時俱失平至黍稷稻粱皆不能執不執則不生人絕食而鳥亦絕食此所以致鴉之反性木止而自救也父母何怙怙相保也言何怙孟度其必死耳彼蒼者天其行久而不息故以悠悠稱焉曷其有所指掩身之坎言人死而得葬地為有所謂夫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黍此非有待更斃亦或他有所斃也我父母羸餒瀕死將求一扶持顛危者以相怙其何怙與然不敢異其生猶望同穴得所其骨以能歸於土也今仰而思之悠悠蒼天我有不忍不呼者父兮母兮泉壤可藏卒無與為身後之托以云有所曷其有所手諒非僅臥於室必且暴露於原矣可勝踊泣也哉父母何食言死後也檀弓云既葬而食之注既葬則有虞祭之食食所以為食者此章之言食殆指此極主之別名檀弓云靈主道也周人徹重焉注始死作靈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適又云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理之

讀詩管見

卷四 無衣

五三

然則禮以葬日虞既具食為食則易重而為主是即此章之上言食而下言有極者耳謂夫王事靡盬不能蔬黍稷此其失於更甚並難也存所蔬也我父母以蔬餒竟至死不獲效首足形以葬於此仍欲踵既葬而虞之制以供之食其何食與然鬼之求食弗克將姑期刑未為主置諸中以立極焉使精魂得所憑也今復仰而思之悠悠蒼天我且有不忍不告者父母死曰考妣几違莫據無得瞻某甫某妣之存以云有極焉其有極乎自是雖為孝子終心且絕雖有祖廟祔日不聞矣可勝疏勸也哉父母何嘗嘗為杖祭如今俗以七月中祀其先人者是已曷其有常之常謂倫常也當貼子事父母上講謂夫王事靡盬不能蔬稻粱此非猶可更蔬亦卒他無所說也我父母以蔬餒死既逾時早不及斂而葬之既葬而食之則當霽露既降雖欲因悽愴之心以事於常其何嘗與然報本反始事有阻而心不忘方念子事父母主則養及則葬既葬則祭用祭則時此千古不易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我尤有不忍不問者父母愛子偏令無一不至子事父母偏令無一能至罪惡叢集莫由徵至情至性之恒以云有常曷其有常乎然則我生自父母如不托于毛裘我未嘗食父母實不減於泉鏡矣可勝擗標也哉

列於諸侯

集傳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以武公為晉君

集說輔氏廣曰安謂不隍柢古謂無後患。廣氏案曰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暇每交而占之故

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志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集傳天子之卿六命燠燠也言其可以久也

讀詩管見

卷四 無衣

五三

衣之在身乃為吉與燠矣夫章身以衣不衣則為災災則不吉反是者吉也燠對熱言不對寒言衣寒則加之熱則禱之惟燠則兩加適稱不至以難勝而待禱也當武公受命之日必衣其命服以拜賜於王王於是言今之諸侯皆得侯者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諸侯之比王卿皆命卿者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夫何天不之欲其衣七其衣六於與子同而不向我以求安也吉安且燠者獨與子異哉嗟乎王之美武公而言若此非因以勸天下諸侯之歸賂而何君子以是知周之不復振也

有衣之杜刺晉武公也

管見前稱杜杜此稱有衣之杜為兩篇小示分別以避重耳前篇杜杜言故晉昭孝非之問曲沃桓叔強子莊

伯慈之以獻君伐國晉公族之出亡其狀如彼此為
有杖之杜則指曲沃武公代晉之後言之史傳稱武公
代晉二年卒于獻公立獻公六年桓莊之族傷八年士
薦說公謀殺欒季公其亡者奔虢是時尤有亡而
於道死者以視故晉之公族其狀又甚有如此也夫桓
莊奪宗武公三統晉君以成之遂代晉不十年其子獻
公畏偏效尤頓使桓莊之發殺者已作鬼鄰亡者衛為
餓等何報應之速也惜武公不及見耳故詩紀武公卒
後之事而意則追咎武公也序
稱有杖之杜利晉武公者以此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
讀詩管見 卷四 有杖之杜 五五

管見杜與甘棠同本而味獨酸其言杖然生于道左道
周者喻公族之流離失所竟至乞食於路使行人見之
皆不勝其蹙眉感額也凡言道左者皆以右為尊而讓
之此乞食之狀周即周行之周道周謂道之通者此乞
食之地也於何見之觀下文一稱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再稱彼君子兮噬肯來遊兩噬字正為無可噬而求噬
也君子以位言猶貴介華胄云爾中心好之承上彼君
子兮說曷飲食之承上噬肯適我噬肯來遊說以為今
有人而在道左道周者將不免於死而猶見其生直如
有杖之杜之生于道左道周然彼何人哉非吾儕小
也乃君子也彼君子兮何因頓若此以其無可噬耳使
我而供其所噬則君子將以噬之故而肯適我不嫌輕
身也且不惟肯適我而已即欲其來與同遊而亦肯賜
方謂此間樂矣嗟乎彼固為君子也我之中心好之者

殆以其窮無所歸而蕭至特念彼所為肯適我肯來遊
之故他非所急惟噬其急則我之於君子必有以飲食
之而後可今還而自許我猶無飲食以自供亦噬又曷
所資以飲食君子而供其所噬乎好之而無以飲食之
心則有餘力則不給也有見杖杜之生于道左道周
即聽杖杜之死于道周而止耳其孰使之然哉

葛生蒙楚葳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讀詩管見 卷四 葛生 五五
葳蔓于野二章曰葛生蒙楚葳蔓于域其被讓而死之
本末具見矣王風采芣篇序曰懼讒也葛何以喻讒以
其生而多節在旋即以誕目之誕為荒唐之稱彼讓者
之妄肆牽引亦如此楚棘皆叢生之物楚荆也古者刑
杖以荆則見楚而痛心生棘一名酸棗樹實小而酢則
對棘而酸心亦生也合而言之葛為讓狀葛生為讓與
之狀葛生蒙楚蒙棘為讓與而使被讓者抱痛全酸不
得自伸之狀此世子之所由以死也死而葬之于野其
壘為域是欲其首足形而使人勿見者於野間域間而
又見葳蔓之蔓生焉本草稱葳有赤白二種服餌方少用
惟欲瘡方用之故名葳然則臨野域而觀葳之為欲即
有觸於葬之亦為欲而不勝地下之悲也故首章總之
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二章總之曰予美亡此誰與獨
息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而此字即指上野
與域言誰與之與猶言伴也獨處獨息謂亡者即息為
寢之別名案此言誰與獨處誰與獨息及下誰與獨息

集傳葳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
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域壘域也
管見此篇之刺獻公刺其聽讒而殺世子申生也其詞
則托為申生之婦云云耳何以見之首章曰葛生蒙楚

並起後二章歸于其居歸于其室之意
見他八莫能與所與者惟我而已

角枕祭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傳傳祭爛鮮
明華美之貌

管見角枕錦衾絃具也今為死者之枕皆以方布斜對折之縫作三角如菱狀所謂角枕者以此非生時所用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亡字與字解見前此則指此角枕錦衾言獨旦亦謂亡者耳亡者終古如長夜似無旦時然世子非罪殫死其精爽固神明也有息以同於夜度亦有與以同於旦者如後二章謂墳墓為居謂塋為室其不以亡視亡而以存視亡皆此意耳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讀詩管見 卷四 葛生

五六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集傳夏日永冬夜永
居墳墓也室壙也

傳說程子曰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唐氏汝諤曰夏非獨思於日但思因夏日而蓋永冬非獨思於夜但思隨冬夜而俱長總晝夜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

管見夏之日冬之夜只反復言之不更增一字覺後人寡婦賦極意鋪叙轉未免淺鄙也百歲之後乃平則言死之通詞非必待百歲之謂歸于其居歸于其室則于亡者之獨處獨息獨旦憂誰與而矢以身與之者其志遂矣由是詩所云千古而下當想見晉獻公之時世子死孝世子之婦死節蓋兩足不朽有如也

采芩刺晉獻公也

獻公好聽讒焉

管見此篇刺獻公之聽讒蓋刺其聽讒而伐公子重耳於蒲也何以見之篇中凡三稱晉陽孔氏穎達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獻公十二年以蒲邊秦而使公子重耳居蒲則首陽乃其境內山也伐蒲之命當獻公二十二年其時太子申生以驪姬之讒自殺於新城公子重耳及夷吾適來朝夷吾先居屈驪姬因譖二公子曰申生之藥肱二公子知之二公子聞之恐垂耳奔蒲夷吾奔屈初獻公使士為之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冀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謝曰無戎而城隍必保焉又申之曰三年將尋師焉馬用慎及退乃復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其侈口無忌蓋自恃其私於獻公亦早得陰附於夫人驪姬者當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之日內如驪姬外如士為必共讒二公子之歸保其城以起亂謀也於是獻公之伐蒲伐屈若不存已矣今攷史傳而載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使

讀詩管見 卷四 采芩

五七

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獻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翟卻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不如此走梁梁近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遂入梁論者謂夷吾以不能守而盟有如何守將誰與校乎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此文公之所以霸也以此是定二公子先之奔蒲奔屈而讒隨之在夷吾猶難自解在重耳則可白其無他也作采芩者之意蓋如此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芩采芩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

管見各章首二句皆即其事以為隱語即所謂諷言也
求而欲得之為采葑采葑采葑並用疊稱者欲見其
急於求而惟恐不得之意葑甘葑在諸藥中為之君
可知諷者首言采葑葑喻重耳之即諱主國而不能
屈於蒲也蒲有首陽首陽之頂為巔特係采葑於首陽
之巔蓋借表其抗心之存以明妄耳苦非苦葑乃大黃
也味甚苦其得苦之通稱而與葑連之屬別者以其功
力有將軍之號可知諷者再言采葑苦喻重耳之除
莖壯士而有而備於蒲也蒲之首陽其巔崇隆其下正
多僻與特係采葑於首陽之下蓋借揚其藏奸之所以
示諷耳葑菜屬南北通稱蕪菁蕪音同蕪菁音近親借
其音則為無親可知諷者更言采葑葑喻重耳之欲

讀詩管見 卷四 采葑 五

行大事而即將發於蒲也蒲在首陽下首陽當蒲城南
其東則指繹特係采葑於首陽之東蓋借指其遠逸之
方以告變耳然而言也皆人之憑虛造說以為之者
類以苟亦為詞而已苟字各承上采字亦字各對下得
字以為苟其采之亦即得之其意危疑警動欲使聽言
者注念首陽而制之於先發也其實所言采葑采葑肯
陽之巔言有志於為君者其冒上如是一似已為情狀
信真而有信也而究之無信以其稱苟亦者固無信也
稱將軍者其名黨如是又似已為秦侯爭附而有與也
而究之無與以其稱苟亦者亦無與也與相結識之意
所言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言有甘於負名無親者其伺
覷如是並似已為踪跡可接而有從也而究之無從以
其稱苟亦者亦復無從也從指遮為告受之自言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旃本旃類其幅常搖以人言為妄而舍
之必樂手作搖狀如旃故舍曰舍旃耳且各章舍旃並

用疊稱當分貼奇亦二字說凡進諷言者雖事涉子虛
當其陳說利害加苟亦二字皆足使人聽而然之所誤
不小也故告以舍旃舍旃使人言之以苟為詞以亦
為詞者一切絕無然也人之為言胡得焉得即指其所
言采葑采葑采葑而得之者為得耳謂夫諷言易入而
我以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告之此其間非猶有不可舍
而猶有可然也竊思人之采物以得為期然非實采之
而卒不得亦並存實采之而仍不得者今言者曰采葑
采葑首陽之巔采葑采葑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
東皆其人憑虛造設而為人之為言要不過稱苟其采
之亦即得之是首陽有人其於葑也苦也葑也且不必
其采之而又胡云得焉然則苟亦之詞終為無信終為
無與終為無從者惟是舍旃舍旃不必疑其猶有不可
舍惟是苟亦無然不必疑其猶有可然也夫何公之
盡不捨之而盡然之遂不
忘情於首陽而隨以師哉

讀詩管見 卷四 采葑 五

秦

集說錢氏天錫曰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
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
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秦
始僻遠實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詩無傳
而秦風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集傳白顛顛有白也寺
人山小出於使也
管見初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沂渭之間馬人蕃意
非子父大駱居犬即屬今西安之興平大駱有適子成

讀詩管見

卷四 車鄰

李

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不果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績虞時伯翳嬴氏祀號曰秦嬴地當今之鞏昌隴西境亦不廢大駱之適子成居犬邱者非子之曾孫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遂滅犬邱大夫誅西戎據此則車鄰之美秦仲蓋以受命為大夫而至周因至犬邱而傷犬邱大夫之族之滅於西戎也而有車鄰謂車之庶且多而弗駕耳車之狀於屋弗駕而徒設之則猶屋之相次彼以此為鄰此以彼為鄰矣故稱鄰鄰有馬白顛謂馬之閑且馳而弗乘耳閩中以白顛為孝臉馬其忌其不祥與騏驎之左足白者同今有馬而弗乘直如忌其凶然是未嘗白顛而猶之白顛矣故稱白顛舊注謂鄰鄰為眾車之聲謂白顛為名馬之稱的顛者誤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二句須一氣讀君子指犬邱之族言傳由列服系本世家故統稱君子寺人之令謂往時君子之有寺人以為內小

臣也於其將出必先念寺人傳命以飭典司車馬及為車馬之僕馭者乃今則未見我君子寺人之令焉於是非無車也有車而弗駕但見為鄰鄰而已非無馬也有馬而弗乘但見為白顛而已豈不哀哉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箏今者不樂

逝者其耆

集說曹氏粹中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

有也○黃氏佐曰竝坐者同坐非竝肩而坐也

管見阪高喻中邦之尊隰下喻西戎之卑其體統之有定勢固然但中邦如犬邱其族乃為西戎所滅而未有以報之則為阪有漆隰有栗也漆取其汁先用剛斧斫其皮使開此在秦犬邱之族其以被傷而身無完膚者

讀詩管見

卷四 車鄰

李

蓋猶是也栗樹於壇為社主古之戮人者皆在馬論語曰使民戰栗以視西戎之滅秦秦大肆凶殘而秦莫能加以傷其毫末者亦猶是也既見君子竝坐鼓箏謂往時大邱大夫之族其以時燕祭燕相與竝坐飲食者皆有樂以佐之也鼓箏及下鼓箏舉一二端以該餘耳鼓屬伶人所司勿作君子自鼓箏既見言及見其事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逝為死之別名耆猶易稱大耋也蓋耆老甚云爾不必泥八十曰耆解以為君子之竝坐鼓箏此合族以相樂也於昔則既見之豈惟今獨忘之乎乃昔者樂而今者不樂則君子之以戎難而為逝者久矣由其生時之年齒加以沒後之歲月約略計算君子其皆至於耆也豈堪回憶也哉枋西戎滅秦犬邱之族在秦仲三年及十八年而後宣王命為大夫則秦仲之至犬邱距西戎難作之時也十五年矣故言逝者其耆以深致痛悼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箏今者不樂

逝者其亡

管見幽風曰取彼斧戕以伐遠揚大雅曰芟彼桑柘其下隰甸捋來其剋木之罹災患者莫是過矣本草曰楊柳絕橫倒順插之皆生易曰枯楊生稊又曰枯楊生華木之受長養者亦莫是過矣上章漆栗對稱與山有樞同此章桑楊對稱與南山有臺同其意亦以中邦如犬邱其族竟為西戎所滅而卒未有以報之故再言阪有桑隰有楊也既見君子竝坐鼓箏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此亡字若就常解言之始死為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亦通但與前逝者其耆語意胡縮轉一層耳按當印犬邱之族之滅也西戎盡舉其尸而投於河故蕭葭三章一稱宛在水中中央再稱宛在水中坻又再稱宛在水中坻也宛與唐風宛其死矣同義謂其身被殺以抱創護

痛而死則皆卷曲不伸而見為宛耳宛而在水中中央在
水中城亦水中也此其投尸於河明矣以是言之則此
稱逝者其亡蓋傷君子既死其骸骨不獲收葬想當代
為鳥有是謂亡也嗟乎秦仲之言至此乃益不勝其痛
悼矣其能一
日忘西戎哉

駟驥美襄公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集傳孔甚也阜肥大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集說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驥非特
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也○徐氏鳳彩曰駟驥
孔阜齊色又齊力秦以牧馬開國其後猶大蕃息與○
嚴氏黎曰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

讀詩管見

卷四

李

管見駟驥孔阜符指公所乘之馬言周禮凡頒良馬而
養乘之然則毛馬齊色物馬齊力皆以乘計也四匹曰
乘故良馬或稱駟亦或稱四明其與駟馬之稱不必其
者有別耳如此章言駟驥孔阜乃一馬之稱不止於四
而後稱駟末章言四馬既開乃衆馬之稱不止於四而
亦稱四駟四二字只作一良字活看可也舊注多以兩
服兩驂當之謂古者皆以車山與今異不知田之有車
惟借以載軍裝敘獲禽而已若即驅之以狩即陵阪險
谷澗不可避其何以行之哉馬之名無多於魯頌駟篇
者然有驪而無驥意者同為驪而深黑如鐵亦堅壯如
鐵故加驥名以特表為驪之傑者與六轡在手舊注謂
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轡故惟六轡在
手今按一車四馬而用八轡是以轡為則也說文鞞引
軸也夫鞞以引軸用革為之其大當如鞞以皮鞞大如

緯者六一人之手惡手執之玉引軸者以行車也四馬
八轡以為鞞惟兩轡納車之轡而六轡在人之手則馬
之力不及於車而全萃於人人將如車何又將如馬何
哉竊意轡者為轡梁絡頭也一轡之成其物有六如馬首當
面橫施者為轡梁絡頭下者為轡口上繞耳後者為轡
轡口中銜為轡干夾銜繫長帶為轡手另有皮如帶屬
銜左為轡繩六者缺一不可改轡稱六轡六轡在手亦
特指言公之乘馬其於駟驥孔阜者施以轡而執之如
此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媚子猶云幸臣弄臣耳蓋不必
能狩者不必能狩而亦從之其他以能狩而從之者實
繁有徒殆不
可勝舉矣

奉時辰壯辰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集傳辰時也碩肥大也拔失括也

讀詩管見

卷四

六十三

管見奉時辰壯辰壯孔碩此殆言當日之狩有如余之
哨鹿者壯指壯鹿言齊風還之詩言茲驅從兩牡與此
正同按詩中凡稱四牡者皆為馬俗於壯鹿亦稱馬鹿
而古時以鹿之大同於馬遂於壯馬壯鹿並通呼為壯
而必名早辰壯即哨鹿之謂獨其詞文而已辰壯如辰
夜之辰謂守候也辰夜者惟恐失時之某辰在辰壯者
亦然公辰壯而以時其有從公以辰壯之人則奉公之
時為時而謹承之是曰奉時辰壯及其辰壯而壯來矣
有見為孔碩者此應謀所以獲之也但辰壯只二人
為宜多則不宜值茲辰壯孔碩非善射者與俱其能獲
乎而公之奉時辰壯者則於射甚善其射也壯自左求
而右射之其舍拔則獲不足言也可異者壯不自左求
而自右來公則命射者曰左之而其舍拔則獲與右之
同射之善至此其技神矣按左射者今稱換手箭最為
難工故詩人特於狩中之奏能奇妙者抽出言之此外
皆可從略也又拔者釋括之聲聲舍拔則獲猶應弦而

覽云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儉歌驕

集傳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輶車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儉田犬名長喙曰儉以車載犬蓋休其足也

管見按此章北園及晨風北林乃秦先世之邱隴所在也古惟帝王之墓稱陵則諸侯以下當通稱園也秦至康公時北園又稱北林與陵字異而音同蓋其蔭後為之耳遊于北園遊者因勞而休憩之意公之于北園一切從狩之田馬田車田犬皆整肅莫敢少終此足徵其尊祖敬宗之心於北園未有失也公之可美者在此四馬既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注閑以木

讀詩管見

卷四 車馬

卷四

為之所以防馬者公從狩之馬皆良選而以四馬稱其閑不在北園何云既閑耶於未閑而見為既閑所以欲戒田馬者固有令矣輶車鸞鑣為輕義取其載少而行疾於從狩無稽途也其引車之馬於街外有鑣鑣之外無別置以驚者蓋有鑣而復有驚欲其以鑣控馬而容與有節得因驚之鳴以為之度也小雅稱和鸞離離禮稱在輿則聞鸞和之聲皆謂此今從狩者車為輶車而其馬之鑣則如鸞鑣何以故以其地當北園各戒疾驅而事徐行於是鸞鑣而見為鸞鑣而以節制田車者又有令矣載儉歌驕舊注並謂犬之短喙者為歌驕爾雅作獨儉說文但稱獨未審即歌驕否也按本草言狗類甚多田犬長喙善獵吠犬短喙善守據此則狩者惟用長喙之儉無取短喙之得歌驕二字不作犬名可也儉以從狩而驕以狩畢而歌驕歌止也其稱載者撥之歌驕莫如載然行則載之不行則否今至於北園而其歌驕者乃似當行而以車休其足力然未嘗載儉

而見為載儉所以約束田犬者亦有令矣夫公之遊于北園其於田馬田車田犬之屬各有令如紀律嚴明雖近習之嬖子長也之射夫無或踰者他徒御不待言矣豈不洵可美哉

小戎美襄公也

管見小戎之美襄公美其能念伯兄世父也史記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印並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印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二年戎圍犬印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其後遂不聞蓋旋以病卒也於時襄公念世父之虜

讀詩管見

卷四 小戎

卷四

而歸歸而病卒為甚切故詩人代叙其事以美之如此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鞠盜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亂我心曲

集傳小戎兵車也檠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游環鞞環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騏驎文也馬左足白曰騏驎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中委曲之處也管見此言世父之擊戎先以乘車不利而被虜也小戎之車世父所自乘非甲士用以戰者世父自將擊戎志欲破之蓋視戎為公麼無足比數耳故以名其車曰小戎伐從人從爻殆人之賊者與衛風稱信人同即指主

車之僕馭言收謂其先世父被虜獨遺所乘之小戎其
僕則收之以歸至今猶存也五蔡梁輶輶車輶也舊注
謂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衡橫於軾
下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按此乃北方獨輶車前用
橫木為衡以駕兩牛若小戎用馬非如牛之有肩衡
於何施取駕馬之法度今所資夾板套包之屬皆一定
不可易則知車用兩轅轅中特容一服馬古與今同之
講家不解鄭風叔于田之兩服本以兩車之服為喻言
於是車之用馬服馬只宜一偏云古者必兩因之服馬
之駕車車轅斷宜兩偏云古者獨一其牢不可破蓋如
此他不暇悉辨也細繹梁輶乃二物不得混看蓋夾車
之左右直而長者為軾其短而橫施當車軾之前後以
貫兩軾者梁也五蔡謂梁與軾之木質美耳若南方情
木檳榔木極堅勁而文理雜錯此為蔡也蔡取音亂必
目之意曰五者凡采色皆以五稱故借其數以明班駁
之至云兩游環脅驅陰刺鑿續二句言車之有游環皆

讀詩管見

卷四

李

為驂馬之制設也游環以鐵為大環中徑四寸許又以
小鐵環徑寸許者數枚聯絡成串下綴大環上續於軾
端左右各一以分貫驂馬之軾軾在中觸之而環皆轉
故曰游環驂馬各二游環者後以分軾旁出使不礙於馬
以軾端左右二游環者後以分軾旁出使不礙於馬
前有約制直伸使有助於服馬及其驅也服馬惟一亦
有鞵而短幾尺餘即係於軾以駕軾其軾之方在車之
端驂馬或二或三四皆可各有鞵而長計丈餘並係於
軸以挽軸其軾之方出車之脅是謂脅驅陰鞵即謂游
環之納軾也環外為陽內為陰故納軾於內為陰鞵鑿
鑿也蓋為治金以鑄之各其鑄若鑄然此為固矣文茵
暢輿暢猶俗云快也輿受軸而轉使車行如流水豈非
暢乎合而觀之小戎之車制盡善至此更無可訾議者
然當其駕之而擊戎則於人有不利進求其故是殆
精於造車未免疎於擇馬也故曰駕我騏驎為青黑

色以左足白而稱騏驎俗名孤蹄與白頭之為孝驗馬
者同忌不可用以駕也按詩之言此非真駕騏驎也持
欲諱世父之被虜而歸咎於馬此立言之詩體耳泥看
者非是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君子指世父世父當為太
子以欲報戎而讓襄公為太子核其位德皆於君子稱
也念謂襄公念之念為言念則提心在口念之至也公
何以若此以君子之溫其如玉故

其身之威靈氣燄當令見者偉為如火烈烈而莫敢曷
也至言其不厲而溫之體段乃如玉焉則言念之時早
懼其不克而或為戎虜矣其後果被虜而居西戎者歲
餘此公所謂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也曲為心竅之深處
亂者心無主而不知所為耳按此章可為車戰之戒世
父之擊戎特自乘車以督戰非盡以車戰也然猶不免
為戎虜將所難憑士卒安賴乎而
論者猶談車戰不息無乃愚甚

讀詩管見

卷四

空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騅龍盾
之合蓋以履軾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向為期

胡然我念之

集傳赤馬黑鬣曰駟黃馬黑
喙曰駟驪黑色也盾干也
管見此言世父被虜得歸之後戒於乘車之不利乃更
習馬以謀身入擊戎也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指世父自
乘之馬言凡頌良馬而養乘之四牡謂乘之之良馬非
必四也駟職注孔甚阜肥大也俗於甚者皆稱好於好
者皆作圈圍為孔象詩中每以孔字代好字孔阜猶好
肥大云云兩轡為馬絡頭其物有六不可以關一故稱
六轡在手謂其執是以乘馬非御車也騏驎是中駟驪
是騅中騅二字勿泥車看蓋借以喻中軍及左右軍也

軍有中軍其以馬擁世父於中者既如車之有服馬以居軍中軍亦有左右軍其以馬翊世父於左右者又如車之有駟馬以居左右此皆齊力不齊色故特指駟駟就盾言以實用考求竊謂今之造勝牌者近是其狀取諸圓外畫虎頭為飾中徑二尺七寸執之者可以蔽身亦能繞身而舞以是使步軍分隊習之及其合也相與以舞而形勢不一有變化之道故以象若龍而曰龍盾若據古圖所載以革為之製方以長廣上而覆下雖差足為蔽而難用之以舞其合不生變化畫龍於表無而取義古人殆不為此迂拙之戎器也蓋與履軸皆借名亦只詳龍盾之製耳盾如一大笠其內有橫木令執者以肘貫之於手指所近處又即以製盾之為大圈使可挽其圈如履其以手指挽圈如履之有軸也按轡非驟判乃服馬之搭腰皮所以納之使負轅於車內者故名轡履即搭腰圈以鐵為之如環非有舌也履用鐵

讀詩管見

卷四

李

而軸用皮履傳於轡軸自馬身下垂入於履而上挽之最有功故於盾內之圈非以鐵為而此於鐵履於手指之挽固非以皮挽而亦比於皮軸之挽也蓋與篇內蓋續蓋鏹三蓋字並以見兩物相屬之固與鑄成者可一視耳以盾言之盾之有圈可挽如履軸其圈之屬盾甚固而耐挽則有同於蓋也以上詳言世父之再謀擊戎其以馬軍分中與驟而躬率之主於伐又以步軍執盾前驅使之有藉以蒙而為伐之地也五章所稱蒙伐即指此言念君子溫其在邑亦念世父也前言溫其如玉此但言溫其則明君子之自為戎虜而得歸溫其雖覺如故而其形容面目枯槁黧黑則而可以如下言矣邑謂犬邱也先在板屋而今在邑此足見其自戎而歸然既歸而不忘情於戎則不安於在邑者不安於在邑而仍在邑殆以君子如玉之身不復其乃甚也故公之於世父復不禁言念君子溫其在邑者不遠他計獨憫憫以安養其身相勸勉而已方何為期胡然哉

念之則世父語公之詞而公述之者也世父何期期於殺戎玉以謝大父仲其憤不顧身蓋久無我念矣故語公曰我由板屋生還以來其於邑中急謀馬與盾之有備方以何者為期而子顧不知之乎乃今特以我之溫其在邑而慨然念之苟非不知我之所期而胡以然哉此則我之於子有霄天不解也其語公如是而公之述不能忍於口而去諸懷者

伐駟孔羣公矛蓋鏹蒙伐有苑虎韞鏹膺交報

二弓竹閉緄勝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厥厥良人

秩秩德音

集傳亦云三隅子也錄予之下端平底者閉弓禁也儀禮作緇緄繩縲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

讀詩管見

卷四

李

也秩秩有音也
管見此言世父之謀擊戎其備既具而疾甚將死乃屬其事於公也儀禮謂用薄金為甲以衣馬恐無此理凡甲之有鐵葉者亦卒初不用之以戰則軍裝之虛飾也於馬設之不大有喚呼按伐駟即夫馬之別稱伐駟人之賤者前言小戎僕收伐為主車之僕馭此言伐駟孔羣僕為掌馬之廝役也夫與馬紛然叢集莫能舉其數故以孔羣該之孔羣好義羣為多稱孔羣即語云好多耳公予蓋鏹非以白金飾鏹為鏹鏹也鏹為公牙受柄處柄與鏹相入而甚固亦不減於以鏹而合之者是稱鏹鏹蒙伐有苑蒙突冒也伐擊刺也上鞞龍盾之合鏹以履軸此用以蒙之也步軍主之由是以馬軍之為駟駟是中駟駟是駟者因伐駟之孔羣而執公牙蓋鏹以伐之其具與盾相助而乘以深入是固世父再謀擊戎之志也然溫其在邑之時其身已委頓而不振其志

讀詩管見

卷四 兼葭

主

將鬱抑而難伸。此未如其有苑何矣。苑宜讀如蘓。與小雅我心苑結之苑同。有謂蒙為雜伐為中干苑為文貌。若非是虎。韃韃虎韃韃名也。若泥以虎皮為韃。言有不免用非。其材者。韃韃之韃。當貼世父之胸中。或云韃韃亦云。馬膺皆未確。蓋韃以虎名者。其意以我玉為大羊之類。惟虎足以噬之。故其名韃。為虎韃。以視名車為小戎。尤足見其膺之所存。非直破或並欲手殪戎玉也。鏤膺。銘刻其心之謂。借虎韃以鏤膺。則不殺戎玉。殆有身雖。而心不死者。與交韃二弓交非二弓相交。二亦非。下弓為二也。按交者。付與云。爾世父之膺。早於虎韃。之至於蒙伐有苑。而其膺不遂。乃舉此鏤膺之韃。而交之。公故云交韃。韃以納弓。二而一者也。當其交。亦復。分弓不納於韃。而與韃分。而二之。則二弓矣。弓何以。韃韃為二。以其弓。而。不。張。正為竹閉。纒。滕以固之。故不納於韃。而二弓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載初也。始也。纒。寢。而。又欲興。纒。興。而。又欲寢。此言君子之

兼葭刺襄公也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集傳兼。似。作。而。細。高。較。人。又。謂。之。蕭。葭。蘆。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為。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集傳。而。乾。也。淒。水。清。也。交。也。湄。升。也。小。渚。也。集。說。孔。氏。類。詩。曰。謂。伊。人。在。水。之。湄。然。則。湄。是。小。渚。言。小。渚。者。渚。汙。皆。水。也。小。人。也。以。渚。易。知。故。繫。渚。之。言。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管見此篇之刺襄公。蓋以。魯大邱之族之滅於西戎。者。至。襄。公。而。並。缺。其。祀。故。刺。之。也。按。兼。葭。族。象。也。與。大。雅。稱。敦。彼。行。葦。之。意。同。以。植。物。之。同。本。蒼。生。者。無。過。於。此。兼。葭。為。族。象。蒼。蒼。色。深。青。會。族。之。際。盛。也。淒。淒。清。冷。之。意。喻。族。之。會。衰。也。采。采。則。與。割。取。之。矣。喻。族。之。遭。滅。也。大。駱。犬。印。之。族。本。盛。而。忽。衰。遂。至。於。滅。此。足。以。借。觀。也。白。露。為。霜。霜。更。白。於。露。與。上。兼。葭。之。蒼。蒼。色。深。青。者。正。相。映。而。愈。顯。也。白。露。未。晞。晞。乾。也。兼。葭。有。淒。淒。清。涼。之。意。則。生。氣。索。然。而。並。葉。乾。矣。於。此。而。白。露。未。乾。其。為。霜。乃。正。繁。也。白。露。未。已。已。為。止。義。見。兼。葭。而。至。采。采。以。相。為。副。取。是。當。靡。有。子。遺。而。云。已。矣。乃。白。露。則。未。與。之。俱。已。未。已。而。為。霜。之。繁。其。日。方。長。益。不。可。以。喻。言。也。詩。之。詠。兼。葭。而。獨。有。感。於。是。時。者。何。禮。記。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人。之。追。遠。事。亡。有。所。不

能已於秋嘗者恒必由此故大駱犬邱之族之為戎滅
其可哀而宜祀作者特借兼葭霜露以啓襄公之忽忽
若忘而生其悽愴也一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再曰所
謂伊人在水之涘又再曰所謂伊人在水之涘伊人即
指大駱犬邱之族言以為我言兼葭蒼蒼正似謂伊人
在水一方已耳而正不惟兼葭也即我所謂伊人之
為霜露不因伊兼葭以追念伊人哉我言兼葭凄凄又
似謂伊兼葭在水之涘已耳而又不惟兼葭也即我
謂伊人之同於兼葭而當感其哀者亦復在水之涘焉
際此白露未晞能不因伊兼葭以感懷伊人哉我言兼
葭采采並似謂伊兼葭在水之涘已耳而並不惟兼葭
也即我所謂伊人之同於兼葭而宜傷其滅者亦復在
水之涘焉際此白露未已能不因伊兼葭以傷心伊人
我夫伊人為大駱犬邱之族其同盡於戎難者何云在
水一方在水之涘在水之涘也由當以西戎之逞虐盡

讀詩管見

卷四 兼葭

主三

舉其尸以投於河莫可踪跡故下並言遡洄從之遡游
從之而終不如因兼葭之所在以求伊人之所在也遡
嚮也嚮水之上流為遡洄嚮水之下流為遡游從之謂
求伊人之所在而踪跡之也遡洄從之是將以伊人問
諸西戎矣但西戎之疆已久其蹤跡之問之不言不
敢而曰道阻且長道阻且久其蹤跡之問之不言不
上流自西戎地在焉故就水以宿成地則宜求諸上流
而稱遡洄其實以伊人故而遡洄從之將問諸戎勢必
會水而就道也道為我人出安之憂不可以周行稱故
總以阻目之而且道不許其程以為憂之憂則遡馬
而長矣而且所至地為鬼方鬼方陰屬右出於其路
有事於濟矣而且地為鬼方鬼方陰屬右出於其路
者為舍陽就陰是左而右矣其道若此而謂戎可問
乎夫固知遡洄從之而莫得伊人之所在也寧惟是
即令求諸水之下流而遡游從之大駱犬邱之族其為
戎所滅而投諸河者事本偶真而所得傳聞之言或謂

死在水中或謂死在水中坻或謂死在水中坻亦莫
能確指其定在然則遡游從之要不過於其稱究者想
見伊人之被殺而死有卷曲不得伸之狀於其稱水之
中央中坻中坻者想見伊人之死而葬於浮又有漂泊
隨所之之狀而已於此而求其定在殆終不如即兼葭
之所在為伊人之所在也嗟乎伊人杳然而獨憑兼葭
以寄慕為之族者當霜露之既降其悽愴之生於心度
視尋常為加甚而惟恐其祀之疎也獨奈何襄公之不
哉然

終南戒襄公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
渥丹其君也哉

讀詩管見

卷四 終南

主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集傳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
白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屋漬也繡刺繡
也將將佩玉聲也
管見史記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曰戎無禮奪我岐豐地秦能攻
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於時襄公受命歸國其勢
遂已而泰而無周初不待其明年之立西時祠上帝而
後見也故詩人作終南以戒之其詞如此終南何有有
條有梅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明終南之屹然西周周天
子先世之陵多在焉其始之營壘樹之表之封之皆昭
昭至今春於何知之條為山楸此塞樹也本草載其至

詩管見

卷四終南

王

秋則垂條如線謂之楸線故楸一名條陳風曰墓門有
 棘又曰有梅梅與棘並種猶楸與松並稱也其為墓樹
 亦可知紀者立石表墓以紀其謚號功德也惟帝王稱
 紀蓋自古已然矣堂為封墓之名檀弓子夏述夫子之
 言曰吾見有封之若堂者是其謚也君子以位言主國
 者之通稱即謂襄公也至則已及止則不行至止言襄
 公之既歸其國非以過終南之下為至止也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殆述其歸國之時修然被命服以受賀樂海
 耳飲酒濡首故其頰如渥丹非生而然者其君也哉其
 字指公其君謂公之君也以周雖東徙而以故豐之
 地賜公彼終南條梅中仍有其君宅焉正當瞻望寢園
 以恪守臣道也乃今觀君子之至止其為錦衣狐裘顏
 如渥丹者固自慶其將有周而君之矣其於周先世
 之君猶是其君也哉蔽衣繡裳佩玉將將蔽論語致
 美乎黻冕之蔽與帶紱通蔽膝也衣錦衣而又有黻是
 謂蔽衣明其不獨以錦為衣也也以錦為衣與狐裘皆
 上服以黻為蔽膝而增飾於衣是則與繡裳皆下服也
 故分配言之由上服而上之冠者其首因以得見其顏
 如渥丹之狀由下服而下之履者其足亦因以得聞其
 佩玉將將之聲也夫君子行則鳴佩玉於禮有之今其
 至止也有錦衣狐裘以為衣而又服其蔽於衣以與繡
 裳相次其佩玉之在左右徐者齊其蔽垂者齊其裳不
 可謂不宜也所竊異者惟是君子之佩玉於身偏令人
 於蔽衣繡裳間聽其佩玉將將而知實有不能已於行
 之故則以心有所思而惓惓於壽考不忘云爾以為周
 本復西矣我將有周地而君之者特願天假之氣使得
 至於壽考則大事當定然莫敢必也念此其能忘乎不
 能忘而心之動者身自隨遂不禁往復迴旋而行不已
 有獨成爲佩玉將將也雖然行不已而佩玉將將此足
 度其有所不忘而已其不忘之在壽考惡乎徵之是殆
 由君子顏如渥丹之會酒酣興作不暇經心遂使壽考
 不忘之隱曲忽流露於慷慨歌肅而不自知與由斯志

也。在君子獨恐命數偏人不獲卒收周地而君之耳至
 於終南條梅中其紀與堂之未嘗東徙而為周先世之
 君者固不以為其君而漠然忘之矣可勿戒哉故序曰
 終南成襄公也然公之明年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時而於南不聞展禮其於是
 詩亦何嘗加省耶作者之意固足悲已

黃鳥哀三良也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

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集傳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謀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慄盡良善贖買也○秦穆公卒以子

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集說徐氏常吉曰惟其才可以當百夫故願百其身以贖之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讀詩管見

卷四 黃鳥

七

管見交黃鳥與衛凱風觀脫黃鳥同皆謂鷦也本草
 名鷦鷯大如鷦鷯黃黑斑色頭目如鷦有毛角兩耳豈
 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啖其聲如老人初若哭後若笑所
 至多不祥入城城空入室室空其鳴主人死據此則知
 鷦為黃黑斑色故從黃鳥之通稱在衛風曰脫脫特狀
 其目如鷦目此又曰交交者乃復指其鳴之雌雄相啖
 也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皆就穆公葬地所有之木言
 特似小桑其實酢足令人生酸心矣又俗云前門不
 栽桑殆惡其與喪家之喪同音也楚一名荆古者刑杖
 用之入之言痛為痛楚蓋以此見棘思酸見桑思喪見
 楚思痛葬地之木既一切足深感慘而復有交交之黃
 鳥雌雄成侶以惡聲相啖或止于棘或止于桑或止于
 楚則葬地所在較慘啖不絕於耳當此者皆驚心動
 魄是國之大不祥也而三良之從穆公亦遂遭其厄而
 不可解矣奄息仲行鍼虎皆名也為欲存三良之名故
 三章不得肯一或言奄息鍼虎為名仲行為字因取其

讀詩管見

卷四 晨風

七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
 其身者既足見三良之實為良而秦法之既定則不可
 贖獨至從死為尤甚亦並見矣
 時而推之以至如決囚然故三良之與從穆公在良之
 者愈皇迫促乃至臨其穴而謀贖之詐無所出亦情不
 得已有不勝惻惻其標如此彼蒼者天我良人殲盡
 殺之也入良人於百七十七人中而殲之末由告於君
 則以窮而呼夫矣按殲為盡殺知從死者亦當殺之以
 殉凡將殺之必先罪之如下文稱如可贖兮苟非有罪
 而將以云贖取穆公之以人從死而三良不免其時必
 有欲滅子車氏之後者為之故入於罪也故人之罪本
 非罪當其法之既定雖不敢直言無罪以云有罪而贖
 之似亦無不可者然罪論從死則不可贖也故言贖而
 不言以金乃言以人言以人贖而不言一其身乃言百
 其身者既足見三良之實為良而秦法之既定則不可
 贖獨至從死為尤甚亦並見矣

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疾飛
 貌晨風鷦也
 集說陸氏磯曰鷦似鷦青黃色燕領句參鸞
 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鷦燕雀食之
 管見晨風晨風鬱彼北林此言康公之葬穆公不止從
 死而使三良亦蹈禍也從穆公者百七十有七人當其
 同日殲之必多用猛鷦之徒以供揮斥是與使鷦以攫
 擊鳥雀為酷似也故曰鬱彼晨風鬱為陰盛沉疑之狀
 北林即穆公之葬地與駟職篇之北園蓋為一處秦先
 世之墓皆在焉故仍從北稱其易園為林殆欲借陵名
 而借其音耳穆公葬北林而殲百七十七人以殉且
 有車氏之三良六焉其日氣色黯慘陽光不舒故曰鬱

讀詩管見

卷四 景風

主

彼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二句須一氣讀。君子指康公，欽欽格承不違之意。穆公之以人從死，必先有命也。康公奉其命而行之，乃至殉以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亦與。可不謂其心之欽欽乎？然有父命，亦有天命。皆君子之宜欽欽者。維天之命，在好生也。尤在福善也。君子知此，則欲奉父命，以致心之欽欽，不敢安也。有易而為憂心之存，獨欽欽以奉天命者矣。乃今者，欽欽彼晨風，鬱彼北林，同悲于車氏之三良，俱淪沒於百七十七人中。而君子恬然安之，則未見其憂心欽欽也。如何如何，即奈何奈何之謂也。我實多我字，作人已之統詞。猶言吾輩耳。故曰多也。以為君子之心，惟以死良人為可憂。乃以生良人為不可忘也。今有負良人之質者，而不惜以殉。木見君子之憂心欽欽焉，則園中之人，其氣類相感，亦復與嗟於欽欽。晨風鬱彼北林，如我者，此我所共引為良也。而皆不足入君子之心，為之生共慕而不忘。且使我亟歎如何如何，以念其忘者，僅僅忘我，可不計也。

山有苞檉，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

其忘我者實多也。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悲聽其性命，苟全以畢世與。管見上章言欽欽彼晨風，鬱彼北林，刺康公所驅以從死者，其人有三良。此及下章言山有苞檉，隰有六駮，山有苞檉，隰有樹檉，則又刺康公所用以殉身者，其人無一良也。秦地所屬，甲天下高者，峻阻易者，廣袤以山與隰。該之可矣。山生材，隰亦生材。何地無材耶？惟是山有苞檉，隰有六駮，則不可諛謂材之良者。本草言檉為似檉之木，高二三丈，木堅而不可摧。充材為炭，則他木不及。以其叢生而稱苞，固與柞、檉、樸、檉皆薪燎之資也。又本草言檉有黃白二種，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重而堅，壯與梓、榆、莢、遂相似。但語云：斫檉不諱得莢，遂莢遂尚可得。

讀詩管見

卷四 景風

主

駮馬，駮馬梓榆也。又名六駮，皮色青白，多瘡駮也。按六駮之六，與陸雜之陸同意。蓋其木似檉，實非檉之用也。輪輻者，比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謂康公之用人如彼。苞檉六駮之林，皆以為良，而心樂之，未見其憂心間作。或致疑於任使不勝，而靡樂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以為君子之心，惟以似良人為可憂，乃以真良人為不可忘也。今有襄良人之貌者，而相得甚歡，未見君子之憂心靡樂焉。則園中之人，其成就不苟，亦復與嗟於山有苞檉，隰有六駮，如我者，此我所共信為良也。而仍不能入君子之心，為之發其誠而不忘。是再使我亟嘆如何如何，以念其忘者，僅僅忘我，亦可不計也。其忘我者實多也。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悲聽其本末不見以存身與。

山有苞檉，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管見上章言苞檉六駮，以喻人之似良而誤。君子者，其狀為虛大。至此章言苞檉樹檉，又喻人之不良而悅。君子者，其狀為諧媚也。故下以如醉言之。棟華甚，檉台南以興王姬，則女子之態也。稱其苞而叢生，殆猶御風之刺羣小，而曰威儀，棟檉與檉，山梨野生之物，人亦種之。故言樹檉，陸氏佃田，其文細密，如羅野生之物，人亦種之。緩又埤雅云：俗謂之羅錦，然則人之修飾其身，以美觀者，類此矣。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上章之宜憂憂其人，之似良而誤君子，將以虛大債事，此章之宜憂憂其人，人之不良而悅君子，且以諧媚敗德也。乃康公不悟如彼苞檉樹檉，其人者，獨見其樂心之如醉，或低微未解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也。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悲聽其本末不見以存身與。

我實多以為君子之心惟以非良人為可憂乃以是良人為不可忘也今有為良人之賊者而利便其私未見君子之憂心如醉焉則國中之人其悃悃無華亦復與嗟於山有苞棣隰有樹檜如我者此我兩共白為良也而究不克入君子之心為之邀其鑿而不忘是更使我亟歎如何如何以念其忘者僅僅忘我卒可不計也其忘我者言多不一我而皆我君子固悉聽其形影自憐以避人與

無衣刺用兵也

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集說孔氏穎達曰康公以文七年去秦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

讀詩管見

卷四無衣

全

管見序於前篇晨風曰刺康公也則此篇之刺用兵雖不稱某公而其為刺康公必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集說鄭氏康成曰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也○孔氏穎達曰秦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于興師謂于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與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

耳言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

借作

集傳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

偕行

管見袍為長衣單袷者亦得名之不必稱也裏衣漬於汗而滑膩曰澤裳指下體之袴言人之需衣三者皆不可缺也及有甲而用兵其兵之無衣者至於外而袍內而澤下而裳皆不具焉此不可以裸身從戎明矣而康公不計也故兵之有言以為今日者君豈嘗曰子無袍以為衣我即為子製袍而與同之不忍獨有袍乎未之聞也及茲我愛無袍之會而君弟憂我之未修乃令我曰王于興師事非得已與為仇也可即修我之戈

讀詩管見

卷四無衣

全

予以備我其與子同仇矣又豈嘗曰子無澤以為衣我即為子製澤而與同之不忍獨有澤乎未之聞也及茲我憂無澤之會而君弟憂我之未修乃令我曰王于興師謀已先為所期勉作也可即修我之矛戟以塗我其與子偕行矣又豈嘗曰子無裳以為衣我即為子製裳而與同之不忍獨有裳乎未之聞也及茲我憂無裳之會而君弟憂我之未修乃令我曰王于興師機當速赴利先登行也可即修我之甲兵以出我其與子偕行矣兵之相為噴噴若此用兵者將何說以自解與按師行則糧從以兵不念無食而特念其無衣又周禮夏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有九等征伐之法用之以正之非天子而以敵國相侵必借是為各也故康公之與師亦稱王又天子出征皆載遷廟之主及社工以往則諸侯之被王命如弓矢鉄鉞之賜固其所奉以專征專殺者以是而往猶玉珪也古以往為子故康公之與師亦稱王于戈矛戟戰甲兵各以

二字相屬蓋常言之習稱已久者鄭風清人當以首子
夷子為二子則此言戈子之矛當屬二子之總名集傳
云才長二子孔穎達曰謂首子也夷子則三子長二子
四尺攻國之兵用短此與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
非夷子也供首子常有四尺長二丈不可謂短能用以
攻可不令二子而廢一也至二子之外又有矛類可專
以我名者序小戎篇之矛子近之集傳亦有三隅亦考
丁記治人為執注今之三鋒戟也然則我即於矛特以
不與首矛共矛並稱三
矛故又別言矛我與

渭陽康公念母也

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未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集傳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
耳也渭水名秦車諸侯之車也

卷四清風

管見毛傳曰秦是時都雍至渭南者蓋東行送舅氏於
咸陽之地孔穎達曰渭水北曰陽地理志云左扶風渭城縣
故咸陽也其在渭水之北按秦之雍都屬今鳳翔府
自鳳翔東行不遠今西安府五府里為咸陽西安即周
錫京地東遷以後蓋棄之以予秦則秦之東境雍都而
外以至咸陽為過半可耳請康公送舅氏歸國及咸陽
止不盡東境非限於禮不越境也於當日送之之意未
極致穆公先納惠公夷吾於晉夷吾許駘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不與此
足借以料秦東境之所居矣今自西安府東行百四十
里有渭南縣又東則華州華陰並以華山為名是可知
秦東境之所稱渭陽者當指今之渭南為允咸陽渭南
垂瀆渭水北曰陽以在水之左言左為陽位南亦陽左
水北可曰陽水南獨不可曰陽承路車乘黃董氏適曰

中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
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時康公為
太子其贈舅氏以車非君車也亦稱路者蒙其父穆公
之賜車以明重耳又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故
馬之良者皆通稱為乘非必其四馬皆黃而後稱乘黃
也陸氏佃曰黃馬之上色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鬻言
吉事
乘此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集傳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
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
念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嚴氏榮曰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奉不已
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薛氏

讀詩管見 卷四清風

卷四清風

應旂曰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
之此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管見秦春秋傳晉獻公委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
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則重耳之於
穆姬非同母弟也康公無所媿而奉為舅氏其送之反
國情意周至以為是其母穆姬生存之志固然何以見
其然也史記穆公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五
年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則于穆姬之志傷矣
九年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
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必穆姬所竊幸曰是
足以償吾弟太子申生之死也獨太子不可作而晉之
二公子重耳不得入立夷吾乃得入立則又穆姬之志
所未快者夷吾立六年當穆公之十五年距迎穆姬之
五年夷吾有姊已復戀為秦穆夫人矣韓原之戰穆公
虜晉君夷吾歸穆公夫人乃衰經號曰妾兄弟不能相

故以辱君命穰公許歸晉君夷吾夷吾歸晉質太子圍于秦穆公二十三年夷吾卒自初立六年虜而歸晉又八年合十四年子圉先自秦逃歸得立穆公怨之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當是時也不知秦穆夫人為夷吾姊者云何在康公宣慨然曰是固吾母之志也獨恨不獲令吾母親見其事耳乃其送舅氏文公于涇陽初不直白其隱曲而但稱悠悠我思者蓋由重耳為舅氏夷吾亦猶然舅氏也申生姊為秦穆夫人實康公之母夷吾姊復繼為秦穆夫人則亦猶然康公之母也將出其悠悠我思者以失諸口有所順亦有兩礙故含茹不盡如此然其情則已躍然矣此序所以特表之曰涇陽康公念母也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從實夏者無尚土其質之良言魂以鬼鬼者絕奇主其工之巧言明乎則瓊而為佩則魂云爾舊注泥諸侯玉石雜用說瓊瑰與下總稱玉佩不全

讀詩管見 卷四 涇陽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管見夏屋殆指今之厨屋言以其舉火不絕而常熱故名夏屋渠渠喻食物之多其出入於夏屋者有如水之在渠來相繼而去不窮耳不承權輿承受也權輿舊訓始按凡制器者皆有始不獨權輿為然且謂作量必自權始作車必自輿始亦難執為定論也竊意權輿二字仍當蒙上食字說權蓋用以準肉與蓋用以載粟與為此詩者以康公之時有士負木而居貧其食無以給故不禁撫躬竊嘆有如此謂夫人必有食具食有量我向時不自知其量方謂然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也日之充應者應不以是為虛乃今也每食無餘免不能而已

何夏屋渠渠之可云乎夫乃知于食有福人之所承生前已早定也能承者養用三牲肉多則準以權矣我方黍藿是甘初無所用權是不承權之所準也能承者祿致千鍾粟多則載以輿矣我方升斗是求初無所用輿是不承輿之所載也于嗟乎不承權與尚安事希心於人世之隆報也哉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管見按集傳云簋瓦器又云圖曰簋與瓦器為類而形圓則今之燒窰為椀殆即所謂簋耳但此言每食四簋用以食小雅伐木篇亦言陳饋八簋用以燕是簋以盛饌不得泥定簋盛黍稷說四簋之數無考按毛氏注八簋曰天子八簋亦不明所由來今聞御膳每食用八椀蓋本八簋之遺也由此推之意者簋

讀詩管見 卷四 涇陽

以兩而降天子八簋諸侯當六簋卿大夫當四簋與謂夫人必有食進食有簋我向時不自知其量且謂然曰於我乎每食四簋他日之當席者應不以是為侈乃今也每食不能並非無餘而已又何每食四簋之可云乎夫乃知于食有福人之所承生後無可為也能承者養用三牲肉多則準以權矣我方黍藿充終無所用權是不承權之所準也能承者祿致千鍾粟多則載以輿矣我方升斗弗繼終無所用輿是不承輿之所載也于嗟乎不承權輿尚安事業懷於性命之苟全也哉

國朝卷四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五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邗校字

陳

集傳今陳州

即其地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說於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為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於其前也

宛邱刺幽公也

荒淫昏亂遊蕩無度焉

讀詩管見

卷五宛邱

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集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洵信也

集說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宛邱在陳州宛邱縣南三里括地志陳在陳城中古陳國

管見子指幽公此私議也故從子之通稱猶言你耳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二句須一氣讀乃得其意湯音鐘水甚熱之名對下二章兩夏字說言今方盛夏其熱若湯猶之後當嚴冬其冷稱冰也豈登宛邱之時哉而子則不顧試思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將謂志在高山人因有情如子者其洵然矣不得以為聊且寄意也但有情若此必謂從宛邱之上以望宛邱之下之道實存足稱遊日騁懷以供娛樂者今為設身處地計之在子則洵有情也彼宛邱上之可望果安在子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殊令我念子之犯暑以勤登眺惘然莫解其故

而不勝大息也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管見上章言無望謂無可望也故以此二章畢其說焉坎其擊也

不知為誰何之人擊鼓為送殯之樂此至現所有事也其再言擊缶者亦瓦器當為盆屬人始死皆

置缶於殯前及殯出將行則擊而碎之殆悲其不祥也坎其擊鼓宛邱之下言已有挽匱之將至者

坎其擊缶宛邱之遊言又有發喪之方來者其同日而前後相踵蓋如此無冬無夏此錯舉以該春秋二時明

其終歲無不然云爾值其鷺羽值其鷺翮之為言遇也鷺羽鷺翮為凶服者舉似非舞器之謂蓋鷺之有羽

讀詩管見

卷五宛邱

潔白如雪一名白鳥彼衣衰者之袍素與鷺羽正同又鷺頂有長毛十數枚純純如絲是之謂翮彼衣衰者復以麻結繩為首經而垂其末則亦與鷺翮無以別矣其

無冬無夏而皆值此者以陳之都城所在人州本集則死喪亦多其近郭之墟間與宛邱接故有坎其擊鼓而

將至於下都即有坎其擊鼓而方求於道者其被哀麻之人一一皆如鷺之羽與鷺之翮統計終歲間而寒女

冬大暑如夏殆無時而不相值也夫宛邱之下之道而

值乃若斯彼宛邱之上者猶得以為有可望乎宛邱之上

下之道冬之所值若斯夏之所值亦若斯彼宛邱之上

者猶得不以冬為有可望仍以夏為有可望乎審為無

望則實無以稱其洵有情矣獨奈何當夏出遊初不避如湯之熱而惟宛邱是從也哉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邱之桐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集傳嚴氏察曰陳都宛邱之側其東門與邱之間乃國之交會

管見郡縣志宛邱在陳州宛邱縣南三里是宜至宛邱者皆出自陳之南門矣何此篇所云乃以東門與宛邱

讀詩管見 卷五 東門之枌

三

其梁之難自脫也獨奈何陳有子仲之子乃復婆娑其下而不顧哉子仲殆以字行者爵位不著先儒皆謂為大夫蓋度其父苟非貴顯則其子之婆娑亦無足怪故云然耳子為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婆娑為舞貌竊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管見按穀稱嘉穀為美種為良苗皆有善字之意故其傳訓穀為善旦日之始也以善日為穀旦其名異而辨

讀詩管見 卷五 東門之枌

四

下而未有改焉故語其因穀旦而有兩于若猶是原也婆娑亦未見其所于之差也今具原也婆娑而實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酸邁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管見子亦往也往而不返為逝子仲之子以穀旦往往而遂逝則不復反於家矣若是者何也以南方之原有越以酸邁者耳越謂恣行而來邁謂疾奔而去越以酸邁

曰蔽止與麥同名也視爾如蔽謂其色與蔽之華同耳
蔽華白而淺紅布地繁密亦穠麗而可愛者板性辛溫
大熱食之走氣分而助火貽我極極此強暴者
直若如蔽之子有椒盈握碎投之而強使吞
之云爾言之肆妄至此何不可為哉越以而適蓋公行
於白蓋稠人聞矣非亂而何然陳不之禁故作者白其
疾之

衡門誘僖公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
僖公孝幽公子

管見此必僖公為太子時有賢
傅作是詩以節其欲故曰誘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讀詩管見

卷五 衡門

五

集說孔氏穎達曰抑風有
必彼泉水知必為泉水也
管見衡本稱物之器人之懸之必與眉齋欲便目之視
其平也今屋之有門曰衡門其意蓋言門之額與人之
額相值狀若懸衡然非俯首則不可入此門之卑者耳
故曰下下卑也為大屋者必為高門茲衡門不高而下
知門內之所容其隘甚矣棲宿也遷久也棲遲二字蓋
為禽鳥伏卵於窠之名於人言之見衡門之下其有取
妻以育子於其中者亦復如是未見其不可焉是謂可
以棲遲泌之洋洋指魚之遊行說觀孟子少則洋洋
向可証水之所在莫不有魚惟泌為泉水之寒冽其
魚之自生者細碎莫辨其名不足食也然當飢而之食
之時或臨泌而見其洋洋焉則亦以其
可取為食而樂之矣是謂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鯿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鯿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集傳姜齊
姓子宋姓

集說朱氏公遷曰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鯿鯿取
妻不必齊姜宋子則心所以自奉者皆不求全而責偽
矣○熊氏朋來曰飲食男女
之大欲故特以食魚取妻言之

管見此二章之詞只作申說上章耳以為泌之洋洋可
以樂飢其樂飢者以其將食魚也夫食魚而為必之洋
洋是固不得河鯿河鯿而食之者而亦既云可以樂飢
矣然則欲食魚者豈其必河之鯿必河之鯿而後食乎
且以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棲遲者以其既取妻也夫
取妻而為衡門之下是固不得齊姜宋子而取之者而
亦既云可以棲遲矣然則欲取妻者豈其必齊之姜必
宋之子而後取乎總之食色之欲不苟可而止勢將無

讀詩管見

卷五 衡門

六

所取也故知食魚而必河之鯿河之鯿則自河而外
凡江湖溪海諸水之珍味是不一品矣管鮓與鯿也皆
將求得而食之矣亦知取妻而必齊之姜宋之子則自
齊宋而外凡吳楚燕趙諸國之佳麗是不一姓矣管姜
與子也皆將求得而取
之矣其侈蕩尚可言哉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集傳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
者必先以水漬之紵麻屬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池紫門言之則此池道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也○鄭氏康成曰勝猶對也○輔氏廣曰彼美淑姬云者乃男悅女之詞彼自以為美自以為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許氏天贈曰暗歌與之合曲而歌也暗語與之相答也暗言與之相論也

管見麻紵管一類而三種也其單稱麻者則今之火麻是也亦曰黃麻收子種之有雄有雌雄者為桑為牡雌者為苴為苧火科如油麻葉狹而長與苧母草葉相類五六月開細黃華成穗隨即結實大如胡荽子可取油其皮作麻先連穢漚之池中軟日乃出而剝之筋粗析以為布不中衣獨任縫囊以盛物其材不若紵之良也麻之有紵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土中至春自生不須歲種苗高七八尺葉似楮葉而無毛面青背白有短毛夏秋間着細穗青華有子茶褐色皮可緝布為衣以常暑與葛相埒故雖麻類而別以紵名不單稱麻也麻與

讀詩管見 卷五 東門之池

紵皆宜漚但漚麻者漚而後剝漚紵者剝而後漚小同耳其法視紵成可采時即于畝間用竹夾持之去積而收其皮漚之池中亦數日更以竹刀刮其表厚處得裡如筋者織為纒雖極細而有功也又有一種麻長白如紵而力不及今名尚麻尚青以此始古所謂管也何以言之尚苗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大於紵而薄開華黃色亦當夏秋間結實如半磨形有齒子嫩青老黑若黃菜子以時刈為麻非漚不成其漚之池中和與漚麻漚紵並同其漚之連稽而不去稽則與漚麻同與漚紵異也漚已出而剝其皮以濯於水其筋將自解散不堪作布惟打索用之則尚之亦名管其以是與蓋索主縛物其約束為管其維繫為絡管管字從官管亦以官同知尚有管名亦即其用以取義也舊注謂管葉似茅而滑澤柔韌宜為索是指今之芒言但芒不宜漚漚之則腐故詩之稱漚管由前漚麻漚紵例推之所謂管者乃麻類之尚非茅類之芒也小雅曰白華菅兮又曰

露彼菅兮亦有以菅名者因上同於菅之供其用耳然必別之曰白華菅正見麻有尚而各管本為黃華其白華之管則以茅漚來之各形自為類不可混也彼美淑姬蓋娼家子而人悅之如此彼美之所居皆在陳之東門池上出東門者見之羣以為淑姬無異詞焉淑善也何以稱善以其可與暗歌可與暗語可與暗言云爾然彼美其果淑姬與度其巧作述迥無所不可者正以人為麻紵管之屬皆欲一一

也則因東門而有感於池即因池而有感於可以漚麻極刑加人其不善至矣而以為淑姬者猶然呢於可與暗歌而善之焉猶然呢於可與暗語而善之焉猶然呢於可與暗言而善之焉豈不哀哉按姬為婦人美稱師古曰姬本周姓其女貴於列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暗歌暗語暗言即下篇所謂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明星替替之所存事也竟夕不寐如相對於白晝然故

讀詩管見 卷五 東門之池

不曰暗歌暗語暗言而曰暗暗歌宜後於暗語暗言而此用例叙者以暗歌為暗語暗言之極歎而先及之特欲使彼美淑姬之善令而易潑開口便道破耳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集傳楊柳之揚起者也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

東門之楊其葉肺昏以為期明星替替

管見此與前篇之刺時同意皆謂人之感於娼家子而不悟耳但前篇言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漚紵漚管者借明彼美之心不善毋誤以為淑姬此篇又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牁肺肺者則並指明彼美之貌本惡非特不為

激而亦不足稱彼美也本草云楊柳一類而一種楊
枝短硬而揚起故謂之揚柳枝長軟而垂流故謂之柳
是柳有態而揚無態也陳東門之外人所謂彼美者見
東門之揚而如見彼美則其體段之本然已無足觀而
不惟此也即以彼美作揚言之其駢列於東門者猶非
其盛長之時而皆當其摧殘變衰之時故一則曰東門
之揚其葉輝輝再則曰東門之揚其葉肺肺也故輝為
北羊羊性好羣而剛齒足之所經其木葉可致及者皆
爭鬪之意將字偏旁从斗斗音端殆取狀之義與羊亦
有壯而奮羊利在羣息惟牝特多故舉其多者稱輝輝
以明東門之揚其摧殘白人直如羊之得而爭鬪其葉
而輝不一輝也肺讀如字即臟之名肺臟六葉兩耳凡
八葉色紫揚及霜降之後其葉以時變衰易綠而為紫
皆與肺葉之色近故於東門之揚之各猶有葉者以肺
肺概之見其葉之此一肺彼亦一肺也嗟乎東門之彼
奚至此於東門之揚其葉輝輝其葉肺肺有然尚可以
為美乎而人之樂與晤歌語語言者猶然昏以為期
而至明星之煌煌哲哲亦大可怪已按明星之明哲皆
遷於煌煌蓋其光至於東
方欲白而轉淡耳須辨之

詩管見

卷五 東門之揚

九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昔然矣

集說孔氏頹達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柝之
離是斯為析義 濮氏一之曰斯莊子斯而析之

墓門有梅有鴉 卒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

不顧顛倒思予

集傳鴉惡聲

管見墓門指陳桓公鮑之葬處言棘與梅皆墓樹也其
實並酢足令人過之而生酸心古人多以植於墓如唐
風葛生篇言蒙棘秦風終南篇言有梅可借証已墓門
有棘斧以斯之謂其時有雷擊棘而柝為二也柝初薪
而充其於棘為墓門之柝未始為薪者不必析之而
克也故只言斧以斯之使人知斧之加不及此而為
雷之威不言可知墓門有梅有鴉卒止鴉惡聲之鳥其
鳴主人死所至皆指為不祥今以梅生墓門而鴉乃卒
止其上卒則非一止則不遷其為不祥莫甚也彼桓公
之墓門棘有何青以逢天怒乃致斧以斯之梅有何災
以與物妖乃致有鴉卒止乎天怒亦於棘物妖寄於梅
而其應當在陳佗矣佗為桓公之弟乘桓病而殺太子
鮑以已代之魯桓公五年春秋書正月甲戌已丑陳侯
鮑卒以原故再赴其日夫桓病而太子不保桓卒而

讀詩管見

卷五 墓門

十

赴日傳疑則佗之不良而為潛謀篡奪者事甚秘也然
其迹則已暴白於衆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者賤
稱不予其自為君耳序之直言陳佗亦此意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已謂其身死人手也以為夫也不良國人知
之則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有必促其命而使即
已存如既莫逃國人之知猶欲僥倖不良之常存而不
已此必昔有然而後可冀其今亦然也試求詩往其
亂賊而見容於國人者誰乎夫人之所不容者天亦加
怒而示以雷茲之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蓋即以此威不
而啓國之人以討罪也佗而不已其何道以免焉夫也
不良歌以訊之歌里謠也訊謂究問非特告之而已佗
之不良其謀代桓於病與卒之時國人之知之皆不親
見其事而出於傳聞揣測則將斷斯獄而不得不訊之
也欲訊之而卒不能拘執而訊之故為歌其事以播於
國中使佗得聞而因以自勤以是為訊之耳訊子不顧
顛倒思予訊字當一讀予不顧猶言不予顛也顛倒限

身之象即前所謂已也以為夫也下良歌以謂之謂之
者乎也徒賦之乎旋將與國人共誅之使之前領絕所
其身遂顛倒也乃不良者方謂不知誰何之人他無能
為而特出於歌所從來又安事深求哉此其於予也始
悍然不顧矣予為取其顛倒之已日先計之恐猶有知
彼其惡極難辨罪大不赦無所遁於亂賊之誅者實自
予款以試之始其能不一動心以思予也耶而在今且
不予顧予一觀於墓門有棘芥以斯之天之怒焉不徒
而勃生予再觀於墓門有梅有鴉草止物之妖邪為不
良而猝至也他其即當已矣即當已而至於顛倒與猶
然以身揀國一切若無觀以自雄與○按春秋魯桓公
六年秋八月書蔡人殺陳佗佗殺而桓公之子厲公躍
立左氏曰陳厲公蔡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然其舉
成於蔡人亦正由陳人相與合謀以成之者據是詩為
美証可

讀詩管見 卷五 墓門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宣公多信讒
集說范氏處義曰古者謂讒人必曰讒
賊蓋其巧發密中恣於以刃傷人者矣
管見春秋魯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即宣
公太子也史記陳世家載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
乃殺其太子太子不有罪聞胡以殺是必宣公之嬖
姬用讒以賊太子故太子殺也太子未殺之前而是詩
作序所謂憂讒賊者即此其愛之之詞作者托為太子
之母為宣公夫人者以立言故篇中謂宣公為予美予
美者婦人稱其夫則然唐
風葛生蒙楚篇與此正同
防有鵲巢 叩有旨茗 誰侑予美 心焉怵怵
集傳陸人所築以捍水者
叩即美也怵怵憂貌

集說可以頓達曰叩土之高處故叩
為叩○鄭氏康成曰所美謂宣公
管見防有鵲巢蓋宣公之夫人自喻其托身之危也鵲
巢之棲木無根蒂而又當防上防以壘水每有潰決之
虞此其不安甚矣叩有旨茗則以喻嬖姬之依宣公其
固結不解有然耳茗即陵茗郭璞注亦名凌野牛蔓
纒數尺得木而上即高數丈年久者藤大如柘夫茗以
藤繞木與鵲巢懸殊其所托又膏土高為叩之叩與防
亦懸殊故見叩之有茗而美其獨安者則不禁以香作
聲而曰旨也誰侑予美予美作夫人指宣公說侑字从
人从舟其意蓋如舟人之使舟云爾宣公如舟之不能
自主而嬖姬之使之若舟人之使舟而無不如此此
所謂侑予美也侑之者嬖姬夫人不該明言故稱誰心
馬怵怵則夫夫人以身之危而計及於太子御寇也夫夫
人托身於宣公而其危乃如防有鵲巢者亦以嬖姬為
宣公所寵其固結不解之狀直若叩有旨茗於是因寵

讀詩管見 卷五 防有

防有
致謔而有以侑之故至此夫既已侑之則將何所不至
哉蓋侑之而使宣公危其夫人者其防有鵲巢之象成
並可旋謀破集於防而取鵲之子以殺之是則因危夫
人以及其太子御寇皆此侑之者之以讓行其賊也以
是為憂能不心焉
怵怵而若割與

中唐有甃叩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集傳廟中
路謂之甃
集說毛氏萇曰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穎達曰以
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孫炎云堂塗堂下至門
之徑
也
管見說文甃甃也六書故甃瓦仰蓋者仰瓦受覆
瓦所謂瓦溝據此則甃之為甃甃乃瓦之當簷以行溜

讀詩管見

卷五

所有批

者正於中唐見之故云中唐有兒唐為廟中路人罕踐之其寂寞至甚... 公方自... 故史... 囊內... 舒其... 瞻印... 鵲之... 鵲本... 而美... 於姑... 之危... 有覺... 以自...

月出刺好色也

管見好讀上聲刺好色蓋言刺夏姬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集傳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讀詩管見

卷五

五月出

集說陸氏德明曰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閩而東河濟之間好謂之姣... 管見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慄言不安而騷動... 管見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劉若殺之別名也佼人之僚雖樂得有孔寧儀行父之與靈公然恐其終不獲保而被殺則不禁念之而慄然... 慄而色沮者則覺其有滅於皎而特見為皓也舒憂受勞心慄兮慄音憂說文本作息愁也人愁則形於顏而故从心从頁受者隱忍之詞微舒有母而於窈窕之際得其私情其愁之結聚於心而形於顏面蓋有憂也... 然又屈於無可奈何不得不隱忍以受之夏姬於此固必料其憂之不終受而即將動於惡也旦夕間患生不測殆不勝其勞心之慄矣... 蚤蓄人跳蟲也按上文言謝其慄而悽愴者心則寒矣已甚而戰亦必甚人身然人心亦然可知佼人之僚

其必用之跳動不寧
而為慘固其宜也

月出照兮 夜人燎兮 舒天紹兮 勞心慘兮

管見月出照兮照字當就其光之所專注者言勿泛作
照臨下土弄假人燎兮燎與喜稱燎原小雅稱燎之方
揚同蓋借火以喻候人之怒耳以上二句謂夏姬之與
月出爭之而好淫其心目間獨以其子之有所礙而常
法之則亦照之也然照之而其怒勃生於心至於火之
然然其意殆欲早殺其子微舒也故下文即申之曰舒
天紹兮勞心慘兮天同妖短折也紹者繼嗣之意蓋夏
姬之有微舒濟濟其夫御叔之繼嗣所謂紹也於時徒
以勤糾之既深而優受之必發終當不遂其淫而無以
全孔寧儀行父之與靈公則願夏氏之失其紹而至於
短折焉是彼人之心不已固即有忍於殺子以自肆
其凶性之殘賊乎可不謂慘與按慘字當從木音讀七
讀詩管見

咸切方了得上大燔字燔為火之甚炎屬盛夏之陽慘
為陰之至肅屬嚴冬之水陰始勝陽水乃起火彼倭人
之苦心不至於慘而共怒
而為燎者惡乎熄之耶

採棘刺靈公也

注乎夏姬馳驅而
往朝夕不休息焉

冥為乎株林從夏南 匪適株林從夏南

采傳株林夏氏邑
也夏南微舒字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范氏更義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蔡國人
亦預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張氏彩曰意當
時靈公諱言夏氏而託株林以為辭故詩云然
管見胡為乎人問之也靈公之始出諱從夏姬不諱適
株林也而適株林則並株林而亦諱之故姑為託

言曰匪適株林也然卒之仍從夏南則
亦仍適株林已耳何嘗舍此而他適乎

我乘馬說于株野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集傳說也馬
六尺以下曰駒

管見周禮凡頌良馬而養乘之故詩中言馬如鄭風乘
黃乘駒以乘字作良字通稱非必四馬具而後名以
乘也且此章言駕我乘馬乘我乘駒當主車說亦可不
以四馬乘主駒說又將安用四為耶可知乘馬乘駒只
作良馬良駒看為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按說野二字
就人君之勤農事取義若衛詩稱文公說于桑田是已
今靈公之駕乘馬其使說野者特云說于株野非以為
民而勤農事也然視農事之莫敢怠違固無以異焉豈
不怪哉乘我乘駒朝食于株按朝食二字就人君之親
戎事取義若左傳載齊頃公言滅此朝食是已今靈公

讀詩管見 卷五 株林

乘駒其期朝食者特云朝食于株非以為國而親
戎事也然視戎事之惟懼遷延又無以異焉豈不怪哉

澤陂刺時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 寤寐

無為涕泗滂沱

集傳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
荷芙蓉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有美一人 碩大且卷 寤寐

無為中心惛惛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 碩大且儼 寤寐

無為輾轉伏枕

葉說孔氏穎達曰荷指芙蕖

讀詩管見

卷五

十七

與蘭皆為一物中忽以蘭而之則蘭字不當泥澤蘭說
竊意蘭本香草荷與蘭皆之香不可名特假蘭名以
之谷亦即用象夏姬之頰澤儼帶荷芬芳襲人云商
有美一人篇中凡三言之並與蘭防有鴛鴦之稱予美
同乃婦人為其所夫者名也美非目其貌目其好合之
情而已首章口有美一人就夏姬之心念靈公言靈公
十五年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心戲二子曰舒舒
似女二子曰亦似君微舒怒靈公罷酒出微舒伏弩度
門射殺靈公時夏姬聞公遇害而未見其傷之中也宜
其驚疑畢宗而曰傷如之何矣寤寐無為則竊計公之
被傷身死更無有荷馬起而生之而所謂有美一人者
竟歸焉有以故為之潛哭於深夜不聞其聲而涕泗之
交流則不禁其滂沱如雨也二章有美一人就夏姬
之心念孔寧言二章曰有美一人就夏姬之心念儀行
父言也碩大且卷碩大且儼碩謂二子之狀貌豐腴其
又各稱大者指其平時之膽力壯而無復顧忌耳即如

讀詩管見

卷五

十六

與二子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洵治諷重公
而二子遂殺治及其同飲于夏氏又敢出微舒亦似
舒動於惡二子似當不為之也也乃一旦靈公
弒而孔寧之碩大者方且身縮如墳世懼微舒之怒
之而奉出其身則其狀成為卷矣其儀行父之碩大者
亦且月眩若狂常覺微舒之笑未焉以人觸其目則其
象見為儼矣故夏姬之於二子念有美一人之碩大且
卷更念有美一人之碩大且儼雖幸不與靈公俱傷而
其攝於微舒者特甚勢必各辦一奔也於是寤寐中莫
得有術焉能舉碩大且卷者起其踴躍以伸之而仍舊
於無為也無為則死者已屬長辭而生者又難處處
泗滂沱之餘轉衷為忿頓有極不能平而中心惛惛者
懷抱別有豈不謂世間不如意事此外更無比倫哉亦
嘗寤寐中莫得有術焉能舉碩大且儼者去其驚悸以
定之而卒苦無為也無為則於彼已卜終時而於此
難矣
如哉
管見檜為鄭所滅其君姓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後也
所由來遠矣其國亡而詩存與晉所滅之魏同故孔
子並錄之以存亡國之戒亦即使二國
始封之名魏不沒於晉檜不沒於鄭也
管見為道此詩者大夫也不幸於大夫之可欲而去其君
是為以道按篇中凡三稱豈不爾思所謂爾者非指君
言指同為大夫者言也豈不思檜云豈不欲耳而君能
以道制欲舍其同為大夫者而去之大夫屬於君此才

檜

去其君也

詩云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之怛

管見羔裘羊裘也逍遙字義從飛鳥取象遠也去之極遠而影滅則其遠為逍遙矣羔裘逍遙謂縱遊於野耳後下朝字對看則野字便見夫惟野可容逍遙亦惟羔裘適便於逍遙故曰羔裘逍遙也羔裘為野服狐裘為朝服亦各因其地以制宜然事君者而不免縱遊於野則雖有時而朝特逍遙既倦之餘而已非果能共其位以致於君也故去者指居者而言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爾則安此我豈不因爾而思共此特以表之既具於章身固楚楚也至念裘所自求其勞心正切勿矣心不寧者身亦必不寧夫何懸於爾之既羔裘又狐裘而思之

讀詩管見 卷五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息傷

管見翔翔亦從飛鳥取象此不遠舉而作意迴旋也羔裘翔翔謂服樂於室耳後下堂字對看則室字亦得室中持浮遠非與野之虛曠者比故但言翔翔而不言逍遙羔裘為在室之私服狐裘為在堂之公服亦各因其地以制宜然事君者而不免服樂於室則雖有時在堂持翔翔小休之間而已非實能益其政以效於君也故去者更指居者而言曰羔裘翔翔狐裘在堂爾則習是也豈不因爾而思同是要以表之既具在我身固都麗也亟念裘所自求覺我心實憂傷至心不快者身亦必不快又何懸於爾之仍羔裘又仍狐裘而思之耶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集傳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景則有光也

管見此章言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翔翔狐裘在堂爾固漠然無動於心矣胡以勞我心者乃至怛怛憂傷若此哉亦謂裘所自求未嘗計民之膏以為膏之之具耳且無論狐裘也即以羔裘言其如膏者當日出之時而有曜我見爾之被以逍遙也翔翔也豈不亦爾思乎然如膏之光實本民膏之各聚而成之日出有曜乃正見之甚明也以此時而屬目於爾爾不覺其外觀可憐已遠成為中心是悼矣又况爾之羔裘逍遙者復為狐裘以朝爾之羔裘翔翔者復為狐裘在堂而表之膏益甚中心之悼亦益甚於此而欲不勞我心以至於怛怛憂傷也不可得已以故我之於爾雖亦思之而卒以不顧者微得逍遙翔翔本非素願所寄即及今有朝可登有堂可臨亦恐終無以事君而不惜決然舍去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讀詩管見 卷五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管見檜之俗不行三年之喪已久於時有欲三年者亦為眾所迫不得已而除之故作此詩庶眾也素為白稱素冠及下素衣素屨即表服也但當就及期而未除之時看棘人猶牽制人之謂牽制人而令其隨俗以轉存不獲自由之勢是謂棘人樂樂也為取象於器物竊意較時紀中所傳龍尾車於此誠酷似矣其車長丈餘身形圓為輪附於車身輪外樹之齒又別為輪以發車身之輪名接輪輪外亦樹之齒及其設以擊水使兩輪所樹之齒其端得繼橫相入如棘刺之交錯然故轉接輪而車身之齒之受轉有見為樂樂者按樂與國同音則亦義也重之日樂樂始肖其圓而善轉云爾今世有車未為其具者大如卵上平下銳置於地而鞭之則轉不戶之狀不更可借証與其勞心博博云者思甚言其有願不遂而至於疑聚為博博也以為我行三

年之喪及期而小祥其冠仍宜素冠也而今之不素冠者固已庶矣以彼既庶者而適見一獨欲素冠者則恐其守禮違眾強立而不移也乃羣然若棘之叢於人以相牽制勢必使之樂樂而轉焉此其不獲自由固有不與之同歸與之如一而不可止者猶能聽其獨素冠乎以故我之惻然勞心思之不勝其苦乃頓使此喪欲三年之願之莫遂者為之凝聚以容於中焉則自覺其博博也其將誰與語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管見鄭氏康成曰除親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然則此素衣者謂素裳也孔氏穎達曰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故取衣為韻按素衣猶是喪服耳觀下章更以素韓言可見韠附於衣者也彼大祥之祭服不素衣胡為素韠乎且衣裳之定名以上下指裳為衣古人諒不假易至此固當正就衣

讀詩管見

卷五 素冠

三

說為是以為我行三年之喪及期而仍宜素冠則其仍宜素衣斷可知已而今之不素衣者則已庶夫衣之制視冠為較大也以彼既庶者見之不聽我之獨素冠乃能聽我之獨素衣乎故當其庶見素衣而我心之傷悲其自博博中流出者乃遂激於不得終喪三年而大慟焉夫亦無如其棘人樂樂何也解素衣而易之聊與子之不素衣者同歸而已其能謀自脫哉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集傳韠蔽膝也以韋為之
冕服謂之韠其餘曰韠
集說孔氏穎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

管見家禮喪服圖有布一幅長尺置當腰兩衽間名帶下即此詩所謂素韠之韠與非必以韋為者蘊與紐同字與注紐字為舊絮亦為亂麻其義皆與結字脗合也以為我行三年之喪及期而仍宜素衣則其仍宜素韠亦斷可知已而今之不素韠者則已庶夫韠之制於衣實相屬也以彼既庶者見之不聽我之獨素衣乃更聽我之獨素韠乎故當其庶見素韠而我心之蘊結其自傷悲時繁積者乃遂牽於不得終喪三年而莫解焉要亦無如其棘人樂樂何也並素韠而易之聊與子之不素韠者如一而已其得區以別哉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集傳子指萋楚也

讀詩管見

卷五 隰有萋楚

三

管見舊注謂萋楚為鈇弋即今羊桃殆非也按序曰隰有萋楚疾恣也恣者酷刑之名古者刑杖以荆荆即為楚稱荆者曰牡荆黃荆則稱楚者亦或曰萋楚與楚叢生罕能成樹其條瘦直而長萋字从草从長意蓋取此也猗猗其枝猗猗其華猗猗其實猗猗字並當一讀音欬嗟聲觀齊風猗猗嗟兮可見又小雅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與此猗通皆盛貌也夫隰有萋楚實為蕃杖之需似可不必生也乃生之偏盛如恐不足供恣者之所用然故見之而曰嗟哉此雖然盛者其枝其華其實也枝特用枝而其詞乃遮及華與實以其不至於華實而老也老則不天然取萋楚者必俟其老老乃堅勁用萋楚

詩管見

卷五

匪風

五

者必欲其天乃柔動也其不天而忘天者如何則見其以湯一濟之又再濟之是為沃沃沃沃沃沃則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管見匪冠賊之別名匪風以威欲劫之人匪車以載所據之貨總言之皆以為匪而心發音髮謂其風之勃興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詩管見

卷五

匪風

五

之疾以先奪人矣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道為道路之道即匪風匪車之所元斥也驚懼不

曹

雖周轍猶未東乎而周道之自西而遠於東者幾於戎
之道矣檜之詩人遠際此宜
其慨然思之而有是作與

晉見曹即今曹州地其始封為曹叔孫宣公詩曹次檜
亦為有下泉之思治可以終變風而學及正之機云爾
故曹後印

蜂刺奢也

蜂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有丹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解開線

讀詩管見

卷五

集說陸氏瑛曰蜂方土語也通謂之集略似甲蟲有
角大如指長二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

蜂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蜂掘開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管見蜂之名蓋義取浮游謂其朝生暮死在天地間
雖為蟲屬於有無兩不可居耳羽就其始生言猶未飛
也頃之而能飛則其羽可稱為翼生之象於此方盛矣
掘開舊注未詳其義殆肖其將死有如雀將死而羽翼
不復動特以足純行作爬狀掘即爬之別名閱視也足
未僵者目亦未遂瞑猶然能視因即其視以稱閱與蜂
也蜂朝生暮死似與人百年之生不類然就其一日

折言之其夙與夜寐儼然一日一生死也故人之及明

而起其振作則如蜂之羽人之起而當畫出行其游

行則如蜂掘開也嗚乎百年不可釋散謂今日不無我

亦明日必仍有我哉乃昧昧者不知其身之易化而致

飾於身之衣則甚奢是可刺也衣裳楚楚後次章采采

衣服對看則此其純色者凡衣好為襪裳當同之襪音

楚鮮明貌故集傳通楚於襪而曰鮮明但楚楚字重亦

有意蓋於奢者之衣上裳下特極其好之至鮮明之

至云爾采采衣服衣裳之總名五色備為采采則

有章也惟在位有章可知序稱刺奢固刺在位之奢耳

又或者以為刺君按之通篇詞意則不無過甚矣采已

備色有章而疊言采采者以明人之有章者僅而奢者
勝以多人之有章者同而奢者又炫以異也麻衣如雪
是就其居喪而言衣之凶者有然居喪亦有裳衣裳可
總名衣服亦可總名衣非遺裳也夫凶如麻衣已盡去

讀詩管見

卷五

其采采而用素何所容奢乃麻衣之好其白而鮮明則
如雪亦復楚楚於此於無所容奢之處猶必致詳同幾幾
易凶而為吉即素以為絢矣人生世上奈何為蜂之

軀殼致傷物力若此乎故詩人之刺之見者為蜂之
之羽衣裳楚楚則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見奢者為蜂

蜂掘開麻衣如雪則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見奢者為
而動者歸而處此暮時也暮則欲息息寢也歸處則歸

息矣歸處歸息時其衣裳之為衣服者必解去也彼務
為楚楚采采之人亦無以異是焉脫令死解解至一處

遂不出一息遂不起則先之於於蜂之小蜂之費
者及茲已信其衣裳之楚楚與采采之衣服將安所施

哉此在奢者之心不自愛而詩人代憂之其憂之也亦
不必見奢者之歸處歸息而詩人可借其身之處與息
以度之矣至末章言歸說舊注說首稅作舍息解與上
息息義按說當為言說之說謂議論之也蓋衣裳

楚采米衣服有因以為奢亦猶無足深怪獨至麻衣如雪從喪服中求為觀美此其奢之無謂則不能默然無言矣出見之而歸說之猶是歸處歸息之時也於是時說其人之麻衣如雪即於是時憂其人之亦歸處亦歸息者乃遂真為蚌蛸掘閱之奄忽以終也夫豈事之所必無哉奢者於此其亦可以悟而知返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集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僇負

管見按曹共公時其有三百赤芾者乃盛高優伶取以未章所稱蒼蔚之南山為舍蓋與唐之梨園弟子等也其地有禁設之守比於公宮故有候人候伺也主伺外之闕入者而禦之也其禦之之具則以戈稱何戈者以

讀詩管見

卷五候人

主

三百赤芾之子有居時亦有出時候人守其居尤衛其出守其居則植戈衛其出則何戈也何戈與祓舊注謂祓為安似未安攷祓字从元元為神事又從彡不音殊與役同音役為使人之義竊觀人之聚徒作劇者必製木偶偶為之祖所至皆篋以隨相與神奉之意古時先已作備而即諱加之號因諱是神之靈能使人有慕皆肖而陰役之者故名祓與何戈何於肩何祓何於背皆使候人分職之何戈以為三百赤芾之衛此當分列其前後者至於所何為祓則神也三百赤芾者皆宗之而為其徒此當出其中矣然要之為候人所何則一也故總言之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兮者歎辭口吻間刺意色見彼其之子其讀去聲皆指人之挺挺作勢者說曹之小人以其公近之其自得而驕之狀有如此三百赤芾不得與他處稱赤芾者同解孔氏頴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據此則後之蔽膝

自古之蔽前所謂芾者可作袴之通稱言矣赤紅也赤芾猶言紅袴耳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集傳孔氏頴達曰郭璞曰鷓鷃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洵澤陸璣疏云鷓形如鷄而極大喙長尺餘額下翮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洵河梁水中魚梁也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集傳味噉遂稱遂之為稱猶今人遂意曰稱意

管見維思也鷓好食魚乃安然在梁初不入水求食以濡其翼與味蓋有供之者也彼三百赤芾之子其聚養飽其所欲而惟事坐享者固無以異此則何修而得此哉此足令人一再思之而不能忘情矣不稱其服不遂

讀詩管見

卷五候人

主

其媾媾合也與易男女構精之構同二句言彼其之子皆男子也乃或命其以男而歸為女則不稱其服焉亦且禁其以男而交於女則不遂其媾焉觀此而知三百赤芾者皆頑童也弄臣也共公之近之其狎邪之所至尚乎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集傳蒼蔚草木盛多之貌婉少貌變好貌

集說孔氏頴達曰南山曹南山也管見蒼蔚兩字指南山蒼兮蔚兮兩字字嘆朝濟也婉變兩字指季女婉兮變兮兩字字嘆斯飢也曹之南山為三百赤芾者所舍有候人以戈守之此其草木蒼蔚固宜朝濟何自來哉朝濟蚤虹也暮虹見於東蚤虹見

於西其方有定故衛風曰蠨蛸在東又曰朝濟于西且朝濟之不東而西見之自西而已其先出於西之何所究不可知也今是詩稱南山朝濟南非其當見之方南山又非其從出之所然則喻言也詩何所喻以喻淫耳虹為天地之淫氣朝濟其一也曹以南山營三百赤帶之子不稱其腹則男皆猶如不遂其媾則男可代女以故及明而望南山其奮蔚中宜有淫氣上蒸為虹而比於朝濟者然共公若無親也其近之之心早不吝以詢外嬖而疎內寵矣此所以彼其之子其為鴉之在梁者不濡其翼不濡其味幾於飽從死而婉嬖之季女則飢欲死也季女之飢以不得近使然故曰斯飢斯者稱之使離也與陳風斧以斯之之斯同解共公以小人為命而棄季女如遺何怪其一飽而一飢耶

鴉鳩刺不壹也

讀詩管見

卷五 鴉鳩

无

管子序稱刺不壹者為誰蓋刺曹大夫僖負羈耳初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必反國反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貳即不為不壹也於是饋公子盃殮其璧馬公子受殮反璧及後文公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然其是役也晉文用先軫之謀而執曹伯以歸彼僖負羈之早自貳而退謀其家者則得矣如共公何哉惟共公被執之時曹廷中實有確守君辱臣死之義以自經者其子七人亦相與徇父以死故詩人作鴉鳩四章特別之為淑人君子以著其壹即以末章正是國人一語隱刺僖負羈之不壹也嗟乎微詩言而僖負羈之以貳稱賢且至今奉為定論矣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分心如結兮

集傳鴉鳩今之布穀也詞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集說嚴氏察曰鄉子所謂鴉鳩氏司空鴉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管子見曹君之子死義者官司空故取鴉鳩言之鴉鳩羽物宜所在莫有定也篇中四稱鴉鳩而皆曰在桑桑音同喪有不祥之意蓋欲借明曹司空之得死而不移耳其子七兮勿泥定鴉鳩說鴉鳩之子不必七而曹司空則實有子七人也其必舉其子七者見鴉鳩為司空在官之號亦正取其飼子之平均為義則所以自愛其後者必篤也乃共公一執於晉竟能舍其子七子不顧穀也故冠之以淑人而曰淑人君子與君子為在位之通稱也固有君子而不淑人者淑善也人之不淑為無良

讀詩管見

卷五 鴉鳩

无

若僖負羈之為家而忘其君是已其儀一分儀而容也信負羈之面能為容以面共公亦能改容以面文公而背共公則其儀有二也淑人君子不然其儀一其儀一故當晉執共公在淑人君子之心其獨抱君辱臣死之義而不解者則如結也雖仍有子七人固不能受為鴉鳩之恩動無已而忘守司空之職矣按次章言其帶伊絲正明淑人君子之死義其時則自經也故此章先用結字以見意謂心結於內因之帶結於外云爾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

集傳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采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管子見鴉鳩在桑其子在梅實特酸甚也曹司空之死義已分為鴉鳩在桑矣其子七子繞膝而悲其父有見其

情之酸甚者比於梅焉則以是為其在梅也然雖如此而淑人君子之終不顧惟必行其如結之心而已故為舉其自經之具則曰其帶伊絲也既曰其帶伊絲又因帶及弁而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駟者帶結於項弁冠於首合帶與弁言之而其自經之狀乃益宛然矣伊者彼稱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管見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棘為藜屬有實皆赤心也曹司空之死義已竟為鳴鳩在桑矣其七子亦篤忠貞以致於君有見其在抱之皆赤心者比於棘焉則又以其為其子在棘也夫以淑人君子而有是子其如結之心有寄則當身死於義或以自經而形貌易常猶可即其子以彷彿乎其儀一之儀也然而淑人君子之儀人於其自經之後觀之其儼然於帶絲弁駟間者與生前時不少差是生為其儀一死為其儀不忒也其儀不忒則威靈氣譏之有察察在目以是傳諸四國固能使君辱臣死之義有以樹之標表而不作焉此為正是四國矣豈不偉哉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管見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棘實多空故諺云十榛九空也曹司空之死義已獨為鳴鳩在桑矣其七子亦肯軀遠志從死父以報生君有見其既生既育而一一皆空者比於榛焉則又以為其子在榛也夫誰則魚子其子亦誰無兄弟而淑人君子之合門蹈義甘心就死固誠足以正是國人矣按上章言正定四國此章言正是

國人則正歸到僇負羈說初僇負羈之貳於晉也受謀於其妻而以盤殮之壁私之是國人而賊者至文公入曹罪共公數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令曰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魏犢顛頤怒執僇負羈氏顛頤以是諫異哉以文公之偏務報施幾使僇負羈之國人而賊者等於大夫而賢者矣其誰正之逮共公為晉執而國之淑人君子既失為鳴鳩在桑以戕其身而為之後者乃更相牽以成其子在棘而與之同盡以是誣僇負羈之為家而忘其君者直不殊繩墨在前而曲直莫能欺矣豈不足以正是國人哉正是國人則淑人君子之風其不愧君辱臣死之義以死而不朽者蓋自今至於萬年皆未由泯沒也浮生早若夢矣而禍患之來又每出於所備之外彼僇負羈之早自貳不過欲邀晉文無入其宮之命得緩須臾之死而已無何魏犢顛頤違命而事一炬其家已為灰燼自是以後即僇負羈亦不聞所在焉度皆死於火也由此言之為僇負羈

下泉思治也
則來須臾無死而計偏左為淑人君子則來萬年不朽而券可探執得執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故言胡不萬年為天下後世覺其迷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蘩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蘩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師
集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蕭蒿也愾嘆息之聲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也○陸氏瑛曰禾秀為穗而不成則蕪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或謂守田也著似蕪蕭青色科生○孔氏穎達又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音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管見春秋魯僖公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執曹伯分其田以界宋人冬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獨貨筮史以曹為解晉侯復曹伯曹伯歸三十一年春魯取濟西田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自泚以南東傳以濟盡曹地也據此則曹君雖復曹田竟分其分界未定時曹已數年不得耕有使沃土皆汙萊者故詩言洌彼下泉浸彼苞稂苞蕭色著也按小雅云有洌洌泉易云井冽寒泉食洌為泉之通稱有寒意非無生意下讀去聲謂自上而落也此縣出之象縣出者爾雅謂之沃泉亦以其足資

讀詩管見

卷五下泉

圭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管傳芄芄美貌邠伯侯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集說孔氏穎達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鄠郟文之昭也○王氏應麟曰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邠城左傳盟于

邠說文國在晉地○錢氏天錫曰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况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寤嘆於周京也○嚴氏榮曰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霸何取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

讀詩管見

卷五下泉

圭

管見此章言其念彼周京念彼京師者以思境結為夢境當寐而未寤之交所見有如此也蓋西都之盛時四國皆重田功春月微載南畝播厥百穀當先見有芄芄方盛之黍苗其陰而從而膏之者矣然若斯者祇惟四國之自為哉四國有王王復使四國之伯往而勞之所以趨昏作勸勤庸也於時有邠伯馬膺勞之之命獨顯名於四國固令人稱道弗衰也按百穀中惟黍以春種以夏登其熟最早故只言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而他種可以例觀又按鄭氏謂邠伯為文王之子當從之昔武王克殷平天下昆弟皆有封則邠伯之國於邠必此時也史記管蔡世家論言武王崩成王必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意者賢如邠伯固亦成王所倚任因嘉其績而寵以伯與他績無所考惟奉命勞農一節所至之國皆傳之曹蓋其昔嘗戾止而有遺澤者故至共公時詩人猶得聞其事而致思也夫思之所到亦何所不通哉無不通則無不夢於是其寐也神追其事者必神交其人則適見有人馬竟稱邠伯勞之矣亦神交其人者必神往其世也則又早見有世焉竟為四國有王矣且也神苗陰雨膏之矣及忽焉而寤心目間意象宛如求所為芄芄黍苗者果安在乎猶是苞稂苞蕭苞蕭之存已耳且是苞稂苞蕭苞蕭也其列彼下泉皆浸之則雖有時陰雨究亦與下泉同歸者從何處得覩芄芄黍苗而快

陰雨之事之取揆厥所賦以周室友達王政不綱其
四國不可謂之有玉故至此有王而無玉則國弱者不
必國強者志行以是晉侯之為侯伯也兼命之隆視前
師伯當更奇加矣而其虐四國者於中為特甚焉雖其
君執而不治遂使列彼下泉之漫特以豐苞狼豕蕭苞
因是久不治遂使列彼下泉之漫特以豐苞狼豕蕭苞
著而晉不之恤王亦不能問也於此而欲從荒荒多
陰雨膏之之下矜瞻四國有王而未即伯之勞之者如
此生不辰何哉不獲躬逢而但得之夢遊其慨嘆之不
能自已幾悽多此一審而竊願以尚寐無覺終也嗚呼
其思傷矣

幽

讀

詩管見 卷五
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啻土鞠陶鞠陶生公
劉蘇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
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
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
年幼不能治除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
化而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節風而後人又取凡為用
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

集說孔氏類達曰次之風後雅前者周公德高於諸
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
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也善也○范氏祖得
曰幽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
始也變風終於魯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
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
公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幽人所以為無窮也
○朱氏公遠曰幽不先二南尊文也

政後志不親王風相屬與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
公既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七月陳王業也

集說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
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
也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讀

詩管見 卷五
七月之會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蕭瑟之功
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
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三之日言日是月之
日也後凡言日者皆此齊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
布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
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
也○此章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
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
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足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
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
也

集說劉氏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
為然也○鄭氏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
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朱氏公遠曰天傾西
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授者家長以與家人也

詩中曰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之
陽而言。孔氏頽達曰仲冬之月待原。其李冬之月
無景亦寒。范氏祖高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
歲之終也。嚴氏欽曰釋文曰耜耒下也。廣五寸耒
耜上句木也。○僕氏一之曰耜耒可備農。故周頌有略
其耜羅夏良耜以起上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耒耜
以手所執。坊言之。孔氏頽達曰釋言云。農夫也。孫
奕曰農夫田官也。鄭氏曰今之耜夫是也。然則此官選
俊人上曰謂之田畯。農之大夫謂之農
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管子公羊傳火火為大辰辰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
大火謂心星也為大星大火與伐所以示八時之早晚
天下而取正以辰北極天之中心也故管謂之大辰按北
極五星第二星也則心為東方之宿止三星稱也參屬
西方之宿七星中三星在極極出地上麗天不露於其
最明之一星驗天極之有定所辨之易也與參連隱見
於昏旦間附天以有於其或曲或直之三星驗天旋之
有常度辨之亦易故鄙民不讀天文志皆能仰而指其
名也。黜風前三章。竝稱七月流火亦就離人亦共曉者
言之。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左傳注火以昏中而暑退
七月流火九月內火則寒將至矣故定以為授衣之時
齊為羌人所吹角發則吹之。出其聲也。在風之寒者
稱發蓋角聲肖之耳。莊子所謂角風殆即此與。粟
最宜薪粟薪見下東山篇。積而燎之。則火因以烈。彼嚴
寒之氣逼人其望而可畏與之同以此不微形於冰。盛
而反借象於栗烈也。舊注齊發栗烈似太薄。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謂田畯至而同之耳。田畯物於其職見耕者
而喜見饁者而亦喜之。故同之也。說者不解田畯至
喜為倒裝句。便令同字喜字兩無着落矣。故何獨以南
壽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長之養之。此其義與農官
以下又有農師為上士見國語注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芣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集傳載始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韓深差也遵簡也柔
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芣芣白蒿祁祁多也公子
猶公之

管子公羊傳火火為大辰辰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
大火謂心星也為大星大火與伐所以示八時之早晚
天下而取正以辰北極天之中心也故管謂之大辰按北
極五星第二星也則心為東方之宿止三星稱也參屬
西方之宿七星中三星在極極出地上麗天不露於其
最明之一星驗天極之有定所辨之易也與參連隱見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以懿為筐之本名與頃筐例看遵彼微行行音杭俗有
守行為行者微行乃蠶初出而小動之貌彼指蠶言蠶
於懿筐微行女執懿筐而依其微行之性走之謂遵爰
求柔桑詩中爰字並作急字解蠶微行則宜以柔桑飼
之不可緩也春日遲遲與上春日載陽兩春日皆謂仲
春春溫為陽其溫至仲春乃覺以是言載日短行疾日
長行遲於孟春覺其已遲於仲春則覺其遲而又遲也
采芣祁祁芣白蒿小銅蠶之物先百草發生不待種易
繁行故名芣其根莖生熟滋曝皆可食蓋嘉蔬也但來
之當及柔桑之時過則老不中啖然則蠶之采芣以為
蔬供啖耳為其嘉而爭采之亦恐其後時而急采之故
見為祁祁如此祁祁者當與懿彼南畝之各同其婦子
相饁不惟女且上言爰求柔桑亦非以專由女子求
之也若求柔桑而必女在下章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
伐遠揚亦並責之女子可乎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就女之及期將嫁者言去親迎為極近故稱殆殆也

詞猶俗語。不多之謂。其心傷悲。蓋通情也。古之婚姻。非必拘於仲春。而以仲春為最得時。則時之如。因多及親迎者。同歸矣。然不可以悉指。乃即同歸中。而求許嫁於公子者。以該其餘耳。按前章言。四之日。衆趾則。排事已。與至。重念於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早為蠶計。則春日。裁陽。即裁。於四月。有鳴倉庚。亦即鳴於四之日也。女執蠶。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固蠶與排並治矣。且春日。裁陽。柔桑生。而蠶亦生。焉求柔桑。以供蠶。後采桑。以供人。皆於此春日。而春日。則復遲遲。初不患日之不。是故。見家。蔡者之。而。亦。至於。有。鳴。倉。庚。其。鳴。為。女。之。嫁。候。則。有。女。執。蠶。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者。其。鳴。亦。山。之。卒。章。以。倉。庚。子。飛。熠。熠。其。羽。為。之。子。子。歸。與。孟。取。倉。庚。雌。雄。雙。飛。同。有。似。於。親。迎。之。男。女。同。歸。云。爾。其。車。於。同。歸。而。謂。之。殆。及。雖。去。親。迎。為。極。近。亦。仍。未。即。同。歸。也。特。借。倉。庚。以。著。女。之。嫁。候。故。不。言。飛。但。言。鳴。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集傳。萑葦。即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桑。葉也。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理也。元。黑而有赤之。朱。赤也。陽。明也。

集說。毛氏。曰。蠶為萑葦為葦。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既條大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黃氏。震。曰。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孔氏。穎。達。曰。樊。元。曰。少。辨。氏。以。鳥。名。官。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白。氏。司。至。前。題。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蠶。次。管。見。八。月。萑。葦。集。傳。謂。收。蓄。為。蠶。薄。月。令。季。春。其。曲。植。亦。利。織。薄。而。得。充。薪。最。切。於。民。用。與。蠶。俱。野。生。其。示。之。亦。復。和。雅。概。可。知。已。於。此。獨。指。為。蠶。薄。之。備。似。太。薄。詩。意。以。蔡。與。在。葦。之。有。資。於。人。不。可。略。而。勿。論。故。上。於。仲。春。二。月。言。桑。之。始。生。即。將。繫。帶。出。此。章。於。仲。秋。八。月。言。桑。之。代。後。復。盛。又。即。借。萑。葦。引。起。也。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斨。斤。屬。俗。通。以。刀。稱。夫。有。條。遠。揚。以。斧。斨。伐。之。彼。固。非。女。桑。也。及。八。月。萑。葦。之。時。桑。之。盛。條。早。落。新。條。浸。長。一。一。皆。有。向。後。之。勢。而。見。為。猗。彼。則。宛。然。女。桑。矣。卒。章。之。葉。既。獲。復。初。即。來。歲。之。蠶。又。為。有。藉。其。謀。衣。豈。有。既。乎。至。於。衣。之。中。又。有。所。為。得。者。此。之。歲。之。慮。而。早。及。則。當。七。月。鳴。鵙。而。八。月。載。績。之。功。不。能。已。也。致。為。鵙。伯。勞。即。左。傳。所。稱。伯。趙。是。已。本。草。不。著。形。狀。後。之。博。考。者。言。人。殊。惟。楊。雄。方。言。云。鵙。為。鵙。鵙。其。說。近。之。鵙。鳴。寒。鴝。也。乃。夜。鳴。求。旦。之。鳥。其。狀。如。鴝。四。足。有。肉。翅。不。能。遠。飛。夏。日。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至。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據。此。則。月。令。云。仲。夏。之。月。鵙。始。鳴。仲。冬。之。月。鵙。鳴。不。鳴。鵙。與。鵙。鳴。蓋。一。物。而。兩。名。耳。鳴。以。仲。夏。不。鳴。以。仲。冬。已。與。左。傳。自。通。司。至。之。言。合。其。夏。鳴。非。寒。號。則。名。鵙。其。冬。鳴。為。寒。號。則。名。鵙。當。夏。過。而。秋。乘。時。維。七。月。鵙。之。鳴。猶。是。也。自。是。涼。風。至。白。露。降。鵙。將。漸。易。而。為。鵙。鳴。之。寒。號。矣。故。幽。人。於。七。月。鳴。鵙。即。謀。八。月。載。績。誠。有。警。於。寒。號。而。慮。如。事。之。遲。也。績。者。績。毛。為。楛。非。績。麻。也。載。元。載。黃。而。載。字。與。上。載。績。之。載。皆。貴。始。之。義。績。貴。始。者。明。其。作。之。宜。早。當。與。蠶。並。垂。元。黃。貴。始。者。明。其。染。之。初。出。亦。得。與。朱。爭。絲。也。我。朱。孔。陽。陽。為。日。精。朱。色。亦。如。日。較。元。黃。為。天。池。之。色。尤。炯。混。奪。人。目。故。於。此。特。曰。我。以。珍。之。又。曰。孔。以。艷。之。夫。三。不。同。而。皆。盛。此。禮。之。最。者。也。言。最。以。自。

飾哉其志皆謂是雖不敢奉公可奉公于雖不敢奉公... 崇撰亦知下章言取彼...

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集傳蝸蟬也獲禾之早者可穫也... 豸獸名其皮可取... 豸獸名其皮可取... 豸獸名其皮可取...

讀詩管見卷五

管見四月秀萼集傳但稱草名或據爾雅注萼繞今... 志也遂以實之按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萼... 夏之小苦草秀然則秀萼指苦菜...

之日農事... 集傳字簷下也... 集傳字簷下也... 集傳字簷下也... 集傳字簷下也...

讀詩管見卷五... 其內始上下各抱時情今觀一之日言... 其心則謀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讀詩管見卷五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集傳字簷下也... 集傳字簷下也... 集傳字簷下也... 集傳字簷下也...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四

嘗見毛傳斯螽也與周南螽斯篇同陸璣疏螽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如玳瑁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或說為是蓋周南言螽斯羽螽一本字名斯羽二字聯讀皆誤彼名螽此名斯螽必一類而二種也既未可以螽蟥繫之即疏中廣其稱為春其春黍亦難求其証據今但即見於五月而以股鳴者定為斯螽此最善躍俗稱跳八丈身纔及寸色如土稍黑不得言長而青故知或說是也其別於螽而稱斯螽者以其股之鳴聲與斯字之音似故爾又陸璣疏螽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按莎雞名不一証據亦難聞有俗稱蜩螗者其羽重色赤飛有聲與疏正合即是定為莎雞也可第其振羽之時與斯螽截然分五六月則未暇深改耳莎雞音沙蓋亦肖其羽聲之過耳然也虫部有莎字篇海云青沙與莎同莎雞蟲名

今當從之以上二句特舉斯螽莎雞一似無與人事為求所以殆因二者近類螽蝗為沙氣所鍾若以五六月出始而動股既而振羽則為災害穰以故幽之田者先於五月察之見有斯螽動股焉此因其常也則幸無蝗之動股矣更於六月察之又見有莎雞振羽焉此亦其常也則益幸無蝗之振羽矣過此以往蝗可不生其田當盡獲至其因斯螽莎雞而及螽蟥者以螽蟥一名促織里語云促織鳴嫵婦驚故借以明幽女謀褐之心既因七月鳴蟥而思八月載績其績至夜分其績已而織亦至夜分於是蟥蟥之鳴當其七月在野去人猶遠已知其為促織而驚於心及八月近在宇九月又近而在戶轉而十月蟋蟀之依人至近者乃至入我牀下皆自載績以逮績已而織之際盡焚青織之以次歷歷於耳而覺促織之驚心久而愈迫如蟻之觀厥成不言可知穹室熏鼠即頂上牀字說幽之室陶復陶穴為多其室有牀則北地之煖牀也一名炕炕有室則不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四

煖故取於穹穹以穴及弓蓋通其室以為犬道如穴然穴之曲如弓字然所謂穹室然有以穹室而鼠不去令其就中穿孔以積土則已穹者旋復室也以是言穹室而尤以熏鼠總之塞向墜戶此由治牀而統謀治室也其治室之舉止此則必為陶復陶穴之室無疑矣凡室之牖皆為向不必北牖糊之使明通而風不逾亦可稱塞戶為今人門面之概詞須活看若泥用以開闢之戶言以泥塗之無此理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於十月言改歲舊注即指為周正之由來非也在首章曰一之日齊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據此則歲卒於五月必改於寅月可無庸更生異議矣蓋十月以後未稼納而場潦在婦子口中所謂者皆為改歲而己改歲猶過年之謂曰則其心想望及此也故家長不禁憐而嗟之以為自于邦舉趾以來同我婦子饑彼南畝其與出作者俱出雖嘗入此室也而要未違寧處也今者曰為改歲此實發栗烈中便當披衣披褐入此室

處使婦子終歲勤動之身得借是改歲之餘閒以少休息矣則安得不穹室熏鼠塞向墜戶早為此入處之宇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嘗見集傳鬱棟屬莫蓂莫也按棟為郁李實小纔如指頂肉薄而酸澹無食之者今就李類求之竊謂鬱乃黃李之俗六月熟其實特大色黃俗稱御黃李御黃一作玉黃御玉字與黃不切然則本名鬱而傳者訛耳草類鬱金和酒則黃如金是殆黃李之所由稱鬱與又蓂莫為山蒲荀度蒲荀一類其名皆得同之蒲荀一名賜紫

讀詩管見

春五七月

五

櫻桃則莫之從嬰者以此莫與音於六反與小雅日
 月方與例香蓋近熱之意可知謂蒲萄為嬰莫固以其
 與櫻桃同性溫近熱也實繁成叢六月不全熱有間
 熟者則以食鬱而及之也至於葵之可茹古人種為
 常食今之種者頗鮮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為勝大
 葉小花花紫黃色四五月種者可留子六七月種者為
 秋葵八九月種者為冬葵經年收採正月復種者為春
 葵然宿根至春亦生故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
 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誠蔬中之要品也然性太滑利
 不益人熱食令人熱悶三月食生葵動風氣發宿疾飲
 食不消四月食之發風疾天行病後食之令人失明霜
 後生食動五種留飲吐水然則七月言芽葵者謂至是
 月而正宜非謂至是月而始有也菽為豆之總稱始熟
 以七月因葵及之而亦用以烹則就菽之結莢新而實
 未堅者言耳藜於八月全熟撲而盡落之則剝也以上
 三句其意蓋因蟲人之為春酒以介眉壽特歷指其薦
 酒之具其先以時蓄之固有然者如六月食鬱及真鬱
 為李莫為蒲萄以作果之乾者皆最佳七月言葵及菽
 葵於蔬屬以美聞製為滷貯之可雜設果間為另一種
 也菽本穀類而鮮為滷製之或潤或燥舉以為果之貳
 可矣八月剝藜藜亦果也收而曝之則赤曝而先蒸之
 則製法擇所宜皆可於口者備此數物以薦酒不亦
 居然羅列哉十月獲稻本草以稻專指糯言其性粘可
 以釀酒後人於糯通稱稻與下為此春酒不合須辨
 之酒曰春酒蓋特著其為改歲而設早改歲之始為春
 春酒與後之稱椒酒同故言以介眉壽也崔寔四民月
 令云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却老正月之旦潔
 祀祖禰進酒降神畢子孫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
 欣欣如也此即幽人為春酒以介眉壽之意與眉為壽
 徵以眉壽祝者其心願天之錫以年有加無已老者之
 身受之竟如介壽之負介然既能勝亦孔固也大雅既
 醉篇稱以介景福介字義視此七月食瓜言始食也於

讀詩管見

卷五七月

四

時壺亦可食八月斷壺以壺記瓜之將終也瓜繫於蔓
 絕其蒂於蔓為斷壺斷而他瓜獨不斷乎惟是瓜非壺
 則惟用以食故於瓜概以食言壺之狀短頸大腹至霜
 後質堅可為器今園家種壺每本揀蓄一枚待其枯有
 不斷而食之者因以斷別之壺之實盡八月而止他瓜
 亦然斷壺者以食所餘析為條晒之與他瓜並藏為
 菜所時以御冬者無踰於此九月叔苴說文叔拾也汝
 南謂收芋為叔叔蓋拾之轉音苴為大麻子可取油作
 炬煎熱以和菜亦滑若脂膏如上言瓜壺下言茶皆可
 用之叔苴自六月始其子以次熟按次手持之至九月
 乃盡詩特即其盡時言也采茶薪樗茶與前之秀萸一
 物也苦菜本名萸以萸之秀而又概名茶耳蓋茶為萸
 秀鄭風有女如茶是已茶亦為萸後鴉鴉篇予所採
 茶是已萸之秀卒為白毛茸茸隨風飄揚以視茅蘄之
 秀略同故萸亦概名茶也采茶與上叔苴相承須貼定
 九月說嘗証諸村農知茶為苦菜根最深纔除復發生
 於春嫩時可食人采之其不經人采者至孟夏而秀是
 謂秀萸秀萸有子落處即生種之繁已甚又未秀者之
 被刈取及已秀者之遇艾夷其老根生氣不絕於夏秋
 雜生於粟豆業中嫩如春時而盛有加不再秀亦即萸
 也而稱茶者尤口熟矣及九月叔苴之時采之陰乾合
 可欠用濟之缺固瓜壺之佐也夫幽人之御冬務蓄菜
 至不遺於野生之茶則園蔬自瓜壺而外凡葉與根之
 堪啖者或甕藏亦或窖藏皆不言可知樗為不材木薪
 之宜與與采茶聯稱則是茶與薪樗並以采字貫與叔
 苴采茶聯稱則是叔苴與采茶薪樗亦並以九月貫蓋
 薪樗者既非采不得又非九月不時也食我農夫食謂
 炊穀作飯以養之耳食既具復早儲瓜壺及茶以供菜
 菜足以供且得因叔苴取油和之用薪樗為燎熟之以
 是而食我農夫此力農農畢之候也其與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者以介眉壽之私老者益頤而樂之矣
 奉春酒各仲以介眉壽之私老者益頤而樂之矣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集傳禾者穀連葉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
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稊索綯也綯索也乘升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
同則又將始播殖也○未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
事以起農之始事
故以九月為始

讀詩管見

卷五

甲七

奠有稌言草萊則有葵有瓜有壺皆圃所樹植以築
之防初基者創久舊者葺即因九月築場而並築之則
兩事特一舉也納禾稼指自場而納於家說於十月必
盡納之故下章更言十月稼場黍稷一類而二種粘者
黍不粘者稷重穰集傳但以此種後熟後種先熟別之
不名何穀按此當謂梁屬也本草綱目云梁即為粟考
之周禮九穀六穀之名有梁無粟可知矣自漢以後始
以大而毛長者為梁細而毛短者為粟今則通呼為粟
而梁之名反隱由是言之人且忘粟之為梁又烏知梁
之為重穰哉嘗竊聞今所謂粟有黃色者以六十日熟
其色白者兼而六十日為百二十日乃熟有重義是得
重名稊一作稊音六意者粟之別於重而以稊名亦正
因其六十日熟故與六同音與禾麻菽麥說文禾嘉穀
也二月始生八月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春秋疏麥熟
於夏未成在秋是秋熟之穀皆曰禾如上十月納禾稼
是已黍稷與麥並夏熟不稱禾麻菽秋熟亦無禾稱則

讀詩管見

卷五

甲七

禾惟粟與粳稻得稱之他穀有稱者皆借耳秋熟之穀
以粟與粳稻為重故十月亦納麻菽而特以禾統之曰
納禾稼重穰與粳稻也又粟為小米粳稻為大米已因
黍稷而聯稱重穰為粟舉其類則以粳稻專禾之名可
矣其粟言重穰從詳稊稊言禾從略者北方多粟少粳
稻詳多而粟少也麻之有子者名苴九月苴意主於
收子故稱苴不稱麻此稱麻者為苴之初種而未成子
故爾黍稷春種為苴先首之重穰禾麻菽春夏之間以
次種列諸中麥至秋始種無更後者以為穀是謂我稼
既同稼以播百穀各有始即各有既既者終義既同與
不既也不作同既用倒裝耳嗟我農夫幽公嗟之也於
民人視若家人即於民事視猶已事故農夫曰我農夫
稼曰我稼上入執宮功宮室字雖通與前入此空處合
看詩蓋以幽民之居稱室以幽公之居稱宮不得通也
執宮功者必待稼之既同上下上入而執宮功有不呼自至
然故當稼之既同即自上下上入而執宮功有不呼自至

論稻梁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
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似未確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

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集傳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韭菜名
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
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場場

地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集說陸氏伯曰禮曰春行羔躋又曰春薦韭○黃氏一
正曰司寒之神藏冰時先以黑牡拒黍享之至開冰而
又祭以羔韭也○輔氏廣曰以介眉

等祀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管見鑿冰者冰裂成塊墮入水而旋浮出即水涌搖此
見為沖沖耳納者不出之謂二之日鑿冰沖沖即常藏
之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乃得開之故三之日稱納于
凌陰欲使固其藏以慎其閉也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按朝觀即此所謂蚤也舊注以
為春分之中塗星旦見東方似無着其蚤二字讀之須
與上四之日續而不續與下獻羔祭韭斷而不斷乃得
雨露生物霜成物九月天地肅寒露為霜則農事備收
於是築場以納黍稷至十月閉塞成冬水始冰有司備
行積聚無有不飲過此有不收積積聚者取之不詰是
場以九月築以十月滌黍稷其盡納矣朋酒斯饗曰殺
羔羊以酌滌場而為報賽祭蜡之事也觀饗字可見饗
為祀神之名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康成謂歲十二月
乃周之正朔建亥之月也孔頴達月令詁亦云凡蜡皆
在亥月今當從之蓋蜡為年穀順成之報不應遲至歲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甲九

終又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國之人皆若狂而孔子不謂
非重息民也若當夏之季冬是月也令告民出五種命
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視幽之始于一之日為更
早以稱息民豈不誣哉酒者饗之具朋酒如法合錢飲
酒之為醴然斯與陳風斧以斯之斯義同以昔分字
耳蜡神有心必分饗之然朋酒本合是分饗猶之合饗
各得伸其報也羔羊言羊之肥盛與乳下小羊同亦
用小羊之謂正如郊牛稱犢其大亦與稱太牢者等特
畜之令不得交長比於犢以是為貴誠也泥言小斗者
亦非是曰殺告殺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
其時幽民羣從祭蜡而燕公親往勞農其說上之祭雖
非總治之朝然公在則公堂也於是躋彼公堂為之稱
彼兕觥焉殆即因朋酒斯饗之意行之其奉公若神明
有如此者當其稱彼兕觥為之祝萬壽無疆焉殆竝因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意行之其親公若父母又有如
此者按此章分兩段看皆補前章所未及耳前言畫爾

讀詩管見 卷五 七月 五

于茅膏兩索絢亟其乘屋此上入執宮功也然季冬猶
有藏冰之命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故言二
之日鑿冰沖沖至其鑿而藏之者尤致謹於非時不出
亦出必以禮雖在陰歲之後亦常聯叙以備一事之始
終也故並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前言九月築場圃即肅霜之時十月納黍稷即滌場之
事也惟是黍稷重糝禾麻菽麥我稼既同又即念所從
衆而報賽祭蜡之不能以已故言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且其時祭神之麻者亦感君之德君以嗟我農夫而來
勞之其農夫亦遂因其所祭相與舉酒而進祝之故又
並言躋彼公堂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也

鴉鴉周公救亂也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鴉子

之閱斯

管見鴉鴉一篇集傳言東征二年乃衍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遺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鴉鴉而謂之云云竊按周公苟作此詩以鳥自喻以鴉鴉喻武庚可也至以子而管蔡而曰思斯勤斯勞子之閱斯豈周公於其兄而為是不倫之言乎且通篇之為鳥言皆似告哀於鴉鴉者此使武庚聞之既不成討賊之概即復為王陳之亦絕不類出師之表所稱救亂者安在耶此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今反覆讀之鴉鴉之詩即當時所謂流言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二叔懼公之將不利於孺子也乃流言於國而有是詩流言出而武庚畔其亂已成於是周公不得已而必是流言之詩告王即請為東征之舉以救之耳鴉鴉本草分二鳥詩合而一之蓋流言特創此名以指日周

讀詩管見卷五鴉鴉

至

公也鴉為鴉鳥以善擊稱其屬如鷹隼與鴉皆是矣鴉類亦有二種大者名鴉鴉小者名鴉鴉聲並惡此鳥之不祥者鴉善擊對下取子說鴉不祥對下設室說合鴉與鴉為名本無是鳥則其為流言特創此名可知其特創此名以指日周公者明周公將如鴉之善擊以危成王之幼冲即將如鴉之不祥以覆武王之大事也故託為鳥言以告曰鴉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鳥言以喻誰之言蓋假武王在天之靈設言以告周公云爾取撰奪之也子喻成王室喻王室欲其無毀我室者即欲其因我室以育我子也故繼之曰思斯勤斯勞子之閱斯三斯字皆指室言思王心即慈愛之名勤主加猶勿勞之義此望鴉鴉之取其子而無害之乃思之勤之也於鴉鴉望其息勤者何恃乎以其不獨名鴉而總名鴉鴉則雖於鴉之不祥實懼其凶而於鴉之善擊猶冀其仁也鴉之屬如鷹不擊伏隼不擊胎鴉握鴉而自暖乃至且而釋之此皆袋中有仁者故特望其因仁以恩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集傳迨及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其出入處也

讀詩管見卷五鴉鴉

至

管見徹彼桑土徹去之也不訓取又桑土舊為桑根據陸氏德明曰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為杜按土與杜形聲皆不全合義難強通就令土可通杜而木中惟桑木最耐鳥既無從出之而取其根且桑根見地上者名痛馬旁行出土者名伏蛇皆有毒殺人語見本草鳥雖不避其毒而有所用之又將何法以取之哉嘗証諸村民所見每有鴉巢墮地而不壞者牖戶間皆錯積細木枝初無他物然則以桑根為綢繆之說固非其實矣竊意桑土猶濕土云爾禹貢兗州有桑土指其卑下多濕處言則土之宜桑以其濕也故此詩言濕土即從桑字借其濕意而稱桑土與夫土以藉巢在下章所云持荼蓄租皆置諸其上以安身亦以乳子胡使至於濕而稱桑土哉惟牖戶未及綢繆先無以禦陰雨故也其必徹之者以有巢之鳥為鶻鶻喜乾一稱乾鶻故必乘其巢中之濕土徹而去之是為徹彼桑土耳然桑土雖徹而陰雨終無以禦安得更有土而不仍為桑土乎此

所以即計及於網繆牖戶也細繆網繆二字特極言鳥
之唧唧以葦巢並北於葦之吐絲以作繭其周遮曲蓋
使亦牖戶如無牖戶然總期將來之陰雨得禦而已今
女下民或敢侮予女作鳥指鷓鴣說下民之下謂巢下
敢忍為之訓侮者厭怒之揮逐之也子屬鳥之自稱蓋
鳥有巢以為室而鷓鴣據焉其見為鷓鴣之善擊者繼取
鳥子而於人無害下民猶可共安至於鷓鴣不足以盡之
而又實成鷓鴣之不祥則其入人家及入城邑皆為妖而
主死喪於是下民之惡其害已者方斯鳥室之速致以
走鷓鴣矣其肯聽鳥之復謀葦室使為鷓鴣作長久地
乎以故侮鷓鴣而並侮鳥其忍為厭怒之揮逐之有向
實不然而今或然者按此章所云孟子引之末二語易
女為此易或為易自是
兩意不得混以說經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瘠曰予

讀詩管見 卷五 鷓鴣 壹

未有室家

集傳擇取也茶荏苒可藉巢
若蓄積瘠病也室家巢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七月傳云亂為荏此言荏苒謂亂之
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
類故皆
名茶也
管見括音結義亦因之結之為言束也据从居居與動
反則其意為不動矣故知此稱手拮据者謂其束而不
動如病痺不仁如有罪加械然也按此惟於人得言之
鳥實借以自比平勿泥鳥說為是茶與租皆藉巢之具
集傳訓租為聚與上蓄字複亦與上捋茶句不對六書
故云租田中禾稻也當從之鳥巢藉以上土上又藉以
捋茶蓄租其安身與乳子並依之下文之稱室家者以
此按此章首句當讀斷係總收上童語蓋鳥言以為今

女下民或敢侮予則予有巢而未由近雖欲追天之未
陰雨微彼桑土網繆牖戶亦苦於功無可施也以視人
之有手拮据束而不動者殆無以別矣然予手拮据既
阻補苴之今願能忘締造之前事乎夫子之得有巢以
為室家者非易易也試取以為女告巢之結構且無論
已即於巢中之物有茶馬予所捋也而租馬予所蓄也
也卒也有始而後有卒予口始未瘠而卒則瘠矣乃女
之據其巢而忘所自來者則竟曰予未
有室家也予何堪其回首而神傷哉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
維音嘒嘒

集說鄭氏康成曰音嘒
嘒然若懼告怨之意

讀詩管見 卷五 鷓鴣 壹

管見譙與雉同用以灼之木也雨漂之則濕不可用乾
鵲之羽之惡濕適相似以是稱譙譙與脩脩字並從
隹脩又修之轉音則其義可通脩長也鵲立常向風蓋
因尾長而過其搖耳尾長為脩因即其修而謂之脩脩
也羽譙譙者懼為雨所漂矣尾脩脩者懼為風所搖矣
至有室而翹翹高寄其於雨若承之其於風若抱之一
為所漂則室中將等泥中一為所搖則室處旋成露處
用是心之自維纏綿往復既念前之艱難創業勤勞尚
虛復謀後之陟降厥家憑依無所鳥能忍而不言或言
之而不疾乎故終舉其急切自鳴之意曰予維音嘒嘒
于維二字當一讀維思也勿作語詞混過于維之云鳥
特言其為身維而未及其子也然已不勝急切而為音
之嘒嘒矣又况撫身而予維者更不能不詳身後以為
子維哉○按是詩為管蔡之流言不審出自何人之手
而結想奇鑿詞旨特哀厲動人播之當時不足使為所
公者掩誣保之誠傳之後世實足使不為周公者生顧

此之感故孔子刪詩亦錄此於三百篇中而不廢也異哉以流言而得傳者千古未聞有兩抑亦不能存兩與

東山周公東征也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

管見按後序謂此詩為大夫作其說可從蓋以周公之東征三年中士有行路之艱而無死傷之患其介帥而歸各得先後遂其男女室家之願故總叙之如此若必指為周公自作以勞士如首章曰蝓蝓者蝓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此言歸士在途適當夏月故見桑蟲墮地行將羽化也至二章曰町疇鹿場燿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三章曰有敦瓜苦烝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驗其景物所觸為流螢為繫袍昨在秋時過此則無有可知當日歸士之至家無及冬者乃未章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為來歲之仲春所見也豈周公於東征之士待其歸已數月乃謀有以勞之乎不然則預及之虛詞已耳士未有婦

讀詩管見

卷五 東山

五

而引以話新春之歡感之實以戚之也何為然哉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

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蝓蝓者蠋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集傳東山所征之地也惓惓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蝓蝓動貌桑蟲如蠶者也

集說季氏本曰大抵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

西悲也嚴氏榮曰行役最以

兩為苦又曰言獨宿思家也管見昔周公代成王攝行政管叔及羣弟流言于國遂與紂子武庚率淮夷叛則知東征之役其究必定淮夷

乃成淮夷與魯接魯屬周公封地頌稱泰山巖巖魯邦所膺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魯以山表也然則此詩言徂東而係之以山蓋就其後之涉魯地以定淮夷言

之明當日之東征此去西為最遠者又東征凡歷三年幾如浪子行遊而忘反故曰惓惓制彼裳衣制檢束也裳謂下體之袴即勿士二字當一讀士為士卒之士即兵之別名以其歸時不親戎陣與道中之行旅無異馬是言勿士行音枕語有呼行為行者枚字猶俗稱箇數可即今之計果屬驗之士於歸時而既勿士矣則前之成師而出以什伍聯屬者不必拘拘任其散行成箇數可也鄭氏注謂枚如箸銜之有纏結項中以止語恐行軍未必為此蝓蝓者蝓在桑野本草云似蠶而在樹上食葉者為蠋至夏皆羽化為蛾按蠶不化化蛾而後交蠋生桑上食葉而墜於野其身蝓蝓如蠶皮亦即如蠋之未化而不交有獨意焉故其字與獨並從蜀而名蝓與蠋有獨意則其烝在桑野有獨宿之意此所為士

讀詩管見

卷五 東山

五

之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者不禁觸物而生感也烝言其眾與烝民之烝同敦字與上烝字相蒙行以枚數多而疎散也宿以敦稱多而團聚也既言

敦又言獨者著其皆未至家云爾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

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

燿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集傳果贏枯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於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婦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疇舍傍隙

地也燿燿明不定貌

管見鼠婦形似衣魚名地鼠亦名濕生蟲室久無人則濕甚伊威因濕化生故在室也蠨蛸布網當戶雖果小

亦似足蜘蛛耳若俗稱喜子者名壁錢作窠於壁不布
網當戶與在戶之意不符須辨之叮唾蓋墜土分畦之
名為舍傍隙地則其圃也鹿場本喻言勿泥作鹿至其
場解鹿場以備狩獵必禁人芻牧於草特豐有圃而沒
於草至使野睡不可使辨則以為鹿場可矣熠燿宵行
四字通指螢言熠燿其光宵行其狀不啻螢而其為螢
亦知月令腐草化為螢以叮唾等衣鹿場草漸而螢亦
多故連類及之也東征之端士有所居久曠而荒廢至
此者以下章較之彼稱婦嘆于室洒掃宮室則此之果
贏苑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為可畏矣彼稱有秋瓜苦
烝在粟薪則此之叮唾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矣然而
歸士之心則不以為可畏也其於伊宇伊室伊九伊場
正一一見其可懷也何也回念兩歸未至時蛸蛸者切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今之既至雖云獨宿
者猶是也而其獨宿於家與獨宿於野豈
可同日語哉故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讀詩管見

卷五

五

我徂東山 惛惛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鸛鳴
于垤 婦嘆于室 洒掃宮室 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
烝在粟薪 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集傳 鸛水鳥似鶴

者也 窈窕見七月

集說 陸氏璞曰 鸛似鴻而大 長鸛亦喙白身黑尾翅

鄭氏康成曰 行者於陰而尤苦 婦念之則嘆于室也

管見 本草言鸛為水鳥 其鳴可以候雨 而不云食蟻然

則鳴于垤者 非蟻封也 祇謂其洲際岸旁 土高可立處

耳 我征聿至 聿與曰通 曰至猶先有口信之謂按聿通
曰者 聿為所用 以書之器 於義為述 有所藉以書而述
之 非曰而何 有敦瓜苦 烝在粟薪 瓜苦指苦也 言取為
器物 必經霜 乃堪用 則也 瓜除架而此瓜猶懸也 粟薪

即其支撐為瓜架者 粟當作樵 看樵堅而不中於林人
取以為薪 其木極類 粟又櫟音同 粟故通用 粟字而稱
粟薪 敦與烝之義 已見首章 但此處專貼瓜說 瓜之苦
者在粟薪之上 統觀其團聚為敦 於其敦而以數計之
數眾則烝也 詩即是以寫歸士行久感深之情 口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噫嘻異哉 瓜苦粟薪之相附 霜秋獨懸
亦復何與 人事而歸士鄉園之慕 觸處生情 遂覺無情
之物 皆頓然親人有如 此再按此二句 點出三年並使
各章 惛惛字 得實在注脚 立言
之妙 又不獨為歸士 傳神也

我徂東山 惛惛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倉庚
于飛 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 皇駁其馬 親結其縞
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 何

讀詩管見

卷五

五

集說 孔氏穎達曰 皇謂馬色 有黃處有白

處 駁謂馬色 有駁處有白處 駁赤色也

管見 倉庚雌雄 雙飛故以飛喻親迎之意 與七月言鳴

趨狀 如兩點金 其光彼此 照耀故就于飛時 以貌其羽

亦與宵行之螢 同用熠燿字也 之子于歸 皇駁其馬 以

馬娶婦 北地鄉曲之踐者 今猶類然 如幽俗之古 更可

知色 親結其縞 縞為蒙面之中 即俗稱蓋頭者是 士昏

禮曰 母施衿結帨 按衿與襟同 衿也 所謂施衿者 當
就舉嫁服 以被之 衿結帨之說 即為縞用 以縞非用 以
佩 禮注指為佩巾 無謂按結字 亦屬借義 蓋以縞覆其
首 必令四隅垂而不動 有如結然 故以結為詞 昭其慎
也 至於之子于歸 不車而馬 則其親之覆以縞 而有
取於結 於是為尤慎矣 九十其儀 九十數之覆以縞 而
耳 其字指人儀 即昏時所用 旗物 鼓吹之屬 人之分執
者也 按此章 特詳娶婦 蓋為二章 歸士之無婦者 補叙

子至稱其新孔嘉以幸其娶而得婦則又四顧三章歸士之先有婦者帶言之故終之以其舊如之何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

管見斧斨二物乃匠人攻木之器下二章言斧而又及斨與鍊者並同之舊注皆指為軍器非也攻木者斨其正中為破利用斧削其四邊為缺一用斨也於斧言破而於斨言缺則斨當屬片今之通稱刀者是已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兩我字謂四國之人自我也按毛注以四國為管蔡商奄當從之蓋其時淮夷雖與同叛而不足稱國又管蔡乃得定故此詩據其東征而先至之四國言不遂並及淮夷也四國是皇皇猶皇皇皇之皇云

讀詩管見

卷五 破斧

五

爾東征之初其四國之人以為周公率師討叛必謀殄滅而後已固將使軍士為匠而我為木有從而至於既破以斧又缺以斨者於是心甚怒而為窮蹙無所之狀則見其皇矣四國以是東征而皇固不禁番涕相甲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我人猶吾儕云爾斯為斨之離此反念其徒叛之罪法當磔裂也據各章上文既破我斧二句求之則所謂斯者得矣孔字替俗語好字凡我人於其甚者通稱好又於其好者每作圖可即圖以求孔象亦可即孔以見好意也好之甚者好之語云然詩亦云然如下二章言亦孔之嘉亦孔之休者是亦不好之甚者亦好之語云然詩亦云然如此章言亦孔之將及他章言亦孔之醜亦孔之取亦孔之哀者是將為殺人以物之名送也四國是皇之時未知周公之東征惟務於來而不事斨代故其自哀以哀人者則謂我四國遺棄大也無望苟全即當驂首束身以自送於斨斨中也豈不同於以物將乎以命將如以物將以我人無數之

命將如以我一人之命將統而計之亦孔之將也可哀孰甚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

人斯亦孔之嘉

管見攻木者將欲破之非斧不可故三章無異詞至於既破之而又缺之則其器不一故上章言斨此及下章更言斨與鍊也斨非繫屬乃刀屬耳刀之曲者名斨以斨通制可矣吡口呵也始寤之貌與王風尚寐無吡之吡同蓋四國之人以為周公之東征必使軍士為匠而我為木者其用斧必不易也既破我以斧而又缺我以斨固可度其與斨並行矣其很豈不有加哉迨周公至而四國皆訝其不然為之舉似有如在靈夢懼夢中及此乃忽寤而吡也四國以是東征而吡則皇者皆定當其皇也以我死不暇而哀至皇定為吡凶禍解而吉

讀詩管見

卷五 破斧

五

康未卒獲更生亦不勝感激涕零而哀也故其相慰之詞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也按五禮軍嘉並稱周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注嘉善也因人之心之所善為之亦誠嘉矣今周公之東征者軍也軍不暴萬民而親萬民使四國見其為嘉則非常之嘉也此所以言亦孔之嘉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管見鍊從金不得但言木屬以求求有向內之意度其為器若今之鍊子亦稱鍊鋤者近之四國是道集傳謂道為斂而固之於義亦得但當各就其人之身說蓋四國之人以為周公之東征必使軍士為匠而我為木者其用斧各相當也既破我以斧而又缺我以鍊更可疑為與鍊畢借矣其很豈不既極哉於斯時也四國之人

之念其固當早府瞻落魂魄靡然不能以自振者及則
公既至而四國無患始而皇者繼而此如夢初覺如
辭頌乃忽起其頌而為踴躍拊舞之不可以已則復
見為道矣四國以是東征而道彼其破涕為笑之情因
相慶而有言亦歡欣亦嗚咽則曰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也休者太平無事之謂以自今以往即可卜其長享治
安之福而不罹兵革之慘非獨目前僥倖免
死而已故稱其休之無疆而曰亦孔之休也

伐柯美周公也

管見按此詩之美周公美其東征
四國時誅叛納降皆曲近人情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管見柯即木之大枝舊以為斧柄似克與尅同力能
勝之也取妻必以媒此謂父母欲其子之得妻每先計

讀詩管見

卷五 伐柯

及於得媒有然勿直作自謀取妻說也柯如何匪斧不
克猶今俗云法則法也如此則強梗者終叛必謹誅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猶今俗云禮則禮也如此則柔順
者可降必拾納之周公之救亂東征固有君賦之曲近
人情者早昭布於
四國焉是可美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遵毋有踐

集傳則法也我東人自
我也漢竹也豆木豆也

管見木非一柯而已由此柯而彼柯其伐同是為則之
不遠中庸作執柯以伐柯解自是另為一義不必拘牽
也觀之子若當指舅姑見其婦言非夫見其婦也我雖
東人自我而東人之婦亦在其中周南卷耳篇后妃於
文王皆統稱為我則東人之自我而我其婦以一我字
該之可矣遵豆謂婦見舅姑時所用者集傳以同牢而

食當之按昏禮同牢而食其實特豚合非言合左右胖
以升於鼎夫婦各一此其食之大者詩不應略之而以
蓬豆為詞惟既昏之明日禮云夙興婦沐浴纒筭宵衣
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房外即席於房外
南面姑即席婦執筭乘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
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筭服脩非進北
而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琬曰見舅用棗栗
見姑以服脩者公羊傳注云棗栗取其早自敬謹服脩
取其斷斷自修也故服脩之成棗栗而加薑桂則知盛
棗栗當以遵盛服脩當以豆矣而禮特稱筭不稱遵豆
蓋遵豆以筭重耳筭音煩疏言筭為竹器而衣者記云
筭緇被練裏注被表也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
也據此則遵豆以盛棗栗服脩其筭之為竹器而飾以
衣又復藉以行遵豆者於是婦將見舅姑受筭而執之
以次將棗栗之遵與服脩之豆皆自門階升進拜奠先
後若如禮以是為有踐也非行列之勢伐柯伐柯其則

讀詩管見

卷五 伐柯

不遠猶今俗云過禁村起干戈也如此則強梗者同叛
必例誅之我遵之子遵豆有踐猶今俗云過文王施禮
樂也如此則柔順者入降必嘉紉之周公之救亂東征
又有若斯之曲近人情者卒誠信於四國焉是益可美
也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鮒我觀之子袞衣繡裳

集說許氏譙曰爾雅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鱒多
獨行○毛氏長曰鱒鮒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鱒
鮒非是

管見九罭之魚鱒鮒喻武庚也武庚當誅故言魚以魚
鱒乃能間物耳爾雅注九罭今之百囊也此說得之但

讀詩管見

卷五

九

九非數目字義與糾同謂聚合百義以為罪也若以求
 魚魚為九罟之魚則其小者矣以武庚為可魚而又小
 之蓋極薄其無能為有如此然爾日武庚之叛竟以小
 而妄自尊求之魚類被赤目而好獨行者有自尊之意
 而武庚懼誅先之為罟者忽易而為扁身縮項之魴焉是
 則為魚同而其以小而妄自尊之狀與夫失尊而却自
 小之狀固於魚各有肖而不得同也我觀之子衮衣繡
 裳按詩中稱之子者義非一端大要皆以蛇取象如前
 篇伐柯之稱之子與周南桃夭之詩同蓋以明女子之
 委蛇有態耳委蛇之蛇一音時遮切也屬委曲也蛇行
 之貌惟之字足當委蛇二字因於女子之委蛇有態者
 稱之子至小雅車攻篇言宣王徂東行狩之事而其三
 章曰之子于苗末章曰之子于征者則以行狩之時其
 士卒左右分出各相引而為蟬聯環繞之形固亦有同
 於蛇乃亦即以其同於蛇者稱之子也若此篇所謂之
 子則舉武庚之脫身以逃言之今但語每以人之走匿
 與蛇之走匿竝稱之曰溜溜者疾奔之名武庚之因周
 公東征而懼誅其退而為從者既為魴其轉而伏窺者
 又為蛇故東人之觀之以為觀之子云之子而衮衣繡
 裳此足見武庚既叛即已自立為天子而被法服矣在
 上文以魚喻而有取於鱗正以此攻周禮春官司服享
 先王則衮冕儀禮觀諸侯天子衮冕負斧依衮龍衣法
 服也東人之觀武庚者方因其為蛇之伏窺而稱之子
 豈復能上擬龍之升騰以作天子乎此而衣彼衮衣次
 之繡裳初不憚借天子之法服為蛇身而飾以龍
 章不似龍終可魚也夫魚亦有為龍者武庚特比於九
 罟之魚當其叛也不過妄為鱗之赤目而好獨行及其
 以東征懼誅猶且不免扁身縮項而却為魴豈可知其
 變化所極必出於蛇而非龍矣此東人言我觀之子以
 衣繡裳以強其貌為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集傳）遵渚也渚小洲也再宿曰信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集傳）高平曰陸

（管見）上章以魚喻武庚此二章以鴻與周公魚與鴻之
 聚處必為澤國則是詩之作固托於東人之偏近淮夷
 者以立言也按武庚先率淮夷而叛志將復為天子反
 東征之師至而為之子以逃苟不借淮夷為窟宅其又
 復何何而之哉於時周公姑不窮其所之而先定四國
 美之者遂有破斧伐柯而篇則後之祖東山以臨淮夷
 更無西顧之憂矣然猶不憤淮夷之匡武庚而歸之
 也惟是收東人之偏近淮夷者使之附已則如何泰山
 之安失已則將為鴆子之暴於是淮夷所界人皆絕之
 不與通而淮夷危且藪間殆即有謀出武庚以求解於
 周公者與故東人度周公之將歸而有感於鴻也一則
 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再則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天
 下之大勢西北高東南下是可知西與北屬東與南會
 矣又鎬京在西實倚於北淮夷在東實趨於南則觀鴻
 之自南而北歸即借以興周公之自東而西歸也可南
 方江湖之浸其間土高而水峻者一為渚鴻自此而飛
 是舍渚而北向也然其飛自渚者前於每歲之春皆因
 其故地而遵此渚焉則得近指其所遵之渚以議歸時
 之有所矣若公之遠來而歸非頻來而歸者計其歸時
 欲同於鴻歸之舊有所則無所也以公歸之無所而心
 係之其能已於悲乎北方山原之互所在土厚而水深
 者通為陸鴻自彼而飛是舍陸而南翔也然其飛自陸
 者前於每歲之陸以秋亦皆因其故地而遵彼陸焉則得
 想其所遵之陸以期歸後之必復矣若公之長往而歸

讀詩管見

卷五

六

非暫往而歸者計其歸後欲同於鴻歸之終必復則不復也。以公歸之不復而心係之其又能已於悲乎。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女指武庚信處信宿猶俗稱暫住一兩日云爾。以為公將歸而仍未歸徒以女之子而衣衣裳者未即就擒故淹留茲土也。然女難終匿公亦不可久羈則今之未歸不遇信處焉而信宿焉而信宿焉而信宿焉。悲固有早集於心而不能去者。

是以有哀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管見衣尊於裳樂哀衣則繡裳可該無以之與下使字義略同。所謂有哀衣者武庚也。有武庚而公猶留不有武庚而公遂歸故言我東入之於公不能致之信其倍宿也。而於女哀衣者信處於女哀衣者信宿是以有哀衣公我不願其有也。而其先固能以我公來而使我心喜矣。為今之計有繼於公何難於女女以公來者無

讀詩管見 卷五

以我公歸兮。期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可耳。不然鴻飛道者公歸無所我心則悲也。鴻飛道陸公歸不復我心則益悲也。我公來與我公歸惟女以之則我公來而我心喜與我公歸而我心悲亦惟女使之女使我心喜者無使我心悲兮。我蓋苦於心之末如何而激於悲之萬難堪也。嗟乎東人無計以挽周公之歸轉不惜長留武庚以羈周公而使不得歸其夫願近愚而委懷乃益摯矣。讀者須善會之。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躄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集傳跋躄也。胡頰下懸肉也。公周公也。孫讓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管見狼喻紂子武庚跋躄也。跋其胡言狼奔而人追及之以足躡其頰下之胡使之莫能噬而可執耳。載為受

之意寬與夷通謂氣激而有聲也。主狼之後數言。不從口狼勝直人跋其胡而狼仰以胡載之前。則後竅俱湧。以是為躄其尾與夫武庚之亡。走如狼而其卒為東征之師。所得乃如跋其胡。躄其尾以執狼。則公之功天矣。然公固主於孫其孫之則以碩膚也。碩膚之貌。膚體膚也。碩膚謂人之美者。衝風簡兮。篇稱西方美人。即指公言之。夫亦因其為碩膚者。蓋以美詞故爾。東征之役。功成而歸。公之孫以碩膚蓋謂我之形狀與白面書生同。稱碩膚可矣。初非如虎有力安得。以狼獻功。武臣用命。我不敢冒也。其孫之以此故。於是時望公之容者。皆有碩象。而碩無大氣。端凝整肅。其坐如尸。彼赤弓之施於足。不躄躄亦不踟踟。以視所憑以坐之几。直與其前之兩足着地而安重者。同初觀之。猶夫几也。久伺之。亦猶夫几也。豈或改其常度哉。

讀詩管見 卷五 狼跋

狼寬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集說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為人。頌者言不瑕。即武王顯名。朱夫之謂。管見狼以跋其胡。而前鳴。故後跋。沸而寬其尾也。既寬其尾。而更跋其胡。而前鳴。於人之一跋。再跋。皆仰而載之。其能勝乎。頃之而氣盡。前鳴者已。後跋沸者亦息。固知不復寬其尾矣。此喻武庚之既執而遂致之死也。武庚死而公歸。其不有東征之功。而孫之以碩膚為詞。非託以自晦也。觀其束身而為赤舄几几。此出於中心之誠。然矣。故公之平日。人頌其德。而播之於音。無美不備。亦異口同聲。及茲以功下人。其德盛者。其禮恭。有可歌。無可訾。議是公之德。如玉不瑕。而德音亦不瑕。傳之天下。後世。實足為相臣之極則也。夫。

國風卷之五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六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雅二 小雅

集說孔氏類述曰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統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命自強不息為惡則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

讀詩管見

卷六

是語於古道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新樂為溺亦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義疏曰語者所謂既歌而語則成之也道古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然則詩與古樂合而使溺音無從出焉及樂終而可以語可以道古即復有得於修齊平均之理者是之謂雅耳雅有正變正者皆作於成王時此河之極盛也其變則起厲而訖幽故雖宣王中興如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馮厲庭燎斯干無羊及天雅雲漢崧高黍民韓奕江漢常武等篇皆以美宣王也為其廢厲幽之間適當周室犬壞則並以變例之矣其雅之以小大分者正小雅序云鹿鳴燕羣巨嘉賓四牡勞使臣之來皇皇者華君遣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故舊采芣遺戔獲出車勞還率杜杜勞還從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湛露天子燕諸侯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此以恩禮盡羣下之情也而天保之下邳上亦有以用其情焉他若南有嘉魚之樂與賢南山有臺之樂得賢菁菁者莪之樂育材



讀詩管見

卷六

其樂之若何莫非其情之不能以已與正大雅序云王文王受命作周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受命文王之興本由大玉棧樸文王能言人心早麓受神思文王可以樂皇矣美周靈臺民始附下武德文王有聲德伐生民尊祖此以論譏發崇王之德也而假樂之嘉成王亦所以昭其德焉他若行葦之思厚既醉之太平魚鷖之守成又何莫非成王之德致然且凡稱德者有嘉以頌矣必有成以功嗣故公劉河酌卷阿召康公之戒成王者亦即附其後云德之正雅之分小大獨就詩之所指彙之凡屬於羣下者為小凡屬於先王者為大耳至變雅之小大有分其意則以作者之地分為之差也變小雅五十八篇序著其作者稱大夫十四稱家父蘇公衛武公各一稱諸公父兄太子之傳各一稱微臣一稱周人下國各二而已家父亦周大夫蘇公先為卿士以失職故刺暴公衛武公雖諸侯不在王朝則可與下國同列諸公父兄殆皆王族之疎而不任事者其推不敵大夫太子之傳宜曰傳也幽王廢太子則傳必黜降而微臣及周人無爵是益卑矣據此則其他作者序皆從略其人要不過自大夫而下可無事一一悉指也至變大雅十三篇作者並見於序曰召穆公曰凡伯曰芮伯曰仍叔曰尹吉甫芮伯與仍叔一見召穆公與凡伯三見尹吉甫四見明其皆勳舊重臣實有係於用室之安危者非大夫之匹也以故同一變雅而分小大亦以作自大夫而下者從於正小雅而小之以作自大夫而上者從於正大雅而大之耳惟衛武公為詩二篇一質之初筵以刺時刺幽王時也既編變小雅中以諸侯與下國同列又其一為抑以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與下國同列之例此不可以無說按昔厲王虐而監諍其莫敢言者非直國人自大夫而下皆然故變小雅之刺厲王者有巧言篇此為衛巫之居徒不絕特於幽王之世追刺之非正當厲王時也衛武公當厲王時猶是

世子而未立為諸侯周室豈其憂乎願乃如不得也而為抑詩以刺厲王亦以自警則是玉朝大夫所與取言者而諱侯之世不能言之矣此正武公廢聖之所由見端也以故變大雅之刺厲王名穆公作民勞作蕩凡伯作板芮伯作桑柔而武公之抑詩得廁其間至賓之初建之刺時武公既為諸侯當幽王時變小雅五十八篇刺幽王者十居其八則賓之初建專後飲酒起議以居變小雅中為尤故於刺幽王諸詩其特存諸變大雅中以若幽王之壞者自凡伯之瞻印召旻而外皆不與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管見鹿鳴所謂燕嘉賓者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鄭氏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先仕而今致仕仕則朝之公卿大夫是羣臣也致仕則朝之公卿大夫亦為太學之三老五更是羣臣而嘉賓也其食之於太

讀詩管見 卷六 鹿鳴

學為燕禮記文王世子篇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與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弊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養幼之道合德音之致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不神與有德也又內則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節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悼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悼史以是為鹿鳴篇注脚詩與禮正互相發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集傳 呦呦聲之和也瑟笙燕所用之樂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將行也周行大道也

集說季氏本曰瑟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張氏辨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

管見鹿之鳴於五音近徵羽以為呦呦者意殆狀其清而取耳然鹿行同旅食則相呼以鳴與食聯言之則其中亦有和意食野之華毛傳曰華薜也鄭箋易之為蕝蕭按蕝蕭亦蒿屬與二章重當從毛傳為是孔疏仲鄭之說謂鹿為山獸薜生水中非鹿所食者此殆不然聞之鹿能別良草其一有水芹也何謂山獸不食水草乎大抵草可食者鹿皆能別而食之惟不可悉數故於水草舉華於蕝蕭舉薜於山草舉茶皆以誘其餘也草薜並同薜季春始生凡野中潞水之處皆有一葉經宿即生數葉水草之易蕃衍無過此者鹿渴就水飲豈不亦因而食草耶食野之華則他水草之可食視此又按鹿以山獸辨乃純陽多壽之物也詩言其鳴食之

讀詩管見 卷六 鹿鳴

自然樂性蓋以喻所燕之嘉賓皆羣臣之老而致仕者其平居之以言語鳴必梁肉食各得自然樂性存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謂養老之樂先登歌清廟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此足以徵登歌之用瑟矣吹笙則謂養老之樂既登歌清廟而又下管象舞大武也孔氏頽達曰笙八立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其意即以下管之管為笙管也或言管并兩竹而重於笙不必泥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二句借吹笙以起下乞言之意以為今者我有嘉賓既鼓瑟復吹笙就吹笙言吹笙者必鼓簧也有人焉或為巧言以進其鼓舌亦如簧矣不寧惟是言之巧以貨行而愈巧則尤有事於承筐是將者以是而謂為人之好我耶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其合於德音之致既不若吹笙鼓簧之鄰於巧則我之拜既於德音者固不可以分數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忼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集傳蒿菘也即青蒿孔昭昭明也

讀

管見本草釋名晏子曰蒿草之高者爾雅曰蒿菘也去刃反又音牽去聲諸蒿獨得單稱蒿者殆以諸蒿葉皆皆白而此蒿獨青故爾雅得春最早於野中卑濕地尤宜陽草之易蕃衍亦無過此者其類甚多雖有甘苦溫涼不同皆無毒宜皆應所食也本草又載鹿食九種草蒿居其二一白蒿別名醋蒿一牡蒿別名齊頭蒿菘不與焉而詩則以是首稱可知鹿固無不食之蒿也食野之蒿則他蒿草之可食並視此矣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德音即嘉賓之言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實見其示我財行而豈不孔昭乎視民不忼君子是則是傲

詩管見

五

左傳鄭賈人如晉荀莖善視之注視看待也忼者心慙貌周書立政篇言相我受民蓋以民者受之於天受之於祖也視民而能敬天尊祖用顧畏于民此之謂不忼君子指凡有官君子皆以是為法則而傲傲也言天子視民不忼則凡有官君子皆以是為法則而傲傲之嘉賓也德音孔昭其大要如此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私旨酒禮酒也特為養老而設者式敬也書武成式商容聞陳式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禱式遂以式為敬各嘉賓式燕謂嘉賓之常燕而敬者年高德邵莫不感儀是力也以教之款當作去聲讀與拘同義如拘於拘強之酒相違耳須繁頂上旨酒言之蓋天子之養老其先必省醴固甚重此旨酒之設矣及將燕而舉之以修孝養寧惟求節文之終遂已哉其旨酒有而且多必復致詞嘉賓以期修爵之無算也乃嘉賓之式燕但見其恪以守禮未見其順以聽命於是有勸之飲敢不飲祈其醉敢不醉者可不謂款與然知是以旋其教之時又隱然有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醉敢而于酒之戒當於不言中也固不徒乞言而得言灼見夫德音之示以周行者為孔昭矣

讀

管見按疏云芥莖如銀胞葉如竹叢生澤中下地鹹處或本草所載有黃芥山草也又莖粗如筋葉從地四而作叢生類紫草並與疏不合此外更無以芥名者然則食野之芥莖當指黃芥言疏說存疑可也芥何以稱黃為其根色黃耳以充藥品其舊根名宿芥腹中多爛色外黃內黑有名子芥者內實色深黃乃其新根也凡物之新舊辨於今昔芥之於今其取新之意與芥取則其生必多乃足以供采山草之易替衍殆亦無過此者野中有水有隈亦有山鹿山獸則冷居士言鹿食九種解毒之草如甘草薺范葛紫鹿藥等皆山草也詩於鹿

詩管見

六

指其所食乃獨闕山草不舉恐無此理故知芥當指黃芥言也鹿之食芥不見於本草然芥之苦平無毒而解毒雖不在九種之列以鹿之能列良草而謂其不解食芥可乎食野之芥則他山草之可食舉視此於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首章但稱瑟此更顯稱琴按登歌清廟義疏云聲莫重於升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節之文不具也據此則歌清廟者又有琴以和瑟不惟瑟而已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同沉於沉言樂惟解衣浴水之時其通體酣洽似之謂夫我有嘉賓方其登歌清廟也既鼓瑟亦鼓琴就鼓瑟鼓琴思之我嘉賓之老而致仕與其家人處其以刑于寡妻而妻子好合者如鼓瑟琴矣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兄弟既翕者亦和樂且湛矣夫非嘉賓私居之德行素著有如是哉乃今日之德音孔昭者則又曰視民不忼君子是則是饒合而觀之其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道在嘉賓固能示我以周行也燕之鳥容已乎然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款是將存罔敢而才酒之戒而不以其旨悅於口也
其若之何以故我有旨酒而用以藉其熱也亦謂以
燕樂嘉賓之心或庶幾其好我無也即復示我罔行無
已云爾豈敢對其必飲必醉致使旨酒之敬設者無虛
哉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

羣傳騤騤行不止
之貌周道大路也

管見四牡猶言良馬耳馬以牡為壯故稱牡周禮凡頒
良馬而養乘之四馬為乘所以齊色齊力也故凡馬之

讀詩管見

卷六

七

良者皆從其先之以乘計而稱四騤豈遠通倭遲指馬
言謂四牡以騤騤而行不止其於周道中不立行而進
行則見其倭不疾行而緩行則見其遲也至是而馬之
意亦懷歸矣况於人乎故曰豈不懷歸也王事靡盬鹽
鹽之苦者俗稱肉水食之能殺人靡無也靡盬乃半截
念糊語言王事之付諸使臣以為有事而已非有監也
而使臣之勞於王事者乃甚覺其苦之難矣直如鹽之
有鹵水然其靡盬而有監矣我心傷悲其傷悲之實若
後三章所云不遑啓處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是已曰我
心者明其傷悲之默存以王事故初不敢以矢諸口耳
即末章言作歌來論要亦輟轉於心而
獨語如此其歌果作其來果以歌於手

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

管見彈从口从單毛傳云彈單喘息之義馬勞則喘息
其義駉訓衆盛為長集傳稱白馬黑鬣曰駉程子又云
駉馬強而耐遠當合并言之惟色與力兼故言馬之傑
者可舉駉以該其餘也夫四牡之騤騤當其周道倭遲
而行仍不能止則其以勞而彈單喘息者在駉馬亦然
他可知也雖彈單之時彼駉馬獨能喘息而不能出言
度其意必不願更行也然騤騤也駉馬亦懷歸人之耐
勞當未必如駉馬而豈不懷歸乎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遑也啟謂興時處謂臥時臥時目闔口闔興時目啟
口啟故以興為啟也且行者處則思臥其處所即其臥
而是言處而其為臥可知矣不遑啟處者與靡盬必
晝夜兼馳以王事之苦若斯夫詎非靡盬而有監哉心
之傷悲殆莫
能以已者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

讀詩管見

卷六

八

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

集說毛氏長口騅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壹於所
宿之處騅性慈孝慈譚蘇氏轍曰騅祝鳩孝鳥也春
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

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管見翩翩者騅未嘗不能飛也然非善於飛者故見其
載飛載下集于苞杞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馬四載守並
訓始繞飛便下繞飛便止其飛之始即其下之始止之

始無兩時也栩柞櫟乃木之不佳者所在山谷皆有杞
為枸櫞音計本草亦因杞木字稱枸杞生平澤及即

陵阪岸雖木之類惟陝之蘭州靈州九原以西成大树

他處皆不過高三五尺非若胡之能高二三丈也但詩
中于胡與把並稱苞苞為叢生之義木之以叢生言者
指其多非指其大可知苞胡仍是小木其難於苞把中
未見不相等矣胡苞把此雖之宿處也故其下而集
止而集者不外是馬騶鳩屬性掛不解為樂而其所集
之地見有叢生之木又見有叢生之把雖只舉是二者
固可想其蒙密雖分舉是二者正當觀其參錯也按此
兩章之計及於騶其意從前兩章之感念於馬轉出如
四壯之騶馴其為使臣所驅以勞王事者為行地莫如
馬耳至於當周道而後逐不前且有嘽嘽喘息之駘馬
馬此其疲於奔走而卒自力則亦忠之屬矣若夫胡
者雖難能飛而不善飛於是載飛載下載飛載止而集
于苞胡苞把也為臺宿鳥既臺於所宿之處遂得長
依其所自出者於宿之處因之亦為臺鳥屬忠而騶
屬孝各不相燕也然則人把四方之志為新廷臣
三事効馬之功以竭其忠已不遑處矣以此時而

駕被四駘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

來論
管見四字總作良字解壯辨類駢色壯之良者稱四
壯則駘之良者亦得稱四駘也駕為借義不當正作駕
車說凡駘之行恒疾於車也今使臣本乘彼四駘者徒
以駢駢既父其嘽嘽喘息之駘馬雖以良而稱四駘
不勝其周道倭遲而不前於是乘彼四駘乃如駕彼四
然不見駘之疾於車矣此便臣所由從而駘之駘者

讀詩管見卷六

加少轡家也亦單彈之前可不驟之既單彈之後乃必
驟之至是蓋無如其倭遲何耳故云載驟載始也駘駘
字从受以浸淫之浸浸擊之侵推之以浸者皆取義於
漸進可知馬之行曰駘駘其狀雖不倭遲而亦不甚直
疾也載驟之而止於此如此其來彼四駘不卒同於駕
彼四駘哉於斯時也念王事之靡盬有監其心之傷悲
者雖不重自惜其不遑放處以懷歸也亦豈不回首庭
闈實牽係於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懷歸乎懷歸而不
得歸不得歸而無解於懷是獨抱為心之傷悲而已然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外士獻詩則使臣之含意欲申
必有寄志於作歌以來論者來即指歸說謂卒事見王
時也諗字以言以念言在口念在心集傳訓諗為告即
陳情之謂耳其來諗特以將母言者以作歌之措詞頗
難故然蓋當其駕彼四駘載驟駸駸其懷歸之心莫能
遺於下亦莫得聞於上固竊以為是用作歌矣但作歌
之時自維身之不遑放處分也雖與馬同勞敢告勞哉

讀詩管見卷六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惟王者以孝治天下則舍身而言父母其情猶可陳也
然使臣之駘驅王事移孝作忠正言不遑將父不遑將
母亦有礙也或駘駘之猶有情以陳陳已之未免有情
庶幾不以涉私為嫌耳然如是以陳情亦仍有不能盡
陳情者苟自比於駘以期歌之懇切動聽亦不合於將
父惟合於將母以故使臣之懷歸其心曰是用作歌未
始不欲盡傾隱曲至斟酌於可以來論者惟將母而已
也按此亦其意想之究竟作如是云耳其實使臣苟卒
事而求既見王即得將母亦即並得將父則其歌固未
嘗作且雖已作歌而亦不以論也乃王之勞使臣者早
悉體其心之傷悲所反而作四壯之歌其詞之代叙雖
令使臣自為抒發絕無顧瞻亦復無加於此嗟乎君使
臣以禮也如詩言而其行於禮中之意又何其至哉

常棣燕兄弟也

有謂之咨謀者有謂之咨度與咨詢者總之只完得
咨字耳周訓編集傳得之爰與援同音而義亦相比
援之情狀皆急正風以兔之速奔如有兩援以自救
稱爰爰大抵詩中爰字並作急字解猶俗云趕緊之謂
使臣之咨詢咨謀咨度咨詢者周之意爰有爰之意
周之意欲其倫則惟恐其雖有兩及而仍留未及也爰
之意又欲其急則尤恐其雖無不及而仍留未及也爰
謂每懷慮及蓋如此此其各以馬之良者行各以六德
之善者御欲不同事
於載馳載驅也得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
加無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讀詩管見 卷六 常棣

【集傳】詳辨
【光明】說

【管見】按家者華為集傳或重六曰案古本作常常棣
也故書詩譜有林棠華費與郁李之類棠棣其華粉紅
者金別彼棠棠者華之二章說曰若共棠矣則知此常
棣者乃棠棠非棠棣也其華之粉紅光亦狀其黃色
如金云爾鄂與鄂通史記五帝紀象鄂不韡又前漢書
光傳羣臣皆驚鄂失色是已鄂不韡韡謂常棣之華固
密韡韡也忽而鄂然訝其不韡韡焉此足喻今之人一
旦富貴榮華爛然未幾而遽成消歇也夫勢利所在皆
恒情所欲結納為友朋者然已盛衰倏忽不可恃以久
長若此則其他無足驚慕之人又無論矣故直抹倒一
切以特仙天屬之親曰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集傳】感畏

【管見】死喪之威須重讀威字蓋遺疫氣流行而死喪者
其傳染亦誠可畏故朋友非不懷之而不如兄弟之孔
懷也孔甚也懷根於愛其愛心甚於畏心是以朋友不
至兄弟必至有同即於死喪而不歸者焉原隰哀矣兄
弟求矣哀字求字並蒙上死喪說所哀為何謂哀死喪
之人所求為何謂求死喪之事也蓋原隰間有尸相枕
藉而見為哀此足以徵時會大札人人自危矣何其威
哉而在兄弟之相維於死喪者偏情然犯其威而以身
狗是求求並全乃不異求同盡也俗語謂輕喪乃身若
曰尋死曰討死尋討之義與此求義同孔懷至此非其
兄弟而欲望
之朋友得乎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讀詩管見 卷六 脊令

【管見】脊令原鳥也

【管見】脊令原鳥也就草土中為窟其身不過盈手一握
毛如栗殼色有黑斑點雜之忽而飛自原突起遂入空
其鳴聲與飛俱發此小宛所以稱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也題為頌之號脊令當飛鳴之時額毛盡豎以是而言
題耳而載字並訓始脊令之飛則鳴其飛之始即其鳴
之始無而時也北方以是鳥為叫天子云度其飛與鳴
之意有急難之象故詩以脊令之在原者與兄弟之急
難者也急謂急之也非有罪而冤遭刑獄為難兄弟有
難於難者則必互為急其難於時倉皇奔突呼號望救
之情正與脊令之為叫天子同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按說文以況為寒水則知此況也云者狀良朋懼其難
之及已其聞而心驚有如俗語曰發寒戰
身涼汗
歎已而已豈當不避難以同彼兄弟之急其難哉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讀詩卷六

詩卷六

五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集說蘇氏轍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

為賢於兄弟者

管見喪自天降亂由國生如前第二章之言死喪以天

之不平而降喪也於是死喪之災故處其時者多不免於死

難與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亦安耳着且字見喪自

而友安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為泛稱與前特稱

駭走狂奔喘息不定之餘固實有此意也

身熱云爾人之身熱者汗出露衣其頭氣則如蒸矣彼

其至於身熱則見其熱也而於彼兄弟之外禦其務則

未有與是不與戎相直而無戎矣無戎而亦也何為哉

說文蒸火氣上行也大雅言蒸之浮浮云炊之于甑

家者其稱有雖同而所有之地又不同矣蒸也無戎

死亦不暇計也每有良朋其人特主來寓於室而會戎

至者言之若上章良朋之身在難外則仍處其所自為

置牆隔之使一宅柝而為兩是則雖未嘗遇而有別意

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湛

集傳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湛

管見飲酒特能醉耳有蓬豆之飲則醉而且飽是以言

飲人之大欲飲食其一也得此可不謂樂哉然使兄弟

不具念茲形影孤了有當藉而慨然與歡者故曰兄弟

既具和樂且孺既具謂皆有而又無故也兄弟以具生

且如昔之為孺子時他無足擇其腹期腹之屬厥以

從事於嬉戲焉和樂之樂能使

其樂之爛漫任真固有然矣

管子俗自稱其妻曰妻子其意與稱內子同不必以子

字作下章帶字香好合之好當讀上聲禮記言昏禮合

二姓之好即此所謂好合也按璧中圓孔曰好為罔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管子俗自稱其妻曰妻子其意與稱內子同不必以子

字作下章帶字香好合之好當讀上聲禮記言昏禮合

二姓之好即此所謂好合也按璧中圓孔曰好為罔

象凡稱好者必作罔故罔孔曰好人以昏姻而有妻子

子女交親如以物之兩半合而為圓也故言好合以狀

各者物第間輕對語情緒編謬可作如鼓瑟琴
夫入之大欲男女亦其一也得此可不謂樂哉然使兄
弟不然而除其骨肉參商有心而然家歡者故曰兄
弟既和樂五德宗宗可以論語編翁如者通之使何
八則之七蓋云伯氏次操仲氏次儀兄弟之唱和亦可
取皆樂則是詩之言既翁意益欲其與瑟琴並奏也
同沈於沈言樂當指浴水之最暢者言之兄弟以翁成
和以和成樂則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其樂不可支者
且如解衣就浴清身於水以為浴由預至踵通體淋漓
初無毫髮之不與馬和樂之樂能使其樂之淋漓盡致
又有
然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置其然乎

集傳蔡子充窮
圖謀置信也

詩管見 卷六 音律

陸氏德明曰蔡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字今
讀音字也。黃氏佐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欲以驗其
信然所以致丁寧之意也蓋死矣患難之時天理真情
發見不待充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
游故於不知必待究

管見說文室實也孔穎達曰因其財物充實曰室則室
家亦為其家充實之通稱此所以能備爾室至飲酒之
既也兄弟既具和樂且稱難只言其實能快心於飲以
康乃身然人之能供其飲者以有所憑藉為室家也兄
弟則使室家可期長保而後方與未艾也是謂宜爾室
家若夫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夫婦之道於是始成也
嗣而至於妻子好合則為帑矣兄弟既和樂且湛雖
亦只言其實能暢情於好合以謂厥耦然人之有取於
為合者以伉儷成而經嗣出可合稱為妻帑也兄弟亦

各有妻帑者妻與兄弟之妻帑與兄弟之帑並同和樂
而與交乎同雙之誼則以妻帑既獲目前之娛而便無
憂於後日也是謂樂爾妻帑夫安寧時之兄弟人所
為不如友生者也今一思夫饋爾邊豆飲酒之飲其以
兄弟既和樂且稱難者又且因以宜爾室家焉今再思
大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其以兄弟既和樂且湛者又
且因以樂爾妻帑焉蓋無不見其然矣乃人心之飲之
早錮於安寧也言者推闡至是聽者或不窮其意以充
之言者懇切至是聽者或不味其旨以圖之則仍自覺
其難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已此所為特言是究是圖置
其然乎欲以發其
蔽而使之深省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讀詩管見 卷六 伐木

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集傳丁丁伐木聲幽深
遷升喬木也嚶嚶也
集說友聲謂應聲猶
人之朋友相從也

管見丁音打者一同釘詩中丁丁疊用此乃兔置凡兩
見並音錄蓋入釘於木而力擊之則闕其丁丁耳伐木
者與釘木者用功同其着諸木而出音亦同鳥鳴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為鶯於伐木丁丁而相呼以達之
也按正字通倉黃鶯也以其鳴嚶嚶曰黃鶯然則鶯
重言黃鳥子飛此言鳥鳴嚶嚶一舉其色一舉其聲皆
殆及公子同歸永山篇以倉庚與之子于歸為其雌雄

讀詩管見

卷六 伐木

九

雙飛有夫婦之誼耳又其性好十百為存於朋友之誼亦有合故此篇將燕朋友特借是為與而有感於嬰其

伐木許許醜酒有與既有肥豕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集遠醜酒者涕之而去其糟也豕未成也於歎詞祭鮮明貌谷過也

讀詩管見

卷六 伐木

十

則歸張必極華非尋常之洒掃而已進食於尊曰饋簋即椀之別名祭風權與篇集傳云簋瓦器又云圓曰簋瓦器而圓於燕時用以陳饋則亦必若令之燒荒最精

為詩父諸舅者皆以故舊目之按伯父叔父伯舅叔舅
之號天子以稱諸侯恭必如成王之於周公太公亦為
稱實如曲禮所載五宮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叔天
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傳皆以為天子稱諸
侯而親之之詞夫諸侯無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稱而
天子呼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以親之有是事乎如其有
之是或周之衰時王室法夷天子特蒙同姓異姓而寵
以尊稱其諸侯亦久而安之記者不察遂指以為禮耳
不然未敢以為信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
我有咎此使人速諸父諸舅之來而授之以詞固不然
者身之安和為寧適猶北方曰好與受用耳微小也輕
也顧屬以目也亦念之也咎失其是也亦罪之也謂速
者曰今春將燕朋友即同燕我諸父諸舅其不來者必
假疾以辭之有疾則不寧適不可以強若或假之以辭
則為身本寧適可以來燕而不來矣諸父中苟有如是

讀詩管見

卷六 伐木

主

寧適不來者是我為小而輕之曾不於我傷目而
念及我也豈非微我弗顧乎以諸父而微我弗顧我將
戚然無所容矣必速之來又諸舅中苟有如是寧適不
來者豈非微我有咎乎以諸舅而微我有咎我蓋惘然
難自解也必速之來嗟乎伐木之燕其親酒盃也益
以肥於肥社也朋友固與諸父諸舅同之矣由其所以
速諸父諸舅者推其所以速朋友者本和平之意行之
其自鳴其求之切又不知
其致訝為何如篤摯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滑矣

尊傳無遠皆在也愆過也
滑亦醜也醜買也迨及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
異姓皆得稱焉○胡氏紹曾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
則言無遠立言之法○嚴氏察曰設言縱使無酒猶當
酤之下文言飲此滑知不待酤也○蘇氏輟曰有則滑
之無則酤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管見阪雖坡之通名由首章之言斷谷喬木者公說之
則峻坡也是為木之藝伐木于阪取材多也是為醜
酒之樽則非特三五具而已當其醜也其枯之前端近
底處有勝者錫管以出酒埋器於地受之其漸注漸滿
正如水之欲溢然故曰有行行水溢也籩豆以貳簋者
劉氏彝曰籩八則籩豆倍之想當然矣籩豆與簋以次
進先後若相踵焉以是為有踐耳兄弟當同父之兄
弟及諸父諸舅之子皆屬於己為兄弟者言之其詔以

讀詩管見

卷六 伐木

主

無遠有雨意一則令其來分燕之惠故有民之失德以
下四句一則令其來助燕之歡故又有坎坎鼓我以下
四句夫過也德主其生之性說如易傳言行過乎恭喪
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可謂失德也此言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則以其儉德之過為失德耳乾餱須作兩物者乾
謂肉腊也餱雖乾食如詩中稱乃稷餱糧或負其餱皆
不用乾字然則謂餱為乾餱贅也乾餱並可收蓄久之
不食必生蛙而自即腐朽此由民之失德致之實人之
愆也而乾餱無解於不可食則被憎惡而遠捐棄亦似
代人受過然是謂以愆以猶取也其言此者以明命也
籩豆有踐當早謀所以愆之耳惟酒無量雖云醜酒有
行其信足以供手惟言有酒滑我無酒酤我則不患其
適無益得暢然盡而有矣滑我為我滑酤我為我酤也
猶丁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鼓我舞我亦云為我鼓為
我舞也徐同酤酒之沛而美者正字通俗攝酤為頭酒
酤為尾酒又說文疏薄酒也可知此言有酒滑我下言

飲此酒矣其於醜酒之時獨欲取其頭之美者舍其尾
之薄者也如無則以醜足之可矣雖不可以有酒不
而漫云有行也燕以酒為主其蓋與蓮豆為穀其肥
肥壯為折而後於燕之時設有鼓者舞者坎坎踴踴
於於祭酒埽之間為求其似則今所謂戲者是已人或
疑三代以前不知演劇

則坎之从上者

亦然矣鼓以節舞鼓喧則舞必闐故特著其狀曰踴踴
人身之作勢莫先於足以舞之有動容無常態而足常
踴踴則其勢張張虎踞熊騰無所不至可知一人舞而
踴踴者自雄不為子都為狂且武壯也衆人舞而踴踴
者相向不交玉帛交干之闐狀也鼓若彼舞又若此闐
亦甚矣演劇者亦於是極矣其特以鼓我舞我舞兄弟
重之各以其時友或牽於為實而與不作諧父諧累又
或仍於存年而與不察云爾兄弟不倦於鼓舞亦勝酒

讀詩管見

卷六 伐木

三

者為多故復以道我暇矣飲此酒矣勸之迨及也言我
暇時頗少茲日之燕乘暇也亦有酒消我此酒並不待於
醉者我雖不能飲樂觀兄弟之飲為兄弟約正常及我
暇時相與無遠即期飲此酒者各盡醉以祭所存無留
餘也雖然伐木以燕朋友故舊豈燕兄弟哉獨以合兄
弟之來共之既得分燕之惠亦能助燕之歡而後所以
燕友生與諸父諸舅
者其情乃極暢耳

天保下報上也

管見下指民言報上報上之德也羣黎百姓徧為雨德
上天之神實鑒之不春佑之民被其德而可無以報哉
然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幾忘所以報者且民雖不忘亦
不知何如乃足以云報矣故天保一篇之作非下之詞
實下之情而序則直
揭之曰下報上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集傳保安也爾指
君國堅庶衆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詩人喻其君者蓋稱天以
為言王氏質曰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管見天保定爾保謂保其身定謂定其位亦孔之固孔
字替俗語好字凡稱好者必作固有孔象其固為孔之
固則所謂好固矣曰亦蓋言天而不敢自執之詞非云
庶幾也俾爾單厚俾使也天使之也單為獨意厚指其
德言之德獨厚則福之在已者不自有而總以同諸民
故曰何福不除如何除之以降之者除之也若下章言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是其實矣天之遺福盈溢虛單厚
者何福不除則所除多矣多除者能受多益故既言俾

讀詩管見

卷六 天保

三

爾單厚明其使為德之主即聯言俾爾多益又明其使
為福之歸也皆天也以莫不庶以因也因其俾爾多益
則必實有以益之其益之亦必實見其多固宜莫不庶
也若三章言以莫不興以莫不增與字增字並為庶字
指點耳凡此莫非由天之保
定為之可不謂亦孔之固哉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集傳爾人氏曰戢與
翦同蓋退遠也

管見穀謂土田所播之穀非善也戢即刈割之別各馨
無不宜高下燥濕皆獲也天子之祿出於土田穀即為
祿而穀即為百祿俾爾戢穀馨無不宜則天實予之天
子受之矣受天百祿此足以慶躬膺多福也而有

遂厚之德者處此則不自揆為天子人之多福乃其
奉為普天之下羣黎百姓所同之福於此受之於天
降之於民其所纏綿於心以自維若念民之日用飲
食以穀為命度其升歲絕無終歲間無在不日浮於穀
而有所不足焉故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夫福一而
公之而為遐福福之用敷者以降而退則福之自斂者
即以降而除矣且其降之意獨維氏之日而謀其不
足則不復轉維氏之日而留其有餘也以是言降何福
不除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

晉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以皆因也與上以莫不庶並
謂因天之德定爾爾多福故莫不庶如也即亦莫不興

讀詩管見卷六

五

莫不增以成其莫不興如也興焉起也興下如山二句
據添入也樂上如川一句不得混吞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與實說其說乃得之蓋上章言降爾遐
福雖口不足者即謂舉其歲取之穀盡散而出之以裕
民耳而天之俾爾遐福無不宜竟率是以為常焉於
是萬者散新者又積舊者出新者又入其穀之儲備充
棟倉廩駢羅則元以為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云其純之
輪將載途舟車絡繹則又以為如川之方至云天保定
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已歷觀其積之庶乃
既興者而才未已於增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是尚
未能究觀其入之庶矣所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者不
誠庶哉按山阜岡陵四字須以山字為主與下川字對
勿泥作四平香蓋山為統各山之大有阜有岡有川
而聯舉之宜如無數山者然而喻意乃見
三年岡陵之所以異詳之不得了義姑闕之

為儲是用孝享禴祠丞嘗于公先王君曰
爾萬壽無疆

耳傳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曰烝
公先王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

蔡說劉氏瑾以儀禮有饗祭法炊黍稷曰饋孔氏穎
達曰孫炎曰烝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
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
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司
馬氏遷曰亞園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庶父
稱叔類
凡四名

讀詩管見卷六

五

晉見禴祠丞嘗于公先王此以時致享也於穀中為
其長而貴者則用黍稷以為饋焉然為儲而惠有藉於
是黍稷非替亦不足用之為享享者故此章承上天保
定爾三章將以公與先王在天之靈傳天意格享享之
際首曰吉禴為儲正明此享享之不惟其物惟其德也
禴謂禴租於民使無不足於穀以均享其福耳前既言
何福不除又以禴爾福申之其除自已者以其際其
際在民者以其禴也凡禴皆以年終不穀不穀之無年
為凶則有年當為吉際被禴爾穀穀無不穀之無年
懷降爾遐福維不之之心是不闕凶免乃更事吉禴
也何德之單厚至此哉由是而以時享享亦仍有儲黍
稷其物也然物之馨升而德之馨與俱升則宜以吉禴
為儲矣區區黍稷足云乎其為儲者如是而用之孝
享則以時禴禴禴于公先王在公與先王之來格也
早知其吉禴之德克當天心而天保之定將無存極故
依於心之為禴而禴者徒致假詞其於禴則口卜爾

君者尊稱以為尸號尊其為主也天子亦
君可以對天子矣君天子故得爾天子通篇爾字皆
作尸體公與先王以代致嘏詞而稱天以爾之非凡為
高者之頌言所敢假借也萬壽無疆以祝後來故言
又天實為主公與先王尊天亦只當云卜耳其致嘏詞
而特先於壽極言之者為其單厚之德行於古禮雖出
受天百福如代為民受即更詒爾多福乃轉為民詒日
福多福皆右不與則惟以萬
壽歸之而期以無疆而已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徧為爾德

爾德也猶秦言豈眾也
黎黑也猶秦言豈首也

讀詩管見

卷六 天保

三七

晉見此及下章並前首二三章皆屬尸致嘏詞也非直
卜爾萬壽無疆一言而已若置吉獨章於首以章末君
口二句為致嘏詞之端次接天保定爾三章之詞又次
接神之弔矣如月之恒二章之詞則其為尸致嘏詞易
明矣惟作者竟如此叙述未免平衍特以吉獨章獨居
前後五章之中欲使讀者觀於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
辨推前之天保定爾三章皆從此引伸而出亦並知此
神之弔矣如月之恒二章本與前之天保定爾三章緊
接編采可也卜爾萬壽無疆之故推闡以終其意也神
詒大之神弔音鈞也或讀為的音訓至殆為其不祥
耳然下章不諱崩字乃忌弔字乎觀節南山言不弔其
天亂靡有定周書大誥言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借之反
証即知弔為詒爾多福之由來矣不弔弗弔稱天不指
在上之體言與人遠弔不稱天稱神神指監下之靈言
與人近然此章弔言神前數章保定亦稱天者以保定
不稱天則不知弔者之神即屬天弔不稱神則又豈見

保定者之天之降神也何以弔為愆其切於憂民故弔
之天之神靡隱不察見夫先之俾爾戩穀馨無不宜是
焉受天百福也然其降爾遐福者何福不除哉且既降
而福除矣雖知為遐難信為足在其心之維日不足春
方於民重有憂也有憂者以弔慰神之弔矣即因其除
而俾爾多福以莫不庶矣於是其興且增者見為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斯不既詒爾多福乎神靈
以多福詒之受詒者終欽為遐福而降之而民亦遂無
有日不足若乃恬然習於日之是以其安也故言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實謂無文耳多福之詒民得日月之
為飲食是憂民而為神所厚者受詒於神而轉以詒民
而民之同受多福以處此日其用之飲且食而無不足
者皆若固有而不知為誰之詒也則但見其質矣安有
文哉然民忘於隆爾遐福之力雖不見德神反不居詒
爾多福之功方縱其民以歸之德此則所稱羣黎百姓

讀詩管見

卷六 天保

三七

為爾德也民之口數難齊以羣黎屬之黎為壯而頸
黑則黃童白叟之所恃以長養也聚口成戶戶有姓姓
以辨族百其姓者百其族也言百姓亦足語千萬億戶
以迄於無算矣戶口之稱天下若此周以其日用飲食
之無不足也然惟有單厚之德者實承神所詒之多福
以降為遐福福遐而德亦備故有以足其日用飲食而
致此羣黎百姓也天在上而神監下當亦默許其徧
為爾德矣因是而思保定之孔固能不欲使羣黎百姓
永被其德也哉所謂卜爾
萬壽無疆者卜之以此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管見月有弦望晦朔之遞變似乎不恒然以他月及無
數月証之如一月然可不謂恒乎如月之恒尚其夜息

讀詩管見

卷六

五

時之寐亦與月之明同。夜寐而始寐與月之上弦以前同。夜半而寐與月之望同。不寐以後同。易中乾卦九三之詞。稱夕惕若其自強者。而計其不為妄起而為夙興。且無日不應時。而夙興固又有以。為如日之升。考夫其不安於夜。思而夙興。固期則何也。將佐朝以聽天下也。周都鎬京。其前有終南山。亦稱南山。山之毒不驚。不崩。此已。然可。驗者矣。天子坐而對之。其荷天之保。其身定其位。而見為孔固者。將使之自夕而朝。如月之恒。而無不恒。如日之升。而無不升。則推其平日之積。以早卜。驚無。疑於亦來。印可。作當而指點之。語。如南山之毒。不驚。不崩。特似。無。閔子以為各按南山為野鎮之象。弟以其言。特似。無。為以祈長生而已。故先取諸月之恒。日之升。以見天子之夙夜。間不敢康寧。正使靈靈。勉勉。以臻於大年。非專事願遠也。其又言如松柏之茂。松柏眼上南山生出。雖可以喻壽。然未可為壽。無。壽之壽。喻也。山下無不。爾或承推之。承為奉事之義。臣道也。南山苟無松柏。則為童山。言天子之萬壽。無疆者。既口如南山之壽。則當其。甚。朝而聽天下。其臣之壽。考且寧。有如松柏之茂者。無不於南山比壽之天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以承之。同其兩必及也。蓋一人不能獨。視視王之壽。狹者。並以其。輔益以隆其主耳。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居玁狁之故。

集傳。薇菜各作生地。也。莫晚。靡無。玁狁北狄也。遑。暇也。此遣戍役之詩。在子口古者。或後兩。菁而。今。年。春。

也。此遣戍役之詩。在子口古者。或後兩。菁而。今。年。春。

讀詩管見

卷六

五

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後。留。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強。固。如。今。之。防。秋。也。

管見。按。周。之。遣。戍。役。以。備。玁。狁。其。前。後。相。代。之。次。程。子。謂。其。由。今。年。春。莫。行。由。明。年。歲。莫。歸。與。未。章。我。往。矣。揚。柳。依。然。今。我。來。思。雨。雪。霽。霽。合。當。從。之。又。此。篇。之。遣。戍。役。皆。就。後。之。代。指。之。言。意。蓋。以。為。初。遣。時。為。之。萃。寫。不。前。使。戍。役。畢。其。往。來。居。守。之。情。也。其。以。采。薇。起。興。者。蓋。生。於。正。月。長。於。二。月。盛。長。於。三。月。入。夏。則。枯。故。三。章。切。言。作。次。言。乘。次。言。剛。特。借。薇。以。經。三。春。之。候。耳。戍。役。之。代。者。於。季。春。三。月。行。必。以。仲。春。二。月。遣。之。其。備。遣。者。不。早。於。孟。春。正。月。評。與。莫。之。歸。者。而。驚。心。焉。故。下。云。靡。室。靡。家。不。遑。啟。居。皆。指。若。之。事。而。備。遣。去。不。禁。戚。然。念。之。也。本。草。云。薇。即。今。之。野。豌豆。其。蕾。作。蒜。入。羹。皆。宜。采。薇。采。薇。亦。作。止。以。由。生。為。作。狀。始。蘇。也。止。字。即。作。已。字。有。山。及。下。一。章。六。止。字。並。同。薇。之。生。最。早。歲。莫。未。幾。而。薇。亦。作。已。是。其。可。入。初。春。矣。彼。亦。之。戍。者。會。代。至於。時。為。更。去。歲。莫。不。而。遣。其。復。留。之。備。秋。至。過。十一。月。而。始。歸。則。當。其。彼。此。而。歸。而。歲。亦。莫。已。歸。自。歲。莫。則。歸。而。未。至。亦。止。薇。此。初。春。而。見。薇。之。作。也。為。歸。者。追。計。其。戍。之。則。此。之。德。惟。一。仕。靡。室。靡。家。久。矣。豈。誠。不。願。室。家。乎。以。玁。狁。之。故。書。之。也。既。會。之。而。至。戍。所。其。行。者。之。情。况。或。欲。傳。諸。以。啟。室。家。之。庸。者。德。之。略。白。其。歸。亦。復。不。遑。故。居。焉。又。孰。不。以。玁。狁。之。故。亂。之。取。今。歲。戍。役。之。代。者。又。將。遠。矣。苟。非。得。免。於。遣。欲。不。遑。於。靡。室。靡。家。不。遑。啟。居。也。其。何。道。能。平。玁。狁。以。罷。戍。而。歸。哉。

采薇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讀詩管見

卷六 采薇

三

詩見此采薇承前而承上作字法亦猶言也薇之... 歸時則可食上章曰歸曰歸度其在成所正然也此章... 受也末章亦同使認微之使其歸聘者歸之於朝也... 蓋以微作而春榮土人莫不食而微亦采薇也... 歸焉正待薇之漸長而采也末幾而歸亦采薇也... 矣此仲春之月也彼成者以歸之歲莫而曰歸曰歸我... 於初春薇作時計之征夫不漸適乎及茲皆至於彼曰... 歸於此亦曰歸先後實相踵焉則我之未成者屬在當... 違之外身雖未行而心亦憂已憂心如何仍烈烈有如... 焚也心雖於中水穀不勝其銜樂則覺其載飢載渴使... 人愛之有甚雖於其憂心胡適至此哉以我之往成在... 違之者今雖猶未定也亦旋當定矣如曰不定是罷成... 也必由微抗之有使歸聘而後可我聞諸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此微固相好之禮固然苟委若嚴從天誘... 其委使之微固其自難不來朝聘臣而以一介使為敵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集傳剛況成而剛也
來歸也

管見此采薇承前而承上作字法亦猶言也薇之... 於初春薇作時計之征夫不漸適乎及茲皆至於彼曰... 歸於此亦曰歸先後實相踵焉則我之未成者屬在當... 違之外身雖未行而心亦憂已憂心如何仍烈烈有如... 焚也心雖於中水穀不勝其銜樂則覺其載飢載渴使... 人愛之有甚雖於其憂心胡適至此哉以我之往成在... 違之者今雖猶未定也亦旋當定矣如曰不定是罷成... 也必由微抗之有使歸聘而後可我聞諸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此微固相好之禮固然苟委若嚴從天誘... 其委使之微固其自難不來朝聘臣而以一介使為敵

讀詩管見

卷六 采芣

三

之我聞者猶在耳哉彼成已而歸來及薇之柔我成定... 而將行及薇之剛是春則修盡夏則耕生而及陽而... 亦陽已成後之往代者期以夏至而耕亦備秋也念此... 而其行尚容緩與王事靡盬以下乃成定將行而與其... 室察諒別云於稱王事成事也靡無也靡之若者謂之... 盬亦名齒水食之能殺人啓處可借俗稱曰吃解之睡... 不熱而目常昏故言啓不設臥身以坐坐坐坐處也故... 言處若首章所謂啓居雖同用啓字其義又別凡以書... 致人者亦以於攝詩承上文處室靡盬而言不遑啓居... 則啓居正得作家書觀矣舊注於二章處使歸聘句以... 為聘問也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此意不... 可少但聘字終須附會耳孔疚之孔當即此憂心作心... 孔說言我今日之成定將行實由王以嚴於之故而備... 之是謂有事而巳靡有盬也而成所之不遑夜以繼日... 無望僅息在牀也寐欲以卧非卧暫作修葺之狀而亦... 不遑焉則甚覺其苦之難與直如盬之之南水然夫詎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
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集傳常常捷也君子... 謂將帥也捷勝也

管見成役有代將帥亦有代其將帥之新代者多不免... 俸違功而卒無成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以是乃至不遑

詩管見

卷六

五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以是遂度不來也... 馬而養乘之不以乘計者不長故馬之良者雖只一馬... 兩可也為君子計獨安於其位以定居可矣乃其心... 駕頻親鞍韉以乘四牡其身之不安而危者固同見其... 無以塞責於王之使為君子於時雖欲安居豈敢定居... 乎以業業之身圖赫赫之功幾欲一月而三捷... 馬氣矜謙後殆不惜盡驅其成者以速戰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傳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消也魚獸各似鱗東海有之其皮背上

豈腹下純青可為... 弓韃矢服也戒警也... 葉說董氏道曰案字書腓脛腓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 者其隱物不動也○嚴氏祭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 云右手執蕭蒲弭頰印受弦處○陸氏璣曰魚獸之皮... 雜乾潔以為弓韃矢服紅玉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 起水潮濕及天... 暗其毛復如故

詩管見

卷六

五

以四牡之足為足合是則不行故曰君子所依君子以... 馬行小人則以足行則依也然當君子之四牡行小... 人必從之行是君子以四牡之足為足小人則以四牡... 之足之難為難也故曰小人所腓四牡翼翼左右翼翼... 此乘君子所依之四牡以衛君子者弭皆飾以骨而此... 用象曰象弭魚服皆製以皮而此用魚曰魚服乃君子... 束於身之戎器非小人所能辦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日戒用威命也懲一警百為戒以軍法從事必無以... 若至於無日不然則以欲求一月三捷也功固不得... 恐而出此矣孔棘之孔作好字看與前天保篇同棘木... 之多針刺者人不敢近孔棘猶俗稱好雞惹云爾玁狁... 孔棘君子難常之業其何以相遇乎既通玁狁而其業... 業將愈甚知難而退幸目前不敗足矣旋慎固封守... 以備他下之不虞已矣胡云捷哉胡云一月三捷哉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管見微狝孔棘則君子不圖一月三捷之功乃退而定
居矣將師定居成後亦定居及代者以期至更相與備
秋既而卒事則亦將曰歸曰歸於歲莫也然歲莫多雨
雪行道苦之彼成役之歸固又將有因時與感而不能
已者按人心之感其謂見在難堪前此猶勝蓋往往而
然已如彼成役昔之往也優於也雖當揚柳依依亦何
所美今之來反室家也雖值雨雪霏霏亦何所惜惟成
已而歸既辭徵塞之險傷念程塗之艱則就道言遂亦
遂轉覺所行之昔勝於今為有說也今我來思思字亦
宜玩前云我行不來蓋不敢作來之想矣及今而得生
還其來時乃其思時殆謂苟不至今猶念不到此也行
道遲遲須緊項雪說雪浮而滑舉足多而歷路少以是
遲遲亦即以是載渴載飢也載並訓受受飢渴同而其
所以受則又有異如二章載飢載渴從憂心烈烈來此

讀詩管見

卷六 未章

三

卒載渴載飢從行道遲遲來一以憂之煎熬憂之一以
行之勞頓受之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其傷悲者以道
中苦於飢渴心汲汲行彌遲遲而彼雨雪之霏霏者又
方盛未衰焉是可知寒凍與飢渴非復身所能載正
恐卒死於道而不果歸乃不禁其心之傷悲也哀為憐
恤之意我哀非謂我之哀謂於我而哀之者就成役指
上之人言何以度其莫知我哀也蓋成役以為今當歸
時上之人知我之離羣猶而即室家其心欣喜愉快而
已無所為傷悲也夫豈知歸自歲莫其為行道所苦猶
未稔命竟如何而不勝其心之傷悲也哉莫知我心之
傷悲則其莫知我哀固必然而無疑有存更冀其萬一
如察者再細玩此言莫知我哀與四牡言是用作歌正
欲即此而句中略見勞使臣與遺戍役之不可無諫耳
不然彼使臣所為是用作歌者獨慷慨於其母堂嘗漢
然於其父哉匪惟其父即還念其身亦正有所以而欲
訴矣又此成役所為莫知我哀者獨慨歎於其來豈嘗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管見出師者其軍裝器械非車不行故只言出車而士
卒之出可知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令前車先行我出我
車于彼郊矣余後軍炎行耳于往也都城外五十里為
近郊百里為遠郊郊外謂之牧前軍于牧後軍于郊相
距約及百里其發塗必不同日此出車時而藉以疏通
之節也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稱天子則命重稱謂則事

讀詩管見

卷六 出車

三

之矣僕夫謂率之家下可從行供使令者勿竟作御夫
看我指行李之屬正僕夫所專司也慎揀其人而指名
呼之為各謂之載則又舉所載之物一一指數以告僕
夫也各按僕夫謂之載當即謀與士卒之出車都相
繼出矣王事多難王事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
祭稱有事戎亦特以事稱於王事而明其多難見出師
亦得已耳邊陲不靖大為中國患非難而何日多則澤
言既有微狝更有西戎也維其棘矣維防也棘木之多
針到者意謂王之設防於邊陲以為維也其狀早如人
之既築垣墉而又以棘覆其上然不可謂不嚴矣乃不
請者猶不免犯之以興多難則今日之王事豈本王所
得已而出
於好事哉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旗

讀詩管見

卷六

五

曰設此矣建彼施矣其旂隨牽出故此章曰出車彭
彭旂旒央央華不實者曰與古音央苗初出者曰與
英並與央英种皆有特鮮明則旂旒之稱央央以為
色之鮮明也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令與也看清上
字則此二句亦有根矣朔方通徹狃而與中國毗連
之境言蓋南仲受王往城乎方之命即於出車時以旂
令衆曰王命我往城乎方其揭言方之名者特以方為
更塞耳非使我坐鎮于方而不知其他也觀其以我往
則欲倚我為城是方以東方以西其邊邊為朔方者皆
於一城字中盡我以桿蔽必屏也豈非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乎命之重若此非衆志不成城也其悲誠玉命勤
之崇武赫赫南仲獵狃于襄赫赫謂威震獵狃也于襄
之于當訓往襄字難解按物之用緣者清德邊而飾此
邊其名曰鑲字從襄可借解此章襄字之義蓋南仲既
至方其朔方沿邊一帶清肅無餘德獵狃之迹是獵
狃襄矣何以能遠以向仲來而獵狃往各靡然于以歸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集傳塗凍釋
而泥塗也

集說嚴氏祭曰簡書
謂移師西伐之命也

管見上章王命南仲往城乎方所謂昔之往也其時則
黍稷方華華與花同黍稷一類二種並春種夏熟月令
言仲夏農乃登黍則其方華為夏初可知末章執訊獲
醜薄言還歸所謂今之來也其時則雨雪載塗載始也

讀詩管見

卷六

四

與上方字對用義亦相此雨雪自冬時皆來至是始釋
間入土而為塗則春日遲遲之候也黍稷又因以種矣
今我來思一思字思今之來又由昔之往以思今之來
又並由昔之往而不遂來以思今之來則有下王事多
難四句也多難無獵狃西戎說首章念師之出多難宜
渾言此章計師之還則多難當明言矣啓向也居家也
傳語以白其家曰啓居與前采薇篇一義但彼屬成役
出屬率耳簡書即謂以紙書字也或泥古無紙迂矣竊
意紙稱簡亦稱檣者以竹木皆可挫而為紙故簡字從
竹指字必木以著其林後之說者遂認簡為竹片則並
日指為木板可矣且紙字從糸亦指其密緻也耶若
認簡為竹片並目指為木板不允將執紙為帛幅乎况
此章以簡字替紙字亦屬通用並不必謂簡之林有別
於簡定為竹而非木也再按上文言放居亦得借簡書
以啓者簡書雖無異名加戛字則得辨其為王命矣此
章八句並作南仲口氣說以為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
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管見此章言周人之偏近西戎者及秋而懼不免於難
聞南仲揮師于外成震獵狃王亦更有伐西戎之命西

讀

詩管見

卷六 出車

二

是急望其來以已難耳按來薇之遺成後絲以備其為
 要則獵猶與西戎之為難多在秋時要草蟲起趨鳥
 蟲正秋時也草蟲為何今俗稱哥兒是已龍鳴其音
 出身半當腰處故曰要要草蟲壯也蟲有土蟲
 草蟲之異殆以色辨之土蟲色黃如土草蟲色青如草
 耳草蟲之牝者曰阜蠶不能鳴惟腹大主孕每生數
 至九十有九故特別於要要以阜蠶阜大貌草蟲胡
 以要要為欲交也阜蠶感於要而以阜蠶阜大貌草蟲胡
 擬其交最久常二三日不得離阜南之三篇亦以為西戎
 大夫之好淫者然則周人之有感於此固即以爲西戎
 之男女有人道之感而無禮義廉恥之防視以要要趨
 趨者早無以異也又况草蟲阜蠶遠感於於傍登之時
 而卵育此土其狀復同西戎之乘秋作難四出滿野種
 類繁滋千億難數哉此可知其視物驚時所引續於伐
 西戎者切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而君子並指南仲言以未見既見為詞者蓋既聞有伐
 西戎之命王致簡書于方而南仲必來轉以急望其來
 而致慮於萬一不來故言未之見也雖傳說通與僉曰
 君子來矣我之憂心猶有忡忡不定者若其一且既見
 羣相率以迎於道而幸君子之果來焉是乃使我心之
 忡忡得定也定則降矣不然憂未解胡云降哉已而赫
 赫南仲威震獵猶者進而薄伐西戎然後周人之患西
 戎而急望君子者亦既見止斯誠釋其憂心之忡忡以
 至於降也薄有迫義言薄伐謂南仲之師有如雷風之
 相薄然耳以是而伐西戎既見赫赫之有象即亦預知
 執記獲醜之可決然無疑也西戎未詳所在按前言往
 城于方集傳曰方朔方即今靈夏等州之地竊意朔方
 見堯典堯都平陽周都鎬其北微與獵猶接者皆通稱
 朔方故六月篇亦云薄伐獵猶至于太原也其靈夏等
 州之地獨舉以當往滅于方之方也可方之所在定則
 自方而西以伐西戎可知西戎所在殆即居
 今蘭州大河以外之西寧甘肅諸境上與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日嘒采芣芣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猶于夷

集傳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
 鶯也嘒嘒聲之和也夷平也

讀

詩管見

卷六 出車

二

管見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日嘒采芣芣
 一時境象熙然有如此若第為遲率紀時只前兩雲載
 塗一言便足何須費詞哉遲遲指仲春之日言日長則
 行遲正春已遲仲春則遲而又遲也卉木散處土田之
 隙地此而萋萋則其中春苗之方盛可見倉庚每雌雄
 雙飛其鳴嘒嘒此仲春會男女之候也當取有乘是而
 子歸者矣至於繁生於春可以飲芣芣春日之遲遲而
 采芣者遠見其和而馬九又微南仲之師自其來薄伐
 以迄還歸此和而之樂無令其供勞役而舍所事者
 為其苦於西戎而望極難不得轉以師行貽之難也至
 於所獲之戎其有惡狀如鬼物者此之謂醜蓋戎酋也
 法不可縱執之執縛也縛則當誅又訊之者欲使伏其
 辜而後加刃耳薄伐之時獲戎必多獨云執訊獲醜則
 所獲不以醜指目者猶不在怒恨深痛之列則無事執
 訊之解釋而勸戒之可矣由是戎畏威亦復懷德可成
 久安之勢不勞善後之謀則率心已無餘慮又執訊獲
 醜之後戎虜處分都盡無復累囚載路以待管領在士
 卒之身亦復脫然故曰薄言還歸也薄輕意與前薄伐
 之薄其義不同凡物薄者必輕故以薄字代輕字赫赫
 南仲獵猶于夷此于字與前于字之於並訓往皆謂
 獵猶之往歸其境耳前者南仲自鎬京往初至于方而
 未伐西戎也獵猶聞而怖之其于以歸境者既不敢侵
 邊是邊靖而見為襄今者南仲自伐西戎還歸必復至
 於方而後來鎬京也獵猶益聞而怖之其于以歸境者
 並不敢據險是又險撤而見為夷矣夫獵猶之夷亦以

獵狁之于夷豈嘗更待南仲薄伐西戎之師轉以濟
伐獵狁而後夷哉赫赫南仲既經薄伐西戎彌復威震
獵狁乃至此則是王事多難一舉而兩得也今憶南仲出師時其
勞之烏容已乎按上章指出薄伐西戎此章結出獵狁
于夷蓋明其為一舉而兩得之策也今憶南仲出師時其
稱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者天子當謂獵狁與西戎實與
多難今日之事非得已也但獵狁橫帶朔方重兵所駐
雖以方為要塞他道可出沒者尚多防之如城則已毋
輕用伐若戎當西之一隅非朔方比苟獵狁欲轉則移
師以伐西戎可矣且既申討於西戎即借之以攝獵狁
其勢固當不俱討而俱服也今往難以獵狁為大特命
爾往城于方已耳伐西戎之舉動須待時至日當更以
簡書通之厥後簡書至南仲薄伐西戎亦見獵狁于夷
是特如箭天子所謂我來矣但事雖合謀命由再降其節次
不可略故此篇六章以城朔方伐西戎前後分叙中以
昔我往矣一章托為南仲之自叙以總叙之既明往來

讀詩管見

卷六 出車

星

杜勞還役也

葉傳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勞衆故極其情
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
上忠於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管見出車勞還率此勞還役役即率所領之士卒也皆
從南仲往來於朔方獵狁與西戎者故因其還而勞之

葉傳皖實統嗣

續也遑暇也
管見此篇皆托為還役最後者之詞故有感於杜杜
杜乃還時途中所見也雖以紀時亦以自比耳杜特生
也還役最後者伴少孑然獨行亦杜之象杜梨屬與離
音同古人托物見意如名南標有梅篇以梅喻離言會
合男女則此還役之夫婦久濶者其以梨喻離皆俗情
之通也梨甘為棠不甘而酸則為杜在還役以離憂而
把酸心於杜似之有皖其實六書故皖目團轉貌梨以
三月華杜亦繁華落實出纒如豆至漸大比人目睛見
以為寫照也蓋其還此後者子然獨行夫婦久濶以離
憂而把酸心固早同於有杖之杜而其久苦於後面肉
消淚獨目睛炯炯圓轉又與杖之杜之有皖其實為酷肖
也故下文申其故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王事戎事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祭稱有事戎亦特以事稱靡無

讀詩管見

卷六 杜社

星

也鹽之鹵水為鹽其苦能殺入繼對初時說只作後字
春謂我之為王事役以為有事而巳靡有鹽也乃其初
時有獵狁之事為日已復不少繼又有事於西戎而以
後之日祀前之日則闕日孔多矣故及今還日其暗此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以還念我者固甚覺其苦之難喫
直如鹽之有鹵水然則豈不靡盬而有鹽哉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三止字用替已字以下各章並同
陽溫也與鹵風春日載陽一義春日載陽之日即春日
遲遲之日於月為仲春日陽則月亦陽矣必兼月言者
欲以別於黍稷之歲亦陽止耳歲陽統夏時之盛德在
火言所謂陽者熱也如還役稱有杖之杜有皖其實正
當孟夏時有之是則歲之陽矣還役之在道自傷當歲
之陽其還役有婦以女居其家者竊心傷其夫之為征
夫而以卒事得遑則早因日月之陽而為還役傷之也
出車之四章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此見南仲之伐西
戎正於春日遲遲薄言還歸也於時歲水陽日月則陽

已其女以是日月聞南仲將來者心其傷已所傷為何
為征夫之先獲狝而後西戎久不得違及茲而乃違已
夫以還役而轉計其女心之傷已若此則其因王事靡
盥繼嗣我日遂至德甚而還家後獨感懷於有杖之杜
有眩其實以自傷於道者更
不堪令人女心以重其傷矣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盥我心傷悲卉木

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晉見有杖之杜其葉萋萋須承上章有晚其實來季春
杜始華華時葉少至於有晚其實時及孟夏而葉始稱
盛矣但其目為萋萋者非即指葉之盛言按萋萋本為
水草貌水寒為淒草宿於水為棲故水草之貌曰萋萋
杖杜木也生陸地乃以水草萋萋之貌狀其葉春蓋還
役以孟夏猶行道中際季春時雨將降之後其間值而

讀詩管見 卷六 杖杜

必多因以見杖杜之有晚其實者其葉於雨中被濡
濕以陸生之木直如水生之華然故以為萋萋耳其言
此者亦借明身之有衣猶夫葉而衣之為雨沙浸又實
與此葉之見為萋萋者同也王事靡盥我心傷悲所傷
悲者當即就歸時之苦於雨說身不堪其淋漓心固難
已於傷悲矣稱我對杖杜言蓋以杜本梨屬梨宜兩故
俗稱水梨早棗當茲雨浸其葉我見為萋萋安知杜不
轉為欣悅耶即不然杜本無心亦不解以萋萋而致傷
悲也我似杜而實非杜則人也人則有心其歸時之苦
於雨竟如此有杖之杜其葉萋萋而能不傷悲也哉然
則王事之苦雖無盥之名固終存盥之實矣卉木萋
止須承上章日月陽止來日月陽為仲春月余仲春之
月始雨水桃始華竊意此及出車篇所稱卉木即謂桃
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而桃尤過之則其特以卉木名
可不問而知為桃矣桃始華之時遠值始雨水之時桃
以華為卉六即以是雨水之潤見為卉木之萋也卉木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盥憂我父母檀車

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集傳檀木堅宜為車
憚憚敝貌瘡瘡罷貌
晉見北山謂辨方之山此遷後而身陟者當陟之時而
言采其杞杞枸櫞也攷本草集說枸櫞作叢生莖幹高

讀詩管見 卷六 杞

三五尺獨依之蘭州靈州九原以西枸櫞並是大樹沈
存中筆談亦言陝西極邊生枸櫞高丈餘大可作柱然
則杞之產自北山其林固特異矣枸櫞春生苗葉如石
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六七月生小紅葉華便
結實秋熟入藥補益人皆可采若但還役當杖杜有晚
其實其葉萋萋之時則孟夏也杞葉既老不中啖其枝
間未即着華從何得實可知言采其杞乃言采其杞之
根耳枸櫞根名地骨一名地仙一名却老一名仙人杖
存根之異者則仙家所謂千歲枸櫞其形如犬者也食
之可長生彼還役之陟彼北山警見杞有大可作柱之
異林當必有其形如犬之異根以為若采而得之是足
藉以承父母之年而使不害於憂也故雖不必果采而
心口相齊則有言云然矣王事靡盥憂我父母此正言
采其杞時所痛念者檀車為戎車以載軍裝器械非用
以戰也憚憚音屬字从巾集韻有去聲指為重衣然則
以憚憚為敝貌當作車衣之敝貌言戎車雖無衣亦必

有如衣者以覆之其覆者敝則亦可云憚憚矣至其他
棘軫輪輻之屬有一敝則不行皆不得以敝言也四牡
只是良馬替字耳馬以牡為壯故稱壯周禮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故馬之良者皆蒙乘之名而稱四非兩服兩
騂之謂四也瘠瘠與管同音當即借管生義管外圓中
空為骨之狀馬罷則瘦瘦則露骨以是為瘠瘠而罷貌
亦偏真矣征夫不遠乃提心以致慨念之詞非因之自
慰也按前二章為還役於道中以男懷女而體其傷已
悲已之心此及下章為還役於道中以子懷父母而體
其憂已之心故其言曰今者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我有
所欲得于杞者亦懼我父母之中於豎倅無以去其患
耳蓋王事之苦無豎之名有豎之實征夫身受之父母
之憂征夫則心受之者無論先之以王事往也即今卒
事而歸其憂我父母者必謂車雖檀車亦當憚憚敝矣
馬雖四牡亦當瘠瘠罷矣我征夫不若檀車之堅四牡
之強兩日隨逐於憚憚瘠瘠問以共成其敝且罷者尚

讀詩管見

卷六 林社

聖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下筮
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邁止

集傳載裝疾病逝往
恤憂憚俱會合也

管見上章言檀車憚憚四牡瘠瘠是還役所用以載也
言征夫不遠是還役將因其檀車四牡以來也於時父
母之心方憂檀車四牡之憚憚瘠瘠者或至不能載即
亦重憂征夫之不遠者或竟不果來矣故曰匪載匪來

讀詩管見

卷六 林社

聖

憂心孔疚孔子當蒙上憂心作心孔言載而來則既至
匪載匪來不至仍未可知則父母之抱憂心其即以
病心者將深八於心之窳穴以成孔之疚也期逝不至
而多為恤正申上二句之意所謂期者本就下筮所得
之期說特由下文始叙出耳而非虛字乃心痛而忍之
其口之作聲為而也凡憂生於畏甚則以懼言生於
愛甚則以恤言其憂為恤愛甚而痛亦甚怒焉如擣
慘然若割遂不禁其口有而聲且而多而有不絕於口
之聲也以征夫而期逝不至豈終不載而來乎而在父
母之恤而憂之其為恤也固而多以為恤此其憂之病
心有不至於孔疚者幾何哉下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
通止三句總發明上文一期字當父母之以征夫不遠
即望其載而來也問期於鬼神既卜而又筮之則借已
卜者有言筮者亦有言會其言而證之其言之則期者
皆近已由是而莫征夫之至探下筮之言以決其期亦
知其適已無何期逝而仍不至鬼神皆難為憑父母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管見篇中所言燕之盛者耳然其燕所以行禮故
序曰能備禮也禮字須重讀所以可美者在此

魚麗于罭鱮鱧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罭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罭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集說季氏本曰三章皆言

有酒乃置酒之通名也

管見舊說文以為魚所留蓋防其非捕具也凡堰水畜

魚者必有室以洩水於其空設防令魚不得逸出是之

謂雷又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易兌

卦麗澤兌麗連也周禮校人麗馬一團注兩馬也又束

帛麗皮注兩皮也史世紀太昊始制嫁娶麗皮為禮釋

義偶數也然則魚麗之麗當讀去聲乃言魚之兩類連

偶而旅行耳各章下文以鱮魚鱮魚鱮魚鱮魚鱮魚鱮魚

字注脚集傳鱮揚也今黃頰魚頭似燕頰骨正黃魚之

大而有力解飛者鱮也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名

吹沙鱮鯿對舉殆以身之大小異也鮒小頭縮項而扁

有方狀因得鮒名鱧毛氏以為鮒也鮒亦稱鱧而為

鮒一名鱧以其性舒緩也舒緩於禮近此亦稱鱧所由

來與俗呼草魚狀與青魚類肉厚其身圓鮒鱧對舉殆

以形之方圓異也鮒類平而低偃故謂之鱧身無鱧多

讀詩管見卷六魚麗

滄人多以鮒稱言粘滑也鮒鱧有十字文理又腦鱧一

道自首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鱧與陰數合其特名鮒

者以此鮒鱧對舉殆以鱧之有無異也魚之類亦大略

可該矣按此篇以魚麗于罾與人之知其明以魚與物不

知其中即隱以水與酒也蓋將設罾以防魚必先為堰

如彼罾所遮罔之水而魚不惟有酒又有物充散以與

酒俱具者並如彼水之有魚而麗于罾實見鱧當鮒鱧

鯉鯉之無不充物也魚與餘音同又其種至不一以與

萬物盛多固舍此不能他取也君子有海正點酒禮

行於燕之意燕以酒合歡有酒則酒行矣而其佐酒之

物亦即之次進於行酒之時當燕之始也嘗其旨未見

其多久之而羅列則以旨且多當燕之中也所陳既

多或未必其無一不旨及品嘗而美各見則以為多且

旨當燕之終也腹果於旨以為至是當不更有乃欲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管見物其多矣物其旨矣物其有矣須余頂前各章末

句末三字說前首章曰旨且多二章曰多且旨三章曰

旨且有玩三且字語意固各歸重末之多字旨字有字

也維其嘉矣維其借矣維其時矣維思也不當作語詞

看蓋君子之有酒其先所以務盡物者皆一盤回於

心以致其思是之謂維三維字正為前三且字挾出所

以然也其有如燕者之於物先因其旨之頻來而致驚於

且多物其多矣胡以既旨而且多若是蓋燕之始而有

物先設以稱旨者必其嘉而貴美者也求旨於嘉豈苦

難得而不可多與惟設是燕者不維其嘉但使膳之為

善適足以供啖而遂已焉故其物雖旨初不多也維其

嘉矣則思彼水陸之珍即止此數有變通之法處之猶

將化物之少而為多也又况所云嘉者固尚多乎以嘉

而旨以維其嘉而旨且多也君子之有酒於燕之始而

徐計其物不惟旨也旨且多也又如燕者之於物次因

其多之具美而致飲於且多也物其旨矣胡以既多而且

旨若是蓋燕之中而有物紛陳以稱多者必其借而嘗

萃者也求多於借豈需濫入而莫能旨與惟設是燕者

不維其借但令般之為濟苟便於充歎而遂已焉故其

物雖多轉不自也維其借矣則思彼水陸之品即非其

倫有調劑之宜施之猶將易物之淡而為旨也又况所

可借者固自旨乎以借而多其借而多且旨此君

子之有酒於燕之中而進詳其物不惟多也且旨也

且如燕者之於物卒因其旨之不盡而致訝於且有物

其有矣胡以既旨而且其旨之不盡而致訝於且有物

以稱旨者必其時而鮮新者也求旨於時豈阻博收而

讀詩管見卷六魚麗

善適足以供啖而遂已焉故其物雖旨初不多也維其

嘉矣則思彼水陸之珍即止此數有變通之法處之猶

將化物之少而為多也又况所云嘉者固尚多乎以嘉

而旨以維其嘉而旨且多也君子之有酒於燕之始而

徐計其物不惟旨也旨且多也又如燕者之於物次因

其多之具美而致飲於且多也物其旨矣胡以既多而且

旨若是蓋燕之中而有物紛陳以稱多者必其借而嘗

萃者也求多於借豈需濫入而莫能旨與惟設是燕者

不維其借但令般之為濟苟便於充歎而遂已焉故其

物雖多轉不自也維其借矣則思彼水陸之品即非其

倫有調劑之宜施之猶將易物之淡而為旨也又况所

可借者固自旨乎以借而多其借而多且旨此君

子之有酒於燕之中而進詳其物不惟多也且旨也

且如燕者之於物卒因其旨之不盡而致訝於且有物

其有矣胡以既旨而且其旨之不盡而致訝於且有物

以稱旨者必其時而鮮新者也求旨於時豈阻博收而

讀詩管見卷六魚麗

善適足以供啖而遂已焉故其物雖旨初不多也維其

嘉矣則思彼水陸之珍即止此數有變通之法處之猶

將化物之少而為多也又况所云嘉者固尚多乎以嘉

不復有與惟設是燕者不維其時但期饜之為羞不
所始嘗而遂已焉故其物雖旨要無也維其時矣則
思彼水陸之產即不及候有輔相之道行之猶將造物
之無而為有也又况所為時者固仍有乎以時而言以
維其時而旨且有此君子之有酒於燕之終而究觀其
物不惟旨也旨且有也由是言之君子之能備禮萬物
盛多特其借耳彼燕之禮大矣其因燕而有酒因有酒
而務盡物苟非君子之維之者一至再再至三何以統
燕之始中終而能備禮至此
哉惟其維之是以能之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管見序稱樂與賢謂為此詩者叙燕特極盡情致非樂
其燕也樂君子之燕嘉賓而與賢也君子謂周王與賢
謂親賢云爾有此篇之與賢故
有後篇之得賢豈不洵可樂哉

讀詩管見

卷六 南有嘉魚

五十一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集傳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鱗鱗肌肉
甚美出於沔南之丙穴罩罩非一之詞也
集說李氏樛曰嘉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
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
魚名○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篚謂之罩李巡曰篚編細
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篚也郭璞曰今魚罩然
則罩以竹為之無竹
則以荆故謂之楚篚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管見大雅烝之浮烝氣上行也孟子若火之始然管
子弟子職蒸烝容烝然者居下然燒也或作燃蓋後人
增加耳烝然謂烝物者火然於下而氣上行也彼欲得
嘉魚而罩罩汕汕者以情炎於中而致氣之勃興莫過

於此為遠育矣蓋雖亦名羣然罩罩字重則主用篚以
籠魚言莫即作篚之名香又俗語以水滌器曰汕則此
稱汕汕者象水之中遠皆動盪不依實亂於用篚以籠
魚者之罩罩也舊說以汕為標一作篚謂即今之檢罟
非是嘉賓式燕式敬也書武成式商容閱疏式車上橫
木有所燕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君子有酒其於
嘉賓致敬以燕之曰式燕大學云有所好樂樂乃好之
甚者易稱飲食行衍傳曰不素飽則行為樂其飽之義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是惟恐其不得也人之耽於味而
為樂者大率類此君子之嗜樂豈嘗出於樂哉獨觀其
有酒而於嘉賓式燕也則以樂蓋不以此為樂之心為具
物之心而君子固存亦未快矣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是
不留其有餘也人之譽亦欲而為衍者亦大率類此君
子之頤養豈嘗期於衍哉至觀其有酒而於嘉賓式燕
也則又以衍蓋不以此為衍之情為
達蓋之情而君子仍有亦未足矣

讀詩管見

卷六 南有嘉魚

五十一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管見樛木椒木也唐風椒曰椒聊樛亦音聊樛並訓
木下曲其為椒可知椒有秦椒蜀椒之別以蜀為勝蜀
在秦南故樛木與前嘉魚其有皆曰南有也今秦地亦
有蜀種與秦椒自不相混瓠瓠也間有苦者乃一種而
偶變耳道其常故稱甘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凡上能
接引其下下因攀援其上遂至固結而不解者蓋如此
至若君子有酒其於嘉賓式燕也在君子立階階居主
位賓入中庭降一等而揖之此亦不殊於南有樛木矣
然嘉賓之飲酒者每見其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
言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則安得有同於甘瓠纍
之者哉維時君子則有以綏之集韻安一作綏音推安
坐也其義與此章綏字極合且綏音雖若蘇回切音推
者通回切亦無大分辨特取其安坐之義竟讀推音為
雖音無不可者嘉賓不安於坐君子之綏之固使必安

其坐蓋先之式燕者以樂以新非徒求節文之終遂而巳此所由燕之將舉猶必備至其綉纓必期求燕歡會

翩翩者雛燕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集傳又既

管見首二章言燕然狀人之迫欲得魚此章言燕然狀雛之迫欲得食也來思與下又思皆倒裝字猶云思來思又耳雛性專一名壹宿鳥蓋常壹於所宿之處也乃有時見其翩翩而來思者其飛之氣作則如燕其中欲飛之情難止息則如燕然來思是固雛之常宿而思食因其思食急遂不得不離所宿而來也至若君子有酒其於嘉賓式燕也當其將畢微君子之綉之嘉賓之出也久矣其後既出而歸在嘉賓之心豈猶有所慕

讀詩管見

卷六 南有臺

於來燕一如彼翩翩者雛燕然來思之不能忘情口實哉然嘉賓不思君子則思之矣思夫嘉賓之賢今雖既燕後當又燕庶得長相周旋益以締交欣俱欲之歡於無間也如是而君子所為與賢者度以加已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管見細按詩中詞意其得賢之可樂樂其息事寧人不構樂於雛猶有以成聖主仁愛天下之心耳故各章皆兩稱樂只君子一指賢者言謂周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

君子保艾爾後

集傳遐何通眉壽秀眉也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讀詩管見

卷六 南山有臺

管見南山北山喻周與雛狝之並峙也雛狝橫亘於北則周固當雛狝之南矣臺萊桑楊杞李栲桤枸桤兩對舉者其意以為周而生之人取雛狝所生之人較之皆相形見絀獨宜為備而不可與爭耳臺莎草即香附苗葉如老韭而硬有劍脊稜以為笠稱臺笠見都人士篇尤多結衣禦雨在草屬亦為極靱菜藜也嫩時可食故昔人與薑並稱乃灰薑菜之紅頂者老則莖可為杖是以草之性比堅於木也臺豈菜之敵乎人生十年曰幼童子行也可以草之天譬之然周有幼者見為南山有臺雛狝有幼者見為北山有萊則知幼與幼已相形見絀矣桑供蠶持采其劉者歲以為常其木雖不死而多厄楊為柳類枝硬而揚起縱橫倒順撞之皆生不數年而挺拔計長於木此為獨暢也桑豈楊之敵乎人生二十曰弱冠而成人可以木之傑狀之然周有弱者見為南山有桑雛狝有弱者見為北山有楊則知弱與弱亦相形見絀矣杞枸權作叢生高三五尺木間着子

讀詩管見

卷六 南山有臺

李圭

十曰艾髮蒼白年齒高也。可以木之喬例之。然周有艾者見為南山有樹。猶有艾者見為北山有棟。則知艾與艾總相形見。紕矣。先王之制。惟六十不與服。或則五十以前不得與也。周苟有事於。猶猶其人。得不一。彼已度量。我於時有君子而賢者。知周之與。猶猶北。其勢並峙。而其人非。欲獨宜為備而已。不可以與爭也。以與。猶猶爭。而其備。猶猶以。成猶猶用。其民而。惟恐傷也。是臣賢而主則聖矣。故皆以樂。只君子稱焉。樂只之。只非語詞。即風曰。既亟且王。風曰。其樂只且。只與且。聯言哀聲也。君子之於小人。能使之踴躍。拚舞為樂。即復使之感激涕零。為只言樂更言只愈見其樂之非。常耳。夫君者。君人者也。子者。子人者也。君子之名。所以別於小人之無位。至冠之以樂。只則又別於君子之徒。有。其位而非小人之類之者。各章第四句。皆稱樂只。君子。此賢而為周臣之君子也。何謂邦家之基。謂其不勤遠。

讀詩管見

卷六 南山有臺

李圭

略以鞏固皇圖耳。何謂邦家之光。謂其不損兵威。以顯燦玉璽耳。若采薇所云。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又云。豈不日。我猶猶孔棘。夫非常華君子之倖邊功。而卒無成乎。先既無事。自擾基則已。搖後雖知難而退。光乃不揚矣。夫邦家受病。其民早罹於殃。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民安所逃哉。而其先時自度。則謂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蓋逆知無命也。夫殫民而民危。於九死是為民之賊。則不殫民而民慶。其再生是為民之父母矣。父子之於父母。皆至願其享大年也。又况君子者。民倚為父母。而在邦家之憲。為基藉。為光。尤利其永終。勿替與此。固宜有以眉壽黃耇期之。者眉壽之徵。在先黃耇之徵。在後。自應作兩層說。集傳曰。避何適。避本何加。切蓋方音呼。何轉入。避耳。眉壽黃耇。並以避不作。反決語者。以為命降自天。似不可必然。有造於邦家。與民天。篤邦家。祐天。矜于民。則賢君子之生。不偶然矣。其遐不眉壽。又遐不黃耇乎。惟賢輔聖。惟

之役特用其民之身以成非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乃因其靡室靡家不遑啓居遂殷念其室家之居者而尤倦倦以保艾爾後感言于民此其德音之茂宣德意而播德施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則安得不永永萬年存以享無期無疆之壽也哉

蓼蕭澤及四海也

晉見蓼蕭兩為澤及四海者主周王之巡守言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禮記王制亦同夫以四方者以換為表以海為幅天子之巡守不必皆有車轍馬跡之存而其恩膏玉播則盡東西南朝之所屆而莫不均霑此所以言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讀詩常見 卷六 蓼蕭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蕭蕭也寫輪寫也燕謂燕然善聲也管見野蒿之老者曰蕭以蓼稱狀其未及枯而猶然豐緝耳斯析之離也與朱薇彼路斯何之斯同指蕭之不塞途言之蓼彼蕭斯喻周王巡守所至其野老夾道而迎也零露漙漙則又以喻周王之於野老凡夾道而迎者靡不有以降之澤矣沛酒而美為漙以言零露則露之甘貌也按王制言天子巡守親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其敬恤至此則百年而下耄耄老耆必皆降澤獨優矣可知蓼蕭零露之喻各章並以此發端者其注脚只在二章其德不齊壽考不忘兩句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君子謂周王見君子者既有以慰其望幸之情則各自我而快我心之寫與燕笑語兮言其時有老而比於藜蕭者其被君子零露之澤則有若斯之燕以飲食之

又加之笑以和洽之且與之語以教誨之也是以有譽處兮處不行也巡守之舉於禮為吉行日不過五十里此外則宜處矣然君子處此則恐民有不安其處者雖不敢怨譽於何有而君子則有譽以隨而處焉以其地不受德耳何以知之觀其燕笑語以優老者其視民重矣君子重視民而厚推之意乃不重視民之地而任滋之擾存是理乎此足以得有譽處之所由來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集傳瀼瀼露著貌爽差也管見漢音同稜稜為禾實豐有蓄意故瀼瀼為露著貌龍者天子之象周王以時巡守由望幸之民慶其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意正如俗語所謂龍行一步草木生光云爾前章言我心寫兮寫以此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德謂德澤之比於零露者壽考老人之稱屬民詭故各章言其被零露之德亦特以蓼蕭為比也夫君子為龍為光當其既見時不被德哉而計其德之必數覺惟有過而逾者總無不及而差者是為不爽也何以徵其不爽以壽考徵之何以能致不爽以壽考不忘致之蓋君子降德於眾兆民固不欲令少壯或有一遺而於老而壽考者尤憐憫不忘焉是則不以壽考與少壯為一例而其德有加也有加故不爽

讀詩常見 卷六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集傳泥泥露濡貌孔甚豈弟易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管見水土和為泥泥讀上聲從平聲借義故以為燕
漏貌孔燕豈第孔字替俗語好字凡人於其者皆曰好
於好者心作圖圍為孔象故言孔燕猶好燕云爾蓋
君子之壽考不忘即有以燕之也其壽考以殊榮而生
感悚曰孔燕按此稱孔燕者則申首章而為燕笑語之
燕也豈第為樂易之狀亦正於其燕時之笑見之宜兄
宜弟令德壽考則又指其常笑而與語之詞亦如此夫
人以壽考稱唯其上得有父母其下其子孫不忠其
不歡洽也謂恐無以善處兄弟耳故特為之語曰宜兄
宜弟有兄而宜其兄則恭有弟而宜其弟則友以友恭
成令兄弟之德此令德足以致福福先壽在老者固
自有之然壽而不康享則或不以壽為歡而以壽為
矣故為宜兄宜弟申令德之執亦語不及他而但曰
壽豈壽豈者壽而康寧也及其老而壽莫是過焉

讀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俾革冲冲和鸞

讀詩管見卷六 兼蕭

雖雖萬福攸同

兼傳濃處厚說
管見同曠厚酒也故以濃濃為露厚貌孔氏穎達曰
俾皮為之故云俾革字與載隆亦作鑿鐵也一曰善首
銅也按俾以皮為質而飾以銅鐵此特指善之在馬首
者言若人所執者韉也亦名俾亦不可用革故惟隆稱
俾革耳冲冲和意條革月以控而與馬首不相戾則見
其冲冲和矣至和鸞之為銜毛傳稱在軾曰和在鸞
曰鸞孔疏謂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也陸氏佃云
青鳳為鸞鸞唯為和後世作和鸞象之按和鸞當是一
物鸞為本名稱和亦即其和鸞也爾若果為兩物而
以在軾在鐙取其聲相應和如庭燎篇特言鸞聲鐙
載見篇特言和鈴中央胡為設一而廢一哉然則鸞不
言和鸞固自和必言鈴鈴乃為鸞也又鸞之設於車

指為宜鸞亦不可泥鑣為銜外鐵火馬口兩旁其間豈
容着以鸞子意鸞亦稱八鸞見采芑之一章其制當
如今中鈴之大者以皮屬八鈴為圍左右各四而繫
馬項無在鑣者若秦風言輔車鸞鑣亦謂輔車無鸞其
鑣乃如有鸞之車之鑣耳非正謂鸞在鑣也至名鸞之
義不審所自以為象鳳鸞之音者似屬附會姑附之修
革冲冲和鸞謂雖其馬與車不屬君子言屬後君子
言也此守之時有以馬從君子者馬不逸而修革如
其冲冲和若彼矣有以車從君子者車勿馳而和鸞協
應其雖雖又若此矣是豈復有不遵塗軌或至行民間
土田采稼者哉夫君子行而車馬總繹相續既無致失
道縱遲及君子不行而處則其車馬之按部駢集必皆
帖然安靜可知凡以守而後出後者固當以爲計也而
其所處之地總無一滋擾於民而使受其戾者則見其
有譽以馳驅也曰君子如天造福其後君子者又何其
皆為福也之滿路哉遠來處此則吾儕所共慶為萬福

讀詩管見卷六 兼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兼傳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燕
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集說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司官執燭於
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閣人為大燭於門外歐陽
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燕當
以畫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
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畫殷勤之意○燕禮
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謏敢不醉○黃氏

佐曰酌酒始於旅酌
行終於無算故曰醉

管見斯分也散布之意港港露斯匪陽不晦蓋以喻
飲而醉者必嚮晨乃醒耳厭當讀益涉切音餐入聲與
左傳將以厭衆之厭同義謂盛也天子之於諸侯以燕
示慈惠晝不足繼之以夜又欲其旅酬時其爵有受無
辭互相壓以勸醉此所以
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也

港港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管見草生貼地以綠縹滿野而見其豐則受露為尤滋
有陽出而仍不暍啼者彼夜飲既醉及嚮晨而宿醒未
解其狀又將比於港港露斯在彼豐草矣厭厭夜飲在
宗載考宗指宗廟說載訓始考之為言察也當燕之時
而天子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在諸侯聞之雖姑以
是為司安亦豈不愚王臣之司儀者進而考其失以辨

詩管見

卷六 港露

主

責之與天子知其然故更為之詞以慰諸侯也曰僅以
餐為正其制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
卑為獻數畢而止此行於廟而在宗也苟在宗而謀及
於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考之者殆矣得辭其咎矣至
於燕之禮行於寢初不在宗其制使宰夫為主一獻既
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是固不以其醉為當考也厭
厭夜飲亦以醉為度耳於禮無所溢雖有執法苛細者
考安所考乎故知厭厭夜飲惟當在宗而始考也不
在宗則不考由此言之可無事更多
瞻顧獨相與以期不醉無歸已矣

港港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集傳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
也今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管見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

亂亂故以

杞棘蓋樹之別名楸有刺楸樹高大皮色蒼白上
有黃白斑點枝硬開多大刺即梓之赤者及材也左傳
杞梓聯稱本單但載杞及杞柳並與梓非匹此外又
無所謂杞然則良材如楸本梓屬而色赤是乃為梓之
匹而稱杞又梓木無刺梓屬之楸為杞者有刺故更稱
杞棘與梓梓為百木長杞當同之且有刺如棘人豈敢
知則知此言杞棘之意殆欲以此諸侯之先育武功而
勸之備人者觀下文指出顯允君子可見采芻芣頭
允方極征伐獵狁蠻荆來威則顯允為軍陣之際稱與
其車之以南仲為赫赫者同也顯允舊訓明言是兵何
及於明信而以顯允目之究其由來猶今奉神於宗
說為威靈有感應云爾君子而能使人奉之為神然元
子去之所謂顯允君子與凡君子而以勇略神望者其
氣必甚盛當燕而醉非惟恐其失儀抑且懼其亂德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管見此章不言港港露斯蒙上章而從寄耳其桐其椅
非桐椅對舉乃於桐中而別所為椅者故用而其字蓋

詩管見

卷六 港露

主

及於顯允君子而特表其莫不令德焉莫不令德則其
因厭厭夜飲以至於醉者正如港港露斯在彼杞棘而
非在彼豐草也固
雖醉猶不醉矣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集傳離離垂也令儀言
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集說程子曰離離猶累累○陸氏佃曰杞棘附木桐椅
柔木○黃氏樞曰莫不令德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者異矣莫不令儀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優優者異矣上
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
思臣有餘敬此
乃以為盛時也
管見此章不言港港露斯蒙上章而從寄耳其桐其椅
非桐椅對舉乃於桐中而別所為椅者故用而其字蓋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桐不一種椅亦桐也則可概目之曰其桐然於桐中獨為椅也則又可別識之曰其椅致本草陶氏謂白桐為椅陸氏謂梧桐為椅其名椅之義以為其材有綺文故名按陳蕭桐譜云白桐文理粗李時珍言梧桐理細細於綺文尤切則陸說為是又下文稱其實離離若屬白桐言之似無謂白桐即今泡桐有實如巨棗長寸餘其外為殼殼內為兩房房內有肉肉上有薄片乃其子也輕虛如榆莢莢實之狀殼裂則隨風飄揚故賈思勰齊民要術言實而青皮者為梧桐華而不實者為白桐非不知其有實也其雖有而若無耳梧桐以五六月結子大如胡椒待其成收之炒食味如菱芡則其實固存足稱非若白桐之實不足為有無也其先生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裂開如箕謂之橐鄂子綴於橐鄂上每片少者二三多者五六布列既明附著亦固離開也又麗也以其實之布列與其附著而稱離離形狀逼真非無謂矣其必兼言實者梧桐有子而材始成梧桐子落而

讀詩管見卷六

六五

葉盡脫故即實之難離以証其材之而葉茂也其材中作琴瑟青皮白骨葉特光滑多陰木之可怡悅者無踰於此則知此言其桐其椅其實離離之意殆又以此諸侯之夙存文德而溫雅宜人者觀下文皆言豈弟君子可見大雅洞酌篇曰豈弟君子之父母則豈弟君子長之休稱又與南山有臺之謂君子為樂只者同也豈弟舊訓樂易似矣何貴乎樂易而以豈弟歸之其由來猶今禮佛者皆切呼為慈悲救苦難云爾君子而能使人禮之若佛然其乃古之所謂豈弟君子與凡君子而德猶將慮其失儀也故於豈弟君子而特表其莫不令儀焉莫不令儀則其因厭厭夜飲以至於醉者正如港港露斯既在彼杞棘而又在彼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離者也亦非在彼豐草也有同於雖醉猶不醉矣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集傳彤弓朱弓也昭馳說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名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券而莫居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也膏吝寶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讀詩管見卷六

六五

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昭弓反謂馳之而體反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禮薦燕有折紐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彙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湛露以示慈惠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而已饗以訓恭儉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飲而已○黃氏佐曰言彤弓則彤矢旅弓矢可知舉其重也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集說劉氏瑾曰載彤弓於弓樂抗弓體使正也○謝氏枋得曰古人以右為尊

既設一朝疇之

集說陸氏德明曰秦弓衣徐氏鳳

管見形弓弘今本其先藏之載之言也當賜之時

讀詩管見

卷六 菁莪

至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管見樂育材之樂詩中皆體被育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集傳菁菁盛貌莪蓬

集說陸氏璣曰我生澤國沮洳之處葉似芻蒿而細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中阿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中阿

管見菁菁莪始生而盛之說其生抱根成叢一名抱根

讀詩管見

卷六 菁莪

至

世間而徒步野老後座必不材然其天年其不幸實甚

讀詩管見

卷六

七

為道而弗牽強而弗州者可以安其學一必心喜考校
 之小成與大成其由論學取友以及知類通達強立而
 不反者可以出於學也由是大樂正論造士之秀亦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上則馬辨論官林論造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則一時聲價之增亦誠有不可
 殊於錫我百福者矣按集傳言古者貨財之增亦誠有不可
 說本鄭箋要亦蒙新恭而五貨五品之目一夫長二壯則
 有所考也詳見漢書食貨志五品之目一夫長二壯則
 三公貝四小貝五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為朋他皆為朋
 其朋各以兩枚計也以兩為一朋一朋定似可藉以推
 百朋矣然貝之大與壯有差么與小有差大壯與么小
 有差於四者之皆得以為一朋將何所取以執為百
 朋積算之本乎迄於無據因不得不別尋注脚也致字
 典之解朋字未引說文古鳳字注曰古鳳象形鳳
 飛羣鳥從之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由此推之朋者萬
 數之合也數起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以

一萬為一朋於錢有是統與百朋乃百萬也錢百萬
 紛當白金千金今人猶有藉以明聲價者錫我百朋之
 云意亦猶是耳或乃謂古者貨財五月之行亦由莽好
 依古興作而遂其貝之財數以兩即出斷至貨財之
 有由來則已久矣錢制防白周及秦乃專行未應違舍
 貝而稱錢也不知貝之為物特以其有文符用充貨之
 一端而巳商書盤庚篇言貝玉以貝與玉懸稱其
 貨必稱蓄不稱行者疏云貝水蟲取其甲以為貨若今
 之用錢然則直謂貨貝為以貝代錢在商亦猶行古
 之道也而非也蓋古者自交易之始必有錢印鑄山
 金之始必治鑄以鑄錢漢書食貨志本太公為周立九
 府圖法以為錢之初作試思古誠有貝無錢周有天下
 忽因師尚父之謀立舉歷代公私所行之貝印而過抑
 之與法豈可立乎其謂立圖法者圖法即古之錢法非
 周創為之也或至殷之世而法大壞周興更事整理
 是為立耳九府蓋指錢之府言周禮地官泉府注或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讀詩管見

卷六

七

曰錢錢府取諸泉溢為川則知所謂九府者其即取
 諸九川之布四海為義也故錢之藏曰泉錢之行亦曰
 布後世經生考古總謂周之先不行錢行貝遂至公
 公立九府圖法為非去轉以茶之作貨五品為近古
 於是釋詩中錢我百朋一語率就貝言朋就五貝之朋
 以言百朋究之朋之以兩可定其以兩為朋之為何等
 者近是也故為之辨貝且辨錢聊易一說以廣之

管見不多可舟而獨取諸楊舟用以浮而先事於沉索
 解久不婦適京西村人來其居在渾河山隈因詢以彼
 地濟言之一種好生水邊沙地俗稱河柳不成大樹刷
 其輪輻柔條叢生俗亦以綿柳稱作器物甚夥亦可為
 舟渡河其法取條粗徑寸者若干數以繩為經編合極
 密縱形圓深二尺許四面相距約寬七八尺其量可容
 十人是謂楊舟楊柳屬人多通呼柳其實楊也舟具別
 有木梳如楸狀一人立而執之以撒水其行頗疾特不
 若以板為舟之安穩而已故言汎汎汎汎之意猶搖搖
 云爾所以肖其動盪也又楊舟將用以濟其先時必沈
 於水浸之令透然後出而浮之水上則其縫密緊實水
 不得滲入也此所以稱載沉載浮與載之為言受也用
 兩載字謂其先受水而沉後受水而浮耳按前三章並
 言載此意乃及揚者以為木類有楊楊可為舟似有別
 於載之不林矣然弱植不勝大用以為舟亦由窮僻之
 區用法假借而至於此非可以當通塗涉要津則歷思
 義之所在彼中阿也彼中注也彼中陵也楊舟始不能
 出其外而不在此彼阿也彼中注也彼中陵也楊舟始不能
 浮亦不久而即於阿也彼中注也彼中陵也楊舟始不能
 為我之無用亦僅為楊舟之有用者及其終也皆不可
 以林稱存概指為與草木同齊而已豈不悲哉若夫既

見君子而處育材之地又速育材而材成之時於未
當齊把棟於用宜供梁棟以視人之材於楊舟而凡凡
也載沉載浮也其材不林之相去殆無算矣還自顧而
樂之亦謂茲如是可必已矣可以已之謂休故曰我心
則休凡人之生有所不知人則其心不足不則不休
凡人之死有所未得願則其心不死不死則不休休者
心足也心死也以
此言樂樂其至矣

六月宣王北伐也

〔管見〕六月之北伐不自伐之吉甫為之佐也何以佐之
按四章言獵獲匪茲整居焦獲侵鎬及六至于涇陽焦
獲獵猶地鎬方涇陽周地鎬則京地涇陽周鎬京地
方周近獵猶焦獲地北伐之從王自鎬率師以備獵猶
之來侵直其前當即待之涇陽之北道近不用急在
二章曰此物四驥開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戎服我服

讀詩管見

卷六

既駟車三十里是時明運于出征之不也
自鎬率師乘王師為二更取別道以絕出獵獲之後獲
其歸路勢寬近於焦獲之方乃得轉而南控獵獲
之侵鎬及方者使之不獲長驅至于涇陽也其道遠不
用急則不及事在首章曰六月樓棲戎車既飭四牡駟
駟載是常服又四章曰文為章曰白旆央央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則管明吉甫之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者
如是其用急之涇陽之北有王師獵獲既知有備不致
進優鎬及退而友走方之南有吉甫之師此徒不致
焦獲歸乃東渡河以走太原也五章曰戎車既設如
輕如軒四牡既信且閑謂吉甫之師堅操亦之而
以遠應王師備獵獲而使之東由是而王師在涇陽之
北者得因獵獲之東而逐之蓋境乃還
故即總之曰薄伐獵獲至于太原也

六月樓棲戎車既飭四牡駟載是常服獵獲

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集傳〕六月建未之月也樓棲猶皇皇戎車
兵車也駟駟強貌獵獲即獵獲此伏也
管見鳥在籠而不安於棲曰樓棲人之皇皇者似之故
言此必見用急之意戎車之為兵車特借以載軍器
械如下文載是常服亦其一端非必用武也
同命令也命令無所不周而戎車為大但言戎車既飭
即可知其命令無所不周而戎車為大但言戎車既飭
良馬而養乘之馬不以乘計者不為四牡即作良馬替
字音初非以兩服兩駟為四也稱駟駟者足部有蹠
字音遠說文曲脰也借其義以解駟駟則謂為馬之強
貌者其強當於足見之尤於足之行見之
駟行也既強而四牡則已見其駟駟是馬與車並行
而士卒亦從之矣載是常服服如秦風曰祀曰裳曰澤
是已勿泥作韋弁服說載之備更替也平時之服為常

讀詩管見

卷六

服謂書成而非亦成者胡為取於常服以其時戎車既
駟四牡駟駟師行用急而其服不改為故然獵獲孔
熾我是用急我詩人為吉甫自我也以獵獲為孔熾則
其勢若火燎于原將撲滅之有刻不容緩者夫安得不
用急哉按獵獲孔熾一句雖明言甫之師之所以用急
亦並見玉師之後吉甫而出都不可已故既言我是
用急以繳清上文即聯言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為下章
引起也于字訓往匡為維義猶保障云爾王國即指鎬
京言獵獲匪茲整居焦獲侵鎬及六至于涇陽此將還
其孔熾之勢以逼逐王國也王國為根本重地且宗廟
社稷在焉豈得晏然深宮適以師提吉甫乎是以北
征一舉吉甫之師用急特令遠出于方營而南控獵獲
以為之佐耳而王師之近出于涇陽者則重為王國
危而親率士卒以匡之如下章比於四驥云即于
甫之師之用急而吉

此物四驪開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至于出征以佐天子

集傳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管見此物四驪開之維則單言馬而不及戎車者戎車完善則待用而已不如馬雖可用猶時需飼養在方也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戎馬一物此者比其類也四家之數良馬以乘計稱求乃良四驪謂驪之長者耳馬黑色為驪其深黑者為驥秦風陸氏謂驥中獨取其色亦取其堅壯如鐵也驪與驥一類則馬之強有力殆無過此種者比物四驪言比戎馬之物一皆如非之四驪其力靡不齊也舊注兼齊色解非是開之謂勿置諸庭也開之則必綱之是日維則法也如圍師言更序馬注床廣也所以庇馬使涼也又如趣馬言齊其飲

讀詩管見 卷六 節

依注養之使無飢渴欲其力之功也六月治戎馬而行也若前月稱六月樓棧戎車既斂四牡騤騤是由吉甫之師之用急而馬已遠行故士卒皆載是常服不及待其新成以幸明三子出征之師之不用急特先叙其致詳於馬者以物四驪開之維則馬猶維於此六月中而未嘗以行則士卒之不樓棧急者得乘是時而舍其常服以製服矣故曰既成我服我士卒也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于及王于出征之予並訓往其往在服既成之後則吉甫之啓行已有日又王師初發其日特盡一舍不逾師行之常皆以見其不用急也王不用急而吉甫獨用急者其意欲以已之神速佐王之整暇耳凡出師者有主必有佐北伐之從王于出征則吉甫之為佐以佐天子也佐出征事重佐天子之出征事尤重彼吉甫之以為獵狝孔熾我是用急者固先與王定謀而所以佐之之事不敢誇為與人任矣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獵狝以秦虜公不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集說曹氏補中曰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

管見四牡修廣指吉甫所乘之馬言其大有顛則心謂乘馬之吉其壯貌雄偉有如神之尊威耳易觀卦之象辭曰顯而傳稱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則知顯為神象顯者若如神之義也薄伐獵狝與雷風相薄之薄同迫也以秦虜公虜謂體膚身之別名公者不自私之謂秦上達於天子也吉甫之薄伐獵狝其自明其身之諸國不復和而有之者雖未嘗明言於王而其意則云爾矣有翼如虎之威有翼如鷹之揚也共武之服服任事也與論語言服其勞義同加共字共通恭則亦謂鞞躬盡瘁是已以足而佐天子則獵狝之為王國忠

讀詩管見 卷六 節

既賴王于出征以匡之尤藉吉甫共武之服以定之也臣以備侵正防獵狝之來而王國成嚴其時未可言定至獵狝來而前迫於王師後復迫於吉甫之師以窮橫至舍涇陽而趨太原則王國之嚴解此為定矣既定而王所以匡王國之功乃成而吉甫所以佐天子之事乃畢

獵狝匪茹登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集傳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鳥章鳥隼之章也央央鮮明貌集說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啓管見匪茹名茹訓度即謀也匪茹猶遠謀云稱如下文言整居焦獲鎬及方至于涇陽是已焦獲蓋獵狝界

地以字名者方以一字名則周界之接獵狁而與燕
 獲相直者也出車之三章稱往城于方集傳以方為
 方指今陝夏等州實之按朔方見堯典堯都平陽周
 鎬其北毗連獵狁之境皆得以朔方稱之則單稱方者
 出車及此為凡兩處必本以一字名在朔方特為要
 也豐夏等州獨舉以為方之所在可矣獵狁之冠謀
 東以居焦獲志在侵鎬遂欲自焦獲越界而及方即
 自方長驅以至於涇陽也涇陽距鎬京不及百里而
 眺之謀深入若此可不謂孔熾乎於時周探得其實
 之王獨以師出涇陽北待其來吉甫之師則更從別
 北趨于方轉據方之南以扼其歸路故王師不用急
 吉甫之師用急則見為織文鳥章白旆與元戎十
 以先啓行也織文錦之別名見鳥章白旆與元戎十
 以著其燭燭耳曲禮軍行前朱雀故特言鳥章與下
 先啓行對始燭燭之通稱白旆西方之色謂旆之無
 者為白也白旆蓋帥所借以象象者尖尖二字合織
 詩管見卷六六月

鴻輝與白旆而共見其詳明莫僅指白旆說元戎帥稱
 指吉甫言之其十乘皆帥之乘與出車篇所云召彼僕
 夫謂之載者同非士卒兩共也先啓行為用急致乃
 獨身先士卒以前驅如上章言其武之服此足徵其
 矣當是時也載在士卒之從之其為六月樓棲戎車既
 四壯駉駉載常服者又政不用急而致啓行之或後
 我再按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詩未言其遠何道也獵
 就侵鎬之道雅之鎬即今西安獵狁欲侵鎬而自佳
 及方為今之豐夏等州也西安獵狁欲侵鎬而自佳
 二惟自東道南行歷今慶陽府此乃至于涇陽也若
 之而西道亦南行歷今慶陽府此乃至于涇陽也若
 陽而西道亦南行歷今慶陽府此乃至于涇陽也若
 道以侵鎬故特指出所至之地以著而來之地口至
 涇陽夫獵狁之謀使欲自方南指涇陽以入鎬者從東
 道來則吉甫之謀使欲自方南指涇陽以入鎬者從東
 者必由西道亦有山然非如東道之險而健

車可通則只言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其為西道可
 知不必更借地名以實之矣且詩言獵狁之來明言至
 于涇陽於吉甫之往不明言至于方者亦並見
 冠謀說而易洩元戎之應變固神速不可測云

戎車既中女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
獵狁至辛丁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集傳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佶壯健貌太
 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吉甫尹吉甫此
 時大將也
 憲法也
 管見首章言戎車既飭飭啓行也至是而止之使不行
 則有見為既安者其安如何凡車之駕者以馬負轅則
 車平及說而不用前轅端者地而低是為輕不則後轅
 端著地前轅端離地而仰是為軒戎車之既安其止之
 使不行者車若詔而不用故稱如輕如軒耳又首章
 言四牡駉駉馬與戎車並行而其強貌見於足也
 孟實足稱吉甫用急之心者可不謂既佶乎逮其已至
 而駉駉者如故則仍見其既佶矣其既佶而且閑者閑
 與二章閑之同謂於所止之處為之處以休其足力使
 與戎車之既安者並安而加之飼養也如是則既佶者
 乃有進而無疲按故王四句明吉甫以師北趨于方既
 徒出獵狁之徒遂逐奔車焉屯築與士卒堅據于方之南
 以扼其歸路有如迎於時王師在涇陽北其整暇不可
 動與吉甫之師為鷹棲獵狁復鎬之象其志士操
 非敢戰也前驅於王師不能遂後復迫於吉甫之師不
 能退苟非東渡河以走太原其將何所之哉因是而王
 師之在涇陽北者乘獵狁之不戰而走以逐之彼其征
 之先驅物四驅開之維則示盡其用於三十里也及
 是而驅之以追亡虜風行雷動所向無前既不憂獵狁
 之侵鎬至于涇陽乃共慶王之薄伐獵狁至于太原也

王于出征以臣王國於茲不既定乎王國定而王特嘉
佐之之吉庚乃為之美稱以儀其功且重褒其德使布
告於天下諸侯皆承王命奉吉甫為法以佐天子同襄
帛興之業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也所謂文者如未
章稱張仲之孝友是已以孝友為文對軍旅之事言不
耳其必冠以文者吉甫之佐天子定王國內懷薄伐狎
狎以秦膚公之忠誠又其外之有嚴有翼實能共武之
服以殫竭勞力此非夙從事於孝友之文德何由必其
自効於軍旅者克若時篤恭以有此武功也哉萬邦指
諸侯言由厲王出居于歲天子不獲保有王國萬邦無
復侯度矣新天子銳志中興欲使萬邦相與佐之不可
無以布之憲也欲得人以為憲北征之佐如文武之吉
甫又何以加焉憲雖訓法而未盡憲字之義蓋吉甫可
法由玉表之以為法乃稱憲也及周禮秋官之屬有布
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
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通于四海文武

讀詩管見

卷六

吉甫

吉甫萬邦為憲王之所以表
吉甫於萬邦者大率類此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

諸友魚鼈繪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集傳 祉 福 張仲

管見 燕喜因喜而有燕也吉甫何喜為佐天子之壯也
功成而身亦保其受祉為既多受祉指受於神言燕
喜之燕蓋因報神之酒醴牲饌而設之者來歸自鎬鎬
即鎬京來歸於鎬而曰自鎬者何言其先自鎬啓行乃
有今之來歸故不得獨遠憶其來歸之自鎬近遠其族
行之自也合來歸與政行並計之故行也來歸亦行
也可不謂我行永久乎永謂道長久謂日多其行以
伐行永久之中禍變難測乃不喜其功成而身亦保所

為既多受祉者以此徵之彼御諸友魚鼈繪鯉燕喜也
凡以飲飲人曰飲此章因受祉而報神與諸友燕以志
壹飲字當本神既說御讀逐與各南鵲巢篇同謂以車
馬逐之也魯者為驪又繪鯉而細切之其品並佳皆非
享神之物即燕增談故特為指出也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侯當就射侯生義不得作維字況遇言飲御諸友之
時就中有一爵列不聞而其克自表樹儼然射之有侯
者在矣吉甫對之蓋心以為日可望而難即力求至而
不中也其人為誰則張仲之孝友者是文德莫大於孝
友吉甫而取友若此其立身可知此所以稱文武吉甫
而不惟以武見也
萬邦為憲宜哉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留畝方叔涖止其車

讀詩管見

卷六

采芑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頭輦第魚服鈎膺脩革

集傳 芑 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
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人馬皆可食也方叔宣王卿上
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試肄
習也率總率之也輦亦貌

管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留畝明方叔之南征用
也田法也凡墾荒蕪者必先事芟夷於草莽中有芑雜
生人馬皆可食是宜采也然軍士多不及詳備辨之亦
不加惜矣言采芑者乃方叔涖止之時為軍士忘之也
其言用勸諭不假威令是謂薄言薄言輕言也言之營見
之以薄字替輕字為物之薄者必輕耳新田舊未有
留畝先已成田一待初開一需更治也分彼此者以其
外福荆蠻之地而彼之其指內者則謂此方叔涖止謂

詩

詩管見卷六

七

方執身泄軍士而止於新田苗故以督咄也其薄言乘
 也亦於是時言之者舊以此句聯下其車三千師于之
 試解非是又末章云戎車軍軍軍軍軍軍軍軍軍軍軍
 點明所謂其車三千者皆炮車也於南征蠻荆用之易
 野少險野多其製若今軍輪小車之以人運亦所宜者
 師于之千同杆使屯四軍士各立此於最處設守者
 為何敵來即得應表其上以告警也篇中兩言師于之
 試義小異此章謂其無事而先肄之取若三章所稱征
 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闕闕皆當
 有事而與師于應者亦試也然不早試於無事其可狎
 試於有事乎試之如何方叔率止也率為導引之義不
 曰率行而曰率止者師以赴敵行以遇敵止此際關係
 尤重故為教戰者擊其要也以上七句皆就方叔駐師
 之處言乘其四騏以下則又追叙其自鑄發塗時也乘
 於跨馬之名騏馬青黑色與驪騏類其疆力當同之
 曰乘數良馬以乘計四騏謂驪之良者執乘其四騏方
 叔乘之也乘之而馬上如飛則見為四牡翼翼矣翼翼
 從鳥翅之左右各一取義言此以燕方叔之習勞於道
 有如此路車有與韋第魚服胸膺條革攻周禮巾車掌
 王之五路則知車從路車乃王車也方叔得此由官
 王念南征之役特優元老而賜之者其車之輪轅皆飾
 以朱以是為有莢云莢義同墊即今車中所藉以坐者
 平誌又有莖施車後與莖相屬而可倚者則第也蓋莖
 木席名與莞相類臥者藉之以安故車中藉坐之物亦
 借意稱莖再攷彌蒙之駮狀如亞作兩已相背形亞古
 弗字然則第之為在車中特用以倚倚者當背因取
 相背之莖而字八者與無服見前乘微主矢服言此稱
 第第魚服則謂其所用為第第者亦如矢服之用魚耳
 前集傳云魚服以指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
 純青可為弓鞬女服天陸氏職云魚獸之皮雖乾燥以
 為弓鞬天服在存才湖及天符而其毛皆起水潮還
 及天時其毛復如故若論頰詳不名魚為何獸未免

詩

詩管見卷六

七

缺遠今求之本草集解有肥的獸音骨詢一名海狗出
 登萊州其尾全似魚本魚類之異者以有兩足得狗名
 又為豕首則言似猪亦可矣身有短密淡青白毛上
 有深青黑點反厚如牛皮逆將多取以飾鞍韉據此
 推之則魚之為失服及依矢服為車中之第第無不宜
 者鉤馬婁饋者今俗稱兜口膺當馬則則前鞞是
 已其特舉是二者謂何蓋馬首之鞞與以結領下之鞞
 而畢馬身之鞞具以結胸前之膺而畢也鉤膺並以革
 為質更刻金綴之革上則其革以飾革鞞字與鞞亦作
 簽字從金鐵也一曰鞞首銅也鐵與銅雖各見總之為
 金其以金飾者既見於鞞首則屬於鞞之鉤以及與鉤
 並設屬於鞞而為之膺者必皆以金飾矣在大雅鞞奕
 之二章言鉤膺鑿鑿可與此言條革合看又按路車有
 輿三句須並見方叔雖得此於玉而有遠嫌非乘之意
 何以見之上文云乘其四騏則其不乘路車可知且馬
 行疾車行遲雖同塗而熱不相及上文既云乘其四騏
 又云四騏翼翼此不得謂路車亦翼翼也則更可
 知先之乘其四騏者後固絕無偶乘路車者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瓊瓏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行

集傳中鄉民居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瓊佩首橫玉也
 管見中鄉即當敵所在言此以見新田為軍士所壅其
 舊飲則民所當壅而舍之者也旂旐央央指方叔之旂
 旆言爾雅有旂曰旂說文旂有衆於以令衆方叔之旂
 止正借此前軍建旗後軍建旆旂旆與旆旆稱以明方叔
 在後軍也然旂旆之央央鮮明特於方叔率止時見之
 則又每自後軍而出前軍之先矣此其虛設敵形以教

讀詩

卷六

十九

戰者非五練士亦自練也約輒錯衡蓋謂輿之以八人
 行者其製如此有輒音岐一作較與歧並從支則可當歧
 義解輒字釋各物兩為岐以此反之今大輅夾施長杆
 前後各兩端是有歧義而以輒名耳其杆每兩端而為
 一絆用繩纏合鈎紐為之則所謂約抵也於當約處
 木橫貫兩杆端以勝約者為衡前後同衡上史各重
 衡長倍之別為短杆四分着衡左右端與衡橫直對
 其稱錯衡者以此由是以八人肩之其行比於馬之
 疾不待而其節微於轡也故曰八轡瑤瑤即今車
 之大者以左右各四枚為八用革纆之給馬項馬行則
 聲出其行有節而聲和若為瑤瑤也故下文古意亦
 曰有瑤夫與之以八人肩者其與見為約輒錯衡矣及
 其肩之而行又如聞夫八轡瑤瑤與在方叔元者未命
 有紅亦其地分體統所宜然非若踏車之為于車雖受
 賜而義弗乘也乃其自編登塗之先方叔則乘其四駟

四駟翼翼其於所為路車有夷單第魚服鈎膺餘革若
 既求善乘之以沙備矣後由駐師之處觀之雖擁其車
 三千之衆而以其事出入即如約輒錯衡之為八轡瑤
 瑤者亦未嘗乘之以養安也則猶是乘其四駟而巳不
 寧惟是如前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此章
 再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中鄉且共見方叔之雅
 止有時並不乘其四駟而徒行也故曰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愴慈矜命服即當貼朱芾說朱芾本天子之服
 其為方叔之命服者亦由宣王特加寵錫而與路車並
 命者也路車可以弗乘朱芾不得不服為示眾以王命
 之在身云爾斯皇與皇異文同義斯析之離也作別
 字有可矣別於其他單稱皇者曰斯皇朱皇皇而何集
 傳曰禮三命赤芾慈珩孔氏穎達曰三命至九命皆慈
 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按赤芾之上為朱芾天子服之
 禮稱赤芾自再命始赤芾慈珩自三命始其外不聞則
 可知其三命至九命皆無改於赤芾即亦無改於慈珩

飲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讀詩

卷六

十九

矣方叔以元老奉命南征王特假之朱芾其慈珩則如
 舊也於此而云有瑤必其從事於徒行乃得聞之就車
 中及馬上
 言皆不合

集傳隼鷂屬急疾之鳥戾至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
 管見駟矯飛隼集隼自祭止人止之也曰爰止都爰如
 爰居爰處之類並蒙免爰之爰作急字解以為飲彼飛
 隼其飛戾天不可不擊也然有龍圖設機以候者亦于
 其乍集而急止之無能自脫則於天之技窮矣又况蠻
 荆之來寇能為行履地不能為飛戾天顧將任其充斥
 而無以為執訊獲醜之謀乎故首二章言方叔涖止涖
 止軍士屯田之所以督咻此章言方叔涖止涖止蠻荆
 入寇之方以料敵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曰
 試曰率止對下鉦人伐鼓五句看則知此與首章並言
 師干之試者彼無事而先肄之為試此有事而初用之
 亦為試也試在臨時則率止亦因之矣彼前之言方叔
 率止雖如二章有旂旄夾夾之詞仍是虛設敵形以教
 戰耳非如此際之將與敵遇而率止也鉦人伐鼓鉦也
 鐸之別名通指鐃鐃者非是又此句本喻言勿沉看其
 意須領上師干說凡軍以鉦靜以鼓動彼師干之守者
 主靜是不司鉦也與上句於伐而寇至則懸表於干
 上以示師師動鼓聲之謂以進眾不過如是夫不虞焉
 以鉦人而伐鼓乎陳師鞠旅師旅眾之通稱不必定屬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也觀下文振旅不稱師
 可知旅亦師矣又陳師鞠旅一句當作蠻荆來寇之衆

言之陣列也未嘗不有部發而其出於詭道則今所陳者在隱顯出沒間皆作卷曲潛身之狀是之謂制敵變
荆之陳師鞠旅豈不自神其用哉而不知方寸之設師
其具有守如鉅人其懸表以相示如伐鼓者固早使其
陳師鞠旅之踪跡皆瞭然若指掌心願方寸之設師明
允謂信明信之合如何猶今秦神者號為威靈有應
丘人奉方叔如神故以神號為方叔號伐鼓淵淵振旅
淵淵凡水深為淵者投以石則應聲如鼓是知鼓稱淵
淵即會意作擊擊音可矣但此言伐鼓又須項上鉅人
伐鼓來其伐鼓本屬喻言是以無聲作有聲觀也則所
解淵淵者只言深而又深人莫能測以明顯允之方叔
如神而其用亦神故不伐鼓而有伐鼓之用即見其為
振旅淵淵也振當訓動不訓止振旅即動眾之謂淵淵
音同墳義亦相近言滿也蓋顯允方叔之伐鼓淵淵者
神其用於斯干故因之而振旅其車三千皆得
喻其無聲之聲以輪轉畢至也以是為關關耳

讀詩管見 卷六 朱也

秦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軍傳秦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到州之蠻也元大
猶謀也霆疾雷也方叔蓋營與於北伐之功秦
楚世家熊繆當周成王時封以子男之田姓羊氏居丹
陽是以小邦而臣服於周者數傳及熊渠當周成王之
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與
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豈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事
為越王皆在江漢楚蠻之地則已據有大邦與周作
敵國相讎之勢矣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

亦去其王然厲王方務專利且抑諂諛亦以國人呼
出奔彘共和行政政楚熊渠之後又歷傳傳固不聞有與
問罪之師以南征者宣王即位法文武成康之道康諸
侯復宗周而蠻荆之大邦為讎如故也於時方叔馮周
元老乃為南征之役欲舉吏厲以來之積衰而一振
於曰克其猶猶旁以不即大字與獸同交但左右
位丘集其訓猶為謀因獸義也方叔之謀獸見前三
大要先令軍士屯田使可積穀以濟餉即得藉之盤
其地作轉客為主以逸待勞之勢也至其伺敵之來以
告警更特創置師一法則隨守者之懸表相示而以
其車三千掩擊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有必捷者此所
以方叔率止直趨蠻荆陳師鞠旅之所任而其執訊獲
醜亦誠足以稱元老之克壯其猶也醜謂其惡狀如鬼
物然此在蠻荆亦旅中殆其番已生禽之曰獲執縛也
縛則當誅又訊也者使代其辜而後加刃耳戎車嘽嘽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嘽嘽當讀黨早切音賣字从口則

讀詩管見 卷六 朱也

人聲也。從單單為盡意蓋大手作噉聲者近之韻會焯
火色又灼龜火亦為焯並音也此雖讀推當總貼火取
義也夫以戎車而聞其噉聲之嘽嘽又於嘽嘽之味灼
見其有火色焯焯者其中作如霆如雷之聲與人聲俱
發此猶不足以為其車三千之皆炮車也哉乃或謂
者火器未興有車戰無地請以此質之顯允方叔征伐
蠻荆蠻荆來威汝前六月為師所謂征伐獫狁也篇中
有吉甫無方叔亦蓋北伐之舉王自伐之惟吉甫到率
一師先王師後行統出獫狁之後扼其歸路於是王師
之直其前者得乘其不戰而走以逐之遂以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也此其事實相濟其功並不相妨故詩詞叙
玉亦可兼叙吉甫若方叔之與於北伐殆特從王師以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者從玉則宜避王此不得以名見
矣惟其然而顯允之方叔在獫狁之在蠻荆不知則
有為為陳師鞠旅以求威者威猶恐赫之意謂欲使古
叔提之即將入之於河與共當欲中而而去也然

方叔不。畏。獵。狝。乃。畏。蠻。荆。乎。觀。於。執。訊。復。魄。皆。由。在。之。率。止。則。是。元。老。之。克。壯。其。猶。非。宜。智。勝。勇。亦。無。益。者。故。童。首。稱。秦。爾。蠻。荆。秦。字。該。兩。意。以。為。蠻。荆。之。元。老。局。不。可。離。而。忘。其。義。以。為。難。秦。也。方。叔。不。可。威。而。復。魄。亦。秦。也。

讀詩管見

卷六

全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七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管見攻擊伐也。同會合也。車攻而馬同之。主行軍言。宣王為東都之會。其事在北伐。城。說。南。征。蠻。荆。之。後。故。其詞。暗。承。前。六。月。采。芑。二。篇。之。意。以。發。端。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特。紀。中。其。之。偉。績。也。於。時。師。罷。車。得。休。而。馬。亦息。於。廐。是。謂。四。牡。龐。龐。周。禮。校。人。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又。說。文。龐。高。屋。也。天。子。十。有。二。閑。閑。皆

讀詩管見

卷七

一

為之高屋。可知此稱四牡龐龐者。於馬息於廐見之。駕言徂東亦正以其罷北伐南征之師馬之息於廐者為可用耳。跨馬曰乘。乘而執轡以馭之曰駕。後數章稱駕言行。狩。駕。彼。四。牡。四。黃。既。駕。三。駕。字。並。同。此。勿。泥。作。駕。車。說。言。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管見此及吉日篇特於田車以好目之。度非善之通稱也。蓋田以合圍。圍為圈象。凡人於好者必作圈。故壁孔似圍者亦以好名。意者田車以備合圍。因即其可以合圍之意為善。故稱好。與四牡孔阜亦為圖象詩詞。於其甚者多稱孔。欲以孔字替俗語好字耳。阜為盛大。即肥壯也。其甚者曰好肥好壯。此之謂孔阜。又四牡孔阜。句特為上章四牡龐龐補出。未盡之義。以為馬之息於廐而見為龐龐者。皆其孔阜者也。故當四車稱既好。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攻

矣頌茲四牡之孔阜即計及於東有甫草而以駕言行
侍者與其駕言徂東並命也徂東指洛邑說即今河南
府至行狩而以東有甫草為詩甫即圃田屬今開封府
中牟縣境又在洛東相去凡三百數十里此不得不用
而駕言字作分叙矣按鄭箋謂甫草為甫田之草當從
之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集韻圃或
省作甫並音補是甫與圃同也單稱甫者以澤類本有
四名田為公字可並不舉耳又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
令為之厲禁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注萊除其草萊也由
此言之可知所謂東有甫草蓋念承厲王之侈王出奔
疑共和行政諸侯不朝久不克徂東以行狩甫田之草
固無復有萊之以待天子之澄止者又按宣王徂東以
會諸侯也於會諸侯不明言於行狩特明言者蓋周自
營洛之後王自鏹京徂東以會諸侯皆曰行狩耳何以
言之天子自時巡觀諸侯而外皆諸侯自來朝者以洛
為四方道里均而自鏹京徂東以會之天子徂會諸侯

之子于苗 選徒賢器 建旒設旄 搏獸于敖

非名也攻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穀則知徂東會
諸侯而以行狩為名是直以行狩往非為會諸侯而往
矣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
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玉狩于河
陽向使周之盛時非有以行狩會諸侯之舊事晉侯恐
乎便之仲尼又惡乎書之使之書之亦以為古
布行之者耳序稱車攻為宣王復古正以此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攻

選徒之器也軍行前未崔而後元武元武為旒也
軍建之單言後軍若以徂東之詩王在後軍故爾觀其
旒言設旒可見周書泰誓云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可知旄為玉所製其設之者將用以麾軍士也旄猶
攫取之義搏獸只形容行狩之以選徒行如使鷹鷂執
鳥然勿泥作徒手為搏說于敖之亦訓徒說之也
以為王之建旒設旄以徂東者獨聞其為東有甫草駕
言行狩是固以搏獸往遊也不得謂非多此一行為大
豈若前之北伐徽猷南征蠻荆皆有此一行為大
驚者如此此初隨王之徂東不知其以行狩會諸侯而
非搏獸也故有聲云然耳又按搏獸于敖集傳曰教近
榮陽地名呂氏祖謙曰敖山名晉師教鄭在教鄭之問
說非無據但上章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不云東有教
也且甫之為圃田屬今開封府中牟縣境榮陽雖亦屬
今開封尚東距中牟百四十餘里宣王之徂東行狩若

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 赤芾金鳥 會同有繹

集傳孔氏頌達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漢
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
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
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
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
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
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
詔及此聯言之○劉氏彝曰赤芾金鳥者報其命

見王也水會同之國
此一故路釋不絕也

管見首章曰駕言徂東是未徂而先為是命也至此
曰駕彼四牡乃誠因徂東之命而徂矣於時王之

所其駢集如基之布列黑白相錯則見為奕奕云相
奕奕如是以諸侯之赤帶金馬會同有釋其四牡之

不絕於道故爾按赤馬見周禮屨人及燕風狼跋
焉無考孔疏謂金馬即禮之赤馬白上赤帶之赤例

可矣詩逸文重故易赤言金耳至云赤馬加金為飾則
謂之金馬雖似想當然之詞然金質持重於

足容有關以禮焉而不惜此貴飾亦固其宜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集傳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也
拾以皮為之著於右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依此也調謂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攻

弓強弱與天輕重
相得也同協也

集說朱氏公選曰放弦謂之遂詩詰
云韜左臂捨其衣袂以利弦故曰拾

管見依鄭氏謂手指相次比當從之蓋射者既著決
即先虛作撒勢之勢以試之其手指相次比則有然矣

射夫謂以勇力衛士如虎賁旅賁之屬而善射者按決
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三句皆就宣王之將行狩

言勿夾諸侯說助我舉柴一句乃遙接上章語直從
本章順口讀去便差蓋王之將行狩也身親決拾操弓

矢而以射夫從之其於禮之所載為乾豆以供祭此其
一矣而祭之最大者則舉柴也王將行狩以舉柴而其

時之諸侯所為亦帶金馬會同有釋者亦即以決拾
與射夫相逐而助之故設為宣王自我之詞曰助我

舉柴也凡修祀典謂之舉柴者祭天之名虞書稱至于
岱宗柴即此或謂柴為去聲音恣亦可以祭之切音先

呼恣而後獵射也與邠風綠衣篇風讀於鄭風出其東
門篇員請云且讀症皆同此例至說文勿柴作學以積
禽解之
則非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管見二章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未行而先為是命
也至此章曰四黃既駕乃正因行狩之命而行矣四牡

為良馬之通稱其中有以黃而良者則四黃也玉當決
捨既依弓矢既調之餘棄是四黃而執轡以馭之是為

既駕兩驂與鄭風大叔于田之首章同皆喻言也如王
之行狩四黃既駕則其先之所為射夫既同眷即各以

馬介玉左右是王之馬可作服觀射夫之馬可作兩驂
觀矣猗同倚依也相附着也猗謂其雖有射夫以為

兩驂初不伏共同之一乃心并乃力耳不失其馳馳指
獸之奔趨言獸馳而王之兩驂不猗者獨勝所駕之四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攻

黃以射之皆無失而不獲者焉則共聞其舍矢如破而
已凡擊物破者其聲曰拔釋括之弦聲似之故秦風駟

鐵篇曰舍拔此曰舍矢如破二而一者也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在射夫之以射名者當不是過又况赤帶金馬

會同有釋之諸侯其射未必如射夫也王不仗射夫之
同乃更仗諸侯之助乎再按不失其馳句在孟子引之

主御車不為詭遇說蓋斷
章取義也不必詩之本義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管見馬當田畢而各歸其屯求羣則鳴求水草亦鳴其
天概蓋如此蕭蕭之為言蕭也馬鳴其聲峭疾有肅意故

以蕭蕭狀之旆旌之作旂之通稱看勿泥定雜帛為旆
析羽為旌也王之行狩所在掌舍當為之帷宮自王而

下皆從也從之各為部分表以旆而謂旆旌若指此
其物色形製並可意為不在司常而掌之數固以搖揚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改

彌望而見為悠悠矣徒步行御使馬也亦有步行而比於馬之可使者曰徒御今賤走如皂隸任勞辱俗猶以小人號之是蓋其遺意云稱不驚者說文驚馬駭也徒御以人有馬號故驚字亦從馬生出不驚非不謹謹乃不狂奔耳前草行狩其各需徒御以供使令者如斯役扈養之屬紛紜雜沓殆不可指數矣於時玉來自田身未釋決拾弓矢即因所駕之四黃轉率射夫之為兩驂者指惟宮而休憇馬維彼徒御亦將延頸舉踵期以兩驂得見至尊也則皆駢集為羣以錯出於蕭蕭馬鳴悠悠旒旌之間矣王不禁蹕者亦各寂然故徒御惟屏息道旁無有同於馬之駭而狂奔者其斯之謂徒御不驚與大庭君庖也比王入帷宮其獲禽亦旋至於玉所以禮言之如上殺為乾豆舉崇最大則宗廟所之至中殺為賓容知會同之諸侯靡不致者然外有諸侯內尤有公卿大夫也持詩中不並見耳且見於詩中者如射夫之同以兩驂從王亦每與頌禽之列王之於公卿大夫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改

六

讀詩管見 卷七 車改

七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不歎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取三十馬今以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與彌風言私其縱獻斫于公合皆所謂不成禽不獻也若已成禽而面傷踐毛即以上列之說未得為過胡亦從不獻之例為然不獻於上則存於下者無棄物也存此說以宏遠不之意亦可獨其定而禽之數統言三十似乎每等得十者送鄭箋以君之職不宜諸種止取三十乃為之廣其意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集傳從之究亦未為確論蓋以田獲禽其多少總難預必田無禽而獲少但乾豆足供於賓容亦可從後毋論君庖已若田有禽而多自乾豆賓容而外不舉以充庖而用以頒亦不患其無以處此故其持人庖不盈者以後之分數多而不免於拘猶從不盈立議也鄭箋方疑其取數為成額雖而廣之則似與不盈之本意相戾矣人君捐所存以惠中開安得容絲毫較量也哉

七

盈信之威德交孚同深元后父母之戴可不謂允矣君
子哉何謂展也大成展開陳也猶俗稱攤出之意謂有
目者皆見之非有所隱當無所偽展之訓誠蓋以此日
大成者明其中與之業為極盛耳宣王蒙鑄京之書
起而都先既北伐撥攸南征蠻荆矣今復祖東行狩以
會諸侯聲靈四詭海內又安此其轉屬王之役表以
復文武成康之遺業者非備安此
非小康例可不謂展也大成也哉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

大阜從其羣醜

詩管見

卷七

岳視三公四瀆視者侯據此以推大阜帶漆沮以略起
中原為之神號當曰土伯也楚辭招魂言土伯九約其
角鬕鬣注以土伯為后土之侯則略去荒唐之形跡
其名固可舉以奉大阜矣周禮尺祝掌六辭五曰禱天
子以將田而祭土神其神為伯義不親祭特事遺官致
辭故不以天子之命訪之而有事於禱禱為臣下之
蓋欲使神無驚即將幸百靈以呵護天子也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須帶前篇更有甫草駕言行狩說乃見今
之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以田於漆沮有不可以已者但
吉日之田其詩雖與車攻之田相次不審其果彼先而
此後否耳詩但東在先則謂以其田車四牡於既歸而
更習之可也若但東在後即又謂以其田車四牡於未
行而早試之亦可也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從從之升也
羣醜如奇筭所稱之子及徒御者是已非指禽獸言之
蓋田之有之子其為伍兩卒旅亦既與矣而有徒御
者如斯役危養之屬紛紜難登不可指數當天子之以

管見吉日維戊屬土既伯既禱此將田而祭土神即
下文所稱大阜者為主也禮天子祭名山大川五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麋鹿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

集傳差擇同聚也鹿
北曰鹿漆沮水名

詩管見

卷七

而非待決於神彼沾沾於吉日庚午誠何謂哉獸之所
同同字從會同之同借義於獸之所聚稱同猶之於水
之所歸稱朝宗耳鹿麋麋鹿鹿麋鹿大貌非衆多貌也凡
用之獲獸以鹿為主觀易詞言即鹿可見鹿之類每一
雄遊犯百數則鹿為多但鹿之壯者大如小馬俗以
馬鹿名是則鹿為麋鹿矣鹿鹿常小於壯鹿而其大貌
與牡埒者亦復麋鹿則何以致此以獸之所同其地為
漆沮故爾大雅絲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沮漆二
水名在幽地昔公劉始遷於此起不密之衰復修后稷
之業周道以興則其後之文作豐武宅鎬遂陸駉乃為
子者固不獨追言古公重父居岐之陽實始於高乃為
肇基王迹也肅之漆沮又在岐陽先其為天子發祥者
久矣故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從也與稱由來同
其由來為天子之所地鍾王氣則物產兆之此章言
鹿鹿麋鹿絲之三章言董茶如飴其為與與陽作興
上之德應者皆不自始也以宣王中興之田於公

田而升彼大阜也其羣醜亦必從之以升維土有神能
無驚怖乎是宜前期告事以安之者又况天子為百神
之主其出也方當致雨師汎灑風伯清塵豈及茲升彼
大阜之時乘危躡險有非羣醜所能與力者而不克邀
守土之神以為之呵護哉吉
日之伯之禱之殆以此夫

九

劉肇興之地能不慨然念之也哉按公劉居豳即今邠州其漆沮在豳地者不出西安屬之同官界同官有同川古漆水也近猶以其驛名漆水驛沮水在秦之西下流至耀州南與漆合入渭別有洛水出延安西北流入鄭州及中部至同州入河其上流與他水合亦有漆沮之名此不在豳地者也集傳釋此章漆沮與豳異說不取入渭之漆沮在豳地者乃取入河之漆沮不在豳地者於是以為從為從獸以天子之所為從獸之所義雖可通似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止及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集傳中原原中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羣二曰友

讀詩管見 卷七 吉日

十

集說嚴氏案曰儻儻而疾走俟俟若相持管見大阜為獸之所同中原為民之所萃瞻彼中原自其升大阜時瞻之也則所見為其祁孔有者指民言之親大雅述公劉之遷豳其第二章曰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可知漆沮之涯有廣平與大阜相屬為原者其中皆民居矣祁訓眾不訓大其祁孔有四字只當祁祁二字看文法變耳蓋單言祁者猶未見其果眾至於其祁孔存則非單言祁者之眾乃疊言祁祁者之眾也如幽風七月篇及前出車篇皆稱采芣祁祁亦由各見為其祁孔有而謂之祁祁者儻儻俟俟或羣或止此言獸之所同其先處大阜而無所迫促有如此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也彼中原其祁孔有之民以備近大阜而悉之於是前驅為導相與率卒徒之左右分出者以出焉其用率

之意直欲圍之既合盡殺此儻儻俟俟或羣或止之獸以為燕而燕天子也詎其供燕之具豈盡足當鼎俎之稱燕詩於此章特用燕字須作諧語香乃妙猶云至尊來借此作一大東道耳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醴酒名周禮五齊二曰醴燕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集說嚴氏案曰坊記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本禮之重也

讀詩管見 卷七 吉日

十

管見小豨野豕也凡家畜生子最多豨豕當同之他獸無似此者故舉以為不戒之例發開也放也古者不成禽不獻孔疏云惡其害幼小也宣王之時其於不成禽如小豨者以為後不當獻則先不宜殺緩而舍之可矣是謂發彼小豨爾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兕一角色青重千斤於獸中稱大亦罕有比倫者又陸佃以為兕善抵觸則出而侮人其害當視虎豹尤烈宣王於其田時則殪之至為中原其祁孔有之民際害也而有所以用之者則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御與逐音義並同且之為言聊也天子饗諸侯於廟設醴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嘗醴所謂御賓客者此為最隆矣殪大兕而其肉不登於俎有角在頂文理亦可觀不可製之為醴以酌醴乎於無用中求其有用是亦其一端之不宜盡廢者按上章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非真燕之則第出大阜之藏獸以充若慮而燕之意得矣然宣王升彼大阜從其羣醴則未嘗以獲多為快故當其田也既張我弓

既扶我失其所發者皆視彼小狎早既以不發作仁至
於義在當殺亦從而殲之則皆與此大兇等耳總無殺
不以禮而暴天物者殺以禮用亦以禮觀其殲此大兇
而計及於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其他就不從禮起見
哉宣王之田
之可美在些

鴻鴈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集傳大曰鴻小曰鴈征行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管見鴻鴈于飛于訓往以鴻鴈而有所往所恃者飛耳故曰于飛肅肅其羽指未飛之時言肅肅起飛未飛

讀詩管見

卷七 鴻鴈

七

而其羽起則必見有依蓋縮項不能以自振者鴻鴈
何以致此以不得食而病於飢故肅肅宣王之時萬民離
散為此詩者正借鴻鴈以著所由來也大雅雲漢篇叙
宣王憂旱之意其詞曰天降喪亂飢饉薦臻是歲也其
即此篇所為萬民離散之歲與鴻鴈雖水鳥獨不啖水
中之腥物則與民爭粒食之餘以為活者旱既太甚滌
滌山川民無所得食鴻鴈亦飢餓死故此章言肅肅其
羽二三章聯言集于中澤及哀鳴嗷嗷皆即物情之窮
感以騷民情使讀者得以想見離散所由來也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以之子目流民若象其飢不能行如醉漢
之走之字踏耳于征之子亦訓往至下文稱劬勞于野
于字乃屬語河鴻鴈之子以飛之子于以征鳥恃野
人恃足也劬為腰脊卷跼之狀身不支是乃不任故之
子之于征其始之出於野而見為勞者特曰劬勞于野
明其非能征而強征也此何異於鴻鴈之肅肅其羽而
猶復于飛也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中爰字皆作急

字看及者得見之意矜人謂憐我之人之子于征劬勞
于野其心急欲得見一憐我之人以相收恤也至於既
及而遇于野者非鰥則寡其孰為矜人乎對
此鰥寡以自哀其窮有不知涕之何從者矣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

管見中澤指澤之中央有水處言鴻鴈宿水干而不遊
水面以其不就水求食也今鴻鴈之肅肅其羽者不獲
已而于飛求食乃見其集于中澤焉此求食孔急無所
得于野乃垂其性以求于澤耳非得所也觀下章又言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可見之于垣百堵皆作墻卑者
曰垣所以周衛居室者于垣與前章于征並同于飛之
于訓往也若上文集于中澤于字乃作語詞蓋百堵就
林中聚居者之垣合并言之集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

讀詩管見

卷七 鴻鴈

七

堵今俗所謂堵皆不論板數所加之多寡則亦不必以
五板限之可矣作起而行也前章言之于征劬勞于
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此初出在途固無墻於陌路之
能收恤也久之而于垣庶幾矜人之可及乎乃計其垣
則多至百堵闕其室則寂無一人是其起而行者先之
子以于征蓋一作而無不皆作也有可駐足無可宅身
以視彼鴻鴈之子于飛而集于中澤者又何以異焉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安何也宅所托也之子于垣勢不能處
百堵皆作之中矢心坐斃則舍此而他適又將于征而
劬勞于野矣其劬勞能復堪乎然及茲自許雖則劬勞
而非其得已也此生未了猶圖其究若使以劬勞而徕
細中適既不能退又復不能進其究將何所宅以息此
殘喘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

管見此章之言于飛以集于中澤而仍不得食乃復有兩往而飛也自時厥後則其羽之肅肅者將不能以復振有死而已矣能勿哀鳴嗷嗷也哉按俗語每以耐久為救嗷嗷字从蓋蓋欲死而不遠絕其一綫纏綿之意即流露於哀鳴中如此者彼之子之先以于垣而值夫百堵皆作也其地為野而非都邑則其家大抵田家其人大抵農人耳以故歲大凶穀盡則計無所出有相率而盡室以行者當都邑之編戶鱗次居人不獨泰集如常乎以之子而懷其宛安宅之虞勢必不惜劬勞以求至於此也既至而回首喪面立則欲作則待僵以是於樹人中飽一矜人其吁不絕口有無異於鴻鴈于飛也其哀鳴嗷嗷者蓋不待言而可知矣雖無人則未嘗無矜則未之有也維此哲人謂我劬勞云者以為若之哀鳴嗷嗷也其由來傷於奔走是使筋疲

詩管見

卷七 鴻鴈

五

庭燎美宣王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鳴聲將

是使力盡命在旦夕不可動也急欲扶而去之則已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云者以為若之哀鳴無賴也其早時習於遊閑是解撒灑是解放勿行無廉恥不可憚也其行將呵而逐之乃已如是而之子不見收恤與其先之行于垣而百堵皆作者同一投告無門也豈嘗見其先之有所宅哉按此篇之詞必由宣王於飢饉薦臻之歲見流民載路而不可止乃曲體輕去其卿之情以極道窮無所歸之况不憚屬衆而親告之且使其臣遠四方而播告之故詩人據以作是篇也是篇作而宣王之遇災而懼所以顧天之誠見於雲漢八章所以憫民之切並見於鴻鴈三章矣故序詞推作者之意而曰鴻鴈美宣王也

將

管見夜如何問夜之詞加其字明其驚起而坐問之非則問也

別有記某二音

子曰何其音甚

詩管見

卷七 庭燎

五

見驚起坐問之狀是謂不安於寢若雖問而寢在卧中寢則安矣又烏得其問之至再至三也哉夜未央及夜未艾夜鄉晨皆詩人紀其問之時以起下文庭燎三句非王之自語亦非承王問者答王之詞中也即半之別名庭燎之光謂君子之至止者自君門而趨庭率使人攜燎以自照故其庭有燎之光也庭當從玉篇作堂階前說者通春俗稱院子凡君門內之空曠當行道處皆是燎即今燭籠非他物也君子不單指諸侯蓋合王朝之公卿大夫士而統言之至至君門也下文稱鸞聲將將之意正欲清出至字既至遂下車以燎入其內有庭庭之旁舍皆有待君子之止之者自是而庭燎之稱和鈴謂和鸞為兩物者非是將將主聲言而作聲之形亦寓將音聲者送也鸞懷核一枚動則轉轉相送以作聲故舉其聲者即依樂音小變而曰將將與按庭燎之光以下三句言臣之入朝也其至止當夜未央之時蓋惟懼其遲有出於過早者以此時度君正當安於寢矣而宣王之於夜未央也則已有夜如何之問即不禁其其而起坐焉何其勤哉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鳴聲噦噦

管見夜未央夜當過半時也周頌奄觀銜艾與小邇斷割也有盡之意集傳訓艾為盡殆人此晰晰同皆皆星

光也見陳風其庭燎有如星光之燦列而稱晰則君子之至止者不必見其人見庭燎可也以其度其止而朝既盈矣豈尚有不至者乎就其至言固知後君子之驚聲噦噦即與前君子之驚聲將將有若神與跡以相逐者按將將象作聲之形噦噦又象吐聲之形也禮內則云不敢噦噦方書云有聲無物曰噦音於月反噦有口以吐聲而所懷之核錮之不得出其口也噦之意彷彿則噦噦雖音呼會反其意殆猶本噦噦之噦以相比附與夫人臣之朝君莫不知其辨色而始入然自鳴鸞至君門去車隨以燎入止於庭之旁舍以俟當其稱夜未央而有不不至者當其稱夜未艾而無不至者其心恐晚其時固尚早也以此時度君仍得安於寢矣而宣王之於夜未艾也則復有夜如何之問仍不禁其其而起坐焉何其勤哉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

讀詩管見 卷七 庭燎

旂

集傳鄉晨近曉也燿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管見曰鄉晨是夜雖欲艾而及晨猶有待也於時庭燎之晰晰者未嘗息也若星殘而烟如霧其燿先不必無及茲而乃見其有矣然鄉晨之會味且未分能辨氣而言有燿耳豈遂能辨色而言其辨之可觀乎乃君子以夜未央夜未艾而至止者則相與作而言曰是當即入入則可以觀其辨色也而有言若此其誰敢或後與按旂有物畫備五色故辨色特主旂言又按旂當誤於王視朝之庭所謂堂階前也君子自其兩至止之庭言之旂不在是則觀其旂之言乃意度耳夫入而朝君自私所趨遠公所猶患後時自公而趨入王臣不患後時也而亦言觀其旂以提心在口者為夫辨色即在鄉晨之後不待日出也固宜早為入計如此若人

泗水規宣王也

泗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集傳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集說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

讀詩管見 卷七 泗水

之泗水又禹貢稱江漢朝宗于海然則此言泗彼流水朝宗于海者即指江漢言之特不著其名而已江漢為蠻荆地朝宗者來王之象也江漢朝宗而蠻荆乃不來玉乎在采芑之南征蠻荆也其三章曰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隼鷓屬疾而鷙此喻蠻荆之大邦為讎而來寇也所謂止者言人執而止之不作隼之自止說此章載飛載止之止亦同兩載字並訓始明其纒飛而起翔旋止而被執飛之始即止之始未有異時也由此觀之蠢爾蠻荆雖不效泗彼流水朝宗于海以來玉而其來寇以遂亂者比於歟彼飛隼獨不可令其載飛載止而見配宅乎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平民憂寇而望治之切也友為善於兄弟而曰諸友人諸友猶云邦人之諸兄弟也友為善於兄弟而曰諸友者至其相善之意言而於父母乃益切矣念亂也心存治極思亂之心即亦有惟恐天下不亂之心是為念亂如木草而稱民之詭言即其出於念亂之口者莫肯

念恥與俗語譯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同意誰無父母
蓋於不獲相保之時計其無以處之而難為心者此為
最切
云爾

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集傳湯湯波流
盛貌弭止也

讀詩管見 卷七 河水
遠至旋揚而遠擊飛之始即揚之始亦未有異時也念
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此平民獲保而
傷邦人死於冠之亂者多也蹟謂足蹟起行而不蹟惟
鬼則然亦用兩載字者載總訓始欲見其起行之為新
鬼非故鬼云爾故鬼易忘新鬼難忘則有心竊憂之而
從事於弭者如周官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
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是有弭之道矣
然邦人以冠亂而彊死枉死游魂無依共為淫厲則雖
有以弭之總見彼不蹟者之載起載行而未已也此心
之憂其謂可以弭忘乎如是則不幸而遇亂雖得保其
兄弟父母亦怵然與鬼為鄰而無生
人之樂也夫孰肯不望治而念亂哉

敬矣說言其興
飲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集傳說偽
懲止也

集說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
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謔言

讀詩管見 卷七 河水
管見隼為山中陵則其所以憑藉以藏身者率與領率
牽率同謂一飛而百從且由前二章觀之彼蠻荆之來
冠其比於飲彼飛隼者早不獲使之戕飛載止固惟是
任其載飛載揚已也以故有念亂之民惟恐亂息每乘
是而為訛言以駭眾曰冠來冠來遂覺其來之勢直如
飲彼飛隼率彼中陵然在聞之者殆靡不為鳥雀之以
虛驚而散匿矣有民若此寧莫之懲乎懲治其罪也周
禮秋官之屬士師掌士之八成八曰為邦誣注謂造亂
言以惑眾也別有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矯誣
犯禁與夫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皆所謂懲也
但訛言當懲其欲執訛言之民而懲之則有不易得其
實者緝捕急而法嚴每至訛言之民終伏而讒言之
民寔與與讒者崇飾惡言以毀善傷良也民與民有隙
或借告訛訛言以陷之於罪遂亦有無辜而被逮者故
莫官念亂之民皆懷身家莫保之懼曰我友敬矣讒言
其興友字與前諸友之友同謂我相善之兄弟也敬者
勗其小心避禍無構怨生讒以放讒言之端云爾按此
篇序曰規宣王蓋規其懲訛言以治念亂之民轉不免
誤於讒言而及莫肯念亂之民也故規之詞大要為
平民自其畏讒孔亟欲宣王即加憐察以罷讒言之
弊耳而又不惟此也如首章首四句曰所彼流水朝宗
于海飲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其有罪為當問矣至二章首四句曰所彼流水其流湯
湯飲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有罪未嘗問矣以此言之彼訛言之民有借端以稱飲
彼飛隼率彼中陵者雖無解於安而究非無因也在規
者之意蓋謂懲民以禁訛言而讒言乘之以興何若懲
蠻荆以滅訛言而讒言亦無自而興也哉今讀前采已

之南征其得使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於
殆由宣王有得於規者之意而為之與

鶴鳴諷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縠他山之石可以為
錯。

集傳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項赤身白頸尾
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落也錯礪石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縠他山之石可以攻

讀詩管見

卷七 鶴鳴

王

管見鶴水鳥大澤中乃有之玉篇曰舉澤也然則九臯
印作九澤言禹貢九澤既陵此概以九州之澤為九不
著其名若必求有以實之如周禮職方氏所掌揚州曰
其區荊州曰雲曹豫州曰圃田青州曰望者兗州曰大
野雍州曰豳蒲幽州曰豳養冀州曰陽紆并州曰昭餘
祁此九澤之名之最著者即依是以解此篇九臯可矣
集傳本鄭箋云舉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似
太拘聲聞之聞讀平聲亦通爾雅釋水以小洲為渚凡
洲見處其水必淺詩言魚在渚者猶言在淺水乎與淵
淵之深對看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初學記有
也檀木強韌過於槐榆最難長於有園之始其樹木急
得樹檀先未嘗失之緩則將安然收其用於今矣檀之
即在農家頗多以為鋤柄未身春梓確開之屬皆極良

北方且不多有故略他材而特為指出也說文凡草木
皮葉落墜地為樺篇中與穀對舉則穀非木名乃稻梁
之類耳所謂樺者即指穀之稊稂言之蓋民有園以樹
木而納稼之場亦在焉故積禾稊之無實者而見其下
維縠亦積禾稊之無實者而見其下維縠也為錯謂為
礪石以礪金而已不得兼攻玉說錯主磨攻用琢攻玉
云者石韞玉而攻之以出其玉耳按序於此篇稻諷宣
王蓋宣王適遊於圃而樂之其從臣乃即圃中所有之
鶴與魚樹與石以納諷也讀是詩者須從中間樂彼之
園一句即看出對面有不樂此之園一句來乃為得之
樂諷王者以為樂也彼謂彼民有彼園玉亦此園故
從王於圃而納諷者以為此園中固有鶴鳴于九臯聲聞
樂之手我思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鶴鳴于九臯聲聞
于天則以此園之故邱羈之而鶴必不樂也又思魚潛
在淵或在渚魚亦不樂也物猶如此人豈能堪乎彼後王

讀詩管見

卷七 鶴鳴

王

不德至有嘖百姓以從己之欲者即茲鶴與魚念之而
黎不遠矣不寧惟是此園中猶有樹焉有石焉王亦樂
之乎以我言樂則不樂此園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縠已耳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縠已耳蓋有
檀以利器用有縠以備芻薪有穀以供飲食民於是其
樂矣玉而樂民之樂樂孰甚焉若此園以觀其所樹
持收佳花珍果於檀不顧也苟見其下之穀以委使
穀不且以為穢而去之哉他無可置惟是茲時
人挽石以駢羅其下而止今以石論他山之石可以為
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未嘗無所取資也此園之
石無一而可而樂之者方禁人之誤以代縠一不覺已
之寶如積玉焉則何為出此也耶大抵材有等工有巧
總以切於民用為急古之聖王其統統於不異物賤
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者即茲樹與石念之而思過半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

管見集傳稱祈父與周書酒誥圻父同雖據孔疏祈圻古字通之說然偏旁不合附會頗難按祈父非官名乃人之字耳何以言之大雅常武篇為宣王伐淮北之徐方作其首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師皇父暨我六師二章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意者此篇所稱祈父其即程伯休父之字與蓋程國之伯尹氏以王命兼為司馬則稱休父者當是其名休福也福為人所稱故名休而字祈特取其義之相從有如此子王之爪牙爪牙二字替虎字為虎之威猛爪與牙其最著者伐徐之役宣王自行觀四章特言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闔如虓虎此躬督禁衛之親軍以急擊也其臣以虎號則以為王之爪牙亦誠然矣由

讀詩管見 卷七 祈父

此推之序稱祈父為刺宣王蓋刺其歸自伐徐遂忘虎臣之功不克收其所宜加恤者以措之安全也但下之陳情必有所藉以達故其詞之若訴不敢直呼王並不遽呼大帥皇父乃獨呼司馬程伯休父之字祈父者胡轉子于恤胡怪詞恤猶可憐云爾轉子于恤謂予之從王伐徐與召公虎之伐淮同時其事猶在後也計先之有獮狁蠻荆兩大舉子皆及周旋行陳間則足其用我虎臣者若使馬牛服磨碾而轉之未嘗見其駐足然以故予為王之爪牙向本闕如虓虎而可壯及茲筋力疲盡乃靡然比於瘠馬羸牛之可憐也此其轉子于恤豈嘗不記所由求乎予有恤狀王當有恤典無何爪牙之勢去而此皮骨空存之軀殼欲求有一所焉以為棲托之定處而不得是靡所止居也子惟是徙倚市門長作流離之子而心以是思之胡轉子于恤而曾不加之恤乎可怪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

管見單以爪著者鷹屬也常武之五章曰王旅嗥嗥如飛如翰與大明篇稱鷹揚義同彼虎巨為王之爪牙又得稱王之爪士其爪為虎而其使爪之狀兼為鷹則直疑於虎生雙翼而非虎之常矣士之可壯豈復有加哉靡所底止底為究竟之地人於是止則其命畢時也與前章並稱靡所就止居說是謂無處所耳此就底止說則並謂無死所矣以為子以虎臣從王其蒙虎稱爪牙者似之而未盡也再用自狀子之為虎其飛虎與騰空攫網不可更從其爪見奇而稱爪士乎無何轉子于恤而爪士之生氣索然死期將至則念此身之有底止即欲得一所以為之底止也然子之恤狀早見王之恤典不聞生莫軫其流離死孰哀其暴露是將靡所底止也予固不望矣駭道路之會猶或埋而置榻以書其日月矣以是思之胡轉子于恤而竟不加之恤乃至此

讀詩管見 卷七 祈父

祈父不聽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尸饔

集傳蓋識尸主也饔熱食也

管見不聽者不能聽即聾之別名加寬字明其非特似聾直真聾也按豐不聽一語憤激色甚中有不可明言者以為存戰功而玉不問祈父亦不聞耳蓋自宣王用兵以來初逢獵狁有六月篇再懲於荆有采芑篇後又合定淮徐有江漢及常武篇其虎臣之以戎事奔走殆靡不至者此所謂轉子于恤也其師皆捷則皆不謂無功獨徐方之平虎臣之從王回力奮武功為尤著見常武之四章常武名穆公作也名穆領征淮之師以助王平徐也王師二而能為王師之虎臣表其平徐之功以著為詩彼程伯休父之字祈父者固征徐之馬也

在王師中在虎臣列乃卒安於置若罔聞則直詆以寬
不聽亦何辭焉有母之尸樂由前言靡所止居靡所底
止推之是其子不能自存活也豈嘗有待以舉火而獨
傷其母之親執纍乎所謂尸饗者當指婦人祭作辱下
姬言尸之為主神所依也攷儀禮有饗饗之祭禮器云
夫饗老婦之祭也江指老婦為先炊而稱其祭卑賤則
知饗之有神初亦以辱下姬終矣彼有母而主饗者一
若先炊之老婦憑之以為尸而不相離則不特謂之主
饗直以其為饗神之主而謂之尸饗可也以虎臣為王
之爪牙又此於非常之虎而稱于之爪牙乃令有母不
獲其子之養轉為尸饗以養人而因之聊自養焉則誰
能堪此眷哉卒以是章口于觀所父其見為不聰也豈
其然矣雖然斯父實不聰又取謂犬師皇父之靈聰乎
豈聰者作元后固獨冀王之容予恤狀以施恤典而已
無何轉于子恤則已甚盾于子恤則絕無予之靡所止
居靡所底止猶不足恤也子有母而尸饗矣是猶不足

讀詩管見 卷七 新父

恤與王者以孝治天下竟使子有生雄兒明大義之母
衰老孤寡莫由食勤勞之報而延息於尸饗苟非情切
上聞亦有不忍出諸其口者矣以是思之胡轉予于恤
而總不加之恤乃至此哉尤可怪也按宣王之平徐由
召穆公伐淮以佐王既定穆公嫌於與事有勞特歸美
於王以作常武故末章頌之曰天子之功且合前此經
營之所至而慶之曰四方既平也然宣王歸自平徐微
召公云云亦稍自以為功且謂自是而後四方亦當無
事矣於是論功行賞死事者猶或錄之此外雖勞苦困
憊之可恤皆略不問王旅益多怨辭也其虎臣威殺而
性不馴乃更有明目張膽以傾所欲白者厥後千畝之
戰王收績於姜氏之戎中興之業遂微讀所父三章所
由來亦
貽灼已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讀詩管見 卷七 白駒
管見馬房星之構又淮南子曰月主馬故十二月而
生白駒之白曰皎皎從星月借象也駒為今馬子之通
稱虛其初為此號特以外名極之不凡者雖既壯猶蒙
其慈而稱駒亦可且如牡馬駒不成牡而仍稱駒
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以其乘之而皆稱駒
亦不必其果四也此類並當活看食我場苗食我場藿
我屬代人之泛詞場野舍之隙地苗藿草藿豆草皆枯
藉也特稱其未獲時之名以辨類而已周禮遺人凡國
野之道十里一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
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彼賢者之以
白駒去也將朝食則因之卜慙更夕食則因之就寢皆
不能舍野舍而他適焉於是人食於室馬食於場則有
見為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者繫以
繩為籠頭如繫狀執馬使不得脫維則有綱繩屬籠頭
偏旁舉以繫於鞍而結之且令馬莫能解也永者羈延
之久夫豈能以永朝夕在超遙以馬者類然及茲乃有

然維以食於場之白駒其白駒又特皎皎彼場間之衆
也而評之亦竊問之矣於時有能應者先知國之有賢
後復聞其將去不敢直指其姓字亦不得從不合之事
端則弟聞其惜賢者之長往也曰所謂伊人於馬道遙
又或聞其幸賢者之暫過也曰所謂伊人於馬道遙
適也加道字猶俗云不見影耳又凡非其主所能致之
客適來俗又每云請也不
到則此稱嘉客者是已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

管見賁然來思賁與虎賁之賁音義同疾走也稱來者
自下章之空谷轉言之其實則去也思字貼白駒說蓋
觀其賁然來者若惟恐其不即至於空谷然則是口不
能言而心宜有思矣所思維何白駒之思殆隱谷於賢

讀詩管見

卷七 白駒

者之過思而又為賢者深長思也以焉爾若為公爾若
為侯惟矢志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欲釋勞苦而親
逸豫度畢生無此期矣今者爾從此處維彼空谷其足
供爾優游者千巖萬壑愈險愈奇但以慎處之則他無
可慮也所難必者優游未幾轉覺逸豫之無聊則或易
爾適思復辭空谷以從公侯之後矣勉之哉爾之適思
今已不顧後當不悔也努力自愛可無念此勿忘與按
此章云云大夫之於賢者其本意不在留行實玉勸駕
也特以縉紳最隱淪致詞不順乃借白駒之賁然來者
指其有思且就白駒之賁然來思者指其有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適思之恩可謂善於贈言矣
然大夫獨不嫌其望人已厚乎由末章曰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知其結契深而酬答久早無事不竭其忠告
行藏之際尤商確不苟也大夫亦早有去志者未得告
遂出白駒之後空谷之音指隱之
書也於此惓惓所盟約亦概見矣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

王爾音而有遐心

管見皎皎白駒此天開上選也有以處之度如立仗中
食二品料乃稱其材及觀其賁然來思在彼空谷正似
樂與賢者偕隱故其耳自散若生芻也以求計之於芻
人所刈特當其一束耳得長從於逸豫優游中並不必
同先之食場苗場壟而待飽矣其馬如此其人復何如
哉庭脫公侯獨懷適思以來空谷要惟是食一簞飲一
瓢已也此其不以皎皎之白蒙世俗之塵埃者駒得其
色相乘駒之人得其真精則以為如王可矣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音以言語寄將也道家所號為真文秘錄
皆以金簡玉字珍之金玉爾音之意實本於此合句終
有遐心三字看便得蓋遐為沖虛登真之謂有遐心則
將托於遊仙以追赤松訪廣成求僊倭矣豈復於人間

讀詩管見

卷七 白駒

世眷懷舊侶不惜以一簡相問訊我以母致囑殆欲其
為空谷主人使後來者得憑消息以踪跡其所在云爾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旂

傳穀木名
旋回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

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循我諸父

讀詩管見

卷七 黃鳥

管見黃鳥鵬也穀一名構葉多滋毛木中白汁如乳皮可搗為紙亦以楮稱其生最易種樹書云以按桑則桑大知其性與桑合矣...

天

讀詩管見

卷七 黃鳥

之亦無傷于穀且其來集之時將登命位有朋友之誼馬先王之歌伐木猶將聽嬰鳴求友之聲以自矢於終...

天

我行其野 蔽芾其樗 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

集傳 樗惡木也 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

讀詩管見

卷七 我行其野

二

管見各章上二句皆就歸時所感於物者以寓自傷之意下四句則轉叙其反歸之由有迹於人而無如何者以重傷世之不公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蔽也芾音沸亦音弗即芾之音轉其義與蔽膝之為芾同蓋凡木之在垣內者其垣得遮木身之下半如人之有蔽膝然故稱蔽芾木草釋名樗似樗而與不林之木樗一作樗字以序其氣與人可齊之也行其野而見木有蔽芾者乃其樗馬是雖以不林為人可呼嘯而其蔽芾之狀高出垣外實托根垣內固未嘗不有以畜之矣彼人以昏姻之故造門而言就爾居將異其畜之也卒之亦徒怨於爾不我畜以聽其復我邦家而此當行其野之時能無感於蔽芾其樗之猶存藉以畜哉昏姻為二姓合好之通稱故訓舊謂其自垂髮總角時已先訂耳言就爾居及下章言就爾宿之言以其人愈甚將待活於前守而未得娶之妻家乃驚然至其女家言之也其言曰就爾居就爾宿作為與爾亦情理所不居但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此事不托於癡癡失常又何緣得破口乎至其敢為是言之意亦自倚昏姻之故於義無可改更當有不得已而即收為贅壻以之者夫執知其大謬不然哉蓋其女之家以欲富故早有不思舊姻求我新特之二心是以不畜之而復之也復我邦家復我謂曾我使購不當作自反說邦家二字分兩層將復之於家而必先復之於邦者邦有和邑即邑有宮此丁詁其言就爾居言就爾宿之義即得乞假威令棄是而毀昏姻之故使其後更無可藉口以來備也此言所以復之者謀而後行故下章言思復思謀也雖然謀之能必行乎曰必行蓋新特以富聞彼不思舊姻而求之者利其富則邦之長吏以賄賂入亦可遂其私法營私之利其富則邦之長何所不至哉民風未治此宣王不得謝其責矣故序曰刺宣王也

我畜言歸思復

管見前章稱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者感於已之不如樗而見遂也故此章再稱我行其野言采其遂焉言采其遂及後言采其畜皆設言以見意非真采之也所謂遂者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遂即蓄字今之羊蹄也按羊蹄屬水草與上野字不合又遂即蓄之說亦出臆斷奉為確據者未免迂矣竊意遂從遂本草有王不留行多生麥田中高一二尺其性走而不任釋者謂其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然則遂非他也蓋本玉不留行之以一字名者後人久而失考耳彼人以迫於復我邦家而行其野其走而不得住以意言之固於復遂為適合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言歸使人以言勸之歸也言之而不歸則思復之復即前復我邦家之復與遂名異而實則同思以定謀蓋出於不思舊姻之妻家而其所求之新特亦與焉蒼

讀詩管見

卷七 我行其野

三

我行其野言采其畜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管見陸氏璣曰蓄亦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釀之攻本草萊類不著蓄當兩名未密而出按唐韻古音蓄讀方黑切音勳據此當與蓄同即蘿菔也別名萊菔萊字又作萊菔音正同復故行其野者以被遂言之則與采其遂之意適合以被遂而行其野言之則又與采其畜之意適合矣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我為代人之詞非自指也特為獨名女寡曰特見廊風男鰥亦曰特見本篇新特謂新喪耦而欲再娶者彼有女之家胡為不思舊姻而反求我新特乎以其富耳故終之曰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成亦二姓合好之謂與昏姻義通觀召南鵲巢稱百兩成之可見以富之訓因至下言以異則所謂能左右之曰以耳異分也諺語稱

拆散者是已與上成字反對以為居今之時眷姻之成苟不因其高成之則有富者出而相間欲其不成而異也亦祇聽其左右之而至於異矣豈嘗有一不異而見眷姻之成者與蓋世有富者可以富易民之心使之出於不思舊姻而求新特即可以富假官之勢使之遂其不思舊姻而求新特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按論語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誠與成字義迥別當是句法偶同非引詩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考成也○孔氏穎達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鑿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呂氏祖謙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荆楚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急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干

秋秩斯干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集傳秩秩有序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管見秩秩斯干指水之出於南山者言秩秩脈絡分明之意斯析之離也水灌輸其中而旁之兩涯自別是謂斯干幽即對下竹苞松茂說苞叢生也其意以為秩秩斯干入見為水而已而豈無其源哉溯其源則幽幽之南山也南山何以幽幽以其木盛耳為舉其大端竹之苞松之茂者非乎以是托於南山蓋亦有其本焉今者因秩秩斯干而計及於幽幽南山即因幽幽南山而計及於竹苞松茂彼水之有源一如此木之有本固不必分類觀之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此由篤於本源之思乃重念其支分派別之屬在兄弟者也式

訓敬書武成式商容駢疏云式車上橫木有所繫則備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好愛而不釋也兄弟之謂以愛相好又以敬行其愛則所謂式相好也無不有之稱即主無兄弟說相猶言相似耳凡人而無兄弟則其求兄弟之情必切也而有兄弟而式相好其用情之切以視無兄弟而求兄弟者迥相猶焉此其期於式相好之不衷言之懇至蓋無以加矣按此篇特以感懷兄弟發端則知宣王之考室非自謀其身乃盡其道以善處其弟也攷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範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乃得脫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子釁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乃共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二十二年封其弟友于鄭鄭世家云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由以推之宣王無同母弟獨有庶弟友耳厲王居範共和行政中間歷十四年友為厲王少子則友之生在於範也及宣王二十二年而後受封知宣王初立其自範歸友於鎬者自維兄弟兩人皆生而遠難處之深宮殆顧注無少失矣復及既長嘗奈乃更管室換之故第三章有君子攸芋一句特懸擊要妻生子之概其後六章又即因之以次指其事而暢發也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干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管見似肖也似續即儀禮稱象賢繼世之義言似續而先妣於祖者以先王之於庶弟不以其母賤而二說之故有似續妣祖之詞使庶弟入廟展忱並不上繼於妣蓋可不漸於祖也築室百堵築主室之基言凡作室規模既定必先依式掘地如溝狀築之令極堅然後構造與焉此所借以久而勿壞也故作室特稱築室室有四周皆待築百堵借明所築之丈數耳蓋為牆者以一丈為板就一板累而高之則為堵是堵之橫長仍一丈

也以堵數作式數而稱百堵則謂室之四則合而計之其所築約百丈云西南其戶明梁室在王宮之左也王宮之左屬東宗廟在馬則此室當在宗廟之後矣西其戶者內嚮王宮旁門也南其戶者前直宗廟正門也自王宮入宮左之室先自旁門入然後轉入其正門以是言西南其戶耳爰居爰處頂上蔡室百堵來見其方面宏濶足以設庶弟之似續妣祖者使長安其居處也爰笑爰語頂上西南其戶來見其往來便利足以親庶弟之似續妣祖者使數同其笑語也居處起後君子做芋君子做躋君子做寧三句笑語觀前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二句四爰字皆作急字看猶俗云趕緊爾迫求室成而遷期是謂爰居爰處旋擬戶過而叙樂事是謂爰笑爰語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十

攸芋

管見約束也作室者築基既定將立梁柱之屬必先用架木以繩束之作數層如樓觀狀此所謂約之閣閣耳又凡梁柱之屬相以於卯者必擊之而後入故言椽椽為擊義以大木槐為之樅俗稱柳樅按柳當作囊象形也橐橐一類則其稱椽之橐橐者以此自是依先而築處甃墼壘壁以為牆至脊更施梅覆以瓦而棟宇成墉却風棟宇避雨是不既為風雨攸除乎且其棟宇間及墉間工皆密緻堅實鳥不得穿以為巢鼠不得穿以為穴是不又為鳥鼠攸去乎去字當讀上聲與下君子攸芋叶芋音羽即菜類所目為土芝躋躋者是續博物志云芋以十二子為衛應月之數則知此言君子攸芋者謂其居處此室上既似續妣祖下即生育男女其狀將如芋之魁宅其中而有眾子以擁列其旁也君子攸宣王指其庶弟友言下二章同蓋君者君人卷七于

君子入者也自天子及諸侯卿大夫皆得獨之友為宣王庶弟下於王而得冠於諸侯卿大夫則不待受封於鄭而王之稱之從其通稱諸侯卿大夫者固亦辨之於其貴之意與依與由通說文攸水行也韻會由因也爾雅釋詁由自也取孟子水由地中行句摹其境象則攸與由之通得矣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

攸躋

管見自此至於終篇其詞皆為宣王叙其庶弟友之新昏耳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婦入升自西階注主人揖也升自西階進婦入也既云賓客常禮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故云道婦入也按此車稱君子攸躋者即指此夫君子以新昏躋階道婦入其與事得不退避者率趨足注目以觀之故曰如跂斯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十

攸躋

翼如末斯棘棘棘與蚊同蟲行也字从支音撲說文小擊也然則蟲以足行必其長股能擊乃稱波也凡燕之長股者大抵有翼股作則翼必隨之俱作故以入而翹足如波亦發見其有之疎起而為翼馬是稱斯翼斯即也院頰之意下三斯字並同如矢謂目光之所射也注目者多而真先之所射速也彙集於一處則又以為斯棘云蓋棘多針刺可以象矢之彙集即可以象目光之彙集也其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者則屬君子而道入之婦言革同虞書鳥獸希革之革謂毛羽改更耳但鳥以漸革無一旦而革者若婦當親迎時其衣服之微體雖然易替以為新則又不同於鳥革之常矣此所為別之以斯革與鳥革狀亦衣之鮮好翬飛再狀亦衣之瑣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其一為褱衣注褱同鞞伊洛而南有雉素質而五色皆備成章者曰鞞鞞后之服刻繒以為形而彰畫之綴其衣以為文章按此則鞞鞞正當貼褱衣說在王家之昏禮其所納之婦皆

得以后服為束嫁之服若輩之在衣作飛勢非真能飛以婦衣之及寢門而從若子之躋以入其時曾不一辭之斯飛也固宜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管見說文庭宮中也殖殖當蒙貨殖之殖借義謂女之嫁其百物皆備當其充塞宮中竟如市之列肆各主於貨殖者然也楹柱名覺為以言喻人之義於柱間求之殆與今之對聯同以昏時用此特取紅色其所作儂語並與納婦闈合此雖目不識丁者亦一望而知也可不謂有覺乎至所稱噲噲其正噦噦其冥語新昏褻事甚悉度聖賢亦必出此而不免為道學所諱究之古人行質直而文雅馴固無事不可對人言者今按噲為噦噲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干

小飲也所以口頻作小飲之狀是稱噲噲其正之正音征射的也所以受矢噦噦見前庭噦之響聲噦有口而傍核不得吐與人不可忍而噦口出聲者適肖冥燕地與時說其室窈冥其夜沉冥皆異也君子攸寧寧者不以故驚擾之耳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集說陸氏德明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圍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管見莞草皆藉以寢者莞屬於蒲宜寒涼時多用竹宜燥熱時下上乃去彼設此之詞作相重者非是乃安斯寢乃汝稱安者習久之意斯此也指其室言下莞上簟其義與言裘葛更者等知其安斯寢也自先之新

昏至此時已變移可以問生子之兆矣故總之曰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三乃字並同上作汝稱即我字亦非自指特代所為汝者稱我也蓋宣王之於庶弟從公稱之章美者曰君子若自其私稱之朴而不文則曰乃至於私之至而其稱聯為一體並可直曰我矣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維思也係也屬也以夢中所見之物一一思之而覺其係某屬某其言在虛實之間乃於夢為背本草獸類云熊羆一類如豕色黑者熊大而色黃者羆也俗呼熊為猪熊羆為人熊馬熊各因形似以為別耳又集傳謂虺為細頭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據本草所辨此則虺也虺另為一種形短小與地同色俗呼土虺者是也

犬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干

管見周禮犬卜之屬有占夢與龜人卜人筮人皆以中士掌之則占夢亦以人稱可也其長稱大其屬稱人統稱犬人而知犬為大卜人為占夢之人者據下占之二字點醒耳熊之大者為羆羆亦熊也本草釋名曰熊者雄也雄於物為牡則於人為男又丈夫出羣者亦謂之雄如左傳齊莊公朝指殖殖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亦差足証矣然則熊羆為男子之祥總以有合於雄之義而占者主之虺亦蛇類但短小耳蛇宿則蟠施行則行亦物無柔於此者女屬陰陰主柔此為有合又詩中於女子稱之子見周南桃夭及召南鵲巢篇然則虺蛇為女子之祥又總以有合於柔之義而占者主之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集傳半圭曰

管見乃生男子亦汝稱下章同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載並訓始子初生詩以腹為主故就寢而
無不在牀者稱載則創設之意固兼為食子之序
也禮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國君世子生三月下
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則國君以上可知又云三月
未擗口翦髮為鬢男角女羈否則男女左女右是日也妻
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注貴人大夫以上也父為
貴人將見其子皆特為衣服以致潔豈無所以衣其子
乎其衣之裳故爾必服之上下具始欲於男子微見其
以下服之裳故爾必服之上下具始欲於男子微見其
體備成人之意與弄戲也爾雅釋言玩也既謂玩好也
字从玉玉在玉字从非非本音拱疎疎也禮器圖
云圭長方上銳璋半於圭按考工記玉人云璋即射法
頭刻出者射也其身即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
寸射四寸由此言之璋之即為身身承頭之刻出則其
博當倍於射凡圭博三寸璋之即亦宜博三寸也但其
長居璋之半則亦當圭之半耳至於其射四寸冠於
身而為頭之刻出則當縱於身之博也是可知圭首銳
上雖與下方不同而皆博三寸璋則下即之博得圭之
三寸其上射一寸有半特分圭博之三寸而有其半射
夫璋之即長半於圭璋之射博半於圭此二義乃古
禮器所為半圭曰璋者與弄璋非禮器也有即射而小
以組貫之絡兒項垂胸臆間不過盈手一握可便其摩
掌而心其弄之以此者致玉之有璋其用非一在春官
六器中王禮南方色尚赤蓋取離火文明品物成章之
象故名璋而字从章耳他如享幣及裸禮之璋璋但知
射舍度而色不必赤亦以璋名大概皆蒙禮南方之璋
而以文明為義也文明為男子之盛德故生男子者
三月之末既得載衣之裳即復載弄之璋有如此故
此

詩管見 卷七 斯千

三八

禮器圖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千

三九

禮器圖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
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其時在生之三月此兩載字同為一時其時在生之三
月之末也其泣嗶嗶朱帶斯皇室家君玉賈誼詩書王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子生未能言故於
其泣驗之嗶嗶集傳訓大是已語之周頌有替類嗶嗶
厥聲執競再稱鐘鼓嗶嗶其為大自可想見若以律求
之殆非黃鐘大呂不足以言中也朱帶為蔽膝天子朱
侯亦辨似甚嚴謂朱為純朱赤為黃朱可舉其大色以
通稱朱帶者非是觀下斯皇二字何等鄭重分明也蓋
斯者分也即作別字看朱帶之皇實有別於赤帶之亦
皇者以特見其皇是謂斯皇室家乃夫婦匹處之通稱
天子為玉加君字曰君王亦猶皇王帝王云爾總之只
指玉言也室家君王明其室亦王室家亦王家有不可
以二視者如友為宣王庶弟至既昏而有室家則此室
家者內托肺腑之儀外基城翰之輔固比合於天子之
君天下而為王者以成此室家也其親貴豈有敵哉以
故於其所生之子屬男皆持假朱帶斯皇者以表異之
得同也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千

三九

禮器圖

并度其質當與璋俱用玉者瓦謂盾瓦非屋瓦也楊氏
 曰盾或謂之下陳氏道祥曰盾以革為之其背曰瓦
 之每者或以配厥或以配戈也按盾狀長方上銳極
 似圭但大小異耳干杆也盾遊也所以扞蔽其身使隱
 遊也於女子衣賜之初有玉如圭而背隆起作盾之瓦
 狀者亦貫組結兒項而垂之當賜前手可摩掌處為之
 弄具則又儼然以係身遠侮之訓使女子早潔承祧於三
 月之末矣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雁無非聽
 德姆教不敢以為非也姆為女師女師為女所效法則
 有儀凡作式以土曰型以木曰模以金曰範以人曰儀
 也女子之於姆教其聽從者出於婉婉則奉女師之儀
 而不自為儀是謂無儀詳於辨望也內則稱姆教者
 蘇麻奈治絲繭織紵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此皆曰所
 親親姆教女師而已無所用議也至共觀於祭祀納酒
 饋遠豆菹醢禮相助奠則行事有時即不得習姆教一
 一教之女猶必待至再至三以議之矣所謂唯酒食是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干

耳

讀此詩父母須預前章室家說人初昏而有室家及
 其生子則得父母稱也詒雁之雁作繫字春無父母
 詒聖亦帶收前章男子不專屬本章女子言證子外篇
 華封人祝堯多男子堯辭曰多男子多懼以此推之男
 子雖不亦不免於懼矣生男子而不免於懼况其生
 女子哉雖然華封人亦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何懼之有按男子有職女子亦有職室家君
 至其男子之朱帝斯皇者行將任以公侯之職矣至女
 子亦以室家君王之故適諸侯為夫人此其職也雖不
 獲如男子之不遠父母而其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早
 可信其為夫人而不失職也生男子若欲生女子又若
 此為之父母者固泰然樂於男女之歡不復怵然懼有
 男女之累以是為無詒雁云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

爾羊來思其角臞臞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集說孔氏頌遠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
 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
 者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管見羣羊性悅羣則知羣主羊之簇聚言非羊而
 稱羣者借名也爾雅注戶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特七
 又正字通謂義取醉色兩說合而特字之意乃完按此
 章羊曰三百為羣牛曰九十其特蓋舉每歲祀典用牲
 之正額也故有事於考以核實其發端用兩誰謂字
 若正以明其核之而得實耳爾羊來思爾指牧人前後
 爾字同來思猶言思來此文法倒裝也以下凡稱來思
 亦同蓋因來者必意動而後身與足隨之故於羊牛之

讀詩管見

卷七 斯干

耳

來並牧之來皆曰來思其角臞臞謂其羊盡腓羊也羊
 腓則角自斂縮而小也三百為羣者統觀之其精氣之
 通於角一望皆如水之不滯起而安平也是稱臞臞
 與其耳溼溼此言牛之養既成必以乎擇其耳而柔濡
 乃為完碩之極量也蓋此九十其特者與羊並供祭
 義稱毛牛尚耳鄭注以耳毛為上也如特牲云毛血告
 幽全之物也注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
 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按毛取諸耳血亦當取諸
 耳也耳不溼溼其足藉以告幽全乎哉再周禮言羊人
 宰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如特牲亦言用牲於庭升首于
 室首也者直也注謂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
 坐相直也據此則考牧者於羊獨言角於牛獨言耳殆
 又以為角與耳皆在首即為祭時之登首升首而專屬之意云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裒

何筮或負其餘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集說孔氏穎達曰養惟備雨之物筮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

管見王籥阿水岸當後之降阿亦為飲也但降阿而飲者為流水與池之澗水不同耳按二句並指然於羊牛之食時不為缺乎非也羊牛齒草阿之間池之側皆草所叢生處曰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則未降未飲時皆食時矣羊牛由食既而飲由飲訖而寢由寢罷而說其在牧地之順其性大慨已盡於此集韻訛通作叱王風免爰篇言尚寐無叱叱口呵也寢而既覺之狀舊注訓動似大澤爾牧之牧指牧人之徒役於牧人者說下章同爾牧來思在此章言其徒之以牧為事而晨出於牧也特自牧地言之則見其為來以出而來故何筮何筮或負其餘二句皆於出時切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此於牧之晨出而總詰其牛之與俱出者存如此維繫之別

讀詩管見

卷七

無羊

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羶爾羊來思矜矜

集傳蘇曰薪細曰蒸矜矜兢兢堅強也羶也崩羶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集說朱氏公遷曰羊有疾輒相添故曰羶疾○王氏安石曰不羶不崩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則牛可知矣○朱氏善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管見此章爾牧來思言其徒之以牧為事而晨出於牧者至是夕歸自牧也以歸而來故以蒸以羶以雌以雄二句皆於歸時切四以字謂憑其何與負之力取諸原而致於家也雌雄主禽言則已不必並及豎蓋久於牧

讀詩管見

卷七

無羊

三

者習為性如鳩屬鷄雉之屬因將有以追捕而得之或烹食或飼養也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羶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此於牧之外歸而總計其羊之與俱歸者有如此矜矜肖其壯趾尚往而有滿態兢兢肖其獨首爭先而有競情也在集傳總訓堅強於大意亦自該括又集傳謂羶為虧虧與損一義故閔子字羶而名損羊香耗也如羊人云若牧人無性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賈牲而共之殆亦以其通會羶辭耳茲皆不然夫豈不足於共哉再按牛言九十其犗又言三十維物明九十者三也至羊性之正類三百為羶若蒙牛之三十維物誰之則所謂矜矜兢兢不羶不崩者其羶固九百也當其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早知存時執以為牲牛具羊無不具無事於買人之買牲以共者而羊亦為極盛也

人乃夢泉維魚矣旒維旗矣夫人占之泉維

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漆漆

管見取人官名屬司徒下士為之前二章單稱牧者則其徒之役於牧人者也於牧人特以夢言其意謂何按校人掌牧馬必祭馬祖之神豈牛羊獨無神以主之乎有神則有祈禱有祈禱而求禋之來告是當憑於夢也至其言牧人之夢一則曰象維魚矣再則曰旒維旗矣以犬卜三夢之灋及占夢所稱六夢者推之於致夢思夢為近注致夢出於心思有所因而致思夢平時所思而夢據此則可以識牧人之夢之端矣蓋人掌牛羊而欲其阜蕃非豐年則芻豆無所出非室家漆漆則畜產將缺於供其所以不能去諸懷者至於積思成夢由平時思年之豐尤不免轉思於年之未必豐則有以致衆維魚之夢也衆謂人之交集維魚之維亦訓繫言眾之以罟籠執魚而使不得繼有如繫然故曰維衆維魚者其魚必鮑凡鮑魚之歲俗以為漆徽是固年未必豐之大較也以牧人而見於夢奇非思年豐而尤轉思於未必豐亦何因得哉此則平時思室家之漆漆尤不免轉思於室家之漆漆則又有以致旒維旗之夢也禮軍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元武為旒建後軍其帥在馬帥為卒之統攝有繫之義故亦以旒稱明其有以繫前軍之朱雀為旗者而使之合耳夫旒旗本兩物及合之為旒維旗則時際行軍亦從事於旒戰是即室家漆漆而尤轉思於未必漆漆又何以得數此哉然自犬人占之則甚幸其思之足以致此夢也夫犬占夢者以實為虛以虛為實皆衡於其意耳有如衆維魚矣其形於夢中見之雖實而仍虛也豈得執以為漆漆乎漆漆微則獲微也於是而取衆維魚之意以決所獲之各給其求其實維豐年無疑者實維漆漆實係係與繫音義同且如旒維旗矣亦為夢中實而仍虛之形以意取之不得正作行軍以從事於旒戰觀則可借作此民而成

詩管見 卷七 燕羊

聖四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讀詩管見 卷七 節南山

平五

集傳赫赫顯盛貌師尹犬師尹氏也犬師三公尹氏蓋古甫之後具俱晚視惓惓卒終斬絕監視也節字之意蓋欲並見師尹之比於南山其赫赫者且能使幽王失其勢也下章同維石巖巖維為終義巖巖山絡石而嶸崎之貌也民具爾瞻謂民皆道蹤以目不言而怒之耳憂心如惓此家父自謂之詞惓从心體屬大火上而炎則本心之病狀故於憂者曰如惓惓而又不重明其所憂者事關國計必須正言直詞不避怨而作誦也他如隱微微議與戲談無以異其敢以國戲乎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既對國之先時言先如厲王奔錫國幾斬矣賴宣王中興以延之及茲而用尹氏是周之有國始而厲王末斬者既而幽王則卒斬矣何以言之凡君行則有守守曰監國昔厲王之奔錫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正如君行而有守以監國也其不至卒斬者正以此乃厲王猶能用周公召公而幽王獨

用尹氏尹氏能為周公召公之監國乎用尹氏是耶不監也國之卒斬可早決矣有國者其何以出此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薦瘳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愴莫懲嗟

集傳薦瘳通重也瘳病宏大懲創也

管見說文實富也从山从賈賈貨貝也南山有草木禽獸及寶藏之屬此其實矣猗音阿訝其多之詞上章維

石巖巖既喻師尹之勢位崇隆其赫赫如彼本章有實其猗又喻師尹之貨賄充溢其赫赫如此也不平謂何

言師尹之不可去猶南山之不可平王實為之民之具瞻者謂之何哉天方薦瘳喪亂宏多天之病民莫甚於

飢饉飢饉薦瘳即所謂薦瘳也野飢饉而死亡相踵是為其國死亡而盜賊繁興是為亂喪亂二字不平惟喪

詩管見卷七節南山

乃亂故亂稱災亂多凶亂事紀宏謂亂之地廣多謂亂之災衆也亂言無善言無德言云何死亦速

前叛襄厲王之衆而其諫之以此為無嘉耳憚傷也猶稱可為痛哭流涕之意懲者戒已往之禍嗟者憂方來

之禍也如厲王以國人叛襄出奔仇宜懲也而王莫之懲遂以不顧而用尹氏迄茲民言無嘉知國人之

叛襲又將作也夫可懲矣而王莫之懲者亦莫之嗟也豈不可為痛哭流涕也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集傳氏本均平毗輔弼也師衆也

管見氏與抵同尹氏大師周之氏係焉徐亦維之義故曰維其言氏者對首章斬宇生山周之氏固而國乃不

卒斬也何以維周之氏為其秉國之均者以大師而兼大司徒耳改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

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地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斯乃所謂秉國之均也四方是維此維字

作思維之維看如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川澤邱陵墳行原隰之名

物則四方無不在其經畫中此為維也天子正位玉國而四國都鄙制其畿疆而封溝之則是天子正位玉國而四

方環列以為之輔故言天子是毗毗以田比田之相比雖有分界而阡陌聯屬初不成為離析也毗之為輔

殆取此意與其又稱俾民不迷者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取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禮教統則民不惑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六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

刑教中則民不越八曰以普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

讀詩管見卷七節南山

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節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夫執有至於迷者哉若夫凶災時至大司徒更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

力五曰舍禁六曰去糶七曰普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凡以懼

萬民之為我師者於此不為之聚則旋見其空也乃今者天方薦瘳喪亂宏多其民不見弔於昊天矣而在尹

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其平時不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且勿其論也際茲不弔昊天以薦瘳

而降喪亂是實國有大荒而仍不欲一舉荒政以聚萬民則豈不使我師靡有子遺而空之耶國以民為本空

我師則周之氏絕欲期國不卒斬難矣以是還問之玉宜與不立辨者其能為尹氏強解也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集傳瑣瑣小貌膺厚也

管見弗躬不視之如一也弗親不視之如一家也... 是處庶民而庶民將弗信矣弗信者離心離德之謂弗... 問弗仕勿罔君子君子與下小人對稱指賢能之人說... 非謂王也賢而備咨訪為問能而任職守為仕罔與網... 同釋文取獸曰罔今文如系旁勿禁詞言王有君子而... 弗問弗仕獨聽尹氏之進用小人小人與君子不兩立... 必謀以罔盡之君子固躬親庶民以結其信者也有謀... 罔君子者而王不禁則君子之類滅矣國何以立乎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猶俗云樣兒耳夷陵替已喪亡未... 遂至此而大辱早定是謂式夷式已也蓋一觀於庶民... 弗信而昭然若揭矣豈不殆哉於斯時也惟是君子體... 國各有岌岌不能終日之意若小人之無良漠不關心

讀詩管見

卷七 節南山

平八

固無有見以為殆者瑣瑣姻亞則無膺仕此於小人中... 特舉尹氏所尤私暱者以告玉欲王之痛如擯斥以全... 君子也致儀禮疏曰男以昏時往女因以來為昏姻則... 知昏姻成其女之親屬通稱姻矣此特別之為姻亞則... 次也蓋指尹氏之內寵皆有父兄子弟攀援而來者言... 之膺本肉名禮註大變也說文無骨腊也骨腊肥美之意... 仕曰膺仕殆謂好官之多得錢者尹氏犬師前章言其... 秉國之均是以兼大司徒矣此復著其姻亞之皆膺仕則... 又必以犬師兼大宰也犬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 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食...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而尹氏皆專之故... 既使王之於君子弗問弗仕其心猶欲因而罔君子也... 至於所私暱之小人雖屬瑣瑣姻亞亦皆能以膺仕歸... 之矣嗟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彼膺膺仕者豈復一念... 庶民乎况乎不念王之庶民亦即於王之國漢不闕心

昊天不備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居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集傳鞠窮矣乘屈至也

管見備今催役於人而受直也卑陶謨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代天工則天也... 備也至幽王時而天之意始不欲其代之然為昊天... 不備矣不惠亦承不備說在舜典稱亮采惠疇傳云亮... 明采事惠順疇類也言明亮庶事以順成庶類也昊天... 不備則事理亂而物性亦違不又見為昊天不惠也哉

讀詩管見

卷七 節南山

平九

鞠訕大戾並歸尹氏以惡稱也爾雅釋言訕訟也此義... 得之以訕字從言从凶耳曰鞠訕蓋窮奇之別名鞠窮... 一義奇同奇衷之亦訓訕窮奇猶云至說也其用必徵... 於言之不祥而為鞠訕矣昔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其人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謬庸回臆讒... 菑惡以誣盛德此非鞠訕而何又大戾者亦穢視之別... 名也正韻樛音稠剛木也杜注春秋傳樛之樛音亦... 從之集詩樛木短出貌凡人負質不和柔者稱木強... 亦戾也至此於樛之剛木而短則人加終其能屈而... 獨成也戾於樛之剛木而短則人加終其能屈而... 其人不戾矣昔顏頊氏有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樛... 明德以亂天常此非大戾而何君子如居俾民心闕... 子如夷惡怒是違闕空也前子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謂室之中雷所開其上也納明者耳室有闕以納明... 他如魯靈之宅必亦有闕以納明也於民心言闕意美... 取諸淺氣云夷與前章夷字雖皆為平義而各有所指

彼以平見王國之陵替此以平見君子之徒之同誦誠也
也違者拂逆之謂蓋昊天降此鞠訥大戾之尹氏况使
君子弗問弗仕而尤欲罔之民心之惡怒甚矣心之惡
怒為天火之氣必以闕洩故今日者君子如得昭母全
身去而有所屈焉則俾民之惡怒稍抑而其心為有闕
矣猶不至違之以重其惡怒也然君子能得此於鞠訥
大戾之尹氏哉其勢必將罔君子而謀滅之也
也君子如其至是則於民之惡怒所蓄不俾其心有
闕而惟是拂逆以違之已耳夫惡怒之心亂心
也其可以終違乎尹氏不顧玉當怍然念之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東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集傳酒病曰醒卒終也

讀詩管見

卷七節南山

五千

管見前言不弔昊天承二章天方薦瘥喪亂宏多說此
言不弔昊天籠下文亂靡有定式月斯生說亂稱喪亂
者以亂始於喪故兼喪言之亂之既興則舍喪而單言
亂可矣亂生於天月亦生於天故借其象而稱式此式
字又如俗云照樣兒耳月有生亦有死其生自朔而弦
而望則增盛其死自望而弦而晦則遞減今亂之靡有
定者惟是式月斯生而不式月彼死則其薦瘥之由喪
以致亂宏者蓋宏多者蓋多其勢將何底極哉以是而
傷不弔於昊天其不弔為尤甚矣於斯時也以王用尹
氏而猶俾民不寧焉故家父念之有不禁憂心如醒者
不寧須對章末勞百姓看蓋有大興作以起徒役也如
是則直為亂民招羣聚以激以難堪之困憊而造大亂
矣在憂心者念民之不寧不敢舉首對之正明目而視
之夫安得不如醒耶誰東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外
王之用尹氏大師而兼人司徒者既並兼犬宰以幼小
人而盡去君子矣而其於人司空亦並兼之遂以勞百

姓而俾民不寧也凡國之勞百姓其與事任加大司空
學之而吾受其成是為秉國成矣政主也與左傳時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同所主為何主於作也
六司空不職專成亦不敢擅作當其作也夫非秉國成
者自為政以主之哉秉國成而不自為政則大司空將
為政而擅作矣如今之尹氏大師兼大司徒並兼大宰
又並兼大司空者值茲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之時其臣
姓萬不可勞而卒勞之以俾民不寧若此是豈無有秉
國成者乎而奈何不自為
政也此不得不為王咎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

管見四牡只作良馬替字看馬以牡為壯故稱牡又周
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以四詎故牡稱四牡而
後為良也項馬頸領者牽車之義四牡項領謂夫駕以
腹碾磨而行者有竿旁屬於項以爭之耳凡人之履以

讀詩管見

卷七節南山

五千

視為先易中履卦之言視履正以此彼四牡之項領為
偏不令其得以目視於是行物以蒙其目而瞻廢焉故
其行處感惟於一碾磨所現之地周環繞匝而巳此外
欲有所以遂足之能騁固靡有是所也我家父自我之
詞對人言不對彼四牡言其意以為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有廢其瞻而致感感靡所騁者度惟替而無目之人
似之我固雙眸炯炯四方在望能瞻也非替而無目也
而亦比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直廢其瞻以成感感靡
所騁焉其將何以自處哉按此為家父獨居憂亂坐立
不得安每有聲無庸其行次月之狀而又義不可去未
由遠適以避患全
邦故其詞如此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

京傳茂盛相醜醜也

管見方茂爾惡疾恨也茂與盛怒之盛同義相爾子
矣謂相爾於茂爾惡之時其狀有如予耳予以鈎致人
之命茂爾惡者其惡之加諸人若有所願得而甘心之盛
則直見以為予也可既夷既憚夷字對上茂字看茂盛
也自盛而衰其意亦為平故與前式夷如夷同用夷字
憚與惡相反此則惡之全釋也如相疇矣疇同制報也
就物之贈答言若國風木瓜篇必先有投而後有報則
知此取報義而曰如相疇者正欲著其先之方茂爾惡
相爾子矣非欲鈎致人之命獨從鈎致人之賂耳賂入
而既夷既憚當亦即如投則必報而有所以用其疇者
所疇為何若前章所稱職什是已由家文言此而尹
氏所由負南山維石巖巖之勢以成有猗其實之積者
其作為之情
狀蓋如繪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讀詩管見

卷七節南山

聖

管見此言不平謂不平其恥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
月斯生則是亂宜平而昊天不平也於時猶有俾民不
寧者焉王藉民以立可知民不寧而我王亦不寧矣為
今之詆但使昊天悔不平之禍頓使所降之鞠誥大戾
如尹氏者自是能懲其心而無或覆怨其正焉則我王
之不寧猶可致於安也乃茲取尹氏言之方茂爾惡相
爾子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其心之恃權躡貨曾不自
懲以易其非此固恃其大戾之性而難回也至於其人
為君子而正者尹氏則仇讎視之如有怨而未報然於
是必謀覆之不至罔君子以至於夷而不止此又復逞
其鞠誥之性以肆毒也尹氏若此彼昊天
之不寧惡乎而我王之不寧安所托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訛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集傳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躬訛化畜養也陳氏曰
尹氏屬戚而家父作誦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

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
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
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家父未必是一人也

管見字典云怨謗亦曰誦左傳襄四年臧純侵邾敗于
狐駘國人誦之又晉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
之亦怨辭也此言家父作誦正謂作怨詞以明犯覆怨
其正之尹氏耳故曰以究王訛王訛必鞠誥之別名王
尊無二上勢自此窮也亦鞠之義但用字不同而已究
極之也王誥之為鞠誥是窮其誥以至於極者其覆怨
亦誠可畏惟家父迫於憂心如慄不敢戲謔巧作誦
以發其誥之至極者而極之固挺然出其身以為尹氏
覆怨之歸也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此所謂式言所作之
誦揭其罪以宣於朝有如懸法象魏之為式云爾訛與
王風尚寐無叱之叱同覺狀也寐而覺有化之意故集
傳訓化爾爾尹氏也尹氏之不懲其心實為大戾家父

讀詩管見

卷七節南山

聖

作誦正為尹氏亦一懲之式也亦庶幾其大戾之執迷
不悟者得因是而或訛理則其心有覺固當知日前
之任其大戾以卒勞百姓者先宜急謀轉而畜萬邦矣
萬邦即百姓所在畜雖養義此特指息其勞以為養言
蓋當日之患莫甚於亂靡有定式月斯生猶復卒勞百
姓以俾之不寧也勞則民不寧畜則民寧以畜與勞作
反對字看乃見所云畜萬邦者其言
緊切於撥亂實得下手所務先云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瘁

集傳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
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曹氏粹中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障○呂氏祖謙曰凡霜者皆謂之詭言

管見謂以三月穀雨為斷霜之候至四月純陽為正不也且繁是由玉龍襲城陸遺勝國之刑殺多乖故曹氏曰天耳我心憂傷我即序所稱大夫者自指之詞庸中我守並同其心之憂傷則重以為民也故下云民之詭言亦孔之將夫詭言之罔上惑眾周禮有禁暴氏掌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故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八曰為邦誣也幽王之時有詭言與而懲之民之無辜被逮者至衆不得白其命皆送之詭言中以是為亦孔之將云將為送義孔之將言好送也凡人於其甚者多稱好又於其好者必作圈圈成為孔則可以孔之形見好之意矣念我獨兮憂心京京獨無子之名是惟孑然一身也而其憂心之在民則不可勝數

讀詩管見 卷七 五月 五十四

故曰京京凡民億億兆稱億十萬也十億口兆則百萬矣至於十兆曰京此以千萬計者又不獨曰京而曰京京則猶稱千萬萬云爾哀我小心癡憂以瘁小心於何見之言者心之聲也如六章所稱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教不辨其心之小可知然即繼之曰節疏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地蟻則大夫之以言遺惠亦與彼民之詭言者同即於幽囚死喪也此所為竊自哀其癡憂以瘁拜按癡為鼠病則以瘁為羊病亦可鼠病不出穴幽囚莫解之象羊病善敗羣死與相連之象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管見瘡雖訓病然謂父母生我而使之然則指其天性之所稟不能調劑以順時保身者為病也不自我先不

自後後謂父母之生我非其時而其俾我瘡者適以是病我瘡之實也好莠二字當讀斷皆借作善惡替字指人說按莠害穀為惡而穀有好名如大田稱既堅既好生民稱實堅實好其証已好為善故與莠對稱為善惡替字也然喻人之善惡而特取諸此者何以當時善惡混雜如穀之好而害於莠然此即憂心所由積也憂心積而瘡作必求所以解之由是於人之好者必言之自口以明其為好而後憂心為之一愈焉於人之莠者亦必言之自口以明其為莠而後憂心又為之一愈焉愈者病差之名愈猶云藉此言自口者以圖爽快爽快已爾不必其言之存益而惟其口之得伸夫非其天性之所謂我瘡者如是故亦自度其居今之時適令之心之難以告無罪也乃即不諱病而白於人曰是以有侮有侮如俗稱得罪人之謂

讀詩管見 卷七 五月 五十五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管見周禮疏無兄弟曰惇以此解末章惇獨之惇為正義此言憂心惇惇字疊用則其借義也須承前有侮說蓋其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者有存於今之心遂以成孤立無與之勢故先之憂心愈愈未使俾我瘡者遂後之憂心惇惇乃使念我獨者益危也夫今之人豈可侮哉有侮則為所侮者皆屬仇仇方共謀為虐焉以肆其毒矣故當憂心惇惇即亦念我無祿獨自度死期之將至也凡人以食生食即為祿無祿則食盡非死而何曲禮稱一死曰不祿其義當與此同又按此章念我無祿係大夫自指末章民今之無祿係大夫指此無祿即

不祿也大夫與民皆得通稱然則不獨厲之士矣民之無幸以下因白念而念民也并其臣僕其字指于字之并為王之臣僕則非實造說言之亂民比也以是足白其無幸已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也哉早夜自維獨驚心民今之無祿其將于何從祿也哉早夜自維獨驚心禍至之難測而惶怖以下之耳故有瞻鳥爰止于誰之屋之情焉按鳥一名老鴉其向人家啼者俗皆以為不祥也誰某稱當時以訛言成大禍及無辜故民瞻鳥爰止于誰之屋不必更聞其聲而凶已甚不必逐及吾廬而害孔偏有如此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讀詩管見

卷七 五月

至

傳中林林中也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上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也凡侯薪侯蒸侯本的名此作虛字用蓋以替俗語端之字也中林為薪蒸所自出瞻彼中林取薪蒸者必以薪行之其興言及此則何也亦謂民今方殆並以此言罹災固將同於中林之薪蒸有無大無小而皆歸於新列者此在無辜之民能無窮而望救於天也哉乃民之視天者不見為明明而見為夢夢則於民之殆曾不在其監觀中矣於是而訛言之誅之及民也其獄之成既克有定則其所欲加之罪固靡人弗勝者夫民實無辜惟其所定亦孰能勝而卒之皆誣服焉則以定者有不可動搖之意即使勝者有不能已於任受承格之情也嗟乎有天則有皇矣上帝之神也上帝胡以稱皇亦大其好生之意而皇之耳上帝好生必將憐殺有如伊之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人莫如之何獨不念有皇上

帝之憎之乎然則云然也當其有定早不復有上帝在其意中雖使其果憎之而不亦不畏也又况今之祝天夢夢者已不覺其天體之明明在上又安覺其有皇上帝之天神猶然赫赫在下也哉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不彼故老訊之占夢真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集傳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管見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此為王懲訛言者之心謂然也故下文即著其詞之甚恨者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山字從前章定字生出蓋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則獄成而案積如山矣乃定之者方謂山為統名卑者亦得稱

讀詩管見

卷七 五月

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

之第以山言猶猶卑而不足云也有積之至於為岡為陵而不能已者何以不能已以民之訛言有人敢於造作即有人敢於傳說寧能聽其流布而莫之懲乎自是盡法窮治其名而訊之者皆出尋常意許之外故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既死之稱彼老而死者苟欲召之猶將鈎致其魂况生者乎至其訊之也則又與占夢同是豈必果得其情哉凡一切子虛烏有之事實皆可以意斷之矣具曰予聖具成獄辭也既具而謬誇其召訊之能固自有自號神明而曰予聖者此於今茲之正殆其雄與雖然曰予聖者稱難不曰予聖者遠為之雌而遜於雄乎非也以其為厲而通觀之其皆為不祥之人則無可分別者如烏不祥而雌雄難辨人亦不復辨之蓋以其開口則為禍及人初未覺雌之與雄此中猶復有其奪不甚也則以鳥類一視之而已故曰誰知烏之雌雄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集傳句曲也

也○許氏慎曰躡小步也

管見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作者身為大夫固嘗存斯言以憂民亦即用是自憂也維號斯言維者由繹之義起下有倫有脊號者痛憂流涕之詞起下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耳周禮攷工記析幹必倫倫木理也於人身則筋脉之屬皆其倫矣脊為背間之管骨有倫有脊就言時說所以見其小心也凡言出於口必根於心心有筋為之系其脉起於心中上出於心是為倫又心之系屬於背正當背間與脊骨聯是為脊言者未出口先擊其心之筋脉於背而見為有倫有脊則其言皆出於小心也茲如大夫之有言謂天蓋高不

讀詩管見 卷七 正月

五九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用是自維斯言之自出亦誠有倫有脊以致其小心矣乃人之欲中傷大夫以報前之有侮者不指為小心而詆為肆志遂以斯言為民之訛言所以由以沸騰也謂王將懲民必並懲大夫於是亦在名詆之列而致癘憂以瘁之大患焉擬其肆毒之惡與虺蜴無以別而今之人實為之此所以言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劇自傷其小心而擢大患有不能已於號者虺蜴舊作兩物對舉非是虺蛇屬毒最烈場為蜴場似蛇有四足不整人非虺之匹也稱虺場者謂有蛇而毒烈如虺又有四足如虺耳為求其似則本草諸蛇中有稱千歲蝮者是已其狀似蝮而短頭尾一般大如搯衣襟俗名合木蛇有四脚形如蜥居樹上見人則跳來燕之蓋已還樹垂頭聽聞哭聲又或自作聲云斫木斫木故一名斫木蛇又名望板蹄皆言其中心死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管見瞻彼阪田有苑其特阪坡也苑草名備藥物為其根柔宛故以苑名本草有二種紫色者名紫苑白色者名白苑白苑一名女苑入藥以紫苑為良凡人之患者以特種見秦風黃鳥篇此言有苑其特特之挺出乃卓然丈夫之意則不得比於別號以女苑之為白苑矣故有苑而以其特表之初不必名稱紫苑而其是紫非白可知且有苑其特須看實阪田之田字乃得下落蓋言苑者謂其生於漢中房陵山谷此固阪田所在也於阪而繫以田必由人墾阪地之宜苑者種之以取其材故爾苑自生於阪或良不良相雜以田種者無不擇其良也此所以稱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與按有苑其特之為紫苑斗門方謂之返魂草有輕暖風痺不通欲死者用返

讀詩管見 卷七 正月

五九

晚草根一莖洗淨納入喉中待取惡涎出即瘥神效其治法蓋傳之自古者然病苟不投非藥所能為也如下文稱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即指瘥瘥之甚而難解者言之抗當與抗同義以手捉持人之喉而致其命也病瘥瘥則是天之抗之矣凡用抗者人有不克天無不克而至言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則瘥瘥之不遂欲死雖復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固不得待之為返魂草而冀幸更生矣按以上四句蓋作者借喻已之以此言得罪不復能辨其誣而壓抑以至死耳故下文更正言以申之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即下章所謂今茲之正是已蓋獄吏也則為刑書之成法執拘於其仇不一人曰仇仇以為國有刑書之成法則彼云民之說言寧莫之懲有可引據固不容藉從末減至於我馬則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存惟恐其比照輕而核議緩者而求而得之亦復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也豈容有

所剖分也哉其尤可哀者今人之為地場以肆毒於我
皆曰怨我昔之有侮遂相與為我仇仇也仇仇之口出
節惡言其孰能堪之勢必有待於質証者然我之仇仇
皆欲所視與親睦也惡肯明其告許之証而執之乎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舍兩造而憑一面欲解免而未由
索差乎此是計及於頓擧焚燬不可救藥之時其致傷
歟瞻彼阪田有竟其牲天之
願我如不我克者何以異焉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

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如威之

集傳宗周鎬京也褒如幽

王之嬖妾褒國女如姓也

管見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憂宗周之將廢也其憂不可
解曰結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

讀詩管見

卷七

六月

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正士師之屬
此章正字當從之屬謂厲鬼也左傳昭七年子產云鬼
有所歸乃不為厲是足証也當時記言之嚴其正之聽
之者一皆如鬼之為厲則斯民必無倖也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縱火以焚為燎更有風自中鼓之為揚方揚則
其燎彌壯非把水所能救也何以滅乎赫赫宗周褒如
威之宗周為帝京為天室王靈布昭莫不震疊其赫赫
蓋如此威無以旁乃心化物之名非若滅步以之為
以水尅火也須辨之又按上言燎之方揚燎象幽王之
威虐揚象褒如之煽動也正為王用王為褒如用則其
燎之方揚之不可滅直若使赫赫宗周以一炷為焦土
者褒如固其造禍之首矣但此章指出褒如似於以上
各章不見對針因竊思民之所謂託言者必實指王發
褒如為詞也在宣王之時已有童女語曰靡盬箕服實
亡周國則當褒如入幽王宮中而王嬖之其民之託言
雖不開於後世大抵崇先代之謠為本而又加甚耳以

故王憤極而使其止為厲以懲之褒如則時時陰激怒
王以成廢之方揚之擊遂使其民之無辜而就死地有
共悲其亦
孔之將焉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

爾載將伯助予

集傳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

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重也將請也

管見前章言赫赫宗周褒如威之則其勢必將遷成周
矣然觀於後之平王東遷先由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
將兵救周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即申國共立之元年遷
都於東都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則謀遷亦非無所倚
藉者故此及下章其借平行立議蓋謂幽王之不保宗
周並無所倚藉以遷成周也終其永懷終謂宗周既威

讀詩管見

卷七

五月

之後永指道之長言永懷者以宗周無所容身乃謂出
就長道以遷而之他地也又寤陰雨又字頂上永字詭永
則不能即達而陰雨不時必有以寤之行路之難此
皆其所以固永懷者然不念及到此乎其車既載乃棄
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此又設言途中之人其土以
有故去其車出而僕之將車者不堪於陰雨之窘乃
有意覆車之所載而棄其主於路以去蓋如此輔支車
木車停則用之今單輪而入較者類然夫車以僕將則
其輔亦屬於僕棄爾輔者以不能屢顧爾僕而僕棄之
也棄輔則車之窘於陰雨傾軛不能立以是而輸爾載
是為載輸爾載非行輸爾載也行輸爾載猶踏於陰
雨未當行時而載輸爾載則非僕之有意覆車而棄其
輔不且此且玩下將伯助予亦由僕輸爾載而遂逃
去故爾凡兄之長者為伯將伯助予此情急而呼不知
誰呼伯而將之能必應予而助之乎就令來改其棄輔

無從更得既欲復其載於車而不可又況載輸爾載者必致折傷其輻而寧發也僕亡而車又發其何以行之哉夫不獲已而播遷雖人君不免以幽工之無所倚藉一旦欲去宗周而遷成周當其窘於陰和勢必有如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者攻其後犬戎難作殺幽王於驪山下蓋取周寶路而去王至於驪山始以驛難而出走也周之寶路王行豈不收為輪重以隨乎遠犬戎至而幽王授首其所有亦盡奪之若正以幽王實同於行客之以車遷爾喪其僕與僕覆車亡豈以覆亦廢遂獨守其所輸之載於陰雨中盜來有隳其惟所欲為已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讀詩管見 卷七 正月 三

管傳 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管見 按無棄爾輔已承前章其車既載乃棄爾輔作轉語然又不直接不輸爾載而曰員于爾輻者欲極透下文終踰絕險之意耳員與圓同輻居輪內以持輪員象也無棄爾輔則不至以輪之傾折傷其輻是足保輻之分布而成員者使無一缺也故曰員于爾輻舊以員訓蓋似太渾屢顧爾僕顧者視其所苦而憐恤之也言屢則復頻仍無少間矣主屢顧僕僕亦屢顧主是踐蹇於陰雨其車之既載者豈肯棄爾輔以載輸爾載乎不惟此也無棄爾輔車因以立既知不輸爾載矣至於無棄爾輔即已員于爾輻則車仍得因以行也有可決其終踰絕險者絕險當指途中忠盜言蓋陰雨為行客所不利而寇賊奸宄實利之固將伺其窘以謀殺遊人于貨也念此可不謂絕險哉踰過也始窘於陰雨恐因之忽與盜遇遂不能喻此絕險矣而乃終得踰焉則以安

顧爾僕而得僕之力其無棄爾輔有以員于爾輻者固能得幽王之心亦能取是而意之乎意者預度於先事也播遷為人君所不免以深居之時意之知老於行客者主僕相依則當不獲已而播遷其君臣同患以濟於難難之道倉卒中猶能辨也會是不意是將一步不可行矣又豈待後之坐困於驪山下而後知其無所逃哉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管傳 沼池也炤明易見也
管見 魚陰類喻憂如也處幽玉宮中此為在沼之象又幽王方嬖之則憂如樂矣而曰亦匪克樂者魚之在沼不可謂藏身之固也故以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申之厥後犬戎難作殺幽王於驪山下並廢棄如驪山行在之宮中亦一沼耳犬戎來索而棄如之為魚其將安所逃哉然憂如初不自度其所終也方肆其陰性之好殺者以使王為虐於其國焉於是今茲之正既陽順王旨即又陰以悅於衰如則見其相與為虐皆如鬼之厲以羣聚國中其見而憂心者直覺此身舍人世而心幽冥之界無復有天日之聞其膏聞沉弱也國之為虐境象至此亦何慘乎亦何慘乎故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讀詩管見 卷七 正月 三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昏見昏如孔云儀禮疏男以昏時往而女因以來是昏
以洽比其鄰者必正當昏姻之時故其鄰以昏姻而歸
之好語凡其而云皆可作周以成刑以是為孔云耳
我獨兮憂心慙慙獨即無子之名慙慙則其憂心所
有迫急難緩之情也以為昏姻之孔云者何誠善頌
禱大抵必主有子為詞然今以念國之為虐者轉而自
念我固無子而獨矣止此子然一身而不勝其苦於虐
我之憂心從此作一歸結之路不望苟延但求速斃方
不禁其懇懇待命之至焉於此而猶幸有子復憶彼昏
姻之孔云者為
入耳之談乎

此彼彼有屋 藪藪方有穀 民今之無祿 天是
稼 畀美富人 哀此惇獨

讀詩管見 卷七 正月

管見此人為他蓋男子之無名者此此請一聽乞兒也
彼皆無家而今乃有屋何自來哉藪藪茹之總稱藪
藪謂一班賣菜傭也是皆無田而今乃有穀藪之何自
來哉蓋以國中無賴之徒有藉為今茲之正之帶役者
當說言獄起遂於召訊之時各以威力脅民而致其
有故至此也民今之無祿天是稼此正指說言之獄
言之天當讀上聲同殊短折也稼為擊義為斃刑取象
耳以為民今之無祿並以無辜就死其視天降大札以
天民何以異乎然天以札而令則是稼是不天於天
之疾疫流行而天於人之考掠深酷也彼此此藪藪者
皆承其正之為厲以用稼稼之所及夫亦孰不可哀
其間有富人焉有惇獨焉富人竭財以相賄焉能
其家以充此此者之屋能售其田以供藪藪者之穀亦
未嘗不稍受其毫末之酬報矣至於惇獨之民身以
初無長物則舉性命之不可知者授之而止取而切
豈不可矣富人哀此惇獨也哉玉倚畀嘉也字以可而

有嘉善善差好之名又按傳獨並稱謂以惇成其獨也
獨而不惇則仍有兄弟在己雖無子亦得繼以兄弟之
子不為獨也
故獨曰惇獨

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 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

而微 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集傳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
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
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
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一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
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先都盡

讀詩管見 卷七 十月之交

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各十五日
日月相離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
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
日而日為之食微虧也
管見十月之交交字內便包有九月在朔日辛卯日有
食之有當讀去聲同又謂九月日已食之十月日又食
之也亦孔之醜醜之為言不臧也如二章稱日月皆凶
不用其行者其應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焉此其不臧
甚矣以是為醜可謂亦孔之醜乎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即承上日有食之說彼月揜矣十月而指前九月
其月之日既以食而微矣未幾而及此日也日者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也而其日之日又以食而微焉日食疊
見則其他災異亦因之如三章稱耀耀震電不寧不命
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其降為下民
之孽若懼其甚矣懼甚則哀亦甚此所以言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與按詩詞每以孔字替俗語好字解見前篇

孔之醜德云好醜孔之哀猶云好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讀詩管見卷七十月之交
諸人亦誠無一良矣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王之見侵於
豔妻者固至此王為日象其豔妻並后為月象以此微
精月侵日而為日食幾何不使食時之日月固有告凶
不用其行者哉彼月而食則維其常篇中維字並作係
字看彼月九月也其食為用其行行之度有常當食而
食無所為不臧也此日而食則屬十月之朔日非同彼
月而食之為用其行矣不用其行非常也不當食而食
也其不臧固無所試就其不臧言之苟非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其于何而有是不臧乎臧為善不臧為醜天下
之大勢莫曉於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也所謂亦孔之醜
也

燬燬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為岸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

集傳燬燬電光貌震雷也山頂曰冢

管見燬燬獨形容電光則其稱不寧不令者正申上震
字震為雷雷不收聲是不寧也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
聲以十月而雷不寧非不令而何按燬燬震電不寧不
令此地或不下降而為是欲動之微耳故下文百川沸
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四句皆實地勢
騰山冢謂危巖之屹立於高岸者其崇積為萃其傾圮
為崩峯崩則山冢之形勢全頽乃填深谷而阻塞以
為崩地動之狀若斯在今此下民之莫逃於沉沒覆壓
者其憚殆不可言而豈不為亦孔之哀乎所尤可哀者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固由今之人若皇父革實以不良
召茲災異也其貽患於下民亦已憚矣雖然苟念其憚
而還自懲焉安知天心之不悔禍而憚亦稍舒哉乃其

讀詩管見

卷七十月之交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
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
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
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也

讀詩管見

卷七 十月之交

六

集說孔氏穎達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其香聚厥
 為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皇氏
 伯怨王則周之卿士為都官總六卿秉政此詩以
 証也按皇父之為卿士也如六章稱揮三有事官侯多
 藏則六卿與其屬之進身大抵可知夫六卿首承軍即
 次司徒二者職為最要彼當維司徒豈知所謂軍邦教
 勳五典擾萬民乎徒以其為九州貢賦之總會足以
 執權耳至於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班在司徒上
 非其人不能也時則冢宰與香之任司徒者相伯
 仲亦獨利其八柄之馭羣臣有以操其爵祿廢置生祇
 予奪而已他如仲允膳夫以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日
 近正此實屬於冢宰家伯其即寄之耳即以向王意旨
 與若內史為中大夫雖本宗伯之屬而其掌王八柄之

尤家伯之所藉以握樞於中禁者也別有馮馬屬之真
 官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頗辨
 四時之居治此其職矣至師氏之見於周官者掌以徽
 詔王以德行教國子居路寢門之左王聽治則從此於
 馮馬之後叙之似不倫按周書立政以虎賁與馮馬聯
 稱虎賁氏亦勇官之屬領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則謂之師氏也可夫馮馬及虎賁氏之為師氏
 皆侍御之官王出則從之當其仲允膳夫聚子內史王
 之起居及將發號施令自皇父若香若家伯無不聞者
 一念及於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
 而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
 官無成存聞於王者矣以此言之謂非不用其良而能
 用不良乎然皇父者何以得為卿士皇父之為卿士者
 又何以遂使香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馮馬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

讀詩管見

卷七 十月之交

六

方處者王莫能自為政而廢奴為政即其見為四國
 政焉以是而不用其良耳夫衰奴本妾而王嬖之
 以豔稱豔妻欲著其並后也嬖為以風揚火之名謂
 如欲去所憚而令王怒者如此方處二字殆暗指此
 為辭方則不員處則不動非柱石而何有人而然此王
 之老而王藉以守者然衰奴為豔妻其心方謀黜申后
 而廢太子則有方處如柱石為王老而守王者皆其所
 憎也憎之故煽王而令王怒以去之此諷口露骨之所
 以不召而來亦投之即入也皇父豈以工諷得為卿士
 者自是而香與家伯而下並以不良爭後皇父而陰附
 於衰奴則其廉不用者殆皆以多藏
 進身又皆以諂口尊香國位者與

也汗停水也菜草穢也戕害也
 管見抑此皇父豈曰不時抑按也就其實處而揣摩云
 爾時字殆借陽鳥之以時來居以時去其居為義也蓋
 皇父以天變頌仍地動甚竊知宗周將亡遂有作部于
 向之意則是日前所托特如寄耳此其遠志全身而早
 為之所豈曰不時乎似其恃強燕飛然操非其有以
 自益者殊可怪也於時作者序稱為大夫而亦不免故
 下文明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
 戕禮則然矣六句皆自道其身之被脅不即以香皇父
 之橫恣若此三我字屬大夫自指我作謂迫之舍其牆
 屋與田以遷而之也七徹與徹席徹縣之義同就牆屋
 言之則皇父欲廣其第宅而移此置彼耳牆屋既徹因
 之復棄田以為園於是下者卒汙高者卒萊而皆自
 所不顧矣按大夫之有牆屋與田蓋本以向為之家者
 緣皇父作部十向而遂令之任不更即之謀焉大夫當

此其能以無言乎而皇父則曰以予之力苟欲戡人則將使之身命不保也又何論屋與田之足云哉今若不與田之區區者界予而止是子之用禮則然矣如以禮處人而人不知子轉而用其人其能堪之否耶嗟乎以此言脅大夫其於民又何如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置侯多藏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集傳孔甚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

置信藏蓄也徂往也管見孔好意聖者先見如神也孔聖猶俗云好神見耳夫宗周將亡而仍未亡也乃皇父之知時者特預謀一

讀詩管見

卷七十月之交

下

藏身之地以作都于向可不謂孔聖乎擇三有事置侯多藏此皇父之在王朝言非自擇其都之地也按周書立政篇以常伯常任準人為三事其在位者以三宅稱其待次補三宅者以三復稱然則擇三有事謂先擇其後以備宅之用耳置侯字用者常語真的字者置為信義故得皆真字侯為射實故得替的宇擇三有事必欲其真的也而皇父之欲其真的者則獨於多藏加之意焉於是王之有老居三事有年皆儼然作柱石之方處以守王者由皇父得為卿士而成豔妻嬭方處之謀則皆不欲令在王而期以所擇多藏之人為之代此所以言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也慙當讀上聲同慙慙與傲通戒也致慙字从執說文犬張斷怒也此亦有警之狀則从執加心以為人之能戒可矣宗周莫重於王宗周之將亡莫危於王之無守皇父曾不怵然動心以察新造懸責任以專重賄故其日有尊尊惟是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博收多藏者之積以轉遷於秋室已也書卓尚設云慙遺有無化居注居積貨也此居字同皇父作都于向豈得不以居徂向哉向在東都非車馬不行於有車馬者而必擇之以所居之物重則其用以徂之車馬不得輕也固宜不惟其有而必加擇矣

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訾訾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集傳訾訾衆多貌孽災害也

管見龜勉從事不敢告勞須貼三事之老說其老位三事故各後其事也至於龜勉不敢告勞是則雖老不衰並矢志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守王矣無罪無辜讒口訾訾罪辜一義但罪歸自人辜負諸已耳以王之老

讀詩管見

卷七十月之交

上

而龜勉從事不敢告勞此終未獲效功績於王亦何緣得加罪辜於老哉乃讓口之訾訾無罪而為之罪無辜而為之辜總以成皇父之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而後已焉故今者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既徵變於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矣因之而燿燿震電不寧不令遂至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其中沉沒覆壓之愴有實見為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者夫孰不謂孽之降自天乎然匪降自天也以為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而已說文噂聚語也此多口之狀其多口之沓來為噂沓沓從水而訓合訓重水沓至貌也背憎帶褒如之為豔妻嬭方處言褒如居王之後宮據王臣之面王者指之王之背則褒如也所憎為何若王老之位三事而方處者是已其煽之亦以其憎之也有褒如之背憎因而皇父之徒之而譴者其口訾訾皆導沓於王前以與王後之背憎者為之表裏故著其噂沓之非無因而曰噂沓背憎乎職主也競爭也主於爭者觀於射與博亦不計矣

彼人之導皆以附背憎其用諱而逞其口黨黨中有
就之象蓋各欲如射之務中博奕之務勝然與何不使
方慶之若造無一遺耶以此言之彼四國無不不用其
良由若而人也豈得謂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不由若而
人哉又豈得謂燬燬震電不寧不令以至百川沸騰山
冢岸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由若而人哉則信乎下
民之導匪降自天也特
無如人之莫之懲何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
逸。

管見我里大夫指宗周僚友之居同街巷者言此為最
逸矣乃忽見其悠然而遠則何也由章末稱我友自逸
語詩管見卷七十月之交 七三

誰之逸與左傳馬逸不能止及乃逸楚囚之逸同謂奔
心也先為我里而今皆脫身遠去以此故悠悠耳孔好
意海之為病屬衰心言亦孔之瘁蓋直斥其好喪心也
按此云我里下又云我友則其人不與皇父為黨可知
其並為大夫不務塞塞同患惟以悠悠逃死皆無與也
以為亦孔之瘁亦復可說之辭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所
於幸為羨其處為居居宗周而值日食震電之餘則之
地動遂至百川沸騰山冢岸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
惟此四方有地不動而得安其居者不可羨乎乃大夫
以宗周故獨居宗周是為不顧其身而居憂矣又何計
夫四方有羨之果否耶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民之逸
正同四方有羨之相率而散於四方也休者去宮之詞
大夫非民之比若縮綬於安常而掛冠於急難此猶使
有人心也哉故居憂之時非不自危要獨矢志於守宮
以守王而不散休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言
公之逸者豈惟民與我出之同際固我友也而其悠

悠者民逸而其友亦逸其孰使之逸乎善自逸也自逸
為何亦謂四方有羨其居憂為不知耳然人之禍福死
生有天命在天命之杳冥雖竭聰明工術數以測之終
莫由洞達其本末以至於徹也天命不徹大孰知憂之
所往逸者果能避患而居者必終罹害乎故我之守宮
以守王而不敢休其永此居憂之意者終不敢傲我友
之自逸也獨委身
以聽天命而已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官之長為正周禮八職一曰正二曰師而師以師名
則亦可以正名矣而有正而謂之無紀不雨也如首節
稱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下文即以降喪饑饉繫於其意
正為雨之不降云然耳故序詞備用變例特取其發端
之意以名篇而
曰雨無正也

讀詩管見卷七雨無正 七三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
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

管見天曰昊天爾雅注言其氣皓也詩又冠以浩浩
字者浩浩為大水貌瞻仰昊天而境象若此則必其心
目間特注意於雨故爾德澤也即指雨言雨有正其
於行雨者其行宜周徧廣濶故用駿字以著其大又即
於大之中寓有行之義馬不駿其德此語昊天亦即
為大澤而其正不行也序稱雨無正者以此雨無正則
旱魃為虐夫非天篤降喪而使飢饉薦臻乎降喪饑饉
四國之死亡者已多而其時又有戎馬乘饑饉以為寇
賊肆行劫殺直若取薪蒸之有事於斬伐然此則天之
降喪饑饉猶恐其未盡喪也更假手於戎之斬伐四國

而盡喪之矣夫天曰昊天亦曰昊天蓋以其能仁覆罔
下也乃值茲饑饉之交加以戎之斬伐而天怒亦盛矣
心不悔卒未見有仁覆罔下之意此所以既傷浩浩矣
天不駭其德而又重有傷於昊天疾威弗慮弗圖也與
天以兩為德即以為威駭狀德之大行疾則著其威
之迅發也然則疾威之云蓋蒙聖取義耳天怒豈不
盛哉凡人之盛怒者當其心悔則慮與圖生焉以足入
之疾威而慨然覺其弗慮弗圖則天心之未嘗有悔可知
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此正見其
弗慮弗圖也蓋慮則知焉而明則處焉而當今觀於
昊天疾威於彼之有罪與此之無罪冒不加察非弗慮
而何於彼有罪之伏其辜與此無罪之淪胥以鋪亦卒
不相易非弗圖而何舍音捨義與俗稱擄開同所謂彼
有罪者暗指凡百君子言即其不戢于天而罪莫大矣
代者隱而不發之謂此無罪為四國之民訴也淪為水
之旋流其轉如輪凡遂梗之屬漂者至此皆沒故淪有

讀詩管見

卷上 兩無正

七五

沒義此於人之遭溺似之胥訓相太渾致滑字从胥亦
音胥主醜酒說其器為木酢泆之出其汁務盡故胥有
書義此又於人之被壓似之淪胥為溺與壓之狀若如
前篇言百川沸騰山冢岸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其
死於溺與壓者不可以人數悉指而其狀為淪胥以鋪
也茲之降喪饑饉軼代四國亦猶是已嗟乎此四國之
民固無罪也乃獨見其淪胥以鋪若是彼凡百君子之
有罪者奈何舍之而使伏其辜以終也哉以為是天疾
威弗慮弗圖亦
誠弗慮弗圖矣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
臧覆出為惡

集傳宗於始正長
也或善覆反也

管見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曰周宗者不較正言至也而
為止戾之處凡詩中稱戾止者皆訓至止二字聯為一
義此又作倒用稱止戾則止自止戾自戾也按以上兩
句乃言正大夫之離居者其心謂然耳以為今之降喪
饑饉新伐四國天不祐周國將滅其宗而易然也我苟
不早為之而周宗既滅則非其宗而為正大夫者欲仍
其居於周而靡所止欲別求居以去周而亦靡所矣存
從之俱滅而已噫正大夫之心謂然夫安得不棄其未
滅而離居也哉正大夫者殆即前篇卿士之別名周以
卿士為都宮經六官之事六官卿各一人即上大夫也
卿亦得通稱大夫則卿士之為都宮卿凡為大夫者之
所取正矣以是別名正大大夫云正大大夫為卿士則正
夫之離居者必指皇父以皇父固作都于向也向在東
都與玉都離皇父前既作之後遂居之蓋以稱病乞假

讀詩管見

卷上 兩無正

七五

去耳莫知我勸我屬作者自指勸以貴貨也於義為借
合力字言之則勸為借力之詞其稱莫知我勸者謂不
知我所借力之人之為誰也故下文更按其狀而數之
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
覆出為惡三事見周書立政篇其名則常伯常任準
蓋六卿之兼官也卿本上大夫兼三事則稱三事大夫
夫亦有以別於中下大夫而為正大夫之貳矣然當時
之擇三有事者侯多歲此不得望其失心匪懈以事一
人也則見其莫肯夙夜者將踵正大夫之跡雖仍未嘗
離居而猶之離居有如此禮記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
侯祿也外諸侯視伯大夫視子男耳據此則正大夫之貳
祿視公侯視伯大夫視子男耳據此則正大夫之貳
有三事大夫並為卿固天子之縣內諸侯也稱邦君
邦君諸侯外諸侯也自外至而見王朝見曰朝夕見曰
朝夕與朝汝音義通當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之時猶
類知君諸侯之身在外者其心固不在王室也乃有時

入觀一似將不令其反... 見其莫肯朝夕... 猶懼不得離居... 衆陶謨稱俊父... 為惡出字內也... 朝夕春既入焉... 布嘉德於民也... 將於饑饉斬伐... 以思今之凡百... 為我勤哉忽忽... 忽忽莫知有不... 勝四顧而心傷者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集傳辟法臻至也

讀詩管見

卷七

五

管見如何昊天問其所以含有罪也... 辟見周禮秋官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賢之辟... 其辟皆待議故辟曰辟言夫辟言之行雖復原情豈當廢法哉乃今有有罪而貴者若正大夫若三事大夫若邦君諸侯皆當議辟而其言未聞是則辟言雖有議貴之辟亦涉於虛而不信矣辟言不信則見罪人之不得直若彼離居者與夫莫肯夙夜朝夕者並以通亡匿跡繼其奪其究竟之地也故繼之曰如彼行邁則靡所臻雖然辟為邦濼實為天討邦濼濼而天討濼不行乎凡百君子皆有罪者也念現在之疾威終姑舍之此不可以私意強解計向後之疾威終姑舍之此正當以心謹備也故其言各敬爾身者特為危詞以生其悚惕焉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相畏者以人畏人也如秋官司寇以八辟麗邦濼附刑罰其人亦在凡百君子之中焉

百君子實畏之是相畏也... 相畏固然矣然猶有天在胡以庶曰式威覆出為惡其因司寇失職而不相畏者亦遂不畏于天也哉作者詰之以此彼凡百君子之有身誠不知其何以自處而泰然乃爾也

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集傳戒兵勢御近侍也憺憺憂貌瘁病也

管見戒冠名即首章所稱斬伐四國者也... 於饑饉故前則先言饑饉後言斬伐至我之既成斬伐之禍尤烈於饑饉之成饑也故此章言之又以戒成先以饑成後與前不同退為數從滅之義戒成則相聚為

讀詩管見

卷七

五

羣暴掠者所在遠起是云不退遂為物生出之義饑成則不樂有子孕育者一時歇絕是云不遂耳曾我替御憺憺日瘁曾當訓未左傳云曾臣彪將率諸侯而討焉注曾臣猶未臣此詩曾字同又周禮天官之屬有內宰掌宮禁之事下大夫為之今作者自稱替御序則目之為大夫知其心必內宰也憺憺色之哀感特甚矣至曰是而日瘁則其形又復毀瘠異常此惟有大故而痛不欲生則然夫何替御之憂傷乃至斯極哉亦以戒成不遂饑成不遂其罪皆在凡百君子之不式威而為惡也獨無如王之莫肯用訊何耳訊者鞫問有罪之名莫肯用訊故議辟有成法時則辟言不信以致彼有罪者未嘗無定居時則如彼行邁則辟言不信以致彼有罪者未則退二句見王之於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所由來蓋以此何謂聽言為其自偵候來也如小弁稱耳屬于垣是已故與譖言對舉譖言也公羊傳注云如其事曰譖加誣曰譖聽言則答者然其所聽之事而答之譖言則退

者撥其所語之人而證之也如是則王之是非非子奪畫
顧倒於聽言語言中無罪者莫肯用察而有罪者遂莫
肯用訊矣其如王何哉彼替御日侍王所
而獨抱憂傷固亦必有至於惛惛日瘁者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胥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集傳出出之也
瘁瘁寄可也

管見哀哉不能言為同官諫其隱而哀之也於時王於
聽言則答語言則退屬在王臣有欲援辟言以訊有罪
者王必及罪之故知人之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也出讀去聲其義即與去同維思也瘁者皮肉乾而骨
露之狀匪舌是出是視其舌而尚存矣而乃不能言者
蓋自維厥躬一或以言被禍繼令不死亦不勝其瘁也

讀詩管見

卷七 兩魚正

夫

因是斂舌而以不能言終下胥矣能言胥為予詞故王
篇曰嘉所謂能言非指下胥言說以為今於不能言之
中而忽有一能言者出焉予心嘉之亦竊許其胥矣但
通日者惟是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也能言而非巧言如
流之言其何以俾躬處休而得免於瘁哉由是以思彼
不能言者之維躬是瘁亦誠有此災患而非過慮也夫
安得不諒其隱而哀之巧言謂以聽言諂言入者皆
行之以巧也如流肖其阿順云爾按玉篇謂水岸為阿
說文云順从也會意川流也水之流惟阿是順則人之
阿順可以如流肖之又按說文言休在木淑人倚木則
休爾雅庇蔭曰休會止木庇息
意其說並於躬之處休為切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
云可使怨及朋友

集傳于仕
殆危也

管見維亦思也維曰與孟子之稱其心曰同于仕出而
仕也孔棘且殆指當時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言孔為
好詞好為訝其多之詞棘木名周之外朝左棘孤卿
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可不謂孔棘乎斯
亦足徵仕者之多矣但仕者雖多而皆無救於國之我
成不遂饑成不遂則殆甚也孔棘且殆是崇班無一社
稷之臣又何羨乎立人之朝而維曰于仕哉按此章首
稱維曰于仕則必未仕而為民者也以民而致之於外
朝以詢國危故致嘆於孔棘且殆然詢之而已其民卒
不能北面陳詞以東輔志而樊謀焉此所以言云不可
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也攷周禮小司寇
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其位
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而羣臣西而羣吏東面小
司寇擯以敘進而尚焉以衆輔志而弊謀然則幽王之

讀詩管見

卷七 兩魚正

夫

時仍聽小司寇得舉是職庶幾其率籲以盡所欲言
乎乃其忌諱之甚則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使任用
也彼所使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其因正大夫離居而
皆莫肯夙夜朝夕者庶曰式滅覆出為惡此其不可使
明矣然國之辭言不信固由王於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而然王不訊而民乃訊之乎云不可使坐以謗訊可也
有必得罪于天子者雖然畏得罪于天子遂將貢楮于
天子與有所萬難阿順故復為之轉計曰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怨謂為惡者之作讎也怨及於民而以民自言
其屬吾儕小人則指為朋友可矣凡調人和難從父兄
弟之讎不同國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則令其讎從父兄
今怨及朋友者為君子下不敢言復讎上亦無而事於
辟讎則是我與朋友獨隱忍以成王之莫肯用訊俾我
無得罪于天子已耳若夫等為惡於式滅而亦云可使
夫豈慮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者之少哉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

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管見外朝之制左右各九棘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東庶在其後上章言棘不及槐者以幽王時之三公獨一正大夫其三公大夫又非所為三公也故正大夫離居而三公之位遂虛謂爾遷于王都謂作者傳以語也爾指正大夫遷于王都初不必果能供職亦聊以示不忘王耳曰予未有室家正大夫之難其遷者云然則其詞避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鼠穴獸善竊且畏人持兩端一前一却正大夫之離居其狀類此故有感於鼠而思之因鼠思而泣血哀王都也禮記注云無彘有淚若血出之不由聲曰泣血哀王都也禮記注云無彘有淚若血有無言不疾者矣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此因曰予未有室家之述詞而轉詰之也所謂疾言者即此按前篇

讀詩管見

卷七 兩無正

十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之五章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衛我牆屋田卒汗黍言皇父之作都于向即作室于向也合此篇而通觀之前若其離居而復詰其作室兩兩對針則正大夫之為皇父無可疑者

管見按小雅大雅之名篇自一字始至二字三字四字止小旻小宛小弁小雅除小字則皆以一字名篇者旻明字大雅同用故旻曰小旻明曰小旻欲其與大雅之名篇者如絲如板如蕩如柳與宛同故於小雅稱小宛小弁即以見絲與板蕩柳之在大雅者皆為大也其他名篇或二字或三四字以一字為例可矣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罔

集傳敷布沮止臧善覆反罔病也

管見爾雅秋為旻天釋名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疾威解見前篇即迅雷替字迅雷為天之怒象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則無所為疾威也以此見為仁覆閔下而謂之旻天耶夫秋為旻天雷收聲我乃復見其疾威之敷于下土則何也其意蓋謂當時之戎威不從所以軼伐四國者方為回遘之勢而未嘗稍沮存如此謀猶回遘謀退戎也退戎必以兵前采芒稱克壯其猶鄭箋以猶為兵謀再証之大雅常武為其稱王猶允塞亦指平徐方言則古人特於兵謀謂之猶也曰謀猶明所謀為兵謀云爾回遘本迅雷之狀此特借之以喻戎也按雷一作雷象回轉形通從喬類篇喬驚遠貌又從疾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遠貌有迅之意且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也言所歷盡曲折也通音同歷當亦即與歷義通夫戎成不退直使四圍見有回遘之勢焉此所以作為旻天之疾威以繫于下土也彼謀猶者因回遘而謀猶戎之回遘勢甚壯將藉謀猶而沮之使退其以何日斯沮乎是急賴有謀之臧者而王實從之也乃謀猶之諫有臧亦有不臧蓋臧者能沮其回遘而戎退不臧者不能沮其回遘而戎不退也而王則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是王固震懼於戎之回遘而存不臧暴虎從不臧覆用之懼也雖謀猶亦何裨哉故曰我視謀猶亦孔之罔我屬作者自指下章同罔訓病非果病也謂其自處於沮有如病耳夫謀為謀猶必使王赫斯怒能奮厥武以張皇六師也乃視之而獨微其亦孔之罔則是戎之回遘者不為王而日沮王於戎之回遘而謀猶者轉為戎而日沮矣奈之何哉

讀詩管見

卷七 小旻

十

論論說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集傳說相
詆也具俱也

集說朱氏善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言此章指小人言

讀詩管見

卷七小星

十三

哀看說文渝水

流貌則知以渝渝行其說蓋皆痛哭流涕以發詞各不勝其目淚之滂濞也可不謂亦孔之哀乎其哀若此此可見謀之其臧則具是違非直王之不從而已若夫王所覆用者乃謀之不臧者也必王之用之而又見其則具是依是實可哀而不哀矣夫王與諸臣謀以戎之回適而謀猶也乃王以謀猶而獨成爲亦孔之孔諸臣復以謀猶而共成爲亦孔之哀則皆懷一不取暴虎不取馮河之懼也彼回適者何日斯沮乎回適者無日涇則謀猶回適者存日欺也如五章稱如彼泉流無涇以欺其欺爲渝其渝伊于胡底伊彼稱即指渝渝說者言于往也底爲究竟之地于胡底言其無死所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讀詩管見

卷七小星

十三

則各出已見固宜與龜之所兆有不能一致者又何須以龜所不告而亂於謀夫之所告乎且龜之不我告猶實厭之也龜厭之而我從謀夫而行之咎不免矣然則以謀夫孔多而發言盈庭試有爲我設身處地以決此兆必自遂乎我早定之矣彼行邁者之欲得于道必須問之過來人也若就匪行邁者而與謀焉彼身所未歷雖彷彿言之亦不悉其委折也以是爲得于道可乎故今者謀夫則孔多矣觀其發言盈庭大抵皆強作解事耳先之進而謀之其卒以不集者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也所由來固大可見矣即是以思謀且多事而又惡乎從之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邁言是聽維邁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

集傳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經常也一集說姚氏舜牧曰先民即出大猶之人

管見此章蓋述王之諸臣而為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者又如云云耳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開手者一哀字正與前渝論此亦引之哀遠接先民只作前人字看則古之聖賢亦得從此通稱所謂先民之天猶者謂何猶為兵謀征誅革命之事如湯放桀武丁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此為大猶矣至於程是經殆有若宣三之中與者北伐檄猶南征蠻荆時稱允矣為子既成亦庶幾乎先民是程大猶是經耳被王之諸臣欲於謀藏者詆其為猶之非不假此持論而母以成其是哉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而維字並訓係

讀詩管見 卷七 小更

今言

為若實之詞曰通言者以其出於國之民而通之也當發言聖庭之會野之民皆苦於戎之即通而有言蓋迫望其有以沮而退之矣於是其有謀之藏者其為猶與臣之民合則先深納其言而聽之以莫王之從亦且力辨其言而爭之以正王之不從也而在渝論此之諸臣固相與泣陳於王前謂其聽且爭者總係通言而非先民之大猶則其謀之所主必以戎方回通若疾威敷于下土其能使之遠沮乎設通言而輕用兵其不如度量直與暴虎馮河等竊恐無救於四國之斬伐而京邑之倫轉虛可哀莫甚焉故特欲玉以靜鎮處之且力排之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所以通往來將求廣其第宅而築室于茲則道塞不行豈眾志之所欲乎然有加者為之而成特以斷自我不謀諸人已耳若以築室于道仍有所不安而必謀之我欲定其居人欲便於行固亦不能中決以觀其成者水之決曰潰故以

國雖靡止或聖或不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管見國雖靡止或聖或不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乃特申通言出於國之民者有可聽有宜爭也國對朝言朝植木以表位位有定此之謂止周禮朝士掌外朝之灋面三槐三公位焉在九棘孤知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則其野也非若朝之設有定位也

艾與又同治也又與又同治也艾乃特申通言出於國之民者有可聽有宜爭也國對朝言朝植木以表位位有定此之謂止周禮朝士掌外朝之灋面三槐三公位焉在九棘孤知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則其野也非若朝之設有定位也

讀詩管見 卷七 小更

今言

則燕不與既靡止亦靡臚者然雖如此而豈可忽哉生蒸民有物有則其共秉五行之性以成五事之德即謂或聖或否不能必其果有思睿作聖之人取而度之稱聖則否也亦猶或哲或謀而為視明聽聰之人焉再取而度之稱聖則否也亦猶或肅或艾而為貌恭言從之人焉此可決其必有者然則何敢虛奉先民侈談大猶竟謂國之民無死比數其言為通言悉屬淺末有不必其聽且爭哉乃今者王既謀藏不從不臧覆用上之諸臣又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是反乎聖而為蒙也是反乎哲謀而為豫為急也是反乎肅艾而為狂為僭也是反乎名改者大矣故即戎之回通乎肅艾而為狂為僭也是反乎名改者大矣故即戎之回通焉其凶禍以為戒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淪沒也胥蓋也沒則不出盡則靡遺敗至此而其勢之不可止固將如彼泉流有莫知其所以胡底者接如彼泉流之云正為淪胥以敗作形容語文用倒裝耳知此則無字在下句即並包得上句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傳徒博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
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管見晏天疾威數于下土此戒之回通也
者欲以兵靖之而王不從工之諸臣具違此其畏戎自
沮固各懷一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之懼矣然兵不可輕
用亦有時不得已而用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之二而一者
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類而推之是徒知兵之危急而
不知戎之患切矣試一思夫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之時
不有令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哉
以戎之未逼委四國而狂京邑之苟安遂昧焉不加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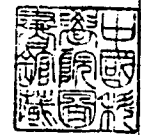
讀詩管見 卷七 小是

全六

小雅卷七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八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通篇皆大夫念昔先人之詞蓋以其心迫於憂
遂悔前之出為大夫不能固守父母吉康之跡為鄉里
善良以終身耳初無一語及幽王者而序口刺幽王刺
意即從憂傷之傷字見得謂大夫之憂從中來以傷之
者至也幽王
評各之矣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讀詩管見 卷八 小宛

不寐有懷二人

集傳翰羽戾至明發謂將旦
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管見鳴鳩見禮記月令布穀也三月穀雨後始鳴俗有
宵其聲為割麥插禾者以鳴時可為農候故於鳩類特
稱鳴鳩宛說文以為屈草自覆貌此於鳩之不能為巢
切當從之又張華禽經注云仲春鷹化為鳩仲秋鳩復
化為鷹故鳩之目猶如鷹之目按宛彼鳴鳩非如鳥之
喜高翔者其曰翰飛戾天蓋指其化鷹時言之耳以上
二句乃作者自喻今之在大夫先本字拙遂萬聞後
乃對時變化致身青雲之上有如此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傷毀傷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子之心
當然大夫懼及禍而憂之故撫今念昔於先人篤不忘
也曰先人則非其現存可知明發不寐念之至也味且
之交陸陽爭寒夜不寐者及茲目當一闕於明發時言

不寐則誠不寐矣有懷二人懷與論語子生三年後免於父母之懷同此念昔而及生初也其云有懷二人之意猶云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耳又按章首以鳴鳩起興鳩性慈孝有子遺焉正與大夫之憂傷而念昔先人闔會且鳴鳩亦稱鳴鳩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此有合於父母之愛也而大夫之明發不寐念其有懷二人者其感觸亦有所從來矣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

集傳聖通明也
之勝也又復也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使無與酒也人之齊聖齊與論語稱見賢思齊同謂欲為之徒耳聖之反為狂能令

詩管見卷八小宛

二

人狂者酒為甚也故有志於齊聖其飲酒則溫克焉克之為勝蓋剛制于酒之謂其克之以溫而不見其剛是為溫克禮記王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是可操以求溫克之狀者彼昏不知壹醉日富致左傳言札遯天昏注未名曰昏疏子生二月父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後也彼昏生耽飲取醉然以酒狂則儀焉之忽怒殞命者何以異於是壹合也酒誥有曰羣飲又禮記注曰合錢飲酒為醺其斯之謂壹醉與日富與稱年富及富於春秋一義謂亦醉者皆少年耳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各異詞欲令與壹醉日富者相遠也敬爾儀則為溫克指其用力之實馬天命不又乃深戒其同於彼昏不知之自感其生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成儀之則以定命也用燕喪威儀惟荒腆于酒厥心疾狠不克畏死酒之能致人命必矣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是豈不仍倚其日富哉夫孰知其同歸於短

折若此嗟乎死者不可復生也命則已斷天之造命者其能為若人再造乎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勸敦孝行也禮記云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則如此稱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特以明庶人之恭罔不必期於三牲豕千鍾祿耳按菽為豆之通名人皆種之今指其有之處曰中原不曰中田則野生者矣所謂蠶也其苗葉似綠豆而小引蔓生熟皆可食三月開花結莢子大如椒子黑色可煮食古之貧者采之本蠶也以藜為類則聯稱藜蠶其采而食之亦菽也以水為類則聯稱菽水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集傳螟蛉桑上小青蟲似步屈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故本草

讀詩管見卷八小宛

三

正誤多謂螺贏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然非木空中亦負他蟲封之非必桑蠶也是猶說之小異者至云螺贏本自有卵如粟乃捕蟲置房中塞口以待其子大為糧或破其房驗之卵則實有白色而微黃亦如粟所負蟲都在子下又或子已去而蟲存空殼或蟲成蛹而子尚小蓋蟲終不壞至其成蛹子乃食之而出信斯言也是螺贏自有子而自化矣祝變之說豈不大謬不然哉今按詩詞本言螟蛉有子則螟蛉乃是母也螺贏負其子而解者皆作負螟蛉是非負其子矣螟蛉為何物以有子求之蓋蛾之別名耳凡木上食葉青蟲如蠶者桑蟲亦其一也先皆不母而生老則並蛻為蛾蛾喜赴火有冥味獨行之意故螟從冥謂其冥味也蛤如令謂其徐行獨行也知螟蛉為蛾蛾交乃布卵是為有子螺贏之所負為己子者即此故其房中先有卵如粟既負蛾卵為子乃更負他蟲未為蛾者為其子糧沉封而視之如曰類我類我七日化非有誣也但貞卯

人不得見負他處人得見之遂以其為子糧者為其子而物理失實於詩詞亦茫無歸着如此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式穀作教養替字春式本車前橫木有所教則屯之故以式為教名穀以養人即可借為養義如甫田詩穀我士女其証已以為中原有救庶民采之將以是為教養之兵而致考也敬養之謂式穀我思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今爾上有父母而下亦有子其可不作則於身以教誨爾子乎蓋爾之於父母能式穀則爾子之於爾其所以為式穀者亦將似之矣彼夫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本非其子也猶以祝而使之相類况其子固為爾子其教誨不當於祝而有不似之者哉

夜寐無忝爾所生

讀詩管見 卷八 小宛

集傳而汝 忝辱也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戒勿與訟也故以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舉奮翹之情狀為題為額之號脊令際飛鳴之頃額毛盡豎以是而稱題耳兩戴字並訓始其飛之始即其鳴之始無兩時也脊令似鶴而小渴色棲於原黎明時過天晴露且飛且鳴直上雲端其聲連綿不已一名呼天子彼人以有故而託於官其奔翹之倉皇呼籲大抵類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訟之既成構結不解則決需時我為牽率於而則日斯邁馬而為迫激於人則月斯征馬是為既疲於途路我且其征邁之時當風而興及夜乃寐我莫能安寤於明動時休之常而亦不暇顧庭闈昏定晨省之節此其於爾所生固有大難堪者不寧惟是人亦有言刻木為吏期不對畫地為牢議不入懼有辱也凡為人子者苟或誣體受辱易服受辱因之闕木索被集是父

學甚至別毛髮嬰金鐵受辱又甚則毀肌膚斷肢體受辱由所自生若痛念之類其家聲時聞幾矣存醜面目視人即極羞不勝其忝也爾慎之哉作事必謀始有不能平而勢將逞於一往者思昭父母羞辱必不果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集傳交往來之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警不昏不勞也本草釋名危有九種皆以喙色及聲音別之如夏危獨危秋危獨危冬危獨危桑扈食粟危乃危之在桑間者啖獨危而厚壯光瑩並好食粟桑扈乃危之在桑間者啖獨危如楮故名獨危陸璣謂其好食食脂肉呂祖謙謂淮南子云桑扈不食粟非是率猶也場有粟者靡不即是謂

率場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為度其狀並似俗云以一張白嘴與人白食也彼聞民之不服田賦固存黍稷獨以加手餅其口者則亦然矣此豈可恃為長計與故下云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乃所以深曉之寡為少義須眼上穴粟字說家無餘粟日謀取他人之有以補其缺之此所謂填寡耳填寡非從不為功世所指為很者有二焉其一為河邊渡子也則宜岸其一為牢中禁子也則宜獄矣但以此填寡其所收之粟即云能穀要實成為人無良焉念茲不誠可哀乎雖然填寡有術人亦不憚為之獨患其不能耳而不能而為之或有計及於握粟出卜之能穀者則又不得已而為之人之所為矣凡一手所把為握握粟一把粟也是為沿門而求施捨舉數之約乃爾出指適異地言將與焉為徒行至乎賤父母之邦因無地自容也其出必以命焉然既卜而出竟得憑藉握粟之能穀乎流離之子

讀詩管見 卷八 小宛

道死為餓殍有所至而皆窮者以云能殺自何能殺哉然則治生之有本業此長計也不可失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管見此大夫念昔先人之令學為醇謹也溫溫只猶俗云無火性耳故得因之厚自抑損而為恭人如集于木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又分就其時言之要之莫非恭也即莫非履薄冰也又分就其行時言之要之莫非恭也即莫非恭也如集于木之身之為之也有人若此其在後生小子苟自負雄才偉貌個儻不羈當日笑為迂拘無能為矣作者列在大夫豈早歲無以異於人哉乃其先人之訓言初不勸以取富貴而功名為門閭光惟是使無舞酒也勸敦孝行也戒勿與訟而警不昏作勞也既於寒微

讀詩管見

卷八小弁

六

之地於毫末無如而其卒令學為醇謹者特舉一溫溫恭人形容曲盡以作守身之則蓋稔知周德既衰于仕者殆不欲使其子出身以嬰世網也大夫之先人其賢矣無何大夫將與禍會由先之一念稍差不安哉伏遠以究彼鳴鳩輸飛戾天而患之不測者隨之於是憂傷之時思脫身以歸先人於盛泰先人即墓亦不可復禦五夜捫心言猶在耳則安能不念之而明發不寐也哉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弃彼騫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管見騫鳥屬鳥小而純黑小背反哺者慈鳥也一名孝鳥以慈鳥而大鸞腹下白不反哺者雅鳥也是為騫

管見騫鳥屬鳥小而純黑小背反哺者慈鳥也一名孝鳥以慈鳥而大鸞腹下白不反哺者雅鳥也是為騫

本元名音泚弁在首即弁以見周禮仰睇之意故泚音而讀盤斯分也言騫雜於鳥羣腹下白與純黑之孝鳥不同猶可望而知之耳歸飛提提為攜義指母將其子言鳥之屬雖慈鳥之子得以孝稱雅鳥之子不得以孝稱而於歸飛之時母之將之者固各有相携之狀以是而見為提提云按當日幽王黜申后廢太子宜白必於其母子異宮也王宮有猗其多與數中有餐並朝出而歸故太子之傅為太子作詩設身處地乃即借發端而言其歸時之母子相携者以寄慨焉民莫不穀我獨于罹穀者食養之名言彼民雖賤亦莫不有存活之地以遊其生而我之產於帝王家為太子以被廢不寧其居竟如置身於籠檻然則雖云能穀而其穀獨于罹矣夫豈不轉遜於窮簷編戶之民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辜罪一義但辜負諸已罪如自人耳所謂天者代申后指幽王言以夫為婦所天故也伊彼稱謂衰如心之憂憂母申后也云者欲有

讀詩管見

卷八小弁

七

所訴於王之詞其意以為我母申后所天者為玉而王黜之黜之誠何辜也亦惟伊衰必實為之罪而已伊罪我母我能不罪伊乎然王方寵伊伊正恃玉我欲罪伊將於何而罪之罪伊不得其心之憂我母養終欲有所云以訴於王也雖然心之憂矣亦迫欲云矣有所云而王必聽之以信其無辜與且使伊得聞之而竟不謂我罪伊與以此而思所云固有不不知如之何而後可者

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

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管見跋當音蹴跋義蓋與陷同言舉足被數也鞠

管見跋當音蹴跋義蓋與陷同言舉足被數也鞠

請詩管見 卷八 小弁

也太子以是維之其心之因于憂用老而為老憂者亦惡能已於假寐永歎乎故曰心之憂矣疾如疾首疾雖謂疾孔氏穎達曰疾首頭痛也人而嬰此則似垂之態呻吟之口固有見其假寐而聞其永歎者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集傳桑梓二木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離麗也辰猶時也管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此言父母雖遠猶時隨在感觸而不能忘也維亦為思義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梓棺二對桑與梓而維之維其先之作主制棺者即為是物則必

請詩管見 卷八 小弁

肅然生恭敬之心止於其下而不能遽去焉蓋子之於父與母死也如其生存以故靡瞻匪父瞻桑梓而瞻父之情與之靡依匪母依桑梓而依母之情亦寄之也豈其父母具在毛裏一體顧思焉忘所瞻依而至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也哉毛對裏言則毛其表也裏對毛言則裏其心也毛生於皮膚腠理間而出其外舉毛而表乃無遺勿只泥毛說裏與稱中稱內同皆謂心也觀樂記情動於中及好惡無節於內可見蓋心為君主之官從統稱曰裏以尊心耳也臟腑之屬非得因此例者不屬于毛謂與父母之肌體其痛癢無所隔也不離于裏謂與父母之神明其喜戚無所與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指其生之年月日言內則載卿大夫之禮子生三月名之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大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謂藏於家之書府又春秋之法諸侯適冢始生即書於冊如魯桓公六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子其生之年月日為其辰者必書於冊而藏之其藏之所在亦必有王家之所為書府概可知矣故詩人以申太子反本之意曰人無父母猶必恭敬於桑梓而常切瞻依我有父母乃或不屬離于毛裏而輕視依此非盡昧其身之自來不至此試思天之生我非從天降也其在生我有辰豈遂不知書而藏之者之安在乎知其所在則我生自天實生自父母必瞻父必依母也即今日者我父點我母因以察我我獨得依母也而仍不得不瞻父也蓋終以我辰之所在為瞻依之所在已矣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卉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集傳蜩蟬也嘒嘒聲也屆至也遑暇也

管見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柳垂流而柔宛。故稱苑斯。分也。指其條之成。縷言此。蓋借以。醜。也。螿。字。從。螿。謂。蜩。之。鳴。者。於。蟲。類。能。掃。一。切。鳴。耳。螿。之。被。寵。於。宮。繫。聞。于。外。有。如。此。有。准。者。淵。推。葦。泝。深。水。浴。洗。而。切。障。於。物。者。謂。之。准。是。為。囊。似。陰。浸。而。長。之。象。知。其。勢。必。將。滅。周。宗。也。准。與。葦。一。類。大。雅。以。行。葦。比。玉。九。族。講。其。同。本。而。繁。行。云。爾。是。皆。生。於。下。濕。波。澤。中。不。生。於。淵。有。為。水。所。灌。者。向。非。淵。而。今。成。淵。於。是。先。生。之。蘊。葦。獨。見。其。末。之。操。於。水。面。而。浮。浮。焉。則。不。久。而。歸。於。滄。沒。也。復。如。之。滅。周。宗。於。茲。可。想。見。矣。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傷。王。也。周。宗。既。滅。王。之。漂。泊。無。所。依。殆。無。以。異。是。者。於。時。太。子。雖。廢。猶。得。以。瞻。父。之。心。切。屬。毛。離。裏。之。憂。則。念。王。之。安。枕。而。臥。溺。於。寢。如。以。棄。其。宗。亦。即。不。自。為。之。所。者。固。宜。終。夜。傍。徨。獨。成。為。臂。無。庸。其。行。次。且。已。也。故。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讀詩管見

卷八小弁

十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雛。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集說。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雌。鳴。而。向。其。頸。故。字。從。佳。句。管見。此。章。前。六。句。皆。言。憂。如。處。心。積。慮。之。不。良。存。作。如。是。之。借。物。以。指。事。者。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鹿。斯。謂。鹿。之。爭。子。而。將。生。耳。斯。為。分。義。與。產。者。之。稱。拆。副。同。爾。雅。釋。獸。鹿。其。跡。速。是。本。善。奔。乃。或。當。奔。之。時。而。其。足。如。有。所。餘。然。此。為。維。足。維。亦。訓。徐。也。伎。伎。蓋。入。瞻。腹。而。股。開。張。之。貌。有。不。利。於。奔。者。鹿。斯。之。奔。若。此。殆。恐。其。子。墮。耳。以。故。雖。被。逐。情。急。不。憚。捐。身。以。護。恤。之。衰。似。度。申。后。之。欲。免。太。子。於。難。亦。有。是。心。也。斯。既。不。能。忘。情。於。申。后。矣。難。之。朝。雛。尚。求。其。雌。及。本。草。集。解。雉。交。不。再。卵。褐。色。將。亂。時。雌。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雉。食。其。卵。以。此。言。之。雉。

食卵似不飲。有其子者。然當雌之避雄。而潛伏之。雌也。朝雛尚求其雌。則及其雌之既。有子而。未嘗仍欲。絕。亦。或。有。是。轉。而。求。心。之。心。也。太。子。其。終。廢。與。此。不。能。忘。情。又。以。若。幽。王。何。而。專。屬。之。申。后。矣。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木。者。不。急。使。之。無。旁。出。之。枝。今。雖。壞。後。仍。完。矣。使。也。壞。木。者。不。急。使。之。無。旁。出。之。枝。今。雖。壞。後。仍。完。矣。疾。用。無。枝。則。非。遂。謀。絕。其。根。不。可。彼。復。立。故。其。心。之。進。度。及。太。子。正。恐。其。黜。且。廢。者。久。之。而。復。立。故。其。心。之。進。度。所。終。奇。亦。置。申。后。太。子。於。死。地。而。不。為。不。能。忘。情。者。造。無。已。矣。雖。然。獲。如。之。不。能。忘。情。隱。情。也。蓋。欲。人。莫。之。知。者。由。太。子。念。之。固。未。嘗。不。了。然。於。口。焉。豈。其。轉。不。了。然。於。心。乎。心。之。憂。矣。夫。亦。既。知。之。矣。乃。知。之。而。不。直。以。知。言。却。以。寧。莫。之。知。作。還。自。問。語。者。以。是。存。警。懼。之。意。云。爾。

讀詩管見

卷八小弁

十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集傳。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管見。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兔。之。所。投。也。地。也。然。有。出。其。前。而。先。之。者。則。安。所。逃。哉。如。巧。言。之。四。章。曰。躍。躍。兔。遇。夫。投。之。犬。能。恐。兔。也。或。字。即。暗。指。犬。言。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彼。周。禮。秋。官。之。屬。蜡。氏。掌。除。牲。有。死。於。道。路。者。則。埋。而。置。楬。焉。是。必。封。之。以。為。塚。也。茲。不。曰。封。之。而。曰。瑾。之。瑾。為。塗。名。以。是。為。埋。之。法。乃。冠。盜。瘞。所。殺。傷。以。滅。其。跡。欲。使。至。其。處。者。若。平。地。然。初。不。知。其。中。之。有。死。人。也。則。此。或。字。又。即。暗。指。冠。盜。言。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謂幽王維者。欲君子之係思也。其字指太子直。直。忍。之。言。太子將忍於伯服而謀加之害。直以上。

六句乃褒如之讒言云然以為將使其子也服出避大
子相彼投免尚或先之太子乃不能陰余伏賊以避大
路乎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伯服苟為賊要於路而立於
之我猶能得其死而手出避無策而命長恃君子是頂
君子之秉心常維太子為忍人有必忍於伯服者而後
伯服乃相保也君子奇去諸懷禍不可測矣言記涕隕
如雨以冀王之必信而王亦不能不信者故太子因
其讒言以想見其讒狀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按褒如
之隕涕獨為太子必謀戕其子於外不可令伯服一日
離君子耳而其所以相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也
或瑾之何取喻之深切著明若此蓋其所以謀太子者
即用是法故亦了然於心以了然於口也由此推之則
太子之言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
倚固因褒如實有是謀以戕太子而太子覺之矣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詩管見 卷八 小弁 十一

倚矣析薪也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管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疇讀授音與下究字叶當從
音導之義作美酒解謂讒入而王信之如中美酒以自
醉耳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惠對威言不惠則惟見其威
矣威之齊為舒威齊而退加憐察為先乃君子之不惠
為讒而使而信為主則有不舒究之者伐木者倚矣析
薪地矣凡牽其足而仆之為倚伐木者斷其着地近根
處而木身以顛與倚之用同故於伐木亦可離以手者
以手離之也按析薪以斧其有斧半心而可離以手者
如破竹之勢之易以是而有地名於析薪特言地舍
彼有罪予之佗矣彼指申后自君子而彼之也佗音馳
即與駢一義前漢趙充國傳云以一馬自佗負就人言
之俗亦謂背負為佗其稱佗之意太子欲被罪於身而
不惠不舒究之予之罪以廢已哉雖然予何足惜即使

罪大不可解初取予而斬殺之見為伐木持矣再取予
而分裂之見為析薪也矣此亦無可逃者乃君子之心
別深怨予母后之既黜者曰彼有罪也嗟乎君子以
為彼有罪予敢以為彼無罪乎獨莫君子舍之而以所
稱彼有罪者並移之以為予罪是則子母有罪而以子
佗也子之佗矣子猶得信是以伸屬毛離裏之意而畢
子依母之事矣
其他復何望焉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

管見匪山喻褒如之地分卑微也幽王欲蓋其勢而高
之終不是山故以莫高匪山止之匪泉喻褒如之本原
汗濁也幽王欲揚其清而浚之終不是泉故以莫浚匪
泉止之君子無易由言即上兩莫字之意君子指幽王

詩管見 卷八 小弁 十二

由言謂言之得自由者如褒如匪后而立后特由王言
之已也是何異於匪山而欲高之為山匪泉而欲浚之
為泉玉笱有言而亦無不由王也哉然若此者皆易也
夫君子之於由言正須以不得自由之心主之則無出
之以易而後可耳屬於垣領下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
躬不閱違恤我後四句蓋謂宮中之人有竊聞褒如之
以言脅幽王者如是云也數我字並屬褒如自指水
之所在為梁施笱特以制魚而已於梁言遊逝長往也
於笱言發發大開也其逝其發須並貼魚說魚遊梁而
梁莫之限魚發笱而笱莫得完則魚將以恣意於水矣
俗以人道之感比歡魚水可知所稱無遊我梁無發我
笱者殆幽王求歡於褒如而褒如拒之耳以色事君即
以寵要君其情態往往有此閱為顧注之義恤則憐而
保護之詞後者子之別名謂其所生伯服也夫褒如已
立為后而猶曰我躬不閱褒如之子伯服已立為太子
而猶曰違恤我後此其所求於幽王之閱之恤之者何

巧言刺厲王也

兩底止哉然則沛加害於中后以及太子宜白無足以塞其望者王為君子操爵祿之柄而以予奪廢置行之又佐之以生殺莫不由其言之出於口也一易則無所不用其易矣可勝慨與

已威子慎無罪昊天泰憚子慎無辜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憚昊天

集傳悠悠遠大之貌

讀詩管見

卷八巧言

古

管見厲王虐國人謗王此章即其謗詞也當時民無若王何乃謗王於悠悠之昊天以王母昊天之子而昊天之子則所謂父母也既曰父母父母乃不能止其子之虐乎故特稱且以仰致呼籲之情焉無罪無辜亂如此憚者顯麗於法辜者隱疚於中也亂謂迷亂指謗王言憚為怪愕之詞以有所不平而然耳昊天已威子慎無罪昊天泰憚子慎無辜已宜訓止謂威之消歇泰宜訓舒謂憚之解散也以為今之不免於罪辜而實無罪無辜者竟至相率以謗王是豈不同於病狂喪心之為亂哉夫亂生於憚極乃亂而益則亂矣既如此其憚夫所由然者何也蓋以用威之道其甚盛而得加於王者惟昊天耳乃王之威方恣肆而未已昊天之感則消歇而自已是獨聽王之逞志以為予罪也由子自思子本敬王而慎者慎則無罪無罪而王實為之罪在昊天已威者其可以終已乎且昊天之感行於怒其因王之不克當心而有所以為憚者度亦猶夫八耳乃我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集傳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

管見亂之初生其亂但指國人謗王說僭始既涵謂厲王之虐嘗有以威楚遂白為得計而施於國人耳史載周夷王崩子胡立是為厲王紀公譖齊哀公於厲王厲王烹哀公元年楚子熊渠畏其伐楚乃去其所僭王號

讀詩管見

卷八巧言

古

夫楚之僭已久早非周天子所得包舉而涵之者至是而始憚於厲王之虐去其所僭王號以下於王則周之於楚為既涵矣於時厲王恃其虐乃謂欲合國人震懼而與我此道得也邑而民不堪命遂亂而謗王故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明厲王之謬於所恃蓋如此亂之又生若下章所稱亂是周長亂是用暴亂是用饒皆是其生由於得僭也以一曰天譴是以而言君子信讒耳晉書天文志卷舌六星中一曰天譴是主巫醫則巫之為讒象審矣况衛巫之妖誕又其甚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即衛巫始至其進讒於君子云然也按周語言國人謗王召公不可不怒也君子如怒在諍是以發端曰今者王怒甚不可不怒也君子如怒在諍者必因是而殺其勢焉亂雖不已亦庶乎其遄沮矣雖然僭有借力於神之道在神為君子用而其福歸之所謂祉也君子如祉則祉之所在神與俱焉有亂而謗王者王不必怒而神將怒其肯不除以告玉而盡殺之

乎於是而期亂之過也亦庶
乎其過已也過沮云爾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集傳屢數
也印病也

讀詩管見

卷八巧言

六

管見史記言厲王三十年好抄近榮公欲用為卿士尚
良夫諫不聽則此所稱君子屢盟者結榮公也東遷以
後周與鄭且交質以盟不貳則前自夷王下堂而見諸
侯觀禮廢常有其臣盟而至於屢者厲王近榮公欲
示以信故踵而行之然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尚良
夫之言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彼榮公復何辭焉乃君
子亦屢盟以信之是為君子信盜矣榮公之專利為盜
而其以是教王則有盜言王聽之而學專利其可哉此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寃兔遇犬獲之

集傳奕奕大也秩秩序
也躍躍跳疾貌寃兔也

讀詩管見

卷八巧言

七

管見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廟之有寢所以安神也其
亦而大特出於營造而非因其舊是曰作之厲王用
處衛巫而使表其神者蓋如此秩秩大猷指王言說周
書大誥及多士多方並稱王若曰猷猷謀也明乎告雖
王取諸備也厲王虐國人謗王於時王苟不怒特下詔
罪已而冀聞過大申庶人傳語之文俾得隱喻於事君
作諫無詔之義夫豈不為秩秩大猷哉以是已諫在王
之廷臣如召公尚良夫之徒處皆善於辭令而能達斯
旨者無何有衛巫出解監謗王得之而奇其術遂至號
為聖人於是衛巫亦自以為聖人也乃謂監謗得予玉
獨恭默以望治而已曾何需於秩秩大猷之多事為故
曰聖人莫之莫勿也即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
之精爽不懣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
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
則明神降之必若所云於聖人何多謙焉厲王之號衛
巫其意殆本諸此也人有有心予忖度之此術巫謝其監
謗之能雖在不言而腹誦者猶莫逃其洞察也若夫有

向以逐入不足論也。躍躍兔兔。遇犬獲之。躍躍讀與音亦通。此術巫計及監謗而得謗之時。玉當明於物也。相制以爲捕逮者。但多畜賤走而遂無從。彼脫也。至於發蹤指示之。不差。又不可不。論已。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管見荏染柔木。於木類當指無患木。不言其木子獨者。名荏染子。耳其義則以荏可取油。染得成。堅故也。按荏染子特堅。可爲念珠。木極高大。而不開。充棟梁之用。是固以其柔矣。然而荏染柔木。即爲無患木也。人亦有取焉。崔豹古今注云。昔有神巫曰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爲器。用以厭鬼。鬼故號曰無患。俗亦名鬼見。愁據此。則人之欲倚以無患者。固將樹之矣。彼厲王患國人。之謗而立一能監諫之術。垂以爲無患之主。豈不成爲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也哉。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行言。塗中之言也。此往來相道者。所時存。至於心焉數之。則相與喻於不言。而也。周語所謂道路以目。意亦猶此。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俗稱長蟲。紆行曰蛇。蛇猶稱委蛇。云爾。人之偶作游。其行容類然。至於蛇蛇之時。而呼人與言。不假名稱。而微招以聲。使之覺。而相就者。其音近碩。是謂碩言。蛇蛇碩言。在術巫之嚴。於監諫。外中有。人屬之。耳目矣。能無殆乎。試就蛇言之。蛇之舍其穴而行。以常不聞其口之出聲。有聲則從。蛇必自口始。此有以知。其口之自口者。身亦必出自口。彼夫蛇蛇碩言。既比於蛇行之有聲。一或爲初。從監諫。所得雖不死。皮則必脫。將亦同於蛇之蛻。而出自口矣。又。告則殺之。更有甚於是我巧言。如簧。播爲謗言。以引人者。詎益監諫。以衛其爲室。而此其使。凡管因簧。以鳴。謂巧言者。如鳥。知

讀詩管見 卷八 巧言

患者固將樹之矣。彼厲王患國人。之謗而立一能監諫之術。垂以爲無患之主。豈不成爲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也哉。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行言。塗中之言也。此往來相道者。所時存。至於心焉數之。則相與喻於不言。而也。周語所謂道路以目。意亦猶此。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俗稱長蟲。紆行曰蛇。蛇猶稱委蛇。云爾。人之偶作游。其行容類然。至於蛇蛇之時。而呼人與言。不假名稱。而微招以聲。使之覺。而相就者。其音近碩。是謂碩言。蛇蛇碩言。在術巫之嚴。於監諫。外中有。人屬之。耳目矣。能無殆乎。試就蛇言之。蛇之舍其穴而行。以常不聞其口之出聲。有聲則從。蛇必自口始。此有以知。其口之自口者。身亦必出自口。彼夫蛇蛇碩言。既比於蛇行之有聲。一或爲初。從監諫。所得雖不死。皮則必脫。將亦同於蛇之蛻。而出自口矣。又。告則殺之。更有甚於是我巧言。如簧。播爲謗言。以引人者。詎益監諫。以衛其爲室。而此其使。凡管因簧。以鳴。謂巧言者。如鳥。知

勤於巧言者。皆如管也。彼之厚矣。顏只作外。貌字通。看厚爲好。洽忘形之詞。以爲蛇蛇碩言。亦從其厚。厚者相告語而已。其誰不畏監諫之術。巫而敢以一言。涉王心。乃其時有巧言。如管者。每從旁而爲謗言。以相引。其類若平時。本甚厚。然遂成一見如故。而不復相倚。則於應答間。聊爲附和。而其言亦誠。辨於謗矣。於是彼顏之厚者。頡頏而惡。指爲謗執。之以告。莫得白。論殺則無赦也。嗟乎。術巫之監諫。受其術。以爲之使。者。轉以造謗行之。巧言如簧。之爲禍烈矣。於序以巧言名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燼。爾焉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管見彼指術巫斯。爲分義。凡身爲之。枝分自本。何人斯。怪詞也。謂不審其稱。胎孽種。由來云爾。居河之麋。著術巫之得自術也。術。濼大河。故稱。麋。草之交。當即作術。地孟諸之麋。看左傳。傳二十八。年。楚子王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罪余。賜女孟諸之麋。是神也。殆即居河。一麋之術。巫所早依附者。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奉用以擊此。見勇之一端。無拳。謂其非有徒手。搏虎之能也。其勇。已足徵矣。乃其職。爲巫者。倡地。天通之說。而有所降格。其有力。以於民。一若爲之階。以引之。而能實。與。天實。抑下地。然。是或。其術者。派派。勞。以即於。以是言。職爲亂階。耳。既微且燼。微。指。象言。氣之盛。意。驗於氣。口氣。而手拳。後寸。脈也。無拳。則氣口之。脈。象。蓋其微者。不必。之。而後知矣。又。脾。脈。而散。管病。足。肝。腫。若水。狀。以。脾。虛。不能。制。水。故也。此。所謂。種。是。已。說。文。注。下。濕。之。地。則。生。此。疾。彼。居。河。之。麋。者。宜。有。之。既。微。且。燼。是。既。不。克。持。也。

讀詩管見 卷八 巧言

管見彼指術巫斯。爲分義。凡身爲之。枝分自本。何人斯。怪詞也。謂不審其稱。胎孽種。由來云爾。居河之麋。著術巫之得自術也。術。濼大河。故稱。麋。草之交。當即作術。地孟諸之麋。看左傳。傳二十八。年。楚子王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罪余。賜女孟諸之麋。是神也。殆即居河。一麋之術。巫所早依附者。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奉用以擊此。見勇之一端。無拳。謂其非有徒手。搏虎之能也。其勇。已足徵矣。乃其職。爲巫者。倡地。天通之說。而有所降格。其有力。以於民。一若爲之階。以引之。而能實。與。天實。抑下地。然。是或。其術者。派派。勞。以即於。以是言。職爲亂階。耳。既微且燼。微。指。象言。氣之盛。意。驗於氣。口氣。而手拳。後寸。脈也。無拳。則氣口之。脈。象。蓋其微者。不必。之。而後知矣。又。脾。脈。而散。管病。足。肝。腫。若水。狀。以。脾。虛。不能。制。水。故也。此。所謂。種。是。已。說。文。注。下。濕。之。地。則。生。此。疾。彼。居。河。之。麋。者。宜。有。之。既。微。且。燼。是。既。不。克。持。也。

持之以見勇於拳亦且莫能徒步獨河以見勇於二也
及觀其誠為亂階傾動一世則必非大有加者不至此
故又作怪問之辭曰爾勇伊何伊訓彼與此對發蓋勇
有其狀者亦必有其與取而對治之一此一彼然矣
伊何云者見此而不見彼也為猶將多為猶與稱優五
衣冠義相近屬王流能衛巫已不知所終歷宣而斷於
貌衛巫以為猶者尤將日起而多為是固實繁有徒也
河之廉其居未泯衛巫於是憑依當即為其徒之所幸
為淵藪者昔猶崇奉其人今復拱向其居轉相授受數
十年派行支繁若此故念之而尤不勝怪歎也其詞曰
爾居徒幾何爾居
二字讀宜略頓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謂蘇公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

讀詩管見卷八何人斯
云從維暴之云

葉傳孔甚艱險也我嘗說
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
等見彼指暴公於章末始明點出斯析之離也可作分
字秀几身為親之技技分自本何人斯怪詞也怪其以
人而生鬼域云爾鬼域之生若據其而日求之則亦怪
然人也故特指其心曰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
公往也梁乃人之氏為暴公之德者此其一焉而暴公
亦我之我其並屬同朝而已伊誰云從伊即指上暴公
氏者說云為亡之別名從則素其言而不違之意蓋三
從謂於誰之言而從之略作疑問也維暴之云維字
係訓屬此則實指而擊答之詞矣暴何云亦欲為禍
於蘇公耳梁以伊暴以遂其為禍之謀而從者亦因暴
之云為主故蘇公之門為歸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
不如云云不我可

讀詩管見卷八何人斯
之唁我者固不容已也宜唁而不唁是可知始之
從行持誓為淨貌而今之不我可乃夙抱深心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

管見彼何人斯胡逝我陳亦暴公往也既逝我梁而
復逝我陳陳與梁並人之氏為暴公之徒者此又一
焉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此以斥暴
公之於彼梁而此陳者固相牽以為惡域也凡鬼能為
屬亦每有聲人或聞之說文所謂魏魏不止是已魏音
儒亦音持域非射工乃鬼彈也攻射工為蟲屬雖稱舍
沙中人影成病然博物者能詳形狀何云不可得哉鬼
彈溪毒之類也葛洪射後方云溪毒中人一名中水一
名中溪一名水病似射工而無物春月多病之初狀頭
痛惡寒二三日則腹中生蟲食人下部漸蝕五臟注下

不禁雖良醫不能療也又南中志云永昌詔有禁水
十一二月可渡餘月則殺人其氣有惡物作聲不見其
形中人則青爛名曰鬼彈其斯之謂域與鬼域之為害
無人心亦無天理然不與人為類故云不愧于人亦實
為天所生故云
不畏于天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
我梁祇攪我心

集傳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

管見暴公之稱暴當與前之稱梁陳者同為氏也彼何人斯其為飄風飄風特暴而以觀於暴公之為禍其對而後發勢惡至不可當蓋與飄風等也亦遠於其氏暴為恰合矣夫人之為飄風者世豈少哉就鎬京言之此

讀詩管見 卷八 何人斯

有獲後南有大戎其來皆如飄風之暴此固以灼見其所自也而暴公乃以鬼域行其驅風使受之者莫由踪跡即亦不勝其驚詭矣故曰胡不自北胡不自南也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言彼陰行其暴以禍我者果如飄風之來卒求所自而莫得焉我心亦忽忽以終而巳豈必有疑於暴之先實從行者乎乃無何而彼之近我梁也使我之有心不能釋然於不入我門即蓋不能釋然於不入我門我之疑暴實自此始是固以攪我心矣以逝者之不容已哉至於既逝我梁而復前我梁以攪我心者益甚其其下弱知之更不待言矣

之安行亦不違今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盱

集傳安徐違舍息五疾盱盱也字云盱盱

自也易曰則豫徐三都云盱盱而盱盱也
管見爾之安行亦不違舍謂止息之安行而不違也此謂暴公之過其門有如引而在途之憐耳豈能入哉爾之亟行違脂爾車蒙上爾之安行亦不違舍謂出則違脂爾車為反決語謂不違也亟行而不違脂爾車豈能復復我哉壹者之來壹為合其不一之詞為暴公之徒者若梁與陳非一人而暴公之合而一之實為糾約之首是稱壹者其來則以有兩欲逝而來也云何其盱乃蘇公度暴公之來知其不入我門者必尤過我門而張目視之此有以用其盱其盱也見禍之及我門為已定而又得使我之門門待罪欲尋禍始而終莫測其誰實為之此其自為得計固不知其私心當復云何也言念及此而其不入盱我又不足介懷矣

讀詩管見 卷八 何人斯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也

管見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易為轉義否與不通以為爾之初逝我梁也爾不入我門以暗我所並逝者梁之外厥性陳焉亦殊攪我心矣攪而漸定竊謂為此禍者必爾也若使爾之於我其適不入及還而仍入此其掩飾更周孔艱者誠難知矣不爾合我心之疑疑所定或及茲而頃易乎至於既逝而還而其不入我門以暗我者與逝時同此由爾之實為此禍也其難初固以為難知而今則否矣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以此來字據還時見之與上章之見其來於逝時者有辨也音支前祇攪我心之祇亦音支但於此則何以故為

也以為爾之私比梁陳以為壹者既來而逝亦來而還
跡其從行之舊誼終垂遠覺孔艱之本懷畢露然則我
之不免於禍固為怨有所歸而仇亦不遠矣此而莫如
爾何勢將聲其罪於神以誣爾也爾使我不得不誣即
使我不敢不祇我自是其齊明
肅戒以從事焉耳復何為哉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

集傳伯仲兄弟也樂器土曰壎大如鶯子銳上平底似
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
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如貫如繩之貫物也

管見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喻暴公之徒之為梁陳者
其兩人之驍屬異姓若兄弟然蓋梁為伯氏而陳即為

仲氏也至於兩人依附暴公各竭其口之能以深懼暴
公之聽此唱彼和示約而同則又若梁為伯氏以吹壎
而陳即為仲氏以吹篪矣壎篪對舉與他詩鐘鼓及笙
磬之對舉同例其特取壎篪者土曰壎竹曰篪土與竹
之為樂器皆借人口以出聲故特取此為合志陳辭之
比也及爾如貫爾貫暴公貫錢貫也暴公欲為禍於蘇
公而有所云以示梁陳從之故首章曰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於時暴私於梁而梁復結於陳其意為商確思所
以復暴公之云而各有云者出於梁陳之口而入於
暴公之耳耳各見其傾心容納直與錢之有孔以受貫
無以異也諒不我知我屬蘇公自指不我知猶云我不
知也如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在蘇公亦初不之
知也又何怪暴公之諒之哉諒者以心懸揣而自信不
疑之謂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即謂壎也篪也貫也
此三物者實由傳乎三人合謀之情狀則出而陳之以
為詛之具可不必更假辭說矣斯與彼何人斯之斯皆

謂新之觀也而所指又有異焉抄召向云殷其雷在南
山之陽何斯違斯所謂斯者言雷之擊人有如斧以斯
之也此章斯字當從之鬼蜮為禍人莫如之何而以
詛請神加罪苟非臨以旁空破裂之威其能勝乎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集傳靦面見人之貌也好
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管見視人罔極視效也與書稱視乃烈祖同罔訓欺誣
所以行其詭也罔極為詭之至至詭者古稱窮奇窮即
至義奇即詭義也昔高辛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瑇謂庸回服護菟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
奇此取人之罔極者也暴公於此人之罔極者視而教
之則雖人也而與鬼蜮類矣然如此有靦面目何哉為

鬼為蜮則不可得以其真鬼蜮也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此則非真鬼蜮而為似鬼蜮者豈亦不可得與古之窮
奇得之與與津敦檣杌饕餮為四以並投諸荒裔
不以為得也一至於今而可謂並不識其面目也耶國法
其獲罪於天也天容鬼蜮而不容人之為鬼蜮暴公安
得不畏乎天乎天誅未果且當俾導人言故此章曰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欲其見正於人也人避鬼蜮而不避
人之為鬼蜮暴公安得不愧乎人乎按好歌與惡聲相
反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故以是詩為好歌也反側指其
心言之正者心與面同身向不正直而反側則有而
目當前其心固不免於或左或右者矣以是為反側作

巷伯刺幽王也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
本漢所謂永巷是也

管見 巷伯寺人之長即周禮天官所屬之內小臣也。以
卷人為之。官上士餘奄與官故作為此詩者。稱寺人
子序又省四字為兩。而以其為寺人稱巷。以其為孟子
稱伯二而一者也。蓋孟與伯皆長之義。孟子只猶今俗
呼頭兒
云爾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管見 按水寒為淒。卓宿於水為棲。則萋為水草盛貌也。
其以盛貌作文貌言者。當從藻取義。藻水生而布水成
文。或稱飾為藻。飾詞為明。指此稱斐為萋。斐詞屬暗指
耳。又貝為水中介蟲。其文以錦名。而其稱萋斐者。即
此草之布水成文。著錦之意。亦見取譬不遠也。萋兮斐
兮成是貝錦。巷伯何為言此。細玩兩兮字及成字中。其
意殆謂彼譖人者。儼然萋斐以成是貝錦。貝固有口也。
而譖人之口亦猶是矣。嗚呼。是言也。

讀詩管見 卷八 巷伯

試之不疑於犬甚乎而非也。彼譖人者亦已
大甚。蓋非自以其口為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管見 哆張口貌。大張則其勢為侈也。其四星二為踵
在上二為舌在下。踵狹而舌廣。有多與侈之意。嚴氏聚
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觀月令
定昏旦中星皆據南方之午位。則嚴說可從。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巷伯之言此。又何為也。意蓋以為箕之見於
南。其狀若踣。踣然人而成是狀者。屬在廁之時。為多
其後。竅因是以開。而穢濁出焉。彼譖人者之口亦猶是
矣。誰適與謀。適主也。以譖人而有謀。其竅欲宣諸口。
為快者。正同於廁之。以滿腹而思泄之。陰自為
主而已。此所以明其謀之闕。而曰誰適與謀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管見 嚴氏繫曰。女能譖人
亦能譖女。其禍將遷及女矣。
全勝故曰捷捷。幡幡同翻。此就掀書葉說。以謀譖人而欲
播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是固有橫被口語而受之者。
夫然復仇。敵怨由來不可以已。夫獨不轉思。媒孽其短
使之。出乎爾者。既而反乎爾。哉而不然也。彼其謀之
之。暗則又早設為旁觀之詞。以重致其叮嚀。豈不爾
受。既其女遷。蓋必欲其譖人而絕譖之患。使受之者甘
蒙醜黜。莫反行其毒。螫而後
雖為怨府。而有恃以無恐也。

讀詩管見 卷八 巷伯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

管見 驕人玉所寵也。有寵則不期驕而自驕矣。凡寵為
謂之媒。驕人即譖人也。好好狀玉於驕人之語言。實心
悅之。耳禮記注。璧孔曰。好好以孔為圈象。其稱好者。必作
圈也。至有言而愜心當志。
謂好好與勞人。蓋人之有功者。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
江謂勤勞足以立事。凡功為語之。招驕人之所。謂即謂

此等之草狀王於所語之勞人削去其籍而不顧也。主屬文起草言其塗抹必多於勞人而草草則任其自便。一筆勾消而已。按序稱刺幽王正從此二句中見之。若天蒼天用疊呼者。既欲其視彼驕人而降監有。願尤欲其矜此勞人之垂念特深也。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

集注投棄也

是謂天也。謂是彼諧人者誰適與謀重舉者欲以正其諧人之罪。狀自為主而非出同謀更無可諉卸耳。至取彼諧人投界。豺虎以下乃由轉念彼諧人者亦已大甚而為是深痛絕之詞。其詞中所舉以目諧人者則謂其為天子。

詩管見

卷八

共

之狗以狗之吠而怪而狂噬。證為適肖也。按本草獸類世傳狗為豺之舅。見狗則跪。又云虎食狗則醉。狗乃虎之酒也。語人為狗故曰投界。豺虎豺虎不食。又晏子使楚。矮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人致狗國。見五代史。稱北狗國。則知此言。投界有北。即謂北狗國也。在契丹地。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嫁娶。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見其家。物必銜。蹤則不能追。矣。據此言之。可知狗國亦欲中國人也。惟諧人。好戲。類而不可同。羣則有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春。投界有吳。有吳。吳天也。北狗國曰。有北。吳天曰。有吳。舉名從省。此行文之例。固然有北。有吳。實字。皆虛。字不。容。亦。例。也。推之。國。稱。有。夏。有。商。天。稱。有。皇。有。命。可。見。再。投。界。有。吳。之。云。何。所。取。諸。蓋。以。麗。於。有。吳。者。有。狗。國。四。星。在。建。東。南。又。有。狗。二。星。在。斗。魁。之。有。天。向。七。星。在。朔。

如也。維有吳實為之。率其誰不聽命焉。以是而取彼諧人。投界有吳。在有吳之心。苟因其投界有北。有北不受。而使能受者受之。如狗國四星之為國。則既能受之。其若有吳之心。並因其投界豺虎豺虎不食。而使能食者食之。又如狗二星。天狗七星之為狗。則亦能食之。矣。如是而豈不遂除天下之極惡哉。夫安得人有欲而天必從者。有然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寺人子。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管子

管子見楊園之道。猗于畝。邱楊當指今谷稱河柳者。說其木不成大樹。但作條叢生。北方以編器物甚夥。人每種之。凡種木之地。通稱園。不必拘有藩曰園之說。楊園之種。楊有行列。是為道。作道路之。道言者。非是猗盛貌。故

詩管見

卷八

共

為田名。邱為里名。畝。邱合稱。此居民聚落之所。在北。以楊園之道之分。數其猗。然盛者。正於畝。邱之間。各其條。為器物所資。夫豈不人人欲得而斬之。且詩對。皮。我。彼。諧。人。者。之。櫻。衆。怒。蓋。如。此。惟。是。我。怒。者。於。敬。言。者。少。故。悲。伯。不。憚。大。聲。疾。呼。以。羞。盈。庭。之。經。紳。而。激。之。也。曰。寺。人。子。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蓋。寺。人。也。腐。早。不。齒。於。人。數。雖。其。稱。孟。子。者。以。內。小。臣。官。上。非。得。與。朝。士。同。列。屬。從。公。卿。大。夫。之。後。也。一。旦。出。其。所。為。詩。以。期。凡。百。子。子。之。敬。聽。夫。孰。能。堪。之。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

將樂女轉棄子

集傳谷風

管見披篇中予女對稱作申后之於衰如香習習谷風
維風及雨喻衰如初入宮而玉寵之因以孕子作朕耳
習習狀谷風之上騰有如鳥數飛之意也以紙為驗之
可見書稱馬止其風人道之感亦得相因之詞曰及雨
為春氣主生於孕子尤切維者連絡相因之詞曰及雨
及字中包有雲字在不雲胡以兩哉因風而雲因雲而
兩雲行兩施品物流形由天地以觀男女其意象蓋同
將恐將懼謂衰如孕子伯服及月辰居側室慮不免有
垢副當害之產難而恐懼也維予與女此維字與用係
屬字一義乃指實之詞也其身之於人引為一體而助
之曰與此在欲分婉者藉此為尤急故末章以大德稱
將安將樂女轉棄子安樂就衰如既生伯服以後言棄
則申后自指其被黜云爾黜申后者幽王
而衰如實為之媒藥故不曰王而曰女

讀詩管見

卷八 谷風

平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真子于懷將安
將樂棄子如遺

管見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孫氏炎曰迴風從上而下曰
頹此喻衰如之將生伯服時其作而感動之勢有然也
將恐將懼真子于懷集傳真與置同處也懷指胞胎之
在腹言以為女以有懷而具維風及頹之勢其自處以
恐懼固宜而予之與之者亦復不勝其恐懼是予本未
有懷而女實真子于懷也不然予何為自處若是哉將
安將樂棄子如遺集傳如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

管見山之崔嵬草木生之胡以無不死且萎哉以其如
前十月篇之言山冢萃崩故然蓋崔嵬本有崩勢可家
上章維風及頹看來風言頹則於山之崔嵬亦主頹言
可知頹即崩也按當日衰如之生伯服必其產難矣
於不保故言維山崔嵬以喻其身之殆哉岌岌亦即
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並以喻其身之藏象所徵於色
辱毛髮爪以為之榮華者一時同歸於消歇也此恐懼
之實也於時申后極力調護而後伯服生衰如亦得全
可不謂大德乎乃還而自計有大德仍未免於有小怨
者為何玩篇中三稱習習谷風正見王之嬖幸衰如共
其有涉於衰如亦不可謂非小怨矣然自衰如言之以
為彼恐懼之交終於愛莫能助此安樂之際亦將如不
見容則其視申后所謂大德者並非德惡乎不忘且視
申后所謂小怨者乃真惡惡予不思耶如是而衰如之
棄申后固有至於如遺者知而王又卒成其意以黜申

讀詩管見

卷八 谷風

三

藜藜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管見刺幽王也

藜藜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集說嚴氏榮曰釋草曰藜
之醜秋為藜釋云醜類也
管見藜雖可茹不足稱美獨取其抱根叢生者名抱娘
蒿於子之始生得近倚其父母為有合耳集傳藜長大
貌則知藜藜者我及秋而將老矣藜屬在春時各有
種名至秋老則皆呼為藜匪我伊蒿傷老也老則近死
乃以身之會有窮期而益切反本之思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凡言勞者始莫甚於劬勞故曰哀哀父母生我

時有腰身不
得伸之意

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取說何氏楷曰羅願云匪我伊蔚猶有子者匪義伊蔚則無子蓋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

○瘁通作頽頽頽也幼勞而至於瘁勞苦見於貌也

管見蔚壯藟藟之無子者則壯之名蓋以我此不以壯稱是能有子必矣乃前言蓼蓼者我匪我伊蔚此又言蓼蓼者我匪我伊蔚傷老而無子也老而無子則為獨乃以身後之無與繼承而彌塵溯先之痛曰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幼勞勞瘁須合看惟其勞為幼勞故因勞而至於瘁耳瘁之狀榮華消落所存獨皮骨也

餅之馨矣維豐之取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讀詩管見 卷八 蓼莪 三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集傳餅小餅大皆酒器也

管見餅之馨矣維豐之取二句就其家之空匱言之餅豐只作俗稱罐兒擗兒看藉以貯米糧蔬菜皆可勿泥為酒器也餅小而馨豐之大不言可知維為思義因豐思之而有豐之取者取其虛設無用殊不似我應有之器具耳如是而何以為生乎由恥與憤遂不禁忍而絕意於人世也故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之為少計生之分數耳民為人之通稱其甘心於死不曰及今而死可也乃曰不如死之久者以今既長貧先備少孫當父母早世之日已不知存生人之樂故復追念其往事而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也父尊處外於其子之出能保之使無所虞是為母親處內於其子之入能引之使得存休是為恃出而失恃則

銜恤入而失恃則靡至銜恤者憂
欺也少孫之情此為曲盡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集傳生者受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無極窮也

管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字須從鞠躬之鞠會意指其在胎時言鞠之既彌月而後所以受生者至也其生也拊為以手輕擊之名亦稱拍畜與易卦大小畜之畜同止也拊我畜我拊之亦或手飼之此則所謂長我育我也久之學立學行既加之瞻注以致防又試之而二而不厭顧我復我之所指其在是與出入腹我腹字蓄亦懷抱看顧以懷抱不正當其處為疑攻字典有

讀詩管見 卷八 蓼莪 三

衣各抱腹上下有帶抱裹腹上無帶按今稱兜肚者近之又論語云極負其子蓋即因抱腹之制為之襪用以給小兒於背而負之也襪似抱腹抱腹之用在於腹故此本欲實言極負我也而但曰腹我其意亦具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猶言恩也摠括上六句其言父母之德事皆不出其縱雅時以其本少孤耳少孤者生不獲左右父母既欲報之而無從則庶幾於身死之後得從父母之靈之在天者以報之也乃言念及此而復致傷於昊天罔極若不勝其悲絕難幾及然則何以故由前童曰餅之馨矣維豐之取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之為少我獨何害民莫不穀我獨不嗟乎是將死於飢餓以墮幽都為餓鬼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蒸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餓鬼氣不盛其能有精爽至於神明而為游魂之行空乎於時子在大地之下父母在九天之上瞻望弗及恨何子期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晉見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謂其時
鵠京之冠城浦野有如此南山乃其聚藏之窟宅也其
册比作奸氣醜甚盛若揚燎然則見為烈烈其渠魁
從號谷嚴明若治軍然則見為律律由是出而攻其
其亦如莫之敢遠也因以飄風發發飄風弗弗謂之
發當音髮說文射發也於飄風稱發發此著其直突之
勢大雅言以弗無子弗訓被除也於飄風稱弗弗此又
著其橫掃之勢耳民莫不穀穀為養義與甫田穀我士
女之穀同幽王之世民不聊生遂遷鎬京而面之終南
山西出為盜以資口食所謂莫不穀者即此須各與本
章上二句合看我獨何害我獨不卒兩非獨宜一讀獨
字本作實用謂老而無子也正為前匪我伊蒿匪我伊

讀詩管見 卷八 夢我

蔣發明喻意何害不卒可作一問一答觀之言我之老
而無子獨者也豈遂不願歲月苟延以為王之民哉然
而緝之馨美維蠹之恥所早覺為鮮民之生者不能自
穀而又不敢同於今民之莫不穀竊維此生其必罹於
害者果何害乎害於不穀也凡人之考終命者為卒我
以害於不穀而死是不得其死也不卒也父母生我而
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以
及亥辰其何道以處此

大東刺亂也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時諱
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管見魯頌曰奄有龜蒙遼荒大東注大東極東也此詩
取二章大東字為名恭幽王之東巡齊魯至于海州
其所至騷擾莫能堪一時皆如被兵寇然豈非亂哉故
序曰刺亂刺之者後序以為諱大夫或傳聞有自東也
鄭氏康成曰諱國在齊而平陵縣然則諱大夫之作人東也
秋傳諱國在齊而平陵縣然則諱大夫之作人東也

齊為幽王東巡故微
於於諱而諱病也

有饜盜殮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律傳饜滿籃貌發熱食也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焉肉
而升之於七也砥謂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履行小入下
民也潛
集說孔氏穎達曰禮之通例簋盛黍稷鬲實麥肉也古
之祭祀字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載
謂出之於鬲升之於俎也棘棘木吉禮用棘雜記言用
桑者謂從祭也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磐舟以砥石
能磨物使平也矢則幹必直○輔氏廣
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管見幽王將東巡東國發民除道其徒役之用力多故
就其食時以觀有不可以尋常例者此其計口而日給
之宜難也蓋瓦器形圓與盤略同特其中容斗二升
用黍稷為殮實之令浮起盤上而為饜焉以祀神也彼
徒役之以盛盛食有務取其大而滿者亦如此故曰有
餘簋殮捄以手以求說文一曰捄也又曰捄引取也此
義為是七本匙之通名可合箸而並稱之但棘七其狀
為不似畢星故下六章亦云有捄天畢也棘屬屬嵩陽
子云未理細而堅重可為車軸及匙箸等物以祀神之
吉禮而用為七雖義取棘吉同音與喪祭之用系有別
實則為其載鼎肉而升於俎其引取惟是為能勝耳彼
徒役之以著取食有不禁其作勢而存力者亦如此故
曰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惟除道以待天子
則然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指幽王小人謂東國之
民也為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之使無或有害其如砥如矢若則所

謂視也。視之之苦。見下二章。聯言。觀之。潛馬出涕。凡。謂。其。目。為。所。牽。係。亦。時。念。於。口。而。不。忘。是。謂。瞻。言。集。翰。濟。兩。貌。則。知。於。出。涕。言。滿。固。狀。其。涕。之。如。雨。也。按。二。句。之。意。特。為。所。稱。望。幸。者。作。反。語。耳。玉。篇。幸。天。子。所。至。也。齊。魯。獨。斷。天。子。車。駕。所。至。見。命。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食。帛。民。爵。有。級。或。賜。田。租。故。謂。之。幸。此。足。想。見。周。初。時。遽。之。盛。軌。矣。若。幽。王。之。東。巡。其。在。東。國。之。睽。言。顧。之。豈。嘗。不。勤。於。望。乃。及。其。至。也。不。足。云。幸。反。有。見。為。人。感。者。則。不。禁。其。潛。馬。出。涕。矣。觀。後。東。人。之。子。以。下。至。篇。末。非。皆。其。涕。出。所。從。哉。

小東大東。梓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集傳。梓。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幸。虛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起。見。小。東。小。稱。對。大。東。之。為。極。東。看。所。以。著。周。道。之。成。用。以。指。齊。魯。至。海。邦。則。極。東。至。梓。柚。其。空。喻。言。也。好。和。以。持。受。經。其。織。既。成。則。下。之。豈。不。空。乎。彼。自。小。東。而。大。東。其。周。道。之。如。砥。如。矢。者。聯。綿。不。絕。又。如。一。匹。布。之。下。於。織。而。牽。引。以。鋪。於。地。然。正。可。從。梓。柚。其。空。時。想。見。之。往。來。而。懷。是。愜。侯。之。詞。糾。糾。繩。狀。也。以。葛。為。繩。即。以。繩。為。屨。但。期。藉。足。而。已。非。能。使。不。中。寒。而。鞮。屨。者。然。地。未。有。替。則。當。有。必。早。行。即。以。之。履。霜。亦。無。不。可。小。人。之。心。之。賊。固。至。此。若。大。東。國。之。華。族。少。年。則。兩。稱。公。子。者。也。時。或。以。游。行。出。行。非。馳。驅。則。走。駿。馬。觀。其。能。猴。科。直。若。軒。塵。而。飄。舉。馬。此。所。以。處。其。足。者。亦。最。毒。矣。乃。其。行。也。猶。必。行。此。往。也。無。何。而。既。往。更。不。願。其。從。此。之。安。初。不。願。其。往。往。既。往。既。來。在。小。人。之。視。之。其。對。此。

有列沈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新。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集傳。列。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艾。也。尚。庶。幾。也。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管見。凡。泉。必。寒。故。以。有。列。稱。沈。泉。劉。氏。熙。以。為。流。泉。而。長。如。車。軌。按。此。意。為。切。今。道。中。有。涇。如。不。可。行。處。皆。由。此。維。時。幽。王。將。東。巡。其。除。道。者。觀。有。列。沈。泉。之。下。涇。或。經。於。道。必。尋。其。源。以。法。堙。之。而。後。於。道。之。沮。如。所。在。藉。以。獲。薪。而。築。土。其。上。彼。沈。泉。之。流。已。斷。則。亦。既。無。浸。是。雅。稱。爰。契。我。龜。契。為。灼。龜。之。木。亦。謂。之。楚。燔。借。其。美。以。通。之。此。言。契。契。謂。小。心。之。視。周。道。遍。夜。燃。炬。以。守。之。有。如。是。其。契。以。繼。契。也。故。不。得。寐。而。常。寤。亦。即。對。此。契。契。者。而。寤。歎。云。其。寤。歎。為。何。蓋。哀。我。憚。人。也。憚。人。謂。所。畏。之。人。當。主。東。國。之。循。行。以。祭。於。周。道。者。言。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此。寤。歎。時。之。心。口。較。論。有。然。耳。以。為。薪。是。獲。薪。非。腐。朽。比。又。沈。泉。無。或。浸。之。以。是。藉。周。道。而。為。君。子。所。履。雖。非。實。為。土。也。亦。尚。可。同。於。土。之。能。載。也。又。何。所。慮。而。必。令。視。之。者。之。夜。以。繼。日。為。乃。我。憚。人。之。心。則。惟。懼。我。視。之。之。疎。也。每。於。契。契。中。卒。然。夜。至。竟。可。不。就。寢。而。息。焉。我。憚。人。不。息。則。我。終。當。以。寤。待。之。哀。哉。我。憚。人。也。以。我。言。之。亦。可。息。也。胡。為。徒。事。勞。摸。震。驚。若。此。哉。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管見人者賤稱於人中而別之為子蓋必有名位而肯
者東人之子如下兩稱百僚是已職勞為徒役之事
王之東巡哉而縉紳士大夫所司若此億不已甚哉然
在西人之子見之其不念其勞者固未嘗或拾之來以
稍加慰藉焉是為不來西人之子亦百僚也其從王而
乘誼不謂勞而何勞也蓋莫不見其自來者之榮榮而
衣服亦各充然矣榮與鄭風授子之榮同凡指梁芻豢
之精潔者皆是榮榮字重著其備云爾豈管東人之子
之所出以共給也既送其食飲又有所用為投贈之物
若皮若帛皆無算則令懷之為衣服之資固靡不受而
不報已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此則
於同屬西人之子之中揭出兩種言之以明其接遇之
難在東人之子謀所以歸之祭祭衣服者又非其他也
也大雅公劉篇云何以舟之舟帶也此稱舟人之子
亦為帶義謂虎士之佩刀及弓矢以夾王者熊羆是裘
喻言耳熊羆不可裘而虎士之如熊如羆則儼然以是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維天
有漢監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

集傳朝朝長貌璫瑞也漢天河也跋隅
魏織女星名在漢彗三星跋然如隅也
孫說孔氏穎達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跋然如隅
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跋然故云隅貌
晉見或以其酒不以其漿以用也天子適諸侯者侯享
天子膳用饋貴誠也其坐天子亦必有燕以示慈惠自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詩侯以下及百僚燕禮般於租一獻之後皆坐而飲
酒以至醉此所謂或以其酒也或者泛指古王之詞至
燕玉束巡而此典缺非特不以其酒為燕也即望其以
漿致飲亦不以其漿矣以其漿可作今之賜茶香朝朝
何遜不以其長璫之為瑞不在典瑞而掌之列非玉器
也竊意天子車駕所幸有為銀牌以賞者老及兵丁者
即是物耳因其式與司炬取火之金燧同故謂之璫又
人之受而榮之以視諸侯新命寵膺圭璧之五瑞亦無
以異故謂璫為瑞也佩璫之當胸非如左右佩之屬
在腰者說文韜大車縛軌也今俗名韜絆蓋軌著於
牛肩別用繩縛軌以絡牛項下是之謂韜絆為佩璫先
皆有組貫之使得者即能施諸肩項一有如韜然故
曰朝朝佩璫也至幽王束巡而此典亦缺其時豈誠不
有此朝朝而長之佩璫哉惟有不用於是夾周道而
望思者亦卒莫得而佩之美維天有漢監亦有先維為
思義因幽王之澤不下究而思之也漢之與天俱行以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西有長庚有捩天畢載施之行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甲

集傳說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簡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天畢畢星也

集說毛氏萇曰河鼓謂之牽牛又曰庚績也○劉氏彛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績日之長管見牽錦之別名章成而有以酬七襄之功是為鞅然天漢之織女本非果織則以後宮之從王於車比於織女而覺其為終日七襄者亦非正言其從事於織以效婦功也故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目出貌牽牛三星明大如眸子之炯炯外見以是而言睨又牽牛之於織女隔漢相望特用睨字亦有意服箱即駕車之稱御者掌之彼從王之車中人皆後宮也其主車必以奄寺若前所謂私人之子者固其長已至於他駟僕之屬雖願為之執鞭不令得近此兩由借明闕防之嚴而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主西方而行附

日此又正與西入之子之從王而行者為有合矣其行之先後或最早發途則如東有啓明日未出啓明已出或極遲就舍則如西有長庚日已入長庚未入要之皆不離於王也而尤有不得即於王者則觀於有揀天畢載施之行而知之天畢作又形與棘七適肖故亦曰有揀載施二字須平看蓋天畢共八星二星直上如柄柄承上六星其六星曲為兩行着柄之二星上張其口載即柄承之義施即張其口之義也行指日道言天畢者貴道所經黃道為日之中道彼金星之為啓明長庚也其行雖附日不由黃道而出於黃道內外以自為道則如有揀天畢載施之行之有以止之矣彼幽王之東強其周道之如砥如矢獨王與後宮出其中而西人之子之從王而行者皆出其旁蓋如此按二章言桃桃公子行彼周行見王未來而小人視之難也此章則言王之既來而為君子履之之時而共見為有揀天畢載施之行其誰敢有越思焉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讀詩管見

卷八 大東

甲

集傳朱氏公遷曰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二為璣在上二為舌在下○劉氏瑾曰此斗謂南斗

管見箕斗二星相近南斗自南見之箕又在斗南而斗乃在箕北也四維宇與前維天有漢之維同並訓思所思為何蓋因幽王之菑行在兩與後宮俱其燥內無厭之聲滿路議者雖不見其事猶得仰觀於天而為是想當然之詞廣雅挹酌也其口以舌稱載翁其舌謂箕之似曰耳載為受翁為引受而引之者惟白之待杵則然人星旁有四星曰白亦如箕其杵三星直其上有載翁之意以斗南有箕而亦載翁其舌焉是不可為箕之簸揚乃似可為白之用以舂矣至於箕北有斗魁四星柄二星其魁常下覆於斗之以挹酒漿不類也而柄之西向者獨反而高揭其將何所用之彼箕下有杵三星構外無勢而斗之有柄以二星西揭偏翹起而有勢是則其之載翁其舌比於白之待杵而平之西柄之揭即比於杵之待白也不與見為挹酒漿則不可而春糧乃獨可乎吁此象之見於天足令思之者駭之矣

此象之應於人尤足令思之者駭之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集傳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管見四月維夏維防也知有寇之亂而防之也凡寇警多在秋時故前采薇篇之遺戍注有備秋之名今幽王之時京邑以四月戒嚴則其設防以維之者乃維夏也

以視彼成遠之言備秋此非其常矣六月徂暑徂之為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集說呂氏祖謙曰秋日冬日常言秋時令時也

讀詩管見卷八四月

管見卉為草之總稱百卉則禾之專稱也其取義於百者蓋從穀稱百穀之例耳其皆有也腓為足也百卉何以其之言具者正欲於一腓字中寓無數匪人也時常秋曰百卉將登其民不及獲而天為匪人掠之以去則根此百卉之無腥而之豈不即匪人之腓為腓而靡不其哉自是而野空如極所共見為秋日淒淒也

往評喪亂而離也其祖不始於六月而六月蓋不能止祖者難祖暑者為尤難故只主六月言之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大夫之矢志不祖獨奉其身以待死乎匪人胡道神也匪人謂之為亂者胡以言乎神昏不分是為匪與病狂同寧以言乎膽橫無所疑懼與喪心同是為匪人肆其賊殺以忍於人之狀彼因四月維夏而有事於六月祖暑者將祭道神以除險難則有祖矣此其禱祀而求夫孰不望免於匪人之怨乎哉而大夫則曰人祖暑以逃死其先有祖之事予不祖暑而待死其先亦有祖之意所祖如何惟是祖匪人之胡寧而能忍若果來則已若來且無忍於人先忍於予可也予固不願長存樂得假手於匪人以忽忽畢命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管見冬日何以烈烈是蓋以狀匪人之絕火行極耳凡火以得風彌壯而匪人則為飄風此其發發者實有以揚烈烈之發矣然特見於冬則何也由於前章稱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時則田野為墟故其後遂入都邑以掠聚居之室廬有如此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穀即指禾之實言莫不穀謂其務多藏也我獨二字當一讀明乎此身以外無長物耳害非一端此應主遭焚說與上言烈烈者對針何害不有也詞用反決故稱何按此章二句一似不答匪人之肆虐無法乃轉答民之擁厚實者各語語人以自慰然民固不宜有穀哉為度其意夫

讀詩管見卷八四月

山有嘉卉侯栗梅縻為殘賊莫知其尤

管說范氏處義曰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梅縻樹也陳風墓門春風終南皆以有梅稱其為嘉樹有微已栗雖不見他詩然藏主用栗見公羊傳是取以二廟依神也謂其與梅同為嘉樹亦因其所卉草之縻稱木亦稱卉者蓋與獸亦稱禽之例同何言嘉卉嘉其實之足供祭品耳周禮籩人掌饋食之遵其物有粟有乾藤粟古文栗字乾藤鄭注乾梅也是為嘉卉故於他物求之屬皆不悉及云兩侯字集傳訓維初不解及於侯求之侯為的其維之有綱維為條屬之義夫乃思得俗言的條某的屬某者皆從侯取象也縻為殘賊莫

知其尤凡登正與修相反匪人舉其前所管置者而敗
壞之知墓樹而外宮觀垣墉必一切傾圮也固是而為
殘賊其夷冢決墜鑿棺暴尸以搜其藏有不可明言者
此非罪大惡極實為匪人之尤哉然其時國亂民離無
復象人彈城守禁之事則有廢為殘賊以作
匪人之尤者方莫得而知之又孰從而究之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殺

管見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對下殺字說則因其水以為
之田也相者遠矚之詞而載字並訓受泉水之所及或
因以為田則見有益之雨澤首受自天是為載清又見
有加之糞壤者受自人是為載濁而穀固以生矣夫泉
水率自窮巖絕壑來也會際亂離豈無於此中區跡躬
味秀全性命者哉而以大夫追感曩昔則謂我苟能殺
不待出為大夫以受穀是早得下宅幽避沒身食力不
有茲日之構禍矣我日構禍正以前之不能殺也及是

讀詩管見

卷八 四月

四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任寧莫我有

集傳滔滔大水貌江漢二
水名紀謂經帶包絡之也
管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夫思楚之據地倫安不疲
周亂也攷史記楚世家熊渠當周夷王時甚得江漢間
民和乃與兵伐庸揚粵至於鄂且曰我蠻夷也不與中
國之號蓋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
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漢楚蠻之地自時厥後雖有
宣王南征之役於楚無所損早不克陵滔滔江漢揚南
國之紀以控楚矣然則有大夫而遭過幽王以構禍國
不免思邈又不能殺將改事君念楚其孰為任國乎而

大夫則曰我如是以求仕所其幸者惟是於或哀其旬
旬來奔形容面目間枯槁黧黑有盡瘁之狀故不誅其
畔而納之尋視其舊所職任命之位是為盡瘁以仕也
然仕則任矣先嘗為大夫一旦去中國而入蠻夷舍王
朝而歸借國背舊主而拜新恩有一於此皆不如死
而後周不有我周得存大夫也周不可不有大夫則以
為寧莫我有而已

匪鷄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集傳鷄鷄也鳶亦鷲鳥也其
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
集說陸氏德明曰鷄字或作鷲陸氏何以鷲似鷹而
大黑色俗呼皂鷲○邢氏易曰鷲鷲也鷲鳥之類其飛
布翅翔翔○陳氏鵬飛曰言欲高飛深藏而不可行
也○范氏處義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讀詩管見

卷八 四月

四

山有薜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管見爾雅以女桑為桋當從之山之有薜薇也既可采
以當食而隰復有杞桋焉杞為枸杞桋為桋桑並有子
久服令人不飢而耐老然則不能殺者不轉可借是以
辟穀哉而大夫以為我君子也與方外脫世網者不得
同上天下淵無所置吾身獨效死守官以成君子食馬
不避其難之義亦可哀已然山與隰之間仍有薜薇杞
桋也無以自明而日夕遇害在他日之間朝臣者或求
我而不知所終不將以為去德赤松子遊欲假其辟穀
之法以求長生與若然直以為我為笑而卒莫知我哀
矣故今者我及此微命之尚存而作歌其心之有所維
非有他也亦欲憑是以告天下人之不及於難者使知
我之備位君子其速變不率有死無二之可哀蓋如維
維之為言思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

為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為憂

管見北山謂朔方之山徧狄境亦交涉戎境其大夫蓋因從事於此而身陟之也杞枸櫞之一字各攷本草集說枸櫞作莖生莖幹高三五尺獨蘭州寧州九原以西文餘六可作柱然則杞之產自北山其材固特異矣言乎其杞對下憂我父母說乃言采其杞之根耳枸櫞根名地骨一名地仙一名却老一名仙人杖有根之異者則仙家所謂千歲枸櫞其形如大者也食之可長生彼

讀詩管見

卷八 北山

四

大夫之陟彼北山管見杞有大可作柱之異材當必有其形如犬之異根以為若采而得之是足藉以永父母之年而使之不害於憂也故雖不必果采而心口相商則有言云然矣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士子猶稱兵丁云爾偕偕字重曰從事則知領士子者有主帥而大夫屬在偏裨之列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王事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祭稱有事戎亦特以事稱盬為盬之鹵水其苦能殺人靡無也以為令者我之為王事役亦謂有事而已靡有盬也乃還念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固甚覺其苦之難喫直如鹽之有鹵水然則豈不靡盬而有盬哉其尤可痛念者王事之若無盬之召有盬之寬我既身受之而其以憂貽我父母者則又使之心受之度將而不救也夫我則已矣我父母母則何辜乎北山之杞言采者亦空言耳其能得此長生之物歸父母以療受而令不害於靡盬之鹽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

管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須對下章經營四方句說蓋言有王土王臣而國有王事耳溥分之偏也王者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此其溥於天之下者莫非王土也濱之為溥王海言凡中國之上通稱海內則其幅員之環合不必皆盡於海而可以濱明所極也率謂人之沿邊而居耳所居雖荒僻而皆隸版圖則其率乎土之濱者莫非王臣也於此而或備四方不靖欲以侵犯陵暴上王土而臣王臣王安得無經營四方之事哉經營四方之事為戎事王不行卿專事大夫則從事也大夫之從事宜均均者

讀詩管見

卷八 北山

四

權衡其事之少多輕重以量人授任協力程功也而幽王之於大夫則不均故北山之役其大夫自言我之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有比於鹽之獨苦者在王之初命之其詞則有所不顧也但曰我從事獨賢而已嗟乎王事非一手一足之計故有卿之專事不能無大夫之從事也從事不均而獨小死而無益於事所謂獨賢者其將何以報稱也哉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

方剛經營四方

集傳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旅與替同

集說錢氏天錫曰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許氏慎曰首齊骨也○呂氏祖謙曰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集

未曰靡有旅力春誓曰旅力既愆若乘系之詩謂衆
方感猶可也如春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身及良士耳不
得解為

乘也

管見馬以壯為壯故稱壯又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
乘之乘以四計故於良馬稱四往彭彭盛大貌須以馬
與人之乘馬合言之其意謂在朝之大夫平時策肥於
道顧盼自雄則見其四牡彭彭矣及王事興而欲以大
夫從事則皆退不敢直前殆如人處稠衆間懼中立
之大顯而自匿於左右側也以此而言王事傍傍耳傍
與旁通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即申
言王之所謂我從事獨賢者以此將訓奉訓助方將謂
其正欲奉身以助王於事不傍傍而挺挺也故以為難
得而鮮之形力方剛承上未老說按未老之詞必幽王
囚大夫已老而壯之故然然則所指為旅力方剛者亦
少誣矣經營四方則又幽王謂大夫方將之意直欲於

讀詩管見

卷八

四

邊陲所界之四方出其力以經之營之而使完固也按
經當為經脈之經營當為營氣之營此所藉以保其身
者於四方而言經營欲明保其國之無虞亦如彼旅力
方剛之身耳然北山之大夫雖不避事未嘗不量力豈
故意為僥倖漫以經營
四方為自効之地哉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

于行

集說劉氏瑾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以
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管見燕鳥各以其雙柄稱燕燕人之居息有如燕則有
事於成大厦營華屋也盡瘁須暗貼馬言與上燕燕反
對凡幼勞稱馬論勞稱汗馬所謂盡瘁者殆無以加矣
王事亦因事也以書事國之事則於受命之日早亡

其家尚河異於燕燕居息哉居息之息息於坐息偃之
息息於臥也牀臥其不已于行者晝行而夜亦行則以
此時求一息偃而亦不
可得牀之有無又何論焉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
鞅掌

管見此大乎號痛哭或傳聲於大夫而欲其知之必其
冤抑待伸者去此而不知其時蓋由作樂演劇有如伐
木篇之言坎坎我蹲蹲舞我故致喧闐充庭此外漢
然不知也其導轍豈不極與若夫慘慘劬勞者以身之
憊成頽之感殆不殊呼號之聲不絕於耳以重增其切
怛矣栖遲宿久而不起也於栖遲之所而在而又見有偃
者向下仰者向上此其事為何事乎為指其事俗有比
之於乘馬者按馬之頭紐曰鞅即今之扯手也持之則

讀詩管見

卷八

四九

馬惟所使是謂鞅掌以王事也駢駢周道正鞅掌
之實也其與栖遲偃仰之借名無異者詎可以一視哉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
不為

集傳李猶
罪過也

管見王事為戎事有咎則不可言也而慘慘畏之當不
得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如案案得酒亦不飲矣况
湛樂乎厥應詞議正詞出有嫌則入無嫌則議出入
風議者謂何謂王事之可不為也而北山之大夫則迫
於王而靡事不為當夫借借士子朝夕從事苟非不能
忍於父歟有吞聲茹苦以終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集傳類與歌
同小明知也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管見詩言無將大車序言是也。惟小人以大車喻小人為其任重而遠。由本專講外之。而為大將也。特動多鈍。躡遠無能。為與一。廣而西大。內取非小人。而何將助也。前若引之後。若推之。旁若翼之。以助御大車者也。御大車為主。帥運附之。象將大車。非備禱。協贊之象矣。然大車豈可將乎。故一曰。祇自重。一曰。借言。寇之不靖。而揚土。埃耳。將大車而祇自重。言。便見有不克。靖寇塵之意。不惟此也。冠。率。大。衆。來。有。見。為。其。塵。冥。冥。

詩管見 卷八 無將大車 手

若白晝如晦。大車將不知。而徒仰以將之。故再曰。維塵冥冥。維為防。義言不可以不防也。且以所防究言之。尤有其甚焉者。故又再曰。維塵離兮。離。澤也。與周頌于彼西離之離同。蓋塵離。冥。大。車。不。致。陷。泥。猶。可。將。也。至於塵會於水而成。離。則。汙。泥。濁。淖。之。中。與。塵。迴。異。冠。若設為此。險以待。是為大車之止。所矣。將之。若得不防。及此。哉。然既已將之。悔不可追也。獨決絕。以至於死。而已此。所以聲言無思百憂。與憂之緒多端。可以百該之。其取而並思之者。惟人當垂絕之時。凡屬生平。所未了。不免一一纏綿於心。是不能捨而長逝也。若一切不顧。豈不視死如歸乎。祇自重兮。與下。不出于頰。及祇自重兮。句。並申言。所以無思百憂也。疾。臂。病。臂。名。祇。則。祇。病。為。疾。可知。若此者。不能坐。自。疢。則。以。思。百。憂。而。致。坐。之。不安也。非真底矣。陽氣盛而。瞶。目。為。淚。若。此。者。不。能。臥。其。病。山。衛。氣。留。於。陽。不。入。於。陰。故。然。然。則。衛。氣。不。病。不。留。於。陽。而。入。於。陰。不。亦。出。於。頰。哉。而。在。思。百。憂。者。之。妨。於。

小明大夫悔任於亂世也

集說歐陽氏脩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誌別爾。管見亂世謂。幽王之世。

讀詩管見 卷八 小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 集傳征。行。徂。往。也。允。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毒。言。心。中。如。有。毒。藥。也。共。人。僚。友。之。處。者。懷。畏。罔。也。

管見詩以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證詩既。且。前。三。章。所。為。畏。此。罪。罔。畏。此。譴。怒。畏。此。反。覆。各。證。也。天。即。求。二。帝。兩。言。神。之。聽。之。神。亦。上。天。之。神。也。上。天。有。神。必。有。視。此。稱。照。臨。已。先。為。聽。字。補。出。視。字。之。意。矣。西。野。至。于。允。野。允。藥。名。以。其。出。秦。中。故。名。秦。苑。允。野。山。西。近。武。處。土。不。墜。惟。允。滿。野。而。已。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遠。行。必。

讀詩管見 卷八 小
西而至其野其征途之身麗於寒暑者獨謂自二月首
路之初吉以始明以後不離悉數耳心之憂矣其毒大
苦大小之對不必讀泰大苦大黃也在毒草類以色稱
大黃以味稱大苦皆大之者特因性快號將軍故也
不服大苦而其毒乃同於大苦則何以然為其離寒暑
而病下利至尤野之後未嘗受事於政事者先不勝其
困頓有如此念彼共人之敬也與恭義同即後靖共爾
位之共也其人蓋大夫之所謂正直而引為知己者涕
零如雨指共人說謂二月之初吉羣衆不遠大夫之租
西也大夫念之而豈不懷歸乎然雖懷歸而初不急望
於歸者則曰畏此罪罟此字指上天大指昭昭召昊之
刺幽玉篇中皆言罪罟乃上天以下止之有罪而降雷
以收之也可畏也大夫若歸敢自謂不常罹於罪罟而
不畏哉畏此罪罟則其出在尤野而以寒暑致病而云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者毒之貽害轉不足為其心已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
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集傳除舊生新也歲聿睠
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
管見日月之際指歲首之正月言山二月初吉而轉計
正月其際未久故曰方除日月方除此語歲莫為尚遠
也及其往而至於尤野因離寒暑而被毒與大苦同其
時以病告猶未受事以云還也乃云其還守病中忽忽
遂已歲聿云莫矣諺文申用以書之器也楚謂之聿泰
謂之筆釋文筆也述其事而書之也然則此稱歲聿
猶云歲紀耳與治歷明時之歷殆音同而義亦相比與
歲聿云莫此開塞成冬之候也病下利者不死則當已

讀詩管見 卷八 小
故大夫之計及於歲莫亦謂至此而日月又將除病得
與之俱除也病除則有捷之以事者矣大夫能勝其事
乎事可勝我事孔庶則難勝我獨而我事孔庶尤難勝
也乃大夫之祖西先由幽玉惡大夫而遣之遠地不合
僕從得隨而欲其親執一切勞辱之役此所以大夫之
不受事即不棄其念我獨念我事孔庶也心之憂矣
我不暇憚畏也何憚乎不暇其意以為寒暑之憂矣
而元氣未復不堪重以勤劬云爾念彼共人睠睠懷顧
亦念前二月初吉其共人之相送各舍如雨之涕以
之者實切於懷而不能決捨則獨見其睠睠有然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再明雖懷歸而仍不急望於歸者非不
念共人也此字亦指上天譴怒為罪罟所以降下土有
罪罟則譴怒早見於上天矣以前十月之交之刺幽玉
証之譴怒如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怒如燧燧震電不
命可畏也大夫若歸敢自謂不至於譴怒而不畏哉
畏此譴怒則其羈居尤野以身之獨任事之孔庶而云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
與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集傳與爰感急
語遠興起也
集說孔氏頌遠切爰
即表溫亦謂二月也
管見與爰也非暑也暑由此漸生又方與則猶未與因
知餘寒尚存矣首章稱離寒暑即從方與二字見得其
憶昔之方與者為值後之方與耳於時正以身之獨
任事之孔庶以云還也曷云其還乎特心憂於不暇而

憚之已矣乃其地有能自為政而號稱政事者正合居
於野以授官刑惟恐大夫之暇而感之並因大夫之懼
不暇而愈感之其何以堪此政主也義與左傳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同前輩歲事云少謂至尤
野之初歲此章歲事云莫謂至尤野之再歲須辨之采
蕭獲菽蓋大夫特就歲莫之時明其所謀蓄以御冬者
如此即以見他時之苟且自給更不堪具陳云爾蕭老
蒿采之以為薪樵歲莫無德得薪也菽非大豆當以
養言之菴為野蔬豆禮記啜菽飲水之菽即指此菴之
以儲為糧亦懼歲莫無德得糧也大夫固借是以延尤
野之日月焉則念身之獨而身益危矣更何堪以事之
孔庶而致政事之愈感哉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即承上
政事愈感說伊為彼稱謂政事者戚斧名儀禮云天子
設斧依注言有繡斧文所以示威彼政事之愈感斧威
也是王實詒伊以戚矣然大夫之被其斧威固由出身
不慎任於亂世致之則伊政事者之戚非王詒之乃大

讀詩管見

卷八

小

五

夫自詒之也悔何及乎念彼其人與言出宿亦念前二
月初吉其共人之番涼送已而睨睨者以懷益顧以顧
益懷會當分手反歸而猶不忍乃復相與與言曰其共
出而至於所宿之地以同宿可矣與言猶發言倡言之
謂送大夫而與言出宿此情何以加諸以故大夫之念
其人總言豈不懷歸其欲也明雖懷歸而卒不急望於
歸者亦非不念共人則究言其畏此反覆也此字並指
上天反昔翻反覆謂何謂謹怒之象已垂於上天則變
異之於至沓來即有以致下土之反覆取再取十月之
交之刺幽王証之其稱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亦誠見其反覆矣可畏也大夫若歸敢自謂
不遭淪胥於反覆而不畏哉畏此反覆則其終淹於野
雖政事愈感之偪人已甚猶得以采蕭獲菽苟延餘生
內悔之萌所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者戚之為戚判不
足付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

靜同與猶助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晉見君子大夫指前送已而涕零如雨睖睖顧興言
出宿之共人說處者自外而反於家息者向晦而宴於
室安穩也無恆猶言不久耳蓋幽王之世亂世也上天
之罪罟欲張謔怒方盛反覆將作大夫居於野而畏之
因即遙念共人之居錫京而嗟之嗟其危在旦夕故言
不久安處不久安息也舊以無恆作戒詞淋是靖共爾

讀詩管見

卷八

小

五

位正直是與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靖共二字不靖者
能之反大夫度所謂共人者於世之亂不能靖於方寸
之亂則早自靖也以靖致共以共守位則難躬之際節
義挺挺惟引二三同志之正而不軟直而不屈者以身
相與以心相好而已若是則君子將不免於死然死而
不朽死賢於生也故初則用嗟卒乃易嗟而為去曰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首重稱明明上
天形體也而其主宰則為神故上天居高而聽卑非直
照臨之及於下土已也神何所聽聽人言也蓋大難之
摧傷無分於正直其亂既定人之類不絕而公論自彰
上天之神殆將聽之矣式穀也其穀之將以敬者指黍
稷言祀神之物也君子生而正直其死當為神以事上
天之神也式穀之馨香合共人而誰膺其報哉上天之
簡畀存歸此大夫所由決言式穀以女而不疑與介從
介盡之介借義謂被諸其身而使負之也易云于食有
福况式穀之為藟合明案者乎可知君子以正直為神

其受式穀之享於下土實由受景福之錫於上天也福
何以為景福景光也君子得有式穀以隆廟祀其正
遂與日月爭光常炳然於明明照臨之內此其何上天
之寵以無墜墜者可不謂介爾景福哉然大夫言此於
共人可無嗟矣遠顧光野此身終當為鬼荒塞如使鬼
猶求食不其餒而至其自嗟者固無極也夫大夫
之與共人合志同道任於亂世之悔皆有不免至於各
以命殉而計其身後之可嗟不可嗟又相懸絕誰實為

鼓鐘刺幽王也

管見按橫渠張子以為淮水為害而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此正刺之意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讀詩管見

卷八 鼓鐘

五

不忘

集傳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
州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恩也
管見周禮春官樂師云凡大禋祀肆享祭示與太祝詔
未擊臯舞詔訓告舉同舉皆謂呼之使入也何以呼之
樂師又云樂出入令奏鐘鼓則知鐘鼓者乃其所以詔
與樂之具與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
用樂以鼓徵學士是則樂之入於奏鼓在周禮已有
證矣至此詩四章發端皆特言鼓鐘鼓為擊即亦樂師
之徵樂入而令奏鐘也舊注遂指作樂時之動以鐘言
非是將將與鏘鏘同明乎鐘聲鏗耳鏗以立號有號令
之象此於徵樂人之入為切矣然考大司樂之職凡
日月食四節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去樂是言廟
中當祭而亦去樂也若夫路寢常縣之樂為王設其有
時必去者如大札大山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慶令地

是已何謂大哉謂水火也雷風雷雨如春秋書初不
於之類則此淮水之湯湯者非其類而何乃幽王初不
弛縣而仍欲樂人以入固獨聞其鼓鐘之將將焉是有
以大哉而度外置之知有身之樂不復知存民之憂矣
憂心且傷傷痛也指當日被浸之民言被浸則田廬婦
子皆至不保此其憂之中心而心痛不已傷乎淑人君
子懷允不忘君子為有位之通稱王其首也君子有不
淑人者故特標淑人以別之然他詩之頌君子曰樂只
曰豈弟非云不淑也而此必正目以淑人則何所取諸
如其與樂關涉云爾淑善也樂記言先王立樂之方其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
氣得接焉是則淑人之為善亦淑於樂也末章之言樂
特詳即即為淑人君子者所本與允之為言信也平也
須貼上淮水說易傳云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經云坎不盈祇既平所謂允者蓋如此當淮水湯湯
之時其在淑人君子以為是為懷而不忘焉是亟欲其流

詩管見

卷八 鼓鐘

五

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

管見喈喈為疾呼之義故周南言黃鳥鳴鄭風言雞鳴
皆取之於鼓鐘亦稱喈喈則何以幽王之徵樂人而
鼓鐘鐘鳴其為詔與舉以呼之使入者固甚疾焉斯乃
亦稱喈喈耳淮水潛潛音諧說文注以為泉流之貌
此義得之蓋淮水合西北之汝潁而求會於泗沂其人
概也他兩容納尚不可悉數則知此潛潛云者謂其經
流漲溢而旁之眾流從之固存以助其沸騰之惡勢也
時則被浸者之憂心其傷若割即不禁其泣涕之如雨
矣故曰憂心且悲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德指恩施言
大哉者必類有大澤也回之意為迂緩不回即從上

文准水潛借象所以著淑人君子之德之下矣
亦復沛然莫能禦也而幽王則惟積重於上已矣

鼓鐘伐磬准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集說劉氏瑾曰周禮地官鼓人云以擊鼓鼓役事注長丈五尺

管見伐磬喻言也幽王之鼓鐘以徵樂人而與伐磬以

作從事則其人不踰時而其呼之使心亦絕無虛日

矣准有三洲集傳以為淮上地固然無可指實並嘗

作喻言看今據禹貢求之西河惟豫州淮則豫之南境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惟揚州淮又即為徐之南境而

並以為揚之北境也綜厥始終攬所繫帶夫不為淮有

三洲乎及是而水之湯湯浩浩所在被浸一必從三洲

之為豫為徐為揚者其不盡歸沉沒而從水中浮出然

則謂為淮有三洲可矣憂心且妯者嗚咽之狀明其

悲之聲淚俱下也音讀拙為胃息上行字从如以婦人

善哭耳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相若也如上文言淮有

三洲亦仍有水所不及之處矣而淑人君子之德其因

夫裁以降大澤者先存不之虞或濫而惟懼未周則民

及及之水所不及亦及之無虞或濫而惟懼未周則民

讀詩管見 卷八 鼓鐘

鼓鐘欽欽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箎

不僭

集傳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

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管見欽欽此鼓者之意與鐘聲無涉蓋先王之制樂所

鐘以徵樂入其心固至敬也以其為欽欽耳敬之至斯

私之至故當其樂入而樂具奏也必更鼓鐘以動之而

其早見為欽欽者即能有以充諸衆器而使鼓瑟鼓琴

笙磬同音也與何謂同音周語云鐘尚羽琴瑟尚宮石

尚角軻竹利制注云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鐘磬大

故尚羽琴瑟聲細故尚宮石磬也輕於鐘故尚角清

濁之中也笙也竹蕭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

而也以此而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則由鼓鐘而及琴瑟

由鼓瑟鼓琴之有音而及笙磬其音皆得同於鐘音以

成和之至也音有八不及竹與草木者絕得兼竹周語

又云草木一聲無清濁之變則從略焉可矣以雅以南

以箎不僭箎指周官箎章說其職掌土鼓箎中春晝

擊土鼓箎箎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

於田祖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豳頌擊

土鼓以息老物故名官曰箎章謂其主箎箎以為詩章

也作如此看方與上雅南一類不僭云者非言雅南箎

讀詩管見 卷八 鼓鐘

楚茨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 常則不以行禮惟以適情不能崇德惟能導欲而已

附錄 蔣氏悌生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辭語典
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
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
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視上之辭農
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秦肆夏此亦天子之禮
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
也朱傳斷然以為公卿有田祿者之誥蓋以甫田歲取
十千為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
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
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卿六遂
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
舊說皆以為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
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
詳依舊說與序說無異宜更詳之一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茲黍稷我黍

讀詩管見 卷八 楚茨

卒

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

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集傳 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安
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
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
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

管見 序稱刺幽王意具首二句謂其不籍千畝其田無
黍稷獨有茨耳茨蒺藜本草謂長安最饒則其土宜也
故周鎬京之籍田荒特以楚楚者茨狀之蒺藜初生葉
如皂莢葉整齊可愛是為楚楚抽者拔其本而出之為
取子也子皆有刺其名茨名蒺藜亦取其刺傷人甚疾
而利之意故以棘刺為比而稱言抽其棘云自昔何為
我茲黍稷也今之不然也我屬我先王之詞下同所執
符象黍稷於黍稷之冊又特明其為酒食以饗祀妥侑

其為王千畝之籍可知我黍與我稷翼翼黍稷一
二種粘者黍不粘者稷與與餘貌狀其結子成枝而疎
軟也子盛則堆沒不可見有覆蓋之意故又以翼翼稱
與與翼翼以黍稷對舉五文也我倉既盈倉謂神倉周
語言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者是已我庾維億為既盈
指其實也以虛稱既盈或未必其果盈耳甫田曰歲取
十千盈之數大概如此倉之入數以十千計則庾之連
莖靈積者其數當以十萬之億計也不可量以心度之
故言維億維訓思猶想當然之謂以為酒食酒專用黍
食則兼用稷須辨之酒食之饗有不為祀者言以饗以
祀則明其饗之為祀矣以妥以侑妥侑皆以事尸尸神
家也神隱而尸陳於尸之陳者而妥侑之則如下言神
仔吳饗神保是榕神嗜飲食神具醉止皆於妥侑中恍
恍按之矣以介景福介從介蟲之介借義介景福猶云
尚景福耳至下福稱介福介字又借義於介蟲之長以
言壽與此有虛實之別景光也凡凶咎徵於豐節而休

讀詩管見 卷八 楚茨

六

祥兆於昌明故以福為景福景福通名也若所云報以
介福及卜爾百福介之意以明起萬壽之意則知百之
數又實陰指百祿之數矣介福百福各有主名故景福
為通名也景福之來並由神用以酢而工祝承致以資
之其孝孫之俯躬敬受則為介以字與上五以字一串
須歸到黍稷上說言昔先王之茲黍稷以為酒食也黍
稷之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也黍稷之為酒食以
饗祀妥侑亦即以介景福也奈何今王之不籍千畝竟
使茲黍稷之境皆就荒而為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也哉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德冬祭曰丞秋祭曰嘗肆陳之也將恭持而進之也孔甚皇君也孝孫主祭之人也

管子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穆穆如天皇皇如日君象也又云大夫濟濟士蹇蹇如百川之循道以會於海踰踰如羣鳥之為朋以趨於鳳臣奉君之象也天子當祭時以敬先祖而奉神保並吉者為之皇尸在廟門以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故共儀之表著轉不見為天子之穆穆並不同於諸侯之皇皇則獨有合於大夫士之濟濟蹇蹇而巳繁爾牛羊繫結也約束也即繫之義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養牛羊曰芻疏云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以往豢嘗以往指飾牲入廟言之其止及豢嘗者承前章黍稷之既登倉廩說來是適嘗其時耳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解也兼豚解體解二義祭之朝獻有腥有胾胾解而腥之但用剝體解而腥之則用剝更用亨也禮運所謂腥其俎孰其殺者是

詩管見

卷八 楚茨

三

已時將與制亨建籍則辟之高陳以及將之為進只作薦腥燔黍勿泛說祀祭于祊祊亦方周禮司馬之職中秋秋治兵遂以備田如蒐田之灋驅弊致禽以祀祊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鉶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按主祠即祝也四方即祊也祭禽于四方則宗廟可知故此章言祝祭于祊者欲見牛羊而外又有天子秋田之禽其品物無不備也祀事孔明此謂國之大明其教一焉而祀事有義孝孫非直能其事乃實有以義若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祭也其德成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祀事孔明義章矣先着以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乃見其有事於祭而敬不為皇君也孝孫之濟濟蹇蹇其儀與大夫士同則不自為君而奉先祖以為君矣神保蓋王之別名祭有尸必先有主如先祖自其始沒既虞則

重而易以主附于廟藏于祔室其神即憑是以至今喪存可不謂神保與以故孝孫之饗先祖亦舍神保而更無所以用饗也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三句蓋據其能饗帝者以深信其能饗先祖耳如梁常立本嘗則季秋也而月令言嘗先之以大饗帝是孝孫對饗先祖其時固已饗帝矣處帝依也報為答其饗之意凡福稱介福者當指壽言介壽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其長不名而但以介稱也可龜稱介而特壽彼人之獲福有壽者不可借是以稱介福哉但其言萬壽無疆則又由介福以推其至耳惟天無期惟地無疆故地與天同壽也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帝實宜其饗而因報之以介福焉則自今至於萬年其壽豈不合於地之無疆以順承乎天之無期也哉孝孫之有慶若此則其因饗帝而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者固可必其以饗而格亦即見為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也

讀詩管見

卷八 楚茨

三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傳爨也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炙皆以從獻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庶多也賓容蓋而戒之使助祭者格來酢報也

管見執爨對下為俎孔碩或燔或炙言則饗饗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即其人巴踏踏字从足當自行容求之從昔昔亦作籍籍也蓋行若足之所履如有物以藉之不至觸地而成聲是為踏踏按此惟女之行容則然如執爨者亦有籍籍周禮屬地官掌凡祭祀共盛奄二人女備八人奚四十八人

讀詩管見

卷八 楚漢

五

亦官女為之其踏踏不待言矣王慶翼之主於內燕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人徒百人初不

同於饗饗之用女而其執饗之時行容亦復踏踏約

至此非發而何哉為執饗也其實之並極豐美為孔

碩燔炙以供從獻於醕尸用之醕尸在尸實之後則知

此稱執饗踏踏為祖孔碩者謂先之剝亨肆將既有朝

獻以薦腥燔炙至於饋獻薦炙又復為祖孔碩以設尸

正食食也而醕其從獻之燔炙亦靡不畢具有如此燔

炙二字一義証之夏官量人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

燔之數量法以脯屬饗燔屬祭祀是祭祀從獻之有

燔呼不言炙也有以燔炙稱者明其燔為逐火而炙之

非如燔燂燂燂之燔遂以入於火耳舊注指燔為肉炙

為肝太滌蓋從獻之用燔而首肝亦正以肝可燔也肝

與肺心並為氣主祭者貴之而惟肝多血臭味盛故尚

與則制祭取以燔其燔為燎尚味則從獻亦取以燔其

燔為炙也燔有以燎稱者亦有以炙稱者豈得謂肝之

是矣而非燔哉儀禮特牲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此燔字特牲主人言亦以主人之

從獻用肝故知其為肉然肝不言燔而知其為炙肝者

又實以主婦之從獻其肉必燔則主人從獻之有肝其

亦出于燔可知炙肝出於燔燔肉亦惟用炙如肉則蓋

有牛炙羊炙豕炙即燔肉也肉不得專燔炙肝不得專

炙名矣其以燔炙字拆用者示不一物耳與下文賓客

字拆用同例賓客不一人故言為賓為客以總括之非

賓自賓客自客也致少牢醕尸禮尸左執爵右秉取肝

擗于鹽注兼煮肝兼羊豕也少牢兼羊豕則太牢兼牛

羊豕矣更以肝例內其於牛羊豕必亦靡不兼者肝與

肉異物肝與肉與肉又各異物因是稱或燔或炙以

若其不能悉數云君婦莫為豆孔庶君婦者后也有

寧於廟中王對先祖稱孝孫則后從孝孫稱君婦君為

主義君婦猶主婦也則亦降從大夫婦與士婦之通稱

焉莫莫也蓋不敢出聲而為搖顛拂手以自禁禁人之詞

讀詩管見

卷八 楚漢

五

為豆實豆也不及遵者遵之實省於豆其薦又次於豆

故以豆統遠就豆言之朝事饋食之豆為后之自薦固

已即以加豆薦于內宗羞豆薦于世婦其繼主者亦惟

后也即不謂孔庶與然皆自其莫中為之以云清靜而

後也亦誠然矣為賓為容獻饋交錯賓客本即諸臣使

祭祭則臣也而賓客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

名也如春官司尊彝云鬱齊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

注保用鬱齊朝踐用醴齊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饋

之者獻莫重於保次朝事亦曰朝獻又次饋食亦曰饋

獻更微之司尊彝秋嘗冬烝保用尊彝黃彝皆有舟其

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是則絜爾牛

羊以往絜嘗者之初皆孝孫君婦並亞之其三則賓客

節每節獻饋者三初皆孝孫君婦並亞之其三則賓客

以於相問是為交錯饋與四時饋行之錯同猶言更迭

也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此又撤開君婦賓客

專為孝孫之祀事孔明指其實也禮儀謂獻饋之容度

主思說孝孫於齊之始夫既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矣當祭而禮儀之致愛致慈

益有以用其思此之謂卒度與獲為有得之名孝孫齊

時所思之五者惟笑語為最真致愛則存致慈則著故

於先祖之笑語始思之而求得者亦終思之而未嘗有

不得也以此而言卒獲耳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則是孝

孫之神保是饗者非直饗之而已饗之而必期於來格

也神保是格而及其既格也如之何維時孝孫有獻先

祖之憑於皇尸者則有酢矣酢者所以報也其報之者

先祖豈能有所私於孝孫哉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孝

孫之饗帝而有慶若斯也先報以介福萬壽依酢依水行

為報而於酢時歸之故曰報以介福萬壽依酢依水行

難水之行必有自來而其行之無阻則又宜於順而導

之可知酢稱依酢一攸字中便包得先祖奉天之意蓋

孝孫之膺報於介福萬壽天為所自來先祖特其順而

導之者也再按尸酢孝孫與報孝孫為一事介福萬壽

亦亦故辭則當昨之時必皆由工祝致告以祖齊孝并
者故知此章但言尸酢下章乃言工祝致告正須合并
觀之然同一祝詞而作兩章分叙者較之義為長為大
介福萬壽申長義百福及時萬時億申大義詞既得詳
並見行文有化
板為活之法

我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齊孝孫苾芬
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
既匡既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集傳燠竭也善其事曰工
苾芬香也巨正教戒也

集說輔氏廣以祖齊孝孫即氏以為祖往也齊予也而
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

讀詩管見

卷八 楚茨

六

管見我我孝孫也燠火盛貌孔燠蓋狀其以筋力為禮
身勞而生熱耳禮莫重於祭孝孫之有事於廟以昭國
典彰王度廟中之人皆承式焉是曰式禮式禮莫愆懼
有愆也意謂孝孫當孔燠之時其心尤惕然加謹有如
此莫字作不字春使差工祝致告祖齊孝孫此因酢而
端之較也其詞稱介福萬壽而外又存如下文云云苾
芬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卜者預決
未來也百福須貼穀稌言之既與報苾芬之飲食為類
而百字亦有若人君以穀為祿穀以百稱故天保曰俾
爾穀馨馨無不宜受天百祿又躬稱子食有福是食得
即其福也故天保於受天百祿又申之曰神之弔矣詒
爾多福多即百之澤稱也幾之為期謂心所希望須跟
上福字說福應念而至此之謂如幾周禮以九式均節
財則則式為成數之有定者於福言式又宜限上下字

讀詩管見

卷八 楚茨

七

義同但宜繁潔祀事上說蓋孝孫之苾芬行之以齊稷
匡較此庶民之極也國語言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諸侯合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日月會于龍猶土
氣舍於天明昌作百嘉備命羣神頻行罔於是乎於嘗
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盥
盥潔其糞除慎其采服徑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
度其宗祀道其願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
之此不有以錫之極乎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好類比
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節於其讓隱合其嘉好結
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故祀以昭孝亦以息民
言能昭孝養而後民蕃息也夫民氣縱則底底則穢穢
久不震生乃不強齊肅恭敬以致力於神民所以攝罔
者也攝罔則生強而民息矣時萬時億即指此民之生
強而攝罔言兩時字正從上永字生出永者不一時也
永錫爾極則其孝孔昭而民亦由是蕃息有可必信其
而而萬又時而億者假辭及此民之生既強則民之生

蓋殖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卜載殺之替宜也更得時節
時德之民以成之則百福之誕膺復何意許之能測而
分數之可量哉如是而
所以歎孝孫者莫大矣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集傳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
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也皇尸者尊稱之也
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諸宰非一人之稱廢去也不
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患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徂
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
私恩所以親骨肉也

讀詩管見卷八楚茨

集說鄭氏康成曰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巴也
氏穎達曰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邊豆而巴也
邊豆而巴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解之文膳
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也註云膳夫親徹也
胾胾最尊也其餘則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
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
之宰言諸宰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
士八人故言諸也登末嫌其情慢故以疾為敬
禮見禮儀非直文也登末嫌其情慢故以疾為敬
卒幾又言我孔熯矣式禮莫愆是之謂既備卒度笑語
有樂上數章未之及故夾叙於此樂不一器可舉鐘鼓
之天者以該之於禮儀稱既備要終也於鐘鼓稱既戒
原始也戒謂先期而告之與儀禮戒寬戒上介宿戒尸
之戒同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宿縣遂以縣展之其縣與
縣同宿有以戒也前夕而戒則行事之時其樂節之應
於禮儀以同為既備不言可知已孝孫徂位祭畢而復

入廟之初位也初位在阼階東西面故不指其處而但
以位稱則已工祝致告利成也利為順之別稱舊訓
養似饗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也而謂福也
福者百順之名言內盡于已而外順于道也忠臣以事
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孝孫能上順于鬼神如
思齊之稱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此所謂利成
耳神具醉止即工祝致告之詞止已義醉止醉已也篇
中凡兩言神嗜飲食則醉飽兼之單言醉者以人之歡
推神之樂醉尤易見也神具醉止以稱利成不誠利成
也哉皇尸載起皇君象故此稱皇尸天祭直稱君也載
義為始載起至是而始起也鼓鐘送尸鼓鐘只作者鐘
看金奏肆夏以鐘為主也神保聿歸左傳莊十四年命
戎先人與守宗祀疏云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
為石室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歸
而聿無聲也聿為書器能述人言故與曰通但曰有聲
而聿無聲又當分別觀之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膳夫主

讀詩管見卷八楚茨

徹王之胾不惠其遲故特就餘俎之司徹者而及諸
宰先諸宰後君婦蓋徹俎與徹豆邊之序固然先者猶
恐或遲况其後者乎惟君婦主徹豆邊故稱君婦以歸
重而主而九嬪之樂可從略云廢罷也禮成而罷則徹
及徹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徹以歌為起止是則可以言
不遲矣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言孝孫之言也將舉燕私
之禮乃於諸父兄弟逐一言之而無或有忽遺是為備
言耳其必出於備言者謂何蓋孝孫之心以為我若不
言既恐諸父兄弟視燕私為曠典或至而行而今止我
苟不備言又恐諸父兄弟目燕私為具文亦免此虞而
彼去也

讀詩管見卷八楚茨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既醉
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集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燕私之事燕祭不得同祭而三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也
管見以綏後稷安之也後對今言諸父兄弟身今皆以王族有祿者惟孝孫有以安之而使自今至於後王祿可長享則所謂綏後祿也以宗廟頂上樂具入奏說因燕私而用樂其人奏者必皆戒傷殘勸親睦也是不存以充身保家終列在玉族以長享其祿哉爾般既將心作孝孫之自將言乃得詩意周禮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文王世子公與族燕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為君尊而賓不敢敵故不酌酒親獻也以此推之王祭畢燕私並無賓則於諸父兄弟其無酌酒親獻之禮可知然酒不親獻般乃自將者孝孫欲於禮而限制之也

詩管見 卷八 楚茨

七

以竭其情也莫怨具慶怨有隙莫怨有隙而自解也
有喜具慶有喜而相賀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所以綏之者亦正欲其莫怨具慶以同歸於好耳諸父兄弟圍聲音之詔告亦有所動於心矣至於爾般既將孝孫又身致其殷勤款洽以示之則焉以故諸父兄弟之在燕者其心或計所怨而悔之則矢於莫怨其心又或計所慶而樂之則期於具慶也莫怨具慶是諸父兄弟終將不相讎而相保固早使孝孫有以灼然見其後祿之采綏者既醉既飽小大稽首此燕畢而諸父兄弟相率以親般孝孫也故少牢燕禮上燕親般曰主人受祭之福禮矣故其嘏辭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與墓禮記作餼祭統云祭有餼之義亦當從祭之墓求之墓禮記作餼祭統云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
也餼為惠與私惠又曰祭者澤之大者也

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後見之矣惠之必將至為時餼有時燕私亦有時已即本詩証之燕私為惠在燕者以醉飽稱則孔惠也廢徹不遲知燕私亦不遲者是為時矣而孝孫更於諸父兄弟備言之則惟恐不及時也是為孔時維之為言聯絡也網羅也
大傳於合族以食謂為綏之以食而弗殊祭之燕私亦復如是則此章維字當與大傳綏字今奔維者孝孫所以屬於諸父兄弟之情也
有以竭其情曰盡之情之謂謂爾者爾孝孫也當燕私之時其諸父兄弟於爾見為孔惠於般之將見為孔時即於孝孫之於般自將而實見為維其盡之維字以系維其盡之狀若登之吐絲然有必舉其中之欲達以罄於外者替衰歇也勿替則引而長之矣意具上句蓋子又生子孫又生孫其子孫之昌盛繩繩不絕是即所為勿替引之也按諸父兄弟之於孝孫其燕畢而親致嘏辭先言神嗜飲食便

讀詩管見 卷八 楚茨

七

君壽考者正見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早由先祖酢之工祝致告而祖賚之不能更溢一辭故念茲燕私之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其嘏辭所及亦不復更從孝孫之身致祝而祝其子孫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昫昫原隰曾孫田之 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集傳南山終南山也昫昫壑辟貌曾孫主祭者之類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畝疆也
信見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程氏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而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時據其南者皆此一山是南山為鎬京之表也而畿內地名如禹貢稱五百里句服國語

讀詩管見

卷八 信南山

七

稱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南山所取錫京而在去
雅文王有聲之七章曰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
武王成之則錫京之為甸服人信為武王實甸之耳然
為所由來錫京為雍州地厥土為黃壤厥田為上上國
自禹治水功厥剋岐既旅而其所旅者更起終南及博
物以至於鳥鼠而後使原隰底績也以此謂武王之卜
錫京先由禹之終南以基其始焉其又誰敢不信哉
暗指原隰會孫田之的的訓聖辟於字義得之但此乃
得祖后稷不得祖禹也羊高五水上原隰底績由齊會
后稷播時百穀夫乃見為的的原隰也故禹之言曰予
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黍庶艱食無食而
魯亦以後稷為績焉之緒云田之田即作平整讀
蓋的的而原隰為田今與昔未嘗有異地也自后稷封
於有仰以農事開國其後之曾孫如公劉居豳度其隰
原微田為糧矣及古公亶父至于岐下又因周原隰無

讀詩管見

卷八 信南山

七

聯稱泉流既清以田間水之宜導必有法也攷工記言
匠人為溝洫又言凡溝逆地以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
謂之不行則知以定塗為疆定溝為理於字義皆有着
然豈疆理所以致力於民而其中又有特致於神者
則天子自為之籍田獨南其畝並以達於諸侯使各為
之籍田一皆東其畝也據禮記祭統祭義天子親耕于
南郊為籍千畝諸侯親耕于東郊
為籍百畝所謂南東其畝者指此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

集傳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
如此雰雰雪貌霡霖小雨貌
集註彭氏執中曰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
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

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陸
氏佃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
兩言小雪
言盛也

管見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積於土者既優則入於土者
既渥渥以優為卑也益之以霡霖和於土者既霑則受
於土者既足足以霑為度也生我百穀主初播種言百
穀為種穀之嘉號蓋祝其種一而獲百云爾自粒數至
石數皆得稱之我我曾孫也其生百穀為
曾孫之稼已暗與下章曾孫之穡對針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
尸賓壽考萬年

管見下章言疆場有取以證此章疆場則集傳只作
疆畔解為是畔即疆之兩旁也翼翼為覆蓋之意可借

生民鳥覆翼之以得其似馬須與下黍稷或或合香蓋
以或或之時可辨黍稷不復可辨疆場耳其單舉黍稷
者為其為籍田故然或或文貌此於禮實之既成見之
黍稷並有黃曰赤黑數種夫豈不布野而成文哉於時
可獲以供祭故曰曾孫之穡以為酒食也界我尸賓
尸賓界我云爾界之義為賜予尸神象也明日釋以賓
禮禮尸則知此篇尸稱尸賓者以當祭尸之祭祭又賓
之也壽考萬年即末章萬壽無疆之謂界之者先祖之
神也神隱而尸陳故因尸傳神意命工祝承
致而界之即以為尸賓之界我曾孫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瀝獻之皇祖曾孫

壽考受天之祜

集傳中田田中也祜福也

讀詩管見

卷八 信南山

七

管見中田之為田中謂南畝籍田中也有廬非民居乃
王所舍者其制殆特從簡樸故只隨民居而稱廬觀周
書無逸篇言君子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而賴
有是廬者豈小哉疆場有瓜亦謂籍田之疆場有之也
周禮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蘇珍異之物以時飲
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蘇瓜榛屬王獻之固場人共之
也而如特牲又云天子樹瓜榛不致藏之種也華果屬
瓜與華天子必樹之者益特以為寢廟薦新之物如月
令言蓋以合祀及此言獻瓜皆與黍黍及穀與稗同重
因亦推親耕之意而自樹之也惟樹瓜即在籍田之疆
場故獨由前之言黍稷而繼及瓜耳瓜何所屬據下是
剝是瀝以推始指今稱黃瓜者言致瓜類惟此最早出
可生食剝之去其皮用鹽按字則為瀝也製他瓜者同
剝不同瀝則知剝而瀝之其於瓜必屬黃瓜不可待明
言矣但黃瓜俗名也或謂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即此
當代之蓋薦新以瓜必取其最早出者於其最早出而

特着之曰生則是名瓜以王之義亦正固天子是剝是瀝
瀝以為新寢廟故爾一瓜也經稱王俗乃稱黃者以三
黃音通而訛世多有之又黃瓜一稱胡瓜黃本胡光切
呼者及音之半而止則黃成為胡此與土語呼風得余
呼員得云之類同例亦無足怪者乃本草指為張鷟使
西域得種因名胡瓜其說不免近誣矣再按本草釋名
以胡瓜與黃瓜合為一謂月令稱王瓜生與此異物即
鄭元月令注別取華挈當之亦辨而未審也因特著王
瓜條以為是土瓜云致華挈本草作黃其莖似蔓而
堅強植生有刺葉圓大光澤秋開黃花結紅子如櫻桃
與瓜不倫鄭樵通志云其葉頗近王瓜故名王瓜草據
此則華挈之本非王瓜明矣鄭注誠誤也但本草正之
而定以土瓜為王瓜則仍有待商者致土瓜即今之赤
電子三月生苗其蔓多類葉圓如馬蹄而有尖其面背
澁並生淺細毛刺六七月開小黃花旋結子生青熟赤
視彈丸稍長此具瓜體而微者李時珍曰土瓜其根作

讀詩管見

卷八 信南山

七

王氣其實似瓜云根味如瓜故名土瓜也土瓜即月
令王瓜王字不知何義觀此則釋名者之以土瓜為王
瓜亦早缺所疑矣且月令王瓜生繫于孟夏瓜類皆熟
至孟夏始生苗者則生字即作成字看謂至是而有瓜
也土瓜似瓜而其成以六七月於孟夏不合此與鄭之
誤以華挈為王瓜相去曾幾何哉今據本草之胡瓜即
黃瓜者為是詩之言剝瀝作注脚即據是詩之剝瀝而
獻皇祖者為月令之稱王瓜作注脚只此而瓜之種
生之候應王之義亦明博物者可無更為異議也獻之
皇祖此皇祖特謂后稷與末章先祖是皇之為統詞不
同為徵之生民篇其言后稷之就口食也既曰蔬之菹
菹荏菹菹未役穡穡麻麥穡穡而復以瓜醢醢味終
之亦足見曾孫有瓜其剝瀝以獻者因皇祖后稷在天
之靈之亦式臨也以故獻瓜之禮於祀典非其甚盛而
其因是獲福亦有足以卜曾孫之壽考者壽考為天之
祐曾孫何以必得此於天哉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之

祐星祖能自天致之是以曾孫能因皇祖而受之於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骨

集傳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管脂膏也

管見亦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釃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釃酒凡洗新之也祭以清酒以明與新而謂之清耳從以騂牡從謂迎牲之時君執紼躬大大夫從也他如士執芻及牛人之徒共互與盆簋以待事者亦皆在從之列矣以是而享于祖考其時當殺牲則見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骨莫非曾孫之親之也鸞刀當如雞彝鳥彝之類但刻畫其形耳鸞鳴中五音其聲和取以列畫于刀亦足寓聲和後斬之義乃孔疏曰鸞鈴也謂刀

讀詩管見卷八信南山

七

環有餘其音中節也泥矣至何休謂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更蒙孔疏鸞鈴之說而廣之度皆出於臆定非有本也啓為告之別名毛以告全故曰啓血亦以告幽則知同為告者皆得以啓言也乃詩詞畧終不言特以血與管合而稱取其血管則何以故蓋上言執其鸞刀固實於騂牡有所割而取之也毛之薦亦取以薦毛之取不必以鸞刀取故但曰以啓其毛至於薦毛時必隨以血亦祭血後尤繼以管二者取皆用割也此所以騂牲之享于祖考在曾孫有必執其鸞刀者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曾孫之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既取血又取管皆為之與

而祭脂也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芻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如特牲亦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芻所以求神于陽也按二篇所指持一事耳考禮者或謂燔燎有二一在朝踐之時一在饋食之時非也蓋祭義之言報氣即如特牲之言求神于陽也燔燎羶芻見以蕭光與蕭合黍稷燔蕭合羶芻初無異物一祭而兩用之何所取諸其本合而誤分者由少牢特牲饋食禮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皆祝沈酌奠以奠于

銅南因疑卻特牲之言既奠當與前二禮之祝奠同時乃遂謂周人之祭尚臭其蕭合羶芻必既奠然後燔之亦在饋食時也不知所稱既奠者莫灌云爾再觀諸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夫周人先求諸陰而後求諸陽則蒙既灌而稱既奠即謂奠灌器之盛鬱也而極圭璋者可也由是而燔蕭合羶芻使臭陽達于牆屋豈不如蒸氣之上升也哉故曰是烝按

讀詩管見卷八信南山

七

此猶屬朝踐也於是烝而絜言是享斯則其同朝踐以及饋食與烝升臭享造味再觀諸祭義云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依醜以報魄也此享之義也合而言之烝升臭以報氣享造味以報魄其朝踐饋食之間有不見為苾苾芬芬者乎然此亦猶祀事之固然耳祀有事亦有義不明其義君人不念祀事孔明則由曾孫之德盛而志厚志厚而義章也義章於其祭必敬以是而先祖是皇其為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者固可決其必憑尸寘以異我曾孫矣先祖自后稷以下皆是其親若考者不可不言而該之皇為日象日為君象前第三章祖稱皇祖蓋特取日象以著其於昭在天也至此章言先祖是皇則又因日象為君象而侍以尊先祖于廟耳曾孫本屬君也入廟門則全乎臣故於其不自君而奉先祖以為君者曰先祖是皇介福主壽言萬壽無疆則曰介福而推其至也在曾孫有必膺其報者蓋其祀事之孔明凡祭必敬亦凡祭必禮福故其先疆場育瓜是剝是猶

獻之皇祖皇祖之報之亦猶使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又况今之先祖是皇者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執其鬯
以啓其毛取其血骨固實徵曾孫之是烝是享必必芬
芬也哉先祖以皇祖為榮皇祖以天為主介福之萬壽
無疆即天之祜也報曾孫者皇祖得之於天先祖即得
之於皇祖故推其報之所自來則曰曾孫壽考受天之
祜而指其報之必將至則
曰異我尸賓壽考萬年也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
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

讀詩管見

卷八甫田

七

葉傳倬明貌陳舊粟也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
除草也耔離本也烝進髦俊也後士秀民也
管見倬彼甫田甫當訓始蓋以遙溯始有是田而稱甫
田耳意正為下文自古伏根至於倬為明貌亦謂以今
而念自古田猶是田往時之甫定固仍宛在目前也
彼甫田之田何指指籍田說故曰歲取十千十千舉石
數也祭義天子為籍千畝凡一畝之入在民間者大粟
以三石有奇為常於王籍盛言之至三倍於常而合為
十石亦無以加矣是以本此積算而謂千畝之取萬石
焉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兩我字蓋曾孫我先祖之詞或
國語言耕籍之舊事有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
布之於農其原亦名神倉每歲共齊盛之所餘則其陳
也取此以食農人其農人只作掌於甸師以耕耨玉籍
者看乃為得之自古有年著先王之為籍千畝惟農是
務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由籍田推之其屬在農夫之田
亦無歲而不慶有年蓋如此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

歲薿此有事於籍田而自道其以時徇耨者可據西
見以驗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之將不誣云爾國語言耕
籍後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注大徇王帥公卿大夫親
行農也此適南畝而見農之或耘或耔焉則其行為徇
耨必矣再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可知籍
田千畝固以其在南郊而專稱南畝也且齊盛之共特
以黍稷為主禮所謂籩合明粢是也此不及他穀而獨
指黍稷以表其薿薿者亦正以其為籍田故然薿薿字
从艸从疑艸最易豐黍稷之熟早其滋長亦較速故因
省其易豐者疑與草同而謂之薿薿與攸介攸止烝我
髦士為將舉祀事而用助祭耳大雅棫樸云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奉璋戡戡髦士攸宜此其助祭之証也烝
我髦士之我及下章五我字乃正屬曾孫自我也攸水
行貌髦士之行有合於禮之行不舉足而齊如流者故
以攸言介止亦從水取義蓋水之行為攸行而有分岐
別為介行而有歸宿則為止惟髦士之志爛於禮當其

讀詩管見

卷八甫田

七

行也固皆不舉足而齊如流矣及觀其隨逐之行列秩
然不紊更觀其進趨之分限截然不踰則亦猶夫水之
有分岐有歸宿也以此是言攸介攸止而見髦士之將助
祭為甚宜焉烝進也其所以進之者蓋欲先事而惠試
其儀之攸介攸止也時則有以作其強力而消其倦怠
故於其進而稱烝說文烝火氣上行也人之氣作似之
烝字取水象也耳
攸字取水象也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
黍以穀我士女

齊犧羊純潔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臧善
慶福御迎也田祖先農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

詩管見

卷八甫田

可以交於神明故齊曰齊明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犧為別異之詞也而羊之得犧羊蓋因之套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社謂王社祭法天子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孔疏謂大社在庫門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共齊盛也方主中央土言作四方者非是月令云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張氏慮曰相傳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黃帝中央之色也五行獨土土之異名其屬中央之帝以為土神者一而已又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謂黃帝炎帝同在南郊按同在南郊之說非同兆也炎帝之兆于南郊當與東郊之帝太皞西郊之帝少皞北郊之帝顓頊分立為四兆者至黃帝之亦兆于南郊黃帝即后土也其南郊之兆則藉田之王社是已可知王社之神非他乃中央黃帝之神

今

之為后土者耳后土亦稱方方為渾象之名亦以見中央之於四方有統攝而無分屬之意故是詩之言社為王社而必及其神之為方者以后土之為社從通稱而後土之為中央土則別於東南西北之四方而專以方稱也觀下大田篇曰來方裡祀以其騂黑騂黑犧牛也籍田以犧羊祈更以犧牛報亦於其社報之者乃其詞不言社但言方則社方之不可分而二之益信矣再周頌載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王社主后土之稱方者而亦未嘗不置稷也然自大社以及王社皆獨以社名則社可該稷矣他如句龍為配其次及又不待言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我田謂籍田其既臧則於黍稷蕓蕓見之農夫當推開說若前所取陳以食之農人只作掌於甸師以耕耨王籍者春與此有廣狹之辨矣慶者慶其將有年也蓋由我田以度民田其農夫所耘耘不惟黍稷而知其黍稷亦復蕓蕓其他亦復同此黍稷之慶蕓蕓則無不既臧而將有年也夫豈不為農夫之慶哉

讀詩管見

卷八甫田

以上五句蓋追叙前之春耕籍者有祈於社方而今已著有年之象如此耳夫籍田之有祈於社方而今已轉時更祈田祖也彼彼介介之髦士先固將事於社方矣至於今適南畝或耘或耨黍稷蕓蕓是及夏而徇耨也而又欲更試其攸介攸止以烝我髦士者則為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其復有所祈亦正待之將事故然田祖先嘗也郊特牲之言蜡祭主先嘗而祭司馬先嘗為神農司嘗為后稷此以徇耨於夏而有所祈雖不備及蜡之八神豈得遠司嘗之后稷乎其獨稱御田祖者與前春籍田而祈社稷詩但言以社以方定號於土神而不兼及穀神之稷向為宗所主云爾當祭迎神曰御於田祖可推社方矣且齊明犧羊琴瑟擊鼓分舉之實互見也凡祭必齊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此明之徵也非齊明而可以御田祖與至社方之用犧羊為其是祈而非報也御田祖者亦為祈則其同用犧羊無疑載芟為春籍田而祈社稷之詩序不可易則當以社以方樂

八

章具在也以此比音度亦惟譜諸琴瑟而擊鼓為之祈馬耳其特指言琴瑟擊鼓者明不用盛樂也蓋御田祖之所祈下文首以甘雨為詞則其祭當為零祀之屬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先則云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笙篳篥鐘磬祝融氏康成曰為縣大雩帝而習樂也大雩祈於帝禮大故用盛樂非大雩而御田祖以祈之甘雨本自帝降特欲憑田祖以達祈於帝也設祭之意蓋與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為一類非大禮鳥得用盛樂載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讀者須見得御田祖之樂章其大意云然乃於上琴瑟擊鼓繁合中央土其味甘又洪範稼穡作甘傳言甘味生於百穀則知雨之能滋土穀以成其甘者始持以甘雨稱焉介為分辨之義稷黍一類二種其苗相似至遂實成而後可別識也且稷黍之有穗實於二種中又各自為穀種若亦為糜力為也黑為稷一稷二米為稷並見六雅生民篇

此不於其成觀之亦復何所操為別識乎故其甘
雨而言介我稷黍者即謂稷黍之穰實各有成固一望
而犁然不紊也如是則米直如今之南畝耘耔時見其
蕪蕪而幸我田之既賦矣士男稱連言女春見農夫之
屬於土得女為婦即因之有子一皆仰食於農夫而實
其穀也穀字宜實貼末章黍稷稻粱說蓋籍田以黍稷
為主農夫之田則黍稷稻粱不具故特該以穀之通
名穀我上女云者謂夫甘雨之介我稷黍豈不亦介農
夫之慶者若祇由今之黍稷蕪蕪以為我田既賦而
田之亦必無不咸為可慶此時之農夫猶是見苗而未
見穀也慶固更有進焉若矣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讀詩管見

卷八補四

三

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集傳飽餉攘取音

美易治敏疾也

管見首章言今道南畝或耘或耔本指王之徇耨說此
更舉叙其徇耨之情事有然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南畝為南郊之籍亦畝俸使甫田歲取十千是
愛之先祖者也故王徇耨而來止特稱曾孫下章言
曾孫之稼曾孫來止而曾孫之義視此以謂左右之是
以有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之事田畯至喜言於曾孫來
止之後然則非正指田畯乃傳喻曾孫也試思婦子之
饁豈敢出曾孫左右哉乃曾孫則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知其心必實喜矣夫若是其喜者惟田畯之至則然今
觀於曾孫之來止其至而喜也與田畯何以別焉至於

讓其左右嘗其旨否在農夫之便担糶而安蔬素曾孫
更欲憑儲者以俗悉之矣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禾與前
之稱穀同並該黍稷稻粱言之但穀指其實禾指其苗
耳易之為治謂耘耔也長為不可竟之詞農夫之田與
籍田毗連而延袤者未始不在南而特目之曰長畝
以別於籍田之專稱南畝也善即賦義田之賦其始為
末其終為穀禾易長畝始則已善矣因是而計其終之
善南畝之取十千惟茲黍稷至長畝之求千斯愈萬斯
年之為有與曾孫不怒謂其平日之居深宮臨斧庭顏
色必溫雖有可怒而不怒也今以時徇耨適南畝而並
歷長畝其農夫之或耘或耔以易之者不必盡得以充
敏稱也維彼田畯有時至而喜亦必有時至而怒怒固
藉以督農夫之克敏矣然曾孫之於農夫則何嘗出此
惟見其同於田畯之至喜者隨而至而皆喜固仍安不
怒之常也而農夫之克敏於耘耔則雖使曾孫果怒而

讀詩管見

卷八補四

三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茨屋蓋坻水中之高

地也京高邱也箱車箱也

管見曾孫之稼謂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也如茨如梁
則下大田篇之稱既種者是已攻之天官內宰上春蒞
王后坤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於王注謂古
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孽之祥也又地官舍人
掌平宮中之政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
種注謂縣之春從其風氣燥遠也云歲時者從納禾始

詩

詩管見

卷八補田

合

孫之心又不獨求斯籍田之倉之貯是十千也乃求千
 斯倉以為民倉又不獨求斯籍田之籍之載是十千也
 乃求萬斯籍以為民籍此則其御田祖祚甘雨之時既
 思介我黍稷而即欲穀我士女之心也夫農夫以士儷
 女即以婦育子人皆待食食皆需穀天之生黍稷而復
 有稻粱也亦足以供持期於有年耳至於千斯倉萬斯
 籍曾孫之南畝富於黍稷農夫之長畝並富於黍稷稻
 梁則所謂有年者誠有年矣以斯為農夫之慶又何以
 加勝然則千斯倉萬斯籍者實自曾孫來之求之誠斯
 應之必此自古有年之所由來也亦可知今之黍稷稻
 粱其為農夫之慶者皆沐曾孫之施矣農夫有心亦何
 節不求所以報曾孫也耶報曾孫者他無可言惟壽為
 福先在工祝所承與臣子之拜稽皆以是為詞故農
 夫之於曾孫有早夜禱祀而求以申其報者亦且曰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介福之為介與前言攸介以介義又

亦君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為長其長不名而但以介福
 也耶其蘭篇曰能不我甲甲長也亦從龜取之則介之
 借意於龜為有証已凡龜年最長有壽象故人之獲福
 非一而獨於壽為介福焉但不可執此以言曾孫之萬
 壽耳萬壽者無疆之壽也惟地得稱無疆見周易坤卦
 象傳中如是詩之言曾孫亦實厚德載物而與地之無
 疆合也固宜其報曾孫而稱壽者特本介福以推其至
 謂自今迄於萬年可與地同體安敦而並極悠久有如
 此

讀詩管見

卷八補田

合

小雅卷之八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九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大田刺幽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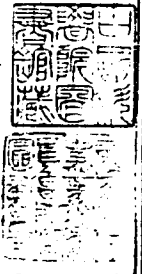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

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管見大田謂籍田籍田亦稱帝藉以帝能包舉羣神而獨大也大田之所以為大其義蓋本此稼兼耕耨言之周官有甸師掌帥其屬以耕耨王籍王之籍止千畝也而甸師之屬府一人史二人而外胥既三十人徒乃至

讀詩管見卷九

三百人此豈不謂多與然以大田而多稼則正禮之所謂以多為貴者非可少也既種如周官言舍人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內宰以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於王是也既戒如國語言先時九日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被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戒戒公卿百吏庶民是也既備乃事備先具也事謂祭之事國語亦云及籍農正陳籍禮注農正田人夫主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召南言公侯之事易震卦言億無喪有事皆不問而知其事之為祭也况此章承上大田多稼既種既戒而言其親耕之事又見下文則非指農正陳籍禮言就為備乃事哉按前甫田之第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即載爰所為春籍田而祈社稷之事也有載爰之春祈社稷亦必有良耜之秋報社稷其事固相因者是可知此篇末章之言來方種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



讀詩管見卷九

由見為既方既堅既好者但詩中碩字亦每以目人觀衛詩稱碩人俱侯及碩人其頰可見據此求之既庭且碩且字與上既字語一串則碩字當與上庭字義相闕也大抵庭從室取象碩即從人取象以為和身之豐腴而碩者竟如美男子美婦人之充於庭望之無不愜心而當志也以是言曾孫是若而若之意境亦宛然矣若順也順為從其所欲之謂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管見大田亦籍田也籍田以黍稷為主既方既堅既好既堅不明指何穀却正為黍稷寫也蓋所謂既方者皆黍稷之穠出如麀尾耳麀大鹿羣鹿隨之皆視其尾而往則古必有號麀尾為方者而今失之阜阜

讀

詩管見

卷九

大田

三

斗也。稌實之房。其狀列。象斗。可以染。阜。故曰。阜斗。周
 禮。稱。阜。物。者。即。此。彼。黍。稷。以。糴。而。實。並。疎。散。成。粒。一。子
 一。蒂。蒂。間。有。房。舍。之。其。粒。不。全。露。此。視。揀。之。縱。實。雖。大
 小。不。同。而。其。各。有。阜。斗。為。房。以。包。實。之。半。者。同。也。以。是
 為。既。阜。云。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此。既。堅。之
 異。當。取。之。孟。觀。黍。稷。於。實。時。其。初。舍。漿。有。水。始。冰。之。意
 則。及。其。漿。合。而。固。亦。即。有。冰。方。盛。水。澤。腹。堅。之。意。也。及
 工。記。云。壁。美。尺。好。三。寸。以。為。度。注。好。壁。孔。也。孔。為。團。象
 几。稱。好。者。必。作。團。故。壁。孔。為。好。所。以。狀。其。圓。美。也。當。黍
 稷。之。作。實。有。成。因。其。中。之。漿。合。而。固。者。益。充。其。外。之。稌
 合。而。勻。此。不。蒙。壁。孔。之。圓。美。特。著。以。稱。既。好。其。又。何。以
 狀。之。稌。童。梁。一。作。董。節。本。草。以。狼。尾。草。當。之。狼。尾。象。其
 穗。形。也。許。慎。說。文。云。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謂。之。董。節
 其。秀。而。不。實。者。名。狗。尾。草。狗。尾。亦。象。其。穗。形。也。李。時。珍
 曰。即。莠。也。按。根。音。同。狼。莠。字。从。秀。此。足。據。以。信。其。不。妄
 矣。不。稌。不。莠。由。先。之。見。為。既。庭。者。致。之。大。田。之。有。取。於

讀

詩管見

卷九

大田

四

合。稱。螟。螽。也。螟。螽。之。為。蟲。何。屬。若。今。呼。蚱。蜢。者。是。已。蚱
 音。綿。似。蠶。而。小。早。埃。穰。雨。下。日。中。則。附。苗。成。質。絲。網。葉
 上。食。葉。盡。而。化。為。蛹。甚。者。與。蝗。類。也。而。蝗。為。尤。甚。其。即
 斯。所。謂。蝻。賊。也。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冬。行
 春。令。則。蝗。蟲。為。災。蝗。蟲。類。春。秋。書。益。者。十。又。書。螽。者。一
 蟻。即。蝻。之。始。生。者。皆。蝗。也。蝗。蟲。一。生。九。十。九。子。既。成。能
 羣。飛。蔽。天。其。害。稼。所。至。一。空。不。以。是。為。蝻。賊。而。蝻。賊。將
 委。歸。耶。且。証。之。也。詩。如。降。此。蝻。賊。及。蝻。賊。內。証。蝻。賊。將
 委。歸。耶。或。正。言。或。借。喻。無。兼。及。螟。螽。者。亦。以。蝻。賊。為。蝻
 蝻。之。類。或。正。言。或。借。喻。無。兼。及。螟。螽。者。亦。以。蝻。賊。為。蝻
 害。稼。莫。甚。於。此。耳。豈。作。大。田。而。以。去。蟲。害。為。詞。乃。轉。不
 去。其。太。甚。而。脫。遺。此。種。乎。穰。非。幼。禾。乃。嫩。實。也。螟。螽。蝻
 賊。之。害。田。多。在。既。方。既。早。而。未。既。堅。既。好。之。時。故。曰。無
 害。我。田。穰。夫。田。之。不。稌。不。莠。此。多。稌。之。所。能。為。也。回。思
 既。庭。且。碩。之。餘。因。之。而。既。方。既。早。更。因。之。而。既。堅。既。好
 其。致。此。之。由。非。直。使。之。不。稌。不。莠。已。也。必。復。有。以。去。其
 螟。螽。及。其。蝻。賊。無。害。我。田。穰。焉。此。豈。多。稌。之。所。能。為。哉

有滄萋萋興雨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穰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管見前甫田篇既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則此篇之言有滄萋萋興雨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當承上田祖有神來說文以滄為雲雨貌滄從水雨意也具集傳但指雲言以偏且

讀詩管見

卷九 大田

五

以禽奔為覆蓋之義特用字並欲勉雨之所被者遠也作如此看而下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句其意亦一齊攝入矣。萋萋指禾之被雨而盛言按水寒為淒草宿於水為棲故凡水草盛謂之萋萋今當有淒而未在雨中觀其處陸而盛猶夫水草之處水而盛也。以是為萋萋耳。自下而上之謂與是只言雲可矣。曰與雨者以其所興之雲非雨而雲之雲比也。雨仍當訓眾為走凡山林川谷印陵之能出雲而降雨者其神靡不効靈則豈不神而眾哉。兩我公田我我曾孫也。遂及我私我我農夫也。禮記籍稱帝籍則其田當為大田。周官籍稱王籍則其田又可為公田矣。籍田為公田自籍田而外凡農夫之受其地以出租賦即得世其業以長子徐者皆私田也。若集傳所云但據孟子井田中公外私之說太泥彼有不獲稱此有不斂稱彼有遺乘此有滯德伊寡婦之利彼謂彼田此謂此田當只頂上私田說四有字須活看意皆以為不有而如有耳釋亦嫩實與前章田釋義同。但此於獲時言也。雖無蟲害亦終不成穀是則有不獲稱矣。其故蓋由雨有不足農夫無能為力也。天為之也。集韻以稱為積禾此初獲未束以次布諸地而待風日之燥達者積之過時而聽其散亂焉。則所謂不斂稱也。其斂者束之為乘乘有或遺度如輦載之所脫漏與其所墮墜者皆是夫有不斂稱者亦有遺乘者其故總由田峻失職農夫忘其所有事也。人為之也。至於穗曰滯穗必其穗漬水染泥欲束之為乘而不得故見以為滯耳。滯則其棄之亦有若遺者此而不免有滯穗焉。其故又實由雨淫不止農夫亦苦無如何也。天為之也。若大田之思古在爾時則何嘗有此哉。然不有而如有者以農夫之田為私而農夫之田之利亦得公之為寡婦之利則未見其獨私也。於是寡婦之因以為利者其取之無禁也。則如彼有不獲稱其收之不顧也。則如此有不斂稱其捨之甚便也。則如彼有遺乘其樂之方殷也。則如此有滯穗寡婦得此實非所敢望於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農夫也是惟伊農夫者因曾孫之惟農是務以受上帝百神之賜既各幸婦子之寧止面即以其憐寡婦之無告故其有以貽之利者於彼於此其心皆不言而同然也。伊屬統指農夫之詞讀宜略頓寡婦之利之字作是字解語意便圓

讀詩管見

卷九 大田

六

集傳精意以享之謂禋。管見國語言耕籍後王則大徇釋亦如之。徇釋見前篇之三章其稱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與此章同。但此主徇獲言之耳。按作者於曾孫四語不嫌重襲正欲見先王之耕籍更有事於徇釋。徇獲皆宜躬親。淋直以春釋元辰得告成於一灑三推。遂云備禮也。以是而知。詩之所係大矣。田畯至喜亦當作借喻。曾孫解蓋曾孫以徇釋不巳而徇獲其來止則既至也。維時農夫之婦子前為耨饁者今更為獲饁則見彼南畝中。婦子饁如旋曾孫以之亦如故以之。固實喜之也。此而再產其來止之既至即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而不勝喜者以視田畯之至喜其又何以別焉。東方禋祀方為王社之禋。說其前篇王社在籍田。莊如大社在庫門之內。故於其禋祀曰來亦從南畝而見其來耳。東方禋祀之祀報祀也。報用犧牲此所為以其騂黑與凡犧牛以黑為主。特欲其黑如緇不黑如濕乃加騂字以別之。指騂黑為二色者非是以其騂黑與其黍稷兩其字並指曾孫謂曾孫之騂黑黍稷也。求騂黑所從來尚須他引據如本篇所稱大田多稼黍稷之薦靡不出於此者當其始事之時以我覃耜做載南畝播厥百穀豈得不於曾孫有專屬哉。祭義云古者天子必有養獸之

讀

詩管見

卷九 大田

一

明

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儀祭牲於是取之
 敬之至也此足補詩所不備又云昔者天子為籍千畝
 冕而朱紱躬乘朱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
 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此足證詩所已及矣夫無
 不歸於敬之至者是為禮祀故知來方禮祀之言以其
 駢黑與其黍稷也不輕看駢黑黍稷四字尤着眼而其
 字乃為得之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享祀謂享祀上帝也
 若仍蒙上來方禮祀說則贊介從介蟲之負介借意
 於人猶云荷耳景天光景福即天福也不言天者以天
 之降福為晦冥否塞天之降福為顯燦昭融故於福稱
 景福景福自天即可知其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者其享
 祀為上帝矣蓋籍田之為大田固為上帝之齊盛由是
 出也月令季秋之月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
 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大饗帝其犧牲既告備於
 天子矣而大田之入先由播之而既庭且碩即亦於
 其為既方既早既堅既好者黍曰薌合稷曰明稷上帝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德遂為
 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
 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
 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而以君子至止為言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

有爽以作六師

讀

詩管見

卷九 瞻彼洛矣

八

明

集傳泱泱深廣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
 合韋為之表亦銳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
 管見瞻彼洛矣洛謂洛邑其地本北界大河而洛水之
 出其南者舍伊與澗澗以迤趨東北與河會故曰維水
 泱泱維為環繞之義君子至止指周先王之會諸侯於
 東都言福祿如茨謂洛邑之水其泱泱者君子見其土
 田之得資灌溉而多穀也按天保言俾爾戩穀無不
 宜受天百祿是天子以穀為祿矣又易稱于食有福則
 受祿者乃其福也故福祿聯稱福祿為穀則如茨為
 穀之比求之詩中同辭者惟甫田於曾孫之稼口如茨
 亦足証已韎韐有爽以作六師此言其至止而行狩也
 蓋周既營洛王自鎬京徂東以會諸侯特以行狩為名
 之正耳故春秋於溫之會晉侯以臣召君孔
 子以為非名而正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萬年保其家室

集傳韠容刀之鞞今刀
 鞞也琫上飾琕下飾
 管見釋名刀室口之飾曰琕琕捧也捧東口也此於上
 飾分別甚明當錄之有琕之有宜讀去聲同又見備餽
 之意觀公劉篇但稱鞞琕容刀不及琕詳略之間等差
 已犁然矣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班馬政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為戎服尚威武
 也熊氏曰戎服韋弁服按此詩上韋稱韎韐亦用韋其
 異者以韎韐有韠足以見天子未帝之制故特表之至
 於弁服之用韋不可言再此韋稱韎韐有必度天子
 當獵之時不必佩用倘使人執挾以從耳舉此不遺
 其弓矢之用以獵天子厲鞞以佩之而自為其於若

亦可不... 天子以天下為家... 蓋... 武王既克商乃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顛瞻有河... 故雖北界大河無河患轉得收洛水之利以生穀... 且洛都既定必設兵以為重鎮如前稱... 六師謂洛之六師云爾非來自鎬京... 至粟都以為救撥而後振旅如戰之陳故曰作取夫以鎬... 京之門戶所毒其地之糧糧不漕而足以供必復... 知詰戎兵張皇以修其備使後之子孫... 車由勿替則豈不萬年保其家室也哉

讀詩管見

卷九

東坡先生

九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管見福祿為義則所謂既同者當與幽風我稼既同一... 義既同乃倒裝字猶言同既耳同既則如炎者乃備... 而無處未收也按此正與月令季秋乃殺獵之義相符... 蓋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並存其各究以舉於秋... 者為正秋又以舉於九月者為正若農事之畢而收... 遠與不免以馳逐犯土田禾稼是正舉福祿而娶諸... 泥也其可哉故是詩言君子之至止於洛以行狩也既... 著洛之野皆饒沃宜穀之野曰福祿如茨尤著狩之時... 通穀獲登場之時曰福祿既同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者王者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 天之下莫非王土則得稱家邦以統攝之東都洛邑... 與宗之宅西為門戶於大小侯服之環列於四方則為

之腹心也君子至止其福祿既同者業告秋成遂行秋... 稱因是作六師而三旅奮發亦因是會諸侯而王靈赫... 奕也其誰不震疊哉以此言保其家邦君子之身雖不... 萬年而其身之貽謀於後則無不可以萬年者獨賴子... 孫之率由勿替也耳如宣王承夷厲之衰銳志中興專... 攻篇叙其駕言徂東苜草行狩而諸侯之赤帑金帛會... 同有繹者皆從之以助舉柴卒乃頌之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蓋周初之感幾於再觀矣後序以車攻為宣王... 復古也宣王復古至幽王乃不復古... 此所為特思古以刺之而有是篇

蒙蒙者華刺幽王也

管見此亦思古以刺幽王也何思乎古亦蒙前章之祖... 東行狩而思其有章耶古有章幽王不克繼宣王以復... 古則無章故... 思古以刺之

讀詩管見

卷九

東坡先生

十

蒙蒙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管見蒙者華有但稱蒙之華者見前采芣之四章華... 蒙繁其色正黃如金此篇蒙者華本即指常華言由... 下稱其黃矣其繁猶未有改至再稱或黃或白則其... 華變為間色不正非常也禮記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 此易常言蒙之意與裳字重者變色者之不一華也... 何以至是為被而甲位下文其葉湑兮今春便得之... 醜酒之名其葉淋漓如酒被華之被雨豈不甚哉我觀... 之子我心寫兮詩人自我之詞觀見也思古而不... 觀者古雖遠宣王之復古未遠蒙者古者以思古固將... 神遊其世而如... 之子與前車攻篇同義指行狩... 之人言蓋之字委如蛇行之子與前車攻篇同義指行... 左... 右... 各以次隨發奏... 環繞作長地狀故稱之子但此

篇首二三章發端皆於常華之黃取象則其因行狩而稱之子處惟王之虎賁近侍得服黃色短衣者是也維時從王於道適值零雨沾衣使之有裳裳者華其葉滂今之狀則當其處也無迷入居人之室廬以滋擾乎及觀之子而未嘗有是則其心有疑之子畏之子不能以釋然者皆一旦傾輸而無餘矣故為俗稱放心作替詞曰心寫我心寫今是以有卷處今處為止舍之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王自鎬京徂東掌舍當計程以為惟宮設旌門是王之所處也其之子菱舍必從守王開如守王宮雖有時為兩所苦初不求室廬以便其處而使居人不安其處者以故按其所處詐之無滋擾與作怨遂不禁頌聲之緣延載路也其斯之謂譽處與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讀詩管見 卷九 裳裳者華

管見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多貌此芸芸黃之芸亦同以喻之子之從王而服黃者多也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為防閑約束之義其維之禁令條列宣示犯則以軍法行之此所謂有章耳如是則之子之服黃而濡於雨其一簇相追雖見為裳裳者華芸芸其黃矣夫孰敢有越思焉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者幸詞前章譽處譽之子此章有慶慶王也之子從王觀之子豈不亦觀王哉觀之子而維其有章則王之以之子徂東行狩其得觀者實足以慰東都望幸之情也以此而云有慶固其所不自禁者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管見於常華而稱裳裳者華意正為其被雨之時禁不變而華則變有見其為或黃或白耳彼服黃以從王之

之子其衣之被而色變亦然故因衣以及其馬曰我觀之子乘其四駱周禮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故良馬通稱乘亦通稱四也四駱謂駱之良者王篇白馬黑鬣為駱按黑鬣者其馬不純白今皆以青目之彼之子胡以獨乘此哉乘其四駱喻言也謂其時遇雨於道衣黃者色變而白則所乘之馬雖固純白也以雨故而衝泥附塗使皎皎者受汗亦皆同於白馬黑鬣之良號稱四駱不得以白見獨以青見而已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轡為馬絡頭其物有六缺一不可故轡稱六轡詳見前秦風駟騷篇但轡之六物以俗稱扯手者為綱所謂輕也詩中每言六轡在手者以此在手之轡率用布為之帶其染色受汗先既沃矣而今又與沃相若者亦以為雨所漸漬故爾如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華變矣葉固不變也自首章言之既於雨之淋漓稱其葉滂今自此章推之亦稱其葉沃若者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讀詩管見 卷九 裳裳者華

管見此章專申上維其有章之意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指合圍之左右兩翼說左右字重者今合圍之法以濟四桿分左右之兩哨兩協即鄭風所稱兩服上襄兩駮雁行又稱兩服齊首兩駮如手者也左有服有駮故一言左之再言左之右亦有服有駮故一言右之再言右之君子謂王也王以之子行狩此自為中軍而不旁雜於左右翼者乃左翼之左之左之謂是之子宜之已耳而君子亦復宜之右翼之右之右之謂是之子有之已耳之子不宜有而亦無乎不有則其似也其似之如何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云爾彼之子之防獸其左之左之右之右之而惟恐其逸出者亦所以為維也其用維之法

桑扈刺幽王也

亦所以為章而其章則自有也之子之維獸有章而君子之維之子亦如維獸然則其所立之章得共見為維其有者以視之子之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總不令其獸之逸出或決維以亂其章其相似豈不誠然乎哉

集說范氏處義曰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

晉見幽王詩諸侯不朝桑扈之思古思古恭誥侯之殷見而王燕之也但詩之言王燕諸侯審矣其必知為殷見者周禮人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殷見曰同注王十有二歲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故稱殷殷眾也以詩中云萬邦百辟者推其為殷見無疑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讀詩管見卷九桑扈

集傳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鶯脂也祜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集傳領頸屏蔽也

管見桑扈大如鴝鵒蒼褐色其喙微曲而厚壯光瑩或淡白如脂或凝黃如蠟故名鶯脂俗名蠟膏雖靈人畜其雛可教作舞鶯亦然鶯黃雀也小於蠟膏之舞之時於身之動用羽於首之動用其大翼也交之桑扈非鶯也而曰有鶯其羽有鶯其領則借以明桑扈之能舞云爾君子樂胥君子指王言樂燕樂也觀末一稱兜觥旨酒可見至樂曰樂胥舊以胥為語詩非是樂禮記文王世子云胥鼓南鄭氏康成曰南南夷之樂施人掌教夷舞則大胥以鼓節之孔疏東夷之樂曰昧南曰南西曰侏離北曰禁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按施

人掌教夷舞又有悞韓氏掌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說者以為象四夷之來王馬據此則知所稱君子樂胥者謂君子之燕諸侯以為樂其樂自中朝雅意而外尤有取於胥鼓南之舞其夷樂也但周官稱胥者注皆以為有才智之稱則胥鼓南之胥不必如鄭說

混指大胥亦得如秋官之屬有主通聲風闕落成秋之謂言考以象稱亦可加胥字以象胥稱則謂胥為統稱也人反疑疑之能事何不可哉且象胥屬聽名分而言之東南西北之異方其名固有曰寄曰象曰秋曰日謂之不同也而獨取南方之象以為總名則於四夷之樂亦只以向總之若其例為一此尤足為孔疏堅其說矣而統夷樂胥統其夷樂之人故此篇將古君子樂胥而首二章發端之詞特有藉於桑扈之能舞以為樂受天之祜明君子之樂胥其時適甚盛也凡禮賓之非休祥者不見於禮而禮可從隆也以是燕之而樂胥固宜不寧惟是就所燕之人言則又皆其重有賴者惟天子撫萬邦建侯樹屏於殷同之歲念其申書郊坻慎風封守以蕃王室誠所謂萬邦之屏也

讀詩管見卷九桑扈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集傳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辟君憲法戢斂擊擊那多也

管見屏即指牆說故曰屏而障土成牆之翰耳其反此者以二章言萬邦之屏既明百辟之君萬邦其為保障者儼然牆矣然牆以幹成所謂翰也進而計及於萬邦之屏之翰夫豈百辟之自為哉蓋君子劍制顯唐鼎有版法之比於翰者實為百辟布之憲焉而百辟因以為憲故爾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則述君子會殷同之際存以終焉百辟為憲之心者其詞如此夫諸侯之殷同以王不巡狩也夏官職方氏主辨九服之邦國王將巡

詩則戒其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亦敬貌其稱難者亦戒心然不明言不敬戒而誣舉之曰不載不難其意已多蘊藉矣若其本國有大刑之立以屬轉移為受福不那之微婉而溫其立言有體則尤寓雷霆之威於春風和氣中也訓詁家狂於字句欲覓真詮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集傳兕觥爵也觶角上世純旨美也純飲通

常見前章意在憲字重期帶侯之奉法此章意在交字尤厚望諸侯之睦鄰也其以兕觥其觶旨酒思柔為詞者乃君子而燕好所以飲之物寓勸戒耳蓋兕重千斤最有力然吉日篇曰璋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讀詩管見 卷九 采芣

五

則取其角以為觥也舉兕觥而回思其在頂之時觥而強好觸性以成其毅者可以返矣且非直此也彼兕觥之所酌為醴醴為旨酒就旨酒以思其飲之而可吞若何其柔哉觀烝民之五章曰人亦有言柔亦不茹則謂旨酒而思其柔凡柔者皆可惻然動念也此尤足勸諸侯使不相恭率因之矜恤懷儀而以交和其好與政周禮大行入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司儀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則又有掌交者亦交之道大抵如此其或不交是執也則又有掌交者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解行之舉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禮之親九敬之維九禁之難九我之威凡皆示以教不長而令其自耳蓋以教馮陵與國漸將不順命於王所則必常朝而敢不來者先王之制一不朝則其前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自求禍

鴛鴦刺幽王也

管見此亦思古以見幽王之不然足為刺耳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管見鴛鴦為匹鳥可喻匹夫匹婦于飛之于訓往鴛鴦于飛其狀則如夫婦之有故而相携也又是鳥本鳥屬于飛所歷能侵食人稻梁殆與流民之苦飢而行竊於路有違肖者畢之羅之畢形如又而施羅其上與于飛者不相及蓋置諸所治田中以威之使得不下集耳政周官有野廬氏掌達國路至於四畿禁野之極行徑踰者則其守涂地之人皆如設之畢羅矣夫豈令有比於鴛鴦之子飛者或至犯野禁而相翔為盜乎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君子謂先王其身不萬年其法之貽後王以及後民則實可以萬年也福祿酒持說言蓋以天之降界為福人之食養為祿云爾禮大司徒以此宜之辨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畜此所謂宜之也其宜之以阜人民豈以飽冠賊哉故君子為萬年計其念福祿之所從生而地滿詳者野禁因之亦豈不備得即鴛鴦于飛

卷九 鴛鴦

五

也以此改諸侯之出有文入有朝而事而實一彼交之結綏睦則此朝之順命亦匪徒矣當諸侯實來天子嘉之則其稱難者亦戒心然不明言不敬戒而誣舉之曰不載不難其意已多蘊藉矣若其本國有大刑之立以屬轉移為受福不那之微婉而溫其立言有體則尤寓雷霆之威於春風和氣中也訓詁家狂於字句欲覓真詮

駕鸞在梁哉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駕鸞在梁哉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
用而右便故也

管見鸞之為匹鳥與鳧皆水禽梁當水際則知鸞為
在梁其先之子飛固乎是而得必想也然猶不著其卧
則交頸乃以戒其左翼者見在梁而下敢遂安棲宿焉
則其驚于異羅之心仍未已矣彼人之他徙者其倚寄
之處有所驚懼若此豈復慮其為奸究之潛匿乎獨其
所由使之終或昏又以先王之處駕鸞實有不可易之
成滂以施之惠其故曰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按地官遺
人掌凡委積之事其於駕鸞則以野鄙之委積待之此
因地以制宜也由是而使遠方之人得仰資以食其福
可不謂遐福與不言祿者蓋宜其遐福則君子之施惠

請詩管見

卷九

七

也其來而適見為駕鸞在梁哉其
左翼者有終其身以歸於馴伏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

管見周禮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此
所謂乘馬在廐也摧秣二字舊謂指向空主斬躬言非
是蓋養馬於廐者每廐旬餘必使人乘以踏踏長途及
汗出而止谷則壓臆以是為摧似切飼馬曰秣本統新
蜀而加之穀曰為是名舊復專指秣為食馬穀若非
此其九二章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乘馬在廐秣之摧

之其意殆謂先王之養兵有如是云爾古者庶人在官
如府史胥徒之屬皆有祿以代耕又夏官掌甸掌修城
郭溝池之屬其於泉庶之守為之分其財用均其
猶食可知大司馬之令賦以地與民制之既籍其可用
者為兵勢必有以給其養也此其不耕而食與乘馬在
廐之秣之同且兵之習手足便習械不愆於法律非
一俸所能致然如蒐苗獮狩之振旅教戰此視其成之
時也至於平時之勤校閱以練其才申禁令以乘其志
則視乘馬在廐之必將摧之不振其才申禁令以乘其志
不至以強我病民也故統思先王之養兵當其無事初
治義馬福祿為穀君子之掌於康人倉人及遺人皆
是也而其立法之可永萬年則每因之賜貧窮振乏絕
恤難施養老孤待凶荒是悉有以治民之病而為福澤
艾之也又豈以國家不可一日不備兵之故遂不免

請詩管見
卷九
七
今其為民始以病盡如是而先王之養兵當其有事亦
不至以廢勸養民也故復統思先王之立法之不敢擾民
者曰君子萬年福祿艾之此福祿當指民之穀言民無
穀君子輕捐已之福祿以艾之愈益救也民有穀君子
深惜束之福祿以艾之望盈寧也緩之之大端如何
安也而其立法之可永萬年如時當孟春則曰是月也
不可以祭兵稱兵必天殃兵不祀不可從我始及季
夏則又曰是月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
盛其事以養養如母養也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
而保其積穀者實有以穀之而惟恐其乏矣豈或
而保其積穀者實有以穀之而惟恐其乏矣豈或
而保其積穀者實有以穀之而惟恐其乏矣豈或

請詩管見

卷九

七

類升諸公刺幽王也

類升諸公刺幽王也

專說孔氏穎達曰諸公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
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
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擇

集傳嘉子自反也匪他非他人也為寄生也葉似當虛
子如覆盆子亦黑甜美去離兒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
金

管見有頍者弁為冠冕之通名不必定指皮弁說孔
氏正義曰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僂一平穀梁傳曰弁冕雖善必加
於節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猶弁之在

讀詩管見 卷九 頍弁

人前故以為喻也說文頍頭也從頁支聲又云頁頭
也六書故頁即首字按王肅云頍頭容面頍頭必中則知
有頍頭而頍者其弁當復何莫能正是足明幽王君道
之不立矣其於道之不立以變衰如之故故游衰如所
由來而不勝其怪也曰實維伊何維為思義伊字與下
文豈伊異人之伊並暗指齊如言何者怪辭蓋衰如之
生由厲王後夏后龍簾之積弊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
人不禮而歸之化為示意以入於王府之童妾未既
亂而遭之既葬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
之為孤服者方戮於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
逃於褒褒人褒均有獄而以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娶
是女也使生於為后而生治服按其實而維之固皆甚
堅而不可解若其於伊謂之何哉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即末章所樂樂酒令夕君子維宴也爾與君子皆諸公
樂酒王之詞其時之以酒歡宴樂其此者惟褒如之兄
弟高故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異人云昔言褒如之於

王族皆以其不同已而日為異人耳然褒如月王族為
異人王轉自褒如之兄弟為非異人乎夫褒如父龍釐
而母童妾以挾被棄為鬻器應童諸者於亡命時及以
及褒既長而褒君入之是惡得有兄弟而無何褒如人
而兄弟遂接連焉此其托體分形之妄猶爾來之葉生
豈是五葉德兒絲之無根而生耳是為女蘿矣乃王不
加察淫舍其附板房之寵為斥蕩之緣固是勢傾玉族
王族卑則有見為薦與女蘿施于松柏者字說松柏為
草木之長松柏公也伯嚭伯也故松从公伯以伯玉族
之等皆為公其次為伯本支百世與野父長視松柏何
以異焉所謂施者龍蓋之意以纖莖高倚而得勢則能
便喬柯皆下抑而失勢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即舉
頍之名諸公蓋托局外之明而憂心於局中之迷故稱
奕奕奕字重欲見其一誤再誤之不已云爾既見君子
無幾說擇說從言擇從心其言入而心解為說擇此諸
公急欲得問陳詞有以覺其迷而正其誤也然褒如日

王族為異人王日褒如之兄弟為非異人
則亦以王族為異人矣其孰從而見之

讀詩管見 卷九 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集傳時善具
俱也臧善也
集說輔氏廣曰以時為善何也曰物
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管見期謂國運何斯危其詞以問王也蓋有權者弁君
道不立而亂將作矣按其實而維之是死惡無口無災
相見之期也而王亦知之乎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曰其則其兄弟不一人而也然王族之

讀詩常見

卷九 類升

主

兄弟有公亦有伯而衰似之兄弟則皆駕於公而上之伯又不足言是直可云萬與女蘿於松上不必連類及柏而云施于松柏也未見君子憂心恹恹亦音病亦從而知恹恹為病之中於心者恹恹字重著其甚云爾彼幽王之嬖褒姒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盡惑之疾故為王憂心者不禁其恹恹也既見君子庶幾有戚按戚亦與臟同前漢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練五藏又蔡文志有客疾五藏狂顛病方然則藏之為善蓋取義於五藏之和耳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淤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藏之道也苟得見之而有以發其病而藥之不庶幾恹恹者之或瘳乎然王族者王亦目為異人者也以常情推度人當舉恭不定而以不同已者指其道又人當抱病方深而以不同已者主其方一則必疑其給已一則必疑其害已有謝之恐不達者其

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集傳卓猶多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盛則大雪矣集說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錯云雪初作未成花團如稷粒撒而下也晉見在首之首乃諸公自指其頭顧言蓋有類者弁君道不立王必及於難王族安所逃哉按其實而維之其在首者不可明言也由下文重以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自哀意固以為首屬於領勢將不保首冠於身勢將異

讀詩常見

卷九 類升

主

處矣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爾雅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衰如之兄弟具來以伯服遇之則為甥舅究之仍匪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集亦兩貌雨者兩自天集者集於地也兩字雖分用而義則可通維當訓條謂先集者乃條霰云指實之詞也若前之三稱實維後之一稱維實維義並訓思與此有別按雪霰之喻為欲明衰如之必滅周乃據陰氣當時用事之常以占其變耳幽王三年王嬖褒姒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山川崩竭岐山之微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至十一年而幽王滅綜其變之始終皆以玉璽褒姒故爾變衰如遂至亡國此陰之盛積而無陽也雨雪之象也然前時之以地震而三川竭岐山崩有早見為陽失其所而鎮陰者亦實成先集維霰之象矣以是約說十年之變豈必待數紀既窮而後指為果驗哉當幽王九年之廢申后及太子也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子宜曰奔申太史伯陽父又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於時鄭桓公為周司徒亦以王室多故懼及謀所以逃死問諸史伯史伯者殆即太史伯陽父也其論王欲終去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若伐申而繼與西戎會以伐周周必不守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此即諸公所為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之期與見謂見君子言無幾則始之以未見而憂心仍以既見而庶幾者及茲益殆哉爰及不能須臾緩矣而王則何知乎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惟是引褒姒之兄弟與伯服為甥舅者相期共此酒之旨以及報之嘉且時時且卓而已亟圖今夕之樂詎懷明旦之憂故知君子之有所維蓋以宴故而維其嘉也維其時也維其然無所動於心者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
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集傳牽車軸頭鐵也變美貌逝往也

管見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閒關觀魏風十
敵之閒可也謂中也車之牽所以為關而其關正當輪
轂之中是於其閒而關之也故曰閒關按此言車之在
道必設閒關之牽以行乃借喻幽王將致新昏之當
其在道必設閒關防以同於牽之閒關而後行耳女為
氏即褒君姁所納之褒姒也是有色而無德只稱姒至
女便與台南之稱有齊季女迥別逝者自褒而入於
也逆為往義亦為往而不返之義特用逝字殆謂褒姒

讀詩管見 卷九 車牽

之於周非耦於褒亦如奇不稱之于子歸之即並不得
存歸寧父母之期也思字貫至篇末蓋於褒姒之為變
季女者綜其逝之始終而思之而是詩之刺幽王遂不
能以不作矣其作者序稱大夫當屬褒大夫之有命督
關防以送褒姒者觀末章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
騶駼六轡如琴其敘送時之情境逼真比至褒姒入而
後送者之大夫乃脫然如釋重負曰觀爾新昏以慰我
心則先之在道必存其心如結而不禁其慨焉太忠者
故此章發端二句末皆着一兮字正逢為懸字反對也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飢渴幽王欲褒姒之情也兩匪
不君定飢渴斷句而與下德音來括作一氣讀乃得解
意蓋謂其欲之而如飢如渴者皆非感於德音而為是
來括也音與聲義通女之令德素有聲者是為德音括
同褒括之括收入也何夫褒姒特一變季女耳豈嘗
以此不復出矣非括而何夫褒姒特一變季女耳豈嘗
以德音聞哉由褒君借以解罪而幽王之來括遂與飢

渴同其切焉其本懷大可見矣故代為一自解以遂其
松之詞曰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按友為兄弟之總稱前
如我兄弟也皆以兄弟之宜於友而謂之友耳又禮於
夫婦未昏之前皆稱兄弟曾子問云昏禮既納帶吉
日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使人弔之葬婿之伯父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弔為兄弟注夫婦同
等於義可以兄弟稱亦所以親之也夫兄弟則稱友又
善其有德音而來嗣為兄弟則稱好友也燕與宴同其
酒歌歌舞之有司存供備者皆有定式是為式燕式燕
亦足樂也而其時且有新昏之喜樂益不可支矣故幽
王之心以為今之宴爾新昏既破人君不再娶之例而
得此極歡女苟有名而知其為變季女矣則所願既得
而尤必求好也之有德音以成好女亦何道
而使造物之無憾竟能善其美其善哉

讀詩管見 卷九 車牽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

且譽好爾無射

管見鷓維屬似鷓而尾長五六尺能走且鳴性勇健自
愛其尾不入叢林雨雲則岩伏木栖不敢下食往往俄
死常時夜宿亦以其尾係木而恐傷之此所謂依彼平
林有集維鷓也按此以喻褒姒之初入宮其不可輕動
有然耳辰彼碩女辰為候夜之夕見齊風不能辰夜中
為於夜候物之名見秦風秦女辰為候夜之夕見齊風
於人之名則此章辰彼碩女是也碩女與碩人同總謂
其美而已不必有令德也而褒姒之為碩女其不可輕
動乃如依平林之集鷓然在幽王固亦有聞其以令德來教
又而或動之彼褒姒之斥幽王固亦有聞其以令德來教

若教之如何蓋其無德而非與云觀下章雖無德與
女幽王之婉謝作如是致辭則其令德之秋大要可知
也式燕且樂好爾無射式燕為新昏誕酒被遮將歌舞
更作即可用為長徒碩女之體也無何幽王欲成其式
燕之喜而碩女反怒其為令德來教者每謂晉幽王可
也以此而答褒如亦因其室乃幽王於式燕中且從而
譽之曰美哉是誠好友也夫爾為碩女我之好爾爾
爾以令德來教則我尤當永於好也又可因是而有射
手好爾無射其自今至於後日謹受教焉已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

讀詩管見 卷九 車章
皆美也

管見上章言好爾無射幽王得通語於褒姒矣因是而
抑呢淫邪之私遂無不見乎辭者則又如此及下章所
云也燕曰式燕此統言酒穀歌舞之合陳為有式卑若
析而言之如周禮酒掌於酒正之屬散掌於膳夫之屬
歌舞掌於大司樂及太師之屬又莫不各有其式焉雖
幽王之酒穀歌舞誠不知其何如要亦必取其合若為
之式故皆以式稱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亦假合也而
之文先勸褒姒以啜酒也雖無嘉穀式食庶幾又蒙其
牢而食之文中勸褒姒以嚙飯也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則復修其能掃帚禮不用樂之文卒勸褒姒以逞顏
歌舞也此其辭之抑昵至矣未已也浸而淫邪其有辭
亦復何所不至哉與女之與其義猶夫偕合配偶云爾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
覯爾我心寫兮

管見高岡為山谷之表特言陟彼高岡則山谷之皆
可知因是而析其柞薪柞木堅不堪充林以為薪則
木不及所以壯火也至於析其柞薪其葉湑兮湑為
酒之名是足想見柞葉之帶雨淋漓其濕不壯火而
以生烟矣按此為幽王喻言昔之博求姒女皆不濟其
欲則然故即借以歸罪於褒姒而迎就之口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召南草蟲篇既見與既覯作兩層說則覯在
柞得甚歡之意非特見之而已我覯爾三字聯讀鮮以
言手佳人之難得而會合不偶然也寫訓傾輸其象蓋
取於水觀周禮地官之屬稻人掌稼下地以澆寫水此
其証已以上二章作者於幽王之初得褒姒叙其辭之
先抑昵而後淫邪亦形容盡致矣其執從而聽之大概
色荒之主無復避忌如小弁之卒章曰無逆我梁無發
我荀遊梁發荀意主縱魚於水說無為禁詞此他日幽

讀詩管見 卷九 車章
王之求歡於褒姒而褒姒拒之也林第之私也於時
存耳屬于垣者遞傳而及太子之傳用為詩歌則茲於
式燕時而有所謂又不足稱秘密矣且大夫以褒姒入
為褒君之有獄也幽王嬖是女而後獄得解此中消息
更在能說左右贊御之有以通之雖然幽王不擇所云
大夫乃更代其口可乎觀篇終結言覯爾新昏以慰我
心大夫所欲得於幽王者此耶及得其親之歡而一
一用以自慰遂不竟喜談樂道無所羞於辭之猥褻有
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
新昏以慰我心

管見瞻望也景
行大道也慰安也

管見古來... 六夫所歷... 食三十里... 周先由棧... 乃見高山... 道為人之... 以居稱耳... 深於樂善... 雖六變如... 校人凡頌... 崇先之東... 高山景行... 讀詩管見

讀詩管見 卷九 車奉

良之所見... 華翁稱六... 之有法在... 操如琴行... 生送褒如... 豈得由馬... 是日之式... 受命入如... 有成事者... 矣故終之...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管管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樊藩也... 君子謂王也... 當持心樂... 于樊行且... 席盈杆之... 求膺仕也... 能放蛆專... 樊樊圃之... 化成者於... 濁而其因... 者亦非樊... 以視讒言... 王則幽王... 為是詞此... 護言為甚... 之隆苑以... 大發悲

讀詩管見 卷九 青蠅

管見前章... 累土為短... 有之高三... 止于樊之... 然有交亂... 亂四國有... 不至詭者... 有不才子... 固極蓋蒙... 管管青蠅止于棘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管管青蠅止于棘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名江山看交亂四國謂其擾亂江山不大平云按此
當與下章構我二人合言之我我君子也君子謂我
工之二人為誰其一則申后其一則太子宜曰是已彼
構人之罔極特以讒言構我二人者即以交亂我四國
焉是變起於宮闈而禍遠延諸
畿服也然則讒言豈可信哉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營見榛低小繁密不成大樹於禁亦宜營營青蠅止于
樊之棘者亦復止于禁之榛致榛可為筭喪服用之見
標弓又蜡祭亦有榛杖與素服葛帶同取義於送物之
終喪之役也見郊特牲故詩因青蠅以念讒人亦即因
所止之為榛更有觸於讒人之危后與太子以成國之
大感也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架也斯干篇云約之
閭闔者是已詩蓋以此象讒言之憑空結撰耳舊訓構
為於義不盡按此所稱讒人殆指虢石父言之史載

讀詩管見

卷九音說

九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幽王荒廢謀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

沈澗淫液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

傳說歐陽氏修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
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二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

梁傳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
列兒孔甚也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
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服束遂繫下
綱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

讀詩管見

卷九賓之初筵

干

侯之大射必先行燕禮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儀禮記
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疏曰不用公卿為賓者恐偏君
也大射燕禮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卿賓設賓席
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
夫繼而東上若有東西者則北上按燕禮司宮筵賓於
戶西無加席此章言大射之燕禮有加席也而亦祇稱
賓之初筵者儀禮於筵席本通稱不必其筵之非席只
燕禮及大射燕禮惟君設加席公卿皆無之則大夫可
知矣至於大夫為賓燕禮仍無加席而大夫射獨有
帝則祇稱筵而不稱席亦借以存不偏君之義也
右秩秩左右據賓筵而分之也卿席賓東東在左小卿
賓西西在右大夫繼而東上及東面北上者則皆賓西
而在右也秩秩之序於右為尤著矣籩豆有楚穀核維
旅是謂所薦之脯醢記云為薦脯用籩豆有楚穀核維
整列為有楚穀核維也其物有體若如內察之辨其體

以納於次而俟射者取之鄉射無次但取弓矢於西
堂故此於大射之弓矢而特以張言者所以暮其有次
也其張之時即在大侯既抗之時彼抗則此張是日斯
射夫既同大射儀司射初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
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初射畢請射於公公許
命賓御於公是為侍射待射之名不致搖若也則自君
而下雖賓亦皆在射之列矣司射命賓託遂命諸公
夫降立於三耦之南司射耦大夫與大夫亦命上射曰
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眾耦眾耦立
於大夫之南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
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
衆耦如命三耦之辭合而言之耦射比三耦再射命君
之耦告公卿之耦並告大夫與大夫以及大夫與士之
耦皆之乃比眾耦則庶不既同者獻兩發功爾爾射夫
心凡射以中為獲意益比於田之得禽擊戰之得囚俘

也然則謂獲為功亦可矣獻謂獲者與釋獲者獻之也
初射惟三耦而已獲者空而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再射以三耦始君與賓及公卿大夫之耦皆如其儀以
射又有眾耦總之乃釋獲設中置算卒射司射視算釋
獲者遂取賢獲執之由階階下北面告於左右勝則
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左右各執一左右各執
一算以告曰左右鈞至三射用樂奏狸首間若一三耦
卒射實待於物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
如初儀卒如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司
射視算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亦如初也自是而後君
為大夫舉旅卒請徽租安燕立人乃獻士及君為士舉
旅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予司射命射唯欲壹
發中三侯皆獲注云唯欲若命實及諸公卿大夫之屬
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從人心心而示唯公中三侯皆
獲至此臣與君同是知者益多為歡樂也惟此章終以
從彼有的以所爾爾正於君命復射時明莊者之取耦

以射其詞有如此蓋先之再射三射釋獲者以上下射
分左右其勝不勝各就其左右通計之或中少而在勝
黨或中多而在不勝之黨則欲求中以辭錄其勢不盡
由我亦安得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爾乎至於命射唯欲
行必其取耦亦唯欲也斯獨以彼此論勝不勝故欲射
若即於其所欲取為耦者當射位而先語之曰發彼有
所以祈爾爾祈之為求謙若
不敢自必而期有神助耳

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
時

集傳燕舞文舞也樂也錫神錫
之也也主祭者也故福又復也
[管見]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禮記孟春之月命樂
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習舞即合舞
也舞有文武武用干戈文用羽籥文王世子云小樂正
學千大胥贊之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筥師掌教國子
舞羽吹籥而亦兼學也則羽籥之得該干戈從可推也
又周禮有籥師無羽籥並以籥該羽也故此言春合舞
而但曰籥舞再大胥秋頒學合聲禮記季秋之月上
命樂正入學習吹籥即合聲也義疏案吹有聲無歌
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以笙吹之所謂笙吹也象舞有
聲而不歌以管吹之所謂管吹也此其習吹之大概矣
黃周禮笙師掌教敝筥壎箛箛篴管亦不列也管
則知笙足該管也故此言秋習吹而但曰笙鼓數字
矣上舞字對言當作吹笙鼓簧之鼓看樂既和奏謂吹
笙樂也月令於季春月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

詩管見

卷九 祭之初

五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祝之季冬亦命樂正人合吹而
 擊方氏慇曰於大合吹不率諸侯公卿大夫以不若合
 樂之備也陸氏何曰季冬所謂大合吹者即季春之大
 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素謂陸說與方說相反而
 方為正蓋以文論則統言樂必有吹可知單言吹未見
 其必備樂也以義論則冬之氣尚閉藏不若春之氣皆
 和暢也據此而樂之和泰宜屬季春大合樂言無疑矣
 既春已事之詞以樂之春習舞秋習吹季春大合樂皆
 每歲著為令也夫樂以行禮禮莫重於祭祭莫盛於烝
 多言亦由絜樂至敬樂既和泰其聲宏之合實有以行
 烈祖而樂之也烈者著其有功安民而光昭後世耳於
 廟中當屬太祖之號惟太祖不遷舉此則羣廟可該矣
 以治百禮謂絜而絜也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絜注
 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
 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
 以鄉飲酒禮代之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
 場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
 之詩然則所謂大飲者絜飲也絜飲而繫以絜蓋因絜
 舉於孟冬取庶物盛多為義即此也以後年之順成耳
 乃通則京邑為四方之極必無以易此以故大飲為絜
 而其得舉大飲則以絜也絜能備物而後能備樂周禮
 荒政十有二曰養樂養讀謂閉藏樂器是據廟中
 祭祀亦藏去樂器而不作也反是以思若此豈特稱焉
 舞笙鼓樂既和奏所為絜行烈祖者既不以荒絜樂
 則其因順成而致庶物之盛多可知矣雜記孔子曰百
 日之譜一日之澤按絜報秋成由孟秋及孟冬約百日
 在一日欲使國之人靡不沾清優渥云爾百禮既至有
 任有及也既至言既及百日而百禮於是來也

讀詩管見

卷九 廟之初

五

與任同任之義為負絜以勞農而休息之爾日之給
 於任在田夫無論已其幼稚未能行耆皆負於背以
 則見為有玉其婦女相與出春各萃其長以立則見為
 承上絜仰絜祖說純全也較長也大也如楚茨云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此長義又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永錫
 爾福極時萬時德此大義也較長與大之義而始全故
 於絜亦稱純絜錫由工祝致也但賚孝孫其錫之時則
 尸酢主人主人拜受尸爵之時是飲酒為受福矣又祭
 有燕私之禮並見楚茨其辭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再
 徵之坊記亦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合之
 實一事耳夫於祭末而飲諸父兄弟及宗族以烈祖臨
 之則皆得以子孫為通號若湛本沒物之名酒猶水也
 飲之既醉而不嫌近於濇首酣身之無節焉是謂湛
 其湛如是者何亦曰此諸父也兄弟也宗族也其謂湛
 其處之情以相與樂之故不禁其極歡至此耳豈乾酒
 而有所溺乎因是而情至者禮亦不廢燕畢更謀致
 於君其小大稽首而言者先皆以神嗜飲食為辭則見
 其為各奏爾能矣小大不一人故稱各以言上達而稽
 首將之是則奏也祭義云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
 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而後能饗焉彼丞行烈祖在絜
 將莫不信其神嗜飲食矣以是用饗而可不謂能哉
 載手此室入入又酌彼康爵以奉爾時此宜承上以
 百禮說百禮為百日之絜絜飲有賓如禮運言孔子與
 於絜賓其證已載滿也指酌酒以實爵言燕禮賓不獻
 公而餞於公其行之在安燕之後絜飲當亦同此故下
 文酌彼康爵以奉爾時二句合賓與室人之入者通
 之手字宜活看檀弓云子手弓而可公羊傳云曹子
 手劍而從之所謂手者並謂以手執器也仇為怨敵當
 從木古讀為是蓋賓之酌彼康爵已云載矣而其執之
 以奉爾時者致敬盡歡之貌也執之甚加而仇恐或夫
 焉故曰賓在手使室人謂向於室之人也凡屋

唐得統名為室如禮記言者廟文子成室詩序言宣王
考室亦其證也人為無位之稱其入則躋堂之民也賓
載手仇賓之在室安燕既有以膳解於公矣而其後復
有踏堂稱觥以相率而入者非室之賓而室之人非賓
載手仇之舉而亦有賓載手仇之儀則因踏飲之慶時
康皆有事於酌彼康爵以委爾時也爵曰康爵非爵之
常名以蜡名耳蜡舉於年之頌成此時之康也故其爵
特稱康爵而賓與室人之所為執爵以奏者亦於此
時為獨重焉奏必有辭奏時者頌今歲之有以祝來歲
之宜其大端矣燕禮用大夫為賓知蜡賓亦大夫也臣
也臣與民之祇
陳於君並稱奏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
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屨舞僂僂其未醉止

讀詩管見卷九賓之初筵

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

其秩

僂僂遷徒屨數也

僂僂軒舉之貌

管見酒以行禮如前二章所云一為大射飲酒一為大
蜡飲酒其儀皆與燕禮通度古之行燕禮者雖當徹俎
後坐而安燕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醑賓及卿大
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然不至於亂也鄉飲酒義云降
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夕不廢夕賓
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此况
據以進推大射大蜡之飲酒矣但其禮為大非強有力
者為能行至武公時而古禮之節文所簡棄不知其幾
也飲酒而不知禮其安燕能無亂乎故知此章至末
就當時之簡棄古禮飲酒以至於亂者言之賓之初筵

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以
上六句其意特欲於坐而安燕之時叙出不安於坐之
態故下文接言舍其坐遷也坐猶不安則當賓之初筵
有獻有酢有酬其間升降洗酌受送拜興之儀委曲繁
重皆立而從事也豈猶能安之而不多所簡棄也我溫
溫只於其未醉止之面容言其不至赫如渥楮則已其
恭亦從威儀反反見得儀為貌之通稱至公卿大夫之
儀有使人望而畏之者則皆得以其儀為威儀也威儀
以為身所不習可知故當其坐而安燕其未醉止猶能
先為身所不習可知故當其坐而安燕其未醉止猶能
威儀反反也曰既醉止即不禁其威儀幡幡矣止者極
乎醉之分云爾幡幡所以狀其身之搖動不寧此正舍
其坐遷之所由來也舍其坐則不欲復坐故其起而遷
者即因之屨舞焉其飄然軒舉之意僂僂乎倦乎殆將冲
虛登真以遊於汗漫乎自是而其恭不可見所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初以反反還自約者一皆縱弛而不顧

讀詩管見卷九賓之初筵

矣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為強自按抑之詞指舍其
坐遷以前說蓋飲酒而未醉止雖至不安於坐亦仍覺
舍其坐遷之非禮故抑之又抑欲舍而未遂舍欲遷而
未遂遷有如此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忸忸者以字形
求之其从心从必殆肖其志之果敢自遂以成酒悖耳
內經藏象篇曰酒氣慄慄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
滿於胃中肝浮膈橫當是之時比於勇士名曰酒悖據
此則上言舍其坐遷既不能抑抑矣而即因之屨舞
僂僂有飄然軒舉之意者此酒入胃中而胃脹氣上逆
滿於胃中故使之然也至肝浮膈橫其時比於勇士則
更覺其志之果敢自遂於威儀而見為忸忸焉夫豈不
因酒之慄慄以成酒悖哉故下文復以是曰既醉不知
其秩申之左傳云委之常秩謂官班之有定序也在首
章稱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亦憑是為不可紊之位矣
以既醉而遂不知其秩秩則當舍其坐遷既為屨舞僂
僂以自旋旋當為屨舞僂僂以忤人也謂是為酒悖其

也夫

實既醉止載號載。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曰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儀。

傳號呼。收謹也。俄傾貌。出。去。代。害。孔。善。也。

此說與吹之聲耳。亂我邊豆。以屢舞傲傲。而亂也。傲。守。於。欺。欺。有。岐。偏。之。義。於。屢。舞。而。見。其。然。則。號。吹。之。中。發。於。振。奮。奮。臂。而。欲。歐。矣。其。邊。豆。能。無。亂。乎。按。以。上。六。

讀詩管見 卷九 齊之初疑

毛

句。由。前。章。言。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乃。進。推。其。酒。侍。之。狀。若。此。至。下。文。又。言。是。曰。既。醉。不。知。其。郵。而。繼。以。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斯。則。卒。觀。於。酒。侍。既。衰。而。若。其。狀。之。有。然。矣。郵。步。傳。名。不。知。其。郵。言。醉。行。之。忽。忽。難。如。國。中。野。外。關。塗。甚。廣。而。郵。通。焉。以。彼。置。身。其。間。亦。復。茫。然。也。側。弁。不。正。至。以。側。之。甚。而。將。傾。是。為。僂。也。其。頭。頭。不。得。中。矣。僂。僂。當。讀。嗟。音。與。蹉。跌。之。蹉。同。義。謂。其。先。之。屢。舞。傲。傲。以。忤。人。人。必。去。之。以。遠。其。酒。侍。也。彼。夫。側。弁。之。俄。由。首。之。低。垂。成。之。亦。正。以。無。所。施。其。傲。傲。故。爾。然。其。屢。舞。之。勢。未。遠。也。則。見。為。僂。者。手。空。擊。而。足。亦。蹉。倚。失。據。身。其。數。欲。仆。矣。以。是。而。行。於。道。豈。不。誠。然。不。知。其。郵。哉。郵。且。不。知。則。於。堂。階。庭。門。之。間。隨。步。異。形。其。不。知。也。矣。是。猶。能。既。醉。而。出。而。無。至。於。醉。而。不。出。手。燕。禮。實。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咳。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當。遂。出。卿。大夫。皆。出。於。是。而。後。燕。禮。成。夫。燕。禮。之。受。爵。於。君。而。不。遂。君。之。賜。而。以。為。福。者。當。其。既。醉。而。出。

喪先之而卿大夫隨之。斯不為並受其福。與若夫醉而不出。則亂也。能者德也。蓋以酒為之。兵而用伐。其故切指其是。謂伐德焉。伐德則其身獨受酒之禍。耳。以何得稱受其福哉。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維為思義。此武公自言其思古之心。每繁。絕不能已也。凡以燕禮飲酒。在周官大宗伯之職。本屬嘉禮。以維之。而實見其嘉。故以孔嘉稱焉。所維為何。維其飲酒之儀。為令儀耳。如首二章所云。大射大蜡之祭。酒其儀皆與燕禮通。燕禮之儀。見儀禮。蓋先王斟酌盡善。而為此節文也。令儀也。儀為令儀。故謹循其儀。則孔嘉不謹。循其儀。則不藏。有不得疑為委曲繁重。而以其意簡棄者。然古之儀。具在也。苟非若武公之維之。實為好學深思。心如其意。其孰奉為令儀。以成燕禮之飲酒孔嘉也哉。

讀詩管見 卷九 齊之初疑

甲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藏不醉反取。武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毀。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管見凡此飲酒總承前二章而謂當時之飲酒者或醉或否。不醉也。其不醉為誰。即指下文所稱監史言之。燕禮有組安燕射人自酢階下。請立司正。注謂立司正以監之。監者執禮之成式。以察儀也。司正此則監以監之。可矣。又燕禮有司正與祝立於門東北。而東上。蓋以司正於旅也。語有司正以察儀。即有司正察言耳。所主在司正。而皆有監之意。故於司正為之。佐既醉止。而監或之。史本欲以成飲酒之孔嘉也。乃賓既醉止。而命儀。遂爾決裂。則不藏甚矣。復何孔嘉之足云。彼醉不藏不醉反取者。燕禮安燕之時。主人獻士長。薦司正。

讀

詩管見

卷九 賓之初筵

甲

辨獻士而薦之亦薦史司正為監而史佐焉皆為則皆
 獻亦飲酒也而非君所命曰無不醉者此足以知不醉
 之為益矣矣反自反也彼醉不藏監史之謂何是有不
 得恬然者其引以為恥亦固其宜式勿從謂無俾犬急
 此推言監之取也式為定制燕禮有之謂告也急與敬
 相反大急猶云大不敬爾燕有君在彼醉者之不藏即
 將無禮於其君可不謂大急與夫燕禮之有式此正為
 之監者所持以繩大急之具也將有以謂之而無俾犬
 怠大典之昭垂豈不足供其正色直詞哉然無如其醉
 何也雖欲謂之鳥從而謂之如是則監不稱可取執甚
 馬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此更推言
 史之取也儀禮鄉射記古者于旅也語禮記文王世子
 有合語之禮注云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
 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
 而相告語也其見於養老者曰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合德音之致又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

言有善則記之謂之諒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
 亦微其禮皆有停史然則古者于旅也語有言而善必
 令記之其記之者則史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是又史
 之記言而期為停史故先為之戒詞若此由謂所行也
 言其所行則非虛語矣由醉之言此由字與上小異只
 作自字義解謂其言自醉中出耳如前章稱賓既醉止
 載疏載則所言之罔有畏忌大概可知豈復見立於
 門東者固有史記言以糾其非法哉夫此所謂史者
 於周為柱下史在秦漢以為侍御史也著法冠以鐵為
 柱名柱後一名解解薦薦者如羊有角一能觸邪亦謂
 之神羊然則羊之兩其角者且不足比數况無角之
 為童殺者乎攷神羊之所自說者謂黃帝時有神人遺
 之亦可信自有史職以來其為之法冠而命以名蓋早
 取諸解薦觸邪之為神羊者矣燕禮有史以佐監合語
 之禮是所專司無何由醉之言號吸亂聽其為之史者
 將執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之戒詞以正之而卒附於醉

魚藻刺幽王也

讀詩管見

卷九 魚藻

甲三

者之難折焉則是法冠不改其於解薦觸邪之美未見
 有以用其角也夫豈不使神羊隱而童殺出乎如是則
 史不稱可恥孰甚焉按羊之無角者為童殺屬壯羊有
 角驟之則角不出而為童殺非世所必無之物也再按
 以上推言監史之不醉反取所以懼醉者耳蓋監史皆
 執法以維禮有不稱而取之行將自引咎以劾人而請
 誅其非矣彼醉不藏能無懼乎故武公於篇終綴以二
 語欲使凡飲酒者用以自箴也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
 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其必退者以為卒受三爵
 則既瀆於迷亂不識矣矧敢加多於三爵之外而又受
 之也哉飲酒者作如是自箴庶幾無以不藏而貽監史
 之恥與識知也即當作平聲讀如前言不
 知其秩不知其翻皆可為不識作注脚者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集傳藻水草也居處也

管見各章上二句喻褒似也前正月篇云魚在于沼亦
 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與此取義同魚陰類故以
 喻褒如燕生於淺水而魚在焉此見褒如之處王宮不
 可以為藏身之固也在宇重蓋言者危之處王宮不
 心忙而口吃若此有頌其首攻頌在頁部頁即首字旁
 以分分為別異之義古始以出頭為頌也非大首貌又
 首字其尾舊訓莘為長於義亦不允蓋莘者草名即細
 莘葉帶赤取此以象魚尾之色頰耳夫魚之在藻或以

前昂露首亦或以後軒見尾此動而不居時也若有時
 居而不動以所得依是則魚之載其首尾而為藏身之
 隱也乃就所依指之曰依于其滿蒲有數種並生於池
 底水與藻香一則有欲魚而求捕得者魚將無所逃
 無隱後大成難作竟虜褒如去視此魚何以異馬詩言
 變如用喻言王又用正各章下二句是也其言之亦為
 危同軍勝而作歌以樂之則名王未嘗有戰功而指其
 樂為豈樂蓋欲形容王之好內不衰以刺其嬖褒如云
 爾夫作色荒者必復恣沈溺於趨樂故言豈樂飲酒亦
 耽酣宴者必益縱淫泆於房幃故又言飲酒樂豈如是
 而不保則豈有動搖搖越之患是謂有那其居那之
 為言移也以謂不安非安之謂有以其人言特因其
 伏而未發不謂為指目耳至他時申與犬戎入冠戎
 殺三於驪山下褒如亦由是被虜鋪京逐亡則知有那

讀詩管見

卷九 魚藻

其居一語用識之東
 作者既辨之早矣

采菽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之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

常見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與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其詞意所指皆如穆記之言爰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
 考耳菽非大豆乃藿也其苗葉似綠豆而小生熟皆可
 食子大如椒子黑色亦可資食然詩中通以菽稱惡如
 其非大豆哉按小宛指其地曰中原則見野生之菽非
 出於田者此篇又於其采之繫以筐筥亦自與獲菽於
 田之器有別則其是藿而非大豆皆不待辨而自明但
 本章將言君子來朝而先及此則何也為其心欲謀有

所錫予以報諸侯乃重念諸侯之來享者如孝子之
 賜必以表其勤固有事於采菽采菽筐之筥也
 而言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實不禁其歎然於中而早為
 名歸若此所名而問之者度示外大宗伯及大小行人
 之屬故其稱禮以對之詞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周禮
 巾車云金路鉤鑿纓九就同姓以封策路朱纓七就
 異姓以封又典命云上公九命其車服皆以九為節侯
 伯七命其車服皆以七為節據巾車典命合泰之同姓
 禮為侯伯固不封以金路也來朝錫予之路車視此矣
 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四為馬數與此言乘馬可
 互証也又何予之元衮及黼是則再問再對而其詞云
 然效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是則元字當指冕言之司
 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
 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則
 衮衣而其餘可該矣衣之章殆莫重於衮故王職借稱
 禮職裳之章殆莫重於黼故負依特為黼依也再觀禮
 有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重賜無數注曰重猶善也所
 加賜之物多少由恩也然則此詩一言何錫予之再言
 又何予之正慮無物以稱重賜無數之文而已豈不知
 有車服之定典哉乃對者於其初問不過曰路車乘馬
 於其再問亦不過曰元衮及黼其意蓋以重賜無數惟
 天子之用思者以睿慮獨裁
 非臣下之所敢妄參已耳

讀詩管見

卷九 采芣

其居一語用識之東
 作者既辨之早矣

采芣采芣言采其芣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
 威沸楹泉言采其芣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

集說梁氏益曰爾雅云楹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
 正也正出若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
 陸氏何曰芣水一名水英爾雅
 謂之楚芣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

讀詩管見

卷九

五

晉見戴為人所吹角其出聲之口向上盪泉之沸起
 上出有如戴然故曰盪泉盪本園名所以開虎豹屏象
 者於泉稱盪盪欲狀其勢之實有以逼之云爾
 芹為道以實豆見則禮臨人是生水涯而水有積汗停
 惡者故思所以致潔而於盪沸盪泉言其芹焉言者
 未采而先自商也按此與前章首二句詞旨一例合觀
 之總以見諸侯之朝王而後志于享者既如孝子之養
 有事於采菽以將其深愛亦如賢者之祭有事於采芹
 以將其至敬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旗此言字乃王為來
 朝者而有逆賓之命也周禮掌詠若將有國賓至與士
 逆賓於疆國賓諸侯也又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
 於畿曰逆之曰逆而勞之勞非王言其將安所稟命哉
 觀其旗正為逆字傳神也於未至而逆之利用觀其觀
 以遠而可見者為表則非旗莫屬矣旗能旗也觀觀禮
 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乃朝朝之旂然則當其來
 朝在道而旂亦無不然者其旂溈溈溈從水又大雅言

讀詩管見

卷九

五

其物蓋不待悉言而皆可想見已
 赤帶在股和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子樂只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天子福祿申之
 管見赤帶在股和幅在下此言諸侯之先嘗以兵事觀
 戎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章弁服其間王與諸侯之辨
 殆莫著於朱芾赤芾者如瞻彼洛矣籥特稱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為欲表天子朱芾之制也故此章以辨諸侯
 則曰赤帶在股和幅集傳曰偏也如今行膝所以偏束
 其脛自足至膝也按內則之偏與幅字異左傳稱帶袞
 幅焉幅讀偏則以和幅之幅作偏字看亦可及考之禮
 器圖幅之幅固正也惡乎得邪名哉然則謂邪幅為偏
 亦未為定論考焉意邪幅與正幅相反其在下則裳也
 正幅本為君子朝服之意則邪幅乃為君子戎服之裳

詩管見

卷九

四七

耳為求其似在今之稱戰裙者是也其製欲取便於鞍
馬遂施裙於衣上為橫腰以綴左右兩幅通幅皆邪是
蓋古者華弁服中之舊式後人沿之而忘其自來與不
淳性是詩詞持言亦非在股邪幅在下必其垂而下見
不掩於上服也以此知韋弁服之服其屬在上者及膝
而止短衣也世儒或疑先王之作服於衣之尺處未始
有此迂已彼交匪紆彼謂來朝之君子交則其與國也
匪為寇之別必在周初盛時若采薇之言獵狝出車之
言西戎其大者矣紆之為言紆難也紆禍也左傳莊三
十年圍穀於莧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德二
十一年成風言於公曰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
禍也據此以言匪紆之紆則惟匪之難得解而馮不結
是謂匪紆耳至於彼交匪紆夫乃見君子之赤帶在股
邪幅在下其以兵事親戎服者實薦於邦交以成大小
稱難之使使之有分土無分民各得轉危急而措之安
全也是豈不為天子所予哉周禮大冢宰掌王之八柄

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取其幸
注言子者爵祿之外別有所賜也出於特恩故曰幸然
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此予之數也亦仍不
能外爵祿以為隆施矣故下文而言樂只君子所以表
其有功德於民也其言進律則稱天子命之其言加地
則稱祿祿中之耳樂只之非語詩乃哀聲也當與樂
字平看何為以樂只稱蓋自彼交匪紆其民得從危急
之中獲安全之慶則念君子而不勝其歡舞歡也
為樂亦念君子而不禁其感涕涕也是為只矣春官
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注云諸侯有功德則加一命為八命為九州牧王
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所
謂命之者蓋如此也重也源蒙上命字說言既有進律
之命而又申之以加地之命也加地則土田益而穀之
入必多穀即為祿多穀而祿豐則
當為五福之一也祿稱福祿云

維柞之枝六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管見維為約束之美柞不材獨可充薪而已維柞之枝
而其葉蓬蓬此生縛者也詩蓋取以喻君子之獻俘於
王耳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
如前章言彼交匪紆此君子所以締諸夏親暱之好而
匪或狄豺狼之患也有四夷之功矣因是而舉葉因復
配以獻於王其生縛之狀有如維柞之枝其葉蓬蓬然
定不足以警四夷而伸威於中國哉故曰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殿字蓋本家室字而壯言之瞻彼洛矣篇曰
傑其家室此本自洛而指鎬京為家室也即天子之邦
也至念茲樂只君子而天子之邦又若為之改觀者以
其於天子之邦為邦之基則家室之真麗益宏以其於
天子之邦為邦之先則家室之樞垣壑盛也故特摹象
於殿而曰殿天子之邦殿本屋高嚴之名其借義則如
所稱堂哉皇哉云爾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萬福主天子
之及於民者言萬盈數天子曰萬民其數福以敷錫於
民為勳勳萬福澤之大者也上存大澤則民夫人待於
下流以期其必也故言攸作水行貌攸同當與禹貢禮
水攸同例看潯州大河以西之水莫如潯禮水攸同以
潯為主而會合於潯也則知此猶萬福攸同者亦謂天
子之邦其民待澤本以天子之為福為主而在樂只君
子殿天子之邦又皆有施澤於民者為之福以會合於
天子之萬福耳平左右謂左右軍不稱中軍者
殆以入在天子之邦嫌於當尊而省之匪直此也古者
軍容不入國况天子之邦乎不稱中軍而稱左右軍亦
備以觀兵為嫌故並省軍字而只稱左右軍平即從蒲
明切之本音聯讀亦得蓋制軍者所以禁暴戢兵安民
和家救患分災討罪也以樂只君子用之固無往不見
其平斯之謂平乎與亦是率從是字指天子之邦說率

詩管見

卷九

四七

集傳柳茂木也
暱近靖安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子靖之後子邁焉

管見柳垂流而柔宛故稱苑有苑者柳指表道之木言
之此行者所因以息惕也惕與總同說文尚魯也不尚
息焉不尚惕焉猶云不魯息不魯惕耳按兩章首二句
蓋言幽王欲博褒如之笑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而諸侯
之將兵趨赴有如此即章末所稱予極予邁也夫褒如
不好笑以是始笑王之喜必可知已而上帝之監之則
有不勝其怒者故言上帝甚蹈上帝謂天神舊以目王
非是蹈者以足蹋地也其有時而甚則人之怒狀蓋然

詩管見

卷九 苑柳

卷九

天雖高高在上而其神之陟降固日監在茲也有陟降
豈不猶人之能蹈乎其陟降時或監之而怒生又豈不
猶人之有怒而為是甚蹈乎無自暱焉無自瘵焉暱同
昵考工記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昵黏也主膠屬言又說
文瘵勞病勞一作瘵此國語所謂近女而惑以生蟲者
彼幽王之於褒如特以能博其笑則喜早不禁其自暱
而自瘵矣然竟不顧上帝甚蹈者之於王實有怒與故
言無自暱無自瘵以重致其警醒也俾子靖之後子極
馬俾子靖之後子邁焉四句正為上帝甚蹈指明所由
然耳以為王有烽火之設以徵兵先因謂一旦有寇則
使予諸侯相與靖之也而其後以不得褒如之笑故乃
無冠而舉烽火於是予諸侯之以兵應愈皇於道心之
窘則極行之疾則邁國有莫敢望堯柳而思息惕若此
至褒如果笑斯時也王因褒如之笑而喜之上帝監王
所以博褒如之笑而寧不怒之哉上帝怒而上帝甚蹈
矣上帝甚蹈而王之溺於褒如以自暱自瘵者亦當惕

然知
懼矣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子靖之居以凶矜

管見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傳雖訓近不過曰本乎天者
親上耳其實去天仍遠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彼人謂
褒如非謂幽王臻至也至於天也與傳義有別如幽王
欲褒如笑萬方故不笑乃忽無冠而舉烽火徵諸侯以
博其笑在幽王亦可謂異想天開矣以是而度褒如之
心其恃寵而驕傲玉以不笑使王驚方而莫得其意念
之不及者前非上至於天之無窮而胡以荒唐怪誕若
此哉曷子靖之曷字解當與何必同言王之設烽火其
憂冠而俾子靖之者可以已也居以凶矜說文矜牙柄
當從之夫牙為鈎兵柄以遂牙之用凶器也故曰凶矜

詩管見

卷九 苑柳

卷九

按此蓋以喻褒如爾王自瘵如既入變之其自暱則膠
之因誰能別離其自瘵則蠱之深不可救藥固有不驚
心於上帝甚蹈而卒以身殉褒如者是褒如之能鈎致
王命與凶矜無以異而王之居褒如於深宮直可云居
以凶矜也試思冠之不靖禍雖及王豈遠切近若此哉
乃居以凶矜者莫夜有戎莫之恤惟是戒畿疆之不虞
而謀靖之烽火之設縱有備於外而不能衛王於內也
是亦不可以已乎故自諸侯言之毋論後之予極子邁
並失俾子靖之之意即其先之
俾子靖之要亦其計之左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管見無常謂俗尚之多變也故詩
中皆稱前人近古之風以刺之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

集傳周

錫京也。凡男皆為士。曰都人士者，猶下女曰君子。如皆加號耳。又按都人，即君子之別稱。君以君子為人，由其君子人而謂之都人也。都為總義，人不可散而無紀。故有君子以都之狐裘黃黃，主其在鄉為蜡賓言。却特往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草服也。蜡禮下達於鄉，其勞農以休息之，必任職如鄉大夫之屬者為之主也。於時即有屬民飲酒之禮。見周禮。黨正其詞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言不齒為席於尊東，則蜡賓之位也。此章六句，首既稱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未復稱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為以致仕之老而歸於蜡賓可知矣。玉藻云：狐裘黃

讀詩管見

卷九 都人士

卷九

衣以楊之故，疊用黃字曰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容謂面儀不改者，念其未出身以前，不在官，不在朝，其容與今同也。章為言之定，則如既仕則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是已至於以時歸休，其出言不患辭而患夸，所稱有章亦曰不在官，則不言官，不在朝，則不言朝。云爾，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曰行，明其得辭也。其行而歸者，自周發塗是謂行歸于周耳。萬民，周民也。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其望矣。彼行歸于周者，先實仕周，周為京師，為衆也。以人衆故稱萬民。指為萬民所望，而其先之表男，以士特舉都人為加號者，正於茲見梗概焉。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集傳臺夫須也。緇，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管見此及下二章，以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對舉者，其兩合者，可使士女之倫，亦有所視效也。但士為女倡，彼都人士亦即為彼君子女之倡。故首章不用對舉，用專稱。塗欲見紳子有本之意。馬臺屬莎草，可結衣以禦雨，亦編為笠，為賤夫所須，故亦名夫須。士冠禮始冠，緇布之冠，示不忘本也。冠畢，即不復著，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終著之。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昔之未仕時，其首服亦猶與賤夫庶人同，而不務華飾也。彼君子女，即指彼都人士之婦言。蓋對夫則稱婦，對士則稱女耳。凡士既受爵有位，所得以都人為加號者，以其小人與屬於分為君子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於女之貴為命婦者，而加以號，即得因所從之士之為君子，而曰君子女。云綢直如髮，綢字當從檀弓，綢練設旒之綢。讀以注韜也。內則婦事舅姑，難初鳴成，盥漱櫛緹，緹以韜髮，故此

讀詩管見

卷九 都人士

卷九

詩即蒙韜義而稱，綢直長也。禮圖言緹以緇緇為之，廣終幅長六尺，蓋髮之多少，長短大概如此。其斯為綢直如髮之謂與。夫女為君子女，而其從士於未仕時，所以飾其首者，惟是可言。是早與彼都人士之臺笠緇撮同為樸質自安。若將終身矣，豈非士與女之極則哉。而當時殊不其然。故曰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不見，謂予生也。晚徒得之傳聞而已，有慕於前而心說之，有感於今而心固不說也。

彼都人士，充爾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集說蘇氏輒曰充耳瑱也。實，塞也。管見充耳冕飾也。石似玉為琇，諸侯以石大夫當同之。實為塞義，言琇以塞聰而使不外聽也。按此又逸言彼

後世作釵子者其鈿頭多為鸞雀之形與郭璞釋爾雅之鸞狀遠相似也釵子即筭之遺製則有與止以明其有筭云爾我不見今云何盱矣盱者張目上視貌義厭俗尚之無足觀而為此態也前之人言遺而前人之風亦即言從之遺則亦見於今者皆其心所不說與其心所苑結者也固不禁其出於盱矣以盱之時而計所云其心將云何哉有不說而待宣之有苑結而待發之無言不疾亦無言不驢斯蓋有不能直出於口而使人嗾受於耳者

采綠刺怨曠也

管見此怨曠者殆指幽王之宮妾宦官言之耳由幽王內作色荒遂使近侍各不勝其情欲之感如篇中所云其志怨曠之狀亦誠可刺也然於怨曠者豈淺鮮哉諒所以歸獄於此怨曠者豈淺鮮哉

讀詩

卷九采綠

空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集傳綠王芻也兩手曰匊

管見終朝云者以言日有孽孽耳固非自旦至食時而已即指為終竟一日亦猶泥也綠王芻與忘愁同音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此怨女訴其日求忘愁而不得也隱語也予髮曲局指屈髮為鬢紒言禮之雜記稱鬢首者即此女子未許嫁其首飾則澹薄言歸沐薄輕意凡物薄者必輕故以薄字代輕字薄言之取乎輕謂聊復云然獨從口遺說過耳古者婦人謂嫁曰歸以歸而沐則將服次以待婿之爵弁而親迎也次者次他人之髮為之亦異其名曰髮髮嫁時加此首飾則豈同於未嫁時獨使予髮曲局也哉然怨女自分以宮中老無緣得歸又何緣得為歸沐當其握髮自傷但以薄言作生平之事所實有而其憤極矣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集傳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

管見藍染草可以成青青與成親之觀音亦同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又怨女為此隱語以詭其日求成親而不得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期為昏期詹同占謂並而詹其期之吉也昏禮納采問名同一日次納吉一日又次納徵一日又次請期一日凡四日請期則有期矣然必當親迎之日而後其期實至是謂五日為期凡期皆以詹先之詹則有期不詹則終無期者故怨女念此而尤不禁其憤極也曰昏禮以五日為期女之有待而行也我則何所待乎無論至期且不詹其期也無論五日為期而不詹即六日為期而亦不詹也自今以往其卒以宮中老者竊自卜其死期之將至已耳他復何望哉

讀詩

卷九采藍

空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集傳理絲曰綸

管見之子為女子之通稱周南桃夭其例也惟此篇所指曠夫為闈守是無人道故亦以之子日之之子于狩之子于釣于往也此喻之子之日與內人遇雖無人道而男女之欲尚存其淫心之作固存比於啗味求食者之或以狩致禽或以釣致魚也于狩而言韞其弓明其未嘗有矢耳于釣而言綸之繩明其未嘗有釣耳彼闈寺之無其具而縱心於近女其情狀有如此者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管見此章只主釣言何也以禽最驚人而魚或狎人于釣者雖不能得之猶可臨流而羨之也但理會下文觀

字而義自見其鈞維何維紡及鱗謂心之所思木草
釋名鮫其狀方也腹內有筋美可知也鱗亦肥腹而美
又好羣行相與則美而此多也鈞者之心舍此復何維
乎然而之子于鈞言論之繩則雖維紡及鱗非能鈞者
乃薄言觀者而已彼宮中之有怨女無所歸宿
其關寺扶曠夫之情以目淫之何以異於是哉

泰苗刺幽王也

管見刺意見大雅瞻卬之卒章其詞曰昔先王受命有
如召公曰辟國百里按先王受命由幽王大壞而指前
宣王之中興言召公謂穆公虎即此篇所稱召伯也其
言曰辟國百里者宣王得召虎經營四方微我疆土大
振營謝之功為尤著故後之不忘特有是泰苗五章以
詳言之但瞻卬之思昔其因以刺今者詞皆直切此則
含蓄不露惟篇終作結語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意謂
宣王有是心故能用召伯以卒成管謝之功也言下便

讀詩管見

卷九 黍苗

管

見幽王之日愛國百里考求用昔臣如召伯者不必無
之特其心非宣王之心耶是詩之刺意蓋如此一

芄芄黍田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集傳芄芄長大貌
悠悠遠行之意

管見黍熟最早初墾之地多種之如召伯之營謝末章
言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要必其地初墾麥稼而蔬
滄乃見其平且清也自是而樹蔬與焉惟黍之早熟者
為宜故想見其芄芄之時黍苗方盛而陰雨又從而膏
之其營謝之成功正於此微實也然非召伯則何以致
此當其自周向謝而南行也凡從之南行之衆幾同於
水之悠悠存往而不歸者蓋即用以也田於謝耳以時
召伯之勞之躬親董勸必使之同力以昏作勞而忘其
勞焉此所由謝之改觀也從藁草荒烟
水而存也於芄芄黍苗陰雨膏之也與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集傳任負任者也輦人輓
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
管見南行為屯田也資裝器具皆隨之此有待於任輦
車牛矣其聯用我字正有意蓋任輦為我所能勝則其
力即可事耕又車牛為我所得存則其物即可助耕也
以是而南行之衆至則如歸有不覺其行之為出而非
歸者故曰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
是集有止義亦為萃止之義至謝者先行後止先散行
後萃止於集字獨切蓋屬擬定之詞與大學言雖不中
不遠矣同意云猶孟子所稱其心曰也如歸非真歸只
得其情耳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讀詩管見

卷九 黍苗

管

管見說文以御為使馬則絡以鞍轡手轡與策而乘之
亦使馬也何必泥定使車中之馬而後為御又徒御合
下師旅言之徒則出卒御則騎卒也師旅亦戎行之通
稱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之數執然則固矣蓋
南行屯田之衆無事則為農以耕有事則為兵以戰故
其言我徒我御我師我旅者皆自指平時之早被簡稽
而嫻習於軍伍耳以是而南行至謝原隰泉流間相與
以耕生穀不轉盼而為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矣至於一
旦有警徒御師旅兵藏於農耕者皆其戰者亦不患寇
來而無以為扞禦也然則南行屯田之衆雖曰出居於
謝以視歸處於周何以異焉此所為再蒙
如歸之意而申之曰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集傳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
信陽軍營治也烈烈成武義也

讀詩管見

卷九 秦苗

卷九

管見史記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楚
 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伐虜揚粵至於鄂正義曰
 劉伯莊云鄂地名在楚之西括地志云鄂州向城縣南
 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謝邑在今鄂州南陽縣宣
 王封申伯以前守此土者不聞則知自夷而厲周益衰
 謝以偏於楚而無力圖存早空其地以為墟矣及宣王
 申與有方叔南征之舉見前采芑篇按采芑之首章曰
 于彼新田于此舊館二章曰于彼新田于此中卿則方
 叔之克壯其猶亦正也田為主也因是而其中卿則方
 師干之試實有以用之而威靈勦此時謝得不遂入於
 楚矣但未竟營謝之功使誠然收其原隰泉流之利以
 作周之封豕耳然謝功豈易營哉以人自處未敢信有
 方叔之才又蠻荆之強大曾不少損則念之而神貌樂
 列有不禁其肅肅者故言肅肅謝功以見營之之難其
 人焉惟召伯能絕方叔乃更起而營之其營之之法仍
 舊方叔也田之法則見其悠悠南行者任羣車牛梅望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於道此其征也而召伯之以東征其先固若籍之以克
 從御即輸之以成師旅是則東之名目更無事多作區
 分特總覽之為師可矣所征為師而征師之南行至謝
 又實見有如大烈烈莫我敢過之勢以此知召伯之營
 謝功其氣饒甚盛亦必為方叔之克壯其猶也豈復望
 楚生畏或至肅肅若寒威之來撲不免斂身以却避哉
 故謝功初不易營而召伯則竟成之也

集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
 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是見召伯之南行營謝用屯田法則烈烈征師非以求
 軍功而以故田功也常謝邑之為墟田之汗菜久矣
 是有召伯營而成之原隰既平則田不萊泉流既清則
 田不什一篇首所以特言召伯秦苗陰而膏之也召伯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集傳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難盛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讀詩管見

卷九 隰桑

卷九

集說劉氏彙曰沃謂
 光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集說孔氏穎達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
 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
 也

晉見史載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桑之所刺正指此凡桑宜下濕隰固其所而桑土惟阿
 尤善故曰有阿阿邑名秦李斯傳言阿繒之衣注今東
 阿縣繒帛亦出按東阿自漢始稱以前無東字小爾雅
 繒之精者曰繒則繒即繒也又師古以繒為帛之總名
 則言繒不言帛可矣夫阿之產繒聞於古自今驗之猶
 然蓋隰桑於是為得地也故表其葉之特美若初言有
 難再言有沃又卒言有幽耳君子謂王既見君子謂褒

讀詩管見 卷九 屬非

充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其樂乎及入於王而既見君子彼阿之者先之在喪能供
 其樂其樂如何耶雖然王富於繒而或新於發喪如乃
 不樂也乃一既見君子而王務有以適其意則正侍阿
 之祭寶出繒者可為哀如增肥貢之入先不惜令內府
 發其亦藏知其發繒之數總視裂者意之所至以為慶
 矣以云不樂云何不樂耶且王之於喪如所為發繒裂
 之以適其意言寧只謂阿之宜桑出繒不窮亦聽其裂
 而以發繒之則遂已哉嘗竊聞喪如之既見君子也其
 自王悅以德音而見為孔膠者則因實存以導其樂而
 又惟恐或流於不樂矣德音只作思情好語說故特言
 孔膠以肖其至呢馬按周官攷工記不鹿膠青白牛膠
 火赤鼠膠黑魚膠錒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此足據
 以證孔膠之為至昵矣
 其所稱德音則末章是

集傳遐與何
 通謂猶告也
 管見遐通何者遐本何加切故方音呼何而轉入遐耳
 按此章正為上德音孔膠舉其實也蓋工於有命發繒
 之時猶懼衰如之不安乃自竭其曲徇之情而為之詞
 曰彼裂繒有聲子好聞之其為心乎愛矣與疑也但此
 好非心之同子不舉以謂我有末由意揣者試還就
 子而微問之遐不謂矣必非無故也豈在子之心亦猶
 重視裂繒而難形諸口與我思繒出自阿其桑如故既
 不患無所取資則謂我而發繒裂之易辦也此而不謂
 不轉令我求其故而不得哉且不謂則中心藏之所謂
 不能去諸懷也固將存繒不裂而如聞其聲繒偶裂而
 漏切於好者其以何日忘之乎無日忘則無日得愜所
 愛而有其樂持無日不違所愛而存不樂耶子之心其

傷矣嗟乎王之悅喪如以德音
 若此謂之孔膠誠哉其孔膠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說陸氏瑛曰管似茅而
 滑澤無毛柔韌宜為索
 管見管亦有黃華者尚也以為索利於極見東風東門
 之池篇此所謂管與白茅聯稱則管乃茅屬也亦可為
 索泄之則易腐與黃華之管不同故言白華以別之白
 茅似管而短小春生茅布地如鉅入夏亦開白華至秋
 則實已成秋為白華之管之華時故言白華管而白茅
 則不言其華也之子之遠之子指幽后遠者謂其志之
 生自意妄懼而棄之耳俾我獨兮俾之為使天使之也
 我屬作者我重安之詞不夫而育為獨以獨為嫌故葉

讀詩管見 卷九 白華

之但史傳不傳棄之之狀由是詩稱白華管兮白茅束
 之然後知當日之棄之者於其野也白茅即白華
 之管以為白
 茅加之束云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管見幽后之生而被棄在菅茅中其卒得不死者以其
 時有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其事亦史傳所缺而是詩
 獨存焉者按幽后托始龍蒙雲蓋龍之應也凡分至占
 雲以白為喪其非祥徵可知而有見為英英者何古今
 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
 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據此推之英英即
 花葩替字其成象而上覆亦有不減於作華蓋之靈規
 若特其雲不五色而白耳露字須活看謂有露以露之
 秘不知其與雲是一是二也列星圖天乳一星在氏北
 主甘露則凡露皆得統之以英英白雲而露彼菅茅露

也即天乳也。幽后之棄於菅茅中，得露即於菅茅中得。天乳以是不死，而夜說遂有為孤服者，收之以逸而幽后竟入於袋，豈非天哉？故曰天步艱難也。步猶云度耳。艱難即指其在菅茅之厄言之。子不猶不猶，即不謂不同者，異名也。神靈之生有異於孽之生，亦有異故幽后托始於龍鬃，異矣。及其棄之也，又復有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之異，豈不可以常理解者？

漑池此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管見漑水流貌，所謂漑池者，由其稱北流及浸彼稻田推之，此指今寧夏之渠言其法蓋不始於漢唐始也。渠以池名者，穿地通水與城壑之為池，而其池又主於漑，不主於潄，則其為渠較然矣。其言此者，謂夫水之注漑為害，莫甚於河，然亦有一陽之資，其為澤以謂利者，試就漑池北流浸彼稻田觀之，不將知河之利而不知其害乎？

讀詩管見

卷九白華

主

其言乎彼幽王之於漑，如則亦然矣。嘯歌傷懷，肅大歌長吟，嘯歌騷稱，則兩者交并而為狂狀也。懷屬負臆之間，心位在焉，心主喜傷，心主傷則神亂，以至於狂。故觀於狂者之嘯歌，知其心之中於喜無節而傷懷也。念彼碩人，念謂幽王之碩人，指褒如其念之而不去，諸懷固即有同於嘯歌傷懷者，若其得碩人而喜欲狂耳。惟恐勝喜有喜而無恐，則褒如龍巖之化，幽王以其為碩人而相得甚歡，正如水土之合而為塗泥也。此豈不以其身為稻田而受漑池北流之浸哉？然龍巖之礙於自此而流毒海內，有令人悚然於神州之陸沉者，豈對此矣？

樵彼桑新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傳樵采也。樵無釜之靈。

集說郭氏璞曰：今之三隅龜也。

管見樵彼桑新，析其幹也。本草言桑新，炙能拔毒，生肌又凡補藥宜膏者皆當煎以桑新，此其用矣。印烘于熤，熤屬三隅龜而無釜，烘具也。其上必為之圃以聯三隅，即因以肩物而烘之。肩舉物者為印義也。蒙上桑新推說此又燭桑枝以出其灑云爾。桑灑主治大風，瘡亦生眉髮，其用亦本草所著也。按桑以飼蠶，蠶實出繭，胡為樵彼桑新印烘于熤，初不惜伐伐而銷鑠之，特以供不急之用哉？是蓋周人因褒如之好，聞裂繒聲，故憤極而出於此耳。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碩人亦指褒如維以明乎思之繁，迴不絕也。誰實維之，則序稱周人者，是其所維之事若褒如之好，聞裂繒聲，其一端也。勞亦傷義，但內經云喜傷心，又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所由來正自不同也。如前章稱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所謂喜傷心也。幽王中之此及六章並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所謂憂

讀詩管見

卷九白華

主

愁思慮則傷心也。周人中之矣，再按周人之於碩人，其維之而勞心者，為其好聞裂繒聲也。既可於上文樵彼桑新印烘于熤二句推之，至下章復總之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而不好笑，其卒乃以舉烽火，徵諸侯為笑也。此皆其維之所以必及而慮不見為勞心者，故如此章言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申上之意，即以此起下章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集說何氏楷曰：懔說文云愁不安也。陸德明云：愁不申也。管見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薛綜注：海島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吡，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云按此製必周已有之，固當知是詩之稱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特以喻褒如之喜怒其吼若

蒲牢耳與後世稱獅子乳取義正同念子惛惛念月人念之也子謂幽戶操操著其以善怒爵為長愁其中有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梁也鶯鶯鶯鶯也梁魚梁也

讀詩管見

卷九 白華

善

管見有鶯在梁有鶴在林陸氏佃云鶯性貪惡狀如鴝而大舉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鬪則當其在梁鶴能與為伍乎浮邱伯相鶴經云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於羽族之宗長也茲不在梁而在林蓋以偏於鶯而失其所故爾彼碩人之入為后而申后黜視此無以異矣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其意亦申上文而起下章上文喻言褒如之不容申后下章更正言褒如之不終事幽王也周人之所維又德存此二者交集而其難為心者豈不誠然乎哉

鶯鶯在梁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集傳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鶯鶯之不如矣

於山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也

管見鶯與鶯鶯皆以在梁稱其得地一而已但上章欲明褒如入而申后黜則見為鶯鶯在梁也然鶯鶯之為匹鳥具交頸相歡安樂河之至於有所警衛則主於其左翼而以右相為衛馬是亦有以不違於患難矣故鶯鶯之大婦實為物情不泯之良也若幽后若化自龍厥感於童妾不夫而育已育而棄其生之本不則是太始有天性安得有人心乎其為之子無良必矣就其無良而究言之非惟能忍於申后也即之子之事幽王其身心將二三其德存不能以從一而終者厥後天其難作殺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如去是幽后未嘗狗幽王以死也安樂中有夫婦患難中無夫婦不誠鶯鶯之不若哉然周人見於事先而幽王則沒身昧昧無奈何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讀詩管見

卷九 白華

善

集傳俾使疢病也

管見扁不圓之謂石有出於析之離者為斯有扁斯石可用以壓也而又有入立石上以履之則有以助壓之加矣然有取諸卑者何蓋先使股膝下躡以作踊躍之勢此視直立之身為卑乃視直身以履之加為獨大耳詩胡以及此其意以為昔者棄幽后之日倚依此法壓之固當立斃也安得夜號以聞於路即使為孤服者反之以逸哉無何之子之遠獨見為白華營兮白茅束兮乃亦遂有英英白雲露彼管茅使得脫艱難以入於褒亦卒之入於周焉則今日之患亦因以之子不獲其與中實使我棄幽后者諫於倉卒以貽此後患也故曰之子之遠俾我疢兮俾之為疢亦謂天使之也此我與首章所指不同前我童妾此我童妾所使棄幽后者疢疢之意云爾

縣蠻微臣刺亂也。

縣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縣蠻鳥聲阿曲河也後車副車也

縣蠻黃鳥止于邱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隅角懼畏趨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邱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

讀詩管見卷九 縣蠻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發則夕極於魯國

管見縣蠻黃鳥謂鴉也蠻見惡聲之意其惡聲之連轉則飛行止者言其晝伏時也印為塚塋之聚處阿其曲也隅其角也側其旁也總之不離乎印而已其發端胡以及此為爾時幽王有事於東征其武人如去國之禮

於於墓而後行乃適聞此縣蠻黃鳥相通而止于邱阿印隅印側焉其不祥實甚有不禁痛念此行之不復生

還者自足而周天下之亂不可以已矣故序言利亂東

征之役見下漸漸之石篇彼稱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與

此言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正可互証也蓋山川為道之

所經山川悠遠則其道之遠視此矣云者身雖未歷其

傳說亦有人也維為思義我勞如何正由有以維之及

見其勞之不可名言若此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

行畏不能極二章行字承首章遠字說憚者憚於遠也

末章行字承二章趨字說憚者憚於趨也遠而兼程為

趨趨而近敬為極畏與憚一義畏不能趨非人不解趨

仍以遠而窮耳畏不能極非道無終極仍以趨而窮耳

幽王之遠事東征漫以速得志為期故常言只憂疲

於跋履遂以無命他若戰勝殺傷之苦皆其不遑計及

者鳥飲之食之方莫有以救其飢渴而與同甘苦也教

之誨之旋莫有以怒其違犯而不加譴怒也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並莫有以哀其疾病死亡而無委棄於草莽

也凡皆不克自為謀而求得賴於有力者此正序之所

謂微臣也夫惟下情至切而難白以故其心商口祝亦

不嫌於一至再再至三云又按此四句在各章中雖亦

及亦須識其意之所主如首章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勞如何者其飢渴又如何也此宜重讀飲之食之二章

口豈敢憚行畏不能趨不能趨者亦即不能無違犯也

此宜重讀飲之食之末章曰豈敢憚行畏不能極不能

極者又由不能免於疾病死亡也此宜重讀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章法與鄰風桑中篇正同

讀詩管見卷九 縣蠻

縣蠻大夫刺幽王也

管見縣蠻之刺幽王大夫為其同列作也

觀篇中以君子稱其非出於自叙可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集說羅氏頌曰

瓠其葉可為菜

管見作者所稱君子亦大夫也此大夫者蓋失位貧甚

又遭時天侵其心不忍察祀而以薄物行禮有如此舊

注謂與賓客共之非是幡幡瓠葉言當歲荒瓜不成其

孤之類粘者及秋而涼風至白露降氣乃復甦而葉生

讀詩管見

卷九 祭義

主

此君子者本為大夫而所言獨及秋祭之嘗蓋以不能時祭故降從於士庶人之歲乃祭云嘗之字指君子之祖

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管見少牢饋食禮其牲用羊豕也大夫取資無所故從省而用免免小於諸獸非必有力乃能致之又曲禮稱免曰明視入祭品必是存牲之意亦有說也斯為解脫其皮之名猶言割耳為劍者必自首始故以斯首稱焉有免斯首此既不同少牢禮之對羊擊豕必分主於司馬司士矣且司馬判羊司士擊豕其掌割端屬饗人饗人亦掌亨主饗饗饗在門東南有羊鑊豕鑊此設之以共亨者免復何所需此哉有見為炮之燔之而也按燔字三章同用若其以燔為主不事亨也其合炮於燔者謂燔效內則八珍三曰炮取豚若羊到之割之實東

則見其幅幡然各反於初之遂長而一旦改觀也於是而采之亨之蓋欲借以代歲事之豆菹云爾大夫少牢饋食禮牲祖既入主婦薦韭菹醢醢菹菹醢醢以厭也獻尸即因之及祭畢有司徹以禮饋尸主婦更薦韭菹醢及菹醢此定制也今大夫為主人者不克備牲繼而論醢也即非菹菹醢醢之屬亦不得已而以菹醢之采亨為之代焉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君子大夫也其少牢饋食禮有酒亦復有食如主婦薦豆後更執金敦稷稷各二以次坐設是已此但言有酒則不必其和黍稷以為食可知且禮之設酒司宮尊兩瓶於房戶之間得備哉酌擬亦以用之而未遠酌也於時有事於謀日戒尸則有言特其言為自商可非必能一待於謀日筮者嘗秋祭名古者天子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享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

讀詩管見

卷九 祭義

主

有免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酌之

於其腹中編筐以苴之塗之以塗塗炮之塗皆乾也混乎以摩之去其酸據此則炮之從火以包蓋象其人身用燔耳其所取之豚若羊必小若少牢禮之羊豕大者也其肉物存羊燔豕燔而不必其皆燔此與炮異矣惟免體特小而不可分拆全身用燔是則因炮之志以為燔之法者故曰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於獻時稱酌已酌也酌而有言其為祝之言乎祭雖薄必立尸與祝尸為主祝以告也將獻之時其祝必曰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某氏配尚饗但不得云用黍毛剛鬣嘉薦普淖耳獻者主人升免於祖主婦亦實饗祭於豆先後設畢夫乃洗爵酌酒拜送也其助獻者度惟主婦亞之殆不更辱外賓以充三獻矣獻之之字指神之憑於尸者說

集傳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管見燔有以燎稱者亦有以炙稱者燎入火炙近火此稱有免斯首燔之炙之欲見其燔非燔燔乃燔炙耳日其指出炙字又別有存焉少牢醢尸主人拜送爵賓大以充為正類其燔用炙也正類而外此其從獻知今大別其肝為炙肝而用以從獻哉君子有酒酌言酌之酌之言耳少牢於酢時報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以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肩壽萬年勿替引之祝以孝告報以慈告薄祭者告孝之言不敢盡告慈之言不宜節也於時尸亦並酢主婦但於禮不報是有酌而無言又不在此疑矣昨之字專指主人說

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集傳疏

等見少牢禮獻酢畢祀告利成尸出有司撤掃堂司官攝酒乃歛尸註云掃堂為償尸斬之也攝者蓋整頓之於溫也先溫於靈之變後乃升於馬也今大夫之祭既在首章曰有免斯首此之燔也所以饗神於尸者既如此則至是而不廢償尸之文亦仍曰有免斯首燔之炮之而巳先固無所存後復何所用哉君子有酒酌言醕之少牢償尸有主人實爵酬尸之禮乃此章所謂醕也醕同酬其醕如何禮云主人降洗爵尸償降主人實爵於靈辭尸對卒洗尸升償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極東北而坐奠爵拜尸西極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於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

詩管見

卷九 秋葉

无

坐奠爵於靈左夫償尸有禮因醕而酌其言為何言哉蓋償尸之有循禮祀神之有禮皆不可缺者必將醕而酌也酌亦不能以無言矣再少牢之償尸用酬其先亦自有獻酢其後又復有酬實及旅酬也茲獨舉醕以言酬尸者見大夫君子之祭以薄物行禮當其償尸於禮具有事於醕則無缺於醕可知於他禮不具所謂償尸者至醕尸則已不復能推之以酬實更推之以及於旅酬也醕之字專指尸說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管見此下國見幽王東征之師而度其不還故刺之其刺之意則以下國而為上之京國危也其後蓋東征未已而大戎之難即已作於西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

征不皇朝

管見漸音與毛音東漸于海漸石流入也凡水自山出而其流之所經土以盡澤惟石免其山則無時或已其斯為漸漸之石與維其高矣維為思義以是蒙避於心不能絕耳篇中維字並做此大於石而維其高則意中既見存山於漸漸之石而維其高則意中既見存山而復見存川也漸漸字正為川字湖源須辨之山不遠維其勞矣按所稱悠遠者於義為遠然則當日東征之聲響存事於征遠也其地名亦已隱躍示人但讀者不於東征求實地又不於東之山川悠遠求東征之實地則茫然以終而已凡軍之行有功亦以勞名誌之實也維其勞者必無功而徒疲於道路云爾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禮記檀弓稱皇皇如有望而不至又稱皇皇如有求而弗得此詩皇皇字雖與前義當因之不皇謂其不皇望不皇也朝則夕言武人之東征並以山川

詩管見

卷九 漸漸之石

无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管見漸漸之石此水之始出於山則然有始必有卒維其卒者謂水之流成川其卒即入於海耳遼本濱海東征之門戶猶是山與海夾合以為之隘也則以維之而及此亦固其所易其沒矣曷怪詞極其所至皆虛無一人故稱沒此亦維之者有必知遼之謀周師必退匿以誘之深入且虛收其畜按蓋藏以去因糧於敵之藉也至是而武人東征亦誠不皇出矣出者舍其東征之遼轉而指西歸之鎬云爾

有豕白蹄丞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

東征不皇他矣

集傳 躑躅 悉衆也
雜月宿也 畢星名

葉說 胡氏一桂曰 畢星好雨 月水之精 離畢而雨 星象相感如此

管見 周禮職方氏云 東北曰幽州 其畜宜四擾 擾四擾者 馬牛羊豕也 東觀漢記 朱浮責彭寵書 其詞亦曰 往時遼東有豕為喻 則其地之畜此而宜 可借証 已白嗚空 義白 躑躅言 只空蹄耳 今俗於人之空脚者 稱赤脚赤 與白取義 正同 故稱人之赤手者 空手也 赤手亦謂白 手 齋訓 衆則其多 成羣此 主賈人之販豕 自遼而合 以 驅入內地 言涉徒涉也 豕性能水 故其濟以白 躑躅流 不假舟載 而揖行之 波為 豕涉之象 由豕之激水而成 不得泛作 稱水替字看 洪範星有好雨 謂畢也 月離于 畢 占者 蓋以為大雨之候 故曰 俾滂沱矣 漢書 天文志

頃詩管見

卷九 漸漸之石

昂畢為冀州分野 重負之冀 兼職方之并 與幽則分野 當同之時 值月離畢而滂沱 欲度在冀之境 有必應者 今東征實當其地 彼漸漸之石 既以山多 逆水各瀉 而為川 而復有星象之感 集滂沱以增其漲 溢維此武 人其 盡為豕之白 躑躅以 豕涉乎 豕不能為豕 尋當為 魚矣 豕是而從山川 悠遠中 望洋與嘆 其相與 隨逐川 流以 沉東海 知東征之 歸宿 盡此一途也 他更無可 改遷 故終之曰 武人東征 不皇他矣 豕前章 維其 作者 豕從水之 究竟處 為武人 辨 死所 與此章 結語 正見對 針

哲之華大夫閔時也

管見 前二章 閔時之無君 後一章 閔時之無民 也 無君 無民 時不可為矣 大夫其能終日乎

哲之華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管見 前二章 閔時之無君 後一章 閔時之無民 也 無君 無民 時不可為矣 大夫其能終日乎

哲之華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管見 前二章 閔時之無君 後一章 閔時之無民 也 無君 無民 時不可為矣 大夫其能終日乎

頃詩管見

卷九 豕之華

幽王傷謂幽王之積患於身而不自知 蓋衰如為 而幽王為之 喬木為若之善 維者華色不 衰落為喬木 以受其維者 質幹將朽 槁矣 豈不傷哉 枵時大夫心憂 之而莫如何也 故復不勝其憤 曰 知我如此 不如無生 知我乃大夫 感恩而私其君之詞 如此 即承前章所謂 傷者 說蓋欲求幽王之不傷 非期衰如之速死 必無幸 也 然衰如方為若華之芸黃 而葉復青青 焉其誰能死 之以是而大夫憤甚 刺念幽王之先實 知我願自殺 以 報之 而不忍與 衰如並生也 夫

釋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管見 羊類 牝為牝 牡為牡 羊雖千百 為羣 羊不及 十一 其餘 牝者 為牝 羊即不牝 而牡者 亦牝 之使不為

管見 羊類 牝為牝 牡為牡 羊雖千百 為羣 羊不及 十一 其餘 牝者 為牝 羊即不牝 而牡者 亦牝 之使不為

讀詩管見

卷九

三

狝羊則猶之狝羊也故只以狝羊概之墳本封土為塚
之名羊之性寒眠愛馳暑卧好壓會壽崩之歲大抵傷
溫熱惡邪其駢首就死率多獲聚成堆以是為墳首云
按此亦非正言羊也為當時疫癘中人原腸衰矣故陪
葬羊墳首以明狀焉不寧惟是時遠大札者亦遺大荒
土田場圃所在皆空以計窮而為川澤之求日不足繼
之以夜亦獨傷於三星在雷也三星指魚龍鱉之三
皇說魚一星龜五星在天漢中鼈四星在天漢旁以
乘麗於天影落於水而見為在雷馬豈得以當魚龜鱉
之可求哉人無以食而人遂相食以常心論獸相食者
人且惡之固亦以為不可也一至飢不得食則將有所
不顧而忍於人故曰人可以食鮮讀平聲與虞書鮮食
之鮮同生肉也夫謂人可以食者或聞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是仍未嘗以為可食矣然當飢欲死而求一
飽則其忍而甘人之肉又何能更待火食而不思鮮食
耶故曰鮮可以飽嗟乎民至此其無命矣以大夫自顧

何草不黃下國幽王也

晉見序詞與前漸漸之石門蓋皆主幽王東征之徒言
之但彼為悲武人所以別出師之不滅此為傷征夫既
以列轉餉
之徒費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晉見何草不黃與下何草不元元黃字乃作者用易
字其血元黃字而寄血字耳血本赤也乾則或變而黃
或變而赤其常矣若泥草言黃則可通元何以解乎
易謂其血元黃本於龍戰于野是戰血也此稱何草不

何草不元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晉見行將者皆人也何人不矜矜音居陵切疎蓋
上重感心於何草不元也知前之遇害者眾遷而自矜
亦不知其命在何時故靡不疎然而矜存不勝其項縮
而肩舉者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為守當讀去聲匪民為
匪則之民也如後所指為兇虎兇狐者是已大征夫之
何日不行何人不將本為經營四方而如是行如是將

讀詩管見

卷九

金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晉見匪兇匪虎謂匪民而為兇匪民而為虎者耳此其
尤也當必更有徒以為之德故以率言說文曠明也與
幽為反對率彼曠野著其逞兇虎之勢能令人見而生
畏不暇見人其白晝恣行有如此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朝日出故野為曠野此點醒本章夕日入故草為曠草
見即帶起下章矣朝不暇而以日出行既有兇虎之率
徒曠野在征夫如草率可哀者已見本章夕不暇而
以日入行復有兇虎之率徒曠草在征夫豈不防可
下章矣

有荒者孤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集傳棧車役車

也周道大道也

管見孤亦以言匪民也其視匪民而為兇虎者強猛不

及而如兔有加矣草盛貌此正於曠野見之於時孤

不致出而實伏其中故詩詞合草與孤而統言之曰有

荒者孤使人見草如見孤不能別其一是二也率彼

幽草幽夜色草至夜而色闇不明是謂幽草孤之出正

以其時其相率者亦復先之後之以為羣也有棧之車

行彼周道說文以棧為棚當從之車而有此亦足見所

將之物為東征急需不賄則粟也以車載可不以棧

乎由是而征夫之行于彼周道自朝及夕而無不暇

馬哀哉征夫其如此匪民也朝有兇虎之患行於

不免荒孤之病發卒然相其車曳其牛擊其木

射彼草間之宿血先既元雜錯及茲更存積然以亦

讀詩管見卷九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十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集說嚴氏案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也作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

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讀詩管見卷十

集傳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帝上帝也左右旁側也

由于此以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

戒成王

管見在上猶升遐之意周謂岐周鄭箋云大王率來得

字而國于周則周之名自此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

乎周以命之新而顯矣乃文王之有周也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惟是終守周邦之舊而不顯以故帝命

之新自文王而其受命為天子則猶在於武王十三

年之役以是為不時耳然其受命作周實開王業故今

者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亦皆敬仰文王之陟降

在帝左右也陟降從明堂言之較有據左右者配上帝

之位存焉作如此春乃與章首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二句不復

歷覽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集傳令聞善譽也本

宗子也支庶子也

言其存以維商之味國則曰網紀四方其有以終周之臣節則曰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即舊之異錫錫者子也與魯頌天錫公純叔之錫同哉當訓始書言哉生明著其証已侯為爵各其孫子倒稱以替他詩言子孫孫四字耳蓋子重為孫孫重則為孫子也皇矣篇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則其後世之受天錫其始在周所以肇基王迹也豈欲其不覺其命之新轉若錫之意惟是侯文王以及其孫子其於文王孫子雖至本支百世亦皆不失為侯之孫子而已曾何見為孽基王迹或有易侯而王之機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

二

若此文王所以有周而不顯也周邦不顯而周邦之士亦不顯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邦以興王而顯邦之士以佐王而顯獨值文王之盛豐矢心服事要惟令聞不已總使大勳未集故周邦終文王之世而不顯周邦之士亦復終文王之世而不顯也世字須則文王說文王享國五十年壽九十七此其世矣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集傳猶諒楨幹也濟濟多貌

管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其所由至于世之既久而不顯者亦屈于文王之靈豐以服事耳夫豈不能安文王以成王業哉故以厥猶翼翼表之猶之為謀軍謀也觀采芑稱克壯其猶及江漢稱王猶允塞可見翼翼從虞

揚取象蓋文王有欲為武王之欽伐則周士之佐文王

皇如有所求而弗得又言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法皇皇猶上厥猶翼翼說以為多士皆鷹揚之林其各懷征虜之志思以乘搏擊于中原則不勝其皇然也核樸言左右逐之趣音此苟切催促也正與此思皇者可互相發明矣玉國謂岐周舊邦以其肇基王迹故稱王國如皇矣篇言玉季亦曰玉此大邦也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費管云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禁注謂楨幹為築牆之木題曰楨旁曰幹訓是幹以楨合也多士維周之楨其必有以成城而為之保障可知濟濟字以此東流歸海之象多士之趨赴文王蓋如此稟安也指文王之能脫於大難言昔崇侯虎譖文王於紂紂怒囚之姜野於時聞天啟宜生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乃救之是文王以多士而寧也夫王國之生多士內有以固其邦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

三

有以濟其君則雖世之不顯而厥猶翼翼之藏於中未得觀其事集而實灼見其思皇者可據此而信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集傳穆穆深遠之意緝緝熙明也

管見文王之有周而不顯以不顯其德也故稱穆穆於緝熙敬止緝熙為續其明於何敬之易傳曰明而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明者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已文王之有明德則然不見其皇皇而顯乃轉見其穆穆而不顯則何以故以其敬止也多誥言王敬作止敬止其非語詞大學言為人臣止於敬文王之敬止此其大者以敬止故其服事是又易傳所謂內大順而外柔順也故只見其敬止而不見其緝熙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

獨以穆穆為假我天命有商孫子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假借也可據以解此詩假字如當日紂因文王既而赦之則已乃復賜之弓矢欽哉得專征伐曰蓋天命也而周之豈或殷者由此即殷之既喪仍存其後裔於周者亦由此故曰有商孫子有者不與紂俱亡也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為殷侯及成王即位武庚以叛誅復封微子啓以紹殷後則周之所以處殷其善體文王服事之心以保其後裔者即在此存字中矣商之孫子其麗不德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易傳言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皆附着之意書言不克開于民之麗注謂麗者民之所依以生也如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則麗字非數稱德者逆料也侯即侯伯子男之侯服即六服九服之服言周之有商孫子侯使之有所麗也孰為所麗殷王既有一侯于周服者是其麗矣然商之孫子則不敢德也以上帝既改殷之命以命于周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集傳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膚美敬疾也裸謂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黻裳也呼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朱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承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集傳孔氏類達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

見侯服于周獨請殷侯之受封于周者非就指為之孫子也天命靡常雖為商之侯服于周申說於周之貞誓于殷亦較著矣殷士殷侯之臣屬也膚之謂美若禮運稱膚革充身之肥也此其狀與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加者弗能行也而況於祀事乎故有取於膚者而較其敏為疾可取曲禮玉藻之言陰瞻翔翹以証之如是而殷士之走在廟者一皆有強加之容而無或疑於已怒矣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故只主裸將考禮者謂裸與朝踐饋食皆王與后及諸臣各一裸為九獻殷侯於諸臣為宥其得與於裸可知周官小宰之職凡祭祀贊裸將注謂將為時而授玉據是以推亦足見此稱裸將乃侯侯以次當裸而授玉將之以授侯侯云爵服作裸將常服黼冔作起而親裸將之事也小雅采芣篇曰元衮及黼此既以衮該衣亦即以黼統裳則集傳謂黼母之黼為黼裳未為無本但彼以衣裳並舉此獨道衣而及裳已覺無解於衮且其特言常服者以為時王不致變是矣獨何能亦謂黼為殷裳使符合於時王不也哉然則黼冔不得泥看攷久官績人白與黑謂之黼以斯言殷之衣其交尚白或亦同於漆衣之用縹而縹則用黑故見其白衣而黑緣者有合於黼冔以黼稱與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蓋臣謂殷侯蓋草名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者以染黃色極鮮好故名黃草一名王芣其謂之王者蓋亦從黃色取義耳昔黃帝作冕號為元衣黃裳元法天黃法地此用黃之始自後天子之服色尤以黃為獨尊其定制亦非自三代以下也是以黃為黃草即亦以其色屬諸玉而以玉為目之殷侯為周臣周禮之如賓以其為王後也亦猶蓋之稱王芣者其由來所繫之名不得遠沒故以為蓋臣云爾雅疏念常思也釋名念結也意相親愛心黏着不能忘也爾祖為周

祖之統詞不專屬文王說以為彼王之蓋臣守侯服于周之分效標將于京之誠以云跡爵祭則有之云念爾祖則無之也蓋盡臣之有禮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惟祀皆天所不建以保又有殷者徒以天命靡常後王弗永寅念于祀天難降時喪而其祖遂因以替其其實顧茲常服之輔導命統承先王以修其禮物也此而欲其作實王家竟命其祖以念爾祖豈非情之所歸者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集傳永長配合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不易言其難也

管見無念爾祖在王之蓋臣蓋然王固不必於標將中必深求善也也要惟是自念爾祖以聿修厥德可矣聿

讀詩管見 卷十五 文王

高書器能代言故聿與曰義通但曰為有聲才為無聲耳修厥德者在心之默自提撕不惟以說故不稱曰而稱聿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當從下式大明二篇立解昔太王世德作求及季歷生文王昌有聖瑞此天命也時太王則有言曰吾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所謂永言配命者指此又如文王為西伯因譖而囚羑里卒之脫大難而受方國專征之任是為多福矣而其由來則以文王之心翼翼昭事上帝致之可知其聿懷多福實亦自求多福也向使文王厥德不修而多福未由倖致此無以成太王世德作求之願亦何以徵太王永言配命之符哉天命靡常設其較若者也故即為王綜其一代興亡之故言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周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惟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駿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澤謂澤民此為克配上帝之實亦即其所以未喪師也又云在今後嗣王延用顯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集傳遏絕虞度儀象刑法字信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即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如論學所能與也

讀詩管見 卷十五 文王

管見無遏爾躬集傳以為無若紂之自絕於天正與前章宜鑒于殷句緊合宣昭義問問作詢問之問解呂說為是義問於義民義德之人問之也周書多方云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此言桀于義民不能用以至於亡耳傳謂義民為賢者夏亡有義民商亡獨無義民乎武王釋箕子之囚訪于其子得洪範九疇為治天下之大法是義問之前事為有徵者又立政云武王率為教功不勝替厥義德傳謂武王率循文王之功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心而以號叔問夫散宜生之徒實之若此類者蓋武王所稱民獻亦即成子所稱考翼者也召公成洛邑作誥因周公以述成三其詞有云今冲于嗣則無遺壽壽曰其猶我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諸自天此其以義問昂之亦實見其崇建之篤矣何謂宣昭發之以問使若導川然是為宣宣出也窮之以問使若觀火然是為昭昭明也自虞殷自天虞之為度其在不好問而自拜者類如此人不可度

讀詩傳見卷十

所為避天之純佑以迄於有承者總在儀刑文王以致萬邦作孚也夫豈若殷之有虞自天也哉披上文宣昭義問似與暨殷及儀刑文王為三事然湯以鑒殷正以勗其儀刑文王也至於暨殷而殷之有虞自天儀刑文王而文王之萬邦作孚皆成玉所不覲見則必有待於宣昭義問者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音見大明名義見小雅小宛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

集傳殷適殷之遠嗣也挾有也

讀詩傳見卷十

自文王始所由來者即已久而也
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儀傳擊國名仲中女也任擊國姓也嬪婦也京周京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
言說季氏稱曰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是時周未有天下言京則詩人追稱也王氏安石曰擊仲氏任繁其夫而言大任繁其子而言陳氏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
音見擊仲氏任擊國不審所在其任姓則本夏車正矣仲之後亦即稷湯時左相仲虺為之族者自彼殷商明

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意得象在上在下互文耳言明明在下則下稱大任在下則上稱大任非人之無憑而見其昭察言赫赫在上則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

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

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下稱大任大商肆伐大商正天之有指以行其威怒也

仲氏任之自出。先由王姬歸於摯。而王之耳特着。故有字。欲見其後。榮之發祥。竟必獨令。以女生女。遂至來嫁。于周。以為周作興。玉地也。曰嬪于京。曰者有聲之詞。如思齊篇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天作之歡。亦此為載。著矣。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按此。即思齊二字。法脚維之為言。思也。祭義稱君子之齊。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以此推大任之。思齊。可不謂維德之行乎。大任有身。生此文。玉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及其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然則殷商之卒。易為周。自大任生文王。而端已定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讀詩管見 卷十大明

管見維此文王維亦訓思猶緬想之謂小心翼翼小心者敬也維敬則恭恭莫著於手容其兩手曲肘擊拳張拱端好有如鳥之左右翼然故稱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文王有明德者正在此蓋德微於行行成於事文王之亦無一而非維德之行也下之可昭布於下民者上之即可昭乎於上帝事昭而無隱事則德明而無昧德可知乎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事鄭箋訓述曰古之書器稱聿耳故聿與曰通但曰為出聲聿為藏聲義各有取須辨之懷與上言有身同意謂實受亦陰受也懷多福蓋為蒙大難作反語云昔者崇侯虎謂文王於紂紂怒遂囚諸羑里此非所謂蒙大難乎然謂者以言同上受其譖者不以言白衷而卒之得釋轉以蒙大難之憂虞而有懷多福之慶幸焉是為懷多福矣後漢盧植傳云可加赦恕申宥回枉注以回為屈則是詩稱不回者言不屈也蓋文王雖以德受譖及紂將釋之且曰謂西伯者崇侯虎也以此思厥德之不回雖以聖帝

明玉篇之抑邪曲而抗正直豈復有過此者哉不寧惟是於時更命文王為西伯賜之弓矢欽欽得專征伐則其受方國者亦以此非多福而何其國曰方國亦如皇矣篇稱萬邦之方云爾詞意即指受命為西伯言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其傳監視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

管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集者命之下降也可從鳥集于木會意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當讀去聲受也命集而文王受之其狀有如車之載物然矣在洽之陽陽謂水南非水北也若莘在洽北則洽南之距渭者非莘地

讀詩管見 卷十大明

又安得云在渭之涘哉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周禮春官以昏禮親成男女皆得從嘉稱也惟文王則由天作之合而使大邦有子焉以是言嘉而嘉為極其至故曰嘉止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管見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妹為女之別稱故易卦有歸妹即歸女也倪字从人从見蓋望意耳相望於天者惟月與日對之時則知此稱倪天之妹者猶易中歸妹之六五持此象於月幾望也蓋易稱帝乙歸妹是王姬之以貴行此洽陽渭涘之子雖出於諸侯而亦以大邦之聞其盛不相遠故取象亦同但易稱月幾望此改稱倪天亦聊異其詞以為別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文謂占光之詞定決也卜以決疑不疑其

梁不顯其光文謂占光之詞定決也卜以決疑不疑其

讀詩管見

卷十大明

三

不詳則有以定 祥矣 祥吉意禮疏云爾雅釋水天子
 造舟諸侯維舟 大夫方舟 士特舟 李颺曰此其舟而渡
 曰特舟 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 維舟連四舟也 然則
 造舟者地船於水如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
 舟為梁即河橋之謂也 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
 船有少為等美耳 禮天子乃得造舟 按此說非是 蓋
 為浮橋以渡今猶以利民涉執為天子之制且以謂論
 其上游如爾雅之言造舟可為梁也 若因兵制以施於
 華之渭漢水濶數里許 雖天子無能為之力 何況文王
 亦為周世子 亦謂屬華之南界 故言在渭之汭 渭漢
 非周界 謂文王以親迎 故越境為梁 以與天子造舟之
 制益不然矣 爾雅有不足據者 須更詳之 竊意此詩造
 舟為梁兩事也 文王親迎于渭 非及渭遂已 必將至華
 華以文王之來 親迎而於界遂之 則造舟為造新之也
 不必初作既渡 得其所由以至華之道 有小水非渭比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續女維莘 長子
 維行 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 變伐大商

集傳續也 莘國名

篤厚也 若 賦 變 和 也

管見天監在下 有命既集 此文王始生時也 及茲既娶
 而復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則傳者不復去 宜何以知其

讀詩管見

卷十大明

三

然也以天作之合者 既以莘女為之婦 而其使之有子
 則又篤生武王 耶于周于京 指犬任說 即因二章來嫁
 于周 曰續于京 而省其詞也 惟犬能繼犬任 故曰續
 女 維莘 維訓 係指實之詞 襄子維行 維亦係義行 屬列
 稱其意 蓋言天之篤生武王 其為文王之長子者 與爵
 伯邑考 即係列云爾 特詩人以此句倒裝 在上讀者
 遂莫得而辨之 保右命爾 變伐大商 申篤生之意 保右
 護之右者 助之於文王 只稱命於武王 則稱保右命者
 何哉 蓋以文王之得莘女 大如初生 伯邑考是為長子
 變伐大商之命 將於此乎 慶焉乃一旦為純所殺 在天
 亦似重悔 其保右之肯不至矣 以故其篤生武王者 則
 曰保右命爾 變伐大商 所以明其不為純所殺 幸將有
 變伐大商之舉 而使行自殺也 變之為和 主理陰陽言
 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 由射權大商 以亂天下 世昏濁而
 不清 明陰陽失和 則必伐大商 以理之 故伐以稱兵 而
 稱肆伐 亦伐以撥亂 而稱變伐也 觀末章 盛吉肆伐 大

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 矢于牧野 維予侯與上帝
 臨女 無貳爾心

集傳如林言衆也 矢陳也 牧野在
 朝歌南七十里 武王也 爾武王也

陳說毛氏 謂如林言衆 而不為用也 蘇氏 謂如牧
 野 而亦言射 陳其衆 以拒武王 然其衆 維武王是為 無
 不欲武王興者 曰上帝

管見此章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 二句 蘇氏 作為殷商之
 旅 其心 云然 最得解 當從之 但中間字義 尚有未盡 既

成林 射野 人 所伐 不解 伐人 故取之 矢之 為陳 謂 自誓

以白其衷曲也。然商之於亦既維予侯矣。夫猶謂武王
之不。大白而有貳於心。乃共以矢解其貳焉。維字以思
言。所謂侯者。武王也。周人見殷商之旅之所。思其心。獨
維予侯之興。而巳。則其即維彼王之喪。而維予侯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驥彭彭。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集傳檀堅木宜為車者也。駟馬白腹曰驥。彭彭強盛貌。
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帥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
而將擊言其猛也。肆縱也。會朝會戰之旦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上曰。變伐屬主德。謂此曰肆伐屬
將帥奮庸。○彭氏執中曰。當癸亥之夕。俟天命之前。
猶有如陰暄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
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

讀詩管見 卷十大明

管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指勝商之。旅其會。如林言。牧
野無陵谷之阻。其寬平。有水。然故曰洋洋。此戰之地。
也。檀車有旗物之陳。其光耀。有如火。然故曰煌煌。此戰
之具也。然其會如林。雖衆而不欲戰。初不見有一馬騰
躍。一人奮擊者。馬若乃武王之師。既陳。士卒用命。且無
論論其將之。以先者將有馬。則駟驥也。駟驥彭彭。
既當觀其騰躍。而爭先者將有馬。則駟驥也。駟驥彭彭。
尚父時維鷹揚。亦當觀其奮擊。而皆驚矣。周禮校人凡
頒良馬。而養乘之。故欲著其良者。稱乘黃。乘鳥。見鄭風
乘為四數。故小雅改稱四黃。亦例稱四驥。一作駟。故
秦風稱駟驥。此章復有稱駟驥者。要之皆蒙乘義。以著
其良也。檀弓云。周人戎事乘駟驥。為駟馬白腹。色非盡
合周尚殆。因師尚父克殷之利。而取之耳。維師尚父。維
字訓思。其思亦就作者之緬想。說與前言維此文王之
維正。同至若時維鷹揚。亦並用維字。又當訓係也。凡欲
指實者。皆稱之。但此與前長子維行之維。其詞復為指

其虛而似實者。以武王本非長子之行。而師尚父之鷹
揚。亦以鷹為借象。再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按
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鷹乃祭。鳥天地始肅。則涼風音
秋氣也。仲秋之月。天子乃饗以達秋氣。注達通也。達秋
氣者。欲以除過時之陽暑也。然則秋氣之至。於涼風
涼音涼。將除過時之陽暑而行。雖以達秋氣。亦即所以
達涼風之涼。使因以。大至。馬則涼音得轉為涼。伐大商
之舉。所以行秋氣之肅也。在師尚父之鷹揚。既於月令
之涼風至。鷹乃祭。鳥不憚。出其身以應之。故知其奉武
王以肆伐者。又如為天子行。雖以達秋氣也。達秋氣之
謂涼。是曰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蓋大商昏濁。正猶過時
之陽暑不解。災氣天下。煩冤鬱悶。無由見秋氣之清明。
也。以師尚父之鷹揚。而涼彼武王。其實為天子達秋氣
者。雖其見端而肆伐大商。其充類者也。會朝清明。可從
涼風入。至炎氛頓解之時。想見其象矣。再按古之饗德
本王者。變理陰陽之事。故肆伐之有合於饗者。亦以變

讀詩管見 卷十大明

管見伐稱鷹揚之近於戲
而不可輕於茲蓋信

絲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管見一本無
由字當從之

絲絲瓜瓠。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

陶穴。未有家室。

集傳大曰瓜。小曰瓠。自從土地也。沮漆。水名。在
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陶。窰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語倒如此。
○趙氏順孫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
管見絲絲。柔貌。瓜瓠。以大小二類分。名謂瓜之近本者。
常小。至末而後大。於物理不確。絲絲。瓜瓠。狀民之柔不

讀詩管見

卷十

六

能立無大無小必有所依附而生惟得君乃得地也故
繼之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按沮漆在今陝西之同官
耀州界公劉之遷豳蓋定居於此故小雅吉日篇明周
之王業所由興豳在岐先亦只稱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也與地志以今邠州為豳豳豳州在涇西涇在沮漆
之西則詩詞以豳之水界指豳土界固不應舍涇而及
沮漆矣土沮漆者公劉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后稷
在堯時為農師播時百穀其阻飢者乃粒此厥初生民
之所為作也由夏后氏政衰棄稷不務不密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后稷之業棄矣既久而公劉遷豳
以土沮漆乃復修之務耕種行地宜其可徵者如為
劉六章七月流火八章後人為之因文考事可不謂民
之初生此其自手但公劉之遷豳雖能復修后稷之業
以幸民之初生而其土沮漆者自公劉而下凡九世及
古公亶父乃於殷王小乙之末年自豳遷岐以不域於
豳土也豳土多山谷其民率畜居與窳窳同是為陶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泔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

開厥先矣

集傳率循也尚水厓也岐下岐山
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宇宅也
管見來朝走馬據前後各章文義求之初無有如孟可
所稱避狄難者然則古公亶父之岐下胥宇初非遂以
豳委之狄也如謂不然叙豳之立國有公劉篇叙豳風
之開王業有七月篇其陳戒成王者周公召公靡不言
之鑿鑿豈謂其地失已數世而徒托諸空言已哉按來
朝走馬之來為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來字一義
姜女惡在在有帥也而有帥為姜姓后稷之母姜嫄出焉
姜女必其後之為一族者初堯以有帥封后稷則姜姓
必失有帥及夏時而不密竄有帥非后稷之家室矣夏
末公劉始遷於豳當成湯代夏雖祀棄為稷亦不聞樂
前所封地歸之公劉以廣豳馬知姜姓之苗裔必有後
棟有帥而不可動者豈古公亶父生自豳大立厥配正
與后稷之母姜嫄同出有帥之姜姓是為姜女爰及姜
女云者謂古公亶父依其父公叔祖豳當國方為姬也

讀詩管見

卷十

十

子而來就帥有帥以備厥配也惟來故及其來以旦至於
時為朝將誓止以絲束之勞可矣乃古公亶父之乘是
來朝而走馬者則見其率西水泔至于岐下是不惟以
天立厥配之有帥而思姜及姜女也亦有皇然如恐不
之心則默承乎上帝之西顧與宅以率來胥宇禹貢云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大河以西之水渭為大澧自南注之涇自北注
之漆沮自東北注之則惟渭為正西也故此稱率西水
泔不言渭而渭可知姜女出自有帥有帥屬今之柳縣
一云武功縣並濱渭岐在郿與武功之西亦濱渭故自
有帥而率西水泔即得至于岐下也舊注以水泔為漆
沮之側率之與西異向述其所至極於渭地當濃澗下
于岐下相距遠矣王風於兔之善走疊稱爰爰則爰為
急義與俗語趕緊意同走馬即其狀也來朝走馬據胥
字時說而來朝為及姜女之詞其及稱爰及知其來冰
走馬矣以先之及姜女者合於後之胥宇者說觀之同

此一來。此一走。馬則爰字須贊二。亦立解乃得。鄭箋
 亦以此。其所以取義。蓋因聿為古之書器耳。或謂聿與日
 於古。公宣父之來。音聿而稱聿。固正謂其不言而存諸
 心者。有然。存以定。亦音聿足也。然則聿之為聿。必親履
 其地。而相之。乃以足之所不遺定。為目之所可信矣。再
 按上章言古公宣父。陶復陶穴。未有室。此音聿之所
 由來也。然不謀復有邵之室。而別於岐下。思立室家
 則妻女之必出於有邵。正可從茲得間。蓋有邵故為姜
 姓之國。自后稷肇封。而不密失守。未審以何時。使姜
 好還。有之。入國之日。將謂長存。后稷之母。亦謹奉姜
 姬之祀。不廢此足據。以世享矣。至古公宣父。而又以姜
 女為配。重之。必昏。則肇基王迹之永圖。不致安於
 亦不希心。於有邵。岐下之周原。固自別開一境。以劍
 垂統也。成功而後。彼沮漆之土。陶復陶穴之居。公叔祖
 類。未卒古公宣父外。輔之既卒。遂治之。總於公劉克篤

讀詩管見 卷十 六

周原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

日時築室于茲

集傳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唐平曰
 原膺膺肥美。醴茶苦菜。飴湯也
 管見膺本肉類。周禮內外饗皆掌之。則膺膺之為肥美
 其意可想見矣。醴即爾雅所謂苦菜也。故與茶連稱。今
 之早芹。是已不種。而野生其莖。可如葉。苦食者。摘其
 之。故董曰苦菜。孔疏謂內則云。董芑。粉芑。則董是美菜
 非苦菜之類。釋草又云。董草。郭璞曰。即鳥頭也。江東
 人呼為董。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實鳩於海。實董於肉。賈
 逵曰。董鳥頭也。然則董者。其鳥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
 如飴。若是董。鳥頭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董是鳥頭

也。集傳從之。誤甚。故鳥頭辛温。亦曰苦辛。大熱有大毒
 其苗雖有董。名人無食之者。取根煎汁。晒為毒藥。射箭
 則禽獸十步即倒。中人亦死。故晉語之董。與鴆同也。
 此為茶類。而謂其如飴。奚可哉。但董之為苦。董見爾雅
 苦董之為早芹。見網目。人卒知其甘。不知其苦。春弗思
 耳。列子稱鄉豪嘗芹。董口慘。蓋董葉雜糅。未得食芹
 之法。故然。今人能知去留。得食芹之法。咬董之甘。轉忘
 葉之苦。遂不解爾雅之所謂苦董。是非漫不經心。而何
 苦董與苦茶並。野生董。含葉食之。而甘。本草又謂茶。即
 苦黃菜。家栽者。呼為苦董。其實一物。但野董若五六回
 初後。味反甘。滑勝於家苦董。則食茶而亦有可以甘言
 者。特此稱如飴。則其甘更甚。而周原之膺膺。異於常矣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爰義見前章。始作初也。即指肇基
 玉迹言。說文。慮難曰謀。岐下。偏近混夷。亦不能不思患
 而預防之。文王有聲之七章云。考卜維玉。宅是錫京。維
 龜正之。武王成之。以此而謂周原之卜。在古公宣父實

讀詩管見 卷十 七

迺東周爰執事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

管見集傳云。慰安止居也。周原有混夷之患。民之新至
 者。必多懼。故須慰之。其止未有屋廬。蓋皆為芟舍之法
 耳。左右為使。民執事之名。其狀如身之使。左右手將之
 使。左右軍然。疆理宣畝。則勅事之實也。凡建國統規。心

讀詩管見 卷十

干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以載作廟翼翼

集傳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管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曰召則使之自曲來也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謂其因地而為之版屋耳如八章言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則知岐下之林菁深密其木塞途大抵皆棄諸無用也西戎之俗有所稱板屋者見秦風古公亶父之立室家遂依其法置焉板片木一作版版之片解用鋸齒而必先界以繩其繩則直與縮版為正得其用也禮記檀弓云古有冠縮綆今也衛縫注謂縮為從從即直之別名合繩與版言之繩之施主於直而不能曲版之判又主於直而不可橫以繩之直成縮版之直是豈不為玉得其用哉載始也版屋以

周禮員之廣表是為疆條析中間道里之縱橫是為理集傳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按或說為近之字公劉之遷豳也既云逝彼百泉又云觀其流泉則經豳固以水道為最要者田隴謂之畝畝修則可使周原肥庶莖茶如飴者浸漸而歌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矣自西徂東當屬古公亶父說先之率西水游至于岐下此自東而徂西也胥宇既定而卜又應之將於周原而築室焉乃復自西而徂東矣東謂有邱非幽也幽在岐東北不當言東而止蓋有邱為姜女所自出在古公亶父本以爰及姜女率來胥宇故亦即邱有邱之民以執事于周原也看定東字乃知上文慰止而左右之若其民皆屬有邱於幽無與耳周爰執事周即謂周原也爰執事之義詳二章並當與三章數爰字作一串說以為古公亶父之在周原既定所止而尤恐後時其即自西徂東以率東民而西者使之執事也宣畝之事亦如先之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靡不取諸急云

版為主之事於此而其餘可無悉數矣立室家之制屬在司空之匠人左和右社而朝後布則廟在其中而於禮獨宜先之故又揭言作廟也翼翼非謂廟之嚴正乃謂作廟之迅疾耳蓋其時司空營度既定而司徒之率民以趨事赴功者其相與奮興之狀骨騰肉飛有如鳥之布翅以奮翔然此其所由稱翼翼與翼翼字正為禮記先字故也

抹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

皆興藝鼓弗勝

讀詩管見 卷十

主

集傳抹盛上于器也五板為堵藝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軍說輔氏廣曰言治宮室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宇外舉此則其中眾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

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藝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常見說文抹拊也拊為引取之義則謂盛土於器者得之陜陜字从阜从奕山無乃者曰阜奕同較合言之則柔土也築者之所引取蓋如此以心揣之曰度種植者利土之發舒則欲其活版築者利土之堅實則欲其死此所以言堯堯與登登非然聲謂築者之所升益高耳削主除版內之黏土說凡脫版而更升築之必加削不然則不平馮馮與憑音義同乘也依也惟乘而後身出版上惟依而後手入版中削之勢有必然矣又如是一者不厭再三故言屢說文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版長一丈其高不過二尺積五版而堵以名是其橫長仍一丈也計土功者即以堵數為丈數則百堵猶之百丈云爾又牆以堵稱指一面言廣之而以百丈稱百堵亦一面而也其他三面當稱是固可不言而知興之為起而築如其間有藝鼓以鼓役事當百堵皆興之時但聞築聲

幾不聞藝藝之聲以是為弗勝耳勝讀書
蒸切當蒙詩證切取義謂加也優過之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 冢土戎醜攸行

集傳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犬王之
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
為天子之門而
諸侯不得立焉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
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
應為王門
之名也

管見引聲而告之曰臯門聲而答之曰應郭門之名臯
門其意蓋取上命之得宜正門之名應門其意蓋取下
之名也

讀詩管見

卷十

三

情之必達耳臯門有仇仇之為高就門問之入處言其
不入者見其與應門相直自外而內皆豁然洞開也應
門將將將將當與應義同謂有自臯門入者其趨而
集於應門各徵其行步之有儀蓋如此家上非大社也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以古公宣父之未王而於
社稱冢土以當王之大社豈名也哉不寧惟是如五章
所云將立室家而獨表作廟之宜先其意蓋即以廟例
社非遠之也此亦足推立社之不宜後矣若使臯門應
門並先社而立於禮何居致周官大司徒之職辨其邦
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封謂封土以為表則
此所稱冢土者是已爾雅釋山冢山頂山冢見小雅十
月之交又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注言封土為邱壠象
冢而為之象冢云者亦謂象山頂之冢也然則封土為
表而稱冢土蓋據封土之既成其狀有如山頂而可以
為表言之戎醜攸行戎謂混夷醜即其族類也攸小行
統蓋由其道而安流者稱之古公宣父之立冢土以表

疆制其地域而巳無屬禁以藩塞阻路故周原亦有
醜之行行即行也而其時有見為攸者則儼然水行之
貌莫不由其道而安流焉是以水行有攸稱而戎醜之
行皆比於水行以行行即亦以攸行稱耳初何以必聽
其行念戎醜亦有生詐當以交易運其有無卒何以必
保其攸行度戎醜不無寇心早以約束防其能暴也而
安內寧外之
大端具矣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

管見肆為市肆之肆鬻物之處也前章言戎醜攸行其
行皆爭趨於此夫混夷偽處非岐周之利亦實古公宣
父所不快於心者是為厥愠然此種其可珍乎將與並
坐於天地之間必謀共廣其衣食之路不然不能安也

讀詩管見

卷十

三

故有肆焉其見為戎醜攸行者獨有如司寇司稽之屬
掌其禁制巡察使之不至生患以結為心憂則已初不
欲舉厥愠而殄之以期絕迹於肆也故曰肆不殄厥愠
肆字與下問字須平看肆以緩戎醜附以結戎王也凡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問視聘為小此主與混夷通好言
殆只從禮之小聘以問之已耳凡問以便行使奉命而
往問禮成皆反命可於聘禮證之儀禮諸侯使之聘其
反命之辭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
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注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
被君敬其君而已不辱命也問禮皆反命其辭當同於
時使混夷者以問禮行既致命亦實有以見其拜受之
敬而得藉為反命之辭是則國有問禮而重之以君命
其使之期於不辱臣亦卒能奉承而無失墜矣故曰亦
不隕厥問亦字用作轉接並借之脫部也蓋上言肆不
殄厥愠所以點明前章戎醜攸行之意至下文柞棫拔
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則皆承不隕厥問以

讀

詩管見

卷十

此而可重叙也故即於下章結言文王之興以終

馬再按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祿作美文王康之

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可取以足此及下章夾縫交接之義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

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集傳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野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不相爭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

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開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管見政今山西平陸古虞國城古芮國並屬解州其

間有鹽池於池旁耕地沃以池水每得高風急則宿夕

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是亦得以時名與河東自然

讀

詩管見

卷十

事者乎奔奏之奏告事也如他日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侵阮祖共苟無奔奏者為之連達文王之赫怒整旅亦

將綏不逮事矣至武臣之折衝主於禦侮齊太公呂尚

歸於周號曰尚父其後著鷹揚之烈想當時無過之者

以此言之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在崇侯虎之諧辭皆曰

我文王有亦實有也故紂信之而怒囚文王於時文王

當耄老之年一旦蹈絃不測可不謂蹶厥生子然及其

既釋轉因是而為西伯賜之弓矢欽鐵得專征伐則其

以厥命崇侯虎之諧蓋實速之一

械樸文王能官人也

管見所謂能官人者非惟能盡其才以成作周之功亦

且能戰其志以終事商之節也觀篇內詞意自見

芄芄械樸薪之槁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讀詩管見 卷十 榘榘

管見尤草盛貌於木稱之欲以私其易盛正榘榘皆木名也櫛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其名曰榘其木心亦如下旱麓稱瑟彼柝榘是已又召南云林有櫛榘即櫛榘也與櫛相類結實亦有半但短耳二者木雖堅而不堪充材取以供燎則他木不及也薪之類之節箋主祀天神說當從之孔疏云月命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宗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此引證薪字不可易又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祀亦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謂禋之言煙周人尚與煙氣之臭聞者也此引證禋字不可易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字从水此百川會海之象辟君也君者羣也羣下歸心也王天子也天下歸往謂之王文王宜君亦宜王其為羣下所歸心者即為天下所歸往以視百川之會海何以異焉故曰濟濟辟王也序詞稱文王能官人左右即其人矣榘榘傳讀此苟切改夏官有趨馬掌催促養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宜

集傳半主曰 璋髦俊也 管見政工記五人云璋即射素功以祀山川注半主曰璋其刻出者射也其身即射也素功無璋飾也祀山川則用之然則此稱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謂文王祀其封內山川而人之左右之者奉璋以祀至奉璋我我髦士攸宜我我髦士攸宜則水之行貌也玉藻言君子之宜容曰山立注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奉璋而見為我者正以此君子有立容亦有行容玉藻又曰國行不舉足齊如流注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

讀詩管見 卷十 榘榘

下委於地而曳足其齊如水之流以故本璋之髦士既則未見其我我或宜而做有不宣也是曰攸宜以此左右辟王而祀山川山川之神其誰不效靈以鎮撫其國哉然就上章左右趨之推人方欲文王遂祀天神即亦從文王遂祀天下名山大川之神矣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猶是玉人所謂璋即射素功以祀山川者也不以爲璋璋古者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璋璋禋馬再徵諸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纒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注大山川川用大璋其文飾備次山神用中璋其文飾稍殺小山川用邊璋但飾其邊而已然皆非素功也頭刻出者曰射圭黃金勺言三璋皆璋故有勺以盛黃流必黃金爲之青金外者以青金飾其外也鼻龍頭其高一寸衡爲勺之徑其廣四寸也纒即藉圭之纒天子巡狩所過視山川之三等而用三璋以禮之其宗伯

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集傳溲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 權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管見此章蓋言文王伐密之時其左右趨之復有如此者密人侵阮征共阮共即今涇州地在從之伐密者遂因所見以起興焉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意固以爲此舟楫者自涇以出涇即由涇以入河可順流而下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祖旅六師之勢銳矣苟遂移其伐密者回指殷都朝歌以長驅馬河即其界也豈慮遠而不相及哉故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集傳雲漢天河也在箕十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

文平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通

管見倬訓明大从卓亦有高義也天官書漢者金之精

氣其本曰水坤雅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雲漢

之為章于天其長自坤西南抵艮東北下之應其象者

厥惟河耳雲漢一稱天河其斗二星之間有津在焉雲

漢有津河亦有津也觀前章之詞曰溥彼溥舟然徒楫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知爾日之人心早願文王有孟

津渡河之舉矣故其復言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者蓋欲

為河津寫照耳此于邁之前路也而獨無道以致周王

之果于邁焉夫是以卒自白其趣之不可以已者曰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壽考非祝詞乃危詞也是時文王

蓋逾九十矣大臺堪嗟大勳未集生年不滿百尚可從

容以俟時乎故言壽考以危之詔本何加切關中呼何

音轉遐此遐與何通之由來與遐不疑而訂之詞作

人謂作六師莫誤看文王伐密其人之可用已見若復

作之以為身後牧野之肆伐其鼓行而東者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耳夫孰不踴躍以從哉乃人實可作而周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集傳追琢也金曰雕玉

曰琢勉勉猶言不已也

管見此乃極申文王之服事殷也服以職言與書無替

厥服同故以勉勉稱焉勉勉為馭僕輸力於其主之義

文王之服事殷者奉紂為主而勉勉以自輸其力其狀

有如犬馭之掌王路又齊僕之掌王路馬故凡

為玉路金路略其名而詳其制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讀詩管見

卷十

早麓

早麓受祖也

管見前篇棧樸為文王能官人後篇思齊為文王所以
聖則此篇所稱受祖謂文王受諸其祖大王也篇中豈
弟君子凡五見並暗指大王君子為有民之通稱豈
弟別之則特明其至仁至不忍也大王之於民有然而
文王為之孫其於祖之豈弟有已事為其所極不忘者
獨若為是篇蓋其逮事大王之時冰親見其心即欲求
以終身而傳之無窮也故曰受祖也

讀詩管見

卷十

早麓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集傳早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

荆而亦濟濟眾多也豈弟樂易也

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早山以實之詩人托興皆

取其任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

之早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

管見通篇皆作文王頌述大王之詞其事則謂大王之

因早而禱雨也如此章稱瞻彼早麓榛楛濟濟早謂不

讀詩管見

卷十

手

雨作山名者誤麓為山足其山當指今鄆縣之太白言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關中諸山莫高於此上有池池面常放異光人度即則應否則無池為雲霧籠罩不常見曰封池禱而後見曰開池關中遇旱則登山取灑然山既高寒登者多死是宜瞻之於其麓矣麓與土田相按旱則俱旱故稱旱麓云於彼旱麓而有所瞻蓋望雨之降自山耳周地圖記太白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雨人帶以為候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暗者瞻此而已濟濟訓衆多謂瞻彼旱麓之人也榛楛乃喻言勿泥有榛灌木本草釋名左傳云女費不過榛栗束條以告皮也則榛有榛之義又羅願爾雅翼云鄭元禮記注關中甚多此果關中秦地也榛字少秦蓋取諸此若木不見本草注稱楛似荆而赤本陸璣疏無可互證以決其必然按楛字从苦蓋苦樹也本草亦類有秦皮其釋名則言樹葉似楛無花實俗因味苦呼為苦樹稱秦亦以本出秦地故得秦名耳由此秦之乃知有意之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第君子福祿攸降

集傳黃流鬱色也瓚鉅黍為酒鬱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也瓚酌而裸之心降下也

讀詩管見

卷十

手

管見從風瑟備之瑟傳曰矜莊貌此篇而瑟字義當同之凡人之矜莊者其一身筋脉皆直若絃之被指瑟然故稱瑟以彼玉瓚而黃流在中將用祀神固宜對之而肅然致敬有如此玉瓚當指瓚瓚言周禮鬱人凡裸玉灌之陳之法裸玉謂圭瓚瓚是可知圭瓚雖別同用王則得通稱玉瓚考工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通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亦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注謂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設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春官大祝王過大山小川則大祝用事焉按太白山也以前故而流是已但大王之有周地特諸侯比耳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魯未賜圭瓚則資於天子此蓋統瓚瓚言之者孔穎達禮記疏以為未賜圭瓚則用璋瓚夫瓚瓚同稱瓚玉其裸皆以瓚若諸侯不待賜而自用之將為瓚乎抑仍資也為之既不可而資之又不必得則所稱用璋瓚者卒不用卒無用也此有以決其為臆說矣史稱王魯事殷帝乙以有功多賜之圭瓚鉅瓚大王時未之聞吳既不用圭瓚即亦不得為瓚矣顧安所得璋瓚之稱瓚者實之以瓚而見黃流之在中乎而要其福祿攸降者夫惟大王實為豈第君子其干祿特以豈第爾時之福祿攸降乃獨見其應之不與矣上章言干祿未章亦言求福則統稱福祿可也干祿為禱禱禱俟降為得而依水行貌而亦木耳曰依降者正以水行之貌為雨施之貌也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

軍德為鳴類也豈也遐何通

管見杜詩有夏曰歡詞曰朱光微厚地蒸何由潤而
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飛鳥苦熱死池魚躍于淵此早
中所見也反是以觀則此言焉飛戾天魚躍于淵正為
而後早解氣寫境象矣物情猶然而況於人乎故曰豈
早君子避不作人作者謂福祿攸降之時人皆
踴躍拊拊初不知其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集傳載在尊也備全具也

管見清酒駢牡之享祀報祭也乃神之因是報祭而介
景福者既解今此之早而復永拜後此之早則享祀之
設竟如即以報為禘然故用三以字作一氣說下也介
謂景福之口諸君子有如介蟲之負介然常不去諸身
也景福與早哉反景光也既醉以景福為昭昭又申之
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融謂日高朗謂月令終謂歲
時日月歲時無易百穀
用成此所以為景福也

讀詩管見卷十 旱麓

至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集傳燎爨也崇慰撫也

管見瑟亦矜莊貌與二章瑟彼玉瓚之瑟同瑟彼柞棫
謂犬王之因早禱而居身於積薪之上而燎起致敬也
夫柞棫不堪充材是為民所燎矣在大王瑟彼柞棫之
意云何蓋以萬物焦枯百姓嗚咽無所告訴為民祈福
而無效將篝火以自焚也所稱干祿豈弟者其實如此
以視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敬之通於神孰為至哉頂
之而福祿攸降故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者慰撫其
心之至仁至不忍身自蹈於苦難以求有救於民之苦
澁也以故神於報祭之時歆其清酒駢牡之享
心而遂介以景福終不欲有旱歲之取見焉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管見莫與慕通莫字重以分屬葛藟可矣條枚也本
草其至秋則垂條如絲謂之穉線是穉亦得有條名
矣此藟樹也觀周南汝墳及秦風終南篇可見條木幹
攻陝西通志岐山縣有犬王陵在岐陽鎮北俗云幽王
陵按明一統志幽王陵在臨潼北二十五里幽王死驪
山下陵在臨潼者為是舊志言鎮內有犬王廟而志無
犬王塚太王始遠岐下塚在岐陽無疑據此推之則知
此章所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蓋本文王在周以時祇
設祖陵而禘之贖觀者故其作早麓以頌述犬王也於
篇末言葛藟之施之見民情之於犬王既深終係屬而
不可解有如此所以然者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平
時之為民至深切耳蓋前之因早禱而為民干祿即是
為民求福也凡求福者以懼其或不可得而生轉念是
曰惟犬王之求福至於瑟彼柞棫以求之如其不獲
則以民所燎者為身燎矣其中豈復有轉念哉以此
而求福不四也

讀詩管見卷十 旱麓

至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四章首章是其所以聖二章以下是其聖之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

嗣徽音則百斯男

集傳齊莊姬愛也周姜犬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犬妣
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集說毛傳犬如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子曰素春
狄傳云管蔡邶霍魯衛毛鴇部薩曹騰早原豐姬文之

召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
其見於書傳者耶亦可見其多也

讀詩管見

卷十 思齊

管見謀慮不愆曰思法有之故思齊思
微音者美號之謂禮惟祭有齊夫人與事
致齋三日祭統云防其邪物訖其嗜欲且
前感手足不苟動此齊之儀也惟大任雖
之所屬則常以齊為體焉故為之徽音曰
為文王之母其母道何以加諸然大任於
周姜則為之婦也若惟以思齊見莊嚴威
事親此於子道未為盡善而謂其宜於婦
犬任之事周姜為京室之婦其操道亦早
又先得以思齊為之徽音矣禮云孝子之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
而此是借微大任之媚而媚之別於齊亦
篤以思齊為之徽音則所以成其愛之深
德音則百斯男嗣續也謂文王由大如而
得百男總繩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集傳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罰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春人火狂之微音亦自是也夫耳舊解遂作犬如能嗣
犬任之微音以稱賢也夫豈大狂獨生文王而巳若
使其親迎而後洽陽滑淡之子歸而不批姓而不男
而不多味兒唱後之雅造不亦大狂之微音或怨以
歌絕乎乃其時大如則生十男又復進御眾妾使各得
性男以戒百男則皆謂為大如之男可也而大狂之微
音因是以稱此豈大如之所能哉其本荒由大狂之微
思齊思婚實有是徽音而天必命存以嗣之以故犬如
嗣微音則百斯男亦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細玩
則字自見又斯者析之離也斯男即作生男看

集傳張子曰未
道王故稱公

讀詩管見

卷十 思齊

管見惠于宗公集傳惠訓順是矣攷祭統言祭必受福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蓋
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
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
如此之謂備能備而後能祭然則惠于宗公惠之為順
自宗公見之而推其所本則於君親之間先固無往而
不昭其順矣知此而下文之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所
謂刑者即刑之以順也寡為少義諸侯自稱曰寡人選
天子之稱予一人耳舊謂謙言德之不足非是蓋邦君
以寡稱自天子以制其數而強臣並極之費可弭邦君
之妻亦以寡稱又本諸侯以制其數而內龍匹適之漸
並可防身夫寡妻主修婦順其兄弟之數尚友恭亦以
去逆而效順也故知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正由
惠于宗公之順德以刑之按文王之妃大如賢者也文
王有以刑之而文王之順德斯大太如能承文王之刑
之而大如之順德斯至矣又文王未有以同母兄弟間
者然旁治之適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所為兄弟正多也
而文王順德之刑自寡妻以推其所至固一至而無不
至復不覺其神以速矣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神謂外神
不得連上宗公說且詩意所屬雖通以神稱其寬專就
神之不在祀典者言之不在祀典則必其祀常缺故或
見為怨亦或見為恫云祭法言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
以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大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
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此蓋謂物異之能為利藪者耳
山林川谷邱陵言神所在之地非即山林川谷邱陵之
神也有是神而不獲祀雖成於祭非所祭其祀為虛然
就其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推之彼力能怨則固必
有時焉為之興水旱癘疫之患以縱逞其怨矣又王制
言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因國謂其
建國因先代之故墟也既無主後者以為之祭則在正

讀詩管見

卷十

五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孟子言文王之發政施仁書無逸言文王之懷保惠
鮮皆不越此則知御家邦者必至是而後其民罔有怨
悵也故讀以御于家邦句須頂神罔時怨神罔時悵說
來以字乃得真脈而於御于家邦亦復稍窺其實際焉
不顯離離和也肅肅敬也
不顯離離之處保守也
管見離離肅肅此在宮在廟之常儀也而文王上之聖則
在宮亦如在廟初不見其離離而惟見其肅肅也故曰
不顯亦臨也射亦保按此二句當以抑之詩為注脚彼
云祀在廟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于云觀則當
若有臨之者矣豈得謂廟室屋漏是在宮之晏處非在
廟之有事哉又繼之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蓋神格於在廟者可度神格於在宮者不可度也不可
度則無在不格即亦無在不射矣按射守弓石者主發

坑荐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如注所謂九皇六
十四氏之屬亦足証已是有神而不獲祀雖皆度其未
有功烈於民於祀為非族然就其無族國之墟而無主
後者推之此心實惻則亦必有時焉為之憑疾莫亞下
之族以池發其惻矣夫方望之事本亦無所不通惟文
王能於不在祀典之神實皆有以妥其靈而使罔時怨
罔時悵焉則於神所憑依之境而有此家邦其即有以
已民之怨悵者亦猶是耳故下文為之究其死曰以御
於家邦御音馭治也鄭箋為是家非門內之謂謂天子
以天下為家諸侯世國是即以邦為之家者有邦則民
從之稱家邦亦見此御字所指只言文王自御其封內
之民也以為舉此加彼之意神有怨悵民亦有怨悵
惟文王之事神不使有饑而求食之神斯文王之治民
亦不使有窮而無告之民也如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
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
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饗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讀詩管見

卷十

五

夫忠良虎王文王於紂怨遂因諸美思其禍豈不烈
哉而文王不假是以思語者之求其瑕而期於不瑕焉
則於脫身大難之後不銳情於報復而惟急急於修省
矣故其聖功之劼密視平時而加甚在作者亦苦費形
容也今率其詞以揆其志一則曰不聞亦式此謂風雷
之震動不可來諸形象故獨得以聞稱聞而式是風雷
明示以聲不敢安其居也而文王則雖風雷不作常若
亦無聲之聲以起其竦立焉蓋不聞而亦式矣竦立之
謂式一則曰不諫亦入此謂鬼神之神啓膺亦所以正過
失故並得以諫稱諫而入是鬼神來告以言不飛去諸
懷也而文王則雖鬼神俱寂常若有不言之言以生其
敬聽焉蓋不諫而亦入矣敬聽之謂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集傳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
子也造為也譽名譽俊也

夫言變音稱亦當與逸義同特謂其手澤而不知夫之
何之耳心之稍縱即遜則然故有取於無射無射而猶
恐其射乃更悚仄其心以保之曰矧可射思係者守而
勿夫也此則總莫得其離離在宮以緝敬獨長成為肅
肅在廟以
戒疎已矣
集傳殄
絕也
管見肆戎疾不殄或冠名指文王之仇崇侯虎言崇在
岐東南即今之郭縣其仇不遠故曰肆戎肆為陳義謂
其列在目前云爾疾感也文王雖疾崇侯而伐崇之舉
在文王崩之前一歲則其先固不亟亟詢仇而謀殄
之矣烈假不瑕假讀上聲只作借字因守春取為斃隙
之別稱此正當日虎所妄指以譏文王春商紂暴虐焚

管見肆字亦為陳義沈本章求之即謂此成人小子之
列在月前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須指天子之百男說
見文王惟聖故使其百男亦皆賢耳古之人無不謂
有德有造者正於此徵其實云蓋以德言之知莫盛於
古之人也其成人之踐修皆奉古之人以為準又則
於習熟而無數焉則可以為有德矣以造言之知莫出
於古之人也其小子之志趣皆學古之人以為的又
生其慕悅而無數焉則可以為有造矣以故文王之
人其王國正多髦士而此百男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其亦得舉以髦者與士極之使離以成對待之勢初不
見為士之多而百男之少也故曰譽髦斯士說文斯析
也爾雅斯離也陳風言斧以斯之此則其義之最著者

皇矣美周也

天監代殷莫若周周
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

讀詩管見

卷十一皇矣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亦視也此謂岐周之地也

管見皇訓大天地之大德曰生其大正於民見之臨下
有赫赫怒意與下王赫斯怒之赫同何以有赫蓋臨下
而見下之受民者皆不能體生民之德以不冒其民故
不勝怒而有赫耳此其所以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與莫
與慕通帳也取帳帳之象中庸於天稱覆幬亦猶是矣

維此二國及下維彼四國此維與宅三維字並訓思所
謂此二國者指公劉所遷之豳地及未遷而為不密所
窳居之地言按公劉篇著遷豳之意曰思哉用先是不密所
行所由初非有偏處以平此土者然則既遷以後豳
國也而不密之舊基仍保存以成二國豳公劉豳

而及古公亶父史稱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又稱古公亶
父能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則當太王未居岐下以前上
帝蓋觀四方求民之莫微斯人其誰與歸所惜者未得
如耳故曰其政不獲政與左傳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
之事我為政義同主也書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
桀民主此即其政獲之証也古公亶父足以為政已實
本上帝監觀之中而所居之地為豳豳土以公劉之歸
而蒙不密之國此二國者一則以豳定之先自難於戎
翟之間僻矣一則以遷拓之後仍局於漆沮之所隘矣
其何能憑藉以作民主哉以是為不獲也維彼四國四
國當助殷都說乃與上之二國正對而彼此字亦不
空此者內周之詩彼者外殷之詩在上帝之維之其
心蓋別異如此攷書疏謂湯都亳仲丁遷豳河亶甲居
相祖乙居耿至盤庚遷殷即亳故地是許遷則五邦
而其實止四國也商既復都亳易號曰殷則知豳豳

讀詩管見

卷十一皇矣

之必統歸都內故以殷都為四國云史載盤庚元祀
遷殷至二十有八祀崩弟小辛立小辛元祀殷道復衰
至二十有八祀崩弟小乙立小乙二十有六祀古公亶
父始自豳遷于岐據此推之則太王居豳正當小辛小
乙之數十祀間也而殷道復衰之狀無聞焉今玩是詩
爰究爰度一語亦見其概已爰為急義疊用見王風有
兔爰爰狀奔也他多單用然一語而爰字兩見其意猶
之爰爰耳究者窮極搜取度者計與收蓄此豳豳都四
國之工聚斂而謀封疆也至一再稱爰則無厭之謀求
乃更惟日不足矣彼殷王為政之都正此毫與豳相耿
之四國也而其出於爰究爰度乃爾是安望其能為民
之莫乎上帝耆之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侯者耆久
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更推之王制一云六
十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再云六十歲
制言漸老則漸迫死期當預為送終備歲制謂棺也不
易可成故歲制合此以參耆之語意亦謂上帝之心初

而及古公亶父史稱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又稱古公亶
父能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則當太王未居岐下以前上
帝蓋觀四方求民之莫微斯人其誰與歸所惜者未得
如耳故曰其政不獲政與左傳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
之事我為政義同主也書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
桀民主此即其政獲之証也古公亶父足以為政已實
本上帝監觀之中而所居之地為豳豳土以公劉之歸
而蒙不密之國此二國者一則以豳定之先自難於戎
翟之間僻矣一則以遷拓之後仍局於漆沮之所隘矣
其何能憑藉以作民主哉以是為不獲也維彼四國四
國當助殷都說乃與上之二國正對而彼此字亦不
空此者內周之詩彼者外殷之詩在上帝之維之其
心蓋別異如此攷書疏謂湯都亳仲丁遷豳河亶甲居
相祖乙居耿至盤庚遷殷即亳故地是許遷則五邦
而其實止四國也商既復都亳易號曰殷則知豳豳

本甚怒其於彼四國之為政者位則民主德非民莫且
姑聽其以人為役日飽其肉以待蓋檢之期已耳未見
其可憎也至有事於爰究爰度非惟無益於民亦且大
肆虐於民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而上帝則不能不惜也
其憎為憎其式廓春式與稱標樣一般揚子方言張小
為心謂之廓當從之蓋彼四國之爰究爰度以浚民生
者非為厲以示威則搜奪不行於是身之裝作模樣特
張小以為天竟如一皮囊而鼓以氣彭其外空其中徒
具人之軀壳絕無人之心理也可憎孰甚焉憎惡也惡
之則怒之此上帝之所以臨下有赫哉乃春西顧恭謂
天意屬之西對東說彼四國為殷都在東此二國為周
邑在西北上帝於彼四國之在東者既憎之乃轉而於此
二國之在西者特之至是不復他顧矣此維與宅此
字項上西字來春西顧因即於此西土思與之宅焉
蓋欲為其政不獲者則啓一筆墨王述之
土也自時厥後太王始有運岐之舉矣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
辟之其櫜其楛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在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柔傳屏去之也灌叢生樹行生者也縻山系與柘皆美
材可為弓幹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即混
夷配賢妃也謂太妻
管見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謂木之死者枕藉繼構先舉
而棄遠之也小雅于此蓄畝疏云蓄災也始災殺其草
木也則知蓄有災義於山求之野火能藝亦或推自飄
風皆其災矣醫為掩蔽之名林深則木能妨木遂存以
陽光露滋之不及而就枯朽春修之平之其灌其柵此
才不堪充材宜加削治且待一切令除也蓋灌之叢生

質本多條而少幹至樹之行生成列既錯雜不可區分
亦未由律其有成矣啓之辟之其櫜其楛啓辟當指以
器片解木材言如今之用鋸者是木有旁有中先解其
旁曰啓次解其中曰辟辟同辭集傳云櫜河柳似楊赤
色櫜積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按河柳好生水旁及沙
地不宜於山積為靈壽杖有宜處未必凡山皆得生之
然則櫜楛竟無確指矣竊計山木之不種自生其材大
堪任啓辟者惟楓與楛耳即此言之櫜蓋楛之別稱楛
即櫜之異文者乎本草謂河柳赤色今楓亦有赤者至
霜後葉丹色尤特著櫜音赫殆借以存其赤之意也又
爾雅翼云天將雨櫜先知之起氣以應乃木之聖者故
字以聖此謂河柳也若就楓論任助述異記商中楛木
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蓋瘰癧也至今越亞有得
之者以雕刻鬼神可致靈異譚景升化書老楓化為羽
人無情而之情也孫炎爾雅正義櫜子鬼乃攝木上
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天旱以泥泥之即雨其神視河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柳為有加矣聖字以聖是不為尤合與至若櫜之為櫜
証以杉作櫜神作櫜之類不一而足又詩稱日居月諸
兩字聯用櫜櫜之通可知前錄之五章曰其繩則直櫜
版以載此叙太王之立室家而作廟非指祭土為詩乃
揭言其始事之片解木材也若然則茲櫜本為櫜櫜即
為櫜者皆甚堅而難腐正其選已櫜之剔之其縻其柘
據爭取也惟恐得少則似馬剔如解肉然以去其膚而
收可幹之質也周官致工記弓人為弓取幹之道柘為
上繫桑次之蓋有不得一遺者以上八句即周頌所為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其荒之謂何以岐地逼近混夷
將有以懷來之而先通其道耳道通而太王之明德又
實足以懷來混夷故繼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太王
世德作求因之世有哲王哲即明之徵也後章其德克
昭謂王季子懷明德謂文王皆太王實先啓之串夷即
混夷按混亦同渾串亦通渾蓋以狀夷俗之無別固然
而又似嫌於直指之故混夷取渾意而音昆串夷取穿

象而音憤天作篇曰彼阻矣岐有夷之行此路之所在也載洛非避太王而去乃感於太王之明德而來耳耳徵於縣之詩其七章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立冢土者謂太王之封土以表蹟其狀正與山頂曰冢同也戎醜謂混夷彼稱戎醜彼行此稱串夷載路一而已矣天立厥配厥配謂太妻自天立之故太王能生太伯王季王季復生文王而明德傳之無窮也夫豈不受命既固哉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
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
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傳太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篤厚吞字之義在忽遂

管見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補前章亦未及耳柞棫民所爨不堪充材以視其蓄其斲其樹者何以異焉斬伐為薪炭以通其道固宜其言拔者借義也頻芟其萌葉即與出其根株等耳蓋是木繁生易盛苟非有同於拔豈不慮遺之通者尋復寒哉松柏於木材最良其國之需此又實出其樁其樁其樁其上之是當培養以供他日之梁棟者免為說意就行道之人見得以松柏雖處道中不礙道以生往來之便且能陰道以為憩息之庇總使行道之人其心說之也斯為析之離可即作別字春柞棫則於松柏而利用撥則松柏不宜拔矣松柏別於柞棫而見為免則柞棫難言免矣帝作邦作對對與配義同謂帝既作邦以遷明德而其作對以立厥配者亦即使之受命既固也故下文自太伯王季之生太王由明受命既固之意所從來為自太伯王季之生太

姜乃其自也維此王季維亦訓思特展作者緬想之詞耳下章同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因心指王季兒時之天真自然言是所謂明德也及既長以後太王將舍太伯而傳之位焉王季乃更躬其德音以為太伯地於時帝為庭之此友其兄之心猶是兒時之心之無虛假亦即兄弟時之心之無間斷則誠所謂其德克明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由是而聖人復生聖人其聖之生也且存聖瑞故曰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篤者積之厚慶祥也即貼生文王說生男子者亦有祥况於生文王而聖者哉錫光正繁承慶字申言之載始也錫為天界之名王季生文王時有聖瑞是之謂光錫之光而以載稱欲見自茲石始其錫不偶其光正新也史記正義曰尚書帝命監聖瑞也又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然則據其實有奇表亦足信其確有異徵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如不密之失官其前事也至于太王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帝既作邦而遷之使有其土以為禱王季嗣受之再傳於文王而無喪焉則其後武王之王遂至奄有四方庶不由此也以是而思帝之作對以為太王立厥配者非與武王亦因以啓此其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不誠足欲當日之受命既固哉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管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者度其心之慮為父所欲立而母以曲致其友于兄也貊其德音正其友之實矣德音即德音之謂貊一作察西北夷號也王季能為德音而亂於貊以自悔與左傳備衛出公之效夷言同然

詩

詩管見

卷十 皇矣

皇矣

則他小大伯之去居辨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在王季
 固作之先矣其德克明從帝度其心見得蓋猶其德
 人莫見其英華外發而其德之固心則友則友其兄弟
 實登其為實禪光日新也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大
 明德帝始遷之至王季而其德亦克明馬是象賢也故
 曰克類以是而受太伯之讓則王季雖以季稱而其克
 明克類初不減於太伯之以伯稱者可不謂克長乎主
 器者莫若長子王季以季而克長則太王之欲傳位季
 歷而君之亦正見其克君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謂王
 季事殷帝已以有功多錫之圭瓚桓桓得專征九命作
 伯邦至是大矣而其後之奄有四方以王天下亦因之
 其有功如何史載王季伐始呼翳徒之戎俘其王而歸
 是專征而克順也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
 選士厲兵簡練禁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
 明好惡順彼遠方於此章順字合再此章比字亦不得
 泛說周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

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解克比者當據
 此史載殷道之衰曰諸侯或不朝又曰諸侯莫朝其復
 興也則以諸侯賓服為詩可知諸侯之比與否與衰係
 之王季當帝乙之時以九命為侯伯王制云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
 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意殷制大略亦然
 論王季之功既以得專征而克順豈不即以九命作伯
 而克比哉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比于集傳訓至于無
 其以靡悔言德者文王嘗蒙大難若使其得罪不必無
 因悔也文王又迭著武功若使其服事非誠有辛亦悔
 也故言靡悔而後見文王之德之純而後見文王之德
 之至既受帝祚即指其美里得釋而復磨弓矢鈇鉞之
 賜言施猶言陰庇云爾孫子非劍用叶韻乃以當楚茨
 之子子孫孫四字也蓋子又生子為子子只言孫可矣
 至計及於孫又生子而以孫子稱則孫字具于子之意
 孫字兩字乃並具孫孫之意也如是而文王之以德

而便奄有四方也哉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集傳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文所言也密
 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
 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
 周師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
 管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文王以謙被囚而不求僇
 是為畔於畔而有所接蓋欲從此踰越必事遮逃耳人
 然而文王無然則束身以俟其囚而巳歆為神降之名

無端而忽羨之不勝其希幸者為既囚而巳無能為
 人復不能極乃切禱於空以期救苦難也人然而文王
 亦無然則又安命以終於囚而已誕先登于岸誕為怪
 義以文王之德而忽有美里之囚正與平地風波等可
 不謂誕乎當時紂以文王及九侯鄂侯為三公此舟
 共濟之勢也一旦九侯殺鄂侯而文王亦囚將得惟
 晉以沉耳豈料先登于岸哉乃其無然畔援無然歆美
 既履險而若夷亦竟入水而不濡以是而見其先登于
 岸焉其囚可怪其囚之得釋亦可怪故特用誕字以統
 括之密人不恭以下皆帝謂文王之詞因其釋自美里
 而遂得賜弓矢鈇鉞故以伐密之事感之不恭謂不謹
 侯度也敢距大邦大邦指周邦說距為自此至彼之詞
 其中則有相隔而遠為對待之意此密人之不欲係屬
 於大邦也其不恭由是其侵阮徂共亦由是與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王赫猶言王威其威赫然故稱
 旅此雖不怒而亦怒王怒則有軍旅以討之而其見為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皇矣

赫者乃益甚斯分也禮言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
然後殺賜即分之義矣文王受賜於紂則是從玉戚之
赫分其怒以為怒也其何可令密人之侵既者祖共而
未已哉凡詩中姜字皆訓愈文王之整旅以按祖旅不
得更緩故言姜以速之按本音姜當從之謂與師以對
其罪耳改音姜不必與孟子兩解可也詩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何謂篤周祜自太王遷岐以造周王季既以九
命作伯得專征至文王而復受命為西伯亦得專征此
周之祜也然不可以無功觀前言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王季之作伯專征其功豈不盛哉若文王能繼之而有
以武諸侯之不恭者使無以侵害和是亦克順克比之
功也世世存功則將世世為侯伯以專征周祜之篤篤
以此夫何謂對于天下亦曰不愧于天下已耳凡不愧
于人者然後能對人推之天下猶是也今以密人逞其
不恭以侵人國天下聞既共之遠患其悔當同於時有
文王為之西伯受命專征乃不能怒而整旅以按之其
何以不愧于天下哉故知伐密之功其必期於成以迄
王季之王此大邦克順克比者將以是徵周祜之篤固
也而以言對于天下抑
亦非是而無以對與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管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京非周宗乃幽京也如公劉
篇曰于京斯依是已依因也在京者何其旅也京為幽
地文王之整旅侵密即因其京之旅而整之旅不自岐
與非密人所料且其整旅以出亦由密人之用侯而還
以侵克之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以故及阮疆而
祖共之旅已驚去文王即自阮疆而侵密焉比至密寇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皇矣

人不敵抗故叙侵密之事不知伐崇之詳且爾時文王
按之密人既服便阮阻共之罪並自陳境外之毗連者
焉周先世不密之故地皆毫無所犯以是求免於諫而
我阿無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此驗得其實之詞
也密人緣是得釋而國亦不亡或謂文王伐密即作
邑而徙都焉據用書文王作程寤程與云然詩中無此
意不必牽引按密國屬今寧州不密城在今慶陽兩地
正接壤也慶陽多山水其疆舉高岡陵阿泉池地形固
然周自后稷封有邠而後不密失宮遂窺居於此故文
王循省所至自高岡以及陵阿及泉池皆一一櫛櫛已
存而我之非和也無矢我陵言未戰入獵無飲我泉言
未戰就飲耳矢即弓弩之矢但須活看如發矢為射之
意則得之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無矢我陵而阿視此矣
水原曰泉停水曰池無飲我泉而池亦視此矣鮮音似
凡肉鮮者必肥美取以名原與周原之稱膳膳一例
本肉類亦正為肥美作形容也夫鮮原為高平沃土最
宜種植昔不密數傳而及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其亦稱
過場過疆過積過倉者當於是乎在矣文王度之蓋校
量其界域之猶舊否早及阮度而無他詞則其不沒於
越畔而誦者可知自是文王振旅而歸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周雖舊報也而其見為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亦足
徵其命維新矣故周在岐山之南則當謂山南為陽將
者送也導渭自鳥鼠同穴其水之東注如委輸然故曰
將耳方從方明取義周禮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
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
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考其方明乎
及盟時又以方明加於壇上乃以載詞告焉儀禮記云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
璜東方圭注曰春官大宗伯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
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

其本而美之據此則可知為邦之方云者謂萬邦之於
文王而信之若會同而盟之主之為方明也神稱
明則方明之明文王稱方明之方二而一者也然
於神則稱明於神者則稱方而不兼稱明蓋以避神
諱耳此立言之體也正
頌天下歸往謂之玉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策傳子說為上帝之自稱也懷春念也明德文王之明
德也以猶與也則法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
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衝車也在上
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城也史記素侯虎諸西伯於
紂紂因西伯於美里西伯之臣問天之徒求美女奇物
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鉄錢得專征伐以
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管見紂大王之明德以綏人為大於崇侯虎而作豐邑
德離之總明照於四方也至王季之明德以友其兄弟
大於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微之文王之明德又以忠其
君為大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微之是並猶明夷之用
晦而明所以貞不息之明於一身也然其為明德與太
王原本自合此下武所為統稱三后而曰世有哲王與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草字須本周易卦言之水
火相息曰草息滅也長夏乃火之極盛將以水草之必
須甚雨甚雨必起於怒雷是為大聲怒雷又必隨以赤
電是為大聲以色然究非火之已也草之象通於草
命商紂暴虐下室如燬而文王不行武王之象通於草
謂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乎不識不知蓋終見為臣

果當誌天王聖明耳順帝之則只統為人臣止于敬
天地定位卑高必陳帝之則於君臣為尤著也其帝謂
稱子亦稱帝者如周書康誥武王稱朕稱我而其語
詞有曰不察在王命又曰亦惟助王宅天命則仍得自
稱王矣所以然者於天稱帝於天子稱王人本有是尊
奉之公詩則為天稱帝於天子稱王也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一章而帝謂兩見者前謂文王之不伐紂
是立臣道之徑後復謂文王之不伐紂若並不伐助紂
之崇侯虎亦無以極其為西伯之望也詢為問其罪之
美當與前以安阻紂之發運觀之崇為文王之仇方帝
并揭言之者欲其去法致討初不得以報怨為嫌云爾
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作二車
各本從毛說但臨為自上臨下衝為從旁衝突其用似
不可不勇恐無此車則也雖孔疏言兵書有作臨車衝
之法所謂兵書其白來多屬文人偽撰又未必非崇詩
傳而強為附會者及周官車僕掌輕車之章注謂用以

讀詩管見 卷十 皇矣

馳致師若古之車戰非則即指臨衝為輕車之別
名可矣臨衝不分則與上鉤援對舉皆兩字名亦正相
配再按鉤援臨衝泥香亦無味今只言文王之發其趨
捷能登城者為鉤援其果能陷城者為臨衝乃於伐
崇墉更見其奇
不惟其具而已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仇
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集傳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
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肆
縱兵也忽滅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
旬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堂而肆

讀詩管見

卷十 靈臺

五

晉見上章兼言鉤指臨衝此章乃不及鉤指者蓋文王
 伐崇若使鉤指之發奮一呼則崇墉立破其執將使
 晉從之衆之衆而敵賊故先謀致之末附而令得荷
 矜全也如是而文王之伐崇墉匪惟旅有鉤指咸躍
 欲試而未得遂即其旅之不習乘隙而敢於突入者
 有臨衝焉其臨衝亦爾爾矣爾本蓋名號臨衝者類
 如虎如龍如熊如羆因為爾爾以制其橫逸亦當其威
 怒耳崇墉言言爾語有不犯則修言注云言號令則知
 此言言者以崇侯虎率眾保墉申嚴禁戒當三句不降
 之日皆如爾其擊也執訊連連彼職安安史記附他傳
 其相呂嘉兄弟宗室及蒼梧泰王有連注有連者連烟
 也連連之意當視此蓋伐崇而友崇墉或執其人而訊
 之是為寇矣乃有訊必告有告必誠則皆以寇而訊於
 婦媵也夫豈不見為連連哉似水行貌戰國策云楚襄
 王流淹於城陽注以流為走而自臣彼與流解書高爾
 雅釋詁戰捷也是則不必殺而獻其左耳乃得緝之攸

尤最也既伐于崇則四方以之無侮無侮則崇是不復
 有時時不恭之崇人矣亦四方以之無拂無拂則順是
 將歸歸茲日順帝則之文玉矣周之可美至
 此亦越武玉雖欲不奄有四方豈可得哉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

讀詩管見

卷十 靈臺

五

晉見政周禮賦及馮相保章氏所為察天象以叙時
 修政者大要皆以日月星為主日月星謂之二靈見揚
 雄羽獵賦其稱引必有所本此足據以釋靈臺之為靈
 矣孟子作民實謂之取其成之速有如神馬則是經始
 之時止名靈不名靈也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豈
 無靈臺而待文王之始之乎惟靈臺自文王始故曰經
 始靈臺靈字之義不必泥孟子可也靈臺之位次方面
 廣狹崇卑經之則已定矣而又曰營之者何按軍壘曰
 營謂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也由此推度蓋於靈臺周
 圍之隙地復繞以垣墉是謂營之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此非必如齊宣之言方七十里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攻治也此為上工當從攻金攻木攻皮之屬而稱攻土
 不日不刻期也文王經始勿玉之云其非涉空言正以
 此庶民子來如玉藻稱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
 之食在口則吐之此子來之狀也以庶民而若斯則其
 句至首轉甚故攻之而遂成之不日而未嘗有虛日亦

不於
其耳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

澤肥澤貌物滿也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讀詩管見

卷十靈臺

五三

其於十輝之灑五雲之物十有二風之和即其時以仰
觀於天橫覽於四方者不具論論其俯瞰於臺下之囿
以及沼焉皆得因王目之所注而稱在矣乃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靈囿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囿

之羅捕而應時駢集只從
鹿鹿攸伏例觀之可矣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讀詩管見

卷十靈臺

五三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虞業維樞貢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讀詩管見 卷十 五

其小異者故月頌有替篇亦只言崇牙樹羽則已至此... 鐘之與鼓也夫樂之在器莫多於鐘鐘編磬既以真業維... 鐘之與鼓也夫樂之在器莫多於鐘鐘編磬既以真業維... 鐘之與鼓也夫樂之在器莫多於鐘鐘編磬既以真業維...

讀詩管見 卷十 五

六同之和以為樂器於鐘特著十有二聲焉其詞曰... 鐘高聲磬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欽連聲... 鐘高聲磬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欽連聲... 鐘高聲磬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欽連聲...

其制蓋辟靡警衆之鼓有此名耳解者遂謂以蓋皮冒鼓非是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大昕為初明之時將徵之以鼓警衆其嗜睡故然物惟驚嗜睡恒閉目擊之則醒因號警衆之鼓曰鼙鼓達鼓聲之通稱不必以和別之瞭瞭素公其誦賦之警聽亦如鼙鼓達達之警衆而疎其聽然以常情所聞之而不樂者而文王之於瞭瞭常其因論者之方已而以奏來所聞則誦也賦也而其不稍逆於耳而大快於心充以鼙鼓達達之奏與論鼓鍾齊觀焉則總見為於樂辟靡已矣文王之所樂若此豈徒計及靈臺之下有圃浴哉

下武繼文也

【集傳】范氏處義曰武王善繼善述中庸因言之而詩有總文總伐二篇總文則兼言三后謂大工王季文玉皆

讀詩管見

有文德而武王以繼之也繼則專言武王繼文王而有伐宗等功而武王生其子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王功則非大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集傳】三后大天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既而

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京師京也

【管見】武王降在帝左右周頌開于小子篇云念茲皇極

云文王降在帝左右周頌開于小子篇云念茲皇極

在周下武乃其降於家也武王之在天下其音維

承祀聖矣言帝遷明德謂大王其德克明謂王季子

懷明德謂文王哲王之哲實本明德之明故此章稱世有哲王至下章遂稱世德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京字須與首句周字對周為岐周京為鎬京三后之靈雖在天矣而其下武則仍不浪於周也今于身之所居為京而王心之所維為周是即欲綿世有哲王之緒使三后可以四也然則京雖非周而王之能配三后則于京亦正與周無所隔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管見】王配于京配謂配周之三后則其以次為三后紀其實者不得略也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蓋特指肇基王迹之大王之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蓋無所為求也永言為其計長久之言耳配當也命天命也其言便可作天命觀而其永乃卒無以易矣永言配

讀詩管見

命之言為何言如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者是也若他有所言惡見為永即他有所為永言惡得概稱配命哉說文永卯手也左傳子西曰白公勝如卯子翼而

長之法余撫育人曰卯翼言如鳥乎卯也此章乎字當

兼此立解蓋大王既得撫育王季王季復得撫育文王

統言之皆可以乎稱也而周之世有哲王即於此乎觀

其成焉是謂成王之孚於時自大王顧之世德作求之

願已遂知非已意所能倖也天也因是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而存永言蓋然承乎天

之意以為言者此非配命而何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管見】成王之孚須重讀王字玉大也君也天下所取法以是為下土之式取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屬大王其孝思則屬王季孝思維則此特揭王季其勤王家之政要云方大王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也有永言矣及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集傳媚愛也應如

不應後志之應

大王辛王季立則終身奉其永言以孝思焉按孝曰老
思指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用心說若先之左
右其親稱孝則已添思字似贅王季之孝思所至如克
明克類克畏克君其得承大玉之統以不愧象賢固已
但大玉本有長子大伯亦賢者也獨因欲及昌而傳季
歷此其舍長立幼大玉豈不亦慮無以處大柏哉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見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
畏奄有四方見前皇矣篇論語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非論語而泰伯
之讓不著非皇矣篇而王季之友亦不彰書云惟孝友
于兄弟則王季之篤念天顯善處大伯以康大王之心
者皆其孝思之所至矣以故由大王之永言以推王季
之孝思彼永言之言由口出命而即有以配天之命此
孝思之思因心作則而即有以維帝之則也集傳式則
背訓法亦通但則為帝之則又王季本以為下土之式
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隳則隳則立則治是在乎有
以維之也維為扶持保護之意何以維之天理散在人
心王道開於皇極無以為下土之式則則廢存以為下
土之式則則立矣其維則屬孝思者則統百行百行莫
大於孝思睿作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讀詩管見

卷十下武

美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集傳來後世

之晉德以文王為懷而有徽宗恭之順德於是天下
皆彼位所定之一人為媚此意所奉之一人初不覺其
不德玉而應侯為非亦不覺其珍所以應上者應侯
之為道則惟侯之順德威人最深而民之因以應侯之
順德亦遂極其至也侯字著文王之本爵正與上一人
字相對生義順德即孝德耶祭統言上則順於鬼神外
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是謂無所不順即可知孝
之順為主矣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與康誥表德言之
夜向其體而行之意固以為不可斯須去諸身也蓋自
史王有永言而王季承之以孝思嗣王季者文王是已
文王為王季之嗣而厥行其孝思以事王季亦如王季
之致孝思於大玉然是曰嗣服其服之事為何若禮記
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自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
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讀詩管見

卷十下武

美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
膳宰曰末有原然後退又祭義言文王之祭也事死者
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坐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
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以此推之文
王之嗣王季所為服其孝思以成順德者昭哉若日月
之照臨國實顯于西土而光于四方也其有以致婦
一人之
應固宜

讀詩管見

卷十下武

空

哉亦在來許之中然來許有見為彼者則文王之武而
文王昭之為言欲以明來許之不誣也如上章言媚茲一
人應侯順德而文王之與已大若則只結言昭哉嗣朕
而其績緒犬王有以昭彼來許繩其祖武武若從可知已
惟武王又復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武若從可知已
也王季及文王之武亦因之故首章而下武可結言三
后而此則並歸於大王以獨稱祖武亦不為偏舉也繩
所以為直由之則中正不由則偏邪本祖武為繩蓋不
敢一毫有所出入云爾彼文王之順德上承王季之孝
思亦繼以成於王世德作來之願則固主於繩其祖武
者也至媚茲一人之應以侯之順德應之有與王之勢
此既足彰名昌之義矣武王名發蓋又蒙昌義而引伸
之者故詩詞亦即因文王昌之果克昌者允極其義以
美武王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斯為折之離即可作分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集傳賀朝賀也

也佐助也

管見 姑雖訓禱而與恬同音恬為父庇其子之名則所
稱受天之祐者當如時遣之言昊天其子之而後為祐
矣故以四方來賀証之來賀賀武王之功即位為天子
也故不但曰來朝而曰四方來賀是共卜為大君之宜
吉亦即同聲以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吉其為受天之
祐夫復何疑但其因得天之厚以推受祐之長曰於萬
斯年則人或疑之遐遠也然而不退者以其有佐
故爾佐之為助仍當頂上天字說惟地無疆惟天與期

宇用凡計年者雜取千百千萬之數以分紀之亦不可
謂不多至此稱於萬斯年總以萬計則其年竟為萬年
萬萬年也他千百十之數皆不得參矣以此而
卜受天之祐其為克昌厥後豈復有窮期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

集說黃氏樞曰下武言繼文王有聲言繼伐
惟其能繼文王之文德而後卒文王之伐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

烝哉

管見 此章當實貼武功說故下章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二句作總上語氣又伐崇之役亦統括在此章皆武功
也為欲指出作邑于豐之由來是以特言伐崇然曰既
伐于崇既為已事之詞則所謂有此武功者已無不有

讀詩管見

卷十文王有聲

空

夫文王有聲聲者聲其罪而致討也禮記言師必有名
與此有聲同義通駿有聲通以香類篇驚遠貌又從兔
行貌合言之是為其行之驚遠貌作連字解可矣駿者
羣馬之稱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馬通曰
置步通曰郵傳命者馬速於步於馬選駿則尤速於常
馬所稱通駿蓋取此夫文王之有聲其見為通駿有聲
者何凡以遠求厥寧通觀厥成耳按春秋傳稱武之文
為止戈又復推其德曰禁暴戢兵安民和眾文王之求
事當不足過矣求寧而遠以寧則成如武王稱寧王以
武成也周書曰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崇退大告
武成成者成其功也使文王求寧而不觀厥成何謂存
此武功與再按書仲虺之誥云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
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易既濟之九三爻云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傳曰三年克之德也然則文王之求
厥寧觀厥成皆有取於通者一則惟恐或後一則早懲
其德云爾文王烝哉說文烝火氣上行也篇中聯用八

丞字殆以兼文武皆有執輿之勢而周家火德之土門於此微之史記太王曰吾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夫文王名昌武王復名發昌發之意惟丞字為尤妙形容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

丞哉

集傳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

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官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受紂之命也然而天也史載崇侯虎語西伯紂曰西伯者崇侯虎也豈非天哉文王之武功伐崇最後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既以拓居之舊亦即以開通鑄之先矣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受命

丞

築城伊洩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

丞哉

伊見築城伊洩指武王之作鎬京言故下言作豐伊伊彼稱洩同域音其義當相近度域从土音以上為界局洩又水者即水為界也鎬京屬今關中戴廷之西征記關中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滹五潒六滹七鄠八鎬則所謂伊洩者非鎬京而何自豐而指鎬則於鎬稱伊復自鎬而指豐則又於豐稱伊也匹字宜頂上築城說謂武之築城以作鎬正與文之作邑于豐相配無不應而過制者周禮冬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楹宮阿之制七楹城隅之制九楹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阿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此其概矣文武皆謹守矣度不得已而作邑敢于先王之制手哉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此推作鎬之由實為殷王却遠戎狄以先繫也

為侯伯之績耳鎬西為戎此為狄是皆非類故稱匪其以匪和聚適如棘刺之叢合然固將有所覘於伊洩也是曰匪棘其欲武王於此奇非築城伊洩胡以弭其越志哉來孝猶父之孝云爾父為身之所自來故以其孝為來孝昔者季歷事帝乙以有功多錫之圭瓚祖乙九命作伯得專征遂伐始呼鬻徒之戎俘其王而歸及季歷薨文王嗣立是為西伯方英里之曰釋不死於紂並得受弓矢鉞鉞之命以有武功是非能繼伐於王季以成其孝乎武王未有天下其十三年中所以嗣文王者依然西伯也故說書者或以西伯數黎為武王追去以心追溯即以身追步言其必加適字者何由觀上章稱文王之武功以適求厥寧適則厥成則武王之警於匪棘其欲即思追身而自來之孝俾得以武功繼伐於文王若亦猶文王之繼伐於王季夫安得不期於適哉再按適追來孝語尚渾從何見得必有武功不知上言匪棘其欲意與虞書變夷猾夏寇戎克同於義當伐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受命

丞

惟武王能伐之是謂繼伐是謂適追來孝也特自下章王公伊濯句乃大著其武功耳不知辨此則本章所云築城伊洩作豐伊匹只可以為繼文王之作邑而已於總伐無養王后來孝王后謂武王據其以諸侯而迄為天子稱之至於文王以後為西伯本稱又以其追王而稱王后亦無不可但於前二章已疊稱文王此忽改稱王后無此文體蓋文與武皆謚號卒乃定之惟於武王初稱王后以存諸侯之舊次進稱皇王去后字則著有天天下之光烈也然後從其卒定之謚號兩稱武王以終之論行文之次第其體合然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

丞哉

管見王公當屬季歷之別稱季歷為公季以追王稱王季則謂之王公也可伊為暗指戎狄之詞即上章所云

匪棟其欲之匪耳濯訓蕩滌謂武王之有武功能使匪
 之棘者解散而其欲不得少逞伊濊為之一清有如濯
 也以此祝王公季歷之伐始呼鬻徒者其武功何以異
 哉故不正指武王曰王后伊濯乃轉借王季形容武王
 而曰王公伊濯也然羣醜絕跡及此宜為他時關入之
 際昔者文王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武王遂師其意以蔡
 城伊濊作豐伊匹此為鎬矣夫鎬之所在雖似與豐分
 土實則與豐并勢以人之居例之豐其室鎬其垣也故
 曰維豐之垣不寧惟是彼匪棘其欲者欲鎬豈不欲豐
 欲鎬與豐豈不欲四方乎鎬屬豐之垣亦即四方之垣
 也以此而見四方之攸同焉攸水行貌同為六服盡朝
 之名謂歸厥非歸周也夫武王之有武功出於適追來
 孝其見為王公伊濯者使戎狄不留其濁亂之汚既如
 水之蕩滌然則知武王之有武功亦出於適求厥寧適
 觀厥成其見為四方攸同者使華夏不失其朝宗之義
 復如水之貫輸然矣由此言之以武功作鎬得稱維豐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有聲 吝

之垣豈不得並稱維四方之垣乎凡垣以翰成豐之垣
 王后維翰四方之垣亦王后維翰也於豐不言翰於四
 方不言垣互見耳翰幹也
 乃為版障土以成垣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

蒸哉

集傳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
 注于河績功也皇玉指武王也辟君也
 管見此申上章四方攸同之意豐水自南而北流及渭
 乃與渭東注及河乃又與河東注向非禹之導渭自鳥
 鼠同穴而滑定亦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而河定豐水
 胡以得東注乎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維之為言思
 也四方攸同皇王維維言文王作豐武王復作鎬皆率
 商之畔國以服事殷其攸同之狀正如豐水之自鎬合

渭又合河因之東注以繫帶紂都朝歌而盡其境於海
 也皇王為武王即周頌稱於皇武王之義維辟之維作
 係屬字看與上文維字不同辟謂四方之君於皇武王
 實有以係屬四方之君使畔者仍得借之服事故攸同
 若此然則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其四方攸同
 之有合於豐水東注者抑又當維武之績矣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

蒸哉

集說呂氏祖謙曰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
 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
 豐亭鎬
 池也

管見辟靡見前靈臺篇乃文王始立學之名在豐邑此
 云鎬京辟靡意謂武王之鎬京能維四方之疎亦如文

讀詩管見 卷十 文王有聲 吝

王之辟靡能維四方之士耳喻言也故維之曰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者服其鎬京之作維豐之垣
 即為四方之垣非利天下也不然四方之辟能畔紂而
 忘叛順獨不能戴周而謀射據乎此有以知四方攸同
 皇王維辟其所以維之者實使天下之心思文王而
 服亦思武王而無不服其服事之志亦由來者久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

蒸哉

集傳考獲
 正決也
 管見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又云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詞複考
 卜維王宅是鎬京又云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詞複考
 以詩補史所未及蓋武王之作鎬先相宅以告於王王
 考於卜而吉乃定宅是謂宅是鎬京而築城伊濊之樂

不自始也。維正之武王成之。玩一成字。正中則作
錫為奉。王命武王特經營以成之。非敢專擅。雖不言作
可矣。獨是王聽命於武王受命於玉詩人。但稱維維正
之。而王若不與者。以紂之昏亂。其命有時。不足憑也。
靈明其命。則從古弗克違也。如是而武王之宅足錫京
明。可以對君。幽復可以質鬼神。即亦無不可以大白於
四方之辟者。此其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任詒厥孫謀以燕翼于武

王烝哉

管見此章言錫京之成。自武王非惟不敢偏主。以不利
於紂。亦且留意存亡。以加德於崇也。而西東南北之四
方其辟。益使無思不服矣。豐因崇地。作邑以水名。而豐
水則有芑焉。芑即今苦蕒菜。其莖中空折之。有白汁。葉

讀詩管見

卷十

空

碧開黃花如初。從野菊一花結子一叢。叢上有白毛茸
茸。隨風飄揚。落處即生。此不收其種。而遺種不絕。有滋
長於豐水之上者。詩之言此。蓋以喻豐邑之因崇地。崇
侯虎雖身死國滅。而後猶復存。人止苦若正猶豐水
之有芑耳。武王豈不任此武王謂湯非周之武王也。如
商頌稱武王靡不勝。及武王載紂是已。仕謂爵人於朝
也。湯革夏命之初。猶用夏之士。而使有任。故周書多士
猶懷其舊。曰夏迪簡在玉庭。有職在百僚也。以此言之。
昔有湯稱武王者。豈嘗不以仕錄勝國之遺乎。今之武
王與湯同德。則觀於豐水有芑。而念崇侯虎。須生鉄鉞。
其子當以同惡有罪。從誅至於再世之孫。有未盡。將及
者。散在草莽。穢間其苦。仍可收恤。於是為之詒厥孫
謀。使之以燕翼于焉。孫謂崇侯虎之孫。有孫則又將生
子。而武王詒之謀者。以為他鳥巢林。而燕獨處堂。非惟
安其身。而且翼其子。為其無惡於主人。故然為罪人之
孫。而能以燕翼于。則庶幾知所以自處。而亦無復永絕

生民尊祖也

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天而以祖配。祭春。天無形象。推人
道以享之。當得人為之主。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
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

讀詩管見

卷十

空

集傳時是也。姜嫄。帝後。姜姓。有邠氏。如名嫄。精
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也。履踐。武迹。育。養也。
管見民指羣黎百姓。言生謂有以食之於生民。而溯厥
初意。與書言烝民乃粒。同生民者。本由於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而詩之。發端欲推稷。而自出。故以稷之功。為姜
嫄之先。作渾舉之詞。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至生民
如何以下。乃叙出姜嫄感生。后稷之事。以申明之。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集傳謂祀于郊。禘是矣。按郊禘。月令稱
高禘。蓋後世因郊禘之神。自高辛肇立。乃易郊為高。以
示不忘本耳。高辛胡為而立郊禘。意者其禱於地。節狹
之生。契乎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據中候契握及
成。本紀文簡狄行浴。見元鳥。翔於水。遺卵。流簡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是感生也。豈非天哉。天於命降之際。必更有
神焉。以作之。合此高辛所為神之。而就為禘。且位其神
於郊。而號為郊禘。與考高辛。凡四祀。其三為陳鋒之女。
曰慶都。生帝堯。其下為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後皆繼

詩
詩管見

卷十 生民

交

交

高辛即位則先之生早而長可知於時上妃姜嫄及次
 妃簡狄並無子也至元鳥發祥而生契簡狄有子高辛
 因之立郊禘此郊禘者在唐虞夏商之書無可徵而月
 令特著於周實為金典其詞曰是月也元鳥至至之印
 以大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弓黼投以弓矢於高禘之前高禘即高辛所
 立之郊禘也太牢之祠歷數代不廢祈嗣者率由是焉
 豈美嫄為高辛上妃久而無子親遺簡狄吞卵始契之
 異乃轉以郊禘為不神而不至將以禮祀乎外傳曰精
 意以享曰禘其特取於精意者為尊內而貴少耳禮
 器云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盛之致也精微
 觀天下之拔無足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足以少為貴
 乎是以君子慎其獨也慎獨而後其精意以享者庶
 幾於而達於上帝也燿燿之燿燿是之謂禮周禮稱禮
 祀昊天上帝見大宗伯又稱禮祀五帝見大司寇可
 知禮祀之名本特為天神有帝號者設之祀至重也舉

此者不禮則祀虛故於姜嫄之祠郊禘隱揭其當祀而
 克禘乃明指其不虛禘祀而克祀拜弗訓去訓褻義亦
 通究之作不字解似更直切以因也謂姜嫄先無子後
 以禮祀而不無子則於后稷之生已從言下透出矣履
 帝武敏敏彼介攸止帝謂郊禘之神尊其號為帝故為
 祀於郊而用禮從禮祀也但祇以帝稱須知與下章稱
 上帝者有辨上帝昊天也是為尊無二上者家語云天
 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
 帝帝郊禘者殆據此以例之以其於昊天上帝實為之
 位也乃鄭箋不知訂禘有帝號遂謂此帝為上帝孔氏
 作正義又以此上帝者特主郊禘之祠且不用駢牘用
 太牢必非昊天上帝也於是以前帝靈威仰當之靈威
 仰猶見緯書其不盡可徵且無論試思所謂蒼帝獨非
 木帝太皞也哉是仍然五帝之一也而跡之以冒上帝
 之號則欲求近是乃更大非矣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可知武以行步為名非必其有迹在地也敏為敏皇

讀
詩管見

卷十 生民

交

交

之欲謂至疾早說文歆神食氣也與饗義同歆歆當取
 末章之言居歆互證之居安其位也與饗義同歆歆當取
 來者即復杳然去以是而稱歆歆就人之赴招求之居
 歆此於盡歡而罷歆歆此於宴意而退也當日姜嫄之
 祠郊禘其克禘克祀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固實見帝
 式之敏歆若此乃不禁從而履之以躡其後云依水行
 聽介謂本行之分岐此以象帝武所施以左以右而
 可識其行列也攸止謂水行之中斷此以象帝武所底
 若滅若沒而得指其分際也在姜嫄之履之者亦猶是
 矣載震載威載生載育四載字並訓受正謂受娠而有
 身也震指戒於雷而心常警動說月令祀郊禘之月日
 夜分雷乃發聲先雷三日奮本鐘以令兆民曰雷將發
 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衛必有凶災維姜嫄受娠
 之初則時凜此天威焉故曰載震說文夙早敬也大戴
 青史氏之記王后腹之七月就晏室比三月者王后所
 求聲者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

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也緣此推
 之知姜嫄以正祀受娠腹之七月猶是未彌厥月也而
 其致謹於胎教者則惟恐後時焉故曰載風已而彌厥
 月矣姜嫄之受娠有子從禮祀來初固未嘗有之者此
 其先生也以先生而如連絕不聞其圻訃而出或有橫
 運人道之靈焉故曰載生既生則宜育之隘巷實之平林真
 生又有疑於不育其子者則嘗寘之隘巷實之平林真
 之寒水矣然當害疇仍而冥冥之呼護卒有以曲致於
 安全焉故曰載育也時維后稷不指其名而特著其官
 者后稷主播百穀而棄之為后稷有相之道固實能濟
 黎民之阻飢而生之者也無有后稷何有民不有姜嫄
 又何有后稷故姜嫄未嘗生民而得以生民歸之也曰
 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葛無害以赫

厥靈上帝不寧不康裡祀居然生子

集傳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德小
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拆副皆裂也赫顯也
冠以此而嘆其奇耳周禮云卜人占圻曲禮云為天子
削瓜者副之圻副之為裂審矣帝王世紀稱簡狄剖背
而生契是所謂圻副也高辛之立郊禘實始於此郊禘
為專號帝為通號姜嫄以無子而裡祀郊禘乃至履帝
武敏歆而依介攸止焉則其得娠后稷實亦郊禘之帝
為之所由來與契同也然當其彌厥月也見為先生如
達不圻不副又與簡狄之剖背而生契有不可不
謂誕乎惟人最靈而后稷之生又為神靈不誕不足以
赫厥靈也雖然后稷以先生如達見誕豈不轉遜於契
生圻副者之為尤誕哉以故后稷之生亦既不圻不副
矣而其靈之獨鍾於上帝者若使既生而後竟爾無窮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七十一

無害以赫厥靈惟是育之而已上帝降生后稷之心
固仍然不寧也上帝不寧彼先時所為帝武敏歆以臨
姜嫄之裡祀者非郊禘乎郊禘於分主五行之帝以
以佐成昊天上帝之化而聽其命者當亦必因上帝之
不寧而不康矣寧康雖皆安義然寧主心言康主身言
類辨之蓋上帝之所由不寧欲使后稷憑當寧以赫厥
靈也如下章言寧之監卷牛羊腓字之實之平林會伐
平林實之寒冰鳥覆翼之無柱不形其誕而所以赫厥
靈者乃有以異后稷於人而寧上帝之心則是苗害所
伏若隘巷若平林若寒冰郊禘皆當在止而陰相也
以云不康亦誠不康矣夫何以必至不康若是以姜嫄
之生子固由於裡祀耳今觀於男有室女有家所以居
也此雖不裡祀而亦生子焉則以彌厥月而先生如達
者縱不盡然而豈不或然哉如是而姜嫄之以裡祀生
子要亦只如居者然矣居然生子未得
明昭裡祀之應郊禘之不康惡得已耶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集傳字愛履蓋亦帝聲
也覃長訐大載滿也
管見按章內叙后稷之生而被棄將以赫靈者其端
當自郊禘受命於上帝而為裡祀之姜嫄歆之第因
時使人一寘再寘三寘姜嫄何以能必得之於高辛乎
夫高辛者立郊禘者也簡狄之生契為已事矣又姜嫄
裡祀之初所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者亦實信而不
誕則當既生后稷由姜嫄白如謀之攸我曰是子成名
於桑先當寘之死地而致之生在高辛聽謂予欺也哉
且大戴禮帝系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則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七十二

知所以寘后稷者不惜使之輾轉於苗害中亦即本其
小之之意以行之而已凡地形險塞者為隘其間有遺
以巷稱謂其饒如里中之巷云爾隘巷為郊野之阻隘
其國之牧人賈人或驅牛羊而過之蓋千百為羣也以
后稷之初生寘之於此能堪其踐踏乎而是時牛羊則
腓字之腓於人為足壯有不忍以藉吾足者則腓腓
越以推之憐愛焉是為腓字牛羊不如此人之有腓乃忽
能同於人之腓字亦何誕哉既而又寘之平林矣平林
以滋遠之勢而延葦茂之觀其實為極獸所窟宅可不
待言而卒之獲擗擗之類無有近后稷者則以人之
會伐平林也會為萃聚之義人會則勢眾伐平林而物
之憑恃乎平林者遠矣然其會也同於不約其伐平林
也至以無因亦何誕哉不寧惟是姜嫄以元鳥至月而
裡祀有子終十月稷生正當冰月則復舉而寘之寒冰
焉於時元鳥歸矣而又別有鳥以庇后稷於寒冰者則
從而異之且非特一鳥已也一鳥翼之眾鳥同翼之其

身之「下左」蒙蓋比於覆然則獨見其覆翼之耳因
莫解夫鳥之運其於此適從何來也亦何誕哉自時既
後不復實之而將收之鳥乃去矣後稷以此驚聞於
冥冰上者及其既收而奉之以歸後稷之必實單實許
厥聲戴踏若自鳴其近雷澤害曾無損於毫末者焉斯
亦足以赫厥靈而珍復居然生子者矣如是而郊禘乃
康上帝以享

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裁之荏菹荏菹
蒹蒹未役穉穉麻麥懞懞瓜瓞嗒嗒

集傳匍匐手足
竝行也藪樹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言后稷之於種
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也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主

管子云爾岐為非角之狀指十五成童者言疑為藪
之狀指二十成人者言就者即而近之須以口食而說
口自口食自食其在匍匐待哺者蓋有然矣過此以往
或見為岐而以十五號成童焉或見為疑而以二十號
成人焉計切養口而力堪謀食乃能使口就食而口以
得食即能使食就口而食以入口也後稷則不然豈不
誕哉據詩詞細推之前章言后稷必與實單實許厥聲
載路是固非與人之亦必者同也必當生而能言此章
更言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是亦非與人之必
匍匐者同也又當生而能行與戴之荏菹以下五句著
其就口食者天性自然無施不可實由上帝之獨鍾其
靈以為生民開厥初也藪字貫至章末荏菹大豆也以
其可取油與荏子同故稱荏菹荏菹本苽黍之類
或九或七或六或四皆下垂在荏菹之結莢多少各自
為族而亦靡不向一而垂者蓋似之禾為黍稷稻粱之

統稱所謂後者其指稗子稗字从卑謂是為禾屬之可
賤惡者耳例之於後正宜穉穉秀之爭出也穉卑為後
而後之穉穉每轉盛於禾故此欲言禾之盛乃借穉卑
為後者以形容其易盛焉曰禾後穉穉讀禾字宜略
凡穀類無不稱者荏菹而外厥惟麻麥藁風七月之六
章云九月菽藟荏菹也其下章又云禾麻藁麥則麻當
屬胡麻不得更指為黃以與苴復矣或謂古者中國惟
以黃為麻胡麻出自西域由漢使張騫為之其他物凡
有胡稱者率多據此殊為不經致粉曰胡粉譯名胡餅
也按餅為糜麥米使糜爛也胡餅之有胡稱謂其磨
其臍耳粉臍油為更臍即可知胡麻之有胡稱謂其磨
以取油置釜中加沸水攪之其狀之黏滑有如餅也為
求其類若宗耳亦名胡宗薑菜亦名胡菜並以是二物
者子皆可取油然此稱胡之一例也他又各有取
義豈可執哉麥分來牟二種來小麥牟大麥亦可以來
概之此與黃麻胡麻之可概以麻一而巳但本章麻麥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主

聯舉特以穉穉明其盛則須識得麻以穉穉盛者專指
胡麻而不及黃麥以穉穉盛者亦專指小麥而不及牟
也蓋黃雖麻類不專充口食其在皮或畜以取子亦
不若胡麻懷脂之香烈年雖麥類不常供口食其質
柔或確以成屑亦不若小麥出麩之柔甘故自生及成
性皆能耐而不受其盛穉穉不足據以言穉穉之功
也惟麻之有胡麻偏使穉穉之中則生蟲如蟲然久
之露更集乃出翅飛去俗祝真去為死遂有露生露死
之說麻於是其傷矣至麥中若小麥者亦獨有露氣相
侵北方為之各其音曰丹檢字書未得兩屬惟黑部有
驢字義為大污垢黑音丹上聲姑借為平聲以當之
之降或黃如麴塵或黑如烟燥人出其間色皆着衣履
也俗尤苦黑色之言醜遂又有黃驢收黑驢丟之說麥
於是其亦傷矣惟麻之傷在露麥之傷在露故詩詞藁
屬麻麥之盛獨有取於穉穉焉穉穉為穉穉之穉屋蔽也
在帝口穉在上曰穉麻麥之生皆有如屋蔽者以覆其

上而見為標榮此露之所莫能中而難之所得也
其盛可知矣瓜瓞並為口食所兼資親之佐也月令載
王瓜生幽風稱七月食瓜信南山稱疆場有瓜是割是
蓋獻之皇祖則瓜為菜茹之首也舉此而他可略已說
文奉大笑也按味字从口从奉以大笑者每自捧其腹
也此驗諸腹既果味尤易見之蓋腹果而笑劇必率於
腹而腹痛故急捧以手而恐傷也瓜瓞中空而實以
與子此猶人之腹果然其腹奇傷則劇而至於潰敗因
就人之大笑而捧腹者取無傷其腹之意
以為瓜瓞傳神焉其詞則云瓜瓞味味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
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
粟即有邰家室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集傳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第治也種布也黃茂
嘉穀也秀始穗也堅其實堅也粟不秠也邰后稷之母
家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
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
焉

集說張子曰有相之道變化育之一端也。陸氏德明
曰邰后稷所封國也今在西北武功縣。劉氏瑾曰曹
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故周官大司樂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
也。何氏楷曰此章是后
稷也為農師而教民之事
管見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不稱稼主成功言却特牲
云主先香而祭司香注先香若神農司香后稷是上香
與穡同后稷他日之神號亦祇稱此則是詩不為偏祭
矣相相上帝也第厥豐草第之為治謂莠夷而莠崇之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此為莠菜而使土闢亦即可莠而使土化也故曰種之
黃茂焉此種字當讀去聲莠為使候其莖葉將同趨於
衰殺枯槁而子則豐登是與他卉木之為莠莠莠落莠
不得齊觀因以黃後稱耳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
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連用十實字明其教行於當時
而法可徵於後世云方者謂以土會之法非五地之物
也周禮地官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國周知九州之地
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方
之義具於此矣又云設其杜稷之遺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則所謂苞者亦正
可以稱田主之木當之苞為本國之意棄官后稷佐堯
治天下地雖一隅不辨亦而能教播種乎又祭法稱厲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共
工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探此則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功雖加於前人而由來亦
不可沒於是為田主而樹以木有見其本固而苞者藉
之依神亦即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法也種為穀母地官
大司徒以土宜之澆辨十有一壤之物而知其種其屬
草人掌土化之澆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司稼掌巡
邦野之稼而辨種植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
灋而縣於邑閭又夏官之屬有職方氏稱揚州荊州穀
宜稻青州宜稻麥蕞宜黍稷五種之穀幽宜三種充
宜四種豫與并並宜五種凡此皆種之不可忽者度后
稷亦猶是也夫稷與神同衣袂名此狀其教民播種時
躬親所至常擇之以襄使民率由其道而不疑也發謂
禾之怒生其直上者以橫出例之有如矢在弦間雖極
力挽之使留而其勢總若抽耳禾稷獨以秀稱秀之為
言綉也綉即籟字攷工記云五禾備謂之繡然則禾色
正青其種之以子別識即如下章秬秠糜芑之屬或黑
或黃或赤或白皆各不相揜則亦可同於繡之五禾備
也而要必自其穗始故早卜其將為繡壤繡野而特以
秀稱與堅義當與月令水澤腹堅之堅例看蓋繡之自

子其初含漿也。有如水始冰。然及漿之凝。合既固。則正可借水澤。腹堅以見意焉。禮記疏。壁孔曰。好孔。圖象凡稱好者。必作圓。故壁之有孔。以好名。欲持著其圓美。馬爾壁以中空。稱好穀。又以中實。稱好。皆自人而見其圓美。稱意。故詞不妨同。穎芒也。穀莖子無數。其端並有芒。如針長者。至於兼寸。短者或不及分。此得之結口處也。受氣之足。正於穎驗之粟。本采名。禮記國風。每與榛同。稱榛子多。空者。故諺云。十棗九空。而粟則無之。然則此於穀。稱粟。集傳以為不稱得之矣。即有節家。至節為後。覆之母家。其守國之君。不附則必無功德。可稱者也。竟能以天下與。豈不能封后稷於節。以代之乎。是則亦無俟於或滅或遷矣。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稷傳。任有任。負背負。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以歸也。秬秠。言獲。秬糜芑。言任。負。五支耳。肇始也。管見。誕降嘉種。嘉字。須與下恒字。作反對。乃得解。嘉者。殊異。恒者。幸。當其等。次似有定。分由后稷之祭。穀首。稷言之。則入所早視。為恒種者。竟如天實。自今而降之。嘉種。欲不驚。為誕得乎。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四維字。並訓。係指實之詞。秬秠。本黍稷之通稱。而此但主稷。說本草。集解。獲米。出粟處。皆能種之。今人不甚珍此。農家。惟以備他穀之不時。亦皆以為恒之秬秠。恒之糜芑。初淡。此所以。恒之時。亦皆以為恒之秬秠。恒之糜芑。初未見。其嘉之。至后稷。是獲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特舉。稷為穀之首。專祀之。然後後。稷之為嘉種。乃大著矣。稷與黍一類。其種。並有黑黃赤白數色。爾雅云。秬黑黍。則稷之黑者。亦秬也。又云。糜赤。菽白。苗稱苗。而不泥。指為黍。則稷之亦赤。苗亦白。苗者。其皆為糜芑。從可知。已。惟秬不別。若其色。以為是黑黍之一稗。而二米者。後

人疎爾雅。而求其實。不能得於所見。則謂此種。蓋稀有。之詩。疏引郭璞之言曰。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果爾。則恒之秬。極有為不誣矣。在是詩下文。胡得與秬。為類。概言恒之秬。極是獲。是畝。豈至羅願爾雅。翼乃謂一稗二米。惟麥為然。遂以來。年當之。其說尤非。是蓋秬秠糜芑四名。獨黍稷有此他穀。不得假借。且此言恒之秬秠。恒之糜芑。其意專指稷。說不。燕及黍。為黍粘。而味厚。推其用。以之釀酒。作飴。蒸。饅。裏。糝。皆極可人。是本為嘉種。而不得以恒。即之。耳。恒之為言也。方以別於同類之黍。又可混以異類之麥乎。况麥實中有折痕。雖似判而二之。究其實。小麥並不成米。大麥米。惟一亦無從得二米也。其觀物。殊不審矣。按土爰。稼穡。中央土。其色黃。此視他色。為尤重也。將祭。穀首。稷。而以色辨。種。既謂黑為秬。亦為糜。白為芑。豈得轉遺黃。哉。不得遺黃。則直以黃為秬。可矣。一稗二米之說。不。必泥。以歸肇祀。祀穀神也。毛傳。鄭箋。謂郊祀。集傳。謂祀

讀詩管見 卷十 生民

宗廟。羣神。與上文。詞意。所指皆隔。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籩或蔩。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讀詩管見

卷十

大

為新米聲俗稱淅為淘是必以手按等故有聲如此以
 上四句。只主為食言之無為酒之義又前章聲祀此
 神也五穀不可過祭祭其長而已故只用殺而不及他
 此稱我祀者為祀姜嫄當依四時薦新之禮如月令稱
 孟夏嘗麥仲夏嘗黍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皆
 先薦寢廟后稷蓋早作之先矣載謀載謀惟謀卜日也
 必並引擇士惟以思言如祭義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嘗是所謂惟也凡
 薦皆當有以誦日之吉而體敬齊我齊之意行之者兩
 載字並訓始著其隨時而加謹耳又月令天子以菹嘗
 參以雜嘗黍以大嘗麻與稻則知先薦寢廟之用牲必
 矣凡用牲以達奠為先故只言取蕭取脂何所屬即
 下所謂孰者是已孰為牡羊惟祭不用牲因以孰以
 其實亦羊也更據月令後推天子嘗新以兔以雞以犬
 脂即祭之脂也詩中詞分舉而義實互證亦如此但

讀詩管見

卷十

大

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夏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言蕭下乃見燔烈字蕭即所蕭以為燔烈也且祭脂不
 言祭然非惟避復亦以存真祭義云燔燎瘳瘳見以蕭
 光以報氣也郊特牲云蕭合黍稷真陽達於牆屋故既
 真然後燔蕭合禮節注禮謂蕭脂向非詩中管見
 信南山脂又特見此篇與何不謂禮之為馨必將盡以
 牲體附諸燔燎哉取孰以較以下當與取蕭祭脂以上
 作兩截看以上為后稷薦新於姜嫄之祀以下為后稷
 告行於姜嫄之祀也混而無辨則難通矣較為祭行神
 之名而此云取孰以較燔燔載然則較是借名非正祭
 行神也蓋稱燔不已而以烈申之此為燔燎與燔燔存
 別又兩載字亦訓始見燔烈雖亦取蕭祭脂之事而前
 之薦新既有終事此之告行復有始事也禮記注祭道
 路之行神謂之載於城外委土為山形伏牲其上祭告
 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其神曰繫其牲天子犬諸侯羊
 大夫酒脯又周禮祀載注山行曰較犯者封土為山象
 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以車轅之而大喻無陰難也

核較之用牲諸侯羊於取鼎亦合而其載燔載烈亦在
 事於取蕭祭脂者則非載禮所有故知較是借名非正
 祭行神也曲禮凡為人子者出必告曾子問孔子曰
 新侯適天子必告於祖莫於禩諸侯相見必告於禩然
 則后稷之行以告於姜嫄之廟而後行故有祀其祀之
 而行之際即復邀福於姜嫄以期行之無險難焉則亦
 祭行神之意也故於后稷告行之祀而曰較以與嗣歲
 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其於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
 道民必躬親之因事既飭先定準量農乃不惑較則既
 與矣然猶恐其歲更而漸替或至歲久而將廢也故其
 敬道躬親以與嗣歲者縱欲歲無窮而教亦與之無窮
 焉如是而有節之家室除妻嫄無禩祀而外后稷之享
 處者寡矣此所為取孰以較燔燔載烈其告行之祀有
 可與共薦新之祀連類而並及之者朱氏善曰此后稷
 義起之禮後世周禮皆本此以責飾之夫述者莫能
 立異則先之作老乃獨見其奇矣故章首亦以誕稱

者為豆為通名木豆曰豆瓦豆曰登登思以於用陶
 簋之義云爾其香始於上帝居於胡與豐時有與故
 得時故香也胡作上帝之心詩之豐作上帝之心位之
 詩人設是想當黨之詞為居欲曲盡形容而其香之
 乃更不可名言與周有天下其印祀上帝者至於如此
 以為庶無罪悔亦實有可信於今也然能忘昔之後
 舉祀非祀上帝而有所以祀上帝者貽之今乎如六章
 云恒之恒和是獲是執恒之康也任是魚以歸肇祀
 祀神也祀穀而以稷為長則稷尊稷則可以祀上
 帝故今之其香始於上帝居欲所謂臭者即和稷康也
 之臭所謂時者即稷欲任負之時以此而庶無罪悔夫
 豈不由后稷之肇祀以迄于今哉專以祀天固宜

讀詩管見 卷十一

4

天... 卷十一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十一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行葦忠厚也

管見此篇以燕族人故獨有取於忠厚忠誠也厚馬也
 誠篤則情之所至而文生焉故詩中序次有欲禮有
 食禮有燕禮有射禮有養老禮而所以曲盡其燕
 族人之意則更見為語禮之所無而此獨有之者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行葦

集傳說聚行道也... 也莫猶勿也具俱也肆陳也
 也管見行葦燕玉族也葦易繁生同根聚此以喻一本
 九族云爾牛羊成羣亦族象也葦為行葦而牛羊勿踐
 履是又為玉族不見侵於他族之象方苞方體苞亦作
 包如禹貢草木漸包是已說文包象人裹衲此正與下
 體字訓成形容者意一也以此狀水之苞謂葦之有萌其萌
 蘗在根曰方苞體謂葦之有幹其幹未解葉曰方體也
 維葉泥泥維有防義以葦生不支而葉葉皆抱葉若葉
 葉然故特用維字耳泥泥露貌觀葉葉稱露泥泥泥
 可見又湛露之燕諸侯也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厥原
 夜飲不醉無歸彼以露與燕則此稱維葉泥泥正欲借
 葦之露露以起下文燕王族之意也禮記大傳云燕姓
 別於上而成單於下單畫也親畫曰戚單可知此疊戚
 字稱戚戚謂其親之至也爾字義見儀禮之燕禮諸侯
 將燕既告其小臣設公席於階上公升即位於席西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行華

鄉卜臣約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隆少
進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
進法爾與通同近也謂揖之使近也燕禮以明君臣之
義其卿大夫必待君之爾之則其先之不敢遂進固以
遠守定位之等柔也公與族燕則與父兄齒王當同之
此固必無父兄北面而王南而爾之者又父兄之兄
特為王所與齒則惟末章號黃者考之若此意感戚
兄弟雖亦有兄稱其齒大抵與王看非黃考行以視與
父聯稱特為王所與齒以明孝弟之道者正相懸也公
族朝於內朝內親也臣有貴者以齒雖有三命不喻父
兄據此推之當王與族人燕而有王所指為戚戚兄弟
者其貴蓋不待言而入立之位亦終以不喻父兄而
與王遠也乃茲之言莫遠則為之戒而其言其爾則
又使之各相招者王之意亦欲我戚戚兄弟相與進而
其事於堂於是或肆之筵焉亦或授之
凡馬皆求有以致敬於父兄而後已也

肆筵設席 投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平醢

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号

集傳設席重席也緝續御
侍也醢醢之多汁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春
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
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故在下
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緝續者連續之故
緝猶續也凡御考皆
待其側故御為侍也
管見燕禮惟公有加席賓及卿大夫皆與之王與族兄
燕既肆筵而又設席者為賓考之父兄也上章欲使兄
弟親其事只稱肆筵而設席可該但加席几為兩事相
從合之乃見所以致安厚之意不得舍設席而言換几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行華

祀山授几而外又有緝御之介乎其側以視其他加席
几者不同故蒙上章肆筵授几而連類申之曰肆筵設
席投几有緝御有緝御者以何以此加席几之父兄既
將有所獻焉即或因獻而受其酢焉凡獻必降洗爵日
受酢卒時必以虛爵降奠於筐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
或獻或酢父兄為疏而其洗爵奠學則有緝御為之代
也夫獻酢不親洗奠既免降階反登之榮則堂上送受
之交其儀節之興立坐拜所從省者蓋多矣按王之燕
族父兄獻酢其爵特用學有不可沒其名之正者故洗
奠本一物於洗曰爵從通稱明學固非也是亦爵也才
真曰學存專稱明爵自不同是乃學也禮記郊特牲舉
畢角詔安尸禮運醴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爵則學
為天子之器矣其用奠以安尸亦以酢而致般詞焉
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學之卒爵而飲之量人
亦云凡宰祭與鬱人受舉學而皆飲之注謂學當作概
必易字者以為周獻用玉爵不用學耳竊思明堂位言

詩管見 卷十一 行華

般曰學其飾畫為禾稼儀禮載少牢般詞曰使女受祿
於天宜稼於田又其時尸以搏黍授主人主人奠爵受
黍出宰夫以蓬受黍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以此求之般
之致福禾稼為大軍之飾取此雖本般制周何以易之
或者周特用玉故以玉爵稱其實則玉學也又卑雅大
夫以上與燕享然後賜爵以彰有德故因謂命秩為爵
從可知名爵之意以位為主而名學之意以保為主也
凡人祿盡則死則王燕放之父兄而卒祈其黃者台肯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者皆於祿之永長致意
知其具獻酢之爵特取諸學亦惟欲借以歸之祿而已
醢醢以薦以者王以之為飲尊禮父兄而親設也故於
醢人是不他獨一醢醢醢為豆實與蒞並陳周禮總司於
醢醢加豆之實亦有醢醢一物而兩用之則重於諸醢
可知此所為醢醢之薦其以之亦正非漫然也夫王舉
醢醢以薦託他豆當有膳宰之屬從設之而拆班亦隨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行章

以入矣但折狙為正傑其體名肉物皆有數量無可言
惟後之庶羞有加其中可揭出言之者則曰或燔或
炙嘉穀脾燔燔炙一義稱燔不待亨也稱炙不入燎也
燔羞見公食大夫禮亦見內則其脾與臄臄及臄臄雜
陳而中有十炙羊炙豕炙無燔名以炙之出於燔也故
少牢饋食禮羞羊燔豕燔是即羊炙豕炙也若饋食者
得用太牢知亦當羞牛燔而有所為牛炙矣豈得謂單
以燔言而送不知其為炙哉乃詩中如下臄臄則合
辨臄燔矣是特明手有物用燔而以炙為度也至此篇
及小雅楚茨復拆開稱或燔或炙是又明其有物非一
此宜燔而待炙彼更有取於炙以成燔也嘉穀脾燔須
紫貼燔炙說乃得脾有主各人知之惟臄字未有確義
手傳臄函也說文函古也又云口次肉也服虔通俗文
口上曰臄按特牲少牢禮牲舌與心皆入所俎為之於
臄自獲而升諸鼎與燔炙不合若以口次肉當之雖可
燔炙亦無以証其為嘉穀也再集韻云取脾腎真腸炙

既句既挾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行章

集傳堅猶助也鏃金鏃翦羽矢也鈞象手也謂三分之
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
發矢也賢射多中也句較通謂引滿也射禮指三挾一
既挾四鏃則猶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且
也不侮
管見教弓之教當讀都昆切取不動之義考工記弓人
云搗幹欲孰於火而無羸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當膠
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居濕亦不動是之
謂教又云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以為是弓之敵者
敵與堅反既別敵者為句弓豈不亦表堅者為教弓耶
舍矢既均是謂捨發以將乘矢耳捨更也與其耦更發
皆乘矢故曰均儀禮鄉射及大射釋獲右勝則曰右賢
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勝者欲不勝者不勝者坐取
豐上之解立飲之此所謂序賓以賢也禮記投壺禮魯
令弟子之辭曰無慙無教無備立無踰言備立踰言有
常辭許令弟子之辭曰無慙無教無備立無踰言若是
者序常辭常行之罰辭浮者罰爵之滿而浮也此所謂
序賓以不侮也按鄉射大射及投壺禮皆有賓黨故得
言序賓亦並有主黨而不言序主者欲以賢與不侮歸
之賓也又王與族人燕異姓一人為之賓以勝宰為主
人與賓敵此外族人之聚莫適為賓主也當燕飲而射
度與大射之復射同其命射惟欲者則射不欲則止
矢惟壹發而已此獨與其耦論勝不勝非如正射之以
黨數獲而曰右賢於左左賢於右也然其以勝者飲不
勝者則猶是本序賓以賢之意行之至投壺之禮其樂
賓雖與射相從而實兩事也魯鼓薛鼓之節投壺用上
而射用全猶得取射禮不鼓不釋以大槪証之羊魯詩
令弟子之辭其以戒侮而申明罰爵者求諸射禮無文
也然則苟非射不勝彼豐上之驪賢者固得而辭之矣
及王之燕放人則又有說其意蓋欲使與於射者不勝
欲勝亦不免於飲而後快也故謂今者族人皆在陪以

既句既挾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黃考之父兄則同屬弟子一平弟了而撫教而借立喻言
是為侮後射而勝者忽不知其出於此矣投壺有禁而
謂射可已乎賢而侮與不賢同罰其罰不可易而當
乎者亦不容少減也則遂並蒙序賓以不侮之意行之
于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皆借以
勸敬也燕至此可不謂極歡也哉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考

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集說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老人
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管見曾孫維主維保也指實之詞稱曾孫則所謂主者
謂其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而執七幣也是為尊無二
上矣及燕族而三與父兄齒且即奉觴以為父兄壽則
見其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馬禮曰酒醴蓋欲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行筆

別於以醕為醴之非酒耳酒醴之醴以醕稱必內則之
指實慎其別也大斗猶巨觥云爾致工記梓人為飲器
其量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他皆皆以升計而此獨以
斗計故曰大斗以祈黃耆祈者為黃耆頌禱也如下文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則祈之辭
云然黃髮色者面容此其見者也因是而推所不見其
背之有文則台背也舊說謂黃耆老台背又甚非是且
詩之必及其背者以背為台背則養力既愆當必食穀
少舉身日重故析其以引以翼為引道引也莊子注服
氣法曰道引道引可不食穀也翼指羽化言之此以背
其身輕者有翼欲欲仙之意也說清引翼字下棋字乃
得解其字象人身骨幹之支撐故為指人之通詞又
示作棋與吉祥為類乃特就人身以明其康強也壽
考者每難得此至於黃耆台背而以引以翼則非特云
壽考已也其壽考乃係康強而祺者也故亦用維字曰

離祺指實祺字下介字乃有著落介景福猶言何景福
耳介以介壽之負介借義既能勝亦孔固也景謂日光
人與氣化相通凡災禍之來其象欲為否晦
則休嘉之集其象發為昌明也故福稱景福

既醉太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集傳德思慮也君子
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管見楚茨之五章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始廢
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其六章云樂具入奏以燕
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
食使君壽考孔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則此篇首言酒敬醉飽總復指出公尸嘉告其為祭畢
燕私可知德思之別各祭統云祭有饒俊者祭之末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既醉

古之君子曰尸亦俊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又曰祭者澤
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大人待於下流知惠之
必將至也由俊見之矣俊為惠私亦為惠楚茨於左
燕者之醉飽亦稱孔惠則此所謂德可無事另尋注脚
矣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介為加諸其身之義如介壽之
有介然準其能受以為苑也說文景光也如下章所爾
昭明是已景為太平境界則景福
者乃太平之福也序詞正指此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集傳將奉持
而進之意
管見楚茨之燕私稱爾般既將謂孝孫之自將也此篇
同周禮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文王世子公與族燕
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為君尊而實不敢飲故不酌
酒親獻也以此推之王祭畢而燕私並無賓則於諸父

兄弟其無酌而親獻之禮可知然酒不親獻故乃自將者孝孫欲於禮所限制之外有以竭其情也故此篇於盛時紀事在莫茨前其特為揭出正申言上章既論以德之云雖則殺也而殺之中有爾之自將者焉則當其食之而飽一重念於爾殺既將爾蓋不能忘其德矣君子萬年介爾昭昭明昭明與易傳之稱草昧反草昧為屯難為不亨則昭昭明昭昭明與易傳之稱草昧反草昧為屯為景福為太平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

集傳倣始也公尸君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極辭也管見慈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光華旦復旦分則可謂昭明矣此太平之境象也有融指日言說文注融銘也按銘為化物之名淮南子天文訓火氣之精者為日白虎通云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然則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既醉

此日不足以言有融矣但有非統辭乃驗實之辭也周禮春官風稷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鄭氏眾曰輝謂日光也鄭氏鈔曰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故為十輝一曰禋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閭六曰膏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釐十曰想雖微見不同而總為禋類方一如此眠之者豈得謂有融哉高朗指月言月體無光得日照而先生半照即為強全照乃成望以日之有融而致月之高朗則當於望日之禮斗成儀曰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尚書五行傳晦而見月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月東方謂之朏亦謂之及隱月有盈有闕於盈見為高朗則於朏不為朏朏可知令月合時令也積十二月而四時成曰令終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陳氏祥道曰陰陽之變配日月不言月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又有運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其變則四時乖故觀小之生而已矣夫月光同於日得繼有融而言高朗則時和

其告維何 蓮豆靜嘉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管見其志維何云者究公尸所以有此嘉告之由非違微嘉告之辭也公尸嘉告為君子去也其克修祀事在君子之自盡不必言故特就君婦之助君子者言之曰蓮豆靜嘉按蓮豆以盛菹醢少牢饋食之禮號稱嘉薦則蓮豆之實嘉其專名矣又小雅楚茨之三章云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凡蓮實較豆為香而其薦又次於豆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既醉

故以豆統蓮非為豆不為蓮也君為主義君婦猶言主婦耳實豆蓮於房中乃其專職莫莫謂清靜而欲至亦可如此言靜嘉蓋明君婦之助君子其蓮豆之實則嘉所以實蓮豆之實以成此嘉薦者固本於至敬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攸水行貌水行不息有久義攝檢也所以生敬攸攝即當久敬字看此朋友之道也乃君子之於君婦其平時則子之化竟如朋友之攸攝然則嘉見其久而敬之矣儀為容之通稱望其容而儼若乃更加威字以別之攝之以此君子敬矣而其攸攝者又早貞此敬以至於久然則蓮豆之嘉以君婦之莫莫而靜致之而要非君子之久敬以夫婦而為朋友之攸攝攝以威儀又何以必得君婦之靜哉

威儀孔時 君子有孝子 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

集傳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不祀之終有嗣子舉奠置焉也

傳說劉氏瑾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異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解飯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酌尸尸啐酒仍奠其解

管子威儀孔時指舉奠之嗣子說故下云君子有孝子周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儀一口祭祀之容柯氏高遷曰保氏小學之教也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是王子之威儀固由蚤諭教而服習積貫者非一朝夕之故故曰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謂嗣子孝子不置孝子謂君子勿混看孝子之孝思純篤為不置祭之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皆謂不置也永錫爾類類為象賢之名惟君子自為孝子之不置故君子之有子亦皆得稱孝子而有以見其永錫爾類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既醉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管子室家之壺所謂壺者當指王后生太子之晏室言作宮中之巷解太泛古者胎教之禮王后腹之七月就晏室注言晏室亦曰側室賈子新書作晏室於時太師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太僕持著龜御堂下諸官各以其職御於門內據此則其稱戶左戶右堂下門內皆可為壺字指點實地也又云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者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稽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也注自七月以後凡三月也待王太子謂所履生子將為儲君也按儲君乃得稱胤觀虞書言胤子朱可見祚福也與祚同音曲禮踐阼臨祭祀疏阼主人階天子祭祀升阼階說文祚祭福內也合言之胤為祚言王太子生自晏室即早卜為主器之長子能守宗廟祀稷以為祭主也於上言室家之壺下即繼之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永

長也錫為天畀之名前章稱孝子不置是君子之孝其至於永錫爾類而嗣子亦免孝則有以世其德此章稱君子萬年是君子之壽其至於永錫祚胤而胤子亦膺祚胤又有以世其福云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管子天被爾祿所謂祿者何天子以穀為祿故小雅天保篇曰俾爾穀穀無不且受天百祿也按三章言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太平之境象其見諸日月四時者如此究之只完得一景字由此章天被爾祿一句思之乃知日月四時無易百穀用成天日被爾祿以祿也以此而得景福之實矣不然成周之太平豈只呈呈境象哉故前漢食貨志云再登口平三登口太平所言必非無木據此則祿之為景福與景福之為太平經文序之却成一串矣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萬年主君子之獲壽言亦合君子之有胤言其祝頌乃不涉於夸侈景命謂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既醉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永錫祚胤之命也其錫有命其命特曰景者景亦光義天文北極前星及心之前星皆曰太子天生祚胤前星必騰輝散彩以應之是稱景命耶禮運任於公曰臣於家曰僕則僕乃臣之別名景命有僕謂天之景命既生祚胤亦並生輔茲祚胤之臣也為有君子在揆祚胤之有臣特從家臣別於公臣之例而稱僕夫景命以有命命矣如是而以僕輔胤以胤承君子在天之被爾祿者雖自今至於萬年總不其長享於無窮也豈復虞於天祿亦終也哉

集傳釐爾女士女之有士行者

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

鳧鷖守成也

管見成即首章所謂福祿來成也至末章言無有後艱則長保其福祿來成矣是為守成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鳧鷖

三

集傳鳧水鳥如鴨者鷖也也涇水名馨香之遠聞也陸氏瓌曰鳧青色也卑脚短喙水鳥之惡者陸氏佃曰鷖屬鳧好浮故鷖一名涇管見鳧鷖在涇涇水名即涇渭之涇不盡涇言以濁故此為燕公尸之酒興也鳧鷖並水鳥生東南江海湖泊間每數百為羣涇在西北非其盛處而乃行言在涇又即涇以通推沙渚深壑之無不在則物之布有者皆萃聚矣此又為燕公尸之散與也其公尸末燕凡用五章疊稱者以高曾祖考四親廟合諸始祖之廟為五廟一尸則五尸不敢從略云爾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陳氏祥道曰周官隸僕雲五寢禘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廟也此證最確但其非二祧者主王肅所云一為高祖之心一為高祖之祖則仍非定論可蓋親盡者為遠廟

以祧名之不如始相廟及四親廟之有專統則自始而四親廟而上當並列二祧廟中豈得專屬諸高祖之父祖哉公羊傳曰大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注言毀廟謂遠過高祖毀其廟藏於太祖廟中陳若就陳列太祖之前也夫親過高祖之毀廟其主若皆於大祖之廟藏之則七廟之存二祧不為虛設乎且成王時四親廟止於太王其始祖則後稷也中問十數世雖功德不盡彰昭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且遷幽以作太王肇基王迹之先亦同侯諸三年大裕始申報享母乃已疎摠之遷主皆在二祧至大裕合祭乃同入太祖廟也常時與太祖廟並高曾祖考四親廟合為七廟雖不月祭而享嘗時祭必及之時祭有特裕王制云天子特裕祫禘祫嘗祫烝度此稱祫之義又與合祭於太祖廟之大裕有辨蓋時祭之於七廟不兼祭二祧為特其兼祭二祧則為祫耳不然時祭亦合於太祖廟是四親廟之設獨為一祧祭矣祧薄也存物未成祭品鮮薄也此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曰禘夏曰禘祠為品物少文詞多之謂則其於時祭不為獨盛又何不可與三時之禘同歸於太祖廟乎以是而知時祭之以祫稱謂二祧既必同時各祭於其廟者七廟同祭而二祧無尸故當祭則七廟而明之禋則惟是五尸也或謂禮器云周祫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此又何說焉故鄭氏康成注周祫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醜旅酬相酌似之孔氏穎達疏旅酬六尸謂給祭時聚羣廟於太祖後稷廟中次序以酬也大裕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由此求之鄭於后稷之尸既稱祭則正為旅酬率先也何得不言七尸孔惟茲廟無尸之說為允但以附會六尸則又非也蓋毀廟即祧廟王之七廟除祖考廟及二祧廟則惟四親廟已耳亦無從有六尸也且使周之旅酬六尸果實是謂鉅典而曾子以為猶疎亦似疑於不倫殆後人之偽托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鳧鷖

三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若然則不若執是詩以為五尸之證矣公尸來燕來寧
 持牲少牢禮祭日迎尸入祝主人皆拜安尸謂拜之位
 安坐也賓尸不拜安尸故直曰來寧爾酒既清爾餼既
 馨爾醴酒正凡祭祀以酒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
 曰泛齊醴齊盞齊醍齊沈齊此用以獻神非人所常飲
 常飲者為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實公彘曰對言則齊
 與酒異通言之五齊亦曰酒坊記醴酒在室醴酒在堂
 是也鄭注五齊自醴以上尤濁醴以下差清然司尊彝
 職醴齊縮酌盞齊洗酌却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
 況於清酒縮酌也醴酒即盞齊洗齊新也於醴縮而
 沖之於盞而新之是齊酒亦得統以清言又丹論三
 酒已飲謂却盞齊為香之遠辭必如生民篇所云其香
 為非上帝居於乃遠聞之意故尚書稱馨香芬時以
 益聞于天感于神明為詩也此章酒清敬馨並主先日
 之祭時說則今日之釋而賓尸其有酒與般以供飲
 者乃得因是而次第指之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小雅天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餼既嘉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管見沙水旁謂渥之水旁也以下曰渚曰濠曰壘並當
 蒙首意渥字謂禮器云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之使祭之用賓客之爰義也秦言喪凶祭言各有其
 大賓小客各有其交必當於義故曰宜也爾酒既多
 祭禮既備禮因特有取於宜而曰來宜也爾酒既多
 穀既嘉少牢饋尸之禮有司徹掃室司宜攝酒乃設尸
 俎注攝者益整頓之數温也疏攝猶整也說也謂因正
 祭之酒更添益撓攬整新之也說者先温於梁之饌後
 乃升於鼎也據此以推天子之賓尸如酒正以祭祀其
 五齊三酒以實入尊大祭三武中祭再酌小祭一酌惟
 齊酒不實鄭注三載再載一載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
 也杜子春曰五齊以祭不益三酒人所飲也蓋也弟子
 職曰周旋而載唯嘯之視然則此云既多主有載言矣
 少牢饋尸設尸俎司馬載羊俎為正俎又有羊肉滫俎
 注云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為尸加也疏云正祭之鼎
 直非牲體無滫今饋尸增俎實為尸加故有滫也凡肉
 在鼎有滫在俎無滫故先進羊匕滫然後進羊肉滫見
 此滫為肉而有因在羊肉滫前進使尸嘗之下注云齊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餼伊脯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管見渚水中高地也渚酒之字者也
 後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皆醉主人出祝告利成則

尸設護也。至僕尸於堂其厥尸而尸始... 屍護起也。至僕尸於堂其厥尸而尸始... 屍護起也。至僕尸於堂其厥尸而尸始... 屍護起也。至僕尸於堂其厥尸而尸始...

詩管見

尸也。以獻而薦。雖不知其與少牢。蓋合... 尸也。以獻而薦。雖不知其與少牢。蓋合... 尸也。以獻而薦。雖不知其與少牢。蓋合...

鳧鷖在淶公。來燕來宗。既燕于堂。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宗

管見。涇水大會也。宗之宗。專... 管見。涇水大會也。宗之宗。專... 管見。涇水大會也。宗之宗。專...

禮當亦同。之角之義。為佐。是公尸獨為主也... 禮當亦同。之角之義。為佐。是公尸獨為主也... 禮當亦同。之角之義。為佐。是公尸獨為主也...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詩管見

東山絕水也。指實則虛語也。今考通志云... 東山絕水也。指實則虛語也。今考通志云... 東山絕水也。指實則虛語也。今考通志云...

管見。按涇水為水會涇之所在。多有不可... 管見。按涇水為水會涇之所在。多有不可... 管見。按涇水為水會涇之所在。多有不可...

之廣尺較公食大夫為尤重則庶羞之有矣必可知矣
稱煇炎者以炎必用火耳非燔自燔而炎自炎也
訓香固也然必多而香其義乃稱內則注脚腫腫三者
皆香美之名則言芬芬而其與燔炎同蓋者亦得而論
之公尸燕飲燕有後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樂二
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難
穀不升謂之大侵又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是皆所為歎
也今無有而後亦無有則其即公尸燕飲以慶福深
之來成者自是長保矣長保福祿之來成曰守成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

命之自天申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假樂

六

集傳君子指王也庶民
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
樂說孔氏穎達曰民人敬雖義通對宜有別阜陶謨云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
○輔氏廣曰保安也右
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
管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假與曲禮假爾奉龜奉筮之
假同因也樂指周時之太平言之成王守成有所附以
享太平之樂故曰假樂君子猶云蒙前人之休之君子
耳其令德非他即君與所謂謂前人之恭明德也明有顯
音其顯顯字重者則以著其令德之明德也明有顯
而前不承手文王武王之宣重光也宜民宜人德之令
於此徵實而其受祿于天所由來亦昭揭矣書皋陶謨
言安民百人之傳引為兩宜字注脚極確祿者何穀也
天子以穀為祿故小雅天保篇特言俾爾戩穀穀無不
宜也惟講家必看穀字遂令祿字終無着落以上二

不忘率由舊章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假樂

九

管見干祿百福千求也屬民人為君子求之言易泰卦
九三爻詞稱手食有禱則知能受祿者以其福也君子
既受祿于天矣而民人之有所于方禱祀而求君子之
受祿以其福者自今幼冲以至於耄耄期頤享國百年
而其福為百福也子孫千億亦蒙上于字而顯其繼序
之延長耳十萬曰億千億者萬萬之名君子享國百年
稱百福則於君子之子孫以千億為詞亦年數非人數
也夫民人之情若此者何哉以君子之穆穆皇皇其存
文武氣象固實見為宜君宜王也穆穆如天皇皇如日
凡為君王者皆得以此崇奉之獨是篇之嘉成王其取
義所從來尤須識得按前文王之詩之四章曰穆穆文
王明文王之同體於天也取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章合看便見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嗣而受之有武之詩
亦見周頌其章首曰於皇武王此猶周書洛誥之稱光
烈考武王也知文王同體於天而武王即復同體於日
矣於歎詞於皇與於穆文法同蓋單用穆字皇字而各
加於字以見不盡形容之意則於穆正可作穆穆觀而
於皇亦正可作皇皇觀也文王穆穆武王皇皇而成正

得並徵為穆穆皇皇馬此於文武之氣象不既其乎而
何弗實見為宜君宜王也哉天立之為君宜君上崇天
心也人從之為玉宜玉下洽人心也君王不必皆宜而
成王之海處則獨宜君宜王以故民人不能各適其宜
而成玉使之有以自處則共賴其宜民宜人也宜民宜
人以令德為本而其措施之用則尤在於給附衣德言
此成王所由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與舊章何指在周
書顧命曰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則知此所謂舊章
者乃文武之大訓也嗣守為率由之義不愆不
無敢逾不忘即無敢昏云爾讀而不字須者力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管見儀為貌之通稱其有位臨人者之儀能使人望而
畏之故別之為威儀也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
讀詩管見

無以劉冒貢于非幾則成王所為檢身以制心者惟是
威儀是力而幾之無身而萌則見其為抑之又抑也
是稱抑抑說文抑訓按遏止之義又周書立政篇成
王以任用賢才之道曰每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
彥此所謂德音也其成德之彥為三有宅三有俊是皆
有常秩故以秩秩稱焉明其一秩耳秩恭官之職司
也無怨無惡率由羣臣二句蓋言成王雖即位而然樂
循世子之法有如此無怨謂親其師無惡謂安其學也
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
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
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
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
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
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保是為四輔按倍二為
四四字又似合兩匹字而成之匹二也以四輔分言師
保為匹疑丞為匹也兩匹合則為四輔其人備皆一日

不敢離世子有羣義其是之謂羣臣與受福無疆指四
方之受福言東西朔南其疆國經野不可以無疆也受
福取其同有疆則將以遠通小大生別異矣四方之綱
謂成王也受福者四方所以歸是福而敷錫於四方者
實自一人是豈不猶綱之有綱也哉綱為借義必求有
以實之再徵之顧命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此於
四方之綱大要已見而於四方
之受福無疆其景象亦宛然也

于位民之攸暨

管見結綱以繩大為綱細為紀綱屬記以總率此足象
主治之天子紀綱綱以分理此足象轉治之百辟卿士
情也

讀詩管見

由四方之綱而念四方之紀君子之宜人者有可言矣
人初有位則百辟卿士是也而乃先云燕及朋友意蓋
以補為禮耳按朋友二字聯精不得取書言友邦家君
及太史友內史友為證周禮注同師為朋說文同志為
友則天子所稱朋友當指為世子入學時所與齒讓者
言禮記王太子入學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後選皆造焉此待以其同師同志為朋友矣燕為
饗燕之燕非直訓安燕朋友之證觀小雅伐木之首章
可見朋友未始受位而燕及之則所以燕百辟卿士者
其無缺典而有大數已具卿士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曰皇父
卿士是為都官總六官之事則於內舉卿士而其屬亦
畢該矣媚于天子媚于官當蒙前思齊篇之稱思媚周姜
取義蓋謂百辟卿士之於成王以臣事君如以婦事姑
獨有事於將順而無待於匡救云爾以故凡茲有位之
人君子宜之而宜將因是而圖所以告教厥后不得也

惟日孜孜無敢怠豫謙和與不鮮于位以人我受民而
已如是則四方之綱既振而四方之紀亦張起視斯民
其為君子所宜而更無不宜者有周太平之運方自此
長也故以民之故堅終焉依水行貌書梓材云既勤且
瘁惟其塗堅矣塗泥飾也摩泥令平為堅故堅有平義
就水言之則依堅為水平之義民猶水也其安恬可度
其海涌橫決無可虞也際太平之景象實至於此此足
見君子之假樂樂莫大矣即重載四方之受福福亦莫
大矣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饁
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公劉

方啓行

集傳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
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集說陸氏德明曰王肅云公號劉名○董氏道曰場疆
皆田之界畔然詩云迺場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
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為之大界然則場是
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嚴氏榮曰饁乾食也糧米食也
○何氏楷曰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
乾饁盛于橐糧米盛于囊也○謝氏枋得曰周人以忠
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
管見惟學載物言篤則公劉之君德著矣其稱名也蓋
亦從賦文不諱之例耳不然詩作於周豈得泥商以前
兼讀禮哉匪居匪康者以不密之故地木在戎翟之阻
戎翟非接故曰不密卒于鞠立鞠卒于公劉立戎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公劉

安之其居則不動其康則不擾初雖匪也久之盡為良
矣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饁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後聖之業而後羣知辟土田利稼穡也迺裹饁糧于橐
于囊思載用光載和聚也以為此居康之眾可扶之以
別成都邑耳於是而用還正念不密失官以來當乘此
一政竄居之舊為前人光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啓行斯分也受弓以報受矢以報於身之左右腰間
如附翼然曰斯張毛傳謂威為斧揚為鉞孔疏以斧小
鉞大列之按王制鉞鉞釋文鉞亦音斧則與斧異文同
義可知故史記周本紀亦作斧鉞斧鉞一物也若令小
大有別周禮夏官大司馬云右秉鉞注稱以為將威儀
禮親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注稱有鉞斧文所
以示威大豈將之威獨取鉞大天子之威乃轉取斧小
耶威即鉞鉞之別名解者以為威也斧以斬斷見者
威懼也然則猶是威之意矣司馬法曰夏執元戎殷執
白戚周左杖黃鉞三代之飾斧雖以色殊而威鉞之合
無可疑者又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謂身
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玉飾柄而仍以戚稱謂其是斧可
矣謂其是斧而必非鉞可乎蓋揚之為言舉也無上句
稱執戈揚盾盾干一物揚盾者必執則執戈者必揚互
文也啓行二字只見前小雅六月篇乃知主行師而先
告於眾說特明告之曰誓密告之曰啓此為有異耳爰
為急義如六月言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惟用急是以必先也方作比方之方看凡師之必
須啓行者既以爰為主是即見其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矣在公劉之遷國其密告方之啓行其用急而爰亦得
方之啓行固也但從之以遷者裹饁糧而外惡有所為
引矢干戈戚之交錯於路哉然率眾他適將為之慮必
隨以枝梧之標將因是而營田必不舍耒耜鋤鑿之器
此其爰方啓行即並得方之啓行
者之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巳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
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
珠容刀

葉傳胥相也嶽山頂也鞞刀鞘也

管見于胥斯原于往也胥從亦音胥足也然則胥之
為相必親履其地而相之者斯亦訓分斯原言不啻故
地之外適有是別開之一境其高平正彌望也公劉於
先時嘗往相之是以既反而謀遷耳豈漫然哉既庶既
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三句並指未遷以前說乃得之
庶謂成家之壯丁甚衆繁謂滋生之幼穉極多此未克
有人滿之患不可以不遷又其人之順於公劉若子弟
承奉於父兄然惟命是聽公劉乃以利用遷之說來喻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劉

而戶曉之是之謂宣永遠長也憚於遠適則歎生無永
歎是樂從之以遷而已陸則在嶽復降在原此言公劉
初遷時其在路之躬親跋涉履有如此山行最難歎又甚
焉故於茲陟降者特表之他皆從略陟嶽以原始降歎
以原終皆在原也先在原而後復在原中間實隔一嶽
則所歷為阻且長矣再按此原字蒙上嶽字說來只大
概作山麓看初非遠至所遷之地與章音稱于胥斯原
有辨莫混為一處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珠容刀舟
為佩刀之狀他物不得假借故大東篇有舟人之子謂
佩刀以從王者維義為係此正指其束身之帶言其帶
間著玉及瑤以為飾而鞞珠容刀於是乎屬焉夫乃司
為舟之矣書疏稱王肅曰瑤美石次玉者從之可使此
章及字有著蓋以玉飾帶不一枚當不一色亦事理也
瞻彼洛矣之二章云韉珠有瑤珠上飾必下飾也惟天
子畫飾諸侯則有珠無瑤明矣毛傳謂天子玉珠而瑤
瑤諸侯畫珠而瑤瑤大夫錄珠而瑤瑤必士瑤奉而瑤瑤

孔疏以為未知所出然則以意定之非有成文也且公
劉自定遷以後適為衆所推戴乃得此諸侯而為君故
四章曰于京斯依踞踏濟濟傳遊俾凡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禾于牢酌之用飽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也不然
當夏之棄稷不務不密以失官黨居再傳及公劉從何
時得列為諸侯耶維玉及瑤鞞珠容刀蓋有印后稷之
遺物而不密傳之以相授者然則公
劉遷豳之日其不去諸身也宜矣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
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

集傳覲見也京高仰也師來也京師高仰而眾居也董
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兩都為京師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劉

也時
是也
管見縣之詩曰自土沮洳則知幽之定都必以水為界局
也沮水出今宜君漆水出今同宮其源之所在意當時
幽境皆得域而有之故以泉言二水見禹貢非細流也
泉之所匯多矣以是而統稱百泉迨水行疾貌夫百泉
之為沮洳其逝也先分而後乃合一而一東皆前趨則
實溥于幽之原矣溥訓敷布考以水可知主水之數布
說正屬溥字正義也攷雍州之水沮洳與渭溥兩兩
合稱渭源並遠流亦甚長則詩於沮洳曰百泉曰溥
原只四字而源流具舉固無事正指其名而其有別於
溥溥自見夫公劉之於逝彼百泉而必瞻彼溥原者將
欲因之以定都也若但自原瞻之則不得其界局緣會
之處故曰迺陟南岡乃覲于京南岡岡之面南者陟其
上而南瞻焉沮洳之門有京可都至是乃云既覲矣按
幽之定都於京皆公劉于胥斯原之日一齊營廣訖以

上數句特追叙耳作來遠以後解者非是宗師之野師
東名其初至皆集于京已儼然成都矣之往也之野則
各求所以宅其宅而必其田于時處處者以此至於不
及從遷而其來稍後是可以旅目之而先至者即得因
其處以為之主焉則復見為于時處處矣若夫此處處
而處旅者又側聞其于時語言于時語語是則以相聚
而有所謀也所謀如何蓋諱共
置公劉以為君耳亦見下章

篤公劉于京斯依踏踏濟濟俾延俾几既登乃
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

集傳依安也俾使也使人為之設延几也登登延
儀林几也以豕為殺用匏為爵儀以質也宗尊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管見于京斯依斯亦訓分與禘禘禘者意相近禮六十
踏踏大夫濟濟知惟人臣奉君之象則然延几為公劉
設君位也俾之為使則由君樂濟濟者使之耳於時共
推公劉欲其進而登建公劉不得已而既登又欲其坐
而依几公劉亦不得已而乃依也所詣為造曹即措之
必省者所以釀酒作如此春然後執豕于牢以食之與
酌之用匏以飲之並得其物矣公劉初不為君至是
乃以羣從而作之主故曰君之且君之意並欲其後
之子孫世世為君即恭公劉
為不桃之祖故又曰宗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
居允荒

管見公劉得有幽之遠地是謂既溥公劉亦得有不
窮之故地是謂既長也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此指設日
晷說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景景正日景
官焉相氏掌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氣鄭氏
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
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
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分日在
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按春秋致月鄭言亦以其景
知氣至否所謂景者必仍求諸日也蓋土圭之致日景
而辨分至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二至之中
之則知二分亦說見義疏案相視也馮相氏取馮而視
之意則其景必於岡固宜景之中暗者為喻其外明
者為陽相亦相此而已觀其流泉此句與三章遊彼百
泉瞻彼溥原最易混須辨之流泉只當作轉水看其水
之利轉必清洌故稱泉公劉既景迺岡而相之乃即因
以觀其流泉之為轉水者此由進測日景又浸退而求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詳於刻漏也周官有挈壺氏鄭司農謂縣壺以為漏
疏云以器盛水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
箭而下之水淹二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
十四氣也易氏被曰挈壺之制不可改以唐制推之水
海浮箭四圓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
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
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
十八二箭當一氣銅鳥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晷
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景景無
差據此則大司徒土圭之法及挈壺氏縣壺為漏之灋
相輔而行不可一缺所以授人時秩田事也公劉當夏
祭時遷其地必屬中國所棄或程亦適虛此以藉之
基依京作君以來王之正朔不及乃規象古制以自為
歲月日時之紀有如此然立國以農為本尤以兵為衛
公劉徐國人而定之農居三之二兵居三之一故曰其
軍三單單之為言一也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徹訓通是

已所謂通者即應頂上際原說蓋西土多以原為上地
視皇矣稱蘇原縣稱周原原縣不及際則知際劣於
原大概然也由公劉度之使凡受田者率際與原相蒸
不得專有所據是為通義是曰微田微田即均地之別
名耳田定則賦出因用資之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又
念戎之經費較多於祀故只言為程則已程軍食也此
之制其軍三單不有以給其食其能軍乎變其夕陽此
蓋就公劉省稷時言凡稷者必以陽稷必以夕收於是
時度之適得見其各有靈稷即可信其終無曠土以足
而言幽居允荒也與治荒口荒猶治亂曰亂云爾謂荒
為大者
非是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
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公劉

天

鞠之即

集傳館客舍也亂舟
之截流橫渡者鍛鐵
管見于幽斯館亦訓分以館為客舍與幽之處處者
不柯難也謂為大川之阻向無欲至幽而涉之者今則
為亂以待則是滑之架與幽之館同時並具矣公劉之
為此則何也為欲捨來外之攻石攻金者以為居人
器用耳觀下文言取厲取鍛可見厲為石鍛為金皆
於山尋常如破壁白春耕耕釜鑿之類統在所必需取
之取之正賴有若而人矣蓋謂厲鍛所根柢凝結之處
擇是而止焉以治其事曰理理為有倫叙之詞則其間
擊亦各一適也爰為急義兩爰字即跟上理字說蓋理
之而急取厲者求厲取鍛者求鍛不已象手且理之而
急取厲者得厲取鍛者得鍛不既有乎自是而又其皇
澗適見止旅迺密芮因相與遡其過澗固靡不為鞠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公劉

天

即也皇澗澗之別異有是南通名耳其取義則本水
部澗澗字而從省云郭璞江賦稱澗澗水派澗澗之
楊子方言澗澗也玉篇澗澗古文澗澗字元包經大過每
於水說文注澗澗也合泰之澗以皇澗為其水流澗
而能澗澗故澗澗有澗澗則澗澗水旁可省矣其皇澗
便也厲鍛為石與鐵質重難運惟水乃能載運故合是
莫止焉其止者非受地以為澗澗之上蒼是則旅矣至於
止旅大岸而居於皇澗成對澗澗之勢不可謂密乎
過水回也澗澗在山澗澗其水屈盤不得澗澗即因澗澗
稱澗澗者水旁作澗澗亦以其有澗澗字也澗澗澗澗
為澗澗源實則入山而求厲鍛耳澗澗即取厲取鍛之
事按本草有石龍澗澗生於石上一名石龍澗澗澗澗
能入石而稱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有澗澗之意取厲者非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之鞠玉篇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合管子云山上有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下又精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贊慈石吸鐵母子相戀也然則取之者更得憑母而開
其子矣及大穴山出礦土既鑿則取之者更得憑母而開
視鞠之稱究窮者何以異焉再查金部有鑿字集韻曰
同鞠音呼宏切是殆不然竊意取厲取鍛皆用其具
必皆以金故有鑿字又有鑿字詩以省作澗澗亦猶上
澗澗字只省作澗澗而已即就也進皇澗澗澗澗澗澗
既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土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皆得以其在山曲轉者為澗澗也攷澗澗水出自中澗
北子午谷南流逕宜君縣唐書地理志稱宜君有鐵著
所產之較貴者雖有石不足云矣然則止旅之取鍛當
夾澗澗之皇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北高山視澗澗之來自宜君者為近同官不問產鐵石
所少也石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又當夾澗澗之皇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管見此篇須合周書各誌讀之乃得所為戒成王之意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

集傳行潦流潦也饒黍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君子指王

葉說孔氏類述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

之攸歸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洞酌

三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

之攸暨

管見洞酌彼行潦洞或从水作洞寒也行潦為雨水未變注於器以待澄潔清如故用之無所憾故挹彼注茲可以饒饒可以濯濯濯灑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饒饒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饒則饒只主食言饒為尊屬此乃由食及酒而指其盛之器云又周禮魯與尊有辨不必泥如尊有山尊夏后氏之尊也亦名山尊則此單稱器者以為尊之通名亦可既謂既器曲禮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既者不寫其餘皆寫少牢饋食禮司宮概豆籩爵勺飯解注概通作既合而推之則知於祭而言器之既者器之外豆籩爵勺飯解即其物已夫行潦挹把注之後即以饒饒及濯濯濯灑而可焉

地後何所不可哉按召康公之言此意蓋以喻殷之頑民雖身不竭而仍存自新之機獨賴成王之能善於轉移耳夫以四海永清之日頑民未同是猶水之有行潦然於時周不忿疾于頑而遷之洛邑則亦得於把彼注茲之用若及成王初營洛作大邑太保召公先周公相宅以庶殷攻位干洛汭位成周公至達觀于新邑管

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既命庶殷庶殷王作此其說使頑民幾同友民也以視行潦之可以饒饒可以濯濯灑道在轉移一而已矣今卒觀召誥所陳洛邑事

平周公將歸宗周太保取幣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此同於殷民極不忘也

又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共

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殷御事殷之臣也猶欲王以

又曰宅新邑肆庸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珍戮用乂民若有功

夫王為君子其小民之淫用非彝可懼者莫殷民若也

惟是疾敬德而毋敢珍戮用乂此之謂宜哉此之謂民

之父母豈弟為至仁至不忍之稱猶今號如來者曰慈

母也然惟豈弟克有實德而後父母不為徒名民之攸

歸民之攸暨即謂所云民若有功耳攸水行貌攸歸如

小雅稱汚彼流水靜宗于海此足徵其象矣又書梓材

篇稱既勤垣墉惟其塗塗泥飾也摩泥令平為堅

故堅有平義此水行言則攸暨者謂其以洒洒作朝宗

之象更不見其以海海作震蕩之象也攸蔡傳釋民若

有功以為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此言民之攸暨以明功也言民之攸暨以明功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

其音

集傳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言矢陳也此詩
疑公從成王游歌於萊河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
戒也

管見有卷者阿謂周之岐山也卷同髮觀小雅卷髮如
蔓可見內則言男子未冠者總角齊風亦稱總角非余
總角則髮必卷非為兩角貌存岐義岐山兩岐故名岐
則蒙總角之狀而稱存卷者阿斯其為岐山可想見矣
飄風之飄只作風行之憑虛而至說爾雅回風為飄不
必泥豈弟君子來游來歌成王方幼冲召康公以豈弟
歸之蓋見其生稟有合而即最以卒成之終云爾所歌
為何如上文言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固即其歌之借以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阿

三五

起興者與以矢其音以因也矢訓陳當加直字作
直陳於稱矢之意較完於戒成王之意亦緊合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似先公首矣

俾爾彌爾君子

皆指王也

管見伴侶也說文喚古通作與呼也凡人不能於獨游
而於其侶呼之使從是為伴與今成王之來游有從之
游者適與伴與相似故曰伴與爾游矣至於人當游時
而或隨以伴優此之謂優游也優戲各有聲樂其游視
伴與為尤美矣豈不休哉今成王之來游而復求歌其
心之特以是游為美者亦適與優游相似故曰優游爾
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俾使也彌字當讀上聲周
禮春官小祝彌災兵彌通作弭止也息也性指氣稟食

色說可借孟子子動心忍性之性證之蓋此所謂彌爾性
者即是戒之必忍性耳性之當彌者正多伴與爾游俾
游爾休即其一也若使彌爾性者以一游而解其餘則
今雖幼冲訓而至於童老亦得康強不衰故曰似先公
首矣何謂首哉前漢叙傳稱說難既首與遺義同動健
也正字通亦云道通作首先公謂文王王文王九十七而
終武王亦九十三而終其獨樂文王而稱先公首者何
周祖文王而宗武王廟號之最尊性祖則不及宗可矣
或謂先公為統稱安知不兼太王王季而必屬文王乎
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於太王王季只總言克自神
畏則已若文王若既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又
曰文王受命惟中身歆享國五十年先公之首此亦
尤昭灼乎且其似先公首者在彌性彌性莫大於戒游
於無逸之言文王者亦實有可互證也蓋周公稱文王
卑服傳言卑服猶鳥所謂惡衣服也卑服蓋舉一端而
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以此彌性何性不彌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阿

三五

後又特言文王不取誓于游田即因之以致戒云雖自
今嗣玉則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亦可知召康公之言
彌性即以成王當山之伴與爾
游優游爾休為彌性之大者矣

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百神爾主矣

管見土地域其天形之覆冒有以周地域之四垂則為
宇矣版章承上字字言章天文也周官大史之屬有保
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辟
其吉凶天是無經星緯星言如恒星不見或動搖五星
有陵犯或失行此其變動也日月之變動謂食暈摩澁
之類又焉相氏司天文之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
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亦屬於大史禮記月令
云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門

五

經紀以初為常初者歷家推步之舊法也夫舊法必以籍存籍為版板旁以日而同版音是謂星辰日月之為章于天其象並昭明如日而其絕無變動失常之象一皆與舊法之布在版者適相印也亦孔之學承上主字言星日月有變動山陵川谷亦有變動如小雅十月篇云百川沸騰山冢崩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其甚著矣土孔厚則真麗安宅以為常恐有所為變動者武以上二句蓋名康公指言有周大和之運其為天清而地寧有如此成王嗣位適際其時土宇既已晏然獨使其能彌性者終當得似先公之首在光王之永有依歸固已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即足以知百神享之靡不受職也故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可見百神不兼宗廟說不曰主百神而曰百神爾主則非但言天子之事守而已蓋百神取其共司土宇者也主祭百神遂能使百神實以為主則撫茲土宇豈

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當矣

管見武王未受命成王以幼冲嗣之故曰長受命長者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蓋懼其不康也康謂身安惟康則強是得卒似先公之首矣然其本在於彌性故以弟祿告之生民篇稱弟祿豐華弟從弟取拂善節除去也天子以富有四海為祿身得存之而身不敢竟享之若舉而除去者然此為弟祿弟祿則自奉簡約初不至於務修狗欲以災厥身也豈不康哉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當矣彌性即頂上弟祿言嘏自天錫者稱純嘏見魯頌牽合上章百神不得純全也嘏長也大也如楚茨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長義又云卜爾百福如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門

五

管見此言成王雖踐阼當同於世子之就學耳凡教世子者大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此所謂馮也當成王時召公自為太保又得周公同列為之太師則其子以所馮固若有足深恃者王太子入學王子羣后之太子知大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選皆造焉夫非為之翼者乎且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是為于其身以善其君亦即從其翼之必有益矣有馮有翼有人也有孝有德存法也周官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道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三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也夫孝為行首本官揭出又昔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問安寢門外曰豈曰安乃色喜其有不安節則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是成王之於孝尤屬發

我存自不可以不中也但孝為德之一端仍須稱德以
其全耳其又言以引以翼者為欲成王之勤於德也
此心如此蓋就學而以馮翼為成之之人人不我代以
孝德為教之之法法不自行也不勤於習乎禮記月
令言鷹乃學習謂雜學數飛也論語時習法從此小雅
采芣芣云有鶯其羽又云有鶯其領可知鳥之飛者必
首先而身隨之此稱以引是前出其首之領也此稱以
翼是夾振其身之羽也而習字之義具矣按此章先言
有翼後言以翼為注都不分明蓋有翼者借其輔以翼
者自為奮也豈可混乎夫以成王就學既有馮有翼以
簡其人亦有孝有德以示之法即復因之以引以翼而
實勤於習焉則其德必成故終之曰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則若則其德也蓋德為總名孝即在德中其馮翼者
亦皆相助以成其德也周書召誥云其惟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冊于天下
詩即四方為明之意與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阿

三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

為綱

集說輔氏廣曰令聞聲譽之美令望表儀之善也○朱
氏公遷曰綱者衆紀之所繫天下歸於一人猶衆紀屬
於一綱耳○顧氏起元曰為
則有師道意為綱有君道意
管見說文顯大頭也小雅既稱其大有顯又顯字从頁
音顯亦指頭言蓋古所目為非常人者每於其頭特壯
之印通昂故漢書食貨志稱萬物印貴印高起也就人
求之當於肩得其形似矣夫以頭與肩之間見為顯且
印焉此尊之至者也度惟與神為體之尸象則然至顯
印皆用印字則以此例彼之詞此顯同於彼顯此印同
於彼印正與下句用而如字一意獨其文變耳必變文
者亦謂顯顯印印正以成其如圭如璋也二語宜串看

則立言不得作板對矣圭璋以玉為器非砮所得比其
特達不以他物儷之是又非天下莫不貴者乎然為之
究其實在尸之尊尊以敬在玉之貴貴以德則召康公
之稱顯顯印印以比尸即聯稱如圭如璋以比玉者亦
猶名諸篇中亟稱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云爾能敬
德則必有令聞令望實足係四方之聽瞻使之附屬而
不解也自是以觀四方之成理夫豈不若網在綱也
故曰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按豈弟訓樂易似與上顯顯
印印之見為嚴正者不類不知君子惟敬以待已然後
無敢得罪於羣臣百姓而與下以和也非敬則和不生
故此章言顯顯印印以著其敬下二
章兩言諸詩以著其和理實一舉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阿

三

集傳維曰鳳雌曰
鳳翾翾羽聲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老曰鳳象麟而鹿後
此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
管見音章稱有卷者呼岐山也成王時岐山有鳳凰至
與文王時同故成王自鑄而來游耳春秋孔演圖曰鳳
火精也鷩冠子曰鳳鶉火禽陽之精也然則首章稱飄
風自南殆即言當時鳳凰之至其方則南其而憑則南
之飄風與翾翾旁以歲與歲歲同音噴象鸞聲歲象水
多就二字併意則知翾翾其羽謂羽有聲而聲復多耳
蓋鳳凰之飛羣鳥從以萬數是即合羣鳥之羽聲以為
鳳凰之羽聲也豈不多哉作如此看正得與下句玉多
吉士映合亦作爰止亦難詞後章同初哉羽而下曰集
止則將集於此而久不去也於集止之間着爰字爰為
疾義見其翾然來或亦翻然往耳乃鳳凰之集見為爰
而終於止則可常在其國而以為畜也此本屬近畿所

難得而於今亦既得者為有以致之耳何以致之藹藹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則有以致之藹藹當依
所稱藹藹如藹然者取義於樂易即係前數章君子皆
字耳貼王說維思也由吉士之心維之也通篇君子皆
正指成玉但君子為統名雖諸侯亦得稱之成玉天子
也奉天子者其嚴天威乃當日之多吉士各就其為君
子使者而維之其藹藹樂易無時不見其豈弟焉以是
而左右厥勳如婦之事姑然有可將順無可匡救也
故曰媚于天子前思齊篇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在此
章媚字可借證已按豈弟君子仁也風風仁禽也仁
主多吉士以供其使而其情若媚則亦猶夫羣鳥之從
仁禽矣故此威而後應於是有風風于飛翹翹其羽亦
無因而致哉

鳳凰于飛翹翹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四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集說謝氏枋得曰媚于天子愛
君也媚于庶人為王愛其民也
管見鳳凰于飛翹翹其羽跟上章集止之後而言其傳
于天則是從國中起翔千仞覽九州觀八極以流示德
輝也此又本屬列邦所難得而於今亦復得者要莫非
有以致之耳何以致之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則入有以致之上章言君子使受任於內也故下
曰媚于天子此章言君子命從於外也故下曰媚于
庶人維若維君子之藹藹樂易思降德于衆兆民其命
責載豈弟以俱流也以故銜命而往其心之每懷靡及
務有以宣上德而達下情則見以為媚于庶人焉此章
媚字殊難得其似老子曰萬物熙熙如登春臺四時慕
要春景曰媚景據此求之則所謂媚于庶人殆如春之
動物無不皆樂親也豈弟曾不狎于嚴厲與按羣鳥之

從鳳凰從之於集止之時亦從之於傳天之時皆得
以承命彼其媚于庶人亦實有以昭豈弟君子之為仁
主則鳳凰將感是而應之矣故又有見為鳳凰于飛則
夫孰為無因而致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

萋萋離離喈喈

集傳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
集說孔穎達正義曰梧桐柔脆之木不生山岡朝陽之
地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總曰朝陽
管見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高岡為朝陽之地鳳凰鳴於
彼即棲于彼矣然鳳凰非梧桐不棲是必使梧桐之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四

室朝陽而萋萋離離乃可得鳳凰之鳴自高岡而離離
喈喈也按召康公之言此意謂梧桐性質柔脆以屬高
岡朝陽非其宜木也惟是豈弟君子之藹藹者能於造
物台太和之氣以為有身締大和之運於是高岡不以
高而燥朝陽不以陽而亢焉然後朝陽之梧桐生而萋
萋離離其滋茂堪棲鳳凰因之高岡之風風鳴而離離
喈喈其發響亦常出梧桐耳不然今雖幸其集止也傳
天也過此以往將有致感於鳴鳥之不聞者不可勿戒哉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
不多維以遂歌
管見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此即指
成王之來游以致悅耳閑訓習如周禮注云校入既服
而乘之趨馬又贊助校人而正之恐其有弗良也是之
謂習蓋天子來游其從車亦既庶矣非不足供任載也

然又必有廣為備豫以過其常者時則見焉既然而且
多天子來游其供馬亦既開矣非不習於步驟也然又
必有取諸迅疾以務為騁者時則見其既開而且馳車
焉若此於人復何待言斯亦足傷豈弟之德漸修焉
者無以徵太和之翔洽也甚宜戒矣乃爾日成王之來
游者即復來歌歌卷阿也歌南風也亦並歌鳳凰之集
止而傳天也殆不勝其伴矣爾游優游爾休云爾初何
嘗知戒也哉此台康公所由不能已於失音與失音不
必詩而乃為詩矣詩可以多而不多則何也亦曰維以
遂歌而已維亦思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
獻詩詩則可歌以詩進不久而後歌又不至久而不歌
是為遂歌蓋矢詩而遂歌者為其不多耳不多則歌者
易聞聽其歌者亦入耳而不煩自平使人日誦於其側
而永以為戒也召康公自明失音之時其心之所經蓋
此如

詩經

卷十一

四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召穆公即召虎也康公十六世孫康
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臯陶賡歌不忘警
戒宜爾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
陳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使
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
奔義太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
之既脫太子遂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晚事宣王王立江
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
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繼詭隨所以過冠虐愛君憂
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解非賢者能之乎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過冠虐懼不畏明柔遠能通

以定我王

管見召穆公之作民勞戒同列之號仲耳史或厲王十
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此篇二章曰無棄爾
勞所謂勞者即指此又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成
亦夷號蓋實時淮北之徐戎言故以小子稱焉子爵名
子稱小子與侯稱小侯一例春秋莊公二十有六年公
會宋人齊人伐徐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嬴姓昭
公四年楚人執徐子則徐蓋子爵也據此推之戎係以
爵而稱小子其為徐已可概見若屬他戎則未開有以
爵係之者周之初魯公作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與
此其不靖有徵矣及穆王時西狩忘逸徐子作亂偕號
偃王得造父御以歸與楚連謀伐徐徐子走死於塗後
不絕久之且益張也故當厲王在位徐子之為戎雖屬
小子而其式之宏大存敢於為寇者於時號仲先有征
淮夷之勞徐戎與淮夷接壤王必復以號仲征之名禮

頌詩管見

卷十一

四

公憂民之不堪命也既大諫王乃更以是詩戒號仲馬
大厲王之虐至於民不堪命豈惟起兵動衆已哉度平
時之大興作其驅役殆無已也故肯曰民亦勞止汙可
小廉凡言止則無可更進此為極義汙與幾同解不見
迫切說文一曰泣下當從之蓋因民之勞止而念其可
以小康此時之情狀實堪流涕耳康以古音醜上聲屋
類是殆擬其初反於家而身得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惠字即頂上康字說以為民亦勞止汙可小康而遂
使之康則惠也後數章並做此四方如荒服之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是已與下四國不得混看綏四方以惠中
國為本即章末系遠能通之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
過冠虐懼不畏明此揭言當時衛平之監謗其肆虐中
國以視徐戎之列在四方以為寇者勢尤岌岌不可不
圖也陰使巨測為詭以詭隨人在衛平所使以監謗
之徒其蹤跡類然此輩豈復有人心乎概以無良審矣
與擒對無縱欲盡行收捕也如是則得使之不能逞

故舍微言謹至衛巫主於監謗以告則殺之其心
之曰賊險狠無復忌憚絕不知上之更有天與自都是
冠高峻此中國之冠已深則漫之使止乃厲急時當
也曰式過者式為法稱先王之法執左道以亂政設
從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誅不以聽然則將過衛
巫之為冠虐此其式之可比類者柔遠能邇以定我上
於遠曰柔正見冠在國中須嚴以治之冠在四方終當
寬以撫之也然柔遠在於能邇則仍是患此中國以
四方而已舊注謂能為順習殊費解若蒙上柔字中其
以為能柔遠者必先能柔邇亦通左傳鄭莊公曰吾子
其秦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彼也佐吾子柔遠之
柔亦撫柔耳是何嘗獨立於遠而不宜於邇哉定謂定
其位厲王後以萬民弗忍相與畔襲玉王出奔危此不
定之明驗也
反是為定

詩 詩管見 卷十一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
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
以為王休

集傳勞猶功也言
無棄爾之前功也
葉說唐氏汝諤曰小休之休以民之
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
管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休取手足閒而得坐地為美
惠此中國以為民速速匹也凡國中之民總稱匹夫謂
其人各有耦耳以使之休者惠之不更勤兵於遠則多
免於鋒鏑死亡而室家相保將見婦得夫女歸男矣豈
不以為民速也哉無縱詭隨以謹愾愾正謂憐心不明
也說文愾亂也又愾音同愾愾訓宣為其狀殆病狂

喪心不自知其言之亂者為愾愾與彼以人之真民而
詭隨監謗其反而未告之言直如俗稱胡說者是已非
愾愾而何式過冠虐無俾民憂晉語文王在母不憂
謂憂為孕病此章憂字當困之蓋監謗之時人人自危
其胸中各有一衛巫而不能去諸懷者正似此夫安符
不謀式過冠虐以期無俾民憂乎若近舍衛巫而欲遠
有事於徐戎民不堪命由號仲帥之以往大懼其喪師
而辱國也故戒之曰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夏官司勳凡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常號仲嘗有征淮夷之功其勞
不民幸矣若及茲而為徐戎陞切前勞不貲又此錄
乎是謂棄之耳大司馬之職師不功則厭而奉主中禮
記軍有憂則素服而哭於庫門之外貽其戚也知王之
戚而其所謂
休者可推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
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

以為近有德

管見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息就其寢之常說與易傳
驚悔宴息及小雅偃息在牀之息同四國即中國也首
章言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究之亦不遠為綏四方計故
二章言以為民速見民為四國之本惠此中國王欲以
惠其民者綏四國耳然四國之極在京師將綏四國得
不自京師始乎故此章復言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也
詭隨以謹罔極罔訓欺誣亦以行其詭也罔極為詭
之至至詭者古稱窮奇窮即至義奇即詭義也昔高辛
氏有不才子致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誦庸回服詭蒐惡
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即心之罔極者也罔
極為窮奇之別稱故復取以狀詭隨監謗之詭為至詭
云式過冠虐無俾作慝周禮地官之屬土訓掌道地

曰若虜虜也瘴氣毒物衛正之為民作惡如此
對之民心各懷一作惡之衛正而有憂如彼也然則苟
其式過冠虐其無俾作惡者即以無俾民憂斯已矣至
於徐戎之不必勞師如號仲者皆無所用故舉微慎成
能以近有德告之威儀只大概作號仲之狀觀言儀為
而容之通稱號仲能將兵其望之而存威可畏豈不亦
優也哉然負征淮夷之勞其素不免於趾高氣揚可
知又王將討服徐戎號仲必有舍我其誰之意時亦為
之顧盼自雄務務武力以示可用矣此可為抑以敬慎
使得肅然自斂即復引之近有德使益靡然自屈也與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
而式宏大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民勞

管見民亦勞止汙可小惕左傳稱歲而惕日悅一作
說與與玩皆食其生而思以慢忽終耳上章言惠此京
師以綏四國四國即中國也而其所以綏之亦惟在有
以惠之則仍稱惠此中國可矣又二章言無俾民憂其
憂在王之寵衛正此章言俾民憂泄其憂在王之伐徐
戎各就上文推之可見泄不積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厲為鬼稱醜厲者以
鬼親惡故按詩詞以詭隨監謗為無良為其無人心也
乃以病狀之有慘象之然人之病亦有時已至於問
之為窮奇則生而凶者矣是尚得以為人乎故更斥
之以醜厲馬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王指正人之不敵
言衛正執左道而假於鬼神其為不正人亦大著矣王
以其能監謗而任之當時雖正色立朝正言諍主如
名穆公者亦不能奪况其他乎此正敗之勢也將期式
遏寇虐無俾正敗王易為力蓋欲去一衛正誠公摩
無忌致耳而王乃不悟方期逞志於徐戎以武臨之其

能以必克哉故特危之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曲禮云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稱子徐從戎號稱子宜
史載徐地方五百里不為小以但得稱子而黜其地之
大則稱小子亦宜然雖如此而其式則有異焉式猶俗
稱模樣云爾昔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遂借號
號至諸侯朝於徐者三十六國以昔之式例今之式蓋
有若彼其宏大者又徐偃王假行仁義穆王征之徐子
不忍聞其民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將死曰吾
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以此言之徐之後嗣復強
豈不深以行仁義為不重以類文德而不明武備
為鑿哉亦足知戎雖小子昔之式宏大征之猶可充今
之式宏大征之則不必能充矣奈何不一度量也耶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
詭隨以謹繡縷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女
是用大諫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民勞

管見民亦勞止汙可小安安者有定處而計方長也是
又非獨以惕自寬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而已惠此中
野國無有殘無有殘承上章憂泄來蓋國之民有憂不
池則積積而生愈必將以殘逞焉觀其後國人畔襲王
王出奔魯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必求殺太子石
公代以已子乃得脫是可不謂殘乎無縱詭隨以謹繡
繡縷謂衛正之徒為無良為昏愒為罔極為醜厲相
與詭隨監謗其勢聯絡其情固結也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正反指正道之全悖言道之正亦多端對監謗切未
如名穆公之諫詞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賦矇諷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
至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父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可據是以為正矣乃厲王初不之聽蓋欲大行衛正監
謗之道遂以大拂天子聽政之道而正反正可反乎哉

終有望於王之武過冠虐無俾正反也然而王之志方
登伐徐戎伐徐戎之任方將屬之前伐淮夷之鏘也
茲公於此雖嘗諫諍而不聽值茲伐徐戎之役又不
可以大諫而不諫也固即以其事示號仲曰王欲玉女
是用大諫按注以玉女為寶愛之意是已但玉字須合
上王字串看王之玉有大圭鎮圭此當屬鎮圭言考工
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春取安鎮
四方之義天子執之以視大圭之指在紳帶間此為尤
重然則所謂王欲玉女者蓋謂厲王以號仲於淮夷有
勞因復使之從事徐戎是欲率以為鎮圭而有取於安
鎮四方云爾而不知其付託必不效也可無諫乎曰大
諫者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無可逃當不能已於顯諫矣又厲王奔彘名彘公匡大
子靖且曰昔吾驥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
子王其以我為仇而懟怒乎兩取而證之大諫顯諫也
非驥諫也然卒無如王何乃復為是詩以戒號仲戎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仲者總以王統王女之心終不回於大
諫耳故序不曰戎號仲而曰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

管管不實於宣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管見按周書呂刑曰錄寡無蓋則知此稱板板者蓋象
也說文瘁勞病厲王之虐名穆公有民勞為其為下民
卒瘁可見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然其
時監諫甚嚴莫敢告無羊于上帝此其有以益之豈不
見為板板也哉遠久之而民弗忍則其倡為畔襲之聲
見矣故曰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然是也其出話不可為
是既駭聽敢覆述乎猶本指軍謀言如采芑稱克壯其
我書武稱王猶允塞其較著者至以出話不然之民而

為猶則畔襲之亂謀也其地密邇其期亦浸及以足言
不遠耳所由然者總以監諫之術聖成之故曰靡聖管
管不實於宣政楚語論古巫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其
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以若所
云於聖人何多謬焉厲王之奉衛巫蓋以為聖矣管
即如稱管中窺豹及以管窺天之意老子之所謂察察
也原無也無有聖而管窺者彼衛巫之監諫以察察為
明聖云乎哉不寧惟是稱古巫者以為知能上下比義
聖能光遠宣明能光照聰能聽徹此固夸誕無足信
至其取諸民之精爽不攜貳而以齊肅衷正為期是亦
巫之本量宜然乃以是觀衛巫則尤見其不實於宣
也素問膈中者臣使之官王冰曰在胃中兩乳間朱肱
曰心之下有馬腹與脊骨周回相著連散濁氣是謂膈
中也膈中即可作胃中看寬同膈言衛巫不實於宣則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其胃中之心精爽攜貳無復肅肅衷正之存並不可以
為巫矣衛巫之為巫不克以積誠通神之靈乃復以監
諫防民之口則民之不獲呼籲上帝而見為板板者非
衛巫而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未遠即不遠也言以衛
巫監諫故而致民之出話不然猶曰是特其語而已至
更念其為猶不遠其猶為何謀耶其不遠為何地為何
時耶猶之未遠天下殆哉岌岌乎是不可以不諫其諫
也又不可以不用大諫者大諫顯諫也亦驥諫也詳見
前民勞篇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

辭矣民之治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傳傳泄泄蓋弛緩之
辭和洽合憚悅也

請

詩管見

卷十一

其辭之以悅而懼者豈復猶是出話不然而辭辭懼則

怨解雖嘗為猶以與亂謀至此必自相戡止而不復逞

也民之莫其謂是與莫者搖手禁之之狀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置置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集傳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

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

管見上章既大諫王笑此及下章又轉而深斥衛巫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言古者民神不雜我為王臣爾為

王臣以職司論其事則異矣豈得謂同僚乎然雖如此

而王之用爾則使假威於神以監謗於民居然抗於

錦大夫之列是不得以我之異事謂與爾不相及也殆

可作同官為僚觀矣我即爾謀聽我置置以為我與爾

管見此章即所謂大諫也難去聲禍變也即此章也
三說此由天之庸民使為之故曰天之方難憲法也原
意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是為法外之法則以
憲憲稱焉無然憲憲欲其速更也否則有以趣其難之
發矣歟謂類類指王言如後之出奔於莒雖幸全其身
而也墜厥命夫不可作源觀乎天崩民以作難即其不
欲助王而使取於類也以此而思天之方難有不得為
王諱者泄池如未章所稱戲豫馳驅是已天欲驅之人
雖以敬防之猶懼其不免也而况狙於戲豫馳驅以蕩
心佚志哉故急以無然泄泄戒之辭之驅矣民之洽矣
辭之憚矣民之莫矣此正言令無他圖惟即除監謗之
令猶可以安民而已能耳輯和洽合民之自和自合也
監謗之時國人莫敢言道路以即此雖親戚交游對之
若不相識其能洽乎故惟使之辭輯而和得以羣相告
語則見民之洽合有庶不伸其賤屬之情者如是而民
之於王前以監謗而忿今以不監謗而悅由其出話驗

請

詩管見

卷十一

其芻蕘亦詢是以縹窳無益此實帝王萬世之極則有

終不可沒及者王不知務此而轉為之立法以監謗訊

之衛巫所從來可得聞乎

天之方虐無然謹謹老夫灌灌小子躑躅匪我

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焞焞不可救藥

集傳謹戲侮也耄老

而昏也焞焞熾盛也

管見天之方虐無然謹謹者降禍之酷烈也如下稱

焞焞不可救藥則其實矣周禮注云巫與神通言以是

推衛巫之妖妄其為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者直如戲

談之憑任其口而已此其獲罪於天尚可道乎故以

謹日之而戒以無然也老夫灌灌小子躑躅借喻衛巫

之聞言不信有如此老夫屬所尊之過稱不必年之吳

既似同僚則有相為謀之道但我之即爾謀其言實人
而疾背與爾置置謹謹者等不能自禁制也爾可息心
之其母駭我言維服勿以為笑服職也書稱無替厥服
服義同此於時凡伯蓋為諫官有言責故云其言即其
服耳笑者心非之也此直探衛巫之隱而抉之意謂王
全強謗能保其不以此之大諫為謗已乎且其以監謗
任爾將欲防民之口也而我乃獨置置又豈不自白於
至而謀所以防之乎是必謂我之暗於時務陰指其惡
惡速禍者以為然也然而我言維服我終不忍不言以
替厥服有所難免我不用是獨愁爾無念茲竊笑可矣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引以正監謗之非也先民只作
古之民者不必號為賢人亦得芻蕘供為飼蕘給炊薪是
為斯徒之屬民之至賤者也周書呂刑稱皇帝清問下
民傳謂皇帝為芻則知此詩稱先民者乃舜時之民耳
先民往矣而有言傳之至今曰詢于芻蕘蓋謂皇帝之
清問虛心以詢其於下民雖芻蕘之至賤無所擇也惟

馬者抑之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亦設為老夫勉小子之狀也
灌灌即就提耳取義灌注也耳有竅而以言入之則如
灌至於一再不已即得灌灌稱躍躍字从足从壽蓋
輕便浮動之貌是在不率教之小子類然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煇煇不可救藥匪謂聽者之心以為非也
人生八十九十曰耄此昏忘而知已衰其言或不能以
悉中若夫老夫灌灌言提其耳非耄也而在小子踴躍
者見為輕便浮動則必心非其言而以為耄矣故凡伯
之於衛巫謂我言天之方虐無然誰諶其力為警覺之
意正與老夫灌灌同也而爾則匪我言矣豈嘗以為耄
哉此則不答爾聽之不聰轉鄙我言之不知固將以耄
例之已耳其視小子踴躍何以異焉然爾不得仍泰然
也急當以謙用憂何以故吾見爾之謙諶者亦孔多矣
天之包含宏大能容其謙不能容其謙諶也苟矯誣之
罪以多而貴盈其何所恃而不用憂也哉嘗編計爾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為巫崇飾左道必有其術之邪者以自欺必有其方之
幻者以自藥是其藏身之罔殆非人之所得成也而獨
不見夫火在天上行以雷霆者乎劈字一聲炎欲則燭
燭矣以是加虐於爾一瞬間便焦灼為炭燔斯固不可
救藥也然則及茲天之方虐而用憂焉我猶懼爾之
必及又豈得匪我言耄竟以無然誰諶為不足聽耶
天之方憐無為為考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衆也
管見厲王之虐一則以衛巫監諛再則以祭公專神故
此章並及之也周語厲王說祭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
將卑乎祭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

焉胡可專也所怒者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乎夫王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其禮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也祭公若用國必
敗既祭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
亦以祭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故為 致警曰天之方
憐無為考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按 字从心从齊與
調劑之劑施濟之濟同音義當谷則可知天之方憐謂
之上下使其民皆將取焉耳觀下章稱如取如攜攜無
曰孟方極言王之不保所存而况祭公乎夸義為大為
侈貴極之狀毗義為益為厚富溢之狀祭公說於王卒
為卿士更有以遂其好專利之私其為夸毗可想見矣
儀屬容之通稱其儀有威可畏則別稱威儀卒盡也祭
公為卿士而以夸自逞豈不赫乎為民所瞻耶而
民之怒其專利以為盜耳不復以為為卿士故雖以威儀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聽之一皆若狂若癡絕不知所畏焉是曰幸也善人謂
其人安好無恙云爾不得泥德行言祭公夸而毗亦有
快其居移氣者養移體也可不謂甚善與然當其開與
而為早亟絕其命而瘞之土壤也何為至今無與民
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此並見民方怒王祭公又不足
言矣政軍行後曰殿再課功居後亦曰殿然則殿者後
之替字耳素問於二陰特稱前後後即腎也腎以殿亦
後之義此殿屎之殿蓋取後義而指腎言之屎木首至
一音從从德音也皆糞之謂饒熟食口入之而腎泄之
即是物矣故屎從饒音與其字以米並著所從來也殿
屎屬上廁時說蓋自古即以出恭為名故於民之不恭
而褻越其上可借以見意其必取諸此者欲以明勢實
後之不得不然也猶夫人雖以恭自持至於殿屎亦誰
能強致其恭也哉祭本植物為卉屬以向日特謂日
石象葵向日民恭於君之象也莫我敢葵者我謂日上

唐共為三酷烈已甚民止思其可畏而絕不見其可
交故欲以蔡自處而向之皆有所莫敢云夫民草政為
蔡以政恭則將政為殿康以忿然於不恭其何以怒
蔡公若彼而怒王又若此哉亦以蔡公之教王專科
不惜其民耳故特就時事之可哀者切陳之曰喪亂既
資曾莫惠我師雲漢言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喪亂無不
起於饑饉者喪謂死亡亂謂離散資為藉賴之具所以
致死亡而保離散也其無之盡則稱慈惠以澤言周官
荒政十有二以散料為首此其忠之
大者曾莫惠我師則惟知專科而已

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
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集傳牖開明也猶
言天啓其心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板

三

管見音章言上帝板板則民之為其所蓋者固皆欲見
天而不得也若一旦天矜於民而於板板中啟之牖焉
則天心通於民心將見天之方難天之方蹶天之方虛
天之方濟民並得乘是以相與與事矣故一念於天之
牖民而知其有借無不和也則曰如堦如麓如璋如圭
合則畔襲之衆操挾戎器以入脚處直若諸侯之以璋
享后以圭享天子靡不達者是不可云如璋如圭乎於
斯時也內帑所儲恣意攘竊視德收其寄物而抹以
者無以異焉故以為如取如攜也更因是而計其所為
其中不有瑰奇珍麗為世所無者與而攜之之意則曰
久若征欲今得償其所出以是為我加之息焉可也所
謂攜無曰益蓋如此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易
輕易也兩辟字皆為君稱謂夫民為天之所牖其共舉
大事若兒戲然亦孔易矣何以孔易天生民而立之君
民以萬計若則一而已耳天下不少為之君者豈非民
之多辟乎多辟則一患其無君也而民自廢之不以

為辟則非辟無而民自立之奉以為辟
則亦其辟矣以云孔易不誠孔易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管見价與介通損介之介為副義藉以輔也介與之介
為武貌示難犯也據此合參之則所稱价人者指王侍
衛之虎賁氏言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
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合則亦王開王
在野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亦足見其維藩矣
藩同樊編竹木為之又夏官大司馬之職凡制軍為有
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此所謂大師也其衆集勢
厚而布局寬故曰維垣垣墻也質用土所以環宮室而
為之防者曲禮云軍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
白虎度其前後左右之周完而維垣亦充天子規方千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板

三

里以為旬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使邦國大小相維
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故王室之有藉於大邦則維
屏也周書康王之語言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此於維屏之意具矣屏外蔽也
大宗謂同姓之位尊有重望者當時如召穆公虎其首
推已惟大宗能保宗子以是稱維翰云其此意須與下
文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合看蓋城以築得完翰為陸士
以築之板則城之所恃以無壞者在此懷德維寧此完
言欲靖國人之亂之不可他求也懷取懷保懷來為
德對威言不虐之以威而懷之以德民乃寧非是則不
寧也亦可知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有莫能
以止國人之畔襲之謀者不然他時胡為不免王之出奔
統哉宗子維城蓋凡伯知厲王必當失國而猶莫大子
靖之終能守國也太子嗣為父後即得以宗子稱無俾
城壞欲王獨致念於大宗維翰以卒保太子靖耳觀於
後之王出奔統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欲殺太子

曰公代以已子乃得脫然則非有大宗之名公則無
子靖之以宗子而維城者不幾於壞也與無獨斯與
獨以無子言之謂太子靖苟不保王雖幸免其身亦已
成爲獨矣是時欲不怵然生畏得手然而獨斯畏則不
至於獨而仍不知畏也其畏爲已
勝其獨亦無救是不得不先戒者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集傳渝

管見所謂天之怒者甚惡其板板也所謂天之渝者欲
變其板板也怒已不可解變已不可止計惟是承之以
敬謂聲伎實注自是無敢戲豫馬謂造穢誠荒自是無
敢馳驅馬亦猶降從於閉門者過東身待罪之意以無

讀詩管見 卷十一

義其不絕於天也天之怒與渝者如之何上帝板板則
下民常在陰霾中雖有開霽之日不得以爲明也昊天
則怒其不明而欲渝而明矣上帝板板則下民常在昏
夜間雖有味爽之時不得以爲旦也昊天則怒其不旦
而欲渝而旦矣按此須頂前天之牖民說王於民爲之
板板而天之於民則以其板板者爲之牖是不可以口
明曰旦乎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王讀平聲言出王者蓋
先見其不得已於奔竄耳易渙卦之九五曰渙王居无
咎傳曰正位也則王之不居而出其爲失位可知野之
平曠者爲行游流也國語於厲王之奔從亦曰流左傳
昭二十五年童謠曰鶴鳴之羽公在外野此可以得游
行之意矣出王游衍當昊天之日明曰旦則及此念之
蹇然不能以終日也尚何敢戲
豫馳驅狂於泄泄而不激與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管見不曰刺厲王大壞而曰傷周室大壞者憂國遠之
將終也召穆公當厲王時正似殷之末世昔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卒無如紂之不鑒於桀何故
篇中七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皆代述文王當日抑鬱
無與語而獨語之苦哀也殷自是遂亡若以殷例則周
室至厲王而大壞召穆公懼亡方不能必後之宣王中
興也至於再更幽王大壞而仍得有平王之東遷以延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運則益不敢知矣傷何如哉

集傳所君也
衆衆謀信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於章首不言文王
以起發其意也
管見月令仲冬之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注云諸生
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生機動爲蕩則知蕩蕩云
者謂上帝之大德生生而不已耳如下文稱天生烝民
即是蕩蕩注脚下文之辟言無有下民而爲之辟者必
有同於蕩蕩上帝之好生而後可也但辟之所由立其
先皆上帝命之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是則不得盡爲蕩
蕩上帝之命之疾威爲迅雷之震怒中人輒死此時
之上帝固獨見其赫赫而不見其蕩蕩也乃受其命以
爲辟者亦多有焉下民其何以堪多辟言不一君也讀
辟同辟者非是天生烝民其命匪諶所謂命者指命下
民之辟言何以匪諶以蕩蕩上帝命之疾威上帝亦命
之其間每有見爲辟不辟者蓋自陶唐有冥而降夏有
歷年商有歷年夏之初命禹商之初命湯此實本於湯
蕩上帝也亦誠下民之辭矣無何夏則終之以桀商則

然之以封豕非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而胡以有是哉以是而觀於周文王始受命亦禹湯也訓而至於厲王之辟不辟與禁紂無以異然則夏商以來天生烝民而有命以立之辟其命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不謂之匪謀不得矣名移公傷周室大壞其觀往以驗今而知其無可奈何蓋如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集傳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
集說范氏虞義曰賢者愛君不能自己以文王為周之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辭猶與厲王聞之翻然悔過蓋用意深矣○曹氏粹中曰自契始封商地在洛湯受命亳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蕩

管見曾經也曾是曾經如是也四句疊用之以為彊禦掎克之在位在服本夏后桀之前事及殷紂時而若身親見之云爾彊禦掎克皆取盜以立名說文以彊為弓有力則威因之禦之言止須與論語禦人以口給之禦制其聲張也漢書注手把土為把把音把與爬通克以能深入為義如左傳言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借觀矣所謂掎克即猶盜之入室搜賊有以過脅主人而挾其藏寶也在位指王朝之公卿大夫言無國故只以位稱諸侯有國多不可悉數則以在服該之以服為侯甸男采衛之通名也按下文章曰而在服宜分頂上彊禦掎克以對冠擻式內則此章在位在服宜分頂上彊禦掎克之聽而掎克乘茲肆欲在服者近民掎克在服則能使冠擻得所求以竭下之有而彊禦藉是分肥也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彊禦掎克其人皆下流故以滔日之德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

以對冠擻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集傳而亦女也慈怨也
管見義類指在任之正直者言取禾盈把曰秉紂之於義類其執而冲之有如此是謂而秉義類也彊禦多對對敵也與禦字正相發明非應對之對流言即出自彊禦之口而入於多對之耳者其間有藉以達而使之聞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蕩

之故曰流言流言之言若何多對者義類即當假紂之秉義類以為言謂將執而刈之也此足以敵多對者而怵其心矣夫彊禦之於掎克皆相與為寇者也冠盜名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則有彊禦之言而義類莫敢言也是不猶盜之在外把風有以嚇禁旁人而制其聲張乎因是而掎克恣行冠擻式內即亦實猶盜之入室搜賊有以過脅主人而挾其藏寶矣擻奪也式猶俗稱模樣耳內室中也冠自外來而其擻奪財物迄無一遺其模樣與室中人無以異蓋莫不知其收蓄之所在者多對怨彊禦也彊禦在位則其同在位之臣義類怨之侯甸侯祝靡屆靡究亦怨也其怨獨在掎克以掎克在服則共同在服之民實不堪其冠擻式內而怨之矣侯射的儀禮注侯象人形作起立也即謂繫侯於楯而張之祝志祭侯之詞周官梓人云祭侯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掌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注謂侯之為物捍外敵亦有諸侯之象故因祭宮意以戒勅

其謂然耳夫侯之作於抗侯之地作之非其地則否是
之也而茲則如無地而不作非靡屈乎亦侯之視於
祭俸之時視之過其時則已是有究也而茲則如無
而不視非靡究乎彼培克之在朕皆諸侯也而民之怨
其冠據式內者為特甚則如劍誤儀象使常在日前
而肆口以詛咒之其斯之謂侯作侯視靡屈靡究也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休于中國斂怨以為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卿

集傳後側

傍陪貳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陪貳
則副貳于者則三公也

讀詩管見卷十一

夫

管見女包休于中國女當以男女之女讀指紂妃妲己
言魚休字並从火魚同炮炙肉也正讀然重也熏為灼
義與魚一類史記言商辛八年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
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斂斗以火燒熱使
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
罪者緣之足滑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衆名曰炮烙之
刑天下顛怨此所謂魚休于中國也斂怨以為德凡推
愛之可感者以德稱炮烙之刑天下皆知有蘇氏之女
為之是以其身為怨府而斂怨也而妲己之意則謂欲
紂之德已不任天下之怨而所以見德者不足言也乃
不憚魚休于中國斂怨以為德焉妲己見德於紂紂亦
欲見德於妲己故即懲之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側明者欲使妲己見其德也當其不
明而思有以明之於時紂之後宮填溢以視禮稱三夫
人九嬖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事數當幾倍而皆不令
有後行在首侍立在御者以混妲己則李房之寵亦大

雖曰矣然日習為常仍不見德以是而後使之與政於
外朝以示恩私也外朝有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參
天子以陪稱其少為孤卿並六卿而九所以佐治也
紂則惟婦言是用使公卿皆為虛位夫亦自以其委心
聽命為妲己貢媚矣此其憂於德之不
明而卒思有以明之者豈復有加也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管見天不洎爾以酒集傳酒飲酒變色也乃天之生紂
雖飲酒而色不變此所由荒湛而為長夜之飲與不義
從式斥侍飲之依於禮者耳禮記玉藻言侍飲於君君
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侯
若卒爵然後授虛爵又言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而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故左傳

讀詩管見卷十一

夫

亦稱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君臣有義主於敬從式
者敬以行禮是乃義也而紂則不謂然矣既愆爾止靡
明靡晦止與並通昏禮布衽皆有枕凡止是其詎已愆
差失也言紂之飲酒未見其酒而色變而足之所指則
既愆矣蓋以酣身無好步也有見其終日昏昏昏昏
之晦耳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以其不義從式則有非所
式而式者昔夏桀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
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所謂號呼當指此號令也呼
火故反同孟子子齊爾之嗾嗾也嗾嗾也嗾嗾也嗾嗾
人牛飲有嗾嗾之意則為呼而紂因之式其號式其
焉於是廣沙邱苑臺大聚戲樂於沙邱以酒為池懸肉
為林男女裸而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考要
云紂為淫樂以百二十夜為一夜謂之長夜飲車
行酒騎行矣忘其日辰甲子是非俾晝作夜而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

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晉見蚶蚌蟬似蟬而小有冠乃蟬之在殼不蛻者至秋又出而化為花自頂中出也蚶蚌一類滿屬湯養屬食亦從其類而舉之如蚶如蚌狀民之怨聲哀而滿長如沸如羹狀民之怨氣鬱勃而難解也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小大指民言無小無大皆瀕於九死是為近喪行音抗與音齋者同義謂仇足而前也人有行亦有止非可以自由者由行惟吾所欲行云爾尚於尚也有自為得計之意尚乎由行則其無所不至可知今借證於尚書微子篇降監殷民用又僻飲多瘠同證此其近喪之實矣由是殷固不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其甚者乃至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人復何所忌憚而不尚乎由行也哉斯時也小民方與相為敵讎而其用又讎敵又實台敵讎不怠則見民之敢於為敵以讎其上者遂不覺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即鬼日遠夷而鬼方名然遠夷之國固又有實為鬼所憑者則同色鬼方而所指為鬼若此稱內受乎中覃及鬼方是矣左傳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澤敦窮奇禱枕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又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夫單稱魑魅亦兼稱魑魅罔兩是鬼屬也而其禦魑魅者在四裔圖魑魅罔兩者自遠方此足以証鬼方之名亦得正指其為鬼所憑而名之矣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蕩

三

諫言之昔桀不遺其臣閼龍逢道諫曰人君無暴虐
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日侈靡嗜欲
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
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於是成湯伐桀敗於鳴
條桀奔南巢死夫桀嘗自言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
亡吾乃亡耳是豈不誇詡其身之命為大命乎然以莫
聽閼龍逢之諫怒而殺之而其傾也忽焉斯亦矧戒之
迫應者矣故末章更申言桀之既傾以危紂之將傾也
而終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厥後文王既沒王子
比干卒以諫死其詩也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
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以視閼龍逢
何以異焉而紂亦莫聽乃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視之則比桀為尤酷矣武王聞
紂之暴虐滋甚乃獨告諸侯謂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
遂東伐紂會於商郊牧野商師潰紂反走登鹿臺自燔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集傳馮本根厥起之貌鑒視也夏后桀也殷鑒在
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管見按人亦有言為夏后桀言之者其言不見他書而
賴是詩以存之蓋夏之人有言如湯誓所稱則曰時日
易喪子及女借亡此見桀之大命未傾一以真存同於
日而人莫如何者其言怨言也及成湯放桀於南巢而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蕩

三

大命傾矣則怨釋而轉為非笑之言曰顛沛之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謂桀方自比於日之得天而不慮
其忽為長木之斃遂無地可容自立也木有本有末王
篇末顛也說文顛頂也木末為頂故稱顛孟子言沛然
下雨又言若決江河沛然誰能禦之則沛之从水从市
傾象也以木之顛而沛然有傾象當其傾也上仆則下
揪本因以出是為揭矣其必舉其枝葉未有害者欲以
著桀之彊死耳史載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則身死
之日非疾非衰其生氣豈嘗前有傷之者哉本實先撥
實字當指本所托之土言以土之厚積者實也何謂撥
蓋發其土而分徙於他云爾如是則實者為虛其本不
固而顛沛之揭隨之矣夫木之托於土與君之托於民
可例觀也彼夏王率過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急弗協
不有民何有君此其殆哉岌岌之勢以視木之本實先
撥者無以異焉夫安所冀幸於大命之不傾耶人之有
言如是此在夏之人出之本為夏后桀言之也然在殷

仰荷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管見厲王時武公方為世子就學其睿聖之姿靡不洞
達因感於時事之誕淫厥泆弗克迪畏天顯小民乃重
念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不敢以一日使其躬儻焉
如不終日故特假師保之喻教以為是詩使人日誦於

其側也其詩詞固有正指厲王言之者故序曰刺厲王
但詩之本意又非主於刺厲王故序即申之曰亦以自
警也亦字不是輕帶語
詞須重讀自字乃得

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

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集傳隅廉角也哲
知庶衆戾反也

管見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儀為容之通稱若玉藻言足
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容德色容莊坐如尸是謂威儀以其齊遼而見為威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遼則其斂持迫促以屈於
所尊者然此為抑矣至於不見所尊者亦常如所尊之
在望者以持恭稱焉又玉藻於立容持曰德應氏以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抑

為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如三章言顯
覆厥德德不立也德之立者存於心必形於身則欲諸
立容為較著此足知威儀之可以見德矣其謂為德之
隅者隅字當貼玉之廉角立解聘義言玉之德廉而不
刺謂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也抑抑威儀木為
砥礪廉隅之事而其有以飭已無犯於物者直如玉之
廉而不刺焉是則君子於玉比德而有是隅也故曰維
德之隅人亦有言謂此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在誨人之
人亦未嘗不有是言以誨諄也而小子之聽之者皆不
免於藐藐則見其為靡哲不愚矣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正申言靡哲不愚之意也天下
愚人多故稱庶凡職皆有專司不得踰即可借作只字
用之疾為怨疾學記稱疾其師乃此所謂疾也如後言
匪用為教用為虐是已其愚至是殆無以過之故曰
庶人之愚亦職為疾疾者不信其道以安其學也即貼
詩爾詩詩聽我藐藐說是不不能親其師矣而其究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

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管見下章傷令則此章思昔也其所言蓋在成康之際
平周頃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過劉者定爾功當時牧野之役受率其旅
若林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為無競及成王以幼冲
嗣位值武庚叛與師東征布大誥于天下即克終勝殷
過劉之餘緒則亦得以無競稱矣而其所以無競者則
維人其人如何史載周公歸政於王王中立聽政而四
聖維之周公常立於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於左輔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抑

天子之意名公常立於右拂天子之過史伏常立於左
承天子之遺忘是所謂四方其訓之也因是而慮無失
詐泉無過事則見其為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矣四國謂
四裔之國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是已順者莫不來朝
也而其由於有覺德行則何以徵之成王立數年天下
大治交趾南有越裳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
不加君子不享其贊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
願之黃者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
有聖人乎於是來朝夫聖人為德行之歸至使德澤不
加政令不施之越裳其黃者皆有覺焉遂不憚重譯來
朝以效其順則四國之順之從可知也許謨定命遠猶
以告康王其要歸則以治威儀為主也周書顧命篇王
曰嗚乎疾天漸惟幾病日臻既爾留恐不獲善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
不遠用克遠厥集大命在後之何敢逆天威嗣予文武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十一

大訓無改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爾尚明時厥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管見公指厲王時言興迷亂于政頹覆厥德荒湛于酒所謂刺厲王者即此同書無逸云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卷十一

亦于酒德哉迷亂由於酒而其害且於政此殷王受之弗克亂正四方也及武王克殷封康叔於魯之故都作...

質為大蓋其敢不以共而
敬遜者凜於天威也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邊蠻方

集尚弗尚厥棄之也
戒備作起邊遠也

管見肆皇天弗尚此亦當指厲王之流於旒言肆
中鋪陳百物之意謂其列在目前云爾尚貴之也昔殷
王受之迷亂一惟酌于酒德酌者以酒為凶也於是厥
心疾很祇保越怒不易則以觀於厲王之虐亦猶是矣
夫皇天尚仁而厲王尚虐因之遂流於絕則由萬民之
弗忍而畔襲之即知皇天之弗尚而厥棄之也夫豈其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六八

事猶在隱見之間使人以意揣而不可以目遇哉如彼
泉流以下則自警之詞泉流謂地之百泉即衛水所
自出者無淪胥以亡淪胥為沒入既盡之義當承上文
作泉流之趨合他水說泉流至清所謂亡者失其泉流
之本體也如御風稱湮以滑濁可借觀已衛濱大河河
至濁周時河猶北東入海則衛水必入於河河大則只
言泉流之淪胥以亡而其為入河可知猶之只言泉流
而其為衛水亦可知也河大而至濁以喻厲王之有昏
德可矣武公生於衛其利於有明德則當如彼泉流其
不利於卒入厲王之昏德則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也夙興夜寐洒掃廷內放禮記內則惟孺子蚤寢晏起
他則難初鳴成盥漱衣服欽枕葦灑掃至堂及庭曲禮
少儀並載為長者糞掃之禮而管子弟子職尤詳其詞
曰凡拊之道實水於盤擻袂及肘堂上播灑室中握手
執箕膺揅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執帚下其倚
於戶側凡拊之紀必由與始俯仰拊拊毋有微拊前

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榻之以樂適已實歸於其先生
作乃與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奔之既拊反立長祿是格
此先王設為小子之法其行運於天下夫非維民之
章也哉至若武公為衛世子也子有君道非民之匹方
其從事於斯則尤當存推而廣之以見其大者故樂之
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戎兵謂軍
器弓矢而外如矛戟戈殳皆是也將自車馬以及弓矢
戎兵皆欲舉而修之此其惟日不足固亦有待於夙興
夜寐者矣戎之作之戎為寇名應以狄言其蠻方則正謂
楚耳衛境北有狄春秋時狄入衛遂徙楚邱則其先
不靖也是不可不戒其作矣楚自夷王不振熊渠伐庸
揚粵至於鄂在衛之南雖相去稍遠而不得更便逼近
也故有藉於邊馬過一作逃夫戎戎作而邊蠻方是使
四郊不擾而國中之塵常靜即亦得以洒掃廷內例之
也然則所稱夙興夜寐洒掃廷內者
雖曰維民之章在世子又可忽乎哉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六九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

集傳質成也定也虞
慮話言嘉善玷缺也

管見王制家宰制國用必以歲之祿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又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司
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故歲之將終質平其
一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質者質於上而考其
其當否也然國用之數必質於上制國用之數尤必
於下故曰質爾人民蓋如是而後擬心之四年也
得質所以制國用者乃益審耳謹爾侯度亦節用之意
易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謂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什喪用三年之什此二子
 之度也侯庭審視此矣敢不謹與所以然者則用惟
 行不在每歲經費之中不可以不備用戒我作用過
 方豈直修爾車馬乎矢戎兵而遂足戒不虞哉必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乃能使國用不匱緩急皆有以應
 之戒不虞此為尤要矣其突接言慎爾出話者惟口
 出好與戎故即蒙用戒不虞之意而聯及之真之當如
 何欲第防話出話之口不得也亦總以彼爾威儀為主
 耳蓋人苟能之容重手容恭容端聲容靜頭容直氣
 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亦即必有見為口容止者
 止則能慎而其出話無不柔嘉矣惟口出好則嘉也
 而慎其出之時則以柔是稱柔嘉如玉藻詳列齊遜之
 容於坐如尸之下空以燕居告溫溫即柔義也就燕居
 而於言貌未之及耳其有取於溫溫即柔義也燕居
 說則見君子之舒邊猶然其於齊遜益可知矣按柔嘉
 二字正與下白圭映合白圭與白璧並可作美玉之通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
 繩萬民靡不承

稱從禮器圖求之則泥聘義鄭注云玉色柔溫潤似
 曲禮稱玉曰嘉玉若其無瑕也以故言之柔嘉可例諸
 白圭而即因其玷為之重戒曰白圭之玷高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何以不可為惟口出好亦惟口與
 我其與戎之實如下章所謂無言不讎是已言柔嘉而
 出好則齊於美玉若以失其柔嘉而至於與戎則頓使
 美玉易而為凶器也尚可為乎蓋白圭為真貨斯言之
 似白圭為借象真象不潔而借象易亡故欲出話之無
 不柔嘉而惟懼其或不柔嘉者所以得斯
 言之玷較之保白圭之玷而謹凜有加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謂言自由之言也
 言自由之言也
 則見之無事齊遜此而有言亦得以自由者其出之尤
 易故復特以無易致警無曰苟矣或也雖言慎爾出
 話而以為誠能慎則其所不慎者即隨之蓋齊遜之容
 於口見為止則於其舌若或捫之也由言則不然故凡
 言非柔嘉是謂不可然以莫捫朕舌遂不覺其出於口
 者已馴不及追蓋莫禁其逝矣讀言不可三字宜頓轉
 無言不讎繳上半章無德不報起下半章二句乃通章
 轉語耳須各分看繼同仇言之得自由者雖能使人受
 之而莫敢反之然其言實不可也夫豈不讎之而積怨
 於中哉德即惠也言亦足以見德但口惠而實不至怨
 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具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則初只
 悚心於無言不讎而已若夫德之及人非空言也則人
 將無不思所以報者惠于朋友庶民小子項德字說子
 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而報字說也周禮注同師為師說
 文同志為友則世子所稱朋友即指入學時所與齒
 者言世子未為君惠不得他及故特主朋友言其朋友
 有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即有國之後選為庶民之小子
 者而其惠則無所不及是其德矣報之者如何世子於
 父為之子於祖即為之孫子當繼父孫當繼祖此繩繩
 不絕者也然則世子雖未為君而有君之遺矣於是庶
 民之小子被其德者其庶民思所以報之而又他未有
 報焉則見其為萬民庶不承也天子曰此民則侯
 之庶民得以萬民稱之所謂承者秦之猶夫君耳當
 王之虐國人畔襲玉既流於鏡其太子靖匿召公
 人圍之欲殺太子以此取証萬民庶不承所以報之
 聖賢淺鮮哉夫惠及庶民之小子而庶民報之若此則
 又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卿大夫元士之報之又若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

度思矧可射思

集傳輯和也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松至度測矧况也射致遠原也

李氏如圭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朱氏公遷曰此章又言詩敬之功當如此恐其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地有間則不免乎色莊也故極言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也輯柔爾顏即溫溫之意其是之謂玉色與玉葆云立容辨卑無調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顯實揚休玉色據此則五章以言之無不柔嘉比象白圭正惟有是輯柔爾顏者為之言貌耳顏色也言音也輯柔爾顏其色為玉色則言之無不柔嘉其音為玉音矣夫溫溫者恭人也觀於輯柔爾顏則其款爾威儀可知以是而求不愆于儀庶乎近之近於不愆則雖有愆而亦不遠故口不遐有愆遐遠意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為首其較上視字尤加意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觀屋漏當室之白此即其顯處矣觀惟訓見義不盡如名南稱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本作兩層則知見而相酬酢如友君子之時乃以觀也觀主人言爾室屋漏中心所不在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字音石慈發天之名其與音攝亦當與逆義同是哉其手滑而不知矢之何之且心之矧矧即逆則然三思字非話詞神之格以思逆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

集說何氏楷曰童以角為言猶易言童牛詩言童我

晉見辟刑也昔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成王有選則捷伯禽其用捷者即虞書所謂作教刑也以教刑加之是曰辟爾其施之雖以成而實以成其愛其受之不當恐而應以感其思是曰辟爾為德何以為德蓋辟爾者以其不賊不嘉也而即俾爾之不賊者臧俾爾之不嘉者嘉此非以為德乎臧嘉皆善意而兩舉之者以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一

作教刑為夏楚二物皆所以進人於善則言俾臧俾嘉以見二物之不可一缺耳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成也注謂使之收斂威儀則此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義亦從之止古文趾字足也昏禮布社皆有枕其止即其証也淑為以善自治即有得於俾臧俾嘉之教者其淑慎成故稱淑慎就爾止言之則足容之靈為山立為持行此淑慎之實也按玉藻叙舉齊避之容操以足容重先之可知敬爾威儀必托始於足容然後自足以上皆相因而不愆于儀有與爾止同始於足容然後自足以上皆學以齒惟次其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此為不僭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七年視論學取友樂之取之則惟恐傷之此為不賊諸侯之子不僭不賊則凡入學者節不子國之俊選皆造焉世子不僭不賊則凡入學者節不以為則矣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特以口食互相倚耳其在同入於學之小子亦嘗有之故則借為不僭舉其馬桃李微物而以投報稱者為其雖非行禮而有然

不之謂禮尚往來而不往非禮也。知此可以不信矣。彼帝而角實虹。小子是則欲其不賊而歸為未也。於賊者作形容語也。而女稱與彼字對看。角主於觸。有也。其故曰實虹。小子凡虹之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口虹。爾者為雌。雌曰霓。因以虹字替雄字。欲見其有德色氣。借之借人。如此術風言蠅。棘在東莫之敢指。亦見雄氣。是借之以自鑒。而所為戒。其賊以自成不賊者。又豈外哉。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七五

隸說真氏德秀曰。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隔。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式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

管見。荏染柔木。於木類。當指無慮木。言其木子獨著。名荏染。子耳。其義則以荏可取。海染得成。堅故也。木極高大。而不開充棟梁之用。是因以其柔矣。子特堅言。緝之絲。是合其木之柔。而用其子之荏。染者為繩。以貫之。曰緝。緝。緝材也。以是為言。其殆釋家以無慮子為鞿。求者言之。與或疑。周不得有釋家。以佛法未入中國也。及周書異記。佛生於昭王二十四年。至穆王五十二年。入涅槃。又列子稱。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置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王藝。天。之臺。以居之。居無所謁。王。則。造。王。執。化。人。枯。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意。迷。時。喪。既。寤。自。失。者。三。月。化。人。曰。吾。

與王神造耳。形奚動哉。得此則有化人為之先導。是復必有復奉西方聖人之教。以踵至者。何至疑於周。不得有釋家耶。釋家之來。皆於荏染柔木言緝之絲。不曰無患子。而易其名曰苦提子。梵言菩提。華言正近。蓋亦取於不下帶而存焉。云爾。其為道主於和。柔忍辱。而以護持威儀。為戒律。此為溫溫恭人也。將因是以絕精洗。欲滋善根。而開覺性。夫非維德之基。子善教者。無不可教。善學者。亦無不可學。如彼溫溫恭人。釋家也。亦嘗有話言。宣說契。如來付囑。以開眾生信心。今試竊取以告人。所可冀其聞而有得者。幾何哉。故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行與心。中德之見。子外者。為行威儀之則。本受於天地。則於溫溫恭人。而切指其維德之基者。以溫恭為德之行。非溫恭自溫恭。而德自德。故即其外之所流。而知其中之兩積也。順德之行。既無所拂。逆亦無俟藉資。夫豈必存。柔柔木言緝之絲。與釋家為徒。而後得為溫溫恭人乎。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七五

管字亦取告之話言。說話言有不得過之。而告者過之。則為僭。民各有心。所以指其僭也。民即人之通稱。德為心理。故謂人各藏其心。而不可測。溫溫恭人。焉知其非浮貌。而遂信為維德之基。取且如釋家之於荏染柔木。言緝之絲。但目為溫溫恭人。則似之矣。若其德之在心者。烏乎測之。夫告之話言。而謂其僭如此。亦何嘗不有所見。是固非木愚者也。然首章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必以徵其處矣。因哲生戾。因戾成愚。則直謂之愚。人已耳。豈得如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者。固實可以哲人稱哉。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陸風知而莫成。

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汝未有知識則

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帶冠於手小子未知臧否嘆其未知小子之臧否也蓋

教者心異其有成而難遽信之詞至下文借曰未知乃

正屬小子之未知說不得混看曲禮長者與之揖搗則

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錙詔之則掩口而對玩則

者亦本分兩層是手搗之時固仍有不盡以言示之事

其耳之言則非示之事而警之使必聽耳借曰未知亦

既抱于度其必當知也然民之靡盈者先生施教弟子

是則溢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是雖小

子也而老成之狀已具其有夙知而莫成者誰乎乃小

子之臧否今猶使人未之知焉則將不克有成矣此必

以盈自封雖既抱子而仍不可以知言也無既然與

吳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老

集傳夢夢不明也慘慘憂貌手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

小子之夢夢者為日方長至死期為更遠其勢必將與

難難遜會故念之不勝其痛而至於慘慘與誨爾諄諄

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為夢夢指其實也用與

以義通虐者作虐之名在上章稱匪手搗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可不謂諄諄乎而聽者乃藐藐焉

難云聽實不聽也於是而誨爾者必將辟爾此古所為

拙作教刑也辟爾為德俾滅俾嘉又豈得謂作威以為

虐哉乃夢夢者則不以為教而反以為虐故言借曰未

知亦聿既老以明其終於夢夢也未知與不知義有別

不知者無望其知未知者猶將冀其進於知也故人而

未知必不當其知之時亦既抱子則時已過矣人而未

知必仍露其知之機亦聿既老則機已絕矣聿亦書器

書以記言故詩中每與口字同用但曰為有聲之言聿

為無聲之言此又不無小異耳如小子當抱子之年與

聿時不可同日語也乃其未知者終當不知直如已及

八十九十曰聿者然則人不明曰既老而亦隱以既老

歸之矣故稱聿

冥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

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適其德

惇民大棘

集傳舊止也庶無大悔謀者所以宏濟于艱難也能用之乃為能聽

見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舊止猶陳述云爾舊對新之

亦陳也凡既過者皆為陳不必果以止古文趾字詳

前八章趾有迹意此即指厲王之已事言聽用我謀

無大悔謀者所以宏濟于艱難也能用之乃為能聽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六

有以自解也哉在武公適當其時取譬於此亦誠不遠矣前篇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欲武公之鑒於厲王而獨稱取譬者以鑒厲彼此對待之詞不若譬字為通同無礙耳昊天不忒謂天之報難初非無因卒亦未由倖脫者回通其德俾民大棘即不忒之証按回通從也雷取象蓋藉以形容暴虐也雷一作雷象回轉形適從商類篇雷驚遠貌又從兌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遠貌此迅之義且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也言所歷盡破折也適音同歷當亦即與歷義通德字美惡同詩可即於前篇滄德見例棘本木名叢生多針刺人莫敢攫如厲王暴虐是為回通其德於時萬民非忍遂相與畔襲王王流於彘其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復圍之夫豈不見其大棘也哉小雅稱獫狁孔棘孔與大皆以明其甚耳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大棘即天之艱難而奇也然則俾民大棘若誰實使之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蓋天實使之矣此猶不足以徵昊天之不忒與夫厲王已不可為其蓄止實為覆轍有舉以為小子告者益之以謀而不見聽用大悔將不免焉此其情亦孔迫矣如十章稱於乎小子為感於未知臧否既不禁其長太息至此章構於乎小子為驚心於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則更不覺其痛哭流涕也然是詩實武公自為以小子而代師保立言正恐當日為之師保者亦更無可喻教然則睿聖武公之鑒享符既沒而始定哉

大雅卷之

樂園讀詩管見卷之十二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祚校字

柔為伯刺厲王也

兜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漢此下民不殄

心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柔傳莠茂劉殘殄絕心倉兄與愴怛同俾明貌舊說此為為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為良夫之詩則其說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桑柔

一

集說孔氏頌遠曰為伯周同姓國杜預云為國在馮翊陸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謝氏枋得曰捋采以手捋之未取其葉也其劉用斧斫以伐連揚并枝葉盡取之矣胡氏一桂曰填滿也積也倉兄填兮言悲懼積滿於中

管見兜彼桑柔兜柔宛貌可從幽風倚彼女桑見意其下侯旬爾雅疏下者自上而落也木曰落侯字取義為定辭桑之落定於旬日以有捋采其劉者故然此詩下喻言厲王之用繁夷公以專利因即總之曰填此下民瘼訓病而字以莫莫蓋膜之省也凡皮裏肉表為膜謂知以皮肉消滅而膜病者是稱瘼云下民至此正可憂桑之捋采其劉想見其狀矣不殄心憂謂其心憂憂天之不即劫絕其命耳愴怛作倉兄與愴怛作豈弟同心之體有窾心體之所托有腔子以倉兄填之無復聖人之樂身瀕於九死而心不待死故平時以殄為憂

此際則反以不珍為憂也仲放吳天寧不我矜俾為明
貌從卓義求之亦為高貌矜者弔其心之憂也不我矜
猶小雅稱不弔云爾玩寧字語意以為天矜于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也今於天而期逐續乃命焉其不我矜
亦宜至於以不矜為憂獨呼籲以求天之勳絕其命而
已而其不我矜者亦將忍而終古也哉嗟乎下民之情
因及是而窮無復之矣欲不出於亂得乎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 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集傳夷平黎黑也謂黑首也其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感也

管見前章刺暴較此章刺黷武厲王時之民不堪命斯二者蓋其大矣四牡為良馬之通稱以投人凡須良馬

讀詩管見

卷十二

二

而養必乘之也騤騤字从癸六書正譌謂癸為交錯二
木度地以取平其義同準據此則騤騤者指馬行之無
失足言馬之用在其足其足騤騤則其身彭彭可知然皆
瘠此下民以養之者亦膳彼四牡而不勝其倉兄矣旗
旒有翩屬軍行在路說旗表前軍旒表後軍前未鳥而
後元武也武車綏旒尚赫奕綏者舒散若垂綏然而豈
不有翩乎翩為飛貌旗旒有翩則旗旒之所統皆下民
也亦安有不從而翩翩者禮言六十不與服戎此雖虐
如厲王亦無以易之則所籍皆黔首也下文稱民靡有
黎正從此句見得厲王初立用紀侯之譖烹齊哀公以
虐聞於時楚子畏其伐楚自去其爵號則厲王知兵之
足以逞矣故小雅巧言之刺厲王其第二章曰亂之初生
而復欲以號仲伐徐戎名穆公作民勞篇諫玉且以戒
號仲一曰無棠爾勞以為工休再曰戎雖小子而式宏
太平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其意總主於患此中國以

綏四方也若不知此而以兵運則亂病日生矣然厲王
能用之乎自是諸侯不朝王蓋虐亦遂見其亂生不
靡國不泯也國謂四方之國如淮徐荆楚之類是也康
誥云天惟與我民彝大猷亂呂刑云民與晉漸泯泯
禁則泯為昏義就國言也是以其不知有玉為泯也
國不泯則靡國不亂亂之生胡云夷哉不夷而以兵夷
之四牡騤騤旗旒有翩皆見其出而不元其入則無如
亂國何徒以聚斂共黎民而使無子遺也故致命於民
靡有黎而以具禍以燼重傷之免征言火災燬國玉石
俱焚左傳亦云兵猶火也釋名火化也消化物也火之
所經滅者為灰其餘者亦為燼禍莫烈焉曰具禍明非
一身一家之故耳於乎有哀同步斯頻禮記軍有憂則
素服而哭於庫門之外是當有哀獨至於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而有哀則非直小有愆切乃潰敗不可收拾之
勢也國運其將訖矣不少延乎可勝痛哭也哉天造曰
運其行不息國之歷年以運稱亦以步稱者蓋指魯齊

讀詩管見

卷十二

三

於天行則為運指其從於天行則為步耳頻同韻水陸
也人之行者至是而止有盡意再扶頻字从步从頁頁
音緜頭也則頻之義言即
猶俗稱行到盡頭之謂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見國步蔑資資用也民所藉賴以生之具其無之盡
則稱蔑板之五章曰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亦指榮夷
必之教王專利言至此篇首云彼彼桑柔其下候句持
秉其劉瘼此下民則王為蔑資之由來備極形容也國
步及此不能奉天保民豈能奉天伐罪哉故曰天不我
將將奉也謂奉天也湯誥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成不
敢放周書多士曰我有同佑命將天明成致王罰致殷
命若厲王之以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遂致民靡有黎具

詩管見

卷十一

系系

民爭利也。是曰乘心無競。取未盈把為乘。蓋藉以當俗。稱孝定之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隱斥榮夷公也。厲主害民言之。其有加無已。則暗之象耳。王生以虐聞。死以厲。公教王專利。尚伯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與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據此求之。則梗之為言。正謂不能導利而布之。上下耳。夫貨稱泉貨。取流通之義。專之則為梗。梗塞也。以木材塞水使止也。王風揚之水。三章一曰。不流束薪。再曰。不流束楚。又再曰。不流束蒲。此謂以薪與楚蒲之屬。交積於水。而加束焉。如今之作。灑然也。解梗字當本此。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

祖東廡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我圍

集傳辰時觀見。瘠病圍邊也。管見凡憂之在心。有緩急曰慙。慙則其勢有甚急。而不可緩者。念我土宇。諸侯有國。為土其以國為家。則宇也。此詩伯自指其封國言。故曰我書序注。為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所謂我土宇者。蓋以此為伯為畿內諸侯。世在王。朝為卿士。書序云。巢伯來朝。尚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尚伯在焉。成王時也。而此尚伯適常。屬王之時。因以念我土宇。而致歎於我生不辰。逢天憚怒。憚音憚。俗稱動曰動。憚殆即此字也。於天怒稱憚。怒借動意耳。與書稱動威義同。夫生之辰。有其吉者曰天喜。逢天憚怒。則與天喜不相值。而今之憂心慙慙。殆自生之初。而已兆矣。以是為不辰也。自西祖東。謂自錫京而適其封國也。杜預云。尚國在馮翊。歸晉。尋常錫京之東廡所定處。所即民之處。所也。從祖時。逢路。規之末。一定處者。而不得則其情皆蠢動不寧矣。多我觀瘠。孔棘。我圍。觀以目遇也。瘠訓病。而字从昏。殆指其心之情。云爾。若是者。多則不一人矣。此言我自西祖東之時。其民之靡所定處。將為大難。乃多於我觀之。而以為瘠。蓋竊謂我為茫然不覺也。然而民情大可見。豈難知哉。我未嘗有怨於西民。及見其多。我觀瘠。西民之與。亦將於我土宇之在東者。亦謀肆其珍。職則孔棘者。在我圍矣。以此而推。王畿所界。寧猶有異。幸克全者乎。此所以憂心之作。實迫於危。有且夕而不禁慙慙也。語詞於其甚者。多稱好。故詩以孔字替好字。為言好者。必作圍。為孔象。棘本木名。本草云。棘字从束。束即刺字。按兩刺。知此於敵之相殺。為適肖。周禮夏官。以田教戰。亦曰。徒三刺。是足証。巴孔棘。猶入於殺之甚者。稱好殺耳。毛氏。云。曰。圍。垂也。垂為自上。絕下之形。孔穎達曰。於屋則。為字。於國。則四垂。為字。是圍之為垂。與上上字之字。

詩管見

卷十二

系系

東廡所定處。所即民之處。所也。從祖時。逢路。規之末。一定處者。而不得則其情皆蠢動不寧矣。多我觀瘠。孔棘。我圍。觀以目遇也。瘠訓病。而字从昏。殆指其心之情。云爾。若是者。多則不一人矣。此言我自西祖東之時。其民之靡所定處。將為大難。乃多於我觀之。而以為瘠。蓋竊謂我為茫然不覺也。然而民情大可見。豈難知哉。我未嘗有怨於西民。及見其多。我觀瘠。西民之與。亦將於我土宇之在東者。亦謀肆其珍。職則孔棘者。在我圍矣。以此而推。王畿所界。寧猶有異。幸克全者乎。此所以憂心之作。實迫於危。有且夕而不禁慙慙也。語詞於其甚者。多稱好。故詩以孔字替好字。為言好者。必作圍。為孔象。棘本木名。本草云。棘字从束。束即刺字。按兩刺。知此於敵之相殺。為適肖。周禮夏官。以田教戰。亦曰。徒三刺。是足証。巴孔棘。猶入於殺之甚者。稱好殺耳。毛氏。云。曰。圍。垂也。垂為自上。絕下之形。孔穎達曰。於屋則。為字。於國。則四垂。為字。是圍之為垂。與上上字之字。

正和卷
別也

為謀為茲亂
況斯削告爾
憂恤詢爾序
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
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

管見為謀為茲亂也蓋不能以不慈矣水之寒者為況
斯削其謀實造亂也蓋不能以不慈矣水之寒者為況
或曰寒冰則沈為肅義削析也以刀割木皆稱之則削
為殺義凡亂者莫不為之詞曰吾以將天威也天之威
惟肅斯殺故必至於水寒冰壯使人生其慘慄而後木
之摧傷剝落都如以刀割之也此亂者所由蒙天威惟
肅斯殺之意而曰亂況斯削與告爾憂恤詢爾序爵蓋
糾合亂人之言耳以為為亂而不成身家夷滅亦誠可
憂恤者豈能欺爾而不以告哉若其事既成論功行賞
則同在序爵中也此又爾所不知而必舉以為誨矣誰

讀詩管見

卷十一 系系

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則復慮聞亂言
者其欣於序爵之心終不勝其惕於憂恤之心故從而
申告之如此史記稱其人者入火不熱白虎通稱至人
神矣焚而不能熱則熱與燕得通用皆謂傷於火也逝
為死之別名濯指以身漬水說其意蓋云凡罹火災者
或急而以身漬水則毒入於腹必不救故宜以死守之
期於逝不以濯也然遺莖火熱得脫身於炎燄中負創
狂走其能亂於中而有以自執者誰乎能執則不亂
不能執則必亂矣王之虐如火熱我不可堪王之虐而
亂自救是猶當火熱而以濯除也執熱死於火不執熱
而以濯必以伏火而死於水等之死也如必欲同執熱
者之逝不以濯惟恐於王之虐以死而不出於已之亂
以死則終有可不能者以此言之我之甘蹈於愛也豈
得已哉並舉以告爾其情亦可以共諒矣淑與惡反見
周書集韻載舟車運物也此稱載胥及溺則正主舟以
言載者胥相也盡也其所云則謂亂者為姦盜是乃惡

矣不亂者為善良豈不淑哉然將求有以自淑則何
能淑也夫吾謀甚茲今者告爾憂恤且因之詢爾序爵
則爾為與聞其謀矣獨不慮其將漏洩與大事未舉亦
不遂爾殺計惟盡取爾室而載之以舟於中流沉之使
胥及於溺而無一得脫耳事勢至此正不得復為小不
恐之自貽伊戚也然則爾所憂恤出於從亂者猶在後
出於不從亂者更在先矣爾實念不到此
夫安得不盡言以告即待爾之還自決哉

如彼遯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
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集傳遯風
僂也

東說孔氏穎達曰風
邑人象故不能喘息

讀詩管見

卷十一 系系

管見如彼遯風亦孔之僂遯也鄉風者與風逆以走
則是逆風而行為遯風也僂為嘔氣甚之曰亦孔之僂
僂甚則風疾可知民之聞亂言而有肅心者其瑟縮不
敢出聲之狀蓋如此肅寒意肅心猶寒心云爾并云不
逮并草名爾雅并馬帶即蒺藜也以為刷故名馬
帶月今仲冬蒺藜出鄭元注馬雖也雖以葉得名耳高
誘云蒺藜出蒺藜挺出也講禮者不識呼為蒺藜誤矣
夫以仲冬之水益壯地始培而蒺藜獨挺出初不覺其
起及觀於民有肅心其身率慄慄戰懼皆未見有能挺
起者以此視蒺藜之為并亦云不逮矣亦由然者為其
獨為好是稼穡有與之徒則亦力民代食已耳賦
之夫每樸重無非分之思固不若游惰無歸之易為
感也力民周頌稱侯強侯以集傳能左右之曰以太宰
謂開民轉移職事也若令之備力聽主人所左右若
食謂力民代主人執事而因以自食其力也稼穡亦

以求食稼穡者好之民以代求食則非好是稼穡而
於不欲也故以稼穡維實代食維好申言之以見民
之亦肅心者其意云然耳按此正因亂黨之轉相糾合
及鄉野亦皆嗜以誇爾序爵於是莫之應者乃其反
其所以而設是也蓋有爵者既豐於食必將收取難
得之貨此為實矣若夫好是稼穡者粟之外豈有他哉
蓋救粟可食而珠玉不可食則所實在於不在彼要惟
若其稼穡而已雖存好爵與好馬至於力民之代食其
勤苦特甚所得飽者相稱耳如使受爵而祿隨之有美
食得以好稱也乃力民則正以租糶等於膏粱雖惡而
亦好是直與好是稼穡者相守以
老田間也詎望登朝以拜爵哉

三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蠢賊稼穡卒瘁哀恫
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黍稷

集傳恫痛卒盡荒虛也旅與齊同
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
管見自此至篇末凡十章皆亂者之言與前為謀為誌
章同但謀以誌始所言猶恐人聞至此下為謀之既成
誌者已發則其言固彰明較著而無所忌憚也天降喪
亂滅我立王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始畔以其先在位故
稱立王滅謂天將滅之其有可信於天者則以其降喪
亂為之徵也死亡相踵為喪盜賊充斥為亂如是則所
稱立王者將墜厥命能無滅乎喪亂見於天而天何以
降之觀於降此蠢賊稼穡卒瘁而喪亂之象滅矣蠢賊
為蝗之別稱辨詳小雅大田篇蝗蟲一生九十九子既
作能羣飛蔽天其為災特甚故稼穡卒瘁也周官疾醫
稱四時之癘疾夏時有痒疥疾痒創也與癘同身傷曰
癘彼蠢賊之害苗亦癘氣所生正當夏時因借人身
之傷以象禾身之傷耳按此特謂好是稼穡者每以稼
穡維實至於降此蠢賊稼穡卒瘁則所實矣猶能不

其其所好而他國哉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哀恫二字宜
分項上文義亂言有喪者而不勝悲愴則哀有亂者而
不敢疾怨則恫具謂田器月令云季冬之月令告民出
五種命農計耕事修耒耜田器此足以証已贅虛
設也具贅則中國以哀憫之不暇而無心於稼穡矣豈
不卒荒也哉荒者蕪穢不治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旅
脊骨身之力也慈是以生故力稱旅力按此又謂力民代
食者並以代食為好夫苟有可代以謀食無所擇而以
好概之亦何遠不然獨值茲具贅卒荒之時求有代而
不得安從得食自是而謂為力民者亦靡有旅力矣當
其病莫能興於心無可望救獨垂首以
念穹蒼已甚官若其能加之憐祭耶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黍稷

管見按五章曰詩兩序爵非空言也周官冢宰以心禘
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然則當日國人之時必
先推一人為之君即亦選置數人為之相者故曰維此
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思也惠以澤言
上有大澤則民夫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瞻
者望澤之意來也稱克壯其猗江漢稱王猶允寒皆謂
軍謀為猶也以其猶布諸文告為宣猶然亦有事於乘
心者謂惠君將期沛恩必先伐暴滅我立王在天心已
定必灼又元民人所瞻亦不勝其心之迫急也惠君惠
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考翼謂老成敬事者則此稱
考翼即所謂考翼也秉心宣猶惠君為主而其相之苟
又肯老成敬事之人則非以輕舉圖僥倖幸矣維彼不順
謂屬王也以其虐戾拂人之性是稱不順自獨俾臧自
有肺腸獨本獸名後類後鳴三獨一鳴即止諺曰獨一
鳴而後散以其狀似後而大能食後故爾獨夫蓋取詩

此自獨自以其身為獨也為之而不畢背不可謂工俾
或云者必使其工也工則善善則為成凡鳴呼上出於
蹄凡食皆下輸於腸獨之鳴與食總主於殘其類是其
蹄腸固然也而彼不順者之自獨俾成專肆毒於民人
以實成為獨夫夫亦自有獨之肺腸矣豈復猶是人之
獨腸也與俾民卒狂說文狂猶犬也獠亦作瘵左傳云
獨狗之瘵無不噬也上以獨倡之為獨夫則下以狂說
之為狂夫此民人瞻其惠而不得遂皆迫於喪以為亂
有如斯耳然則此惠君之秉心宜猶考
慎其相不實有以應民人之瞻也哉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

管見牲牲字以兩生字並當指鹿之角言本草云凡合
血之物肉差易長筋次之骨最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
人二十餘斤計一日一夜須生數兩凡骨之生無速
於此雖草木易生者亦不及之此於牲牲字義合且詩
詞之於鹿特就其角而指之曰牲牲又不獨謂鹿角之
易生而已鹿一名班龍見瘡察方釋名者謂乾寧記云
鹿與游龍相戲必生異角則鹿之得稱龍者或以此大
鹿之角易生而此更生異角然則瞻彼中林而謂牲牲
其鹿者必謂其有異角言之其借與之意殆以榮夷公
之悅於厲王王寵以卿士其狀有如鹿與游龍相戲而
生異角云爾朋友已譖不胥以穀譖加之誣也周禮注
同師為朋說文同志為友榮夷公為卿士亦必有此舊
素之在下者胥相也合同之意穀祿稱王制云凡官民
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祿之則得穀初非出於一人之私此可謂胥以穀
耳周之卿士為都官有祿之而得穀者其定論以告於
丞丞當王榮夷公乃其性燥專利凡所登進舍賄賂無

由得階故其時有朋友焉在榮夷公之若不相識然
或為之論其林則先譖於王而使論終不得入豈嘗
見有相為論定而至於祿之者哉如是而其不胥以穀
在語中之心其於朋友已忍而斷之矣又况不為朋友
者乎彼中林之鹿有其性也行則同旅是為朋友之象
食則相呼是即胥以祿之象矣然鹿之大者為麀羣鹿
隨之皆視其尾為準此其行之獨先已不可謂同旅又
豈於其食時仍事格其類以相呼耶夫塵有異尾而性
亦異可知羣鹿之有異角而性塵不異者性異則行不
同旅而食不相呼此與榮夷公之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為適肖矣人亦有言謂有言以劾榮夷公之罪狀者其
人則諫臣也進退維谷此特喻人之以言取禍即置身
於絕地死地而莫能自脫耳谷字對上中林生出彼人
之不能已於有言蓋實感於牲牲其鹿之有異角而思
拆之也然其角之異以與游龍相戲而生之是鹿角猶
龍角矣鹿角猶可拆鹿角猶龍角其可拆乎中林之托

詩管見卷十一 素系
既深而其間多欲以陷
人而有餘也吁可畏已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 不能胡斯畏忌

管見上章稱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榮夷公之在朝既亦
以籍諫臣之口則當日厲王怒國人之謗而以衛巫弭
之必亦榮夷公為之謀也於是不可堪命之民亦盡存以
其口矣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隱指衛巫監諫言楚語
巫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
之如是則明神降之以若所云於聖人何多謙焉厲
王之未衛巫蓋直以聖人目之矣衛巫能監諫者以告
之聖而隨時入白於王不可謂聖人乎然民勞篇曰
聖即為瞻言即其所告也如是若雖遠至百里皆可收

無從詭隨詭者陸狡叵測也以詭隨人在衛巫所使以
其誇之徒其蹤跡頗然曾何見有瞻言百里者哉祓為
云曰廉聖管管管管即如稱管中窺豹及以管窺天之
言老子之所謂察察也廉無也無有聖而管管者彼衛
之監諒特事詭隨是以察察為明耳謂之聖人不亦
乎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則終奉以為聖人而實信焉
能彈誇矣則自為得計而虐狀益彰故見其為狂以喜
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能行也言為行地名公諫彈誇
之詞曰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
士獻諫馨獻典史獻書師箴賦矇諫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督史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料
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謂王之匪言不能也又曰民
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
源行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
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宣

詩管見 卷十二 系系 三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

傳地進忍殘忍
也顯念復重也
謂良人即臣之良者當時若名穆公及凡伯皆以愛君
憂國而用大諫洵哉其為良人矣夫大諫者務引其君
以當道即日望其知之而允蹈之也而王則弗求弗迪

夫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

讀詩管見 卷十二 系系 三

馬求迪從行邁取義求為覓路迪為適塗也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黎夷公教王專利以賊其民是人之無良者
可不謂忍心乎乃王之悅之者正知人莫知其子之惡
以溺愛而不明也故見其是顧是復馬顧復見小雅
豈為伯嘗謂黎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耶大難之將作也貪為愛財之本名上貪利則
下貪財故則指用貪字以見民之非無因也茶為苦菜
無毒茶奪乃暗指鉤吻言本草謂鉤吻即胡蔓草今人
謂之續腸草嶺南衛生方云胡蔓草葉如茶其花黃而
如一葉以百葉潰血人無復生也自賊者或服之民
之貪亂寧以不聊生而猛拚一死
耳是曰寧為荼毒寧者安心之謂一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此假地震之象言亂象耳蓋
大風之行其見為有隧者以所經之地皆連延而震故
風去而其隧實可求也風大震必甚於是地或坼裂涌
水則當其隧而有空大谷矣空音孔韻會小補秦人謂
空窟為土空至其空為大谷則其敗城郭壞民室屋壓
入者可勝計哉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其即今天下不寧
以同陷於死亡者勢蓋如此於時朝之臣有良人焉必
以一身殉國不欲苟全此何以處之使之廟祀以流芳
百世可也故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死者不可作為之
式穀則如可作矣式穀也其穀之將以敬者指黍稷言
香報之物也良人生而正直其死當為神以式穀之聲
靈宜於與師以正其罪即將因是而遺臭萬年也故曰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湯放桀武王伐紂如是者為

之而樂紂之微德乃益彰聞此即所謂以中垢也中
益之其間耳諺法賊人多殺曰禁殘忍捐義為紂被
名以況若莫甚矣彼不順者而以中之
天下之惡皆歸焉不將死有餘辜也哉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

良覆俾我悖

頌傳此詩所謂貪
人其榮公也與

管見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敗類謂榮公之徒也與貪
人為類皆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國必敗故能以敗類目
之聽言則對對者唯諾之而已非有言也其有言則為
誦言誦言同頌為誦言者率如稱觥獻壽之言則使子之
聽之亦不覺其中心如醉矣若良人者默可以替否亦
雖美而不忘規也豈有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哉乃王

詩管見 卷十一 桑

十

之月人惟於貪人敗類之忍心者是領是復則皆匪用
其良也我不忍於是而相倡以成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此無解於悖矣其孰使之然哉彼貪人敗類之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是猶子之狃於顧復不畏階親不義而獨
主於阿意曲從也順也彼固寵以為順而反使我與人
難以為悖悖者臣弑君子弑父罪合於一也悖之名且
可居乎以是而痛念於覆俾我悖有不能忘情者當此
大風有隧之勢已成即將以有空大谷盡坑若輩可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說劉氏瑾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
亦作赫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
管見嗟爾朋友爾謂厲王朋友謂衛也蓋厲王率衛
為聖人不欺臣之而以朋友處之故曰爾朋友也嗟者

歎其妄耳予豈不知而作予屬亂者自指之詞作動也
周書大誥言武庚之畔曰越茲蠢傳云蠢動而無知之
貌則是不知而作即蠢義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此衛巫欲恐動亂者而為是言以使之聞之也飛
蟲本通稱從弋獲求之弋為射名則飛蟲指射工說射
工長二三寸形扁背負甲硬而黑甲下有翅能飛作鋏
雙屈前足抱拱其喙正如橫擊上矢之狀以氣射人影
中者多死是為飛蟲之時亦弋獲矣集傳之往也玉篇
幽無形源難測謂之陰女女亂者也蓋衛巫詐稱有術
以為如彼飛蟲之為射工主於中心而其時亦弋獲則
不甘虛發也又况我道通天河神不富茲既有往而陰
伺女者其因而戕之非且等飛蟲之弋獲而已女能無
懼乎然亂者之聞是言則曰是特於予來赫取天下惟
蠢者可赫蠢者不知而作者也予豈不知而作哉予非
蠢者也而反予來赫亦見其妄矣以聖人為王之朋友

詩管見 卷十二 桑

五

竟至詭辭而出於
此可嗟孰甚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通職競用力

傳傳職專涼薄也善背
工為反覆也充勝也

管見罔無知也民之罔至於貪亂直若病狂喪心矣豈
不謂罔極乎而其由來則以貪人敗類致之故曰職涼
善背職為官之別稱所以司民者也因職有專司是以
善背職亦借用專義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天地始
肅彼貪人敗類之主於涼是存秋之肅而無春之溫者
奪奪之後則所以行其忍者尚可問哉為民不利如云
不克民之不利莫大於破其家為者造生事端也欲專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

其利而不為民之不利利何由而得專乎克能也至於
欲為之而不克雖未嘗直白其隱而口吻之間亦微露
焉時則有民之回通者代為之而其職競用力亦遂無
不克矣回通從迅雷取象雷一作雷象回轉形通以香
經篇喬驚遠幾又從先行貌合言之則為其行之驚遠
勢此迅之意前篇言回通喻暴君此篇言回通喻暴民
也縱之使主鬪爭曰職競此其構釁首禍以為民之不
利在回通者探上之心而用其力焉則安有不克者哉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六

晉見戾止也民之未戾謂貪亂之心未止也書康誥云
今惟民不靖未戾厥心是其証已職盜為寇言貪人敗
頹之專利主於盜而其又甚則為寇耳左傳言兵作於
外為寇寇之肆掠無所遺又不猶盜之行劫有所擇也
職盜為寇如何為之亦以職涼善背為之而已民之回
通職競用力此其罪在回通者也而貪人敗類之心則
樂得其為民不利乃於為回通所暴之民以涼威備之
覆以善背重克抑之其涼也不求其情而但厲聲呵之
曰不可其意以為競則競法無曲直之可分者呂刑云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即此曰不可之意也至於其
事顯白難誣或其民情急而不甘於默則即見其善背
焉何以善背亦善言耳曲禮云怒不至詈則詈甚於怒
矣先之曰不可者其怒已見怒而至詈為惡聲為大罵
拍案狂呼怒若雷霆之赫豈直涼之令人毛寒也哉雖
曰匪子既作爾歌匪子謂以匪人目予也其意以為言
者無所不至而其以匪人目予是謂予為無良也然所
謂匪者其孰加於職盜為寇哉爾匪子予實不為匪則
還以匪奉爾爾可矣故爾之於予曰匪無如爾何也然則
如以予之為匪奉爾爾復如予何哉歌辭雖儂而能叶音
歌以藉為傳達也爾復如予何哉歌辭雖儂而能叶音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者即是嗟乎厲王之用榮夷公以專利亦倚其能四誘
耳豈知國人將畔遂至大肆其口若此哉約伯次列所
聞以刺厲王蓋欲厲王
以後之用為大鑒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
卒寧莫我聽

卒寧莫我聽

集傳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
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
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
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
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
雲漢者夜暗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史
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梓慎
曰漢水祥也漢實水之
祥而兩者水之施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十七

晉見此詩以雲漢發端有三意小雅稱維天有漢監亦
有光謂其為水精而不能成兩耳又雲漢以夏見而秋
明則其昭回于天正當登穀之候至於宣王憂早不日
其雨其雨呆呆出日而以雲漢之昭回為詞亦實見其
瞻仰昊天固有達旦不寐者矣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如
後稱靡有子遺此其喪之勢又稱散無友紀此其亂之
情也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謙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凍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軍既未吾天既濶不已而至於饑饉不已而至於饑饉則
此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一曰索鬼
索之言求謂悉求而祭之是雖不在祀典亦不得謂
不用牲惜物力也故曰靡神不舉凡凶年所以幣玉
當用牲而不取愛者為其常時在所闕耳故曰靡愛斯
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
示物鬼以禘國之凶荒民之杜喪鄭氏康成曰猶圖也
天者屋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王氏安石曰日月
星辰其氣物時數升降出入往來鬼神示谷以象類從
焉故三辰之濶可以猶而辨之夫以神仕者能獨鬼神
示之居而辨其名物在荒政之索鬼神所憑以索者當
不外是矣其常時雖以冬夏至致天神人鬼地示物
鬼以禘凶荒然曰致度不成為祭者至當旱而索鬼神

詩管見

卷十一

六

其稱舉而祭之有康愛斯牲之言此於禘禮固大可觀
也但思鬼神示之居與名物以猶以辨皆本三辰之濶
則其祭必當奉三辰為主耳三辰者日月星也春官
典瑞及攻工記玉人並云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知此
章特稱圭璧既卒正指三辰言之圭璧用以祀既卒者
祀畢云爾寧莫我聽寧猶俗稱安心之謂薦圭璧必並
陳祈禱之辭此春官大祝之所司也因旱請雨情迫切
而聲哀厲於此而不我聽則神之漠然無所動非安心
而

早既入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真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寧丁我躬

集傳蘊蘊盛也殄絕也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
此早哉而不能勝也臨享也教朕丁當也何以當我之
身而有是菑也或曰與其耗斁
下土寧使哉害當我身也亦通

管見

蘊蘊蟲蟲喻言也左傳言農夫之去草芟夷而結
崇之崇即隆義此腐草所在也於蘊隆中有見為蟲
者其為螢可知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言離明之極
故幽類化為明類云早既大甚其被野之禾稼亦如草
之蘊隆蟲蟲然皆欲腐而化為螢焉以是言旱之境象
不誠大甚已哉不殄禋祀自郊徂宮殄絕其類也如下
章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已懼其殄而以禋祀祈其
不殄足為不殄禋祀言此禋祀者獨附早而為民請命
與常與不同耳太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但
指郊說郊祀昊天上帝其配之者惟后稷也句郊徂宮
宮為父母先祖之廟雖仍奉后稷為太祖不得以上文
運祀說之上下真瘞於郊宮然於郊宮以外之神亦無

管見

卷十一

元

故遠聯言靡神不宗也真瘞皆謂幣耳曾子問君薨而
世子生執束帛告之既告奠幣於殯東几上此可借為
真幣之証禮運聖人列祭祀瘞幣注繒幣也繒之言
繒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此足據為瘞幣之徵矣真幣
者升薦於神所是為上瘞幣者幽埋於地中是為下其
獨指幣言則何也蓋由凶年祈不用牲特以幣玉又禮
神之玉具見典瑞及玉人自天地四方日月星辰山川
楨演而外皆未嘗有之則惟幣為同用者且幣玉之薦
必非兩事可以觀禮之束帛加璧推之是稱奠而玉亦
該在幣中矣再推之觀禮王惟受幣璧則仍還侯氏可
知禮神畢無論有玉無玉而所瘞者惟幣耳舊說或言
瘞玉當不具然宗之為尊本神號故總稱則有大宗六
宗專稱則有幽宗寧宗至於神無宗號而一皆以宗之
意承之則敬恭之至也上章靡神不宗其神無常祀故
至與廣而言舉此章靡神不宗其神有常祀故取致尊
而言宗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祭莫大於郊周人郊祀

后以配天又頌稱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奇不殄之種
滂上帝臨之則所以解此蘊隆蟲蟲之早者后稷必能
得之於上帝也后稷不克則以上帝不臨故爾禮也於
郊若此在他祀又無論已耗穀下土寧丁我躬其傳其
二說按或說為長寧字又如俗稱情願之謂寧丁我躬
實以為罪在朕躬也語意恰與前言何辜今之人針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

集傳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子無右臂貌
遺餘也言周之餘民無復有孑身之遺者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雲漢

管見推者推測也周禮犬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日
兩注兩禱而也早既大甚則開兆朕占皆有兩不驗是
謂不可推耳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兢兢狀也動不
能禁之意至業業字以木則又有近於不敢動者是癡
狀也畏之甚因每出於此穀梁傳曰電霆也埤雅霆或
謂之電淮南子天誅疾雷不及掩耳疾霆不及掩下此
章震字當從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集傳所詳正如俗
稱不留半個云爾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即承上黎庶靡
有孑遺說宣王實撫此黎民者靡有孑遺則將有焉而
無民故曰不我遺也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二句是倒裝
語猶云先祖于摧胡不相畏耳推為挫傷之詞謂黎民
之遭凶折天祿也蓋黎民異於垂髫之弱黃髮之衰特
以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遂一旦使之同盡是為摧矣然
黎民為周餘黎民周不自今始則此黎民者固本先祖
之愛養生息以延之至今者也故言昊天上帝之摧與
黎民則固不我遺矣亦不為先祖遺乎不我遺而我之

子推蓋不勝其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誠畏之也不為
先祖遺而先祖之于推當合九廟在天之靈而相與畏
之矣其獨任我之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已哉我畏之而
無如何有先祖相與畏之固猶得諸於昊天上帝以庶
幾手雖推而不殄
也而胡以不然耶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

集傳沮止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
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零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
民者以祈穀者也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
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雲漢

管見早既大甚則不可沮乃宣王躬親禱雨特自言其
急之存進而無退即以申前章所稱兢兢業業如霆如
雷者特畏早哉之權民非畏旱哉之權已也赫赫炎炎
為陳說之詞其云者伊誰當時之大夫君子是已所與
行在所之所例看言此赫赫炎炎之中無地可容萬衆
之身宜厚自珍惜也此此之者也然宣王之心以為耗
歎下土寧丁我躬既不自為身許若使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便當遂以身殉於是血犯赫赫炎炎而止於其所
且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極明其不可沮以為沮之者
告也止為已義即死之別名瞻顧者畏死之情狀也
公先正則不我助以助言是求有以借其力故獨就古
昔之以人而神者酌舉其職號而不他及耳家語云天
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
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
生亦氣其義故其生為明玉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

上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亦曰帝從其
統云五正者五行之官名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
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昔者少皞氏之
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
及熙為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為
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
為貴神稱五祀不得同帝所謂羣公先正者指此當其
極祀於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其在羣公先正固以五
人官而配五行之神也一或起而相助度雖五人帝之
配五行而從帝號者亦得通其力以為助矣夫豈不獲
邀上帝之臨之乎而卒以不臨故曰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不我助者羣公先正之恐也至於父母先祖亦復不
助之求助獨非忍乎此所以言胡寧忍予實不勝其痛
念所從來耳胡何也寧亦安心之謂同首章以為予今
於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此雖羣公先正能忍之父母先
祖當不能忍也不忍予而代之求助豈必羣公先正之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雲漢 三

不我助哉獨何以安心忍予一任其大命近止靡瞻靡
顧曾不少加憐愛也予亦惟是抱此不可沮之志以俟
命焉 已矣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燠如焚我心
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

寧俾我邁

集傳 魃旱神也燠燠之
也憚畏也熏灼也邁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神異經曰南方有火長二三尺袒身
而日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則大旱一名旱
母蓋是鬼
陸之物

管見 滌滌當云山無鳥獸水無魚鱉如滌而去之然民
雖欲求鮮食亦不可得也集傳燠燠之也按玉篇廣韻
並曰燠放火也則似有心縱之快字從心殆以此焚為
火壯灼物是則其勢既縱而無敢遏抑者旱魃之為虐
蓋如此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言當此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以是質之我心豈誠不知憚暑然劇念旱魃為虐如
燠如焚則其憂從中來遂覺虐之在民者我心實皆
受之固不禁其如熏也憂心執輿則憚心退聽其矢志
於不可沮有終之以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已耳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謂聞於上帝此助之實也不我助則不
我聞是不得復有望於羣公先正矣今竊自忖度獨敢
告於昊天上帝曰旱苟不稼雖令大命得延寧使我遂
邀于荒野以待有德不可使我復反於朝寧以重有
罪也寧字亦情願之謂同二章邁之為逃遜去云爾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雲漢 三

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慍不知其
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集傳 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
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前郊宮上下是方旱時
祈禱之祭此祈年方社是平日祈報之祭

管見 龜勉屬龜勉之行勉強自力故謂之龜勉去逝也
亦死之別名蓋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此龜勉之本心實
期有濟於旱之甚也然使方待龜勉而忽然以去不
將委遺黎於旱魃而聽其肆虐乎是又有所不敢也故
曰龜勉畏去去字不頂上章邁字說胡寧瘳我以旱胡
寧語詞解見前胡寧忍予字彙補瘳與傾同倒也倒則
去而死矣畏去者不敢死而值旱之甚則其龜勉亦
大甚至於力盡而瘳是實瘳我以旱也然則雖不敢死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重漢

五

其故究何嘗
得知也哉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室趣馬
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
云如何里

集傳韜窮也疾病也趣馬掌馬之官膳夫掌食之官也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
事下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
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管見友與孟子出入相友之友同義對章末里字言里
民居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五曰聯朋友所
以合和異姓也並以是為禮俗之根本所在而聯之則
萬民以安劉氏彝謂安者安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則

而仍幾不免於死矣此在瘼我者之心何以安然若是
耶惜不知其故惜與慘同彼旱魃之為虐如快如焚可
不謂惜乎此必非無故而然者獨苦於不自知耳祈年
孔風方社不莫方謂五方之帝其神尊故與社聯稱而
得先之周官大宗伯言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禮西方元璜禮北方不言中央者小宗伯兆五帝於四
郊注云祀黃帝亦於南郊也以故周禮言祀五帝禮記
只言祭四方可矣孔風不莫本一義其詞亦輕重小有
辨焉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即承上
文祈年方社言之虞度也以為祈年之典如孟春元日
之祈穀其神為昊天上帝是則不得以我虞也雖云孔
風其敢內度我之無悔即以仰慶昊天上帝之無怒乎
至於孟冬祈來年於天宗以及歲中方社之祭凡皆有
祈祈以望有年於時亦孔風亦不莫此其敬恭明神
一內度之我宜無悔即一仰慶之明神宜無怒也
其可自我虞者如是則於今之胡寧願我以早僭不知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重漢

五

陽之責兼聚率又屬天官而為天子之樽苟非其人則
百官四海皆不獲就理王之疾豈不大哉趣馬掌贊正
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煩辨四時之居
治此其職也師氏屬司徒者掌以教詔王並以德行教
國子以後於趣馬而合稱之似不倫按周書立政言用
人常伯常任準人而外獨聯及於虎賁綴衣然則師氏
謂志貴氏耳與趣馬並屬夏官虎賁氏宿衛王宮領虎
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則謂之師氏可矣夫
秣馬養兵本傷民食至趣馬掌王閑之馬虎賁氏為師
氏掌王禁衛之兵此其耗蠹彌甚揆之天心之生穀以
為民亦不憐其疾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屬天官冢
宰左右似為通詞由膳夫推之當指立政所稱左右構
稷言孔傳謂為左右構持器物之僕器物與衣服為類
書明稱構僕則不兼綴衣此但稱左右則綴衣構僕統
之矣按膳夫於王之膳不會庖人於王之膳會不會酒
至於王之飲酒不會外府於王之服不會司裘於王之

民各戀其里問雖有災難不忍舍而適於他邦所謂友
肥當據此早既大甚民以饑饉薦臻而散則於膳朋友
之本俗蕩然矣故曰無友紀耳鞠哉庶正疚哉冢室趣
馬師氏膳夫左右此於敬恭明神而外歷省其瘼我以
為主自責作分咎於臣下看便非又自責為追覈平時
如某傳趣馬不秣云云則歲凶之故事於經意尚屬鞫
謂拘獄凡刑官之鍛鍊羅織只着一哉字聲情俱感此
其干天和為最甚故首及之王制云史以獄成告於正
政之秋官卿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
都家訝士掌四方皆士師之屬則皆正也故稱庶正疾
哉官王自歎其疾之叢集也易傳云剛中正履帝位而
不疚光明也然則非中正光明自冢宰而下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皆足為履帝位者滋長愆繆以成其疾矣冢
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必三公兼之三公有變理陰

於與其皮事不會鄭氏以為優尊故然至於器物之品
數無定惟所用之當期不缺於供則並在不曾之列可
知此其間有不疑於暴珍天物者乎以是為疾蓋有不
可收舉者又况鞠哉庶正念之驚心尤獨先於冢宰以
及趨馬師氏膳夫左右也彼其共干天和亦豈得指為
燕正之疾已哉然則瘳我以旱之故當不出此矣但其
故可知而巳無救於旱之為救賑貸也當其靡人不周
無不能止者人以民言周之為兩周者亦卒苦於無
周在周者雖祭所有而人之為兩周者亦卒苦於無
則欲之勢成其可止乎以是言無不能止耳讀無字管
略頌瞻印昊天云如何里前子議兵篇上足印則下可
用注印古仰字下託上曰仰則知稱瞻印者目注之為
瞻心託之為印也凡民居所聚大曰都次曰邑最小曰
里值茲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雖以里計之屋仍相比人
句絕踪以云里也
則何里有如是者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三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
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

曷惠其寧

集傳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
兩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兩徵也
集說陸氏佃曰言早久而繁星備見星陽之精也陽盛
而光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姚氏舜牧曰有嘒其星
應首章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句
管見本昂名彗星之出如帚故稱彗此彗字偏旁从
口度出於口而有彗狀者惟噴必為然噴則大者如珠
亦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其着於物也以亂落成
點狀特繁碎業密故得為星借象而曰有嘒其星也大

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
庶正此章王特建羣臣而諄諭以綏刑宥罪為波耳
觀上章云鞠哉庶正此章復言以戾庶正其旨得先
感也能達於幽以感之曰昭假贏對縮言是為有餘之
義其昭假以無贏者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
罔貸其枉禁止姦慎罪邪務擇執命理瞻傷察劍視
以齊方氏愆曰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
命有司以修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既務擇執矣又命
理如此用心之仁可知矣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
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厥陰道常乏
則不足而縮為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故曰天地始
肅不可以贏按此稱瞻印昊天有嘒其星正與篇首稱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相應是適值秋之始肅也以其不
可贏而無贏應時欽恤克符天道好生之德夫不可藉
是為昭假乎大命近止此言孟秋用始行戮則凡有罪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三

當刑者亦不過於罔國極中奇且已耳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
聽之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雖共失明慎而其刑於
市而棄之則實棄於獄之成而更不得待矣然又何不
可待也故為戒其嚴急曰無棄爾成凡獄之成必先自
庶正成也鞠哉庶正其能事者率主於不阿不掩是必
有以定之矣者赫赫炎炎云我無所是爾大夫君子之
心實求有以為我矣然而失命近止庶瞻願我則不
敢身為也大夫君子則又何求為我哉若使移此為我
之心以為民彼其大命近止其必不能庶瞻願我則不
當無棄爾成而有以昭其將必有明應乎未也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使者不可返亂者當使寧也夫寧之道

惟惠而已救旱之惠大抵以賑貧為主以緩刑有罪為輔者乃茲之廢久不周無不能止是賑貸不能使之窮矣於此而加以緩刑有罪一戒以無素爾成則窮莫入心之悔禍也而旱之大甚則如故其救無友紀之民亦仍是能而不寧耳二者而外更有何惠得加於此而望其寧哉總之大哉大惠非惠所能解當茲永夜勞瘁處惟是嗟嗟昊天急求易此有豐其星者以降漆池之豐澤焉庶有濟乎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讀詩管見

卷十二

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惟惠而已救旱之惠大抵以賑貧為主以緩刑有罪為輔者乃茲之廢久不周無不能止是賑貸不能使之窮矣於此而加以緩刑有罪一戒以無素爾成則窮莫入心之悔禍也而旱之大甚則如故其救無友紀之民亦仍是能而不寧耳二者而外更有何惠得加於此而望其寧哉總之大哉大惠非惠所能解當茲永夜勞瘁處惟是嗟嗟昊天急求易此有豐其星者以降漆池之豐澤焉庶有濟乎

讀詩管見

卷十二

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戎程之屬四方有不貢不王者以修名修德來之此本有事於宣也及其不而從修刑之例亦惟是以威讓文皆布令陳辭仍以宣為主若如是而又不則亦增修於德而已不勤兵於遠是與四國之有事於晉其不能已於刑罰攻伐征討者不同也始終一主於宣耳按南侯與祭公謀夫同事穆王穆王去成康之時未遠先王之制與先王之訓其賢臣固能舉而行之然則南侯之四國于晉四方于宣雖無實蹟見於紀傳可以祭公諫夫之諫詞推見之矣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集傳亶亶強勉之貌績勉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名伯台穆公虎也

請詩管見 卷十二 高

集說王氏安石曰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亶商邑翼翼是也
管見亶亶申伯王績之事聲字一音門見前見焉蓋水流域中兩岸對出如門也夫東水如門水序備其勢以爭赴之有勉勉不已之意此亶亶聲字雖音在禮器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以遠稱則亦從和取取耳上章言維申及甫所以知其能及者事雖未著可於其亶亶之又上章言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室此叙其先世南侯之事也維申及甫其亶亶者實足以任事故王使繼其先世而曰績于邑于謝上于字訓南國是式南國指楚言小雅四月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証已式謂使申伯憑謝邑以撫之楚自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代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與兵伐庸揚粵至於鄂地志言楚西鄂在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是與謝偪也於時熊繹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

此為越章王皆在江漢楚蠻之地及屬于恭肅熊渠其伐楚亦去其玉熊渠既卒及熊勇六年周人作郟攻厲王厲王出奔彘是後楚復不靖故小雅采芣黍黍南學荆大邦為讎也宣王中興而命方叔南征楚復戡已謝之役蓋備楚之西鄂而據其要衝以瞰之茲乃所謂南國是式與南國是式而必邑于謝者由名穆公虎親往相度以定其宅而後申伯出封得因為宅焉故曰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升陟也如鄭風言升彼虛矣以望楚矣篤公劉言乃陟南岡乃觀于京可剗觀巴南邦亦指楚言楚疆人莫敢近其界故名伯之能登為其功也曰世執其功者謂其能繼先之召康公執耳執為守而勿失之意按江漢之三章一江漢之許王命召虎此因穆公出伐淮夷而於外命之中其受命在江漢之許則知前之所謂登是南邦以定申伯之宅者於楚境覽收過半距謝為已遠矣又四章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榮敏戎

請詩管見 卷十二 高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管見虞書曰奮庸奮起也作義當同之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則應指民功說民功曰庸見周官注以法施於民實之禮記言法施於民者首舉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可知民功曰庸其大者在土也徹土田此召伯營謝之事謝與蠻荆偪則謝人

皆不敢近土田久為墟矣方叔南征時以兵屯田故宋
意曰于彼新田于此舊田因是而蠻荆得定然謝功
未成也小雅黍苗篇曰肅肅謝功伯營之烈烈征師
伯成之其徹土田之驗若末章稱原隰既平泉流既
清及首章稱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是已但其衆以任
車牛相隨以徒御師旅相聚則仍是以兵屯田為且耕
且戰之計其南行者皆周人非謝人也謝功既成謝人
得集於是封申伯于謝以鎮之故土田屬之申伯而其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初不能以名伯之既徹土田而遂
無事也徹通也均也究之不通無可均既均無不通者
然則只言均可矣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
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注五物謂五地而生之物九等上
中下各三等也據此則知徹土田者猶之均土田云爾
且就名伯營謝時言規模初就亦惟不失乎徹之意而
止可不必太泥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近也御侍也傳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崧高

御乃近侍之名當指天官所屬之內小臣說內小臣以
奄為之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
往有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申伯為王之元舅故王
命之以還其私人也私人猶內人之意天子一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御妻稱女御亦曰內
人以此推之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則自夫人
而外以私人統之可也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彼
為申伯之夫人者其必別遊寵命不言可知矣

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驕鈎膺濯濯

集傳倣始作也騶驕
壯貌濯濯明貌
管見申伯之功指下文寢廟言名伯是營兼營也有倣
其城倣字宜活看謝城不必盡無舊址名伯以王命營

之雖增修猶之初設故言有倣以狀其堅完也禮諸侯
有正寢聽政燕寢安身所以祀其先者又得立自考以
上凡五廟此宜申伯之自為之其得謂非申伯之功乎
而名伯則為之兼營馬蓋亦以王命耳夫是以有倣其
城即得聯稱寢廟之既成與藐藐遠貌寢廟之成在謝
邑其去周為遠故言既成藐藐以起下文王錫申伯三
句錫馬為欲使申伯暫往入謝以觀其成也馬以牡為
壯又校人之頌良馬而養乘之乘為四數故四牡為良
馬之通稱騶驕字从足从喬此當因其步履騶驕為詞
其即聯稱鈎膺者明其錫馬而馬之飾亦與俱錫云爾
鈎馬妻領妻音縷今俗稱兜口膺當馬胸則前鞞是已
凡馬首之鞞與以結領下之鈎而單馬身之鞞具以結
胸前之膺而單鞞是二者而銜轡鞍鞞可該矣物久貯
則色減濯濯新色也水彰五色故因水借義王之錫申
伯者如此由是暫往入謝以觀寢廟之既成即無
難引千里而致之目前矣豈復見為藐藐也哉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崧高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集說孔氏穎達曰寶瑞也○徐氏常吉日南土是保
欲其保障一方為南國巨鎮非但自保其國而已
管見王遣申伯遣蓋行禮之名以遣禮施於申伯故曰
遣申伯也如下云路車乘馬王不親贈又云我圖爾居
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王
亦不親命皆遣人致之是以為遣耳按此章文義當以
觀禮推之觀禮侯氏享天子畢就魯天子賜侯氏以車
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
數在車南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自西階東面
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使者
出侯氏送再拜注賜車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屬賜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崧高

五古

眼則哀驚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蓋
猶善也所加賜之物多少由恩也按王遣申伯既有路
車求馬則必有賜服隨之亦必有所為重賜無數者以
加之詞不備舉省文耳又春官中車掌五路二曰金路
鉤契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
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至典命則云上公九命作
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樊纓九就
其一也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加一等然則申侯稱
伯當九命其路車為樊纓九就之金路必矣非復限以
同異姓之別也乘馬即親禮所稱四亞之也其數四匹
與上章四牡為良馬之通稱者不同觀禮天子賜車服
必有命書大史述之故知此我圖爾居以下皆王命書
之詞也且親禮命書必加於篋服上則此只言路車乘
馬而有命書者其為有賜服亦可知矣介圭之介與介
景福之介同義皆從介蟲取象以見其負荷於身者重
大而長久也蓋介蟲之負介者每有餘於身其重大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集傳峙積糗
糧邁速也
管見力行為邁不緩程而兼程也凡兼程者必逐路外
期故邁曰信邁王餞于郟舊注指今郟縣言殆非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崧高

五古

氏穎達稱自鎬適中塗不經郟是時宣王蓋有視岐
故餞之于郟又曹氏粹中引蔡統云明君爵有德而祿
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郟近岐山王之
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欲
餞于郟也夫省視岐周其各本屬瞻定至謂先王之廟
在岐而鎬京竟無廟以賜爵祿則亦於事理未見其
且申伯既受命於岐周王即於岐之境餞之可也何為
而于郟哉郟非遠鎬之孔道申伯之信邁亦不當經郟
也攻郟縣屬有郟故地乃后稷之始封周祖后稷而
易其名乎其易名考或東遷之後平土以岐西之地
秦襄公秦從而易之未可知宣王之時必無以有郟
郟者按春秋莊公八年冬築郟是邑之名郟亦在
不獨同也郟當與滑參看爾雅釋水水草交為滑釋名
眉眉也臨水如眉也小雅居河之麋麋亦通滑郟不
可以通眉乎然則王餞于郟從鎬京之近刻求之亦
今所傳之曲江是其地與陝西通志稱池水曲拆故名

此曲於眉義彷彿又云其地本秦隴州隴音抑即
謂曲岸頭也曲江地秦名隴州安知周不名郟邑
取曲岸為義郟取曲水為義二而一者也存此以俟後
之博雅更正之申伯還南南為所封之辭本往也而
還則何以故在四章言王錫申伯四牡騶駒膺濯
此因召伯之管謝有假其城履廟既成王使申伯先往
省之也先之往省為往則後之往居得為還矣謝于誠
歸此就其在途說于則正言往也凡在途不便於在
其便者如歸今申伯之還南而指謝以往者信邁之
日所至皆忘其為道里之廬室館舍焉以為如歸豈不
誠然乎哉所以然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
式邁其行故於申伯之還南有見其為謝于誠歸耳後
訓通其行實通亦所以為均辨見前徹土田謂均地
徹土疆謂均遊里也如周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孫此其徹土疆之大概也

王命召伯之意則又有加焉所謂激土疆者微中伯所
經歷之土疆也只微中伯所控制之土疆而已糗即飲
食委積之屬曰時則務從豐贍也如是豈不足以過其
行哉而尤統飭之以式式者敬詞蓋欲其於申伯之行
各以稽遲為懼亦並
各以草率為戒云爾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我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憲法也

管見書秦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愬是番番本老貌也
申伯年不壽而德則幼其為國之倚重實不殊於老成
壽考故曰申伯番番耳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御使馬之
名小雅黍苗稱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則知徒御即師旅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三六

也徒步卒御騎卒嘽嘽等以口其象多於聲驗之周邦
咸喜周也既不指錫京言申伯之稱伯為方伯其可
屬之邦多矣既入謝則當按臨所屬而周之是謂周邦
其咸喜者如何為之微其詞則莫不曰戎有良翰不顯
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戎兵也若上文徒御是已徒
御嘽嘽而申伯皆能載之使奉法惟謹焉以是為戎有
良翰也翰本築版其質木林善為良則借意稱良翰
可矣凡神之威靈赫赫曰顯不顯謂申伯本非神也屬
為王之元舅則其知不同於人之實在此及觀入謝
後承南土是保之命而先事周邦非特邦之文臣能
明於法而常奉其法者惟申伯是憲即以邦之武臣不
盡明於法而每亂其法者亦惟申伯是憲焉邦政莫大
於戎戎有良翰而憲已憲蓋靡不奉之若神雖不顯而
實顯矣夫豈得謂申伯之不同於人者獨在王之元舅
哉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集傳孫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也

集說許氏謙曰史記謂四岳仿禹有功夏之際或封
於申然則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中國之舊宣
王改封申伯於此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
申之舊國莫可及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
管見上章於申伯特言戎有良翰又總言文武是憲其
所為翰者即憲也彼甫侯維周之翰亦豈能外文武是
憲而別有所為翰哉至此章復稱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則並見甫侯之四國于魯四方于
宣在申伯亦無多讓也所謂維申及甫者蓋如此惠順
也柔惠為文德直則其武德也萬邦統四國四方言萬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三五

邦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者則修意修言修文修
名修德申伯可以柔惠之文德治之至於序成而有不
至則修刑申伯又可以直之武德治之也此皆主治萬
邦之失於順者故取矯正之意而曰揉揉此萬邦是足
以有甫侯四國于著四方于宣之功矣因是而得與甫
侯齊名則有聞雖四方遠不可知於茲四國因有可早
信之者又况能著功而聞必達於四國亦能宣四方
而聞必達於四方也哉言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以贈申伯左傳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肆極也好
為美稱以之義訓因言孔碩肆好因贈申伯而得之也
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其功能揉此萬邦以是述於言
而為詩夫安得不甚大哉其名能聞于四國以是播諸
聲而為風又安得不極美哉若使非贈申伯而贈他人
度其功名初不甚感則因之為文辭亦不足觀也已

黍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集傳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管見按此章發端四句須與下五六兩章人亦有言令春乃見着落蓋仲山甫之事宣王只一不長疆禦必在朝有忘之者是惟民有恒性其公論則大同耳物則祇就洪範所稱貌言視聽思求之不必更推開說天監有則尤欲宣王之中興也昭假于下即指生仲山甫言假與格同神降之名有以見其非誣則為昭如前章言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不為昭假于廣與記載仲山甫與申皆洛人則所謂昭假于下者亦仍是言崧嶽之際神也特其詞有詳略耳保茲天子

讀詩管見卷十一 三民

生仲山甫其保之之大要若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已言外便見城齊之役不必仲山甫之往可也而遠有此行焉雖由宣王命之其時必有忌仲山甫者陽為推重而實陰致其疎間在宣王亦不之覺故爾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集傳嘉美令善也翼翼恭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也

管見禮記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遜又云燕居告溫溫據此以推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其柔嘉當於舒遲見之夫舒遲異於齊遜亦不妨於齊遜是不過其則也故曰維神則即上章有物有則之則維訓係屬指實之詞儀身容色而容也玉藻注舒遲則雅也其為令儀可想見矣又注燕居告溫溫謂私燕

所居也尚和善教人使入之時惟須溫溫不欲嚴條而謂令色含溫溫無以肖也按令色亦可該在令儀中容既舒遲閑雅色又烏得不溫溫和善哉然見其溫溫者於告之時為尤著故玉藻另言之而是詩亦由令儀而及令色與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言仲山甫之心朝而見天子其震動恪恭有如此君子見所尊者齊趨而況於君子乎翼翼如鳥之鍊身欲舉然故為恭敬之貌古訓非泛言即貼下威儀說玉藻著齊遜之容口足容重了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此其訓蓋自古有之式者式此而已人誠燕居之儀威儀朝廷之儀也夫威不違顏咫尺涼於天威以慎飭朝廷之儀其是之謂威儀耳古訓之有威儀者朝廷者君與臣皆就範也惟仲山甫古訓是式威儀力力宣王亦因之不能不式不能不力斯豈非天子是若之哉明命謂天之明命賦稟受也天監有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土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集傳式法喉舌所以出言也爰發亦應之也

管見百辟諸侯也式法也玉為之而命仲山甫奉行之故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其式如何續戎祖考王躬是保與王命之詞亦即所謂式也戎以武功言百辟之祖考其初皆以有功受封而武功為尤顯故專言戎而不及他也且宣王之中興如六月采芣江漢常武等篇率著其武功則安得不期百辟之續戎祖考耶續繼也

讀詩管見卷十一 三民

周詩管見 卷十一 三民

古諸侯有功書於王之常其册藏於天府其報之則祭於大黍周書洛誥云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謂功之尊顯者然則舍戎莫屬矣既在元祀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受命之後益厚輔王室以益久大之業則豈不望其後之子孫實有以讚之乎王躬是保自王言之即與弼子一人同意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出納二字須借下章將字作注脚謂奉其出於王之口者以納於百辟之耳也王命仲山甫命之即無異於王之親命之是以稱王之喉舌耳惟仲山甫實能將命卧得使百辟皆無廢命故終之口賦政丁外四方爰發周禮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制兵也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獨戎政謂之戎若用兵征伐以正人之不正乃政之大者也于訓往外屬對中之稱謂蠻夷戎狄之在四方者宣王北伐獯狁南征蠻荆東安平徐及淮賦政之自中而于外此足以徵矣於時百辟之於四方其因王之用帥而有微命靡不隨其方之所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案傳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解息也一人天子也管子前章言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其命在諸侯入覲天子之時此章言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其命只在天子出還諸侯之時也周官職方氏云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

修平乃守父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可不謂肅肅王命乎又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戒命先道者先王所從之道居前帥巡前日所施戒命察其違也從為順順若否則違而不順以與若反是為邦國若否矣否音讀岳亦通夫肅肅王命欲以達於下則將之邦國若否將以告於上則明之也斯實職方氏之專司耳而此乃稱仲山甫將之又重稱仲山甫明之其將之者仍見為王之喉舌而其明之者則復見為王之目矣大不可即是而信其既明也哉然就仲山甫之明而統觀之第以為明未盡也則既明而且哲馬哲折有能辭而取其中之義固當指察於事言之也非獨以係其身已也然人未嘗不能保其身而可漫云保茲天子者則保身實在所先不得以私為嫌而沒之矣至其明哲也惟天子稱明王哲后保茲天子者其明哲皆歸於天子當不得並以明哲讓焉夫天子以一人而綜萬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案說孔氏頌達曰不侮不畏即是如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管子人謂民也此及下章共十六句並叙人之有言如此耳曰亦有者見當時在朝之臣未始皆有是言至求諸民之公論則仍覺同聲一詞也茹與吐對稱若禮運篇毛孟子茹草是其義矣維仲山甫維訓思即人之言者思之也係於民心故宣於民口周書洪範云無虐亂而畏高明論君道也此詩言臣道則云不侮矜寡不

從禮禁意雖相此而詞則有輕重於寡與莞獨一例不
得已也蕩之集傳曰彊禦暴虐之臣謝氏枋得曰彊禦
梁樂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何氏楮曰是切實矣能
於故言彊禦多懟以此推之其可畏豈高明之比哉然
二章稱仲山甫之德其燕居則為柔嘉維則令儀今色
斯即不侮矜寡之本其入朝而見天子則為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斯即不畏彊禦之本也人之有言
如此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其一微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讀詩管見

卷十二 豳

里

樂傳輶也哀職王職也天子龍衮
不致斥言王賜故曰哀職有闕也
管見德輶如毛毛指屬於人身者言民鮮克舉之舉字
說文一曰輿也按輿之為舉必就其能載取義身者載
德之輿也凡輿重則克舉者鮮輶則不克舉者鮮矣如
人之有身輿重則於德其表則莫多於毛有毛而身
克舉之毛輿故也無人而不毛亦無人而不德在赤子
色各全而德之夫豈不德輶如毛乎然是德也雖赤子
無不全受德之實獨能全保以觀於民其所以終吾生
者毛不去諸身德則常去諸身是為民鮮克舉之矣我
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我有言之人自我也儀德容也
圖度也德不可見以德容度之即其英華外發足以知
其和順之中積矣如二章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今色是也內而推其外此章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即是由外以況其內也儀
與令儀今色之儀同儀可該色不並見亦非故也身能

載德之謂舉愛莫助之雖頂上文說却是為下文作
語耳言我愛仲山甫欲助之修德而莫由禱其萬一若
仲山甫之愛王則助之修德而必期其卒底於純全也
故曰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按二章言小心翼翼吉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其愛而助之者與將順其
美同至此章言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其愛而助之
者則與匡救其惡同也入之有言如此所謂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又其一微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集傳祖行祭也捷
捷疾貌東方齊也

管見突言仲山甫出祖者見其受命於王而遂行不
於家亦見人皆於其出祖而後知有王命先固未嘗聞

讀詩管見

卷十二 豳

里

之也所以若此者為東方之告難其來實迫急與常故
中之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為良馬之
通稱非兩服兩駟之謂下皆同前雲漢篇以兢兢與業
業聯稱業業字以木狀人之悚息不敢動也就馬言之
適當疾奔力盡而初休其狀亦正類此征夫自東方來
者郵程莫捷於馬稱捷捷則視尋常程限有加矣每懷
靡及征夫惟恐或後之心也至於既及而捷捷者得如
其期彼四牡之駐足以定喘安得不見為業業哉於時
卒告難於王而王之命旋定仲山甫之受命亦遂行故
即見其出祖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此二句又指征夫
之還適東方者言八鸞即今之串鈴左右各四連以度
於馬項繫之彭彭大貌鏘鏘大聲征夫之四牡彭彭人
莫不見征夫之八鸞鏘鏘人莫不聞其見且聞者所知
仲山甫之出祖即亦同信工命仲山甫實足城彼東方
也城為借名與築城無涉且當並作人之有言如此着
語意以為王不命他人而命仲山甫其得保障東方以

無虞者是即此然一城云爾按後篇有常武以美宣王
之平徐其出師之名必因其繹駿齊境以齊與徐方接
壤也宣王先命仲山甫祖齊以保之然後自將征徐又
別命召穆公虎以師伐淮夷之附於徐者自是徐與淮
皆平而齊亦保此正宣王之善
命詞所謂三事就緒者與

曰壯駿駿八鸞喈喈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集傳式遄其歸不
欲其久於外也

管見駿駿字从癸六書正譌謂癸為交錯二木度地以
取平其義同準據此則駿駿者指馬行之無失足言馬
身彭彭馬足駿駿其壯威亦各見矣鸞鸞為金故其鳴
銜銜也改稱喈喈則又以象八鸞之鳴則俱鳴耳按此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二句蓋預度仲山甫之遄歸固有是征夫之復自來方
來者以先之也齊在東方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亦當
並作人之有言如此看此於四牡之駿駿與八鸞之喈
喈雖不即得之見聞實早已托諸想像也式敬之別名
言仲山甫之歸宜遄其逐路之供給者不應稽遲亦不
容草率云爾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國語言清風戒寒物
以美宣王之能用仲山甫即因以戒在朝疆禦之有忌
於仲山甫者故曰穆如清風蓋疆禦又甚於高明有炎
赫之勢則非清風不足以收其威作誦之大意以為仲
山甫者天資生之民皆好之夫孰敢忌之也哉此在疆
禦間之足令脊背毛寒亦誠穆如清風也且吉甫之
不能已於此者為疆禦多難如清風也且吉甫之
不畏疆禦疆禦必反畏仲山甫此於祖齊之役先利其
遠出以為疎間之固必卒利其不得遄歸以徐啓廢退
罪請之漸也惟吉甫深知仲山甫之祖齊其心亦不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
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朕命不易韃不庭方以佐戎辟

集傳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韓句治也倬明貌
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
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總度鞅韃
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集說曹氏粹中曰禹貢梁山岐在雍州○李氏栲曰其後
屬晉屬雅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周所望祭則是韓
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也○班氏固曰世子上受爵命
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梁氏孟曰左傳鄭莊公以
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言
不趨走於庭故討其罪○輔氏廣曰有不來庭之諸侯
則助王以韃正之以末章觀之
則其所正者亦追韃之國耳
管見奕奕梁山與下章四牡奕奕合看則奕奕非言其
大言其長也陝西通志云梁山延亘甚遠自郃陽西北
又迤北抵韓城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古博戲有奕
其子聯絡不絕梁山之長勢蓋如此故以奕奕稱焉維
禹甸之甸者治其地使可田也禹之先龍門未開河出
孟門之上則冀與雍皆受其浸者禹功既載壺口遂治
梁思也為韃城之不可見即奕奕之梁山思之其功豈不長存

也哉有俾其道朱子云此韓侯之所朝周以受命者也
按俾字以卓並有久義蓋其道為大道亦為古遺大道
易知則明古道未改則久是為有俾續或祖考以下王
親命之詞也或謂武功如末章言以先祖受命因時
百蠻其追其猶奄受北國實埔實聖實故實籍獻其貌
皮赤豹黃羆彼祖考之武功特著故欲其續或祖考其
慶朕命亦得如先祖之受命於先王也夙夜匪懈一於
勤度共爾位主於敬此雖似通用之辭然於韓侯之以
世子初立為最切且其出自宣王亦實即位以來所奉
柔身以行之者朕命不易易改也世子以士服入朝既
為不敢專命亦豈不懼有改命哉曰不易而後韓侯得
襲其先世之爵命也所稱受命此為其實矣幹不庭方
以佐戎辟是又以續戎祖考為韓侯重叮嚀也蓋韓北
之追貊百國先王時來庭而其後乃為不庭方者亦實
由無以幹之凡樹木旁生曰枝木根曰幹命韓侯以幹
不庭方蓋欲其以韓之一國而維屬追貊之百國即如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侯

四

木之枝得附於幹耳辟法也周禮夏官以九伐之灋正
邦國九伐即戎九伐之灋即所謂戎辟也月令孟秋之
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禁佚專任有功以征
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宣王所望於韓侯
之位戎辟者蓋如此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
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第錯衡元袞赤舄

鉤膺鏤錫鞞鞞淺幟倮革金厄

集傳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誓以合
瑞於王也淑善也鏤刻金也鞞去毛之革也

其先初為州牧所受者

管見四牡為良馬之統稱其行逐羣而聯絡不絕故亦
曰奕奕孔修且張就其奕奕而充塞於道言其直勢則
孔修其橫勢則且張也按儀禮諸侯入覲至郊王使人
勞之侯氏僕使乘馬賜舍又僕之乘馬及入覲享以
馬一馬卓上九馬隨之禮畢有賜命僕諸公賜服者四
馬僕大史亦四馬則禮之用馬本多又韓侯之行其
僕從供具不得者並以馬行以是而瞻有倬其道夫豈
不四牡奕奕孔修且張也哉韓侯入覲點明上二句以
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正言觀禮以起下文七句也命圭
稱介與介景福之介同並從介蟲之負介取義以明加
諸身則重大亦終不去諸身則長久也傳言韓侯受命
乃即仁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示不敢專也據
此推之則其以介圭入覲者乃韓侯奉先祖所受而傳
之瑞玉以致於王亦示不敢自專之意非直合信而已
淑旂謂常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取其
恒照也王建大常秋官大行人亦云上公建常九旂侯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侯

四

伯建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同名常其文必以日月詩
其旂數有辨而不稱大常耳由王之常而有大常者其
子男之三常此蓋必以王命錫之而侯不得專設者其
常之為淑旂於何知之司勳云凡有功者銘著於王之
大常殆欲表其與日月同光云爾然則使諸侯有常亦
即欲令有勳者得自銘也禮記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
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
稱惡常之為旂也以銘功亦必稱美而不稱惡故曰淑
旂淑善也而有美而無惡緩旂垂貌旂之或九或七或五
則其章也鞞第為車中之物鞞義同墊即今車中所藉
以坐者平設又有堅施車後與鞞相屬而可倚者則第
也蓋鞞本席名與莞聯釋臥者藉之以安故車中藉坐
之物亦借意稱鞞再致鞞之狀如亞作兩已相背
背亞古弗字然則第之為物在車中特用以倚者當
背因取相背之意而字以弗與錯衡明其賜車以人肩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奕

不以馬駕耳凡肯與用兩人者其杆端着肩處時有橫木是曰衡更以兩木直施與橫者相錯為十字狀是曰錯衡即今之四人輿也車無安於此者元哀赤烏攷弁師掌土之五冕皆元冕則元字當指冕言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朱氏公遷疑韓為侯前不當服衮殊太泥賜物示恩其有加亦不必盡如命數也赤烏見周禮履人及豸風狼跋篇賜元衮而並及赤烏此為益隆矣鈞膺鏤錫以下當並指馬飾言親禮玉賜車服亦有馬但言馬飾而馬可知矣鈞馬其銜婁音緩今俗稱兜口膺當馬胸則前鞅是已其特舉是二若謂何蓋馬首之膺具以結領下之鈞而畢馬身之膺具以結胸前之膺而畢也錫蓋赤金之別名銅也本草云銅與金同故字从金同又云其氣稟陽故質剛戾然則以赤金為錫可矣鏤錫為飾鈞膺也鞅當作馬鞅春障泥也俗名聽用被馬當書處左右周遮故字旁从引鞅每以鞅為之而此更稱淺儀者儀為覆蓋之意有淺毛履

蓋于鞅上為淺儀然則非鞅為之也其質蓋魚皮耳小雅米薇稱象弭魚服謂以魚為矢服也按魚為服胸獸見本草集解一名海狗其尾全似魚本魚類之異者身有短密淡青白毛上有深青黑點皮厚韌如牛皮邊將多取以為鞅鞅其是之謂鞅鞅淺儀與鞅鞅即頂上鈞膺鏤錫說玉篇鞅亦从金作鞅鞅首銅也鈞屬鞅膺屬鞅皆以革為質則其鏤錫以飾鈞膺之革固得總稱鞅鞅為鞅鞅淺儀其鞅頭復飾以黃金而特稱金厄馬則又非直條革之鏤錫而已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奕

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蒲非菰乃艾也艾本蒲類故稱蒲生水中根白甜美如筍按魚鼈鮮魚之與筍蒲乃西北所不易得故及之且須活看細玩三維字可見思之展轉再三者曰維顯父之餞有酒則有藪藪非率爾而具也皆一一有以維之維之如何其藪之嘉必皆求如魚鼈鮮魚而後已其藪之嘉必皆求如筍及蒲而後已也殺藪對言於藪邊有兩維字作一問一答春語意更明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維字與上同解親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說西上路下四亞之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乘馬路車王之錫韓侯者如此在顯父欲贈韓侯之時其心之維之者亦念及此則舍車馬無以為贈其尋常充數之車馬亦不敢用以贈也邊豆有且侯氏燕胥此亦指玉之燕韓侯言故詞稱侯氏按二句雖不用維字蒙上文乘馬路車一申說則皆顯父之心所籌及者也親禮於命賜之後饗禮乃歸饗饗也禮謂食燕也饗在廟燕在寢饗以訓恭餘燕以示慈惠上下之情惟燕為最洽也諸侯燕禮

案傳系地各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侯氏親禮諸侯來朝者之稱

管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諸侯過天子必告於禘於禘冕而出視朝命祝史牛於社稷宗廟山川亦告於禘祭行於禘冕而後行道而出凡告用牲幣亦如之邊祭行神也經文反亦如之雖似只承所告者言然諸侯過天子於祖禘社稷宗廟山川出告反亦告其於行神度必無出道反不道者此韓侯既親歸國仍以出祖禘馬廐即杜也或說當從之梁氏益曰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長安縣有杜伯冢此去鎬京未遠韓侯之出祖即宿于屠哉殆因顯父設饗於此意甚盛不待述行故耳天官酒人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言事酒今之醴酒也昔酒今之膏酒白酒所謂舊醴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醴接夏而成又久於昔酒可知酒久益清清為益美也其多至百壺者饗在郊備宜於酒其藪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蒲非菰乃艾

先為補禮記云請用邊疆以豆則王之燕當同禮也
豆以薦脯醢故曰邊豆有且且請詩其多也邊豆多
則與者之多也見而不惟此也王於侯氏之燕則尤有
胥以樂之矣禮記文王世子云胥鼓南鄭氏康成曰南
南夷之樂旄人掌教夷舞則大胥以鼓節之孔疏東夷
之樂曰昧南曰南西曰侏離北曰禁舉南樂則四夷之
樂皆教之也按旄人掌教夷舞又有鞀鞀氏掌其聲歌
祭祀則歌而歌之燕亦如之說者以為象四夷之來王
為求此則王於侯氏之燕而有樂自中朝雅奏而外必
有取於齊鼓南之舞其夷樂也但周官稱胥者注皆以
為有不智之稱則胥鼓南之胥不必如鄭說況指大胥
亦得如秋官之屬有主通蠻夷閭貉戎狄之語言者以
象稱亦可加胥字以象胥稱則謂胥為純稱旄人及鞀
鞀氏之能事何不可者且象胥屬絕名分而言之東南
西北之異方其名固有曰寄曰象曰狄鞀曰譯之不同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韓奕

也而獨取南方之象以為總名則於四夷之樂亦只以
南總之者其例為一此尤足為孔疏堅其說矣南統夷
無胥統舞共夷樂之人侯氏燕胥正與小雅祭危之言
君子樂胥同意凡此皆顯父所親赴者於已之謀儀
侯而無不心維之則雖不得云邊豆有且如燕禮之與
者備官而於締紳陪位無可胥雖不得云侯氏燕胥如
王燕之舞者備樂而於排優雜劇必足供也儀之
威至此此所由韓侯出祖亦只出宿于屠也與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為門

集傳汾王厲王也厲豈流於泥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
曰王焉猶言言如風暴比公也蹇父周之卿士結姓也

葉說孔氏穎達曰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公之
世有黎比公莒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嚴氏案
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
鄂侯鄭叔段居京城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謂之共叔
其皆汾王之類乎○輔氏廣曰此章言韓侯觀禮既畢
而遂就玉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
子則蹇父者厲王之塔又周之賢卿士也韓侯迎
止于蹇之里蹇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
管見韓侯取妻在先歸國在後此章補叙也如首章已
言王親命之次章乃及韓侯入覲即其例已孟子言帝
館甥於貳室是塔得謂之甥也汾王之甥蹇父之子二
句當申看言韓侯所取之妻乃汾王所謂為甥之蹇父
有是子耳韓侯迎止迎字下着止字非詔詞也蓋韓侯
之往為迎至迎禮畢而韓侯先反以俟於門外是為止
如下言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承迎字說不顯
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承止字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韓奕

說于者以迎而往也其儀有馬夾道皆為射故以兩稱
舊泥車言非是致昏禮入帶亦以帛之兩端為兩是車
不得專兩名矣百兩見於詩者惟此篇及召南鵲巢蓋
為諸侯重大昏冕而親迎故特侈其盛如此但昏主介
好既諱隻而利雙即亦避靜而取盈可知於馬稱兩於
兩又稱百者要不過就多以聚成數正不必其果百也
彭彭大貌其言八鸞鏘鏘亦正為彭彭作形容語耳凡
翻傳之疾者用馬有申鈴繫馬項左右各四為八鸞聞
其鏘鏘則行者必皆避路茲韓侯之于蹇里以迎故雖
云百兩率按轡徐行則已而行者之見其彭彭遂皆避
路如避傳然則直以為實有八鸞鏘鏘可也易詞言帝
乙歸妹取月幾望之象明乎女之以貴行者其先盛也
韓姑為汾王之甥蹇父之子亦以貴行而有月幾望之
先矣其以不顯稱則何也亦曰諸娣之從之者其初和
有如雲耳月以雲從則其光雖不盡掩亦不可云顯也
初初只當作衆多解言諸娣者莫詳於公羊傳詞云諸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奕

五三

侯娶一國則二國勝之以姊妹從姪者何兄之子婦者何弟也羅氏中行曰妻之女弟曰婦劉氏瑾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勝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按此說不必泥凡國君之女皆貴又屬在同姓夫就其甘以其女往媵者且其以娣姪從必女弟必兄女亦難具備此恐諸侯一娶九女絕無能充其數者矣况厥父為周卿士不為諸侯韓姑之諸娣從之其所自來亦不得如公羊傳所云也竊意諸侯娶一國而二國勝之皆於外間求得好女為備其德遺與貨賄同非必已女也媵之即為娣姪不必分女弟曰娣兄女曰姪皆卑稱媵卑故假卑稱以名之亦不得泥以為實也且女之媵者可並稱娣姪亦可單稱娣觀易詞言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可為是詩証矣諸侯一娶九女以廣繼嗣示不再娶也其嫡以君稱君不可二則諸娣為九女數中之八女耳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當指寢門言昏禮親迎畢先反侯於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雨鹿嘯嘯有熊有
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集傳韓姑厥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
嫁之所也慶言令善也蓋其有此善居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奕

五三

集說呂氏中曰此章頌人卒章意同
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
國也○輔氏廣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
此章則言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
咸和則家道成矣○許氏謙曰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
其禽獸魚鼈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
是亦性情之
正之一端也
管見厥父為周卿士而以孔武稱必兼領禁衛之軍如
常武言宣王親帥虎臣以平徐方厥父當從之至有時
巡狩諸侯之國其左右皆藉虎臣則厥父亦必從之也
於是宣王之所到者厥父靡不到矣為韓姑相攸莫如
韓樂擇可嫁之所而曰相攸者攸水行貌女子有行既
行則不宜反故以攸稱焉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謂趙
太后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為之法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
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
此可為攸字之了義矣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雨
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此言宣王嘗至韓韓侯
之父為韓先君者間請王觀魚於水復獵禽於山以為
樂厥父亦並從之因備述其所見有如此月余季春命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於天子天子始乘舟薦
鮪於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又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天子乃
屬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天子之於
漁獵本所宜舉其或省方在外亦得隨其地之宜而舉
之者玉篇訐張口鳴也據此則訐訐當作口聲啞聞看
乃漁師大集漁心於川澤遂以陳魚而觀之故覺川澤
之有聲若是耳肅大貌甫甫字重分頂上魴鱖說可也
鯉好羣行故其字以與川澤之魚甫甫固統見其為大
矣若大而不多則視鯉魚之盛豈不極哉凡田之獲獸
麋鹿甫而多者則視鯉魚之盛豈不極哉凡田之獲獸

以鹿為主觀易詞言即鹿可見鹿之類每一雄游北百
 數則鹿鹿為多但鹿之壯者大如小馬俗以馬鹿名是
 則見為嘆嘆矣嘆嘆與麋同義大貌鹿鹿常小於牡
 鹿而其大貌與牡相埒亦復嘆嘆則於牡又毋論也本
 草辨獸熊羆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大而色黃白者羆
 也俗呼熊為豬熊羆為人熊馬熊按本草特稱黃羆以
 色異則羆大於熊黑者為多不必沈黃白為羆之說爾
 雅云虎羆毛曰號號音棧竊淺也本草雖於虎類附
 載其說亦未達信其實有按貓者羆牛也羆音狷本羆
 釋名羆牛野牛也狀及毛尾俱同羆牛羆小而羆大有
 重千斤者沒冢周書作羆牛顏師古作羆牛是羆牛得
 稱羆矣又有香狸曰靈貓狀如狸其陰如麝肉可食然
 狸類也與熊羆虎疑於不倫則以羆屬羆牛為愈由羆
 虎以及熊羆貓虎獸之盛豈不極哉所謂孔樂韓土者
 其其實矣慶既今居韓姑燕樂令美稱左傳宋向成謂
 孟獻子美其室國無智裏子為室美令居即美室之別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侯

名既終竟也為令居而觀厥成曰既既則慶之慶賀也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發者諸大夫發禮
 往賀也燕為處室之鳥譽屬美人之詞按此二句喻言
 也以為孔樂韓土如美室告成之可賀而韓姑之歸韓
 土為韓侯之妻則知以燕而樂
 其室也蓋有不能已於譽者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
錫鞶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

壑實敵實籍獻其貊皮赤豹黃羆

集傳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
 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也一
 壑說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
 之先為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至於命為侯伯武

成或虛未可知
 定何時也

管見韓城控百蠻故曰溥召公頭以武王時封於北燕
 則稱名稱燕皆可也其在成康時並以太保居京師佐王
 未始就國是知燕師所完只云召公以師至韓而完其
 城耳非謂自燕起師也完者固其舊而併有之使不至
 為百蠻竊據其時雖加繕修亦豈得主築城為完義哉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玩以字語與上文聯焉其意
 蓋云召公既完韓城而韓之先祖以是而受命其由來
 實為各公既完韓城而韓之先祖以是而受命其由來
 寒燠燠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王方之民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
 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蠻

讀詩管見 卷十一 韓侯

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
 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蠻北方曰譯莫非因也然則韓先祖之命其
 居韓城以控百蠻只善其因而已無餘事矣王錫鞶
 侯玉謂先王韓侯謂韓之先祖與二章王錫鞶侯不
 混春王何以錫之以其伯錫之也王制云州有伯八州
 八伯周禮春官云九命作伯注謂諸侯有功德則加命
 為方伯得專征伐王之錫韓侯而以其伯則何因也以
 韓侯之因時伯錫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實有功德當受
 加命於是王之錫之因以其伯也其追其貊二句屬倒
 裝語猶云奄受北國其追其貊北國有貊貊二號百
 蠻屬焉至以其國來歸有歸則有受奄受覆也大有餘也
 其受百國之勢有如此溥彼韓城斯誠見為溥矣實墉
 實壑實敵實籍籍戶籍也不指稅言聯用四實字者謂

北之追貊二國本各高其城深其池闢其土播其人也
 略地之時後之靡不實者非小國也惟韓侯能奄受北

略地之時後之靡不實者非小國也惟韓侯能奄受北

因是追窮之策莫不來趨其享王之物所不可不
舉舉其不多見者則曰獻其貌皮赤豹黃黑而已爾雅
釋獸貌白狐亦云貌白豹求之本草獸類獨有縹而無
縹大抵縹即貌也爾雅之分見不必泥縹音阿大如縹
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茲縹消千斤其皮溫煖陸佃言其
為坐穩卧褥能消縹外之氣故字以莫省文此於獻皮
亦正切豹本赤黃特以赤稱必尤有異也黃黑辨見前
按縹雖以黃異其皮之用不聞與赤豹聯稱不曰獻皮
則謂獻之為畜獸可矣此章正為韓之先祖錄舊勳也
至宣王時韓城雖仍完而海之勢已失在北國如追窮
者皆抗不來庭矣故宣王於韓侯之入楚而親命之則
曰縹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度共爾位幹不庭方
戎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讀詩管見

卷十二 韓奕

五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傳傳浮浮水貌貌滔滔順流貌
淮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蘇氏
輟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閒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管見此章當與下常武合看平淮平徐一役也而以徐
為主宣王自將武徐其師自周陸行淮夷服屬於徐為
徐之與國別使公率師伐淮其師自漢入江而水行
也淮與徐並伐徐勢孤故一舉而平淮功莫大於平徐
又王實自將宜功獨歸王故尹吉甫之作江漢於公
之平淮初不說及也按此章所云乃各公將率士卒以
趨江漢而先告之之詞為北人不習於水或生疑畏故
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意舟楫以委靡遲駛險也匪安

也濤也匪遊也然以王命而淮夷來求庸可遊乎且
行之與水行似異而實同試思既出我車其無險難
惟行神是賴既設我旗其主擊夫者惟鳥車是比則
水行匪安陸行亦匪安水行匪遊陸行亦匪舒也則
然若以淮夷來鋪亦有王命皆不敢以
後耳鋪字指下篇鋪敦淮漬說謂王師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哉

傳傳洸洸武
管見洸洸亦就水取象說文曰水涌光也
驗之水之怒勢也故前風言怒亦以有洸洸焉四方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言經者清釐內境管者外防外
也如人身之有經脈管衛然皆將調攝之使不亂耳武
章之載訓始按此章亦名公告其士卒之詞蓋自江漢
中期其奮力以平淮夷也以爲江漢之浮浮者
望亦復湯湯矣我武夫順此滔滔以至淮淝生戎紅不
又見為洸洸乎與淮夷相遇其發憤音如洪水之怒也
而後可蓋王心之屬志恢復惟欲令四方無事也
國也初既北伐徽猷志征蠻荆卒乃有事於東南
徐馬則止此一役而經營四方之事可以告成于王矣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哉寧唯今日江漢
之行其勢必欲使東南廓清也脫令餘此一方而
未竟是吉成無日而王國何不定王心終不寧其
亦遂長不得休也可不勉為洸洸

江漢之濤王命召召式辟四方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名也辟與同
管見詳水江漢之游當指今漢言江漢合流始於

此王命召虎蓋玉親征之師由陸行發在後及期又此

人追及江漢之游而律以命耳於時名公率其帥水行

方自漢入江而趨淮也不得遽作平淮以後說式辟四

史之職大師抱天時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出師則

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古凶賈疏當時文謂之式

以其見時侯之有法式也王氏應電曰天時謂時日支

二孤虛旺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者夏官大

師玉出征伐也可知天子親征而後太史抱式以從則

與稱式辟四方式字中正寓親征之意左傳桓十七

夏及齊師戰於奚疆事也注以疆為竟界則是疆上者

猶邊土云爾微與微祖微縣同義謂取去也疆土與四

方壤接係以我則本所自有至於四方不遠每為越

侵土取之以去是為微我疆土矣其得已式辟四方

也哉易傳稱履帝位而不疚則疚與微可通觀矣兵戎

不起不可從我始式辟四方為有微我疆土者於然則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江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日

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葉傳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曰來召公
召康公爽也輪翰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也
管見此章及下章自召祖命以上皆王命召虎之
與上章命詞同時降於江漢之游以命之恭詩用
故兩稱王命召虎耳來旬來宣須對下欲或公說
為兵事替字其事為兵事人臣當受命之日不知有
故曰公旬與狗同義夏官大司馬教戰羣吏聽誓於
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狗行示也必

讀詩管見 卷十二 江漢

其徧如十干之布諸日總以旬計則省狗為句可也其
徧之詞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即所宣之大端矣曰來旬
來宣者自內命之曰往自外命之則曰來文武受命
公維翰凡為牆者以板障土而築之是為翰翰能障
則不潰築之成牆則不敗就戎公言能保其不潰
有翰象矣召公維翰於何徵之亦不外於旬宣而已
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
文之受命當自伐崇時言之召南十四篇有殷其雷片
曰勸以義也誰勸之詩在召南則召公勸之矣其詩三
稱南山即暗指崇國為崇屬今之鄆縣地近南山故
以殷其雷發端者著天怒也文王奉天伐暴而有崇之
師在召公之勸以義者一言莫敢或違再言莫敢違
又再言莫或違處而皆以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為詩
振讀平聲亦如去聲作振與解歸取視死如歸為詩
其句宣為已至矣然則文王受命有崇之師可不謂
公維翰乎至於武王伐紂有牧野之師是武王之受命

也夫明之卒章特稱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召公之
不著然史記載文王崩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名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及克商之後封功臣
於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
師其後之受封為功臣謀士則當尚父鷹揚之日召公
之旬宜豈復遷於其靈之勤以義我從可知武王受
命有牧野之師亦實得稱召公維翰矣召公維翰此名
公爽之敏戎公也宣王欲召公虎之克績其舊故言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似如斯干似績其舊
似敏如論語敏則有功之敏凡前人之成烈為已事
後之繼美正猶邁迹自身然故稱肇敏戎公亦敏於
宣也此篇首二章皆述召公命其士卒之詞則其敏
公以來旬來宣者固早與王命寶相副矣用錫爾祉

讀詩管見

卷十二 江漢

李

釐爾圭瓚秬鬯一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集傳釐爾圭瓚也
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集說爾雅中尊也○孫氏炎
曰尊彝為上器為下自居中

管見上章用錫爾祉即指此釐爾圭瓚秬鬯一旨而言
福也字从止蓋必安為福即說文安靜也○去聲下
有止之義書洛誥周公曰俾來茲殷乃命寧子以錫
二旨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寧綏之也○綏亦訓安赤言
典瑞禘祫有瓚以肆先王以禘賓客鬱人掌禘器凡祭
祀賓客之祿事和鬱必以實藝而陳之凡禘玉濯之陳
之以贊禘事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王禮
上公再禘禮侯伯壹禘禮子男亦壹禘禮皆蒙爾券之

意以隆其禮而寧之耳周公以相宅而在洛邑成王
之以鉅也則召公以從淮夷而及江漢之游宣王亦
之以鉅也則召公以從淮夷而及江漢之游宣王亦
故以用錫爾祉為報告于文人文人之當屬周官內史之
別稱告者王命作策也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費焉之
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武之策謂以策
策書王命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命書而出
之也賞賜大則司勳之賞地小則玉府內府好賜賜子
是已未覆舉內史者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夫王
之有命皆由內史親受而書之則以文人為內史之
稱亦允錫山土田土田兼山言之著其廣乎于周受命
命於江漢之游猶未及淮故命詞以為釐爾圭瓚秬鬯
一旨爾可即於江漢之游受命矣而予小子則又告于
文人使為錫山土田之命是命也則俟爾既克而後

讀詩管見

卷十二 江漢

空

天子命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

集傳揚稱
休美也

管見此章虎拜稽首乃既平淮夷反而于周以受錫山
土田之命也對揚王休者對為奏對之對謂承王命而
有所敷陳耳於時但揚王休則未敢引以為己功矣
必欲辭錫山土田之命故然作召公考王命也召公
指召穆公虎說考為以書記功之名洛誥曰記功宗
曰丕視功載功宗謂功之尊顯者功載謂記功之載

讀詩管見

卷十一 江漢

三

也。以是藏於天府，雖歷久不患無稽。故名考夏，且可傳。掌六卿實地之澆，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司勳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內史為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勳，則其作召公考亦仍告于文，人而使作之耳。但上章告于文，人知召公必能平淮，即今預擬錫土田之命，以待之。其叙召公之勳，不得遽詳及茲。又申告于文，人而言作召公考，則欲增入江漢之來，而以及入淮而淮，遂平之。本未使其勳特顯著也。如是而王於召公之敘，戎公其極為褒美於事後者，總不欲其對揚玉休之讓善矣。此於錫山土田之命，亦安得終辭哉。則復見召公受命之時，既稱願天子萬壽而尤不巳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明明當與赫赫對音赫赫。雷震之威，天子之武功，象之明明為日月之光。天子之文德象之武功，文德皆有以成天子之令聞也。然

若亦永終不發矣

常武名穆公羊晉王也

管見以常武名篇著宣王之親征也。春官司常堂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頌旗物。王建大常又夏官大司馬之職，若大師則掌其戎命。注太卜帥執事，注擊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注大師天子親征也，致謂聚眾。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眾。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據此則常武名篇其為著宣王之親征者無疑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常武

三

集傳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為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戎兵器也。管見赫赫明明係總冒通章語。王奮厥武赫赫如雷震天子之功，明明如日月。日月為常，司勳於有功者亦銘書於王之。大常則知其篇名常武。正從此赫赫明明取義也。王命卿士南仲大師皇父，攷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號鄭伯怨王，則周以卿士為都官。總六卿秉政其職尊矣。小雅十月之交亦稱皇父卿士當幽王時，彼不及其先也。而此特追叙之曰南仲大師則不必是一人矣。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夏官制軍王六軍，若王不親征當無號六軍者。司馬九伐之灋亦稱允我見於官掌交修戎修九伐之灋，以行九戎之威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玩兩既字是舉皇父之已事，所謂南國當指蠻荆言。惠順也。蠻荆不順而有以順之是曰惠此南國。按小雅采芣之征蠻荆雖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其從事者當必不遺南仲大祖之皇父矣。敬戒字

於親戎行功於佐主將亦功且即以采邑參觀之其卒
章言顯允方叔征伐猷猷六月一篇此宣王北征之詩
也其中亦有吉甫乃無方叔當亦以從事有功而不著其
名耳方叔征猷之功不見於六月而見於采邑則皇
父征猷之功不見於采邑而見於常武可例推已
氏初得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
於家定亂持危常在共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
不以輕易謀國事矣然雖如是若皇父初無既敬既戒
惠此南國之威驗亦豈得以
南仲大猷而信其勝任也哉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立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集傳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
父周大夫也上章程伯休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
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
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集說孔氏穎達曰程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重黎氏世
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濮氏一之曰程畿內邑在豐。陳氏鵬
飛曰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
而言之曰徐國
音寺言徐戎也

常見小雅六月稱文武吉甫尹氏之武已見於此伐猷
統矣其文之表著則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篇可徵也
爾雅內史一官掌書王命前篇所謂文人者指此則以
是為尹氏兼官亦可非必獨任內史也且王謂尹氏命
程伯休父吉甫亦得以口傳之必主作策言亦泥凡王
之親征稱大師則大司馬掌其戒命故以左右陳行戒
我師旅命之其必言左右陳行者以此定率彼淮浦
之式耳淮浦有北有南王以軍分左右使左行率淮浦

之北右者率淮浦之南雖相應不相混也其命以此者
河於時淮實當徐王先命召公以兩自江漢入淮欲以
孤徐之勢也乃自以右軍之率淮浦南者應召公入淮
之師使淮夷不得求援於徐而淮必平又左軍之率淮
浦北者與右軍之率淮浦南者互為表裏能禦徐夷之
援淮即亦使徐夷不得恃淮以為援而徐亦必平矣故
為程徐之詞曰省此徐土言其特如省方之常至則徐
土皆帖然耳不留不處以為是役也怒行速凱還亦速
初固不得以遷延後期亦不至以持久也師也三事
就緒或指三農說似涉迂遠按禹民之七章曰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為保齊也徐土南接淮而北近齊淮附
於徐則下章所稱徐方驛驛者獨齊受其擾矣今宣王
常武之師以征徐為主而名虎亦同時平淮則豈有以
成仲山甫之城齊也豈非三事就緒也哉緒絲端也得
其端而理之則不離三事皆理亂之事也徐偪亂淮乃
助亂而齊因受亂宣王皆有以理之是以為就緒耳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常武 空四

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

集傳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
可畏也緹連終也騷擾動也
管見赫業與首章同天子挾雷霆之威以親征豈不嚴
赫也哉業業每與兢兢聯稱字从禾則當就作從之森
殊為銜言之心見天子之赫赫即亦見侍從天子者之
業業焉故曰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舒寬緩之
意作興造也禮記月令云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又都
邑之城曰保按周禮夏官量人掌管軍之壘舍量其重
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鄭康成謂軍壁為壘賈疏軍行所
擬停之處皆為壘壁以備非常保之義具於此矣王舒
應電曰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
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為衆兵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常武

空

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略如國中之制凡安營皆然
據此則知軍壘為保保之作宜汲汲從事也而宣王之
命程伯休父者已曰不審不處三事就緒則不特保作
以為固乃不嚴為備督五師之是言王舒保作事
稱曰結庭上下陟降厥家則是天子之居深宮可以
以遊稱今王出而用師既匪結也亦匪遊也其保作
不可舒而王則直以為可舒蓋其不留不處之早有成
謀固必速得志於徐方也徐方繹騷震騷徐方其繹騷
之為連絡擾動謂徐方營鳩來以侵犯鄰疆耳於時被
其繹騷者亦復震騷於徐方而畏其威矣如烝民言仲
山甫之徂齊王實有城彼東方之命則其繹騷而致
震騷於齊亦足証已豈得謂徐方為可易哉然一臨以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則同如雷如霆也而徐方已為之
震驚矣蓋震驚之狀屬在聞雷雷者則然徐方繹騷非
雷震之威則其震驚徐方亦借於虛聲而已至於于師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
淮濟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集傳進鼓而進之也鋪布也敦厚也
管見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震義與上章震驚之震同訓
震怒字並瀕向行師索解士處危地則震將用怒兵則
怒震者欲博危以為安怒者欲逞忿以為快其勢皆勃
發不可當也王之奮厥武者固早見為如雷如怒矣即
安得不並見為如雷如霆也哉進厥虎臣闕如虓虎
臣如夏官虎賁氏之屬是已闕為作威之語其曰如虓

讀詩管見

卷十一 常武

空

虎者謂虎亞雖只名虎為之貌其實則與虓無異耳
本草載後狔為虓亦稱獅出西域諸國狀如虎而小鋼
頭鐵額約爪鋸牙弭耳昂鼻目光如電每一則百獸
辟易爾雅言其食虎豹揀此求之虓狀如虓則稱虓虎
可矣以王之進厥虎臣而其闕如是則視徐方繹騷之
衆難有號稱虎士者將不足食其餘孰敢不為百獸之
辟易耶鋪敦淮濟仍執醜虜王師有進者亦有止者其
止者亦聚不動為敦敦曰鋪敦謂市滿淮濟也潰與浦
小異音同墳可以浦之士高處當之夏官環人掌察軍
隱謂察其懷詐以潛入我師者當此鋪敦淮濟而有醜
虜被執非軍憲而何仍守宜玩語意先有疑於不得執
一層蓋上章言王舒保作是於軍壘未嘗禁也故只言
鋪敦淮濟而已然有醜虜以為軍憲亦仍得而執之則
可見人自為保難不作猶之作矣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此名公江漢之師入淮而淮平亦遂以其師合於鋪敦
淮濟之師乃申言王師之率彼淮浦且以截彼淮浦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集傳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
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管見王旅嘽嘽為士卒之統稱嘽嘽字从口从事蓋
戰聲也為大呼以集勢軍中每然王旅必以虎臣為盟
領虎臣闕如虓虎亦當吼如虓虎也則知其嘽嘽者王
之虎臣為倡而王旅和之耳在三章言如雷如霆徐方
震驚此足想見其批矣至本章又言如飛如翰如江如
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若明師律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常武

也當據曲禮解之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
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說文翰天雞赤羽也翰
有赤羽之義則如飛如翰正指前朱鳥言為真漢水至
于大別入江是江漢之合大別為之表矣其山絕似龜
形今多稱龜山蓋自古已然也可知如江如漢借明後
元武耳元武為龜也者草木叢生也言苞則其山之深
可見說文虎為山獸之君是當以苞為宅又孫卿子曰
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然則如山之苞如川之流而為宅
白虎左青龍作勢形也漢書司馬遷言猛虎在山百
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而乞憐楚辭言神龍失水而陸
居為螻蟻之所裁是則狀虎之猛不若稱山之苞狀龍
之神不若稱川之流矣蘇轍謂三旅之前朱鳥而後元
武者雖相距而實相輔也三旅之左青龍而右白
虎者雖相攻而實相輔也不測不克則本招搖在上急
繕其怒而彈擊之招搖北斗第七星置招搖於旗首以
象斗之回旋張之所指則伐之是無方體可執宜其不

則矣急迫之也繕修也怒所以威眾急則一鼓作氣矣
又加繕之則不至於再衰而三竭是欲奪其懈而擊之
無有也豈非不克也哉濯征徐國濯義同洗與經言工
旅之征徐國其彈擊大呼以集勢片直欲使徐國掃蕩
一空有如洗也云爾按常武名篇意在獨推王猶之允
塞以明天子之功此章所就王旅鋪叙亦實只為常
武作襯也蓋軍行之前後左右以朱鳥元武青龍白虎
畫之於旗象四方之宿又於旗上置招搖取應天體運
動之機如是足以致天討矣朱子曰招搖者冬夏寒暑
以其所建而後成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也有冬有夏
其以日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故招搖在上以繕
其怒而已王建日月之常軍師所以為疾徐進退之
節而武功所由成也以此言之則夫濯征徐國雖待仲
威於王旅實先制勝於王猶此下章所為推其允塞以
歸功於天

子也與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集傳允信庭輯回還
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管見小雅采芣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猗猶字屬軍謀說
此章同塞之為言充也謂王之經營四方靡所不至耳
何以言允王北伐獵狁南征蠻荆今復東南平徐淮經
營四方之事於是告成可不謂允塞與徐方既來來即
下文所謂來庭也其又曰徐方既同者以徐方來而淮
夷亦與之俱來耳淮夷服屬於徐故只以徐方統之平
淮之從在召公豈謂無功然皆玉猶也則皆以為大子
之功而已如二章言率彼淮濱省此徐土四章言鋪敦
淮濱仍執醜虜載彼淮浦王師之所此正召公發明王
猶允塞其籌畫東南者徐與淮實兩扼之故自度江漢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常武

之行以王命句宣比之一時從事諸臣不過如皇父之
整六師以修戎耳不過如程伯休父之左右陳行以戒
師旅耳亦孰得引以為功也哉四方既平召公告成于
王也四方惟徐方不庭徐方來庭則環視四方亦足以
稱既平矣來庭之庭當就王之行在而言軍亦有朝朝
即其庭也徐方不庭轉意人身正則面轉則背徐方
先不庭而忽來庭獨不慮今之來庭者仍轉而不庭耶
乃王則有以定之矣因其來庭之誠即以得其不回之
隱於是王曰還歸命班師也其於王旅之嘽嘽者雖知
其有濯征徐國之威怒亦不令其盡逞矣以此言之王
猶允塞有經營四方之大惠可美孰甚焉
有撫綏四方之大惠可美孰甚焉
瞻印凡伯刺幽王六壞也
集說孔氏穎達
曰凡國伯爵

晉見板之詩序言凡伯刺厲王此篇及下名是序又並
言凡伯刺幽王大壞其所稱凡伯當是一人史記厲王
在位五十一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
合之纒一百八年取凡伯更歷三朝先值厲王後值幽
王皆周室大壞之時此篇末章曰不自我先者以其先
值厲王而恨我生之早又曰不自我後者以其後值幽
王而恨我死之遲也至孔疏言凡國伯爵亦當活看凡
伯世其國稱凡無國而以國為氏亦得稱凡所謂胙之
土而命之氏也伯其本爵由凡伯之方壯任事以及垂
老退休其爵不除則其稱伯者亦不易矣但詩列大雅
凡伯之爵當與九命作伯之伯同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居罪罟不收

讀詩管見 卷十二 瞻印
靡有夷瘵

集傳瘵病也蠢賊害苗
之蟲也居極惡網也
晉見荀子注印古仰字下託上曰仰則知稱瞻印者目
注之為瞻心託之為印也爾雅釋天夏為昊天秋為旻
天凡伯作凡篇及下篇分稱昊天旻天大抵此篇作於
夏下篇作於秋耳爾雅疏吳者元氣博大之貌李巡云
夏萬物盛壯其氣昭昭故曰昊天於物如此人當因之
惠仁之愛也卑陶謨云安民則惠安寧也孔填不寧降
此大厲此有以知昊天之不我惠矣我公詞孔字讀切
音則為窟籠蓋虛而能容之處此稱孔填填滿也是則
指壑為孔矣其舉而委之於壑者既滿故以孔填稱焉
如是而猶不寧則死喪頻仍孔之填者亦復不能容之
豈非昊天之不我惠而降此大厲哉史記稱民不天厲
此厲字同曰大厲者猶周官稱大札云爾札疫瘥也小

疫曰瘥說文疫民皆瘥也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被降此大厲亦非就天之作從正言之以為當時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居罪罟不收靡有夷
瘵與大厲無以異也雖曰人責豈非天命哉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須實貼下文四句說三言瘵有意一申蓋邦
之賊有定也蠢賊蠢疾瘵有夷居則何定之有亦邦之
決存定也罪罟不收瘵有夷瘵則又何定之有說文瘵
勞病此傷之象也瘵有夷瘵瘵有夷瘵兩夷字與易卦
明夷之夷同並以傷言士民之瘵由此矣士為男子之
通稱觀周頌有依其士可見於民曰士民則何也當時
之蠢賊蠢疾罪罟不收皆婦寺為之三章婦寺二字
不平對蓋宦官與官妻為伍疑於婦矣豈復成爲士哉
故以士目民以婦目妻所以貴民人而賤寺人也蠢即
鯉之別名辨詳小雅太田篇一生九十九子既成能羣
飛蔽天其言穰所至一空故一言蠢賊再言蠢疾甚之
也疾為遠義夷傷也以上民之財言傷之而有止境曰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印
夷居以士民之體言傷之而有平時曰夷瘵然士民有
財所以傷之者見為蠢賊蠢疾則其勢必將無已矣瘵
有夷居也士民有體所以傷之者見為罪罟不收則其
勢必將不救是靡有夷瘵也其瘵為何如哉士民之淪
胥以亡有見其孔填不寧也耶首非大厲
之終實由昊天之不惠為之則胡以至此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集傳反覆狀
拘說故也
集說輔氏廣曰上四句承上童蟲城之言而述其侵牟
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丘童罪罟之言
而述其拘繫縱釋於
入者反覆不當也

管見舊注因人有民人一句不得解遂人諸侯而女玉
非名也按公指士民言如指婦寺言耳士民之與婦寺
何莫非人但人有民人與赤人迥別寺人形身論
宮中之掃除在閭巷之中可月以婦不可日以士蓋無
足比數者若民人之歸士民均士而而任之是實邦木
而王以為能也周官師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皆書於版孟冬獻歲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大府至其
獻少甲之數登於王如之此豈寺人所得何哉乃今
者民人受土田而力耕寺人不受上田而坐食此易
野無賦也於祭亦心適矣而在寺人則有大謬不然者
彼其蠶賊盜疾廢言矣屈殆不盡舉民人土田之所有
而奪之不能已也此豈無罪女反收之被宜有罪女覆
說之是即所為罪若二收廢有夷瘞矣何以收之為欲
奪其所有耳河以器志為既奪其所有耳有罪無罪又
誰復加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

集傳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
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階梯也寺奄人也
管見哲夫哲婦似劍各與愚夫愚婦對看則其所由來
亦見按哲字从折从口單訓知其義不盡蓋折玉能留
口主出言則必有以用其知也夫義種在哲故哲夫必
能保家推之保國當亦然足知哲夫之成城矣婦
傾妨在哲故哲婦必將喪家推之喪國當亦然足知
知哲婦之傾城矣懿厥哲婦懿與厲相及哲婦傾城不
以為為而疾之反以為懿而美之此正指幽王之嬖褒
如言如是則幽王不為哲夫之成城褒姒乃為哲婦之

傾城去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
猶是近舉家之不祥已早若哲婦傾城之見山于
不祥莫大是則為梟為鴟此豈非如真足
草載惡聲之鳥二種其一為鴟即巢穴如母雞
文頭如鴟目如鴟其名為鴟其人謂之鴟
主人當去其一為鴟鴞曰鴟鴞曰鴟鴞以其
出為則雖雄相與其鴟鴞鴟鴞者鴟鴞若笑
死入室則室空入城則城空鴟鴞者鴟鴞若
之大不祥庶幾近之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取象陳風防有鴟巢之說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舒其領下之纒長近紅若相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此稱婦有長舌若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不懿厥哲婦哉然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其惡聲則為梟為鴟此豈非如真足

讀詩管見 卷十一 五

之象厲之所由積小以成大者不借觀矣亂匪降自
生自婦人亂對治言民等為治不寧為亂孔填不寧
亂矣若也揆厥所始始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者降之亂耳而不知非也婦人長舌維厲之階是矣
固生自婦人矣降者由上而下生者由下而上由下
上者升也非降也於天何與焉鴟鴞鴟鴞鴟鴞鴟鴞
為大厲似非一婦人足以陵之然而有婦人即有婦
有婦人以生亂即有婦人以功亂也此輩無人道莫
之後則其心有悍然不顧者故為飲其牛於助亂之
而指之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小宛言哲詩爾子式
似之又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將行報可知人
有子亦猶懼自作之孽遺禍於不才之繼踵耳至
無慮後人雖窮凶惡極教匪誨也或蒙不
顯報盡此一身而已是以亂生為助成六
顯也哉

鞠人伎忒譖言竟背豈曰不極伊胡其愿如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集傳鞠窮伎害心變心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意也
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正蠶織

業

管見鞠人王鞠獄者鞠人而伎害心深故無罪
鞠人而忒變心巧故有罪能說之也譖始竟背
罪言夫無罪而收之其端必自譖始乃鞠人之伎
譖之與事捕逐得行則於受譖者之被誣終背之
向之總不欲叫告訐之非實此其拘繫無時解矣
將說有罪則又有可言者呂刑稱屬于五極謂五刑
施皆中正之極也然以鞠人之忒者竟此於有罪而
之雖實不協于極而其言豈曰不極哉則且為有罪者

讀詩管見

卷十一 瞻印

七五

代為解免之詞曰伊胡為惡惡為惡臣於心之謂
言有過無大刑故無小廉詰言人有小罪非皆乃
自作不與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換乃有大罪
乃惟皆與道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換皆鞠人
可借以行其忒者故言伊則談有罪非謂非故也
次可以為隱乎然使不服罪而盡輸其情亦猶然
而今既道極厥辜則欲就伊而指其為惡又何以
乎是當從有過之例而說之豈則見其去極猶
與平人等矣然鞠人之伎忒蓋此則何以故為
以奪民人土田之所有耳呂刑言出入人罪之說
三曰惟內四曰惟貨五曰惟要之實為主內與
亦所以通貨也故即來之通貨言之曰如賈三倍
子是誠更即內之通貨言之則曰婦無公事休其
凡皇皇求財利者既知農不如工不如賈至於其
三德則所獲尤過望也其孰如之然有君子是識
如之矣君子屬有位之通稱即當下上鞠人看君子

識即呂刑所謂來也傳以來為干譖干譖則識君子因
是為之拾納賄賂而中分其肥夫豈不如賈三倍哉賈
不必能三倍則知君子是識者並當薄賈而不為也
專惟是婦無公事而亦有與於公事者又呂刑所謂內
也傳以內為女謂是當以婦行之婦無所緣以識君子
獨無所緣以識君子之婦乎識君子之婦猶之識君子
且或勝於識君子也此其懷挾苞苴闕說公事以視不
休於蠶織而從事婦功者其孽孽靡有朝夕所獲殊眇
未無足云雖欲不
休惡得而不休耶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管見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此主天之能降大厲言儀禮
士相見禮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刺猶剗除之也札喪

讀詩管見

卷十一 瞻印

七五

之威民靡子遺正如鋤而去之然故借刺草之象而稱
刺神者天之使其神無所不有是為富耳蓋神主於生
其能以天之福降也固已至於天降大厲而以刺行殺
則又有厲鬼之莫可名狀者為之驅使是亦得從神之
通號而曰神然則天使之有神其見為富者亦復何所
不有哉舍爾介狄則又言今之降此大厲匪自天而自
王也舍字當讀去聲作授館以為之居春爾甲名狄北
夷也狄而介意欲何為殆相與謀入中國以行其寇攘
耳今王以寵婦人故婦人遂結婦寺婦寺復結忒忒之
鞠人於是收無罪說有罪思盡奪民人土田之所有則
皆得以介狄目之不可與同中國矣乃若而人者復早
布滿於王之宮府內外各見托身之甚固焉夫非有介
狄於此不為驅之使去乃反舍之以定其居也耶維予
胥忌維訓思胥盡也忌取日之義正與下文不祥對
針忌日為親死之日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
謂也文王忌日必哀檀弓亦言忌日不樂故凡伯之憂

亂至以爲是舍爾介狄者即其降此大厲者也不祥
莫甚焉今竊就予而自維之日之有忌君子於然動心
其非忌則復常也乃茲之親不祥而弔之有每覺予之
無中而不哀亦無中而能樂則直疑於無中而非忌也
已奈何王之不弔不祥固實見其威儀不類哉儀容稱
將弔不祥必以喪容處之王藻以喪容與戎容對言詞
曰喪容繫繫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言容蘭蘭戎容
豎豎言容諒諒色容屬屬視容清狎此二者正相反即
可知是詩稱威儀不類所謂威儀者蓋專作為戎容以
逞暴戾初不易為喪容以示矜也非不類而何八之
云亡邦國殄瘁此正為不祥之可弔指其實也人情好
生而惡死亦非亡之勢既垂則其口猶不云然至於邦
國殄瘁萬無生理則人之獨歎與人之共嗟亡之外他
無所云矣周官稱人凡稼澤夏以水飡草而芟芟之注
殄病也絕也殄字從此會意亦恰與上文斬字照合卒
義當同惟殄之殄病此者不必遂亡惟奔為殄瘁亡無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賈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管見此章言邦國殄瘁由於罪咎不收靡有夷瘳其禍
視天之降罔為尤甚也同綱與否為類天之降罔大
厲是已維其優維其幾則猶幸於不亡耳兩維字並
訓思按中庸稱優優大哉則優有宏意以天言天之德
至宏其容無外是為優大厲之降有必概其滿者亦何
必有留其餘者八叔有數安知不在疎漏之列乎以是
而維其優人猶不云亡也至於人之云亡以邦國殄瘁
故則其勢將無遺類此則結為心之憂矣其憂莫解於
心而以口淺之固有不云亡而不得者國語文王在母
不憂是憂者孕病也憂之象於茲為切又按玉藻稱御

管樂聲之上下周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矣有宗美
以天言天之明至察其心無內是為與大厲之降有必
歸之禍者亦仍必有佑之福者吉人避禍安知不在解
旋之倫乎以是而維其幾人猶不云亡也至於人之云
亡以邦國殄瘁故則其勢不顧職良此則激為心之悲
其悲不忍於心而以口宣之又有不云亡而不得者
說文有聲無淚曰悲或曰心非為悲心之
而心非則悲矣此於悲之由來亦大白也

我後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泉正出者鞏固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一 賈

管見此章言邦國殄瘁由於罪咎不收靡有夷瘳其禍
視天之降罔為尤甚也同綱與否為類天之降罔大
厲是已維其優維其幾則猶幸於不亡耳兩維字並
訓思按中庸稱優優大哉則優有宏意以天言天之德
至宏其容無外是為優大厲之降有必概其滿者亦何
必有留其餘者八叔有數安知不在疎漏之列乎以是
而維其優人猶不云亡也至於人之云亡以邦國殄瘁
故則其勢將無遺類此則結為心之憂矣其憂莫解於
心而以口淺之固有不云亡而不得者國語文王在母
不憂是憂者孕病也憂之象於茲為切又按玉藻稱御

不戒其能保乎。筆指西周地形之固。言在後之論者。稱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此其所由來矣。以師攻而勝之。曰
 克。何以無不克。如三章言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即可知
 西周雖鞏。自王罷。褒姒而傾之。勢已至。有欲克之。則無
 不克者。不然。幽土未罹。犬戎之難。被殺。死驪山下。西周
 之亡。犬戎何物。而得志若此。虞書言。吾德。奉帝。位。忝。等
 也。皇。經。謂。厲。王。為。宣。王。之。子。厲。王。之。孫。以。廟。號。言。
 則。厲。王。所。奉。為。皇。祖。者。也。式。敬。名。與。上。貌。貌。反。
 詩。經。之。得。此。亦。終。賴。是。天。耳。敢。不。敬。與。後。專。主。嗣。子。說。
 是。實。能。為。父。後。寄。昔。厲。王。戾。虐。萬。民。弟。忍。乃。相。與。叛。棄。
 王。乃。得。脫。王。崩。於。必。太。了。靖。即。位。為。宣。王。是。能。救。其。後。
 也。至。宣。王。繼。後。以。生。子。伯。服。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
 臼。申。申。王。欲。殺。之。求。之。於。申。夫。對。王。存。後。而。欲。以。殺。之。
 等。不。殺。矣。時。申。侯。弟。子。王。不。得。殺。太子。宜。臼。亦。旋。伯。
 武。侯。王。房。殺。姒。盡。取。周。寶。器。而。去。晉。文。侯。衛。武。公。秦。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管見末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先王。非文武乃宣
 王也。召公非康公乃穆公也。凡伯與穆公同時。穆公得
 位。宣王之中興。而不及見幽王之大壞。思召公正以恐
 宣王。早故。小雅有召旻。此不稱大旻。以別之。乃特稱召

旻也。蓋以召旻名。稱則其言凡伯刺幽王
 大壞者。即從見凡伯之思。宣王中興也。與

受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圍卒荒

集傳為學。瘖病卒盡也。
 居國中。也。圍。邊。陸。也。
 管見。獨。雅。秋。為。受。天。受。義。為。惡。謂。仁。覆。惡。下。也。疾。威。即
 迅雷之別。稱。月。令。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秋。為。受。天。
 不。收。而。發。發。聲。月。迅。是。則。疾。威。之。行。不。見。其。惡。乃。見。其。怒。
 矣。此。正。下。章。所。云。天。降。罪。罟。之。先。幾。也。夫。罪。不。在。民。其
 怒。不。為。民。降。而。民。之。不。獲。全。其。生。固。已。見。為。天。篤。降。
 矣。瘖。我。饑。饉。則。何。也。為。欲。使。之。濟。耶。篤。生。為。慶。皆。厚。瘖
 降。喪。亦。稱。篤。者。猶。好。醜。本。相。反。好。為。甚。詞。則。醜。之。甚。者
 在。恒。言。亦。稱。好。醜。我。謂。我。民。瘖。音。同。頌。義。當。因。之。類。什

也。人有不臥病而忽仆地以斃者。是為瘖。與民之喪於
 饑饉。殆莫不似此。夫安能忍而不濟乎。民卒流亡。我居
 圍卒荒。即四章所云。無不潰止也。我謂我王。居圍二字
 須申看。如云。我王所居之圍。耳。此總就西周。鎬京。區畫
 之界。切言之。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宅。其中。為居。規
 其四。周則圍也。荒。謂。土。蕪。不。治。朱。子。曰。甸。治。田。也。然。內
 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
 之甸。服。此言居圍卒荒。則何甸服之有。

夷我邦

管見天降罪罟。謂天欲於王朝之虐民。而有罪者。將以
 一網盡之也。蠹賊為寇。稱增。亂也。按。訂。字。以。言。則
 其意專於內者。何王之所居為內。所居為外。所居之圍卒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全

荒則野曰無所有故不志其困而志其居欲直入却城
附府藏以恣其攘奪也商書盤庚言不昏作勞昏為
義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孫之注
攻擊之也以盪攻擊是為昏極靡侈靡也戰國策云
淫逸侈靡左傳言取不共給共同供靡共與周書稱
正之供反對是於正供之外因侈靡而責民之共給者
此其尼精無算彼孟賦之內江其為昏極而以強攻擊
之此物也水决防曰潰潰潰字重則一潰無不潰非可
回過稱焉回過與上疾疾皆迅雷之別稱雷一作雷象
回轉形通以高類為驚遽又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
其行之驚遽貌有迅之意且迅雷之行亦名辟歷辟折
也言所歷盡破折也適音同歷當亦與歷義通彼昏極
之以強攻擊者其勢至此則是天之疾威將假昏賊之
回過以行之周鼎猶是空中之殷轟但屬虛驚而非實
禍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邦之有罪盡卒能以付昏極

赤之手而已故曰實靖夷我邦說文靖立淨也蓋謂速
濟其濁亂耳易卦明夷之夷為傷周官維氏掌殺草夏
日至而夷之則其義為誅滅無遺類矣致幽王十一年
犬戎入周盡賊之內訂已信因是犬戎殺王於驪山下
虜褒如并殺鄭桓公友盡取周寶賂而去夫王不能私
褒如而守其寶賂王以下可知其時廷臣被殺獨鄭桓
猶以名見自難極而外不足指執者又可知以此而言
昏極靡共潰潰回過實靖夷我邦又豈不誠然乎哉但
凡伯慮慮於先其言天降罪罟亦獨於是天疾成卜之
此章乃似實指犬戎之難言之鑿鑿則何以昭灼若此
蓋周室大壞犬戎本為切近之災又當時降喪饑饉所
稱民卒流亡者他無所之殆相率而入於戎耳如下
章卒率誅誅正謂流亡之民有以煽動犬戎也至因民
卒流亡我居國卒荒兵與賦皆無所資莫為之備犬戎
者謀入周以流亡之民為向導自圍而及其居如人
無人之境矣此凡伯所由揣時度勢而不禁其痛切直

陳也

與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

管見春官樂師詔來鼓臯舞注臯告之也禮運升屋而
號告曰臯某復注臯者引聲之言也然則臯之為號
而告之也如是者不一曰臯臯訛訛與皆同詠毀也如是
者亦不一曰訛訛此言流亡之民入於犬戎者其各訛
訛耳曾不知其玷玷指言之缺夫言見抑之詩謂臯
訛訛之民惟欲借犬戎以報怨於王豈復顧君臣之各
分與夫夷夏之體統也哉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貶則逆計犬戎難作之時而深為王危之也蓋犬戎難
作其為蠢賊內訛昏極靡共者有潰潰回過之勢是則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全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我相此邦無不
潰止
謂我玉
如雷如霆也王安得不兢兢業業而畏之因是而靖夷
我邦相與逞其昏極以成天降罪罟之厄則有見為孔
填不寧者孔填之義與坑同始皇坑儒項羽坑秦降卒
可借証其死傷枕藉之象於是而猶不寧則其意何不
忘情於玉也王以其時統統業業於孔填不寧之中而
子然一夫耳豈復成為天子萬乘之尊也哉故曰我位
孔貶我玉

管見春秋傳云民逃其上曰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欲
民之同於旱草雖饑饉而不流亡耳師曠占曰歲彼旱
旱草先生旱草雖饑饉也旱不能裁則茂其名為羨羨
音同疾羨音同雜疾雜則有不舍其故地之意是草之

不潰也。民苟如此而復何責乎。乃幽王之有民則大木
然故更即草之有潰象者喻言之曰如彼棲莖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呂氏春秋衣敝不補履決不益廣酸莖屨
中草所以藉履也鳥以巢為棲人以床為棲草藉履屨
則是履為棲矣故曰棲莖此在賤而有足力者常施
之然則草為棲莖固將日隨履之所至而止於其所
是不可以作潰觀與民卒流亡固皆如彼棲莖也則相
此邦之無不潰止有致歎於居野卒荒焉耳潰止之止
可作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十三

集傳疾病也替廢也兄悅同引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箋言米之率獨十稗九穀八侍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
稗二十七糲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
數也

管見此下三章皆凡伯以死自期之詞而維字並訓思
周禮天官八柄二曰祿以馭其富祭義般人貴富而尚
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則此稱維昔之富者以凡國有
始封其伯爵亦早洊歷乃追念其食祿之時來為已久
耳但昔之富不減而昔之時已易日慶國百里天下治
哉岌岌乎雖復千鍾萬石其粟惡得而食諸是謂不如
時也集韻夜久病也釋名疾久也在體中也凡伯歷厲
宣而幽為當時之舊人於國老蓋其百年者矣以此還
致念於貞疾恒不死焉固不禁有維今之疚之云與然
即以為不如茲者漢書五行志賦敘茲重茲向新如舊

也於疾言茲若周書稱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是其義矣
時害方薄哉必及躬則何如疾之以茲而甚忽不覺其
編留而弗與弗悟哉彼疏斯樺胡不自替疏為糲之麩
樺亦非如鑿與御之精不過舉其可以供食者而已斯
此心對彼之稱自替承上疏稗說謂廢食也蓋疏稗足
供亦仍因於昔之富而至於茲其時則不可以安享矣若猶偷
食以待今之疚作而至於茲其何日之與有是乎夫為
粒米不入口以自替焉不得也故以胡不反決之職兄
斯引職即指其伯爵言職當憂國故兄同悅詩不作
悅而作兄者兄字上从口象下从儿音仁是象此章
職兄斯引引義本兄字下半生出主口言凡人之將死必其足
先血是為引然人之氣有未盡猶須臾無死則存見其
口之大張若此為宏矣斯即在凡伯之心以為我
其職而兄生免者必頓足以致恨也我頓頓足之時而
足斯引焉即同於人之將死而其足先血矣亦兄替必
啓口而與歎也我頓頓足之時而口斯宏焉即同於人
之氣有未盡猶須臾無死則有見其口之大張者矣其
以死自期如是故以章彼疏斯樺胡不自替既言絕穀
而廢食下章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更言絕水而廢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

言矣職兄斯宏不裁我躬

集說范氏處義曰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
由其涯之疎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泄也
言見頻與頻同故曰水涯說文頻本作顛集韻頻古作
顛可互証禮記鄉飲酒義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
中者藏也水之源曰中亦此義耳池以鍾水泉以發水
皆竭則無所取飲矣池之竭自頻泉之竭自中不云自

不... 則池與泉外果竭也... 凡伯之不... 志於粒米不入口... 亦志於勺水不... 其視池泉... 雖盈... 薄斯害矣... 如二章言天降罪罟... 將以... 之辱... 我邦斯害... 豈不薄哉... 而凡伯之廢食... 並廢飲... 既... 因... 而斯... 即欲... 而斯... 於... 是... 足... 之... 引... 而不復... 屈... 口... 之... 宏... 附... 而... 不... 復... 合... 則... 亦... 不... 有... 其... 躬... 矣... 矣... 然... 由... 於... 自... 替... 而... 死... 非... 死... 於... 哉... 也... 故... 曰... 不... 裁... 我... 躬... 矣... 矣... 之意... 以... 為... 我... 躬... 有... 職... 必... 當... 有... 以... 善... 處... 其... 死... 職... 矣... 矣... 凡... 伯... 兄... 斯... 宏... 此... 其... 以... 躬... 死... 職... 亦... 庶... 乎... 大... 白... 矣... 若... 待... 薄... 斯... 害... 之... 既... 及... 而... 遇... 其... 裁... 是... 將... 與... 孔... 壤... 者... 同... 忽... 忽... 以... 就... 職... 矣... 夫... 孰... 能... 於... 衰... 積... 中... 辨... 為... 我... 躬... 也... 哉...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名是

晉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管見 幽王時宣王已入廟則得以先王稱周室至厲王而大壞宣王中興四十六年亦當特表其於道之隆而言受命也中興之臣若吉甫伐獫狁方叔征蠻荆以及仲山甫之城齊申伯之入謝皆其較著者何以獨言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哉按前板之詩作自凡伯民勞及蕩之詩作自召公則凡伯與召公嘗並事厲王其同朝為最先及厲王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圖之召公代以已子乃得脫因是與周公共輔太子理國事號曰共和厲王死於彘乃奉太子靖即位為宣王以此言之昔先王受命在召公之佐命有功無出其右矣襄中與齊立君為大辟國即次之而召公之營謝平淮則又於禘定宣王之後有以徵其日辟國百里營謝見黍苗詞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平淮見江漢詞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此視他篇六月采芑崧高烝民之為諸臣紀績

尤... 盛... 夫... 則... 國... 百... 里... 皆... 以... 日... 言... 亦... 絕... 矣... 之... 辟... 國... 百... 里... 與... 今... 之... 盛... 國... 百... 里... 皆... 以... 日... 言... 亦... 絕... 矣... 蓋... 凡... 浸... 漸... 之... 事... 總... 自... 日... 起... 故... 爾... 且... 百... 里... 大... 數... 亦... 絕... 矣... 經... 移... 彼... 合... 此... 言... 之... 不... 得... 泥... 一... 處... 說... 幽... 王... 以... 大... 戎... 內... 侵... 侯... 外... 叛... 至... 於... 日... 蹙... 國... 百... 里... 則... 宣... 王... 中... 興... 之... 治... 既... 衰... 而... 厲... 王... 大... 壞... 之... 亂... 又... 作... 凡... 伯... 言... 至... 此... 蓋... 逆... 知... 西... 周... 之... 必... 亡... 矣... 雖... 王... 有... 大... 子... 宜... 曰... 不... 得... 比... 於... 厲... 王... 之... 有... 召... 公... 其... 合... 昔... 傷... 今... 之... 一... 鄭... 伯... 友... 又... 不... 得... 比... 於... 宣... 王... 之... 有... 召... 公... 其... 合... 昔... 傷... 今... 之... 意... 殆... 並... 不... 敢... 料... 有... 後... 之... 東... 遷... 者... 故... 決... 計... 以... 死... 而... 不... 勝... 其... 痛... 也... 曰... 於... 乎... 哀... 哉... 維... 今... 之... 人... 不... 尚... 有... 舊... 矣... 矣... 言... 義... 以... 世... 臣... 更... 歷... 三... 朝... 不... 能... 如... 召... 公... 之... 以... 功... 廢... 而... 其... 死... 獨... 後... 召... 公... 則... 以... 為... 今... 之... 舊... 人... 可... 耳... 人... 惟... 求... 舊... 義... 不... 死... 而... 有... 舊... 也... 而... 今... 已... 矣... 我... 不... 可... 以... 更... 不... 死... 則... 豈... 尚... 有... 舊... 而... 不... 得... 矣... 豈... 不... 哀... 哉...

讀詩管見 卷十二 名是

大雅卷十二終

凝園讀詩管見卷之十三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校字

頌三

管見頌者所以美其德行功烈也祖宗子孫皆有德行功烈則皆可作頌以美之

周頌

集說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錯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

清廟祀文王也

管見清廟之祀文王武王祀之也在克殷時即已定制至我將曰祀文王於明堂乃成王即政時之所行其制則出自周公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集傳於敷辭穆深遠也肅敬雖和顯明相助也濟濟衆也

管見穆於穆與穆穆疊字意同猶皇皇亦稱於皇也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文王與天同德故其廟特稱清廟

肅雝謂文王之德其德之隆於國人有以克相上帝是為顯相萬民雖之至以故上帝主於陰陽而文王則實

用威和萬民雖之至以故上帝主於陰陽而文王則實能顯相也顯字對陰字生出濟濟旁从水蓋於川之會

海取象明多士之同歸文王耳文之德即指上文肅雝

言文王以其德相上帝多士秉文王之德則又以稱文

三之相上帝也周書君奭篇周公告召公曰惟文王尚

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就叔有若開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又王

受德降於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又

王地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觀於此而多士

之秉文德亦概見矣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此謂文王

既設其室在天其主在廟而多士之昭武王惟冒玉單

稱德亦猶是秉文之德而不失耳對字當一讀可費書

讀詩管見卷十三清廟

思對命之對立解越者心之有所逾也將入告而對武

王於在廷乃不覺其心之有所逾而越於在天者蓋其

對之時一惟秉文之德故然是多士固自謂其非克有

正迪惟前人光而已駿奔二字亦當一讀駿為善馬之

於廟中也此為不承夫有顯有不顯有承有不承則人
以析之離者斯之而射之間即乘以生是可知其射也
射於人之斯也而多士之秉文德則無是蓋隨處皆見
其在天雖不顯而亦顯隨處皆見其在廟雖不承而亦
承夫安有類於人之斯之者以致或不免於射哉無射
者久斯多士之秉文德其心無間如此而文德之純其
使多士服膺而有以歸歷
其心於無間於從可推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葉傳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
葉說程子曰天之賦于萬物者曰天命

管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陰陽下民也自文王之承保受命民以克相上帝者對陰陽言則為顯相而要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清廟

三

其肅離之德之純渾然一天則亦於穆不已也不可以顯言也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按前言不顯不承其不顯者就文王之神隱而未見時說與此同辭而義終不混亦以各有上下文之可求耳如文王篇言有周不顯又言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所
指寄較然分明夫何嫌於辭之同哉

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葉傳收受駿大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

管見論語加我數年史記作假即加之義也凡數既滿而有贏者曰溢我作武王之自我言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與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兩九十吾與爾二馬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夫武

王夢帝與九齡自文王言之則武王之年九十也九十得數之盈是未有以溢之而文王乃曰吾與爾三則其有以溢之者實假自文王也故曰假以溢我論者或謂修短稟氣於生初文王豈能減已之年以延其子哉然上章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別是文王一天也文王之言一天命也文王九十七之數已信則武王九十三之數亦不敢自疑故克殷之時作清廟以祀文王武王年八十七既度夢帝之非妄而文王之假以溢我者亦還自驗其所以庶幾也曰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愛之所施為惠駿訓大與大雅駿命之駿意同天命為駿命文王之惠為駿惠亦特著其與天同大云爾篤之為厚亦頂上惠字說蓋謂假以溢我其收之是文王之駿惠我也而又非惟及我而已自我以後有永厥世以稱曾孫者其在駿惠我之文王更有惠以及曾孫而傳之無窮此則文王之惠於我見其駿者於曾孫又見其篤也何以篤之有文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葉傳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

管見維清緝熙清天也緝熙至日月之代明耳即此思之天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文王之德同於於穆不已而其肅離顯禎者宜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故文王雖沒而其典之昭垂於後則實覺其天不變而文王之典亦不得變也肇禋迄用有成肇禘指文王之初設廟時言自肇禘以迄武王之觀兵孟津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清廟

四

之典在蓋自肇禘迄用有成固實見其維周之禎矣以斯為惠而豈不篤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禘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葉說徐氏常吉曰文王之心在法即康岐之政是也始祀至今隨試而輒效是周文王之典安天下也非禎而

管見維清緝熙清天也緝熙至日月之代明耳即此思之天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文王之德同於於穆不已而其肅離顯禎者宜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故文王雖沒而其典之昭垂於後則實覺其天不變而文王之典亦不得變也肇禘指文王之初設廟時言自肇禘以迄武王之觀兵孟津

為水主職以車言奉文王以伐不服自擊遂代商有天下可知一三年中惟是用文王之典以治周而周之王業已有成矣然則後之曾孫將欲守其成以無墜厥緒又豈能外文王之典也哉如是而文王之惠下遠曾孫固實有以薦其慶焉其祐矣故曰維周之禎禎貞也貞正也人有誓天以符瑞正吉之也然能用文王之典皆得曰厥基永孚于休無或更曰其終出于不祥有休而無不祥禎即此而在亦何事也求符瑞為按前維天之命乃正言文王之德至此復特舉文王之典言之詞意一申而皆不可缺度當與清廟合而為一而於祀文王乃完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管見按此篇成王之告諸侯不若後訪落之謀於廟與小德之求助有多難及後惠之云必其時尚無武庚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烈文

五

事則知序稱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者謂成王之冠而即政諸侯助其朝於祖之祭耳史載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周公之制所以示有君也將冠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書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合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哀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玩祝雍頌辭皆與即政合蓋成王冠則即政與王在而冠王世子者不同故不曰冠而曰即政也士冠禮行之於廟以重冠也無祭於廟之文禮記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禩武王沒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則其冠而即政固必有朝於祖之祭可知於時葵武王亦畢諸侯皆至是宜靡不助其祭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管見載見稱休有烈烈文即烈光也謚法有功安民曰烈成王即政其助祭之諸侯皆佐周以定天下者欽下章指出成功正是烈文注卿周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常銘書則有文銘書於王之常則其與日月同光矣辟君也諸侯皆有君道故王曰辟王諸侯亦曰辟公五等之爵公為冠從其尊者以為諸侯之統稱耳祉字从止蓋以享其安為福也以錫之者自辟公言則為錫茲寵命自我之賴於辟公言則為錫茲祉福也蓋前王之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以烈文辟公而布在列邦四方無虞俾予小子永綏在位則前王之錫茲祉福豈不惠我無疆也哉且諸侯得世其國但使烈文辟公之序因而勿替我子孫亦得藉之以寧是則前王之錫茲祉福在今之惠我已覺其無疆而大石其惠我子孫即復保之以綿歷其無疆者抑又卜方來之更長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烈文

六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管見凡積土而高者曰封有大家集侍靡汰侈也位不期驕驕則好大祿不期侈侈則務奢然則封靡即可作驕奢替字看蓋此烈文辟公者先以恭有武功故各得分茅昨土以有邦也其或不保其終皆倚勳藏天府遠不免於大而侈耳因以無封靡于爾邦為之切戒與維王其崇之崇謂尊王維者心之所係屬也以維王者尊王則是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玉室矣以此而驗前王之錫茲祉福其為惠我無疆不誠見其大耶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成功武功也其稱烈文者以此念之則常覺成功之成非由僥幸不可以致禮敬度自即於累成而畏之是乃居寵思危罔不惟畏亦誠不至封靡于爾邦矣總序謂辟公之後世其國者有以揚前人之

光而使之登臨曰皇之即頂上成功說碑公有成以其
繼序春亦亦或攻則碑公稱烈文而其聲片者亦得稱
烈文也此非所以皇之也哉如是而前王之錫絲社禘
不惜意我無彘而於子孫並有以保之其見為大而且
長者亦足證
具非虛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管見武王乃成王舉其所以自勅者告諸侯也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指前之武王說武王之武功如牧野勝
師之印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之後以武王不可
謂無競乎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足以徵於天之
維人矣然武王之無競者其烈而執競者其心則不恃

在人而忘其在已也觀其問道尚父尚父陳丹書曰敬
勝意者吉怠勝教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
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成書于席之曰端于几于鑑于
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簪豆于戶牖于劔弓不
為銘焉則其前後左右之四方不皆有以訓之也哉不
顯為德百辟其刑之指前之文王說文王之德如前
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可
稱不顯維德非文王其孰能與於斯但文王之德其
之在中者不顯其化之在外者則又甚顯也當文王所
為西伯時則虞尚二國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
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處君子之邊乃相讓以
其所爭之田為間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以其德被百辟之於文王其音有以刑之亦既見於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七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管見按此祀先王先公當從賈氏指禘祭言先王自太
王以下先公自后稷以下周以心稷為大祖其禘祭又
在后稷廟中則知是詩之作蓋謂周之正業既成王
之得祀先王既自武王而上至太王為四親廟其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即得後由太王推而上之以及於先
公后稷奉以為大祖者而由來不可不知故於禘祭時
之祀先王先公而舉以告成王也
舊謂以是詩祀先王先公者泥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似岵矣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集傳荒治康安也岵險
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集說輔氏廣曰治荒謂
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
管見天作高山高山謂岐周之山與混夷醜屬者非即
指岐而言以岐山無所事於荒之耳作為邦也天作
以作而山為后稷之後當王即所以基王迹故便於
王也
四遷岐以荒之皇矣之二章曰作之屏之其當其
之平之其濯其柳啓之爵之其極其楛櫟之則之
其松柏斯兌而帝之實也至三章又曰帝省其山作楛
之其代天以作之者彼作矣彼作矣然則太王之荒
康一也荒夷為大其事見周南卷耳篇琴耳之作后妃
以子不存而思念之君子何在在岵矣也夫曰嗟我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天作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天作高山

懷人真彼周行懷人謂懷來此夷之人也真舍也文王身履混夷之地而懷之故舍周行而陟彼崔嵬陟彼高岡涉彼砠矣凡太王所荒之境與混夷聯屬者文王實有以康之而使即於安也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彼亦彼高山也岐周以山名地故其稱岐者即謂岐周非正崇山名也彼高山岨矣而皆麗於岐當其太王荒之行道免矣混夷駢矣及今猶為有夷之行與太王時無以其則由文王之康之者並足以承天作之意故爾按此以太王與文王聯稱中間不及王季者昔文王之也有聖瑞太王曰吾後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下武所謂世德作求永言配命也將以徵世德之應則不得遺王季將以證配命之符則亦得獨舉文王耳子孫保之子孫雖似統詞其實須隱貼武王成王說蓋武王為文王之子成王則文王之孫也作如此看則其言保之者既得不略武王亦正覺其歸到成王矣保字即項上康字說蓋能康則能保也以康之者保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管見此因嗣王誦之郊祀天地而推其所由得郊祀者由文武二后也以此是告嗣王誦耳非即為郊祀天地之樂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管傳二后文武也其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於歎辭靖安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昊天有成命

管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則二后即以其成命而稱成王矣蓋以成號者自成湯始書傳武功成曰成法安民主政曰成二說須合看而義乃完禮記祭法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藹皆有功烈於民者據此則昊天有成命亦命之命禮成殷武王丕承厥志以者定爾功是所謂于湯有光者故特指昊天而成命即復指二后之受成命為成王也且得定為成王誦哉至成王誦之得謚為成蓋亦以其能繼二后之為成王而守其成耳則執是詩以為後日定謚之本可矣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命宥密基字從地之承天取義宥如在宥天下之宥其宏與地道之博厚同密如退藏於密之密其靜與地德之寧一同此其所以能基命也康王之誥曰昔若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以豐民之財不務咎者不務營營輕省刑罰

而比市以商賈阜貨財而行帝以量度成賈而微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賊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如是則豈有不靖者哉惟文武之和恒四方民居師所以靖之者可得其概於肆以是而言肆其靖之耳四方靖則地得安其貞而有以基天命於有永矣周之所由得郊祀天地者以此嗣王誦其念之哉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集說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未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乘而率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我將

管見明堂以祀上帝而由來已久故只言祀文王於明堂則其以配上帝可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集傳將奉享獻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以天道事之則潔精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蘭黍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盥盥以為器鳥粗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管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公制也於定制之始為是篇以告成王使之有所秉以主其祀耳非即為祀之樂歌我將我享兩我字當屬作者我成王之詞示得泥為成王之自我看將享即指下羊牛詭禮器云太廟之內君親率牲此將之事又云君親制祭及君親割牲此享之事也祀大廟然則於祀明堂亦必然矣雖

羊維牛兩維字當訓養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豈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國語楚王曰芻豢與何觀射父曰遠不過三月注謂遠為三牲則牛羊豕皆當繫而芻之此不言豕者少牢首羊太牢首牛耳至其以羊與牛聯稱則欲以別於郊之用特牲豕獨也止一牲不用太牢少牢此祀明堂與郊禮異宜不及羊而獨稱牛不與疑於特牲也哉維天其右之此維字為思維之維與上兩維字須分別觀之祭義惟聖人為能繫帝惟孝子為能繫親繫者鄉也鄉之然後能繫焉鄉謂中心鄉之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此非其心之維之又惡乎為其心之鄉之耶以此推聖人之繫帝帝者天之神也即天也其心鄉帝其心實維天矣右之右與下章既右繫之之右同謂即本其所以祀文王者祀上帝也然但曰右之者蓋不敢以為能繫而期上帝之繫之耳何以言右少牢饋食禮將祭主人即位於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我將

除階東司宮建於與祝設几於建上右之注曰建几者布陳神坐也席東面近南為右及迎尸安坐尸隨祭誌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於建上右之注曰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當尸前之南便尸食也不言稷文不具耳據此則知祀上帝者其將享必布陳神坐也以是而設几於建上亦當右之祀上帝雖無尸而其所將享者羞羊牛必薦黍稷如生民之言豆登升香其證記此其爾諸建上以便神食又安得而不右之舊注解右字為尊義似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鄉食

集說孔氏穎達曰特牲少牢皆燕祀以神辭報主人與之以薦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我將

十三

管見奉文王之典以為法曰刑以儀式二字冠之者屬容稱式為教象如見文王之陟降庭止而自將以風夜敬止是為儀式本是以刑文王之典而後可示不致不忘率由舊章有以實符其能刑也日靖四方此章字當以圖久安言蓋周自文王以來四方亦已靖矣觀前昊天有成命篇可見日為歲月之積無已之辭也須從明堂布政說乃得實攷明堂以祀上帝即為天子布政之宮禮記玉藻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注謂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孔疏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也閏月則闔門左麻立於其中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周公制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本以尊文王也而成王亦即於此聽朔以布政則其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豈得因是而加惕矣伊坂文王伊之言彼彼工祝也祝傳神意以致福於主人為禋祀於明堂者上帝為主其致嘏則上帝也而伊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管見輔氏廣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考蓋至而安靖曰方者孟久。姚氏舜牧曰小心翼翼昭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我將

十四

事上帝文王之心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存文王之心矣管見周書成王之顧命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大訓即其也是知儀式刑文王之典必以畏天之威為主矣至康王既承顧命乃答曰朕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治亂為亂亦靖也即垂則日靖四方要惟本其畏天之威者以終耳然而敬迓天威成王逮其將終乃敢信之敬忌天威康王當其初服正不敢信之一皆以能者之難言也由斯以推其先武王始崩成王以幼沖嗣立豈遂得自度其能以昭告於明堂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耶故此章我字亦屬作者我成王之詞不待沈為成王之自我看大雅思齊篇曰無射亦保則此所謂保者保其畏天威之心于無射也時指夙夜間之十二辰說明堂聽政以月言而此詩則日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是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管見按篇終言允王保之保為守成之義則時邁之有事於巡守當屬成王無疑矣孔叢文謂王將巡狩必親告於祖禰是為告祭不得混入柴望說如此詩首章稱昊天其子之與柴以祀天應二章稱懷柔百神及河雝嶽與望秩于山川應至末章稱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則與告祭於祖禰應也而序特先言告祭者乃巡狩禮之次第固然而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管見廖氏剛曰謂之邁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遽也時邁則春而東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其上以順天之道下以

從人之

管見時邁其邦集傳謂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不若廖氏說與時字合昊天其子之其于當時指成王言有天下者曰天子武王崩而成王立則是昊天之子其成王固以子之矣虞書言舜以正月上甲受終于文祖其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亦可知天子之初即位必有事於巡狩此定制也故此詩言成王之時邁其邦即特指其受命之新以著所由來曰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允王維后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望

集傳右尊序次懷

管見實右序有周謂時邁其邦之卯類如此粘昊天說非是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入右所以趨東階也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馬君適其臣非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阼階即東階由右入則知此稱右者謂天子以巡狩適諸侯諸侯尊之以為主耳何以言序此又因天子而尊其從行之臣其禮之等差皆存定也秋官掌客云王巡狩設國其從者三公歐上公之禮卿大夫之禮大夫之禮是足証也但右序亦其文也禮庶子壹賦其大夫之禮是足証也但右序亦其文也當不獨有周為然故復加實字以見諸侯之右序有周靡不出於誠者郊特牲亦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貴誠之義也由膳推之縱以貴誠為主則何不實之有此所由巡狩所至薄言震之而莫不震疊與薄言恆言也凡物之薄者必輕故以薄字替輕字震為雷發見周

易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政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以是為言可不謂震之即然謂為薄言則又有彼於是矣如小雅桑扈篇云不戒不難受福不難此為諸侯殷同而天子親命之也其稱舉之曰不戒不難其意已多蘊藉矣若其本國有大刑之直疾以厲轉移而為受福不那之微婉而溫則其言雖實震之而其見為薄言者亦猶雷之隱隱有聲初不盡逞其威怒也豈嘗至於震疊哉疊為重擊之謂則雷有殷轟而不已者是謂震疊乃薄言震之不震疊而亦覺其莫不震疊焉此則諸侯之極其敬戒即若各事於大刑之將至故爾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懷柔百神諸侯分上言之者如上文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即其徵也乃百神之受職亦如諸侯之修平乃守政乃職事固並以懷柔稱焉百神舊注謂自昊天而下蓋未之審耳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按祭法所謂百神即應從上山林川谷邱陵求之乃於下諸侯之在其地與法其地者合山林川谷邱陵絕之皆山川也為其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而皆曰神皆者不可悉數亦無大區別故統以百而謂之百神耳百神為山川之神而川莫尊於河山莫尊於喬嶽此於百神中為獨著矣然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皆得以其受職而稱懷柔也故懷柔有必及焉允王維后王謂成王說文后總體君也允之為信言百神及河與喬嶽信之也成王能為總體之君而百神及河與喬嶽皆信之也成王之是安得不與諸侯同歸於懷柔也哉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望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傳傳漢聚嘉翰肆
味也夏中國也

管見明日象其入於地為夷其登於天則為昭以明
夷當有商之未造而詩以昭昭者有周之昌期可互證
已式序在位式指車中而憑之木言昔武王克殷反商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行商容而復其位以
此言之則所以序在位者或未及下車或下車皆即於
其車之式間平定之矣自是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
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此所謂載戢干戈也載為
止義其又聯稱載戢干戈者當時散軍郊射左射習者
右射騶虞雖貫革之射息豈能盡舉弓矢而繫之哉故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文王為西伯紂賜之弓矢得
伐密及崇武王總為西伯遂因以戡黎卒克商有天下
蓋至是而殷之賜弓矢可舉而繫之云爾我求懿德

詩信見卷十三時道

七

于時夏此其所以反商政也我屬作者我武王之誦
書立政云其在受德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伊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旬萬姓夫德之言得美惡不妨同辭別之以
懿德正與暴德遠德相反於此求之即欲其同于厥邦
厥政以奄旬萬姓也夫豈不肆于時夏哉於何徵之武
王踐阼三日名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
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
召師尚父而問焉師尚父為陳丹書卒曰藏之約行之
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又武王既釋箕子之
囚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王氏柏曰此書王者
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為最明其義理為最密其
功所及為最廣其歸宿樞機為最精觀於此而武王
之求懿德以肆于時夏亦大略盡已允王保之王謂成
王允亦訓信但此為諸侯之信之耳惟王之能保諸侯
信之故其出巡狩而右序有周者亦必將以誠而靡不

實也保以保天下言即謂保天命亦得惡乎信其能保
如此稱我求懿德肆於時夏武王之垂統善矣至成三
之初即政而諸侯助祭已見前烈又倫其卒章以其所
自勅者告諸侯曰於乎前王不忘此其必能率由舊章
以守成也亦較著矣
允王保之允以此夫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集說何氏楷曰執競以德之剛言執勝意義勝欲純守
其心如執持而不失者然無競維烈以興王之功業言
烈本火猛之義功之光
且威者亦以烈名之
管見凡言執競者皆求有以勝之執競之義何氏棟丹書
執勝意義勝欲立解不可易矣語武王之德則執競語

詩管見卷十三執競

文

武王之烈則無競者蓋自勝而不求勝人亦莫得而
勝之也史記稱陳師牧野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
武王入皆倒兵以戰此為無競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經焉邦曰成康豐年曰康左傳曰周饑克殷而年豐則
是上帝之於周其欲因武功之成而降之康年者當王
師之遵養時而猶不顯矣然上帝之心則因是不顯
成康而更不待乃實有以速之也故口上帝是皇蓋
皇為急意與禮弓稱皇皇義同何以見之於周禮
耳周不當饑而上帝轉若借以警其不克殷之過附欲
慝是震動以速觀其克殷之功可不謂上帝是皇也哉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管見自彼成康彼以時言與昔字同解奄有四方說文
奄覆也大有餘也曰奄有則知武王惟冒丕單稱德非
以力征經營天下者其稱無競維烈正以此為有以
綏萬邦也而上帝之欲其成者顯矣斤斤其明則又表

武王之執競當其既成而尤慎於保其成耳斤斤即常
作平聲讀其義蓋取諸權漢書律志權者銖兩斤約
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斤居其中則舉中足
以該之且此稱斤斤者上斤字為銖兩之積下斤字為
鈞石之推不並見五權之兼舉無遺哉天下之大勢在
持衡故曰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
之輕重不差此之謂斤斤其明也與史載武王克商紂
自縊死於此打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財歸項官之女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
者封其墓况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闕况
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藉乎王之於
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夫所重在仁賢所輕
在貨色皆由欲勝愈欲勝之心權之而此是足見為
斤斤其明固有一切不可欺以輕重者此其奄有四方
而執競靡已夫豈不足長保其成也哉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執競

鐘鼓嗶嗶磨磨將將降福穰穰

管見鳳之九苞八曰音激揚黃帝時天老特稱其小音
金大音鼓然則於鐘鼓曰嗶嗶者蓋比象於鳳音之激
揚也非直泛以為和而已鳳屬有鸞瑞應圖謂其鳴中
五音為鳳鳥之佐是則磨磨之合於鐘鼓亦猶鸞之與
鳳出其鳴中五音者以相和馬夫乃况其翕然以集而
謂之將將與按以上二句非論樂以喻時也老子云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為其干天地之和故武王之武端以
綏萬邦是稱無競維烈而成周太和之運燁馬大業與
天地同和因即樂之和以喻時之和年時和則年豐故
前言奄有四方而上帝之欲其成者顯矣此稱降福穰
穰而上帝之予康若亦顯矣未實豐為穰其穰穰豐
穰則欲以見其屢豐年也証之商頌烈文篇其三章曰

九

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則知以
穰穰訓多終宜緊貼豐年說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管見此又重表武王之執競當其既康而尤慎於保其
康非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民信而止論注云質劑
謂兩書一札而別之券書也史記田敬仲世家蘇秦謂
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據此則知此稱降福
簡簡即札名其簡簡字重即本別之以為券取義語
意蓋謂降福穰穰武王之獲屢豐年若若操券而得云
爾然雖如此而其不敢即安固常懷於敬勝怠者志怠
勝敬者滅是則見其威儀反反矣反反頻自顧而加檢
攝也殆深懼夫天休溢至惟台小子弗戢也與其愛
惜物力以承帝命率育之意則尤凜於義勝欲若從欲
勝義者凶也飲食為人之大欲而武王以為既醉既飽
則其欲已勝義即不免於天之棄我不有康食也而福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執競

祿之來者反矣周禮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是祿為穀
之專稱從統攝則曰福亦可今并稱福祿但二字不平
須以祿為主與前穰穰會乃得福祿之降為來將降
而忽不降是為反自彼成康其以綏萬邦而致屢豐年
者人將信其收責於恭然故以為簡簡也而武王則常
以來反懷不可必得之憂惕焉此其於降福穰穰而執
競靡已又豈不足長保其康也哉

思文后稷配天也

管見明堂稱上帝郊稱天曰后
稷配天則其配於南郊可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集傳文言有文德也賤也來

小麥牟大麥也率術膏養也

集說那氏泉曰思文載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

之文也○既氏昌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

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閏

天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

管見思文后稷克配天思文二字並謚法所有則皆

謂為頌后稷之德可矣於下文求之其義亦見凡人生

則立死則作大雅推后稷之功曰厥初生民故此尊之

以配天亦曰立我丞民莫匪爾極也極者奉以為準之

辭生民之五章曰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遺第厥豐草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

實粃六章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

是稷是諶恒之糜也任是負夫穡自神農已始后稷

因之而其道克相上帝遂使恒種皆嘉有如初降然此

皆其思之所存者神故能因心作則用敷錫於黎民以

為之極也賤我來牟帝命率育賤謂后稷賤之郊祀祭

天以后稷配時維冬至在野者獨來牟而已故只就日

前作指點語耳天之神為帝命若命后稷也昔帝命后

稷播種以育丞民非惟來牟而即以是來牟為率則皆

丞民之所藉以育者丞民育則能立而后稷之承帝命

以育之據茲來牟之賤以推他穀之靡不賤在萬世天

下之丞民有不率以為極者乎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

于時夏常謂日月易傳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禮記哀

公問篇亦云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皆以明

其常矣又旂物有常王是之注謂取日月常明之象以

是借証亦可也陳者并列顯明之謂按虞書命義和欽

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又分命義仲宅囑

夷平秩東作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分命和仲宅

西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乃復總告之

曰汝義暨和蒼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日月為常則知陳常于時夏常以谷歷明時為表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思文

王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此後稷之教稼明農即能體帝堯敬授人時之心以揚
則其來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化其準既定農乃不惑故
亦以陳常于時夏稱焉夫農事至樸而神農以定預神
則后稷之德先畜而為司畜固有以陳常于時夏者其
思之經緯所周實彌綸於天地以成其文也農事無廢
時而思文后稷之顯於世亦即同於日月之亘古為昭
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
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
事而作
此歌也

管見諸侯適天子其歸國蓋不敢
自必以待天子命之是曰遣耳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百五

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集傳臣工羣臣百官也釐
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

管見此章使諸侯歸而慎刑也民命至重是宜進臣工
而告之有不勝其嗟嗟者嗟歎也釋言不足盡意
故發此聲以自佐重之曰嗟嗟則其意益餘於言矣敬

爾在公爾爾諸侯也下句爾字同各南言退食自公
為官所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敬

以勉諸侯非正戒臣工之詞其敬云何如度者稱欽哉

欽哉惟利之恤哉是其大要也王釐爾成雖成法應

專指刑言禮記王制云刑者刑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

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秋官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

憲刑禁又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

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是則所謂成

者上實有以釐之矣然諸侯之敬爾在公雖使臣上

者上實有以釐之矣然諸侯之敬爾在公雖使臣上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其刑之成以論定其獄之成而尤當上備於王朝以得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
壽乃錢鏹奄觀銚艾

詩管見 卷十三 臣工

保傳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
來牟麥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
嗟嗟保介而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
壽乃錢鏹奄觀銚艾
嗟嗟保介而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
壽乃錢鏹奄觀銚艾

以舉三推之典亦即以放青乘者為保介也至諸侯
亦有藉田其出而躬耕以九推為準雖從者不得以參
乘稱而其近而襄事則亦得以保介稱焉又周語言天
子躬耕事畢稷則備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亦震
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空冠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
農正再之後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
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玉帛十之大夫十一之卿
大夫親行農也王親徇則參保介之從王
等即可知命諸侯以嗟嗟保介亦正欲諸侯之躬耕事
畢即當有事於親徇耳維莫之春維為思之維非語
詞豈風言三之日于報四之日舉趾則莫之維後時也
故常維之而不敢去諸懷焉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
謂既命其旅以徇而亦親徇之也親徇而舊墾之田既
易此外又何求於時慮有土不備墾者則求之求之
稱新畝然則舊畝為治荒之通名以一歲二歲分之

詩管見 卷十三 臣工

者泥矣如何之云正耕者之亦不能亦孰有不暇
亞謀所以代為播弄耳非只其國治與否空假稷官
牌在司寇之戒以威之也於皇來牟凡皇曰於皇皆不
盡形容之辭與聖皇意同其於來牟言之者就其被
日光之明以播弄聖皇意同其於來牟言之者就其被
天之明本草言於性惡濕也故師將受厥明周禮注日者
來牟之將熟即因其愛厥明而見為於皇者卜之夫明
為日象以昭而見為於皇在來牟將受之矣而又不惟
來牟也故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明昭二字宜一讀
上帝二字須貫下迄用康年解用上帝用之也康年者
風雨節寒暑時明昭獨日之有昭耳上帝何以迄用為
原年哉周禮春官職稷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鄭氏眾曰輝謂日光也鄭氏鐸曰陰陽侵日則光氣
有損故為稷十輝一曰稷二曰稷三曰稷四曰稷五曰
而總為稷類有一如稷得稱明昭也哉明昭則日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五

十輝不生由眠稔辨之有得無妖有吉無凶而康年用是成矣命我衆人序乃錢鍾奄觀鉅艾寡若為人上昔也衆者為人下者也諸侯稱寡人則謂諸侯之民為衆人亦正與玉畿之民有辨錢氏天錫曰錢以走上用於排鋪以去草用於芸鉅以獲禾用於藝說最直截但耕本用耜而以錢異稱必其損之利治新奮者錢以錢通殘廢頹傷也二戈疊加有賊傷之象又錢同音窮錢為殺為滅新奮即舊奮當災也始災殺草木也是足以證錢之利治新奮矣孔氏穎達曰釋名錢類也錢地以去草以芸苗也鉅獲禾錢按鋪見良相篇曰其鉅斯趙以薺茶莢鉅見尚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鉅疏云禾穗用鉅以外故以鉅表禾穗也然則鋪與鉅不異常稱亦以新奮同用無所區別云爾說文序儲置屋下也則知序乃錢鋪蓋謂用說而檢收之其措頓有如此者錢檢收其耕器耘器而即編見其共親獲器是為奄觀鉅艾也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則奄觀為強望之勢而所種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集說范氏虞義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以祈穀實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集傳昭明假格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五

管見噫嘻成王成王謂武王也按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故昊天有成命篇以文武二后並稱成王然成以奄有四方而成在執競篇特明言之是又得成王為武王之專稱矣鄭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此實形容極肖但噫為其聲噫則其出聲之狀須辨之噫本解頤之謂與噫不同情而其有兩多大而噫則口必張故即其狀而稱噫也莊子言公孫龍口喏而不合喏張口貌以証噫字可矣既昭假爾謂既於爾而昭假也爾為作者爾其王謂之辭下兩爾字並同爾王者以武王臨之於降厥躬休矣皇考武王所以保明其身此嗣王繼序不忘之極恩而亦其皇考武王所以保明其身此嗣王繼序不忘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此特述武王在位時其於春夏祈穀之間躬耕而籍即亟亟於大徇以趨農功有如此躬耕意只在

一率字中時是也昔之農夫即今之農夫是已百穀為種穀之嘉號祝其種一而獲百耳駿善馬名乘之以發於塗曰駿發此指其大徇言之小雅大田篇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田謂王籍其稱我私者皆民田也民乘之以長子孫曰我私王籍之以收賦稅是亦爾私矣爾私有之自昔不始於今則武王之駿發以大徇者田無異土即爾私而可驗也周禮地官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五十里之界有不為大徇而後宿宿有路室路室有五十於時農夫之服耕亦如之至也曰爾耕者與上稱爾私一意田無異土耕又悉有異事是皆無念昔之截然可辨矣數紀於一協於下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計三十里而計以十千維耦亦大要不過是也按序稱春農祈穀於上帝是為祭法石子於祭豈惟法而也亦有義存焉大宗伯掌禮以禋祀昊天上帝禋祀者精意以享

也然則二祈禱而祀上帝亦非若武王之務農重穀祭
天勤民大孰為精意以享歲此作者所由因祭法而祭
祭義以告
嗣王誦與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集傳鷺白
鳥雝澤也

其說孔氏胡達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德時王備所
尊敬特謂之客。李氏栢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
謂之客從所謂虞賓
往位作賓于王家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祈鷺

七

鷺也本草鷺鳥有鷺鷥鷺鷥謂狀如鴨而大長項赤
目既嘴毛紫紺色如鷓鴣色也李時珍辨之言三輔黃
圖及亭類合璧並以今人所呼白鶴子者為鷺鷥謂其
潔白如玉也與陳氏似鷓鴣之說不同白鶴子狀白
如鷓鴣長喙高脚但頭無絲耳姿標如鶴故得鶴名林樞
永念近水處極多據此則振鷺為似鷺之白鶴子即鷺
鷺也亦不正指其名殆欲若其潔白如王考存以列于鷺
而傳于鷺與兩字並訓往高貢稱灘沮會同灘為水
名又大雅靈臺稱於樂辟離亦於環水取義則謂灘
為澤大抵是也明其在籛故曰西彼為外之之詩白翻
城而指其郊野耳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戾至也以其來
言止也並包其助祭時說按此章專及殷後下章乃兼
及夏後也殷尚白故以振鷺與其容焉其先專及夏後
者何後有客篇稱微子來見祖廟也則此所謂殷後仍
是武庚耳武王猶及其初封而置三監則當成王以勿
泝新去彼其偕夏後來助祭者周則宜於特注意而為

之目
矣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晉見此章雖兼及夏後然亦是帶言其詞意仍專為殷
後發也在此無惡在此無斃彼謂殷此謂周在彼謂夏
在殷在此謂殷在周也數訓厥俗以厭惡聯稱此雖分
屬可作一例看史記殷本紀湯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湯封夏之後雖始封者夫其名又終殷之世夏后之或
封或絕皆缺不可考然至武王克商求禹之裔得東樓
公封之杞則由夏后之存彼殷者殷初無惡於夏故更
六百祀以至周而仍存存也周書多士曰夏迪簡在王
處有服在百僚傳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地
簡按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也商於夏士如
此况夏後乎此足以證其無惡矣至殷後之在此周
由武王封之以續殷祀試思武王克商之日聽紂自燔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祈鷺

七

死則已而於其子武庚實為暴主遺孽乃貸其謀而封
之土以是驗周之絕無斃於殷豈不較著也哉總之武
之存殷與湯之存夏異代而一心故只觀夏後之在彼
殷者殷無惡於夏而夏之存遠至今即可以諒殷後之
在此周者周亦無斃於殷而殷之存又當自今始也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庶幾諸真詞夙夜即當從助祭索解
助祭則必齊三月宿七日戒此其夙夜間以恭敬致其
精明與常時異矣以永二字須聯上句說言此際之夙
夜雖膏助祭既畢及助祭畢而歸國總宜以是永矢勿
忘耳康美稱也以何為譽如夏之久衰與殷之遷終大
命周教存其後而下純臣之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勸
於其末助祭也特尊之曰我客其稱可不謂美乎是則
祭矣而譽之能終要在以其夙夜者水之則惟常抱此
助祭之誠而後作賓王家以承我客之譽者斯無已也
不然彼武庚亦在助祭中而後不免於叛是不永矣將
今之所謂我客者至一旦變移而為我寇其譽何以能

終也

豐年秋冬報也

管見前噫嘻為序稱春夏祈穀於上帝此但稱秋冬報... 陳氏鵬飛曰不言上帝者省文也按豐年之降福孔...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豐年

三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係傳黍進果

管見黍稷一類稷之黏者為黍稷稻一類稷之黏者為... 黍稷稻也黍稷皆春種黍稷秋熟黍稷秋熟...

此居億劫之間及宇宥有著者至神外又有疊加... 証姑置弗論可矣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豐年

三

有馨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管見合以合樂言然其合也即有以徵先祖是... 則明與幽為無間矣故不曰合乎廟而曰合乎祖

有馨有馨在周之庭

管見鄭氏康成曰樂官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 管四十八人中馨百人下馨百六十人有視聽者用之孔

疏目明者也相謂扶工○未
或善曰重言有替見其非一人

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衆工屬焉太師
之職大祭祀帥登歌命奏擊拊小師之職登歌擊拊
是足知此稱有替有替在周之庭者謂其將登歌而
大師小師以集衆工於庭也按登歌以擊拊導之也
以人聲依琴瑟詠之用樂時此屬替者專職故此節只
舉樂人而其樂器之為琴瑟不待言猶之下節只舉樂
器而其樂人之為眠瞭亦不待言耳蓋替者主教堂下
之樂如周禮祭師掌教擊磬擊鐘編鐘笙師掌教歌等笙
頌籥簫篪管鄭注皆謂教眠瞭也眠瞭掌凡樂事播
鼓擊頌磬笙管鄭注皆謂教眠瞭也眠瞭掌凡樂事播
外無事兼使作樂故掌凡樂事然則大祭祀之用樂自
登歌而外替
者蓋不與云

詩管見 卷十三 有替

三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靴磬祝園既備
乃奏蕭管備舉

傳傳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
上也應小鞀田大鼓鄭氏曰以當作鞀小鼓也縣鼓周
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靴如鼓而小有柄兩
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闌
亦作鞀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鈺刻以木長尺標
之以止樂者也蕭編小竹管為
之管如篳篥而吹之者也
葉說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也
何氏楷曰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
管見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業與虞聯稱其縣當指編鐘
編管言二者各十六枚虞間橫置上下二柯乃能縣之

其柯之際處皆有小柱排列如鋸齒故以名若錯
符聲在虞間既未嘗有二又鑄鐘之際專備柯力位不
可施也惟縣特替者可施在於柯然亦一柱而已於業
字之義無着植木為虛一作植於虛始也植木而虛其
中以便縣耳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箴簾殿之崇牙周之
壁龔按崇牙之標以牙其形必為龍首以仍夏制乃別
為樹羽以約龍口使銜之故異其稱曰崇牙也周之制
亦復仍殷特如壁龔以通樹羽之首此其小異者故亦
只言崇牙樹羽則已崇牙為樹羽所係在虞上柯之兩
端稍橫出樹羽在兩虞外垂之樹羽之制皆謂崇牙為
之按靈臺碑虞業維樅樅為樹羽取象也樅本木屬柏
身而松葉一稱松毛其附枝攢生成簇有相從之
意故得其葉者以樅名樅葉特如松毛之相從無羽象
則可知樹羽之羽其實固用毛也攷之地官之屬有羽
人無毛人攷工記鍾氏掌染羽不言染毛蓋純毛於羽
故然然則毛之得以用稱猶夫獸之得以禽稱亦謂應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有替

三

田縣鼓應應鼓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已舊以大
射禮之應聲當之証之春官所載樂器惟鐘師掌擊鼓
以和緩樂是擊輕於鼓在諸侯之樂稱應聲者在天子
之樂則稱應鼓非無辨也又大射禮應聲與朔對鼓
朔始也春官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音計以計
鼓也與朔義亦同但不稱鞀稱鼓與應為一例鞀以計
應應以應鞀則言應而鞀得該之集傳田大鼓其說可
從蓋田即路鼓也大師樂言路鼓路鼓於宗廟之中奏
之此鼓人所謂以路鼓也又夏官司馬中春教
振旅辨鼓鐸獨鈺之用玉執路鼓遂以蒐田則是路鼓
通於田矣故亦得以田名應與田二鼓皆縣因特指為
縣鼓欲以別于下之靴亦為鼓而不縣也縣為高置之
義言有物自下承之亦如足鼓之以足支楹鼓之以楹
柱耳謂縣之以筍簾者非是靴磬祝園大射禮鼓係於
祝園之為類舉亦無以異矣既備乃奏蕭管備舉既備

之簡備也。備樂之備備作也。蕭管為竹音在儀禮。搥
爾以蕩揚在。建鼓之問倚於堂。周禮。二管注。貴人氣也。
賈疏云。以歌者在。上對。執行在下。人等為貴。故在堂上。
若以乾竹在。室下對。鐘鼓在。庭則。絕竹用氣。貴於用手。
故在階間也。按本節。臚列堂下樂器。特以既備。乃奏頌。
然後。另提蕭管。作結。亦是此意。又。笙。篪。簫。皆竹音。
其止及蕭管者。猶之官稱。笙師。與樂稱。下管。
其標目。並從簡括。初不嫌於有及。有不及也。

皇堂厥聲肅雝和鳴先祖且聽我家戾止永觀

厥成

葉傳我容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闕也。如蕭韶九成之
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容。蓋尤以是
為盛。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有誓

三

管見。皇堂。厥聲。肅雝。和鳴。二句。從鳴字。索解。不專粘定。
上文樂說。乃得之說。文鳴。鳥聲也。周書。君奭。篇。周公曰。
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謂是時。周方隆盛。鳴
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蔡豈琴。
操周成王時。鳳來舞於庭。樂叶圖曰。五音克諧。各得
其倫。則鳳凰至。然則周之始作樂。而合乎。禮。鳴鳥其聲。
於廟。與鳳之九苞。八曰音。激揚天。若謂其小音。金大音。
鼓此。則所謂。皇堂。厥聲。也。已。鳳屬。有鸞。尚書。中候。曰。周
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孫氏。瑞應圖。謂鸞為
鳳鳥之佐。狀。翟而五色。以文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
歌聲。一本曰。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列。鳴。舞。以。和。之。
是又可知。周之始作樂。而合乎。禮。鳴鳥。聞於廟。而皇堂
厥聲者。即復有鸞。相從。以為之。相也。是以。而。聯。稱。肅。雝。
和。鳴。也。夫。先。祖。是。聽。我。家。戾。止。永。觀。厥。成。與。虞。書。益。稷。
之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同意。但。成。為。樂。闕。則。觀。止。
所以。能。永。則。何。也。為。其。時。風。鸞。之。應。皇。堂。厥。聲。肅。雝。和。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管見。薦。獻。一義。必異。文者。以詩詞。側重。在春。獻鮪。故不
同。用薦字。使讀者。易音。不得。滑口。直下。而側重之意。見
矣。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鮪鯉鯉以享

以祀以介景福

集傳。潛。漆。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以。薄。圍。取
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鮪。白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三

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
集說。孔氏。頽達。曰。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充肥。
故冬薦之也。陸氏。佃。曰。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
管見。猗。與。漆。沮。潛。與。倚。同。漆。沮。二水。歷。合。耀。州。乳。山。而
合。流。有。相。依。之。義。故曰。猗。與。倚。同。漆。沮。二水。歷。合。耀。州。乳。山。而
水之深。蒼為魚所藏。是謂潛。集傳。並收。或說。亦疑。以潛
為。椽。椽。屬。積。柴。養。魚。其中。不足。以容。鱣。鮪。耳。鱣。鮪。一類。
春。薦。鮪。者。始。以。鮪。該。鮪。非。必。取。鮪。而。棄。鱣。也。鮪。鱣。鮪。鮪。
舊。以為。指。日。多。魚。總。無。解。於。掛。漏。玩。其。辭。意。蓋。言。有。鱣。
有。鮪。其。出。為。浮。陽。有。合。於。鮪。其。名。特。以。黃。著。有。合。於。鮪。
其。行。在。水。底。去。地。數。寸。有。合。於。鮪。其。神。能。變。化。為。龍。有。
合。於。鮪。也。鮪。小。魚。一。作。鮪。苟。子。謂。鮪。為。浮。陽。之。魚。浮。陽。
言。魚。好。浮。水。上。就。陽。也。鮪。鮪。並。岫。居。至。春。三。月。始。出。逆。
水。而。上。謂。之。浮。陽。此。為。有。合。於。鮪。矣。鮪。為。黃。鱣。亦。名。
黃。鱣。身。似。小。鮪。腮。下。有。二。橫。骨。腹。下。黃。背。上。黃。

詩管見

卷十三

故得黃名也。鱧以脂色黃如蠟，得黃為鱧，脂不黃肉純白。而其狀似鱧，亦統稱黃魚。類篇：鱧，西北臨河有。武山：武王伐紂，使膠鬲祭之。鮪，水山相傳，山下有穴，通江穴，有黃魚，春則赴龍門，故曰鮪。然則鮪之與鱧，固自昔統以黃稱者。此為存合於鮪矣。鮪，即鮪也。說者謂以其偃頰名之，殊未允。攷埤雅：廣要，鮪其性沉，沉為偃。偃之義，故名鮪耳。彼鮪之，陽不行於水，而沉於水底，其性亦沉。此為存合於鮪矣。鮪，取為魚中之主，其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仙人琴高，乘之，道書以鮪多為龍，故不欲食鮪。鮪亦有神，本草謂其逆上，龍門能化為龍。此為存合於鮪矣。鮪，鮪魚之常存者，至於有鮪有鮪，而亦見其合於鮪。鮪，鮪魚之常存者，至於有鮪也。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獻，以燕享，亦稱享。有不專為祀者，故必言祀。以介景福。獻，以燕享，亦稱享。以鮪屬大，而美時至，而後得之。又其薦，即，亦於禮亦其重者。且月，李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

詩管見

卷十三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集傳：雖，雖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管見：卷阿曰：雖雖皆皆則此稱有來雖雖謂有鳳來而其鳴雖雖也。不疊稱皆皆而義亦具。孫氏瑞應圖曰：鸞為鳳鳥之佐，狀如翟而五色，以文鳴中五音，肅肅雍雍，亦可知此稱至止肅肅謂有鸞以從，厥及至止而其容肅肅也。雍雍與雖雖同，鸞佐鳳以和其鳴，則略其聲之雖雖而但著其容之肅肅可矣。周初之威，鳴鳥時聞其因廟祀而感於樂，以應之。蓋如此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辟為君號，天子稱辟，玉諸侯則稱辟公，五等之爵公為冠，辟公從其最尊者以為冠，稱耳。辟公為相，則天子為主，天子之主者穆穆則辟公之相者其為諸侯望，豈亦互見矣。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集傳：於，歆也。廣，廣牡大也。肆，陳也。肆安也。皇，皇氏公遷曰：肆，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可主故不同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三

管見於薦廣壯廣壯指牛言牛曰一元大武元首也武足迹也曰一日大謂其元與武皆視他牲之中度者為加廣耳故以廣壯稱焉相予肆祀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禋享先王義疏案鬱人掌鬱用之以裸記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則肆獻裸者祭享之隆禮肆陳也又大也太祝職云肆享肆詩云肆和皆有太義焉前言相維辟公此以相子肆祀實之即宜項上薦廣壯說薦廣壯者納牲於庭也肆獻裸之禮裸也既記則君出迎牲祭統云君執紼卿大夫從紼牛鼻繩君牽之卿大夫從驅之禮器云君親牽搗大夫贊幣而從牽牲入繫於碑及設大夫用幣以告神此定制也至於辟公相之則其從驅者與奉幣者又不惟是知大夫而也故二句冠以於字於為敬辭歎其薦廣壯而辟公相之其肆祀為至隆也假哉皇考綏子假者有所遺之謂其意即對下綏字言綏訓安是謂遺之以安耳皇考者武王孝子者成王也其有所假以綏之則如之何昔成王以勿沖嗣位值武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管見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也後援教民穡耨為農師是之謂宣哲者事之察所以

庚之味與師東征作大誥曰寧王遠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壘又曰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教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並吉又曰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鳴乎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又曰予曷其極卜敢弟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自是而誅武庚平殷亂雖先揚於身之遠大沒艱而卒以圖功依然無變于恤其斯之謂假哉皇考綏子孝子也與率是以推則知此篇之禘太極特薦廣壯以繫肆祀者其時實為成王告東征之功于廟也他如時祀及間祀之有禘皆與此肆祀不得混焉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三

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成務也後稷播時百穀有相之遺是之謂哲表記孔子曰後稷之為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伊人言其不以仁聖自居特自謂為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故此稱宣哲維人明其有以立人之極而不復以仁聖為辭亦家法稷之自謂者以尊奉之耳文武維后文謂文治武謂武功作后之則者於是乎在矣祭法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舊則知此稱宣哲維人而即聯稱文武維后也且曰太祖后稷而小雅天不可質言自人心推之可矣此正謂大初后稷之宣哲維人其足以立我蒸民而實當乎帝命率育之心者蓋如此以是而太祖之有厥後皇天為之生今皇祖文王皇考武王其丕顯丕承之謨烈亦其欽其文武維后馬大非克昌厥後也哉

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管見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後援教民穡耨為農師是之謂宣哲者事之察所以

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後援教民穡耨為農師是之謂宣哲者事之察所以
 疾於乎皇考示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矣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管見此承前節克昌厥後而申之綏我眉壽介以繁祉不專指眉壽也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禮言文王九十而終可謂眉壽乎但帝王世紀曰文王虎骨則是之負介借意謂加諸其身耳祉為福稱从止則特以身安為福也且與上綏字開會繁多也昔文王以崇侯虎之譖囚于羑里卒之既脫大難並受弓矢鉄鉞之賜得專征伐於其履危而安得安而又益之尊榮者夫亦誠為繁祉也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之號以昭有功罔

不得為一王之專稱但本篇既以皇考為武王於文王
不稱烈祖而稱烈考此似與周書洛誥之稱光烈考武
王無以辨也然配稱者為文母則烈考之為文考自冠
右與佑通凡詩中言保佑者皆作右上文綴我眉壽
介以繁祉此皇天所以右烈考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則謂文母之篤生武王耳篤生武王而必曰右文母者
何文母初生伯邑考為紂所殺其次為武王大明之六
章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命武王
而必加之保右者蓋皇天之眷命其意即以武王當長
子伯邑考之為元子而又惟恐武王復若長子伯邑考
之不獲終為嗣子故特加之保右云爾武王為文母之
子伯邑考太祖后稷之燕及皇天有以貽之也
然則今皇考之綏子孝子所由來豈不遠哉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三

管子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儀禮注疏覲見也愛之於廟則知此稱諸侯始見乎武
王廟者以行覲禮言之何言乎始見蓋謂成王既免喪
而後行覲禮耳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
紳而行事論者猶謂未葬以前當使冢宰或宗伯攝之
則其他吉祭王皆以喪故不與矣於祭如此於朝可知
覲禮即朝禮其義係乎君臣之分此在為之臣者雖不
敢廢而君得以有故止之亦足見成王未免喪之先其
以時與諸侯相見拮末
嘗有行覲禮於廟中者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中央倬草

有鶴休有烈光

晉見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毛傳載訓始正與序合當從
之辭法也王創法諸侯奉法皆所以君天下故以辟為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四

君稱又此篇諸侯稱辟公王亦必稱辟王者欲以辟字
起下章字耳蓋載見為始行覲禮受之於廟天子交冕
負斧依侯氏入奠圭及三享將幣其見之儀大端如
此章事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告
乃邦侯氏再拜稽首注疏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
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可以得罪
於天子之事然則此稱曰求厥章舍覲禮無以証之蓋
章為刑憲之名侯氏右肉袒以告聽事亦於曰求二字
得其實焉朱子曰周禮氣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
曉蓋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
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
下畏之也龍旂陽陽和鈴中央倬草有鶴承上載見辟
王說於龍旂曰陽陽者謂其建常耳致王建大常公侯
伯子男亦建常但以不稱大為異秩官大行人云上公
建常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是即所謂龍旂也而通
以常名者殆亦以其文有日月故爾司常職日月為常
取恒照之意日光屬陽月借月以為光則猶是陽也性
或以稱陽陽矣至其有別於大常者蓋旂以旂之或九
或七或五與天子之十有二旂不同又其旂雖稱龍旂
王制三公一命卷朱子以為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
但有降龍然則龍旂之辨諸侯與天子異者當亦爾也
小雅夜如何其篇但言鸞聲不言和若和鸞取其相應
豈宜舉一而遺一哉蓋以鸞名鈴者其意貴其聲之和
故亦稱和鸞不得遂指為二物也彼曰鸞聲此曰和鈴
文法雖變而義則相通以聲為鸞聲聲當和鈴為和鈴
鈴必鸞耳中央須睽下倬草解乃得之倬草即韓奕所
云鈞膺鏤錫也鈞馬婁領今俗稱兜口膺馬帶當胸者
若前鞞是已鏤錫蓋刻赤金以為飾也銅為赤金本草
著其性東陽故質剛戾與錫義正合玉篇條亦从金作
條者惟是有鏤錫以飾之而其草乃別之為條草云條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四十一

草之為鉤者在馬領下為之置和鈴於其中馬齒草之為膺者在馬胸前亦為之置和鈴於其中馬央之為言也蓋種與央則以和鈴有而皆居膺草之中耳自是而馬行則膺草動俸草動皆和鈴遂同以膺乃復開其有鶴也不然八鸞鶴鶴見商頌是鶴之為鸞聲不可易其鸞即和鈴也若舍和鈴之央央而泥膺草求之從何得共有鶴也哉再按觀禮言諸侯乘墨車載龍旂鞞鞞乃朝注云墨車大夫車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得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鞞所以張終之也衣曰綳故氏謂乘墨車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則知此稱龍旂陽陽即屬儀禮載龍旂鞞鞞之文矣至其聯言和鈴央央降草有鶴則復明諸侯之乘墨車者鞞制雖從降屈而馬飾不必肯減是又以補儀禮之未詳不具也休有烈光承上曰求厥章說蓋辟公之載見辟王者既以告聽事而曰求厥章矣於時辟王亦必辭於辟公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寧安也歸寧則為休由是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武王也
祭傳昭考
常見常祭當禘廟此獨主昭考言其非常祭可知致饗禮之於諸侯饗禮乃歸饗行於廟成王親諸侯在武

王之廟則其饗諸侯亦在武王之廟矣惟是將饗諸侯及期其先必祭武王而使當饗之諸侯從之此之謂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耳禮缺慶當與月祭薦新之類同皆不繁也必先祭而後饗者親天子視學養老先聖先師在焉亦必命有司與秩節而祭之然後適東序行卷老之禮說者以為敬所本也然則此言成王之饗諸侯而有事於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其為敬所本之意可推見已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讀詩管見

卷十三

四十二

管子天子燕諸侯則膳宰為主人不親獻饗禮重必天子總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是謂成王之獻諸侯既祝之而即有以物之益如此壽不可臆度徵信於眉故每稱眉壽介從介壽之負介借意謂加諸其身早有所持而用之為以其中已含獻壽意在此成王初為諸侯祝也永言謂訓辭以其可久故曰永永言能使諸侯藉以有終豈非保之也哉永言之言為何言言思皇多祜也思為心之所念皇與幽風四國是皇之皇同恐意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故乃職事毋敢不敬戒國有十一其詞嚴矣至小雅桑扈王燕諸侯而親命之則不敬不敬不敬而白不敬不難不曰因有太刑而曰受戒不語皆蘊藉則立言之體固然其實戰亦敬難戒心不受多福則即於大刑也於職方氏之意未始有損若此所稱思皇多祜者又當饗諸侯於廟之時視燕為尤王言復從簡而義亦該括蓋思皇者即戰與難之心所趨積而成積亦為福多則所以稱那也獨崇桑扈之舉言者轉而正言之早成王卒為諸侯勅也秋官大祭人職云王禮賓於廟上公再祿而酢侯伯一祿而祭而酢王也則饗禮之有獻亦有酢可知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載見

聖

于純嘏是又謂諸侯之酢成王既頌之而仍有以勉之蓋如此多福仰下純嘏是已純全也嘏長也大有如小雅楚茨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長義又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永錫爾極時億此大義也嘏兼長與大之義而始全故以純嘏稱焉嘏之長大皆福也以純嘏全豈不謂多乎哉綏訓安當據周書大誥之稱綏子曰立解謂以言安之平而其安之則以多福此諸侯初為成王頌也前吳天有成命篇曰於緝熙緝字從世緒言熙字從治象言謂周有穆考之丕顯復有昭考之丕承是為宣重光也至此篇稱緝熙者屬諸成王則亦期於繼序其皇之實有以觀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烈耳緝熙自玉純嘏自天緝熙之於純嘏理實相因則作王使緝熙有常而其於純嘏亦靡不有常者故曰俾緝熙于純嘏俾之言使其所操當如之何更於昊天有成命篇求之曰不敢康曰夙夜其命有密曰單厥心肆其靖之則緝熙之所由來在是而純嘏之所由來亦在是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管見武庚以叛誅商無主後於時商之先祖自成湯至于帝乙其主必遷於錫別為廟以置之周素知微子賢先紂未亡而行遜至是乃使人於其遷所求得之將封之宋以續商祀故微子來見祖廟也祖廟謂商初之廟作周說者非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

集傳客微子也
集說何氏楷曰明堂位云殷人白馬黑首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有客

聖

管見下章乃言有客宿有客信信則此利有客者蓋於其將至時使人逐而勞之故不覺其辭之丁寧如此亦白其馬言微子守其殷尚白之舊如衣服之耐在其身固以白也雖馬亦必然則將有馬不白而皆不欲苟於乘者有妻有且敦琢其旅莫為草棲於地之象此借言微子不安其居而藉草以處如遺喪然耳禮寢古枕塊苦編葦為之草也春秋傳又云寢苦枕草是用草者枕亦有時同矣且與鄭風匪我思且一義哀聲也即哭之替字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喪冠於太廟三日又云有火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厭冠喪冠也先人之室則宗廟是已此微子之來見祖廟以商之淪喪至使武庚封國不得少延其祖自成湯而下皆無主後而借憑依於周此豈只周亡大縣邑與夫火其先人之室之比哉喪冠不亡而加之寢枕用草以卧於喪次固其宜也以此而將之以哭其涕淚不可止矣又何三日之足云此之謂有妻有且與敦當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執紼以繫其馬

集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管見宿不一宿信不一信此微子之既來得見相廟不能忍而去之也前章言有妻有且即在此宿宿信信中

美言授之。繫以繫其馬。是又於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之。後轉叙。心求微子於。恐其卒莫肯來。而以問他。夫耳言為。命使者之言。繫其馬者。度微子之不習。徒行。雖行而不遠。終可追也。何以必授之繫。慮臨時無可求。索亦計事之周。固然授不必。親令取。謀殺人之屬。而與之可矣。

薄言追之。左若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管見繫其馬而微子復行。故追之。小雅出車六月。葛於。我稱薄德。是薄為行師之名。皆惟敵是求之意。彼遠之。者之懼。失微子其情則然。故曰薄言追之。身追之。既及。則從而左右。綏之。綏慰止也。不直其前而於左於右。使。者之謹。蓋如此。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是則於綏之之時。撮舉其致詞之大端也。吳語令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注。以淫為脩。周書大誥稱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又稱曰子復。反郁我周邦。著武庚之儆也。是謂淫矣。天。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武

五

道福善禍淫。周不戒。閉於天降。威刑。與師東征。夫不既。有淫威也。哉。然威之所加。只一武。其餘若頑民之為。殷庶者。不得謂其是善而非淫也。周不救而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於洛。使皆得以宅其宅。而唯其曰。則其降。福。亦孔。夷矣。夷。平也。甚之曰。孔。夷。所以象其廣博云爾。夫。綏之者。既表周之矜念。殷違。不以威。遂而受其福者。實。多。言下。便見微子之賢。而不入於周。其不為身求福。可。矣。至商之祖廟。在鎬。將以無主。後而不獲祀。亦能。不為。先。祖。微。福。於。周。乎。自。是。而。微。子。乃。來。以。欲。見。祖。廟。而。來。也。序。辭。闡。其。微。也。

武奏大武也

管見大武成而奏之。此特摠叙大意。以明武王之武功。要亦本文王之文治耳。春秋傳即指為大武之樂章者。是太。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集傳於數辭。遏止劉殺也。

管見於皇武王無競。維烈。皇為日象。加於字者。不盡形容也。武王之烈。周書言光烈。言大烈。其光大。亦如日然。可不謂於皇也。哉。無競。如牧野之役。殷。洩。倒。戈。其。明。伐。也。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蓋。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未。嘗。無。武。功。者。大。雅。文。王。有。聲。之。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非。其。尤。著。者。乎。然。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此。則。其。武。功。亦。歸。於。文。治。夫。乃。盡。知。文。王。之。為。文。者。允。矣。其。文。也。勝。殷。遏。劉。即。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武

五

無疑注。以競勝者。多殺傷。其劉不止。無競而勝。殷則。兵。不。血。刃。有。不。禁。其。劉。而。自。止。者。矣。者。訓。致。殊。費。解。按。曲。禮。云。六。十。日。者。指。使。則。委。者。指。使。之。義。而。讀。月。指。音。即。以。明。乎。定。爾。功。者。惟。其。所。指。無。不。如。意。亦。可。也。爾。彼。稱。謂。其。功。之。無。競。若。彼。耳。以。此。言。之。則。武。王。以。武。功。顯。野。亦。猶。夫。文。王。之。以。文。治。為。武。功。也。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克。承。厥。先。矣。作。大。武。之。本。旨。斯。其。概。與。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管見廟為統稱。曰嗣王。則其朝于廟者。特指武王之廟。言之。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則成王可知矣。故武王既沒。成王非以祭薦。而大廟即蒙生時之朝於寢門者。名之曰朝。耳。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孺孺在疚。於乎皇考。永世

克孝

集傳子小子成王自稱也。環與楚同無所依怙之意。疾哀病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管見閔子小子說文。閔痛也。遭家不造與下訪落小莖之稱家多難一意皆暗指管蔡言。造訓作訓。構昔文王肇造區夏。此為厥考作室。既底法矣。管蔡亦為文王之子。乃不若武王之率為教功。以茲受此不丕。基是則厥子乃弗肯堂也。矧肯構乎。後莫肯構。則亦不丕。基是則厥子耳。故云不造。環嫁言孤也。父沒則子孤。小雅每稱憂心孔疚。則以居憂為在疚可矣。成王未免喪而遭管蔡之流言。倡亂故朝於武王之廟。而自痛其孤如此。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其意正以武王為管蔡作反。照也。蓋管蔡之世未終而孝先竭。成王有不可明指者。只以永世克孝歸武王而今之遭家不造。其為管蔡自見。

讀詩管見

卷十三

閔子小子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集傳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管見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申上節於乎皇考永世克孝。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此起下節於乎皇考永世克忘。維之為言。防也。武王念茲皇祖而即得見其陟降庭止者。要以夙夜敬止為主。故其因成王之紛示之防。以維之。亦惟曰夙夜敬止而已。兩止字非語詞。陟降庭止。止而不去。夙夜敬止。止而不還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管見皇王。只指武王言之。成王為元子。宜嗣武王。是稱繼序。然武王未受命而冲子。屬當承此無疆大願。服則如弟。敢及天基。命定命也。故每思之而不忘。其何以見其思不忘。如上言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成王即得體

其繼之心。而有以默之。美垂於此。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言外亦見管蔡之不能與武王同一心也。及於環嫁在疚。而朝於廟。固終望武王之繼序思不忘者。為之保明其身也。已。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管見嗣王謀於廟者。謀東征也。何以謀之。謂卜取周書大誥云。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又云。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謂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此成王所由決於東征也。與。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子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訪落 集傳訪問悠遠也。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管見訪子落止率時昭考。凡室始成則落之。以落成而得定其居。是為落止。其義蓋蒙前篇遭家不造。生出而造者。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乎。如是而落止。將無日矣。成王弗敢棄基而訪之。所以謀於人也。而其時則雖有舊人為考翼者。亦復以艱大而無異議。故惟主於率時昭考而已。率循也。大誥云。率寧人有指疆土。指定也。言率循前人之功。當有指定疆土之理。是所謂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也。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悠從水行貌。其遠義取此。大誥亦稱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依滌。此不謂之艾。人爾雅釋詁。艾。歷也。言長者多更歷也。然則朕

集傳訪問悠遠也。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管見訪子落止率時昭考。凡室始成則落之。以落成而得定其居。是為落止。其義蓋蒙前篇遭家不造。生出而造者。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乎。如是而落止。將無日矣。成王弗敢棄基而訪之。所以謀於人也。而其時則雖有舊人為考翼者。亦復以艱大而無異議。故惟主於率時昭考而已。率循也。大誥云。率寧人有指疆土。指定也。言率循前人之功。當有指定疆土之理。是所謂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也。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悠從水行貌。其遠義取此。大誥亦稱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依滌。此不謂之艾。人爾雅釋詁。艾。歷也。言長者多更歷也。然則朕

讀

詩管見

卷十三

訪

元

未有艾即謂予惟小子耳將予就之就訓即訓從言可
訪之人以將即而從焉以圖共濟不欲俾予坐歎其為
於乎愆哉已也總猶判渙則固有不然就之者大謬言
肆予告爾友邦君越爾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于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
不友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于小子考
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夫吉卜而欲違之是不以卜斷
而別自為斷也豈得謂非判與然如是以判乃皆以爲
不可征而不欲從征其就之之心不固亦遂見其渙矣
何以判渙成王知其所以然者德以朕未有艾故爾乃
遂揭其隱曰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維思也判渙者
之也難作於外而豐端自家兆之則其難非出一途故
特以多稱說文堪勝也度其未堪則雖不直謂不堪亦
終疑小子之未有艾即欲幾於艾者之能堪而猶未也
彼心之所維若是夫安得而不判渙哉結庭上下階降
厥家結庭為統稱祖廟之辭以其繼承有緒而謂之結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管見羣臣謂王朝之臣即大誥所稱尹氏庶士御事是
已其違戒者非他以殷之蠢動而王欲東征則皆與其
庶邦君同稱艱大而不可征耳詩屬嗣王答羣
臣之辭序稱羣臣進戒嗣王者著其所以由來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管見敬之敬之最羣臣也大誥之有事於東征曰予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又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明
畏別我不至基是乃成王所自為敬之敬之者故即舉
以為羣臣最使得易其艱大不可征之戒心耳天維顯
思維屬也猶春注之謂顯思者何如大誥一稱永思艱
再稱朕言艱日思皆成王念天下之艱寡可哀即欲成

讀

詩管見

卷十三

敬

元

享考圖功以期弗棄基也豈若殷之通播臣持事小腆
紀叙之陰謀哉殷為陰謀則周為顯思矣陰謀誕而不
軌顯思恭以行罰可知為天所屬而得邀其眷注者不
在殷而在周也命不易哉易為更易之易大誥言天休
于艱大不可征者指其迷曰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無曰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陟降但指羣臣進戒者
之陟降于庭說非謂天之下臨也羣臣不兼言邦君則
兩稱厥士即大誥之庶士多士云爾按大誥於邦君而
外或稱尹氏庶士御事亦或不稱多士尹氏只稱御事則
或稱多士尹氏御事又或不稱多士尹氏只稱御事則
知此以厥士為羣臣統稱其亦於尹氏御事無不得該
之者厥士之陟降以進戒而陟降於庭庭不即茲而是
耶以茲而仰天天似高高在上矣然天之光華於日
蓋在茲莫非天監在茲也惡得曰高高在上乎按成王
之言此亦謂天維顯思命不易哉非取必於杳冥莫可

窮極之威也天之降監于小子蓋帝自在之矣乃羣臣之進戒者獨凜然於艱大不可征是直以畏人而忘畏天也可乎哉敬之敬之羣臣其共勉之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集傳將進也

仔肩任也

集說嚴氏榮曰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管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此維字訓思以還自國度言成王願命稱在後之侗侗愚也與此稱不聰一意止同此觀昏禮布衽皆北止可証又願命云思大人自勉手威儀亂治也玉藻之九容以足容重先之則敬止正其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五

得力處矣與不聰聯稱者成王以為予小子之不聰不免於侗特失心於敬止得不失為侗而愿愿而恭乎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先明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此言就將就即謂其就外舍就大學也至於將之為進只觀由小藝而大藝由小節而大節亦概見矣日月字雖分貼以合看為得日就則無間日月將則無虛月其就將如是所謂敬止者於學徵其質也以故日月之光明相繼而生為緝熙其學之日就月將亦因日月之緝熙以漸仰於光明是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耳至此則所謂不聰者以敬止而就將不已亦由學之有得以此庶幾於達與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不佛學記云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佛並與佛同矣也大誥曰矧今天降戾於周邦維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是謂佛時佛字不讀彌訓輔通又大誥曰予造天從遺大授艱示朕身不印自強

小慈嗣王求助也

小慈

讀詩管見

卷十三

五

管見慈為慎義見本篇然曰慈後患則必東征告成事之時也周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喜可知也乃成王於東征告成事之時特云予其慈而慈後患焉是能處大功以小心也故序加小字稱小慈解者須以周禮所稱大獻作觀始見本篇詞旨有眷而於序加小字稱小慈者亦得所由來矣至小慈之為嗣王求助並須善會之一泥看便失本意其說詳詩句中

予其懲而慈後患莫予孳蜂自求辛螫肇允彼

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集傳懲戒慈慎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中說郭氏璞曰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陸氏佃曰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若繫之以髮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家六

利如錐取茅秀為樂巢至精密以

刑缺之如刺鐵然故又一名鐵雀

晉見昔成王以殷畔用師序於前篇稱羣臣進戒福王

者戒其難大不可征也及是師將大獻其先時進戒之

羣臣必復相率以上賀矣故成王以為此東征之役克

協吉卜以奏教寧子敢喜而居今功予子其德而茲後

患耳而羣臣方以為賀夫予所求者惟是予德而羣臣

亦與共德予茲後患而羣臣亦與共德以此助予可矣

何賀為詩詞發端之意蓋然可知序稱嗣王求助於主

於求助也為不受羣臣之賀因轉而求助云爾茲為思

後患則其德為懲前患矣莫予苻蜂自求辛螫喻言

可當懲也苻本苻草各根細長可為刷俗稱鐵掃帚故

於從去螫者曰苻蜂取掃帚有除之務盡之義本苻蜂

王無毒有似君德棠之始營先為一臺以居王羣蜂擁

之如衛王然王所在蜂不敢螫類遵法也若人其王則

衆潰而死亦樂於能守節義矣自求辛螫即謂有苻蜂

者而失其王其衆因以潰死有如此故成王借明武庚

之畔蓋以予周衆之從王比於蜂因即為苻蜂之謀而

欲使之自求辛螫以俱斃也今雖莫予能然而一還念

周邦之經此大難入其可以不懲乎予其德矣羣臣豈

得不為之共懲以予助乎螫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此則

為宜懲後患作喻言耳桃蟲為鷓鴣其以苻草種巧固

已本草又言小人畜馴可教作戲舞也拚本字音卜

宋書何承天傳歌拚就路注手舞貌人以手舞鳥以翼

舞是知於桃蟲言拚飛即指其能戲舞言之爾時亦足

信其奮之既馴矣所謂筆允者以此然桃蟲實維鳥也

凡鳥羈則附繼則颺在今之拚飛雖以聽命於人豈遂

志拚飛之維鳥其性終不能以依人而不背哉故成王

復借以明殷之頑民遷洛邑者非不覺其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要亦桃蟲之拚飛而已其翼不可翦卒難定其

拚飛者之不思奮飛也一旦不靜即復於周邦為大艱

心念茲後患其可以不懲乎予其德而茲後患矣羣臣

讀

詩管見

卷十三

小

五

五

戴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讀

卷十三

小

五

五

又豈得不為之共茲以予助乎未想家多難予又集于
藝此復於所懲所必之外還自傷其遭家不造率莫能
為親者諱之也故稱又焉本草言古人種麥為蔬故
記烹雞豚魚鼈皆實麥於其腹中而和羹膾亦須切麥
也後世飲食不用人亦不復裁性辛溫無毒孫思邈曰
黃帝云食麥過多有毒發心痛然則此種集于麥者殆
以集為過多之象其病當發心痛因即借以明其未堪
耳蓋成王以為東征之功雖成究何解於家多難哉如
殷之小腆誕敢紀其叙既知我國之有疵矣即我周之
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焉此予實念之而心痛有與集于麥無以
異者其何以堪之與言及此在羣臣雖甚愛于固莫能
代予心而分其痛也夫豈若彼懲者可共懲者則共
懲猶得求羣臣之助以寬予乎夫羣臣愛莫予助以是
無倡言賀也

戴芟載柞其耕澤澤

官見祈社稷承上春籍田說下則蘇氏指王社言當從
之春籍田而祈社稷古之所以重農事也頌意只在篇
末振古二字振者能
德起而無廢替云爾

集說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芟也
崇之是除草曰芟秋官柞氏學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
曰柞○曹氏粹中曰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為田考
○嚴氏榮曰專言新墾之田其用力尤難故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管見國語王耕籍畧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則知此篇首稱畝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載支

集說孔氏頌達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畝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

其婦有依其士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噉其饁思媚

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此似專為者非而期土之備墾也然同此一徇時則並有為麥越耘者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載支

位冠於卿是當為知之事司空司徒宗伯在六卿分職之中各率其屬則為事官教官禮官之長太史雖下大

在有食其饋中也何以言乎思媚其婦哉以婦不習見
達官貴人故因徇者適來而謂其婦無畏而避之但
我而已是其心之竊自圖度特欲為節屋裙鈿宏以明
節縵紳之大觀也非思媚而何於是其婦如其士言則
亦有依
其士矣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集傳鄭氏康成曰實種子
也其種皆成好合生氣

管見此四句專指籍田之播種言禮記天子親耕於南
郊為籍千畝故知詩中稱南畝者皆籍田也其略其耜
非耕具乃耜具耳其器如丁字丁音姬以木為之上橫
者與人腰齊其下兩柱着地端皆有鐵長四寸許若足
之着履然柱間為木箱盛種子箱下作為角形歧出類
魚尾角杪皆有小孔着柱搖之則子自孔中依柱落以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戴玄

五

牛牽之每牽一過其柱端鐵前銳能劃土成左右兩行
與耜之用同故稱耜但以其耜與墾土之耜較之此為
用亦少而土淺因特言略以示別焉倣載南畝倣如
倣裝之倣整也所以理其器載以容受為義即指其器
之有箱以貯子言所為播厥百穀者如此百穀為種穀
之嘉號祝其種一而獲百云爾實函斯活斯為析之難
分也若甲
坵是已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

集傳縣縣詳
容也應耘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厭以饜足為義口何氏措口木過
人者謂之傑故以苗先長者為傑言其異於眾苗也
管見行之通為達以驛驛稱蓋謂徇民田者如國語所
言農師一之以至宗伯九之其先後之相踈於遠有如

置郵而傳命然也於時民曰之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亦
與南畝之為籍田者同而其苗之既生即早覺其穰之
不可邊是則見為有厭其傑矣厭厭字重著其各足也
當苗之長已齊於人則若儕仁相埒不復有傑之可言
者此又當有事於耘以視前之及春耘麥時異而功則
一也故以縣縣其庶繼之按庶本獸名鷹類鷹白性
怯人心粗豪者服之能致小膽此於耘為宜蓋以耘主
除草一涉粗豪則足以傷苗耳耘之以庶為異稱老殆
為是與又按前言千耦其耘指人說此言縣縣
其庶指事說人以事相須雖分見亦互足也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為酒為醴豕胃 祖妣以洽百禮

集傳積
露積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戴玄

五

集傳何氏措曰獲言在野積言在
場萬億及秬言在廩自有次第
管見載獲濟濟載以車載也小雅甫田所稱千斯箱者
即此濟濟流水貌載獲者車如流水故以為濟濟云有
實其積凡穀之露積必聯索倫在之積稟多子少則虛
而不實也此當以有實別之萬億及秬風俗通云千生
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秬則及字所該者兆與
京耳為酒為醴酒甘濁而不滓曰醴為造作也有以釀
酒醴則饗食之給足自見豕豕祖妣豕訓造謂酒醴之
獻於祖妣者界訓予謂酒醴之酢自祖妣者特牲少牢
禮皆有獻必有酢則得以豕豕作獻酢替字觀矣按此
只主民之修嘗祀言如楚語觀射父山百姓夫端擇其
合辰奉其犧牲敬其盞盛潔其糝除其禾服禮其酒
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記其
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其斯所謂豕豕祖妣者豕以
洽百禮百禮謂蜡禮也蜡舉於夏正之十月以索祭神

之有功於秋者計自孟秋以及孟冬約百日故蜡為
百且之蜡而其禮亦曰百蜡以祭神即以勞農而休
息之於是乎有蜡飲饗與飲皆有需於酒醴者何以言
洽以四方年穀順成八蜡靡不通則見蜡之澤在一日
而其沾漬優渥者徧四方亦
實足徵其以洽百禮也已

有餽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集傳餽芬香也末詳何物胡考也以燕享賓客則邦
家之所以先也以其養者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管見有餽其香有椒其馨亦蒙前酒醴說但本其獲自
籍田者為之耳藉田千畝之心為酒為醴其一也以供
郊廟百神之祀為主是固不待言者言其餘之用以燕
享賓客共香者老可矣餽蓋蜜字之別出者也必以蜜
省其偏旁作食亦與餽餽一例其為蜜無疑後人有七
字句云不放香醪如蜜甜是足証其與酒醴合矣又本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蠶桑 五

草言蜜以蜜成改曰蜜作蜜者蜂蟻有禮義故謂之蜜
化書云蜂有君臣之禮是矣夫地處於密而其合集者
復有君臣之禮則於燕享賓客之象亦彷彿遇之固不
獨以有餽其香為酒醴作形容也其曰邦家之光者天
子以天下為家故稱邦家夏官掌客之職凡禮賓客以
荒殺禮殺者從省約不求豐飾則惟禮之有隆而無殺
是為光去崔氏四民月令云正月之旦潔祀祖禩進酒
降神畢子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
人輕身耐老則此於酒醴稱有椒其馨已與下文胡考
之享關會非通詞也胡考胡字當從黃考黃字索解蓋
黃本胡光切方音有止得其半而呼胡考詩中以黃字
配考字稱黃考以胡字配考字稱胡考乃文法之變易
固然禮記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
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不惟飲也然先以饗
燕而後食食亦以佐饗而致其養耳鄭氏康成曰凡飲
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養道備而所謂饗者乃益信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管見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之有同夫獲時為農夫之慶不啻豐也何以且為故曰
匪且但當其獲多而有為大有則不啻有之至於如茲
也乃轉以慶之至而歎生焉亦不禁其出於且矣故曰
有且匪今斯今斯字與前實函斯活之斯在本句各有
指屬而其取義於分則一耳昔者周飽克殷而年豐酌
之二章稱紂萬邦屢豐年所謂自古有年者此其實矣
不可概於今也故曰匪今斯今然今之承古可云自古有年
者亦可以云自今有年則是今與古分正復各見而不
相掩矣故曰斯今振古如茲振字說見前古之時王事
惟農是務春籍田而祈社稷所由來亦足徵矣其在於
今能力行以修先王之緒而無棄其大功是謂振古夫
有以振古者即其春籍田而祈社稷固已忠於民而信
於神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而神降之福亦可必其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蠶桑 五

良耜報社稷也

管見前篇言春籍田而祈社稷則此稱秋報社稷者亦
主報籍田之社稷言古之人有祈必有報其因農事之
成以答神宗早立常典於不易也故周之因秋報社稷
而作頌頌其有以續古之人耶篇末結語正作者之意
在
夏良耜報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管見夏良耜報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夏良字下以久父母音衰行遲貌說文父久象人

兩脛有所蹠也彼播種之器以木為之其狀如丁字則
兩柱猶之兩脛柱端着地處有鐵長四寸許類足之蹠
履然以為有所蹠亦正合也然則此稱夏良耜殆以
其字以久有足蹠其形故爾且又上承子之稱
田者其地之所資其八字分岐並與柱間承子之稱
為兩角者同也良為善稱善其播種之莫便利於此
俟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治說見前篇按此從籍田
之稱南畝者發端而其百穀之既播則生已如此則民
田卒猶是矣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

集說許氏慎曰
周人謂餉曰饌

管見或來瞻女當為男女之女即載筐筥以饌者瞻
省也省其饌也國語言徇農於耕曰農師農正后稷曰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良報

五

司空司徒太保太師太史宗伯凡九王則大甸耨獲亦
如之小雅甫田稱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又稱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曾孫者王也於籍田之饁者如此
則其大甸民田可知以此推之固其下之甸者逸出其
女之載筐筥以饌者而來瞻之固其下之甸者逸出其
專所指屬以為稱名故曰或馬載筐及筥器不一則女
之饌者亦不一矣其饌伊黍黍為稷之黏者與稷之有
粘同以供口實但於蒸饌裏搜為宜非常食所具其饌
有之者蓋黍熟最早春種及仲夏則登故特借饌指出
見民田之播厥百穀實函斯治與籍田同時並生者距
今未久而其新登之黍已先心筐筥為之饌也

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蓐荼蓼

集傳趙刺
蓐去也

五

五

五

孫氏穎達曰茶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又
釋草云蓄虞蓼孫炎曰虞蓼澤之所生故為水草
管見前言其饌伊黍黍登矣黍稷一類固當於仲夏同
登也其他穀皆秋熟如月令言孟秋登穀天子嘗新及
仲秋嘗麻季秋嘗稻是其定候矣中間惟季夏之月
事畢獲事未興農似可以小休而正未得休也月令言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薰田疇可以美土疆則此所謂其笠伊糾其
鍤斯趙以蓐荼蓼當據月令解之矣糾為合穀指呼黍
其侶言伊被種於彼相糾而以其笠自隨主於耨耨亦
益為大兩備也鍤鋤類所糾者率戴笠而荷鍤以出其
用鍤時不相代亦不相掩故稱斯凡詩中斯字多作分
字用之趙一作趙肖从削之省耶集傳趙訓利者以此
儀禮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注以剗除為刺此正所謂趙
也茶即苦菜之野生者屢見國風可不必從釋草所指
妄葉以亂其名又蓼類非一孫氏炎專屬虞蓼亦泥益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良報

五

其謂虞蓼生澤中為水草者亦非鍤之所能及云且余
蒙燕雜之地必屬本不可墾故蓐之其用將變以水火
即於來歲之糞田疇美土強
為先備也不得誤作耘苗看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揜揜積之粟粟其崇

如墉其比如櫛以閉百室

管見前言以蓐荼蓼指今之初雍者說此言茶蓼朽止
指昔之化化者說須辨之列子周穆王籥馨香以為朽
仲尼篇鼻將塞者先覺焦朽是朽有去聲同與腐氣也
據以讀此詩朽字則下言黍稷茂止朽與後韻亦止
為已義朽止茂止猶言朽已茂已也然者存可驗夫
然者不可預必乎至其穀不及他而但舉黍稷此特憑
籍田以例民田切指蓐荼蓼之宜乎汲汲耳籍田以黍
稷為重如小雅楚茨稱我黍與我稷翼翼信南山稱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良紹

卷十三

總之曰百室盈止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

集傳盈滿寧安也

集說何氏楷曰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

管見按旬徒三百人聚其婦子以居為室百以身屬田也其耕王籍所入皆歸於神倉則百室必授之於方肇則曰開此著其盈之有成則曰止於時農事備矣營季秋之月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則婦子之寧止可知寧止寧已也及是而其報社

黍稷或或甫田稱黍稷歲皆以藉田也也是足取以証已殺之極極積之乘乘其崇如壙其比如櫛並承上黍稷言極極字以至手即俗稱到手云爾稷意也一作極明所獲之物為禾一作鉅明用獲之器為金分并觀之其義皆可通者生民篇曰實穎實粟粟本果名其實故取以象穀之不私也凡積皆連繫于未脫其中絕無批者相雜以是為粟耳與前篇言有實其積同獨文法小變而巳崇為積之而使高如壙云者如彼滂之先作黍而後成者雖高而不危也集合之謂比以有矣則見積雖連葉而葉不亂一如髮之受理於櫛然故言如櫛以貌其整焉以開百室百室謂旬徒之居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徒三百人又其人皆有婦子見本篇以此通計非百室不足以容之矣百室以耕耨王籍黍稷其首種也首種登則他穀將以次登是不為神念之盈則其先乎然計及於百室其有待於盈者亦即自是問其先焉故於此曰以開百室而下即

讀詩管見

卷十三

良紹

卷十三

絲衣繹賓尸也

稷之祀當舉矣故時特牲有採其角此正序所據以甄秋報社稷者天子社稷皆太牢故用特牲爾雅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特七尺又正字通謂載取醇色並於特字合當從之舊指為黃牛黑骨似泥小雅大東曰有採棘也又曰有採天畢採以手以就棘也之載牲體於尚取意也其能載以有狀故畢星如必亦曰有採此牛首戴角其狀分張與又無以異並可以有採之毛傳謂社稷之牛角尺孔疏引王制賓客之牛角尺為証雖非正文而其說近之蓋以此稱特牲者苟非其角長尺則亦不見其為有採耳以似以續古之人似肖也續續也其意與儀禮的謂象賢繼世同人非象賢不可以繼世故能似而後能續也禮記祭義篇於先祖一作先古則此云古之人者即指其先祖言報祀社稷之典不始於周而其殺時特牲有採其角則自周有天下屋勝國之社稷而創置之乃於籍田中亦有是秋之報祀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得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天子諸侯禮入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管見繹思也如祭義云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養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已按祭之致其誠信忠敬總以思為之始終故祭前有齊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言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於是當祭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馨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達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若已微而退無敬齊之色則謂之忘本足知祭之明日而為繹祭正欲有以用其思於祭之後矣但祭不

欲數則頃頃則不敬體此以舉釋祭雖求神之心無
也要不敢更演室中之主也故祭於枋耳枋因廟門外
而名之賓尸亦自入門始故將賓尸而先求神即於門
外西塾為虛位設饌而祝以為神無所不在而思於是
屬焉此之謂釋其禮蓋極簡既畢則徹之以此日主於
賓尸非正祭也且賓尸之時尸入則其思即移而屬於
尸如篇首稱絲衣其紵載弁俵俵亦本先日正祭象禘
之狀而思之猶覺其儼然在目有如此故知序不但曰
賓尸而曰釋賓尸者明乎祭
枋為釋賓尸亦為釋也云爾

絲衣其紵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
及爵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集傳載也俵俵恭順貌基
門基之基鼎大鼎鼎小鼎也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絲衣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官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
管見禮記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純或讀緇
業言絲由蠶出則純服斷為絲服讀如字無疑又士冠
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謂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
惟五冕與爵弁服以祭而用絲則知此稱絲衣者可作
冕服言之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並云夏收殷嘒周
之大稱疏謂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並云夏收殷嘒周
弁皆祭冠也則冕亦得稱弁故云古冠之大稱是又足
知而絲衣而及其弁者可作冕服之冕言之矣春官守
社之職掌守先王之廟祀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稱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
時疏言先王之尸服衾冕先公之尸服鷩冕據是以推
詩於釋而賓尸其發端曰絲衣其紵載弁俵俵謂其思
先日之正祭尸服先王之先公之衾冕鷩冕以象神有此
狀耳絲衣同眾音亦不綱屬也唐風言豈曰無衣七

堂 卷十三 絲衣

讀詩管見 卷十三 絲衣

今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今豈曰無衣不余不如子之衣
安且與今衣不安則其身有如終之者然與網意相比
故曰絲衣為先王先公之遺衣服因祭象神而使
尸服之固宜有不妥於身而以其紵見也弁不曰戴而
曰戴幾疑於首莫能勝亦不安之意以其弁為衾冕
冕皆遠自先王先公故爾俵俵字從人從求左傳云將
求於人必先下之禮之善物也則集傳以俵俵為恭順
貌於字義正合但須從戴弁而後以俵俵為恭順
解以上二句正見祭枋之與賓尸為兩事而統名為釋
則所以用其思者同也故於尸雖賓之而仍神之其所
見與正祭時不少差早不然賓尸則尸為賓其象神之
服以當祭授自守祀者至祭之明日必已歸諸守祀而
藏之矣烏親所謂絲衣其紵載弁俵俵也哉自堂徂基
堂廟堂也即賓尸之處觀少牢禮可見舊因枋在門西
遂謂堂為門塾之堂者非是少牢賓尸禮有司徹端堂
注云為賓尸之也大夫賓尸與祭同日猶有事於端

堂則天子之賓尸在明日其必端堂可知堂之前為門
門有基即未有端堂而不端基者端訖當以告而在天
子尤欲親視其所以新之也則見其自堂徂基矣又少
牢賓尸既端堂司宮攝酒乃設尸俎卒藝乃升羊豕魚
三鼎無腊與膚乃設高鼎陳於門外如初疏言大夫
賓尸即用正祭之牲天子禮大則明日又別牲牛人職
共享牛求牛享獻也所以祭求索也所以釋也夫天子
賓尸用太牢既別牲則必存為之視牲以告充告備者
矣乃天子亦必加之親視此則所由繼稱自羊徂牛也
夫羊牛豕豕皆具不及豕者少牢豕羊太牢豕牛耳必
兼羊者郊用特牲有牛而無羊稱羊牛乃見其為太牢
也士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稟正竹祭宗人舉獸
尾告備舉鼎鬻告潔可知天子賓尸之別用牲者既視
視牲亦即因之親視牲鼎矣以故自羊徂牛而其徂之
所以更由鼎鼎以及嘉也周官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
有二注謂鼎九陪鼎三牢鼎為正鼎則以不者為大

卷十三 絲衣

詩管見 卷十三 祭

祭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極禁五大夫大夫... 用於士則尊用禁蓋天子諸侯之廢禁其意若不為我... 優也然即是以思旨酒而系系則易將溺於旨而... 以醉失儀也雖廢禁而戒亦炯然矣天子將賓尸而... 親視壺濯獨有觸於兕觥之用罰亦留心於旨酒之... 禁焉則亦以預懲不敬而惟懼失儀者豈不至哉以故... 當其行事必先釋適中乎經之禮則特見為不異至以... 釋而賓尸亦適中乎賓尸之禮則統見為不異不執胡... 考之休也集翰吳元俱切音愚虞古作吳當從之蓋虞... 與娛通樂意祭義言祭之明也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義疏... 謂存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必哀離... 故必哀也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義已至必哀... 中前文又從而思之義然則釋祭為哀以送往非樂... 以迎來也故言不吳以著其有合於釋焉不執指賓尸

詩管見 卷十三 祭

說賓尸為燕禮天官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氏眾曰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 則天子之燕賓不規獻矣然以此賓尸則為教蓋尸在... 廟門外則全乎臣在廟門內則全乎君釋祭與正祭猶... 是心也於賓尸時必親獻不以膳夫代之初未嘗有君... 不敵臣之嫌以是為不教耳胡考而有以寧之曰休胡... 考之休喻言也明乎釋而賓尸其釋不吳而其賓尸亦... 不敵者禮意與天子之養老正同王制凡養老有虞氏... 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所以教孝養也義疏案周人修而兼用之皇侃云先行... 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析理獨勝蓋養既致其敬... 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 而使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 則猶膠於可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與疏所引天子... 享諸侯來朝來聘及諸公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 者特用其名云然否則方養老時執醬而跪袒而割牲

酌告成大武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酌告成大武也... 昏見告成大武而以酌名肅明乎酌之祭器以告之也... 祭統稱銘之義云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 祭慶賞聲必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 其先祖明示後世者也注謂酌之祭器言酌其美... 傳著於鐘鼎則知是篇告成大武序特名之曰酌正... 欲著其酌之祭器使讀者無作大武之樂章觀耳

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傳於歎辭。道循照光也。蹻蹻武貌。允信也。

管見金之在鎔曰鑠。其象惟日。光似之。王師能轉時之晦而為時之純。照則猶日之懸。象於天以照四國也。故曰於鑠。王師時晦謂殷之末世。文王作易以明夷當之於時守其艱。貞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其所以養時晦也。武王帥而行之。十三年以前不敢有易。馬是為遵養時晦。平時純照矣。是用大介純為不雜之義。純照謂氣侵全消而光華獨著。為上晦字作反對之極辭也。天所以昏明昭有周者。其時蓋如此。介分壹也。彼於鑠之王師當其遵養時晦未嘗用之。及夫時純照矣。乃因是而用焉。則王師之廓清昏亂。若景運肇開。昌期正於此。其境象截然。初非比於夜之及旦。陰之為晴。但屬天道之小變已也。故以為大介云。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讀詩管見

卷十三 附

充

造我作者。我武王也。龍神物說。文言其能幽亦能明。易象著其能潛亦能飛。然則武王之遵養時晦。及純照而用大介者。其猶龍矣。受之與孟子所言婦斯受之意。同須合下造字。二事。春商書云。其有眾成造。周官云。凡四方之賓客。造焉。造訓誥訓進。則知此稱受之者。受其造之者。也。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龍。龍之士。不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由此觀之。則大武之告成。武王不亦重有賴於龍。龍之士哉。夫士而號為龍。其行貌之雄。強傑卓。則蹻蹻也。而皆自蹻蹻於王之為龍者。以同作不心之。臣焉。即共見其蹻蹻之所造。一惟王之造矣。之字。作是字。用明所往。未嘗有異向云。爾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此須據周書洛誥解之。其誥辭有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蔡傳。丕大也。視示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

按載用有嗣。載即功載之載。其於功必有載者。何用使有功之子孫。並得傳之。以勿替耳。是為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維之為言。思也。爾彼稱指。所載而彼之其公亦從。丕視見得。蓋可以使人見者。其亦載必公也。師與教異名。而事則相因。不有教。何有師乎。至其維曰。實維師曰。允師實與允皆謂出於中心之誠。然也。如是則所見為蹻蹻王之造者。熊羆之士。莫非不

二心之臣矣。其大武有不告成者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集傳。綏安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飢克殷。而年豐也。是

讀詩管見

卷十三 附

午

集說。鄭氏康成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管見。綏萬邦。大武其告成矣。屢豐年。則時之純照亦見。豈非天命也哉。但天之命武王。以其執競之自強不息。而命之。是命其匪解也。以故桓桓武王。其處綏萬邦。屢豐年之中。總永貞其執競之心。而未敢少解耳。桓桓即須蒙上匪解。立解易屯之辭。曰。磐桓。此磐象也。俗謂之磨磐。為磴石。而其中有心。以木為之。所以司轉。其是之謂桓與觀。桓字从木。从亘。可見桓亦同亘。亘古作画。从回。亦轉義也。按人心之匪解。而常不得寧者。蓋似之。故曰。桓桓武王。史記言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以此揣其心。不誠桓桓也。哉。於時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夫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實。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夫名民者。名賢也。殷不能用。而武王皆能知其數。豈不欲其臣附於周乎。所稱保有厥士。當謂此。蓋有曰。保有保

讀詩管見 卷十三 附

此此洛邑所
由稱天室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繹思

武王又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於伊瀉居易毋固
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維
伊母遠天室營周居於維也而後去是為于以四克
定厥家耳于往也以四方者以之定洛邑之中也洛邑
為天室而即是以營周居故以厥家稱焉其後成王時
周公召公卒營之以成武王之志則其先之定厥家者
亦誠為克矣夫武王之志則其先之定厥家者
周居於洛邑故更承克定厥家而申言其所以定者曰
於昭于天皇以開之於昭于天謂日也皇為日色之昭
于天而被于地者開之指土圭景說則禮地官云以
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南至之景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非皇以開之也哉開
者皇之分有以別乎地之四方而得其中也夫武王
之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實見為於昭于天皇以開之如

主

讀詩管見 卷十三 附

聖叔解於管叔慶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卨叔處於
其皆不在此命之列與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作武
王自我春周書無逸稱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夫非勤之微乎止為已義文王壽九十
七厥享國五十年其勤蓋死而後已者是曰勤止受之
謂文王沒矣而勤止常不暇焉我當奉以終身無敢失
時也何以受之如前章所稱匪解與勤止正相承矣敷
時繹思敷謂分土繹思即求定之心其思周於小大庶
邦遠近不絕是為繹耳蓋其稱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者以求定也王者規方千里以為南服其餘以分公侯
而子男亦之勤不能悉至心之勤則靡不畢至故當大
封諸侯而曰敷時繹思明乎分以土者即實分以心可
以為其我祖維求定也我祖謂我諸侯之往就國者武
王自我而亦我諸侯益親以一體而即欲其維求定者
之同為一心耳求定為武王之繹思維求定之維亦訓

主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
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樂德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令
得真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
樂說黃氏據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辭受天
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禱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

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鄒氏泉曰上三句本言祭告事然於此而祭告百神即於此而朝會諸侯蓋不...

句遂承上而推言其朝會之意也。明昭有周也若前亦謂純熙大介者是已陟其高山...

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吉以諸侯之功陳氏詩曰虞書崇於宗即其禮以此推之可知舜崩蒼梧之野...

詞稱陟方乃死其陟方特巡狩之大號耳宜據是詩以互証焉高山謂中嶽嵩山也大雅作崧其曰崧高維嶽...

者謂崧山之高維嶽云爾崧字不聯下高字為山名爾相曰嵩高為中嶽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

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按崧或為嵩白虎通就中央說高義其論極當但嵩字從山從高則稱嵩而...

已具中嶽之意更加高字曰嵩高不為贅乎故知中嶽本名崧或稱嵩以著其為高山即復稱高山以著其為...

嵩一而已星經曰嶺星主嵩山豫州史記天官書曰嶺星之位曰中央然則成周之為土中正以嵩之為高山...

詩管見

卷十三

三

詩管見

卷十三

三

嶽殆自古所以徵靈專中之旨與舜典言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嶽西巡狩至于西嶽朔巡狩至于北嶽則周之因名山升中於天其於喬嶽之列在東南...

周頌十三卷終

為說若此亦為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於光刻
炎於野白駁下乃引易乾為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
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完當
為駁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

駟駟壯馬在垌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

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祖

集說毛氏莫曰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駟駟曰
騶二目白曰魚。孔氏顏達曰騶畜云陰白雜毛駟合
人曰今之泥驄也又云形白雜毛駟駟曰赤也
今駟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駟二目白魚駟曰以魚
目也其驄雅無文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以魚
則駟者駟下之名傳言駟白者蓋謂駟毛在駟而白
長名為驄也駟則四駟雜
白而毛短故與驄異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三

管見駟駟為駟駟駟駟其力具矣各章皆無異詞蓋
屬戎馬之齊夕者言之在垌之野此自國中將其牧地
耳凡牧地必為之開以養馬薄言駟者薄與左傳浴薄
而觀之之薄同義謂偏近其開也於是而為之指駟
為之品目則有言矣按此必其職主於考稽於事故
否則其誰復過而問之有必待於薄言駟者哉周官司
馬之屬有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
圉師圉人乘馬分為四圍而圉師一人主之養馬以
乘頌則核馬亦必以乘計故當薄言駟者而維奉馬色
首章曰有駟有皇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
駟三章曰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
有魚皆不出乎乘之四數也至於馬之為駟者每乘
同而其色之無不有則每乘各異是亦以辨力而不
色乃爾也而其為戎馬蓋信矣馬色十六種孔疏謂
黑身白鬣曰駟不知所出然毛傳不闕疑若大抵中
以通維平白馬黑鬣曰駟而卻亦不各與駟一音必

具有白黑之色或者彼白身此白鬣彼黑鬣此黑身故
只以字體之各以馬為駟以駟為駟以駟為駟以駟
別與以車駟駟以車任任以車任任以車任任以車
之也車有輪而不自行山馬之蹄以行是曰以車駟
屬戎馬則其車皆屬戎車非泛稱也彭為人之駟滿
將出車而駕以馬其氣皆盛則見為彭彭矣不以
書金滕云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不為負已有大
任之義其更加偏旁作任而義更明彼馬之服其車以
行者既得其外之彭彭不允類其中之任任哉揚子方
言釋理也絲曰釋之軍行有行列當其馬動車隨其為
彭彭而任任者一皆翠然若絲之有理而無亂以是為
解解耳祛造也逐也故也彼車馬之相屬彭彭任任師
壯兵而其釋釋者又為紀律之師是將所向無敵不
却之使反走者非祛祛而何若夫師徒之有騎卒亦需
於馬而此不及者為馬之勝車雖勝人易耳思無疆思
馬斯臧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數思馬斯作思無邪思

讀詩管見

卷十四

四

馬斯祖推章末四結之意此篇之頌德公其殆隱刺公
子慶父以歸美於魯公者與春秋書莊公二年夏公子
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所以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
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及閔公皆遇弒及魯
公立乃誅慶父然則駟之特詳於馬蓋自慶父主兵以
來其借是以張其鈇君篡國之勢若固如此然陰謀不
軌莫能逃地天日月鬼神之鑒察故慶父之弒子般使
國人舉賊於黨氏慶父之弒閔公使卜齋賊於武闈而
卒之圖篡不成亦言亦無以自脫遂死於密是則先之
恃主兵而務多馬獨遺以為信公立國之藉而已夫豈
不徒勞心力也哉疆分於歲月天不可以歲月竟知其
稱無期者指天言無數者指日月言無邪者指鬼神言思
不巳知其稱無數者指日月言無邪者指鬼神言思不巳
聰明正直而壹知其稱無邪者指鬼神言思不巳鬼神
日月思鬼神是則無敢有越厥志而欲以橫行逞者因

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有駮

五

道也但詩詞三章皆指僖公而言

有駮有駮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驚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管見有駮有駮彼乘黃毛傳駮馬肥種貌許氏慎曰
馬能也二說合看於義更完其言此者非喻臣之得
勤勞自効乃喻臣之器於駮構難制也意特為魯之慶
父寫照耳周禮校人凡須良馬而養乘之故乘為良馬
之通號但乘黃及下乘壯乘駮皆特以駮顯此重稱其
力也其為良亦徒名而已陸氏佃曰黃者馬之上色明
堂位稱周人黃馬蕃鬣注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
又月令云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張氏處謂黃帝
中央之色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央四方統
攝君也然則黃也中亦寓有君義此詩以馬之駮喻慶

之為國講大事修邦政思馬之誠而馬斯誠思馬之才
而馬斯才思馬之作而馬斯作思馬之祖而馬斯祖也
不然慶父持主兵而務多馬其才不救僖公因之為立
國之藉何以遂成行於戎狄荆舒徐淮南夷獨能有以
盡馬之用哉校人職春祭馬祖夏祭先秋祭祭馬社冬
祭馬步馬步屬神為災能害馬春祭夏祭秋祭祭之
祈福冬祭祭之以禳災也而無災是為臧矣才
者良稱與駮馬對看駮者為劣則良者為才可知作振
起也夏官大司馬教戰如駮誓於陳前及中軍以繫令
鼓所以作車徒也而馬亦由之矣且教戰之法初鼓行
則車徒皆行再鼓進則車駮徒趨也又再鼓進則車駮
徒走也曰行曰驟曰駮曰駮走皆謂御馬固在其間者

管見僖公之為君得公子友以為之臣故能卒除慶父
之無君而不臣者以寧魯難此序所謂僖公君臣之有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有駮

六

父而首取於乘黃蓋以著慶父之欲代莊公為魯君也
左傳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之篡勢成矣風夜在公謂慶
父之居要權權未始有聞時云爾在公明明明與易
稱月與望者同意凡君為日象臣為月象月借日以生
明至其與日對而幾於望則見為明明也彼慶父之盛
滿其狀則然振振駮駮于下振振只作驚動看有飛意
未即是飛際為白鳥通身如雪于往也其集曰下振
指莊公亮暎其舉朝不得居處行際一皆衰服以趨就
殯所有如斯也鼓咽咽舊注讀同淵淵似未合漢龐頭
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作一結切音壺此咽咽疊
字疑當從之謂鼓聲有若人聲之吹塞而悲耳鼓何以
咽咽亦為魚有莊公之喪故也周官鼓人職大喪則詔
太僕鼓夏官太僕職大喪始崩成鼓傳達於四方室亦
如之注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此厲天子之禮在諸侯亦
得通行故此節稱鼓咽咽就莊公之亮時言下節再稱
鼓咽咽則就莊公之葬時言也醉言舞于胥樂兮檀弓
云猶斯舞注猶當為搖謂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而足踏
手揚此足取以證醉言舞之舞矣大雅韓奕曰侯氏燕
胥是燕有以胥為樂者故小雅桑扈亦曰君子樂胥何
謂胥文王世子稱胥鼓南鄭注南鄭南夷之樂荒人掌教
夷舞則大胥以鼓節之孔疏東夷之樂曰昧南曰南西
曰侏離北曰禁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按侏人
掌教夷舞又有鞞鞞氏掌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
亦如之說者以為象四夷之來王馬據此則天子之燕
飲酒自中朝雅奏而外必有取於胥鼓南之舞其夷樂
也但周官稱胥者注皆以為有才智之稱則胥鼓南之
胥不必如鄭注泥指大胥亦得如秋官之屬有主通樂
吏閭貉戎狄之語言者以象稱亦可加胥字以象胥稱
則謂胥為統稱施人及鞞鞞氏之能事何不可者且象
胥屬總名分而言之東西南北之異方其名固有曰象
曰寄曰狄鞞曰譯之不同也而獨取南方之象以為

名則於四夷之樂亦只以南絕之者其例為一此亦足為北既堅其說矣南統夷樂辱統無其夷樂之人其而有肯以為樂復何以加諸魯以禘禮祀周公而得神其夷樂明堂位云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魯之舞其夷樂者魯得用祀亦得用燕可知但爾時有莊公之喪燕之禮不舉又何至因燕用樂而及胥耶乃慶父處此則見其醉言舞於樂甚矣于何者而樂至是于胥樂也念茲于胥樂而特以今字致慨蓋深痛其正當莊公之薨時雖得子般初立夫固無如慶父何耳

有駟有駟彼乘駟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

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管見有駟有駟彼乘駟夏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特謂壯馬所以備仲春之通淫也探以解此章乘壯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有駟

乃合乘壯能淫駟則其淫益甚詩復以是喻慶父者為慶父之謀篡亦緣通於莊公之夫人哀姜故兩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沈酒與冒色為一串事此於慶父之飲酒指其地曰在公又先於慶父之在公指其時曰風夜則向中已伏通於哀姜之意與上乘壯之喻脰合矣振振鷺鷥于飛於此指莊公葬時其舉朝仍不得居處行兩一皆表服以從至室所有如斯也殯在堂故于趨就殯所者取卒也之象曰鷺于下寔在野故於從至室所者取遠舉之象曰鷺于飛喪大記凡葬君命無諱以鼓封注封讀為寔言君下棺時令眾人無諱而擊鼓以時縱捨之節大夫卑不得擊鼓則諸侯之葬用鼓亦可徵也即此而推始薨之時其為有鼓以戒必矣故魯之莊公始薨用鼓及葬亦用鼓其鼓聲總若人聲之變而而也則皆以為鼓咽咽云醉言歸于胥樂今歸指自公出反於家說前章稱醉言舞用舞字者明莊公之殯在堂而慶父不哭其靈此章稱醉言歸用歸字者明莊公之

寔在野而慶父不送其喪也春秋書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寔閔公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禮子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上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時閔公止八歲其經不入處父使之也然則送莊公之喪士大夫中豈復有慶父哉士大夫送而慶父歸且見以為醉言歸樂亦甚矣于何者而樂至是猶是于胥樂也念茲于胥樂而重以今字致慨蓋亦痛其既應莊公之葬時雖得閔公繼立要亦無如慶父何耳

有駟有駟彼乘駟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管見有駟有駟彼乘駟名鐵馳以色在青黑之間有如鐵也更即駟以徵乘駟之力其堅勁不可屈撓當亦得以鐵肖之詩於卒章及此蓋喻慶父之敢於謀篡非直倚於內通君夫人也亦且外握兵權有以增其瓊梁跋扈之勢耳春秋書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傳曰於餘邱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解其曰伐何也詒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邱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按此足以發明本章取喻之意風夜在公在公載燕燕亦飲酒而有胥以為樂與單飲酒者不同載燕始燕也何以言始燕蓋慶父之事莊公當其專國而亂於夫人其共指為在公明明者亦共傳為在公飲酒於時猶未嘗燕也及莊公卒而慶父之謀篡度將有成事矣故及是而始燕耳其燕也殆與君夫人哀姜同之者至慶父之醉言舞醉言歸見首二章皆以燕故乃各用割點語作結曰于胥樂今明乎之乃燕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有駟

鐵馳也詒遺也

讀

不得以為飲... 即當得國... 其亨國方長... 注解歲其有... 君以君人子... 童君子徐慶... 以為君然... 是數之為... 子之孫... 諸侯... 之大夫... 其辭... 將有成... 如此... 重自今... 言之... 詩管見

卷十四

九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管見魯故有泮宮豈嘗不修蓋自魯之既衰在僖公以前者皆不謂之能修也能字須重讀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茂茂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集傳泮水泮宮之水也泮水菜戾生也

讀

卷十四

十

管見泮宮諸侯之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必升祭菜之乃有以供祭菜之用而實徵其新潔云爾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夫大學在郊水自有之但地形之方面或與水勢相左每至導亦窮則泮宮以半水名說太泥至王制諸侯曰頤字泮作頤字不水鄭注又謂頤之言班也所以班政也孔疏以為頤是分別之義似乎近之然意在附會班字亦未見其豁然按泮與頤同解泮散也即風乾有苦葉篇迨水未泮又通泮史記陸賈傳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據此則謂泮宮為明道解感上賢簡不肯之地於名義為允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思樂二字貫至章末非只就泮水之采芹言其事之可樂已往而常不去諸侯是為思耳後二章做此薄不厚也凡祭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幣則無牲釋菜並無幣故以菜行禮而先采之特以薄稱周官醴人加豆之實有芹蒹此可用以薦之證也本草言芹有水芹旱芹水芹生江湖波澤之間旱芹生平地有赤白二種二月生苗其葉對節而生似首翳其莖有節稜而中空其氣芬芳並堪啖薦蒹用水芹不用旱芹觀小雅采芣諸歌滂澹泉此徐諸泮水可見魯侯戾至謂君親視學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象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風秋節祭先師先聖焉鼓徵擊鼓以徵召學士也扶節謂禮節即釋菜之文以此推魯侯之因視學而戾止也必與扶節以祭先師先聖則上稱薄采其芹非無所用之又視學之日必於大昕以鼓徵學上使先至焉則當魯侯之將戾止其學士之先至者靡不向之甚謹故下稱言觀其旂也旂為君表雖遠而可見是空觀然又恐屬目之或疎則不禁其提心在口而有言矣其旂茂茂鸞聲噦噦此乃正謂魯侯戾止也左傳云分

學叔以請後符旌疏謂後即旆旗尾也錢氏文子曰天
後草葉多貌折下垂如葉之多也攷明堂位云魯用天
了之禮乘大路載孤纒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諸侯載
旂於大路魯侯得用十有二旒因持以伐莒著其多也
旂載於大路大路有鸞觀其旂者旂至而鸞聲亦得聞
矣噦噦為鸞之出聲肖以形耳方書有物無聲曰吐有
聲無物曰噦噦有口以出聲而其中有物作聲總不出
於口非噦噦何以似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于往也說
文道遠行又尚書注與勸通取勇往力行之意以是度
之其從公者非其臣乃其民也民曰小民君曰大君小
大之辨於定矣則有及其忘分則雖有而無矣蓋當
時公之視學盛事肇興民之來觀者擊公亦不令時人
於道於是從公于邁者幾不知已之小而公之大也
在魯侯處止之先其見為可樂已至此如之何勿思

讀詩管見

卷十四

十一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

管見思樂泮水薄采其藻藻之可用以薦如昏義芼之
以蘋藻名南于以采藻于彼行察其習也本草載藻有
二種水中甚多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陳藏器言
馬藻生水中如馬齒相連者即此聚藻葉細如絲一節
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俗名絲草又名牛尾蘊即蘊也
按蘊從縵經為亂絲左傳蘊藻並稱則知聚藻葉細如
絲者雖藻類而實蘊也詩所謂藻指馬藻言魯侯戾止
其馬蹻蹻蹻蹻當讀渠橋切音喬蓋馬立不動之貌其
義則以架木為橋橫施者猶馬身直柱者即猶馬足云
爾其馬蹻蹻方自泮宮之外見之其音昭昭旋自泮宮
之為聞之蓋魯侯戾止於其學士皆有以教也因而明
其教之善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載承也謂學士之承
其教者即庶不承其色承其笑耳伊彼稱波教有以是
行之者如孟子言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起是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已而魯侯此教以色笑則非出於怒而有同於彼教也
在魯侯戾止之時其見為可樂者復至此如之何勿思
管見朝事之豆有節節則其可用以為薦並得蘇周官
人以為證也集傳節免葵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
謂之蓴菜本草集解云鳧葵葉菜也行與蓴一類二葉
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其葉似馬蹄而圓者為蓴菜似
蓴而小尖長者為苻是又有常辨於再食等者取苻莖
之柔滑則為苻以為宜亦同之正不得略整而獨苻莖
葉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難老難老謂極是文王及
子天子視學適東序養老事畢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
羣士口反養老於東序則諸侯之視學必遠養老可知
養老當適饋省醴周官酒正注醴猶體也成而泮汁相

詩管見

卷十四

十一

將如今恬酒則是醴為養老特設也故此言在泮飲酒
下更加旨字曰旨酒欲以別其為醴耳既飲旨酒永錫
難老難老蓋指百年者言之曲禮疏載氏謂禮經養老
之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
也絕無僅有之謂難難老不與東序之養故當既飲旨
酒養禮方成而錫難亦旋舉矣錫難老何以言永度亦
當如今之置坊以表人瑞一自君之錫之其難老被茲
麗命即得借以永世無窮耳不然若王制所云八十月
告存九十日有秩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若日有常膳
要亦終老者之身而止不得以為永錫也順彼長道長
字當讀上聲祭義云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
諸侯之弟也長其長為弟是弟道即長道矣順之言循
可實作遵天子之教而行之看屈此羣醜屈為服狀觀
後稱淮夷攸服則羣醜之為淮夷必矣醜字从鬼以淮
夷從鬼方之屬而詆其惡陋耳謂醜為衆與羣義何以

別乎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以受成
為定兵謀於何定之必於所養之老定之也故魯侯之
順彼長遠既得養老於學則其伐淮夷以屈此羣醜亦
即得受成於學絕無外此飲酒之泮宮者在魯侯成止
之後其見為可樂又
復至此如之何勿思

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 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集傳昭明也假與格
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管見穆穆猶大雅思齊之言肅肅耳於在廟地之二字
已龍起下文昭假烈祖大意敬明其德則推原魯侯所
以穆穆之由來也敬在心而因以檢其身此之謂慎儀
屬容之通稱其儀之有威可畏則特以威儀別之言魯

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十三

侯敬慎威儀而敬之實際乃見周書成王顧命云思夫
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所謂亂者治也
何以治之非主敬以臻慎不為功能治其威儀則不至
冒貢於非幾非幾不善之幾也不冒進于不善之幾則
其於受中以生之本體為無礙矣是不可證諸天生丞
民之有物必有則哉故曰維民之則維與稱係稱屬同
義則即德也魯侯之敬慎威儀以明其德詩不切指為
君之則而通觀以為民之則者以恭理之大同亦正見
作極之不可已耳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德有文德亦有
武德明其德者無不備也大雅文王有聲詩集傳云
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與思不
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
見文王之文亦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武
之也此足以徵德之兼備有文德以敷文治即亦得武
德以成武功矣兩允字訓信並以魯侯之敬明其德信
之誠感也能遠於幽以感之曰昭假凡祭黍稷非馨明

德惟蕃敬明其德而見為允文允武夫豈不昭假烈祖
哉謚法有功女民曰烈烈則烈烈以武功為主史載周公
武王克殷以功受封於魯及魯公伯禽已就國會成王
時紂子武庚率淮夷以叛周公作大誥未成王命與師
誅武庚寧淮夷於時徐戎並興淮夷魯公率師
伐之作費誓遂平徐戎陳子龍曰淮夷之叛周公率師
師伯禽因魯從父子同其功也然則集傳定為魯之烈
祖不可易矣昭假烈祖則烈祖而下可知故即認言之
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王制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
不孝者君紂以爵此稱靡有不孝是不干天子之法而
來紂爵之禍適矣夫不即為紂哉紂福也謂紂為伊祜
若伊彼壽就魯侯所未之祜而後之以為則耳祭統云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
於道也其斯以為自求伊祜與按前輩言順彼長近是
此羣醜是謂魯侯之克淮夷能於泮宮養老因有以受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十四

成於學也然受成於學必告受命於祖
故特從此章補出作者之意蓋如此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虎臣在泮猷猷淑問如皋陶在泮猷猷

集傳矯矯武貌猷猷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因也
因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設奠於
學而以
訊猷告

管見明明猶小雅黍苗之言烈烈耳於征師見之
亦心龍起下文淮夷攸服大意克明其德則又推原魯
侯所以明明之由來也克為能勝之義周頌曰執殛武
王無競維烈凡言競者皆求有以勝之執競之競行武
以丹書敬勝意義勝欲實之勝即所謂克也語武王之
德則執競語武王之烈則無競者蓋以自勝而不求勝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五

人人亦莫得而勝之故爾史記稱陳師牧野紂師雖
 皆無戰心武王入皆倒兵以戰此為無競據
 推之魯侯之克明其德亦執競之意而其伐淮夷者雖
 不能以無競而仍無不心矣故當其既作泮宮適見魯
 侯之克明其文德以敷文治允矣其文也固是而淮夷
 攸服即允魯侯之克明其武德以成武功亦允矣其武
 也水行之由其道者為依於淮夷之服曰攸服則後稱
 孔淑不逆及來獻其琛都可從一攸字會意須玩之矯
 矯虎臣在泮獻賦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古賦整輕則
 而思矯矯飛貌虎臣如虎而復以矯矯冠之則直以為
 如虎傳翼矣非通號虎臣者比也說文淑清湛也按淑
 字偏旁从水行文亦有以清淑聯稱者則可知淑之訓
 當與以不失其清之本體而善之周書呂刑云皇帝清
 問下民歸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皇帝謂舜清問虐心而問也
 舜之士為皋陶虞書舜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集傳廣推而大之也東南謂淮夷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六

濟濟為泮水合題之象詩多士之從魯侯以伐淮
 夷有如此前章克明其德克字與稱克已同此章克廣
 德心克字與稱克敵同外有以勝之之義特自勝與勝
 人有別耳然魯侯之自勝以明其德之心也固是
 伐淮夷而淮夷克其自勝者即有以勝心要亦廣此明
 其德之心而已執非敵哉易屯之辭曰磐桓此磬象也
 俗謂之磨礮為磬石而其中有心以木為之所以司轉
 其是之謂桓與觀桓字从木从亘可見桓亦同亘亘古
 作画从回亦轉義也魯侯之運籌於心以決勝於淮夷
 蓋似之故曰桓桓于征于往也當即作魯侯之自行看
 秋謂北秋淮夷地在東南以視秋之橫亘于北其勢
 十不及一而魯侯之桓桓于征則直以東南之淮夷比
 於北之秋焉故曰秋彼東南明乎不敵以為易克靡不
 廣其德心之一於發者以從事也豈魯侯不吳不揚
 不告于訥此乃正指多士言之說文豈火氣上行也重
 之口豈豈可從大雅豈之浮浮見意彼多士之奮威武

其作氣魯不少衣是宜以豈豈稱焉檀弓言顏丁善居
 喪皇皇馬如有求而弗得其皇皇同辭亦則與博雅所
 釋孜孜汲汲相通彼多士之勉思謀其求敵惟恐失之
 是又得以皇皇稱矣吳為泰伯始封地釋名吳虞也泰
 伯讓位而不就歸封於此虞其志也虞同娛爾雅江南
 曰揚州疏李巡謂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誣揚故取名焉
 夫吳國以虞其志名是其土固樂人必偷至揚州更以
 厥性輕揚名生實使然遂成風俗將動大衆其誰足恃
 焉魯處濟河間屬兗多士率以專質信謙辭非吳與揚
 比也故以不吳不揚別異之訥與洵字通舟廣讓衆
 語也則軍行有相聚而謹讓者是為訥矣文王世子其
 刑罪則織刺亦告於向人注謂告讀為觀洵為諷書用
 法如其義則告字即从古祿切音谷亦得周禮秋官之
 虜有銜枚氏掌司囂軍旅令銜枚則知有訥者以千軍
 禁必以軍刑加之此其有藉於讀書用法非直以服有
 罪之心也將以警衆所謂告於訥者豈得已哉乃魯侯

之多士各咸共誦安所用告故論告于誦之法初未嘗無而求告于誦之事卒未嘗有以是言不告于誦其何以致之然也蓋由魯侯之桓桓于征狄彼東好靡不廣其德心之一於敬者以從事焉於是多士肅然其濟濟者亦委委亦呈皇既有以壯其不吳不撈亦即得以幸其不告于誦也不告于誦則多士皆不有罪而皆與有功亦同見其在泮獻功已矣按前章言矯矯虎臣在泮獻賦淑問如皋陶在泮獻賦是即所以獻功也且獻之云者惟魯侯釋奠以告則亦惟魯侯得稱獻功耳然魯侯之獻功在泮多士之從魯侯以獻功亦無不在泮則其先之得與存功而不至以有罪推亦盡得由魯侯以獻之是雖不自獻而仍無不獻矣故稱在泮獻功可不撫其為通辭也

角弓其觶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七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管見角弓其觶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此正言克淮夷之事即為前章所稱烝烝皇皇不吳不撈者指其實也觶義為曲而健只就角弓之角言之弓材用角角取諸牛特以觶為角貌者驚異之辭致獸類有兕似牛重千斤絕有力其角為世所珍以此推之小雅桑扈及周頌絲衣獨稱兕觥其觶而此復稱角弓其觶其同用觶字意蓋直以牛角與兕角齊觀也東矢謂以箭盛矢而束於腰耳搜索也取獵之義公羊穀梁傳皆稱秋曰蒐祭義曰放乎搜狩蒐作搜並與搜之言索一意也搜為田事征淮夷為軍事彼擗角弓其觶而束矢以臨淮夷者乃至得以其搜日之是則從軍事擗之田事使人見其不心懼而心喜存若斯矣博局戲不楚詞筮象其有六博分曹并進道相趣筮音察籥音庇注云籥籥博者也以象飾棊投六等行六棊故曰六博曹備也

通其迫也此其歸局交與戰鬪同故以為戎車之喻曰孔博者其之也昔稱博徒之象一擗數萬可不謂其乎徒步卒御騎卒也何言乎無殺蓋以徒御之征淮夷所共周旋於戎車間者其狀如入一大博場而持以決勝成初非日夜飽飽之所能間亦誠哉其無斃矣凡名斯者可據以得烝烝皇皇不吳不撈之實而淮夷之莫敢承亦勢所固然也又安得而不克哉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孔亦愚辭淑善也其人無寇賊殺之心則孔淑因亦卒無變夷猶夏之事是為不逆矣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申言所以孔淑不逆耳式猶俗稱樣兒之謂固者堅持也小雅采芣曰克壯其猶大雅江漢曰王猶允塞猶字皆指軍謀言此章向爾彼稱爾猶謂彼克淮夷之猶也克惟勝之而已獲則必將取之是非得其長而藉其地有不可以已者蓋魯侯之克淮夷多士皆烝烝皇皇不吳不撈其式如獵之有獲焉如戲之有博焉豈惟能克之哉若使魯侯既謀克而即謀獲銳意力圖軍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六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集傳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十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集說曹氏粹中曰傳曰桑黹甘香鴉草響是如鴉食桑黹則其音變而美也○輔氏廣曰凡貢物龜為前列

故先及之
管見水曰泮水林亦曰泮林皆因其在泮宮而例稱之
本草載鷓鴣即幸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鴨鵠目如貓
目少美好而長醜惡據此則取鷓鴣以喻淮夷亦與前指
為羣醜之意合懷我好音懷我使我懷之也鷓鴣惡聲
尤惡是可惡者以食桑黷而易惡聲為好音則亦有可
懷矣懷字从心从景景光也是其心有如夢之頓醒者
然可不謂覺悟哉元龜象齒此所獻之琛也元龜即大
龜易稱元亨傳皆作大亨解則元與六一義禹貢九江
納錫大龜九江在荊州蔡傳云此大龜者所謂國之守
龜也以非可常得故言納錫以重之又禹貢於荆揚二
州並稱厥貢羽毛齒革齒之入貢象以外無聞是荆揚
地產亦有象矣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雖
梁山不注所在本草集解云世傳荆蠻山中有野象皆
青黑亦爾雅之證也但近時絕無古仍有之要非若交

讀詩管見 卷十四 泮水 十九

廣漢南及西域之成羣者大路南金南金不為琛故曰
賂不曰獻元龜一而巴象齒則得雙亦足惟南金數較
多因其賂為大路耳南金即荆揚所謂金三品也見
禹貢淮夷舊屬徐禹貢亦以蠙珠暨魚著稱此殆必有
取以充大賂者以國之所不為貴遂從略云按淮夷
之獻賂當其既來魯侯即於泮宮受之故章首翻彼飛
鵲四句以明自茲以往淮夷之終於孔淑不逆可於物
理觀其通也再此篇總論劉氏謹曰朱子以作泮宮克
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
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
泮宮之季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
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
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
之病鄭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
溢詞也此論極允蓋僖公之克服淮夷如前稱矯矯虎
臣在泮獻誠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未稱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豈得盡作子虛烏有觀耶
春秋不書殆以僖公倚齊極霸主之威得志於淮夷故
不欲以因人成事為國之宏猷偉績耳然又不得竟成
抹煞因借思樂一詩以存之雖有溢詞出自臣子頌禱
之私於義無所妨也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管見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是作頌之本意詩
篇之長更無過於此者故序為之揭其要焉

閔宮有億負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黍稷重穋植穉救麥奮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閔宮 二十

有黍有稷有秬有秠有下土繡禹之緒

集傳閔深閉也查有下
國封於郇也緒業也
管見閔宮有億實實枚枚此謂簡狄之生契坼背而出
其狀有如斯者大戴青史氏之記王后腹之七月就晏
室晏室以產所腹之子指為閔宮於義順億字从人从
血與恤同音可想見坼背而出之狀實實枚枚背象也
背肉厚並不若胸之有乳腹之有膈則見為實實且背
間脊骨為脊上起項下至尻按之凡二十四椎是又可
指為故枚矣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姜嫄帝馨元妃也無
子其次妃為簡狄者以行浴吞燕卵孕契及生坼背而
出當時姜嫄必目擊之夫豈不赫赫哉赫赫驚愕失色
之貌蓋事之僂人特甚與夫人之畏其僂而不勝駭皆
得以赫赫稱不嫌同詞也德指其心之至誠者言故不
回蓋姜嫄雖因簡狄之生子而不免於赫赫而其種祀

讀

經傳以求有子初不慮其亦同於簡狄而或生轉念焉
 以是為其德不曰耳上帝是依依為順徒之義莫尊於
 上帝一似無為姜嫄何而有必如其所求者然言至此
 而其德不曰也究竟乃見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此又言上帝所以處姜嫄者較簡狄為加篤也簡狄
 之生契坼背而出天乎人乎其為災害亦甚矣而姜嫄
 則無災無害焉不寧惟是又復見有彌月不遲者彌月
 終十月也周木紀稱及春孔疏固不謂然不遲即大雅
 生民之言先生如遠是已降之百福降字須合上生字
 一串解后稷自姜嫄生之實由上帝降之者也因是而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穀者人之祿也故百穀稱百祿見
 天保篇且穀之為祿人受之即其福也故百祿又稱百
 福見楚茨篇以此言之上帝之降一后稷者不即為天
 下降之百福也哉黍稷重穋植穠茲麥有下國俾民
 稼穡此即中言所為降之百福也黍稷一類二種粘者
 為黍不粘者為稷與梗稻之類同凡穀之春種者以黍
 稷為首其他或晚種後熟為重或後種先熟為稷皆從
 黍稷以次布之可不待悉舉矣哉麥亦有春種者此於
 本稷重穋之下先着猛穋字而後指言穀麥則是以為
 種者特加分別耳茲穀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然得
 號名又有蠶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著其蠶時始熟
 並於名蠶之意通此皆以八九月種與種秋麥同時
 故他較至秋當對此方種他穀至秋已老此方種也
 有下國集傳指封于郇說不可易說文卷覆也大有餘
 也史記言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於是封
 于郇夫天下大矣天下之民衆矣俾民稼穡則功蓋天
 下此正是奄字實象也其封于郇以有下國固宜為穀
 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鑽禹之緒謂后稷之俾民
 稼穡生既封于郇沒尤配食于社耳稷黍稻秬就配食
 之祭具言黍有食食以黍稷故不及他穀又祭穀神獨
 以稷名命官亦如之因復元稷而次黍也祭有食者亦

讀

有酒食之用黍當如內則六飯之升黃黍白黍不用秬
 秬黑黍以為酒名秬也郊特牲云六飯之升黃黍白黍
 也醴酒醴齊也秬也中有一穀也秬以益齊厚而少
 之出其香泝故曰十獻流于醴酒蓋齊見天官酒正
 五齊之一酒正主五齊三酒其酒材以月令秬稻必齊
 齊之秬粟之糯者糯稷之糯者北人謂粟為小米稷為
 大米則舉大以該小可矣祭法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總之故祀以為稷
 凡社必有稷統稱社者以土穀本合故爾后稷配稷神
 以食於社而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其尊幾同於社矣社
 為后土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以是而言后稷
 之配食於社夫豈不奄有下土哉昔后稷封有帥其子
 不密值夏后太康去稷不務失其官及夏末湯大早七
 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然則湯伐桀之時禹之緒絕
 湯以奄有下土鑽禹之緒於殷都稷亦以奄有下土鑽
 禹之緒於殷社矣商祖契周祖后稷周之正雖在商後
 而後稷之食報於商不存天下而猶之有天下者
 固與契同歷商祀六百而其後又方興未艾也

文武譜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無貳無
 王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葉傳爾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於是王迹始著蓋有
 翦商之漸矣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
 放開宇
 居也
 管見大王為後之追稱加實字者欲以明其不誣耳何
 以不誣居岐之陽是為肇基王迹也雖不為翦商而前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五

商賈由此始在後之追稱為大王者大豈誣哉而實字
 上下意一也至于文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之廟于牧之
 野屈之言至矣之致而至于者命也文武續大王之緒而
 武王實終商而帝其與師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而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
 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
 夫非天命之至哉以為武王無以致之而轉至轉無
 憑以為武王亦有以致之而其至乃必應矣于牧之野
 于往也無貳無虞乃商之旅自白其傾心武王者如此
 正是下文教字注脚蓋取則專一何貳之有亦孰則此
 誠何虞之有其又謂上帝臨女者因武王致天之居而
 命有攸歸故借是以明無貳無虞之所由然耳其意謂
 上帝臨女我而貳女虞安焉是附感上帝虞上帝也其
 敢乎以此而云教商之旅亦信乎其誠矣故當武王于
 牧之野殷遂克其克也而彼教商之旅皆倒兵以戰而
 周師從之則克殷之功莫非其功者故曰克成厥功自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集傳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遠於天子而附於大
 國也上壹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五

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
 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武過差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
 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用騂牲
 集說羣氏謂魯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
 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魯覺未可信也
 管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自成王錫之視前武王之
 封周公于魯其兩界為加廣故上章曰大啟爾宇禮記
 明堂位亦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有制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徐氏言諸侯自
 食田稅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考之周官凡山澤之數
 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太府掌之以待喪紀九
 州之川澤山數職方氏實掌天下之圖而諸侯亦隸
 焉至于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
 豈異恩非可以例觀也孔疏稱田未封人者謂之開田
 此土田上承山川下聯附庸一串說即當作開田魯王

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又前注大司徒云
 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皆有也
 然則魯公之侯于東列加以土田而更使有附庸屬之
 亦與錫之山川附錫而並為異恩矣至僖公為周公之
 孫莊公之子距魯公已十餘世其先周公成王命魯
 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騂
 載張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也義疏王氏曰常晝日月天子建之旂書交
 龍同姓諸侯建之常有十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敷
 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
 蓋用天子之禮而不敢盡同也故此亦只稱龍旂承祀云
 六轡耳耳指其乘大路言周禮太馭職凡馭路以肆
 夏趨以乘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素言工素肆夏則
 路行緩而鸞和之鳴珮工素采齊則路行疾而鸞和之
 鳴數馭者使鸞和之聲與樂聲相應則行趨各得矣即
 無樂之處而鸞和之聲亦與存樂同以此言之豈路者

之六轉其不失驚和之節以有協於肆夏采齊之樂聲
不即隨在以司聽之耳寄之也哉耳有對缺一則不齊
故用重字曰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秋之享祀即
專指魯侯之郊禘言之蓋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見
本章下文至下章稱秋而載嘗牲用白牡是以禘禮祀
周公於太廟也明堂位以為舉於季夏六月不在秋可
禘是詩以正其誤郊禘於享祀為最大非強有力者不
能行是有取於匪解匪解則以我孔熯矣式禮莫愆自
陽夫亦足徵其不忒矣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此春之郊祭也郊祭天稱上帝亦稱后帝曰皇皇者
從日得其象耳天神不可見而日則懸象著明故曰郊
之大報天而主日以稱皇皇由是以推皇祖之皇亦謂
其於昭于天而巳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此享以騂
犧之本意又魯郊以后稷為配同用騂犧魯禘以周公
為主特用白牡則亦有必當分辨者是饗是禋祭神故
之也何以言宜儀禮少牢饋餼曰使女宜祿于五與此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閏宮

詩宜字同魯郊以孟春本從天子祈穀之郊也以宜為
宜祿于則皇皇后帝宏率育之命皇祖后稷軫司壽之
功所稱降福既多者不於茲更得其齊哉周公皇祖亦
其福也此言魯侯之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其春郊之言
舉秋禘而復有事於周公皇祖則亦靡不受其福者信
公之於后稷周公並當以皇祖稱然於后稷則先稱皇
祖於周公則後稱皇祖蓋欲微存世系遠近之辨耳亦
其福也亦其二虛字文用倒裝
作其亦福女看則順而易明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包
載羹遵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
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

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集傳嘗秋祭名福衡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
福衡是也白牡騂剛也周公亦玉禮故不敢與夫武同
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器以受酒也
載切肉也羹火羹鋼羹也火羹大古之羹清黃肉汁不
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鋼羹肉汁之有菜和者盛之
銅器故曰鋼羹大房半體之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鋼特也白牡謂白
特騂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通作綱
管見秋而載嘗嘗秋祭名特指出秋嘗二字者明魯侯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於此秋嘗之時耳不然將言
時祭既若不若天保之稱禴祠黍嘗又不若楚茨之稱以
往黍嘗於義不已疏乎集傳謂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
觸按牛性極順未見其角之觸人如或有之雖施橫木
於角以為偏束之具其力不能勝也攷地官克人掌繫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閏宮

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
之牢芻也亦有偏束之義是必橫木為之與今之圈略同
所謂設其福衡蓋指此又芻之三月一時節氣成秋而
載嘗夏而福衡亦正包有二意一在白牡騂剛騂剛即
指上章騂剛說謂亭周公以白牡雖與享后帝后稷之
騂剛毛色有分而先之設其福衡以為率祭而芻之三
月則白牡與騂剛固可以一視也犧尊將將毛包載羹
遵豆大房萬舞洋洋皆所用以禘祀者明堂位云以禘
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器鬱尊用黃
目此但舉犧尊言者蒙上大白牡騂剛之為犧而際及
之以為有犧牲亦有犧尊可舉以概尊之屬耳將將當
讀資良切音漿將之為言助也尊有中尊犧尊其一矣
他如象尊及山罍之為山尊皆在中尊之列則以是為
助犧尊可也更有將義至灌尊之用黃目特別為上尊以
上尊灌必更得中尊以獻犧尊之於尊為中尊則又以
是為助上尊之灌尊無不可也亦有將義讀音思讀尊

木益為夸。懲猶警飭之謂。舒為楚之與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取非滅也。故僖公以後。猶有舒。蔡舒庸舒。馬之。虜見于春秋。然舒以楚為庇。而僖公之會。齊桓以伐楚。勢能陰拆。楚使屈完於觀師之際。使卒受盟。舒猶可恃。而不恐耶。故由荆及舒。其為懲則俱。懲必矣。於或狄曰。膺於荆。舒曰。懲皆主不戰。而屈人之兵。說故謂莫我敢承耳。承受也。如稱受師受敵者。是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為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崇上。章之。敬辭。而推開之也。蓋前稱熾而皆熾。有時衰故再稱昌而熾。則後之盛不減於初矣。不減於初。為昌而熾。更有加於初。則為昌而大也。大字即前熾字看出。又前敬辭之稱熾而昌者。申之曰。保彼東方。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此特就氣運微之。至本章所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人事也。所以保彼東方者。又齊見為昌而熾。昌而大矣。要之昌而熾。仍是一熾。昌而大。仍是一昌。蓋氣運為人

詩管見 卷十四 閏卷 主

事之主。入事乘氣運之勢。四當相因。而並至也。至擬詞。稱壽而滅者。中之曰。魯邦是常。三壽作朋。如罔如陵。此則有壽而富之意。焉富如富於春秋之富。蓋滅者能壽。既壽則終慮其去日多。而來日少也。是有取於富矣。黃髮台背。泛指壽者言。故曰。壽眉與試。齊相也。試驗也。彼人而黃髮。亦或台背。必資為壽。而滅即。可必其壽。而富矣。以魯侯為壽。而富。因早。不。是黃髮台背之壽者。相與以驗之。夫豈不信也哉。且壽有驗之人者。亦有可驗之也。者如六十曰。耆。亦壽也。其年為耆。而其貌如艾。則六十猶之五十。若以此卜壽。而富。其富非常。則當萬有千歲也。即以此成壽。而滅。其滅亦非常。則當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也。故敬辭之申言壽。而滅者。以三壽作朋。朋為萬數。不啻三壽之積而已。然猶以萬為不足。而以如罔如陵。終之。則非萬有十歲。眉壽無有。害。豈足以益其期。萬壽無疆。則如萬年萬歲。片三乃稱之。此只稱萬壽無

千歲。避天子也。又其壽。但主眉言。曰。眉壽。謂其徵壽於眉而已。並不必有黃髮台背之狀也。而壽之滅。蓋見有。害如晉侯。夢二豎子。亦其一也。他皆類是。無有害正。滅字實際。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曾侯之功。

集解。泰山魯之望也。龜蒙二山名。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淮夷。淮水之國也。春秋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史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魯。境內有。二山。曹氏粹中曰。龜則鄆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為說。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莫不率從。曾侯之功。李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

詩管見 卷十四 閏卷 主

荒者。即。而大之意。張氏彩曰。荒者。經畧。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管見。河。水。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即。泰。山。也。詹。為。卜。而。信。之。之。辭。謂。魯。之。臣。民。以。泰。山。巖。巖。為。魯。之。望。即。以。魯。侯。與。泰。山。齊。觀。於。是。卜。其。保。彼。東。方。魯。邦。是。常。而。有。以。信。假。辭。之。不。誣。耳。奄。覆。也。大。有。餘。也。奄。有。龜。蒙。是。為。泰。山。巖。巖。之。勢。而。魯。侯。之。遂。荒。大。東。其。勢。亦。有。然。者。此。正。上。文。詹。字。之。意。大。東。自。鎬。京。指。魯。言。之。非。自。魯。而。指。魯。東。之。盡。界。說。海。邦。即。謂。淮。夷。也。以。其。濱。海。曰。海。邦。以。其。本。不。盡。界。因。以。至。于。字。別。之。淮。夷。來。同。如。思。樂。幸。章。之。稱。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其。証。已。莫。不。率。從。者。南。夷。也。觀。下。章。可。見。魯。侯。之。功。一。結。歸。美。僖。公。亦。用。以。點。清。上。文。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蔡傳見釋二山名宅居也

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

集說李氏樛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釋即嶧陽也

王氏應麟曰郡縣志虎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

嶧山一名鄒山在

鄒縣南二十二里

管見保有鳧繹保即保彼東方之保指魯侯說徐在淮

夷北與淮夷黨觀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與所由來

久矣徐之東境不濱海故不稱海邦云淮夷為海邦而

徐實宅其北界接於魯魯侯不荒徐宅亦無以至於海

邦而使淮夷來同也其曰淮夷蠻貊者謂淮夷為蠻屬

而比于貊貊狃狃非東南淮夷之所能匹也乃淮夷

北有徐以為外蔽而內又有南夷以爭附之是為蠻而

貊矣然則思樂篇之言征淮夷者曰狃狃東南豈過於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閩宮

矜慎而云然哉及彼南夷由淮夷之蠻而貊者及之也

上章言莫不率從即隱斥南夷故於此章申之莫敢不

諾魯侯是若南夷之率從蓋如此何以言語蓋魯侯之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是以師誅之

也至淮夷而外之南夷不勤民於遠而以威讓之命文

告之辭收之至于布令陳辭而南夷莫敢不諾皆於魯

侯是若焉則賦賂當與淮夷之來師

者接踵而至矣魯侯之功為何如哉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

集傳兒齒齒落更

生細者亦壽徵也

集說劉氏瑾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

其母風姓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

管見天錫公純嘏純全也嘏長也大也嘏兼長與大之

義而始全故以純嘏稱焉如下文言眉壽保魯即長義

又聯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即大義也是為天錫

公純嘏耳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三十

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許

許田也按此雖以常作嘗而謂嘗即薛邑然莊公末年

猶得築臺于此則魯固固有是地其揭言居常無謂也

羊傳謂許田為魯朝宿之邑繫之許者近許也然則單

稱許字與許國混未見其必為許田又許田自桓公時

已入於鄭未嘗復歸于魯此與居常合稱亦何據乎蓋

居常即承上保魯言魯為周公之宇是則居也所謂居

常者若前稱保彼東方魯邦是常是也與同子賜也成

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凡四代之服器

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豈嘗有成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閩宮

王與之而天下或不許之者乎以為可曰許二章云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爾爾

周公也則自魯公而後所得有其山川土田附庸者皆

周公之宇矣其言復者由居常與許觀之則有以復其

廣魯於天下之規模也自三章稱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下皆以此句總束之魯侯燕喜以有功而燕也前特

言魯侯之功正與此相應小雅六月篇吉甫以佐宣王

伐獫狁有功亦稱燕喜其燕曰飲御諸友則知稱燕喜

者皆私燕也故此亦祇及令妻壽母云壽母壽字須活

看謂魯侯有令妻聲姜能因魯侯之燕喜而壽其母成

風耳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即壽

之辭宜者善處之也昔成季之生卜人決其在公之

月而設樂子曰一晴不明者雨也雨而者有志乎民
首也雨云者喜也喜而者有志乎民也其有志乎
民謂何凡以求邦國之有耳處成風當不亦誠以是為
切急而與德公同其與與也故復著其有志乎民如
世宜大矣庶十無得然於羣臣而已至於邦國是存則
其造福為善大故曰况多受祉祉即福也以此是以享
其安為福者漢書食貨志云再公曰平三登曰太平可
知邦國惟存而後安也而其社不外是矣受祉者在邦
國可不謂既多乎哉黃髮兒齒此乃正以享成風也凡
詩中言壽徵者黃髮為通稱兒齒獨見於此其立言之
例蓋以黃髮台昔稱男子
以黃髮兒齒稱婦人耳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
有鳥路寢具頃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讀詩管見 卷十 制信

萬民是若

集傳祖來新廟二山各八尺曰尋路寢正寢也奚斯
公子魚也作番義漢屬地謀章程也曼長碩大也

集說王氏龜麟曰水經注鄒山記曰祖來山在兗州梁
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
陽縣有

新甫山

管見新甫採於山也將用則度之懼枉材取尋以量長
其分寸之間則需尺凡工人皆同之者說文榱方曰榱
於之密比而下孫如公枝之為偃蓋然故曰松栢謂以
松為榱者非也有當讀去聲音又鳥必禡之榱柱下石
也榱屨名焉字从鳥蓋以榱足之屨石如屨耳然則
去榱旁而義蓋著路寢孔碩為廟舉也廟雖有寢也
以路寢稱者路寢為君之止寢居中廟在其左常制不
必能與路寢埒也今廟制之孔碩直可休路寢觀故並

不用如字其文法與上松栢同新廟奕奕新廟謂莊公
之廟以其未久而稱新耳奕奕大貌其大之實象已於
前云路寢孔碩見之矣曰奚斯所作者蓋詩廟已在前
此篇地記亦不必其矣斯之仍舊也孔曼在碩萬民是
若曼長碩大指上祖來之松新甫也松栢言其材若此不
能無借於民力以致之以萬民稱則通國皆在亦役也
而爾時率翕然從事有不見其徵命之擾擾者是為若
矣其若也夫豈奚斯所能得此於萬民哉惟僖公能獲
周公之字則僖公當作莊公之廟萬民之若其以此與
後此篇末二章因僖公及其母成風且父莊公非無
意也春秋於僖公八年書秋七月僖于太廟用致夫人
夫人者成風也成風為莊公之妾僖公舉大禘于太廟
立為夫人則崇其母稱國必糾其父廟蓋一時之並及
者又此篇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如三章但曰周公之
孫莊公之子一若不知莊公以後猶有周公之在位二
年皆然則他日文公之躋僖公由夏父希忘議之而滅

讀詩管見 卷十 制信

文仲繼之亦肇
端於此已矣

商頌

集說陳氏傅良曰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
於魯○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厥宋魯獨
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
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于
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強相吞而春秋
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
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外
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魯之小邾邾
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魯之成國宋魯之
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感也
而皆不得有詩極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
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已蓋事

商頌

有適然而

無足疑者

管見商頌五篇皆為高宗之復興而作說詳各篇序中蓋高宗以前未嘗有所為頌也以為存而亡之者恐不

足

那祀成湯也

管見此頌為湯孫作頌其因祀成湯而先習樂耳習樂之事詳篇中而序只言祀成湯者著其所由來則已不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三

出一人之手非成湯廟祀後便有此那篇中宗廟祀後獨為彼似但篇也且那於湯孫奏假稱緘我思成烈祖於既載清酌稱齊我思成思成云者思烈祖成湯之所為成王業也自非恭默思道之高宗則於其奏假也見為有樂而止雖告以緘我思成而漠然不動即亦於其哉清酌也指為屬酒而止又能自謂齊我思成而灼然不疑

行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集傳那多行樂也烈祖湯也

集說唐氏汝謬曰長樂陳氏曰聖人作草以為執鼓以兆鼓者也描執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案此則奏鼓管之時已先奏執可知矣

管見抄後稱庸鼓萬舞此成湯之大漢也故當其習之

而初集樂人即為數其盛曰倚與那與倚同倚依也謂

其守鼓者依懸舞者依位非因是而於懸間位問為鼓

之舞之者然觀其數則那之為多亦見置我執鼓置始

則也執鼓不起於商其作為大漢之樂而以執鼓先之

則實起自商矣大漢以執鼓先則統舞以擊統聲以執

鼓亦無不可矣奏為作樂之通名鼓不曰擊而曰奏則見

其因鼓而備舉者如後所謂執鼓淵淵嗚嗚管聲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抑於一奏字中已得簡為擇義擇之至

審為簡簡於於奏鼓之先而慎選其人也於鼓若推

之管與磬之皆屬庸鼓而以合於萬舞者其奏之之人

庶不出於簡簡可知行我烈祖所以簡簡之意以為

此奏鼓者即所用以奏假也來假則來響是實藉以行

我烈祖矣夫安得不簡簡也哉按易辭曰飲食行而小

惟曰嘉賓式燕以稱則知此稱行我烈祖明乎聲音之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三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嗚嗚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集傳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

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

管見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集傳解奏假字義是矣但當

言奏樂以假于烈祖與上章緊接不得泛指祖考誦綏

我之我我湯孫也蓋以奏假者奏大漢以假之此為湯

孫所以行我烈祖亦即得為烈祖所以綏我湯孫何以

綏之為其可因是以思成耳夫樂者象成者也大漢之

樂在烈祖成湯之號為成不外是矣於其奏而思之是

思成也思成即守成之本我湯孫不忘烈祖創業之勤

而其卒得永綏民以永綏在位者又豈外是哉執鼓淵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五

管聲之和平特別於概鼓之聲而指之曰依我若瑟而
謂磬者乃不即操堂下之笙磬頌磬而也取諸堂上之
玉磬胡為然哉於赫湯孫於歎赫赫驚於樂以樂
而湯孫即能因視樂以思成故當樂之既謝遂不棄其
歎且驚有如此穆穆厥聲謂爾時之湯孫又存言以
於聲故曰厥聲其見為穆穆者觀大雅稱穆如清風及
國語稱清風戒寒則穆為肅穆穆即肅肅之意也

管見此下皆湯孫飭樂人之言即上所謂穆穆厥聲之
出之恭肅鼓有數萬舞有奕肅指於言周官司勳以王
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勳功
曰勳民功注以廣施於民言賈疏謂六者皆文為業
勳也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周公勳也

管見此下皆湯孫飭樂人之言即上所謂穆穆厥聲之
出之恭肅鼓有數萬舞有奕肅指於言周官司勳以王
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勳功
曰勳民功注以廣施於民言賈疏謂六者皆文為業
勳也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周公勳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五

依我戰鼓之聲則因革之權以立動而激越生焉此不
得以及和平言至管聲依我磬聲則因石之聲以立
寬裕形焉此乃得以和平言矣既和且平依我若瑟
是求之下管矣舞大武都豈不在發揚蹈厲之後而
際其武亂皆坐時乎總之樂記言武亂皆坐謂武舞之
將終如是也而其合於舞之管聲可於此既和且平
我磬聲其概也此言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謂管聲之將
終如是也而其合於管之舞狀亦可於樂記之武亂皆
坐觀其概也再按依我若瑟聲以磬為堂上之玉若瑟
是儀禮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階階東笙磬西而南笙
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階階西南鼓應琴在其東
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
在其南東鼓朝琴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而陽
在在鼓之閒管倚於頌磬西絃注蕩竹也謂笙籥之屬
絃編管繩也以此推之殷周之設樂當同位蕩為管竹
成器則以管名夫堂下之樂有執有管有瑟有琴有
管聲之和平特別於概鼓之聲而指之曰依我若瑟而
謂磬者乃不即操堂下之笙磬頌磬而也取諸堂上之
玉磬胡為然哉於赫湯孫於歎赫赫驚於樂以樂以樂
而湯孫即能因視樂以思成故當樂之既謝遂不棄其
歎且驚有如此穆穆厥聲謂爾時之湯孫又存言以
於聲故曰厥聲其見為穆穆者觀大雅稱穆如清風及
國語稱清風戒寒則穆為肅穆穆即肅肅之意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五

新勞者也據此則庸亦可為功之通稱矣庸鼓之鼓宜活看與孟子今王鼓樂於此及小雅鼓瑟吹笙鼓鐘于宮一劍王者功成作樂是謂庸鼓樂不稱樂而稱鼓猶之舞不稱舞而稱萬意得則文不具亦通說文數解也厭也證以周南服之無數及大雅古之人無數周頌在此無數皆與說文同未聞有盛義也舞以象功王者功在萬國萬民故舞稱萬舞奕即博奕之奕凡奕者之在局中最多誤則亦不可以為有次序之喻矣我有嘉賓嘗據小雅鹿鳴我有嘉賓解之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謂此嘉賓者先為朝之公卿大夫是羣臣也今以致仕而立為太學之三老五更則是羣臣而嘉賓矣其燕之禮見文王世子以用樂言登歌清廟而外又即為之下管象舞大武則由是以推殷之養老其燕之有樂固必用湯之大漢可知亦不夷憚夷平也憚悅也意不能平則不悅平乃悅也蓋湯孫以為今之庸鼓萬舞非烈祖之樂乎將以行我烈祖必其執事有恪也苟或於庸鼓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而志意不齊焉則是有敬以比於慢矣又或於萬舞而行列不正焉則是有奕以疑於亂矣此不惟無以行我烈祖也我國家養老之禮有所奉以為嘉賓者其於修孝養之事必將命有司作大漢以樂之使爾時而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見我有嘉賓亦必以執事之不有恪而不夷憚也又况期於行我烈祖乎哉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將

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朝益恭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斯言也雖不獨指學樂而學樂無外此者執事有恪以用樂之時言如周宮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饋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亦所以懲不恪而使之有恪也然不恪於夙養要非當境之戒戒所能齊故特先以溫恭朝夕教之執事若上所為庸鼓萬舞是已庸鼓而不有數則有恪萬舞而不有奕則有恪對看便明

讀詩管見

卷十四

五

管見前節蕪言先代之樂此則獨注成湯大漢之樂以作結也顧為還自念之辭以為今者顧予之烝嘗以舉祀禮而樂亦同以舉焉蓋由湯為烈祖子以不承其緒屬為湯孫謹以將之者奉而行之毋敢失墜即鞠有以行我烈祖也左職司是樂者其可不由溫恭朝夕以成執事之有恪哉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其聲之所發用昭為訓辭者如此

烈祖祀中宗也

管見此篇非即祀中宗之樂乃因祀中宗而述祀者之能盡志也據篇中所云殆非恭默思道之高宗亦不能當祀而用心若此

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烈祖成湯也秩常申重也集說孔氏頌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

言見嗟嗟烈祖不秩斯祐... 故發其聲以自佐重之曰嗟嗟則其意... 中宗元祀毫有祥桑殺其生於朝一暮六拱中宗問於... 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缺與玉共修德中宗... 從之大修先王之德二日而祥桑枯死夫一報由烈祖... 之成意而物象之災異極除是則有殃以遺後人而其... 受天之祐者固取斯而在矣申錫無疆及南斯所申謂... 引而長之使不已也錫字跟上枯字說無疆本屬地象... 詩中每稱萬壽無疆祝其同於地之久也則知此中錫... 無疆即指中宗之壽言之洪範五福一曰壽可見此錫... 先於此矣爾謂中宗臨以烈祖故得爾中宗也周書言... 多歷年所蓋豫年之大歲在某而以爲所半爾雅大歲... 在甲曰剛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固在... 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 曰元熙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

既載清醑資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
無言時靡有爭緩我眉壽黃耇無疆

集傳吐音和羹味之調節也戒風戒也平醴和也儀禮... 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羹以羹熟爲醴然後行禮... 定和戒平... 宗說何氏楷以醴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石詁遺之一... 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王氏安石曰費與相資考孫... 同

通耳按明水既以酒名或當有法造之使微與酒近亦... 如說文所謂一宿酒之易成者非直水也故元酒曰清... 酌以特以尊盛之與鬱鬯及齊配設不用以裸獻乃只... 言載而心載清醑猶之尊元酒云爾齊我思成資賜也... 言我以清醑共神即似神以清醑資我其資我維何齊... 我以思成也以為聖人制禮反本從朔此清醑者即為... 元酒其當祭必載以示思古而不忘耳夫一酒之成猶... 不得忘其初又况前人之肇造以成玉葉若乎古者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必烈祖成湯之... 所以號為成也亦不可以不思矣大思成即中宗成興之... 本祀中宗者乃於既載清醑而有見於春我思成則亦... 欲踵中宗之後而期於德興也篇末湯孫雖統稱微也... 宗其誰與歸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亦字蒙上既載清醑... 既字來戒戒饗鬯也行禮以羹定爲節不敢後亦當不... 敢先也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則平為和之則矣其反此

者亦有所以用其思耳如高宗說命云云作和美而准
鹽梅是固立相而為此喻言也周書君而衛周公曰其
在大成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則中宗之若
臣亦復成有一德矣夫不可即和奏以思其美之文濟
武假假無言時靡有爭讓本于紅切毛傳訓總陳思越
以嚴遠孔疏云酸謂麻縲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此於
總義有說從之可也凡大祭祀其與事有職司者實繁
六卿為其屬之總其屬又各有徒亦即各為其徒之總
當其王假有廟皆得從在趨除之數以忝其誠是不為
離假乎無言即謂假假者之無言也玉藻列齋進之容
一曰口容止再曰聲容靜又再曰氣容肅只無言二字
可以該之時謂中宗之時爭訟也靡有爭與論語稱無
訟意同於時蓋刑措不用亦誠有如中庸所謂不啻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者故仲祀中宗者思之即得
由祭時廟中之象以想見中宗時境內之象有如此證
我身幸貴為無福二句須一氣讀緩安也我我中宗也

讀詩管見

承上文而言我中宗之綏民至于時靡有爭訟是而天
之於中宗其使之永綏在位者亦遂至于有壽黃者無
疆也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始而於眉徵壽馴而徵其
壽於黃者此在臣子頌禱之私其以萬壽無疆稱者意
願亦期至於是耳是足知前章之言申
錫無疆即以此有壽黃者為無疆也

約軼錯衡八鸞鶴鷄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白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集說嚴氏象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
康年也○疏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
是利
之來
晉見約軼錯衡謂與之以八人肩各其製如此軼音岐
作較與岐並以支則可蒙岐義解軼字義名物兩為

此以此度之今大輅夾施長杆前後各兩端是有歧義
而以軼各其杆每兩端而屬一絛用繩纏合鈎紐為之
則所謂約軼也於當約處有木橫貫兩杆端以勝約者
為衡前後同衡上更各重以衡長倍之則為短杆四分
者衡左右端與衡橫直相錯其稱錯衡者以此由是以
八人肩之其行地於馬之不疾不徐而其節微於鸞也
次曰八鸞鸞鷄以上三句與小雅來苞無異辭惟鸞
作鸞鷄耳鸞鷄以玉珖狀其聲之觸則流鸞鷄以馬珖
狀其聲之鳴而過也義雖小別為八鸞作形容語無
不合者按郊特牲云大路繁縷一就此般祭天之車也
以馬駕之其初之定制取其敬不取其安中宗當眉壽
黃者之年必有難於乘大路者然其嚴恭實畏天命自
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於祭為尤重故郊祀大典必身
親蒞之不使人也則見其約軼錯衡八鸞鷄雖不充
乘大路之繁縷一就然於郊之祭也以假以享則終其
身未嘗不親蒞焉唐氏汝譯曰以心曰假以物曰享我

讀詩管見

受命溥將我亦我中宗也受命受其綏我眉壽黃者無
疆之命也溥為皆助之也將之為物有左右扶掖之意於
綏之神亦皆助之也將之為物有左右扶掖之意於
中宗之祭天而得見其默致百神之溥將若此此所以
准及眉壽黃者猶能從事於以假以享而無或隕越與
自人降康豐年穰穰即謂其祭之受福也故下以來假
來饗申之既云自天降康則其來假來饗者知為昊天
上帝矣上帝因假之而後來假因享之而後來饗故上
文以假以享雖似祀事之統稱正專指郊祀說洪範之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天子之富在百穀百穀之富在康
年是降康即降福矣曰無疆者中宗享國七十有五
此所為中錫無疆也而其以祭受福盡中宗所歷之
無不見為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則是其降康以降福
者實與其壽之中錫無疆而俱長矣故曰降福無疆

願子蒸嘗湯孫之將

管見顧子於帝湯孫之將顧祀中宗者自顧也將以奉
帝與前溥將之將同文而義各見此一句之意以為今
者由緬思中宗之以假以享而還自顧焉無論郊祀也
即以予之蚤嘗論之惟是湯為烈祖子亦以玉承基紹
屬為湯孫當蚤嘗之時謹以將之者恭而行之要敢失
儀也耳正不敢必予祖若考之來假來繫也又况郊祀
禮天子何修而得比於中宗之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繫降福無疆也哉

元鳥祀高宗也

管見祀高宗者即於定廟號之時祀之故特作頌以
明宗有德之意初非正用是為祀高宗之樂歌也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讀詩管見

卷十四 元鳥

四

集傳元鳥也宅居也殷地名古猶昔
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商音謂鳥
卵城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自
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曰朱子語類問元
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地誌必是有此今不
可以闕見不及其具為必無曰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
人稱發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
殷商並稱曰黃氏一正曰宅殷
土者後世所稱而追言於湯也
管見殷土景亳也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加有偃
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按偃師在河洛之間其地最宜
穀故曰芒芒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芒
種稻麥也然稻麥有芒其他黍稷粟豆之屬亦各有芒
特長短不同耳如篇末傳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穀
是河所謂稌者穀也穀為百穀故稌稱百穀殷土芒芒

正可於百祿是何時驗之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正
域彼四方蓋商之亳都即周之洛邑也周禮地官大司
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
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
百物阜安乃建玉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所積
正域彼四方者莫詳於此亦可知周既宅鎬而
尤當洛邑以為東都所由來國權輿於此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 丁孫子

集傳九有九州
也武丁高宗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元鳥

四

集說鄭氏康成曰武丁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
高宗○徐氏常吉曰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
曰孫子也
管見方命厥后方主中央土言月令中央土其帝黃帝
其神后土張氏虛曰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
領四方故稱君小雅甫田曰以社以方大田曰來方禋
祀所謂方者即后土之神也別於東南西北之四方而
渾以方稱所以著中央之神也為后土主於統攝而無所分
屬云爾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是則帝之命厥后者
取諸方神以命之而與后土之為后同也夫豈不奄有
九有哉奄覆也籠蓋包舉之意凡四海之內九州其一
王畿其八侯服也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內九州其一
其山鎮其澤藪其川其浸其利其民其畜其穀其得
其名物數要此九州之所有也中庸稱富有四海之內
以九州為九有蓋言富耳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死後謂契也管仲曰大命允為降而生商則契之受命已為湯矣其諸侯及湯既放桀即位改元十九傳而及武丁武丁以前歷四百四十餘年中間自太甲太戊至武丁統緒之起而而訖桀癸更十七傳通計四百三十餘年而止則商之先後其受命以開後人之丕基者皆武丁孫子而中值前存夏歷厥命之時也豈不殆哉然不殆者夏之衰亡也於桀癸其孫子務自絕先後如之何商之復興在於武丁其孫子能自為先後實有賴也凡孫又生子則以孫子稱雖至百世皆可通與詩中稱曾孫者一例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禘是承

集傳武王湯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禘黍稷也承奉也

讀詩管見

卷十 元鳥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之案感惟黍稷平糝字从米故知是黍稷也○嚴氏祭曰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而言之也
管見有武功者曰武王武湯是已今武丁孫子之為武如後殷武篇云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族有載其所湯孫之緒夫非其功之最著者乎此而亦以武王加之初不覺武湯之號武能勝武下之號武也適稱之意龍旂十乘指諸侯來朝說周之親禮侯氏神冕乘墨也龍旂孤獨乃朝此足以借證矣鄭氏康成曰十乘者子孫之謂也周之大國按郊特牲云天子存王之後循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據封夏殷之後言之右所前為夏稱王更前為虞則稷帝於二子之義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又各以其屬屬于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集傳此篇肇開也
管見邦畿千里殷土也湯之先以八遷而始都此湯之後以遷而何都此故曰維民所止再維與稱係稱屬

讀詩管見

卷十 元鳥

一義蓋謂彼四海肇域肇邦畿之封域也猶是殷上而武丁之後與與與與之創垂垂統功是稱肇域如二章言前之先王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固實謂武湯之正域也曰亦其先王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固實謂武湯之孫子也承先王之受命以續緒於武湯既若前有夏歷年中遷於宋之當以不替而勿替則惟武丁之武王靡不勝亦即湯之當以不替而勿替則惟武丁之武有九章也故曰殷天下之大勢曰正域彼四海此言武丁之受命至先王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固實謂武湯之盡界曰殷天下之大勢曰正域彼四海此言武湯之復遷于宋也頌曰殷天下之大勢曰正域彼四海此言于彼曰武丁之受命至先王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固實謂武湯之其居千里外之邦畿為甚遠非第宅是殷上以為邦畿則難也

解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集說毛氏萇曰有城契母也。孔氏穎達曰有城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城契母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馬。

管見哲為明知之稱濬與書言濬川濬畎濬之濬同義取於開導也有以開導天下之顛蒙而生其明知是為濬哲濬哲維商猶云濬哲維契耳契封於商而其後既王國號仍曰商則稱商即稱契也虞書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夫司徒之職不親外乎敷教而其為百姓敷教者即能為百姓濬哲則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長發

五

莫大焉長發其祥發字須以生商生字為本如前篇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即其祥之始生也由生以推其發在相土亦既發矣久之而有湯之易侯而王至于又久則武丁復興是大禘之祭主也時則轉商之既衰為殷之初盛由此觀之則其祥之徵於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者前之生既不偶而後之發亦未艾可不謂長乎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此言禹之濬川濬畎濬以平水土雖云丞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其有憂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猶夫昏墊之災也則重賴有契之敷教以助之其濬哲亦與禹之濬川濬畎濬同矣凡穀食皆有芒詳見前篇洪水治而百穀成熟則不見為揚揚蕩蕩浩浩也惟見其芒芒而已禹貢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所以辨九州而定其方也觀周禮夏官三百有主辨九州之圖地者稱職方氏其所屬又從稱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則九州之以方名亦足証已外九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長發

五

州之外也虞書益稷篇禹曰于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是即所為敷下土方之事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傳云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孔疏言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則是五長之國皆得以大國目之錢氏總有曰五長內布中國之政教外通蕃夷之職貢則以捍中國撫蕃夷為職也所謂大國是疆者其概當不外此疆為竟界掌守其竟界亦曰疆也幅當與副之音福者義同副也到也裂也故亦音逼而與劈副字通據此以推幅為布帛之幅可剖判而裂之亦具副義則亦未嘗不得與副音逼者並通於劈副也隕一作殞殞也昔簡狄生契坼背而出背坼則其剖判而裂之直可作幅觀矣契以是生而簡狄遂以是歿故著其歿之狀曰幅隕既長云者自契為司徒之時而轉計之則簡狄之因坼背以歿其日為已久耳將送也須項上隕字立解今俗每以隕身為送命則此將之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集傳元王契也元者深微之稱或曰以元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達通也率循越過也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

詩經

卷十四

五

六言之邦... 百外曉然於五子之教而不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卷十四 五

讀詩

卷十四

五

然如黃言東漸于海...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 卷十四 五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長發

五

明威不敵故用元祉胎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是已然湯之放桀自桀之初立計之當商主矣桀立桀之享國後共五十二歲而湯之距生時則歷八十歲矣以此請罪有夏之舉夫豈不遲而又遲哉回思湯之不遲也夫桀命而湯之不以胎假將帝命而不知其罪也上帝是祗也何以言之為桀雖不德而於夏之末造既立為天子以臨御天下是即帝命式于九圍也湯之心以為如是則未嘗度帝命之在已而獨遠於天命之在桀也故其聖敬日躋志欲終事桀而其不自致其不遠也此其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夫非與所不順之謂備乎惟順乃天之物特借以為臨御之

記其年其訓法者常易為一義國語王者規方千里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周官大司徒之職制其畿疆而辨溝之口堤曰疆曰封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猶傳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流旒之旒者也係荷競強綏緩也優優寬裕之意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長發

五

管見其言受小球大球及下言受小共大共皆謂湯為紂伯時也受二球本紂湯征諸侯萬伯不祀湯始征之紂禮也湯禮也紂朝各執其圭瑞圭瑞即五王也可以

不震不動不難不鍊百禄是德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受文辭統為剛之德則鍊為柔之德矣蓋鍊字从宗音... 求於人必先下之則欲取亦不能六之意豈更存過此... 康正並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傳... 云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 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疆弗友... 者疆梗不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 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 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而無所事乎矯拂無... 為而治是也疆弗友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 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 正直之月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無世酬物因時制... 宜三德又朋陽以陰之陰以統之統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若孟如此孟子言湯執中... 仲也言王德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其有合於洪範之八... 詩詩管見 卷十四 長 庚 五

當從雷借意動亦從周借意書金縢云天其雷電以風

讀詩管見 卷十四

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難恐柔懼也... 管見周書無逸言文王不耽於遊可以庶邦惟正之... 供傳云文王為方伯所統率諸侯而供春秋貢於帝... 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 舊矣以此推之湯為夏方伯當有受庶邦之常供者庶... 邦兼小大言供通作共故曰受小共大共也為下國駿... 驪駿為善馬之名龐依齊詩作驪董氏說可以但與駿... 字聯稱則雖省去偏旁亦得又字典無驪字獨有驪字... 蓋省偏旁則作龐不省偏旁則作驪耳玉篇驪馬黑... 毛也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而鬣黑然則此稱駿龐即... 駱謂夏尚黑故馬黑而鬣黑而鬣黑然則此稱駿龐即... 夏后氏所尚之駱馬黑鬣也駿龐之馬色為夏所尚在... 當時之諸侯朝王必皆用是以行享者致周之觀禮三... 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 隨之卓猶特也一馬特上九馬繼也是蓋自夏以來... 之行享其馬數同然七馬功於人此臣事其君之... 衆諸侯之統於王亦出於此象為宜至方伯為諸侯... 之長而或率其諸侯以朝則觀於觀禮之行享匹馬卓... 上九馬隨之不充然其象哉按隨者九馬與九圍數... 亦合是可知前稱為下國綴旒謂湯之事樂有以維諸... 侯之外此稱為下國綴旒又謂湯之事樂有以維諸... 侯之入觀也繼見帝命於九圍之在祭而祗而不違... 乎何天之龍龍即謂其行天而降而休徵見於兩陽... 煥寒風而雨為霖以水為主穀之本故又抽出言之將... 龍字看實乃正與章末百禄是德相應敷奏其勇不震... 不動不難不鍊敷布也陳也以政施於民與以秦達於... 君皆得稱之可即虞書敷奏以言為証湯為夏方伯得... 專征伐固賴其勇以行之矣有常用師則先舉以入告... 是為敷奏史記殷本紀湯曰吾甚武則敷奏之時其心... 當從雷借意動亦從周借意書金縢云天其雷電以風

詩

詩管見

卷十四

五

禾實個大木斯投那人大恐是足想見用師而民擾其
 震動之勢也若湯師所至歸市者不止耕者不鋤則
 何震動之有又小雅小旻云不敢暴虎不耽馮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地此則喻言懸殊者之畏敵終莫敢於用
 師也而湯師之初征自葛卒至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則何懸殊之有不自葛卒至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疎與前不疎不柔同用則是湯之數秦其勇亦復於此
 歟政優優無所妨也以故感召祥和於彼既統見為何
 天之休者可徵諸百祿是遺於此又特見為何天之龍
 者亦可徵諸百祿是遺於此又特見為何天之龍
 亦處荆棘也馬顧安循不穀用成者每有以難百祿是
 避百祿是也哉為百祿賦納總注未全曰總注是
 章總字同也其獲宜按史載湯有天下之後大旱七年
 向每用是為疑如孔子作易傳並稱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心武王之伐桀也春秋傳言周飢克殷而年豐
 周頌告成八武言綏萬邦屢豐年何以湯之先武而代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藥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

藥

詩

詩管見

卷十四

五

集傳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過苞本也
 藥生萌也三則夏藥藥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
 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姓湯既受命載旆乘
 鉞以征不載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
 用師之
 序如
 集說孔氏穎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恩數之已
 姓也顧與昆
 吾皆已姓也
 管見武王載旆當訓始殷尚白蓋自是而始以大白
 之旆為表也旆為所統之通稱曰載則包有勇色之意
 不必著其色可矣有虔秉鉞誓師也即指商書湯誓言
 之蓋武王載旆以伐夏桀為主韋顧昆吾特為其同惡
 而師之及之故此詩稱苞有三藥猶用帶鉞而湯誓則
 從略也按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云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乃謂之有虔至其末云爾不從
 誓言予則予戮汝罔有攸救此則所由以秉鉞也蓋鉞
 用以誅于誓師必秉之觀周之牧誓亦稱王左伏黃鉞
 可見如大烈烈則莫我敢曷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小雅
 秦苗曰烈烈征師則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固宜以此
 狀之莫我敢曷易從集傳通過為得言韋顧昆吾之黨
 夏藥皆藥之至為攸援或謂此如火烈烈者之猶可撲
 滅也苞有三藥有字當讀去聲同又易否之辭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藥以桑本極深固雖歲加霜伐恒不死故
 乘以苞藥解是詩苞字當據此夏祀四百自始與以來
 更十六年而傳於桀桀生最有能中鉞索鐵既踐位
 韋氏顧氏昆吾氏祝融在帝嘗時為火正則其後之在
 夏而黨桀者以三藥目之是謂祝融之肆耶作與桀同
 本看則非左傳稱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注
 夏肆祀也肆餘也是斬而復生之餘也與此藥字一意

物生出口遂漢書郊祀歌青陽開動根莖以遂月令季
春之月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遂與達義相近
其兩稱者一主苞言一主藥言耳何以莫遂莫達苞與
葉之不絕加以火之烈烈則生意必盡也九有有截此
句是本章結語蓋必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因之而後可
云九有有截也作者用倒裝此文法之變耳九有與九
圍雖同是九州之別名然前言桀之未失天下則稱九
圍此言湯之初得天下則稱九有圍字虛明乎諸侯皆
昨桀獨撫其地城之封溝有字實明乎諸侯歸湯得
納其地貢之財物也又前元鳥稱奄有九有此稱九有
有截皆就湯之初得天下說而意亦相足蓋奄義為覆
蓋已見中圖之悉歸統駁至截義為整齊則並見蒼夷
之無敢侵踰矣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雖紀當時用師之
序然中間只着一伐字而兩句語勢復湊迫言下正得
想見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

讀詩管見

卷十四

夏發

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
阿衡實方右商王

集傳葉世業危也允也天子指湯也

卿士則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伊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管見葉字中世則有世義可知論語注三十年為一

世商自主癸堯湯嗣位遷于亳歷三十年而崩是為一

世得以葉稱中葉即謂此三十年之中耳有震且業指

紂因湯小夏臺言之史載湯嗣主癸八年是時田者張

網四面合圍以珍天物於是湯出田命去三面曰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仁及禽獸況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

和之名之因於夏臺此其威怒殊甚故曰有震震

音言其如雲如雷也湯當此際方且不勝其業矣業即
統統業業之業蓋懼囚之於夏臺將遂殺之於夏臺也
其卒釋之使復為諸侯猶不敢料又豈敢料後之必為
天子哉允也天子猶稱三者不死之意風後桀奔南巢
轉以不遂殺湯於夏臺而悔之初不知天既生湯又復
生伊尹非偶然也因更指出佐命之臣為其真主之有
天命者作宗證焉曰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降如維嶽降神之降以其生言子同與齊也高宗稱夢
帝賚子良弼亦此意小雅言皇父卿士左傳言鄭武公
莊公為平王卿士此在周為六卿之都官任最尊蓋本
殷之官制固然實為虛之對兩實字正相應謂伊尹之
為卿士核其阿衡之號為不虛正以核其左右商王之
以為不虛其左右之實如何蓋湯之先囚於夏臺而
得釋及後之造攻自鳴條而遂以玉若皆伊尹之左右
之此亦足徵其實維阿衡矣按本篇之大端高宗為之
祭至首章曰濟哲維商長發其祥一長字已自契後三

讀詩管見

卷十四

長發

室

十餘君而歸到高宗至篇中詳叙湯之代夏為天子末
復結出伊尹阿衡其意蓋欲陰美高宗之能得傅說耳
晉高宗恭默思道夢帝以良弼賚之名曰說俾以形旁
求得諸傅歲之野因即以傳說名爰立作相而置諸其
左右此與湯之於伊尹
若不前後相類也哉

殷武祀高宗也

管見元鳥殷武之祀高宗並於定廟統之時祀之其作

須以明宗有德之意者有此二篇蓋不有元鳥則於高

宗元世之統不著不有殷武則亦於高宗及身之業未

詳也必合觀而義乃備又殷武六章前五章皆就元鳥

所祀者為之發明至末章涉彼景山乃復

正言祀高宗以作結是亦前元鳥所未及也

撞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夏荆之旅有截

其所湯孫之緒

樂傳殷武殷王之武也

樂傳殷武殷王之武也。李氏博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時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世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

管見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捷字當一讀，觀其書捷以記之。乃周官閭胥掌其捷罰之事，皆謂朴也。於彼殷武而口捷者，若賈誼過秦論云：執楯以禦，咎天下此義可借。其按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蓋用師之逆，剪滅之則為殛，威震之則為捷。耳商自盤庚嗣立，已改國號曰殷，高宗承其後而有武功，故特稱殷武。與元鳥之誓，受命一例。又高宗之德，與以武為音，而亦不獨武也。六木篇二章，以後不皆以武言，則宜用彼字以別之。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李五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李氏頌達曰：氏羌之種，漢氏仍存，其在秦隴之

詩經

卷十

殷武

民而諸侯之職舉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

自中古唐虞始是亦蓋會天命實然有不得不奉若

詩經

卷十

文

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

仍歸到極極非解言之泉陶漢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其得威震南鄉者似之濯濯厥靈從時兩取象高宗之
赤貌公羊傳注電謂之雷光則其稱赫赫若謂雷電皆
至也惟下聲字專屬雷與月令雷乃發聲倒看猶之濯
濯謂雨亦包得有雲在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起疾
者即日雨風土記仲夏六月雨為濯枝雨又夏時大雨
時行以此論之則雲與雨皆可以濯言其雲之疾與雨
雨者即可謂風靈雨既零證之壽考且寧稱上翼翼二
字來蓋敬則無逸亦惟莊敬則日強周書稱高宗不耽
荒寧乃正其所以壽考且寧也以保我後生跟上下赫
厥聲濯濯厥靈二句來蓋高宗之威震南鄉膏澤下民
實有以長保無患也又堂獨壽考且寧得共倚其享國
之安治哉
五十九年

續詩管見

卷十四

殷武

充

步彼景山松柏九丸是斷是遷方跡是虔松栢
有榭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集傳景山名商所都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
之神也此蓋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
集說徐氏常吉曰斷是斷之於景山之上遷是遷之於
造作之所。劉氏瑾曰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
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凡有功
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
其一也
管見魯頌閟宮之卒章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碩
大即指祖來之松新甫之柏言其材若此必資民力以
致之而爾時則萬民是若若者順也惟順則易固將不
覺其孔曼且碩矣至商頌此篇稱陟彼景山松柏九丸

續

詩管見

卷十四

殷武

充

年

按九丸為喻言即包有萬民是若之意蓋陟景山而取
松栢亦當孔曼且碩也乃斷而遷之其民之視此松栢
直若物之圓而易轉者然則以為九丸耳故下言是斷
是遷兩是字即頂上九丸說此非萬民是若之靡不順
何以其易至此哉方跡是虔跡削也虔敬也其跡之
加方明於其上必方明若木也方四尺彼實奉以為神則
如先之跡之有必虔矣此將立廟而其跡者之致虔有
比而夫復何以加諸松栢有榭說文榭方曰榭之容
者非也又說文云榭木長也與松栢聯言當如今榭之
四隅有木橫出以為之爪者旅楹有閑旅同聲脊骨各
脊骨為背所夾彼楹之有牆壁以左右合弁者則以旅
楹稱為閑為防義謂閑也此設於檐下之階際在旅楹
之外寢成孔安安妥也所以妥其靈亦安
者不遷也其為百世不遷之廟亦並見焉

商頌十四卷終

〔清〕李詒經撰

詩經蠹簡四卷

清單偉志慎思堂刻本

李五星先生著

詩經蠹簡

慎思堂藏板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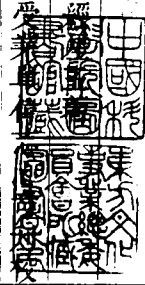
石柯先生撰

族子經字五星少孤與弟綸賈以養母其父門人王
 寧焯勸之學始從余學詩受唐人主客圖及六家詩
 抄苦吟數歲輒能工性孤僻喜孟郊賈島為人而詩
 肖之比余游粵歸經業益進六經而外儒家之書旁
 及二氏靡不窺暇好邵子之學於人借皇極經世手
 錄之不務矯飾少言論唯寄興於詩故詩益富余嘗
 擬從游數子為後四靈今宋四靈不足擬經以所蓄
 者厚也經羸弱端坐竟日無情容接物和易人愛敬
 傳

之與弟綸友愛糟糠不給相對怡怡經族兄夢錫先
 生之仲子

詩經彙簡

高密李詒



國風

周南

此及召南共二十五篇雖非出自一手皆是明文王之德化或就此事說或就彼事說或本人自己所作或他人借以立言條條件件各不相同篇篇章章體製迥殊而按其作之之意未嘗不同歸一致也學者若能熟復精思融會貫通直可作一篇文王行狀讀也 孔子謂不為周南召

詩經彙簡

卷一 國風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固以其所言切近亦以其詩有善無惡篇篇皆可興起其善心而前進無己耳

關雎

此卽后妃之德以明文王之德也就后妃直贊其德不妙故就文王求之說首節先言其可求以發端次節言求而未得以作開三章言求而得之以作合文有用議論體者首章是也有用敘述體者二三章是也以下俱可類推與有稍帶比意者此章是也亦有不帶比意者下兩章是也亦可類推關關妙不用以說其情而用以形其聲耳 通篇無句不是贊后妃之德而實指其德處祇窈窕二字而

已餘皆以文王之憂樂虛贊之窈窕者幽深玄遠之謂卽衣錦尚絅之意以窈窕配文王之穆穆眞真是好述也君子好述言天之下地之上祇有此女足爲君子之好述此二句下兩章未得之憂旣得之樂已經虛含在內了寤寐求之五句俱是指文王說言其應當如是也下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亦然 或疑文王大聖乃爲一女子如此憂樂何殊於常人不知常人是爲色而然文王是爲德而然心中的種子一差便天淵之別矣孔子曰好德如好色此卽其眞形耳 夫婦胥合文王不得后妃與半邊聖人無異矣再者齊家爲治平之本而此治平爲更難不得

詩經彙簡

卷一 國風

二

后妃則治外治內並謀兼營大是棘手旣得后妃則無須齊家而治平之本自立文王而不爲天下國家計則已文王而爲天下國家計則當夫未得旣得之時其憂其樂焉能不至於此極哉 以輾轉反側四字形容徹夜不寐極編委却極工妙後人再不會如此寫法亦再不會如此煉法 琴瑟友之不過寫其好合之情然而文王與后妃之盛德俱可卽此而見矣 此不可知誰人所作其中所言憂樂等項情事不可看滯了謂之有所傳聞也可謂之想當然耳亦可大概詩人作詩直說其意皆嫌無味旣不直說其意則必生發意匠幻化情景以說之此等乃其生發

幻化之意匠情景耳豈可鑿以求之乎以後俱可類推

葛覃

此卽后妃之節儉以明文王之德化 此篇全用敘述體說后妃節儉說其衣澣濯之衣耳以直說不妙故如此說法耳此篇以害澣句爲主因澣濯推出服之來因服之推出爲稀裕來因爲稀裕推出刈漢來又推出采葛來因采葛推出見黃鳥之驚飛集鳴來此是一篇之層疊 因澣衣推出言歸來因言歸推出告師氏來此是一章之層疊采葛刈漢告師歸寧等皆烏有之事乃憑空結撰幻化出如許情事代后妃立言耳若認做后妃自作全失其妙

詩經靈簡

卷一 國風

三

代人立言詩中慣用此法皆可類推後不盡批 寫葛生之盛不說葛而說黃鳥且不但渾說黃鳥而已又說其飛又說其集又說其鳴令千載下讀之之人皆如采葛者親見其形親聞其聲者然用筆之妙匠物之工真堪與化工競能也服之無斃渾含其辭生起下章此所謂引法也衣澣濯必就歸寧說者見歸寧且然則平居不待言矣此所謂加倍法

卷耳

此卽后妃之忠誠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直贊其忠誠不妙故就其思念君子說之舉一事以概其餘也通篇是比

而開以賦句四章十六句有千言萬語不能說盡之情思

其憂思之切情味之長莫之與並 首章不曰思之之情如何篤而曰無心采卷耳下三節不曰欲往省之不可得而曰登陟而馬疾僕病等托興之妙不可思議 不盈項筐下本應直接置彼周行句却將嗟我懷人句着在中閒一隔便令人反覆諷咏越嚼越有味矣唐人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洋二句平時歎爲絕調及與此詩對看亦不能不覺其淺薄 首章爲一氣下三章爲一氣二章三章作開四章作合 陟彼崔嵬與上章語斷而意連言懷之之切如此不得不往省之 高岡高於崔嵬玄黃甚於虺

詩經靈簡

卷一 國風

四

隕傷甚於懷然病者惟馬而且馬病尙輕故尙可酌以解憂迨至馬瘡僕痛則寸步難進必不能往省矣故曰云何吁矣 云何吁矣雖已結住尙似有無限話說未會說畢者然奇極

樛木

此卽民人稱願之詞以明文王之德化 三章作三人之言講卽三人以概眾人也君子二句指文王說爲是不須委曲講解當拋却序說直作眾民樂文王之德講福履綏之謂天當令有天下也 凡各章畧換幾字以叶韻者乃反覆咏歎以盡其情致耳故有有淺深者亦有無淺深者

無甚關係故不盡批也

螽斯

此卽侍御者贊后妃達下以明文王之德化直贊后妃
達下不妙故託螽斯以立言上兩句言眾妾之獲進御者
如螽斯下兩句直指后妃說乃上比下賦之體耳 螽斯
曰羽則說說薨薨揖揖似當皆以聲音而有大小之殊耳
振振謂振興不已也繩繩謂相續不斷也螿螿謂如物之
紛紛起螿也 此以后妃不妬忌爲主却祇說進御者多
便應該子孫繁庶不妬忌意到底一字不提筆法奇極
沒頭沒緒突下螽斯二語旋即以宜爾二句接着說后妃

詩經箋簡

卷一 國風

五

桃夭

此卽之子之宜室家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直說文王
后妃之能化不妙故但就之子被化以立言以下俱可類
推不盡批也三章桃夭作三時說之之子却不止三個人
蓋言凡此三時于歸之女子無不宜其室家也言外見所
以皆能如此者以其被文王后妃之化耳贊文王后妃之
化是作詩之正意贊之子是行文之託興乃詳言其所託
興而正意却於言外見之筆法奇極

兔置

此卽兔置之賢以明文王之德化筆法與上章同妙但
男女各別耳株施遠林及干城好仇腹心俱是一層深於
一層也 三章是三個入以三人概眾人以兔置概不兔
置者文王之化就兔置說是用降等加倍之法也

采芣

此卽婦女之采芣苢以明文王之德化祇就采芣苢之
婦人畫出一幅太平無事安居樂業的景象來以形文王
之德化真是化工之筆 通篇三章十二句共計四十八
個字其實祇十四個字耳却能以此十四個字將六層景
象寫得詳盡無餘而且莫不入微入畫真乃絕世佳構豈
是鄉村內挑采婦女所能作者乎采有撮持裙襖六字一
層深於一層如何煉來卽芣苢之多亦可見物產之盛也

詩經箋簡

卷一 國風

六

漢廣

此卽漢女之不可求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 欲寫女
子之不可求不得不說男子之求之行文之法必應如是
若疑文王之化單及女子而不及男子豈可與言詩哉
以興作首以比作尾比與別樣而文境更空靈情韻更潤
承 三章層層加倍說首章是知其不可求而不求下兩
章求秣其馬駒而不得是加一倍說馬是之子所乘不得

秣可也駒隨其母與之子無涉而亦不得秣此又是加一倍說 不可求是自己戒禁之詞謂不可去求之也秣馬秣駒亦是自己心裏打算非真會去秣而見拒於漢女漢之四句首章是從上順下下兩章是從上折轉文勢雖然不同而妙處却是一樣以秣馬秣駒寫其愛好之情唐詩中見之屢屢皆原本於此也

汝墳

此卽行役者之婦人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 上二章一開一闔寫自己之情末章設喻頓轉慰藉其夫之情伐條枚條肆者記其相思得見之時也不必定是自己親伐詩經蠹簡 卷一 國風 七 作見人伐說亦可也 怒如調饑比喻妙極思人之情急與思食無異也 遐棄謂死亡也不我遐棄傳喜幸之情狀活現上章調饑正是恐遐棄所以乍見其歸此語便衝口而出矣 末章四句乃用三個比喻奇極 久從征役形容必應改變看魴魚二句是那樣的憐惜德化被久自曉大義看雖則二句是那樣的慰藉 此章看上兩句紂之政治可想看下兩句文王之政治可想此四語不用作男子之語而用作婦女之語亦是用加倍筆法也 父母孔邇是感恩無極之語此固由於平日之沐德澤想必行役之時文王亦更有以處置之也

麟趾

此卽公子之仁厚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先說麟趾仁厚再說公子之仁厚似之然後歎息着說世皆以麟見爲祥瑞那裏知道這些公子便是一羣祥麟耳 贊公子仁厚却拉了麟來說意匠奇極突然下麟之趾三字又突然以振振公子承之又突然以于嗟麟兮結之行文又奇極

詩經蠹簡

卷一 國風

八

召南

鵲巢

此卽之子之堪爲夫人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贊夫人之德就于歸之時說與贊后妃之德就求之之時說命意一樣以鳩無德而居鵲巢與之子有德宜以百兩御之爲諸侯之夫人也御與百兩作兩層講言之子之德不但宜以尋常之禮御之宜以百兩御之也不實說其德如何而以宜御虛寫之用筆之妙與關雎以文王之憂樂寫后妃之德一樣后妃之德是窈窕之德之子之德由於后妃之化料想亦是窈窕之德然其窈窕雖同而亦不能無異也后妃是性之之窈窕之子是反之之窈窕也御就男家說將就女家說成合兩家說御就去時說將就回時說成就回到家時說兩頭一脚而一線串成之格局也

采蘋

此卽諸侯夫人奉祭祀之敬謹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上兩章就采蘋之時言其敬謹末章就祭祀之時言其敬謹采蘋亦是幻化之意匠不必定有其事也上兩章一彼一此相對末一章一上一下相對用之兩聯非述其口中之言也述其心中之念也可謂微不至說其人如何敬謹而說其被如何形象筆法奇妙 憧憧形其薦蘩豆

詩經靈簡

卷一 國風

九

奉脯醢等項惶悚趨走之情狀也祁祁形其祭畢而歸舒氣解顏之情狀也以祁祁反襯而憧憧之精神益顯上聯與上兩章虛實先後相對此聯與上兩章首尾起結相對公事公宮在公還歸層次井然

草蟲

此卽婦人思念君子行役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其夫之爲大夫與否無明文也 此篇思念之真誠與卷耳一類其憂危慮患之深切又與汝墳一類 首章就在家時說二章三章就在外時說言其無時無處而不心在君子也正文是未見以下五句嘔嘔二句無關緊要亦必寫得活現可見古人著作但凡下筆未有不全力注之者也亦既見靚還是虛說蓋言縱得常通音信不能解憂必須見靚心方得降也 降猶俗語所謂放下心去也夷謂心平氣和也蓋未見之時千思萬慮放心不下乍得相見心纔放下憂危之時固不能平卽歡喜之極亦不能平以說次降以夷次說體會入微三則字俱作幾字講

采蘋

此卽季女之奠宗室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當從毛鄭婚禮教成之祭講贊季女齊敬就教成之祭說卽一事以概其生平也通身十二句以末兩句爲主以前十句爲階

詩經靈簡

卷一 國風

十

級上五聯皆用一詞而末了二句各加變換以爲五聯之歸宿音調天然 上五聯絕不指明其人又絕不見齋字的影直至末了方纔一句全點出來通體明亮結構絕妙

甘棠

此卽南國之思召伯以明文王之德化也贊召伯不就當時稱之者說却就後人思之者說說思之又直就召伯說却就愛護甘棠說是加多少倍用筆也 每章三句上兩句戒其勿傷下一句明其所以戒之之故 一章十二個字而情味之長千回萬回咽之不盡若將召伯淪肌浹髓之德政條條畫出者然奇極矣妙極矣 須知此詩之妙全是末句安插的好若將此句着在首句之下次句之上則開首既無突兀之勢末了亦那得淵永不盡之情致乎 敢輕於伐拜又輕於敗以退爲加倍之法也

行露

此卽守禮拒婚以致速訟之女子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蓋詩人托爲女子父母之言非出自女子之口也 其情事雖無可考然細玩其辭意必非無端而速獄訟豈嘗通媒約未行六禮另字他家以致然與 首章言其平素守身之嚴謹以見不可以非禮相干下雨章明其獄訟之沒情理而決絕以拒之 首章爲比下雨章爲興豈不二

詩經彙簡

卷一 國風

十一

句言他人豈不有夙夜出行者而此女却謂行多露而不然也謂行句跌下誰謂其勢甚緊四誰謂俱作誰料講不料其無角牙而穿屋墻無室家之禮而速獄訟也承上作轉捷疾異常警策異常 先將室家不足句駁之然後以亦不女從句拒絕之聲色畢現此兩句俱先用雖速句頓跌之分外出色 此篇詞嚴義正固由於被化而然亦以其性情之剛決耳

羔羊

此卽在位之節儉正直以明文王之德化也三章指三人說舉三人以概其餘也說衣服說容儀而所以說衣服說容儀之故却一字不肯說破妙不可言 以上二句形其節儉人人一目了然以下句形其正直須犯思索蓋心中有私欲者不能委蛇心中有欠缺者亦不能委蛇反是以觀其正直可知矣首章與末章下二句顛倒相對次章與末章末一句顛倒相對此無意義不過換韻重言以盡其贊歎之致耳然其反覆配對之法亦不可輕心掉過也

殷其雷

此又卽婦人思念君子行役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此與草蟲題目一樣而命意各別彼是懼其顛危此是念其勞苦蓋緣其所役不同故情思殊致耳 因在家聞雷

詩經彙簡

卷一 國風

十一

而念君子行役世與中之帶賦意者也後可類推 首二句興起正意中二句念其行役末二句望其還家意思極尋常然寫的雷如履其地而聞其聲人如見其形而聞其語則絕不尋常矣此所以修詞行文不可不專心致志以用功也 殷其二句勢極寬緩何斯一接迅速捷疾有令人驚心動迫之致振振二句則引領極望長聲注念矣一章六句而文勢三變其視率然命筆一氣直下者何啻天淵也 何斯句句法與論語斯焉取斯畧同豈夫子亦嘗字比句擬以學人乎 山陽山側山下雷不一聞而思無二致其情之專篤可見矣

詩經蠹簡 卷一 國風 三

標有梅

此述有識者諷其國人婚姻及時之語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不惟非女子之自言並非其父母之言乃諷者之口氣耳而且諷者是向男家說話並非向女家說話也 三章為三人之言婚姻以在春季為及時諷者之意蓋以春季將盡迫其家長速為完婚耳乃不就時日說而以梅落為詞更有景色更有情致詩之不同於文者於此等處看之求諷者自求之也我請我國人也庶士謂通國當婚娶之士也 標七標三謂此樹七彼樹三也是已然之事項僅暨之謂樹樹皆然也是將然之辭言就婚嫁說今就

時日說皆謂春季也謂之謂造媒約說合也總承吉今說

小星

此即諸侯妾御之安命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蓋詩人述眾妾之語以立言非眾妾所自作也兩章是兩人之語舉兩人以概其餘也 肅肅句上着小星二句情景更妙此句就乍去時說風夜句就將回時說以此兩句跌宕命句其妙方出也抱衾與裯比上章又加上了一番勞苦給下句又添上了一層顛跌不同不猶俱是半邊話有夫人在對面也 此章是贊美眾妾下章是贊美夫人兩章對看筆鋒迴殊也

詩經蠹簡 卷一 國風 四

江有汜

此即嫡之悔過迎媵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謂媵之自作也可謂詩人托媵語以立言亦可 每章兩開兩合首句開次三句轉合第四句又開末句又轉合上三句是開中之開合下二句是合中之開合 兩不我句上句用作上截之合下句用作下截之開講法一樣而語氣迴殊矣 兩合俱是怪而異之之詞上截是惱怒之怪異下截是喜歡之怪異情致雖殊而其傳神之妙則異曲同工也能悔方能處能處方能嘯歌 嘯歌謂嫡與媵相同嘯歌也 悔是能處之由來嘯歌是能處之極致必須說到嘯歌

方為極量也

野有死麋

此即女子之不可誘以明文王后妃之德化也蓋昔日淫
文化為貞潔詩人作此以戒往誘之人也首章就昔日可
誘說次章就今日不可誘說三章乃虛擬女子拒之之言
也 死麋死鹿借餽贈以往誘之物也言昔日托餽贈
以往誘其女懷春故得而誘之今者再如舊以往其女則
貞潔如玉矣設若誘之則彼必曰舒而云云矣 舒而三
語拒之雖嚴而其詞不峻厲確是被化改行之語與行露
章詞意迥別矣 首章次章相對說次三章相承說

詩經彙簡

卷一

國風

五

何彼穠矣

此蓋東周以後之詩其為錯簡無疑平王不必強為之解
齊侯亦不必指明是妻是僖姑就詩詞講解可也 贊美
王姬祇是肅離二字首章就其出嫁說次章就其嫁齊侯
之子說末章就齊侯之子娶之說首章作冒下兩章相對
一頭兩脚之格 言如此肅離乃平王之孫嫁齊侯之子
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是驚其罕見之語氣也不直曰
王姬肅離而曰王姬之車肅避正面也詩人用筆往往如
是以王姬之貴而下嫁齊侯之子尚能肅離如是此其所
以可贊也贊一人正所以勸勉他人也 東周以後王姬

猶能如是文武德化之深遠豈尋常所可及哉

騶虞

此即物產之繁庶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一發五豝謂一
發矢而可得五豝也乃形容過甚之詞不可鑿以求之也
一發而五豝可得其獸之多可知以初生之豝內藏獸
如此之多其豝之盛可知而况他處之豝豝尚無窮他物
之類於豝豝者尚無窮乎則其物產之盛為何如哉 吁
嗟乎騶虞是歇後語是疑而未定之詞言騶虞足為祥瑞
乎如此物產之盛方為祥瑞耳 吁嗟句與吁嗟麟兮相
似而不同熙甫謂吁嗟乎當作一句讀騶虞當作一句讀
詩經彙簡 卷一 國風 六

處皆然耳

邶風

柏舟

此受侮羣小者自敘其悲苦之情狀以冀感悟其主也無
 論君臣夫婦皆可說去直言破解不能入耳故但以憂不
 可解為詞通篇以憂字為主一章二章言其憂不可解而
 又無所控告三章四章言其自問無過而乃得受侮親閱
 之憂末章言其憂極難堪而又不待逃免如有隱憂憂心
 悄悄心之憂矣一首一腹一尾一線串成沉彼二句似是
 與體以柏舟得所與己之失所有憂也隱憂謂隱微不可
 告人之憂也微我二句言其憂非飲酒遨遊所能寬解也
 詩經彙編 卷一 邶風 七
 却祇說半截留半截在尾後作藏鋒妙極 觀閱受侮由
 於主人怒之主人怒之由於羣小之愠而謂之然而正面
 上却祇說羣小之愠主入之怒乃預先敘在往愠之時令
 人不覺妙極 我心章與憂心章是一頓一轉若作兩平
 看則憂心句之神氣全失矣靜言思之謂尋思解憂之法
 下句不言沒法可解而以寤辟有標接之傳神入畫 日
 居二句言日如何會與月迭微也聲情活現 如匪澣衣
 比喻妙絕以清白之身而妄蒙過惡之名不得澣雪猶以
 潔淨之衣而汚染穢垢不得洗濯也不能奮飛猶俗語所
 謂搥翅也飛不能出去此及上句是承上章末二句說言

屢屢尋思既不能奈何羣小又不能搥翅飛去也不結之
 結餘味無窮無盡

綠衣

此莊姜見莊公優寵嬖妾日甚故作此以諷喻之也 亦
 是不可直言破解故託衣裳以立言此篇以俾無說兮句
 作主前兩章憂莊公令其有說後兩章欲莊公使其無說
 每章俱是上比下賦又俱以衣裳作比黃裳甚於黃裏其
 亡輕於其已甚之於輕雖然相反却俱是比上章進一層
 說緣兮絲兮二句言綠本為絲而女治之成衣也下兩句
 言思古人之於妾御皆能使之無說也 絲兮二句以稀
 綌之易於招風比妾御之易於有說也下兩句言思古人
 之待妾御與自己所見相同也 實獲句妙言實獲我心
 矣尾後尚有未知獲我心否一語作藏鋒也 此篇風神
 淒婉精韻飄逸凡作詩文皆有肖乎四時之氣此其肖乎
 秋氣者也
 燕燕
 此莊姜送戴嬖去後佇望之作也明述其情無味故但以
 痛哭渾括之前三章言其離別之痛切末章言其所以離
 別痛切之故如此痛哭是為戴嬖其實還是為自己也讀
 此篇末有不歎前三章之妙者豈知妙處全在末章末章

與上三章絕不配色而情致音節亦迥不相似然三章之後加上此章則文境更深遠情味更淵永無此章固然減色卽有此章而不着在末了亦無意味也泣涕如雨是近望不見之時佇立以泣是遠望不見之時實勞我心是久望不見之時所以漸漸收淚而思前念後也實勞句與起下章來莊公有何可思而戴媽以爲最莊姜稱其最兩人之賢然莊姜稱其然兩人之賢皆可見矣此章明戴媽之賢人人知之殊不知上三章之泣涕亦是明其賢也

日月

此及下章俱是託莊姜之言以刺莊公此刺其不答莊姜

詩經靈簡

卷一 邶風

九

也單說正意不妙故以日月與之作開合 前三章就望其報說末章就得其報說以末章爲主前三章皆其階級也日月有君與夫人之象故以之立言 照臨下土言其繼明照臨萬古不易也下土是冒言其往來覆冒彼此相濟也出自東方言其出由正路也東方自出言其始終自東方而出也章章對針下文俱是興體也不古處由於不相好不相好由於德無良層層找到根上去兩寧不句言豈是終身不然乎 俾也可忘謂使已忘其舊日無定之情狀也父兮二句乃痛哭流涕之言蓋前猶望其更改至此無可指望故作此絕望之語也然雖已絕望究竟心不

能死所以又望其有定直至以不述相報而後已焉耳 假人立言若能肖其口吻便爲工妙此乃字字句句真若出諸其心臆者然安得不令人反覆吟諷贊歎不置哉

終風

此刺其狂惑也單說正意不妙故章章設比喻以發端 上兩章言欲不見之而不得下兩章言欲不思之而不能 上兩章一句比下兩章兩句比風與雷比其狂也靈與陰比其惑也噎則兼比二者也且靈承風暴說且噎承暴靈說噎噎承且噎又噎說一線串成顧我二句所以報我不述也惠我二句所謂胡能有定也比喻六句所謂德音無 詩經靈簡 卷一 邶風 三 頁也中心是悼單就來時說悠悠我思兼來與莫來說皆言其見之則攪亂心思也兩願言言不願思之而不能也則噎言一思之便如其風噎之意則不能不噎矣則懷言一思之亦如其陰雷之狀置之於心而不能去諸懷也每章末了俱是就莊姜口中爲莊公寫照却沒會形容莊姜然而莊姜之心性儀容無不畢現矣

擊鼓

此託衛國軍士思歸之言刺州吁之阻兵安忍也正直刺之不妙故假軍士以立言前三章言其有將死之勢後兩章言其必死無疑皆是對其望家之語也 踴躍跳躍也

兵軍器也言鏜然以擊鼓踊躍以用兵乃闕係死生之事也。以土國句襯下句用旁面加倍法也。從孫三句層層逼趕憂心句俱有虛鋒在頂上作陪襯言有好將帥不必定死今乃從孫子仲以義興師尚皆奮身今乃平陳與宋得蚤回家還可不教家中懸掛今乃不我以歸安能不令室家憂心有忡乎爰居四句言將來不知於何居於何處於何喪其馬而求我之尸於林之下耳死生以下兩章一追念昔日一傷痛今日真可令人淚下也不我活兮應前三章不我信兮應上一章。

凱風

詩經靈簡

卷十 邶風

三

此蓋美七子幾諫其母之詩也其過爲何過不敢妄以臆斷正直贊美無味故但述其言語而不贊一詞上兩章言其母育子之勞苦一就少時說一就長大時說下兩章言七子能事其母一就不能安其身說一就不能安其心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一句束上一句起下此兩句與臣罪當誅今天王至明事殊而義同此所以求忠臣當於孝子之門也寒泉二句蓋與其不能勤苦謀生也黃鳥二句蓋與其不善言語事奉也。

雄雉

此婦人思念君子行役之詩也單說思念不足爲奇故又

以自己寬解翻新之止兩章言其思念之情下兩章爲自己寬解之詞其夫之行役想是行止可以自由故云自遣伊阻也泄泄其羽止見其形下止其音並聞其聲詒阻單就始別時說勞心就別後多日說悠悠我思則又兼始別別後而總言之。一層深於一層思之必望其來故以道之二語自寬解思之必牽掛其在外之有失故又以百爾四語自寬解層層相生打成一片百爾君子不單就其夫說大樣之極不技二句忽作理語似迂腐却極新鮮。

匏有苦葉

詩經靈簡

卷一 邶風

三

此女子見淫亂之人而因以自矢之詩也直說其意不妙故屢屢說喻以見奇上兩章怪淫入之所行下兩章明己心之所矢匏有章先言當擇偶而配有瀾章言此人乃竟配其非偶離離章言配有其時招招章言非其偶非其時自己不肯妄配通身就水說而中調斷斷續續忽彼忽此且又以雉雁等閒雜之令人讀之迷離恍惚莫能測其端倪真是奇筆真是奇文也。

谷風

此婦人見棄於其夫而反覆責之之詩也或其自作或倩人代作皆可通也委婉其詞不足洩憤故理直氣壯以責之。首章爲全篇之總冒下五章或先或後層層錯雜應

之首章先泛說人皆當然下五章方條條責其不然此篇俱是四句一氣後世四句一解原本於此不違二句上與行道者相形下與新婚者相形情何以堪是以中間夾上誰謂二句不曰心苦情苦而曰茶甘用筆奇極如兄如弟將好合之形容情致全寫出來不奇奇在連目觀者之形容情致也畫來了梁笏等即便引起下章來勿逝勿發謂勿如其舊日所行而再被棄也不我句緊頂上章轉來其發言之情形猶勃勃在紙上也 賈用句趣極盛怒之下如何會想到來既生二句真是舌劍唇鎗然其語句之精彩氣勢之雄壯全得力於上二句也我有二句即以自敘

詩經叢簡

卷十一 邶風

三

式微

此黎臣怨衛君不救其君之詩也正直說之不妙故以勸其君歸爲詞大意言求人不中不如回去自作打算也妙在全用反筆若就正面上說毫無意味矣胡不歸下不說衛不來救而以衛君二句接之用問法也

施邶

此黎人諷衛人來救之詩也正直諷之不足動聽故以疑其不來爲詞 前兩章猜度其多日不來之故後兩章疑其終於不來之故前兩章以決其必來諷其來後兩章以怪其不來諷其來首章與次章相應三章與末章相應狐裘章責之以禮瑣兮章動之以情靡所與同言爲何無一人與我同心肯來相救乎褒如充耳言豈有置若罔聞不求相救之理乎通篇自破自解設疑陣以爲諷勸真可謂筆有妙舌也

簡兮

詩經叢簡

卷十一 邶風

三

此慨嘆賢者仕爲伶官之詩也正直慨嘆無味故歷敘其日觀之情事而以傷無賢君者慨嘆之前三章言其仕之受辱末章言其受辱由於世無賢君也簡兮三章一就將舞時說一就正舞時說一就舞畢時說簡大也簡兮二句言如此大人乃令其伺候萬舞乎日之二句言當彰明皎著之時舞於衆人屬目之地也碩人候侯言萬日共觀皆見其爲碩人也有力二句言當萬舞之時旁觀者皆稱之謂用在軍旅之中必能有力云云也左手四句承上章說不但有力云云看其執籥秉翟而赫如渥赭豈尋常之人哉公非不見其然也而乃祇言錫爵而已豈不可嘆也哉

所以末章爲之思美人也上三章皆是賦體山有章獨用
與體上三章皆用短音促節至山有章忽然放開筆作曼
聲長言咏嘆其情韻之深長無窮無盡妙不可言傷無賢
君不正直說却說思美人筆法奇妙 西方句下再用彼
美二句一轉又添上了多少趣味多少神致

泉水

此衛女思歸不得而作以自遣之詩也直說不得歸衛無
味故假託謀人以立言前三章就謀於衛說末章就欲游
於衛說前三章爲開末章爲合首章言謀於妾媵而不決
次章言欲問姑姊而不得三章言自己斟酌亦可歸末章

詩經彙簡

卷一 邶風

三

是決定不歸之正面其所以爲不歸之正面者以頂上有
不得歸一面作虛鋒也闔上三章不用明文而以藏鋒匪
夷所思謀諸姬問姑姊及宿餞涕稱於言等皆憑空幻出
之情事不可滯看也 諸姬指妾媵也聊與者輕其不足
與謀之詞也 問我二句言不得如未嫁之時有事則問
姑姊也不瑕猶俗語所謂不怎麼也言歸衛或不至怎麼
有害於禮也 駕言二句當加安得二字講首章是靡日
不思末章是靡處不思首章是豎說末章是橫說首章是
以有明文說之末章以無明說之

北門

此慨嘆賢者以諷其君之詩也以代爲之詞不足動聽故
託爲賢者之自言首章先渾言其艱下兩章再詳言其艱
出北門蓋因王事政事而出也憂心句生終喪二句終喪
二句生下兩章王政交謫等事已焉三句乃無可奈何之
詞歸咎於天甚於歸咎於君謂之何哉正是以不謂謂之
也王事二句言其荷多人之任也我入二句言其無代耕
之祿也益我是對上句適我說故爲益耳 此及下篇其
聲情之悽慘愁苦異常真亡國之音也然到此田地尙作
詩諷之冀其改圖詩人之心洵可謂忠厚之至矣

北風

詩經彙簡

卷一 邶風

三六

此述國人相期避難之言以諷其君也其情比上章更苦
其勢比上章更急矣渾淪說之恐不入耳故指實其事立
言以諷之三章爲三人之言風雪比朝中之政治孤鳥比
朝中之人物攜手句上着惠好句加上了多少倍力氣句
下又着其虛二句又加上了多少倍力氣欲說既亟句先
着其虛一頓添上了多少倍精神同行就去此說同歸就
適彼說此皆就賤者說同車就貴者說

靜女

此蓋朋友慕說而託爲男女贈答之詞也直說愛好其人
不妙故翻出一面來說透進一層去說首章就候而未見

之時說下兩章就既見之後贈送之物說首章是就反面說下兩章是就正面說愛好之情宜於相見之時却偏就不見說搔首踟躕祇繪其形像而心情畢見矣彤管康成云筆赤也彤管二句言受彤管而視之有煒異常者以說憚女美之故耳自牧二句承上章言不但以彤管爲異常也卽歸美亦以爲美異也寫愛不就女說就彤管說已經奇了乃又拋了彤管就美說則更匪夷所思矣拋彤管而說美是用退步加倍之法洵美下承以匪女二句是用先斷後申之法也說憚句卽匪女二句之意不如此二句顯說者爲此二句留勢也

詩經靈簡

卷一 鄘風

三

新臺

此述國人議論新臺之言以刺宣公也婉詞不能入耳故直言而不諱三章爲三人之言新臺二句言其公然作臺臨河明目張膽絕無怕人之意也有此瀾瀾寫得極有景色以其越有景色越起人眼越招人罵也燕婉訓安順謂安順乎義理之配匹也蓬條訓不能俯謂其俯有忤於人也戚施訓不能仰謂其仰有愧於天也不鮮不殄訓不少不絕謂其行事俯忤於人者不少不絕也凡兩章賦一章比興者將比興着在末了最醒人眼目最爽人心神也

二子乘舟

此述國人傷悼二子之言以刺宣公也正直傷悼不妙故以前層作正面而以正面作藏鋒兩章爲兩人之言上章就思之者說下章就所思者說汎汎其景畫亦畫不出來思之情此二句已竟合盤托出矣若單尙下兩句去我豈爲解人乎養養謂己之心思隨其汎汎之景而漾漾也上章但見其乘舟之景而不知其何往也下章但見其乘舟而逝不知其往就死地也傷其死却就其未死之前疑其不死說俱是忍着淚說的話一轉筆便是痛哭流涕了

詩經靈簡

卷一 鄘風

三

鄘風

柏舟

此贊美共美之守義以風化世俗也正直贊之不妙故但述其語言而不贊一詞兩章就兩時說蓋明其志之始終不渝也未嫁守義固非中庸之道然以之勵俗則過高者之峻厲比中庸者之爲力更大而爲效更速也髡彼兩髦不稱其姓名而言其形狀異樣精彩 實維句之死句字字斬釘截鐵從肝肺發出來 母也二句怨憤填胸氣結聲高

牆有茨

詩經靈簡

卷一 鄘風

三

此述國人談論中菁之語以刺宣姜與頑也婉詞不足以動其聽故直言而不諱三章就三人之語說不可道謂不堪上口說之也不可諱謂不堪書於簡冊令人看之也言之醜謂言之丑醜也言之張謂其丑醜甚多也言之辱謂言之深可以爲辱也不可道也是一總說所可道也是從一總中擇其可道者而道之可道者而猶言之醜是用進步加倍之法也 滿口不說却已經全盤說出來了全盤說出却仍然是一字沒說破或問既不可道何必作詩曰不作詩何由使之聞之乎

君子偕老

此述國人譏議宣姜之語以刺之也亦是直言不諱而畧

變變筆法三章爲三人之語以不淑作骨以服飾容儀作線索首章明言其不淑以作冒下兩章暗言其不淑分承之一頭兩脚之格也通篇除子之二句俱是極口贊之而留刺意於言外作虛鋒 首一二句言必如君子句所言方宜服此副笄六珈以奉祭祀也三句五句言必如委委二句所言方宜服此象服以見賓客也不淑即指不足以奉祭祀見賓客也上五句爲開子之句爲合玼兮章言其不淑非容顏不稱着見賓客之服也此兩章是互文

詩經靈簡

卷一 鄘風

三

桑中

此歷言泆土淫蕩以諷其君相也出自己口恐其不信故歷述其人之自言以爲證 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人故所思有孟麥孟弋孟庸之別然其人雖異而其桑中要上宮送淇上乃同出一轍則其風俗之淫蕩至極矣詩人目擊而心憂之故合並三人而爲一詩以諷其在之上之人令其速施政教以化導其人民變易其風俗云

鶉之奔奔

此述民人痛詆宣姜與頑之語以諷惠公也如鶉如鵲尙嫌不足動聽故再加倍說之 此篇比牆有茨情更憤

語更惡蓋以牆有茨不能令其悛改故又作此以諷惠公令其速加防閑耳鶉鵲二句祇一顛倒便與兄弟相叫巧妙天成

定之方中

此蓋後世追美文公之作楚以勉勵其君之詩也虛渾說恐不能動聽故樣樣指實言之 首章就作宮之時說次章就未作之先說末章就作成之後勤於政治說次章不着在開首多上了一層曲折添上了多少光景作之之時以定中寫之作之之事以揆日寫之作之之成以樹榛栗等寫之升堂而日楚堂景京降觀而日于桑占卜而日吉

詩經靈簡

卷一 鄭風

三

臧以及零兩星言桑田駮牝等句莫不字字精神筆筆入畫終焉句總承上景望觀卜說匪直三句言其心不但塞淵於人亦塞淵於物也靈雨三句指一事以槩他事證其心之能塞淵也駮牝句指一物以槩他物證其塞淵之能致富庶也

駮牝

此刺淫奔之女為人鑒戒之詩也婉詞不足為戒故以人天交惡言之前兩章言其見惡於天末章明其見惡於天人之實處莫之敢指謂人皆惡其淫也崇朝其雨言天亦惡其淫也女子二句與他處不同謂女子淫奔則父母兄

弟皆深惡而遠絕之也大無信也回應人惡不知命也回應天惡懷婚姻也雅馴之至若直說淫奔與下兩句全不配色矣蓋此章之妙全在以迂腐頭巾話與上兩章作不配色之配搭也

相鼠

此述人詆刺無禮之語以為人民之鑒戒也輕說不足為戒故痛詆之而不遺餘力三章為三人之語止者行止也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之謂也儀輕而止重禮則兼儀與止而言也不死何為言其該死不死何俟言其該就死胡不遣死恨其不快死俱是一章甚於一章也此詩破口痛罵與鶉之奔奔篇無異可見無禮之人不下於宣姜與頑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干旄

此述浚邑賢士見禮貴官以誘勉他人之詩也三章就三官說言禮之者之眾也前四句就禮之者說後兩句就見禮者說四馬五馬六馬言其貴盛遞加也何以畀之言此殊子何以畀之而能致其來也此正是誘勉他人之語不是恐怕殊子無能也

載馳

此許穆夫人欲唁衛侯而不得賦以自遣之之詞也渾說

其欲歸如此情急而尙從諫爲賢不妙故幻出如許情事以立言首章言其歸唁之情急而憂大夫之來諫次章以下言其歸唁之主意以答大夫之來諫載馳句言馬雖馳而猶驅之也以此句着在開首寫其急不能待之情狀活現言至句是敘其言非敘其事言雖驅馬疾走尙不知何日始得至漕也 跋涉來諫蓋幻化行文之意匠若疑其在國爲何不諫則鑿矣兩不能句既從其諫不歸衛矣而視爾句下又從新駁之亦是幻化之情事以行文耳視爾不臧言我視爾之諫不以爲善也稱狂謂不能知其歸唁之主意也 芄芄句言未及農忙尙可與兵之時也 控

詩經靈簡

卷一 鄘風

三

於二句謂爲之打算使之求人至何國也此二句是歸唁之主意然必先從視爾句下分爲兩脈層層的說到此處方纔明點出來 兩視爾句與許人二句及百爾句爲一脈是駁其來諫我思句與女子二句及我行四句並不如何句爲一脈是自明其歸唁之主意以百爾二句作結情味無窮無盡極不然其諫却終不能不從其諫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既從其諫而終不能然其諫止乎禮義而終不能自己於情也理之正情之至此其所以爲賢也此其所以可法也

衛風

淇輿

此稱述武公之德爲入觀法之詩也渾淪說之恐不詳盡故各面條條言之首章就用功成德時形容之次章就矜持時形容之末章就不矜持時形容之 贊美其德只瑟儻有斐之由來充耳會弁重較戲謔是言其瑟儻有斐無在不然也金錫圭璧是言其瑟儻有斐之毫無瑕疵也寬綽不虐是言其瑟儻有斐之出於自然也此篇說理字字精湛行文筆筆如畫分之可作數幅武公圖

詩經靈簡

卷一 衛風

三

像觀合之可作一篇武公行狀讀作詩之人縱或不及武公其亦武公之流亞與惜其姓名不傳後世雖誦法其言無由追溯其人耳詩中所言作聖功夫無逾此篇者此篇之中又無逾首章者宜乎曾子之作大學獨取於此也

考槃

此遁世之士考槃落成之詩也直說其地隱僻不妙故就其胸次寫之 此詩雖非爲刺君而作然細玩其詞意蓋有憤世嫉俗之情非甘心肥遁之士也澗阿與陸不同者蓋其地爲平陸而在澗之邊山之阿也 碩人句言其地雖荒僻而碩人處之乃泰然也弗諉謂不舍此他適也弗

過謂不令世俗之人來過也弗告謂不令世俗之人得知也句句說樂却心平氣和之樂也

碩人

此誇美莊姜以諷喻莊公也正直說其不答不妙故單就對面反託之 此詩特為莊公不答莊姜而作却祇說莊姜之姻族怎樣貴盛容貌怎樣美好求嫁之時怎樣成禮國中之人怎樣喜幸齊國之物產怎樣富饒隨嫁之人怎樣齊整以見其樣樣皆好而怪其不答一面留在言外用作虛鋒是用尾後虛歇之筆法莊姜之美在乎德舍其重大而言其細小者是用退步加倍之筆法以甚莊公之昏詩經靈簡 卷一 衛風 三

氓

此述苟合者被棄之情詞以為他人炯戒也正言責之懷慚故但以自悔為詞一二章就始合之時說四五六章就彼棄之時說三章為上下五章之過渡 此詩與谷風迥別被專以理說此多以情言非文筆之殊也曲直之分也偷情之人必不癡蠢氓之婁婁乃故作此態以瞞人眼目耳不從始交時說起從來謀時說迥護的妙 愆期句不敘在未送之前却着在頓邱句下作周旋語更有情致乘彼六句欲說彼來先說此望欲說見之而喜先說不

見而悲不說望其人却說望其地真乃渾身是法也一二章俱是賦體三章忽用比起而起二句下又化比而為興

安得不令人改觀乎士之四句憑空發論寬士耽而重咎女耽以起下三章精彩異常四章又以桑起粘連上章轉落無跡自我四句一頓轉文也四句兩頓轉三歲六句三頓轉兄弟四句四頓轉及爾二句五頓轉淇則六句六頓轉六回頓轉方以反是二句結住真是柔腸百結耳 四章是被棄歸途之語五章是乍到家時之語六章是到家以後前思後想之語食貧為婦等語回應一二章借老總角等語則應到首章之上無字之處矣借老老使兩老字詩經靈簡 卷一 衛風 三

竹竿

亦此衛女思歸不得而作以自遣之詩也 此與泉水指同而文異彼求奇異此近自然也 首章先說其不得往次章再說其不得往之故三章想像得往者之樂四章冀望得往以解其不得往之憂愁 通篇以淇水為主泉源乃淇水之陪襯耳所以思歸者思衛地耳思衛人耳乃單就淇水說且祇就釣遊於淇說遠父母兄弟反當做閒話撇過去遊淇之樂不說其如何遊如何樂乃以巧笑佩玉

形容之此等皆是化實爲虛舉輕見重之法也

芻蕘

此刺童子佩成人之佩以爲他人鑒戒也兩章就兩物說
作刺一人講也可作刺兩人講也可首二句驚怪其然中
二句言其不宜然末二句形其自喜其然之情狀

河廣

此宋襄公之出母思歸未不得作以自遣之詩也上章就
望宋說下章就回宋說通身用半截歇後語相配祇說宋
甚近往宋甚易而所以不往之故却尙在尾後作藏鋒最
妙最妙

詩經彙簡

卷一 衛風

三

伯兮

此述久從征役者室家之情思以風其上也 上兩章言
其征役之遙遠不能不思下兩章言其征役之長久不能
不思以邦傑而爲前驅非誇其以英勇獲用也乃恨其以
英勇被選也 首如飛蓬先將他的形容畫出來豈無二
句又將他的心臍孤出來首疾明說甘心疾亦暗藏在內
皆痛心刺骨之語未知風入在上者之耳內何以爲情矣
有狐

此似戒因貧喪節失身於匪類之詩或男或女皆可說去
也三章就三物說蓋以狐比匪人之子心憂者作詩之人

憂之也裳爲下裳服爲上服裳與帶服牽連說下去二章
言無裳而又無帶也三章言無帶而又無服也

木瓜

此蓋述衛人欲厚報齊桓公之語以賁文公伐齊之詩也
當從輔廣之說三章爲三人之語蓋言輿論皆同也木瓜
瓊玖等皆假託之詞言齊雖以極輕之物來我亦當以極
重之物往耳祇說半截留封楚大德一面作尾後藏鋒其
妙無比 匪報二句言如此亦不足以報其德不過借以
傳其永遠相好之情焉耳

詩經彙簡

卷一 衛風

三

王風

黍離

此行役大夫慨歎故宮以警後王之詩也 三章皆一時所見苗穗實一阡之中皆有之也不敢直說其意故渾含之以立言 起四句便已經將一幅心憂何求的小像畫出來了若還待看到下文方纔知道豈為善讀詩哉謂我何求蓋徘徊於此久而不去人故疑其然耳彼黍四句如見其形悠悠二句如聞其聲此雖怨天尤人却與中庸論語中之怨天尤人迥別也警後王之意雖未說破却已含在口邊矣

詩經蘊簡

卷一 王風

三

君子于役

此述婦人思念其夫行役之情詞以諷其上也就行役者說其苦不妙故全就思念者心中想出來 上章就初行之後說下章就行後日久說 君子三句就所思之人說雞棲三句就所感之物說俱是逼趕末二句 苟無饑渴言不敢望其有括但願其苟無饑渴而已是降等加倍之語苟謂苟且也

君子陽陽

此述質者相招為伶官之語以諷其上也直說上不見用不妙故但說其樂仕伶官以見之 首章就歌時說下章

就舞時說君子二字頓開讀言君子却樂此賤役怪而異之之辭極不得意之事却偏說的極得意極不歡樂之心情却偏說的極歡樂學者會得此法作詩作文何患不能高興何患不能超妙乎

揚之水

此述戌申與甫許者怨思之言以諷平王也亦以明說諷王不妙故但以不得更戌為言三章合三處戌卒之言以成篇也 甫許與申俱是姜姓蓋當時甫許亦隨申侯共立平王故並戌以報其勞耳然諸書皆不言及竹書記年又但言許男而不及甫侯豈尚有闕文乎姑闕疑以俟知

詩經蘊簡

卷一 王風

甲

者彼其之子指王使列國相與更番之人也不與我戌謂不與我更番以戌也更番之日是還歸之時今也不然故曰懷哉云云耳懷哉二句其聲甚長其情甚遠餘味無窮 中谷有推

此述婦女凶年被棄之情狀以諷其上也亦以明說諷上不妙故但以遇人不淑為言 三章就其所見之三人說遇人艱難遇人不淑皆是歎其遇不良之夫也立言之序大抵輕者在前重者在後此三章本要並列不分淺深其先後次序乃作詩之人以三者較量慨歎最輕故用作首章以為發端啜泣最重故用作末章以為後勁耳篇中所

言被棄之女其情固然極苦想此人作詩之時亦必是字字句句和淚寫出來的耳

兎爰

此蓋述民人議論刑罰不中之語以諷其上也此恐直言得禍故託比喻以立言三章指三事說舉三事以概眾事也兎爰二句比小人得志君子罹禍也無爲無造無庸百羅百憂百凶皆指新出之法制律令也 三尙寐句言寐非真寐也但使其身無吡其心無覺其耳無聰若寐者然耳 上六句字字傳怪異之神情末一句字字傳畏懼之神情無不活現也

詩經靈簡

卷一

王風

聖

葛藟

此述民人流離異鄉自歎失所之語以諷其上也此亦以直言諷上不妙故但就流離者之言以見意 三章爲一人之言卽一人以概眾人也 謂他人句慘戚極矣乃又重上一徧跌轉亦莫句則其情更難堪矣 父母昆以尊卑之次序作行文之層次鐵定不易三終遠兄弟惟末章與謂他人昆上下相符上兩章謂父母皆與參差然如此參錯却極好看若易作遠父遠母便毫無意致矣此等處難以情理解說在各人會心讀之也

采芣

此候人不至之詩也直說望之不來無味故以日之永久爲言或朋友或親屬皆可說去也 三章爲一時之語蓋變之叶韻以盡其反覆佇望之情致耳 三彼采芣乃猜想之詞言彼之不來因采芣乎因采蕭乎抑因采艾乎豈不念我凝目佇望一日云云耳三秋亦是三月而秋更悽涼故爲進一層三歲比三月三秋則更進矣

大車

此似因顯官出其妻作以諷之之詞也直言諷之不妙故但述被出者之語以見意 上兩章言既已被出不敢經直返回末章言其身雖被出心終不變也大車二句言其夫如是尊貴也不敢謂不敢不回向母家也不奔謂不敢奔回夫家也 穀則章言其夫縱或終不收回亦必願如此也此章字字句句斬釘截鐵眞乃傾肝吐膽剖心瀝血之語也

詩經靈簡

卷一

王風

聖

邱中有麻

此似遲友之詩也直說知其必來無味故以反覆猜測立言 有麻有麥有李是三處子嗟子國其所遲之二友也蓋有麻爲子嗟所經由之處有麥爲子國所經由之處有李則二子所同經由之處也兩彼留句上句是意度其然下句是斷其不然之半截語言縱留之他亦必不住下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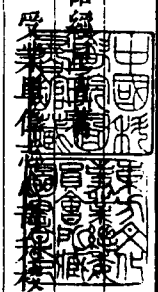
其施施然而來也來食來貽佩玖一章進一層上兩章二子分說末章二子合說因以其事實然亦行文之法所當然耳此與采芣章同而不同彼是候之終於不來此是候之尙未來到彼足見其相交之深此足見其相信之篤

詩經卷十一 狂風



詩經卷十一

高密李詒經



鄭風

緇衣

此述周公愛敬武公之言以明其賢也 三章爲三人之言不說他的德行宜居此位却說他的身子宜着此服真是詩中有畫 敝予句一層却是三層敝一層改爲兩層又改爲三層而三層又俱是虛面奇極還作旋即講承上句說言纔適館回來旋即又來授祭矣 說愛敬就衣之詩經卷十一 鄭風

將仲子

此述莊公拒祭仲之語以刺其害弟也 三章爲三次拒之之言滿口是恐從其諫有傷於其弟滿心是恐從其諫不得害其弟刺其害弟乃用其不肯害弟之言以立言可謂窺其隱微也已

叔于田

此述國人愛慕共叔之語以諷莊公令其早爲之備也 三章爲三人之言即三人以概眾人也 章章用先斷後

申之法跌宕成趣分外警策 贊其田獵却不就郊外之事說就巷中之人說出人意表 仁就取禽獸說好就待人說武就馳驟說

大叔于田

此與上篇意旨無殊但用筆不同耳上篇是就田獵虛面說此篇是就田獵實面說上篇是就其自己田獵說此篇是就其從君田獵說上篇是贊其能文而又能武此篇是單贊其能武上篇是三章平列着說此篇是三章串着說三章之次序卽便是田獵之始中終也 各章形容執轡句句入畫暴虎射御等項在火光之中更有景色將叔

詩經盡備

卷二 鄭風

二

二語寫憐惜之情令人讀之心動真摯極矣

清人

此述高克帥軍士遊戲之情狀諷文公速召回國也 上兩章就軍士說末章就將軍士者說在彭在洧在軸就各營說言此營如此彼營如彼也 欲說河上句先說上駟介二句出力加倍寫其可笑以動文公之聽也末章亦然左旋二句謂如此旋抽不過令將帥道好而已耳

羔裘

此美其大夫正直之詞也 此必有所爲而贊之非無端而然也首章就其事說次章就其人說末章方以邦彥贊

美之 舍命句謂其至死不肯變直爲曲也孔武句謂其甚有武力方能如此之直也邦之司直言其爲一國中主持直道之人也邦之彥兮以其直而彥之也 各章開首贊美羔裘愛慕之神情已經全畫出來了 舍命不渝比洵直且侯是加倍說邦之司直比舍命不渝是更加倍說邦之彥兮比邦之司直又是不加倍之加倍也

遵大路

此似見君子去國追而留之之詞也 兩章爲留而又留之詞上章尙渾淪下章更親切 我謂我國也寔故寔好謂速回心念故舊相好之情誼也

詩經盡備

卷二 鄭風

三

雞鳴

此蓋述賢婦勸勉其夫之詞以爲鄉里觀法也首章勸勉其勤力次章勸勉其處家末章勸勉其待人 女曰章無字不精神無句不景色 翱翔指鳧雁說 弋言加之言弋畢而歸也與子宜之言居家之事宜如何便與之如何做卽所謂宜室宜家也宜言飲酒就飲酒一事以明諸事之宜也與子三句言與之篤好合之情相借至老無不靜好也 琴瑟卽一物以明諸物也以靜好二字形容宜家妙極而就飲酒說更妙更妙 來謂來訪者順謂莫逆者好如好賄之好謂來餽送者雜佩有美有惡三句中亦有

斟酌合宜之意在也

有女同車

此蓋述國人議論太子忽不昏於齊之語以刺之也 兩章為兩人之語 有女四句就其另娶之女說彼美二句就其所辭之齊女說 妙處全在彼美二句然此二句所以能妙却全在上四句也

山有扶蘇

此似訪賢而見不賢之詞也 兩章為反覆懊惱之詞 山有隰有以物有宜生之地與不應見此人於此地蓋訪賢不遇而見此人於賢者之家也

詩經靈簡

卷二 鄭風

四

獲兮

此似賢人心憂國危欲有為而不得之詞也 兩章為反覆諷諭之詞句句傳急不可待之情景活現 叔伯指為政者

狡童

此似當以序謂刺忽不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之說為正也 兩章為反覆告喻之詞 狡童指權臣我賢臣自謂子謂忽也 不與句權臣之意能如畫維子二句賢臣之心情如揭不能餐與不能食牽連成趣

褻裳

此亦當以序謂狂童恣行國人思見證於大國之說為證但狂童當指權臣說蓋卽上篇之所謂狡童耳 兩章為兩人之言蓋亦詩人述以成篇也 子謂已經往愬之大國他人謂未經往愬之大國狂童句甚言其橫恣以明其來救之刻不容緩也

手

此似與夫反目憤歸母家其夫來迎不肯卽歸既而後悔之詞也 前兩章言其後悔後兩章言其復歸先侯巷後侯堂先說行後說歸通篇一線也 丰昌謂其夫盛禮貌以求迎也 侯巷侯堂謂兩次諄請也 送將謂隨之而

詩經靈簡

卷二 鄭風

五

歸也 叔伯謂其兄弟也

東門之墀

此懷友之詩也 上章恨己之不得往下章怨彼之不速來 每章上兩句說其居處宛然入畫下兩句說其情韻跌宕盡致 兩人同居東門而彼可來此不可往未知何故豈與其父不睦而然與

風雨

此喜見君子之詩也 三章反覆咏嘆以盡其喜幸之情致 寫風雨雞鳴如在眼前耳畔一般然其妙處尙不在此蓋此兩句全是為云胡句作勢有此一開則云胡句異

樣精采不然則索然無味矣 喜與夷俱在人意中瘳字令人再想不到妙絕

子衿

此似規諷朋友荒於嬉游之詩也 上兩章責其不來下章責其嬉游 作者蓋斯人之畏友所以不嗣音不來者嬉游於城闕懼其見責故如此云云耳 青青句下以悠悠句接之言其形像宛然在心內也 挑達句上當加而乃二字講一日句上當加令我二字講 一日三月加百倍說責之如此之切思之如此之甚鞭策與誘掖並行可謂忠告可謂善道矣

詩經彙簡

卷二 鄭風

六

揚之水

此蓋因其夫誤信人言作以自明之詩也 上章就其言明其不可信下章就其人明其不可信 終鮮二句痛切極矣先着此二語然後勸其勿信人言焉得不說入其心乎 自辨辨人多少句說不盡之情事乃以四句說得明晰如畫詳盡無餘妙極

出其東門

此因見美女而作以自明之詩也 上章就女之眾說下章就女之美說 自明者自明以諷人也然其詞却祇是自明己志而已留諷人之意於言外作虛鋒所以為妙也

雖則以下俱是半邊話兩聊字妙是不足娛樂之娛樂與公子荊苟合美之苟字畧相似

野有蔓草

此當以序謂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之說為正也 兩章為兩人之詞詩人合以成篇也此詩當是賦而比也蓋言古昔盛世無物不沾膏澤者由於有美人如此也安得疾速遇之以適願乎 被膏澤就蔓草說用舉輕見重之法也清揚婉兮言其清明而又委婉也 與子偕臧謂與上章之我蓋一人倡之一人和之之口氣也

溱洧

詩經彙簡

卷二 鄭風

七

此述溱洧閒淫亂之情狀以諷其君相之詩也與鄘風桑中篇詞異而指同 兩章為兩人之詞蓋述道塗之中此人所見聞者如此彼人所見者如彼也前四句是作詩者之語後八句是述士女問答之語 淫亂之狀不實敘之却就士女口說出來又不就其地說之乃就道塗中談論說之用筆奇極

齊風

雞鳴

此舉賢勉君早起視朝之事以爲觀法也 直說其催君可法無味故但述其催之之語而不贊一詞須知其語亦不必定是出自妃口也 三章爲三次之言上兩章催之不起故末章婉詞以勸之 雞鳴兩章上半是賢妃催之之語下半是君答之之語 既字矣字無聲無形然着在此四句之中則其聲更長其形更顯妙極 將說會且二句先着甘與句委婉曲折情致絕妙

還

詩經蠶備

卷二 齊風

八

此緣齊俗好田獵馳逐而作以刺之之語也直說其不應如此好法無味故但述其田獵相遇之語而不贊一詞 三章爲三處相遇之語 各章俱是以上三句跌下句筆法妙絕須知別沒奇處祇是加倍法用的好耳 一獵之中田獵者之多如此則他處之習俗可知矣猶之田獵者相稱譽如此則他處人民之好尚可知矣詩人之刺豈得已乎哉

著

此緣齊俗不親迎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其不應不親迎無味故但述其待婦之所而不贊一詞 三章爲三家

之事蓋有待於此處者有待於彼處者故如此云云耳俟之之處與俟之之人俱就新婦眼中看出來人人皆知其妙豈知兩人之情狀另有看之之人乎請猜是誰 不應俟於家中婿不之知婦亦不之知所以如此誇美之也

東方之日

此蓋朋友過從之詩也 實說其來講究切磋嫌不妙故但言其來往終日以渾括之上章言其見日而來下章言其帶月而往 履謂步履也 我即謂就我家而來也我發謂就我家起行也來去在日月之中其景入畫 在室室句上當加便字講在我闔句上當加方字講終日在室 不說所幹何事豈不悶人作者曰不悶人何有味乎

詩經蠶備

卷二 齊風

九

東方未明

此緣其君號令不時而作以刺之之詩也 徑直說其不應不時無味故就其召臣而臣怨之說上兩章敘其君召不以時之事末章敘其臣怨不以時之言 上兩章作兩次講爲是 未明未晞極力形容召令之可怪然止說未明未晞尙無大趣故又着顛倒句祇說顛倒句接自公句又太直故又着顛之句倒之句 自公句從或說更妙 以折柳句接上兩章又換了一般色相又變了一樣音調 折柳二句是興體蓋反與號令無時則臣下難以伺候

也而下兩句却又祇明說半截留難以伺候半截在言外作虛鋒奇極 辰當作晨字講謂或晨或夜沒有一定之時也 上兩章單就早說末句乃夙莫對舉非疎忽也用參錯之法也

南山

此緣魯桓公與文姜如齊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其非無趣故述國人議論之詞以詰問之 四章為四人之言

上兩章向文姜說下兩章向桓公說以雄狐喻齊襄絕之於人類也 魯道二句言其由歸之堂堂正正為萬目所共覩也 各章俱是以前四句起第七句以第七句跌

詩經靈簡

卷二 齊風

十

第八句 詰問文姜是問其為何懷從詰問桓公是問其為何任其懷從 前兩章後四句一調後兩章通身一調前後四章末二句同一調配搭法錯落之至

甫田

此戒人由近小以造遠大之詩也 直說其理無味故不露正意而設喻以明上兩章戒其勿然末章明其直然

兩無田章一淺一深 驕驕就其性說就其初生說桀桀就其形說就其長盛說切切就其不得身閒說怛怛就其不得心安說 以總角突弁明循序以相拗成趣也 正就田田思人說忽然又就總角突弁說比與無端令人目

眩

盧令

此亦是緣齊俗好田獵作以刺之之詩也 亦是嫌直刺無味但述其彼此稱譽之言而不贊一詞然而行文與還迥殊矣 三章為三人之詞 還極作意此絕不作意還極奇此極平還有四句此止兩句然而兩句之精悍與還相較正亦未見孰優而孰劣也

敝笱

此述齊人怪魯莊公無能之語而激之防閑其母也 直說其無能沒味故就文姜歸齊時從者之眾盛以明之

詩經靈簡

卷二 齊風

十一

三章為三人之言 敝笱二句言笱雖敝尚能令大魚不得任意往來以反跌下二句也 魴鱖魴鱖就魚之大說唯唯就魚之受制說言若唯唯聽命者然也 如雲是遠望比其人之眾如雨是近望比其人之密如水是路中看比其人之行俱是怪而異之之聲下篇亦然

載驅

此述齊人怪魯莊公之無恥而激之防閑其母也 直說其無恥沒味故就文姜歸齊時道路中之情狀以明之 四章為四人之言 上兩章言其視顏於道路而不恥下兩章言其被指於路人而不顧 前兩章上兩句不一調

而下兩句一調後兩章通身一調前後四章下兩句俱一調配搭法與南山篇畧同豈同出一手乎

猗嗟

此述齊人寓貶於褒譏議魯莊公之語而刺其不能防閑其母也 直斥其非碍口且不妙故但贊其威儀技藝之美好而微示刺於言外 三章爲三人之言 三章俱用猗嗟發端且多用半邊口氣其妙處全在虛字不說之說更甚於說也

詩經彙簡

卷十一 齊風

十一

魏風

葛屨

此刺善人過於儉嗇之詩也 渾說其褊心無味故條條觀縷言之 上章指其事實以明其褊心下章言其不宜褊心而褊心以明其可刺俱是賦體 糾糾二句就物用以明其褊心摻摻二句就使人以明其褊心要之二句就省功以明其褊心三項皆是過於儉嗇故謂之褊心褊心者不大放之謂也 好人句就儀容明其不宜褊心宛然句就禮讓明其不宜褊心佩其句就服飾明其不宜褊心褊心是上章三項之根上章三項是褊心之苗 好人謂善人也

詩經彙簡

卷十二 魏風

十二

汾沮洳

此刺貴人儉嗇之詩也 亦以渾言其儉嗇無味故就采菜采桑言之 三章爲刺三家之言亦是賦體 每章六句上兩句指其事中兩句指其人下兩句刺其過於儉嗇上五句有褒而無貶末了忽然轉筆一刺跌宕有致圓婉多姿

園有桃

此憂其國政有文無實之詩也 直說其無實不妙故藏却正意但以桃實起興言其愛無人知而已 兩章爲反

覆之詞 與有以正意作虛鋒者此篇明言祧有實而不說政無實是也 其實句下以心之憂矣接之者用閃法也 彼人指為政之人雖未明言其所為何事然其先知灼見莫可告語之情狀無不傳出而其所為之事亦不待明言而知矣真奇筆真妙文

陟帖

此述行役者望鄉之語以諷其上也 渾說其思鄉無味故就其望鄉言之 三章為三人之言亦可為一人之言亦可 思父母思兄長都不說己之思彼而說彼之思己且不但渾說彼之思己而又替彼作思己之言其心是透詩經蘊簡 卷二 魏風 十

十畝之閒

此述憂國危而相約去位者之語以諷其君相也 直說去位無味故就對面說之 兩章為反覆之詞 祇說遠逝之地之人與遠逝之主意而所為遠逝之情事與其相與對語之形狀無不傳出矣 說到行將遠逝即便住下留還逝正位作虛鋒最妙最妙

伐檀

此蓋不得行其所學而欲去位之詞也 直說其意無味

故用比興言之 三章為反覆之詞 伐檀三句言其學成置諸無用之地不稼四句言不能如小人之無事而食厚祿彼君二句言心慕君子之所行 河水句不過言其處不用車使耳而其語之清澄超逸令人開卷神往即此亦可以見其人之胸懷也 此篇當作比體亦是留去位之正面於尾後作藏鋒

碩鼠

此述避貪殘之政而欲去其鄉里者之語以警其君相也 直說其意無味故託碩鼠以言之 三章為三人之語 碩鼠指為政之人 得直謂不至無辜被罔也

詩經蘊簡

卷二 魏風

五

唐風

蟋蟀

此述民人歲晚為樂之語令人觀法也 直贊其樂而不
荒無味故述其語以明之 三章為三家之事說歲晚務
間俱以蟋蟀句發端便有情有景足以動人矣 前乎此
後乎此之勤苦俱在今我二句頂上尾後神光之內矣
無己二句妙處全在緊頂今我二句說 好樂無荒不就
己身說偏就良士說妙 終歲勤勞不暇自逸纔得作樂
便恐太康神似聖賢心境季札謂有陶唐氏之逸民豈當
時所歌卽此詩與

詩經蠹簡

卷二 唐風

六

山有樞

此述民人相勸行樂之語令人參觀也 直就行樂之人
說不妙故就旁人勸勉以立言 三章為三人之言此與
上章俱是說及時行樂然而迥乎不同者上章言中有物
此章言中無物也雖是言中無物亦是為至死不悟之看
財奴提醒也此篇心極放曠而意極悲痛其達觀也蓋猶
是不達觀之達觀也 說生前不肯行樂不歷數其有不
為酣暢也說死後不得行樂不說到他人來行樂不為極
量也

揚之水

此述晉民歸心曲沃之言以警晉君也 直說其歸心沒
味故述其言以明之 三章為三人之言 素衣二句是
期望之詞頂上當加若得二字講 素衣句寫得光輝耀
目 上兩章極高興末章極機密蓋皆私受曲沃之惠而
對其來使之詞也

椒聊

此述民人議論曲沃將有晉國之言以警晉君也 直說
其將有晉國無味故託椒聊以說之 兩章為兩人之言
上四句就當下之盛強說下兩句就後日之更盛強說
兩且字神致如畫

詩經蠹簡

卷二 唐風

七

綢繆

此述喜慶過時婚姻者之語以諷其上也 喜慶一家正
是慨嘆萬家也 直說其夫婦喜慶不妙故就旁人喜慶
說之 三章為三人之語 首章是向其婦說末章是向
其夫說中間是向其夫婦一總說 綢繆謂修補廬舍
綢繆句下着三星句則修補之廬舍及廬舍中之人物俱
堪入畫矣 今夕二句出自意外神物活現 子今二句
諧戲而蘊蓄令人失笑

秋杜

此痛傷無兄弟之詞也 明說痛傷無味故反覆頓跌以

明其痛傷之所以然而不贅一詞 兩章爲反覆之詞

每章三層中層申明上層下層申明中層下層之上
俱有旁人慰解之語作虛鋒 嗟行四句是就有事之時
說人無二句此嗟行二句是更進一層說

羔裘

此蓋述邾大夫采邑人民之語以刺之也 直說其意無
味故借民人之語以明之 兩章爲兩人之言 上章刺
其貪下章刺其殘居若謂罄民所有而取之也究究謂祭
民之過而罪之也 豈無二句言豈無他人可歸而從子
如故乎

詩經叢簡

卷二 唐風

六

揚羽

此述征役者怨恨之語以諷其上也 渾說其怨恨無味
故述其語以明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 肅肅二句當是
與體蓋以鴉集得所興至父母何怙也 此篇之真摯沉
痛與陟岵相埒而末二句則更聲如痛哭怨憤無極矣
無衣

此述晉民喜幸武公請命爲諸侯之語以刺釐王也 直
說其倨慢無禮不當爵命無味故但述其民人喜幸之語
以見之 兩章爲兩人之言 吉謂穿之不見誅責也爨
謂穿之不戰栗也詞雖不多而氣却極放縱

有杖之杜

此求納交於君子之詩也 直說求交無味故以恨不得
交致詞也 兩章爲反覆之詞 以杖杜爲比者以其素
無賢士相往來故恐其不肯來耳 有上四句一開益見
下兩句之誠矣

葛生

此述行役者之婦思念其夫之語以諷其上也 渾說其
思無味故由生至死重重言之 前三章單就生前說後
兩章兼及死後說前三章是一日一日的零星說後兩章
是合并起來一總說前三章爲一調後兩章爲一調 稱

詩經叢簡

卷二 唐風

九

其夫爲予美平素思愛之情致俱可見矣 誰與獨處費
解却妙若換作誰與同處雖不難講然而絕無妙趣矣
角枕二句忽然設色將其前後同且獨處之情景俱映照
出來矣 夏之二句不着相思一字却已寫到相思之極
致矣 百歲二句是計其同且之日期情深極矣語痛極
矣 三百篇思念其夫行役者不一而卒未有若此篇之
旖旎者此固由各人之性情亦以彼導之使然者之有素
耳

采芣

此爲聽讒者納誨之詞也 直勸其莫聽不妙故爲之屬

層破解以成篇 首章先言其不可信次章再言其不可與末章方言其不可從一章祇換三個字便在前在後鐵定不移矣爲言謂造言也 苟字最要緊當作誠字講胡得焉謂不能得計也

詩經靈簡

卷三 唐

三

秦風

車鄰

此借國人喜幸創見之語以誇美其君國中之所新有也直說其有無味故借國人創見者之口說之 首章就自己所見說下雨章就自己得見而更招人來見說未見既見指官長說 創見者乃旁觀之人也並坐鼓瑟簧蓋臣下承君命而然者 創見之人既見車馬又見寺人又見鼓瑟簧且見鼓瑟鼓簧于君前是以樂不可支而招人來看耳今者二句是其招人之詞言如此光景不快來看轉眼之間便就老了死了還會得見乎此二句傳喜幸之神畫也畫不出來耳

詩經靈簡

卷二 秦風

三

騶鐵

此又是借國人喜幸創見之語以誇美其君田獵之所新有也 首章就往狩時所見者說次章就正狩時所見者說末章就將畢時所見者說句句都有創見驚異的神致在也

小戎

此借征西戎者之室家思念其夫之語以誇美其君軍旅之所新有也 意在誇美雖與上兩章一樣然情致各殊矣 寓誇美於思歸之憂慮比上兩章更奇更不可測

首章言其車馬齊備路中可以無慮但恐到彼不能如意耳次章言其行止由己護身有具到彼可以無慮但以歸期無定不能不懸念耳末章言其器械備具征戰可以無慮但恐其過於殺戮耳所以祝其早夜之間存心爲良人而有德音也

蒹葭

此贊美見機而作之士以諷其君相之詩也 直說其見機不妙故幻化情事以說之 三章爲反覆之詞 蒹葭二句蓋謂其凜履霜之戒也所謂伊人緊接爲霜說言其纔見爲霜便就如此性情即使在水一方而令人沒法求之也 此篇神韻清逸情致縹緲三伏中對之亦覺涼生但不知熱中者讀之何以爲情乎

終南

此述國人誇美其君遊終南之語以爲頌祝之詞也 以己口贊之不妙故託國人以爲言 兩章爲兩人之語上章就容顏美之故以條枚起興下章就德行美之故以紀堂起興錦衣二句字字放光黻衣二句有聲有色其君句是贊其外相壽考句是贊其內相

黃鳥

此述國人哀三良之語以刺康公也 正直刺之不妙故

託國人之哀以刺之 三章爲三人之語 臨穴二句先畫其形象彼蒼四句方同聲一痛不說哀之而說贖之且不但贖之一人而贖以百人是加多少倍寫其哀之之情乎

晨風

此似久別乍見怨恨之詞也夫婦朋友皆可說去 三章爲反覆之詞 直說久別不妙故以忘我爲言作富貴相忘說反似少味矣 欽欽靡樂如醉一層深於一層 無衣

此述民人平居之語以誇其盛強也 直說其盛強無味

詩經彙簡

卷二 秦風

三

故託民人平居之語以立言 三章爲三偶相語之言 字字有精悍之色句句見強毅之概真素人之詩也 平居時如此則臨敵更可知矣宜其虎視雄踞而莫與相抗也

渭陽

此蓋欲晉文公想念親情永遠結好之詞也 明說其意不妙故但言其送之遠贈之厚以微示其意而終不出諸口 兩章爲兩次之言悠悠我思將從前無數舊事向後無數遠慮都包括在內了蓋作詩之意是恐其再如惠公而難以明言故如此云云其吞吞吐吐之情致紙上活現也

次章之送比涓陽更遠次章之贈比車馬更重車馬外物而玉佩貼身也

權輿

此刺簡賢之詩也 以出自己口不妙故託賢者之口以立言 兩章爲兩次之言於我乎于嗟乎上下音調相應

詩經箋簡

卷二 秦風

四

陳風

宛邱

此直刺游蕩宛邱之人也 以正直譏刺不妙故作訓誨口氣以立言 三章相承說首章先渾詞以訓誨之下兩章再詳言其事以訓誨之將言其無望先以有情作頓筆可謂以贊作罵矣此蓋宛邱下居人所作也常遊其地人已惡之而又加以歌舞且又無冬無夏以歌舞焉得不深惡之宛邱之下止有居人宛邱之道又加上路人萬人指目而又不改焉得不刺之乎

東門之粉

詩經箋簡

卷二 陳風

三

此似指陳男女觀看婆婆之弊以諷其各家家長之詞也 直說其弊無味故詳述其事之顛末以明之 三章相承說 子仲之子蓋婆婆之有名者首章是就聞其婆婆于東門說次章是就約定日期招其來婆婆于南原說末章是就其日期觀其婆婆于南原說不續二句謂人皆廢業往觀其婆婆如歸市者然也視爾二句謂往觀婆婆之時又有如此之弊也

衡門

此述隱居者安貧之詞以諷其上也 直說其隱爲不得已不妙故述其語以見之 首章與下兩章相對說本當

豈其在前作開可以在後作合乃倒轉來使之反背相向更有拗趣更覺新鮮也

東門之池

此蓋樂得益友之詞也 以直說其友可交不妙故託淑姬以立言 三章爲反覆贊美之詞 以漚麻漸漬以成用與交友漸摩以資益以可以可與上下相呼應 語謂聞其語以答之言謂自發言以告之歌與語言無甚淺深蓋言與之晤對無般不受其益也

東門之楊

此蓋遜客不至之詩也 以明言其不至不妙故但以明詩經靈簡 卷二 陳風 三
星句作歸宿 兩章爲兩時之詞煌煌大明也暫暫小明也明星句合起二句看景色更妙

墓門

此似當以序謂刺陳佗之說爲正也 以直斥其非不妙故渾其詞以刺之 兩章爲兩番之詞 誰昔句言自昔以來誰會如此來顛倒句蓋以其歌詠而思傾陷之也

防有鵲巢

此似當以序謂憂讒賊之說爲正也 夫婦君臣皆可說去也 實指其人不妙故以莫知誰何爲言 兩章爲反覆之詞 唐謂陝唐防邛一高一矮相對唐邛一深一高相

對 俯予美謂以其美爲惡而讒之也切切憂也惕惕懼也比與極新鮮而神致極悠揚

月出

此月下懷人之詩蓋朋友而託佞人立言者也 單就正面說思無味故就其所以不能不思處說之 三章爲反覆之詞煉字極生新煉調極響亮極力避熟也 以皎月映佞人表裏瑩澈舒筓句言佞人又能令人如此也上三句一氣直下逼趕末句末句頂上當加焉得不爲之賦詩講

株林

詩經靈簡 卷二 陳風 三
此述國人議論適株之語以刺靈公也 直說刺之不妙故假辨論株林以立言 兩章相承說上章言其不是適株林下章言君却說是適株林 憑空結撰設爲問答而其言語吞吞吐吐若說破若不說破如此妙又真是少二寡雙之作也

澤陂

此似哭人之詩大約亦是朋友所作也 單就哭說不妙故反覆思想其居處形容以哭之 三章爲三串之語以哀痛漸殺爲次第 傷如之何就所哭之人說涕泗滂沱就哭之之人說 各章上二句其居處如畫中二句其形

狀如畫末二句哭者之神致又如畫

詩經畫簡

卷二 陳風

天

檜風

羔裘

此因其君修潔衣服而不修明政治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恐致喪亡不妙故以憂悼為詞 三章為反覆之詞
羔裘不聽朝而以之逍遙翱翔狐裘不聽朝而以之在天
堂臨朝皆足見其修潔衣服也至如膏
有曜則更修潔至極矣 不明說其不修政治祇說逍遙
翱翔用舉此見彼之法也豈不爾思是思患預防之思字
思字中有諫字在也三末句頂上俱當加徒令二字講
素冠

詩經畫簡

卷二 檜風

天

此為居喪而無毀瘠之形哀戚之容者諷也 直說其不
哀戚不妙故就冀見不得見說 三章為層遞降格之詞
與論語中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相似 首章是就能
毀瘠者說次章是就不能毀瘠尚能令人見之傷悲者說
末章是就不能令人傷悲尚能令人見之不樂者說勞心
句謂空勞冀望而終不得見也兩與子句與字作許之講
子字指棘人說言見能這個樣的人便算他合棘人同歸
一致了以首章為主而下兩章層層回抱之格法妙絕
隰有萋楚

此述民人困苦之詞以諷其上也 直說其困苦不妙故

述其語以明之 三章爲三人之言絕不說自己困若祗說羨慕衰楚之樂而已筆法妙絕

匪風

此心憂國亡而無救作以警其君上之詩也 直說國亡無救不妙故以傷東周懷西周爲言 上兩章傷東周末章懷西周上兩章用激烈之詞突然而起令人驚心動魄末章用舒徐之語愜然而逝令人意遠神遙妙不可言顧瞻周道謂周王失道不能令其國不亡也却不說彼而以中心句接之妙極誰將西歸謂誰將如西周之聖王也却如此說法妙極忽而說風說車忽而說魚說豈不類詩經靈簡 卷二 曹風 三 不倫正是比興之妙處

曹風

蜉蝣

此爲其君用好修飾無遠慮之小人作以刺之之詩也 正直說之不妙故託蜉蝣以爲言 三章爲反覆之詞各章上兩句明其不可用下兩句憂其君之用之蓋言其人如蜉蝣之以修飾爲樂不自慮其朝生而暮即死我之憂者乃爲其見用於我朝耳憂其見用者憂其見用必致喪亂耳却絕不說破此意但說憂焉而已蘊蓄的妙 我指我朝說閱字與穴字通掘閱蓋言此蟲土裏化生而掘然飛出於穴也

詩經靈簡

卷二 曹風

三

候人

此爲其君榮寵小人以致民困作以刺之之詩也 直說其意不妙故以候人鵲虹等對言之前三章刺其用小人末章刺其用小人以致民困 何戈句言其猶能何戈設供職以跌三百人之無故而赤帝也雨不濡句謂不得濡其翼味以跌三百人之不稱不遂而得服構也 蒼蔚謂盛也朝濟謂虹也言小人在朝之氣馘如南山之盛也季女謂少女也言雖大家美好之少女皆如斯之饑餓也蓋謂其饑餓而乞食於人也

鳴鳩

此當如序謂刺在位君子用心不壹之詩也 直說刺之
不妙故就思古人言之 四章爲反覆之詞淑人君子指
古人說 心如結正是言其心一謂無論在何處何時不
會改樣也儀一由於心結通身是說其儀一首章乃推本
言之耳正四國是言其可以如此正國人是言其已經如
此心結是儀一之本儀一又是正國人之本也 胡不萬
年言古人胡不有萬年之壽活至於今也 刺令人却祇
說思人而絕不提今人一字筆法妙絕

下泉

此因王室不能救其困傲而慨念明王賢伯之詩也 正

詩經靈簡

卷二 曹風

三

直說之不妙故託比興以言之前三章嗟嘆王室之不能
救末章嘆羨古昔之有王伯 凡凡二句言不用雨還有
雨四國二句言不用伯還有伯俱是用加倍法也以凡凡
四語作結尾含蓄不盡餘味無窮

幽風

七月

此周公追述先公治民之情事以戒成王令其以恤民爲
心也明就君上說不妙故條條就民間言之首章作冒末
章收結中間六章分作兩段上段三章說謀衣下段三章
說謀居謀食 上段兩頭兩章一章說謀帛衣一章說謀
皮衣中間一章帛衣布衣並說下段上兩章一章說謀居
一章說謀食下章說居謀食並說 上段謀衣就用功時
說下段謀居就用功時說謀食就成功時說 上段謀帛
衣布衣就女子說謀皮衣就男子說下段謀居謀食俱就

詩經靈簡

卷二 幽風

三

男子說 上段謀帛衣布衣詳細說謀皮衣粗畧說下段
謀居謀食俱粗畧說 都是兩段參錯相對中腹謀衣謀
居謀食是三項而首章祇說衣食兩項作冒者以謀居之
日少而謀衣謀食之日居多故使之虛實參錯以成文法
耳 首章籌畫衣褐卒歲於耜舉趾俱是君上爲之打算
二章以下辦理諸事俱是君上教之使然却俱不說明白
田畷從爾雅作農夫講爲是 四五六七章數量麥螟等
物俱是以此記時辨其應辦之事務因爲注意者不在乎
此故條條數過去以趨赴着意之處耳四月章植物動物
雜說五月章單說動物六月章單說蔬菜等物九月章單

說穀麻等物末章鑿冰開冰是作避暑之計卽是收結謀衣謀居之處肅霜滌場卽是收結謀食之處殺羊稱觥卽是收結奉公之處以報答其爲之籌畫爲之都理營謀衣食等事二之日三之日收結篇中之說周正處九月十月收結篇中之說夏正處以萬壽無疆作結局面堂皇之至授衣在九月却從春日直忙至八月播穀在二月却從正月直忙至十月而且蠶事纔畢便預備萑葦禾稼纔納便亟其乘屋是一歲之中合家男女全無閒時方得有衣可衣有食可食爲上者安享其奉豈可不體恤其情而征斂無已乎豈可不體恤其力而妄興徭役乎 此篇以養爲

詩經靈簡

卷二 幽風

語

主沒說到興學校然爲裝獻豨介壽稱觥等未嘗不使之相通大義也

鴟鴞

此周公恐成王信流言以危王室作以自明之詩也 直說其意太顯露故託鴟鴞以立言 首章就鸞子說下三章就成室說俱是對針不利孺子之言明其心迹以釋成王之疑也鴟鴞是比武庚及管蔡子是比成王室是比國家取子句舍毀室在內言旣欲取子又欲毀室也毀室句又舍取子在內言無取子以毀室也此兩句俱是半邊話欲成王信流言是取子欲成王去周公是毀室 迨天章

言其綢繆之堅固予手章言其綢繆之勞苦予羽章言不辭困敝以綢繆室家新造尙未十分安定而又遭此變故不得不作詩貽王也有謂周公不應自明者是夫不然蓋成王年幼天下之安危係乎周公之用舍設若成王信流言而去周公天下事不可問矣周公至此焉得避自明之嫌疑而不開喻成王使之見信以安王室乎此詩作在罪人斯得之後王未出迎之前

東山

此周公東征旣歸慰勞軍士之詩也 以出自己口不妙

故託諸軍士以立言 首章就初起行時情景說次章就

詩經靈簡

卷二 幽風

語

途中想念家中光景說三章就初到家時情景說四章就到家以後室家相樂說每章首四句一字不換又是一格 我徂二句情中有景我來二句景中有情 我東四句就將欲起身說蛸蛸二句就旣在途中說果臝二句就屋外說伊威二句就屋內說町疇二句就庭院說伊可二句就想念者之心情說鸛鳴四句就初到家門之時說有敦四句就到家周覽之時說言情寫景無不入微入妙却俱是憑空結撰虛想出來的奇極矣妙極矣 末章直說其室家相聚之樂儘有可說然而猶以爲未妙也故別開生面單就未有室家者婚娶說而末了以其新二句一總攬

括之真真是奇思真真是妙文明說之子于歸先以倉庚起興雖是常法然而說的光耀射目迥非尋常筆墨可比也

破斧

此述民人議論東征之語以美周公也 正直贊美不妙故以身受其利為言 三章為三人之語 每章上兩句開下四句問 四國謂管蔡霍商也正四國尚於民人無涉哀我二句則是親身享其太平之福矣必說到此方為口服心服竭情盡致之贊美也破斧缺斨戰陣之所不免然周公東征未必大費戰爭其所以遲至三年者蓋平定之後又有多少處置化導等事須以時日耳觀是追是咄是適可知矣

詩經彙簡

卷二 國風

五

伐柯

此述東人求見周公之詞以諷諭成王也 直說其意不妙故託比論以立言 上章言欲見周公必須介紹下章言得見周公必謝介紹 以媒比介紹以適之子比見周公上兩句興起下兩句 通身就娶妻說而見周公一字不露所以為妙也此詩作在避居東土之時下兩篇亦然

九罭

此述東人喜見周公之詞以諷諭成王也 正直贊美不

妙故就其彼此告語之情狀以立言 首章言得見公者互相告語之情狀下三章言欲留公者互相告語之情狀公歸二句言公歸雖無所定之日期言在女東土不過信處信宿而已此似是周公從者告東人之語末章似是東人答之之語是以句言我東土因為流言是以得有袞衣之人在此大家對之歡樂耳

狼跋

此述東人議論周公被謗之語以諷諭成王也 直說周公無過不妙故託諸東人論說以立言 上章言流言不能害其身下章言流言不能敗其名 遜碩庸謂不自表其無罪而避居東土也

詩經彙簡

卷二 國風

五



詩經靈簡

高密李詒經

受業於徐子國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此與賓客燕遊之詩也 但說燕飲無甚關係故以求示周行立言 首章言與賓客燕遊原是望其示周行次章言因為賓客能示周行所以與之燕遊三章極盡燕遊之樂以娛賓求其示周行 以鹿鳴起興者蓋燕遊於苑圃

詩經靈簡

卷三

鹿鳴

一

之內即所見以為言也 德音不愆等言其平日如此也和樂說且湛燕樂說賓心俱是極力加倍以明其求示周行之誠耳 上兩章是求示周行之前曾俱照周行措詞末章正是求示周行之正面却但說燕樂而已絕不與周行傍邊高妙之極 三回換韻首章聲極堂皇次章聲極高亢末章聲極沈細

四牡

此述使臣懷歸之情懷以慰勞其行也 就勞之者說不如此故用使臣口氣而代為之詞 前兩章就懷歸之人說後三章就所懷之人說 傷悲就心說敬處就身說將父

將母先分說後以將母包將父台說 傷非與不違敬處已經體恤之至乃又說到不違將父母至矣盡矣誰知末了又以作歌來論結尾不但使臣夢想不到蒙此情誼讀者亦夢想不到有此妙文也

皇皇者章

此欲遣使臣而逆探其情懷以慰勉之之詞也 說君教之不妙故託為使臣之自言 首章為綱下四章為目 咨諏是訪問咨謀是籌畫咨度是斟酌咨詢是再將斟酌者問人 上篇是以慰之者勉之此篇是以勉之者慰之

常棣

詩經靈簡

卷三

鹿鳴

二

此燕兄弟而勸其篤親親之誼也 浮詞勸勉無益故全就刺心動人處說之 通篇八章分為兩段上段四章就患難時說後段四章就安樂時說首章與第五章相對一為總冒一為轉關前段是令其動心後段是令其問心前段單以朋友對兄弟說後段上半以朋友對兄弟說下半以妻子對兄弟說 人之薄於兄弟者非由於厚朋友即由於厚妻子故單就此二者說 凡今之人人字內朋友妻子都有 前段孔懷與哀求俱是就死時說而哀求比孔懷更加多少倍急難與禦侮俱是就生時說而禦侮比急難更加多少倍 後段安寧與飲酒好合與宜樂俱是

前曾較淺而後曾更深也 况也承嘆况字從或說作悅
爲是杰也無戎戎字當作眾字講 是究二句以問作結
奇妙無比

伐木

此燕羣臣而相期常保太平之詩也 直說期保太平不
妙故微見其意於首章向後單就燕飲立言 首章先說
明所以求友之故下章方說常常與燕以求之次章就燕
尊輩說末章就燕等輩說 首章先以伐木句興起鳥鳴
句再出自四句註解鳥鳴句再以相彼二句跌出矧伊
二句來方纔到了求友上興法奇極 出谷逐喬喻化諸

詩經蘊簡

卷三 鹿鳴

三

侯爲天子也 不日羣臣而曰友生見其虛懷下賢自
卑尊人之致矣 求友生者求其共保太平也神之二句
是說與友生相和共致太平則神聽亦和平矣却祗說下
半截留上半截作藏鋒通篇祗此兩句說正意却又如此
說法令人不測 肥羴肥牡八簋籩豆等皆是互支 失
德於乾餱說破不值一笑然讀者却當以之猛省不當以
之爲笑也 有酒六句有筆歌墨舞之趣落花流水之致

天保

此臣下頌禱君上之詩也 正直頌禱不妙故託諸天神
以立言 前三章就天福之說後三章就神福之說 首

章各樣福散碎說二章各樣福合總說三章各樣福就比
喻說四章單就錫壽說六章合福壽就比喻說首章開首
便說天保定四章開首先說祭祀俱是兩扇參錯相對

采薇

此欲遣戍役而慰勉之之詩也 正直慰勉不妙故設身
處地而代爲之詞 首章作冒末章爲尾中間四章分爲
質二句形容其安分守己也徧爲爾德謂皆爲之造福也

詩經蘊簡

卷三 鹿鳴

四

兩段上段兩章一章單承靡室靡家一句說一章兼承靡
室靡家不遑啟居兩句說下段兩章一章就戰陳說一章
就守備說俱是單承不遑啟居一句說 我戍未定謂或
戰或守未定在何處也 楊柳句回應采薇雨雪句回應
歲暮歲陽 二章是如饑渴末章是真饑渴意不相同而
字面相應 如此體恤而曰莫知我哀是設身處地而又
透過多少層去說也 送其去說其到彼之情事已經是
極量了乃又說到歸途之愁苦如何不教人感激憤發甘
心爲之赴死乎

出車

此既平獵猶慰勞還率之詩也 直贊其功不妙故單說
 兩頭將正面藏在中間夾縫裏而兩段末了各就旁而着
 一句虛點之 前三章就去時說後三章就回時說 此
 篇或用還率口氣或用作者口氣互相錯雜以成章法
 上篇是探下去說此篇前半又探上去說 首章先說受
 命命人等事次章再說建設旌旗等事三章方說出所往
 之地及所辦之事來四章先說回在途中五章再說望家
 望其回六章方說望家見其回 獵猶于襄是旁人期許
 之詞獵猶于夷是望家喜幸之詞 昔我四句上篇上兩
 句是實景下兩句是虛想此篇上兩句是回想下兩句是
 實景 昔我章下忽以嗷嗷章接之又換一般景象又變
 一番情致 嗷嗷六句與召南一字不差却亦有別彼是
 無音信而望見此是有音信而望見也 我心則降是指
 望其降直至獵猶于夷方纔真個得降耳 薄伐西戎蓋
 等皆是采繁時所目睹如此喧闐熱鬧之事却以極寂淡
 極閑散絕不相干之春日采繁起之是以不作勢爲作勢
 之法反跌之也 獵猶于夷句頂上當加竟字講 看執
 訊句裏獵猶尚有戰功在不但城朔方而已城朔方蓋既
 平之後善後之事耳秦始皇之築長城未必非遠祖此策

詩經靈簡 卷三 鹿鳴 五

也 嗷嗷章是望其回而不回春日章是不望其回而竟
 回兩章是一開一闔也

杖杜

此凱旋之後慰勞軍士之詩也 正直慰勞不妙故就其
 望家思念之切言之 首章度量其可以閒暇次章度量
 其可以旋歸三章度量其離家不遠四章卜筮其離家甚
 近却到底不說其到家此用畫龍不點睛之法也 杖杜
 卉木傷悲憂父母匪來期逝等想得活現不奇而檀車之
 輝輝四牡之疢疢與夫卜筮之僭會言之近以及度量其
 迫止歸止不遠適止又將他之虛想也替他想得出來以
 詩經靈簡 卷三 漣鳴 六

南陔

深居九重之天子乃般般樣樣體貼民情至於如此非聖
 人其孰能之乎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此燕飲而賓贈主人之詩也 不以出奇見奇故直就其

微酒立言 前三章先就其旨贊其多就其多贊其旨就

其旨贊其有後三章又就其多贊其旨就其旨贊其多就

其有贊其旨多旨有俱是蟬聯而下嘉借時便是前

三章末句之上三字但將旨字換作時字耳 前三章順

說下來後三章又倒說上去執意生倣便異樣新奇矣

詩經靈簡

卷三 白華

七

第三章旨字中包時字有謂其有無窮也

由庚

南有嘉魚

此燕飲而主人奉賓之詩也 亦不以出奇見奇單就殺

酒立言 前兩章一章就心說一章就身說後兩章一章

就賓之多說一章就燕之類說 上兩句前兩章同一調

後兩章各章一調下兩句四章同一調 君子謂主人託

樂工之口氣也 衍訓行行謂遊燕也 瓠羹與賓之多

也緩之謂令其各得所安也 離來與賓之來也又思謂賓

來便又燕也 又思之下尚有無限虛神也

崇丘

南山有臺

此燕饗主人贊賓之詩也 於常熟中求新奇故單用德

壽錯雜以成篇 一章二章先贊其德後祝其壽四章五

章先祝其壽後贊其德 三章單贊其德其實祝其壽還

是贊其德是以前後四章顛倒相對而三章獨在中閒孤

立無偶也 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就政治贊

其德德音不已德音是茂是就聲名贊其德保艾爾後是

就後世贊其德

蓼蕭

詩經靈簡

卷三 白華

八

此諸侯來朝天子獨與之燕之詩也 正直勉之不妙故

以其德足致壽福為詞 首章言其德能動人下三章言

其德能動天 首章先言知其有德次章言其德能令天

加以壽考三章言其德能令天使之壽而且樂四章言其

德能令天加以萬福一章進一步說 通章上三句同調

而下三句不然 燕笑二句謂因燕會與之笑語方知其

所以有譽之故也恰是初見時的神吻為龍三句是笑語

之深而知其如此孔燕二句是笑語更深而知其如此偉

革三句是燕終笑語既畢見其去而知其如此也 壽考

不忘謂天令其壽考而不忘之也 兄弟指其同列之諸

侯也

湛露

此諸侯來朝天子合與燕之詩也 亦是不正直勉之而以贊之者勉之 上兩章就飲之之時地說下兩章就飲酒之人說上兩章是勸其飲下兩章是贊其飲上兩章是開下兩章是闕 前兩章一三句相同二四句不然後兩章三四句相類一二句不然而第三章第一句偏與上兩章相同第二句又偏與上一章相類故意參差參錯以眩人眼目也 此篇與上篇俱以露起興取恩膏優渥之意也

詩經靈簡

卷三 伯華

九

彤弓之什

彤弓

此以弓矢賜有功諸侯而歌以勉之之詩也 正直勉之不妙故但說賜弓矢之匪輕而留其意於言外 首章就賜饗之正面說下兩章一章承饗之說一章承賜之說每章上二句就未賜時明其匪輕中二句就將賜時明其匪輕下二句就正賜時明其匪輕知其賜為匪輕則不可不加倍勉勵以承其賜自不待言矣 既藏之而又載之既載之而又囊之層層說到極至處賦之由於喜之喜之由於好之層層追到根上去 中心字一朝字俱是極力作意之字法也

詩經靈簡

卷三 彤弓

十

菁菁者莪

此贊美君子樂育人材之詩也 直說樂育不妙故但以喜見君子渾括之上兩章就初得其濟時說下兩章就大得其濟時說 本是兩章一段而菁菁兩句却三章用之且既見句四章相同我心句兩章相對皆是故意參差以相參錯也 菁菁楊舟俱是比喻在阿在沚在陵就人材之得樂育時說載沉載浮就人材之未得樂育時說 樂且有儀樂其且將有禮儀也 我心則喜我心則休言我心就常喜常休不用憂愁也

六月

此燕勞尹吉甫征伐獫狁之詩也 直說正面不妙故不敘其如何戰鬪但就其兩頭言之 首章言師當急出次章言師能急出三章言師必有功四章言師之起行五章言師之成功末章言師回燕喜 常服謂上陣之衣服我服謂不上陣之衣服 我服二句言祇須成服便去日行三十里也 首章渾說孔熾獫狁匪茹四句再詳言之非漫然也以下文將說其啟行故先以此四句作其勢再以織文四句圖其形然後啟行之軍容雖億萬斯年尚活現在人眼前也 至于太原是纔行到克敵善後等事都包

詩經彙備

卷三

形弓

十一

在文武二字之內而文武句又是說其足爲萬邦之憲不是正敘其事真真是不會向正面上去討生活也 文謂運籌於帷幄武謂戰勝於疆場也 燕喜受祉謂天子燕勞之賞賜之想歌此詩即在此時也 飲御諸友謂吉甫自飲御之也此非正敘其飲御知爲必有之事故詩中預先及之也天子燕之乃想到受燕之後必還飲人因而又想出他佐飲之役饌與供飲者之姓名來真真是設身處地無微不至也 一場熱鬧大戰不敘却憑空結撰透過多少層去說閒話奇極須知不是他故意出奇文法原應如此耳 征戰未了以孝友作結不是贊美張仲正是贊

美吉甫並不是贊美吉甫正是勉勵吉甫眞聖人之言也 張仲以孝友聞於天子却不得詳其行實可惜可惜

采芑

此燕勞方叔征伐蠻荆之詩也 亦以正面着力不妙故詳於未戰之前而畧於征戰之時 通篇俱是寫方叔之克壯其猷首章單就車馬寫之次章又兼旌旗衣服寫之三章就將戰時寫之四章就正戰時寫之 前三章俱是前六句就軍士說後六句就方叔說而末章通身就方叔說前三章俱是三句爲一氣而末章前半獨兩句作一氣 上兩章是前七句大畧相同而三章祇四五六七句與

詩經彙備

卷三

形弓

三

首章一樣末章又祇方叔率止一句相同且又移在其車三千之位而三四兩章之第十句忽又相同參差錯令人不測 寫方叔一章一樣景象一章一樣聲勢無句不新鮮無句不活現 若大一篇文章實寫交戰祇執訊以下四句而已末了三句又是節外生枝岔出去引昔證今以作旁襯耳奇妙奇妙 上篇絕不說正面此篇畧說正面上篇就未啟行以前說起此篇就既啟行以後說起上篇就回軍以後收結此篇就成功之後收結上篇明說燕勞此篇不明說燕勞兩篇之不同此其顯焉者耳善讀者必當自具法眼另有所見也

車攻

此贊美宣王能有威德以致天下宗服也 正直說之不
妙故就田獵東都以立言 前四章就田獵以前說後四
章就田獵之時說 會諸侯重於田獵却偏以田獵為主
而以會諸侯附在中間而會諸侯又但言其來助田獵而
不言其朝覲結撰奇極 車攻馬同等明其軍威之盛也
會同有釋助我舉柴等明諸侯之用命也蕭蕭馬鳴有聞
無聲等明軍令之嚴肅也大庖不盈明其不專貨利也
以蕭蕭寫馬鳴繪聲入神以悠悠寫旆旌繪形又入神
君子是贊其德大成是贊其功皆言其能光復舊業克繩
詩經彙纂 卷三 彤弓 吉

祖武也

吉日

此贊美宣王能致物產蕃庶得人歡心也 亦以正直說之
不妙故就田獵西都以立言 首章就未獵之時說次章
就往獵之時說三章就將獵之時說四章就正獵之時與
既獵之後說 田車四句謂禱於馬祖而祐之如此也漆
沮是田獵之所中原是漆沮之中原獸之四句是未到時
望之如此瞻彼四句是既到時望之如此 儻儻二句匠
物工絕 此篇之燕天子是近者說上篇之會同釋是遠
者來 三田為賓客是以御句充君庖是且以句不言乾

豆者以上有伯禱句故用兩實一虛之法概之耳

鴻雁

此贊美宣王安集流民之詩也 以就詩人口說是正面
故入流民口氣以立言 首章就未安集時說次章就正
安集時說末章就安集後追想流散之時說 之子是一
個流離之人矜人是與之子同流離之人鰥寡是從之子
矜人中挑出之人言人人可矜而更可哀者鰥寡亦在其
內也 于垣謂令其築室以居也 哀鳴喻流離之時作
歌以自哀也哲人愚人指聞其歌之人也安集之後又作
此語痛定思痛正是感恩無極之情詞也

詩經彙纂

卷三 彤弓

庭燎

此贊美宣王勤於政治不暇安寢之詩也 正直贊之不
妙故就其惟恐視朝之晚言之 三章為一夜之事每章
首句是王之問詞次章是侍御者之答詞三四五句是王
心中虛驚而令侍御者聽之看之之詞 未央是前半夜
未艾是後半夜之上半截嚮晨是後半夜之下半截 祗
述其三兩語而其心情已無不傳出矣祗傳其事而他事
亦無不可見矣

沔水

此諷人念亂之詩也 但說自己憂亂不妙故以愛人之

不愛爲詞 首章以禍及父母動之使念亂次章以己之心憂諷之使念亂三章以譏言之興警之使念亂 莫肯念亂下以誰無父母接之痛切異常警策異常 不蹟謂不循先賢舊蹟惟不念亂是以不蹟是以不懲諫言也 讓言其興聲口活現神情活現

鶴鳴

此諷受善之詩也 以直說其意不妙故全就比喻立言 兩章命意無大分別立言却有漸次 忽說這樣就說

那樣其不類不倫處正是比興無端處極迂腐的話說如此寫出來便覺異樣生新矣 鶴鳴二句喻人言行於深

詩經舊簡

卷三 班巧

五

密之處必不能不令人知也魚潛二句喻其言行不可拘於一格也樂彼三句喻善人之言行亦不必定能無瑕也他山二句喻不善之人亦可以攻之使去其瑕也其語言雖亂雜意思却是一線串成也 聞野是橫說聞天是豎說 爲錯雖含攻玉意在內而行文却是攻玉之階級

祈父之什

祈父

此諷王久役軍士之詩也 以直出己口不妙故託軍士之責祈父以立言 上兩章就軍中說末章就家中說上兩章言令其轉恤爲不義末章言令其轉恤爲不情 止居就當下說底止就終竟說置不聽承上兩章說 句句有聲有色語語痛心刺骨

白駒

此招徠隱士之詩也 以全就人說不妙故皆託白駒以發端 首章次章言得其來必如此留之三章言得其來

詩經舊簡

卷三 祈父

六

必如此待之四章言不得其來亦如此待之 白駒謂其人如玉故其所乘之駒亦潔白如玉也 以繫維白駒留人意匠超絕 逍遙謂可得與之同逍遙也嘉客謂其肯留此作嘉客也 賁然來思卽今世所謂賁臨光降也 生芻二句言雖在空谷不來亦常備生芻以待之爲其人如如玉無瑕也 毋金二句是趨勢作轉語言人雖如王萬毋金玉爾音而有遐棄乎我之心也

黃鳥

此將適異國囑其親屬爲之看守家業之詩也 不欲明指其侵蝕之人故託黃鳥以立言 三章爲囑託諸人之

言 無集無味謂無令其集味也 不可與明前不可與之明明白白如情如理以相處也

我行其野

此投其姻親不見收恤作以刺之之詩也 漫以不恤責之不足動聽故屢以婚姻為言 上兩章就自家說末章就其所投之人說上兩章是驚怪其不恤末章是責備其不恤上兩章是不恤之上截末章是不恤之下截 每章首二句俱是言其來投之難難以見後歸之不易也 上兩章婚姻二句有義形於色之致須我言歸二句有垂頭喪氣之致悔其來投憤其不恤之情致無不傳出矣 不

詩經蠹簡

卷三 祈父

七

斯干

此新宮落成而頌禱其君之詩也 直說新宮吉祥不妙故以夢生子女為言 前五章就作宮時說後四章就居宮時說首章先就作宮之處說次章以下方就作宮之事說似續章是如此打算約之章是如此興築如跋二章是言其宮室之形狀下筮章先說做夢大人章再說占夢乃生二章方說應夢 秩秩二句言其形勢竹苞二句言其

地氣兄及三句言其處可以統御諸侯令其彼此和好單言兄弟者以同姓概異姓也 妣在祖先字字生新 西南其尸以西概東以南概北也 築室諸句俱形容入畫而如跂矢鳥翬等更比擬工警 以做夢作頌禱令人再想不到夢占生子生女俱是憑空結撰却偏變下臉來說得確確鑿鑿與真個無異奇極 攸芋攸躋攸寧是就其本身頌禱之做夢生子女是就其後代頌禱之 芋躋寧俱是言其長遠如此也

無羊

此贊美宣王能致人民富庶也 以正直說之不妙故託

詩經蠹簡

卷三 祈父

六

牧人以立言 前三章就牧人之所事贊美之末章就牧人之所夢加倍說贊美之 前三章以牛羊之眾多見他物之眾多以人所利物之眾多見人民之眾多筆法奇極末章以牧人之虛夢當人民富庶之實事比上節筆法更奇匠物之工入畫極矣而此篇入畫之處尙未為上品也突以誰謂發端令人神惺 以羣數奇極而以特數以物數更奇 誰謂章上四句就其數目說下四句就其情狀說或降章首三句就其散處說末二句就其聚處說爾牧章後四句就其安馴說次章爾牧三句是就牧人之多說三章爾牧三句是就牧人之閒說樣樣描寫無不入微

節南山

此切責尹氏以曉王之詩也。以婉詞不足示警故正直言之而不諱。通身以不平雜何句作主節彼三章責其不平心為政以致亂弗躬三章責其不平心用人為政以致亂駕彼四章責其不平心聽人救正不得不作詩令其回心改行以弭亂。具瞻謂萬民皆瞻仰之冀其平心用人為政也却止說上半截留下半截作藏鋒憂心二句言尹氏乃不平心為政而令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也却又祇說下半截留上半截作藏鋒。不敢戲談敵得一篇酷吏傳篇中如國既卒斬民言無嘉等語真是涕泣而道也

卷三 新校

九

詩經彙備

有實其猗言南山尙能生育草木使之有實猗然也

尹氏太師六句層層反跌不弔二句勢如奔馬聲可震天

周氏國均等字法都極新奇念熟不覺耳 不弔二句

言尹氏不弔於天應該却不宜空窮我民也 問謂問之

以言仕謂試之以事也 無小人殆煉的簡極古極 烟

亞上加瑣瑣二字不堪之極 昊天不備四句是承上章

式夷四句作轉筆為下君子四句作開筆 君子如屆如

夷是與無小人殆反對之語言舍小人而用君子也 國

均式夷如夷上應不乎下應既夷不弔昊天四句又是承

上章君子如屆四句作轉筆 憂心如醒比憂心如惓更

甚矣 駕彼四章一氣相承言四方之民欲殺尹氏尹氏

雖欲駕車而逃我瞻四方知其蹙蹙靡聘也然百姓雖惡

爾之甚皆欲以矛刺爾爾若能平夷爾心說憚待之民便

不相矛而善以待爾如相疇者然矣無如昊天不平而令

我王不寧爾殊不懲其心反怨人之正爾也然爾雖怨人

正爾我却不能因爾之怨而不正所以作誦以究王誦云

云耳 四牡項領言其肥壯能行見尹氏之富也 夷與

不平雜何相應憚與不敢戲談相應 誠心謂化其不平

之心也

正月

詩經彙備

卷三 新校

十

此賢臣遭讒被棄憂國滅亡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微詞

不足動聽故反覆痛切言之 正月二章言其以憂國被

棄憂心三章言被棄之後國更可憂而舉國之人都不知

憂謂天三章言其無罪被棄而憂國之心固結不解終其

三章言王棄賢不用雖不在朝不能不憂彼有二章一言

小人皆樂而已獨憂一言小人皆富而民盡窮通篇五段

前後兩段作首尾中間三段祇是一意就三面反覆說之

耳 正月四句上兩句言天變可憂下兩句言民情可憂

以憂致瘁是以憂致侮之來脈 父母四句有呼天搶地

之致以有好言四句橫插在心中故如此憤激也 念我

無祿就自己說哀我句下就人民說字字令人髮指不
 曰國必滅亡而用民之六句長聲痛哭真是奇文此六句
 兩句一層一層進一層而瞻烏一層更匪夷所思 瞻彼
 中林四句以薪蒸待養於天與民殆而天夢夢也 不日
 無論誰人莫如之何而曰靡人弗勝不日理應喪亡而曰
 上帝誰愴俱有人言在頂上作藏鋒也 謂山二句言詭
 言之不足信如謂山之卑乃至爲岡爲陵也且曰句下以
 誰知烏之雌雄接之與瞻烏爰止胡爲虺蜴等俱是一樣
 的筆法各樣的趣味也 以天地之高厚跌踟躕是加多
 少倍說 胡爲虺蜴若作胡爲毒害語更明顯然毫無意
 詩經彙簡 卷三 新改 三
 越矣 亦不我力言不念其昔日之盡力於國也 政厲
 正是致滅亡之實處却祇此章與十一章言及之畧於正
 面之法也 以變之二句跌赫赫二句又是加多少倍說
 療之上又是有人言作藏鋒 褒似當作指證講爲是
 又窘句上當加譬如經行險地一語講又字方有來歷也
 曾是不意當從會不以是爲意講此章絕無奇處全賴
 此句救之上文方不平兀耳 魚在于沼比身在朝中潛
 雖二句言今雖潛藏而見事甚明也 念我二句與首章
 念我二句始末相應 民之無祿指饑饉說與繁霜相應
 奇矣二句餘韻不盡餘味無窮篇中說憂國滅亡屢屢

而末了乃如此結之正是追上一層去以作蘊蓄無盡之
 致耳
 十月之交
 此言天怒人怨由於寵任非人以諷幽王也 以直就王
 說不妙故單說皇甫而以豔妻句見之 前三章先說災
 異後五章方說致召災異由於寵任非人 月微日微下
 以哀下民接之將國家亂亡藏在夾縫裏筆法妙絕 干
 何不滅下截然而止虛歇的妙絕 首章月微日微並說
 次章輕撤月食單重日食三章又說震電川沸等一章進
 一層 皇父卿士章一句一人下四章却單說皇甫即一
 詩經彙簡 卷三 新改 三
 人以見椒人舉重見輕即實證虛之法也 豔妻句煽字
 妙方字更妙言不但如此而已方貽禍無窮也 抑此豈
 日胡爲及日予二句日字則字矣字等聲口俱是傳神之
 筆 以孔聖與作都三句對說以不怒二句與擇有二句
 對說比破口罵之更甚幾倍下章下民四句以匪天與由
 人對說亦然職謂專主造孽競謂爭相造孽也 我里我
 獨而我字指其同鄉說我不句我字單就其本身說 我
 不敢效我友自逸蓋其友以自逸獲罪故云然乎
 兩無正
 此誓御見羣臣退位出居者眾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正

直說之不妙故託爲勸其人之詞 前四章就其退位出
居之故說後三章就其退位出居之情說 章首加兩無
其極二語固可證篇名之訛誤然詩詞却是無此二語方
奇警也 欲說不駿德故曰昊天欲說疾威故曰旻天相
反成趣也 舍訓置謂置之饑饉之中也 周宗八句俱
是逼趕庶曰二句中開偏又着上莫知句令其筆鋒一錯
未下筆時先有多少無可奈何之情事在胸口方以如何
昊天發端下哀哉不能言句全此 相畏謂彼此恐懼修
省以回天心也 聽言謂可聽之言也 哀哉章就言語
原其情維曰章就出處原其情謂爾章就出居原其情原
詩經靈簡 卷三 新文 三
其情正是所以諷王也

小旻之什

小旻

此因謀猶不臧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渾淪說之不足動
聽故反覆究其弊而詳言之 以謀猶回通句作主前四
章言其所以至於回通之故末章言己所以諷其回通之
故 首章言其語如此回通次章言其臣俱如此回通三
章言其回通由於謀多而不能斷四章言其回通由於所
謀非其人此四章言其不臧覆用國雖章言其謀臧不從
謀猶回通謂是天之暴虐比雨無正之以饑饉爲言者
更奇 我是謀猶亦孔之叩言視之便已甚病並不用待
詩經靈簡 卷三 小旻 三
其行之時方然也 滄滄起具依訛訛起具違何日斯沮
尙望其沮止伊於胡底則不惟不能沮止尙不知回通到
甚麼田地也 龜厭不告則全仗謀夫謀夫雖多而莫敢
執咎如何能行是以用如匪二句接之也 築室道謀謂
道路之人皆邇言是爭不足與謀之人也 國雖靡止謂
居者不多也民雖靡廬謂民中無大聖大賢也肅又哲謀
聖皆非指至極之請說如彼二句言與此五樣人謀再不
會淪胥以敗也 不敢四句就別人說戰戰三句就自己
說 不說謀猶回通足以致禍亂但說自己如此戰戰又
先以不敢四句反跌之筆法極妙 戰戰三句是通篇之

結穴上五章俱是逼趕此章也

小宛

此述人戒子免禍之詞以諷王也 以直說其意無味故
既為之稱述其先人之語又為之假託卜人之詞以立言
通篇以敬儀為主前四章是令其承先訓以敬儀後兩
章是令其從卜詞以敬儀 首章先說念先人之訓已二
章三章再述先人訓已之言以告之四章又言已之勉承
先訓者教之五章設言出卜以免禍六章再述卜人之詞
以戒之 宛彼二句以鳴鳩且能戾天與人不可不自勉
是以正意作虛鋒而取實物以興之也 彼昏指王也見
詩經彙編 卷三 小宛 五
其如此知其天命不又也 敬儀是通篇的骨子下無黍
小心等俱是指此說統其兄弟教之故云各敬爾儀也
人之章是令其自己敬儀中原章是令其教子敬儀 題
彼章以脊令能飛鳴與人當自勉也我日二句是言自己
敬儀夙夜二句是勉其子敬儀 而月句而字是從上句
轉下句之詞 彼昏章是就昔日說桑扈章是就今日說
昔日是料其將然今日是見其已然故不得不出卜以求
免禍之方也 温温惓惓戰戰兢兢俱用疊字相配六句
一意却用三個比喻諷之奇

小弁

此幽王太子宜曰被廢其傳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出自
己口不能動聽故入宜白之口氣以立言 前四章為太
子愬其苦後四章為王原其過真善於諷喻者矣 弁彼
章以不知其罪感動之跋跋章以憂傷之甚感動之維桑
章以天性之親感動之菀彼章以無所底止感動之鹿斯
二章以不知其憂原其忍不收恤之過以感動之君子二
章以易言信譏原其廢之之過以感動之 此篇無字不
真摯無句不沉痛千載下人讀之尚且為之流涕而終不
能感動幽王者固緣幽王之喪心抑以仁孝之言非出於
素能仁孝之人則亦徒與騰口說者無殊耳何幸於天之
詩經彙編 卷三 小宛 五
下我罪伊何之上俱有藏鋒在二句接而不接妙不可言
云如之何下餘韻尚在半天也 如擣如疾首比喻妙絕
下譬舟流譬坏木如或醜耳屬垣等亦皆然也 假寐永
嘆以假包夜寐也維憂用老將後世多少名句俱形的不
堪入目了 押草字擣字老字俱如生鐵鑄上的一樣
維桑章兩句一截或尾後或頂上俱有藏鋒在 菀彼鹿
斯相彼三章前半俱是用反面雙興法與下俱是用折轉
正面法更覺奇警 不遑假寐比假寐永嘆又深進一層
去 寧莫之知指幽王說為是 先之謂導之使脫也涕
既隕之言不見收恤惟有隕涕而已耳 伐木倚析薪地

謂順其當然之理以行反與予作之不然也 伐木二句亦是雙興然是單句雙興與上三章雙句雙興者又別矣 莫高章八句之中乃用五個比喻奇極 無逝四句與谷風篇一字不差蓋當時有此成語不相謀而用之故彼此雷同耳 以此四語戒伯服更足打動幽王之心也

巧言

此因王信讒言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無端而言不能動聽故述被讒者之詞以成篇 前三章諷其聽讒後三章諷其去讒 悠悠二句是下兩句之開筆然單就本句論亦妙不可言也 昊天已成四句分明是重酌上文却令

詩經蠹簡

卷三 小段

三

入讀之但覺其妙不覺其重也 亂之初生四句告以生亂之故君子如怒四句告以己亂之法此四句是本章上四句之開筆又是下章上六句之開筆上下兩用奇極 屢盟信盜孔甘與既涵信讒本是層層相承一套話說而中間用如怒如祉四語一隔便又添上了一些波折 以盜目讒人以其背地害人與暗地偷人一類也 止供謂居於王之左右供給使令之役也 奔奔四句是跌他人二句他人二句又是跌躍躍二句言寢廟大猷君子聖人尙能作之莫之他人有心予豈不能度之乎他人之心予尙能度之而况狡兔技倆豈有過犬而不獲之者乎 以

窺兔目讒人比盜更毒矣 出自口矣下當加可也二字 講顏之厚矣上當加可謂二字講 既微二句承無勇說 爲猶二句承無季說奔奔三章一章言其心不難測一章言其言不難辨一章言其人不難去

何人斯

此蘇公爲暴公所譖作以刺之之詩也 以直斥其人不妙故反反覆覆含糊其詞以成篇 前六章就當下之踪跡刺之後兩章就平日之交情刺之 此篇多設疑陣以爲筆起首章以不入門疑之次章以不入啞疑之三章以聞聲不見疑之四章以往來之疾疑之五章以去時不入

詩經蠹簡

卷三 小段

三

疑之六章以回時不入疑之七章以非不相知責之八章以無顏見人責之 逝梁逝陳等豈既語以後又來伺察其短故作此詩刺之以冀其改與 伊誰二句及二人兩句將其罪過擲在從行之人上究極矣妙極矣 二人俱是從行者也 云不我可謂如何不以我爲可交之人而不入啞之也 不愧二句是並列着說惟其不愧于人所

絕不說出是甚麼不難知來妙 此句之下接以壹者之來比上章更出人意外也 及爾如貫形容如畫諒不我知三句聲色畢現 視人罔極下又有無數話說藏在喉嚨間沒說出來便以作此二句結住

萋斐

此詩人孟子力言讒人之害以諷王也 以輕說不足動聽故破口痛詆以成篇 上六章以刺讒人之語諷王末章以戒君子之語諷王 萋斐二句言其以無事爲有事以譖人也貝錦謂一絲不見但一貝攢簇成錦也哆侈二句言其以小事爲大事以譖人也 南箕謂因其狹小之

詩經彙簡

卷三 小段

三

踵鋪張成廣天之舌也 此兩章先說其正身後說其黨羽俱是指給王看 緝緝翩翩就其人之窺伺人短說捷捷翻翻就其言之捷給中聽說此兩章先說不信後說女遷俱是教王如此待他也 好好草草先畫出兩幅可視可矜者形象來好教蒼天視之矜之視之矜之正面在下投畀有昊之內 欲說投有昊先以投豺虎有北作階級是用層層加倍之法也 此兩章先說視矜後說投有昊蓋言此雖是空言然既遭其害無可如何亦惟有如此而已矣俱是說給王聽 凡百二句教凡百君子聽之正是教王聽之也 此上三篇俱是刺讒之詩却一篇一樣對

看之最足開人心竅 巧言篇是用明晰之筆何人斯篇是用隱耀之筆此篇是用沉痛之筆

谷風

此怨人負德諷其全交之詩也 以盡言不妙故渾含其詞以成篇 三章爲反覆之詞 每章首二句俱是比其遭患難習習谷風句雖與邶風一樣却不一樣講也 維風及雨維風及頽俱是就風說維山崔嵬是就被風之處說 無草二句比患難之時玉石俱焚也此兩句下尙有女獨不然一面作藏鋒也 忘我上當加豈可二字講

蓼莪

詩經彙簡

卷三 小段

三

此述孝子痛其困於勞苦不得終養之詞以諷王也 以就詩人自己說不妙故託爲孝子所自作 蓼蓼兩章就父母生子不得濟說瓶之二章一就父母沒後說一就父母生時說南山兩章就他人與自己比較說無字不和慟淚無筆不帶鮮血千載下讀者尚莫不痛心況身當其時者乎真至性之文三百篇中亦不能更有第二篇也 兩匪我句憑空而下痛罵自己令人摸不着頭緒此下當申明伊蒿伊蔚之故却以哀哀二句接之此是乍聞信時痛心欲死氣絕聲嘶之情狀 鮮民六句離開空說爰今六句就自己細數此是號慟以後思前想後之語 附錄序

也畜容畜也長長養也育教育也顧將去而回顧也復已去而復回也腹時時置之於腹也 兩民莫踰是痛定思痛怨憤無極之語 昊天罔極下虛藏不惟不能報德而竟不得終養二語故下以南山二章接之耳 南山比所

大東

此因東國困傲作以諷王之詩也 單說困傲者不妙故又以不困傲者伴之說 前三章單說東人後四章兼西人說 有餘二句就民之足食說周道四句就國之有道

詩經靈簡

卷三 小東

三

說俱是追溯當日以跌顛之出涕二句也出涕與下心疚哀憚人等相應 此二句雖沒說出為何出涕來然已令人讀之酸鼻矣 此章出涕先虛說次章以下至末俱是言其所以出涕之故矣 小東章三項皆是言其貧困有洩章皆是言其勞瘁 東人章及或以章前四句以東人西人勞逸貧富之不均平說 自維天句至末章俱是教王監其不均平而均平之却不直說教王監而說教天監又不直說教天監而說教天漢及織女監 雖則章下是言天漢織女空有虛名不能中用為之下監却又拉扯上牽牛啟明長庚天畢箕斗等星說他俱是有名無實而箕

斗二星又獨獨的加上翕舌柄揭一層罪過真是神出鬼沒不可思議之筆也 維天四句不說織女監雖則二句又不說天漢不監俱是以此概彼也 天漢以其有光能監織女以其終日守着能監也 報章當從疏說織之用緯一來一往報反成章之解為是

四月

此似賢臣被禍作以告哀希冀感悟於王之詩也 以正直說之無味故文章錯雜比興以言之 八章為一氣話說首章說夏次章說秋三章說冬即下所謂我日構禍也細看其言像是現在尚被桎梏也不說春者蓋緣構自夏

詩經靈簡

卷三 小東

三

耳 先祖二句痛極之言此二句為通篇之冒亂離二句說構天禍尚是淺說民莫二句說構人禍方是正面廢為二句詳說其禍比何害進一步我日二句說日日構禍比殘賊又進一步盡瘁莫有言不念其功而赦其罪又進一步匪鶉四句言沒處逃罪又進一步沒處逃罪故不得不作歌告哀矣 寧予當如寧馨之筆作那樣講寧莫句亦然 秋日章威慘之形容如在目前南山章憤激之聲音如在耳畔 南山四句與蓼篇一字不差却迥乎不同山有章像是說自己梅栗言己非廢材也廢為二句言廢之而又加以殘賊之刑終不自知其何罪至此也 盡瘁

以仕言已亦如江漢爲國之紀綱也 與鳶鷂比較已經
是退步乃不但比之而且羨之是退步而又退步也 山
有二句言穢穢杞楨皆得遂其生而已不得如之比鳶鷂
動物又退一步矣 雜以告哀言亦徒告哀焉而已無人
爲之昭雪也此句已經結住尚有無限情味在沒字之處
也

詩經靈簡

卷三 小退

三

北山之什

北山

此苦於行役作以諷王之詩也 以直說其苦不妙故以
不均爲言 前三章單就自己說後三章就別人與自己
相形說 就其情論重在憂我父母句就其詞論重在大
夫不均句 借借句謂自己與之從事也 借借與方將
獨賢未老方將方剛前後相配 獨賢生未老方將方剛
未老方將方剛生下三章盡瘁等六項 以溥天四句跌
不均奇警異常獨賢若易作獨勞天淵之別矣 解我字
法生新 居息息偃叫號棲遲淇樂風議六句與盡瘁不
已劬勞孰學異答靡事六句俱是一層進一步說
無將

詩經靈簡

卷三 北山

三

此似述行役者憂時之語以諷王也 以直說其憂不妙
故加一倍以無思爲言 三章爲反覆之詞 大車指行
役之車也 不出于頰頰訓小明謂明智之小焉者言不
但不能出其大明智以長解其憂並不能出其小明智以
暫解其憂也 自重謂自重其病也 此篇語雖不多而
其情味却令人咀嚼不盡也

小明

此大夫久役思歸諷其僚友爲謀之詩也 以直說其意

不妙故但勉其好正直以見意 前三章言其思歸之切
後三章求其爲之謀歸 欲愬行役之苦先以明明二句
發端奇極警極 二月初吉就初往時說兩歲聿云莫就
久役時說 其毒大苦尚渾說事庶不暇進一層說自詒
伊戚又進一層說 涕零如雨尚未動身瞻瞻懷顧進一
層說輿言出宿又進一層說 罪咎就加罪時說譴怒追
上一層去說反覆又追上一層去說 正直是與就助之
之時說好是正直追上一層去說 式穀以女就加福之
初說介爾景福就加福之終說 離麗也謂冒犯寒暑而
行也 其人謂在朝供事之人也 正直之人意中是說
詩經畫簡 卷三 北山 三

鼓鐘

此刺作樂於淮上之詩於幽王時事皆不相符豈刻園之
風而錯簡於雅與 以正言刺之不妙故用半面藏鋒之
法以立言 四章爲反覆之詞 鐘與水相響各更有聲
勢越有聲勢越傷悲上兩句之助力於第三句豈但明其
傷悲之事乎哉 淑人句與上句絕不相貫不相貫正是
其用筆之妙處也 前三章祇末二句用虛面見意末章
則通身如此先淺後深先輕後重一定之筆法也

楚茨

此助祭者贊美主人祭祀先祖之善也豈樂具入奏時之
所歌與 前三章就祭祀之上半截說後三章就祭祀之
下半截說 楚楚章說酒食濟濟章說牛羊執爨章說俎
豆俱是祭祀之品物楚楚章說享祀妥侑濟濟章說祭祀
孔明執爨章說執爨之踏踏君婦之莫莫賓客之卒度卒
獲我孔章說祀殿及莫莫齊稷匡救禮儀章說告利成及
既備既戒徂位送尸不遲樂具章說燕同姓及惠時盡之
俱是說祭祀之禮儀楚楚章說介景福濟濟章說有慶介
福萬壽執爨章說介福萬壽我孔章說卜福錫極我具章
說壽考俱是贊其祭祀之誠敬能格神明也 以獲福贊
詩經畫簡 卷三 北山 三

祭祀盡善筆法妙極他作俱可類推 祭祀以黍稷爲主
故首言之 開首從昔人說起來路妙絕末了以子孫收
結去路又妙絕 前後五章章章說獲福而禮儀章獨不
然前四章各不相蒙而禮儀章獨與末章相連諸章獲福
皆自其本身實實敘出而末章後六句乃就與燕者口中
說出來 自昔二句言昔人何爲如此原是令我藝黍稷
以祭祀耳 與與是言其科數之多翼翼是言其枝葉之
密 庚是成堆者我倉二句言倉既盈滿而成堆者尚無
算也 皇大也先祖是皇謂大其祭祀之善也 欲說式
禮莫衍先着上我孔熯矣句是加多少倍 卜福之後又

說錫極是透過多少層去說 送尸但說鼓鐘不必分外添設也

信南山

此與上篇指同而文異蓋非一家之祭祀也 上篇以詳密勝此篇以疎爽勝 前四章即上篇首章之意而引而伸之後兩章即上篇次章以下之意而截而簡之 說祭先祖却從禹說起匪夷所思 禹句是禹令其祭祀天生百穀是天令其祭祀蓋言意謂物產皆非己力惟當竭誠盡禮以明祀事耳 說黍稷在人意中說瓜蒞出人意外 祭以酒食為主故駢壯日從 寫田畝寫雨雪寫黍稷寫廬瓜寫牲殺句句入妙筆筆入畫 界尸賓獻皇祖享祖考祀孔明俱有漸次 祀事四句上篇用之於次章此篇用之於末了二字不換而聲韻之宏大體製之莊重迥乎不同矣

甫田

此及下篇俱是贊美在上者盡心農事之詩蓋所謂吹以樂田畯之詩也此篇就上之人歸功於農夫說下篇就農夫歸功於上之人說 惟其盡心所以取陳以食農人惟其盡心所以烝髦士而慰農人惟其盡心所以祭方社以祈田臧惟其盡心所以御田祖祈甘雨以介黍稷惟其盡

詩經箋疏

卷三

北山

三

詩經箋疏

卷三

北山

三

心所以以婦子饁南畝惟其盡心所以攘左右臂肯否惟其盡心所以能不怒而令農夫皆克敏惟其盡心所以能歸功於農夫而欲天之福壽於伊也 倬宇貫四句言明明祇取十千于甫田而乃有陳以食農人也 以我四句言我雖祈禱而田之臧乃農夫之慶也 田畯謂農夫之俊者即首章所云髦士也至喜言皆大喜也 嘗言否者恐其粗糲難下咽也體恤至此真是愛之如子也 禾易四句當一氣讀言禾之如此非由曾孫督責也乃農夫感曾孫待之之恩誼而無不克敏所致也 黍稷四句言收成如此之多粒粒皆荷農夫之慶應當禱祝上天而報之以福壽也 萬壽無疆以上頌下千古罕見

大田

前三章以末章為歸宿首章與曾孫來止四句相應言民之盡力以若曾孫者因為曾孫以婦子饁南畝之恩誼有以感之也二章三章與來方禋祀五句相應言神之効靈以成豐年者由於曾孫禋祀之精誠有以致之也 既方章之靈由於田祖有滄章之靈由於上天乃末章祇言祀四方方阜等十項俱是田祖之靈乃田祖二句單頂填騰蓋賊說皆是用虛實參錯之法也 既方五句不過模樣數量過去却極有煉力偏覺古致 有滄二句神來之筆

此上天同雲章寫雨雪更妙矣 彼有五句寫豐收筆法
妙絕 曾孫待民之恩誼不止一事舉佳餉以概其餘耳

瞻彼洛矣

此諸侯贊美天子不自暇逸而至東都朝會講武之詩也
開首說洛水泱泱固是指明作師之地然與軍服師徒
等項相映照亦分外有景色也 首章言不憚勞苦自鎬
而來洛朝會便當福祿厚積於其身而况又親着戎服以
作六師乎 次章緊承上章說惟其來洛戎服作師所以
知其能萬年保室也 三章則將戎服作師藏在君子句
內而將上兩章所頌祝者合起來極量而言之耳格法極
詩經蘊簡

卷三 北山

三

妙

裳裳者華

首章就聲名說次章就文采說三章就技藝說四章總頂
上三章就眾諸侯說 左之右之謂左右之諸侯 似之
謂似其所贊之詞也

桑扈之什

桑扈

此天子燕諸侯而贊美其燕飲循禮之詩也 前三章先
就道理虛說末章方就受燕者實說 鶯羽與禮交樂胥
謂樂循禮交言但凡君子樂此未有不受天祐者 鶯領
取領之統全體以承元首也言君子樂此可以為萬邦之
屏也 之屏章言諸侯法之未有不敬謹慎而受福不
多者 首章受祐是說其本身此章受福是推出去說其
百辟 其解取其與致恭之貌相似也旨酒思柔謂雖飲
旨酒而仍思柔順也彼交二句言就其筵間之循禮便知
詩經蘊簡

卷三 桑扈

早

鴛鴦

此諸侯頌祝天子之詩也 各章俱是上兩句就臣說下
兩句就君說 鴛鴦兩章就受任頌祝乘馬兩章就受祿
頌祝 子飛二句就其被聘之時言在梁二句就其在位
之時言乘馬二句兩章無分別 各章君子二句上兩章
是言義當佐之使然下兩章是言情應輔之使然 福祿
宜之與萬福來求相似

頰弁

此燕兄弟親戚而述其彼此周旋之詞以成章也 上兩

章單就兄弟說末一章合兄弟親戚說親親之殺也 每章上六句是賓之言詞下六句是主之言詞類弁指主人豈伊二句言來燕者無外客何須如此整肅衣冠盛設酒殺也 薦與二句言草木無情尚且如此依附何況於人所以未見云云耳 有臧言不但說擇兄弟來燕亦必有善及我也 各章下六句俱是勸人而未章更甚 薦羅雨雪等蓋就當時所見者爲言耳君子維宴勸其勿以他事望心祗要晏飲盡歡而已

車牽

此似招友之詩而託迎婚以爲言者也 首章就往迎說

詩經蘆簡

卷三 桑尾

聖

次章就迎來說三章就初來燕飲說四章就乍見之情懷說五章就迎來賓益說 雖無好友自謙言不足與之爲友與雖無德與女一例也 辰彼四句言平日時時念其來教今得其來所以式燕云云耳 析薪寓取益意葉渭寓德盛意析猶往取也鮮新也謂新相見也 四牡二句與閒關往迎首尾緊對 此篇忽賦忽興令讀者心神一起一落音節絕妙

青蠅

此似爲王親信之人戒其聽讒之詩也 首章先渾淪戒其勿聽次章以聽讒足以亂國戒之三章以聽讒必至讒

已戒之 青蠅與蒼蠅別卽俗所謂綠頭蠅也王信讒而致讒人至猶之物臭腐而致青蠅之至也讒人謗毀人之行止猶之青蠅毀壞物之形體也故以爲比 營營言其來來往往以逐臭爲營也 止于樊言其將次入室危迫之甚之詞也 豈弟言君子以惻隱爲心冀其不肯聽讒害人也 棘榛俱是樊間之物也 罔極言其讒人無窮盡之時也 交亂四國言必至讒徧四國也 構謂愬空造言害人也 構我二人言王雖聰明不能不爲其所惑我雖見親信亦不能不被其害也

賓之初筵

詩經蘆簡

卷三 桑尾

聖

此似衛武公見幽王之時上下沉湎作以戒人之詩也 首章言因射飲者次章言因祭飲者俱是就古人說此是指明當法者三章言初醉之時四章言甚醉之時俱是就今人說此是指明當戒者五章方進言以戒之 兩賓之句不同首章是行禮而飲之筵三章是無故而飲之筵兩句一字不差却是反正相對 秩秩與溫溫反反抑抑等正對與幡幡僂僂怳怳儻儻等反對有楚維旅與亂籩豆反對 和旨孔借與未醉孔嘉等正對與既醉醉否等反對 祈爾壽康壽與三爵多又等相對 說禮樂處與舍坐屢舞號呶側弁等相對不知秩與不知郵相對康

爵當從安體講 並受其福言不受其侮辱也 伐德言違其酒德也 雜其令儀下有令乃如此句作虛鋒 式勿二句言不醉之人雖爲之恥却無從告之使無太怠也 匪言四句蓋立監史時相約之詞不識謂不記此四語也

魚藻

此似贊美天下太平述來朝諸侯相語之詞以成章也 豈樂飲酒是就飲酒之始說飲酒樂豈是就飲酒之終說 有那其居是就既飲之後說 描畫太平無事景象妙不可言

采芣

詩經蘄簡

卷三 桑扈

聖

此似贊美來朝諸侯之詩蓋借觀者議論之言以成章也 首章是未來時議論天子如何待之次章是述其來時觀看之景象三章是言見天子之恭敬四章是言其能有差於王國五章是言天子信之誠而待之厚 何錫等句聲情活現觀旂等句將路旁揆有擠背之人俱畫出來至赤芣二句直是將其人之行樂圖懸起來矣 天子命福祿申萬福同俱是觀者擬其應當如是直至福祿膺之方是實敘其受福祿耳 柞葉蓬蓬固是興殿邦而其中已含左右率從之意矣 率從謂率從匪紆殿邦亦當受福祿也 緇纒維舟喻禁制諸侯優哉二句言此人不須禁

制令其優游自在如其來時而歸國焉耳

角弓

此因王任用讒佞屏棄兄弟親戚作以諷之之詩也 前五章諷其屏棄兄弟親戚後三章諷其任用讒佞 相怨一方言兄弟相怨彼此各處一方不相往來也 受爵二句言不惟不相讓乃至於讒之以已其官亡其人而奪其爵也 老馬二句承上受爵言其並非能勝其任而如此如食二句言其並非無爵而猶如此 毋教二句言毋教小人在位而令其屢屢害人如塗上墜塗者然 君子二句言王在尊位當行善道令小人儆之也 下謂令其去位還謂放逐其人式居慮驕謂用之在位以長其驕慢也 如蠻如髦謂令其在位使風俗如蠻夷之國也 痛心之言出自肺腑開卷讀之如聞其聲 老馬以下亂說比喻不類不倫與上四章貌雖各殊而景實相貫

菀柳

此因王者暴虐人不敢近故託爲諸侯皆不欲朝之詞以諷之也 三章爲三人之詞 以王爲上帝以暴虐爲甚蹈如打啞謎相似語甚奇而意自顯 兩俾予句與曷予句意相背而情相同 靖安也謂安臣分而往朝也 君請在王左右也

都人士

都人士

此亂離之後傷嘆都邑凋弊慨想太平人物之詩也 首章是說有名望者次章是說寒素者三章是說富貴者四章五章是說少年者 絕不題感傷一字而感傷之情已到至處 猶當從初音言其綉髮之物直與髮色無異也 卷髮如蠶蠶亦畫不出來此喻妙絕 言從句言見且不得為得言從之蘊乎 前四章俱是同調末了忽然變換以承上章令人不測

采綠

詩經卷三

卷三 都人

五

集傳謂婦人思其君子甚允 前兩章是別後之情事後兩章是思想未別時之情事 采綠是五日之事采藍是六日之事不盈一旬是因思念其將歸故下以予髮二句接之不盈一禱是因疑惑其不歸故下以五日二句接之 韞弓綸繩言無事不與相偕 其釣章承上章說言不但韞弓綸繩而已即釣而得魚亦必往觀之耳說到此處雖是結住然而此後之情味尚無窮無盡也

黍苗

此似宣王遣召穆公將徒役為申伯營城邑於湖作以送之之詩託徒役以為言也 首章言路上全是仗賴召伯

二章三章言大家要約並力趨事成功便可回家四章言成功回家自家不得為主還得聽召伯分付蓋怨召伯不令回家也五章言成功之後召伯不令回家又為之疆理田野修治溝渠等事者蓋必須如此方可以安慰王心耳至此始釋然於召伯而意注於王矣此皆憑空結撰以成章法蓋體恤至此真可以見宣王之為賢君矣描寫至此真可以見作者之能匠心矣 任輦車牛就致力時說徒御師旅就合眾時說相馬車亦微有別

隰桑

詩經卷三

卷三 都人

五

集傳作喜見君子之詩甚允 前三章同調末章各自一調以寫其說不出言不盡之情懷妙絕今古 其樂如何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真是傳神之筆 德音孔膠言與之粘成一箇也 心乎愛矣之上先有多少情味何日忘之之後又有多少情味宜乎千年萬年後尚令人千徧萬徧咀之不盡也

白華

集傳定為申后被黜所作甚允 此非一時所作蓋被黜之後有所感觸便作一章以自傷積日累月合成一篇以冀感悟幽王蓋是各一體格不可以尋常法律繩之也 其比興之物不類不倫其前後之語言各不相顧然其妙

處正在乎此惟解人爲能另眼看破格相賞也其實破格仍是入格拘牽者不知之耳 首末之子四句淺深相應又是不經營中之經營無結構中之結構也 天步艱難及有扁斯石履之俾分與他處之傷悼己身者迥別 舊考載翼言其雄雌相依始終如一也

蘇蠻

此似述顛連道路者自傷之詞以諷諭也 各章前四句俱是以黃鳥得所反興自己勞苦後四句俱是想念盛世如是而傷悼當世之意却留在尾後作虛鋒情味無窮無盡邱阿邱隅邱側是三處三章是三回蓋行到一處感嘆一回也 趨就向前進說極就到底說先以如何作總冒

詩經靈簡

卷三 都人

吳

瓠葉

此似以飲食節儉諷世之詩也 首節就自己飲食說下三章就飲食賓客說 各末句言如此亦可以入口亦可成禮也 祇說可以這面不可那面絕不言及蓋用作者旁面虛鋒也最妙最妙

漸漸之石

此述出征將帥自傷之詞以爲諷諭也 三章爲三人之語 上兩章單就路之險遠說末章又加之以雨說 不遑朝就時候說不遑出就地方說不遑他就心思說言並

顧不的尋思歇息了 讀此詩而不爲之疾首蹙額神喪氣沮者未之有也細思之而不心暢神怡自幸其得生太平之時者亦未之有也下兩章亦然信乎詩之爲用也大矣哉

茗之華

此述貧困者自傷之詞以爲諷諭也 上兩章止說其傷悼之情而不說其爲何如此末章說出貧困之狀來便截然而止結構法音音警異常 知我二句比生不如死之語更生新更警動 二語本來奇妙而不說明所爲何故突然出之更妙

詩經靈簡

卷三 都人

吳

何草不黃

此述行役者自傷之詞以爲諷諭也 四章爲四人之語 首章傷其時時在路次章傷其不得在家三章言其不得爲人四章言其如同野獸末章言其不如野獸首章何草三句下以經營四方句接之雖是怨謗語尚寬緩次章何草二句下以哀我二句接之則是痛心刺骨放聲大哭矣 矜非真矜謂不矜如矜也然如此說便毫無意味矣 行彼周道行字是承首章何日不行之行字

詩經靈簡

高密李詒經

受業畢備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此周公戒成王效法文王之詩也 通篇以儀刑文王句作主 文王三章以天之命周由於文王之德明其可儀刑穆穆兩章以殷之歸周由於文王之德明其可儀刑之兩章承上兩脈一總收結 說天之命周是誘掖之使

詩經靈簡

卷四 文王

一

儀刑文王說商之歸周是鞭策之使儀刑文王 一章章承上章之末作起 文王章前四句言周之受命賴乎文王後四句言周之顯時由於文王前四句就文王生前說後四句就文王沒後說前四句先說文王後說新命後四句先說顯時後說文王 在上謂在後世之上也昭於天謂其德昭明於天上也 壹壹章既說孫子又說周士用極量加倍之法也 世之章思皇四句言思想多士之生而卽克生也上章言士得文王之濟此章言文王得士之濟 穆穆二章一言商之孫子臣服于周一言商之臣庶臣服于周 以服黼黻說裸將之士入畫 無念章前四句

承文王三章之脈後四句承穆穆兩章之脈此是一收命之章宜昭句承文王三章之脈有虞章承穆穆兩章之脈此是一收 上天二句一開儀刑二句一闔蓋言儀刑文王便是儀刑上天也

大明

此述周家得天下之不易以戒成王也 通篇以天難諶斯不易維王二句作主 明明章作冒擊仲章言生文王之不易維此章言受方國之不易天監三章言生武王之不易殷商二章言伐紂之不易 周家之得天下全在末了二章却從太任如何嫁王季起頭說到如何生文王又

詩經靈簡

卷四 文王

二

說到文王如何受方國又說到文王如何娶太妣如何生武王是追上了多少層去說 娶太任生文王祇用一章娶太妣生武王却用三章文王受方國祇用一章武王伐大商却用兩章俱是參錯相配 以明明二句起天難二句以天位二句申天位二句俱十分精神奇警異常 位字作活字用奇妙無比扶四方扶字亦然若天位易作天命挾四方易作有四方俱毫無意味矣擊仲句祇用四箇字國名排行與姓俱敘明白奇極 日嬪句是下兩句之開筆言不過爲婦耳乃及王季行德云云太任二句繫承上二句言惟其行德是以天令其有身云云 初載謂始

生之年也嘉止謂當婚娶之時也 假天之妹贊法奇極
令人百思不到 親迎句上着造舟句更有景 伐日變
伐言其異乎常伐也商曰大商言其不易伐也 上帝二
句說的如眼見一般 不說武王貳心却說人勸其勿貳
筆法妙極 牧野三句俱用疊字聲韻妙絕 應揚比法
出人意表 變伐是就伐之之人心說肆伐是就伐之之
兵勢說 爲王之正面是伐紂而伐紂却祇兩章而兩章
之中多就伐之之前說正面祇肆伐一句耳奇極

縣

此述文王與盛之由以戒成王也 通篇以文王蹶厥生

詩經靈簡

卷四 文王

三

句作歸宿 上八章言其蹶生之所由末章言其蹶生之

所有 首章言周人初生由公劉之土於沮漆也然公劉

雖已興起至古公之時沮漆之民尚陶復云云 此章上

三句爲下三句作開下三句又爲下古公六章作開 初

生與蹶生首尾相對 未有家室與俾立室家先後相對

土沮漆土字作活字用新奇 次章頂上有欲避狄侵

一段情事作虛鋒以爲肆不章之根脈 胥字必及姜女

者蓋遷岐之策朝臣無可與謀惟太姜能與同心耳 走

馬胥字俱與姜女相同分外有情景 以葦荼如節寫周

原之肥美妙極 築室于茲是纔定其謀俾立室家方是

與功 始謀契龜慰止左右疆理宜畝繩版揀度築削以
及廟門冢土等句句入情筆筆如畫 古公以下諸章內
五爰字十一通字二乃字二日字俱是與未有家室句針
鋒緊對 肆不章首二句就太王時說下四句就後世說
駭喙謂奔避喘息之不暇也形容絕倒 虞芮章言自
遷岐之後木拔道兌直至質成之時文王方蹶厥生而有
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等臣乃不同於土沮漆未有家室之
時也

械樸

此贊文王作養人才之詩也 通篇以遐不作人句爲主

詩經靈簡

卷四 文王

四

前三章言人才之盛後兩章言人才之盛由於文王之

作養 首章先渾言其盛次章就助祭言其盛三章就從

行言其盛四章言其能以作養人才之緣故五章言其作

養人才尚無已時 次章下二句言奉章之事重大必須

髦士方宜此是明其賢三章下二句言人才之從行如六

師之扈從者然此是明其眾 俾彼二句比文王之有德

位蓋言既有德位又有壽考如何不作人如此之盛也

追喙二句指作養之人說蓋言人才已皆如是而文王猶

勉而又勉作養之不息也不日作人而日綱紀四方變換

一面也

早麓

此贊美文王以和樂平易之心受福也 通篇以豈弟二字作骨、首章先言其以豈弟求福次章再言其豈弟應得降福 三章言其豈弟足以動人四章言其豈弟實能得福五章言其豈弟能以動神六章方贊其以豈弟求福為不回 蕙飛二句喻其豈弟之無往不然也 作人與上章不同謂其能動人也下章將言其動神而得福故此章先言其能動人 以享二句言其以豈弟享祀而得介福也此章是實敘其以豈弟得福之事下章又是申明豈弟能以得福之故故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求福不回

詩經彙簡

卷四 文王

五

言必如此求福方可謂之不回也

思齊

此贊美文王能承太任之教以成德以訓後王也 通篇以離離四句作骨 首章先言太姒能承姑教次章以下方言文王能承母教 贊美文王是正主却先贊美了太任又贊美了太姒然後方贊美文王 贊美其事神不就本身說而就神說贊美其化人亦不就本身說而就寡妻兄弟家邦說末章又就後世之士說俱不參實筆 離離是承思媚之教肅肅亦是承思媚之教 此章言其事神化人由於離肅臨保惟其能離肅臨保是以肆戎云云是

以肆戎云云也 不聞二句言其不須乎人自能安行也 此事神化人更廣更縝矣 末章之下情味無窮

皇矣

此贊美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正直贊之不妙故通篇俱就天命說明其德為天眷伐為天討也 首章先說天以二國與周次章再追上去說天命太王三章四章再說天命王季五章六章方承首章說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再說天命文王伐崇 首章之下當直接伐密伐崇却偏閃開先從太王說到王季又從王季說到文王然後接上結撰奇極其實也沒有奇處命太王王季是賓命文王

詩經彙簡

卷四 文王

六

是主仍然是用的常法耳 二國謂密崇二國 乃眷二句當作一氣直下講蓋謂眷顧此與密崇鄰居之岐周也 此章上十句俱是空說末二句方指實說 作之章頂上當加然天之眷周不自文王始自太王時已然矣當其去邠遷岐之後三語講 作對對字與對於天下對字一樣講自太伯句下言太伯王季皆堪作對而王季受太伯之讓不為不友也友兄是如量說錫光是加倍說 心能度物謂是帝度奇極 以靡悔贊德妙絕千古 帝臨帝者天立帝省帝作帝度帝謂等如目視耳聞一般奇妙無比 畔援謂舍此國而取他國也欣羨謂令此國民人欣

羨他國民人得所也先登于岸謂當先令此國民人出陷
溺而登厓岸也 夏革從呂氏祖謙作侈大變革講亦可
臨衝日開開攸誠曰安安如此軍容萬古無兩也 無
侮謂無與相敵者無拂謂無逆其命者

靈臺

此贊美文王與民同樂也 不就文王使民同樂說却就
民樂文王之樂說用筆絕妙 首章就民之築臺明其樂
次章就民之游觀於圃明其樂三章四章就民之游觀於
學明其樂 不日成之是民人相期之詞經始勿亟是文
王止之之詞 子來二字煉的奇妙 虛業兩章聲韻之
詩經靈簡 卷四 文王 七

宏大異常

下武

此說武王之德以詔後王也 前四章言武王之德足為
後王之法後兩章言後王能法武王必能獲天眷得人心
武王是正主三后是來脈後嗣是去路 此篇章章首
尾相啣與文王篇畧同 下武謂不崇武功而尚文德也
王配於京言武王之德足以配三后於京都也此句先
渾說下章方言其配於京者由於能世德作求云云 成
王之孚言成就王者孚信天下之本領也 永言孝思卽
是世德作求 孝思句先言其孝思可為法則媚茲二句

方言天下以之為法則順德卽是孝思言天下皆以順德
應其孝思也 昭哉嗣服言其孝思既為天下所應則明
哉後嗣必當法之以服行矣 不遐有佐言如何會不長
遠有佐之人乎受祐謂獲天眷有佐謂得人心

文王有聲

此贊美武王遷都安撫歸附人眾以詔後王之詩也 前
四章說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說武王之遷鎬 每章不句
俱用丞哉落脚以贊之而上二字兩章一變換格法又別
丞哉言其德足為天下之君也 遠求句就人之來歸
附說通觀句就文王安撫之說 崇侯必當吞僭其城之
詩經靈簡 卷四 文王 八
規模必是擬於王者之都伊滅伊匹俱是言其廣大也
棘欲謂急於為王追孝謂成先王之志以安民人也 王
公四句言文王之功着於天下所以身在豐垣之中而四
方皆以之為楨幹也 孫指來歸者之子孫蓋言武王不
惟保安其本身而又保安其子孫此所以德澤無窮而令
人沒世不忘也

生民之什

生民

此言周室王業之興原於后稷以戒後王之詩也 通篇以后稷肇祀句為主前七章言后稷之肇祀末章言後世之為王祀天由於后稷之肇祀 說稼穡是言后稷之功說祭祀是言后稷之德卒是兩項却將稼穡着在祭祀裏作一條說用筆妙絕 肇祀由於得封有部得封有部由於相穡有道相穡有道由於天之篤生故從其受生之始說起 厥初與於今生民與印首尾相對 以弗無子筆有拙趣 款謂怡暢也 介指大人跡止就是履夙謂夙

詩經靈簡

卷四 生民

九

夜進御於君言就其見大人跡履之之時便震動有振與夜進御於君一般也 如達比的不類不倫然妙處却正在此 垢副災害豈可入詩正惟人皆以為不可入詩所以令其獨步千古耳 上帝三句是反說言上帝不寧不康如何能居然生子乎 誕寘六句下以后稷四句接之出人意表 誕寘六句其奇在事后稷四句其奇在筆旆旆穡穡嚙嚙匠物之工妙不可言 相道謂教民有道也實方五句與大田篇旣方等同妙而更詳備 誕后章是說民的稼穡誕降章是說后稷的稼穡 獲畝任負唐人詩中亦有之然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方能寫的出來

若或春四句則千古詩人未曾想到之語也 印盛句緊

頂以興句說印謂後王也后稷肇祀時尙為諸侯故但說祭宗廟五祀後世已為天子故說上帝居歆 單說叛輶者一以祀概五祀也單說帝歆者以祭天之重概羣祀之輕也胡吳四句言胡為乎上帝聞其氣臭便應時而歆享乎由於后稷肇祀云云耳 能無罪悔而得帝歆不外乎竭誠盡敬也以迄于今包無斂先公先王在內祇說到此便結住留戒後王意於言外妙不可言 以十句八句成章相間而首尾獨不用誕字發端又一樣格法

行葦

詩經靈簡

卷四 生民

十

此燕兄弟之詩也 通篇以戚戚兄弟句作骨語極真摯意極古厚 惟其戚戚是以肆筵授几不已而又設席紆御設席紆御不已而又獻爵奠饗獻爵奠饗不已而又薦醢醢燔炙脾臠醢燔炙脾臠不已而又樂之以歌琴樂之以歌琴不已而又樂之以弓矢樂之以弓矢不已而又為之祈黃耇為之祈黃耇不已而又為之祈壽考介景福以逐層遞加之筆寫其相親無已之情或一句一層或數句一層或一章數層或一章一層或長或短間雜成篇極參差錯落之致 孰彼四句借行葦明其不忍戕害兄弟以為全篇之開筆 戚戚二字着在兄弟之上令人讀之

心痛 莫遠三句言必須莫遠具邇方得肆筵授几以筵之也 舍矢既鈞謂皆已射完 四鏃如樹是四矢全中者 不侮謂不以全中侮不中者也 曾孫是對天之詞 言酌大斗向天爲祈黃耆之壽也 以引以翼謂目黃耆台背引申輔翼而使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也

既醉

此祭畢受燕頌祝君上之詩也 通篇所言不出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二語昭明是景福之根嘉告以下俱是昭明之苗景福是一總說其福嘉告是零碎說其福二而一者也借尸告作頌祝之詞匪夷所思 次章與下六章俱是詩經靈備

卷四

生民

十一

首尾相啣而與首章獨意相承接而貌乃對峙參錯法別樣 昭明是就德說有融是言其德浹洽於下民高朗是德升聞於上天 自其告句至不匱句是言其致福之由在昭明甲分裹自錫類句至末是言其所得之福在景福甲分裹 說受福必說其致福之由來以頌祝爲規勉也 女士各色奇極釐女士想頭奇極女士爲從孫子而釐筆法奇極

鳧鷖

此篇似祭之明日贊美王者釋而賓尸之誠敬也 五章爲反覆贊美之詞成爲等字皆以叶韻變換無淺深不必

鑿以求之也 以公尸受燕得福祿贊美王者之燕筆法奇極 通篇一調惟四五二章畧有參錯 欣欣二字着在旨酒之下奇妙無比

假樂

此似以頌祝勉勵王者之詩也 首章就其本身頌勉之下三章就其子孫頌勉之說本身祇一章說子孫却三章格法奇妙 首章前三句言致福之由既說假樂又說顯德又說宜民後三句言天降之福既說受祿又說保之佑之命之又說申之加倍而又加倍已經奇了而後三章之言百福既說其子孫眾多又說其子孫宜君王又說其子孫率由舊章又說其子孫之威儀德音又說其子孫無怨惡又說其子孫率由羣匹又說其子孫之受福無疆又說其子孫之綱紀四方又說其子孫之燕朋友乃至說其子孫之百辟卿士媚天子不懈位暨民人如此加倍法真令人夢想不到也 干祿二字含假樂三句意在內 無怨惡從不爲人怨惡講爲是

公劉

此召康公以公劉之篤於民事訓戒成王蒞政之詩也以正直說之無味故就其遷幽言之 一章就其打算敬行籌畫周密說二章就其體察民情上下觀覽說三章就

卷四

生民

三

其相度形勢經營都邑說四章就其恭儉率人建立君宗說五章就其安置軍民審定賦稅說六章就其處置歸附詳審周到說通篇以篤公劉句作主故每章以之發端

口中是以篤贊公劉意中是以篤望成王也最妙最妙此篇章章入畫句句入妙召公之才當不在周公之下而多材多藝周公乃獨以自命何哉場疆積倉非一歲所能辦蓋遷徙之志蓄之也久矣輯光之計思之也審矣

匪居六句是籌畫於未啟行之先弓矢三句是籌畫於既啟行之後匪居六句足以見其富弓矢三句足以見其強匪居六句祇用兩個匪字作對面五個廼字兩個於字

詩經靈簡 卷四 生民

五

作正面便將場疆以下若干情事全畫出來弓矢三句祇用一個張字將弓矢寫得活現而干戈等項無不耀武揚威擺在眼前矣妙絕妙絕庶繁二句雖妙不過畫其形狀猶爲易到至無嘆句連其心肺都畫出來從能胥相至此焉能描寫至此乎 陟降以下蓋緣審察民情樂居其地故定遷於是而上下相度以便經營也陟則二句之下用何以三句接之是用閃法爲下章留勢妙不可言 玉瑤等項是爲陟降添毫繪其形象正是繪其心情也陟降二句尙是虛寫其相度逝瞻陟觀方纔指實言之讀至此益見何以三句留勢之妙也 處處慮旅就民說言言語

語就君說先民後君者見其以戢民人爲急務也與思職用光之先後相同恭儉君宗就落成燕飲言之匪夷所思恭可於筵几見之儉可於豕彘見之立君立宗乃燕飲時所論之事非燕飲時所行之事也君之謂各處爲

之設官長宗之謂各家爲之立宗子瞻瞻句下俱是說飲食說君宗僅一句而章末乃以爲對峙奇極逝百泉陟南岡是相度建都之地勢景岡相觀又是相度郊遂之地

勢于時處處是安置在都之居民度隰原及夕陽又是安置四外之居民景岡二字用法奇極單字當作盡字講其軍三單蓋言三軍盡寓於農也于幽九句謂于新來

詩經靈簡 卷四 生民

五

歸附館於幽地之人則爲之涉渭云云耳厲鍛都爲涉水而取則他所資給無不周到可知止理眾有旅密多少情事祇用六句二十四個字描寫盡致已經妙了又用兩澗一水爲之添上多少光景真是無美不備矣

澗酌

此召康公戒成王撫民之詩也以相去萬倍之事作頓跌成王安得謝以不能乎如此措詞焉得不謂之善於進言如此命筆焉得不謂之善於作文乎澗酌句下不直接可以二句又加以挹彼句更饒委婉之致

卷四

此召康公賡成王之歌而戒以修德進賢之詩也 前四章諷其彌性後四章諷其進賢中閒兩章言彌性必須進賢作上下樞紐 此篇十章細分之則有六截每截音調一變首章敘作歌緣起一截二三四章言王當彌性一截五六章言彌性全賴有賢一截七八章言天下有賢待王使命一截九章言必須王能用賢賢方為用一截十章諷王以車馬聘賢收繳首章之語一截 來歌謂成王矢音謂自己彌性謂終其德性猶復性也 俾爾句上俱有當思二字作虛鋒 為則是法其行為綱是聽其命 媚天子是致君媚庶人是澤民字法奇極 鳳凰鳴矣以翹出詩經彙備 卷四 性民 五

諸章之氣勢以承上起下異樣警策而且單說比喻正意不露一字更覺餘味無窮 既閑且馳下虛歇其意令王自喻妙不可言 矢詩二句與上不接而意實相承有藕斷絲連之妙 維以遂歌言願王遂即以為來遊之歌也 細玩此句之意必是嫌成王之歌但言遊觀之樂耳 民勞

此戒勉得寵僚友之詩也 每章着重在無縱四句豈其人為諫官故令其無縱式退與詭隨兩項就其所糾察之人之本身說冠虐兩項就其所糾察人之行事說 五章層次全在章末二句以上八句變換處乃隨韻立言無

甚淺深也 能定王方得為王所休美欲為王所休美必須敬威儀近有德所以不可不然者以其見用甚大而為王所寶愛之人故不得不如此戒勉之也 此人當是年幼得寵而又可以受善之人故如此云云耳 說其年小不用正筆而用作面式句之開筆奇 五汙可謂由其戒勉之人而汙可也恐其不可而乃謂其汙可真善於進言者矣 不畏謂不畏明法也柔謂不用剛克而寬柔以待之令其心服也能謂彼不能遂其生復其性而養之教人令其能遂能復也 而式句謂其為王任用甚大也 王女字法奇極 詩經彙備 卷四 性民 六

此規諫專權僚友因以諷王之詩也 首章言其不得不諫之情次章先譴論陳其諫之之詞三章四章責其不聽其諫五章以下方詳細陳其諫之之詞 一開口便曰上帝反常病民與買生之痛哭流涕一樣駭人 嘗謂管束也靡聖管管謂不以至道自管束也此四句是顛跌之詞蓋言靡聖不直尙是掩自己不善若為猶不遠則關係國家危亂斷不可不大諫矣 靡聖二句頂出話句猶之二句頂為猶句 是用大諫上篇用以作結此篇用以作起一字不換而文勢迥別而且雖同日諫而上篇是諫受善

之人此篇是諫不受善之人亦迥乎不同矣 次章天之四句頂爲猶說是以天意動之民之四句頂出話說是以民情動之 此章之下有驚駭爲笑等情事作虛鋒故以我雖二章接之 先民二句之下虛歇着情味更長 此章諄諄諫之而彼仍然笑謔故又以天之方虐章接之用憂難與孟子安危樂災同一筆妙 此二章承出話說下四章承爲猶說無爲句直貫到底蓋言夸毗則必至使君迷威儀而令善人尸雖殿屎亦莫敢葵雖喪亂亦莫惠師耳 善人載尸煉的奇極 爛民字法奇極 携無曰益言携物尙須益以器具此則絕不須更有所益便能携

詩經靈簡 卷四 生民 七

也 此章蓋言天之爛民如此其易奈何民猶多辟乎蓋緣爲民土者先自違辟故天不爛民在其多辟以致喪亡耳汝滿謀以民辟自警無再立辟也 藩垣屏翰城比的新奇確妙 無俾城壞以城概藩垣等項也 無獨斷開斯畏是明其無獨之故 斯字有神 敬天四句與天之等語相應昊天四句又是申明當敬之故 敬天四句是令其無事不敬昊天四句是令其無時不敬 曰明日且俱就時候說明較早些而且較晚些耳 上篇皆就人事說此篇多就天變說上篇俱是勸勉的詞氣此篇俱是着急的聲情固是所語之人不同抑亦語之時各殊耳

蕩之什 蕩

此因厲王暴虐將致喪亡作以刺之之詩也 首章先生說天命改萃由於人君不能終全其生初稟賦之善作冒次章就其任用非人刺之三章就其任用非人以致民人祖咒不已刺之四章就其不能明德以致滿朝無人刺之五章就其行事背乎上天刺之六章就其怙惡不悛以致普天共怨刺之七章就其不用舊人舊典以致天命不屬刺之八章就其國本已絕喪亡在即刺之 首章空中虛說次章以下托文王咨商指實說虛說却是就正面說實說却是就旁面說筆法妙絕 下七章每章首二句一字不差而首章獨否又一樣文法 蕩蕩四句大聲疾呼奇警異常天生四句明白指點痛切異常命人邪僻作亂以致喪亡是謂多辟命之爲君又命其喪亡是謂匪讎 作者不自咨周而曰文王咨商有二義一是懼得禍而不敢斥言一是爲君諱而不肯明言 不日他人咨而曰文王咨欲其念厥祖而動聽也 曾是四語皆有虛面上二句是以不選正人作虛面下二句是以不用正人作虛面截去虛面句句用會是發端聲情更妙 天降二句是一開一闕蓋言豈是天降怕德害民乎乃汝用力使之興起在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六

位耳 而秉義類言汝當秉持義理用汝同類之人以作
下句之頓筆也 息然二字將其性體形狀活畫出來矣
斂怒奇斂怒爲獲更奇 無背側已經是孤立無陪卿
則真是獨夫矣時無以無危之之聲情如畫 天不二句
爲既愈四句作頓筆信天不命爾如是爾乃如是乎百倍
精神異樣警策 如朔二句寫亂國光景活現 內吳一
語字字有怒容守字帶恨聲 會是莫聽二句直是垂涕
而出之語矣 顛沛三句祇說此喻絕不轉到正意上乃
以殷鑒二語結往何限蘊蓄無窮情味

抑
詩經蠹簡 卷四蕩 尤

此衛武公羣年所作使人誦以警己之詩也 此篇道理
甚多篇幅極大而細按之通篇以修德治國爲主前八章
是教其修德治國後四章是教其聽信前八章所言以修
其德治其國 修德爲治國之本是以修德治國並列着
說是兩件事串起來說是一件事故可以分開說可以渾
淪說亦可以修德概治國單着說篇中所言如首章抑抑
二句是單說修德次章無競四句是渾淪說訂諫二句是
說治國敬慎二句是說修德三章與迷句是說治國顛覆
二句是說修德罔敷二句是渾淪說四章夙興三句是說
修德修爾四句是說治國五章質爾三句是說治國慎謹

七句是說修德六章無易六句是說修德惠于四句是說
治國七章視爾三句是說治國相在七句是說修德八章
十句全是單說修德九章以下温温二句是單說修德十
二章天方二句是說治國回通二句是說修德其餘俱是
渾淪說修德爲一篇之主 故一開口便說威儀德隅
德隅字眼新奇 抑抑二句爲前八章之根人亦二句爲
後四章之根 亦職維疾與亦維斯矣對說言庶人如此
也算疾病而哲人如此則大反常道矣 首章以下無競
四句另起一頭訂諫四句言其當然作正面其在四句言
其不然轉反面肆皇三句仍承上章反說夙興以下又轉

詩經蠹簡 卷四蕩 于

到正面上說修爾四句質爾三句慎爾七句俱是各自起
頭却祇一層一層的一順說下去無易句視爾句辟爾句
是各章開首却都不提筆在染以下四章雖是單章各說
而其氣勢總是一滾到底是何等筆墨何等力量乎 荒
湛於酒爲上迷亂顛覆找出根子來女雖句因而趁勢作
一小波無不柔嘉下忽用白圭四句作唱嘆言不可逝矣
下忽用無言二句離開說莫于云觀下又用神之四句作
申明鮮不爲則下忽用投我四句作比喻而且莫捫句與
言不句作頓轉視爾三句與相在二句作呼應無日二句
與神之三句作開闔而且通身俱是賦體而白圭二語

荏染章獨用此與俱是筆墨中之曲折文章中之邱壑也
維民之則與鮮不爲則首尾相應維民之章與此二句
前後相應九章哲人愚人與首章哲人愚人不相應而相
應 荏染以下四章俱是教其聽從上八章所言此章以
分辨哲人愚人教其聽從十章以指示之切教其聽從十
一章以昊天昭明可畏教其聽從十二章以天喪其國教
其聽從 以九十五歲之人爲小子奇極 覆謂我僭未
知臧否視爾夢夢聽我藐藐覆用爲虐回適其德等語俱
是極量加倍之詞而武公之心却不知其爲極量加倍也
自修者必須如此虛心方能有益也

詩經蠹簡

卷四 蕩

三

桑柔

此篇序謂芮伯刺厲王然細按之前八章是刺王後八章
是刺僚友界限截然豈前爲刺厲王而作後爲刺榮公而
作本爲兩篇而誤合爲一篇與 前八章以不殄心憂句
作主苑彼章就其采用非人令民受害說四牡章就其用
兵不已必至喪亡說國步章就其民遭喪亂不得安定說
憂心章就其民到處避亂不得安定說爲謀章就其任官
失人不能爲謀說如彼章就其時賢人退避甘居草野說
天降章就其國將滅亡民罹饑饉說維此章就其任心獨
斷用人不臧說後八章以朋友已誥不弔以穀二句作主

瞻彼章就其令已進退皆窮說維此上章就其不顧聖寵
喜狂令已進言畏忌說維此下章就其不用良人而用忍
人說大風上章就其不用良人而用貪人說下章就其不
聽己言反使己悖說嗟爾章就其不聽己救倒反怨己說
民之上章就其任用非人以致民皆失養失教說民之下
章就其任用非人以致民不安定說 此篇前八章皆章
八句後八章皆章六句前八章俱是憂國之語後八章俱
是責友之詞前八章之言痛迫後八章之言激烈前八章
之情悽慘後八章之情忿怒前八章有無可奈何之致後
八章有挺身與抗之勢細心看之筆鋒迥殊也 倉見句

詩經蠹簡

卷四 蕩

三

填字謂填塞於胸臆也 前五章每章末了四語句句是
痛哭至七章哀痛四句則更聲嘶氣盡矣 爲謀二句言
爲謀能慎亂之景象方能臧削也 邇風二句比喻奇極
稼穡維寶二句言竟以此爲寶爲好矣不平之神色活現
天將喪亂是言其將然非已然也 自獨俾臧言自己
獨行獨斷令其心以爲善之人爲相害民也此句反對宣
猷下句反對秉心 雜谷字法奇極言進退皆坑坎也
覆狂句生下二句惟其喜狂是以欲言畏懼也 畏忌不
直說乃以非言二語作疑詞說之妙 民之貪亂二句言
安靜之民不致作亂貪亂之民亦能甘心受其荼毒乎留

必定作亂一面作虛鋒妙 中垢字法新奇謂胸中有積垢不清潔蓋言其胸有貪心也 聽言二句言聽順其命之言則忻然對答規諫其過之言則冥然如醉也誦與內自訟之訟義同也 匪用二句言殊不用我之良言反使我從其悖亂也 既之二句上有汝平日亦以吾言爲可資蓋一語作虛面故如此云云 罔極謂貧困無極職涼善背謂主於涼薄與善相背也職競用力謂主於競相用力於邪僻也皆指在上之人說言民之如此由於上之如彼也 此章上四句就民之失養說下二句就民之失教說 涼日二句言涼薄之行彼亦以爲不可然轉盼之間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五

雲漢

此篇序謂仍叔美宣王遇災修行之詩也 八章俱是推究其致早祈禱無應之故而到處呼籲神明以冀免災首章就舉國之人推究其故二章就自己身上推究其故三章以恐懼身死絕祀之情哀籲於上帝四章以先正不救其死哀籲於父母先祖五章又以羣公先正不爲弔災

哀籲於上帝六章就平素之祭祀推究其無應之故七章就祈禱之人推究其無應之故八章勉厲祈禱之人以冀其終於有應而弭災 通篇句句是反躬自省不獨寧莫我聽寧丁我躬等句爲然也 以雲漢之昭寫旱天之景妙絕末章有嘒其星句亦然 昭回又妙將以前之無日不昭俱畫出來矣 靡有子遺是加倍筆法然而說的奇極矣 寧俾我運是猜度上帝之意豈是令我遜位而遞去乎 八章句句有真氣每章末了俱有不盡之意致含無窮之情味 通篇八章中間六章俱以早晚太甚句發端而首尾獨否又是一樣結構 通篇除開首倬彼二句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五

崧高

此尹吉甫勉勵王舅申伯盡職於謝之詩也 首章先就其有生之初說冒起通篇大意來次章至六章就封謝言其受王之榮寵七章八章方贊其能不虛受榮寵以勉勵之 以送行爲主却自其始生受封等項條件件直敘到贈詩方止直可作一篇申伯列傳讀也 送行從受封

時說起已到極處仍從有生之初說且不但從生初說乃從未生之前鍾毓靈秀生之時說是推上了多少層主加上了多少倍乎 說生申又拉上生甫做陪答妙 維周三句是下文之引子便是贊勉之虛筆 此三句與末章申伯之德四句首尾相應 說申伯加疊疊二字便是應便含文武二字在內 說封謝而曰繼事又添上一層頂上的神光曰式南國又添上了無限四旁的神光申伯受封却大事小事件命召伯俱是極力寫其榮寵傳佈亦用王命亦是極力寫其榮寵 藐藐躊躇濯濯形容如生 往近句言往謝猶待與王舅相近以王舅僅南

詩經靈備

卷四

五

土是保也 信邁包無數不信邁在內誠歸包無數不誠歸在內用以一概百之法也 定宅等大事命召伯可也乃時極亦命召伯總是寫其榮寵之極 不曰王喜而曰周邦咸喜妙喜之正是勉之也 王之二句言雖是王舅而受榮寵却是為其能文武是法也 柔惠句雙頂文武說 吉甫四句自贊其詩以贊之勉之筆法新奇出人意表

蒸民

此尹吉甫慰勉仲山甫往城於齊之詩也 前六章言其德盛任重不當離王左右而乃令其城齊末章言其可以

畢事造歸勉其行以慰其心 前六章是頓筆七章是轉筆末章是作詩之意旨 天生四句乍看之是耶堂腐爛之語及看下四句方知此四句是頓跌下四句下四句之奇警得力於耶堂腐爛之語者不少也 天監句上當加而况二字講 此章與崧高章文雖不同而意匠無殊彼是願說此是倒跌耳 不說生山甫保天子却說保天子生山甫一顛倒間加上了多少倍力氣添上了多少倍成色 天生四句領起下文說德盛處來天監四句領起下文說任重處來 二章仲山二句是說盛德天子二句是說任重三章全是說任重四章蕭蕭四句及夙夜二句俱

詩經靈備

卷四

五

是說任重惟既明二句是說德盛五章全是說德盛而虛含任重之意六章人亦六句是說德盛褒職二句是說任重七章每懷靡及是恐其靡及於褒職之關不是恐其誠齊靡及也吉甫之慰之正是為此耳 王之喉舌煉的新奇之極 德輶如毛比的匪夷所思 褒職字法奇極末兩章四牡八鸞凡三用之一是為靡及作頓跌一是為往城設色相一是為造歸樹風聲

韓奕

此韓侯初立來朝勉其歸國盡職之詩也序謂尹吉甫作集謂詩人所作未知孰是 自首章至末章因以其伯句

俱是言其受榮寵於王實埔四句是勉勵其盡職於王與
崧高篇意旨畧同而色相迥別矣 前四章及末章俱是
就王說中間三章俱是就朝臣說却不分做兩截而分做
三截布置法奇極 奕奕章就王之命詞言其榮寵四牡
章就王之賜予言其榮寵出祖章就顯父之餞言其榮寵
取妻章就顯父之妻之言其榮寵顯父章就其國之富庶
言其榮寵溥彼章就命為方伯言其榮寵 篇內鋪敘諸
物巨細錯雜雖無深意然其光彩之絢爛色相之斑駁迥
非三代而下之人所能及其萬一也 開首說梁山是給
韓侯添上了多少走路的景色說禹甸又給韓侯添上了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三

多少在路的情致 續戎七句可與尚書之詞相埒 出
祖敎在取妻之前藏多少朝臣固留不放即行及來往通
媒下聘等情事在內而文章又添上了一層曲折妙不可
言 爛其盈門不日旁人顧而曰韓侯顧寫其形狀並其
心情亦畫出來了 說韓國之可樂不就作者口中敎出
來却就顯父眼中相出來說韓侯之安樂於韓國不就其
本身說却就韓姑說妙極 欲說他為追貊之伯先說他
先祖長百蠻做因由欲說他先祖長百蠻先說燕師完韓
城做引子妙妙篇中所舉諸品物不類不倫錯雜相配有
極奇異者有極尋常者然尋常者雜在奇異者之內也便

又見其奇異而不覺其尋常矣妙極

江漢

此美召穆公能立武功而以文德勉王之詩也 勉王之
言在廟器廟器之作由於平淮夷故自往平淮夷說起淮
夷背叛令其往平既平之後又命其辟徹疆理辟徹疆理
之後又命其甸宜甸宜之後又屢賞其功而令其作廟器
故以勉矢文德作結尾 首章就往征之時說次章就平
定之時說三章就平定以後說四章就將賞之時說五章
就賞之時說六章就既賞之後說 王國定王心寧為
命辟徹疆理等作頌挫 錫祉為釐圭瓊錫土田等作虛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三

步辟徹等事皆曰王命而征淮夷獨否圭瓊等項皆曰釐
錫而作廟器獨否若以為顛倒豈值作者一笑哉 征淮
夷是此篇正文而通篇六章說征淮夷者却祇開首兩章
而已而細按之兩章之中又祇次章前四句而已四句之
中又祇經營四方一句而已一句正面而乃有若干旁面
環拱之焉得不妙乎 江漢與武夫車旗等相映最有景
色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等語爛熟的俗語而着在篇內
不覺其俗但覺其古矣妙妙

常武

此贊美宣王征伐淮徐之詩也 首章就命將帥說次章

就命司馬說三章就其先聲說四章就到淮浦說五章就到徐國說六章就平徐國說 欲說王命卿士先將赫赫明明四字着在頂上便將凜然不可犯的景象畫出來矣三章赫赫業業亦然 太師句上加南仲太祖四字給皇父增上了多少局面添上了多少威風 惠此南國謂施惠於淮南諸國也 省此徐土謂省察其動靜相機而行也 赫赫業業言其威嚴如是也 徐方釋駭震驚徐方是就王師一面說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是就徐方一面說此四句將舉國洶洶的情景全畫出來了 王奮四句宣王及武將的形狀又各各畫出來了 如飛六句將軍士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三

的形狀又樣樣的畫出來了 篇中比喻無不妙絕 不留不處王猶允塞王曰遠歸具見不窮兵觀武之意真王者之師也 此篇自始至終從正面實實鋪敘而其妙無比誰謂徵實難工哉

瞻仰

此因幽王寵任婦寺以致危亂作以諷之之詩也 此及下篇蓋皆身受其害之人所作故此云維予胥忌彼云我位孔貶也 首章次章就士民被害說三章四章就寵任婦寺說五章六章就屏斥善人國將喪亡說七章就改悔法祖可救滅亡說 瞻仰二句是胸中鬱積着無窮憂患

而莫可如何故一提筆便如此發端耳 邦靡有定謂將滅亡也邦靡定之事甚廣人有章特舉其兩端耳 呼人曰蝨賊奇罪詈名色奇極 夷瘳妙謂如病之得瘳者然也 女反女覆寫怪異口吻聲色畢現 哲夫十句兩句一氣句句提醒口吻活現下章亦然 懿厥四句言莫以爲美色之哲婦乃不祥之梟鴟也莫以爲善言之巧舌乃爲厲之階梯也 匪教匪誨謂不用以教誨民人也 婦無二句上忽然插上如買二句說到休其蠶織竟直住下無不入妙 介狄謂當攘斥如夷狄之人也 不弔四句蓋言殊不自弔其不祥反以善人之威儀與己不類而屏斥之不想念善人既亡則邦國隨之殄瘁乎 天之入句承上入亡反覆嗟嘆情更深味更長 不自二句承上言憂之雖久終不免目睹其喪亡也 藐藐四句望其改行雖是必不能有之事却是必不能無之情所以爲忠厚之至也 式救爾後是截然而止的語氣却含着悠然無盡的情味

詩經靈簡 卷四 蕩 三

召旻

此因幽王任用小人以致危亂作以諷之之詩也 首章先就饑饉之害說下六章方說任用匪人之爲害 疾威上用旻天二字反激法也降喪上用天篤二字加倍法也

蝥賊就其害人說內訌就其喪心說昏極就其狂暴說靡共就其無能說潰潰就其心胸說回遁就其行徑說此三句是三樣人 邛彼歲早草不潰茂是言人民如此如彼棲直是言國勢如此 維昔二句是退步說維今二句是加倍說富謂能富民之人彼疏斯稗棟的匪夷所思疾謂病民之人 此篇句句悲慘而嗚呼三句直是放聲大哭了 不尚有舊必有所指豈作者之自謂與 此句雖是結住而尾後之情致尚無窮無盡也

詩經蠶簡

卷四 蕩

三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此周公既成洛邑率諸侯祀文王之樂歌也 廟曰清廟而又加於穆二字於其上將入廟之人的心神都追出來了相日顯相而又加肅雝二字於其上將助祭之人的情致又都追出來了 肅雍五句作一氣讀蓋言諸侯朝士之奔走在廟者皆秉持文王之德以對越其在天之靈也 顯是橫說承是豎說無射句緊頂兩項說 祭文王不就主祭者說却就助祭者說文王之德不就文王身上說却就與祭者身上說如此用筆焉得不妙乎 無射句讀畢尚有餘味在胸餘韻在耳也

詩經蠶簡

卷四 周頌

三

維天之命

集傳云此亦祭文王之詩 通篇大意不過是說文王之德與天相配後世子孫皆當法之而已然而如此寫出毫無意味矣看他寫的是那樣警策乎 乍看維天二句不知是待說甚麼但覺其勢如迅雷突起駭人心目而已及看下二句方纔知他是顛倒其詞以求新奇耳 不已上加於穆二字不顯上加於乎二字又添上了多少情致何以四句是設爲問答的聲口上兩句是問下兩句是答

駭惠句下又着曾孫句極量而又極量之詞也 純有二義不雜是橫純不已是豎純 曾孫不止一世是篤而又篤以及於無窮之語也

維清

集傳謂此亦祭文王之詩 上兩章俱是就德說此章是

就典說德者體也典者用也二而一者也 上二句言世世當清明其典下三句明其所以當清明之故 卒禮六句包括了若干年歲其中有多少出類拔萃的人物驚天動地的事業在六字作一句讀為妙 維周之下着一禘字令人再想不到 此經照與於緝熙迺別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三五

烈文

此成王即政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也 首節感之次節戒之三節勉之 錫福謂令其有天下戎功謂佐命之功此時諸侯皆武王時舊人故如此云云耳 先以無競四句空論後以於乎句指證法無奇異祇以於乎句煉的警策便覺通身異樣耳 前王不忘上着於乎二字便將說話時的心情聲口全畫出來而此句之聲勢即如雷貫耳 以所祭者勉助祭者湊泊極矣

天作

集傳謂此祭太王之詩 高山曰天作奇警異常若換作

天生便是常話矣 彼作彼岨之句法荒之康之之字法都極別致 子孫句緊頂上文言經二王之荒康子孫方得保有此地也祇如此說而勉勵子孫之意留在尾後作虛鋒最妙最妙

昊天有成命

集傳謂祀成王之詩也 前二句一截中四句一截末一句一截行文如是成王是主向上推到二后又向上推到昊天末了又向下說到子孫命意如有如許層數故篇幅雖小而不覺其短一氣直下而不嫌其順也 肆其靖之又是將勉勵子孫之意留在尾後作虛鋒 於緝熙就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三五

心裏說單厥心就為政說 於緝熙直與文王無異然則成王亦可謂反之聖人矣

我將

集傳謂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 首節就天地來享說次節就文王來享說三節就主祭者自勉說 儀式三句是說事文王我其三句是說事天本應將儀式二句着在伊嘏二句之下與末節相對却偏移上來與我將二句作對令其參差錯落以眩人眼目奇極 我將二句就當下說儀式二句就平素說 此篇當是初次宗祀時所歌其右既若我其等字俱有無限趣味也

時邁

此武王初次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首節不敢必其為天子次節就人歸神享斷其為天子末節就武王政令斷其為天子蓋設為問答之格局也 設為問答有明言問答者有不明言者此其不明言者也 下兩章末句與首節末句相應之口吻活現 子之二字煉的新奇

執競

此祭武王之詩也 上兩節就所祭之人說其功德下兩節就祭之之人說其盡禮執競節說其開創之功自彼節說其政治之德鐘鼓節說其祭之受福降福節說其受福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美

之故由于盡禮 執競字法新奇 成康謂成就康民之功也 是皇用法異樣 斤斤妙言其措施得宜若一斤兩斤稱過者然也 鐘鼓節聲韻極洪亮降福節聲韻極堅實 醉飽就神享其祭說

思文

此祭后稷之詩也 后稷曰思文便含陳常意在內 首二句先斷其能配天下八句方層層的申明之 克配彼天真是天造地設之句 立我句兼養之教之二意故曰莫匪爾極也 貽我三句就養之說陳常句就教之說 陳常由於臯陶而歸之后稷者必須教稼方能明倫也

來牟成熟在先故以之概百穀也 帝命句言教稼乃上帝特命使然之事無此疆爾界句法拙而古 陳常句緊頂上句說言直到此日方得陳常也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美

臣工之什

臣工

此似頌美成王用心農務之詩也 正直頌美無味故述
戒農官命農人之言以成篇 首節就告農官說次節就
命農人說 兩節俱用嗟嗟發端說來年又用於字開首
其體懂民人之心如見矣 臣工指農官蓋新置農官初
定成法故令其來咨茹也 命農人乃嗟保介豈親循田
野而使保介命之與 維莫三句是為其耕種秋田計於
稔七句是為其收穫春苗計 奄觀銍艾有恐其無暇去
耘秋禾之意在也

詩經彙簡

卷四 周頌

三

噫嘻

此頌美成王用心農務之詩也 此篇亦是述其戒農官
之言以成篇但承上篇發端微有不同耳 上二句是虛
面下六句方是正面 噫嘻二字有神 自率時下筆筆
入畫 駭發二句是教其令三十里內之地徧耕亦服二
句是教其令三十里內之人齊耕

振鷺

此頌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之詩也 上節美其容下節
美其德而勉之 振鷺四句神致飄逸表裏澄徹一到眼
便令人心爽神清三百篇中亦是罕見之作 在彼四句

雖不及此節之妙然如此承接如此收煞亦到恰好處也

豐年

集傳謂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
屬也 黍稷為貴重之糧而亦有高廩則他糧可知矣所
以萬億云云 降福孔皆又是承上二句說因烝界治禮
而言也 正面直說而層疊不窮又是一樣格法 無他
巧妙祇是一個多字說的極量而又極量耳

有瞽

此頌美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也 首節就樂師說次節
就樂器說末節就樂聲說 要緊是末節然不先着上兩
節則末節亦全無妙處矣 和鳴之上着瞽字可也誰料
又着上個肅字奇極 贊美樂盛用先祖聽我客觀妙矣
若再說先祖聽着如何歡喜我客觀着如何稱贊則又全
失其妙矣

詩經彙簡

卷四 周頌

美

潛

集傳謂季冬薦魚季春薦鮪於寢廟之樂歌也 前四句
字字傳驚異有魚之神畫亦畫不出來 此四句是以驚
異其有寫魚之美下二句以神必享之寫魚之美而且說
神享不正直說以享祀介福說之用筆之法無不奇妙

離

集傳謂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首節是旁人眼中的形象
下三節是武王口中的祝詞作者合而成篇絕不費一毫
力氣自能成千古之妙文 未落筆前先有若干日的涵
養有來二句方能自然流出也 假哉句起第三節按我
句起第四節 第三節是就生前說第四節是就沒後說
末了絕不收結更比收結有情味

載見

此頌美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也 首節就其來朝頌
美之下二節就助祭頌美之 求章蓋初見成王之詞也

龍旂四句寫得何等精神說他外面如此却不是單說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五

他外面如此也 首節是開宕率見二句方纔折入正文

也 以介二句是說祭主受福思皇四句又將受福歸功

於諸侯 緝熙于純嘏于字妙極蓋言緝熙于純嘏之中

也若作緝熙獲純嘏全失其妙矣

有客

此頌美微子來見祖廟之詩也 首章就其乍來說下二

節就其將去說 有客二句言不但其人修潔其馬亦白

也有美二句言不但其主敬慎其旅亦美直也此四句不

就其本身說而就其馬旅說言授二句不日留其人而日

繫其馬薄言句不日留之使不去而日既去而追之左右

句不日強留之而日綏之且不徒日綏之而日左右綏之
篇中筆法雖不一樣却俱是加倍法耳

武

集傳謂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此其樂章也 先
從武王說上去再從文王說下來雖祇二十八個字却有
忽天忽地的筆勢 於皇允文俱有無限情致 爾功猶
言若彼之功也爾字饒有眼光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四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此成王除喪朝廟臣下頌美之詩也 直述成王之言以成篇絕不增益一字而情韻之悽婉異常下訪落小忠兩篇亦然豈三篇同出一手與 從自己說到武王又從武王說到文王又從文王再說到自己又從自己再說到文王武王反覆迴環一氣宛轉到底言有盡而情無盡真孝子之言真絕世之文也 此篇之情如失母之孺子號天呼地一般想下筆時亦不能不屢彈淚珠也 首尾兩於平句其聲震天成王終身的事業基於此矣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聖

訪落

此頌美成王朝廟後延訪羣臣之詩也 大意言不能學武王之治天下僅可學武王以治身耳尾後留若之何其四字作虛鋒便令人反覆諷詠咀嚼不盡矣 通篇祇兩層而每層之中又有多少層折此其所以為妙也 未堪句家字是說的國家陟降句家字是說的家庭 未堪句與以保句針鋒緊對

敬之

此頌美成王受羣臣進戒之詩也 上節是羣臣進戒之詞下節是成王受戒之詞 又是全述其君臣之詞而不

增益一字 此比虞廷之都兪雖為詞費而其進言受言之意致則毫無有異也 此緝熙是昊天有成命及載見辟王兩篇緝熙之總根

小忠

此頌美成王鑒前愆後之詩也 此篇比與無端通身八句乃有五句比喻六回轉折奇妙無比 予其句上先有多少情致作頂上之虛鋒予其句下又有多少情致作尾後之虛鋒焉得不令人千徧萬徧讀之不厭千回萬回咀之不盡也耶 莽蜂集蓼等字眼生編強湊然而讀者却不覺其編湊可厭但覺其新奇可喜也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聖

載芟

此及下篇俱似頌美王者屢致豐年之詩桓之次句可為注脚也 兩篇描寫情景繪畫聲色句句傳神筆筆入妙不惟後世之人莫能與抗即三代之時亦罕有其匹也真是聖手真真是絕唱也 兩篇說耕種說饁饗說鋤耘說生長說收穫說祭享層層絕無有異及至從頭對看却大不相同蓋同為一事而各說一面便自然彼此迥別矣 學文者若會此法學文而不事半功倍者未之有也 兩篇如出一手豈一人兩歲所作與抑兩人手筆相似與 先說交柞再說耕再說耘再說耕之地再說耕耘之人

再說饁饌之人再說播種再說生長再說收穫再說露積再說糧數再說酒醴再說祭祀再說燕賓再說養老再說他處再說他年 此篇比下篇層數較多些意境較深些篇幅較長些情致較遠些然非有優有絀也乃各自文成法立耳 主伯亞旅彊以等人物賡媚依畧等情狀以及亩活達傑苗庶等之生長畫亦畫不出來却俱能寫的般般樣樣無不入妙 畧邦可也賡與媚依何必如此形容即此可知好詩好文未有不向閒處着筆單就正面敷衍者 萬億以下俱是加倍說年豐與匪且三句更是加千百倍說却看不出他費一點力氣來妙絕妙絕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聖

良耜

耜上篇在饁饌之後此篇在開首芟苴與耕俱不明言而且上篇是正畧之耜此篇是既畧之耜做載三句兩篇一樣然上篇是在生長之前此篇是在饁饌以前饁饌上篇是就人說此篇是就器具飯食說而且上篇是婦人來送此篇是男子來送主伯等人此篇芟去笠鍤上篇所無上篇說耘在主伯以前此篇在笠鍤以下茶蓼蒔朽上篇所無生長上篇與亩活相連此篇與茶蓼相連而且上篇以四句言之此篇以一字了之黍稷上篇沒明言收穫上篇就穫之人說此篇就穫之之聲說露積上篇做一句說

此篇做三句說糧數上篇就數目說此篇就室說婦子辜上篇所無祭祀上篇做十句說此篇做四句說得牲抹角上篇所無酒醴等物賓老等禮此篇俱無學者如此對看未有不當下便會作文者也 邦必曰良曰粦粦笠必曰伊糾獲必曰捭捭積必曰栗栗曰如墉曰如櫛牡必曰犛角必曰抹具見其心之細筆之閒此等皆所謂搏兔亦用全力也 以茶蓼朽起黍稷茂以開百室起百室盈如天地生成者然 續古之人是自下向上說振古如茲是從上向下說

絲衣

詩經蠹簡

卷四 周頌

聖

此頌美士之助祭者終始敬謹之詩也 首二句先給他畫出一幅圖像來連下文視濯省牲省蠲旅酬等項也都成了畫裏的境界畫裏的情事了 上五句在祭前下四句在祭後兩頭俱是實寫却將正祭夾在中間托向空際奇不奇妙不妙 絲衣二句祇就衣弁說而其人之形狀神致無不活現奇極 胡考句當加如此終始敬謹必應八字講 酌

此頌美武王之功以勉戒後王之詩也 前四句頌美武王後四句勉勵後王 前四句兩句作頓兩句作轉後四句

句兩句爲母兩句爲子句句有力量而踴躍句爲最是
用大介句句雖短而聲極響韻極長實維爾公允師違不
響而韻亦長

桓

此似頌美周家屢獲豐年由於武王功德所致以戒後王
之詩也 先以綏萬二句作家再以天命句跌桓桓五句
申明之以皇以句作收煞蓋言大兵之後宜有凶年而武
王伐紂以綏萬邦乃屢獲豐年者此固由於天之命周不
懈實緣桓桓之武王保有其賢士往四方去安定民人之
室家其功德昭升於上天所以纔屢降豐年命其世世爲
詩經靈簡 卷四 周頌 聖

賚

此似頌美後王戒勉受封諸侯師法文王之詩也 首句
先就文王說我應三句再言自己師法文王時周二句方
令諸侯師法文王 蓋言文王既勤勞於天下我子孫膺
受其基業以爲君凡有敷布俱是釋思文王之向往求安
定于民人此時受周命爲諸侯者皆當如我之釋思文王
以安定其民人也 末句釋思上着於字將平素與當下
的無限深情俱傳出矣

般

此與時邁篇俱是頌美巡守之詩而時候不同蓋彼是初
巡之時此是巡畢之時耳 以於皇句作冒下六句俱是
申明於皇之故皇大也 陟其三句就巡行說敷天下三
句就諸侯來朝說時周之命言莫不各於方岳受周之命
也 行文有詰屈之勢造句饒奇崛之致色相古極

詩經靈簡

卷四 周頌

聖

魯頌

駟

此即駟馬之盛頌美其君善思之詩也 其事雖小而道理却極大 各章俱是上六句言其盛下二句言其致盛之由來 四章換字處俱是因韻為言無甚淺深也 曰牡馬曰駟野曰駟者曰有曰無本句之外俱有無數虛而也 有駟等句俱可作畫圖觀未知趙子昂讀至此曾拜伏否思無疆言其無事不思也無期言其無時不思也無數言其思無間斷也無邪言其思無亂雜也 思無邪似不可與論語一樣講也

詩經蠹簡

卷四 魯頌

七

有駟

此燕飲而頌勉其君之詩也 首章就初燕時說次章就終燕時說末章前四句就當下渾說後五句就後日空說 上兩章實末章虛而通篇之精神却是專注在末章耳 三子胥句一字不換上兩句却不可與末句同年而語以勉勵之神全在此句也 此篇首節饒有抑揚頓挫之致 振振二句形容如畫 以鷺比鷺羽現成極矣 此二句下以鼓淵淵接之音調絕倫 上兩章同調末章忽然變調變與不變無不佳妙

泮水

此泮宮落成而燕飲頌禱之詩也 前三章先就魯侯到

泮宮燕飲頌禱後四章方就作泮宮頌禱首章先就往泮宮形容之二章再就到泮宮形容之三章方就在泮宮燕飲頌禱之四章就文武兼備頌禱之五章就獻賦獻囚於泮宮頌禱之六章就獻功於泮宮頌禱之七章八章就盡獲淮夷獻琛於泮宮頌禱之 通篇以武功為主不重前四章重後四章難老支德等俱是陪客允支允武是上文下武之過脈此句是伊祜之根伊祜之下四章之冒 明二句又說明德是沾上不是起下 往泮宮燕飲當在後作泮宮當在前却偏顛倒過來說 前四章蒙頭蓋尾

詩經蠹簡

卷四 魯頌

八

閟宮

絕不洩露作泮宮絲毫全是為既作句留勢 平淮夷等事樣樣說的活現却無一句不是虛想詞雖涉於夸大却未嘗不是絕世佳文也 旂筏鸞噦小大從公等不但景象寫的活現將其人民歡暢之情狀無不傳出矣 四五六章俱是賦體末章忽然變換腔調用比興分外精采 此因僖公新修祖廟而頌禱之詩也 此篇夸大與上篇畧同 前八章說僖公祭祀受福末章說祭祀受福由於作廟之順民心 因作廟方祭祀因祭祀方受福末章本應在前八章之上嫌其格局猶人故顛倒過來說 欲說

僖公先從姜嫄說到后稷又從後稷說到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是推上了多少層去說敘僖公之受福既曰后帝后稷降福又曰周公皇祖亦福既曰俾爾熾昌壽臧又曰俾爾昌熾壽富既曰俾爾昌熾壽富又曰俾爾昌大耋艾既曰俾爾昌大耋艾又曰錫嘏眉壽既曰錫嘏眉壽又曰受祉黃髮見齒而且既曰膺戎狄懲荆舒又曰有龜蒙荒大東至海邦同淮夷又曰保鳧釋荒徐宅至蠻貊及南夷是推出多少層去說 后稷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俱明敘出來而王季成王却俱在暗處 首章可作一篇后稷傳讀次章可作詩經靈簡

卷四

魯頌

異

一篇諸王合傳讀三章至八章可作一篇僖公傳讀 敘后稷諸王語言雖少却俱是實事敘僖公語言雖多却俱是虛語 奄有下國是說封郟奄有下土是說有天下教民稼穡是有天下之老根也 將說僖公先以周公莊公二句以其爲正主故特筆出之也 祭祀說兩番先渾說後詳言也 享以騂犧單頂皇祖后稷說后帝不在其中也 說受福雖亂雜而文勢却是一層開濶給一層 作廟語雖不多而取材之區處造作之方法造成之形像及監造者之姓名與夫舉國之民情無不詳備矣

商頌

商頌比周頌魯頌文筆更簡古聲韻更洪大氣象更嚴毅

那

集傳謂此祀成湯之樂歌也 前三節就作樂說第四節就行禮說末節雙承之以告神 用筭與發端便見思其居處笑語等項匪伊朝夕矣此其所以奏假思成也 奏假作進而感格講爲是 於赫二句是就作樂者口中贊其樂我客二句是就助祭者心中贊其樂 於赫二句是大聲疾呼以告神其響振耳 自古在昔雖是疊牀架屋却自古致 温恭二句說古人不說湯孫非沒說也用作虛鋒耳 顧予二句又是大聲疾呼以告神明然却是用詩經靈簡

卷四

商頌

辛

湯孫口氣與於赫二句迥別也 此二句其情之真摯聲之響亮真可以上徹青天達黃泉令陳死人心動神應也 此二語固然絕佳然不着在末了而着在別處亦不能如此之妙也 烈祖 集傳謂此亦祀成湯之樂 上篇是就禮樂說此篇是就誠敬說 三無疆句上下相應 首節先渾說申錫無疆作冒次節言其誠敬能化與祭之人無爭必應令其黃耇無疆是一申錫三節言其誠敬能得諸侯假享上天降康必應降福無疆又是一申錫然雖如此黃耇降福尙是憑

空議論末節呼籲神顧方是欲神真個令其黃考無疆真個降福無疆也 開首曰嗟嗟便將通身所言虛舍在內矣 及爾斯所謂及其祭祀之處也 亦有二句蓋言奠定之時方陳列祭品以行禮非單進和羹一品也 我受命溥將言諸侯之聽受王命者廣大謂能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祭祀也 自天二句謂能感格天心以致降康也 顧予二句與上篇一樣而不一樣上篇是顧其禮樂此篇是顧其誠敬

玄鳥

序謂祀高宗也 首節先就契湯開創說後四節方就武

詩經靈簡

卷四 商頌

至

丁中與說 玄鳥曰天命奇極 不曰生契而曰生商奇極 呼上帝曰古帝奇極 商之三句言契湯所受之命不至危殆者由其有武丁為之孫子也 下三節正是指陳其不殆之事實 武王謂湯也言武丁於湯之所行無不勝任也 龍旂二句就諸侯之服言其勝任那畿三句就土地之闢言其勝任四海三句再就諸侯土地一總言其勝任殷受句契湯武丁一總收束百祿是何再歸結到主祭者身上 就武湯武王之稱謂合諸篇之言語看之亦可見其生平之性情及當日之措施矣

長發

此祀成湯而以伊尹配享之詩也 前兩章就其祖先說

末章就其臣說中間四章就其本身說 通篇節次共有五層帝立子生商一層海外有截兩層帝命式九圍三層伐桀四層敘伊尹五層 瞻哲頂上先有商之明王不止一人商之發祥不自湯始數語作虛鋒故一下筆便如此云云也 禹敷三句非閒話也蓋言其時正是用人敷教之時也 有敘句因其女足當帝命生商故謂之方將也 立子謂立有娥之女子為帝嚳之妃也生商如上篇生契講為是 逆視既發謂即其所示之時已經發而應之矣言民人之從化甚速也 有截謂截然齊一同心歸向

詩經靈簡 卷四 商頌 至

也 海外是加倍形容也 九州變文曰九圍神似一幅天下地理圖 贅疏謂為贅旒之義也駿麗謂為駿麗以負載乎下國也贅旒是比的下國駿麗是比的湯比喻俱令人再想不到 載旒秉鉞絕妙一幅圖像 如火莫遏畫亦畫不出來 以苞葉比桀與三國又是令人意料不到 如火二句是就本面形容苞有三句是就對面形容 韋顧二句是兩面合起來實敘 中業震業似指太甲顛覆典型天子降卿士謂太甲降心於伊尹也 伊尹相太甲之功大於相湯故特舉之 左右商王謂其相湯伐桀以應上章也

殷武

此高宗廟成歌以祭祀之詩也 一章就其伐楚說二章就其責楚說三章就諸侯畏服說四章就天降之福說五章就其表正四方說六章就其新修之廟說 殷武者楚彼二字荆楚上着奮伐二字千載下人開卷讀之尙有不寒而慄之意采入三句包括子多少軍務五句二十字敵得史遷數十卷史記又敵得吳道子若干軸畫像奇妙無比 湯孫之續言湯孫能續其先人之續如此也 商鄉妙言在我肘腋之間耳 昔有五句又祇單就成湯說留着自已一面做虛鋒 稼穡匪懈着在此處不類不倫然

詩經

卷四

三

而却極妙蓋言不唯不敢背畔稼穡亦不敢懈也 說天降之福不就其本身實說却以空論出之 聲靈以赫赫濯濯形之並當時畏其聲靈者之情狀無不畫出矣 壽考句說畢他一世不肯住筆還要說到後生還要說到他保後生且不但如此而已還要說到爲他立廟還要說到他入廟還要說到他入廟孔安總是要極量而又極量直到無可極的田地而後已焉耳 說立廟與闕宮末章大同小異豈勦襲乎此章與抑情興相遭無心暗合 此對看究不若此章之安閒從容也

〔清〕嚴蔚撰

詩考異補二卷

清乾隆二酉齋刻本

詩考異序



漢書藝文志於詩首列魯齊韓三家載其傳說甚備末乃附以毛詩而為之傳者惟一種其學甚微蓋三家皆列於學官毛氏未得立故也後漢之初立

王

十四博士詩六不過三家毛學仍未得立直至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予嘗慨夫經典之廢興多有數焉存乎其間類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而又不可以是

王

非為憑也傳者未必皆是亡者未必少也傳者未必皆非亡者未必皆是何以言之矣謂是者必傳紀者必亡則逸者二十四篇逸禮三十九篇此古帝王及周公所制夫子以定脫象火之既復出人問乃其後仍致漸滅而王弼易注之安皇甫謐古文之偽反得大顯此之謂傳者未必是亡者未必也又謂是者必亡紀者必傳則毛詩左傳之在兩澤其於光遠在魯尚韓公教下毛詩出於

子夏左傳出於左丘明家以之
真識古如劉子駿方為之憤
惋不平乃其後左氏卒能與公穀
並行魯之齊弗且以毛詩之行
而遂廢此之謂傳者未必皆能也
者未必皆是也雖經三家固不及
毛氏矣要之其生古古零之可
憫好事者蒐品魚存之不止可
乎叢生窮人年少俊才篤志窮
經踵厚齋思菴兩家為之輯補
誠足以備采訂核衷緒矣抑古注
之亡而可惜者易書左傳也易有李

鼎新集解及惠定宇易述又有江藩
補遺更有江彬之集注音疏及鄒
著後案似云憾矣惟左傳古注
盡佚獨存杜預生其有言補之乎
位也成子尚能為生序之

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光祿卿前
史官王鳴盛西莊氏題時年
六十有四

詩及與補敘

詩多於此韓氏四家出申公傳其詩也韓固
傳也詩類韓嬰傳韓詩三家皆出於學官置
博士課弟子傳也詩皆則大平公高小也公
其也與詩獨後出米也學官故禮記引彼都
凡士云二先儒或也系錄詩有諸家出講當
各多淵源蓋皆出於七十子也詩則也公自
言傳自子夏斯則於子所傳可與言詩皆也
與傳必得其真矣今三家講皆出與韓詩
見于史說而也詩獨存焉也今及出也也
與詩誅韓也其也系錄夫也惡疾出也也
與衛定其出也其本也皆不同也也

文字有象畫一故周森風傳記諸子及兩漢
諸儒引詩輒與也詩與傳記諸子三家出所
從也也漢儒所引大半是三家也此與所也
與有也宋王早樂采輯其與文也詩及
國翰嚴恩譽先生也讀詩質疑四十六問內
奇及與一問蓋叙王壽而論廣出者今也
出也曾孫也也也學教多也問也也讀與
於曾王又出也詩及與與米也而補出
猶想也註漏就質于也且也系錄也也
壽也也所知也靡不具也也所米知也且不
一而足也也可謂博矣而了問敘于也
出也何謙也此也乎不也也下問也誠

謹書此也與書也

乾隆卅九年歲陽恩逢陰執徐圍燎也

江聲未濤是也



詩考異補上

宋王厚齋嘗采羣書中引用韓詩韓詩外傳異者并他家異文及逸詩作詩考異詩考異勤矣惜蒐羅未富尚多挂漏曾伯祖思菴先生實甚好古留心經學歸田後撰讀詩質疑四十六卷內考異一卷蓋亦廣王氏之意而為之者也葢夙承家學頗饒異聞有在厚齋所未收而先生所失錄者不忍聽其遺忘依次補入可見毛詩異文散見於古帙者尚多有之所望信古君子補其未備則葢所厚幸也東吳嚴敷

國風

關雎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引詩作君子好仇釋文述

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葛覃差荇菜 說文解字木部引詩曰蔘差荇菜

葛覃服之無斃 禮記緇衣作服之無射

卷耳我馬虺隤 釋文虺說文作瘵隤說文作頽案

說文解字未引此句并無瘵字

我姑酌彼金罍 說文解字欠部乃秦以市買多得

為乃从了从欠詩曰我乃酌彼金罍漢書文三王傳

注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

補 樛木 釋文樛馬融韓詩本並作科

補 葛藟繫之 說文解字艸部藥艸旋兒也詩曰葛藟

藥之

孟斯說訖兮 釋文說文作筭

桃夭 釋文天說文作柤木少盛兒嚴按又女部引詩曰桃之蓂蓂蓂女

子美兒从女笑聲

兔置施于中逵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中廵廵中設九

交之道也

漢廣不可休息 釋文休息本或作休思正義詩之大

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宋王應麟詩

考云韓詩作不可休思

補 江之永矣 說文解字永部羨長水也詩曰江之羨

矣

汝墳 讀詩記爾雅汝為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

小水故知墳當為瀆郭璞引遵彼汝瀆以證爾雅晉

世詩本猶為瀆也

怒如調飢 釋文韓詩作惻嚴案毛詩疏从水作惻是謬

補 魴魚頰尾 說文解字赤部頰赤色也詩曰魴魚頰

尾

王室如燬 詩考薛君章句作如焜

采蘋南澗之濱 讀詩記董氏曰濱當作瀨袁淑書曰

宅在南瀨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瀨者也

補 于以湘之 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鷓亨上帝小顏云

鷓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鷓之唯錡及釜

甘棠蔽芾甘棠 韓詩外傳作蔽芾補 漢張遷碑又作

幣沛碑云幣沛棠樹

勿剪勿伐 釋文翦韓詩作剗漢書作翦嚴案毛詩疏

剗謂作箋

補 召伯所芟 說文解字广部废舍也詩曰召伯所芟

補 召伯所說 爾雅注引詩曰召伯所稅

補 羔羊委蛇委蛇 釋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

標 有梅 釋文梅詩作棗孟子注作苧有梅苧零落也

補 小星寔命不同 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

江有汜 讀詩記董氏曰汜石經作汜說文亦作汜蓋

古為汜後世諱也

何彼穠矣 釋文穠韓詩作茂

補 騶虞于嗟乎騶虞 文選東京賦注引劉芳詩義疏

曰虞或作吾

補 柏舟如有隱憂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韓詩曰耿

耿不寐如有殷憂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孔子閒居作威儀逮後漢書

朱穆傳注載絕交論曰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補 寤辟有標 說文解字日部晤明也詩曰晤辟有標

爾雅音義辟宜作擗詩云寤擗有標

胡迭而微 釋文迭韓詩作或或常也

補 燕燕瞻望弗及 後漢書皇后紀注作瞻望不及

補 以勗寡人 禮坊記引詩曰以畜寡人

日月報我不述 文選注作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補 終風終風且暴 說文解字水部瀑疾雨也詩曰終

風且瀑

補 悠悠我思 爾雅音義儵儵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

噫噫其陰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噫噫其陰章句曰

天陰塵也

補 擊鼓擊鼓其鏜

說文解字鼓部鏜鼓聲也詩曰擊

鼓其鏜

于嗟洵兮 釋文洵韓詩作夔夔遠也

凱風颯颯黃鳥 太平御覽作簡簡黃鳥

雄雉悠悠我思 說苑作遙遙我思

匏有苦葉深則厲 釋文厲說文作礪云履石渡水也

濟盈不濡軌 釋文軌依傳音犯按說文軌車轍也

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九聲音犯

離離鳴雁 鹽鐵論作離離鳴雁

谷風嗷嗷同心 文選注密勿同心

濕濕其止 說文解字水部引詩曰濕濕其止

補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左傳太叔文子引詩曰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表記引詩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匍匐救之 家語檀弓並作扶服救之 肅侯家語是王

不我能愔 讀詩記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

愔說文亦然

補 既詒我肄 釋文肄爾雅作勤

補 式微胡為乎中路 列女傳中露作中路

旄丘流離之子 爾雅注作留離之子

簡兮碩人俱俛 釋文俱俛韓詩作扈扈美貌

泉水毳彼泉水 釋文毳韓詩作秘說文作恥直視也

飲餞于禰 釋文禰韓詩作坭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引

詩曰出縮于沛飲餞于禰儀禮音義禰劉昌宗本作泥疑卽式微詩泥中之泥

補北門室人交徧摧我 摧韓詩作謹謹就也說文解字人部催相擣也詩曰室人交徧催我

北風其虛其邪 正義其邪爾雅作其徐

靜女靜女其姝 讀詩記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作儂而不見說文儂仿佛也 **補**說

文解字衣部祿好佳也詩曰靜女其祿郭解方言引詩曰菱而不見菱蔽也

搔首踟躕 文選注作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補新臺新臺有泚 說文解字王部泚王色鮮也詩曰詩兮是詩 五 二酉齋

新臺有泚

補燕婉之求 說文解字目部睽目相戲也詩曰睽婉之求

新臺有泗河水浼浼 釋文泗韓詩作淮鮮貌浼浼韓詩作泥混盛貌

得此戚施 說文作得此醜醜

補柏舟髮彼兩髦 說文解字髟部髮髮至眉也詩曰統彼兩髦釋文引說文作髮德明必不至如此之譌

或傳錄使然耳

實維我特 釋文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補牆有茨 說文解字艸部薺蒺藜也詩曰牆有薺

補中葍之言 漢書注中葍作中葍

不可詳也 釋文詳韓詩作揚

君子偕老鬢髮如雲 說文作參髮如雲

補玉之瑱也 說文解字王部引詩也作兮

補是繼衿也 說文解字衣部褻私服詩曰是褻衿也

補邦之媛也 釋文媛韓詩作援援取也說文解字

女部引詩作兮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讀詩記奔奔左傳作賁賁疆疆

表記作姜姜

補蝮蝮 詩疏爾雅作蝮蝮

淇與綠竹猗猗 釋文竹韓詩作薄薄篇筑也石經同

補綠禮大學說文解字並作篆

有匪君子 詩攷匪韓詩作邲邲美也

赫兮咺兮 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 **補**咺禮大學作

喧說文解字心部愾寬爛心腹兒詩曰赫兮愾兮

補終不可諶兮 禮大學作終不可諶兮

補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說文解字王部琇玉之次石

者詩曰充耳琇瑩骨部體骨槌之可會髮者詩曰體

弁如星

考槃考槃在澗 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堯堯之處也

補永矢弗諼 漢平輿令薛君碑曰永矢不愆

頽人之邁 釋文邁韓詩作僂僂美貌

頽人衣錦褻衣 釋文褻說文作鞞鞞屬也 **補**列女傳

又作綱衣

補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篇引詩曰譚公維私

齒如瓠犀 爾雅注作瓠棲

補 縻首蛾眉 說文解字頁部縻好兒从頁爭聲詩所謂縻首

謂縻首

補 施罟濊濊 說文解字水部濊礙流也从水歲聲詩曰施罟濊濊又大部歲字注云讀若詩施罟濊濊

鱸鮪發發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釋文發韓詩作鱸說文作鮪孽韓詩作暵長貌鳩韓詩作桀健也

文作鮪孽韓詩作暵長貌鳩韓詩作桀健也

氓泣涕漣漣 楚辭章句作波涕漣漣

體無咎言 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坊記亦作履

信誓旦旦 釋文旦旦說文是

補 芄蘭芄蘭之支 說文解字艸部引詩作芄蘭之枝

垂帶悸兮 釋文悸韓詩作萃垂貌

補 能不我甲 釋文甲韓詩作狎

河廣曾不容刀 釋文刀說文作册

伯兮焉得諶草 釋文諶說文作憲讀詩記董氏曰諶

草韓詩作萱草 錄入未將本書勘對說文解字艸部

引詩曰安 得憲艸

有狐有狐綏綏 詩攷綏綏齊詩作夕夕

黍離彼黍離離 說文作稿稿

補 君子于役 文選注作君子行役

補 羊牛下來 文選注作牛羊下來

補 君子陽陽左執翾 說文解字羽部翾所以舞也从

羽馭聲詩曰左執翾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 說文作蕓其乾矣

兔爰雉離于學、學說文作習覆車网也

補 逢此百凶 文選注百凶作百殃

大車毳衣如裘 詩攷裘說文作縠

補 毳衣如縠 說文解字毛部縠以毳為縠色如縠故

謂之縠縠禾之赤苗也詩曰縠衣如縠

補 大叔于田植揚暴虎 說文解字囟部隨囟臚也詩

曰臚揚暴虎

清人二矛重喬 釋文喬韓詩作鵠

左旋右抽 釋文抽說文作搯搯者拔及以習擊刺也

羔裘波其之子 讀詩記董氏曰彼其韓詩作彼已

舍命不渝 韓詩外傳作舍命不渝

補 遵大路無我覯兮 說文解字支部覯棄也詩曰無

我覯兮

補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說文解字艸部葍木莖朝華

暮落者詩曰顏如葍華

補 褰裳蹇裳涉洧 漢費鳳別碑曰褰裳而涉洧

東門之墀有踐家室 詩攷韓詩作有靖家室靖善也

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

風雨風雨淒淒 詩攷說文作潛潛

子衿子寧不嗣音 釋文嗣韓詩作詒詒寄也

補 挑兮達兮 說文解字又部叕滑也詩曰叕兮達兮

出其東門縞衣綦巾 詩攷綦說文作縗 錄入未將本書勘對說文解字糸部作縗

女所賦厚也作縗縗爲說

聊樂我員 釋文員韓詩作魂魂神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漙按呂氏

字林作霽

補 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 說文解字水部溱水出鄭

國从水會聲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溱刻本作溱據

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溱水與鄭無涉學者仍

譌襲舛無有從而釐正者此曷已故不讀說文耳渙

渙釋文引說文云作汎汎案說文亦作渙渙且汎與

商觀不叶陸氏譌也韓詩作洹洹漢書地理志作灌

灌

洵訏且樂 釋文洵訏韓詩作洵肝樂貌

還子之還兮 釋文還韓詩作儺儺好貌

詩考異補上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子之營兮

遭我乎嶮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

嶮山名也

並驅從兩肩兮 肩說文作𦍋𦍋三歲豕肩相及者

揖我謂我儂兮 釋文儂韓詩作媿媿好貌

補 東方之日東方之日兮 文選宋玉神女璽注顏之

推秋胡詩注引韓詩並無兮字

南山衡從其畝 釋文從韓詩作由東南耕曰橫南北

耕曰由

補 甫田婉兮變兮 說文解字女部嬌順也詩曰婉兮

婉兮

盧令令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冷冷說文作獐獐

敝笱其魚唯唯 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補 載驅騶齊子豈弟 爾雅作愷悌

補 猗嗟清揚婉兮 玉篇碗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

揚碗兮

舞則選兮 文選注薛君章句作舞則纂兮言其舞則

應雅樂也

四矢反兮 釋文反韓詩作變

補 葛屨戔戔女手 說文解字手部織好手兒从手戔

聲詩曰織織女手文選古詩十九首注韓詩云織織

女手薛君曰織織女手之兒

好人提提 楚辭章句作媿媿

宛然左辟 說文解字人部僻避也詩曰宛如左僻

詩考異補上

補 維是褊心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惟作惟

補 圓有桃其誰知之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句無其字

知字下之字上闕一字

補 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父字

下曰字上有一字今闕

補 夙夜無已上慎旃哉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無作毋

上作尚

補 猶來無死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無作毋

補 伐檀河水清且漣漪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漪作兮

不稼不穡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穡作畜

補 坎坎伐輻兮 春秋繁露引此句無兮字

補 坎坎伐輪兮 詩攷石經魯詩殘碑坎坎作欲欲

補河水清且淪猗 猗說文作漪

補鼠三歲貫女 詩攷石經魯詩殘碑作三歲宦女

補樂土樂土 新序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

樂土爰得我所

補蟋蟀 釋文蟀說文作蟀

補山有樞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樞作虛

補何不日鼓瑟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何作胡

補揚之水素衣朱繡 郊特牲疏魯詩云素衣朱繡

補綢繆見此粲者 釋文粲字林作娶毛詩疏作娶疑

是傳寫之譌

補杜獨行畏景 詩攷文選注並作獨行熒熒

有杖之杜嗟肯適我 釋文嗟韓詩作逝逝及也

詩考異補上 十一 二酉齋

生于道周 釋文周韓詩作右

補軍鄰寺人之令 釋文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補駟鐵輶車鸞鑣 說文解字車部引詩鸞作鑿金部

鑿字注云鑿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鑿鈴象鸞鳥聲和

助敬也从金从鸞省

載猓猓 說文作載猓猓猓

補小戎釜以艘輶 說文解字車部引詩曰洪以艘輶

厭厭良人 列女傳作惜惜良人

終南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沔沔赭也

補黃鳥子車奄息 子車左傳作子輿

補晨風鴝彼晨風 晨風說文解字鳥部作鴝風

補隰有樹檉 說文解字木部檉羅也从木豸聲詩曰

隰有樹檉

補無衣與子同澤 釋文澤說文作釋云絳也

補東門之枌穀旦于嗟 釋文韓詩作穀旦于嗟

市也婆娑 釋文婆說文作婆

補衡門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作可以樂飢說文樂治也

石經亦作瘵

墓門歌以訊之 釋文訊又作諄楚詞章句作諄子不

顧廣韻六至部中有諄字亦引詩作歌以諄至

補防有鶴巢 防有旨苕 後漢書地理志 博物記云

防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詩云防有旨苕防有

鵲巢

誰侑子美 釋文美韓詩作媿媿美也

詩考異補上 十一 二酉齋

補防有旨鵲 說文解字艸部鵲從也从艸鵲聲詩曰

防有旨鵲是

月出佼人僚兮 釋文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

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佼人憫兮 釋文憫埤蒼作憫憫妖也

勞心慘兮 顧炎武詩本音云五經文字作燥

澤陂有蒲與荷 正義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補傷如之何 郭璞爾雅注引魯詩曰陽如之何

補碩大且儼 說文解字女部引詩曰碩大且儼

素冠棘人樂樂兮 讀詩記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

作棘人 樂樂說文解字因部樂臞也詩白棘人樂

樂兮高誘呂覽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

隰有長楚猗儺其華 楚詞章句作旖旎其華

匪風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作中心慙兮

補 溉之金鬻 說文解字手部概滌也从手既聲詩曰

概之金鬻

蜉蝣衣裳楚楚 釋文楚楚說文作黼黼云會五綵鮮

色也

補 蜉蝣掘閱 說文解字土部掘突也从土屈首聲詩

曰蜉蝣掘閱

侯人何戈與祗 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

與綴鄭康成樂記引詩亦作綴綴表也

補 彼其之子 左傳作彼己之子表記作彼記之子

補 齊兮蔚兮 說文解字女部嬾女黑色也从女會聲

詩考異補上

詩曰嬾兮蔚兮

鳴鳩其儀一兮 讀詩記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其弁伊騏 釋文騏說文作璫弁飾也讀詩記周弁師

注鄭引詩作綦

七月一之日感發 讀詩記董氏曰感發說作湍浹

釋文感引說

二之日栗烈 釋文栗烈說文作颯颯

補 四之日舉趾 漢書食貨志引詩趾無足傍从足者

非古字後人增之也

曰為改歲 釋文曰為漢書作聿為

六月食鬱及蕝 詩攷蕝說文作菴

黍稷重穆 釋文重又作種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穆之

字禾邊作童是種莠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又作稊

補 三之日納于凌陰 說文解字夂部腓夂出也从夂

朕聲詩曰納于膝陰釋文引說文作膝陰毛詩疏作

膝陰此皆傳寫謬舛未經釐正故耳

補 鴉鳴追天之未陰雨 說文解字隸部隸及也詩曰

隸天之未陰雨

微彼桑土 釋文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字林作被桑皮也

子維音嗒嗒 詩攷說文作唯子音之嗒嗒

補 東山零雨其濛 說文解字雨部霏雨零也从雨卯

聲象零形詩曰霏雨其濛王逸楚辭注濛作蒙云盛

兒

詩考異補上

熠燿宵行 詩攷說文作熠燿宵行

補 鸛鳴于垤 說文解字在部翟小爵也詩曰翟鳴于

垤

烝在栗薪 釋文栗韓詩作漻衆薪也

補 皇駁其馬 爾雅注作驥駁其馬

破斧四國是皇 讀詩記齊詩作四國是匡

補 狼跋載窺其尾 說文解字足部躓踳也詩曰載躓

其尾

詩考異補上終

詩考異補下

小雅

補鹿鳴視民不佻 左傳臧武仲引詩曰視民不佻服

虔曰視民不偷簿

補君子是則是傲 左傳仲尼引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徐幹中論亦作效

補嘉賓式燕以敖 徐幹中論作式宴

四牡周道倭遲 又選注作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

也漢書地理志作郁夷顏注言使人乘馬行于此道

也

嘽嘽駱馬 詩考說文作痠痠駱馬

皇皇者華駢駢征夫 國語作莘莘征夫楚詞章句作

詩考異補下 二酉齋

侏侏征夫

補六轡如絲 墨子尚同中篇引詩曰我馬維驥六轡

若絲

常棣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夫核藝文類聚夫核之

華萼不焯焯

脊令在原 讀詩記脊令爾雅作鷓鴣

外禦其務 左傳作外禦其侮

補飲酒之飮 據說文解字 左太冲魏都賦注韓詩

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醕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

補和樂且湛 禮中庸引詩作和樂且耽

伐木伐木許許 讀詩記董氏曰許許說文作所所言

伐木聲也

補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說文解字文部鞞舞也樂有

章詩曰鞞鞞舞我士部塙士舞也詩曰塙塙舞我

天保吉蠲為饋 讀詩記董氏曰周官蜡氏注蠲如吉

圭惟饋之圭韓詩作吉圭惟饋周禮疏大戴禮注作

絜蠲為饋

禴祠蒸嘗 禮記注作禴祠烝嘗

補如月之恆 說文解字二部引詩曰如月之丞丞古

文恆同字而異文也

采薇彼爾維何 釋文爾說文作爾爾華盛也

出車我出我車 荀子作我出我輿出車彭彭史記作

出輿彭彭

秋杜植車幘幘 釋文幘韓詩作綖

詩考異補下 二酉齋

補魚麗物其旨矣 荀子大略篇引詩曰物其指矣唯

其倍矣

補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說文解字魚部鱗字注曰烝

然鱗鱗雖無詩曰二字實引此文也

補麥蕭令德壽豈 石壁左傳注作壽凱

湛露厭厭夜飲 厭厭釋文韓詩悄悄和悅貌 **補**說文

解字心部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菁菁者莪 文選注作藜藜者莪薛君曰藜藜盛貌也

六月我是用急 詩本音鹽鐵論引詩作我是用戒

采芑伐鼓淵淵 讀詩記董氏曰淵淵崔靈恩集注作

蕭蕭

補振旅闐闐 說文解字口部噦盛氣也詩曰振旅噦

噴

噴噴焯焯 漢書劉歆毀廟議引詩曰噴噴推推

車攻東有甫草 後漢書注韓詩云東有圃草薛君傳

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草茂也

補搏獸于敖 東京賤作薄狩于敖水經注引詩同

助我舉榮 詩攷柴說文作芋

吉日既伯既禱 詩攷說文作既禱既禱戴案說文解衣詩考从不並譌

部毛詩疏同釋文从

麀鹿麀麀 釋文麀說文作嘆云麀鹿群口相聚也

其祁孔有 爾雅疏祁作慶慶麀也

補德德俟俟 說文解字人部俟下引詩曰伉俉俉俉

注云有力也文選注作駉駉駉駉薛君章句趨曰駉

詩考異補下 三 二百齋

行曰駉

庭燎鸞聲噦噦 讀詩記說文鉞車鑿聲也從金戍聲

詩曰鸞聲鉞鉞

鶴鳴可以為錯 詩攷錯說文作厝

補鶴鳴于九臯 風俗通聲音篇引詩曰鶴鳴九臯聲

聞于天

補祈父 左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漢楊著碑作

頡甫

白駒在彼空谷 詩攷韓詩作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

深谷也

我行其野不思舊姻 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斯千約之閣閣 讀詩記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

格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釋文棘韓詩作柎柎隅也革韓

詩作鞠云翹也戴考翹字釋文毛詩疏並從革

補朱芾斯皇 白虎通緋冕篇引詩曰朱緋斯皇室家

君王案說文解字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

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卿大夫葱衡从巾象其連帶

之形朱芾之芾當從許氏作市或從篆文作鞞詩作

芾謁白虎通作緋假借字耳

載衣之褱 釋文褱韓詩作禮齊人名小兒被為褱說

文褱褱也詩曰載衣之褱

補節南山 左傳賦節之卒章杜預曰節詩小雅卒章

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考異補下 四 二百齋

憂心如惓 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天小

熟也

補天方薦瘥 說文解字田部嗟殘田也詩曰天方薦

嗟

天子是嘒 荀子作天子是庫

補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作卑民不迷

補不弔昊天 漢夏承碑昊天作皓天釋文皓天不

補昊天不備 釋文備韓詩作庸庸易也

正月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詩攷踣說文作趨

補胡為虺蜴 說文解字虫部蜥易也詩曰胡為虺蜥

釋文蜥又作蜥蜥也

寧或滅之 漢書作能或滅之

補褒姒威之 左傳叔向引詩曰褒姒滅之

補亦孔之炤 禮中庸炤作昭

洽比其鄰 左傳作協比其鄰

補低低彼有屋 說文解字人部伯小兒詩曰伯伯彼有屋

補殺方有殺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殺顏注詩小

雅速速方殺毛萇注速速陋也韓詩亦作殺謂小人

乘寵方殺而行也

補天天是椽 後漢書蔡邕傳作天天是加

十月之交日月告凶 漢書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

補震電 王逸楚辭注暴電貌也詩曰暴暴震電

番維司徒 釋文番韓詩作繁

補家伯家宰 康成周禮注引詩作家伯維宰唐石壁

詩經同

補豔妻煽方處 漢書谷永傳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曰閻妻煽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補**說文解字

人部偏熾盛也詩曰豔妻煽方處

補匪勉從事 漢書劉向引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

補口囂囂 釋文韓詩作替替劉向引詩亦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釋文引韓詩作替替

言無正淪胥以鍾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

章句曰薰胥也胥相也痛病也漢書叙傳曰嗚呼史

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顏師古曰薰

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補周宗既滅 左傳叔孫昭子引詩曰宗周既滅

補莫知我勤 左傳叔孫昭子引詩作莫知我肆

聽言則答 詩本音答新序漢書皆作對

小旻謀猶回適 詩攷韓詩作謀猷回次文選注作謀

猶迴穴 是備書者因其字體相似而魯魚之耳

渝渝訛訛 漢書作歛歛荀子作喻喻皆訛說文解

字言部引詩曰翁翁訛訛

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作是用不就

補民靡廋 釋文靡廋韓詩作靡腓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鹽鐵論作不可暴虎不敢憑河

戰戰兢兢 左傳作戰戰矜矜

補小宛念昔先人 董子繁露引詩作念彼先人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說文解字虫部螟蠕桑蟲也

蠹蠹蒲盧細要土蠹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

曰螟蠕有子蠹蠹負之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釋文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

詩作犴云鄉亭繫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 漢書作小下

怒焉如擣 釋文怒韓詩作疇

在葦淠淠 韓詩外傳作藿葦淠淠

譬彼壞木 說文作塊木

補尚或堽之 說文解字支部堽道中死人人所覆也 詩曰行有死人尚或堽之

補巧言僭始既涵 釋文涵韓詩作減減少也 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漢書注作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補說文解字大部引詩曰戡戡大猷 躍躍毚兔 史記春申君傳詩曰趨趨毚兔注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

補居河之麋 爾雅注麋作泥 且廔 說文解字疒部廔脛氣足腫詩曰既微

何人斯我心易也 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詩考異補下 巷伯斐兮斐兮 說文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

咳兮侈兮 說文侈兮侈兮侈曲也一曰鬻鼎 緝緝翩翩 詩攻說文作聶聶幡幡

補蓼莪 漢衡方碑蓼莪作蓼儀 魯峻碑蓼莪作蓼義 餅之罄矣 說文室空也詩曰餅之室也

補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黑子兼患下篇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

平不黨不偏 履小人之所視孟子引詩亦作周道如砥 之潛然出涕後漢書劉陶傳引詩又作眷然顧之

補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荀子宥坐篇引詩曰眷焉顧

之潛然出涕後漢書劉陶傳引詩又作眷然顧之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楚詞章句作荝荝公子行彼周

補道 釋文佻佻韓詩作耀耀云往來貌 鞞鞞佩瑤 爾雅疏作瑁瑁

補跋彼織女 說文解字匕部岐頃也从匕支聲匕頭 頃也詩曰岐彼織女今本作跋案足部跋足多指也

音誼皆異不可混一但岐之譌而為跋其來尚矣陸 德明知跋之譌引說文岐字以正俗乃後人又寫釋

文之岐為岐真所謂一譌再譌也 離斯莫爰其適歸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韓詩曰亂

補四月亂離瘼矣 匪鷄匪鸞 說文解字鳥部鷄離也鷄鸞鳥也詩曰

匪鷄匪鸞 說文解字鳥部鷄離也鷄鸞鳥也詩曰 匪鷄匪鸞 左傳晉伯瑕引詩曰或憔悴事國

補北山溥天之下 左傳孟子荀子並作普天之下 或盡瘁事國 左傳晉伯瑕引詩曰或憔悴事國

無將大車祇自底兮 詩本音宋劉彝曰底當作痕病 也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字者皆省而為氏今人

書昏作昏猶其遺法也 書昏作昏猶其遺法也 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

補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 以南韎任朱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

之詩也 楚茨楚者茨 楚詞章句茨作資禮記作齋

祝祭于祊 詩攷祊說文作祭

苾芬孝祝 文選注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

信南山維禹甸之 詩攷周禮疏韓詩作惟禹甸之

既優既渥 讀詩記優說文作優澤多也

取其血管 說文解字肉部臘牛腸脂也詩曰取其

血臘

甫田俾彼甫田 釋文俾韓詩作筠筠卓也補唐阿育

王寺常住田碑引詩曰俾彼碩田歲取十千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詩云或芸或芋黍

稷儼儼

萬壽無疆 漢白石神君碑作萬壽無疆

詩考異補下

九 二酉齋

大田以我覃耜 爾雅注作剡耜

不稂不莠 釋文稂說文作莠云禾粟之莠生而不

成者謂之童莠也

去其螟螣 說文解字虫部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

犯者卽生螟螣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螻詩曰去

其螟螣漢孫未敖碑亦作螟螣無螟螣唐公房碑又

作螟螣其螟螣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萋萋與雨祁祁 釋文渰漢書作黓董氏曰韓詩

作有奔萋萋呂氏春秋作有晚淒淒與雲祁祁補漢

書食貨志漢無極山碑並作興雲祁祁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 白虎通爵篇引詩奭作旒

補桑扈兕觥其觶 左傳齊惠子引詩曰兕觥其觶

彼交匪敖 漢書五行志詩曰匪傲匪傲顏注謂飲酒

者不傲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補左傳齊惠

子引詩敖本作傲

補頽弁蕙與文蘿 漢費鳳別碑作鳩與文蘿

先集雜霞 爾雅注作先集雜霓

樂酒今夕 楚詞章句作樂酒今昔

補高山仰止 說文解字匕部仰望欲有所庶及也从

匕从卩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作景行行之補三王世家

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

以慰我心 釋文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

詩考異補下 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樊 說文營營青蠅止于椽補史

記東方朔傳引詩曰止于蕃論衡又作藩

補讒人罔極 史記東方朔傳引詩曰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

賓之初筵威儀反反 釋文反韓詩作販善貌

補威儀忸忸 說文解字人部忸威儀也詩曰威儀忸

忸

補側弁之俄屢舞僂僂 說文解字人部引詩曰仄弁

之俄女部引詩曰屢舞僂僂

補采芣又何予之 白虎通考黜篇引詩曰又何以與

之立袞及黼

補歔沸檻泉 說文解字水部濫汜也詩曰畢沸濫泉

補彼交匪紆 荀子勸學篇引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

補萬福攸同 左傳魏絳引詩曰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補天子葵之 爾雅注作天子揆之

補福祿膺之 釋文膺韓詩作臚

補角弓驕驕角弓 說文解字角部解用角低仰便也

補民胥微矣 左傳叔向引詩微作效

補兩雪漙漙見睨曰消 釋文見睨韓詩作睨見云睨曰

補出也曰韓詩作聿漢書劉向傳詩云雨雪庶庶見睨

補苑柳上帝甚蹈 韓詩外傳蹈作惛戰國策上天甚神

補無自療也

補都人士狐裘黃黃 賈誼新書作狐裘黃裳

補萬民所望 賈誼新書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之望

補補臺笠縮撮 釋文臺爾雅作臺草名

補薄言觀者 釋文觀韓詩作覩

補黍苗芃芃黍苗 街彈碑作梵梵黍稷

補烈烈征師 石壁左傳注烈烈作列列

補白華英英白雲 詩攷韓詩作泱泱白雲

補澗池北流 讀詩記說文作澗池北流

補視我邁邁 釋文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韓詩云

補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怨也

補漸漸之石俾滂沱矣 論衡引詩作比滂沱矣

補大雅

補文王媿媿文王令聞不已 墨子明鬼下篇引詩曰

補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補陳錫載周 左傳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俱

補作陳錫哉周

補本支百世 左傳作本枝百世

補詩考異補下

補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詩攷後魏禮志作惟周之士不

補顯奕世

補常服黼黻 釋文昂字林作釋

補聿脩厥德 漢書作述修厥德

命不易

上天之載 楊雄傳作上天之釋

補大明天難忱斯 說文解字言部誥誠諦也詩曰天

補難誥斯

補曰嬪于京 爾雅注作聿嬪于京

補聿懷多福 春秋繁露作允懷多福

補在洽之陽 說文作在郤之陽

倪天之妹 釋文倪韓詩作磬磬也

其會如林 說文作其檐如林

補上帝臨女 呂氏春秋引詩作上帝臨爾

牧野洋洋 水經注作毋野洋洋

涼彼武王 漢書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

亮助也釋文韓詩作亮相也

絲自土沮漆 漢書地理志顏注詩云自土沮漆齊詩

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補陶復陶穴 說文解字穴部覆地室也詩曰陶復陶

穴

周原膺膺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作賸賸

抹之隕隕 說文引詩作抹之仍仍

詩考異補下

臯門有仇 釋文仇韓詩作罔盛貌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 說文作犬夷咽矣昆夷駮矣

補核樸左右趣之 賈誼新書趣作趨

補烝徒楫之 春秋繁露楫作楫

補追琢其章 荀子富國篇引詩作彫琢其章

補勉勉我王 勉勉荀子作疊疊白虎通同

早麓瑟彼玉瓚 讀詩記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

郵彼玉瓚賈公彥曰蓋古人以瑟為郵也補說文解

字玉部瑟玉英華相帶如瑟弦詩曰瑟彼玉瓚

補施于條枚 呂氏春秋施作延

補思齊神罔時侗 說文解字人部侗大兒詩曰神罔

時侗

古之人無斃 讀詩記董氏曰無斃韓詩作無擇

補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左

傳引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

此維與宅 論衡作此惟予度

其苗其翳 釋文翳韓詩作瘞云因也因高填下也補

爾雅注引詩曰其榴其翳

貊其德音 正義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莫定

也左傳德正應和曰莫

克順克比 樂記作克順克俾

補比于文王 禮樂記作俾于文王

以按祖旅以篤于周祜 孟子引詩云以遏祖莒以篤

周祜

詩考異補下

補不識不知 賈誼新書引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補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墨子天志中篇引詩同

毛天志下篇引詩不皆作母

同爾兄弟 後漢書伏湛傳引詩作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 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輶輶陣車也

補崇墉仡仡 說文解字土部圻墉高兒詩曰崇墉圻

圻

靈臺白鳥嚮嚮 孟子白鳥鶴賈誼新書作嚮嚮

虞業維樅 說文作巨業樂苑文王樂名巨業

下武應候順德 家語淮南子作應候慎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後漢祭祀志東平王引詩曰昭

茲來御慎其祖父

文王有聲邁求厥寧 讀詩記說文作吹求厥寧吹詮詞也

築城伊減 釋文減本作洫韓詩云洫深池也

匪棘其欲邁迨來孝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迨來孝

宅是鎬京 坊記作度是鎬京

生民不圻不副 說文作不圻不副

岐克疑 說文解字口部疑小兒有知也詩曰克

岐克疑

禾役稊稊 說文作禾穎稊稊

瓜颺嗒嗒 集韻作瓜颺颺颺 說文解字玉口兩部

引詩並作瓜颺萃萃

第厥豐草 釋文第韓詩作拂拂弗也

詩考異補下

雜糜維芭 釋文糜爾雅作麋

或春或揄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或春或枕 正文

或春或揄或簸或蹂毛傳云揄扞目也說文解字目

部自扞目也从目瓜聲詩曰或簸或自故釋文云揄

說文作自但簸字別是一句而說文引作或簸或自

學者遂疑自為蹂字異文其實非也據扞目之誼說

文與毛傳同然則說文實引或春或自其簸字乃誤

也

釋之叟叟 爾雅音義浙之溘溘

補 烝之浮浮 說文解字火部烝烝也从火孚聲詩曰

烝之烝烝

行葦肆筵設席 楚詞章句作肆筵設机

補 敦弓既句 釋文句說文作敦云張弓曰敦

來燕醞醞

假樂 左傳作嘉樂禮記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公劉于幽斯館 白虎通作于邠斯觀

芮鞠之卽 詩攷韓詩作芮泥之卽 蘇案漢書地理志

云詩芮泥雍州也師古曰泥讀與鞠同大雅公劉

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泥之

補 豈弟君子 孔子閒居作凱弟魏受禪表作凱悌

補 卷阿似先公會矣 爾雅注作嗣先公爾會矣

補 第祿爾康矣 爾雅注作祿康矣

補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論衡引

詩考異補下

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補 民勞無縱詭隨 左傳引詩作母從詭隨

補 憚不畏明 左傳作憚不畏明杜預曰憚會也說文

解字曰部晉會也詩曰晉不畏明

板是用大諫 左傳季文子引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

簡

無然泄泄 爾雅作洩洩 說文解字口部咄多言也

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咄咄又言部詎字詎與引詩同

補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 左傳叔向引詩曰民之協矣

辭之釋矣杜預曰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

定

民之方殿屎 說文作唵 釋文引說文作呼

補 厲民孔易 禮樂記作誘民孔易

補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左傳衛彪傒引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後漢書蔡邕傳引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補 蕩時無背無側 漢書五行志引詩曰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補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國語引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補 抑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章昭曰懿即抑也

補 維德之偶 漢劉熊碑引詩作維德之偶

補 有覺德行 緇衣作有桔德行

補 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引詩曰顛覆厥德荒沈于酒

補 質爾人民 鹽鐵論詰爾人民 **補** 爾雅注作質爾民人

補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說文解字刀部切缺也从刀 占聲詩曰白圭之胡史記晉世家君子曰白珪之玷猶可磨也

補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墨子兼惠下篇引大雅云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後漢書陳球傳引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補 不愆于儀 禮緇衣作不讐于儀

補 我心慘慘 五經文字作我心慄慄

補 誨爾諄諄 禮記注作誨爾悛悛

補 曰喪厥國 釋文韓詩作聿喪

補 柔國步斯頻 說文解字目部贖恨張目也詩曰國步斯贖

補 靡所止疑 詩攷疑齊詩作疑

補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墨子尚賢中篇引詩曰告女憂郵誨女子讐孰能執執鮮不用濯

補 大風有隧 大風爾雅注作泰風

補 雲漢蘊隆蟲蟲 釋文蘊韓詩作鬱蟲韓詩作炯爾雅作燼熏也

補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春秋繁露引詩曰耗射下土寧一我躬釋文斁說文字林又作釋

補 滌滌山川 說文滌作蔽

補 如惓如焚 後漢書作如炎如焚

補 胡寧瘕我以旱 釋文瘕韓詩作疹重也

補 崧高峻極于天 禮孔子閒居引詩曰峻極于天

補 維周之翰 禮孔子閒居作爲周之翰

補 王纘之事 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

補 既入于謝 楚詞章句作既入于徐

補 烝民天生烝民 孟子作蒸民

補 民之秉彝 孟子作民之秉夷

補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左傳引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補 不侮矜寡 左傳叔向引詩曰不侮鰥寡

不畏疆禦 漢書作不畏疆圍

補民鮮克舉之 荀子強國篇引詩無之字

四牡彭彭 說文作騁騁

諸娣從之 白虎通作姪娣從之

江漢武夫洗洗 鹽鐵論作武夫潢潢

補王命召虎 漢衡方碑召虎作邵虎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作弛其文德協此四國註

弛施也

常武鋪敦淮濱 釋文鋪韓詩作敷大也 **補**說文解字

水部引詩作敵彼淮濱

補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來作俠師古曰俠古來字

補瞻卬懿厥哲婦 漢書谷永傳引詩曰懿厥哲婦

詩考異補下 二酉齋

補亂匪降自天 漢書谷永傳引詩無亂字

補鞠人伎忒 說文解字人部引詩作鞠人伎忒

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正義作昔者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之臣

頌

清廟駿奔走在廟 禮記注作逡奔走作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正義譜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

仲子曰於穆不似

假以溢我 左傳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注此

逸詩朱子曰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

也 **補**說文解字言部諛嘉善也詩曰諛以諛我廣韻

引詩同

烈文四方其訓之 左傳作四方其順之

天作彼徂矣岐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徂者岐沈括

引後漢書作彼咀者岐說苑作岐有夷之行子孫其

保之

補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 孔子閒居基作其賈

誼新書密作謚

補於緝熙單厥心 國語叔鬻引詩曰緝熙單厥心無

於字

我將維羊維牛 詩本音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作維牛

維羊

儀式刑文王之典 左傳作儀式刑文王之德

時邁薄言震之 詩攷韓詩作薄言振之薛君曰振奮

詩考異補下 二酉齋

也

補執競鐘鼓喤喤 漢書禮樂志喤作鎗說文解字金

部鎗鐘聲也詩曰鐘鼓鎗鎗

磬筦將將 釋文將將說文作蹇蹇行貌漢書作鏘鏘

思文貽我來牟 漢書作節我釐麩釋文牟字書作麩

廣雅麩小麥麩大麥也文選注韓詩外傳作嘉麥

振鷺在此無斃 詩本音斃韓詩作射

補豐年降福孔皆 左傳作降福孔偕

有瞽應田縣鼓 周禮注作應棘縣鼓

潛 釋文潛爾雅作涔韓詩云涔魚池也小爾雅作潛

潛 潛也魚之所息謂之潛

補載見載見辟王 墨子尚同中篇引周頌曰載來見

彼王聿求厥章

補 條革有鶴 說文解字玉部瑋玉聲也詩曰條革有

補 閔子小子嬈嬈在疚 說文解字六部交貧病也詩曰笑笑在疚

補 示我顯德行 新書祝我顯德行

補 小恙莫子莽蜂自求辛螫 釋文莽爾雅作粵辛螫韓詩作辛赦赦事也

補 載芟其耕澤澤 釋文澤爾雅作郝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

補 驛驛其達 驛驛釋文爾雅作釋釋云生也

補 良耜其鋤斯趙 周禮注作其鋤斯擗

補 以薶荼蓼 說文解字蓼部薶或从休詩曰既蓼荼蓼

補 積之栗栗 說文作積之秩秩積積禾也

補 絲衣絲衣其紕 說文作素衣其紕

補 戴弁俅俅 爾雅作戴弁俅俅 說文解字人部引詩作弁服俅俅

補 鴛鴦及雉 史記音義作鴛鴦及哉

般於皇時周 白虎通作於皇明周

補 駟有駟有皇 說文解字馬部引詩作有駟有駟

補 以車伾伾 釋文伾字林作駟走也

補 有驪有魚 釋文魚字林作驪

補 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作薄采其苻

補 薄采其苻 說文解字艸部引詩曰言采其苻

補 狄彼東南 釋文韓詩作髣彼東南髣除也

補 食我桑黹 釋文桑黹說文字林作桑甚

補 憬彼淮夷 又選注薛君章句作獷彼淮夷獷覺寤之貌

補 實始翦商 說文作實始戩商

補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史記作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補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說苑作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補 遂荒大東 爾雅注疏三家作遂幘大東

參輯 6-700

百祿是何 左傳作百祿是荷

長發立王桓撥 釋文撥諱詩作發發明也

率履不越 韓詩外傳作率禮不越說苑漢書同

聖敬日躋 禮記作聖敬日齊注聖敬日莊嚴

為下國綴旒 詩攷禮記注作綴郵正義曰引齊魯韓

詩也

補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左傳引詩敷作布說文解字

夕部憂和之行也詩曰布政憂憂又手部拏束也从

手秋聲詩曰百祿是拏

為下國駿麗 讀詩記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詩

本音荀子引詩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家語作荷天子之龍大戴禮作

詩考異補下

何天之寵傅奏其勇

武王載旆 詩本音荀子引詩作武王載發說文作載

坡

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則莫我敢遏

苞有三蘂 漢書作苞有三栝

補章顧既伐 漢書古今人表作章鼓

補殷武采入其阻 說文解字网部罫周行也从网米

聲詩曰罫入其阻

補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左傳子思引商頌曰不敢怠

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後漢書樊準傳作京師翼翼四

方是則注韓詩之文

補方斲是虔 釋文虔爾雅作椽

詩考異補下

三四

二酉齋

詩考異補下終



〔清〕胡文英撰

詩攷補二卷

清乾隆留芝堂刻本

武進胡繩崖增訂

詩攷補

留芝堂藏板

詩攷補自叙

王伯厚詩攷一書援引精博足以羽翼聖經第其書在玉海中先及三家次及異字異義次及補遺次及詩地攷前後或有不倫重複流傳既久亥豕魯魚茫然難辨余好詩義數十載虛心勤力晚年始克成書多得力于詩攷因念食其本而忘其報心竊不適爰取是書細校倒者順之誤者正之複者刪之蕪者節之樛差者整之缺畧者補之搜考援據既不敢妄立異義亦不敢專已守殘猶伯厚氏之意云爾 時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詩攷補

自序

一

詩攷原序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勳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

詩攷原序

一

攷於斯

詩攷原序

二

詩攷補 卷上

宋王應麟

編輯

武進胡文英繩崖增訂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

一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韓詩翼

要十卷漢侯苞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

詩攷補

卷上

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

卷隋志韓詩存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

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

中舊本可據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晁公武曰外傳雖非其解經之

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魯詩

魯申培公始為詩傳號魯詩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

門人也魯最為近之獨以詩經為漢志魯故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

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魯詩亡於西晉

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

國風數篇之文又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叔于田一章及女日雞八字可讀其間

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齊詩

齊轅固為傳應劭曰后漢志齊后氏故二十

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

卷雜記十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列女傳康王晚朝

關雎作諷後漢書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

詩攷補

卷上

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志楊賜上書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楊子周道缺詩人本

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史記國風

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

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荀子詩人言雎鳩貞

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

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

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

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薛君章句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曰云云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云后妃御見去留有度云大人見其萌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後漢注春秋說

題在河之州文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

成其紀綱文選注晁說之論云齊魯韓以關雎尊卷耳鵲巢采蘋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皆為文王詩

參差荇菜說荇兩展轉反則辭

句章

補經史事類謝太傅劉夫人問誰撰此詩答

詩攷補 卷上 三

日周公初學記引張超誦青衣賦感彼關雎

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好以窈窕關關鳴鳩

六書精闕鳴鳩鳩禽經注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

居之宮形狀窈窕然經史辨體說文云窈深

遠窈深肆極也指女子之居言君子好仇

爾雅

參差荇菜集韻荇菜五經文字案爾雅釋文云

載荇荇而不載荇集韻寤寐求之北堂書鈔展轉反

側文左右現之玉篇鍾鼓樂之唐石關雎鄭氏作

五章

五章

葛覃 服之無射

禮記

補葛覃釋文維葉萋萋唐石是又是鏤爾雅是

艾是鏤釋文是刈是穫經史唯絺與紵服之無射

隋書表服之無射釋文曷滌曷否傳云曷何也箋

充傳作曷但今紹興

人詢何實日害

卷耳 卷耳爾雅虺頽爾雅我乃酌彼金罍

說文酌彼金罍漢書陟彼岵矣說文云何盱矣禮部

補不盈傾筐淮南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左傳

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他疆韻會馬病今文

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他疆韻會馬病今文

詩攷補 卷二 四

誤陟彼高岡北堂書鈔光觶 確矣 鋪矣並釋

膠木 柶木釋文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葛藟藟之

楚辭葛藟藟之說文

章句葛藟藟之文

補葛藟藟之釋文鄭箋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

攷疏樂事文王是詩稗疏凡樂只皆應作旨

君子指文王言

藥之韓帶之釋文裳之升卷奇

益斯

補 舜舜兮說文

桃夭 桃之夭夭說文又其葉濛濛通

作蕪蕪

補 杕夭詩云桃之杕杕上說文下隸省九經
補 兔置 菟置釋文糾糾武夫後漢書注施于中廋 廋
 中九交之道也薛君章句
補 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罝網之中西土服墨子
 起起約也與糾同詩公侯于城經史類岐于中
 逵長箋
 芣苢 芣苢韓詩直曰車
補 薄言擷之釋文
 漢廣 悅人也文選注不可休思外傳游女謂漢神
 詩攷補 卷上 五
 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薛君章句江之漾矣
 漾長也文選注
補 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
 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
 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
 字為韻二字俱作思音學五書云宋王應麟詩
 子從韓詩作不可休 橋木釋文漢有遊女文選不
 思今本思仍作息
 可方爾雅思
 汝墳 遵彼汝墳爾雅爾雅曰汝為墳又曰汝

有墳詩地列女 王室如焮韓詩
補 釋文引常武傳云潰涯也攷今常武詩鋪
 涯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
 為潰郭璞引遵彼汝墳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
 為潰 惛如朝飢文選不我遐弃唐石
 也
 麟之趾 麟之止釋文或
補 吁嗟麟兮文選麟之題爾雅
 召南
補 邵南逸齊
 詩攷補 卷上 六
 鶉巢
補 左傳穆叔賦鶉巢昭公元年誰巢 百兩訝之
 迂之並釋文
 采蘩
補 射義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士以不失職為
 節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左傳趙孟
 職以答 采蘩釋文被之童童射義
 其美已
 草蟲 皇蠶爾雅亦既遭止爾雅我心則悅苑
補 憂心懔懔楚辭章句

采蘋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曹氏詩說于以采藻

說于以鷙之維錡及釜漢書注

補 射義采蘋者樂循法也卿大夫以循法為節

于以採蘋經史事類予以采蘋通南澗之瀕詩

記董氏曰瀕當作瀕表淑書曰宅在南澗南澗

之賓文選有齋釋文有齋季女玉篇

甘棠 蔽芾甘棠外傳勿刻勿伐釋文刻初簡反勿翦

勿伐邵伯所芟漢書說文作戾韻集勿剗韻集勿剪韻集

扒亦作拜召伯所稅爾雅注

詩攷補 卷上 七

補 召伯所愆唐石經召伯所揭孔疏所揭五經文字邵

伯所稅文選召伯所脫孔疏

行露

補 讀詩記引鄭氏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

文王與紂之事 經典釋文及疏小星詩同今

陸氏作厭挹夜莫又作夜暮尋陸孔之義二詩

不同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同也 行路太平

御行暮孔疏畏行多露詩總聞案諸本俱作謂

豈不欲早暮而行 何以穿我屋釋文亦不爾從傳

羔羊 逶迤釋文釋隋隸釋

補 素絲五他孔疏五它釋文逶迤字彙引委

蛇委蛇孔疏委委蛇蛇疏云沈蝮蛇韻府羣玉

絲五黷六書正譌五總經史事類

殷其雷文選注詩傳曰殷雷聲也集韻

礲其雷詩殷其雷或外石韻會禮韻本

標有梅 標有棣文釋苒有梅孟子注音

補 宣子賦標有梅魯襄公八年藁有梅鄭氏標有梅

詩攷補 卷上 八

補 受有梅玉篇苒有梅字統云傾筐暨之經史

頃筐概之玉篇

小星 實命不同釋文維參與昴集韻寔命

不猷爾雅注

補 暗廣韻小星詩 案暗類篇入日部云小

暗于暗下注暗韻府羣玉于暗下注鳴蜩暗

暗彼小星 肅肅夜莫 夜暮並釋文行暮行露

江有汜說文

補 董氏曰汜石經作汜說文引詩作汜蓋古

為汜後世譌也 江有汜五音篇海引說文不

我已文選注六書正其歎也詩說其歎也歌

五音

野有死麋

補 野有死麋釋文又白茅苞之孔氏木瓜詩

藝文類白茅屯束鄭箋正義日以純非束之

聚同故傳云純束猶包左傳子皮賦野有死麋之卒

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

無吠舒而婉婉兮韻府羣玉案集韻

我帥兮韻會引無滅我悅兮御覽

詩攷補 卷上 九

何彼禮矣 何彼莪矣釋文齊侯嫁女以其

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鄭箴膏肓儀禮士

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案此則齊信公之

妻即周平王之女故稱王姬謹在魯地故曰遠

補 何彼禮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六經何

彼禮矣或是錯簡而見于召南詩經何彼禮矣

詩若以為武王以後之詩則當屬之小雅固不

可以入召南若以為平王襄公之事則作于王

國乎當屬之王風作于齊國乎當屬之齊風尤

不可以入召南也今而列之于召南則豈非特

周公之舊固亦非夫子之舊其為後人誤入無

疑朱善詩章如愚曰何彼禮矣言其容色固如

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

何彼禮矣類何彼禮矣儀禮疏經史事類

穠艷露凝香曷不肅雍其鈞伊何選注

騶虞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

詩傳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齊詩

梁鄒靈園詩篇名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章句

異義韓魯說周禮疏賈誼新書騶者天

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

以明貴也儀牲而食以優飽也虞成王因先王

之樂命曰騶虞墨樂官備也禮記射義注壹

多也于嗟乎騶虞劉芳詩

補 歐陽公詩本義曰騶虞之虞官翼五田豕

以待射 壹發五豕射義注杜一發五豕詩

歷一發五豕說一發五豕儀禮鄉射注五豕

文吁嗟乎騶虞藝文騶虞孔疏五豕

補 邶釋文晉書作胥逸

卷上 十

柏舟 如有殷憂文選注我心非石 我心非席

列女傳威儀逮逮禮記注不可筭也朱穆傳晤辟有

標文選注文寤擗有標文選注胡或而微文釋

補 栢舟文釋展轉不寐文選注以遨釋我心匪鑑

外傳薄言往訴經史事類遘閔文釋寤擗有標文同釋

綠衣

補 稼衣鄭箋絲兮絲兮女所治兮台璧事類得無就

分韻會絺兮紵兮文選注婁其以風經史事類

燕燕 以畜寡人魯詩

詩攷補 卷上 十一

補 鷺鷥于飛藝文類聚瞻望不及文選注涕泣如雨

經史事類竚立文釋寔勞我心孔疏

日月 報我不術文選注

補 日居月諸類篇寧不我頤孔疏

終風 不稜不來文選注文墮墮其陰文說

補 終風且暴說文韻諛浪笑傲藝文類聚願言

則蹟韻府羣玉案毛詩本作載案其願言則

定釋文則嚏則嚏則嚏並釋

擊鼓 擊鼓其壘說文于嗟夙兮釋文案五

今毛詩中無此字惟韓詩中有吁嗟夙兮

補 擊鼓其闐集韻或其其鼓類其闐韻踴躍用

兵李黃集解同擊闐文釋文吁嗟夙兮高誘呂氏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太平御覽

補 先儒以凱風為州吁之詩齊棘心柝柝韻

雄雉 遙遙我思苑說

補 洩洩其羽唐石經自詒伊戚左傳繫阻鄭箋

匏有苦葉 苞有苦葉周禮注深則砮文說雍雍鳴

軒論 盱日始旦易釋文印頤兩雅疏

詩攷補 卷上 三

補 匏葉歐陽公鄭氏詩譜深則瀾五音集韻有瀾

濟盈經史事類入濟以為濟深之濟鄭雍雍

兩噍噍鳴鴈經史事類噍噍鳴鳴字彙引雍雍鳴鴈

藝文類聚雍雍鳴鳴朝日始旦雅迫水未半韻府

谷風 密勿同心文選注字文俊又密勿無以下禮傳

湜湜其止文說我躬不說左傳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禮扶服救之禮記能我不我愆文說既詒我肄

補 黽俛同心經史事類采芣說文燕爾新婚藝文類聚

文選 同 嬖婉新婚如兄如弟注 不我屑已注 趙岐我

躬不恤經史 何有無僮俛求之文選 董氏曰

孫毓王肅詩並佗能不我愔說文亦狀讀詩記

爾也今北方謂爾不以為德反以我為讎 後漢

書寶融韓詩曰既作我德 太平御覽資昔育恐

鞠蜀本石經 攷傳箋疏俱無我有旨畜 疏孔可

以禦冬經史 亦有旨蓄以禦冬也呂氏春 禦窮

釋我勤雅作勤 伊余來暨爾雅

式微 胡為乎中路列女

詩攷補 卷上 三

補 胡為泥中經史

旄丘 留離之子爾雅

補 壑丘 伯兮叔兮經史 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呂氏春秋 何其處兮外 狐裘

蒙茸小戎 無所與同文選 璅兮 鵲離 哀如

並釋 簡兮 碩人扈扈文釋

補 左手執禽玉 山有蓁文釋 山有紫榛文選

泉水 泌彼泉水說文 泌彼泉水說文 飲餞于坭

泉水 泌彼泉水說文 飲餞于坭

文選 出宿于濟文選 出縮于涉儀禮 載脂載轄

注 泚泉文釋

北門 亦已焉哉外 室人交徧誰我說文 作備

補 愬愬釋文 小雅正月詩念我終窶且窮

北風 其虛其徐爾雅

補 兩雪其霧穆天子 兩雪其勞五音 兩雪其

滂文選

詩攷補 卷上 四

靜女 靜女其祿又作 儂而不見並說 搔首躊

躇薛君曰躊躇躑躅 文選注

補 俟我乎城隅外傳 文選注 夢而不見郭

言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佗靜女其妓妓好也石

經佗儂而不見說文曰儂彷彿許慎引詩亦佗

儂 詒我文釋 悅懌女美經史 說釋鄭 詢美釋文

新臺 新臺有玼說文 睚婉之求同 新臺有灌河

水混混文釋 嬖婉之求文選 得此醜醜說文

補 河水瀾瀾文選 河水瀾瀾經史 燕婉之來

河水瀾瀾文選 河水瀾瀾經史 燕婉之來

河水瀾瀾文選 河水瀾瀾經史 燕婉之來

河水瀾瀾文選 河水瀾瀾經史 燕婉之來

集韻籛條不腆鄭箋規規玉篇面柔也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

而作詩新序中心洋洋爾雅

汎汎其影孔疏憂心養養韻會俱無中字義

鄘

鄘古或作庸逸齋

柏舟 統彼兩鬢說文不亮釋文實維我旨釋文

泛彼栢舟經史忱彼兩髦釋文釋文曰髦韓

詩伯髦讀詩矢靡它釋文之死矢靡字書云古

詩攷補

卷上

圭

牆有茨 牆有薺說文中冓之言詩不我揚也釋文

牆茨鄭氏牆有薺廣韻不可掃經史中遶釋文

君子偕老 禕禕爾雅他釋文他釋文參髮如雲

文不屑鬢也周禮玉之瑱兮 是褻裨也 邦

之媛兮說文邦之援也釋文

借老鄭氏鬢笄六珈升菴引熊虎赤羆天

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後漢書輿服志之子不淑文選玉之罍也玉篇揚且之誓

周禮是綈裨也唐石展如之人文選國語欲為

繫援焉又求援既援矣鄭箋同此義

桑中

詩所推以舊說則桑中亦必宣姜之詩也

鶉之奔奔左傳鶉之姜姜禮記人而無良傳

鶉奔鄭氏鶉之賁賁禮記

定之方中 駉牡驪牡說文

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

文選注經升彼墟矣釋文終然允臧唐石

詩攷補

卷上

一六

蝮蝮說文乃如之人兮外傳

朝躋于西李氏懷婚姻也孔太無信也外傳

相鼠 何不遄死史記

詩總聞相或爲拱字變韓氏所謂禮鼠拱

而立者也 人而亡儀漢書

千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左傳竿旄之忠

告家語彼姝之子何以與之論衡

屬之鄭箋

載馳 大夫駟涉儀禮言采其茵說文

補 載駢釋 文視我不滅傳許人訖之文衆雅且

狂文毛作五章左傳作四章

淇奧 瞻彼淇澳萊竹猗猗 記綠蕩猗猗 蕩篇

有邛君子 赫兮宣兮 釋文赫兮愷兮 文赫兮愷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記禮充耳璫瑩翕弁如

星 說文緣蕩如簣 質積也薛君曰蕢綠毒盛

補 淇澳 兩雅 如切如磋 苑說如琢如摩 釋文赫

兮烜兮 韻會終不可喧兮 大學石經 葦竹菁菁 文繪弁

五經文字引 冠弁如星 高誘呂氏 春秋傳注 如珪如璧 文選

詩攷補 卷上 七

考槃 考槃在干 文選 碩人之德 文碩人之軸

鄭作逐 兩雅釋文

補 攷槃在澗 攷槃在阿 攷槃在陸 並讀

永矢不愆 辨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考槃在阿 碩

人之邁 文選

碩人 莊姜傳母作列女 衣錦綉衣 同縈衣 說

衣錦尚黻 傳書大 衣錦尚綉 記禮 覃公惟私 白虎 齒

如瓠棲 兩雅 頽首好貌 翟蔽以朝 周禮 施晷藏

藏 又作 鱣鮪鮫魃 說文鱣鮪鱣魃 庶姜鞶鞶 庶

士有桀 並釋 文

補 碩人頎頎 篇海 攷鄭箋有頎頎然 螭首

娥眉 藝文 秦首蛾眉 經史 巧笑倩兮 文美目盼

兮 論語釋文 美目盼兮 或作盼 韻集 美目盼兮 文

注 眇兮 玉 稔于農郊 箋釋文 鄭 四牡有驕 文選

朱幘儻儻 玉 北流浠浠 施晷濊濊 說文

氓 敦丘 兩雅 波涕漣漣 楚辭章句 謂婦人日 秋波 履

無咎言 文 吁嗟女兮 傳無與士 枕 兩雅 漸車幃

詩攷補 卷上 六

裳 儀禮 信誓旦旦 文說

補 叱之蚩蚩 唐石經 韻 匪我誓期 釋文 躡無

事類 事類 吁嗟鳩兮 文選 桑樞 釋文 其黃而殞 經

類 士二其行 經史事類 案此句二字與下二

不作貳此與一發五犯 隰則有畔 鄭 矢誓旦旦

一醉日富 箋疏俱作一 隰則有畔 箋 矢誓旦旦

竹竿 豈不邇思 經史 河水悠悠 文選 淇水泂泂

補 檜楫 並釋 文

芄蘭 芄蘭之枝說文童子佩鐻周禮垂帶說苑

萃兮垂貌能不我狎釋文

補 九蘭釋文詩稗疏引說苑能治煩者佩鐻能

射御者佩鞮 容兮遂兮疏作佩

河廣 企予望之楚辭章句

補 一葦航之經史事類企余望之文選曾不容舫

釋文 容駟說文

伯兮 安得蕙草說文焉得菱草爾雅焉得蒹草音義

文選

詩攷補 卷上 尤

補 伯兮偈兮文選邦之傑兮玉篇飛蓬隨風微

子所歎漢書杲杲日出文選安得萱草初學

記 護草釋文葳草說文

有狐 有狐又又詩齊韻府

補 岸危處曰厲羣玉

木瓜 下報上賈誼以爲下之報晁氏詩序論

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雅

黍離 彼黍稷稷說文惴惴爾雅

補 靡靡類篇憂心惴惴玉篇憂心如醉經史事類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羣經音辨佻說文

補 君子行役王城雞棲于弋爲櫟爾雅牛羊下

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文選

君子陽陽 左執鸞說文

補 左執翻右執我由敖韻會

揚之水

補 左傳劉子奔揚昭公十二年揚之水不流束薪

藝文 彼記鄭箋曷月余旋歸哉文選

中谷有雅 鷓其乾矣說文掇其泣矣外傳

詩攷補 卷上 止

補 灘其乾矣說文慨其歎矣藝文類聚嘆其

舊矣 嘯矣並釋文掇其泣矣外傳

兔爰 雉離于蜀說文雉離于學漢書

補 有菟爰爰漢書百離 尚寐無訛並釋文雉

罹于蜀說文尚寢無覺經史事類逢此百殃文選

葛藟

補 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文公七年葛藟高誘

采葛春秋注

補 李安溪曰序以為懼讒者似闕朱傳以為

淫奔之詩亦未有以見也 詩貫曰艾必三年

之久為佳故承以三歲

大車 毳衣如綉說文大車噉噉廣韻毳衣如菹說

補 大車輶輶經史事類大車噉噉六書謂余不信

有如暵日文選注有如噉日隸辨

丘中有麻

補 將其來施顏氏家訓江南舊本悉單為施將其來施施當

作覘字韻會子嗟子國之子詩傳子國為客國丘中

詩攷補 卷上 三

有黍經史事類遺我傳箋詒我佩玖經史事類

緇衣文釋蓆儲也

補 弊予又改為兮釋文授子之餐經史事類

將仲子

補 將仲子左傳作將仲子兮 無伐我樹桑

叔于田

補 讀詩記藍田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

不義而得衆也案序以不義得衆并歸下章呂氏歸入此章蓋用古說也

大叔于田疏于首章下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蓋下二章俱無大字也

兩驂如儻家語火列具舉文選注臚裼暴虎說文

補 袒裼暴虎釋文將子無狙類聚叔善射已文選注

叔良御忌經史事類乘乘馮爾雅注叔馬媪忌釋文

清人 二矛重鵠釋文消搖遺逸臣鉉等案詩只消搖此二字字林

所加左旋右搯說文

補 詩總聞春秋書十二月狄入衛是月鄭棄其師此必衛告急于其鄰高克實任此行

羔裘 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外傳汾沮洳

椒聊彼已之子同左傳亦作彼已

詩攷補 卷上 三

補 子產賦鄭之羔裘左傳羔裘求彼已之子邦

之司直經史事類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文選注

遵大路 無我敷兮說文

補 遵路鄭氏詩譜不寔故兮釋文慘執子之手兮博雅

無我敷兮六書通我敷釋文又作敷

女曰雞鳴

補 女曰鄭氏詩譜之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經史事類

有女同車顏如薺華說文佩玉鏘鏘楚辭章句

補 有女鄭氏詩譜子旗賦有女同車左傳恂美且都

韻會引
說文

山有扶蘇

補 扶蘇鄭氏詩譜山有扶蘇佩香松釋文橋松鄭氏

蕻兮

補 子柳賦蕻兮左傳吹汝 伯兮叔兮倡子和

汝並經史類唱子和汝文選注風其飄女釋文

狡童

補 鄭箋權臣擅命蔡仲專也

褰裳

詩攷補 卷上 五

補 左傳子太叔賦褰裳昭公十年案呂氏春秋

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見晉不禮

則投秦荆故曰豈無他士 褰裳涉漆韻會

昭公二十五年徵褰與襦注褰袴也 褰裳孔疏狂僮之狂也且玉篇

丰

補 姪方俟我乎根兮鄭綵衣說文錦綉衣裳

錦綉裳鄭氏玉藻注

東門之墮 有靖家室事類賦注太平御覽

補 東門之墮釋文孔疏備檢諸木字皆作墮

風雨 風雨濛濛說文

補 子游賦風雨左傳雞鳴嚶嚶廣韻陰雨如晦經史類事

子衿

子衿石經子寧不詒音釋文岵兮達兮說文

補 詩總聞青青子衿念故人之詩引魏武帝

青青子衿詩比例 子襟釋文洵兮達兮五音集韻

揚之水

補 維予與汝文選注揚之水不流束薪藝文類聚

出其東門 縞衣綈巾說文一作聊樂我魂類聚

詩攷補 卷上 五

補 東門鄭氏詩譜出其闔門五音非我思存爾雅

聊樂我云疏本亦留樂我員鄭箋出其闔都云匪

我思徂爾雅聊可與虞釋文

野有蔓草 清揚婉兮玉篇青陽宛兮外傳

補 蔓草鄭氏詩譜鄭子齋賦野有蔓草左傳靈露正義

零露漙兮五音零露團兮釋文零露漙兮義

升卷引 露兮林清揚婉兮五音清風婉兮子華

清陽婉兮經史類事青揚婉兮類青揚宛兮外傳避觀

清陽婉兮類青揚宛兮外傳避觀

邂逅相遇釋文博雅囊囊露也

溱洧 洧與洧說文方洵洵兮後漢書注溱與洧方灌

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漢書方秉蘭兮太平御覽恂吁

且樂漢書

補 方汎汎兮說文既徂孔疏詢訏且樂韻會惟士與

汝經史類聚贈之以芍藥藝文類聚

雞鳴 鷄鳴說人也太平御覽一東方昌矣本作讒人也

說文

補 無庶與子憎孔疏定本

詩攷補

卷上

五

還 嬖 子之嬖兮釋文子之營兮漢書地理志注遭我乎猗之

間兮齊詩遭我乎夔之問兮漢書地理志注遭我乎猗之

間兮水經注並驅从兩豸兮說文媿兮釋文

補 遭我于猗之閒兮說文

著 埃我於著乎而漢書顏師古注

補 宁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待我于著羣音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

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加乎而二字者悔之深也

也

東方之日

補 千旄詩傳姝順貌

東方未明

補 不能晨夜不夙則暮經史事類

南山 橫由其畝釋文

補 鄭氏曰葛屨五兩五人為奇而襄公徃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本章緡一曰絞也葛屨五兩亦通作量

韻南山唯唯五音集韻雄狐夕夕玉篇雙之鄭氏從之義

藝麻 橫從其畝並釋文橫縱其畝經史事類娶妻如

詩攷補

卷上

五

之何白虎通折薪如之何藝文類聚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坊記今韻府羣玉同伐柯如之

甫田 莠喬喬揚子婉兮嬈兮說文

補 惵角釋文惵角卅兮唐石經惵角卅兮經史事類

幾見之釋文突若弁兮孔疏

盧令 盧泠泠董氏云說

補 盧鈴鈴孔疏盧重令 盧重鑿並經史事類其人

美且權鄭箋疏云無拳無勇是鬢為勇壯也

傲筍 其魚遺遺釋文

補 弊笱釋文 魴鱮類魴魮 魮疏云鄭以類篇云遺

遺魚相隨貌

載駟

補 載駟釋文 箎第朱鞠玉篇 齊子旦夕易垂轡爾

爾雅 爾雅豈弟發也 齊子闔圍鄭箋 齊子愷悌

猗嗟

猗嗟顛兮集韻 舞則纂兮文選 四矢變兮

猗嗟

補 猗嗟釋文 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

詩攷補

卷上

毛

嗚咀

猗嗟韻會 頎若長兮本章疏云若猶然也

田疏猗嗟頎若此言頎若長兮又甫

言若者皆然耳巧趨文釋 猗嗟名兮論 不出衿兮

升卷奇儀禮 清揚婉兮玉篇 清陽婉兮文選 以御亂兮

葛屨文選注 織織女手說文 好人侈侈漢書

人媿媿楚辭 宛如左僻說文 惟毛作是褊心是以

為刺詩

補 糾糾葛屨太平御覽 褊之釋文 好人褊褊經史

汾沮如

彼已之子外傳

補 詩所于沮洳中采物亦葛屨履霜之意

園有桃誰知關一字毛 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石經魯

補 園有樹桃初學 其實之肴釋文 我歌且繇音

集韻 不我知者唐石經 李

防岵父兮父 防岵毛無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母

已尚慎下 哉猶來母死石經魯 咳多草木岵無

雅疏 猷來無弃爾雅

補 防彼岵矣瞻望父矣經史 嗟余子行役選

父曰嗟予子 母曰嗟予季 兄曰嗟予弟

詩攷補

卷上

毛

音學

五書

補 十畝之間釋文 十畝之間桑柘閑閑 苟三

宮夫人時展北郊之禮則十畝桑柘盡趨南陌

之功並經史 桑者間間兮行與子旋兮釋文 桑者

洩洩兮唐石 行者泄泄兮韻會

伐檀 河水清且瀾漪爾雅注 攷兮毛作

不稼不畷 欲欲伐輪兮石經魯

補 寘諸河干中庸 河水清且瀾漪爾雅 河水清

且漣兮蔡邕石經漣漪爾雅胡取乎三百廛兮石經

發堙兮厘兮並疏恒兮釋文或寘諸河

之側漢書直漪爾雅淪漪爾雅胡取米三百困兮

御覽

碩鼠 母食我黍三歲官女莫我肯顧石經

補 鄭氏注易晉如鼫鼠引詩云詩集傳名

作无食我黍鄭氏說易母食我黍石經三歲官女

隸辨引石經魯詩殘碑攻正攻作官女此作

貫汝外傳逝將去汝文選爰適樂土經史

詩攷補

卷上

无

彼樂土適彼樂土新序適彼樂國適彼樂國

傳適彼樂郊適彼樂郊新序誰之咏號釋文

蟋蟀 蟋蟀說文

補 歲聿云暮 歲聿其暮並文日月其居韻

韻府羣玉同無以太康後漢書注

山有樞 蔣爾雅山有蔞石經它人是媮漢書

選胡不日鼓瑟石經

補 山有樗爾雅不曳不婁經史弗樓玉

屢傳不馳不驅經史苑其死矣釋文它人是愉漢書

注他人是偷鄭氏他人是媮文選子之庭內太平

弗擊弗考同上

揚之水 素衣朱綃魯詩

補 繡衣朱襹禮部韻略繡當為綃攷箋所云本解

字解詩者誤移作白石磷磷釋文不敢告人關雎

椒聊 彼已之子外傳

補 蔓延盈升文選繁衍盈升經史蕃衍盈掬

詩攷補

卷上

三

綱繆 見此避選文釋

補 避觀韓詩解觀釋文見此攷者六書發者字

韻及集

林杜 獨行煢煢文選

補 有林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李氏刊誤引此以為不切聲律足

父推鄭箋作同為駭矣但今本毛詩作不如我同

姓存以俟攷 其葉漚漚唐石胡不次焉崔靈

正義攷古次字 其葉青青獨行煢煢釋文

羔裘

補 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羔裘豹褱釋文狐

裘豹褱藝文類聚

鴉羽 鴉羽 悠悠倉天外傳

補 不能藝稷黍鹽鐵論 集于包桑藝文類聚

無衣

補 安其吉兮 煥兮並經史事類 且奧兮釋文

有林之杜 逝肯適我釋文

補 生于道右孔疏韓詩

葛生

詩攷補 卷上 三

補 予美忘此藝文類聚 錦衾有爛謝靈運賦注 百歲之

久歸乎其居後漢書

采芩 采薺爾雅疏

補 首陽之嶺太平御覽 人之偽言經史事類孔氏曰人之為言

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為言

補 車鄰漢書作車鄰經文字選注並同 寺人之伶釋文

補 車隣 侍人並釋文

駟賦漢書作四載 四載孔阜 輶車鸞鑣載獫狁

文說

補 捨拔則獲羣經音辨經史事類同 輶車鑿鑿文選注

小戎 茨以釁軻 各牙沃綽說文竹柶緄滕禮

注 竹柶緄滕周禮注 情情良人列女傳

補 小戎淺收函工記 五鞶梁朝考工記疏 五綦良

輶漢書注 考工 游環脅駟文釋 朝環脅驅孔文

箇 文朝暢轂並五音集韻 在其版屋經史事類 駟

牡孔阜 四牡將阜並初學記 各牙塗鐵太平御覽

黃集解平底 日鐵取其鐵 蒙厥有苑五音篇 虎暢 竹柶並釋文

再寢再興注

詩攷補 卷上 三

蒹葭 游洞說文 沂洞 沂游並爾雅

補 所謂繫人鄭箋 苑在 道阻且躓並釋文

終南 顏如渥泥捷各反釋文 外傳 有吧有

堂崔靈恩

補 有條有枚文選注 有杞有棠經史事類 有

基有堂孔疏經文 佩玉鏘鏘經史事類

黃鳥

補 經史事類載 殲我良人入喪夫門疑此詩

為三子之妻所作

晨風 歎彼鷓鴣風說文鷓鴣彼晨風外傳說宛彼

北林周禮枹櫟爾雅隰有樹椽說文隰有樹遂

鳩彼晨風文選隰有六駿爾雅隰有樹遂

無衣 與子皆行漢書

詩總聞秦晉兩無衣事同辭亦同 與子

同禪說文注 褻衣袴也

渭陽 于渭之陽太平御覽輅車乘黃同上王雪山曰以

詩攷補 卷上 三

渭陽歸康公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為

辭者案魯僖公二十四年正月三月俱秦穆公送晉文公故王疑序之誤

權輿 胡不承權輿爾雅

夏屋蓬蓬文選於我每食四簋經史

宛丘 子之蕩兮楚辭七冬七夏漢書

坎坎擊鼓釋文攷傳 值其振羽經史鷺

燾爾雅五經 文字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釋文市也嬰娵說文

穀且釋文女也娵娵潛夫越以復邁玉篇

衡門 徯徯漢書可以療飢外傳

可以棲遲文選徯徯漢書可以樂饑文選療

飢釋文鄭說唐石經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豈其娶妻必宋之子類聚

東門之池 可與寤言列女傳

叔姬 漚苧並釋文可以晤言文選

東門之楊 其葉將將易婚以為期太平御覽禮儀部

為期古人多以 婚喻君臣也

詩攷補 卷上 三

墓門 墓門有楸列女傳許子不顧楚辭

詩總聞誰當作維訊當作許 歌以許之

孔慎倒思予六經

防有鵲巢 誰侑予媿釋文叩有旨薦說文旨

鸛爾雅疏

叩有指若五音叩我也詩中堂有甍太平御覽

月出 佼人劉兮羣經

月出 月出皎兮文選佼人僚兮文選

人僚兮疏詩總聞舒謂徵舒也 月出皓兮唐

南晦漢書七月鳴馱注孟子五月鳴鴟崔靈恩集注

字五如七因訛注周禮塞鄉墜戶儀禮

聿為改歲漢書六月食鬱及薺爾雅疏黍稷種稷

周禮黍稷種稷注納于腴陰並說四之日其早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禮記

董氏曰感發說文作畢波栗烈集注作栗

列案烈從火不得為寒氣詩記一之日畢發

釋文有鳴鶴太平御覽至饒追及蚕月條桑

初學挑桑玉篇倚彼女桑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

詩攷補 卷上 三

董氏曰齊詩倚彼女桑作倚蓋倚而束十月

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為倚也十月

殞擗韻會狐狸釋文各私其縱經史螽斯動股北堂

月益御覽作五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詩穹室

熏鼠文選塞牖墜戶五音篇美向堇戶六書烹葵

類聚亨葵及叔築塲黍稷重稷文上入

執宮公孔疏三之日納于陵陰高誘呂氏春秋注

光觶文稱彼兕觥御覽

鳴鴟殆天之未陰雨隸天之未陰雨唯

予音之嘒嘒並說恍恍爾雅

徹彼桑杜韓詩桑被字今汝下民或敢侮余

語卒屠予羽焦焦並釋予尾消消孔疏予尾脩

脩唐石子維音之諛諛五音集韻案諛不要

中一何

東山 零雨其蒙楚辭霑雨其濛 娟娟者蜀

熠熠宵行詩丹鳥飛熠熠蒼蠅亂營營丹鳥

也翟鴉鳴于垤說文烝在蓼薪釋文驄駁其馬爾雅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孟子子滔滔不歸經史勿

士銜枚鄭箋蒸在桑野文選敦吮獨宿五音蚺委

詩攷補 卷上 三

說文蚺五經蠕蚺文圻墮鹿場釋文亦可畏

也經史事類江浙洒埽穹室讀詩烝在裂薪

箋疏云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

作粟故辨之云古者聲粟裂同

破斧 四國是匡董氏引四國是訛爾雅

又破我斤經史四國是孳董氏曰遺集本

伐柯 有斧有柯陸賈操斧伐柯孔叢執柯伐柯

文選 伐柯如之何 娶妻如之何類聚

九罭

補 九罭 于汝信處並孔疏

狼跋 載躓其尾 赤舄擊擊又作已已並說文

補 狼跋 載走其尾並釋文 載躓其尾五音載篇海

寬其尾羣經音辨一本作寬

詩攷補

卷上

堯

詩攷補 卷下

宋王應麟 武進胡文英 編增訂

小雅 宵雅禮記

補 鄭氏小大雅譜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

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

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

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說文古

詩大正小正又爾正韻會李安溪曰小雅之亂而

詩攷補

卷下

一

無序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為篇纔七十餘而出于幽王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

鹿鳴 視民不佻說文左傳

補 我有嘉賓鼓瑟鼓簧承筐是將文選注寘我

周行 示民不佻並鄭箋示民不愉韻會君子是則

是效左傳和樂且耽釋文以宴樂嘉賓之心經史專類

四牡 駟牡駢駢儀禮疏周道倭夷釋文周道

威夷又作威遲漢書地理志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彥彥駱馬說文

作驛驛漢書注

補 周道倭遲文選注 不俛啓處爾雅注 不遑寧處爾雅注

文選注 翩翩者佳釋文 駕彼駟牡文選注

皇皇者華 侑侑征夫楚辭章句 莘莘征夫外傳說文同

我馬唯駒說文 周爰諮謨淮南子

補 諮諏釋文

常棣 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夫移之華萼不

焯焯藝文類聚 萼不鞿鞿說文 鷓鴣在原傳 外禦其侮

國語 飲酒之饌說文 和樂且耽禮記

補 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篇是

詩攷補 卷下 二

也國語注 鄂拊鞞鞞鄭箋 鄂拊疏鄂不鞞鞞左傳注 死

喪之感兄弟孔懷經史類事 孔懷兄弟顏氏家訓 原隰掇

矣玉篇 鵲鴝在原經史類事 兄弟闋于廣文釋義

賓爾籩豆飲酒之醑文選注 兄弟既翁和樂孔孺

初學記 且孺釋文 和樂且耽 樂爾妻孥並文選注 樂爾

妻奴讀詩記

伐木 伐木所所 鞞鞞舞我說文 攷攷 樽

樽舞我說文

補 升于喬木後漢書注 鸞其鳴矣文選注 伐木泔泔

初學記 顏氏家醜酒有醜五音集韻 寧失不來詩訓 亦作伐木泔泔 聞乾餼以饗北堂書鈔 有酒醕我文選注 飲此醕矣文選注

天保 絜蠲為饗周禮疏 吉圭惟饗儀禮注

酌祠烝嘗禮記注

補 胡福不除潛夫論 酌祠蒸嘗經史類事 祭于先王

文選注 神之吊矣經史類事 如月之緝孔氏日策定本

釋文 日本如日之階五音篇海

采薇 獫狁之故漢書匈奴傳 彼爾惟何說文

補 採薇晉書禮志 暮止文選注 我戎未定太平御覽 不遑寧

詩攷補 卷下 三

文選注 小人所芘鄭箋 象弭魚箛周禮司象 彌魚

服文選注 豈不日戒唐石經 今我來斯北堂書鈔 亦

作來斯 出車 我出我輿荀子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出輿彭彭史記

補 維其載矣正義 僕夫况悴鄭箋 旂旐英英文選注 旗

旒幟幟類篇 旌旗幟幟旒旒 旒旒幟幟五音篇海 獫狁

于攘釋文 鷓鴣喈喈 采繁祁祁並文選注

扶杜 檀車綌綌釋文

補 有皖其實文釋檀車擘擘後漢書注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借矣荀子

補 魚離于罾鮓初學記鱗鮓 君子有酒旨

絕句並釋文 唯其時矣荀子

補 王雪山詩總聞論南陔白華諸篇義曰有

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槩觀之大率歌者有調有辭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

詩攷補 卷下 四

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 李迥仲曰六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毛氏今於南陔則曰孝子相戒以養於白華則曰孝子之絜白於華黍則曰時和歲豐宜黍稷於由庚則曰萬物得由其道於崇丘則曰萬物得極其高大於由儀則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

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

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

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

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

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

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

李安溪曰南陔白華華黍舊謂亡其辭朱子以

為無辭者據儀禮而云也由庚崇丘由儀亦然

今攷周人所謂管象管新宮者亦無其辭朱子

詩攷補 卷下 五

之說蓋其是歟

南有嘉魚 烝然鯈鯈說文

補 蒸然說文式宴以衍經史事類甘瓠蒸之釋文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左傳注言君子樂美之道

補 南山有臺詩釋南山有樛 北山有梓

北山有柳並藝文類聚

蓼蕭 和鸞雍雍賈誼新書和鸞雍雍魯詩引後漢與服志注

補 零露漙漙孔疏漙漙孔疏在物之 宴笑語兮

狀疏又云皆重言

補 從其萃醜太平御覽我車既好後漢書注塵鹿嘯嘯

五音篇海韻會陸佃庶庶釋文又作燃燃董氏曰韓

詩作駭駭駭駭 又挾我矢經史事類發彼

小犯北堂書鈔登此大兕經史事類

鴻鴈 爰及今人哀此鰥寡齊詩

補 翩翩其羽釋文數勞于野疏韓詩云數也鴻鴈羣飛

哀鳴嗒嗒五音篇海

庭燎 鑿聲鉞鉞說文

補 鸞聲鏘鏘釋文鑿聲鏘鏘文選庭燎晷晷釋文

詩攷補 卷下 八

鑿聲噉噉文選夜嚮晨釋文

汜水 **補** 國語公子賦河水注河當作汜字相似誤也集于中陵

經史事類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為厝說文

補 鶴鳴九臯文選注其下維籜釋文它

山之石唐石佗山之石經史可以為厝五經文字

祈父左傳有母之尸雍外傳

補 子王之爪牙經史維王之爪牙玉篇五

有母之屍雍外傳

白駒 在彼穹谷文選

補 所謂繁人鄭箋於焉消搖後漢書注食我場穀韻府

羣玉案詩傳藿猶苗也據集韻藿逸預無期

文選 慎爾復游舊本勉爾遯思釋文在彼中谷經史

生芻一束文選無金玉爾音釋文

黃鳥

補 不可與盟鄭箋疏云字誤當作盟也

我行其野 不惟舊因白虎通誠不以富論

詩攷補 卷下 九

補 蔽芾其樗經史婚姻之故藝文類聚言

采其蓄文釋斯干 約之格格周禮如矢斯矧如鳥斯翔釋文

載衣之襜說文載衣之褻釋文

補 無相偷矣鄭箋榑之柝柝釋文君子攸無

氏攸吁 如鳥斯勒並釋有暈斯飛九經惟虺後漢書注朱繡斯皇白虎通朱弗斯皇文選

注 無父母詒離釋離孔疏

無羊 或寢或譌釋文

三百其羣經史三百為羣讀詩記九十其

犗疏九十其犗釋爾羊來斯雅解解詩戢戢釋

文爾牛來斯雅或寢或叱韻會鳥獸不能言從

荷蕢荷莖兆維豐年並經史室家蔡蔡論

節南山節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詩維

石巖巖音羣經憂心如炎文憂心忒忒文天方薦

嗟說秉國之鈞書漢天子是庫卑民不迷荀昊天

不庸釋不自為正禮怡懌兩雅疏

補式譎爾心讀詩記嗜莫懲嗟釋尹氏太師執

詩攷補卷下十

國之鈞天子是裨俾眾不迷隋書律維周之底

潛天論案底猶言維周之桎鄭天子是埤王

何等人物也底通維周之桎鄭天子是埤王

裨民不迷疏孔不躬不親經史未罔君子式夷式

紀鄭嬭嬭憂心如醒並經史誰能秉國成緇

正月民之譎言說文憂心痠痠兩雅謂地蓋厚

不致不趣胡為虺蜥文燎之方陽能或滅之

漢書亦孔之昭禮協比其鄰左傳倂倂彼有屋文速

速方穀後漢速速方穀天天是掇後漢蔡邕

詩亦同哀此莞獨楚辭章句

補民之偽言董氏引憂心莞莞孔疏今我無祿

詩總聞鄭箋緊誰云憎鄭謂山蓋痺訖之

自傷值今生也鄭箋緊誰云憎鄭謂山蓋痺訖之

占夢不敢不踣並釋有倫有述春秋有苑其

特經史事類讀詩衰嬖滅之左傳昭有窘陰

兩事類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為迫婁顧爾

僕又有嘉肴昏姻孔貞並釋菽菽方穀文

或作方有妖妖是楮逆

十月之交日有蝕之日月鞠凶並漢燿燿

詩攷補卷下七

震電說文山冢卒崩皮司徒並漢書繁維司徒釋

中術膳夫擗子內史梁維趙馬漢書萬師氏

書搗維師氏集韻閭妻扇方處詩豔妻傷方處說

密勿從事讒口啓啓漢書護口警警釋傳沓背

憎說文悠悠我悝兩雅悠悠我瘳兩雅攸攸我里

兩雅音義朔月辛卯說郭魏了翁正朔考十月之

故日朔彼月而蝕紀麗彼日而食左傳昭震雷

終風疏引此句証熒熒震電李黃百川沸滕玉

水上胡慘莫懲釋皇甫卿士後漢家伯維宰鄭

鴻維師氏五音刺妻以放賢刺豔古今字耳

豔妻煽方熾釋田卒于萊御覽曰予不滅肅僮

勉從事釋文僂俛從事經史讒口敖敖論蕭夫下民

為孽文選蹲沓背憎經唐石噴啗釋文亦孔之悔釋

民莫不穀傳不敢効我友自逸指說毛詩

雨無正 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劉諫議安世曰熏胥以痛後漢

薰胥漢書注晉灼曰聽言則對漢書唯躬是瘁

詩攷補 卷下 三

左頌爾雅 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董兩無

正戴氏鼠璞 王雨無止韻府韓詩雨無其極

傷我稼穡鄭樵六斬伐西國御覽不慮不圖文

注勲胥以痛後漢書注 薰胥以痛九經熏書以

痛拾遺論胥以鋪劭宗周既滅左靡所底戾事類

莫知我肄左戎成不遐釋文左右誓御說文

小旻 謀猶回斂釋文謀猷回沈 謀猶回穴並

選欵欵訛訛漢書爾喻喻皆皆子是用不就

外民雖靡腴釋文撫王肅讀為撫正義或悲或謀漢

不可暴虎不敢憑河論鹽鐵戰戰矜矜左若臨深

淵若履薄冰周書曰諷猷回適讀詩翕翕營

補 謀猶迴穴韓詩曰諷猷回適讀詩翕翕營

晉說文謀之孔臧經史伊于胡底唐石不我告猷

事類是用不售文選匪大猷是經序疏莫知其

侂荀 小宛 鳩飛國語秦伯賦鳩飛翰飛厲天文選

螟蠕有子蠕蠖負之說文母忝爾所生古文哀我

詩攷補 卷下 三

疹寡宜犴宜獄詩宜犴宜獄周禮

宛作苑讀詩記宛彼鳩鳩鳩事類念彼先人

明發不昧春秋一醉鄭箋 天命不乂北堂

相彼脊令論鶴鴿經史無忝所生北堂

小弁 小卞音盤儵儵疏 怒焉如疴釋文惟憂

用老論霍葦泝泝外譬彼痲木說文

補 怒焉如疴事類寤寐永歎後漢疹如疾首

文釋 疾如疾首 疾與疾首選文宛彼桺斯事類

有淮者泉文選莞葦泝泝說文譬彼舟流 維足

跋跋並釋 雉之朝鳴顏氏家訓 尚或幾之五經文字 燿之九經說 文施矣五經文字 我躬不恤經史事類 我躬不說皇恤我後左傳

巧言 昊天大懼外傳 僭始既涵說文 僭始既滅釋文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外傳 戴戴大猷說文 秩秩大猷 聖人謨之漢書注 趨趨冕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

余忖度之史記注 趨趨冕兔 趨趨往來貌韓嬰章句 注居河之湄爾雅注 既微且瘡說文 亂如此懼 昊天泰懼並唐石經讀詩記同 匪其止

詩攷補 卷下 西 躬維王之邛禮繼衣疏 予寸度之釋文 趨趨冕兔讀詩引 記荏苒柔木經史事類韻府羣玉並同 既癥且瘡爾雅釋文 何人斯 我心施也釋文

補 不媿于人釋文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後漢書注 攪我心 祇攪予心 皇脂爾車 既脂爾車

並文一者之來箋疏俱作 俾我祇也唐石經 伯氏吹墳文選注 以詛爾私經史事類 則不可測藝文類聚 有禮面目五音篇海 呂極反側釋文

巷伯 縷兮斐兮說文 鈔兮哆兮說文 侈兮哆兮說文 靈

恩集 諄兮爾雅疏 旨旨幡幡說文 取彼讒爾雅疏 注禮記注 人後漢書

補 非兮釋文 亦以太甚藝文類聚 扁扁釋文 慎爾言矣外傳 汝遷孔疏 勞人艸艸讀詩記 投畀豺虎釋文 寺人巷伯作為此詩後漢書注 作為作詩孔疏

補 維予與汝經史事類 汝轉棄予藝文類聚 汝轉棄予文選 棄予作遺外傳 弃余如遺 棄我如遺並文選注 維山崔嵬釋文 維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中論

詩攷補 卷下 五 蓼莪 蓼莪 蓼莪者儀隸釋 瓶之壘矣說文 天罔極漢書

補 无母何恃五音篇海 母兮鞠我經史事類 出入復我類聚 曝天罔極漢書 票風發發釋文 大東 周道如底孟子 其平如砥楚辭章句 耀耀公子

釋文 若若公子行彼周道楚辭章句 哀我瘵人爾雅注 采采衣服薛君日 琁琁佩遂爾雅疏 岐彼織女說文 启明爾雅疏

補 有饒簋養初學記 有饒盟殮類聚 有盟

簋殮升菴奇韻有挾棘心韻集其直若矢其平若底

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墨韻眷言顧之釋文眷焉

顧之潛然出涕荀子韻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劉陶大東小東初學記小東詩篇名五車韻徬徬音

我心永疚文選注有冽晷泉無侵穫薪釋文穫薪

釋文衣服粲粲經史事類周人之子六經論熊羆是求鄭箋

百察是試文選注皖彼牽牛經史事類牛部不可以

服箱文選注西有長廣尚書乃廣載歌疏引詩云

續不可箴揚經史事類唯北有斗五音篇載吸其舌王

詩攷補

卷下

六

四月百卉俱腓文選注具腓爾雅亂離斯莫文選

注奚其適歸家語匪數匪篤文選

補秋日棲棲文選釋百草具腓藝文類聚惟栗惟梅經史

事類藝文類聚同滔滔江漢南北之紀風俗通盡萃以仕

釋文匪驚匪焉孔疏隰有杞夷文選

北山普天之下左傳率土之賓文選或宴宴

居息或盡頓事國漢書傳作憔悴左

補四牡駉駉文選或盡萃事國四月疏或不知

臨號文選或不知號號疏或慘以劬勞晉夫或懷

惓劬勞或棲遲偃仰並釋文

無將大車

補祇自痕兮音學五書維塵雍兮釋文又作塵

小明眷眷懷顧文選靜恭爾位外傳母常安息

漢書漢三月初吉文選念彼恭人涕零如雨鹽鐵論

發聿云暮文選瘳我不暇文選方煥詩念彼恭人

與言出宿文選無常安處三家拾遺式穀以汝文選

切恒安息春秋繁露分爾景福外傳

詩攷補

卷下

七

鼓鐘憂心且怵文選以雅以南詩賦任朱離齊

補鼓鐘鏘鏘文選鼓鐘伐臯三家拾遺其德

不瘳鄭箋

楚茨楚齊禮記楚楚者賚楚辭我執黍稷文選

祝祭于粢禮記禮義卒度外傳馥芬孝祀文選

我藝黍稷疏以徃蒸嘗經史或剝或烹上

祝祭于閑爾雅獻醑交錯文選神保是格報以景福

孝經介爾百福文選既筐既勅疏云本亦作鐘

鼓送尸宋書禮志北堂書鈔同攷正義擊

尸送

信南山 維禹隩之 周禮稱人注 疏云韓詩營營原隩

既憂既渥 文說 壇場有瓜 傳外 取其血臄 文說

天上同雲 太平 雨雪紛紛 經史事類 平御覽詩總聞

既沾 文選 黍稷或或 五音 疆場有瓜 唐石經作

疆場有瓜餘本俱作場或俱作場 攷上章疆場翼翼是疆畔犬牙相錯故從場疆場有瓜是場圍種瓜之地故用九月築場 疆場有瓜地官圖之場石經之字取義不同

是剝是菹 經史 執其鑿刀 文選 取其血臄 文說

是蒸是享 經史

詩攷補 卷下 大

甫田 劉彼甫田 釋文 疏 或芸或芋黍稷儷

儷 漢書

劉彼甫田 玉篇引 歲收十千 經史 黍稷疑

疑 同 以我齋明 釋文 又 以我粢明 逆 以社四方

經史 饁彼南晦 漢書 田俊 後篇同 田峻 下篇同 田

峻至饁 經史 饁其左右 鄭氏 曾孫之積 經史

大田 以我剝耜 爾雅 注 去其螟蟥 卜界炎火

有淠淠淠 文說 有唵淠淠興雲祁祁 呂氏 春秋 有傘

淠淠興雲祁祁 外傳 漢書同

熾蕃南畝 鄭箋 倣載南畝類 不莠不秀 去

其螟蟥 螟或 蟬賊 並釋 蝨賊 正有黠 漢書有

揜淠淠 經史 此有不斂穧 集注 後有遺秉 春秋

瞻彼洛矣 韎韐有絕 白虎 通

琕琕有琕 釋文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 新 序

常常者華 讀詩記 董氏 曰古文作常

桑扈 受福不雛 兕觥其斛 說文 匪微匪傲 漢書

詩攷補 卷下 九

匪交匪敖 左傳

桑扈 佼佼桑扈 鄭箋 孔疏 彼交匪傲 左傳

鴛鴦 莖委也 釋文

畢之羅之 文選 稂之秣之 經史 秣之剝之

類弁 先集維寬 爾雅 樂酒今昔 楚辭

兄弟匪他 唐石 庶幾說釋 實維何其 並

爾肴既時 文選 相彼雨雪 蘇氏 范 先集爲霰

樂飲今夕 經史 瑞志

車牽 展彼碩女列女傳 高山仰止說文 景行行之

史記 以愠我心釋文

補 車轄左傳 德音來佶釋文 式燕以喜經史 有集

唯鶴文選 雖無德與汝後漢書注 折其柞薪其葉海

分類聚 高山仰之釋文 覲爾新婚文選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楸說文 止于蕃史記 止于藩

愷悌君子母信讒言讒言罔極漢書 又

補 營營青蠅五音篇海

賓之初筵 威儀暇暇釋文 威儀必必 仄弁之

詩攷補 卷下

俄 屢舞斐斐說文

補 肴覈惟旅文選 射矢斯同經史 發彼有勺

文釋 烝衍烈祖初學 賓載手董子 酌彼濂爵說文 酌

此康爵經史 婁舞釋文 屢舞躑躑文選 屢舞遷遷

會韻 亦既醉止經史 不知其尤逸齋 之頽廣雅 或醉或

不經史 慝勿從謂鄭氏

魚藻

補 李安溪云此詩繼于賓筵而皆言飲酒之

事豈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歟 愷樂飲酒釋文

凱樂飲酒經史 有鮮其尾五音集韻

采菽 采叔國語 何錫與之白虎通 威沸溢泉說文 澤

沸溢泉說文 赤紕在股白虎通 匪交匪舒荀子 今荀子作

終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 便便左右釋文 緝縞維之

爾福祿毗之釋文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左傳 亦是

讀有 異

補 衣袞及黼周禮 天官 威鸞檻泉五音篇海 畢沸

濫泉說文 君子所誠晏子春秋 泛泛楊舟經史 天子揆

詩攷補 卷下 主

之爾雅 優哉韻會 優哉柔哉傳外

角弓 解解角弓說文 民胥效矣左傳 人之無良後漢

書注 如食儀餽釋文 雨雪庶庶見覲聿消漢書 荀子同

覲聿消釋文 宴然聿消莫肯下隲式 居屢驕荀子 注

為隨

補 朔角弓釋文 兄弟婚媾藝文類聚 兄弟昏姻無

壻遠矣詩疏 民斯效矣潛夫論 民胥傲也韻會 人

而無良說苑 受祿不讓至于斯亡北堂書鈔 母教獲升

木五經 如塗塗泥附唐類函 泥類引北堂書鈔 案劉向九歎白露紛以

塗塗注塗 君子徽猷文選董氏曰濂韓詩作麋

亮柳 上帝甚情無自療焉外傳上天甚神無自

療也戰國策

有苑者柳經史事類甚憚氏甚恤三家

早予靖之釋文

都人士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

於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董氏曰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狐裘黃裳萬民

之望賈誼新書

詩攷補

卷下

三

董笠爾雅董笠藝文類聚董笠文選尹姑鄭氏我弗

覓兮釋文後三 我心苑結 垂帶並釋垂帶如

厲內則垂帶而裂鄭箋韓詩作都人士四章章六

句疏云韓詩無首章

栗綠 終朝采葚楚辭薄言觀者文釋

不盈一掬文選薄言臨沐太平御覽箋云五日

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疏云天子御日之文

黍苗

蓋云歸處韻府泉水既清北堂書鈔

黑桑 瑕不謂矣禮記

其葉有儺太平御覽中心臧之鄭氏

白華 白華漢書決決白雲說文流沱北流說文徐鉉曰

沱池非是別視我怖怖說文

白茅菅兮韻會英英白露霑彼菅茅經史事類孔

氏曰以今觀之有雲漫彼稻田太平御覽歎歌文叩

紅于燧集韻引 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外傳念子慘

慘釋文念子慘慘北堂書鈔

絲蠻 緝蠻禮記

詩攷補

卷下

三

豈敢憚行畏不能趁讀詩記

瓠葉 有萋斯首後漢書注

瓠葉捨番番之狀關雎註幡幡匏葉采之

烹之正義引陸璣 鮮首 魚之燔之並釋文

漸漸之石 俾滂池矣史記

誓誓之石徐氏說有豕白蹄太平御覽詩總聞

豕江豚也鄭漁仲蒸涉波矣藝文類聚月离子畢初學記

月麗于畢論衡俾露霑矣經史事類俾滂沱矣文選

若之華

補 祥羊羴首經史 祥羊羴首說文 祥羊羴首繫傳

補 三星在雷釋文 三星在雷史事類

補 何草不黃 何人不鰥董氏

補 獨為匪人後漢 有輶之車韻府羣玉

大雅 大正說文 大牙逸齋

文王 其命惟新禮記 媿媿文王集注 陳錫載周國語

本枝百世左傳 惟周之士不顯後魏 母念爾禮志

祖左傳 述修厥德漢書 儀監于殷禮記 峻命不易禮記

詩攷補 卷下 音

上天之綽楊雄 上天之載禮記 載讀曰裁謂生物也

不顯奕世後漢 常服黼紳字林 無忝後漢 亡書

念其德並日本 宜監漢書 無謁爾躬釋文 儀形文釋文

王文選 萬國作孚後漢

大明 天難訖斯外傳 天難誥斯不易 惟王漢書 天

謂殷適使不俠四方外傳 聿嬪于京爾雅 唯此文釋文

王允懷多福春秋 在邵之陽說文 馨天之妹正義

其膾如林說文 母貳爾心漢書 毋野洋洋水經 檀車釋文

補 皇皇外傳 四駮彭彭公羊疏 亮彼武王釋文

補 明明詩篇名孔晁逸 泱四方疏 作嬪于京漢書

補 視天之妹白虎通 悅天之妹類篇 大定厥祥文選

王在渭並經史 船舟釋文 保祐命爾疏 保佑文選

命爾 率伐大商並釋文 其膾如林說文 臨汝文選

上帝臨爾 无貳爾心李鼎祚 檀車煌煌四牡 彭彭

彭後漢書 五行志 惟師尚父詩地 惟膺揚張疎 諒彼釋文

自杜沮漆詩地 陶覆陶穴說文 至於岐下文選

詩攷補 卷下 音

聿來相字新序 周原腓腓文選 爰挈我龜漢書 臯臯

門有闕釋文 亦不殞厥問孟文 吠夷喙矣左傳 犬夷楚辭

咽矣昆夷駮矣說文 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楚辭

句章 繇繇之篇漢書 古公亶甫釋文 陶覆陶穴疏

補 來朝趣馬趣音 玉篇言早且疾也 帥西水疏

濟文選 廼壇廼理 早立室家並釋文 其乘則直疏

釋 揀之仍仍音學 百堵皆行經史 高門有疏

閔韓詩 有亢釋文 應門鏘鏘藝文 應門將將乃

立冢社 昆夷突矣並文選注 昆夷咽兮說文 昆夷濞

矣玉篇 維其殒矣升菴奇韻 予曰有胥附後漢書注 尚書釋

同文 予曰有本奏 本走 御侮並釋文

械櫜 左右趨之賈誼新書 烝徒械之春秋繁露 追琢其

璋周禮 彫琢其章 臺臺我王荀子 臺臺文王傳外

補 檜之 奉璋俄俄並釋文

早麓 瞻彼早鹿夫早鹿之榛楛殖故君子 得易樂干祿焉呂氏春秋 葛纍

彼玉瓚說文 周禮 凱弟君子禮記 葛纍

後漢 延于條枚外傳 氏春秋 同

詩攷補 卷下 美

補 愷悌君子國語 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北堂書鈔 瑟

彼圭璋經史事類 貳飛戾天中庸 魚躍于泉文選 愷

悌君子胡不作人論潛夫 以享以配以介景福傳外

奈矣說文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經史事類 莫莫葛藟釋文

延于攸枚傳外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後漢書注

思齊 神罔時侗說文 靡靡爾雅 雍雍在宮漢書注

厲假不瑕韻集 古之人無擇董氏

補 思齋釋文 厲痕正義 烈嘏不瑕音辭 鄭氏作四章章六句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左傳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論衡 其番

其瘳釋文 其樞其翳爾雅 唯此文王左傳 莫其德音

樂記同 貉其德音爾雅 王此大國左傳 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禮記 無然畔換漢書 以遏徂苴以篤周

祐孟弗識弗知 賈誼新書 與爾隆衝釋文 與爾臨衝以

伐崇庸詩齊 是禡是禡爾雅 崇墉圪圪說文

補 皇矣疏一本 臨下以赫潛夫 其正不獲石

經 上帝指之憎其式惡潛夫 憎其式郭釋文 廼眷

詩攷補 卷下 毛

西顧漢書 乃瞻西顧釋文 惟此與宅文選 其留

其瘳韓詩 作瘳翳之 剔之 患夷載路 天

立厥妃並釋文 則薦其慶經史事類 既受命祉北堂書鈔 無

然伴換五音篇 王赫斯怒斯或作錫鄭云盡也韻集

以篤于周唐石 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

至于鮮原 同爾弟兄音學 與爾臨輶三家 崇

庸同 執誦 執誦並釋文 攸職字 崇墉圪圪文選

靈臺 經始勿械爾雅 白鳥鶴鶴孟子 賈誼

巨業惟樅說文 矇矇奏工楚辭章句

補 莊子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靡以是知辟靡

文王之樂名也李黃集解 於惛魚躍五音集韻 鼗鼓維鏞

釋於樂辟雍經史事類 鼗鼓諱諱釋文 蒙叟奏公經史事類

奏功文選注

下武 應侯慎德家語淮南子 昭哉來許漢碑 昭茲來

御慎其祖父後漢書注

補 世有愆王釋文又作詰 陟配在京文選注 昭哉來

御慎其祖武後漢書注

詩攷補 卷下 天 文王有聲 吹求厥寧說文 既伐于密書大傳 築城

伊滅字又作洳韓詩云洳深也釋文 械爾雅 匪草

其猶聿追來孝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

之禮記

補 文王蒸哉 作邑于鄆並文選注 築地伊匹禮周禮

疏官 匪亟其愆釋文 鄆水東注文選 鎬京辟雍經史

類亡思不服漢書 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晏子 詒厥

申謀王肅 以宴翼子後漢書注

生民 不墉不疆說文 實單實吁鸛鼎實云 克岐克疑

禾穎穉穉 瓜瓞葦葦說文 瓜瓞瓞瓞韻集拂厥

豐草釋文 卽有台家室白虎通 誕降嘉穀惟秬惟秠

文爾雅 或春或坎董氏引韓詩 或簸或否說文

浙之淫淫爾雅 烝之焯焯文說 后稷兆祀韻集

補 克禋克祠後漢書注 履帝武敏爾雅 攷此帝

指上帝言 履帝武敏舍人 是維后稷疏 先生如

牽韻會引說文 不拆不疆類 不圻不疆無災

無害經史事類 后稷孽矣五音集韻 實譚實訃 誕實扶

服並釋文 克岐克疑類 藝之戎菽鄭箋 戎菽大豆

詩攷補 卷下 天 疏生民詩云 在叔釋文 麻麥懔懔藝文 天降嘉種

初學 維虍維芑釋文 互之秬秠增韻 降之糜芑經史

以歸兆祀正義 釋之洩洩釋文 取抵以載說文 其馨始

升文釋

行葦 維葉柎柎文選注 肆筵設机楚辭章句 鮒背爾雅

補 敦彼行蘆韻會 瞻彼行葦經史事類 維葉芑芑張

廣維葉握握潛夫論 加穀脾臄日舊書作加穀脾

釀 敦弓既穀 酌以大料並釋文 介爾景福冠士

疏禮

既醉

補 君子萬年永錫爾眉隋書永錫胙眉釋文釐爾

士女韻會韻

鳧鷖 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補 鳧鷖在梁說文爾飭既馨 爾飭既嘉 爾

備伊脯並埋德鷖在梁說文公尸來止來熏詩總

假樂 嘉樂左傳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保佑命

之禮不憊不忘文選注不騫不忘春秋不懈

於位漢書

詩攻補

卷下

三

補 顯顯令問文選天錫百祿子孫于億穆穆

煌煌後漢書注且君且王文釋率繇舊章漢書帥由舊章

風俗率由仇匹春秋繁露匪懈于位文選匪解讀詩

釋民之攸暨左傳民之攸呶正義

公劉 思戢用光孟子于邠斯觀白虎通芮隗之卽

漢書地理志汭坻之卽周禮賈疏乃褰糗糧並經史糗糧釋文思

補 集用光尚書無承歎 陟則在廟並釋鞞鞞容

刀經史既登乃辰鄭箋取孺取磬 汭鞠之卽並釋

文

洞酌 可以饋餽說文凱弟君子禮記

補 酌彼行潦鹽鐵論愷悌君子文選

卷阿 嗣先公爾酋矣 祓祿康矣爾雅噉噉

其羽說文

補 票風自南釋文泮渙爾游矣逸齋有憑有翼釋文

有馮有翼韻會令問釋文顛顛昂昂如珪如璋令聞

不忘萬壽無疆蔡邕上鳳皇于飛唐石鳳皇鳴

矣經史于彼高崗文選嗷嗷皆嗷經史雍雍皆

詩攻補

卷下

三

階唐石民勞 迄可小康漢書替不畏明說文

補 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唐石以警是良

以謹是良並潛慘不畏明春秋傳採遠能邇 以謹

昏恧並釋以謹謹曉周禮母從詭隨以謹罔

極唐石傳經汭可小愒文選卷釋

板 版版爾雅下民卒瘁禮記是用大簡左傳無然

咄咄 詘詘說文洩洩爾雅詞之斟矣爾雅辭之釋

矣說文敖敖爾雅勿用為笑荀子權權爾雅諄諄爾雅

民之方驗說文誘民孔易傳外介人惟藩大師惟

垣後漢楊秉傳母俾成壞母獨斯畏漢書敬天之威不敢驅

馳後漢楊秉傳下民瘁瘵傳外卒俾釋文出話不猶韻會憲憲韻廣

依也或書作悒猷之未遠經辭之集矣新序民

之協矣左傳辭之輯矣人之洽矣唐鄭氏同察釋文

詢于芻蕘鹽鐵論勝賦舍人勝賦王吟疏引天之

誘民禮記如墳如篲風俗通誘人孔易新多僻釋文

太師維垣荀子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蔡邕不敢馳

詩攷補 卷下 三

驅左傳及爾遊羨釋文及爾遊行文選

蕩盪盪爾雅天命匪忱說文其命匪訖外傳曾是

疆圉漢書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背亡漢書以無陪無側外傳式號式誨漢書殷鑒

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其命多僻釋文蒸民外傳滔德唐石侯詛侯祝

文時無陪無卿文選無培既魯爾止或號

或呼並釋文或號或誨孔卑晝釋文如蝸如螳經史

羣玉同內鼠于中國文選在夏后氏之世漢書

抑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注懿讀曰惟德之

隅漢書有栝德行禮記遠猷辰告外傳惟民之則漢書荒

沈于酒漢書荒悛于酒外傳誥爾民人鹽鐵論告爾人

民外傳慎爾侯度左傳白圭之剏說文無言不酬外傳亡

德不報漢書子孫承承外傳愧愧爾雅不啻于儀禮記

鳴歎辭也文選藉曰未知漢書我心懔懔五經誨

爾恫恫禮記訕訕邈邈並爾隸喪厥國釋文

靡詰釋文又作恣靡詰不思文選無倛維人元

五經訂漠定命疏沈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論中

詩攷補 卷下 三

雖湛樂克從唐石灑埽外傳修爾與馬弓矢戈兵

用戒作則用逃論方用剔釋文告爾民人苑

詰爾民人鹽鐵論不誨類聚無言而不讐無德而

不報墨子萬民是不承不媿並釋文淑慎爾止無

載爾偽左傳不諍不賊釋文桂苒柔木韻會引詩

其人文告之詰言說文於予小子選匪口誨之說

繫籍曰未知漢書亦既衰子升菴奇暮成釋文聽之

藐藐論侯洵爾雅國步斯曠說文靡所止疑齊詩

作止凝詩說告女憂郵誨女序爵誰能執熱鮮不用濯墨子胡此畏忌書漢泰風有隧爾雅往以中坵傳外

補苑彼桑柔北堂書鈔倉兄填兮五音集韻倉况填兮

有偏 以蓋並釋 以盡疏孔 止藁五經文字 秉心無

僚韻會 逢天憚怒經史事類 亶怒釋文 多我邁瘡

我御詩韓 我禦箋鄭 予爵引墨子 如彼愬風選

注 逆云不速釋文 又作拊本 好是家稽羣經音辨 蔑我立

王詩總 痾 自有腓腸並釋 訛訛其鹿正義 朋友

詩攷補 卷下 孟

以諧鄭 已僭釋文 泰風有遂初學記 往以垂垢外來傳

嚇釋文 職諒鄭 雲漢 昭回於天 王曰嗚呼 饑饉荐臻春秋

露鬱隆炯炯釋文 熿熿爾雅 耗射下土春秋 先祖

於摧爾雅 蔽蔽山川說文 如炎如焚後漢書注 胡寧疹

我以旱釋文 有識其聲說文

補 對彼雲漢北堂書鈔 洵臻春秋 燼燼爾雅 耗殫字林

寧一我躬春秋 矜矜業業釋文 維周黎民靡有孑

遺論衡 于唯 赫赫煖煖並釋 菽菽山川五音篇海 如

樊釋文 我心瘴暑經史事類 憂心如燼藝文類聚 我逐 不

暮 明祀 究哉 灾哉冢宰並釋 疾哉冢宰

北堂書鈔 無人不凋鄭 瞻仰釋文 云如何悝爾雅 釋

崧高 嵩高惟嶽峻極於天禮記 錫爾珎珎爾雅

注 王踐之事釋文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辭章句

補 嵩高維岳初學記 維嶽降神文選 為

周之翰禮記 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潛夫論

爾墉 有伊其城並釋 錫爾玕圭文選 往迓王

舅六經正誤 申伯言邁初學記 太以時 柔此萬

詩攷補 卷下 孟

邦 吉父並釋 以增申伯升菴引

蒸民 天生蒸民 民之秉夷孟子 夙夜匪懈外傳

不畏疆圉漢書 唯仲山甫補之左傳 四牡駉駉 四

牡駉駉說文 駉駉駉駉 說文

補 故訓鄭 詁訓類篇 出內王命釋文 仲山父將之

漢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左傳 鯉寡後漢書注 弗侮鯉寡

北堂書鈔 我義圖之釋文 征夫健捷五音篇海 八鑿鑿

鏘文選 將將釋文 四牡騶騶類篇 吉父作頌 穆若

清風 仲山父永懷並文 選注

韓奕 奔奔梁山爾雅疏 有暉其道文釋 王賜韓侯

周禮注 鈞膺鏤錫說文 簞草爾雅疏 惟葦及蒲爾雅疏 實云邊

豆有且韻集 姪娣從之通白虎

補 匪懈經史事類 虔恭 綉章 鄒軼淺箴並釋文

鄒軼淺幘韻會 淺幘朱注 顯甫 其肴並釋文 正

義曰包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云烝魚

曰魚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包籠者音皆作魚

謂烝魚之也 包鯨鮮魚北堂書鈔 娶妻釋文 祁祁

之雲太平御覽 川澤許許經史事類 虞虞 有猫並釋文 因

詩攷補 卷下 矣

是百蠻後漢書明帝紀注 其追其貉說文 寔墉鄭箋 獻其

貍皮釋文 獻其貍皮說文 虎豹黃熊太平御覽

江漢 武夫演演鹽鐵論 肇敏戎功後漢周舉傳 弛其

文德協此四國禮記注

補 江漢陶陶風俗通 徹我土疆後漢書注 來管來宣

鄭一攸釋文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石經 令問不已

常武 既傲既戒周禮注 敦彼淮濱說文 敷敦淮濱

民民翼翼釋文 王猷允塞外傳

補 赫赫釋文 三時就緒經史事類 匪紹匪游類騷

而震而怒並釋文 進厥武臣文選注 闕如哮虎風俗

通 噉如唬虎注 敷屯 扔執並釋文 徐方其來

荀 徐方既徠漢書

瞻叩 女反脫之後漢書 懿厥恚婦 匪降自天

書 鞠人伎忒說文 舍爾介逃說文 邦國殄賴漢書

補 瞻仰後漢書 蟀賊蟀疾疏 汝反收之 汝反

脫之並後漢書注 詰夫 詰婦並釋文 為鴟為梟文選注

亂生婦人諸小大雅 籀人伎忒說文 僭始釋文 婦無功

詩攷補 卷下 焉

事 蠶事並經史事類 濫泉爾雅

召旻 我居御卒荒外傳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之臣正義

補 昊天疾威外傳 瘼我饑饉經史事類 闔楛正義 如彼

草木莫不潰茂經史事類 草不彙茂鄭箋 維今之灾釋文

職况馬氏詩傳 不云自濱鄭氏

周頌 補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

皆孔子所正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

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

為齊其次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

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

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清廟 逡奔走在廟禮記注無敦於人斯禮記注

周頌序蔡邕獨斷比毛序俱多之所歌三

字 清廟釋文肅雍顯相 執文之德並後漢書注丕

詩攷補 卷下 丕

顯丕承字彙補不顯不承無射於斯人北堂書鈔無敦

于人文選注惟天之命 惟天之命禮記於穆不似正義諷以

溢我說文諷以謚我廣韻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左傳

逸詩注云韓詩云維念也釋文

維清

維周之祺釋文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左傳不顯惟德

於戲前王不忘禮記

母封靡于爾邦白虎通詩總聞發語皆曰其

其耆期之之意也

天作 彼咀者岐沈括引後漢書西南夷傳彼徂者岐有夷

之行後漢書注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

詩總聞韓氏岐山操彼岐有咀我徂獨處

正用此詩以徂為咀當有所自來 彼徂矣岐

有夷人行李黃集解

昊天有成命 夙夜其命宥密禮記宥謚賈誼緝

詩攷補 卷下 丕

熙亶厥心國語

傳依國語箋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

誤也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

維牛維羊音學五書引隋書宇文愷傳維天其佑之釋文

時邁 肆夏時邁也周禮注薄言振之文選

及河嶠岳淮南子

莫不振疊玉篇說 懷濡百神及河喬嶽

文釋文及河喬岳疏云明照有周外傳載鞞弓矢五音載

韓弓矢 五音 篇海

執競 繁遏執競也 周禮注 呂叔玉云 鍾鼓鎗鎗磬管

鏘鏘 說文又作鏘 漢書

執競武王無竟維烈 初學記 韻會引開 元五經文字秉心無

相彼成康 北堂書鈔 磬管鎗鎗俗

威儀板板 初學 潛夫

渠思文也 周禮注 呂叔玉云 因 語金秦肆 夏繁遏渠 飴我釐

粒我蒸民 文選 外 詒我來麩 實云 經史 事類 詒

詩攷補 卷下 早

我來粳 六書 通

臣工

維暮之春 釋文 惟暮之春 文選 待乃錢鏞 禮

帥時農夫 薛君章 句選注

意嗜 浚發 並釋 終卅里 唐石 十千為耨

振鷺 禮記 客出以雍徽以 注振羽振鷺 西雍文王之

雍也 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 在此無射 同上 中唐而

詩總聞不必以客遂行爲二王之後 案殷 尚白

豐年 陳穀曰秭 釋文

豐年多稌 文選 爲彼酒醴烝昇祖妣以治

以祫百禮 孔疏 降福孔借 左 禮記 爾雅

有誓 應棘縣鼓 周禮 肅雍和鳴 注作肅雍 爾雅

有鼓有鼓 釋文 設業設篋 藝文 應棘懸鼓 宋 樂志

潛小爾雅 作楷 釋文 泔 潛古今 字正義

詩攷補 卷下 早

霖有多魚 字林 鱗鱗魴鱣 經史 事類

雍禮語 有來雍雍 漢書

宣慝 釋文 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後漢 書注

載見 倬草有滄 說文

龍旗陽陽 和鈴缺缺 並文 選注 有鎗 卑緝

有客

傳亦亦周也 箋亦亦武庚也

無競惟烈 左傳

武

無競惟烈 左傳

補 何楷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

補 閔予小子 煢煢在疚說文惇惇在疚文選 陟降

廷止漢書

補 憫予文選 煢煢在疚漢書 煢煢在疾後漢書 念

我皇祖 陟降在廷並漢書

訪落

補 予將就之 休我皇考並專文類聚

敬之 天惟顯思左傳 母曰高高在上詩齊 弗時仔

肩外傳說苑同

詩攷補 **卷下** 望

補 弼時仔肩韻會

小毖 粵爾雅 自求辛敎文釋 飜飛貌正義

補 毖詩篇韻府羣玉 正義曰毖慎釋詁文箋以經

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 莫予芬蠶

文莫予併蠶潛夫論 粵蠶釋文 翻飛維鳥文選 翻飛

為鳥鄭箋 拚飛惟鳥 余又集于蓼並文選

載芟 其耕郝郝 有畧其耜並兩雅疏 繹繹盛貌

補 民其庶文選

其畊澤澤鄭氏以澤為釋其畊釋釋亦爾

雅之言也六經與論 其芸釋文 熾鄭箋 繹繹其達爾雅

絲其穠說文 有苒其香 有俶並釋文

良耜 其鑄斯捫集韻 既秣茶蓼說文 以秣蓀

蓼爾雅 積之秩秩文說

補 其餉伊黍鄭氏郊特牲注 有鑄斯趙韻會 其鑄斯趙

五音集韻 獲之程程經史事類 犗牡釋文 以嗣以續經史事類

絲衣 素衣其紕 弁服侏侏說文 戴弁侏侏爾雅

注 自羊來牛外傳 稟鼎及哉史記音義 不虞不驚史記 不

吳不敖說文

詩攷補 **卷下** 望

補 詩總聞曰將祭而貺牲貺饌貺器之類宋王

雪 絲衣其絺會弁綌綌通典 弁服頽頽類聚

綌釋文 及鎡說文 兕觥 先觥其斛 不吳不傲並釋文

云吳韻會 何承天 不娛不敖正義 不話不敖逸齋

酌 酌荀子 禮記儀禮注 漢書

補 竹書紀年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

勺成王 酌左傳正義

桓 屢豐年左傳 武其六日

補 婁豐年釋文

賚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左傳武王作武其三日

詩總聞推而廣之故曰敷

般 於皇明周 白虎通 於繹思 正義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

補 墮山喬岳 初學記 墮山喬嶽 疏

駟 駟駟牡馬河北本作牧馬 顏氏家訓 在駟之野

有駟有駟以車驛驛 釋文

補 驍說文又 牧于垆野 羣書考索 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疏孔

騏 以車駟駟 疏字林 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釋文

詩攷補 以車祛祛 韻會 以車祛祛 韻集

卷下

有駟

鼓鼗鼗 文釋

泮水 薄采其苕 白虎通 其旂伐伐 羣經音辨 言采其

菲 說文 頰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頰宮也 禮記注 在頰

獻 禮記注 鬣彼東南 釋文 東矢其揆 說文 獷彼淮夷

文選注 說文作積

補 漚此羣醜 正義 靡有不克自求伊祐 文選注 躡

躡 躡躡虎臣 並釋文 在泮獻賦 五經文字 剔彼鄭氏

彼 文選注 烝烝睚睚 鄭箋 其舛 其揆 並釋文 戎車孔

傳 鄭箋 無釋 釋文 本又作 翩彼飛鳩集于泮林食

我桑椹懷我好音 經史事類 食我桑甚 孔疏說文

彼 大路南金 後漢書注

閔宮 植雅未麥 文說 實始戩商 文說 王謂叔父 禮記

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史記 泰山巖巖魯侯是瞻

說 弁有 爾雅注 遂撫大東 爾雅注 疏日或當在齊魯韓詩

奕 奕奕種桂 孔疏 閔宮有閔 文說 閔宮有血 經史事類 無災 又作苗

黍稷種桂 釋文 同 卑民稼穡 釋文 寔始剪商 文王

詩攷補

卷下

致天之罰 屈于牧野 文選注 良上帝臨汝 周禮注

氏春秋同 啟爾土宇 後漢書注 土地附庸 注疏 春

秋匪懈 經史事類 設其福衡 文說 犧樽鏘鏘 經史事類 黃耆

鮒背 藝文類聚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經史事類 荒于大東

初學 鼻嚙 蠻貉 齟齬 並釋文 徂徠 詩

邠 邠國語 以湯孫奏嘏 爾雅注 鼓鼓齟齬 文說

怡懌 爾雅 猗歟那歟 文選注 植我鼓鼓 鄭氏明 植我靴

鼓 曹憲廣 奏格 釋文 引 鼓鼓齟齬 韻集 田鼓齟齬



文選 鏞鼓有數釋文萬舞奕奕文選夷釋釋文

烈祖 亦有和鬻文選亦有盃羹說文奏假無言禮記

禮記 釁假無言左傳

八鑿鏘鏘 來顧來享並經史

玄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文選惟民所止禮記

百祿是荷左傳

殷土茫茫 殷社茫茫 封畿千里 京畿千里並文封圻千里孔叢子景云 維何 是荷並釋文

詩攷補 卷下 吳

長發 玄王桓發釋文率禮不越外傳說苑海

水有截漢書至于湯躋外傳禮記注詩讀湯齊

躋者 正義 聖敬日齊禮記為下國嘏郵禮記注

齊魯韓 布政優優左傳百祿是孳說文為下國

駿馳董氏日齊為下國駿蒙荀子為下國恂蒙

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大戴禮武王載坂說文武王載

發外傳則莫我敢遏漢書包有三柝漢書韋鼓

荀子同

補 溶恣釋文洪水茫茫文選幅圓鄭箋海外有截

漢書 聖敬日齋釋文聖敬日濟家語昭假遲遲六書下

國嘏流玉篇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

之龍家語蘇氏謂共拱通合拱之玉也李黃集解為下

國駿龍龐蘇氏龐荀子俊龐釋文龐類孚奏百

祿是駿音宗是總釋文本又則莫我敢敵韻府

枹有三柝五音左右商王經史事類文

殷武 眾入其阻說文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

多福左傳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四

方是極後漢書

詩攷補 卷下 吳

維汝荆楚文選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

李鼎注勿予過適逸齋稼穡匪懈北堂書鈔不敢迨遑

文選 封建配福詩總聞注云封建同福又云

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 案王氏有遷改

及注俱作配則今時詩本及左氏本又有遷改

也 是斲是遷 是榱 松桷有埏並經史松桷

有挺藝文類聚